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肆輯·拾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肆輯・拾册目錄

經餘五卷 〔清〕黄釗撰 一

經學提要十五卷 〔清〕蔡孔炘撰 四七

經學質疑録二十卷 〔清〕秦篤輝撰 一九七

九經今義二十八卷 〔清〕成本璞撰 三八九

十三經西學通義十四卷 〔清〕李元音撰 五一七

〔清〕黄釗撰

經餕五卷

清道光二十九年潮州菘韭舍刻本

道光己酉鐫

經餕

潮州磊華居藏板

經餕

易餕

饒平黃[illegible]經纂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天官之職也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謙地官之職也神道設教觀春官之職也容民畜衆師夏官之職也明罰勑法噬嗑秋官之職也勞民勸相井冬官之職也周家六官以易取法焉

同庶民則若從星夫小人則如遇雨應天以出治也

得輿於剝之運民有賴矣來輦虞氏易於蹇之時事有濟矣

家人利女貞巽為長女姒也離為中女娣也以姒率娣恐其誨淫故曰利女貞歸妹无攸利震為長男兄也兌為少女妹也以兄嫁妹疑其誼瀆故曰无攸利

泰上六之城隍坤為地卽土地之義也後世乃奉之以為神晉六二之王母坤為母卽先妣之義也後世乃託之以為仙

恒久也久則轉而為益長男長女情欲已淡者也

咸感也感之過而爲損少男少女血氣未定者也
蒙之女勿用取迷於利者也姤之女勿用取熾於
慾者也
剥之見以老婦而憐少子是舐犢之過也蠱之生
以少男而惑長女是狐媚之術也
離在上而利用獄噬嗑位尊而乘權者也離在下无
敢折獄賁位卑而無權者也
包有魚包无魚隨所遇而已飛鳥遺飛鳥離聽其
過而巳
卦象多言出而明夷曰入此其所以傷也卦象皆

言有而困曰无此其所以困也
節而曰甘采薇之義士也遯而曰肥考槃之碩人
也
震豫有渝而可以无咎以雷之動也迷復有災而
終於大敗以雷之默也
坎爲盜習於險者也兌爲巫工於佞者也
鼓萬物見橐籥之工冒天下見覆幬之宏
馬牛豕皆曰畜故大畜之三爻以之虎豹牛皆有
革故革之三爻以之
孚則通通則信且及豚睽則隔隔則疑於載鬼

豫之貞疾酖身之酖毒也兌之介疾苦口之藥石
也
訟曰三褫爭而失者也師曰三錫讓而得者也
泰曰朋亡去小人之朋也豫曰朋盍簪君子之朋
也蹇朋來難可以濟矣解朋至斯可以散矣
坎爲水而屯則爲雲蓋水可濟旱巳非屯之時矣
巽爲風而升則爲木蓋風能偃草自非升之勢矣
水與雷會則不曰水而曰雲火與雷合則不曰火
而曰電
坎於屯則爲雲於解則爲雨蓋先天之水雲也後

天之水雨也
困曰澤无水大過曰澤滅木致命遂志之君子身
困而道亨獨立遯世之君子時過而道行
十年乃字之女與三歲不孕之婦一則待聘而不
愆愆期一則懷奇而不欲自鬻
利者宜也大易恒言之利者私也孔子罕言之
乾九五之飛龍君之德也坤六五之黃裳后之德
也
書言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言積善
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百者言萃於一時餘

者言貽之數世也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於坤之初六郎極言之乾爲君父聖人杜漸之意深矣

謙六爻三吉三利吉者處下而無所爲者也利者居上而有所事者也

勞謙若治世之能臣苦節者亂世之忠臣

否之君子儉德辟難未食祿者不必致命也困之君子致命遂志巳食祿者不能辟難也

壯初九之壯趾非禮之履也艮三九之熏心出位之思也

畜之旣雨雷雨之業鬱而始達者也鼎之方雨霖雨之才塞而不用者也

畜而不能自通曰密雲不雨過而不能有爲亦曰密雲不雨

頤養也六四之養虎不爲患有以足其欲也革除也九五之除虎不爲暴有以孚其志也

睽之初有馬之象而所見者惡人睽之上有車之象而所載者鬼初所遇者乖上所遇者異此睽之所爲乖異也

睽之噬膚鬮臂之盟也明夷之入腹割心之盟也

巽之二則許其用巫无妄之五則告之勿藥巫醫皆聽命於卜焉

渙養之賢可以置妾旅次之人僅得童僕而巳

蒙六三之女見金而不有其躬旅六二之僕懷資而卽安於次女子小人有不以色市者耶

離六五出涕沱若吉萃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蓋憂患皆所以生之也

噬胏噬腊斤斤其明者也惟明故可以斷見斗見沬察察爲明者也雖明必至於蔽一則明決本之自上一則詗察寄之於下

明夷離下而坤上離爲雉故初有于飛垂翼之象坤爲腹故四有入腹獲心之象

君子而有孚於小人則朝廷無不解之禍小人終不利於君子在天地亦有蒙否之蓋

膏不可屯何以屯其膏而小貞吉謂抑貴幸而惜賞錢者言之也德不可不恒何以恒其德而夫子凶謂無嗣續而憚置妾者言之也

遯曰係掏臣妾之逋逃家曰閑防婦子之淫佚

耒耨之利取諸益故益之初曰利用爲大作蜹矢之利取諸睽故睽之上曰往遇雨則吉

夬以五陽逐一陰而四之上爲臀无膚姤以一陰遇五陽而三之象爲臀无膚皆陽衆而陰寡分之以禦乎陽者也

同而不能盡同乘墉伏莽以間之要使之審其同也有而不必盡有无交匪彭以難之要使之審其有也

盱豫者睨他人之逸樂者也故其象爲不當闚觀者伺婦人之笑色者也故其象爲可醜

觀六三之進退宜審故曰觀我巽初六之進退宜斷故曰利武人

易言眇能視跛能履者二皆於兌之象見之履之眇能視跛能履使爲女巫則壽甚歸妹之眇能視跛能履使爲女君則賢甚

龍无首其神龍乎故見之者吉羊无血非吉羊也故刲之者无攸利

獲狐載鬼說近齊諧勿藥用巫俗鄰楚越易之爲書不可爲典要者以此

井之九五勺寒泉不得譏其矯鼎之六五御金鉉不得議其奢

大畜天在山中南陽之草廬是也故不家食吉遯天下有山終南之捷徑是也故君子吉小人否

汗之渙以正位而得无咎血之渙以遠害而得无咎取象於汗血風以散之也

萃聚也萃之初一握爲笑初聚而喜也萃之上齎咨涕洟將散而悲也

大過巽下兌上巽爲長女兌爲少女而自爲夫婦九二之老夫巽也而以兌爲女妻九二之少夫（鄭京謂士夫乃少夫之誤）兌也而以巽爲老婦二與五皆陽爻故皆得爲男子之象也

蠱九二幹毋之蠱不可貞如漢之呂雉唐之武曌

欲幹其蠱尚可守正而不知變通耶

睽六三與上九爻象皆相應輿之曳猶車之載也掣絒之牛猶負塗之豕也髡劓之人猶鬼也无初有終即先張而後說也

噬嗑六爻五刑已具其三惟明然後可斷惟斷然後敢決

蠱則思蓋其父母過則思揜其祖妣仁人孝子之用心不當如是耶

仇曰我仇自內言之也鄰曰其鄰（泰）自外言之也仇有疾則可喜鄰不富亦可虞

剥之象曰厚下恐其剥民益之彖曰自上恐其益
已
解之象雖曰赦過宥罪然二之獲狐六之射隼凡
柔邪而陰鷙者亦在不宥不赦之條也
井之象始塞而後通初井泥不食未掘之井也三
井渫不食未淘之井也至五曰井洌寒泉食則井
清泉甘而養不窮矣
坎之缶井之甕皆卦中之本象坎之險且枕自非
枕流之樂井之羸其瓶不徒瓶罄之耻
酒水所造也故坎之象取焉牀亦所造也故巽之

象取焉
剥陰腹陽也剥之最甚者莫如床第故始猶剥牀
以足終竟至於剥牀以膚蠱女惑男也蠱之易聽
者莫如婦言故勉於幹父之蠱而併巽其幹母之
蠱（坤爲母致疑於無父權盡歸於母事之壞極矣艮爲少男故巽其幹蠱也六爻四言父者亦嫌
於無陽之義也）
否曰傾喜其傾也泰不曰保懼其不保也城復隍
皆堡也（堡左傳作保）復之云者猶覆之意也明示以當
保而正憂其不能保也
虎咥虎不咥狐濟狐汔濟皆有尾大不掉之懼焉

履六三之武人志剛嬴項之君也巽初六之武人
志治李郭之臣也
屯四之乘馬班如有所往者也上之乘馬班如無
所之者也惟二之乘馬班如邅迴不進既不奚乎
衢之歷亦不爲窮途之哭所爲以守貞待字之女
擬之也
兌爲口故多取象於口舌而於困特警其尚口坎
爲水故多取象於酒食而於未濟獨懲其濡首
知幽明死生鬼神之故而曰通乎晝夜後世言造
觀者祖之而爲放誕之辭溯八卦四象兩儀之生

而悉根於太極後世言圖書者衍之而爲支離之
說故大易爲學人寡過之書則可而欲求徹於天
人之說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哉
不曰辨吉與凶而曰辨是與非是非者邪正之判
也吉凶者利害之說也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孰使之鬼神使之亦非鬼神
使之心使之也
噬嗑之後繼之以賁食色性也
損益曰盛衰之始否泰不曰治亂之極否未嘗不
可治泰未始不可亂也

否與泰國運之盛衰睽與家人家運之盛衰
書曰龜從聽於龜易曰鬼謀聽於鬼
易未作而圖兆易既作而蓍生後世託言天書者
有此徵應哉
乾統天故曰成象坤順天故曰効法
尊長子而冠之以帝統六子而贊之曰神言神則
乾坤可自爲闔闢言帝則乾坤亦聽其轉旋矣
易者天地之心以有主宰故曰帝乾坤者易之門
以無作爲故不曰神
易曰恒易簡曰恒簡亦不息之義也

化醇者象化生者形象虛而形實男女之欲即天
地之心也
與神酢與鬼謀所謂幽贊者以此以洗心以齋戒
所謂明通者以此
八卦錯而數以逆推三才兼而理以順應
雜卦乾剛坤柔震起艮止兌見巽伏離上坎下皆
相對外此師與比之憂樂臨與觀之與求損與益
之盛衰革與鼎之新故豐與旅之多寡噬嗑與賁
之食色睽與家人之內外晉與明夷之晝昧（孫奕謂誅當作昧明出地上爲晝明入地中爲昧也）咸與恒之久速亦皆確對餘

皆不甚可曉萃曰聚而升固不可曰散井曰通而
困何不曰塞也困以剛柔相遇而剛見揜而謂之
相遇升則柔以時升剛中而應何以謂之不來也
是皆難曉者也
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无妄之福
也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无妄之禍也无妄之福不言吉无妄之禍不言凶
豫樂也六爻之象獨少吉曰窮凶曰死亡曰何可
長荒淫逸豫昏主庸臣之所溺而不返者也蹇難
也六爻之象不言凶曰內喜曰從貴曰終无尤險

阻艱難聖主賢臣之所濟而不憚者也孟子曰生
於憂患死於安樂其亦深明於易之旨也夫
九二之魚不可縱之大壑者小人也九四之魚不
可棄之涸澤者小民也
中孚以四陽包二陰䷼如游魚之畜於空潭小
過以四陰包二陽䷽如飛鳥之棲於密樹不獨
兌爲澤以澤宜鱗物艮爲山邱陵宜羽物爲取象
之切也
初六飛鳥之凶愚不安於愚賤不安於賤者也上
六飛鳥之凶曰暮途遠倒行逆施者也

六十四卦始於龍首終於狐尾者何一先天一後天也龍善變狐善疑非疑何用卜筮卜筮者人事起於後天者也非變何有吉凶吉凶者天道示於先天者也神龍見首而不見尾千歲之狐亦能知過去未來之事然則狐尾亦不何以終首尾之有

書餒

鎮平黃釗毅生纂

堯典志天文禹貢志輿圖洪範志五行周官志職官呂刑志刑法史體之所託始也顧命一篇彔鹵簿儀注葢通禮之所本云

放朱之舉肩子小人揣摹之私也驩兜之舉共工小人朋比之私也堯皆容之所謂如天之無不覆者歟

堯之治易於平天而難於成地堯之心急於簡賢而緩於黜惡（益稷命咎而稷之言不載旦望同烈而望之言不載泰誓三篇謂會朝之

軍誓可也無逸一册謂躬稼之極書可也）

試天下以二女堯之作用特仁威天下以四凶舜之作用特智

舉鯀者四岳舉鰥者亦四岳舉鯀而伏爲魚之辜舉鰥而獲貫魚之寵亦有幸有不幸焉

鯀能治水有天下者不必禹象能克諧偶帝女者不必舜

除四凶於堯崩之前而不以去偪爲嫌咨九官於堯崩之後而不以改步爲嫌此舜之所以爲君也

偏祭爲淫祀所託始巡守爲遊畢所託始封濬爲封禪所託始贖刑爲罰鍰所託始竄苗爲開邊所託始誅殛爲刈殺大臣所託始何非有天下而不與孰知舜之所以爲君哉

鯀之子可以有天下皋陶之子獨不能有天下疏以益爲皋陶之子人事耶抑天命耶

二典以天驗人三謨以人奉天日星之攷璣衡之察皆以天驗人之事也兢業之凛時幾之勑皆以人奉天之事也

歷試鉅艱納麓幾同於浚井屢徵瑞應馴象可比

於來鳳

惠迪吉從逆凶易之體也滿招損謙受益易之心也

飢曰阻食曰艱民飢猶己飢也害曰割災曰墊民溺猶己溺也

載曰帝載人事皆天事也師曰朕師斯民皆吾民也

言哲惠則曰何憂驩兜箴傲虐則曰無若丹朱並世之人禹皆斥言之以視舜之隱惡揚善者異矣

禹益所陳之詞多峻以切皋陶所陳之詞多寬以紓禹益之詞近於易皋陶之詞近於詩禹益之詞多自任皋陶之詞多自謙

於化遷見救荒之用於府修見積貯之用於羽舞見行兵之用於歌勸見整俗之用車服以彰選舉黜陟以寓刑賞疏濬以開水利排決以重河防宄邊姦盜在於明刑詢事攷言綜於察吏故曰書以道政事而典謨尤太平經世之猷也

典以歷始謨以律終此後世律歷志之所由昉也

以居左右故謂之鄰以欲左右故謂之翼

贊始於虞貢始於夏

出則賓入則餞王者兄事日也

九男二女以娛樂之境試之烈風震雷以憂懼之境試之此而弗迷雖仙佛可成何帝王之不可授哉

堯典庶績咸熙而先之以允釐百工天事也舜典庶績咸熙而繼之以分北三苗人事也皋陶謨庶績其凝而本之以撫於五辰順天時以作人事者也

九德皆爲吉德知五刑亦爲祥刑邁種明允何後之弗昌哉

當君臣交儆之際稷契何無一言贊襄當君臣危疑之秋望頭何無一言開孏均之不可解者也

契之後爲商稷之後爲周五臣獨二臣無所陳謨後嗣子孫不敢增竄而附於策亦三代直道之一端也

禹未隨山舜巳納麓治河之方畧禹受之於舜舜又受之於堯者也

上世水患在於木不刋木不刋則山不能受水後世水患又在於木盡刋木盡刋則山不能蓄水木不刋則道塞於是而有山漲之害木盡刋則沙頹

於是而有川漲之害上世民少故山皆蓁後世人多故山皆童也

上世水患惟在於山之不通觀禹之定貢凡怪石猛獸礦丹砮鐵亦無非使民常入山林開通道路又恐其逆不若也故爲之鑄鼎象物使知神姦不然以卑宮菲食惡衣之聖而猶以耳目玩好徵貢豈有是哉

西流之水獨弱所以強中國也弱水不經中國南流之水獨黑所以盛水德也南方屬火

禹貢言旅山而不言祭川水山之所出且川無定山有定也

治水治其源故禹貢但旅山而不祭川治水治其流故後世但祭川而不旅山

禹謨六府允治帝贊其功禹貢六府孔修史稱其績

舜之有天下也以德故益曰帝德皐亦曰帝德禹之有天下也以功故謨曰成功貢亦曰成功

舜受禪而竄苗禹受禪而征苗苗性朴故易姓而疑苗性頑故易姓而抗二聖之德皆足以受命而無媿而不能不動刑威甚矣嫌疑之際之難處也

受禪而有苗不服傳子而有扈不服聖人之心亦難共白於天下也

禹自傳子而後益不見於書箕陰之避知老臣自有深心扈氏之征疑奸人亦引以藉口

后羿不欲爲阿衡太康遂不得爲太甲故十惎之儆猶有怨艾之期五子之歌幾成覆絶之痛矣

太康有母而怨其子后羿有妻而怨其夫

九年在位不聞尊伯益以陳書五子皆賢而獨付太康以主鬯所謂啓賢能繼禹者何在哉

夏有五子歌哭同致其情殷有三仁怨悱各含苦

隱詩之小弁有是悲咽易之大象有此危虞哉
太康以禽荒而尸厥位羲和以酒荒而尸厥官
敬天即敬君之實故有扈氏之討以威侮五行怠
棄三正罪之羲和氏之討以俶擾天紀昏迷天象
罪之
湯曰慙以禹之天下揖讓而有者也武曰光以湯
之天下征伐而得者也征伐非利天下武之伐紂
猶湯之放桀也若曰湯之慙至是乃釋然耳
篡弒之事羿開之放伐之事湯經之湯曰慙亦懸
其有類於羿之爲也

巢之放與桐之放非名同而義異也反覆之而不
聽則易位夏多罪而當放王不惠亦當放伊之所
爲亦所謂於湯有光者也
湯舍穡事而割夏武以歲饑而克殷救民於水火
之中不容不急急也
桀止昏德故湯誓師之詞婉以紓紂則暴虐故武
誓師之詞嚴而厲
於桐之事非箕比所能徂桐之悔亦非商辛所能
吉凶斷於鬼謀而迪吉逆凶之說禹闡之禍福司
於神聽而福善禍淫之說湯創之

湯誥一篇一則曰並告上下神祗再則曰昭告上
天神后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者以此宜盤庚作
誓專以鬼神禍福怵戒臣民也
冕服奉嗣王歸王已悔也弁服迎周公歸王已悟
也
曰作神主天與之也曰作民主人與之也
禹謨曰執中傳心之學帝王精一之旨也盤庚曰
設中平心之理君民敬恤之念也
遷殷之民愚民也故動於浮言遷洛之民頑民也
故尚忌於凶德

盤庚以水患而遷盤庚又以火災而祀後嗣子孫
毋亦以生能捍患沒亦能禦災故以此祈之也嗷
汝萬民乃不生生訝其不欲生也往哉生生明示
以生之之路也敢恭生生且示以生之之人也生
生自庸勉其不可不欲生也所謂迓續乃命於天
者如此其懇懇懃懃也哉
曰穢曰毒曰臭有潰敗之象焉曰顛曰燎曰沈有
札瘥之象焉
曰具乃貝玉曰總於貨寶知扇浮言者皆富貴巨
室也

殷人尙鬼至高宗尤篤信故傅說戒其黷祀祖已
箴其昵祀

說命三篇與旅獒一訓皆太平天子保命之元龜
也

雊雉之訓不作後世乃有寶鼎出汾陰矣旅獒之
訓不作後世乃有天馬來西極矣

易曰幽贊見其微範曰明用見其顯

泰誓首篇倣湯誥牧誓一篇倣甘誓皆有所本也

周監於二代誓誡之詞尙爾況禮樂制度哉

湯放桀可以無慙周則詩有賓始覇商之詞書有

時弗可失之告讀者不能無疑焉

孟津之誓誘以天心河朔之誓神以朕夢牧野之
誓斷以軍法皆惴惴然有不克之懼焉

武成所紀自癸巳迄戊午始至孟津其遲也冀獨
夫之能悔也自戊午迄癸亥卽至商郊其速也知
仁人之無敵也

酒曰酗見其凶色曰冒見其濫所謂浮於桀者卽
酒與色已浮之矣

魄死記滅殷之期魄生紀興周之命載筆者不無
意焉

誓曰泰武曰成皆不能無鋪張侈耀之意焉

洪範九疇錫於夏演於殷訪於周箸三聖之淵微
立萬年之標準如易之經數聖以成書其純粹以
精之旨仍不易窺也

文以憂患演易箕亦以憂患演疇遂爲後世窮愁
著書之所託

諮於尙父知敬勝怠勝之原訪於箕子知攸敘攸
斁之故然則武非獨師尙父也且亦師箕子也

尙父於武有師之分箕子於武有賓之分皆非可
得而臣者也

在範爲五行在謨則爲六府在範爲八政在謨則
爲三事禹功之成皆本帝所錫之疇以行者也

福修於已謂之斂福惠於民謂之錫

洪範篇中無艱難之詞篇終無歎美之語疑皆以
簡牘往還非滕造而面諏者也古者不爲臣不見
箕子固未嘗臣周者也箕子國於朝鮮猶泰伯之
長於荊蠻固亦非武之所封也已

範言使好於而家謨言善政在養民皆先養而後
教也

殷有微箕比爲三仁扁其親而不怨其仇者也周

有管蔡霍爲三監皆其親而甘奉其仇者也殷之亡不可謂無人焉周之興不得謂無疵焉

紂之惡似丹朱而朱得以全其身者幸而不爲天子也管叔之惡似象而管不得全其身者不幸而畀以事權也

使圭璧之禱不瘳則殷民蠢動當不俟管蔡之流言使風雷之威不警則沖子幼孤亦難冀望奭之開悟

帝賚之弼而必胥靡版築以困其身帝賚之齡而必揃蚤沈河以申其禱天意固難知乎

大誥一篇當觀其措詞之難蓋小腆之殷可言我國之疵難言曰友曰鄰隱然有三叔在焉無可斥而斥之以蠢無可神而神之以卜較之託爲言爲更難耳

大誥一篇討檄也東山之什凱歌也

舍微子而立紂辛帝乙之失也舍微子而封武庚武王之失也帝乙猶泥於嫡嗣之義詎武王亦守此嫡嗣之說乎使武庚不滅以微子之賢而終不爲爵賞之施哉竊意微子之封在武王時杜預陳櫟之說固未足據以爲斷耳

康誥一篇以愼罰爲主蓋殷民當舊染之餘恐其易於犯法而康叔又爲司寇之官恐其過於用法也

刑曰義刑殺曰義殺哀矜者仁執法者義也

曰衣德猶服之不離於身也曰宅心猶居之可安乎身也

曰時臬見用法之準曰大戛見執法之常

君德曰中酒德亦曰中刑政曰彝酒政亦曰彝

召誥曰畏民酒誥曰畏相不僅畏天之威已也

作罰曰由文王罰歲酒曰用文王教武王之誥未有不述文王之訓者也

大誥之作室菑田取譬於天子梓誥之稽田作室立喻於君臣

武成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告天也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告廟也皆曰步不敢乘也

智藏瘝在則哀無可籲徂亡出執則命無可逃

天若曰面稽見天之時儆於朝夕也民碞曰顧畏見民之日伺於左右也

不侮鰥寡以誥孟侯無遺壽耈以誡沖子

一則曰誠民今休再則曰治民今休蓋治定功成

之時尤當以民爲念也

伊訓嗣厥德曰初召誥嗣若功曰初皆謹始之義也

康誥曰弟孟侯洛誥曰子明辟皆親之之詞也

不曰嗣位曰嗣功位爲虛器也不曰受命曰受民命有所屬也

召誥其自時中乂敬天之事也洛誥其自時中乂勤民之事也

頌曰我客愛之之詞誥曰王賓敬之之詞

誥言非敢弋殷原其心也頌言賓始嚮商論其迹

也

改元子天棄人也廢元命人棄天也

君子所其無逸時人丕則有愆曰所見其所處如是曰則見其所法如是

君不可有比昵之私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所以重戒之也君不可惟躭樂之從生則逸生則逸所以重惕之也

福曰斂見造禍之難怨曰叢見集怨之易

成王謂周公曰我二人君臣一德也周公謂君奭曰我二人輔臣一德也

召公曰時我以天命之吉凶言周公曰惟人以人心之向背言

若涉大水微子歎商邑之淪若游大川周公望君奭之濟

微子之命昜以宏烈祖穆然思秉鉞之風焉蔡仲之命昜以和兄弟隱然動鈇斨之感焉

蔡仲之命爲善爲惡不言禍福而言治亂禍福者蔡叔之已事可知治亂者蔡仲之新政宜慎也

罔以辯言亂舊政燮說也罔以側言改厥度偏辭也

多士曰弋命多方曰圖命天之命豈人謀可得哉

無逸曰民之依多方曰民之麗民不能無所附以生顧上有以知之有以開之耳

去夏而就商者謂之義民背周而思殷者謂之頑民

夏恭多士心乎夏者也殷遺多士心乎殷者也

秦誓曰穢酒誥曰腥多方曰不蠲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文之待紂者九年天之寬紂曰五年而終不悟尚何言哉

天命不可圖而爾多方圖之天威不可探而爾多方探之然則多方之不靜非逆周也是逆天也

洛誥稱成王曰予明辟告以法祖之事也立政稱成王曰嗣天子王告以敬天之事也

帝之命亦曰陟爵不濫予也帝之罰亦曰欽刑不濫施也上帝尚無私喜怒人主又豈可私威福哉

暴德同於厥邦則虐其民逸德同於厥政則曠其事

立政一篇告以桀德之暴受德之昬欲嗣天子王之率茲義德也

立政一篇戒以勿誤君之誠也周官一篇詔以不迷臣之誠也

周官上篇百官表也下篇百官箴也

於立政見用人之心於周官見官人之法

受人徽言咸告孺子王一以見公之竭誠亦以見公之不擴善也

制治未亂保邦未危千古之帝鑑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千古之臣鑑

臣以君名始於周公之稱君奭至成王之稱君陳穆王之稱君牙則君亦以君稱臣下矣葢所以寵異之也

一眚不掩所以愛惜人才三細不宥所以整齊風俗

才必兼德而後爲才故洪範言有爲必繼以有守識必兼量而後爲識故君陳言有忍必繼以有容

顧命大臣惟太保書氏書爵書名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但書國書爵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則但書其官任有輕重故書法有詳略也

顧命言威儀不言動作人主之動作爲臣民所共見人主之威儀恐師保不及窺也

成王誡元子釗以愼威儀敬勝之學也保奭詔新陟王以協賞罰義勝之旨也

旅獒以不矜細行爲箴畢命以克勤小物爲讃召畢同出一源也

無逸言小人之誇誕爲冲主箴畢命言殷士之驕淫爲世祿戒皆以享祀永年三致意焉欲其長保此富貴也

於小人之怨詈則敬其德於小民之怨咨則思其艱爲人上者敢自肆其志哉

穆王之命君牙有得於無逸之旨命伯冏有得於

立政之旨益亦聰明之主哉
依勢作威成王以戒君陳惟貨其吉穆王以戒伯冏冏之賢不可知以君陳之孝友而猶以此爲慮甚矣臣職之不易爲也
舜以耄而思禪位聖主之爲也穆以耄而度作刑英辟之爲也然吕刑之作亦贖刑二字開其端耳故篇中一則曰皇帝再則曰皇帝皆有取法乎舜之意焉所以不稱文武而慨想乎帝世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戒鬻爵也非訖於威惟訖於富戒鬻刑也穆非周之令辟猶愈於漢之英主也

疑輕疑重者用心之仁世輕世重者用法之準
唐叔之誥不傳而文侯之命補之伯禽之命不傳而費誓補之
存文侯之命慨東遷之失也存秦穆之誓寄西歸之歎也

經餕

詩餕

二南爲文王齊治之譜七月爲元公格致之書大學之道詩賅之矣
周之盛也姒氏詠中谷之葛周之衰也婦人歎中谷之蓷
葛藟爲諸侯之向慕芣苢爲童子之歌謠南固近於雅也（二說皆本傳）
螽之橫可以喻公孫鳩之拙可以喻公女賦詩斷

章作詩亦取節焉可也（太姒則百斯男螽斯一生九十九子故以爲喻）
卷耳之求賢也芣苢之得才也衆
鳩居巢召公之教可施鴟毀室周公之憂未艾
誦鷹揚求賢於漁歌兔罝取材於獵
武則兔罝之賢赳赳肅肅致其力文則羔羊之賢委委佗佗示其度
卷耳非宫怨之詩草蟲實閨思之祖
墳之枚可伐使之勿蔽目也其望文王也廹矣舍之棠勿伐欲其常寓目也其思召公也摯矣
鼠之牙無穿我墉拒之於公庭者也尨之吠無感

我㭰拒之於私室者也一則寄宿於野而因以挾
之一則獨處於家而因以誘之行露之詩當是女子畏夜行而寄宿而奸人思有以挾之益以其迹之可疑而爲速獄速訟之言以恐之而女子爲是言以拒之也如今世刁姦之猾耳
采芣者爲蔡人之妻行露者爲申人之女亦可以
補二國之風焉
關雎之好逑琴瑟之夫婦也罝兎之好仇魚水之
君臣也
瘏念我馬痡念我僕仁民愛物之心於此見矣
尸蘭美季女之齊知祭祀之禮虔也摽梅求庶士

之吉恐婚姻之禮廢也
夭桃以匹穠李刈葛以匹采蘩姆教可徵婦職無
曠二南之化始於家庭者以此
柏舟之兄弟貽康叔之憂常棣之兄弟動召公之
感一作於鴟鴞之前一作於鴟鴞之後者也
邶風以孝子終鄘風以節婦始衛俗淫亂聖人維
持世教之意深矣
緇衣好賢綠衣好色緇衣爲卿士之服綠衣爲嬖
妾之服也
終風爲愛子之詩雖暴而猶望其來慈母之意也

凱風爲戀母之作雖忍而猶稱其善孝子之辭也
雉之鷕而上烝鴻之離而下淫故一傳而爲軒鶴
之妖異也
上有終風之怨下有谷風之悲而夫婦之道苦矣
菲之采而歎色衰與桑之落而歎色衰一也然一
怨一悔而貞淫判矣
穿屋之男子挾强乘垣之女子挾賄一則因行露
以欺之一則因貿絲以誘之
雄雉守介已仕者之得其正也鳴雁守貞未仕者
之得其正也衛多君子於斯可信焉

鴇羽之王事致不能養父母北門之王事致不能
畜妻子周衰天下無王久矣豈城成周之役羣致
怨於萇叔之違天哉
執殳之前驅從王伐鄭者也修矛之偕作勤王河
上者也慷慨從戎卒無怨苦賢於鴇羽北門之食
祿者矣
旄邱之寓狄爲之楚邱之徙亦狄使之衛既失輔
車之義亡脣齒之邦所以致狄之長驅同歸覆滅
也
肥泉之思謀之以伯姊諸姑宋桓姬之德也阿邱

之昄慮及於大夫君子宋穆姬之德也

俟城隅而女史淫期桑中而貴族淫在公則官闈行穢在官亦帷薄不修此所以謂之淫風流行也

南子之招宋朝入甚之豚也文姜之會齊襄出笱之魚也東方之蝃蝀猶南山之雄狐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聖人采風於此三致意焉非以齒冷衛元之穢心傷魯軌之庸哉

謂木瓜以美齊桓可無愧也謂楚宮以頌魯僖得無恥乎此序之尚有足徵而傳之不可以據矣

王好讒則采葛寫其憂侯聽讒則采苓寫其惑

相鼠以刺管叔而弗悟也有兔以傷甚宏而莫恤也涕泣陳詞者亦孔傷矣

檻檻之車乘之者大夫威怵目而可畏也粼粼之車掌之者寺人勢炙手而可熱也

執籥之碩人日東兮執簧之君子其嫡乎傳以簡爲伶官名本爲東又以君子陽陽爲景王好音故疑爲伶州鳩也

鄭好倡遊於溱洧陳好巫舞於宛邱讀詩而知其國俗矣勺藥盛而鄭靈公好倡菡萏開而陳靈公好淫惟人曰靈致花之妖可不畏哉

風雨以美管仲桓之霸也鄭從之蔓草以美御鈇文之霸也鄭親之

芄蘭之童驕橋松之童狡與甫田之突而弁者三矣

雞鳴之女習其勤同車之女慕其德與東門之女異矣

荷華美男芍藥美女

相鼠以刺無禮知衛之臣如慶封之易室者多也

褰裳以刺無信知鄭之臣如子駟之謀國者多也

鄭之丰俟我者非其耦齊之著俟我者乃其匹

木瓜爲桓公之封衛繫於衛之終者見衛之所以存雞鳴爲衛姬之箴桓冠於齊之首者見齊之所以霸

敝笱爲會濼之詩爲魯桓之不能制妻猗嗟爲狩禚之詩爲魯莊之工於習射此傳之說爲優也

鄭之揚水有兄弟之傷晉之揚水有叔姪之感至王之揚水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愈可歎矣

晉之始命也賜服秦之始命也賜車車服之錫尙以王命爲榮也

晉之無衣請命於王篡國之奸謀也秦之無衣受命於王敵愾之忠憤也

魯無詩見於齊風者皆淫亂之事見於魯頌者多夸大之詞則謂之無詩可也使有詩焉夫子何以

必欲彰國恥而取虛美哉
叔于田之仁愛馬之仁也盧令令之仁愛犬之仁
也非誇詞也
衛之詩析而爲三晉之詩析而爲二亦如東周之
王西周之幽聖人亦祇仍其篇目之舊而已
周之賢隱於麻魏之賢隱於桑
伐檀之貪爲國蠹碩鼠之貪爲民蠹
畏毳衣者望同穴歎錦衾者望同室此瑯琊之所
以願爲情死也
魏之山樞秦之阪漆皆以及時行樂爲勸南山種

豆之歌所祖也
美如玉之公子而使之采蕢溫如玉之君子而使
之從戎行道之人惜之深閨之婦憐之
無佃甫田譏廣田之自荒也無將大車懼重車之
不任也
魏之好人工於級秦之媚子習於射
河廣可以築思子之臺渭陽可以築辭甥之館
車鄰之什卽後嗣指鹿之兆也權輿之什卽後嗣
逐客之令也
彤管之女曰靜班昭之辱也漚麻之姬曰淑羅敷
之恥也
泮林之鴞可以變其音有鼓鐘以化之也墓門之
鴞不能改其性與狐鬼爲朋者也
雨晦之思慕其德月出之思想其容朋友之交也
芃蘭刺驕萇楚疾慾一則忘其年之童一則忘其
國之小
伊人動蒹葭之慕可望而不可卽也美人抱菡萏
之傷可殺而不可辱也
執籥之賢思西方溉鬵之賢懷西歸周轍之東志
士所以扼腕也

蟋蟀不知歲莫生於憂患者也蜉蝣不知朝莫死
於安樂者也
檜之君潔其服曹之民采其衣素冠僅見赤芾炫
皇謂之服妖可也
誦何戈之詩知曹之所以亂維鵜之爲之也閒田
弋之說知曹之所以亡戈祋之爲之也
苞稂之浸念彼周京列國之憂也稻田之浸念彼
碩人王室之憂也風雅之旨傷矣
績元黃曰爲公子裳取狐狸曰爲公子裘豳人之
愛公子與越人之慕鄂君將毋同

屋升茅以處其常孀徹桑以防其變有備而後無患也

執宮功而民知義纘武功而民知勇以農桑爲根本而又教之以義勇國雖小又焉有不王者哉

陟岡之兕觥所以抒懷躋堂之兕觥所以介壽

九月之肅霜戸得其正正月之繁霜時反其常周之盛衰可以天時驗之

室如燬致歎於魚尾殷人之思周也室無毀故托以鳥言殷蠢之傾周也

循南國者愛棠甘徂東山者敦瓜苦召公處其常

周公遭其變也

西郊之密雲文王象之東山之零雨周公遇之

倒戈成戡殷之功克以七日破斧正甚商之罪遲至三年難易迥殊蓋當主少國疑之際雖聖人亦不能遽定也

讀伐柯知周公之靖亂以籩豆讀九罭知周公之靖亂以冠裳

於烏羽見憂勤之思於狼胡見從容之度能與其變非難不失其常爲難也

聽蟋蟀於牀頭田家老缶綢蠨蛸於戸限思婦迴文千古言情之作有工於此者耶

鹿鳴賓臣鶴鳴友臣雖無師臣而此風猶庶幾焉

讀鹿鳴以見禮樂自天子出讀彤弓以見征伐自天子出

鹿鳴之嘉賓有文德者也故吹笙以樂之彤弓之嘉賓有武功者也故昭弓以貺之

肅肅之鴇歎靡盬出於臣則爲怨翩翩之鵻念靡盬出於君則爲恩

卷耳閔行役之囏作於岐周之時故繫於南皇華美行道之勤作於成周之世故入於雅

因鴟鴞而懲桃蟲君臣之戒也因鴟鴞而念脊令兄弟之傷也

原隰之裒念兄弟而因及友朋幽谷之遷燕朋友而益思兄弟儐籩踐豆之際三致意焉

天保之歌福壽其悃誠閟宮之頌福壽其詞侈

出車卽飭車之衆采薇卽采芑之時二章俱作於宣王之世者也

喓喓之蟲趯趯之螽取材於召南日之遲遲蘩之祁祁取材於豳風出車一篇爲後世作文剽竊之祖

睹祁蔡而女心悲父母之恩也見杕杜而女心傷
夫婦之恩也皆用情之得其正者也
白華可以卒歡白華亦可以寫怨皆取其潔之義
也
出而從軍歌北山之釆杞入而發志秦南陔之釆
蘭采忠臣於孝子之門此之謂也
豳風七月之詩言周正者紀以日用夏正者紀以
月非從陽者紀日從陰者紀月也
歌鹿鳴者爲主故美嘉賓誦魚麗者爲客故美君
子一獻一酬也至南有一章既美君子又美嘉賓

當屬擯介之詞矣
零露湑於蓼蕭湛露被於豐草故後世以雨露喻
上之恩以草木喻下之情
菁菁者莪以寫其樂蓼蓼者莪以寫其哀一物也
而觸之者異其情矣
於飭車見吉甫之能武於作誦見吉甫之能文固
非虛美也
文武之吉甫可以任封圻孝友之張仲可以鎮雅
俗此以見中興得人之盛
物以罕而見珍西京地少洿池吉甫之燕張仲炰

鼈膾鯉顯父之餞韓侯炰鼈鮮魚皆以罕爲貴也
讀六月而知車戰之長讀釆芑而知屯田之善蓋
玁狁性悍而其地又曠濶故用車戰以蹴之蠻荊
性狡而其地又阻深故用屯田以困之
巡狩至於東都疆理至於南海宣王中興猶有車
書一統之盛焉
開國之主可以偃武中興之主不當廢武東遷以
後不聞有車攻吉日之章此周之所以不振也歟
厲有玁狁之侵幽有犬戎之禍玁狁之師問周人
逐君之罪者也犬戎之衆助宜臼殺父之惡者也

厲之玁狁猶建國中之焉者也幽之犬戎猶廣德
中之回鶻也
中澤之鴻其究安宅中陵之隼莫避讒言然則宣
王非但勤於始而怠於終亦明於遠而闇於近矣
兎罝爲侯之腹心虎賁爲王之爪牙
鶴鳴冀他山之錯駒維佇空谷之音
食場之白駒縶之維之以其賢而留之也止阿之
黃鳥飲之食之以其賢而貢之也
歌碩鼠而思去賦黃鳥而思歸民將安適哉
古公之胥宇作翼翼之廟宣王之考室美殖殖其

庭一則規模之創造一則堂構之仍承而其氣象迴殊者阜應之立文王因之以啟西京之祚莞草之安平王懷之易爲東周之轍也至瓜瓞之緜福綏葛藟虺蛇之夢禍踵龍漦又若早爲之讖矣

考室之夢在多子考牧之夢在豐年夢隨心造也姻特棄於野人情之趨於富也姻亞進於朝人情之附於貴也衰世婣戚之情可見矣

既歎繁霜又窘陰雨止屋之烏誰瞻在沼之魚逾慼矣

天夢而周衰天醉而周亡非天之醉夢實王之醉夢也

大人所占之夢喜夢也故老所占之夢懼夢也

日有食而災異叠見雨無正而饑饉洊臻而卒於不悟亦闇之至矣此所以謚之曰幽也

尹氏所進者姻亞大臣之狗私皇父所進者多藏大臣之[illegible]

正月之章曰滅禍水也十月之章曰煽孽火也禍水出於龍漦孽火傳於猥褻

哿矣富人而窮者苦矣哿矣能言而直者苦矣

小旻惕以馮河小宛凜以集木臨淵履冰篇終皆三致意焉疑皆作於一人之詩也

小弁可以教孝使其知所怨也小明可以教忠許其知所畏也

兔爰爲傷萇宏之什是爲忠臣寫其寃憤也鶩斯爲憫伯奇之作是爲孝子鳴其哀怨也

遇犬則讒者不能匿其情投虎則譖者不敢肆其惡以其狡也故謂之兔以其暗也故謂之蜮

瀟瀟之雨朋友寫其懷習習之風朋友寫其怨

谷風之夫婦既生既育而棄之谷風之朋友將安將樂而棄之習習者和調之至也始和者終必乖

有識者知之故難合焉

饛飧之捀方丈之食也酒漿之歎褐父所睨也飲食不均亦足致怨如此

東國歎賦之不均北山歎役之不均

六月飭車不以爲急四月行役而以爲恐速則行李易供久則及瓜思代也

鼓鐘淮水或以爲膠舟之遊或以爲八駿之駕然巳開玉樹錦帆之先路矣淮南自古卽爲繁華耶樂之地哉

甓荻曰自昔何爲甫田曰自古有年所謂先疇之

服也載芟之振古如茲亦此義
甫田之御田祖祝其致豐穰大田之禱田祖祝其
攘災害
大田作而矜寡不能自存裳華作而功臣不能世
祿文王治岐之政無復見矣
鶡鵰以刺無禮鴛鴦以刺無節此珍禽座右銘也
車舝爲惡褒姒之詩頍弁疑亦刺申侯之作集霰
之憂卽履霜之漸驪山之禍識者早有以知之矣
賓筵所以咨淇澳之誠都人當亦同緇衣之好衛
和能獻箴鄭友亦能矢節觀行歸於周萬民所望

知入爲王朝卿士者也
禎尾之魚所以刺紂莘尾之魚所以刺幽幽之喪
身而不至滅國者以其時無若文王之父母也
申侯亦自行伊周之事君父之弑罪在宜臼褒姒
不當在妹妲之列宗社之墟罪在申后小弁不怨
而白華怨子毋幸湼之弒也非一日矣
王侮慢而侯不會賦采菽者隱諷之王暴虐而侯
不朝賦菀柳者顯刺之
讀青蠅可以去讒讀白華可以遠色
臺笠應箕服之謡角弓卽檿弧之識遠忠良而近
讒佞皆足以滅亡而僅歸罪於傾城之笑也亦刻
矣哉
周之滅曰教猱衛之滅曰使鶴竿木場中之戲也
采葛者悵三月之久采藍者惧五日之期皆度日
如年者也
黍苗思邰作於變風黍苗思召作於變雅
菁莪育材而思共濟隰桑求賢而兼乞言其詞意
大畧相同
罩魚之饗不爲侈燔兔之燕不爲薄禮取其稱亦
取其宜故皆爲君子之詩也

巖巖之石瞻彼大師漸漸之石憫彼武人石果能
言當代抒其怨矣
月離畢則憂滂星在罶則憂旱勞者弗息飢者弗
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聽兕虎之哀益不僅羊豕
之苦矣小雅之怨誹離騷之所祖也
文王曰於昭丕顯之謨也下武曰嗣服丕承之烈
也
文王之什十篇多周公戒成王之詩其體近箴生
民之什十篇多召公戒成王之詩其詞近頌周公
懿親召公大臣也

周公戒成王述古公之事以詔之召公戒成王述公劉之事以詔之皆使之知祖宗播遷之苦締造之艱不意傳爲孟子之口實而誣以好色好貨也周召作詩之意當亦釐然矣

周公戒成王溯而至於大任大姒以懿親之故故得言宮壼也召公戒成王因而及於吉人吉士以大臣之故故僅言朝宁也

民之初生喻於瓜瓞初生民肇於稷姜嫄履帝之武大姒俔天之妹事託於神靈語近於奇秘

大明之篇及於尚父可以補椒房之傳皇矣之篇及於大伯可以補仙源之牒

言尚父獨稱其功言大伯不及其德大伯之德無得而稱也

於無臭見文王之合於天於有聲見文王之合於人

板之終懼以天怒欲其知所敬也蕩之始悚以天命欲其知所畏也苟能敬畏天怒亦可以回天命亦可以保

厲王酒荒幽王色荒賓筵抑戒皆酒箴也縏霜日食皆色誡也

薇之剛也維周之盛桑之柔也緊周之衰

陽盛猶可以治陰盛必致於亂雲漢之旱陽之極也縏霜之慘陰之極也

縏霜之又窨陰雨雲漢之有嘒其星皆言其極也沉陰之變爲龍蔡亢陽之災爲旱魃皆有所主也

宣王之封申也周邦以爲喜平王之戍申也畿內以爲怨宣王酬庸之公誼平王報德之私情也

召公營邑大司徒之職也山甫築城大司空之職也

送召伯曰式遄其行勉以公也送山甫曰式遄其歸冀以私也吉甫能文眞善於作誦者哉

南山曰禹甸梁山亦曰禹甸禹之明德遠矣

江漢之詩以武功始以文德終旬宣之召虎無殊於文武之吉甫也

常武南仲大祖與山甫出祖韓侯出祖同爲行祭也此言大者出軍異於出使禮尤盛也猶禘祫之有大也南仲即出車之南仲非皇父之祖也

小雅有六月釆芑大雅有江漢常武宣王可謂克詰戎兵陟禹之績者矣

殷有牝雞而亡周有梟鴟而滅女戎見於羽孽者
也
婦曰哲知專制之才不亞於武曌也王曰幽知昏
庸之德有甚於高宗也
幽風爲周之盛王風爲周之衰不當儕於列國變
風之終思郇變雅之終思召聖人編詩之意畧可
見矣
日闢百里易侯而王之象也日蹙百里降王爲侯
之勢也二語上溯乎周公召公之二南下迄於東
周西周之二君八百年之事俱賅之矣

思齊曰無斁清廟曰無射所謂純亦不巳也
於穆見其深遠維清見其清明所謂存神穆清與
天同體也
祭河嶽而懷柔神歆其祀祭河嶽而裒對民懷其
德
昊天爲成王祔祭於文王之詩故言其德文王以
文治也執競爲康王祔祭於武王之詩故言其烈
武王以武功成也
于雝之客修其禮容在庭之客觀於樂德
祫取其和故有瞽極陳樂之盛禘取其敬故來雝

祇言禮之肅
南有嘉魚以爲燕饗潛有多魚以爲祭祀
萋且以陳其帛敦琢以陳其玉所謂修其禮物也
豐年以酒醴烝祖妣而洽百禮盡祭蜡之歡載芟
以酒醴烝祖妣以洽百禮盡臘祀之歡皆言烝祖
妣者以示不忘本也
以絲衣爲祈蠶之詩繅繭之義也以絲衣爲養老
之詩衣帛之義也
於穆見文德之純於鑠見武功之烈
賚爲徧賞般爲徧祭功成作樂神人胥慶矣

宣王考牧志在農僖公考牧志在兵牛可以耕馬
可以戰也
泮水爲頌伯禽之詩淮夷率獲淮夷獻琛伯禽之
事僖公無與也閟宮爲頌周公之詩戎狄是膺荊
舒是懲周公之事僖公無與也
徂來之松栢爲魯之廟景山之松栢爲殷之寢二
詩皆寢廟落成述其祖宗之功德而爲之頌也
允猶翕河審圖而祭也景員維河瓌山而宅也一
則合之以懷百神一則據之以大一統
荒山者大王周頌及之截海者相土商頌及之周

之追祀后稷商之追祀元王皆享禘之及於大祖也
長發配及阿衡小毖不及家相豈此詩亦元公代作者歟
詩終於楚存攘夷之意也書終於秦著啟戎之漸也

經餕

禮餕

書之首編曰安安禮之首編亦曰安安聖帝所以居德賢者亦以宅心也
知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之爲禮可以保富貴矣知財毋苟得難毋苟免狠毋求勝分毋求多之爲禮可以安貧賤矣
同律度量衡以歲用水火金木必時皆聖人定天之治也

禮樂者天地之緒也故禮曰綴淫樂曰繩德
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故父母之衣衾簟席不傳先生之書策琴瑟亦勿越
子卯樂而解爵空揚壬午繹而籥吹徒去所謂以恩禮相終始者尠矣
左傳陳俘數於子美有獻民虜者矣州田返於韓宣有獻田宅者矣簟珠畀於趙孟有受珠玉者矣浚儀王氏以爲周之末造其以此哉
巷歌者歌非其地野哭者哭非其地皆非禮也巷歌者無恤鄰之誼野哭者有駭聽之嫌

書言步伐不愆兵法也禮言進退有度軍禮也
齒馬之誅嚴於校人者也側龜之誅嚴於卜師者
也
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君道也考禮正刑一德
以尊天子臣道也
五官無宗伯禮可以散著者也六府無司煙火不
可以聚蓄者也
宗史祝卜並爲六大而屬於天官周益之而其官
統於宗伯矣木金土石增爲六工不屬於司空周
損之而其事歸於冬官矣五官有司馬而復有司

士周弁之而爲夏官六府之司水而又有司草周
取之以隸地官周之因殷其損益畧可見者以此
覲則天子當依而立朝則天子當宁而立曰依曰
宁皆於侯有厚望焉
嫌其褻則婦女不言於公庭嫌其賤故犬馬不言
於朝宁
復用矢摯用矢雖禮之變亦男子遂矢之義也
賜果則懷核而退側仄則覆巾以進禮於君前雖
細微亦備記之此曲禮所以有三千之多也
男子之摯有三（緩拾矢）爲變禮婦人之摯有六（椇榛脯脩）

棗栗爲常禮
禮不下庶人庶人以下所爲因禮以成其俗刑不
上大夫大夫以上所爲懷刑而守其法
被讒謗直而勿有遭放逐不說無罪得和乎忠厚
之旨矣
魯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申滕文公之父薨使
人問於孟軻申軻所答皆同如二君者亦戰國之
賢侯哉
士有誄始於乘邱之戰童勿殤始於郎之戰惟鬼
雄之卹不得以常禮議也

子路之姊喪服弗忍除伯魚之母喪期而猶哭皆
賢寗過情無不及情之見也聖人以中裁之固亦
未嘗以爲非耳
子思無哭嫂之事孔子世家可徵（欽定禮記義疏案曰史記孔子世家伯魚八傳至鮒始有弟子襄以上俱單傳哭嫂之說不可據）子夏無喪明之
事王充論衡已辨檀弓上下篇所記多傳聞之誤
遂爲金樓子造謗誣聖作俑讀者審其非而取其
是者可矣
讀檀弓之篇使人深師弟之情讀檀弓之篇又使
人服朋友之善

以王姬爲姊妹而爲之服大功媚䜭也以妾爲妻而爲之服齊衰溺嬖也

祔非古故蒼梧之葬不必以三妃從殉非禮而同棺之命乃欲以二嬪夾陳舜之後也而莭閔邪

孺子之喪爲之設撥庶妾之喪爲之齊衰此魯哀公之所以爲哀也（喪小妾姉妾哀公之爲之也　喪慈母如母昭公之爲之也）

浴於爨或疑其矯襲於牀有譏其沐浴禮之失也

帷殯嫌私徹衣嫌褻魯之女宗其在敬姜乎設懸於禫歸布於賻魯之士夫其在獻子乎

成子高尚擇地以葬季子皐乃不肯買道而葬何其誣也果爾亦安致蠶績范冠之歌而使成人爲兄之衰哉

瑕邱之升以伯玉從九原之觀與叔向俱所謂登高能賦者歟然趙文子知人而公叔文子失言矣

籍談忘祖爲不知禮容居不敢忘祖尤不知禮

觀杜橋之喪母近於墨子之儉矣觀原壤之喪母甚於莊子之放矣

容居魯人不如叔仲皮妻之爲魯人仲皮妻魯人勝於慧人容居魯人直是妄人而已

周豐不見之義賢於泄柳縣子久旱之對亦勝於

宰我

稱家之說以告子游稱財之說以曉子路喪不慮居聖人固未嘗以厚葬責人子也

廐之焚而問不及馬席之埋而惠終於狗此卽吝車於頹騶而脫驂於舊館之類也聖人亦豈有頗哉

二伯乃周召分陝之命三監乃管蔡監殷之命一時權宜之事周固未嘗取以爲定制也

刑人不在君側所以防微刑人不畜公家所以尚恥周用之爲奄則在於君側矣漢設之爲奴則畜於公家矣輯禮者蓋欲爲復古之制也

陳詩之職於大師所以觀風採詩之職於大史所以問俗

三驅之禮可以廣仁三田之禮可以廣孝

父事天兄事日見祇承之義焉嶽視公瀆視侯見懷柔之義焉

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時祭及於庶人麥與羊菽與雞麻與犬黍與豕時食詔於天子

耤而不稅所以優農廛而不稅所以優賈譏而不征所以優商而士獨無所優蓋古士農合而爲一

者也後世士與農分而有優免之令乃獨優於士矣優免之令卽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鄕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之義也

修其教不易其俗所謂禮從俗也齊其政不易其宜所謂禮從宜也

不求變俗而隨俗以定其禮不必移性而隨性以擾其習君子於民有潛移默化之用焉豈拘儒所能識哉

宥無大刑無小帝者之心附從輕赦從重王者之辟

天論以天衡之意論以意衡之人心卽天理也

四誅亂政一疑衆三然古之左道爲亂政今之左道仍疑衆也

僞學之惑衆與左道之惑衆等故皆可殺

淫辭異服之條官犯之析言破律之條吏犯之爾時之官吏旣不可問矣

慮周於野故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慮周於朝故百官受質然後制國用

常珍以養國老常饌以邮天窮

洪範之八政所以馭官王制之八政所以齊民

通周髀之學然後可讀虞書通開方之法然後可讀王制

玄鳥至而后妃祈嗣戴勝降而后妃祈蠶

曲禮之六府所典者材用也月令之五庫所藏者武備也

以反舌爲蝦蟆不可謂之無聲以鶡旦爲寒號不得謂之不鳴蝦蟆之噪於夏寒號之鳴於冬固其候也

春氣曰畢寒氣曰送皆沈滯凝閉之氣也秋氣曰達秋爽氣也

出五種以料民生畜百藥以救民死

仲秋會天地之藏仲冬助天地之藏

靜以定晏陰之所成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所謂靜以制動也

聘名士則出幣帛以將之賞武人則賜弓矢以任之

小罪曰決如水之決而去也重罪曰挺如木之挺而出也薄刑曰斷如金之斷而平也

命僕整兵命理省刑僕爲大僕理爲大理所以貳司馬司寇之職者也

命婦官曰黼黻以法命司服曰文繡有恆所以齊

服色也
祔始於周公下殤用棺衣棺亦王自周公此公之
準情以酌禮也
祭殤不以尸葬殤不以棺史佚之子之不爲殤也
周公成之禺人之童之欲勿殤也孔子韙之
謂之秀士而升之於司徒謂之郊人而遠之於成
均道藝之別也
天子視學而郊人與爵世子入學而國人與齒所
以合上下之情而泯尊卑之迹也
公族而列於庶人以無能也故賤之公族而致於

甸人爲黍祖也故遠之
是謂大同此道之大公也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
也
僭君之失君蹈之脅君之罪臣蹱之惟其魯郊所
以魯郊也
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禮達而分定則民自致
禮官於天者爲理管乎人者爲情
人情爲田所以驗其種人情爲寶所以驗其由
猶酒之有蘖而厚薄因之猶竹之有筠而質文貫
之

七情曰治情爲田也十義曰修義猶路也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不必竭
其情以爲禮而即合於禮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
澤以鹿豕爲禮必欲竭其情以爲禮而反倍於禮
也
狐裘以自奉僅過於儉耳豚肩以祀先直謂之隘
矣濫則爲易盈之器隘則爲不宏之器管仲晏子
均謂之器小可也
七介以賓人六尸以儐鬼○論酬酢則順人情爲
禮之通論歆升則近人情非禮之至

臧文仲闇於鬼事故不知禮蘧伯玉達於人事可
以識禮
百燎之設於庭自齊桓始二主之藏於廟亦自齊
桓始皆管氏之不知禮故弗能匡也
獺祭豺祭報本之思也迎虎迎貓報功之說也
鸞車以朝式王度之金玉鸞刀以祭昭神志之和
平禮之將以樂者也
子搢笏以朝婦執摯以見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
謂也
父母食唯所欲孺子食亦唯所欲老安少懷之事

自家庭始矣
詩可一言以蔽曰無邪禮亦可一言以蔽曰釋回
曰慈父故終之以孝養曰嚴君故竭之以忠養
始生而設弧設帨異其懸稱長而鞶革鞶絲異其
結男女之別自幼而已然矣
庚癸呼粱子卯食稷恤憂之謹也
踖席之戒爲弟子侍師躐席之戒爲人臣侍君君
師之尊一也
始冠緇布自諸侯下達以行禮而攝盛也居冠屬
武自天子下達以非行禮故從同也

左記動右記言文學侍從之臣也右虎裘左狼裘
楑楯侍衛之臣也
孤子不純釆逐臣不貳釆君父之憾一也
居士錦帶以爲容童子錦紳以爲節
玉磬以鳴不𨕖之音玉色以昭不渝之度比德於
王者此也
序列祖於閟宮之詩朝諸侯於明堂之位祭衂三
王器兼四代皆魯人鋪張揚厲之書而不自知其
爲僭也
玉戚朱干先公縱得用天子之禮樂卷冕副幃子

孫亦竟僭天子之服制乎茲尤謬矣
社省嘗烝僭天子之祭臯庫雉應僭天子之政崇
坫疏屏僭天子之飾弓璜龜鼎僭天子之器愈鋪
張愈見爲謬妄矣
小記之服爲士大夫言故詳其小者大傳之服爲
諸侯王言故統其大者夫各有所當也
禮雖曰曲不得議其繁儀雖曰少不得謂之瑣葢節
文度數小者即大之所由出也
不窺密非禮勿視也不旁狎非禮勿動也此皆克
已之學也

芝栭蔆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棃薑桂儐邃
之殽核也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
笶籥燕居之供具也
榎圜瞥之就規楚方瞥之就矩二物之中寓規矩
之義焉
博依爲學者之功博喻爲教者之事由博以之約
也
學爲毬者得其箍黃氏曰抄張横渠謂裘當作毬河土之模範也學爲箕
者得其圜
竹有筠松有心喻禮之有本先祭河後祭海喻學

之有本人亦可以知所務矣
曲禮以行修言道爲禮之質所以治外也樂記以
中正無邪爲禮之質所以治內也
詩之義曰無邪禮之質亦曰無邪
神曰幸有聽其鼓盪之勢焉鬼曰居有受其奠定
之義焉禮樂之權如此
教者民之寒暑寒暑不時則疾事者民之風雨風
雨不節則饑所謂調元贊化以臻太和之世者由
此無所云教重而事輕之說也
男女之搆言於易陰陽之氣也男女之理見於樂

陰陽之體也
官天地而百神咸受其職俱天地而萬物各得其
情
平好惡所以循天理別同異所以管人情
有志義之臣則雖可以介有畜聚之臣則鴻可無
嗷
四塞告至以朝諸侯而周之禮定矣六成復綴以
崇天子而周之樂成矣
好惡得其平而樂之用爲大中喜怒得其儕而樂
之用爲大和故曰中和之紀

五帝之遺聲屬於商帝降而王矣三代之遺聲屬
於齊王降而覇矣
庶子之殤祭於室之白處故曰陽童宗子爲殤祭
於室之奥故稱陰童鬼事幽故以陰爲尊也
拂柩而襚荆人自卑其君鑿巾以飯公羊賈自憎
其親故曰喪禮不可不謹也
泣聲微微則其氣悶哭聲放放則其氣舒故泣血
易以傷生也孔子不取孺子之泣曾子獨許嬰兒
之哭泣與哭異也
管仲之盜固自可人晏子之鄉亦爲美士

少儀似曲禮雜記似檀弓
周弃爲稷后土爲社所謂盛德必百世祀也契宾
不得預於此者豈享祀亦天定如人之有幸不幸
歟
文王之祭以忠仲尼之嘗以誠忠即誠也
世子法言文王之事生祭義言文王之事死武王
周公之孝文王啓之也
夏祭闇殷祭陽後世郊祭皆以夜分行夏之時也
季路問鬼神而子斥之宰我問鬼神而子語之子
路所問者事之事子我所問者名之義也

龜曰命牛曰召敬其事因重其物也
孝弟達乎朝廷慶賞成諸宗廟
抱龜南面所以尊天授書南面所以尊道
福者備也爲百順之名孝者畜也爲百行之首
奉三重者遵聖人之道備百順者答孝子之心
吉人奏雅矢彼卷阿慶士勒銘假於太廟
以情爲實謹其出入以禮爲坊防其潰決
與民同利者予其民以人從欲者午其衆
齊之衰也於景公之問而孔子告之於君臣父子
魯之弱也於哀公之問孔子亦告之以君臣父子

皆所以辨名分飭倫紀也於哀之問而重言夫婦
者悼毋猶嫡夫婦之名位不正也
問人道而對之者詳問天道則對之者畧哀公猶
未足以語天道也
領惡全好禮之爲言理也釋回增美禮之爲言體
也
子産能食而不能教后夔達樂而不達禮
師也過故燕居之問舉言行而約之以禮商也不
及故閒居之問舉禮樂而博之以文專引詩者以
商所問者詩故即詩以引伸之也

天地之道其猶橐乎君子之道辟則坊與
不曰理以坊欲而曰命以坊欲命爲庸衆言之理
祇可爲賢智言之也
民言曰酌民情曰準聖人未嘗敢師心自用也
曰廣孝見錫類之仁曰追孝見報本之仁孝者仁
之所見也
坊記言命表記言利與仁皆夫子之所罕言者也
有欲而好仁有畏而惡不仁此皆利害之心也表
記言報者天下之利以是知其專爲利言也是皆
雜霸者所托也又曰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

飾喜飾怒役仁役禮此其中皆有術焉帝降而王
王降而霸之漸也
后稷天下爲烈文王百世之師
尊親幻爲水火之談行辭飾以枝葉之說可謂奇
奥自成一子坊記嚴於僭緇衣嚴於褻其詞雖未
盡純而亦可節取之以爲箴鑑也
無以水監當以民監毋溺於民如溺於水皆可爲
杵銘
醜衣以示其儉善衣以示其宜
深衣之衣詳其制投壺之鼓圖其節有制有節所

以爲禮也

雅歌問商齊於樂師投壺記薛魯之鼓子

忠信以爲寶則王之者珍忠信以爲甲胄則王之者堅

論自修則禮義可以爲耕種論自立則禮義可以爲干櫓

冠三加而彌尊輪三周而彌敬皆以三爲數者三才之德也

産萬物者聖育萬物者仁

易言東鄰殺牛禮言東方烹狗寓殺於生之方也

燕之義在於和寗入則當不虛乎君賜也聘之義在於勇敢出則當不辱乎君命也

聘之義顯於昏合二姓之好也射之義通於冠男子之事也

昏義終言日月之食修身之義也聘義終言玉碈之質守身之義也

以義制以節制以權制情可得而酌矣觀其愛親其理觀其志情可得而察矣哀本乎情聖人因情而爲之節文也

云三年而仁遂乘四載而功成禹之明德遠矣

春秋餕

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季友生亦有文在其手仲子季友之祖母也季氏亡則魯不昌益亦以此也歟

春秋之變先於兄弟隱於奉桓禍既基於社圃莊之克叚勢既偪於廩延惟息姑不如寤生之忍故翊父不能同於子封之請至黃泉之憾亦未知仲子與武姜同焉否也

息姑庸懦之主也傳於九年載豫盟翼猶經於四年書翬帥師也皆非公命而經特書翬者爲菟裘數也

隱之初年葬惠公而衛侯完來會哀之末年納衛侯而叔孫舒往會魯衛爲兄弟之國故休戚之誼亦相終始焉

惠公葬而公弗臨衆父卒而公弗與小斂比而觀之皆慢也

隱初年盟邾哀末年孫邾然則異姓之國爲邾爲密邇焉雖中間不無兵戎之釁而鄰國之交終賴

焉
隱之讓桓穆之屬殤皆孝友之令主也如必以覬
禍爲言則偪弟晳母之鄭莊顧賢於二君耶
鄭莊後世之魏武也晉文後漢之昭烈也
東遷以前衛侯入爲周卿士東遷以後鄭伯入爲
周卿士賓筵抑戒尙著箴規行葦采蘩莫昭忠信
令人穆然於康叔武公之克忠於王室也
鄭世子忽在王所陳侯巳請妻之其後齊侯屢請
妻之爾時不以嬀女先聘爲辭何僅以齊大非耦
爲辭也豈爾時嬀女巳卒耶

隱六年鄭伯朝周而王不禮其後尙以齊人朝王
又討宋人不王固未敢遽跋扈也繻葛抗王亦王
有以取之耳
隱攝位十一年至六年更成於鄭始平於齊爲一
轉局耳
奉玉帛而薛滕有爭長之嫌肇兵戎而鄭息有違
言之釁春秋之初小國皆不安於小以尙未有大
國以侵淩之也
頳叔有母而鄭伯無母許公有弟而鄭伯無弟而
皆出自寤生之口亦天良之不可昧哉

春秋之初鄭強而寤生又精於兵法故無敗翔觀
其以齊人朝王以虢師伐宋殆有臂指使之之意
焉使桓王終善遇之小白重耳之業寤生固優爲
之
宋之華督魯之羽父也郜鼎之賂猶許田之假也
哀伯尙以莊論諫之亦迂矣哉
弒隱者翬逆弒桓者亦翬天豈惟假手彭生哉
隱不能討州吁桓不能討華督魯之初巳然矣宜
討陳恒之請魯君臣皆置若罔聞也

隱桓之閒惟鄭最強如桓即位而修好戎伐齊而
乞師皆求援於鄭也至郎之師以鄭忽之怒祿父
且不敢庇其甥而即以師臨之孰謂齊僖能強於
鄭而稱小霸哉
季梁曰天方授楚楚其誘我鬬伯比曰天去其疾
隨未可克皆識時之俊傑哉
寤生在而魯親鄭望其援寤生卒而魯親鄭助之
爭也郎之戰忽實啓之惡忽故助突也
紀以詐而怒齊鄭以賂而怒宋二小國而兼一因
人成事之魯而使齊宋衛燕之師皆大崩而潰亦
可見小白以前齊猶弱國也

楚之強蔡與鄭先知之而先防之蔡封人固近疆
鄭寤生益遠識哉
觀奚之戰桓固知兵觀乘邱之役莊亦能將兵魯
於此二君尚不能振安怪後之積弱哉
寤生固一世之雄而其後皆遭臣禍奚以惡祭仲
而出奔忽以惡渠彌而被弒此亦如典午之於當
塗也已
桓十八年如齊於春正月會於夏四月享流連十
旬而弗思返固由牝狐之淫雄狐之魅而潰潰者
居此何爲耶益亦莬裘之報天褫其魄矣

隱之被弒在冬十一月其年春有朝夏有會秋有
出師之役桓之被殺在夏四月其年春書會齊及
姜氏如齊夏書薨於齊喪至自齊至冬而葬而外
事無一焉益四月以前夫婦在齊四月以後國遭
禍難外事皆不來告亦以見復仇之義之必於齊
而外事可勿與焉耳何子同奴才而覥然謂他人
父也
芮伯之母惡其子之多寵雍姬之母不患其女之
無壻婦人之見往往如是
隨有季梁善於料敵羅有伯嘉善於伺敵而楚迄

未得志焉國無小亦顧其有人否耳
仇與成師之禍父啓之叚與寤生之禍母啓之
請京收貳弟無厭於兄也求玉求劒兄無厭於弟
也兄弟且不可以無厭況君臣之際朋友之交哉
三甥不足以存鄧一甥即可以亡鄧熊貲亦食牛
之乳虎哉
鄧侯曰吾甥也是親愛語蔡侯曰吾姨也是輕薄
語
齊魯圍郕郕降於齊與秦晉圍鄭鄭私於秦相類
重耳之不伐秦師與子同之不伐齊師俱料其不

能勝而故爲感德引咎之詞也而或以魯厚於齊
而薄於己不知忘親事仇已八年矣以區區之怨
稱戈亦君子所弗與也
葵邱之地諸兒因是以戕身小白因之以定霸
南山之狐人而狐者也貝邱之豕豕而人者也
齊有三臣高敬仲貴而能下管敬仲讓不忘上陳
敬仲受寵若驚故皆謚曰敬
魯莊公乾時之敗與秦康公令狐之敗相類魯納
糾秦送雍皆未料及事之中變也觀長勺之戰繼
以乘邱之役魯固非弱小可比矣

齊以滅譚滅遂而始強城衛城邢而始霸孟子所
謂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者此也
熊通之世僅憑陵於蠻服熊貲之世遂逞志於中
原而其始禍實基於息侯莊十四年書入蔡十六
年書伐鄭駸駸乎有長驅之勢矣孔子微仲之贊
自非輕予之也
十爲盈數以存共叔之後萬爲盈數以啓畢萬之
後
內蛇外蛇而鄭妖興故鬼新鬼而魯禮失
鬻拳兵諫奇而橫史魚尸諫奇而正

爲詭諸謀殺羣公子者士蔿也而卽使之城絳以
深其宮爲商臣謀弒君父者潘崇也而卽使之掌
環列之尹奸雄之心計大抵如此
鄭子封逄惡之才不如晉士蔿故叔段之出寤生
獨自斷之羣公子之謀詭諸恚以譖之亦由寤生
狡猾之雄勝於詭諸貪庸之具也
三築臺而莊之祿將終四卜郊而僖之祿將終盈
氣卽暮氣也
美色人得而繩之寡居人得而蠱之息嬀不能無
誨淫之慽焉士大夫有才而失身者當同此泣矣

轂馬並賜而名位淆爵聲分賜而寵賚偏宜惠王
之不能安於位也
鞭犖者般卽使犖賊般奪齮田者公傅卽使齮賊
公皆曰賊言犖與齮皆賊夫固有使之者也不嫌
同辭者亦以見弒逆爲彼之故事云爾
鍼季之酖奚斯之哭石碏之後大義滅親者成季
有焉管蔡之辜復見於周公之孫子季之忠也宜
其有後於魯國哉
衛懿公以好鶴而亡衛獻公以射鴻而出不釋皮
冠與不去其旗亦復後先輝映也異哉

一虎牢也惠王賜之鄭伯而齊桓以與申侯上無
天子下蔑鄭君與河陽之狩以臣召君同一跋扈
將軍也
十年之臭不能除羭之攘也日何害六日之毒不
能察犬之斃也嗟何辜
金玦已寒其一子狐裘又謳以三公一摘再摘之
歌固非士蔿所能賦者矣
羣公子固疑爲讎也二公子亦稱爲讎士蔿尚具
有不忍之良者哉
以齊桓之衛公室而惠王忌之以齊桓之和諸侯

而鄭伯叛之未始非虎牢之專賜有以甚之也

虢猶可五稔虞竟不臘蓋虢公驕驕必俟其盈虞公愚愚則易於襲也

楚之憑陵中夏也啓於蔡楚之爭長諸夏也在於鄭齊桓之世尚能討蔡之事楚晉文之後僅能爭鄭之不從楚於蔡固有鞭長不及之勢矣故五霸以桓為盛也

里克中立之言知獻公憚之而藉此以免禍也三怨之言知荀息傅之而諷之以共濟也既成謀而又賊之非義也斯言之玷里克亦有焉

攘羭之繇妾專之封羊之占女當之獲狐之卦子踐之詭諸毋亦愎諫違卜貽感於後人耶

筮短龜長卜者之言蓋蓋正男臣女妾卜者之術又甚神

小白卒而鄭伯始朝楚知楚之必將爭鄭也重耳霸而衛侯出奔楚知晉之不能讎楚也

茲父盂之辱根於熊惲齊之盟彼固早知諸侯之不與之也秋會於盂而執之冬會於薄而釋之旋執而旋釋者楚猶有懼諸夏之心焉

邾之毒甚於蠭蠆則小者可虞莒之害比於蛇豕則大者可懼

成得臣之才勝於薳呂臣子文之令尹不以薳而以成自有所見觀得臣死而呂臣為令尹重耳知其奉已而已不在民矣得謂子文之舉為過哉至蔿賈者更無足論耳

鮑叔謂夷吾可相趙衰謂郤縠可帥同此卓識桓文皆侃然任之而不疑信英主之器局也

退舍之三日微楚之惠不及此圍鄭之貳曰非秦之力不及此君臣之言皆偽也

衛之乘軒者鶴鶴而人者也曹之乘軒者人人亦

鶴類也

齊大非偶子忽不能終於鄭矣陳小無援子樂不能入於晉矣婚姻固當求託於大國哉

申生有罪奇旣慘中於驪姬夷吾無禮妖夢獨憑於狐突想見國家將亡有種種妖孽而究其所由

晉之禍基於獻之烝齊姜猶衛之禍基於宣之烝夷姜也故韓之敗與熒澤之敗皆至於覆國焉

舟之僑之去虢與百里奚之去虞其識畧相等乃奚則顯於秦僑則戮於晉何遭遇之不同也

勤王而不與晉爭功釋怨而不與晉索賂殽之敗

不諱其貪江之滅自愧其不能救五霸惟秦穆有王者之度焉

殽之敗素服郊次江之滅降服出次皆非時王所能

賈季奔狄趙孟送其孥先蔑奔秦荀伯送其孥晉卿多篤於同官之誼焉

宋殤公之世則有孔父妻美而艶宋昭公之世則有公子鮑美而艶婁豬艾豭又屬後起之秀矣何宋之多美色也

商人被弑而納於竹中惠伯被殺而埋於馬矢之

中公甍於臺下亦一時之異事也

殽之役秦鹿尙得與戎踣之扈之會鄭鹿不能與楚爭之晉之衰也趙孟不能辭其責焉

椒之聘傲無所爲而來也術之聘恭有所爲而來也然術之賢自非椒之比耳

設三行以禦狄晉之無王也爲兩孟以田孟諸楚之無王也

噬臍之悔不可追鄧之懵也監腦之夢不敢逞晉之怯也楚之詐而力始入中國而已然矣

衛懿之使鶴民怨之晉靈之用犬臣斃之皆幾於率獸食人矣

豺狼生而若敖氏之鬼餒矣䖍虵生而羊舌氏之族害矣

腼熊弗熟手之見也何忍解黿弗與指之染也何怒同時弑君之禍皆釁於口腹亦奇

許則面縛銜璧鄭則肉袒牽羊二者皆見於楚亦可以見楚之馮陵小國異於他國矣

城濮之役晉盟於衡雍邲之役楚亦次於衡雍一勝一敗所謂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者矣

晉築王宮楚不爲京觀熊旅之見勝於重耳如謂

重耳奬王非自誇功伐予不敢謂然也

晉之強也楚之腦可得而盬晉之弱也參之肉不得而食

爇曹者犨怒楚者錡父子俱不用命魏之有役於晉殆亦絳之功也

子玉尙自收其卒桓子竟不知所爲林父之才殆不如得臣矣

欒枝曳塵而奔誘敵之奇計也潘黨望塵而進薄人之勝算也

胥臣蒙馬以出奇欒伯射麋以示暇 城濮之役以

鞌勝郲之役以暇勝
刈蘭曰吾所以生人能說夢結草曰余是以報鬼
亦知恩
郤子登婦人笑於房季孫歸穆姜出於房皆帷薄
之過也
處父之及禍也以剛伯宗之及難也好直夫剛與
直豈足以致禍難哉剛而侵官欲也而焉得剛直
而攘善曲也而烏得直此其所以不免於禍難也
歟
晉惠之還於濘也慶鄭去之晉厲之陷於淖也欒

鍼出之
圍宋之役登樓車鄢陵之役登巢車此車制惟楚
見之
圍宋之役登床者敵而子反在夢中也鄢陵之敗
獻飲者豎而子反在醉中也爲軍帥而日在醉夢
中烏得不敗至怨巫臣之取夏姬而分其室則又
貪財好色之徒矣楚材如此其不競也宜哉
伐鄭至於鳴雁執梃之先也侵陳至於鳴鹿强弩
之末矣
魏犨勇而暴郤犨貪而暴晉有二犨皆牛之不可
牿者也
鈹司徒之女辟司徒之妻勝於帷房而笑之君毋
左氏特寫此以相形也
以死爲利者邾文公也以死爲福者范文子也如
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趙嬰之祭得死士燮之祈速死而皆以爲福淫人
以無罰爲福善人以辟難爲福也
春豕者尙有敬君之心殺牛者並無畜君之念郤
至亦賢於韓厥矣
知不如葵者不能衞其足又不若慧不能辨菽麥

者猶得以自全其身以此見愚者之當安於愚云
知罃之對見重於楚鍾儀之對見重於晉凡忠於
君禮於君者未有不爲敵國所重也彼摇尾乞憐
之言適足以喪身辱國耳晉楚有此二臣亦正相
敵哉
一商人而敢犒秦師一賈人而謀出晉卿鄭之商
賈皆有足觀焉
郯無帀而成於吳莒無備而潰於楚中國之不振
旅也豈惟是二國之慼哉
捉髮走出者喜之極也援袂而起者怒之甚也跣

而出者惶媿之至也

楚殺子玉而文公曰莫余毒已楚用子囊而宣子曰我喪陳矣晉之君臣皆以楚之用人爲憂喜也

鄫之滅也本恃魯而曰恃賂盍自詡其賂之得也萊之滅也本恃賂而曰恃謀盍自詡其謀之善也

目夷之仁能以諸侯讓韓無忌仁能以大夫讓仁未有不讓者也

非宋地而曰圍宋彭城非鄭地而曰戍鄭虎牢晉悼於此二舉可與齊桓之遷邢封衛並觀焉

邿分爲三魯亦早分爲三師救邿而遂取之亦若

以燕伐燕之可哂者矣

縱惑而益侈華樂於是乎不臣虧姑以成婦季孫於是爲不哲國有凶禮固大臣所當亟講者矣

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彼一時也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此一時也

士燮謂其子何知其識自勝其子子國謂其子何知其識不若其子然二童子者一可以料敵而當大國之帥一可以弭敵而權小國之相皆未易才也

桓之九合匡霸者夷吾小穀之城所以賞其伐悼之三駕定霸者魏絳賜樂之半所以誌其功

君之生也會於沙隨之歲猶未冠耳臣之生也會於承筐之歲今將耄矣

戎子之賦青蠅深於詩者也郯子之數雲鳥深於禮者也風雅博洽乃在四裔固不僅朝鮮爲箕子之後始尚文學也已

軍帥和蒍敖之乘轅可比軍帥違欒黶之馬首欲東故軍門曰和取師克在和也

何戍尤室叔肸賀貧皆以令名爲箴士大夫當國家無事所謂功名當以此處見也

齊襄之弑嬖臣從死者三齊靈之弑嬖臣從死者八襄常鞭徒人費而費死其難靈亦鞭侍人賈舉而舉發其難一淫於妹一淫於臣妻抑何類也

襄之後有桓管仲相之靈之後爲景晏子相之齊人以管晏並稱而皆出於淫昏禍難之後亦奇

搏膺而踊臣爲厲以報君奉首以走君爲厲以報臣心之所歉結而爲夢六夢之外尚有冤夢此類是也

鞌之役以輕敗平陰之役以怯敗齊自二敗後不可復振至熒庭之張軍亦齊遂死之爲耳

殖綽郭最之雄何若華周杞梁之勇且于之賞不
酬平陰之辱弗病卒之隊墻飲矢欒氏之勇死而
寡人之雄不死齊靈之爲靈即是亦可概其餘矣
智能辟鼠穴之田愚不出鹿門之斬唯其才也因
絜北面之樽何以聖爲從已東門之甲始則弃鄉
繼而納蔡宗祧失守幾同孫子之居榮禍福無門
豈意公鉏之立竭若臧武仲者可謂巧極而拙者
矣
華元致忿於殺羊張輔幾傾於射犬兵戎之際可
不愼歟

處父解驂晉之計未爲得繞朝贈策秦之計亦未
爲失
圍宋之役子重請田弭兵之盟左師請邑人臣固
以國事爲市耶
郤犨奪婦郤至爭田貪淫已極此發難者所以必
先三郤也
晉楚合成始於宋華元晉楚弭兵繼以宋向戌蓋
自茲父爭覇受辱後宋惟奔走於敦槃甲冑之際
而已
華氏之賊曰畀余而大璧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

璧然則豈獨匹夫懷璧始足以誨盗而戕身哉
子朱爭爲行人而叔向抑之子晳憚爲行人而伯
有強之一則當御而恥其不與一則世行而畏其
方惡此晉之所以仍得爲齊牛也
先軫之唾文夫人也憩而直女齊之諷悼夫人也
婉而直晉代有直臣所以不失覇也
飲於窟室死於羊肆葬諸斗城如伯有者眞醉生
夢死也已
衛不獲使鱄主社稷而有居喪不哀之衎射鴻於
圃而難作矣魯不獲使野主社稷而有居喪不哀

之禍有鵒來巢而難作矣魯衛兄弟之政何相類
耶
能靖有幾子文所以傳政得臣也無欲實難子産
所以致賂伯石也
濯以救熱則無外患猛以濟寬則無内憂
處亂國惟以辟難爲賢以全身爲智蘧伯玉不與
甯氏之謀是其賢也晏平仲不與慶氏之謀是其
智也
有祭仲足之女難爲其夫有盧蒲癸之妻難爲其
父然祭仲之女不詢其母則雍糾亦可爲盧蒲癸

矣不得謂謀及婦人者之必死也
崔薄則慶厚爲人謀家者也杞肥則魯瘠爲人謀國者也謀家者譎而不正謀國者正而不譎
蔓難圖而有耦國之憂莠猶在而有鬩墻之變鄭君臣何多兄弟之禍耶
朝則不欲爲壇娶則竟請爲墠亦可見僑之能權
七子賦詩以寵趙武九卿微詞以議子圍天然配合此左氏踵分兩偶相對之局也
襄昭以降齊爲宍鼠楚爲吠厖晉爲瘠牛吳爲螇狗而魯獨以麟見也而謂夫子能無痛哉

觀季札之聘魯爲二百四十年禮樂之最觀趙武之入鄭爲二百四十年風雅之最
罕氏於鄭爲棟棟不可折也季孫於魯爲楹楹不可去也蓋皆可謂巨室之大木矣
小國爲鹿大國若不德之則鋌而走險小國爲蘩大國若省穡之其何實非命大之當字小也可知矣
鄭共叔侈其及於難者毋之過也秦后子亦侈不至於選者毋之賢也
叔孫之禍以牛之讒也季孫之患以虎之專也

以欒黶之汏弗敢違讓以伯石之後而能爲讓較之慶封不知相鼠之譏孫子故示委蛇之度者其賢也遠矣
眢井言申叔之號首山喻庚癸之呼廋詞之濫觴也
彤弓一詩寗俞辭之爲知禮爲臣故也士匄受之爲知禮爲君故也
欒高庇門之敗與伯有羊肆之死同四族召晏子無所往與二族召子產無所往同而晏子不免爲小人子產不失爲君子者子產痛兄弟之變本無

所黨晏子審強弱之勢隱有所庇也伯有之亾也以嗜酒欒高之亾也亦以嗜酒亦相類
楚風不競於吹律知之晉石能言於作事知之故曰師曠之聰
師慧之過朝譎諷也屠蒯之使尊譎諫也皆後世滑稽之祖也
父喪而有嘉容毋喪而講軍禮何習儀之亟也
庚宗之婦奔叔孫與泉邱之女奔孟氏相類庚宗之夢爲男子泉邱之夢爲女子庚宗之子能禍叔孫泉邱之子能昌孟子一爲奔婦而非其室一爲

奔妾巳歸其家者也
晉侯以齊侯宴曰以有輕率之意焉公孫傁以齊侯出亦曰以有輕肆之意焉所以輕人而亦爲人所輕者也投壺代興之語想齊景此時亦殊憤懣耳
斷旌之忿可解抽戈之怨亦可忘楚靈所以用中鉤釋仇之齊桓而不欲爲斬袪蓄憤之晉文也惜也鬛長祗欲耀魯尾大不能防蔡剥圭之命未終當璧之讖巳兆以投龜詬天之暴而至投車搶地之號亦大可憐也

管仲生平知己止有一鮑子産生平知己止有一罕讀無爲爲善數語使人隕知己之淚
籍談忘祖郯子述祖籍談不能記近郯子乃能記遠愧此夷矣
須句之滅也以其女爲魯僖公之母故得反其地鄅之襲也以其夫人爲宋向戌之女故得歸其俘後世小族婚姻願附於大族者亦以此耳
亳社之烏鳴爲火災洧淵之龍鬭爲水災
莒之嫠投其紡爲夫讎也周之嫠不恤其緯爲國感也

晉范文子祈死以六月戊辰卒魯叔孫昭子祈死以十月戊辰卒死可祈而得巳奇而皆以戊辰尤奇
羊舌之遺直孔子稱之蠆尾之遺愛孔子惜之如二子者盖亦賢矣
周鼎鄭田君王無厭之欲也蔡珮唐馬宰臣貪黷之求也而楚亦以是衰矣
請環者終於獻馬毀垣者繼以築館小國有禮足以自立故曰不知禮無以立也
請帯曰帯褊矣請冠曰冠盡矣叔孫氏之有後於魯也宜哉

稽盟府而孫周奬絳之功是與之者弗濫也述康誥而何忌辭青之賞是受之者弗冒也
辰陵盟而中國無伯甲鼎賂而諸侯無伯
五利之說魏絳開之可爲開邊黷武者戒三殆之說女齊闡之可爲恃險忘備者戒
伯封豕心伯石狼心叔向之母識論皆過人而羊舌氏之禍皆由美婦所鍾而賢母之言卒莫之聽也豈非天哉
華貙之亡也以家臣之公憤祁盈之死也亦以家

臣之公憤春秋之末家臣皆執權用事故有此舉
也
龍見於絳疑其弗智麟獲於魯疑爲不祥凰德之
衰同此浩歎
桓爲稷棄亦爲稷稷田正之官非名也虞書惟帝
稱之曰棄其餘皆稱稷殆亦羲和共工之例歟
鄭子產之爲政也虎帥之魯季孫之爲政也虎專
之
黿羹魚炙以食被弒叚祖賜冠以色被弒食色之
爲害劇矣

經餕　春秋餕　廿二

楚之虎懐寵晉之虎恃勇衛之魚工佞晉之魚好
貪
司馬斷首由于戕背子期割心皆不足以釋鞭尸
之痛也怨毒之於人果甚矣哉
聲伯四日不食以待晉師包胥七日不食以乞秦
師較之壺飧從徑餒而弗食者爲難能矣
楚之始衅也於隨楚之終患也亦於隨漢陽諸姬
楚實盡之而區區之隨所以得留於二百四十年
者未始非楚之恩也即非鑪金之要亦斷不爲櫝
玉之獻矣

前則假羽毛於齊後則假羽旄於鄭假而不歸而
晉亦因以失霸矣
弗忌之逆祀可怪陽虎之順祀亦可駭僖公之主
固可進可退者耶
定公之世魯敢以侵齊齊亦敢以伐晉齊則將爲
陳氏晉亦將分爲韓趙魏既有內憂自有外侮也
魯三桓之難因陽虎者五人晉三臣之禍袒趙鞅
者五子何相似也
祁奚之稱解狐與王生之舉栁朔皆不辟讎然祁
奚大臣王生小臣爲尤足尚也

經餕　春秋餕　廿三

鍾建負我矣遂妻之信以守禮也王生授我矣遂
死之信以守義也
邾文公知命楚昭王知道命即道也楚惠王知志
在國之珠宋公罪之出亡之璜衛人攻之死不如
速朽喪不如速貧皆可爲桓司馬言之
因艾豭而亡因輿豭而入毋固婁豬姊亦婁豬也
衛大子之羞可湔哉
上其手下其手是侮鰥寡也左顧欸右顧笑不畏
彊禦也
狐裘尨袖遥不必盡記也晳幘貍製功不可不賞

也
曹分爲五晋亦將析爲三不獨弋雁之夢可傷鄖
鳴犢之兆亦可痛矣
黑而上僂者寵之而得禍長而上僂者欲之亦得
禍僂固弗可寵哉
乞肉弗得而誣之以旋求酒弗得而誣之以占酒
食終凶於小人尤甚焉
瞶以使匠久而匠爲亂蒯亦以使匠久而匠爲亂
何其肖也
衛慚晋詬爲捘腕之辱齊笑魯皐責稽首之報春
經餕
春秋餕 茜
秋之末會盟尤可笑也
翼長之卵不仁絲生之瓜不義春秋之末皆負心
人矣亦可以覘世變也

經學提要十五卷

〔清〕蔡孔炘撰

清道光五年刻本

道光乙酉年鐫

經學提要

序

同郡蔡南城館楚北黄梅傅氏子婿棠
椿受業有年憶予總督河務時棣每
至署邸未嘗不述其師生平梗概凡
所以課其門人者一以經學為首務討
探源流剖析根柢口講指畫不遺
餘力予閱之已慕其為人丁丑内艱

服闋北上道經傅氏始晤南城見其
學優養邃與論經術原原本本磊磊
磊明明清近來尋章摘句家詎未
有益信棣言之不虚歲丁亥椿至粤
東猶署幸師命以所刻經學提要
問序于予予受而閱之其攷据則極
詳明其抉裒則極精當其參订訛

謬則極確鑿而無復疑義學者誠
得是書置諸座隅將舉從前已讀
之經靡不融會貫通取之左右逢其
原豈非快事哉夫攻舉業者未可
不知以習經為亟然習經而徒為行
文驅使計究未能得其原委本末
始終條理與荒經何異因益嘆是

書之益人匪淺也爰敘弁言付棣
以答南城

道光七年冬十月

賜同進士出身翰林院檢討現任兩廣總督同郡弟李鴻賓撰

序

自有制藝以來為四子書典制考者不下數百家然皆雜引經傳漁獵陳言西抹东塗改頭換面求其攷覈詳確有本有原實足為舉業家津梁者絕不多覯以故世之

學者亦但於臨文時摭拾餘瀋塗飾耳目究於經義指歸茫然無睹自欺欺人莫此為甚江州蔡生所編經學提要十五卷研考漢注唐疏折衷前人成說至於四書典制實能沉浸貫穿各抒心得如

封建井田則能會通周官王制孟子諸書之異同禘祫則能融洽礼運禮器祭義祭統周官儀禮之義蘊儀礼之燕禮與戴記之燕義鄉飲酒礼與鄉飲酒義皆彼此一一串合有理有條又如論

官制則三公上公之辨極其詳明論郊祀則泰壇圜丘之分確有根据論樂節則有聲無辭之駁具見圓通至論明堂則互證參稽瞭如指掌論水道則條分縷晰朗若列眉諸如此類討源探流尋

根究柢典而能確辨而不支非積學
功深未易幾此豈弛窮經致用之士
而不徒為舉業餽糧者乎我
國家崇尚經術遠軼前明雖遐陬僻壤
之士皆恪遵
功令兼習五經學者誠於熟讀諸經之後

復留心是編究其義例窮其旨趣更
由偏而得其全由粗而致其精則將
來經術之盛必更倍於前日予以仰
副
聖天子鼓勵人材至意豈不懿與蔡生余
按試潯郡時首拔士也既序其所已

刻之鄉黨考畧於簡端而并集益
人尤大余更為慫恿付梓窺其意
若謙讓未遑也姑書於此以俟當
嘉慶十五年三月督學使者汪廷珍
題於潯陽試院

例言

一四書典制分類甚繁然如古人事實尋常名物下至卉木禽魚之類從前人物考中皆已備載無庸拾其唾餘茲集惟取其尤關緊要而節次頗難分明者共得若干條登之餘在所畧

一從來典制類書不可勝數大都擷摭陳言聊爲時文引用而未能考證詳明條縷分析惟周氏章成五經類編最稱善本故茲集引用頗多此

外如鄭氏東里六經圖考張氏惕菴翼註論文李氏穆堂初藁之類凡可採者間爲臚入至新安江氏愼修鄉黨圖考根柢注疏議論詳確尤堪羽翼儒林集中如聘問宮室車制衣服飲食諸條已散見鄉黨考畧中而茲集較詳皆取裁江氏

一五經類編雖稱善本然其中謬誤正復不少如云祭地罩服衮冕因信齋楊氏之誤也魯郊但有祈穀因石林葉氏之訛也他如論射禮則沿舊說以爲士大夫皆有賓射論禘祭則沿商頌長發序以爲羣廟亦合食此類不一而足今皆一一辨正

一從來四書考中惟喪禮一條最畧然戴記多言喪制儀禮言喪禮者四篇皆宜詳考且論語子張問高宗諒陰宰我問三年之喪中庸期之喪三年之喪孟子魯平公滕定公兩章俱言喪制尤不可畧而不詳茲集較爲明備

一典制書多繪以圖兼言之則曰圖考茲集槪不

繪圖以一切制度但須疏解詳悉明者自能知之也惟律呂一條其相生之序旋相爲宮之法變律半聲之用非圖則茫無所據故列數圖附本條後

一天文一事非精於天官諸書不能測其底蘊然攻古者究不可不知其大凡茲集所載皆徵引前人成說以資考据其中多用漢唐以後之語不皆可入制藝也

一孔子年譜江氏愼修載入鄉黨圖考茲集所載

皆主其說惟孟子無年譜今本任氏翼聖孟子考畧編爲年譜其書全据竹書竹書之言雖未必盡可信然較史記之疎謬猶爲足徵云

一是集於四書切要典制務求考核原委指畫分明如欲採擷詞華以爲行文驅使則案頭類書具在無庸瑣瑣

一是集成於甲子年冬庚午三月曾呈正於 汪瑟菴夫子留署數日手製序文兼勸付梓時躊躇而未敢決今閱十餘年矣癸未館江北沈氏

原稿盡遺陽侯之虐甲申從門人傅氏借得謄本重爲釐正而沈氏塾諸門人再三請付剞劂因勉從其請藉以就質四方 高明君子幸匡予所不逮是所厚望焉

道光五年十月朔南城氏識

經學提要目次

卷一

井田 封建

學校

卷二

官制 兵制

刑法

卷三

巡狩 朝覲

會同 諸侯相朝

聘問 饗食燕

卷四

射禮 鄉飲酒禮

養老

卷五

冠禮 婚禮

喪禮

卷六

郊祀　社稷
六宗　望祀
雩祀　五祀
蜡臘　羣小祀
卷七
廟制　禘祫
時祭
卷八
樂制　律呂

卷九
宮室
卷十
明堂　車制
卷十一
衣服　飲食
卷十二
天象　日月
日月交食　星辰

分野　天漢
雲物附風雨霜露等
卷十三
談天　歷數總論
歷元　置閏
歲差　里差
渾天儀　刻漏
正朔
卷十四

地輿　水道
卷十五
孔子年譜附　孟子年譜附

文王在歧作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十為封封十

經學提要卷一

江州蔡孔炘南城編

井田

古者方里為井。井九百畝。一井之內。每夫授田百畝。中一區為公田。外八區為私田。實授田出賦者八家。四井為邑。方二里。一邑之田共計三千六百畝。除公田實授田出賦者三十二家。四邑為邱。方四里。一邱之田共十六井。計一萬四千四百畝。除公田實授田出賦者一百二十八家。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何方八里。方里者縱橫皆一里也方二里者縱橫皆二里也方四里方八里亦皆以縱橫計之也至井十為通又以縱一里橫十里算通十為成以下方好一例算去都是後人硬倣如此算法非是另有一四井之田又另有一四邑四邱之田又另有一一通一成之田云云也○步百為畝是縱一百步橫一步畝百為夫是縱橫一百步夫三為屋是橫三百步縱一百步屋三為井則縱橫一里井十為通是縱一里橫十里縱橫皆一里者有十個大約地方三里有奇通十為成則縱橫皆十里縱橫皆一里者有百個成十為終則縱十里橫百里縱橫皆一里者有千個縱橫皆十里者有十個大約地方三十里有奇終十為同則縱百里橫百里縱橫皆一里者有萬個縱橫皆十里者有百個同十為封則縱百里橫千里縱橫皆一里者有十萬個縱橫皆

為畿周禮則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旁加十里為成此叅用之

兵車即革車重車即輜重車

按四邱之地出三甲凡七十五人此賦

十里者有千個縱橫皆百里者有十個大約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封十為畿則縱千里橫千里縱橫皆一里者有百萬個縱橫皆十里者有萬個縱橫皆百里者有百個按范紫登云開方之法乃漢儒硬做造樣算其實田可井則井之不可井則截長補短有百畝之地即可以授一夫原不必盡其地而井盡其井而方之也今之積步法即古之所謂方田法東與西并而折其半南與北并而折其半則不方者皆方矣若謂古之井田無不方者則方田一數又安風哉一甸之田共六十四井。計五萬七千六百畝。除公田實授田出賦者五百一十二家。旁加山川林麓三十六井。為無賦之地。是為一成。方十里。合計百井。共九萬畝。○百井之中山川林麓大約三分去一有餘。故通盤作如此算。非必定有三十六井無賦之地也。所謂旁加者。是後人開方算法。

一成之田。三分去一。仍以六十四井計。授田出賦者。仍以五百一十二家計。所出兵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戎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為一乘。凡二十五人為一甲。三甲合七十五人。大約七家出一兵。所謂邱甸之法也。孔穎達書疏云。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曰兵車。一乘用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擊刺。中主御車。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為前距。左角二十四。右角二十四。隨車進戰。卽長轂一乘也。一曰重車。又名牛車。用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以佐兵車。○按馬氏謂八百家出車一乘。是未除去山川林麓。作百井算耳。包氏則謂八十家出車一乘。先儒以為一乘之內甲兵牛馬。糗糧芻茭。豈八十家所能給。不知此言鄉遂之法。非言都鄙之法也。鄉遂之兵不出征。不過家出一

法也春秋成公元年作邱甲則是每邱出二十五人四邱共出一百人矣一邱之地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此賦法也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則是一邱出馬二匹牛六頭矣

同十爲封卽百里之大國共地縱百里橫千里也

八以衛王宮車例牛馬皆非所需所謂出車一乘者但出一乘之內所賦之兵耳。成十爲終方三十里有奇。一終之地共千井計九十萬畝除山川林麓及公田實授田六百四十井出賦者五千一百二十家。所出兵賦甲士三十人步卒七百二十人戎馬四十四匹牛一百二十頭。此十乘之家大夫所食之采邑。終十爲同。方百里。一同之地共萬井計九百萬畝。王制云。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除山川林麓及公田實授田六千四百井。出賦者五萬一千二百家所出兵賦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千二百人戎馬四

百匹牛一千二百頭。此百乘之家卿師所食采邑。按註王制者謂此卽諸侯之地。左傳亦云列國一同。然以乘數計之則不合。同十爲封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一封之地共十萬井計九千萬畝除山川林麓及公田實授田六萬四千井出賦者五十一萬二千家所出兵賦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此大國之諸侯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封十爲畿方千里。一畿之地共百萬井計九萬萬畝。王制云。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集說當云九萬萬畝也。除山川林麓及公田實授田六十四萬井。出賦者五百一

十二萬家所出兵賦甲士三萬人步卒七十二萬人戎馬四萬匹牛一十二萬頭。此王畿萬乘地。按夏官。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王畿萬乘可出七十二萬人。六軍七萬五千人特用其十之一而已。大國千乘可出七萬二千人。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亦特用其二之一。次國出車七百乘可出五萬零四百人。二軍二萬五千人亦特用其二之一。小國出車五百乘可出三萬六千人。一軍萬二千五百人特用其三之一。章氏謂先王忠厚之至不欲窮民之力是也。但此所算者都是邱甸之法。其實都鄙與鄉遂制各不同。都鄙用邱甸法七家出一人征討更迭用之。鄉遂則一家出一人擁衛王宮天子六鄉六遂各備六軍。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軍數皆如其鄉遂之數。其兵不出征。今再於王畿之中詳考其制如左。而侯國可

以類推。又王畿可出兵車萬乘。大國千乘。次國七百乘。小國五百乘。皆以一家授田一百畝計之。若照周禮通不易一易再易之田算。則一家受二夫之田。兵尙出不得如此之多。如王畿郊甸內六鄉六遂。合出十五萬人。稍縣都約出三十萬人。共止得四十五萬人。爲六千二百五十乘是也。但其言與王制孟子不合。未必是周公已行之書。今姑依周禮詳言於王畿中。而侯國亦可類推。王畿地方千里。凡百同。連王城在內。同方百里。百同是一百個百里。以開方法推之。合萬里也。一同九萬夫之地。百同九百萬夫之地。有山陵林麓川澤溝涂城郭宮室閭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之地。上文言百井之內除三十六井。合三分去一有餘。此則直作三分去一計。都是後人要做如此算法。不必認眞。又以田不易一易再

傅寅云夏時田未盡闢田萊各半殷則田居其七萊居其三周則悉井其田周禮遂人以爲司亦田萊各半不可深信或者荒僻之地偶有此等

耳

經緯九軌見車制祖社市朝民塵見宮室國外爲郊以其四面環繞於城曰四郊

易上中下相通。一家受二夫之田。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云云。註云。都鄙采地之總名。其實鄉遂亦然。非但三等采地用此法也。又大司徒職則云。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小司徒職則云。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遂人職則云。上地夫一塵。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塵。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塵。田百畝。萊二百畝。大司馬職則云。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周官　　御案。曰司徒與遂人大司馬本無異法。不易之地即上地。一易即中地。再易即下地也。大司馬上地食者三之二。二謂田百畝。其一則萊五十畝。中地食者半。即田百畝萊百畝。下地食者三之一。一謂田百畝。其二則萊二百畝也。馬端臨云。如大司徒遂人所言。則是田肥者授之少。田瘠者授之多。如小司徒所言。則是口眾者授之肥。口少者授之瘠。二者不同。而義實相備。又按大司徒小司徒無五十畝云云。與遂人不同者。蓋遂人之法。即司徒之法。而少變通之。非有甚異也。

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鄉十二萬家。遂三十六萬家。稍六十萬家。縣八十四萬家。都一百零八萬家。共得三百萬家。但鄉遂用貢法。無公田。都鄙用助法。有公田。則稍縣都二百五十二萬家之地。尙宜除去公田二十八萬家之地。餘二百二十四萬家。合鄉遂四十八萬家。實共二百七十二萬家也。詳見下文。中爲王城旁三門。四面共十二門。每門三塗。國中九經九緯。經緯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中一區爲公宮。東西三區。皆民塵。方十二里。匠人九里之說不足據。王城之外四同四個百里謂之郊。近郊遠郊皆在內。國外五十里爲近郊。國外百里爲遠郊。○畿內千里。百里爲郊。諸侯之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二十里。近郊各半之。其地置六鄉。五家爲比。比長下士一人。五比爲閭。閭胥中士一人。四閭

大府四郊之賦待稍秣謂近郊也按塵則在國中當即所謂邦中之賦待賓客者

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眂

爲族。族師上士一人。五族爲黨。黨正下大夫一人。五黨爲州。州長中大夫一人。五州爲鄉。鄉大夫卿一人。六鄉皆然。四萬井。三千六百萬畝。三十六萬夫之地。三分去一。餘二十四萬夫之地。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每鄉萬二千五百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之田。則受十五萬夫之地。二十四萬夫之地。除十五萬夫之地。尙餘九萬夫之地。則爲宅田。農夫城宅之田。士田。士之子得而耕之田。賈田。賈人之子之田。官田。庶人在官其家所受之田。牛田。牧田。牛人牧人其家所受之田。賞田。君恩賞賜之田。連國中之塵里。民居之隙地。旁可種値。場圃。園地附郭之地。塵里場圃雖在國中。亦近郊之人所受之地。共九者。各

以萬家計之。則九萬家。九者未必各整萬家。特舉成數而言耳。一家受一夫。農人相通。一家受二夫之地。此一家受一夫。則半農人也。九萬家此算四萬五千家。合六鄉七萬五千家。共受田十二萬家。以出稅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近郊十一。役多稅少也。遠郊二十而三。役稍簡。稅亦少重也。自此去國益遠。役益簡。稅亦漸增。故何稍縣都皆十二。周官　　御案。曰十一之法。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遠郊何稍縣都之別哉。載師近郊十一三何莽歎所增也。按都鄙用助法。歲入公田之穀。亦無從有所謂十二者。其非古法。無疑。誠不可不辨。國塵二十而一。園地其利薄。塵里其地狹。故二十取一。宅田士田賈田。視近郊。官田牛田牧田賞田。視遠郊。

功凡須貸地三之一食惟加田無國征三之一食謂貸地之稅王仍取其三之一加田者既貸之後又加貸也

何稍縣都用有餘賸故每夫受田之數稍增而六家得受十三夫之田

以起軍言。則每家一人。自比閭至州鄉。出一萬二千五百人。六鄉之兵。共七萬五千人。爲正卒。郊外十二同。十二個百里。謂之甸。國外二百里爲甸。十二萬井。一百零八萬夫之地。內以四同之地爲六遂。五家爲鄰。鄰長一人。五鄰爲里。里宰下士一人。四里爲酇。酇長中士一人。五酇爲鄙。鄙師上士一人。五鄙爲縣。縣正下大夫一人。五縣爲遂。遂大夫中大夫一人。六遂皆然。甸稍縣都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三分所去。皆六而存其一。四同之地於三分所去。六而存其一。餘二十六萬夫之地。六遂七萬五千家。每遂萬二千五百家。通不易一易再易。六家

受十三夫之田。則受十六萬二千五百夫之地。餘九萬七千五百夫之地。餘夫耕之。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受田如正夫。餘夫已壯而受室。故受田如正夫。孟子餘夫二十五畝。則未受室者。遂之餘夫受田宜矣。鄉之餘夫無田可受。鄉田已盡。亦出耕於遂地之中。六家受十三夫之田。九萬七千五百夫之地。可授四萬五千餘夫。合正夫七萬五千家。亦受田十二萬家。其餘八同。七十二萬夫之地。三分所去。六而存其一。餘五十二萬夫之地。通不易一易再易。六家受十三夫之田。則是二十四萬夫之地。爲公邑之田。上大

大府邦甸之賦待工事

夫治之。二十四萬家。合十二萬家爲遂之三十六萬家。○公邑之田。卽閒田。按侯國之閒田。是諸侯之有功者。取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推此則王畿之閒田。亦是以祿畿內之臣可知。士工商已有士田賈田矣。其家餘口。以五口當農夫一人。出耕公邑之田。按公邑之田甚多。非士商之餘夫所能盡耕。尙當有耕公邑之民。稍縣都皆有公邑。亦當任之於民。以出稅言。則載師所云無過十二是也。說見上文。載師又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甸稍縣都皆有公邑。以甸無采地。故以公邑屬之。舉甸以見其餘耳。以起軍言。亦每家一人。自鄉里至縣遂。出一萬二千五百人。六遂之兵。共七萬五千人。謂之副倅。鄉遂各備六軍。擁衛王宮。其兵不出征。按此止就六鄉六遂各七萬

五千家計之。此外尙有三十三萬家。若以家出一人算。可辦六軍者四。大抵兵不出征。則教練之數正不厭多耳。又按小司徒職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起軍旅。謂徧閱訓練之事。作田役謂赴田獵之役。比追胥謂寇警則比之。任追胥之事。令貢賦謂閒假則令之出貢賦。又云。乃均土地。上地可任家三人。中地可任二家五人。下地可任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徒役如築城鑿地修造宮室。田獵追胥等事。毋過家一人。謂可任者雖多。惟一人爲正卒。用與追胥竭作者。與衆同欲惡且地近時不久故也。伍兩師軍之法。此兵役也。田役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兵役一家出一人。徒役乃有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之別。須清斷。此上言鄉遂用貢法。鄉遂之地。諡子亦言國中者。蓋以王城對鄉遂言。則王城鄉爲國中。以鄉遂對都鄙言。則鄉遂又爲國中也。

遂之地。不能如野外寬平周正可行井田。上文鄉遂言若千井者。只是有九百畝卽算一井。非如野外有中公外私之分列如井字也。但以人授地。有一夫卽給以一夫之田。使之自賦其稅。謂之貢法。貢無公田。亦有遂溝徑涂經緯其間。見地官遂人。王樵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盖是山谷藪澤之間。隨地爲畎。橫斜廣狹。皆可鑿闢。所謂溝洫者。不過因地之高下而爲之蓄洩。故遂人溝洫。不言尺寸。與匠人不同。輔氏曰。遂人以十起數。特姑乘成數言之。初不必拘以十。非如匠人井田之法其數必拘於九也。葉時曰。小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異制也。井邑定田數多少。故言四井四邑之屬。溝洫定水道大小。故言十夫有溝之屬。鄉言井邑。則遂之田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道亦如之。甸之外。二十同。十二個百里。謂之稍。國外三百里爲稍。二十萬井。一萬八千萬畝。一百八十萬夫之地。於三分所去。六而存其一。餘一百三十萬夫之地。通不易一易再易。六家受十三夫之地。則是六十萬夫之地。大夫及王疏子弟各受二十五里。所謂家邑之田是也。餘爲公邑。大夫治之。稍之外。二十八同。二十八個百里。謂之縣。國外四百里爲縣。二十八萬井。二萬五千二百萬畝。二百五十二萬夫之地。於三分所去。六而存其一。餘一百八十二萬夫之地。通不易一易再易。六家受十三夫之地則是八十四萬

大府家稍之賦待匪頒邦縣之賦待幣帛邦都之賦待祭祀按稍縣都已爲公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但準以侯國君十卿祿云云公田尙有餘

夫之地。卿及王次親子弟各受田五十里。所謂小都之田是也。餘爲公邑。下大夫治之。縣之外。三十六同。三十六個百里。謂之都。國外五百里爲都。○國外百里者四面相距二百里。國外二百里者四面相距四百里。國外三百里者四面相距六百里。國外四百里者四面相距八百里。國外五百里者四面相距一千里。三十六萬井。三萬二千四百萬畝。三百二十四萬夫之地。於三分所去。六而存其一。餘二百三十四萬夫之地。通不易一易再易。六家受十三夫之地。則是一百零八萬夫之地。三公及王親子弟各受百里。所謂大都之田是也。大夫公卿之采邑其多寡之數周禮與王制孟子皆不合。如周禮則大夫二十五里。卿五十里。公百里。如王制則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是大夫五十里。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是卿七十里。百里之國。九。是公百里。如孟子則天子之卿受地視侯。是公卿百里。大夫受地視伯。是大夫七十里。元士受地視子男。是元士五十里。餘爲公邑。下大夫治之。稍縣都以出稅。言則載師所云無過十二是也。說見前。載師又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五百里之內爲都。畺者五百里之界。○每一井之地。八家各私百畝。中爲公田。君收公田之入以爲公卿大夫之祿。所謂采邑也。采邑與封建不同。封建則聽諸侯自收公田之入。采邑仍納之於君。而君頒之於臣下。故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上文稍地六十萬夫之地云云。是連公田在內算。稍地六十萬夫之地除去公田。六萬六千六百六十七夫之地。貢受田

賦則以之待匪頒幣帛祭祀耳。又稍縣都皆有公邑之田。亦皆有賦。

者五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家。縣地八十四萬夫之地。除去公田九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夫之地。實受田者七十四萬六千六百六十七家。都地一百零八萬夫之地。除去公田一十二萬夫之地。實受田者九十六萬家。公田共除二十八萬夫之地。實受田者共二百二十四萬家。以之寓兵。則皆用邱甸之法。大約可出三十萬人有奇。辨六軍者四。征討則迭用之。此上言都鄙用助法。都鄙之地。多平原曠野。可行井田。故用助法。匠人溝洫之制指此。按朱子林生朝馬貴與皆言遂人匠人之法決不可合。陳祥道鄭樵諸儒欲合而爲一。非也。但鄉遂都鄙之分。先儒皆以地不可井故用貢法。地可井故用助法。其實國中豈無可井之地。野外豈無不可井之地。當以有公田無公田分屬。不必定以可井不可井分屬。如前所

引范紫登云云。乃爲國遍也。以可井不可井分別貢助。朱子亦未嘗如此說。○遂人以十起數。固是姑舉成數。不必拘以十。非如匠人以九起數。必拘於九。然亦是各因民居之便。周章成云。六鄉之中自五家爲比。積而至於爲閭爲族爲黨爲州爲鄉。六遂之中自五家爲鄰。積而至於爲里爲酇爲鄙爲縣爲遂。皆五家相連屬。不可析而爲九。非如都鄙居民。此以十起數以九起數之別也。周章成曰。周以農事開基。故周公于書既作無逸。于詩又作豳風。及其作周官也。設官分職。爲農計者不一而足。司徒則定其井牧。匠人則治其溝洫。縣師則別其田萊。司稼則辨其穜稑。遂人則教稼穡。遂大夫則修稼政。酇長則趣其耕耨。載師則徵其惰遊。縣正則定其賞罰。里宰則行其秩敘。旅師則省耕而頒粟以賙急。遂師則巡野而移民以救時。草人則掌土化之法。稻人則掌蓄洩之宜。籥章則主祈年。肆師則主卜稼。而遂大夫當三歲大比。與其治田之時。亦如鄉大夫之興賢能焉。無非重

大行人所言[illegible]物是朝貢。人宰九貢是每歲常貢。

農意也。

封建

叅考井田條及官制條

封建之制。周禮王制不能盡合。周禮。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卽王畿。畿限也。樹之封疆而限之也。其外方五百里。王畿之外九畿皆以五百里言之。每面四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一萬里。大司馬言九畿。職方氏言九服。名異制同。按每畿內皆有侯伯子男之國。曰侯畿。侯者候也。言其爲王斥候也。大行人。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甸田也。言其爲王治田出稅。大行人。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男任也。言其爲王任職也。大行人。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

物。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采。事也。言其爲王治事也。大行人。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言其爲王扞衛。大行人。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以上五服諸侯是中國。以下則夷狄之諸侯。所謂四夷也。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言其俗之慢也。大行人。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要服卽蠻服。以要束爲義也。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言其俗之異也。自夷畿以下世一見。大行人所謂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是也。張惕菴云。唐虞五年一朝。周改爲六年。大行人歲一見二歲一見云云。蓋周公未行之書。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畿。謂爲王鎭守。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謂爲王蕃籬。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

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國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食其半謂自食其租稅之半參之一四之一謂自食其三分四分之一其餘除山川附庸之外則爲天子之貢與卿大夫士之祿也此本鄭衆之說周官御案曰公侯伯所轄甚大而實封居其一爲附庸者二子男所轄甚小而實封居其一爲附庸者三此不可解又曰周官所云者制其域也兼名山大川附庸閒田在其封內者而言顓臾魯附庸而孔子曰在邦域之中是也孟子言班祿則止計穀土而已如今大州縣包絡山川動數百里而計畝徵賦入籍者不過數十里周官孟子封國異數正類

此按孟子王制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公與侯同受地之數子與男同受地之數而周官公侯伯子男各異數似終不可合王制凡四海之內九州按周官言九畿王制言九州九畿除王畿而言九州合王畿而言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公侯之國也百里之地以開方計之積千里七十里之國六十伯之國七十里之地以開方計之積四百九十里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子男之國五十里之地以開方計之積二百五十里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又危險之地亦不以封使王官治之謂之版尹見書立政篇其餘以爲附庸閒田附庸閒田者言爲附庸以及閒田也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所謂公邑之田是也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乃有附庸非國皆有也

若未封人則謂之閒田○大司徒職註云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按此恐是臆說惟春秋傳疏云附庸凡四等方三十里者稱字方二十里者稱名十五里者稱人氏有合於孟子不能五十里之說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公百里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卿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大夫五十里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同頒其餘以祿士九十三國爲公卿大夫三等采地士則於九十三國之外給以地而當其祿不得爲采地依次當在甸地之內以爲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二百一十國就外八州而言九十三國以王畿而言八州共一千六百八十國合王畿九十三國總一千七百七十三國其實建國無截然可方之理乃漢儒硬做如此算周章成云九州之地廣狹不同今

謂每州必若干國合成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恐無此理且孟子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而此篇言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皆不可信○按州方千里開方成一萬里三等封凡二百一十國用一萬三千二百里是地亦不足其封又王制所言百里之國是終十爲同之地與井田條所言同十爲封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出車千乘云云亦不合如井田條所云則百里之地是縱百里橫千里依王制則是縱橫皆百里也千里之外設方伯千里之外即王畿之外方伯即州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八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長帥正伯皆是諸侯但伯則加一命

而統率之。八伯爲八州之伯。二伯則天下之伯也。○王制。方伯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周章成曰。三傳以爲諸侯所受於方嶽之下者謂之湯沐之邑。所受於王畿之內者謂之朝宿之地。王制云。湯沐之邑。在天子縣內。蓋湯沐之邑卽朝宿之地也。諸侯朝天子則止宿於此。齊潔而往。故可稱爲朝宿之地。亦可稱爲湯沐之邑。此乃天子特賜如魯之許田鄭之祊田是也。此周禮王制之不同也。而孟子與王制亦多未合。見註上。皆不必强爲之說。今姑以王制孟子之言相合者言之。大國地方百里。十同之地。方百里者十。○此以同計爲封筭。所謂百里者。是縱百里橫千里。下倣此。○王制所言百里之國。是一同之地。已見上文。十萬井。九千萬畝。三分去一。尙有六萬六千六百六十

六井零六百畝。共計六千萬畝。民受田五千三百三十三萬二千八百畝。尙有公田六百六十六萬七千二百畝。又除去每井以二十畝爲民廬舍。共一百三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畝。尙應有公田五百三十三萬三千七百六十畝。實受田出賦者五十三萬三千三百二十八家。○井田條。一封之地。受田出賦者。五十一萬二千家。與此不同者。彼以百井內除三十六井筭。此以三分中去一分筭耳。君田三萬二千畝。君十卿祿。以供服御飲膳之私費。三卿九千六百畝。卿祿四大夫。五大夫四千畝。大夫倍上士。上士九人三千六百畝。上士倍中士。中士九人。一千

八百畝。中士倍下士。下士九人九百畝。只賦公田五萬一千九百畝。尙餘公田五百二十八萬一千八百六十畝。以供國家制度賓客凶荒之用。庶人在官之祿亦在其中。次國七十里。七同之地。方百里者七。七萬井。六千三百萬畝。三分去一。尙有四萬六千六百六十六井零六百畝。共計四千二百萬畝。民受田三千七百三十三萬三千四百畝。尙有公田四百六十六萬六千六百畝。又除去每井以二十畝爲民廬舍。共九十三萬三千三百二十畝。尙應有

公田三百七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畝。實受田出賦者三十七萬三千三百三十四家。君田二萬四千畝。君十卿祿。三卿七千二百畝。卿祿三大夫。五大夫四千畝。大夫倍上士。上士九人。三千六百畝。上士倍中士。中士九人。一千八百畝。中士倍下士。下士九人。九百畝。只賦公田四萬五百畝。尙餘公田三百六十九萬二千七百八十畝。小國五十里。五同之地。方百里者五。五萬井。四千五百萬畝。三分去一。尙有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零三百畝。共計三千萬畝。民受田二千六百六十六萬六千四百

畝尚有公田三百三十三萬三千六百畝又除去每井以二十畝爲民廬舍共六十六萬六千七百二十畝尚應有公田二百六十六萬六千八百八十畝貢受出賦者二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四家君田一萬六千畝君十卿祿三卿王制大國三卿次國三卿小國二卿鄭注王制則云小國亦三卿今從鄭注○夏官大司馬注云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則據軍將命卿之文而云然四千八百畝卿祿二大夫。五大夫四千畝大夫倍上士。上士九人三千六百畝上士倍中士。中士九人一千八百畝中士倍下士。下士九人九百畝只賦公田三萬一千一百畝尚餘公

田二百六十三萬五千七百八十畝大國之君田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可食二百八十八人次國之君田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可食二百一十六人小國之君田可食一千四百四十人卿可食一百四十四人大夫皆可食七十二人上士可食三十六人中士可食十八人下食可食九人此王制孟子之言相符者也至禹貢之制又與周制不同再詳言之禹貢之制五百里甸服四面皆五百里下同分五等百里賦納總并禾本總賦之二百里納銍刈禾半藁納之

三百里納秸服去藁粗皮而使之納秸服謂自百里至三百里不特納總銍秸也又服輸將而兼力役之征焉四百里粟去穗而納粟。五百里米去穀而納米。○周章成日禹貢甸服在王畿之內周制甸服在王畿之外然國語先王之制邦內甸服左傳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蓋襲古名而稱之耳按國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與周禮不同與禹貢畧合疑賓服即綏服而所謂先王之制則概言古制非以周言也其外五百里侯服分三等百里采卿大夫采邑。周制天子卿大夫采邑在王畿內禹貢之制在王畿外二百里男邦小國居內三百里諸侯大國次國居外。其外五百里綏服分二等其地內去王城千里外

去荒服千里介乎內外之閒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以嚴華夏之交其外五百里要服分二等三百里夷處夷人於此二百里蔡放罪人於此其外五百里荒服分二等三百里蠻處蠻人於此二百里流流重罪之人於此按綏要荒都是封建諸侯之國經不言者蒙侯服而言耳九州之地分爲五服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所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每州立十二諸侯爲之師以糾羣后。是也至九州之外又別爲區晝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也禹貢五服自王

左傳僖二十四年富辰云兄弟之國十六人昭二十八年晉成縛則云十五人記載不同耳四十人亦約言之

畿之內起。周制九服。自王畿之外起。周制侯甸男采衛亦稱五服。五服合畿內諸侯言之。又爲六服。○周章成曰。禹貢五服。周制九服。先儒皆疑禹地狹而周地廣。要之禹聲教所及已盡四海。原未嘗狹。但其經理則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也。又曰虞書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是爲虞夏版圖。至於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羈縻之而已。大司馬九畿之制。侯甸男采衛。是爲周之版圖。至于衛畿以外。則羈縻之而已。○按古人既分州。則可不必分服。且亦不能分服也。沙隨程氏有言禹貢冀州之北。不可畫五服之地。周官雍州之西。不可畫九畿之地。

周章成曰。柳子厚有言。封建非聖人意也。不得已也。愚謂聖人之封建。時爲之耳。使聖人而在今日。亦決不封建。何也。封建之法。從古相沿。當其時而不封建。固非聖人公天下之心。而亦無以服天下。

然封建者。必爭之局。觀聖人所以多方制馭者無所不至。卽謂之不得已也亦宜。迨六王畢而封建廢。此又必至之勢。設今日而封建。不能一朝安也。聖人不爲也。

又曰。周初封建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合功臣及舊諸侯爲千八百國。成王以後。其詳不可考。所可考者。如孝王之封秦。宣王之封鄭。封謝。封建之法猶如舊也。東遷以來。封建之法大壞。春秋諸侯不過一百二十餘國。而漸於吞滅。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晉自武獻。恣意併兼。州公不復。紀侯大去。庭堅不祀。鄅子無歸。號不五稔。虞不及臘。鄣降于齊。宿遷于宋。莒潰于浹辰。偪陽亡于七日。許之播遷者四。陳之見滅者三。一入享而息滅。一過師而鄧亡。徐子斷髮而遠竄。鄀子破京而爲蟣。熒熒小國。無以自存。亦可哀矣。是以春秋楚邱之城不書。齊侯盧吳之歸不書。自楚圍彭城而追書宋。戍虎牢而還繫鄭。皆欲收封建之權。還之天子也。

陳氏云成均頒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

學校

學宮之制。虞曰庠。大學爲上庠。在西郊。小學爲下庠。在國中王宮之東。王制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曰序。大學爲東序。在國中王宮之東。小學爲西序。在西郊。王制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商曰校。大學爲右學。在西郊。小學爲左學。在國中王宮之東。王制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于左學。○虞夏殷立學之地。經無明文。皆後人推出。周設四代之學。祭義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辟雍居中。辟雍周之太學。鄭氏云。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也。白虎通謂璧圓法天。壅水以象教化流行。陳澔集說引舊說。謂水環如璧。○張子曰。

辟雍古無此名。蓋始於周。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卽成均也。周章成曰。以其水圜如璧。則曰辟雍。以其成人之虧。均人之過不及。則曰成均。其實一學也。又曰。成均本五帝學名。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仍舊名也。周時謂之辟雍。東序在左。卽東膠也。王制周人養國老于東膠。樂記食三老五更于太學。謂東膠也。又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東序卽東膠。周章成云。以其習射則曰序。以其糾德行則曰膠。瞽宗在右。卽西學也。西學卽右學。殷之大學。祭義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又文王世子秋學禮。執禮者詔之。禮在瞽宗。集說瞽宗卽周所立之殷學也。周章成云。以其在右則曰右學。以其祀樂祖。則曰瞽宗。三者在國中。皆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卽所謂上庠。此小學也。虞學曰庠。故曰虞庠。王制周人養庶老于虞庠。

虞庠在國之西郊。文王世子。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書在上庠。集說。上庠者。周所立之虞學也。○按四學之制。本陳氏禮書。據周設四學之說。於經爲合。陸氏禮象。括賈誼有五帝五學之說。謂周之大學有五。東爲東序。西爲瞽宗。南爲成均。北爲上庠。辟雍居中。四門四橋通於四學。又有二學在郊。曰東膠。曰虞庠。則分東序東膠而二之。分成均辟雍而二之。分上庠虞庠而二之。皆未見確據。許氏通考。謂周人內建四學。虞庠在北。夏序在東。商校在西。當代之辟雍居中。亦名爲膠。然謂虞庠在北。則與王制虞庠在西郊不合。辟雍居中而名膠。則王制不應言東膠矣。大學小學。皆謂之國學。古者王子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民之俊秀。○凡民俊秀。卽自鄉學而升諸國學者。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周禮保氏養國子自王子以下。皆可謂之國子。以道。教之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六儀。祭祀賓客朝廷喪紀軍旅車馬之容。此小學之教也。師氏教國子以三德至德。敏德。孝德。三行。孝行。友行。順行。此大學之教也。大學之教。有詩書禮樂以廣其見聞。王制。樂正崇四術。春秋教禮樂。冬夏教詩書。有干戈羽籥以和其血氣。見上。有大司樂以掌其教。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見春官。有小樂正。王制。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胥。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黜其不敬。撻其怠慢。俱見春官。以分其職。有大司成以質其疑難。文王世子。凡侍坐于大司成。遠近閒三席。可以問。此其大畧也。○凡視學之禮。每年仲春仲秋皆行之。周禮春

入學釋菜祭先師以蘋藻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是也。又有五年視學之禮。學記。未卜禘不視學是也。視學一年再舉。而又有五年一行之禮。亦猶講武一年四舉。而又有三年大習之禮。皆於常制之外。更加申飭。重其事也。其禮。天子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學。視學在成均。命有司行事。行釋奠事。釋奠。謂奠置所祭之物。祭先師先聖焉。祭先師先聖在西學。所謂祀先賢於西學也。遂適東序養老。卽養國老于東膠。○春合舞。秋合聲。皆爲大合樂。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養老。此外如學者入學之初。有司衣皮弁祭菜。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時教亦皆釋奠于其先師。春誦夏絃。大師釋奠。教干戈。小樂正及籥師釋奠。秋學禮。冬讀書。教禮典書者釋奠。學羽籥亦如春夏。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釋奠皆合樂。但非大合樂。不行養老之禮。又天子將出征。受成于學。執有罪反。以訊馘告。釋奠于學。見王制。亦在大學。此上皆言國學。鄉學。學記云。家有塾。二十五家爲閭。塾設于閭。黨有庠。五百家爲黨。閭塾所升之人。則教之黨庠。州有序。二千五百家爲州。黨庠所升之人。則教之州序。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州序所升之人。則教之鄉學。鄉學之名無明文。皆爲鄉學。家塾黨庠州序。通可謂之鄉學。此周制也。許氏通考。謂周立四代之學。鄉學亦然。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按鄉立虞庠。與孟子周曰序之說合。周章成亦謂此說可從。然學記言黨有庠。而佚鄉學之名。似鄉庠黨校之名無据。左傳然明欲毀鄉校。似鄉學名校。大抵鄉黨州閭皆立學。其名

鄉大夫即一鄉之師。州長即一州之師。黨正閭胥亦然。所謂古者鄉學以吏為師也。

劉氏曰。選士用為鄉遂之吏。選用之權在司徒。進士用為朝廷之官。爵祿之權在司馬。

則可以相通。正不必拘也。而虞夏殷鄉學之名無可考。或謂夏之鄉學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說本孟子。按大學夏曰序殷曰校。未必鄉學互易其名。孟子曰校曰序曰庠云云者。蓋以教皆謂之校。以射皆謂之序。以養皆謂之庠耳。未必可以此為據也。鄉學之教。周禮閭胥旣比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黨正正歲讀法。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正月之吉屬民讀法。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能。分其職而總政於大司徒。周禮六德六行六藝之教。王制六禮七教八政之教。皆司徒所掌也。凡士庶子弟之秀者。皆由鄉而升之國。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

學。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免鄉之徭役。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并免司徒之徭役。曰造士。自士之才德而言則曰選士俊士。自上人成就其才德而言則曰造士。○王子直名造士。無俊選名。王子以下乃有俊選之名。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取其漸也。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任官然後爵。位定然後祿。此上言鄉學。

諸侯學制。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之小學在外。大學在內。諸侯之小學在內。大學在外。蓋天子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諸侯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大學

即頖宮。舊說。環水如半璧。故云頖宮。小學即虞庠。此二者諸侯之國學也。明堂位言魯兼四代之學。米廩也。此公宮南之小學即虞庠也。以藏粢盛。故曰米廩。序也。瞽宗也。頖宮也。頖宮當代之學。其地在郊。序與瞽宗。倣天子之制。當在頖宮之左右。三者皆大學也。此魯之所獨。非他國所得而同也。鄉學則雖在他國。亦兼異代之制。與天子同。此言諸侯之學。

左傳黃帝以雲紀官。炎帝以火紀。共工以水紀。太皞以龍紀。少皞以鳥紀。

經學提要卷二

江州蔡孔炘南城編

官制

虞制四岳九官十二牧。四岳者，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九官者，司空、司徒、后稷、共工、士、虞、秩宗、典樂、納言也。十二牧者，十二州諸侯之長也。岳統牧牧亦岳舜典所謂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是也。夏殷官制，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

百揆。按百揆無所不總，惟唐虞有之，猶周之家宰也。然堯典云：慎徽五典，繼之以納於百揆，是舜以百揆而兼司徒矣。舜典云：使宅百揆，繼之以汝平水土，是禹以百揆而兼司空矣。大抵百揆嘗兼他職，不必別有其人。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州牧各總其州。侯伯次於州牧。夏商官倍。戴允蘇云：說者據唐虞官百之說，遂謂上世事簡，官亦簡；後世事繁，官亦繁。不知天下之時一也。上世草昧初開，百務未立，安見其簡？後世之事，皆前代所已定，安見其繁？所謂繁者，特文字期會加多上世耳。蓋唐虞官百，止言其大者，內而百揆，外而州牧侯伯，後世亦不能益。至屬官或少，上世未嘗無，後世乃稍有益也。安得以事之繁簡論古今官制乎。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與周官不同。注以為夏制。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

立政篇云：立政任人準夫牧。任人謂常任，公卿任事者也。準夫謂準人，有司守法者也。牧謂常伯，長吏牧民者也。是為三事之職。

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太宗以下屬於太宰所掌，皆天道常典。五官與太宰並列而為六。五眾謂五官之屬吏。六府王藏物，六工王執技。注以為殷時官制是也。按夏殷官制本無可考，此特據注而云然耳。周制。周官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太師：武王時則太公，成王時則周公，繼以畢公，康王時仍用畢公，宣王時則皇父。太傅：成王時初用畢公，後毛公。顧命毛同召畢二人，既二人

為師保，則毛為傅矣。太保：武王、成王、康王時並召公。三少未詳，疑官不備。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禁，司空掌邦土，六卿分職。太宰：成王時周公兼之，康王時召公兼之。司徒：成王時則芮伯，穆王時則君牙，幽王時則鄭桓公，及子武公繼之。宗伯：成王時彤伯為之。司馬：成王時畢公兼之，宣王時程伯休父。司寇：成王時蘇公忿生，繼之衛侯康叔。司空：成王時毛公兼之。凡稱公，三公兼之。稱何？諸侯入為之。按周制，公孤常以六卿兼之，故孟子言班爵祿，但云天子之卿，而不及公孤，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是也。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治典以經邦國，教典以安邦國，禮典以和邦國，政典以平邦國，刑典以詰邦國，事典以富邦國。小宰以官

府之六屬舉邦治。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其餘每官皆有上中下士以至府史胥徒多寡之數不等。○天官之屬實六十有三。曰六十者約言之耳。下倣此。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其餘每官皆有上中下士以至府史胥徒多寡之數不等。○地官之屬實七十有八。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其餘每官皆有上中下士以至府史胥徒多寡之數不等。○春官之

屬實六十有九。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其餘每官皆有上中下士以至府史胥徒多寡之數不等。○夏官之屬實六十有七。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其餘每官皆有上中下士以至府史胥徒多寡之數不等。○秋官之屬實六十有四。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冬官篇亡。僅存考工記。官三十有一。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大宰職云。乃施灋于官府。建其正。謂六卿之長也。立其貳。謂六卿之佐也。設其攷。攷成也。佐成事者也。陳其殷。謂上中下士也。置其輔。謂府史

九命上公得置孤一人。故曰公之孤。

周章成云。王制三公加一命。然後服袞冕。不加則鷩冕。與侯伯同。春官司服四命者服三章。則六命之服同於子男可知。蓋周制冕服但有九章七章五章三章。而無八章六章四章也。又詳見衣服篇

胥徒。庶人在官者也。○按周之設官。周官第三言其綱。周禮三百六十則及其目。周禮不載三公三孤。而附見於宰夫司士及大司寇朝士等官。蓋公孤官不必備。惟其人。與分曹任事者不同。故不列於尊常官數耳。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王之下士。與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受職。始受職事。再命王之中士。與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受服。冕服。三命王之上士。與公侯伯之卿。受位。王朝之位。四命王之下大夫。與公之孤。受器。祭器。五命王之大夫。出封加一等。五命為子男。賜則。治國灋則。六命王之卿。賜官。自置官屬。以治家邑。七命王之卿。出封加一等。七命為侯伯。賜國。附庸之國。八命諸侯有功。則加一等。作牧。一州之牧。九命王之上公。或諸侯有大功。則加一命為九命。拔王之三公入命。出封加一等為九命。是為上公。又二王之後亦

為上公。然此從周禮注疏而云然耳。別有于曉臺伯父公一位考。見後。作伯。為二伯。專征伐。此歷代官制之大概也。周章成云。猶是官也。有古重而後世輕者。少昊名官首及歷正。唐堯分職先命羲和。至於後世。星歷之屬降為雜流矣。有古設而後世廢者。太皞以還。皆有五行之官。若句芒。若祝融。若蓐收。若元冥。若后土。封為上公。祀為貴神。左傳少昊氏有四叔。曰重該脩熙。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元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至於後世。不過借司天一家胥寓其意。其實官之廢則已久矣。有猶是官而分合異者。

觀牧誓立政云云可見侯國三卿之制商周所同

有虞之時。伯夷典禮。后夔典樂。而兵刑並掌於皋陶。至於後世。禮樂合爲一官。而兵刑分爲二矣。按虞時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爲一官。周則同領於司空。有猶是官而統屬異者。殷之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皆屬於太宰。其五官則有司士無宗伯。至周則改司士爲宗伯。而祝宗卜史悉屬之矣。凡此皆設官之不同也。此上言王朝官制。

侯國官制。書牧誓言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御事者治事之官。總下各官而言。司徒。司馬。司空。侯國之三卿也。時武王尚爲諸侯。故止稱三卿。亞者卿

之貳。大夫五人是也。旅者。卿之屬。士二十七人是也。立政篇亦稱司徒司馬司空亞旅。酒誥言圻父薄違。圻父。司馬也。主迫逐違命。農父若保。農父。司徒也。主保順萬民。宏父定辟。宏父。司空也。主定民居之法。王制言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皆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卿對大夫而言。則稱上大夫。大夫對卿而言。則稱下大夫。士之數。每國皆二十七人。上中下各九人。言上士者。對府史而言也。○鄭注王制云。以差次言之。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有脫誤。周禮大司馬注。則云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特據軍將命卿之文而云然耳。周禮太宰言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八州牧。

立其監。五等諸侯。設其參。三卿。傅其伍。五大夫。陳其殷。上中下士。置其輔。府史胥徒。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長謂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卽畿內諸侯。立其兩。兩卿。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皆是也。崔氏云。侯國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五大夫。司徒之下置小宰小司徒。司空之下置小司寇小司空。司馬之下置小司馬。周章成云。侯國官制。但有司徒司馬司空。而無太宰宗伯司寇。牧誓酒誥立政諸篇皆同。及考左傳。諸國皆有司寇。而魯有夏父弗忌爲宗伯。見文二年。國

語單子過陳篇。稱宗祝執祀。司寇詰姦。似侯國雖無太宰。而仍有宗伯司寇。何也。蓋宗伯司寇。侯國本無此二官。左傳所言者。乃東周諸侯之所添設也。古者天子一事設一官。諸侯不能備官。一人常兼二三事。故崔氏云。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及東周時。諸侯皆帝制自爲。管仲以大夫之家而官事不攝。況諸侯乎。然而三卿舊制。終不可沒。卽以左傳觀之。子產入陳。命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見襄二十四年。杜洩謂季孫曰。吾子爲

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見昭四年皆三卿並列。而不及宗伯司寇其爲添設明矣。故侯國官制當以尚書爲據他說不足據也。侯國無太宰惟宋爲王者之後故有之若吳楚之有太宰則僭也左傳隱十一年羽父求太宰疏謂欲魯特設此官而公不從故魯卒無太宰〇侯國之禮官但有宗人無宗伯其刑官但有小司寇及士師無大司寇侯國之有宗伯大司寇亦僭也又曰春秋時列國官制紛紛不一。如晉之軍帥。忽而三忽而四忽而五忽而六。魯之命卿其初有費伯夷伯單伯三伯皆天子所命。及三家專政而三伯無聞焉又如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見桓

六年是官名可更也太宰之職周制居六卿之首而楚之太宰在司馬下楚之上柱國曰令尹其次大司馬餘皆在司馬下。宋之太宰在六卿下。宋之六卿曰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而太宰在其下。是官階可改也凡若此類大抵任意立法非古制矣然春秋於列國卿大夫皆不書爵獨宋則書爵者張氏謂列國之官皆由私命故削其爵惟宋統承先王得自命官故有司馬司城之稱云。經書司馬見文十五年書司城見文八年○此上言侯國官制。

曉臺伯父公一位考辨程子集解疏孟子公侯皆方百里云公乃天子特設之爵以待賓王者當時惟宋稱公其他元勳若太公至成如周公亦祇侯爵朱子註公一位節云五等通于天下存疑云五等通指爲君者近日時文不按本章文義及註塡寫三公虞公虢公爵仍周禮註疏與舊說之訛也考周禮典命職云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等皆以九爲節註云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一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疏云春秋之代杞爲夏後或稱侯或稱伯所于者杞用夏禮故貶而不稱公若虞虢非三公亦稱公者殷將制公武王仍之而稱公也又典瑞云公執桓圭註云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按據諸說則二王之後及三公并虞公虢公俱在公一位公字內但以本章文義與尚書及大小戴記參考周禮并註疏總大通曉見于尚書者有曰周公位冢宰有曰太保兩小戴記云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大戴保傅篇云太公爲太師者據周禮則周召及太公卽加一命爲上公者矣乃魯與燕齊何以或侯或伯也雖說謂王朝公卿卽外之侯伯出入均勞不見

輕重其說不易且由魯燕齊不得稱公觀之上公三公其爵不容假借出封加一等之言謬矣王臨川謂公侯等之命以九七五陽數人君也本文公一位上跟天子下連侯伯明明言君不得將三公之列于臣者攙越其中此又理之無容疑者集解言公乃特設之爵以待賓王固屬不刊然亦有未詳處微子肅建上公宋屬公爵固矣若杞春秋或書侯或伯或子初無定例左氏公穀皆以爲用夷禮之故鄭康成及胡傳亦云爲時王所貶則周初班爵皆公爵矣且朱子註詩我客謂二王之後試問同尊爲賓豈有一公一非公者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尊賢也陳註引鄭氏疏左傳云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爲上公據此則集解不言杞是公亦其遺漏也且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杞與宋安得有禮同而爵異之理若必泥春秋爲證請問杞果何爵他如虞虢稱公春秋雖有明文以魯推之親相等而功不踰周公安得降魯而尊虞虢爲公耶且春秋有前書侯後書伯或

州伯如唐虞時之州牧二伯如唐虞時之四岳

子如杞聯許爲是或別有義例當從闕疑至謂武王仍殷封七鄫不通存衛云太伯虞仲太王之昭號仲號叔王季之穆此非虞臣之言乎殷末時之虞仲在荊蠻而號仲號叔後爲文王卿士此時並無虞號悖謬至此而後人反據以爲信何故按王制言八州八伯此州伯也又云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此天下之伯即曲禮五官之長曰伯也至周禮九命作伯上公九命爲伯以文王爲方伯史仍時侯不稱公齊桓公爲方伯春秋仍稱侯不稱公觀之其言殊不足信又春秋所載凡伯來聘毛伯求金之類此譏內之伯即王朝之公卿也此等伯字皆非孟子伯一位之伯。

兵制 古者寓兵於農其法詳井田條○附田獵

夏官。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

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伍長卽比長下士也。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謂除其壇壝以墠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仲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四面鼓。諸侯執鼖鼓。長八尺。軍將執晉鼓

地官鼓人以鼖鼓鼓軍事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凡軍旅夜鼓鼜

長六尺六寸。師帥執提。馬上鼓可提而擊。旅帥執鼙。亦騎上鼓。卒長執鐃。小鉦鼓退而止之。兩司馬執鐸。大鈴鼓將作而通之。公司馬卽伍長。執鐲。鉦也形如小鐘行軍時鼓行而節之。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茇舍草止也。行軍遇水草而止也。辨號名之用。號名別之于旗幟。帥以門名。以門名如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之類。縣鄙以官名。縣鄙謂正鄙師。家以號名。家謂公卿大夫。鄉以州名。鄉謂六鄉每鄉有五州故各以州名。野以邑名。野謂公邑大夫。百官各象其事。百官謂從王者。以辨軍之夜事。夜事戒夜守之事。遂以苗田。獻禽以享礿。仲秋教治兵。辨

春官司常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與司馬職異

旗物之用。王載大常。日月爲常。諸侯載旂。交龍爲旂。軍吏載旗。軍吏謂軍將。熊虎爲旗。師都載旜。師都謂采邑之長。通帛爲旜。鄉遂載物。鄉遂謂鄉遂大夫。雜帛爲物。郊野載旐。郊謂州長縣正。野謂公邑大夫。龜蛇爲旐。百官載旟。百官謂從王者。鳥隼爲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遂以獮田。致禽以祀祊。祊作方。祭四方以報成萬物也。仲冬教大閱。前期。虞人萊所田之野。萊者除草以便驅驟。爲三表。表謂立表以正行列。百步則一。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後表謂最北第一表。質明。弊旗。弊旗謂偃旗。乃陳車徒。車徒謂兵車步卒。皆坐。聽誓于陳前。中軍以鼙命鼓。鼓人

先王兵制則寓之于邱甸而習武則寓之于田獵田有田之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田有田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之類皆于澤較是也田有田之制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云云左傳明貴賤辨等列云云是也

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羣吏謂諸軍帥作旗謂舉旗車徒皆作。車徒之坐者皆起鼓行鳴鐲。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鐲以節之車徒皆行。車徒之作者皆行及表乃止。自第一表至第二表而止三鼓摝鐸。摝鐸者掩其口而振之羣吏弊旗。車徒皆坐。既止鼓人三鼓司馬掩鐸羣吏偃旗于是車徒之止者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驟與趨疾於行及表乃止。自第二表至第三表而止如初。乃鼓車馳徒走。馳疾於驟走疾於趨及表乃止。自第三表至第四表而止鼓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而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三次之後鳴鐃而卻自第四表退至第一表而止每次三鼓每鼓一闋則車一發徒一刺坐作如初。遂以狩田。獻禽以享烝。周章成曰四時講武名異而實同毎時各異一事特互言以見義耳。○李氏曰兵者不祥之器若無故而習是習役人也非示天下不復用兵之意也故用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教焉鳥獸皆含血氣若無故而役之是暴天物也作禽荒也故因社祠祈烝而行為明非好兵也為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為祭祀也不以率事神之禮內以作不虞之備望人之勳其慎如此。○小司馬掌。鄭氏曰此下札爛文闕

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掌其事。軍司馬。輿司馬。行音杭司馬。輿司馬掌車行司馬掌徒軍司馬兼之此三官亦皆闕文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聽國司馬。國司馬大司馬之屬皆足。家司馬亦如之。此大夫家臣為司馬者。

周官

御案曰。制軍爲大司馬專職。小司徒以井牧之法。徵賦于鄉遂都鄙公邑。大司徒會萬民之卒伍以起軍旅。大軍旅以旗致萬民。州長帥而致之。遂人師田作野民帥而至縣師。受司馬之法以作衆庶。稍人帥而至以聽于司馬。車徒既集然後大司馬更加蒐乘。以制爲六軍。不但軍師卒旅必以通融簡稽而成。即將帥司馬亦須選任程材而擬。蓋前此更番弛舍均役徵發之制。具在地官。而臨時大簡車徒

陳鞠師旅。比較材武。俾勇者各適其用。強者不紲其材。孰可前茅。孰宜後勁。或以人爲主。或以車爲主。或攻宜用衆。或守宜用寡。一切戎行節制戰陳機宜。凡六軍之將所承令者。備具于司馬制軍之法。但未必如後世田穰苴輩所撰耳。又況制軍之數。不同于出甲之數。徒之卒伍。不同于軍之卒伍。蓋參伍錯綜相爲經緯。彼此聯事而貫不相侵官。大國以下制軍之法視此。又曰兵戢而時動。雖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也。故軍司馬以下。設輿司

馬以閑輿衞而教以磬控馳驅之節設行司馬以整戎行而教以步伐止齊之數使習之于平時而試之以蒐狩所謂本强而精神可以折衝也又曰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其所職掌不具載此如冬官之文缺耳或以爲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是在臨時應變非可勒爲成書依而行之者故祕而不宣非也周官所載政事之顯然者耳臨陣之幾非書所能載亦非理所宜載雖諸職具存亦不宜有此也又曰周禮寓兵于農時無養兵之費然

以戰陣之事教耕鑿之民曰教之則勞月教之則疎而當時不見其害者以處之得其道也大司馬掌四時之田仲冬大閱前期羣吏戒衆脩戰法則春蒐夏苗秋獮祇此矣數月之中而以數日脩戰法則民不勞前期試之則民有餘暇必朝夕自試于坐作進退刺擊之法可知

周章成曰用兵之法左氏略備如平日則討國人而訓之示之信示之禮在軍則討軍實而申儆之好以整好以暇其審敵也有進退之宜其合戰也有旗鼓之節此皆兵法之常也若夫犄角之見襄十四分之合之如僖三年定謀十湯設之類攻其偏以攜之見桓八伐其交以孤之如隱二年結江黃十四之類羸師以張之見桓六易行以誘之見襄二十六伐木以益之見僖二十八蒙皐比而犯之見莊十爇燧象以奔之見定四燧象者繫火炬于象尾與火牛一類偽勝以餌之見僖二十五偽敗以驕之如文十六年楚人滅庸之類三分四軍以敝之襄九深壘固軍以老之文十二無扞採樵以餌之桓十二罪人屬劍以誤之定十四見舟潛師以惑之定二多鼓鈞聲以震之襄二十六長鬣奮呼以

亂之昭十七至如城濮以曳柴示弱僖二十八平陰以曳柴示強襄十八吳登山望楚而得其眞襄二十五齊登山望晉而得其偽即平陰之役此等皆所謂變化從心出奇制勝也又曰孟子言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按召陵未嘗戰而朱子以召陵之類言之則知所謂戰者通一經之用兵而言非專指戰也考之經例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

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此上十三句見隱二年鄭人伐衛傳）此十三例者通經紀兵之大畧也而又有書救書次之例所謂彼善於此者大抵於書救書次中見之例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如子突救衛（莊六）齊桓救邢（閔元）救許（僖六）是也又曰伐而書次其次爲善遂伐楚次于陘（僖四）是也若十三例中惟伐之一例間有足取如齊桓之伐徐（莊二十六）爲魯捍患也伐衛（莊二十八）爲周討罪也晉襄之伐衛（文元）

服叛以義也晉成之伐陳（宣九）招攜以禮也晉悼之牛首（襄十）北林東門（襄十一）諸役則不戰而屈人者也蓋雖敵國相征聖人猶有取焉至入滅圍敗之屬固聖人所深惡卽以戰論經文二十三戰中始于（桓十年戰郎終于哀十一年艾陵）亦絕無可取求其彼善於此烏可得哉（春秋有小戰有大戰而公羊例又有偏戰詐戰之分偏戰謂各居一面鳴鼓而戰詐戰則與偏戰相反總之大戰固譏卽小戰亦譏詐戰固譏卽偏戰亦譏也）

又曰天時之說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如牧野之戰侯天休而遂興鄢陵之師犯天忌而果敗（成十六）歲在析木史趙決陳國之復由（昭八）諭見南方蔡墨知郢都之不守（昭三十一）得歲而被伐句吳所以受殃（昭三十二）非時而舉兵南風爲之不競（襄十八）此皆天時之可信也然兩國交兵必彼此皆擇吉日究竟有一勝必有一敗如湯以乙卯興而桀以乙卯滅武以甲子勝而紂以甲子亡天時果安在乎以地利言之如楚之方城漢水（僖四）晉之景霍汾河齊之清河渤海秦之左殽右黽（俱見晉語七十七）皆稱雄於天下此地利之不可少也然梁伯溝宮而民潰（僖十九）楚

人城郢而敵入（定四）崇墉雖云屹若不足當西伯之師虎牢亦號巖疆不能禁諸侯之戍（襄三）彼莒人恃陋宜乎潰于庚申（成九）乃偪陽甚堅何以滅于甲午（襄十）甚或嫠婦投紡而國君走（昭十九）漚菅導敵而名都破（哀八）地利果足恃乎

又曰先王耀德不觀兵覿文而匿武故虞庭舞干則七旬而苗格周京修教則再駕而崇降（襄三十三）自脩言脩意之無聞而爭地爭城之不息或兩軍未慭約相見于來朝（文十二）或六卒實從請觀戲于敵

國。（僖二十八）或棄師河上。作賦清人。或喪馬林中。興歌擊鼓。或離心于使鶴。（閔二）或啟釁于及瓜。（莊八）或軍政不脩。于是有瀰師亂行之事。（襄三）或民勞弗恤。于是有呼庚睨酒之悲。（哀十三）。芬絲之惡甚多。（隱四）挾纊之恩希有。（宣十三）。此春秋所以思王者之兵歟。

刑法

書舜典。象以典刑。（象者如天垂象以示人。典常也。）流宥五刑。（罪入五刑而情稍輕。則或流或宥。○五刑。即墨劓剕宮大辟。文毉嚴曰。周書呂刑所言五刑。與苗刑劓刵椓黥無異。此蓋後世之法。非五刑之正。未必即舜所作之五刑也。註舜典者。姑以此當之耳。）鞭作

官刑。（官府之刑）扑作教刑。（學校之刑）金作贖刑。（罪入鞭扑而情尚可議。則使以金贖之。）眚災肆赦。（過誤曰眚。不幸曰災。）怙終賊刑。（有恃曰怙。再犯曰終。賊殺也。）又五刑有服。（服其罪。）五服三就。（三就謂大辟棄市。宮刑下蠶室。餘刑各就屏處。）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三居謂大罪居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禹貢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放罪人于此。）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徙重罪之人於此。）伊訓制官刑。儆于有位。呂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師衆也。師聽謂與衆僚屬共聽之。五辭麗于五刑之辭也。）五辭簡孚。正于五刑。（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者疑也。罰贖也。疑于刑則質于罰也。）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者疑也。過誤也。疑于罰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墨辟（刻額而涅之。）疑赦。其罰百鍰。（六兩曰鍰。）劓辟（割鼻。）疑赦。其罰惟倍。剕辟（刖足。）疑赦。其罰倍差。（倍差者。倍而又差五百鍰也。）宮辟（淫刑。）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死罪。）疑赦。其罰千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罪無正律。則參于上下刑而附其罪。）

禮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三刺見周禮。）

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有發露之意。而無簡核之實。則難于聽斷。于是有附有赦。附而入之。則施刑從輕。赦而出之。則宥罪從重。按此即舜典罪疑惟輕之意。）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史掌文書者。正士師之屬。）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棘木外朝之卿位。）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三宥見周禮。）然後制刑。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曰不孝不弟。不睦不婣不任不恤。造言亂民之刑。秋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刑新國用輕典。（新國

之民未習于教故宜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平國之民已習于教故宜中典刑亂
國用重典亂國之民不率于教故宜重典以五刑糾萬民野刑上
功糾力軍刑上命命謂用命糾守鄉刑上德糾孝官刑
上能糾職國刑國謂王國上愿糾暴小司寇以五聲聽
獄訟求民情曰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心無愧則其辭
直其色定其氣紓其視聽不亂以八辟麗邦法曰議親議故議賢
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士師掌國之五禁曰宮
禁官禁國禁野禁軍禁掌士之八成曰邦汋汋激水聲
謂奸民乘上之隙而激衆倡亂也邦賊邦諜諜謂窺伺虛實犯邦令矯邦

令爲邦盜爲邦朋朋謂結黨亂政爲邦誣誣謂造言惑衆司刺掌
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
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
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掌
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
守囿髡者髡者髠其髮使守積

周官

御案曰秋官自大司寇小司寇士師三長官而下畿內之
獄訟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主之六服之獄訟訝士
主之次以朝士者斷獄弊訟皆于外朝也次以司
民者見民者天之所司王之所敬刑罰不可以不
中也獄訟既弊有五刑以麗其辟故次司刑有刺
宥以議其輕重故次司刺司宥有大亂獄則故府
之藏可覆視故次司約有疑獄不決則質之神明
故次司盟于是罪輕而贖刑則職金受其入罪重
而孥戮者則司厲執其法稍重而未麗于法則司
圜收教已麗于法則囚而刑殺故掌囚掌戮次之
從坐者恕其死因任以事故司隸罪隸又次之蠻

閩夷貊之隸或得之征伐亦以類附焉繼大人于
司厲者司厲治盜犬能逐盜者也雖然刑非得已
也禁于未發則民安而上不煩故布憲中禁于天
下禁殺戮禁暴氏司禁于國中野廬氏蜡氏雍氏
萍氏司寤氏所以使行者無害死者有主陸走者
無險阻水浮者不沈溺時其宵晝行止以節皆道
路之禁也司烜氏條狼氏脩閭氏皆祭祀軍旅之
禁也自冥氏至庭氏十二職草木鳥獸爲民害者
驅而除之義之盡也繼以銜枚氏司嚻者無端歌

哭雜氣妖聲不祥也于是行事盡矣次以伊耆氏者秋養耆老故也次以大行人等官者賓位于西北天地之義氣屬秋也

易氏祓曰秋官刑官也司寇掌刑士師掌禁自鄉士至司隸言其用刑者也自布憲至銜枚氏言其用禁者也用刑則掌戮在後用禁則禁殺戮居先聖人之意欲申禁以止殺也大行人掌客諸官列于司寇之屬者其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之義與

按書言欽恤易曰明慎聖人哀敬折獄之心無非欲刑期無刑辟以止辟然刑者先王所以明罰勑法必著為律令使民知所趨避然後人不敢為非晉叔向乃云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是言當臨事議刑不預先設法也夫豈其可哉

江州蔡孔炘南城編

巡狩

虞時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五載之內天子巡狩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狩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狩而春至岱宗夏至南岳秋至西岳冬至北岳周則六年五服侯甸男采衛一朝五服各以其年來見各分春夏秋冬凡東方諸侯皆春見南方皆夏見西方皆秋見北方皆冬見所謂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也○尚書云六年五服一朝與大

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云云不合當以尚書為正詳後朝覲條又六年王乃時四仲之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如不巡狩則諸侯皆來朝于京師以代時巡謂之殷同詳會同條王將巡狩大行人先為之逆瑞節先謂謂先期一年瑞節即小行人所掌之六瑞六節同度丈尺量斛斗脩法則即天官太宰所掌之八法八則及巡狩職方氏則巡戒令前日所施之戒令至此則察其從違土方氏則樹王舍王所止處樹以藩籬土訓誦訓則夾王車詔王以山川險易天子所歷之國諸侯必納筦鍵筦籥也鍵其牡避舍納筦鍵示不有其國攝衽抱几視膳于堂下以上三句見趙策秦圍邯鄲章及至方岳省風俗陳詩納價協時正日同律脩禮之事施黜

禮制中朝覲會同諸侯相朝聘問屬賓禮燕饗至冠婚屬嘉禮喪屬凶禮一切祀典屬吉禮

陟。不敬者削地，不孝者黜爵，變亂制度者或流或討，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乃大覲諸侯，設壇。壇三成，上中下三重。宮在壇外，只是築土爲墻包平壇外。方三百步，四門，宮旁四門謂之壝門。壇設方明，用木案置圭璋琥璜以禮四方。王乘龍，八尺以上之馬。出朝日，禮月，祭天燔柴，望祭山川，祭山川則瘞灌用大璋中璋邊璋，見冬官玉人，大中邊因山川之大小而異也。反，升壇祀方明，而後見諸侯。諸侯入門，各就其旂而立。先期一日，諸侯之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至期諸侯入壝門，各就其旂左右立。天子降階行天揖、時揖、土揖之禮。天揖同姓，時揖異姓，土揖庶姓。各升壇奠玉，奠玉謂諸侯將幣于天子。行拜下禮訖，乃朝諸侯于明堂。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云云，是殷同之禮。時巡朝諸侯于方岳之明堂，三公不與，春夏秋冬各以方至，亦不得諸侯畢集。○大覲諸侯以下，殷同、時會之禮大略相同，參考會同條。

朝覲

天官太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古者視朝之儀，臣先君入，君出路門，立于宁，徧揖羣臣，則朝禮畢，于是退適路寢聽政。諸臣至治事處治文書，治事處在治朝之左右，考工記所謂外九室九卿朝焉是也。太宰所謂贊聽治者，于治事處贊之也。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在路

天子視朝，孤卿特揖，大夫旅揖；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特揖、旅揖，三揖，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是也。

門之左，南面。司士擯，謂擯王揖其臣下。孤卿特揖，特揖者逐一揖之也。不言三公，舉輕以見重，亦特揖可知。大夫旅揖，旅，衆也，大夫爵同，故衆揖之。士旁三揖。士之位在孤後，亦東面旁上，王揖公孤卿大夫始入雉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出則一向在東面之位，至是王西南鄉而揖之，故云旁揖。三揖者，士有上中下也。按此本鄭注云：云周官　卿案則云司士職不見士位，以朝士職有明文在孤卿大夫之後也。古者公孤多以六卿兼[illegible]，孤與卿大夫既分東西，則羣士自各從其長，故每旁皆三揖也。王還，回旋。揖門左，揖門右。虎士太僕之屬位在路門左右，王出既不便先揖，故回旋揖之也。○凡王揖羣臣，羣臣皆逡遁退避。太僕前。王既復位，太僕向前正王視朝之位。○太僕職言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眡朝則前正位，卽司士所謂太僕前也。王入內朝，內朝，燕朝也。對

治朝言則燕朝爲內朝，對外朝言則治朝亦爲內朝。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燕朝也。○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治朝也。皆退。反其治事之處。○以上視治朝之事。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也。○夏官太僕：王眡燕朝，王之視燕朝也有四：一爲與宗人圖嘉事，一爲與羣臣燕飲，一爲羣臣有事謀議，二是羣臣以元端服夕見，亦是有事謀議，詳見宮室條。則正位，擯相。王不眡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辭謂以王不視朝之意告之。○此視燕朝之事。○秋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焉：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詳宮室條。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鄉遂之官、百姓北面，羣臣卿大夫士西面，羣吏府史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擯之使前，以敘而問。

以象輔志（輔王之志）而弊（斷也）謀。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率其屬而以鞭呼趨（執鞭呼者使趨朝）且辟（辟除人）。禁慢朝錯立族談者（以上視外朝之事。○司士太僕之所掌。皆以內臣之朝而言。朝士有公侯伯子男之文。則兼外侯言矣。然外朝王不常視。原非人臣正數之朝。當別論。此下則專以外侯而言）。秋官大行人。掌大賓（諸侯爲賓）之禮。春朝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按周書云。六年五服一朝。大抵六年之中。五服各以其年來見。各分春夏秋冬。東方諸侯皆春見謂之朝。南方皆夏見謂之宗。西方皆秋見謂之覲。北方皆冬見謂之遇。至大行人則有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云云之別。與尚書不合。疏謂大行人所言有某服貢某物之語。或者使臣因貢而來。未必其君之自朝爾。則朝期仍當以尚書爲正。又王制諸侯之于天子五年一朝。此或夏殷之禮。不必牽合。○范斯大曰。嘗讀周官大宗伯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文。疑諸侯見天子一也。何以因時而異其名。再讀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史臣疑之。見君必北面。東面西面何以行拜稽之禮。今即覲禮詳考之。知朝覲本是一禮。曲禮之言可以補覲禮之畧。而周官不足据也。覲禮云。侯氏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此所謂朝。非即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之禮乎。蓋受覲必于廟。廟在路寢左方。

（按當是賓至大門。天子以車出迎。此時用交擯傳詞。旣入門。先至宁行朝禮。後入廟行覲禮。賓與天子次廟門。天子先入。賓此時立外舍。侯擯者出請命。賓乃入。外舍即前一日侯氏所受于廟門外之次也。）

天子未就廟時。諸侯皆俟于外舍。及天子出自廟。先至于宁。諸侯遂分東西立。以通名姓。即所謂朝。曲禮謂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即此時也。旣朝之後。天子始入廟受覲。故覲禮乃朝之下。始有天子負斧依之文。節次周自分明。詳畧不妨並見。合而通之。先朝後覲。原非二禮。又豈有四禮哉。所以知曲禮爲可通者。考覲禮其入覲也。自奠圭至致命。其行享也。自奠幣至授幣。皆北面再拜稽首。不旣與諸侯北面之言合乎。北面曰覲。則東面西面曰朝。必非無據矣。況覲禮止行于天子。而朝禮下適于諸侯。惟取相見爲義。故諸侯得相覲而覲天子。以朝爲始事。上下不嫌同號也。鄭氏謂春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秋覲皆受之于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然則春夏來朝者。無北面拜稽之禮。謂冠履何。故知周官不足據也。按朝覲宗遇。以爲因時而異其名則可。若其禮自不得而異。鄭氏乃謂朝宗禮備。覲遇禮省。三禮皆亡。獨覲禮存云云。殆非也。）以九儀（九儀謂諸侯之命五。公侯伯子

男。諸臣之爵四。孤卿大夫士。）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繅用韋衣木版。如圭之長。所以奠圭也。公侯伯繅皆三采三就。三采謂朱白蒼三色。三就謂三匝也）。冕服九章（詳衣服條）。建常九旂。樊（音盤）纓九就（俱詳車制條）。貳車（副車）九乘。介九人。禮（饔餼之禮）九牢（三牲備爲一牢）。其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王車出迎所立之處）。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軹轂末）。擯者五人（大宗伯爲上擯。小行人爲承擯。嗇夫及二士爲末擯）。廟中將幣三享（見後）。王禮再祼而酢（禮謂王以鬱鬯禮賓。祼王祼也。酢賓酢王也）。饗禮（以飲爲主）九獻（獻謂祼獻）。食禮（以食爲主）九舉（舉謂舉牲體。饗禮食禮詳饗食燕條）。出入

覲禮節畧仍同章成類覽介而增改之後如燕禮射禮郊祀大祫等皆然

五積牢禮見秋官掌客。○出入五積。謂自來至去共五積。四積三積倣此。三問存問。三勞慰勞。諸侯之禮。執信音伸。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前疾轅前下垂者。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子男繅皆二采再就。二采朱綠二色。再就二匝也。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

衡。衡車前橫木。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一問一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儀禮覲禮節畧。侯氏至郊。王使人勞之。使者返。侯氏從之入。天子賜舍。謂賜館。預戒朝期。前一日。侯氏受次于廟門外。謂為位于廟門外。至期。侯氏裨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乘墨車。墨車大夫所乘。諸侯而乘墨車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同于平日也。載龍旂。據大行人云建常與此異。弧韣音讀。弓衣也。乃朝。執瑞圭。公桓侯信伯躬子穀男蒲。天子衣袞衣。升龍降龍。玉藻十有二旒。俱詳

按次享三享一物指禮器而天子大祫所謂諸侯所獻此藝皆說謂而覲行享亦皆此物穀恐不然

衣服條。負斧依。設擯而見之。侯氏入門。坐跪也。奠圭。再拜稽首。擯者告天子。侯氏坐取圭。升西階致命。王受玉。侯氏降。再拜稽首。擯者延之升。升成拜。乃出。繼行三享禮。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次享用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金丹漆絲纊竹箭。三享無常貨。各就其國之所有。皆束帛加璧以致之。享物陳于庭。不上堂。惟用璧升堂達意。○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璧用束帛。琮用束錦。故小行人云。璧以帛。琮以錦。二王之後。則享用圭璋而特之。不用束帛束錦。所謂圭璋特是也。其庭實亦以馬與皮。故云圭以馬。璋以皮。馬用十。以一素的者為上。九馬隨之。既享。

侯氏自執其馬出。授王人。畢。肉袒待罪于廟門。待罪者恐平日有罪也。天子辭之。乃襲而入。擯者延之。禮成。復出。天子賜之車服。重賜無數。諸公王之三公。奉篋服。太史加命書于服上。侯氏升。太史述王命。侯氏降。再拜稽首。辭則升成拜。受。繼行饗食燕禮。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事畢乃歸。

戴允蘇云。職方言周分天下為九服。周書於翟辟言六服。而朝止五服。何也。蓋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為六。畿服之內。諸侯即公卿。朝夕在廷。其朝不可以歲計。要服之外。雖制之服。而道路遙遠。或不

見大宗伯

必其來。卻來或不必常能及期。故止言侯甸男采衛五服也。

會同 附盟誓

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時會以其無常期故曰會。大宗伯職云時見曰會。以發四方之禁發禁者徵師旅討有罪也。殷同殷眾也。十二年王不巡狩則六服盡朝。大宗伯殷見曰同。○殷同周禮亦曰殷國。見以施天下之政謂政考制度。○司儀掌擯相之禮。將合諸侯謂有事而會。則令為壇為壇于國門外。其地因時而異。春在東門外。夏在南門外。秋在西門外。冬在北門外。三成宮旁一門宮旁各一門謂之壝門。○儀禮宮方三百步。四門。壇有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按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以木為之。六色即此神明之象之色。設六玉以木案置六玉以禮神也。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天子乘龍載大旂出拜日于東門外。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反祀方明。祀方明畢而後見諸侯。土揖庶姓下手揖之。時揖異姓平手揖之。天揖同姓舉手揖之。諸侯各就其旂左右立。王降階三揖。見巡狩條。○壇四面有階。此所降之階。南面之階也。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升公于上等上重。侯伯于中等中重。子男于下等也下重。王升壇。設擯升諸侯。儀禮云四傳擯是也。四傳擯者。公侯伯各一次。子男同一次。擯者四次瘞之也。其將幣諸侯奠王于天子。亦如之亦如公上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之禮。將幣後。天子乃申討罪之命于諸侯。所謂有事而會也。○按壇見諸侯畢。天子乃使司盟盟

此祀方明是盟諸侯詔神之事與上文異
歃血者以血塗口
約信曰誓不涖牲涖牲則曰盟
盟之牲國君用牛臣用豕
詛之牲君用豕臣用犬民用雞詩所云出此三物是也
歃血詔神謂之盟渝盟詔明神殛之謂之詛
凡盟禮皆以尊者涖牛耳

諸侯。讀書以告方明。周章成曰。凡邦國有疑則祀方明而行盟誓之禮。司盟所謂北面詔明神。此若無疑則不祀。凡盟鑿池為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其辭書于策。乃歃血讀書以告神。畢。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又曰盟誓起于殷周。人因之。周禮云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古者會盟之政出自天子。隱公初年乃有私會私盟之事。然猶出自諸侯也。後乃漸移于大夫。如莊十四年單伯會四國之君于鄄。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是大夫會諸侯也。既而文十一年彭生會郤缺于承筐。則大夫會大夫矣。桓十一年柔與三國之君盟于折。文二年公孫敖與三國之君盟于垂隴。是大夫盟諸侯也。既而文八年仲遂與趙盾盟于衡雍。則大夫盟大夫矣。按司儀職是時會之禮。殷同亦大約相同。但時會則司儀為擯。殷同則大宗伯為上擯。肆師為承擯。

嗇夫為末擯。時會不朝諸侯於明堂。殷同則諸侯升壇將幣後。天子不申討罪之命。而朝諸侯于明堂。明堂位天子負依南鄉。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云云是也。蓋王十二年不巡狩則殷同。施政考禮樂制度文章。朝諸侯于明堂。亦如巡狩之事。此其所以異也。又左傳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會盟相連。故盟在會後。然殷同時邦國有疑。想亦有盟誓之禮。故春秋胡傳云。凡邦國有疑則請盟于會同。見隱八年盟于瓦屋傳。

諸侯相朝

秋官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小行人合六幣幣所以享。圭玉長而銳其上曰圭。以馬。璋半圭曰璋。以皮圭璋特達。不用束帛。但有庭實之皮馬。此二句是用二王後享天子之禮。二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後璧

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公九介侯伯七

王圜而內倍好曰璧以帛琮玉方曰琮以錦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大小各如其瑞公侯伯享諸侯亦用璧琮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公八寸侯伯六寸使卿大夫頫聘亦如之琥虎形曰琥以繡璜半璧曰璜以黼子男享諸侯下其瑞一等用琥璜大小亦降其瑞一等用四寸使卿大夫頫聘亦如之〇帛與錦繡與黼皆以十端為一束加玉于其上執之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〇司儀凡諸公相為賓謂相朝也主國五積主國聞賓入境遣卿致五積毋積有牢禮米禾芻薪見掌客三問問不恙皆三辭賓辭積與問拜受〇拜受不言登受之于庭也賓所止之舍皆有堂有庭皆旅讀為臚臚陳也擯三辭只是賓之上介出請使者而使者前對賓之介九人主國使者五人雖陳擯位不迭傳辭再勞賓至遠郊又使卿勞之有幣玉焉三辭辭使者之

勞三揖揖在庭登拜受登謂登堂拜送拜送使者主君郊勞賓至近郊主君親勞交擯三辭交擯者各陳擯介使傳辭也辭謂辭其郊勞之禮車逆賓乘車出舍門迎之拜辱拜謝主君辱臨也三揖三辭升堂辭拜受賓受于堂又再拜以送主君授玉庭車送主君先還賓乘車各以送三還音旋以辭主三再拜賓至國車迎送之節各以其等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也致館舍也亦如之附其禮如郊勞致飧飧食也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如致積之禮飧大夫致積禮及將幣交擯三辭幣即圭璋也交擯三辭在主君大門外賓去門九十步而陳九介主君在門外之東陳五擯上擯受命請所為來之事傳辭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賓又答所為來之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

介子男五介公五擯侯伯四擯子男三擯

諸侯相朝饗食燕禮與天子待諸侯同見掌客

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君此一辭也于是主君辭其朝而賓答之是為再辭主君固辭之其朝而賓又答之是為三辭三辭外仍有主君許之辭當傳自主傳至賓者四自賓傳至主者三也車逆拜辱既三辭主君乘車出大門外迎賓下拜賓主三賓車進答拜賓下車答拜前三揖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臨之辱讓三讓入大門〇入門主君在東而拂闑賓當闑西主君入門稍近東而拂闑近西而拂闑賓當闑之西上介在賓後稍近東為介者微遠于闑君而入當門大夫中擯介拂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是也毋門止一相為擯者去闑遠故也詳宮室條當有毋門毋曲之揖不言及廟唯上相者省文耳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各用一人〇介入賓三揖入門當曲揖當碑揖三入門北面西上不相禮

讓獨讓升揖讓賓與主背然言賓者賓先于主耳登再拜受幣主君先登以受幣故再賓拜送幣賓亦隨登拜而送幣毋事如初毋事謂享及有言儐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于下曰禮敵者曰儐亦如之儐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指此又典瑞祼圭有瓚以祼賓客以酌酒圭則其柄也〇儐用束錦為幣及出車送主送三請三進一請賓就車一請一進再拜賓三還三辭主君一請一還一辭賓亦告辟致饔饔熟食也餼生物還圭之于館所將饗主食致贈以財〇凡言致皆致之于館賓主食二禮則賓至主君之朝行之郊送送之于郊皆如將幣之儀主將幣于賓賓皆如主之將幣于主也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就朝拜謝此三禮賓既拜主君乃致贈郊送〇三禮饔餼一饗一食一

賓繼主君。繼主君者，儐主君也。儐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饔餼還圭致贈郊送之時也。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進退揖讓之儀與諸公同，而其度數則有降殺。

聘問 聘有三。有天子撫諸侯者，有諸侯事天子者，有鄰國交相聘者，故分考之。

春官。典瑞：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穀圭刻為穀之形。玉人：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琬圭上下皆圜。玉人：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象德與治德同，謂諸侯有德，天子錫命，執此以象之也。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琰圭上寸半圜，下寸半歧，謂之判規。玉人：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蓋諸侯有惡，天子使使執此以

除之易之也。○秋官。大行人：間問間歲一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分脤以交諸侯之福，慶賀以贊諸侯之喜，致禬音會。禬會合財物。以補諸侯之烖。又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問其安否。三歲徧頫視其治效。五歲徧省察其風俗。存頫省皆所謂間問也。○小行人掌邦國之禮，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即大宗伯喪禮哀死亡。凶荒則令賙委之即荒禮哀凶札。師役則令槁禬之即禬禮哀圍敗。福事則令慶賀之即慶賀以贊喜。禍烖則令哀弔之即弔禮哀禍烖。○以上天子撫諸侯之禮。

秋官。大行人：時聘諸侯使大夫以時來聘。以結諸侯之好。殷

比年三年，是諸侯邦交。王制謂諸侯于天子亦以比年三年為期，非周制也。

頫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頫。○時聘小聘，殷頫大聘也。時聘無常期，殷頫則於一服來朝之歲行之。蓋十二年內值第一第七第十一年，止有侯服來朝，是為一服朝之歲，大聘在此時者，只朝者少，故聘者衆也。以除邦國之慝。又凡大國之孤執皮帛執束帛飾豹皮以為摯。以繼小國之君次于子男之後。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謂不使介傳辭，親自對擯者。廟中無相謂介入廟。不以酒禮之主但禮以齊酒，不用鬱鬯。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大夫眡卿，士眡大夫，其遞降亦以二等。○此諸侯事天子之禮。

秋官。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小聘為問，使大夫。

殷相聘也大聘為聘，使卿。聘義及王制皆云三年一大聘。此云殷相聘者，適中之意，即三年一大聘也。○疏云：諸侯邦交，謂同方岳者，已是小國朝大國，已是大國聘小國，若敵國則兩君自相往來。春秋之世，有越方岳相聘者，非正法也。○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見掌客。皆三辭，拜受受之于庭。○侯伯之臣不致積。及大夫郊勞勞用束帛。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主客皆升堂，主傳命，客聽之也。而下拜客復下堂拜命。登受又升堂受幣。○侯伯之臣受勞于庭。儐使者客儐主國大夫。○儐用束錦。如初之儀使者亦三辭而後拜受。及退退。使者拜送致館客至國，使卿致館。如初之儀如郊勞之禮。及將幣幣即圭琮。聘君用圭，聘夫人用璋。○凡兄弟婚媾之國，聘享及其夫人，不然則

主君在大門內與客相去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

致饔餼皆使大夫

否。旅擯三辭。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旅擯者主君于大門外陳五擯客陳七介不迭

傳辭三辭者上擯以君命請事于客客對以君命臣來之意此一辭也主人辭不敢當而客對此二

辭也主人又固辭不敢當而客又對此三辭也三辭訖乃許而納賓。○諸公主君陳五擯客陳七介

侯伯主君陳四擯客陳五介子男主君陳三擯客亦三介介用命數之全以君親行言臣聘則各下

其君二等擯用命數之強半天子待諸侯則因諸侯之爵爲擯數諸侯待鄰國之君與臣則擯已之

爵爲擯數。○五擯用一卿一大夫三士四擯用一卿一大夫二士三擯用一卿一大夫一士卿爲上

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卿聘以大夫一人爲上介次介末介皆用士大夫小聘則三介皆以士爲

之。拜逆。主人在大門內南面拜客。客避。遜巡不答拜。三揖。卽每門每曲揖約言

三折耳。每門止一相。見諸侯相朝條。及廟唯君相入。臣不敵君。

三讓。讓升。客登。拜。主君先客升二等客乃升客升堂而主拜其至。客三辭。三退

負序不敢答拜。授幣。下出。每事亨及有言。如初之儀。及禮。以醴禮賓。

私面私獻。私面私覿也既覿則或有私獻者。皆再拜稽首。君答拜。

出。及中門之外。卽大門之內。問君。主君問客曰君不恙乎。客再拜

對。客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主君

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客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君勞客。主君

勞客曰道路悠悠客甚勞。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饔餼

如勞之禮。饔食還圭如將幣之儀。饔食詳後饔食燕條。此云如將

幣之儀者鄭氏謂君如有故不親饔食使大夫以幣致之是也。君館客。客將去君就館省之

公侯伯之臣聘用圭璋享用璧琮子男之臣聘用璧琮享用琥璜

客辟。介受命。客不敢當故介前受命。遂送。君拜送客。客從拜辱于

朝。謝主君親臨。明日客拜禮賜。禮賜謂乘禽君之加惠也乘禽見後聘義。遂

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卿大夫士

相爲客而相禮。卿爲客大夫與士相禮。其儀亦如之。○儀禮

聘禮。先有君與卿圖事命使介使衆官具幣衆官陳幣授使介使介釋幣等事不具載。使

者載旜。旃屬。旜受命于朝。君朝服南鄉揖使者。命賈

人。音價。在官知物價者。西面坐。古人之坐兩膝著地而坐于足與跪相似。啓櫝取

圭。典瑞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注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大夫衆來曰頫寡來

曰聘疏本君親朝執桓圭等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蒲穀之文直瑑之而已子男之

臣用瑑璧琮二采一就謂朱綠二采共爲一就也○考工記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注

瑑文飾也疏此謂上公之臣執以頫聘用圭璋享用璧琮于天子及后也若兩諸侯自相聘亦執之

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垂繅。同藻繅有二一以木爲中幹以韋衣之天子五采公

侯伯三采子男二采臣頫聘亦二采如玉之長與博以之奠玉于上此則無垂繅屈繅之事一以元

繢絇組爲之以之繫玉于韋版使不失墜此乃有垂屈之法屈繅者并持之謂并玉與繅執之也垂

繅則否○絇組長一尺聘禮記絇組尺是也無事以紫玉有事不紫。不起而授宰。

執圭。屈繅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既

述命。述君之命恐有失誤也。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

授賈人。賈人將行在門外北面。衆介不從。受享。束帛加璧。君之

以馬若皮，國有馬無皮則用馬，或有皮，并有則其以皮為主而用大。

享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璧圓琮方。○江慎修曰：享止宜束帛加璧琮。鄭氏秋官小行人注云：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圭璋特，義亦通此。其于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頫聘，亦如之。觀此，則諸侯使卿大夫聘而行享，必無用圭之事。鄭注聘禮云既聘而享用圭璧，誤。遂行，舍于郊，斂旜。此上在本國未入竟受命之始。之謂所聘國竟。壹肄。肄，習。儀習公事，聘享。不習私事。私覿。及竟，張旜，謁關人。君使士請事。問所為來之事。遂以入竟。入竟，尊之。入竟，斂旜，展幣。及郊，遠郊。又展。及館，遠郊之內有候館。展幣于賈人之館。

諸侯朝為賓，大夫聘為客，通言之客亦可謂賓，故周禮曰客，儀禮曰賓。

賓至于近郊，張旜。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至于朝，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宰夫朝服設飧。食不備禮曰飧。○此上初至郊至國時事。厥明，訝賓于館。使下大夫迎賓。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次在大門外西，以帷為之。乃陳幣。有司入于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如展幣焉。圭璋則賈人執櫝而俟。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司儀言旅擯三辭，此不言三辭者，文不具。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降于待其君。大夫上擯納賓，賓入門左。眾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入門而右，上擯進相君。○公再拜，賓辟不答拜。不當其禮。公入門時，賓主皆揖。揖入，每門每曲揖。每門每曲，詳宮室條。及廟門，公揖入。公先入，省

中庭謂東西之中，若南北則疏云三分庭一在南。

內事。立于中庭。中庭，省畢立于俟賓。賓立，立門外。接西塾。接，近也。門側之堂謂之塾。几筵既設，擯者出。上擯。先公入。請命。請受賓所以來之命也。賈人東面坐。賈人鄉入陳幣，東面俟于此。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不起，授者不與為禮也。上介不襲，執圭。不以盛禮在己也。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執圭盛禮，故襲。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束帛加璧是有藉，圭璋特是無藉。擯者入告，出辭玉。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彼西乞術聘秦伯使來聘，襄仲辭玉，三辭者，文不具，亦當三辭也。聘義云：三讓而后入廟門。謂辭玉也。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東上。介無事，止於此。與君相入不合。三揖。公先在庭南面，賓既入門，至將

曲揖，既曲北面又揖，主君二者皆向賓揖之。再揖碑揖，主君東面向堂，塗北行當碑，乃得賓主相向而揖，并謂賓入門時，上君更向內，當相近而揖也。至于階，三讓。讓升。公升二等，公先賓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與君相向。擯者退中庭。始負東塾。賓升，退至中庭北面。賓致命，公左還北鄉。公始西鄉，至是左手鄉外，以迴身北面。擯者進。從中庭進至阼階西，向賓釋辭以相君拜。公當楣乃拜。楣，梁也。在楹之下。再拜，賓三退，負序。堂之東西牆為序，不言降者，以執圭將進授之。南北之中也。公側襲。側猶獨也，言獨見其尊賓也。受玉于中堂。曰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降，介逆出，賓出。公側授宰玉。授宰玉，使藏之。授于序端。裼，降立。亦降立俟于中庭。○

庭實有有司陳之

言賓授不言君受往云略之也

此上執圭行聘之事。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許受之。庭實皮，虎豹之皮。則攝。攝音摺。之，言則者或以馬也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內攝之，兩手相鄉。入設也。設于庭。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賓奉束帛加璧致命。張皮。有司張皮于庭，張皮者釋外足見文也。公再拜受幣。賓出，公側授宰幣。皮宰謂受皮者。○此上行享禮之事。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

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禮辭，聽命。禮賓之禮設筵。公迎賓入，授几，以醴禮之。薦籩豆脯醢，賓坐啐醴。公用束帛，有乘馬。賓再拜稽首受幣，執左馬以出。○此禮賓之事。賓覿，奉束錦，總乘馬，總者總八轡牽之。二人，賈人之屬。贊，贊者居馬間扣馬。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以臣禮見。擯者辭，辭臣禮。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主國有司。牽馬以從，出。擯者請受，請以客禮受之。賓禮辭，聽命。牽馬入設。牽馬者入設于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賓降階東，西階東。拜送，送幣。君降一等辭，栗階升。上階之常法，必聚足連步，降階亦然。臣當下堂拜，而君辭之，則當急趨君命，上堂而拜，用栗階。栗階不過二等。平時若栗階，則非禮矣。○江愼修云：上階之法有四：連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越階四也。始升一等猶聚足，至第二等即不聚足，爲栗階。若歷階則一

不以束帛加璧將命，故不名享而名獻

皆不聚足。又有踏階，又曰越階，則過于二等矣。歷階若杜蕢之諫平公，踏階若公羊傳趙盾避靈公，踏階而走是也。踏階不常有。再拜稽首，降出。公側授宰幣，馬謂宰受馬者。公降立。○賓私覿後，介皆私覿。○此上私覿之事。事畢，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公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上擯送賓，但送出大門外，賓至館，有司者送之。賓不顧。賓不顧，禮有終也。于是上擯復命云賓不顧矣。○賓退後，有卿大夫勞賓介，君使卿歸饔餼于賓介。賓介面卿，上介面下大夫。夫人歸禮賓介，大夫餼賓介，君大夫食饗賓介，君使卿皮弁還玉于賓館，及報聘享賓。行舍于郊，公使卿贈賓幣，大夫贈介幣。士送于竟，使者歸反命，君勞之等事。不具載。

又小聘曰問。不享，有獻，殺于享禮。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面，私覿也。私覿庭中受之，不升堂。不郊勞。其禮如爲介，如爲大聘上介。三介，皆士。○此小聘之事。○聘義：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即司儀旅擯，三辭傳命謂納賓。三讓，[illegible]玉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境，大夫大夫謂卿。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所以致敬也。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

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自來至去，三次饋之以積。餼客于舍，客館。五牢，三牲備爲一牢。之具陳于內，米禾芻薪皆陳于外。內外謂館門之內外。乘禽日五雙，乘禽者，乘行羣匹之禽，雁鶩之屬也。羣介皆有餼牢。一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熟曰饔，生曰餼。賓與上介有饔有餼，羣介有餼無饔。賓之餼五牢，上介三牢，羣介一牢。饔食燕亦有差等，賓一食再饗，上介一食一饗，皆燕與時賜無數，羣介有食燕而無饗。小聘待賓與大聘上介同。所以厚重禮也。以上周禮儀禮禮記數條。鄰國交相聘之禮。

饗食燕禮

周章成曰：儀禮饗禮篇亡，其詳不可得聞。聶氏以爲其禮有四焉：天子饗諸侯，一也；見朝覲條。饗親戚及諸侯之聘臣，二也；天子饗聘臣，經無明文。大約與諸侯同。饗四裔之君使，謂君與聘臣。三也；饗宿衞，謂士庶子宿衞王宮者。周禮外饔云：饗士庶子。及耆老外饔云：饗耆老。王制云：養老，夏后以饗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孤子，孤子者，死事者之子孫也。外饔云：饗孤子。郊特牲云：亦饗孤子。四也。四者之外，兩君相見則有饗，見諸侯相朝條。諸侯待鄰國之聘臣則有饗，見聘問條。均謂之饗。依尊卑爲獻數，畢而止。如上公九獻，侯伯七獻云

按升歌清廟與左傳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合

云是也。聘當三獻。所謂饗以訓恭儉也。禮仲尼燕居：禮有九，大饗有四焉。禮有九節，前四節專用之于大饗，後五節不專用之于大饗，故云大饗有四。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縣興謂樂作。樂闋者，主人獻賓卒爵而樂止，此一節也。主賓酢主人，樂又作，主人飲畢而樂又止，此二節也。升歌清廟。工升堂而歌清廟之詩。此三節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堂下以管吹象武之曲，以籥吹大夏之曲。武與夏更迭而作，此四節也。行中規，第五節也。還中矩，第六節也。和鸞中采齊，出門迎賓時，車上軨聲與樂聲相應，此七節也。○采齊，樂章名。客出以雍，客出歌雍詩送之。此八節也。徹以振羽，禮畢徹器，歌振鷺之詩。此

九節也。○入門縣興，迎賓時也。升堂樂闋，獻賓時也。升歌三句，樂賓時也。客出以雍，徹以振羽，送賓時也。按迎賓時所奏之樂即肆夏，是也。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諸侯之席三重，故兩君相朝而饗，主君三重席而受客之酢。三獻之介，諸侯遣卿來聘，饗禮當三獻，其上介則大夫，故謂之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大夫席再重，因爲介，故降一等而專席。專席者，卑席也。君席三重，亦撤去二重就專席，而受介之酢爵。此降尊以就卑也。○左傳僖公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昌蒲菹。白熬稻黑，熬黍熬相熬黍所謂嘉穀之羞，以象文者也。形鹽，形鹽如虎，以象武者也。辭曰：國君文

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
味羞嘉穀鹽虎形吾何以堪之又宣公十六年王享饗同
有體薦體薦者半解牲體而薦之饗訓恭儉乾而不食故用體薦國語三公立飫則有房
烝立飫謂立而行享禮房大俎也烝升也謂半解牲體而升之于房即此所云體薦也宴燕同
有折俎折俎者節解其牲而升之于俎所謂殽烝也燕示慈惠故折俎相與共食周語親戚
宴享則有殽烝宴享即燕飲之禮公當享公訓諸侯王享諸侯用體薦卿當宴
王于諸侯之卿雖享亦當用宴禮而折俎王室之禮也以上論饗禮○按饗禮主于酒
故郊特牲云凡飲養陽氣也故春饗孤子而左傳昭公五年則云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者何周
章成引皇氏之說以為此饗禮之隆者予謂不然蓋此通就饗燕鄉飲諸禮而言當初行禮尚未可

以飲之時賓主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故爵盈不飲所謂酒清人渴而不敢飲是也至于獻酬酢之
時固未嘗不飲但饗體飲酒而以禮為主若燕飲則以情為主故曰享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
周章成曰食禮有二大行人所言食禮見朝覲條及儀
禮公食大夫公食大夫謂食小聘大夫之禮之類謂之禮食按樂記食
三老五更于太學亦是禮食即郊特牲秋食耆老王制所謂養老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者
也其臣下自與賓客會食謂之燕食主國卿大夫待賓客各有
燕食之禮其禮有飯有殽不奏樂郊特牲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亦無
獻酬之節但用清酒截漿截音代周禮天官酒正三曰漿注截漿截之言
截也米汁相截也以為酳所重不在乎飲酒也食禮主于飯郊特牲

公卿尊為賓
則與君敵
大夫則無嫌
○公卿之公
謂孤也上公

云凡食養陰氣也故秋食耆老食畢而以酒漱口謂之酳其實亦是飲酒但所飲者少耳○此條論
食禮
又曰燕禮有四諸侯無事而燕其臣一也燕出聘
而歸之使臣二也燕鄰國來聘之臣三也燕鄰國聘臣見
聘問條本國臣子勞于王事而燕之四也又考禮記
正義先王之燕禮有二一則燕同姓一則燕異姓
同姓異姓之諸侯來朝及使卿大夫頫聘天子皆與之燕又天子無事而燕其畿內之臣亦是燕同
姓異姓也又祭畢燕同姓之父兄耆老行葦之詩及中庸燕毛是也王制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周人
修而兼用之即指行葦之燕○諸侯相朝之燕與天子燕諸侯其禮皆相同總之燕主

于飲酒有殽無飯折俎而食行一獻禮畢脫屨升
坐飲酒以至于降所謂燕以示慈惠是也天子諸侯燕其
臣燕聘問之使臣與之射謂之燕射又祭畢燕同姓耆老與之射如行葦詩云云亦謂之燕射又天
子諸侯將祭擇士習射澤宮是為大射亦必先燕羣臣射義云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是也
儀禮燕禮節畧儀禮但以諸侯燕臣而言或燕本國之臣或燕鄰國之臣所與燕者
非卿即大夫也與之酬酢而為主人者宰夫也燕義所謂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是也擇
一人以為賓而特加之敬者其人必大夫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與四方之使
臣燕以其上介為賓上介亦大夫也燕義云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是
也戒期之後陳饌膳宰陳饌饌酒牲脯醢也縣樂樂人縣樂設位次

之國得置孤一人他國有卿無孤

燕學薦東謂薦于脯醢之東也

卿舉旅謂君爲卿舉旅大

小臣設位次。○公席阼階，燕義所謂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是也。賓席西階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皆南面東上而遙相次，所謂席小卿次上卿是也。大夫在小卿之西，所謂大夫次小卿是也。士受獻于西階之上，退立于阼階下，西面北上。庶子受獻于阼階上，亦退立于阼階下，庶子次于士。所謂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是也。庶子卽夏官諸子之職，下大夫教卿大夫士之庶子者。公設席後，公升卽席，所謂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敵之義是也。于是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公降立阼階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射人請賓，公命某爲賓，射人命賓，賓出立于門外。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射人爲擯，納賓。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席，賓升自西階。宰夫爲主人，亦升自西階。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先獻賓，獻賓時膳宰薦脯醢，設折俎。賓酢主人，主人次獻公。士薦脯醢，膳夫設折俎。公酢主人。主人酬賓，主人酬賓用膳爵，謂副爵也。賓受膳爵，奠于薦東。于是小臣請公命使大夫之年長者二人媵爵于公。主人卑不敢酬公，故使大夫媵爵。公受媵爵，遂舉旅于賓，公以媵爵酬賓，賓受爵，遂以次行旅酬，是此爵所以開旅酬之端，故曰舉旅。○公以媵爵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所謂君舉旅于賓，賓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凡獻酢酬時皆有拜，惟君之酬臣乃有降拜之禮。賓乃旅酬。以次旅酬于西階之上。于是主人獻卿，所謂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也。又使二大夫媵爵于公，公舉旅于卿，卿乃旅酬。既而主人獻大夫，所謂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也。乃作樂。樂凡

夫舉旅士舉旅倣此

四節。首節，工入而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節一篇而一終，三終。主人酌而獻工。公又舉旅于大夫。媵爵者二人，爲卿舉旅者是一人，爲大夫舉旅者又一人。大夫乃旅酬。次節，吹笙者入于堂下，吹南陔、白華、華黍，亦每一篇而一終，三終。主人酌而獻笙。笙謂吹笙者。又次節，堂上與堂下歌笙相間而作。工歌魚麗，則笙吹由庚；工歌南有嘉魚，則笙吹崇丘；工歌南山有臺，則笙吹由儀。是爲間歌。三終。末節，堂上堂下歌瑟及笙並作，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是爲合樂。三終。四節皆畢，工告樂備。樂正下堂，乃立射人爲司正，以董威儀。公及賓卿大夫皆降，脫屨升，就席。于是主人獻士。所謂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也。若射，則大射正射人之長爲司射，如鄉射之禮。獻士後或射或不射，其禮無定。賓媵爵于公，公舉旅于士，士旅酬。主人徧獻庶子于阼下。所謂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也。遂行無算爵，作無算樂。言無算者，皆不限前此之行次第也。賓出，奏陔夏送之。陔夏見樂制條。卿大夫皆出。賓與卿大夫出，公皆不送。○周章成曰：凡諸侯燕出聘而還之使臣

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此云兩君相見以迎賓時而言見郊特牲

及無事而燕其臣其大畧如此若燕鄰國來聘之使臣大概亦同所不同者一則使小臣戒期一則使卿大夫戒期告卿則使卿往告大夫則使大夫往一則賓至庭而君揖之一則君迎賓于門一則使宰夫獻賓一則君先親獻賓而後行苟敬之禮君已親獻又將獻之賓不敢當乃使宰夫獻謂之苟敬苟且也誠也待異國之臣稍別于己之臣也若燕勞于王事之臣則以樂納賓賓至庭而奏肆夏肆夏本兩君相見之樂待臣亦用之但賓至庭而奏與入大門而奏者有別升歌鹿鳴三終笙吹新宮三終新宮小雅逸篇其篇亦有三或以爲即斯干也遂合

鄉樂鄉樂即周南召南六篇笙奏之後即用合樂此前少間歌一節若舞則奏於鑠王師之篇所謂勺者是也此外亦同按饗與燕所用之樂皆同天子郊廟祭祀及上公來朝與之燕饗皆升歌頌合歌大雅天子燕饗諸侯及諸侯相朝而燕饗皆升歌大雅合歌小雅天子諸侯燕饗卿大夫皆升歌小雅合歌鄉樂鄭氏云國語言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是升歌用頌也又言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是升歌用大雅也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華是升歌用小雅也升歌頌則合大雅升歌大雅則合小雅升歌小雅則合鄉樂此樂之差等也。〇此上論燕禮。

寢謂路寢

周章成曰饗食燕三禮之中惟饗禮爲最重食與燕亦有差饗食皆行于廟燕則行于寢饗食皆君

饗燕皆有樂而食則無樂

自爲主燕則使宰夫爲主饗食之牲皆用大牢燕之牲則用狗饗食皆有幣燕則無幣蓋饗食皆所以將敬燕則主于盡歡耳此總論饗食燕禮

虞庠在西郊。故記云。武王散軍郊射

古者三歲貢士。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

江州蔡孔炘南城編

射禮

禮射有三。天子將祭擇士習射于西郊之虞庠。謂之大射。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于澤而后射于射宮。射宮學宮也。即虞庠。澤宮所在未詳。或謂于寬閒之處近水為之。按射義云。古者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容比于禮。節比于樂。中多者得與于祭。即擇士之射也。但諸侯卿大夫士將祭。凡與祭者亦皆先習射以擇之。不獨天子為然。諸侯朝天子。天子與之射于朝。或諸侯自相朝而射。謂之賓射。天子諸侯無事而燕其臣。或燕聘問之使臣。與之射于國。謂之燕射。射義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燕射也。曾孫侯氏者。諸侯推本始封之君。故以曾孫言。四正。謂舉正爵以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也。見燕禮。條又祭畢燕同姓而射。亦是燕射。行葦詩云。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是也。三射之外。又有鄉射。鄉射者。士大夫與鄉之人歲時習禮之事也。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又鄉大夫與賢能。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亦是鄉射。天子諸侯有大射賓射燕射。而無鄉射。大夫士有大射燕射鄉射。而無賓射。注疏謂士無大射。大夫士

燕射在獻士之後。大射在獻大夫之後

舊說謂大夫士或射于郊外膔地。然膔地不能行鄉飲酒禮。當是習射之所知。射于矍相之圃云耳

亦有賓射。周官御祭則謂士亦有大射。據射人士射豻侯。而云然。又云。賓射。惟天子諸侯有之。或因來朝。或因會同。特舉此禮。故侯用五采。尚文德也。其燕之牲以牛。盛其禮也。若孤卿大夫以下。則燕射而已。惡觀所謂遠國屬者而賓射云乎。攷梓人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謂賓射也。按士卑無臣。然其子弟皆與祭。亦得先行射禮。故亦有大射。又卿大夫以下不得有燕諸侯之禮。故不當有賓射。然得燕鄰國之賓介。故有燕射。其射之地。天子諸侯有在學大射。在朝賓射。在國燕射。之別。按天子燕來朝之諸侯。及諸侯相朝而燕與之射。即是賓射。天子諸侯燕其臣。與燕聘問之使臣。與之射。則見燕射。侯是因燕而射。射之者是諸侯為賓。射射之者足。卿大夫為燕射耳。觀燕禮於獻士之後有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云云。可見燕射即行于燕禮後。非別有燕射也。賓射亦行于燕禮後。非別有賓射也。凡燕皆在寢。寢燕朝也。則賓射在朝。當是

燕朝。燕射在國。亦仍是燕朝燕寢。居國之中。故儀禮云。君國中射。○賓射在朝。而儀禮云射于境。何也。意諸侯會同于國外。即于此燕諸侯而與之射耳。非賓射皆在境也。大夫士不得射于國中。大射鄉射皆射于庠序。大夫射于庠。士射于序。見宮室。條燕射則當射于私室。其禮諸侯之射先行燕禮。射義集說云。諸侯之射。大射也。按賓射燕射。其先行燕禮不待言。又言諸侯則天子亦先行燕禮可知。大夫士之射。先行鄉飲酒之禮。集說云。大夫士之射。鄉射也。按大射亦然。若燕賓客而射。不得行燕禮。亦當止行鄉飲酒之禮。所奏之樂。奏樂不分四射。天子以騶虞為節。節者。以歌詩為發矢之節度也。每一終為一節。凡矢各用四。每發一矢則歌一節。餘則先歌以聽。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後四節則發四矢也。○射義云。騶

諸侯春貢士天子試之于射宮而用之故曰春以功

虞者樂官備也集說騶廄官。虞山澤之官。此二職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按毛詩以騶虞爲獸嚌詩以騶虞爲官。射義有樂官備之語。故陳氏從韓說」諸侯以貍首爲節。貍首七節先歌三節以聽。射義貍首者樂會時也集說貍首詩亡。此篇所引曾孫侯氏疑即貍首詩也貍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薦者也君子補曾不以微薦廢禮故曰樂會時也按劉敞謂貍首即鵲巢」大夫以采蘋爲節。采蘋采蘩皆五節先歌一節以聽。射義采蘋者樂循法也集說言大夫之妻能循法度以奉祭祀猶卿大夫能循法以與國政也士以采蘩爲節。射義采蘩者樂不失職也集說夫人無外事祭祀乃其職也惟敬以從事是爲不失職士之事君何以異此故曰樂不失職。所用之中。中者盛算籌之器所以記中者也。國君大射用閭中。閭獸名閭中者中爲閭獸之形下倣此鄉射篇于郊則閭中」賓射用虎中。鄉射篇于境則虎中燕射用皮樹中。皮樹亦獸名鄉射篇君國中射則皮樹中大夫用兕中士用鹿中。但見鄉射篇。所用之侯大射則天子虎侯熊侯豹侯。王自射虎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以下射豹侯諸侯謂畿內之公卿熊侯豹侯。諸侯自射熊侯羣臣射豹侯畿外諸侯熊侯糝侯豻侯。諸侯自射熊侯大夫射糝侯士射豻侯卿大夫麋侯卿大夫大射君臣共射麋侯。皆棲其皮以爲鵠侯以布爲之之側亦卽飾以此皮所謂皮侯是也考工記梓人爲侯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指此。按大射之侯見天官司裘職但司裘職無糝侯豻侯之文。糝侯豻侯見大射儀蓋司裘職以畿內諸侯言大射儀以畿外諸侯言耳。又夏官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諸侯以四耦射二侯孤卿大

觀秋官大行人與司儀之職可見天子待諸侯與諸侯待諸侯其禮大概相同故賓射之侯亦通用五采

夫以三耦射一侯。士以三耦射豻侯講家皆謂此是賓射。惟周官御采曰此謂大射非賓射也考工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謂大射也。大射儀干侯五十步干卽豻豻侯者豻鵠豻飾也此云士以三耦射豻侯豻侯同皮侯而棲鵠者與大射儀無異也則王之三侯諸侯之二侯孤卿大夫之一侯亦是皮棲鵠而其射爲大射明矣且據此則大射士亦有之注疏謂士無大射士亦有賓射皆非也按王三侯諸侯二侯卿孤大夫一侯與司裘職正合豻侯又與大射儀合其爲大射而非賓射無疑講家以此爲賓射解王三侯見合五正三正二正而言諸侯二侯是合三正二正而言說云賓射則天子諸侯皆畫五采雲氣於侯之中以爲正。棲皮曰鵠畫布曰正。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次黑也。侯之側亦以五采雲氣飾之所謂采侯是也考工記梓人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指此

按賓射惟天子諸侯有之其侯通用五采梓人張五采之侯可據所以何文德也講家謂大夫士皆有賓射其侯則天子五采諸侯三采大夫士二采特據射人五正三正二正之文將正字皆作正鵠之正謂五正卽五采三正卽三采二正卽二采正不知射人職是大射非賓射五正三正二正與上九節七節五節相繇成文皆指樂節而言舍樂節而忽指射侯宜[illegible]御棨謂其錯雜乖陋不復成文也文賓射侯側既皆飾以雲氣何得上之侯側獨以豻皮飾乎此亦共說之不可道者燕射。則天子畫熊于侯中。○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侯皆用布白質謂采其侯心之地而加畫于其上也赤質倣此。諸侯畫麋諸侯麋侯赤質。大夫畫虎豹。大夫布侯畫虎豹。布侯謂侯心之地不采也士畫鹿豕士布侯畫鹿豕。侯側亦畫雲氣所謂獸侯是也。梓人張獸侯則王以燕息指此。鄉射之侯

按射人言大射張三侯其侯六大射共三乏皆無賓射三侯之說

州爲于鄉故

無明文。諸家謂鄉射亦采侯。蓋皆說按據鄉大夫三曰主皮之文，則鄉射亦或用皮侯矣。

凡大射。天子六耦三侯，畿內諸侯四耦二侯，畿外諸侯三耦三侯，賓射燕射，天子諸侯皆三耦一侯，大夫士之射，悉三耦一侯。一謂賓射亦有三侯之等者因諸侯解二射侯

人所言以為賓射也又一射人一王三容三大射而侯二言獲二容孤卿大夫士皆一射一獲一容亦以三大射而二言其餘諸射皆止一獲一容。每一侯有一大獲有一言獲即有一容獲者一執獲旌以報中之人燕射以謝旌獲大射以析羽之旌獲賓射以翿旌鄉射以士各以其物獲如雜帛熊虎之類俱見鄉射篇大夫以皮為之，狀如屏風設于侯之後使報中者藉以蔽身也。容一名乏。春官車僕大射共三乏是也。

儀禮鄉射節畧。州序之禮也。以州長春秋會民而射，州長為主，處士之于

經學提要　卷四　射禮　五

賢者為賓。若鄉所居之州有鄉大夫在焉，則鄉大夫代此州長為主，若居鄉之大夫與于射則不以處士為賓而以公士為賓。戒賓之後，懸樂張侯，陳饌牲用狗。賓入，主人獻之，設折俎，一獻禮畢，奏鄉樂一節。獻酬酢之禮與鄉飲酒禮器同。樂賓只合歌鄉樂，比鄉飲少升歌至入間歌三節。奏樂畢，立司正，以察儀法，命司射于賓黨之弟子中選三耦射。凡三次。初次，三耦射，獲者執獲旌以報中之人報獲，坐而唱獲。旌以宮。宮則其聲高。偃旌以商。商則其聲下。唱獲之聲。不釋算。算即籌也。初次衆耦未射，不計勝負，故但唱獲而不釋算。二次，三耦與衆耦，衆賓黨與主黨皆在。皆射，司射命曰不貫不釋。二次三次衆耦皆射，乃釋

稱鄉射。此諸侯之州長其爵為士，在鄉之大夫，謂七十致仕之大夫居于鄉者。公士者在官之士。司正見鄉飲。獲者司射見燕。總餘

算。不貫不中則不釋算也。釋獲者謂釋算者，謂操算計數之人。執鹿中。器。算籌八十。衆耦每人以四矢射，一耦八矢，三耦合十耦以十耦為率，故算籌八十。中賓八算。一中賓一算，八算共十中。每中釋一算。有餘算則橫委于地。不能者也，故有餘算。釋畢則改實之。改實以賓黨算在右，侯司射主黨算在左。卒射視算孰賢，司射乃命勝黨之弟子設豐實觶。豐實觶爵之器。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揖而升堂，不勝者取豐上之觶立而飲之，若尊者謂賓及主人大夫。不勝則執爵者實觶而授之，立飲于其階。不執弓。三次，用樂射，司射命曰不鼓不釋。謂射法不

經學提要　卷四　射禮　六

合鼓節則不釋算也。太師奏騶虞。射禮天子以騶虞為節，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諸衆庶亦欲言備天子也。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如初，視算如初，飲觶如初。三次射畢，乃徹射器。射器者弓矢決拾旌中籌楅豐之及侯也。○決著于右巨指以鉤弦者也，以象骨為之。拾著于左臂裹，以遂弦者也，以韋為之。楅者承矢之器。行旅酬，旅酬畢，徹俎，脫屨升坐，行無算爵，作無算樂，賓出奏陔。夏明日賓拜謝主人拜辱，乃息也。勞司正，禮與鄉飲酒同。

大射節畧。儀禮大射是言諸侯之禮，前期戒百官。鄉射戒賓與射同日，大射前期十有一日戒百官。張侯設乏，在前期三日。以貍步張三侯，六尺

天子大射虎侯九十步熊侯七十步豹侯五十步卿大夫麋侯亦五十步凡燕射卿射侯道一概五十步

為步。步。量器。刻貍形于其上以為識。貍之何物。舉足擬之。其發必中。故量侯道者取義于此。大侯侯即熊。九十步。糝侯糝雜也。糝侯豹鵠而麋飾。七十步。豻侯豻音岸。胡犬。豻侯豻鵠而豻飾。五十步。大侯之鵠方六尺。梓人。侯廣而參分其廣。鵠居一。大侯廣丈八尺。則鵠六尺。糝侯之鵠方四尺六寸有奇。糝侯廣丈四尺。故鵠四尺六寸有奇。豻侯之鵠方三尺三寸有奇。豻侯廣一丈。故鵠三尺三寸有奇。樂人宿懸。在前期一日。至期設版陳饌。百官至。公命某大夫為賓。宰夫為主人。賓入。奏肆夏。其獻酬之節與燕禮同。至獻大夫之後。奏樂二節。堂上工歌鹿鳴三終。堂下管吹新宮三終。此燕禮少

閒歌合樂二節。又管吹新宮。與笙吹南陔亦不同。○燕禮工四人二瑟。大射工六人四瑟。鄉飲鄉射俱工四人二瑟。奏樂畢。立司正。司射誓曰。公射大侯。大夫射糝侯。士射豻侯。射者非其侯不射。若卑者與尊者為耦。不異侯。卑者與尊者為耦。亦得射尊者之侯。如賓與君為耦。亦射大侯。士與大夫為耦。則同射糝侯。故曰不異侯也。遂比三耦。比者選次之也。三耦選于大夫之中。不足則補以士。射凡三次。與鄉射大同而小異。其中則閭中。其樂則貍首。眾耦士耦。不勝。飲豐上之觶。若賓及孤卿大夫不勝。則有司實觶而授之。立飲于西階上。不執弓。若公不勝。則有司從致爵之禮。公不勝不敢言

按若燕射仍當有閒歌合樂二節亦非管吹新宮此大射燕射之別也

罰。故從致爵之禮。○凡飲罰之禮。分賓黨主黨。射中者處不勝黨中。雖中多亦受罰。若處勝黨中。雖中少亦不罰。但中多者雖受罰。仍得與于祭。中少者雖不罰。仍不得與于祭。蓋飲罰以一黨為勝負。擇士則獨論本身之藝也。三次射畢。乃徹俎。安燕。安燕者。賓及諸卿大夫脫屨就席。司正命曰。眾無不醉。皆對曰諾。主人獻士及庶子。遂行無算爵。作無算樂。賓出。奏陔夏。公入。奏驁夏。鄉射之禮。三耦執弓挾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計升堂之前凡三揖。升堂之後又三揖也。大射之禮。三耦取弓矢于次。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亦是升堂之前三揖。升堂之後又三揖也。鄉射卒射。南面揖。階上揖。降階揖。大射卒射。北面揖。及階揖。降階適次揖。○次者。以帷為之。大射有次。鄉射無次。物者。射時所立之地也。

按觀儀禮。但有大射鄉射。而無賓射燕射之儀。蓋賓射即行于燕禮後。故不更及此禮。但燕或射或不射。其禮無定耳。

鄉飲酒禮

按後世所行鄉飲即飲國中賢者之禮其三年賓興賓會則謂之鹿鳴至習射蜡祭二禮不行已久

鄉飲之禮有四。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一也。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二也。凡據孔穎達疏。而周禮鄉大夫無明文。州長習射而飲酒。三也。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蜡祭而飲酒。四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及儀禮所載。皆諸侯鄉大夫獻賢能于其君之禮。若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一

鄉飲行于庠

條。則黨正屬民飲酒以正齒位之禮也。鄉飲酒義。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范氏曰。儀禮鄉飲酒篇無正齒位之禮。故知此是黨正飲酒之禮。至論語鄉人飲酒乃鄉人會聚常飲不得如鄉飲酒禮之隆。藍田呂氏謂凡鄉人會聚皆用此禮不止前四事恐未必然。張揚巷曰。古無羣飲。惟周官族師祭酺條注有因祭酺與其民以長幼相酬酢。天官酒正注有非爲國行禮不得用公酒。若族祭酺神之時。合錢飲酒云云。卽論語所謂鄉人飲酒也。國有大慶則聽民聚飲。謂之賜酺。漢時猶然。○酺音步。災害之神也。

儀禮鄉飲酒禮節畧。主人謂鄉大夫。就鄉先生謂致仕之大夫士老于鄉里而教學者。而謀賓介。以處士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鄉飲酒義。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主人者接人以仁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也。○僎讀作遵。以鄉之鄉大夫來觀禮者爲之。介以輔賓。僎以輔主人。三賓衆賓之長。亦以輔賓也。坐于西北云云。所謂四面之坐也。按江愼修疑四面之坐之說爲不足據。見宮室條。主人速賓。賓入。鄉飲酒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又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主人拜至。盥洗獻賓。鄉飲酒義。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拜至者。主人于阼階拜賓之至。拜

房戶之間見宮室條

凡獻皆用爵酬及旅酬皆用觶

洗者。賓于西階拜主人之洗。爵拜受者。賓升而受爵。拜送者。主人拜而送爵。拜既者。賓飲盡而拜。設折俎。牲用狗。鄉飲酒義亨狗于東方祖陽氣之發于東方也。獻畢。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鄉飲酒義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酒雖主人所設。而賓亦以之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江愼修曰。設尊于房戶之間。而賓席在尊西。主人在阼階上。爲近東。卽是賓主共之。遂獻介。介酢主人。主人不酬。遂獻衆賓。衆賓不酢。鄉飲酒義。獻酬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主獻賓酢。主復酬。故曰繁。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酬介。故曰省。主于衆賓。則但升階而受主人之獻。并不酢主人。亦不坐飲。獻畢。鄉飲獻之禮。乃一奏樂四節。乃立司正。鄉飲酒義。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升歌四節。與燕禮同。乃立司正者。將行旅酬。恐有懈惰失節者。故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以董正之也。行旅酬。鄉飲酒義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于沃洗者焉。○沃洗者。滌濯之人也。旅酬之時。自貴及賤無不序齒。旅酬畢。徹俎。脫屨。升坐。乃羞胾醢。行無算爵。作無算樂。鄉飲酒義降脫屨升坐。修爵無數。○前此皆立而行禮。至徹俎後。乃坐而安燕修舉也。修爵無數。所謂無算爵也。升坐必在徹俎後者。蓋俎爲貴。殺必以隆禮當之。故前此皆立而行禮。至坐而安燕。則其禮殺。故必徹俎也。賓出。奏陔夏。鄉飲酒義。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終竟也。遂猶中也。言雖禮畢。主人猶拜以送賓。節文之禮。終申遂而無所缺也。江愼修云。禮飲之出有奏陔之禮。賓至階間而陔作。奏鍾師九夏之祓夏。恐賓醉失禮。故奏之。王朝祓夏之樂。有應雅三器。以竹爲之。舂于地以節行步。鄉飲奏陔。惟

擊鼓奏之徧飭即隊。明日。賓拜謝。主拜賓之辱。乃息司正。息勞也。燕非日執事之人也。獨言司正舉尊也。司正為賓。賓介不與。召先生。致仕之老。君子。不仕之君子。惟意所欲。奏鄉樂。止用鄉樂者殺于昨日也。亦惟所欲。

江慎修曰。舊說燕與鄉飲合樂三終。是工歌關雎至吹鵲巢合之云云。疑未必然。當是六詩迭歌。瑟與笙皆應之耳。鵲巢三詩非笙詩也。按閒鵲巢三詩非笙詩者。以三詩有辭耳。然觀豳詩有辭。而周禮籥章云吹。肆夏即時邁有辭。而左氏云奏。騶虞有辭。而儀禮亦云奏。蓋瑟曰歌。笙曰吹。管曰吹。又曰奏。金亦曰奏。非有聲無辭而後為吹為奏也。故鵲巢三詩亦可云吹。而南陔諸笙詩皆未必本來無辭。亦未必但有笙聲而無人聲可知。

養老

章氏曰。古者養老。所養有三。一曰國老。三老五更及羣老。一曰庶老。庶人之老。一曰死事者之老。死事者之父祖。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夏官。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續漢書儀禮志。仲秋按戶校年。七十者賜之鳩杖。蓋杖端以鳩為飾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地官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司徒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地官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幾出入。正其貨賄。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若夫外饔酒正之職所謂耆老。天官外饔。邦饗耆老。則掌割亨之事。酒正。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則合三者而言也。其每歲

養老之時。亦有三。一在仲春。一在季春。一在仲秋。羅氏獻鳩。仲春也。月令養衰老。仲秋也。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養老。鄭氏謂大合樂者。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也。此皆養老于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月。擇吉日大合樂。此養老于季春者也。周成章曰。據禮文養老但行于春秋。不行于冬夏。而鄭氏注王制謂周人養老春夏用燕。饗秋冬用食。何也。正義云。冬夏更無養老。熊氏以為五年視學之歲。凡七養老。春合舞。秋合聲。季春合樂之外。四時又有四。謂之四均。然未見所據。其四代養老之禮。王制謂虞以燕。夏以饗。殷以食。而周兼用之。所謂兼用者。外饔

言饗耆老。此用饗禮者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耇。此用燕禮者也。祭義言食三老五更于太學。此用食禮者也。陳氏云。虞以燕則以恩勝禮。夏以饗則以禮勝恩。殷以食則趣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修而兼用之。王制。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俱詳學校條。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白布衣。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黑衣。殷人哻而祭。縞衣

天子視學事詳學校條

入門之樂太肆夏○按燕飲養老之類賓入門奏肆

亦白布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亦黑衣。而養老。凡三王養老皆引年。謂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人。○文王世子。凡養老乞言乞善言于老人。合語合會義理以相告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于東序。東序即東膠。詳學校條。又。天子視學。命有司教詩書禮樂之官。行事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事畢反命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始之養也范氏云。始。初也。與後終之以仁終字對。適東序。釋奠于先老。先老。先世之爲三老五更者。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戴氏云。三老五更之說不一。蔡邕以更爲叟。謂三老三人。五更五人。叟卽老也。於義無分別。鄭氏以老更各一人。取象三辰五星。照明天下之義。而或者又因三賓三卿之說以

爲老更非各止一人。然考漢志。以德行年高者爲老。次一人爲更。是鄭氏老更各一人之說爲有徵。蓋所謂三老者。明天地人之謂。五更者。知五行遞更之謂。而豈在于人之如其數乎。按三老五更。蓋老皆致仕之公卿。所謂國老也。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以其年高德邵。爲羣老之尤者耳。其人數與不必拘。周不得謂三老三人。五更五人。亦不得假定老更各止一人也。至老更字義。大約取老成練達之意。更如少不更事之更。三辰五星三才五行之說皆鑿。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設席位畢。天子親至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及養老珍羞之具。省具既畢。遂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作樂以延進之。老更既入。卽西階下之位。天子乃退而酌醴以獻之。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

且養老升歌清廟又如鄉射奏騶虞此等皆可疑

也。老更受獻畢。皆立于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乃使樂工登堂歌清廟之詩。歌畢至旅酬時。談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禮。所謂合語之禮是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下管象者。堂下以管奏象舞之曲也。舞大武者。庭中舞大武之舞也。大合衆以事。謂大會衆學士以行此養老之事也。○登歌下管相聯。合語在下管後。登歌下管時尚有袒而割牲四節。見下。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言禮不止合語。又有正位焉。而上下之義於是乎行也。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于東序。終之以仁也。畿內之諸侯及鄉遂之吏皆與禮席。天子使其反各行養老之禮。○養老之禮。省具則爲愛之以敬。親迎則爲行之以禮。視獻則爲備之以孝養。合語則

爲紀之以義。命諸侯行則爲終之以仁。所謂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又作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五帝法其德行。三王既法其德行。又乞善言于老人。惇史者。記其惇厚之德。此五帝三王所同也。○樂記。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食畢而進酒謂之酳。冕而總干。戴冕總持干首而舞此是天子親舞。與舞大武不同。○執醬執爵在堂上。割牲總干在堂下。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按天子酌醴以獻。在老更未就席之先。割牲四句。在老更反升就席之後。登歌下管之時。○文王世子以下數條。皆養國老于東膠之禮。養庶老于虞庠。其節次無可考。大約稍殺于國老。可知

按如王制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以及五十不從力役。六十不與服戎之類。皆有養老實政。若孟子所言文王治岐之政。制田里。教樹蓄。導其妻子。使養其老。其利尤溥。規規於酌獻酬餽之文者。猶末節也。

古人未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

經學提要卷五

江州蔡孔炘南城編

冠禮

周章成曰。古者天子諸侯自十二以上即可冠。魯襄公九年。公十二歲。晉悼公曰。是謂一星終。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可以冠矣。是十二而冠也。家語冠頌。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嗣立。冠而朝于祖。是十三而冠也。諸侯之冠四加。大戴禮公符篇云公冠四加。加元冕是也。公謂諸侯。前三加與士冠禮同。四加則異。天子亦四加。公符篇云。天子擬之。是也。但諸侯四加用元冕。則天子四加必袞冕矣。天子諸侯四加固與他人異。即所用之冠亦不同。天子始加元冠朱組纓。諸侯始加緇布冠繢緌。見玉藻。○公符篇又云。公冠饗賓以三獻之禮。天子擬焉。則與士之一獻亦異。王太子亦四加。冠頌云。公冠四加。王太子儗焉。是也。其餘皆二十而冠。冠以三加。與士冠禮同。王太子雖冠以四加。然其行事亦依士禮。郊特牲云。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是也。其餘公卿大夫之子。均行士禮。○古人爲大夫。年必五十。故無大夫冠禮。郊特牲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婚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又古者諸侯之冠。亦行士禮。至夏末始別造諸侯之冠禮。故郊

特牲云。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

儀禮士冠禮節畧。儀禮吉士冠禮。而自王太子以下皆同。前期預筮日。古者冠以仲春吉日。次筮賓戒賓。至期具冠服器物。設二筵。一在東序西面。為加冠之筵。加冠之筵設于東序西面。與父所立之位同。在阼階。郊特牲所謂適子冠于阼以著代是也。著代謂著其傳代之意。一在戶西南面。為酌醴之筵。酌醴之筵設于戶西南面以賓醴禮之。郊特牲所謂醮于客位加有成也是也。酌而無酬酢曰醮。加有成謂加禮于成人。將冠者衣緇布衣。以朱錦為緣。帶及束髮皆朱錦。俟于房中。主人父自為主迎賓入。將冠者出房。賓揖之就筵。為之加冠。始加

緇布冠。禮成適房。服元端爵韠。履黑屨。出。再加皮弁。禮成適房。服素積素韠。屨白屨。出。三加爵弁。禮成適房。服纁裳韎韐。履纁屨。緇布冠皮弁爵弁。及衣韠屨之制俱詳衣服條。出。贊者酌醴。賓揖冠者就筵。以醴禮之。冠者乃見母。冠義。見于母。母拜之。母拜子者。適子代父承祖。故禮之異于衆子也。賓遂字之。冠者見兄弟及姑姊。冠義。見于兄弟。兄弟拜之。見畢。乃易服。服元冠。元端爵韠。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鄉大夫鄉先生。主人乃禮賓。用一獻之禮。禮成賓出。○周章成曰。冠禮禮節。三代不同。周人冠子之法。三加訖。

祝詞醴詞字詞醮詞皆出于賓而益子言父命之者益父請賓教之也

以醴酌之于客位。周之酌亦即是酌。不曰醮者。醴之為物也。質不同于酒。其無酬酢可知。夏殷之法。以清酒醮之。每一加而一醮。周人作字之時。不呼伯仲。至五十乃呼伯仲。殷則作字之時。即兼伯仲呼之。周公制禮。因人情隨土俗。如夏之後即用夏禮。居夏之墟者亦即用夏禮。殷之後即用殷禮。居殷之墟者亦即用殷禮。所謂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者也。凡嫡子之冠。冠于阼階。醮于客位。有祝詞。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

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有醴詞。醴詞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有字詞。字詞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假與嘏同。福也。甫丈夫美稱。用醮。用謂夏殷之禮。每一加而一醮。則有醮詞。始醮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茲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亦無祝詞。凡冠者見鄉大夫鄉先生。亦各有戒勉之詞。如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教之以務實。見范文子。文子戒之以罷驕。見趙獻

問名歸卜于廟是納吉已告廟矣而納徵親迎必告廟可知

若不親迎則婦人三月壻見婦之父母此亦禮之變也如祀履綸之迎于魯僖公子遂之迎

子獻子勉之以與善語。見晉 莫非愼始之義也。

婚禮

儀禮士昏禮節畧 昏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取陽往陰來之義 男父先使媒氏 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 通于女父。女父許之乃使媒氏納采 納采者納鴈爲采擇之禮 以使者元端執鴈至擯者入告主人 女父 迎之于廟 禰廟 賓升堂致命授鴈而出乃請問名 問名者問女之名將以卜也 擯傳辭賓復入 復執鴈入 升堂授鴈而出主人設筵禮賓禮畢拜送于廟門外繼行納吉禮以卜吉告用鴈如初繼行納徵禮 徵成也使者納幣以成昏禮 用元纁束帛 十端爲束元與纁共十端也 儷皮 儷音離 儷皮兩鹿皮也束帛以致命兩鹿皮爲庭實 以納徵之後男父卜得吉日使使者請期于女父 請期亦用鴈昏期定自男父而必請之女父者謙不敢自專俟女父固讓然後告之也 請期之後將迎婦陳牲牢酒醴合卺之具父醮子于寢 寢是居寢醮用清酒 而命之迎壻爵弁緇衣纁裳乘墨車 大夫之車 而親迎從車二乘執燭前馬 照道 女次 次首飾也 純衣 純卽緇色布袡緣也日緇絲日純纁袡謂 纁袡 以纁爲衣之緣袡音襜 父醴之于廟 以醴禮女于房中南面 母薦脯醢父戒之阼階之上母戒之西階之上父命曰戒之

于齊以及齊侯之侯者宋此皆不親迎者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于廟使人醮婦于房中壻饗婦送者

敬之夙夜毋違舅命。母施衿結帨 衿衣小帶帨佩巾也 命之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宮事 宮事謂姑命 庶母施鞶 鞶囊 申之以父母之命曰敬聽爾父母之言夙夜毋愆 鞶所以盛帨巾之屬也 壻至女父迎壻入廟門三揖三讓升堂奠鴈再拜稽首壻降出婦從主人不降送婦車如壻車加襚 襚者車之帷 乘車以几壻御婦車輪三周御者代之 代壻之從人 壻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入及寢門揖入俱升自西階媵 婦之從人 御 卽壻之御者 布席陳盥具贊者設饌訖夫揖婦對筵坐同牢而食三飯畢乃三酳 食後飲酒曰酳 初酳再酳皆用爵三酳用卺 卺以一匏分爲兩各執一半飲之 禮成夫親脫婦之纓燭出就寢媵侍于戶外明日夙興婦見舅姑見舅贄用棗栗見姑贄用腶脩贊乃醴婦 贊謂贊者 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日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獻婦姑酬婦薦脯醢 音義云舅姑饗婦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舅饗婦家之送人姑饗婦家之送女皆酬以束錦 舅姑饗婦乃冢婦若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亦不饋 婦入三月然後廟見助祭○周章成曰自納采至親迎禮凡有六內五禮皆用鴈取其順

笄而字之字與女子貞不字之字不同不字之字謂許嫁也

陰陽往來之義。惟納徵不用。（周禮有六贄。昏禮無問尊卑皆用鴈。）自納采至請期皆用昕。詩所謂旭日始旦是也。惟親迎則于日入三商之時。（商刻也。謂漏箭所刻之處。日入三商。日入後漏下三刻也。周作商。音的。誤甚。）以其用昏。故曰婚。女因之而來。故曰姻也。自納采至納徵。以納徵爲重。前此三禮雖行而昏尚未定。至納徵始定。曲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許嫁而笄亦成人之道。故字之。○曲禮女子許嫁纓。謂許嫁則繫以纓。示有所繫屬也。）許嫁。謂已受納徵之禮也。古者女子十五以上十九以下。乃許嫁。至請期親迎二

按只車是攝盛若士爵弁卿大夫元冕非攝盛矣乃雜記士弁而親迎注亦云攝盛何也

十。則待二十行之。凡庶人納徵用緇幣。士大夫用元纁。諸侯則加大璋。天子則加穀圭。（考工記。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此禮之差等也。士大夫之親迎所用車服。謂之攝盛。（本不當用而躐等用之曰攝盛。昏禮從尊故也。若冠禮則從卑。雖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行士禮。）士乘大夫之墨車。大夫乘卿之夏縵。卿乘孤之夏篆。士服爵弁纁裳。卿大夫皆服元冕。自孤以上各用本等車服。不攝盛也。（孤以上本位自尊。不必攝盛。且嫌于逼上也。）凡嫁者之車。王后用重翟。三夫人與上公夫人用厭翟。侯伯子男夫人用翟車。九嬪與

凡王姬嫁于諸侯使同姓諸侯主婚故周末有公主之號若諸侯嫁女于大夫亦使同姓大夫主婚

孤妻用夏篆。世婦與卿大夫妻用夏縵。女御與士妻用墨車。其娣媵各依次下一等。嫁者之服。王后與上公夫人同用褘衣。侯伯夫人用揄翟。三夫人與子男夫人用闕翟。九嬪與孤妻用鞠衣。世婦與卿大夫妻用展衣。女御與士妻用褖衣。若王姬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以上車制見車制條。服制見衣服條。）凡娶之道。諸侯不內娶。大夫不外娶。士則內外皆可娶。蓋諸侯不臣妻之父母。故不娶于本國。卿大夫不得外交。故不娶于他國。士卑無權。雖外

娶無嫌也。凡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爲媒。迎后則使卿往。而以公監之。諸侯則親迎。或迎之于其國。或迎之于境上。或迎之于所館。諸侯以下皆親迎于其家。夏后氏迎于庭。殷人迎于堂。周人迎于戶。（迎于庭三句。見隱二年公羊註。）送女之禮。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加禮于先君之遺體。）公子則下卿送之。（公所自生之女。降姊妹一等。）嫁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嫁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諸侯以下。各遣有司送之。（送女之禮見桓三年左傳。）成婚之後。自大夫

衰之杖 削木不 苴不用

以上則有反馬之禮。嫁時留其車馬，示不敢安。及三月廟見，使人反馬。蓋留車者妻之道，反馬者壻之義也。

喪禮

喪服有五。斬衰凡喪服上曰衰，下曰裳。不言裳者，舉衰以該裳也。斬，不緝也。言衰裳之下際不縫也。○五服衰裳之制，冠制，首絰，腰絰，帶，屨，皆以麻之麤細遞爲降殺。麻在首在腰俱曰絰。齊衰緝之曰齊，謂衰裳之下際皆縫之也。齊衰古曰疏衰。疏，麤也。斬三升不得麤名，齊四升乃始稱疏，蓋少殺于斬也。凡齊衰以下衰裳之下際皆緝，故鄭氏云：五服之衰一斬四緝。○斬衰爲父用苴竹杖。苴，黎黑色，表至痛色條也。齊衰爲母用桐木杖。桐之言同，心同乎父也。問喪篇：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凡婦人皆不杖。喪服四制篇：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蓋所以用杖者，孝子哭泣無數，身體羸病，故以杖扶之。婦人弱，童子幼，皆不能病者也，故不用杖。

大功大功者，以布之用功麤大名之也。斬齊皆不言布與功者，以其哀痛之極，未可與布以爲言。大功爲服漸輕，則可以言矣。小功小功者，其布用功細，小自大功而降者也。緦麻以緦如絲者爲衰裳，以澡治莩垢之麻爲絰帶，故曰緦麻。古緦麻二字通用。是也。儀禮喪服篇凡十一章。一曰斬衰三年。子爲父。○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嫡孫爲祖父承重。重者，主也，謂主喪也。○妻爲夫。○臣爲君。○張仲嘉曰：承重之服，惟長門長子孫爲然。長門無嫡孫，則次孫承重；長門無子孫，則次門承重。長門有人，則別門子孫無與也。俗未深考，或衆子之長子亦爲祖父服三年，誤矣。二曰齊衰三年。子爲母。庶子爲嫡母、繼母同。○

三諫不從在境待放得環則還得玦則去如此者謂之以道去君有罪放逐爲非道去君

世父母即伯父母

繼父不同居無服

爲人後者爲所後之母。○嫡孫爲祖母承重。三曰齊衰杖期。父在子爲母。喪服四制：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祖在嫡孫爲祖母承重。○子爲嫁母。○子爲出母。○夫爲妻。父母在不杖。○按儀禮喪服篇，父在爲母齊衰杖期。戴記問喪篇則云：父在不敢杖，尊者在。今從儀禮。○張惕菴曰：古者父在爲母期，唐高宗始改制，父在亦爲母服齊衰三年。明太祖改爲斬衰三年。張仲嘉曰：後王議禮，母同于父，而斬衰。生母同于父母，而三年皆改而從厚，協乎天理人心之至。按古禮庶子爲生母，諸侯之子父在練冠麻衣縓緣，旣葬除之，父沒服大功。大夫之子父在服大功。士之子父在服期，父沒皆齊衰三年。四曰齊衰不杖期。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爲祖父母。○爲世叔父母。○爲繼父同居。○爲兄弟及兄弟之子。○祖爲嫡孫。○父母爲嫡子及衆子。○妻爲夫之父母。○按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是也，雖天子莫敢降。有旁統之期，爲世叔父母

及昆弟、昆弟之子是也。天子諸侯絕，大夫降，服大功。如旁親之期亦爲大夫，則大夫亦不降。諸侯雖絕服，旁視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然皆泥子親不敵貴之說，非至當之理。天子必有父，諸侯必有兄，已雖貴，非惟不可絕，并不當降。○張惕菴曰：古者婦人不二斬，惟爲夫斬衰三年，爲舅姑期。宋乾德中始改婦爲舅姑服三年喪。五曰齊衰三月。曾孫元孫爲高曾祖父母。○臣爲寄公。寄公謂失地之君。○致仕之臣與以道去君之臣爲舊君。六曰大功殤服九月。凡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應服期者，長殤降服大功九月，中殤七月，下殤五月。應服大功以下以次降等。不滿八歲爲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七曰大功正服對殤服言，則爲正服。九月。爲同堂兄弟，即伯叔父母之子。○祖爲衆孫。○祖母爲嫡孫衆孫。○

父者爲親。同祖者。兄弟四。兄弟也。者爲。兄弟同。爲三從兄弟。

妻爲夫之祖父母。○妻爲夫之伯叔父母。八曰緦音思衰。既葬除之。緦衰四升半。冠七升。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義服。○檀弓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方氏曰。葛之麤而卻者謂之綌。布之細而疏者謂之繐。以綌爲衰。以繐爲裳。取其輕涼而已。非古制也。○按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既葬除服。烏有此理。九曰小功殤服五月。上見。十曰小功正服五月。爲伯叔祖父母。即祖之親兄弟。親兄弟之妻。○爲堂伯叔父母。即父之堂兄弟。堂兄弟之妻。○爲內從兄弟。○爲同堂兄弟之子。○爲兄弟之孫。○妻爲夫之兄弟。十一曰緦麻三月。爲族曾祖父母。即曾祖之兄弟。兄弟之妻。○爲族伯叔父母。即父再從兄弟。再從兄弟之妻。○爲族伯叔祖父母。即祖之堂兄弟。堂兄弟之妻。○爲三從兄弟。○爲再從兄弟之子。○爲同堂兄弟之孫。○爲兄弟之曾孫。○高曾祖父母。爲曾孫元孫。○妻爲夫之高曾祖父母。○妻爲夫堂伯

叔父母。○妻爲夫同堂兄弟。五服之外。又有袒免。免又作絻。並音問。袒。謂袒去上服。免以尺布括髮。乃喪服之極輕者也。凡同五世祖族。屬在緦麻絕服之外者。皆爲袒免。大傳。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按如高祖之兄弟。所謂五世祖族者也。又有擧哀。古人居喪遇有大事。必不得已而出。如臨戎主祭之類。則御墨衰。蓋卽隨其斬齊功緦等麤細之麻。染墨色而爲衰也。左傳。子墨衰絰。五服有正服。義服。加服。降服四等。正服者。于情于分。皆當爲之服而不可已。如子爲父母之類是也。義服者。親雖異於所生。而其

禮。疾者將遷居正寢。得正而斃之義。

分同。則以義爲之服。如婦爲舅姑之類是也。加服者。本非其所服。而禮主于進。故自輕以從重。如嫡孫爲祖父母承重之類是也。降服者。情不可殺。而分有所制。故自重以從輕。如女子已嫁爲父母降服期之類是也。女子在室。五服並同男子。已適人者。自父母至親族。皆降一等。惟高曾祖父母不降。其齊衰之服。凡爲女子服。在室亦與男子同。已適人降一等。言乎喪禮之降殺。君指諸侯。下同。與夫人卒于路寢。正寢。大夫與命婦大夫妻曰命婦卒于適寢。士與其妻皆死于適室。適亦正也。○凡夫與妻各死于其寢之正。非謂妻得死于夫之寢也。又夫曰正寢。妻曰內寢。君復用

袞衣。復者。遣人持亡者之衣。升屋而號曰某人復。乃卷衣覆尸上。蓋古人招魂求生之義。○上公袞。侯伯鷩。子男毳。此言君用袞。擧上以見下。夫人以屈音闕狄。同翟。上公夫人用褘衣。侯伯夫人用揄狄。子男夫人用屈狄。此言夫人以屈狄。擧下以知上也。褘音翬。揄狄讀爲搖翟。大夫以元頳。妻以襢音展衣。士以爵弁。爵弁服。妻以稅同褖衣。君造冰冰以寒尸。造猶納冰。設大盤。大夫設夷盤。大夫以上。凌人供冰。士瓦盤無冰。盛水也。若君賜冰。則得用設夷盤。君飯含用七貝。檀弓。飯用米貝。弗忍虛也。春官典瑞。大喪供飯玉。含玉。碎玉以雜米曰飯。琢爲圭璧以拄頰及口曰含。合言之則通稱也。○天子用九貝。大夫五。士三。君斂席以簟。大夫以蒲。士以葦。君大夫士小斂皆陳衣十九稱

袍。夾衣。衣裳。單衣。單複具曰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陳衣于房中。一衾。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君大斂。小斂在死之明日。大斂在死之三日。謂之斂者。皆包裹斂藏之謂。陳衣百稱。陳于庭。大夫陳衣五十稱。士陳衣三十稱。皆陳于序東。二衾。同小斂。君七踊。每踊有三跳。九跳之節。七踊者。自始死至大斂。凡七也。大夫士倣此。大夫五踊。士三踊。君五日而殯。五月而葬。七月卒哭。天子則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五月卒哭。士三日而殯。按大夫士皆三日而殯。喪大記云士二日殯。非也。當從王制。踰月而葬。按左傳云。士踰月葬。士降于大夫。故當踰月。王制雜記皆云士三月葬。非也。三月卒哭。雜記。卒哭而諱。謂卒哭以前。猶以生禮事之。故不諱其名。卒哭後則

事以鬼道。故諱其名而不稱也。○按親喪固所自盡。哀至則哭。何常之有。古人于哭踊之數。亦分等殺。殊非理。君虞祭七。虞猶安也。未葬有奠而無祭。既葬始有虞祭之禮。魄歸于土。而神氣則無所不之。故祭于殯宮以安之。大夫五。士三。士虞禮。既葬反日中而虞。虞遇柔日。再虞遇剛日。三虞。三虞卒哭。君銘長七尺。銘。明旌也。古人以死者爲不可別也。故以其旌識之。旌錄死者之名。以絳帛爲之。葬時置于棺上。○天子之銘長九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君大夫幕人供帟。帟。幕之小者。以繒爲之。置之棺上。以承塵者。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帟。天官幕人。大喪供帷幕幄帟綬。士賜帟。君賜之。得用帟。君棺三重。大棺八寸。屬六寸。椑音僻。四寸。大棺最在外。屬在大棺之內。椑又在屬之內。○天子棺四重。屬與椑合一尺。大棺八寸。水兕革棺六寸。大夫二重。上大夫

喪車又名柳

帘

以銅魚懸於池之下。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於池。此池之所由名也。

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一重。棺六寸。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天子柏椁。故諸侯以松。大夫同于天子者。卑遠不嫌同也。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古者棺外椁內皆有藏器。柷樂器。壺甒皆盛酒器也。○上寸數言厚薄之度。此言棺椁間之闊狹之度。君葬用輴。輴。載柩之車。四綍。引柩車之索曰引。引棺之索曰綍。大夫士葬用輇。二綍。君龍帷。帷。喪車遮障也。以白布爲之。龍帷謂畫以龍。三池。椸弓池視重霤。謂喪車以布爲池。視其生時之重霤。重霤者。屋簷以木爲承霤行水。承霤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霤于地。故云重霤。天子四面有重霤。諸侯三面。缺其後。大夫南北兩面。士惟南一面。大夫畫帷。畫爲雲氣。二池。士布帷。不畫。一池。君三重。六

翣。重謂抗木與茵也。茵以藉棺。如今褥子。中用絮。然縮者二。橫者三。爲一重。抗木所以抗于上。下棺之後。置抗木于椁之上。亦橫者三。縮者二。上加抗席三。此爲一重。如是者三。則爲三重也。翣形似扇。木爲之。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六翣。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也。畫翣謂畫以雲氣。○天子五重八翣。八翣則加龍翣二。面爲八。大夫再重。四翣。四翣謂黻翣二。畫翣二。士二翣。畫翣二。重無明文。此降殺之大概也。閒傳。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一日再食。三不食。則日半也。小功緦麻再不食。一日不食。父母之喪。既殯食粥。喪服四制稱三日而食粥。既殯者。大夫士三日而殯也。○父母之喪。皆三日不食。上文齊衰二日不食。不獨母喪在內。朝一溢米。暮一溢米。一溢二十四分

所引間傳校原文畧爲移置

升之一也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虞祥禫皆祭名小祥著練冠故又名練○凡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石梁王氏曰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謂間一月所間之月是空一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爲二十七月也○凡期喪皆有禫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則弔謂可以出弔或曰齊衰十一月可以出弔此蓋爲父在爲母未知是否○檇李沈氏曰三年之喪其來久矣漢文帝遺詔短喪以日易月定以三十六日是知三年者三十六月也時雖廢古禮而三年在也及考儀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此下疑有缺文乃戴禮雜記有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未審據何經典于是鄭元以中

月爲月中則主二十六月而三年之喪遂不復行是雖存古禮而禮已亡矣知禮者其詳考焉○張仲嘉云魯宣公新宮災在藁後二十九月其時王猶在寢可見古人喪不止于二十七月矣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于飲食者也父母之喪居倚廬中門外東牆下倚木爲廬寢苫枕塊喪大記作凷凷古塊字不稅經帶既虞卒哭柱楣謂舉倚廬之木柱之于楣使稍寬明也剪屏剪去戶旁兩廂屏之餘草苄音下蒲之可爲席者剪不納剪之使齊不編納其頭而藏于內也期而小祥居堊室塗堊之室在中門外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齊衰之喪居堊室大

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于居處者也斬衰三升升音登布一升八十縷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半爲父以三升爲正爲君以三升半爲義其冠同六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成布是稍細成布初猶未成布也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葬後男子去要之麻經而繫葛經婦人去首之麻經而著葛經期而小祥練冠縓緣小祥又以卒哭後冠變其衰而以練易其冠又以練爲中衣以縓爲之緣○成布猶未加灰練以蠶灰經練然後謂之練縓今淺絳色爾雅一染謂之縓要經葛經不除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祥祭之服朝服縞冠既祥之服麻衣縞冠素紕縞冠謂素冠以縞紕之縞冠素紕謂縞冠以素紕之紕冠之緣也中

月而禫禫而纖禫祭之時元冠朝服祭訖則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黑經白緯曰纖無所不佩齊衰四升○上文爲母疏衰四升即此三年齊衰惟有正服四升冠七升繼母配父同于所生故亦爲正五升杖期齊衰惟有正服五升冠八升不杖期齊衰正服同六升不杖期齊衰義服六升冠九升三月齊衰皆義服同高曾祖父母應是正服但正服合服小功以尊其祖不敢服小功而服齊衰三月既非本服故與義服同大功七升八升九升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冠同十升姑姊妹出適之等爲降婦人爲夫族爲義其餘皆正也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降服衰冠同十升正服衰冠同十一升義服衰冠同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緦麻降正義同用十五升布去其七升半之縷蓋十五升皆朝服之

木江春齋儀
烂階敎

布其幅之經一千二百縷也今緦布用其半六百縷爲經是去其半也有事其縷者謂煮治其紗而後而後織也無事其布者及織成則不洗治其布而即以製緦服也然則緦服是熟縷生布其小功以上皆生縷以織矣。此哀之發于衣服者也。

儀禮士喪禮旣夕士虞禮三篇節畧。士喪禮始死一人升屋而復喪大記復者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降自西北榮。榮屋翼也。中屋謂當屋之中。履危謂立于高峻之處。三號之辭則皐某復也。皐長聲也。復時招以衣畢乃捲斂之此衣自前投而下。○復者降自西北榮。又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按士喪禮復衣初用以覆尸。浴則去之。楔音屑齒綴足。楔齒用角柶便含綴足用燕几便屨見喪大記角柶以角爲柶也。○按始死廢牀而置尸于地及復而不生乃遷尸于牀近南當牖前所謂正尸也。

于是去死衣以俟沐浴然後楔齒綴足爲設始死奠具脯醢之奠于尸前帷堂尸未襲斂故設帷于堂防人之惡也小斂畢乃徹帷主人長子爲主人無則長孫或次子。○主婦用亡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又用同居尊屬或親戚執友爲主賓專主與賓客爲禮命赴告也男女卽位而哭君使人弔且襚親友亦襚穀梁傳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雜記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臨哭臨也。○親友皆有弔有哭識死者不識生者則哭而不弔主人拜則答之不識死者則弔而不哭爲銘明旌陳沐浴及襲衣飯含之具乃沐浴示絜淨反本之意檀弓掘中霤而浴疏曰中霤室中也掘室中之地作坎以牀架坎上尸于牀上浴令浴汁入坎也主人視飯含檀弓飯于牖下乃襲斂之以衣謂之襲又有冒冒者韜尸之二囊上曰質下曰殺雜記云不誠

古者棺不用釘以皮條橫直束之檀弓棺束縮二橫三

冒則形是以襲而設冒也形謂尸象形見設重于庭重以木爲之士重長三尺旣虞而後埋于廟門外檀弓重主道也注云始死作重以依神雖非主而有主之道故曰主道也。○按古人始死作重以依神必葬而後設主者形歸于土而後依神于主也主亦以木爲之取銘置于重厥明陳小斂衣奠乃斂于戶內檀弓小斂于戶內。○設牀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加衾衣然後舉尸于衣上屈衣裹之又屈衾裹之然後以絞束之。○喪大記小斂主人袒脫髦括髮以麻婦人髽袒謂袒開上衣髦紒時翦髮爲之年雖成人猶垂于兩邊若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親沒不髦謂此也括髮以麻謂去冠以麻括髮婦人髽謂去笄而髽其首斬衰則麻髽齊衰則布髽也主人括髮于房婦人髽于室。○主人括髮至成服則有冠斬六升齊七升所謂厭冠是也婦人髽至成服則有笄斬竹笄齊榛笄所謂惡笄是也男女奉尸侇陳也于堂小斂竟相者舉尸出戶陳于堂而男女並扶捧之拜賓主人下堂拜賓乃設小斂奠奠設于尸東當尸右手如其能食也檀弓小斂之奠于尸東方。○凡小大斂等男婦皆哭盡哀擗踊無數以手擊胸曰擗兩足跳躍曰踊有襚者則擯者傳辭而受之宵爲燎于中庭厥明陳大斂衣奠掘肂音四埋棺之坎于西階上置棺于肂中徹小斂奠乃斂于阼階上檀弓大斂于阼。○布絞縮者三橫者五絞下有布紟用以舉尸餘同小斂主人奉尸殯于堂塗之舉尸納棺中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也堂謂西階之上檀弓云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又云殯于客位祝取銘置于肂乃設大斂奠設席于奧主人就喪次倚廬君若加恩則視大斂三日而成服

載奠器之車謂之遣車國君七乘大夫五乘見檀弓

三日謂大斂之明日○是日主人及兄弟始食粥主人乘惡車拜君命及
賓朝夕皆哭徹大斂奠乃設朝夕奠朔月亦有奠
皆奠于奥其有新物薦之如朔奠將葬家人營兆宅主
人至兆筮而擇之井椁匠人治椁刊治其材以井爲明器檀弓其曰
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塗車謂以泥爲車芻靈謂束草爲人形以爲死者
之從衛乃卜葬日以上士喪禮篇節略前葬二日既夕哭請啓
期啓期啓殯之期有司請于主人以告賓厥明陳朝祖奠于祖廟乃
啓殯遷柩朝于祖人子禮親之心象生平出必告之義也設奠復請
祖期將行而飲酒曰祖祖始也死者將行亦曰祖乃載柩于車飾柩布帷

畫翣之類陳明器乃祖奠檀弓祖于庭又請葬期公于是使
人賵親賓亦有賵奠賻贈以物品祭亡者曰奠賵謂玩好知死者贈知生
者賻厥明陳遣奠遣送也將卽幽宅奠以送之也乃奠重出車馬奠
器從史讀賵書賵于方至是讀之以榮其名柩乃行至于邦門城門
公使人贈至于壙古惟天子得穿隧道其餘皆直下爲壙納明器乃
窆窆下棺也今文窆爲封卒窆而歸反哭反哭在廟親友復來弔畢而出主
人送于門外遂適殯宮卽先時所殯正寢之堂也檀弓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于
是爲甚○以上既夕篇節略日中而虞朝葬故日中而虞至再虞三虞皆質明○始虞
用柔日乙丁己辛癸爲柔陳饌具于殯宮主人及兄弟賓執事

祔祭練祭大祥禫祭俱在廟

者卽位先設饌于室以饗神爲陰厭祝迎尸入食
九飯主人酌酒酳尸尸酢主人主人又獻祝佐食
主婦亞獻尸及祝佐食賓長三獻如初祝告利成
利猶養成畢也告主人養禮畢尸謖起也出改設饌西北隅爲陽厭
饌設于奥其地幽故云陰厭設于西北隅其地明故云陽厭蓋神之來來自陰其去去自陽故始之
以陰厭終之以陽厭而事畢士有三虞遇柔日再虞遇剛日三虞甲丙戊庚壬日
爲剛○始虞之祝文曰哀薦祫事言與先祖合也再虞曰虞事三虞曰成事成事者言虞禮告成也
既虞乃卒哭卒哭亦有祭有祝詞亦用剛日既卒哭而祔卒哭明日設祔
祭祔屬也亦有祝詞○父則祔于父之祖考母則祔于祖妣孫祔于祖者同昭穆故也喪服小記士

大夫不得祔于諸侯祔于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諸侯不得祔于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于士
○按士祭禰而止云祔于祖考者蓋士雖止立禰廟而高曾祖考之主仍祔于其廟亦以遞而遷如
天子諸侯祧主之制程子曰自天子至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如是祭亦當如是據此則
士庶人皆得祭及高祖矣○士庶人不得藏主于廟有遷主則埋于墓側期而練設練祭卽
小祥之祭謂之祥者以漸從吉之義○小祥祝曰薦此常事常事者一期天氣變易孝子思之而祭
是其常事也再期而大祥大祥祝曰薦此祥事○大祥後乃遷主遷主者遷舊主而
奉新主也士一廟曰禰廟若適士二廟則得立祖考廟○天子諸侯大夫皆大祥日遷主中月
而禫禫祭名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也○以上士虞禮節略
鄭東里大宗小宗圖說大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別子之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爲大宗族人尊之五世外皆爲之齊衰三月爲其母妻亦然此所謂百世不遷者也禰謂別子之庶子其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爲小宗小宗則有四有繼禰而兄弟宗之爲之服齊衰期年有繼祖而同堂宗之爲之服大功九月有繼曾祖而再從宗之爲之服小功五月有繼高祖而三從宗之爲之服緦麻三月至于四從親屬盡絕則不爲之服此所謂五世則遷者也

經學提要卷六

江州蔡孔炘南城編

郊祀

周章成曰天地分合祭之說先儒聚訟不決考之於經合祭絕無明文而分祭則見於二禮從來主合祭者皆據昊天有成命之篇詩序以爲郊祀天地也然而此說殊可疑是詩也叔向以爲道成王之德其言見於周語(第二十九篇)今觀詩中明明頌成王則叔向之言不誣矣(按朱子亦以爲祀成王之詩)卽依序說解之孔穎達謂南郊祀天北郊祀地皆用此詩爲樂歌旣分南北郊卽不得云合祭也蘇長公又謂舜之受禪由類帝而徧羣神武王克殷由柴而及望山川百神皆祭豈有獨不祭地祇之理此又不然無論書無祭地明文卽使祭地亦未必同日卽使同日亦是因事告祭不得爲常禮以告祭律正祭未爲定論大司樂冬至圜邱禮天夏至方邱禮地固分祭之驗也其在祭法則云燔柴于泰壇祭

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亦一證也朱子謂古時天地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共祭之理觀此則分祭之說爲確又信齋楊氏云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禮雖不同義各有當冬至一陽生此天道之始也故以冬至祀天神所以順天道而報天也其地在南郊就陽位也夏至一陰生此地道之始也故以夏至祀地祇所以順地道而報地也其地在北郊就陰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之嗣位類上帝望山川武王伐殷告皇天后土又庚

戌柴望並行成王營洛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凡此或同日而舉或繼日而舉所謂告祭也蓋特祭天地其理一而專故既有定時又有定位並祭天地其禮要而簡故不拘其時不拘其位卽與望舉社亦可以該地祇所謂禮雖不同義各有當也然後世人主欲行南北郊之禮者不以南郊爲難而以北郊爲難蓋因司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而祀地之服無明文賈公彥乃妄爲之說曰祀地亦服大裘可知豈有夏至之時而可服大

按北郊之名出自緯書禮經所不載而方澤之名見於周禮所謂澤中之方邱是也然方邱卽是北郊則北郊之名自不可沒○緯書所云見文

裘哉議禮者病其不可行于是始有請于冬至南郊合祭天地者矣有援虞周告祭之禮以證地之正祭者矣困一時謬誤之言而欲廢祭地之大典可乎然則祭地之服宜何服郊特牲言郊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此其服也按司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郊特牲則云被袞以象天被袞者祭之日適郊之服大裘而冕則祭時之所服也凡冕服元衣纁裳其分別在章與冕之旒大裘之服無章冕無旒袞服九章冕十有二旒裘則俱用羔裘非僅大裘有裘也大裘不過冕服之名目以其服無章不可以章名故但以裘名之耳然則夏至祭地何服曰內服絺綌外服無章之元纁無旒之冕卽大裘之服也亦以之行祭服九章之元纁

十二旒之冕卽袞冕也亦用之于適郊賈公彥之言原自不謬楊氏不深考乃謂夏至不可服大裘豈不知大裘有外服乎長樂陳氏不知大裘袞冕之分與所用之別又謂內服大裘外被袞衣混而一之尤無謂也祭天原有兩服祭地可知不得僅云被袞○以上言天地以分祭爲正

又曰朱文公不信北郊之說而取胡五峯之言以爲經文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然考之諸書地與社鑿然不同山堂考索云地者后土之總稱社者地祇之屬而非卽地猶五帝爲天之尊神而非卽天也所以地爲大祀社爲中祀祭祀之禮天地宗廟爲大祀日月星辰嶽瀆社稷五祀爲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爲小祀細分之大祀之中天地又大于宗

缺。通考。方丘卽北郊。見賈疏。

牛羊豕具爲太牢。有羊豕而無牛爲少牢。

天子大社在王宮之右。故曰祀社于國。百神受職。謂風雨節寒暑時。百貨可極。謂地不愛寶。物無遺利。

郊之禮以冬至祀天爲重。社則一歲三舉。其禮相等。

廟。中祀之中。社稷又次于嶽瀆。周人祭地。獨夏至祭於方澤。此外或告或祈或報。皆祭于社。祭地則用騂犢。祭社則用太牢。天子用太牢。諸侯用少牢。見王制。祭地則用七獻。祭社則用三獻。祭地則服衮衣。有兩服見上。祭社則服希衣。祭地則以后稷配。祭社則以句龍配。王制言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地與社之不同明矣。吳澂云。祭地之禮。北郊方澤爲至重。惟天子得行之。其次則祭地于社。天子而下皆得行之。斯言最爲明確。經傳中。有天與地並稱者。此南北郊之禮也。其禮地與天敵。有郊與社並稱者。此郊社之禮也。其禮社不與郊敵。今人弗深考。謂社卽是方澤。誤矣。經傳中天地並稱。卽大司樂圜丘方澤云云。祭法泰壇泰折云云是也。郊社並稱。如禮運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故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禮器。因天事天。因地事地。郊特牲。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周禮。禋祀昊天。血祭社稷。皆是。○郊之禮。冬至祀天在圜丘。孟春祈穀亦在圜丘。五時迎氣各在當方之郊。其他因事告祭。重者亦稱郊。輕者則曰類。社之禮一祭于仲春。一祭于秋。一祭于孟冬。其他因事祭告。重者亦稱社。輕者則曰宜。凡郊用特牲。社用太牢。郊之日用辛。社之日用甲。郊以后稷配。社以句龍配。郊則神南面。君北面。社則祇北面。君南面。○以上言地與社有辨。

按祭法郊冥。陳氏祖冥之說俱非。以周制例之。殷人必無祖冥之事。據商頌。則湯實稱祖。而太甲太戊高宗。則殷之三宗也。

尊則惟其誠。故壇而不屋。其祀簡。親則必備物。故屋而不壇。其禮降。

程子曰。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

戴允蘇曰。虞書肆類于上帝。此郊之禮所由始。而特未有郊之名。夏尚黑。故于日沒爲闇祭。殷尚白。故于日中爲陽祭。見祭義。其時郊制亦未備。至周而其禮特詳。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陳氏云。虞夏殷三段經文有誤。當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顓頊。祖嚳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顓頊。祖鯀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契。祖冥而宗湯。項安世云。虞夏殷禮。皆後人類推之詞。非有明文可據也。周章成曰。禹之天下受之舜。舜郊嚳宗堯。則禹當郊堯宗舜。而乃郊鯀何也。曰此不在啓之時。則在少康中與之時。以天下爲家。而自祖其祖也。然則禹之于鯀何如。曰別立廟以祀之而已。○陳氏云。祖謂祖其有功者。宗謂宗其有德者。祖功宗德之宗。與宗祀明堂之宗不同。祖功宗德者。百世不遷之廟也。宗祀父于明堂以配上帝者。一世而一易。不計其功德之有無也。按郊而曰天。以其形體而言。尊之也。配以后稷。亦所以尊祖也。明堂而曰帝。以其主宰而言。親之也。配以文王。亦所以親父也。郊者古禮。明堂宗祀。則周公以義起。而前代所無者也。蓋后稷既已配天。而文王之德實可配天。故創爲宗祀之制。配天以尊祖。正以祖德可配天。配帝以親父。正以父德可配帝。謂一世一易。不計功德之有無。謬甚。祖功宗德之宗。主廟中之享而言。明堂宗祀之宗。主配帝之享而言。禮制不同。義各有當。○以上論歷代郊制。

又曰。鄭康成云。天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行生育之功。其別有五。立春祭蒼帝。立夏祭赤帝。季夏

按張暘菴謂郊有四。然冬至孟春孟夏皆稱郊。季秋不稱郊。以其不于郊。瘞而于屋下也。

魯郊或以爲成王所賜。本戴記。或以爲惠公所請。本

祭黃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黑帝。以五配一。故曰六天。王肅謂五帝非天。用家語之文。以太昊爲青帝。神農爲赤帝。軒轅爲黃帝。少昊爲白帝。顓頊爲黑帝。非也。夫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蓋言天則百神皆與。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與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是天帝一也。而五帝與昊天同稱帝而不

同稱天者。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而不同稱王也。但天爲主宰。五帝隨五方而名之。故周禮祀天祀五帝。皆服大裘。所以極其隆也。祀天于圜邱。兆五帝于四郊。所以致其辨也。張暘菴云。郊有四。而以冬至之郊爲主。四者。冬至圜邱。孟春祈穀。孟夏大雩。季秋明堂是也。此外五時迎氣皆稱郊。故楊氏云。周禮一歲九祭天。按祈穀之郊。卽所謂啓蟄而郊。大雩之郊。卽所謂龍見而雩。大雩月令在仲夏。此據左傳龍見而言。故曰孟夏也。○以上論天帝之稱

李穆堂曰。春秋書魯郊有二。孟獻子謂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此祈穀之郊也。其禮在三月。寅月得時。不

呂覽及竹書紀年。江愼修謂惠公所請之說得之

按觀僖三十一年書夏四月四卜郊不從。襄七年書夏四月三卜郊不從。則魯非先期卜郊如郊特牲所云。帝牛必在滌三月可知矣

卽道以出郊而言。卽事以赴壇而言

郊特牲所云卜郊只是卜牲非卜日也。日用冬至後之辛日。故曰大饗不問卜

書。再卜三卜而後從。於是有四月五月之書。若僖三十一年。成七年。襄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是也。孟獻子謂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則報天之郊也。其禮在正月。子月得禮。則不書。或牛傷而廢禮乃書。若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是也。成七年定十五年正月書五月。又書非正月卜牛而五月始郊也。正月報天之郊。五月祈穀之郊也。如宣三年書正月牛死乃不郊。明郊在正月也。又書曰猶三望。望在正月。則郊在正月矣。按此論最爲明確。石林葉氏乃謂魯難得

郊。不得同于天子。故止有祈穀之郊。明堂位言魯君孟春祀帝于郊。此孟春非子月也。蓋据杜預以魯郊在寅月之說。而不知春秋所書原有兩郊。明堂位所言孟春之郊。正冬至報天之郊也。且杜以孟春爲寅月。則下文季夏六月之禘。豈可謂爲未月乎。○鄭東里云。魯郊非禮。然亦每事降殺。如天子車玉輅。魯則素車。天子旂大常。魯則大旂。天子服裘冕。魯則衮冕。天子郊南郊。魯則東郊之類是也。按鄭又云。天子乘玉輅。建大常。是卽道之車旗。乘素車。建大旂。是卽事之車旗。衮冕卽道之服。大裘而冕。卽事之服。觀此則素車大旂衮冕。天子兼用之。魯則獨用之耳。○以上論魯郊。

郊祀節畧。祀天在南郊之圜邱。圜邱。奏樂降神之地。其地去國五十里。前期三月。卜牛之吉者。而養之于滌中。祀上帝者爲帝牛。祀后稷者爲稷牛。○祭法。祭天地用騂犢。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繭栗者。如繭

郊祭時日月從祀日居東月居西所謂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也禮家說祭祀上帝則百神從祀非是

祀天用蒼璧牲則蒼犢幣亦蒼色祀地用黃琮牲則黃犢幣亦黃色所謂各放其器之色也○按注疏言蒼犢然牲未聞以蒼名者

鄭東里曰周禮曰涖玉鬯而不云祼天地蓋玉鬯陳之不祼也

如栗也。前期十日。戒百官族人各共厥職。遂習射于澤宮。選士之賢者與祭。王乃致齊于路寢之室。前期三日。卜尸及賓。張子曰。凡祭天地山川之類。皆不當有尸。凡郊祀以后稷配天而有尸耳。祭之時。神席神是木主南面。神席在埽地而祭之平地。不在圜邱。配以后稷配在東面。王服大裘而立于北面。鄭東里云。祭天有兩服。被袞象天。卽道之服也。大裘而冕。卽事之服也。○大裘服無章。冕無旒。尚質也。尸服亦然。凡天地之祭。其器陶匏。其藁不租。其席蒲越藁鞂。其八尊以疏布羃之。皆尚質之意也。器用陶匏者。尊用瓦。爵用匏也。越音活。藁鞂。除去穀之稈也。鞂與禹貢秸字同。八尊者。大祭備五齊三酒也。疏布羃。請以麤疏之布爲覆羃也。始積柴于泰壇上。壇在圜邱之南。王親牽牲而殺之。鄭東里云。祭天有兩牲。肆師。大祀用牲牷。郊特牲。用騂。尚赤也。是爲騂牲。此降神之牲。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牛人。祭祀共其享牛。是爲蒼犢。此祀神之牲。按此所殺之牲。卽降神之牲。祀神指獻神言。凡牲體皆用全脅。乃實牲體與帛而燔之。次大司樂奏圜鍾爲宮以下之樂于圜邱。以降天神。周禮。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鄭東里云。祭天有兩樂。大司樂圜鍾爲宮云云。此降神之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此祀神之樂。按祀神之樂。謂每獻所奏之樂。此燔柴與奏樂謂之二始。陳祥道曰。圜邱者。南郊之邱。澤中之方邱。北郊之邱也。爾雅曰。非人爲謂之邱。泰壇南郊之壇。泰折北郊之坎。言壇則知泰折之爲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爲圜。言壇言折則人爲之也。奏樂于

正獻外又有諸臣之獻及加獻之酳凡三通爲十一獻

五時迎氣及祀方明則以青圭赤璋白琥元璜禮神

自然之邱。燔瘞于人爲之壇折。宗廟之禮。瘞埋于兩階之間。明壇必設于圜邱之南。坎必設于方邱之北矣。燔柴以升烟。瘞埋以達氣。則燔必于樂六變之前。瘞必于樂八變之前矣。鄭東里曰。降天神而祀之有三節。曰燔柴于泰壇。曰奏樂于圜邱。曰埽地而祭。先以氣之烟感天神于泰壇。次以聲之樂感于圜邱。而降神。神降而後可祭矣。文曰泰壇圜邱。乃降神之地。非祭也。埽地而後曰祭。按周章成郊祀考合圜邱泰壇爲一。且祭樂在先。燔柴在後。文以埽地爲邱壇之地。尸與神位在邱。王升邱而祭。皆非也。次埽地。平地。而祭。尸前奠蒼璧。鄭東里云。祭天有兩玉。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此禮神之玉。典瑞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此祀神之玉。○邸。本也。四圭各出而同一本。以象四時。故以祀天。兩圭分出而同一本。以象地偶。故以祀地。薦血腥及籩豆等。王乃以匏爵酌瓦甒卽瓦尊有。盎受五斗。之泛齊獻尸。次大宗伯攝王后事。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是爲朝踐二獻。每獻奏樂一成。見上。次薦熟于神前。薦畢。王酌盎齊獻尸。大宗伯酌緹齊亞獻。是爲饋食二獻。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泛齊酳尸。亦謂之朝獻。大宗伯更酌緹齊亞酳。亦謂之饋獻。諸臣爲賓者更酌沈齊以獻。通前共爲七獻。七獻既畢。舞六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按此據詩序而云然。朱子則以昊天有成命爲祀成王之樂。又按思文是祀后稷之樂。歌此不言者。郊以祀天爲主。故不及后稷耳。○祭地在北郊之方邱。其地亦去國五十里。祭之時。祇

從來言祇位北面若南面然終覺可疑恐只是祭社如此郊特牲言南鄉于北墉下謂祭社也

周禮牧人陰祀用黝牲乃用之于陰祀耳

周章成云祀天地亦當九獻以外神無灌故止七獻合二始與七獻言之仍是九獻

席北面。祇席亦在平地 亦配以后稷。后稷既配天于南郊又配地于北郊以后稷爲天地之主也。自成湯以來以周棄配稷。至周則尊之以配天地。其配稷之祀仍如故。或謂方澤以姜嫄配。其說起于王肅。此不通之論也。王內服絺綌。外服無章之元纁無旒之冕。而立于南面。祭地亦有兩服與祀天同 始奠玉幣于泰折上。坎在方邱之北 王親牽牲而殺之。致神用騂牲祀神用黃犢 乃取血與玉幣而瘞之。次大司樂奏函鍾爲宮以下之樂于方邱以致地祇。大司樂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祀神之樂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亦每獻奏之 此瘞玉與奏樂亦謂之二始。次

壇地而祭。尸前置黃琮。黃琮禮神之玉。兩圭有邸祀神之玉 其五齊七獻。及前期卜牲卜尸之屬。皆與祀天無異。

按季秋明堂饗祀。鄭康成以爲祭五人帝。然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求有祭五人帝之說。陳氏註月令云迎春東郊祭太皞句芒云云。然五時迎氣亦祭天帝人帝或兼祀之耳。若季秋明堂之祀則當止祭天帝而不及人帝。亦不應有五官五人帝之說。故又孝經只言祭上帝。合祭五帝之說亦非。○明堂饗祀在大室。服袞冕。其禮亦七獻。每獻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七獻既畢。舞一代之樂。樂章用我將之詩。所用牲玉。悉與郊祀同。

社稷 參考郊祀條

周章成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祇。五土。謂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

后土爲社者句龍爲后土之官死而配社也烈山氏即神農

王之大社用徐州所貢五色土東靑南赤西白北黑中央以黃諸侯則於始封之時天子分大社之土與之各披其方之色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使之立社

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者五穀之一穀神獨以稷名者以其得天地中和之氣也。古者祭社必及稷。而經傳多不言稷。省文耳。○左傳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烈山氏有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按烈山祭法作厲山。柱祭法作農。杜名而農官也。○月令註黎亦祀社以火正而兼后土。凡王與諸侯之社皆有三。其二社。所以行祈報之禮。二社者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也。天子之社廣五丈。諸侯半之。王之大社。諸侯之國社。其位皆在庫門內雉門外之右。王之王社。諸侯之侯社。其位皆在藉田。其壇北向。其制不屋。其表各樹其土之所宜木。其主以石爲之。所以不屋者。郊特牲所謂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稷之位在社西。有樹而無主。卿大夫以下止得立一社。六鄉之中則有州社。

六遂之中則有縣社。州縣皆二千五百家。下此又有百家之社。祭法所謂成羣立社是也。成羣立社曰置社。又曰釋成言居滿百家則得立社也。又有二十五家之社。謂之里社。左傳齊侯請致千社是也。按史記楚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書社者二十五家爲社。書其戶口于簿也。即里社也。○樹其土之所宜木。如尚書亡篇云。太社之制。東社用栢。西社用栗。南社用梓。北社用槐。大社用松是也。又詩東山篇云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註云。栗者周土所宜也。則周社以栗。正樹其土之所宜。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義。郊特牲。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按春秋哀公四年亳社災。有屋故火得災之。○亳社在宗廟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攝之也。祈報之禮。一歲三舉。仲春祈穀。一也。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令民社。元日甲日也。又周禮大司馬仲春祭社。○載芟詩序云春籍田

方者四方之神。春祈歌載芟。秋報歌良耜。皆本詩序。然朱子不從其說。摭均上推論也取也。

而祈社稷。蓋孟春耕藉之時。祈穀。秋而報功。二也。于王社。至仲春則祈穀于大社也。甫田詩。以社以方。疏云。大司馬言仲秋祀方。是方祭在仲秋也。良耜序言秋報社稷。是秋亦祭社也。○鄭東里云。秋報月令無明文。意豐年然後報。按大司馬言春祭社。秋祀方。周成章云。社爲民祈。方爲民報。然方只是報祈則報祈與報諸冬大割祠于公社。三也。割祠謂割牲以祭社。以上公句龍祀。故曰公社。按月令大割祠于公社。承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何言之。則此祭亦屬祈天宗日月星辰也。○魯語謂社稷土發而社。收擯而社。土發謂春分。收擯謂孟冬。此常祭也。天地大災則有類祭。見小宗伯大故則有禰祀。見太祝君行則有宜。見王制此非常祭也。凡夏大禜冬大蜡春祈穀。皆在大社。若王出告行。反而舍奠。祈祀藉田大故。及天災祈禱。行軍宜社。奉社主以從。皆在王社。

國社侯社倣此。○冬大蜡。即所謂割祠于公社是也。蜡祭合聚索饗。不止祭社。而社亦其一。祭之常者日用甲。郊特牲。君南鄉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或云秋報用庚。牲用黝。幣用黑。王及尸皆服希冕。俱見周禮其酌獻之節三。禮器。三獻文。謂祭社稷五祀也。其樂則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與祭地同若過災而祭。不過用幣而已。春秋時。或日食而用牲于社。或大水而用牲于社。俱見莊公二十五年皆非禮也。又曰。定公六年。陽虎盟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是社爲誓衆之地也。周禮地官媒氏。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是社爲折獄之地也。甘誓云。不用命。戮于社。是社爲行戮之地也。襄二十四年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　祭謂取牲血以祭。鬯人凡祭社壝用大罍。大罍瓦罍也。

周社即國社

莊公二十三年公如齊觀

社即稷其蒐崇也

春夏埋少牢于東南之泰昭。秋冬埋少牢于西北之泰昭。

陳氏曰。天地至尊。故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

齊社蒐軍實。是社爲講武之地也。按郊特牲。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是爲社而有田獵。因田而習軍旅也。

六宗

六宗之解不一。張髦表以爲三昭三穆。孔光劉歆以爲乾坤六子。賈逵謂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河海岱。馬融以爲天地四時。鄭康成指爲星辰及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惟孔傳據祭法以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六祭當之。蔡九峰書傳主此。

祭法。埋少牢于泰昭。壇名祭時也。四時祖往者送之迎來者迎之

于坎壇。祭寒暑也。周禮籥章。仲春晝擊土鼓。歈豳詩以逆暑。仲秋夜迎寒亦如之。云仲春晝迎暑。則夜送寒可知。仲秋夜迎寒。則晝送暑可知。凡祭暑必于壇。祭寒必于坎。王宮祭日也。日者君象。故祭日之壇名王宮。夜明祭月也。月爲陰而盛于夜。故祭月之坎名夜明。○魯語。大采朝日。謂服五采衣。春分朝日于東門外。朝見日以修陽政也。少采夕月。謂服三采衣。秋分夕月于西門外。暮見月。以理陰政也。按凡祭日月。歲有四焉。迎氣之時。祭日于東郊。祭月于西郊。一也。二分祭日月。二也。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十月祭天宗。合祭日月。四也。然惟二分祭日于王宮。祭月于夜明。乃日月之正祀。幽宗祭星也。星之光隱而小。故曰幽宗。宗。尊也。○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雩宗祭水旱也。吁而求雨之謂雩。宗亦尊也。雩主祭旱而言。兼祭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雩

按舜類上帝是告祭不在郊天之列

祀見後。○兩宗雩宗皆祭神之所。李穆堂曰。禮稱祖有功宗有德。宗字當指人鬼。不常求之于天神地祇。考堯以前創制立法之君可為帝王之宗者。無若五人帝。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此歷代所祀者。又以虞夏商周宗法推之則高辛為堯所當宗。合五人帝為六宗。孰有確於此者。按此與從前所說六宗異。附誌于此。

望祀

周章成曰。望祀或在郊天之後。舜典類上帝望山川及春秋三書不郊猶望僖三十一年宣三年成七年是也。或在巡狩之時。舜典柴望于岱宗。及王制五年一巡狩柴而望是也。或舉于禱告之際。大宗伯國有大

故則旅四望之類是也。張惕菴云。周禮以血祭祭五嶽。以沈埋祭山林川澤常祭也。國有大故則旅四望。非常祭也。蔡蒙旅平。荆岐既旅。九山刊旅。皆于水裁後祭之。其禮頗殺于常祭。鄭康成註周禮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不如祀事之備也。然望雖以名山大川為主。其實亦兼小山川。詩時邁篇言懷柔百神。公羊言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大小之神可知矣。望祀為兆于四郊。其牲各放其方之色。其禮五獻。禮器所謂五獻察是也。其樂姑洗南呂。大磬其玉兩圭有邸。其服毳冕。其位置茅以辨之。而植表于其中。周禮男巫所謂旁招以茅是也。又男巫掌望祀望衍。望祀謂遁望以祀其神。衍音延。望衍謂遁望以延其神。鄭氏謂望祀有牲與粢盛。望衍則用幣致神而已。

鄭康成解三望以為山川在封內者。徐州魯地。三望蓋海岱及淮。范甯註穀梁用之。然如此則祭境內之山川何得為僭。且徐為徐國。亦不皆屬魯

戴允蘇曰。古者天子祭四望。歲凡四祭。迎氣之日祭山林川澤。一也。郊天之日。岳鎮海瀆居一等。山林川澤居一等。二也。大雩祭山川。三也。歲終大蜡合祭山川。四也。王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三公諸侯。謂其牢禮之數。按諸侯祭封內山川。亦謂之望。左傳哀公六年。楚昭王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是也。侯國之望。以封內名山大川為主。亦兼小山川。但不得有方望之事耳。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不在其封內則不祭。三望者何。泰山河海也。猶者何。可以已也。譏不郊而望也。胡傳曰。魯視王室則殺。故望止于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內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按望亦兼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之類

故鄭康成註大宗伯。以四望為五嶽四瀆四鎮。鄭司農又以四望為日月星海。所謂天子之方望無所不通也。凡望而祭者皆曰望。周成章謂日月星不得稱望。非是。又李穆堂謂山川雖在望祀之列。若郊天之望。則指天神之屬。周禮大司樂分四望山川為二。天神曰祀。地示曰祭。乃四望曰祀。山川曰祭。是四望為天神之屬。山川為地示之屬。山川不得列於四望也。魯三望在卜郊不從之後。亦郊天之望。後人徒以虞書有望于山川之文。遂以泰山河海目之。不知于郊天之望何涉哉。然則四望者天神之屬。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雨皆在祀中。天子四方望祭。故曰四望。亦曰方望。魯虛一方讓於天子。故曰三望。猶樂器之曲縣亦虛一面以讓軒縣為耳。若山川為地示之屬。固不得列于郊祀之望也。此解四望三望專指天神而言。與大司樂較合。附錄于此。

雩祀

天子大雩為壇于南郊

按龍見之雩亦是為雨但是祈甘雨於未旱之時故曰為民祈曰以祈穀實

周章成曰。雩有二。有常雩。有因旱而雩。龍見之雩。常雩也。龍見者。建巳之月。蒼龍之宿。昏見東方也。月令。則在仲夏之月。所云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是也。按大雩帝。帝即天也。注疏謂合祭五帝。又有配以五人帝之說。不可從。用盛樂。謂鞀鞞鼓。琴瑟管簫。干戚戈羽竽笙篪簧。鍾磬柷敔。十九物並作。山川百源。能興雲雨。故先祭之。百縣。言畿內之邑。而畿外諸侯以下可知。百辟卿士。如句龍后稷之屬。其禮不得用盛樂。用歌舞而已。秋大雩。春秋七書桓公五年胡傳。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魯諸侯而雩帝。故特謂之大。及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昭公二十五年之類。因旱而雩也。按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司巫。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此皆因旱而雩也。旱暵之雩。周禮止曰舞。其殺于大雩可知。諸侯國龍見之雩。擬于天子。已不可。況旱暵之雩而用大雩。尤無謂矣。春秋非無龍見之雩也。以為常事。故不書耳。其書雩者二十有一。書秋者七。書八月者四。書七月者二。書九月者七。書冬者一。皆在七八九月。蓋周之七八九月。乃夏之五六七月。正百穀望雨之時。遇旱則必雩以求雨。左傳以秋雩為不時。見桓公五年傳。失之矣。惟成公七年冬大雩。乃為不時。故穀梁傳云。冬無為雩也。若冬春遇旱。有禱無雩。

五祀

周章成曰。五祀之說不一。月令以戶春祀祭先脾。竈夏祀祭先肺。中霤中央祀祭先心。門秋祀祭先肝。行冬祀祭先腎。為五祀。白虎通及劉昭范曄以戶竈中霤門井為五祀。路史謂商人五祀。有井無門。楊慎謂行即是井。八家同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然意主八家。恐難通于大夫以上。當是井汲之井。而祭法又有七祀。至一祀之分。王七祀。司命中霤國門國行泰厲戶竈。諸侯五祀。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大夫三祀。族厲門行。適士二祀。門行。士庶人一祀。或戶或竈。○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案戶即兼門。而井不可廢。月令五祀獨不及井。頗為未安。大宗伯註。亦以井易行。至于祭法所言。則他書不見。鄭氏謂商制。五祀通于上下。周則有

按水火金木土五官之神亦曰五祀左傳以重該熙等句龍為五祀是也

[illegible]器三獻文謂祭社稷五祀也

若七若五。差等之不同。然考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是天子亦止于五祀也。士喪禮疾病則禮五祀。是士亦有五祀也。五祀通于上下。非獨商制明矣。呂氏謂祭法所言。怪妄不經。不足信也。○淮南子曰。有虞氏祀先中霤。夏后氏先戶。殷人先門。此與路史有井無門異。周人先竈。按五祀分祭。無所為先。淮南臆說。不足據。然亦有合祭之時。月令臘先祖五祀。是也。按祭五祀。天子服絺冕。其牲則天子諸侯特牛。大夫特羊。祭之次第。皆先設主而祭于其所。既祭。移主于奧。乃迎尸至奧。即席而坐。復祭之。酌以三獻。先祭于其所。親之也。後祭于奧。尊之也。凡戶主中

竈主北向。門主行主南向。竈主西向。○禮器。夫爨
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爨與竈不同。竈者
五祀之一。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爨者宗廟之祭。
尸食竟直祭老婦。其禮畧。但盛食于盆。盛酒于瓶
而已。老婦謂
先炊之神。

蜡臘

周章成曰。蜡與臘是兩事。郊特牲言皮弁素服而
祭。葛帶榛杖。喪殺也。歲功于此而終。故爲素服以送之。喪禮之次也。此蜡
祭也。又言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
冠草服也。黃衣黃冠。象其時草木黃落。此臘祭也。月令言孟冬
祈來年于天宗。割祠于公社。見社稷條。此蜡祭也。蜡祭之禮。

凡日月星辰山川社稷之屬皆祭。而所重者則惟
八神。郊特牲。天子大蜡八。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
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十二月謂亥月。八者一先
嗇神農也。二司嗇后稷也。三百種司百穀種之神
也。四農古之田畯教田者也。五郵表畷標表于田
畔相連綴處造爲郵亭田畯居之以督耕者也。六
貓虎能除鼠豕者也。七坊田間隄防也。八水庸田
間溝洫也。焦竑曰。八蜡之中百種居第三。而昆蟲
不與。此經之明文。鄭氏增昆蟲而去百種。非也。昆
蟲毋作。乃祝之神。去昆蟲耳。豈祭昆蟲乎。昆蟲謂螟
螣蟊之
屬。又言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此臘祭也。
蜡以息老。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註息老物言物至
此已老。當休息也。按邢氏云。人君以歲事成熟。搜
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郊特牲註亦云。聖人
欲報其神之有功者。故求索而饗祭之。則大蜡之
祭。原主于報功。並無息民之意。臘祭乃主息民耳。

周禮息老物。只重老物意。息字不重。又觀月令祈
來年于天宗云云。則蜡雖主報。亦兼有祈意。○豳籥
章。祈年于田祖吹豳雅。祭蜡吹豳頌。豳雅豳頌。鄭康
成三分七月篇當之。以一章二章爲風。三章四章爲
五章六章之半爲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爲
頌。或謂楚茨甫田等篇是豳之雅。載芟良耜等篇
是豳之頌。朱子謂數說皆可通。而未敢必。
臘以息民。即所云息田夫勞農以休息之是也。
息民固在蜡後矣。以二者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記
之耳。而蔡邕獨斷乃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
大蜡。秦曰臘。以蜡臘混而爲一。鄭元註臘先祖五
祀。遂沿其誤。

羣小祀

祭法。四坎壇祭四方也。四方者百物之神。方有四。而位則八。若乾西北。艮東
北。坎正北。震正東。皆陽位也。坤西南。巽東南。離
正南。兌正西。皆陰位也。故有坎有壇而各以四。山
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
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周禮大宗伯。以槱燎。槱柴升烟。祀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
星。飌音風師雨師。箕星畢星。以疈音璧辜。披牲胸曰疈。磔牲體曰辜。祭四
方百物。卽蜡祭也。○按羣小祀不在望蜡諸祭之外。對日月星辰名山大川而言。故謂之小。
以其爲數不一。故曰羣。
非別有所謂羣小祀也。
按郊祀以下。皆言外神之祀。此外又如高禖之祭。
則以仲春元鳥至之日行之。姜嫄從帝而祀高禖。

簡狄從帝而祈高禖是也。至于封禪之祭，則祀天
于山上，謂之封；祀地于山下，謂之禪。其說起于管
仲，秦漢以後多行之。
三代前未之有也。

太祖廟亦曰祧廟，以其藏祧主于此也。

月祭謂朔祭也，朔祭即告朔。

封土曰壇，除地曰墠。

按周立文武世室，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也。

經學提要卷七

江州蔡孔炘南城編

廟制

錢梅仙曰：天子之廟七。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大夫之太祖，謂始爲大夫者。士一廟，謂侯國之中士下士，祭法所謂官師一廟是也。若上士則二廟，所謂適士二廟是也。天子之上中下士則皆立二廟。所謂七廟者，高、曾、祖、考親廟四，考爲一世，逖數而上。五世、六世祧廟二。主尚未遷，以其當遷，故謂之祧。

○四親與始祖爲廟，二祧爲祧。周禮守祧掌先王先公之廟祧是也。然總言之，皆可曰廟。凡廟各有寢，惟祧廟無寢，祭亦無尸。始祖之廟一。孔子所謂自虞至周之所不變者是也。孔子答子羔云云，見家語。二祧親盡則遷。按祭法謂四親與始祖，時祭之外，每月一祭；二祧則一年四祭而月祭不及。二祧以上，遷而爲壇，遷而爲墠，遷而爲鬼。漸遠漸疏，禮亦漸殺，然三年大祫之時，羣祧一概祭及，何嘗有七廟之外別立壇墠之事。周章成曰：壇墠之說出于金縢，乃因有所祈禱而爲之，非豫爲壇墠以待他日之禱也。孝經爲之宗廟以鬼饗之，非去墠爲鬼也。晉張融云祭法所言難信。獨有功德之主親盡不遷。故周立文武世室，不曰廟而曰世室，亦以廟制不能加于七耳。或謂周立九廟，如九廟可立，何

必又爲世室之名哉劉歆謂七者正數其常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在殷則成湯而下爲太宗太甲中宗太戊高宗武丁。按原文以中宗高宗祖甲爲三宗據周書無逸稱祖甲而不稱宗祖甲蓋未嘗宗也。今依史記易之。○周章成曰從來稱殷有三宗而不數成湯于理未安國語及祭法皆言殷人祖契而宗湯則湯固殷宗不獨三也据商頌則湯實稱祖。故賀循云殷有二祖三宗然則殷之特廟蓋有四矣。按祖契者太祖之祖祖湯者祖功宗德之祖。祖功宗德之祖可稱祖亦可稱宗猶之祖文王而宗武王而文武皆可以宗稱也。在周則爲文武皆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也。至于二祧廟。爲五世六世祖。即王肅所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也。而韋元

成之徒。則云王立七廟者親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爲七。此大謬之說也。蓋文武在共王時猶在七廟之內。至懿王孝王後別立二世室則在七廟之外。左傳載景王之言曰。余敢忘高圉亞圉。朱子謂武王克商。增立二祧于二昭二穆之上。祀高圉亞圉。則七廟之立自武王時已然。如合世室而始足七之數。是周止五廟。必不然矣按虞夏及殷雖未聞昭穆之稱然据家語則天子七廟自虞至周所不變鄭康成乃云唐曰文祖。虞曰神宗其廟皆五。夏氏五廟無太祖禹及二昭二穆。殷人六廟契與湯及二昭二穆矣夏祖顓頊

何得謂無太祖。商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何得謂商止六廟。

周章成廟制考。廟之外爲都宮。外環以牆曰都宮門曰都宮門諸廟在內。各有門堂寢室制詳宮室條。○廟之後寢祀祖妣。太祖居北。其餘以次而南。按此用孫毓之說也。如賈氏之說則廟皆前列天子七廟太祖居中。三昭居東。三穆居西。諸侯五廟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朱子中庸或問用孫說。儀禮釋宮用賈說。江愼修從儀禮釋宮。謂與聘禮每門每曲揖爲合。詳宮室條。廟皆南向。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若羣廟之主合食于太廟則惟太祖東向。羣昭皆列北牖下而南向。羣穆皆列南牖下而北向。若禘祭。則于太祖廟中特設太祖

所自出之帝于東向。本無其主。祭時則設。故曰特設。而太祖退居南向以配之。太祖之主不遷。其餘親盡則遷。若遷昭之首廟主。則以次廟末廟之主遞遷而上。而以新主祔于末廟。遷穆廟之主亦然。總之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有時子在三昭。父在三穆。似乎倒置。然廟有門垣。各全其尊。不以左右爲尊卑也。凡遷主必毀其廟。穀梁傳云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易檐改塗即是毀。不全毀也。謂更而新之。移置其主也。古者遷主。皆入于太廟之東西夾室堂之東西牆謂之序。序之外爲夾室。

至周則王季以上之遷主入于太廟。文王以下穆之遷主入于文世室。武王以下昭之遷主入于武世室。俱在世室之夾室。凡藏主必藏石室之中。卽夾室。按以其近東西墻故謂之石室。左傳莊十四年。鄭原繁云我先人典司宗祏。謂宗廟中藏主石室也。

朱子曰天子山節藻棁複廟重檐。明堂位。山節藻棁。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也。註。複廟謂上下重屋。重者深遠之意。重檐謂檐下復有板檐以禦風雨。刮楹謂以密石摩柱。達鄉謂每室四戶八牕。戶牖相對。按鄉。牖也。達鄉不過戶牖通達之意。四戶八牕古人未有此制度。諸侯不得爲。諸侯黝堊。黝黑飾。堊白飾。斲礱。大夫

不得爲。大夫蒼楹斲桷。士又不得爲。莊二十四年。丹桓宮楹。刻其桷。穀梁傳曰。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按公穀二傳。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羣公稱宮。如武宮煬宮是也。侯國之制大類如此。然考之春秋。諸侯之廟親盡。多有不毀者。如魯之桓宮僖宮。至哀公時猶存。文成十八年。晉悼公朝于武宮。武公至悼公已十世。昭十七年。晉中行穆子獻。俘于文宮。文公至頃公亦十世。而其宮猶存。至成公六年。魯立武宮。武公至成公十一世。定公元年立煬宮。煬公至定公十六世。卽皆已毀。而更立。故胡傳云。立者不宜立也。觀此則春秋時侯國告不能如周制可知。羣公不得稱世室。而明堂位以武公之廟比周之武世室。亦非也。○按諸侯羣公曰宮。故詩采蘩言公侯之宮。大夫士則曰宗室。故采蘋言宗室牖下。然諸侯大夫皆有太祖廟。故王制于諸侯大夫皆統言之曰廟。而士亦并曰廟。

禘祫

馬端臨曰。禘祫之說。諸儒聚訟。或謂祫大于禘。鄭康成之說。或謂禘大于祫。馬融王肅之說。或謂禘祫一祭而二名。賈逵劉歆之說。卒無定論。求之聖經。禘祫之文又不詳。特就明文論之。則禘祫之大小固可知也。禮不王不禘。虞夏皆禘黃帝。以顓頊之所自出也。商周皆禘帝嚳。以稷契之所自出也。至於祫則及始祖而止矣。豈非禘大祫小乎。按禘祭一配一。非惟毀主不陳。並三昭三穆廟主亦

不陳。祫則羣廟之主與毀廟之主皆升而合食。蓋禘取尊遠。祫取合祖。義各有當。陳氏据周頌雝詩商頌長發序。遂謂禘祭羣廟亦合食。而以禘爲審諦昭穆。周章成從其說。非也。雍詩長發詩說見後。

戴亢蘇曰。有謂禘用四齊。泛齊醴齊盎齊緹齊。三酒。事酒昔酒清酒。祫用五齊。增沈齊。三酒。禘用四代之樂。韶大夏大濩大武。大祫用六代之樂。增咸池大章。則禘小祫大可知。然宗廟九獻。郊祀七獻。亦可曰廟大於郊乎。諸侯有祫而無禘。則禘大祫小之說得之。此上論禘祫之大小。

周章成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諸經無明文。蓋漢儒從公羊傳推出。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

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詁殷祭禘祭也。

馬端臨曰。禘祫之先後或謂先三而後二鄭康成高堂隆之說先三謂祫後二謂禘言五年之中先祫而後禘也。或謂先二而後三徐邈之說先二謂禘後三謂祫言五年之中先禘後祫。然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不可據漢儒臆說也

戴允蘇曰。鄭康成以肆獻祼肆陳也獻薦醴也祼灌鬱鬯以求神也為大祫饋食食黍稷也為大禘按宗廟之祭始則灌鬱鬯以求神既灌則獻醴以薦腥既獻則解牲體以薦熟既薦則獻黍稷以饋食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是統言凡祭之禮分屬祫禘未確合四時之享為六謂值禘祫之年則合祠禴嘗烝則

歲凡五祭通言宗廟之祭共有六也非也按宗廟之祭自是有六但一年止有四祭值禘祫之年亦不得有五祭耳說見下蓋四時祭之中即兼有大禘大祫所謂間祀也如禘以四月據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而言周之六月夏之四月也春夏之交祭其所自生而既禘則不禴祫以十月按祫以十月經無明文司尊彝註云追享謂夏四月禘祭朝享謂冬十月祫祭以其間于四時之祭故又曰間祀也秋冬之交反其所由本而既祫則不烝所謂禮不欲數也此上論禘祫之時

張惕菴曰。祭始祖所自出名禘祭太祖之廟亦名禘。雍詩序云禘太祖也此詩云既右烈考文王也

按謂祫無所許功臣與享然周禮司勳亦有凡有功者祭于大烝之說

祭法虞夏殷周之禘惟周禘是實事其虞夏殷禘皆附會之詞不足為據

亦右文毋太姒也此又一禘也按序云禘太祖後人以詩詞未及于嚳稷而有烈考文母之句故以太祖為文王孔穎達遂謂周以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其實太祖即始祖而文王並無太祖之稱故朱子不從序說言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祫祭毀廟祧廟亦名禘商頌長發序云大禘也其詞有契相土成湯史記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三傳至冥冥八傳至湯伊尹是列祖功臣俱在正與盤庚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詞同此祫祭也又一禘也按朱子不從序說直以為祫祭之詩時祭亦名禘王制夏曰禘左傳寡君之未禘祀皆時祭按王制夏曰禘鄭氏以為夏殷祭名周改禘曰禴而左傳云寡君之未禘祀者或仍

古名而稱禘與三年喪畢奉主祔于先君之廟亦名禘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是也有事于宗廟用大禮皆名禘左傳昭十五年禘于武宮定八年禘于僖公皆是也此言禘之名亦可施於他祭

又曰論語或問之禘周禘也夫子不欲觀之禘魯禘也易謂周禘周自后稷即有邰家室諸侯不敢祖天子已千年矣武王有天下若又以嚳為始祖則后稷應列為昭穆於理不可若惟知有后稷則氏之初生實有木本水源心又不安是以周公制

禮郊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天明地察無不備矣又爲此五年一舉之大祭蓋不爲魯立廟則后稷得成其始祖又五年一大祭帝嚳以稷配食則后稷之靈亦有以慰其嚴父之志其意至深遠也愚謂魯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用殷禮示不敢臣周公也（按不敢臣周公之說非是。祭天地及宗廟尙皆用騂牲矣。）無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之文。朱註引趙伯循云云乃胡傳閔公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傳註之詞

考莊公以巳未八月薨辛酉五月甫二十一月卽以吉禮祀先公祔廟。慶父欲弑公自立爲此短喪之祭下文卽書八月公薨。春秋紀此志變非議魯也明云禘于莊公何嘗有祀文王之事胡氏誤也是後書禘祭者僖公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志不能正哀姜之罰也昭公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經不言禘左傳云禘于武宮叔弓涖事云云志變禮也又定公八年禘于僖公志躋閔公也皆非祭文王謂以大禮盛樂祭于廟皆名禘。夫子不欲觀乃此禘祭。魯頌鋪張僖公但言周公皇祖。一字不及文王無禘文王之事也（按魯只是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便爲禘。禘禮者大禮也。與禘始祖所出之禘不同。然已僭用天子之禮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中如禘于太廟。大事于太廟。皆是此禘。因禘周公遂沿及于羣宮。而凡用此禮祭祀皆謂之禘。如禘于武宮。禘于僖公是也。其用此禮奉主祔祭于廟。卽謂之吉禘。非周家祔主之祭本名爲禘也。夫子不欲觀之禘。未知是太廟之禘。與羣宮之禘。然總無祭文王之事。江愼修曰。魯有周廟。得祭文王。猶宋祖帝乙。鄭祖厲王。或出于特賜。故必無於周公廟禘文王之事。魯有周廟見左傳襄十二年。○此論周禘魯禘之分。）

大祫節略。祫舉于十月。前期三月先卜牲（王制祭宗廟之

牛角握。握者長不出一握也。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注。陽祀祭天與宗廟也。）前期十日乃卜日（卜牲卜日皆卜人事）前期三日乃筮尸。（大祫之尸凡七太祖一文武一。親廟四。其二祧及毀廟皆不立尸。）筮賓（異姓之臣一人爲賓。賓之黨爲衆賓。衆賓則無數。按據書言作賓王家。詩言我客戾止。則周當以二王之後爲賓。○筮尸筮賓皆筮人事）王及后與百官皆散齊（屛除其外緣）七日。致齊（專致其精誠）三日。祭之前日大宗伯眂滌濯。（親視濯溉祭器）涖玉鬯。（玉禮神之玉鬯灌地之鬯。）省牲鑊（鑊烹牲器）小史敘昭穆之俎簋（俎簋見後）司几筵掌几席之名（筵亦席也。設席之法先設者爲筵。後加者爲席。五几玉彫漆素彤。五席。莞藻次蒲熊也。周章成曰。禮器言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而司几筵言王之席三重。諸侯二重

大祫之尸凡七以孝王時立九廟而言

祼與灌同。朝踐謂三獻四獻七獻再
獻謂五獻六獻八獻也朝獻即朝踐饋獻即再獻追享朝享見前

何也。禮器疏曰。天子祫祭席五重。禘祭席四重時祭及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侯皆三重待諸侯及孤卿大夫皆二重祭天及日月山川五祀皆單席諸侯祭祀二重相朝亦二重而言三重者謂相朝時設享則三重若燕則二重也其享食鄰國卿大夫及己之卿大夫皆二重燕則單席祭社稷山川亦單席卿大夫法當再重鄉飲則單席按天子時祭等席三重即司几筵所云設莞筵加藻席次席左右玉几是也諸侯祭祀相朝二重即所云蒲筵加莞席右彤几云云是也祭天及日月等單席禮器鬼神之祭單席是也諸侯相朝設享三重郊特牲大享君三重席而酢是也至天子祫祭五重禘祭四重以及其餘諸席經無明文。○禘祫及時祭之席皆兼尸席與酢席言。

司尊彝辨尊彝之用。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其

禘祫

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彝盛鬱鬯用之以灌。尊盛五齊用之以獻。二者皆盛酒之器。若獻酒則有獻器。獻鬱鬯以瓚。王用圭瓚。后用璋瓚。獻五齊以爵。王用玉爵。后用瑤爵。諸臣用璧散。禮器所謂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是也。又王獻卿大夫士亦用玉爵瑤爵散爵。祭統所云是也。至酬爵則用觶。考工記獻以爵而酬以觶。是也。酢爵即用其所獻之爵。○彝受三斗。尊受五斗。爵受一升。散受五升。觶受三升。

天府陳國之玉鎮天球之屬**大寶器。**兌戈和弓之屬

典庸器陳庸器有功所鑄以紀功之器**大司樂縣樂器。**見樂制條

司徒奉牛。宗伯奉雞。司馬奉羊。司寇奉犬。司空奉豕。五句見春官小宗伯毛六牲注。○曲禮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每廟各備一牢。**牛羊豕具為太牢。有羊豕而無牛為少牢。天子諸侯

按儀禮少牢饋食有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雍人概鼎鼏人溉濯之文特牲饋食有宗人視豆籩告潔視牲告
先舉鼎鼏告潔之文然司馬諸侯有之而此云大夫有司馬何也其他官名亦未可盡信

用太牢。大夫用少牢。士用特豕。○牛羊豕先烹于鑊。鑊在廟門外爨室。熟乃升之于鼎。鼎在阼前。又由鼎以匕升之于俎。俎在尸前。○凡鼎有正鼎。實牛羊豕。天子正鼎九。上公七。侯伯五。為太牢。大夫三為少牢。士一用特豕。俎亦如之。牛羊豕分脊脇脅臑肩髀而羅列之。所謂太牢九个。少牢七个。豕五个是也。有陪鼎。貫魚腊。天子陪鼎三。上公至士陪鼎皆二。俎亦如之。天子諸侯之祭禮。儀禮無之。大夫五鼎。見少牢饋食所謂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羊鑊之東。又曰司馬升羊。司士升豕。雍人倫膚。司士升魚腊是也。士三鼎。見特牲饋食所謂升豚于上鼎。升魚于中鼎。升腊于下鼎是也。○按天子鼎俎十有二。以少牢特牲二禮推之。是陰厭陽厭之祭所設之饌。非正祭時所陳。正祭時獻腥獻熟。亦有鼎俎。但牲只用牛。而不用羊豕。不必備十二鼎俎之數。二厭之牲。殺之于祼前正祭之牲。殺之于祼後。諸侯倣此。

舂人供粢盛盛。粢盛用簠簋。外方內圓曰簠。以盛

禘祫

稻粱。內方外圓曰簋。以盛黍稷。天子飾以玉。大宗伯奉玉盛是也。盛與粢同。諸侯則飾以象。虞曰敦夏曰璉殷曰瑚**亨人供太羹鉶羹**羹肉湆太羹不致五味盛于登鉶羹則加鹽菜盛于鉶。

籩人陳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實麷蕡白黑形鹽之類饋食之籩實棗栗之類。加籩實菱芡之類。羞籩實糗餌之類。籩又名卷。見明堂位。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實韭菹醓醢之類。饋食之豆實葵菹蠃醢之類。加豆實芹菹兔醢之類。羞豆實酏食糝食

鬱人和鬱鬯擣鬱金香草之汁和合鬯酒。**鬯人供秬鬯**釀秬黍為酒使芬香條暢。故曰秬鬯。謂尚未和鬱者。和以鬱汁則香氣滋挹矣。按周禮鬯人止言供秬鬯。鬱人方言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蓋鬯酒未和鬱者不祼也。陳氏註郊特牲疑焉。

酒正供五齊三酒註見前。合五齊五尊三酒三尊則為八尊。大祭三貳則五齊三而各四尊中祭再貳各三

明水取之于月明火則取之于日以明火爇燭卽爲明燭

尊小祭壹貳各二尊大祭謂天地中祭謂宗廟小祭謂五祀貳盖也。禮運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元酒謂明水醴者醴齊醆者盎齊粢醍者緹齊澄酒者沈齊按元酒設於室內其餘以次而下則三酒陳列又稍下可知。醢人供五齏七菹五齏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七菹韭菁菹茆菹葵菹芹菹箈菹筍菹皆齊也。卽四豆中所實者。箈音台。醯人供好羞非常之羞澤虞供澤物芹茆菱芡之屬川衡供川物魚鱐蜃蛤之屬及諸侯所供之方物無不畢備卽禮器大饗節所云束帛加璧與龜金丹漆絲纊竹箭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是也。大饗卽大祫。祭之日。雞人夜嘑旦以嘂百官王后及百官夙興小宗伯告時告備大宗伯出高祖以下木主守祧出祧主並入

祭時同宗無爵者以服穆分兩行序立于東階下西面北上中庸所謂序昭穆也其說本賈疏文王世子宗廟之中如外朝之位則所謂序爵

瓚以玉飾之有柄圭瓚柄用圭璋瓚柄用璋。圭瓚璋瓚謂之祼玉見周禮鬱人

太廟中。王袞冕入立于阼。后副禕入立于東房。乃設陰厭之祭尸未入廟先祭神于室之奧謂之陰厭之祭所設之饌尸出後徹之以餕及餕畢。改設饌祭神于屋漏謂之陽厭之祭蓋以神之來來自陰其去去自陽故始之以陰厭終之以陽厭。此禮自天子達於士。詳見特牲禮。祭畢太祝乃迎尸守祧各以其服授尸。先王袞冕。先公鷩冕。入室。祭統。王不迎尸別嫌也。位尸席位設木主之左。王執圭瓚酌彝中之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而祭之。天官。小宰贊祼將之事。是爲一獻。后以璋瓚酌彝中之鬯以亞獻。尸亦受而祭之。天官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註后亞祼用璋瓚。朝踐王酳尸用瑤爵。是爲二獻。凡此二獻謂之二始。所以

凡祭之初昧明而灌故謂之晨灌

灌在室朝踐饋食則有室事有堂事

求神于陰周人之祭。以灌爲始。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器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尸卽席。王袒出迎牲于門。親牽而至庭麗于碑祭義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贊幣以從禮器曰。納牲詔于庭。詔于庭者。謂牲入在庭以幣告神也。乃執鸞刀鸞刀者以鸞飾刀。啟其血毛取血告殺取毛告純有司遂殺牲郊特牲曰。用牲于庭。于是尸出坐戶西南面主木主東面郊特牲曰。坐尸于堂。王北向而事之。祝乃取膟膋腸間脂也燎于爐炭入而詔神于室郊特牲曰。詔祝于室。出以墮王前。王洗肝于鬱鬯而燔之謂之制祭。乃升首于室首牲首也。郊特牲曰。升首于室。薦腥于

尸主前。王以玉爵酌泛齊獻尸。謂之朝踐之獻踐行列也。此三獻也禮運。三獻腥。又曰腥其俎。指此。○灌尸二獻。尸皆不飲。至此尸方飲之。后乃薦朝踐之籩豆所薦之籩豆皆八籩八豆。○周禮九嬪贊后薦籩豆。內宰贊后薦加籩加豆。以瑤爵酌醴齊亞獻。此四獻也。堂上事尸禮畢。乃進羹定告神于堂肉汁曰羹熟肉曰定將迎尸入室。故先以羹定告神。禮器曰。羹定詔于堂。取蕭薌黍稷并膟膋燔之以求神于陽牲初殺時。祝取膟膋燔于爐以告神。至是將薦熟。乃合蕭與黍稷燒之。郊特牲曰。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既奠謂薦熟之時。焫作爇。又曰殷人先求諸陽。謂先焫蕭而後灌鬯也。周人先求諸陰。謂先灌鬯而後焫蕭也。○詩取蕭祭脂。卽此焫蕭之禮。乃迎尸主

入室設正祭祭以薦熟爲正。郊特牲。直祭祝于主。直祭謂正祭也。祝于主卽下文使祝祈福于尸。祝詔王拜妥尸。尸拜詑。尸遂以菁茅祭酒。名曰縮酒縮酒之說有二。鄭興註甸師以束茅立之。沃酒其上。使滲下去。如神飲之。鄭元註郊特牲謂泲之以茅縮去泲滓。杜預註左傳用鄭興說。尸乃坐尸至是乃坐。所謂妥尸也。禮器周坐尸。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坐尸。謂尸常坐。立尸而卒祭。謂尸當飲食則暫坐。若不飲食則惟立以俟祭事之終也。于是薦熟祭義薦黍稷肝肺首心。名曰饋食使祝祈福于尸。禮運祝以孝告。祝詞如云。薦歲事于皇祖伯某甫是也。王以玉爵酌盎齊獻尸。謂之再獻此五獻也禮運五獻熟。又曰熟其殺。指此。后乃薦饋食之籩豆以瑤爵酌緹齊亞獻此六獻也

尸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之泛齊酳尸。食畢而飲謂之酳。亦謂之朝踐之獻此七獻也尸飲訖乃設酢席于戶內尸卽以所獻之齊酢王使祝致嘏于王禮運嘏以慈告。其詞如云。皇尸命工祝致多福于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之類。此時王以玉爵獻卿。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也。自三獻至王酳尸。是尸飲五。后乃薦加籩加豆以瑤爵酌饋食之盎齊酳尸。亦謂之再獻此八獻也尸卽以所獻之齊酢后八獻之後后復薦羞籩羞豆諸臣爲賓者酌沈齊獻尸以備卒食三獻卒食三獻謂六獻後三獻此九獻也尸酢諸臣用清酒此時王以瑤爵

疏言天子以下宗廟之祭其獻禮差等亦當如賓客之禮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夫三獻士一獻

獻大夫祭統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是也。七獻後尸又飲二爲尸飲七。九獻畢太祝復設饌于廟門內以求神詩曰祝祭于祊堂上堂下六代之樂並作長賓長兄弟天子別立宗子以統其族人卽此長兄弟更酌沈齊爲尸加爵此時王以散爵獻士祭統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是也加爵時尸又飲二并前爲尸飲九凡獻卿大夫士皆用三酒。按獻諸臣亦必獻兄弟祭統不言者文不具耳主人主人卽長兄弟蓋代天子爲主人也既以爵獻卿大夫士及兄弟此禮在旅酬之前卽賓主相獻酬之事也凡有獻則有酢有酬主人酌酒奉賓謂之獻賓酌以答主人謂之酢主人又酌酒先自飲再酌以奉賓謂之酬賓長一人其餘卿大夫士皆爲衆賓然後行旅酬之禮初主人酬賓長于西階賓受酬爵奠于席前而不舉兄弟之後

生爲最長者舉觶于阼階長者亦奠而不舉及獻酬既畢之後。賓取所奠觶于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亦取所奠觶于西階酬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是爲旅酬于是賓弟子及兄弟之弟子。各舉觶于其長亦先自飲如前儀賓復取觶酬兄弟之衆長兄弟復取觶酬賓之衆亦交錯以徧謂之無筭爵。禮器周旅酬六尸。謂六尸自爲昭穆次序行旅酬之禮也。后稷尸尊。不與子孫爲酬酢故止有六尸。旅酬畢尸出君與卿大夫士以次而餕祭統夫祭有餕。尸亦餕鬼神之餘也。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士起。百官餕下餕上之餘也。牲初殺薦血腥于鬼神。及熟升之于俎。而尸始食之。是餕鬼神之餘也。謖亦起也。百官煇胞翟閽之屬餕畢設陽厭之祭詳見前乃徹俎膳夫徹王之俎。內小臣徹后之俎。祭時后登俎于房。須胙于異姓士自持俎歸大夫以

上君使人歸之燕同姓燕禮不同天子諸侯賓尸在次日故本日有燕禮下大夫與士皆不賓尸故亦有燕禮惟上大夫即于本日賓尸故無燕禮明日更以一牢繹祭于廟門外西塾繹祭亦名祊禮器為祊乎外是也以賓禮燕尸行葦之詩燕父兄也鳧鷖之詩燕公尸也凡燕皆在路寢○所用之樂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王出入奏王夏后出入奏齊夏賓出入奏陔夏降神謂灌尸用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三獻之時堂上以夾鍾之調歌清廟之詩堂下以無射之調作大武之樂獻后稷尸則歌思文舞韶舞獻先王尸則歌天作獻文王詩則歌清廟獻

武王尸則歌執競皆舞大武三獻以下每獻奏樂如初九獻之後兼作六代之樂並詳樂制條。

按禘祫之禮亦大略相同其四齊五齊與四代之樂六代之樂之別已見前○凡禮制節次皆前人從儀禮推出參之以郊特牲禮運禮器祭義祭統諸篇而言。

時祭

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氏云此夏殷之禮周改春祭曰祠夏祭曰禴其嘗烝之名不異按祠禴嘗烝毛詩周禮公羊皆同○礿同禴天子犆礿犆同特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天子之礿就各廟分祭故曰特禘嘗烝則皆合食于太廟故曰祫諸侯之礿嘗烝同于天子禘則一年用特一年用祫三年之祫則羣廟與毀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時祭之祫則羣廟之主合食而毀廟之主不與。

祭統亦曰夏祭曰禘祭義則云春禘秋嘗鄭氏云禘當讀為禴

禮但言不王不禘則諸侯亦嘗有大祫之禮或謂諸侯但有時祫而無大祫恐不然

周章成曰時祭之期經傳不同周禮大司馬獻禽以享礿則仲夏也獻禽以享烝則仲冬也此仲月之證也祭統孔悝之鼎銘稱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計其時為孟夏左傳稱閉蟄而烝計其時為孟冬此孟月之證也孔安國洛誥傳以為當用仲月按春秋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其時亦仲冬鄭康成王制註以為當用孟月孔穎達左傳疏則為之調停云四時之祭自

孟月中氣以後仲月中氣以前皆可用

按時祫毀廟之主不祭方物不備犧尊各別酒止用二齊三酒九獻之後不徧作六代之樂惟用大武而已其餘亦與大祫畧同凡合祭于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分祭于各廟惟有本廟所出之子孫與祭此外不與。

朝踐用泛齊饋食用盎齊故曰二齊

江州蔡孔炘南城編

樂制

按堯舜以前之樂惟雲門咸池見于經其他皆雜出他書未可信

周章成曰樂之由來尚矣葛天作八闋伏羲作扶來(亦曰立本)神農作下謀(亦曰扶持)黃帝作咸池(黃帝命大容作承雲之樂是爲雲門大卷命曰咸池)少昊作大淵顓頊作六莖(顓頊作五基六莖之樂名曰承雲)帝嚳作六英(帝嚳命咸黑典樂)堯作大章舜作箾韶(箾虞書作簫從今文也古文作箾箾舞者所執之物非簫管之簫也左傳亦作節箾)禹

作大夏湯作大濩(大濩左傳作韶濩取紹繼大禹之義)文王有象箾(舞者執南籥以籥舞皆武王所作以象文王之功)武王有大武(周公所作以象武王之功)諸樂中惟咸池大章韶夏濩武爲最著所謂六代之樂也(樂記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周禮大司樂則以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爲六代之樂雲門大卷黃帝樂大咸即咸池本黃帝樂鄭氏註周禮以爲堯樂或云咸池堯當增修之然都無所據)樂之用各不同大司樂之說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舞大磬(韶同)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姜嫄)舞大武以享先祖(后稷及先王先公)此固未可盡信

肆夏又用之迎賓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祭宗廟則尸出入亦奏肆夏

至如郊祀上帝則六代之樂並奏(詳郊祀條)五時迎氣(即迎春東郊云云)則止奏當代之樂大祫之禮亦六代之樂並奏(詳禘祫條)四時常祭亦止奏當代之樂(詳時祭條)蓋各有差等也樂有樂之章(詩則爲歌章)言乎三百篇大例則頌用于郊廟大雅用于王朝小雅通于侯國二南用于鄉(二南爲鄉樂鄉人習禮所用又謂之房中之樂君夫人房中所用其等差則天子房中用周南諸侯房中用召南)然穆叔謂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繁遏渠即九夏中之三繁即肆夏遏即昭夏渠即納夏呂叔玉則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元侯謂方伯及上公若享平等之諸侯則歌文王合鹿鳴)是頌

不獨用於郊廟也又言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是大雅不獨用于王朝也燕禮及鄉飲酒皆小雅與二南並用是二南不獨用于鄉小雅不獨用于朝也蓋鄭康成論樂有上取下就之義如大夫用鄉樂諸侯用小雅天子用大雅與頌此其正也若天子享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享諸侯亦然此所謂上取者也諸侯燕羣臣及聘賓歌鹿鳴合鄉樂天子燕羣臣及聘賓亦然此所謂下就者也(凡樂章升歌頌則合大雅升歌大雅則合小雅升歌小雅則合鄉樂詳見燕禮條)樂有樂

笙同節

之器。玉磬。卽虞書所謂鳴球琴瑟。在堂上。堂上以玉磬琴瑟合詠歌之聲

凡比以琴瑟曰歌。○玉磬在堂上。樂作時用之。石磬在堂下。樂止時用之。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廣六寸。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周文王又加二絃。曰少宮少商。是爲七絃。世本云。庖犧作瑟。五十絃。黃帝破爲二十五絃。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頌瑟長七尺一寸。廣一尺七寸。二十五絃。樂書云。五十絃大瑟也。二十五絃中瑟。卽頌瑟也。五絃十五絃小瑟也。

餘皆在堂下。升歌止用琴瑟。所謂琴瑟在上是也。繼則笙入堂下爲奏。先擊鎛鐘。次擊鼓而凡等笙塤籥簫篪篴管。編鐘編磬之屬舉焉。合以祝。止以敔。侯其旣闋。而後擊特磬以收之。所謂匏竹在下也。繼則間歌。歌奏相禪。終乃合樂。歌奏並作。八音並舉。○特懸者爲鎛鐘。高二尺二寸。厚八分。黃鍾律倍半而爲之者也。編鐘十六枚。同在一簨虞。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

特懸者爲特磬。前長二尺七寸。博六寸。厚七寸。後長一尺八寸。博九寸。厚二寸。此特懸大磬。謂之黃鍾磬。配鎛鐘者也。鎛鐘以宣樂。特磬以止樂。所謂金石以紀樂律之綱。孟子金聲而玉振之。指此特磬亦石磬。但其石甚細。亦玉類也。故曰玉振。與堂上玉磬不同。編磬十六枚。同在一簨虞。與鏞聲相應者曰頌磬。與笙聲相應者曰笙磬。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是也。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謂四面皆縣也。諸侯軒縣。則去其南面。大夫判縣。又去其北面。士特縣。又去其西面也。凡縣鐘磬半爲堵。謂鐘磬各八。同在一虞。全爲肆。謂鐘磬十六枚。各一虞。特鐘特磬。是首尾用者。編鐘編磬是中間奏者。鼓人職。以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晉鼓鼓金奏。雷鼓八面鼓。靈鼓六面鼓。路鼓四面。晉鼓兩面。鐘師以鐘鼓奏九夏。鎛師掌金奏之鼓。鼓謂晉鼓。蓋擊晉鼓以奏鎛鐘也。又瞽矇掌播鼗。眡瞭掌凡樂事播鼗。鼗者小鼓。亦所

匏竹利制謂

於五聲無所屬也

以節樂。又小師擊應鼓。徹歌。小樂事鼓朄。應鼙鼓也。所以止歌。朄音亂。小鼓也。爲應鼓之引。又籥章掌土鼓豳籥。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鞔。用之龡豳。凡鐘磬鼓皆縣之簨虞。簨者下橫者也。簨上板曰業。其邊植者爲虞。簨飾以鱗屬。虞飾以贏屬羽屬。業上飾以崇牙。垂五采羽于其下。惟鼓與土鼓等無簨虞。小師掌教柷敔塤簫管笙。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柷狀如漆桶。以椎撞之。所以起樂。敔狀如伏虎。以木轉之。所以止樂。塤燒土爲之。有六孔。如雁卵。簫編竹爲之。長尺四寸。二十四管。形如鳥翼。管如篴而小。并兩手吹之者。竽象笙。三十六簧。長四尺二寸。笙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皆管在中央。形參差象鳥翼。簧者管中之金薄葉也。吹則鼓動其簧而聲發。籥如篴而三孔。篪八孔。一孔上出。篴六孔。牘應雅皆以竹爲之。舂者築于地以作聲也。竇出奏祴夏時。以三者應之。○國語。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周官　御案曰。金石以紀樂

律之綱。琴瑟以應人聲。在堂上。笙管塤貴人氣。在堂下。鼓鼗柷敔以節樂而已。又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堂下之樂也。笙鏞以間。則間歌也。簫韶九成。則合樂也。儀禮雖鄉樂亦備四節。則大祭祀其備四節可知矣。按觀鄉射但奏鄉樂一節。大射止有工歌管吹兩節。樂亦有不盡備四節者。若大祭祀自當備四節。

而玉磬爲最尊。惟天子用之。諸侯不得用。朱干玉戚亦然。郊特牲言諸侯之擊玉磬。諸侯之僭禮也。子家駒謂魯昭公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僭于天子久矣。見公羊傳則諸侯之不得用可知也。論樂舞。則有大司樂之大舞。大司樂之六舞爲大舞。卽雲門咸池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也。有樂師之小舞。樂師教國子小舞有帗舞

昭一作韶齊音哉祴一作陔驁音敖

祭統舞莫重于武宿夜注武宿夜武舞曲名

用于社稷帗析五綵之繒爲之有羽舞用于四方羽析重翟之羽爲之有皇舞用于旱暵皇雜五色羽以象鳳凰來儀有旄舞用于辟雍旄持牛尾以象百獸率舞有干舞用于山川執干盾而舞有人舞用于宗廟舞手袖而舞帗羽等皆文舞干武舞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按公羊萬入去籥傳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羽舞也是以萬爲武舞籥爲文舞證以左傳子元振萬而文夫人以爲習武備正合簡兮詩毛傳言萬爲文武二舞之總稱非也

而其行列則天子八

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衆仲所言是也當從服虔每佾八人之說

按舞在堂下合樂之後祭祀之舞已見上文雲門咸池云云燕禮則儀禮云若舞則勺是也鄉飲酒禮等無明文其舞勺可知凡舞必奏詩爲節如舞大武則奏於皇武王之篇雲門咸池諸舞不可考在當日亦必有所奏之篇章每曲一終爲一成則舞者移過一位觀孔子答賓牟賈之語則知舞者

之位凡四一成自南第一位北至第二位再成自第二位至第三位三成自第三位至第四位極于北而反乎南四成自北第一位却至第二位五成自第二位却至第三位分爲左右六成自第三位復于極南初位此雖言大武之舞而凡舞亦可得其舞于舞皆用國子弟爲之而大司樂樂師之又樂五音習舞內則舞勺舞象皆平時教之習舞論樂勺詩作酌即於鑠王師之篇象即維清之詩

縣則有半陳之堵有全陳之肆其差等則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小胥所掌是也

註見上若鍾師則掌九夏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客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助祭奏齊夏族人侍燕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鄭氏謂九夏樂章皆頌之類或謂九夏有聲無詞非可求于三百篇中其于春以推頌諸篇强配

祴音亥韶音闓荅音聲甄肯震

之誤也按强求之三百篇固鑿然謂凡言奏者皆是有聲無詞則亦非鞮鞻則掌四樂四夷之樂東曰韎南曰任西曰侏離北曰僸言典同掌六律六同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凡聲高聲䃂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陽六律爲律陰六律爲同以其述天地自然之氣而宣之故曰律以其爲律之偶而同陽故曰同六呂又謂之六間呂言其體也間言其位也同言其情也瞽矇掌六詩賦比興風雅頌九歌六府三事磬師掌縵樂以雜曲合樂笙師掌祴樂即祴夏鎛師掌愷樂軍旅之樂旄人掌散樂野人之樂以樂賓

諸侯則祝將鼗將將謂使者執此以將命也各有等殺以樂賜

卿大夫則歌鍾鎛磬皆得與及晉侯賜魏獻子見左傳襄十一年

此樂制之大略也。

馬端臨曰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如關雎鵲巢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作詩之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强通也

按前人見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奏大蔟歌應鍾云云以爲奏者但奏其樂而不歌又見儀禮於鹿

鳴四牡以下曰歌於南陔白華華黍曰笙曰奏緣謂笙奏為有聲無詞然鵲巢采蘋采蘩有詞矣何以言笙吹乎蓋比以琴瑟曰歌或以笙或以管或以金則曰奏如笙吹鵲巢下管新宮金奏肆夏是也並非以有詞無詞為歌與奏之分大抵堂上以人聲為主故曰歌者在上堂下亦非無人聲但以人氣為主故曰匏竹在下猶之舞時亦奏詩為節但以舞為主耳若必泥奏為有聲無詞試問晉享穆叔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工歌鹿鳴之三可曰文王鹿鳴有詞而肆夏無詞乎抑敢曰聖人刪詩幷刪禮也笙歌相間自有儀禮在何得以有聲無詞之詮名笙之雅中且鄉射云奏騶虞而騶虞有詞亦云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肆夏即時邁樊遏為部夏即執競渠為納夏即思文皆有詞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詞也又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豳即七月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升歌淸廟下管象象即維清豈籥有詞管有詞而笙獨無詞乎大抵聲由詞生未有有聲無詞之樂。

律呂

周官

御案曰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皆以之為均而起調畢曲者也奏以黃鍾為均者歌時則以大呂為均之樂配之下皆倣此（張子曰如以黃鍾為宮便用林鍾為徵大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這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又曰凡樂之所謂五聲者有調有音調舉一曲之全音則逐字而命之六樂十二律（祀天神奏黃鍾歌大呂祭地示奏太蔟歌應鍾祀四望奏姑洗歌南呂祭山川奏蕤賓歌函鍾享先妣奏夷則歌小呂享先祖奏無射歌夾鍾）皆宮調也（奏黃鍾以黃鍾為宮歌大呂以大呂為宮）文之以五聲乃是調中之五聲雖用五聲之一以名調而中間和應之律則五聲俱備此凡樂之大綱也（張子曰周禮祭不用商音然只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便是宮調若其中按拍處五音都用。張惕菴曰黃鍾為宮此是樂本一定不易如金之鍾石之磬絲之琴瑟定是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無可移易易則奪倫矣樂章之詩則不然凡是五聲之字皆可起調起調字即為宮餘字叶應之如起調是商音即商聲之太蔟為宮下生南呂為徵上生姑洗為商下生應鍾為羽上生蕤賓為角矣起調是角音即角聲之姑洗為宮下生應鍾為徵上生蕤賓為商下生大呂為羽上生夷則為角矣又曰五聲六律一器亦有衆器亦有止歌詩一開口亦有凡歌一句即有喉脣舌齒脣之分喉聲最亮恐掩抑他聲節以黃鍾絲絃至八十一絲而止竹管至九寸而止矣不可更高也脣聲最微恐為他聲所掩節以應鍾絲絃至四十五絲竹管至四寸五分止矣不可更低也餘可類推樂器不一有一器總包五聲者琴中絃為宮五絃管五音七絃管七音瑟二十五絃第一絃即黃鍾宮第二十五絃黃鍾清聲應之他皆做此有在五聲之外者學記謂鼓無當于五聲五聲弗得不和又有各有所屬考伶州鳩云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又有一定不移名令編鍾編磬一架十六枚各刻十二律與四清聲名大約宮商角徵羽譬一尺十二律尺之分寸也金石絲竹等譬如布帛以六律正音是以尺去裁布帛）

周章成曰樂有六律六呂有五聲二變漢書云黃帝使伶倫至崑崙之陰取嶰谷之竹制為十二管

函鍾即林鍾
小呂即仲呂

鐘之斤兩有輕重磬之厚薄有大小琴瑟之絃有粗細而聲之淸濁高下分焉

喉音屬宮脣音屬商舌音屬角齒音屬徵脣音屬羽脣間喉為變宮齒間舌為變徵

子至亥為十二辰

六陰倒衡謂六陽仍居本位六陰則居其衝見旋相為宮圖

以擬鳳凰之鳴其雄鳴為六律雌鳴為六呂此律呂所由昉也五聲清濁之序曰宮商角徵羽國語所謂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是也五聲相生之序曰宮徵商羽角淮南子所謂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是也古者但有五聲至周武王加變宮變徵是為七聲十二律各當一辰以五聲配十二律三分損益隔八相生於是乎有旋相為宮之法如黃鍾為宮則林鍾為徵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其餘諸律各以類從各具五聲合十二宮凡

六十聲加變宮變徵則為八十四聲此十二調旋相為宮之法也以十二調配十二曲每五調而為一曲。其配之之法六陰倒衡如黃鍾為宮則仲呂為徵無射為商。夾鍾為羽夷則為角五調各具七聲合十二曲凡六十調。共四百二十聲此六十調旋相為宮之法也蔡西山曰。十二律旋相為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為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為調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黃鍾也黃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為綱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

鍾損益之變也。性理御案曰。凡言宮商角徵羽者有聲有調。聲者以律之長短高下別五聲隨每字每聲而名之者也。調者以其律之起聲收聲分。五調統一曲七聲而名之者也。知聲與調之分則知樂之所謂條理矣。五聲之中臣不得過君民不得過臣事不得過民物不得過事但十二律長短不同當其交互相配有不合於損益之序者則君臣民事物將至於奪倫故為十二子律以通之。朱子曰旋相為宮若到應鍾為宮則下四聲都當低去所以有半聲亦謂之子聲近時所謂清聲是也。如應鍾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之商則是商聲高似宮聲為臣陵君而不可用乃用蕤賓律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止是此律。故亦能相應也。按除黃鍾外以下皆有半聲至應鍾為宮則下四聲全屬半

聲也十二調中黃鍾林鍾太蔟南呂姑洗應鍾所取五聲二變其節皆和。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取前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為六變律及變半律以濟之按如蕤賓用黃鍾變律為變徵。變半律也。大呂用林鍾變律為變徵。則用其全變律者其聲近正而稍高於正律。所以濟正律之窮律自黃鍾九寸至應鍾四寸七分賓四寸六分六釐。皆以次遞降惟大呂夾鍾仲呂介乎前三陽之間。而按序下生則太短太短則候氣而氣不應作樂而樂不和。故用三倍律以當之。按黃鍾生林鍾至蕤賓。其節皆和。至蕤賓生大呂。夷則生夾鍾。無射生仲呂。三分損一則生

太短不成律矣。故必須用倍律。正變倍半之法具然後清濁高下各得其宜此律呂之大略也

又曰。五聲相生而窮于角何也。蓋角數六十有四。三分之則有奇零不可行。此五聲之所以窮于角也。十二律相生而窮于仲呂何也。蓋仲呂六寸有六分。實六寸五分八釐零。若三分益一。而上生不成黃鍾之數。此十二律之所以窮于仲呂也。凡陰陽相生。陽生陰為下生。陰生陽為上生。而自蕤賓以下。陽反上生。陰反下生何也。蓋大呂夾鍾仲呂三者當用

倍律。生大呂者為蕤賓。生夾鍾者為夷則。生仲呂者為無射。以短生長。安得不謂之上生。若大呂夾鍾仲呂以長生短。安得不謂之下生。此陽之所以反上生。陰之所以反下生也。按司馬遷律書與前漢志蕤賓以下。仍以陰陽為上下。此以律之長短為生之上下。本禮運呂氏淮南子。蔡西山謂其陰陽錯亂不可從。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似旋宮之義不出十二律。而自林鍾以下則有半聲。蕤賓以下則有變律何也。蓋十二調中惟黃鍾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蔡西山曰。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為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故黃鍾獨為聲氣之元。自林鍾以下。則正律有不為役者矣。自蕤賓以下。則半聲有不得合者矣。此林鍾以下所以有半聲。蕤賓以下所以有變律也。旋宮之中變聲變律互用。而變聲不自為調。變律不自為宮何也。蓋變宮在羽宮之間謂之和。變徵在角徵之間謂之謬。變宮為和。變徵為謬。本淮南子。二者非正聲。烏得自為調。變律因仲呂再生而設。其長比前律稍減。其聲比前律稍高。清者高。濁者下。六者非正律。烏得自為宮。此變聲所以不自為調。變律所以不自為宮也。

陰陽之理。陽生于子。至于亥而窮。上返下。陰生于午。至于巳而窮。上返下。而律始于子。迄于巳。至巳而往不復返何也。蓋樂由陽來者也。黃鍾為陽之首。律之君。其下十一律不過寫黃鍾之蘊而已矣。由子迄巳而黃鍾之變化已備。無復返之理也。所謂紀陽不紀陰也。律呂至巳往而不返者。即所謂十二律窮于仲呂也。但一則論其數。一則論其理。律呂紀陽不紀陰。而六十調內。必陰陽合而調成何也。夫陰陽之對待。自然之理也。律雖紀陽不紀陰。而究乎六十調之全。其實宮商角三

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以木為案每律各一案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覆以緹素按歷而候之氣至則吹灰動素陽氣至則陽律應之陰氣至則

十六為陽徵羽二十四為陰蓋一陽之中又分陰陽也若夫律之為經而聲之為緯也五聲十二律損益相生皆以律為主而聲從之十之為體而九之為用也律呂徑圍之數以十為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為法蔡西山曰以十為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為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律之娶妻而呂之生子也如黃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初與初同位有夫妻之象林鍾初六上生太蔟之九二初與二異位有母子之象陰之可易而陽之不可易也六陽居本位六陰居衝位如林鍾本未月律而居丑位之類足陽不可易而陰可易宮之為中聲而黃鍾之宮之為元聲也此皆成說之可知者也

又曰黃鍾為萬事根本在律則為律之本其長九寸其中空圍九分由黃鍾以生十一律則吹以考聲列以候氣莫不合符李穆堂曰黃鍾所以測天地之元聲元聲既得則由此立之以為樂準因而由此以準權量尺度輕重大小長短皆得其宜耳非律度量衡待黃鍾生也故定律者先定黃鍾古之定黃鍾者其法不一或求之銅斛或求之石尺荀勖和寬之論黃鍾皆憑斛尺不知古今一定者律而屢易者度量周鬴漢斛之類既不足據而十五等尺亦不足憑欲執度量以定黃鍾難矣或又參之以秬黍王朴則專恃累黍矣為縱黍之說者曰

律應之古所以有閏生歷之說南懷仁曰氣之法再注閉不能取驗今已不用

管空徑三分以黍直置管中容黍千三百七十則慮其太長此李照之說為橫黍之說者曰管空徑三分四釐六毫以黍橫置管中容黍千二百則患其太短此胡氏之說為斜黍之說者曰管空徑三分以黍亂實管中限以千二百黍隨其長短截之更有所未當此房庶之說蓋秬黍之為物也歲有豐凶地有肥瘠種有大小烏足取信況古人謂以秬黍之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耳非執黍以定黃鍾也西山蔡氏曰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為

律管本以竹為之管式既定依式造銅律等

準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長或短長短之間毋差半分為一管兼度其徑圍之數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別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為黃鍾者信矣黃鍾信則十一律皆取裒而度量衡皆受法矣邱濬張鶚皆主此說○張暘菴曰樂從人聲生六律正五音亦從人聲始古人審音在先制律在後律所以存樂非所以起樂也律不此竹有鍾律有銅律有玉律總是聖人以器留音多為之制合後世有所考按至審音知樂以人聲為主後儒不知此秘以黃鍾之聲不可得則古樂不可復作苦心竭力於器數之末辨累黍之縱橫窮尺度錢刀圭臬之長短尋管仲呂覽淮南司馬遷班固諸書之異同不知作樂之本聽樂之妙尚有

進於此者矣。

國語景王將鑄無射，鐘名律中無射者也而爲之大林，無射之覆律中林鐘者也問伶州鳩，對曰。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議取其和無偏向也革木一聲。無清濁之變也今細抑大陵。無射爲陽聲之細林鐘爲陰聲之大。細抑大陵謂細聲爲大聲所陵抑而不聞聲不和平，非臣之所聞也。

又景王將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平之以六。成于十二。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十一月陽伏于下。含元處中所以養六氣九德之本。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九德六府三事。太蔟所以贊陽出滯也正月陽氣發動。故爲贊陽出滯。姑洗所以修潔百物也三月洗濯枯穢。改柯易葉。故爲修潔百物。蕤賓所以安靖神人也五月陰伏于下。陽氣在上。陰陽消長之間。故用以安神人。夷則所以詠歌九則也七月萬物告成。故可以詠歌九功之則。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也九月陽氣收藏。不復發越。故宣布前哲之令德以示民表式。爲之六間。六間者以六陰參乎六陽之間。大呂助宣物也。十二月陽氣已萌。故助黃鍾宣物。夾鍾出四隙之細也夾鍾二月之律。四隙者四時之間隙。細謂氣之微者。四時微氣皆始于春。春出而發之。故爲出四隙之細。仲呂宣中氣也陽氣初起在中。至四月宣散于外。林鍾和展百事也六月萬物衆盛。故當調和展布百事。南呂贊陽秀也八月萬物秀而未實。故贊陽成之。應鍾均利器用也十月工師効功。審其細鈞。鈞調程度。故曰均利器用也。有鍾無鎛。小鍾曰鎛。昭其大也。角徵羽爲細。鈞兩細不相和。故有鍾無鎛以大平細也。大鈞有鎛無鍾鳴其細也。宮商爲大。均兩大不相和。故有鎛無鍾以細平大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

圖鍾即夾鍾

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合者。子與丑。寅與亥。卯與戌。辰與酉。巳與申。午與未合也。周官御案曰。凡陽律自子左旋以終于戌。陰同自丑右轉以終于卯。左右相配謂之合律按大司樂有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云云。三法與旋宮之法不同。其說不可信。

黃鍾九寸九九八十一數太蔟八寸八九七十二數以下倣此蓋每寸皆作九分計所謂以九爲法也

五聲二變圖

宮八十一 商七十二 角六十四 變徵五十六 徵五十四 羽四十八 變宮四十二

五聲損益相生。宮數八十一。三分損一得五十四下生徵。徵三分益一得七十二。上生商。商三分損一得四十八下生羽。羽三分益一得六十四。上生角。角六十四。三分零一。數極不生。於是去其一而三分損一得四十二。爲變宮。變宮三分益一得五十六爲變徵

律呂相生之圖

此圖隔八順數大呂夾鍾仲呂加一倍推算以其當用倍算也

旋相為宮之圖

此圖六陽仍居本位六陰則居其衝循次順數為十二律相生之序逆數則為六十調提綱之序

半聲變律圖

	宮	徵	商	羽	角	變宮	變徵
黃鍾宮	黃全正律	林全正律	太全正律	南全正律	姑全正律	應全正律	蕤全正律
林鍾宮	林全正律	太半正律	南全正律	姑半正律	應全正律	蕤半正律	大半正律
太蔟宮	太全正律	南全正律	姑全正律	應全正律	蕤全正律	大半正律	夷全正律
南呂宮	南全正律	姑半正律	應全正律	蕤半正律	大半正律	夷半正律	夾半正律
姑洗宮	姑全正律	應全正律	蕤全正律	大半正律	夷全正律	夾半正律	無全正律
應鍾宮	應全正律	蕤半正律	大半正律	夷半正律	夾半正律	無半正律	仲半正律
蕤賓宮	蕤全正律	大全正律	夷全正律	夾半正律	無全正律	仲半正律	黃變半
大呂宮	大全正律	夷全正律	夾全正律	無全正律	仲全正律	黃變半	林全變
夷則宮	夷全正律	夾半正律	無全正律	仲半正律	黃變半	林變半	太變半
夾鍾宮	夾全正律	無全正律	仲全正律	黃變半	林全變	太變半	南全變
無射宮	無全正律	仲半正律	黃變半	林變半	太變半	南變半	姑變半
仲呂宮	仲全正律	黃變半	林全變	太變半	南全變	姑變半	應全變

凡註全字者用全聲也註半字者用半聲也註正律者用正律註全變者用變律註變半者則變半律也林鍾以下有半聲蕤賓以下有變律

經學提要卷九

江州蔡孔炘南城編

宮室節録朱子儀禮釋宮其另行低一格大字皆朱子自註也

朱子儀禮釋宮。宮必南向廟在寢東。路寢皆有堂有門。皆之爲言。合廟與寢言也。江愼修云。宗廟路寢同制。皆有門庭堂階楹序房室。其外有大門。

寢廟之大門。一曰外門。天子諸侯之庫門。其北蓋直寢。南北相當故士喪禮注。以寢門爲內門中門。凡既入

外門。其向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案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賓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注曰。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是也。又案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竝列。天子七廟則三昭居東。三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牆皆有閤門。壁中開孔曰閤門。亦曰通門。諸侯受聘于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廟以東亦然。大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

江云諸侯有庫雉路而無皐應。明堂位注疏謂魯有庫雉。他國諸侯有皐應非。又云天子皐門在王城之內。雖有門。未必與王宮相連。蓋皐門內皆官府與民居。諸侯則無此制矣。將之庫門制度侈大或有之。其實是公宮之門。非若王之郭門也。郭門

也。疏又云。司儀亦云每門止一相。亦據閤門而言也。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然。故賓問大夫。大夫迎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君迎賓在大門內。折而東行。君近南。賓近北。至三閤門。門中逼狹。必須稍曲。君稍折而北。賓稍折而南。則有揖。故曰每門每曲揖。其說當考。江云。賈疏之說。定說也。朱子中庸或問。用孫毓說。太祖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如此則不得有每門每曲矣。按若用孫說。亦歷一閤門。與都宮門。亦是每門每曲。一閤門者。廟與寢隔牆。亦有閤門也。但都宮門儀禮無之。如五廟並列。卽不得有都宮門矣。大夫士之門。惟外門內門而已。天子諸侯。外門曰庫門。內門曰路門。亦曰虎門。大夫士止曰大門寢門。諸侯則三。庫雉路。天子則五。皐庫雉應路。庠序則惟

有一門。庠序之門曰庠門。鄉飲酒射禮。鄉飲酒在庠。大夫射于庠。士射于序。主人迎賓于門外。入門卽三揖至階是也。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鄉射禮記曰。序則物以朱墨縱橫畫地。爲射者所履。當棟。爾雅。棟謂之桴。堂庠之堂也。則物當楣。前梁也。與門楣同名。賈氏曰。中脊謂正中也。爲棟。棟前一架爲楣。楣前接簷爲庪。音技。按棟後一架亦爲楣。楣後接簷亦爲庪。今見于經者。惟棟與楣而已。棟一名阿。案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注曰。棟也。又曰。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賓升皆當楣。此深

者宮之外郭之門即皐門也○天子路門又名虎門見師氏又名畢門見周書諸侯路門亦名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是也

入當棟。故云入堂深也。又案聘禮。賓升亦當楣
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廣狹降殺則異耳。

後楣以北爲室與房。

後楣之下。以南爲堂。以北爲室。室與房。東西相連爲之。賈氏曰。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北楣下爲室南壁而開戶。序之制則無室。案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釋宮曰。無室曰榭。即序也。(宣公十年。成周宣榭火。宣榭宣王講武習射之屋也。)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

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射儀。薦脯醢由左房。是人君之房有左右也。公食大夫禮記。筵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惟東房西室。然案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也。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考。(江云。天子至士。堂房室之制。有廣狹降殺。堂後爲房室。左右房以夾室。使室居中。其制度當同。大夫士東房西室。恐不成制度。堂上設席行禮。當戶牖之間。賓席不得當東西之中。偏于一隅。非所以尊賓。大夫賓尸。尸席不當堂之中。非所以尊尸。朱子云當考。固疑舊說未安。)

腒肥去聲

室中西南隅謂之奧。(爾雅。郭注。室中隱奧之處。)

邢昺曰。室戶近東。西南隅爲奧。祭祀及尊者常處焉。(禮。爲人子者居不主奧。)

東南隅謂之窔。(鳥弔反)

郭氏曰。禮曰埽聚窔。窔亦隱闇。(賈疏。既夕禮云。朔月童子執帚埽室。聚諸窔。)

東北隅謂之宧。(音夷。江云。禮無宧文。)

西北隅謂之屋漏。(江云。西北隅亦謂之厞。見特牲饋食禮。及喪大記。鄭云。厞隱也。)

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鄭謂當室之白。西北隅得戶明者。(江云。室中謂之中霤。爾雅缺此一句。當補。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霤。鄭謂中霤猶中室也。)

室南其戶。(江云。斯于詩言西南其戶。謂或西其戶。或南其戶也。蓋此詩言作燕寢。其制不必與正寢同。言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以至生男生女。可見其爲燕寢。燕寢則有西戶。謂東房之西南隅開一戶。以入室。南戶者室與堂相通。西戶者左房與室相通。故兩言之。若止據室戶。則當言東南其戶矣。)

戶東而牖西。(說文曰。戶。半門也。牖。穿壁以木爲交窻也。)

月令正義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雨因霤之是以後人名室中爲中霤開牖者象中霤之取明也室之上不開窻猶有中霤之名牖一名鄉其扇在內江云喪大記寢東首于北牖下注云北牖下或爲北墉下則北墉亦有牖亦謂之向詩塞向墐戶毛傳向北出牖也按向卽鄉當是牖之總稱。

戶牖之間謂之依音倚亦作扆。

郭氏曰窻東戶西也覲禮斧扆其狀如屏風亦畫爲斧文以扆設之于此而得扆名士昏禮注曰戶西者尊處客位于此又曰客位冠禮醮于客位

戶東曰房戶之間。

士冠禮注曰房西室戶東也寢廟以室爲主故室戶專得戶名凡言戶者皆室戶若房戶則兼言房以別之大夫士房戶之間于堂爲東西之中案詩正義曰鄉飲酒義云尊設酒尊也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酒雖主人之設而賓亦以之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又鄉飲酒禮席賓于戶牖間而義曰坐賓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間在西而房戶間爲正中明矣人君之室其西爲右房而戶牖間設扆處正中江云大夫士之制亦當有左右房鄉飲于席亦如其制設尊于房戶之間而賓席在尊西主人在阼階上爲近東卽是賓主共之不必謂在東西之中然後爲共也主人在阼介在西階上爲西南僎在尊東爲東北賓在戶牖間以阼階上視之卽爲西北不必謂在西北隅然後爲西北也其實賓席宜在中南鄉衆賓席以次繼而西僎者鄉之大夫來觀禮有無不定本無四面之坐象四時之說倘無觀禮之僎豈四方缺一方四時缺一時乎作義者以聽說禮本不足爲據泥其文遂有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宮室之制紊矣又大夫士雖有東西房而陳器服及婦人行禮常在東房經有直言房者省文耳非謂止有一房不必言東也。

房戶之西曰房外按房戶之間之戶是室戶房戶之西之戶則房戶也。

士昏禮記毋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士冠禮尊于房戶之間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注曰謂尊東也是房戶之西得房外之名房戶之西曰房外之西房戶之東曰房外之東房戶在房南壁之中西房之戶亦在房南壁而近東。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房中半以北賈氏曰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案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主婦洗足爵于房中則北堂亦通名爲房中矣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

升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堂下則北堂有階也江云。北堂之階謂之側階。顧命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傳。側階北下。正義曰。北階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北下惟一階則西房有北壁無階矣。然側階之名亦施于東西階。雜記云。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而奔喪云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是東階即側階。言邊旁之階也。

堂之上東西有楹

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惟堂上有兩楹而已。楹設于前楣之下。案鄉射禮曰。射自楹間。注曰謂射于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堂謂庠之堂也。又曰。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即序也。鉤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鉤楹內。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內矣。物當楣。而升射者由楹之外北面就物。又鄭氏以爲物在楹間。則楹在楣之下也。又案釋宮曰。梁上楹謂之梲。侏儒柱也。梁楣也。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之下。又可知矣。江云釋宮曰。宗廟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此刪去宗廟謂之梁句。而以梁爲楣。恐誤。前楣之梁橫梁也。宗廟之梁當是南北縱列東西各一。此梁之中。各設侏儒柱以承棟。棟乃得高起。若前楣之梁。不得有侏儒柱。

按序所以別內外亦所以上承五架者也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

凡言兩楹間者。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爾

南北之中曰中堂

聘禮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賈氏曰。前楣與棟之間。爲南北堂之中。公當楣拜訖。更前北侵半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案東楹之間。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爲南北之中明矣。又案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賈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則言戶東戶西。近房即言房外之東房外之西。近楹則言楹東楹西。近序即言東序西序。近階即言東階西階。其堂中以南無所繼屬者。即以堂言之。祝淅米于堂是也。

堂之東西牆謂之序

郭氏曰。所以序別內外。序之前頭曰序端。

序之外謂之夾室儀禮與顧命皆曰東夾西夾

按庠序無夾室序以外通謂之東堂西堂

東夾之北通爲房中西夾之北通爲右房江云夾室與房有壁隔之不相通也顧命傳釋西房東房云西房西夾東房東夾如此則夾室與房無別唐孔氏云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謂之夾室此說誤甚謂之夾者以其在序外也近內爲室近外爲堂謂之夾室對東堂西堂而言非謂夾太室也

夾室之前曰廂亦曰東堂西堂。

釋宮曰室有東西箱曰廟郭氏曰夾室前堂是東箱亦曰東堂西箱亦曰西堂也釋宮又曰無東西箱有室曰寢案正寢亦有夾與箱所謂無東西箱者或者謂廟之寢也與江云當是廟之後寢東西

堂堂各有階案雜記夫人奔喪升自側階注曰側階旁階奔喪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曰東階東面階東面階則東堂之階其西堂有西面階也東西階之上爲東垂西垂見顧命江云疑東西階者人君之制合四面有五階大夫士無東西階南北兩面三階所以爲降殺奔喪篇据尊者言之也

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堂者中高而四面皆下者也

大射禮賓之弓矢止于西堂下其將射也賓降取弓矢于堂西堂西即西堂下也又案大射儀執冪者升自西階注曰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

考工記注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

升自北階立于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

堂角有坫釋宮垝謂之坫郭氏曰在堂隅

士冠禮注曰坫在堂角江云堂之四隅即爲坫非別有土爲之反坫以反爵崇坫以康圭乃燒土爲之

堂之側邊曰廉

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注曰側邊曰廉按側邊謂旁邊四旁也四旁爲廉四角爲隅此廉隅之分也又案鄉射禮眾弓倚于堂西西堂下矢在其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江云顧命四人夾兩階戺傳云堂廉曰戺是廉一名戺或是兩階之廉一名戺也

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其西則曰西階顧命稱西階曰賓階

每階有東西兩廉聘禮饔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此則西階之東廉以其近堂之中故曰內廉也天子之堂九尺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五尺階五等士三尺階三等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江云階不正當序端在序之內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

聘禮注曰宮必有碑疏曰案諸經云三揖者鄭皆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

按行聘在諸侯廟疏言大夫廟誤

面揖當碑揖士昏及聘禮言三揖是大夫士廟內有碑矣鄉飲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矣祭義云君牽牲麗于碑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天子廟及庠序有碑可知但生人寢內不見有碑雖無文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則亦當有碑矣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賈氏釋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案聘禮歸饔餼醯醢夾碑米設于中庭注曰庭實固當中庭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列當醯醢南列米在醯醢南而當庭南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可見矣聘禮注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壁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

堂塗謂之陳

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霤鄉飲酒禮注三揖曰當進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即堂塗也詩曰不入我陳又釋宮曰廟中路謂之唐詩曰中唐有甓甓即今之甎也

中間屋爲門門之中有闑

玉藻正義曰闑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釋宮曰樴即杙也在地者謂之臬郭氏曰即門橛也然則

按大夫中棖與闑之間乃大概言當棖與闑之間非正當棖闑之中也

昏禮納徵用儷皮

闑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闑東其西曰闑西江云闑用短方木爲之門扉闔則闑上亦掩客門間闑常設亦可去士喪禮重出自道道者門中設闑之處也

門限謂之閾曲禮外言不入于梱內言不出于梱梱亦門限也

釋宮曰柣謂之閾郭氏曰閾門限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棖闑是中央短木棖則兩旁長木釋宮棖謂之楔棖闑之間謂之中門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注由闑右臣統于君疏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注此謂兩君相見也君入必中門上介拂闑大夫介士介雁行于後若君迎聘客擯者亦然疏介謂上介介稍近君故拂闑大夫之介

微遠于闑故當棖與闑之間士介卑去闑遠故拂棖又賓入不中門疏不中門稍東近闑也又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注公事聘享私事覿面也疏自闑西用賓禮自闑東用臣禮按賓入不中門賓謂鄰國之卿大夫也江云以不中門爲稍東近闑推之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者亦不當中或稍西拂闑也

闔謂之扉

按兩扇曰扉故扉亦曰闔合兩扉言之則四扇也門皆四扇惟庠門兩扇邢昺曰闔門扉也其東扉曰左扉西扉則曰右扉案士昏禮記曰執皮左首隨入注曰隨入爲門中阨狹皮皆横執之門中阨狹故隨入也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个大扃扃以舉鼎天子以玉飾兩端諸侯以金飾兩端牛

周禮鼎十有二注陪鼎三膷也臐也膮也二徹之徹同轍車轍也

江云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疏釋宮云觀謂之闕郭氏云宮門雙闕周禮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云象魏闕也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大

鼎之扃長三尺。羊鼎扃長二尺五寸豕鼎扃長二尺七个二丈一
尺。匠人又云闈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注廟中之門曰闈小
扃膷鼎之扃長二尺參个六尺路門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
兩門乃容之兩門乃容之則此門丈六尺五寸正門謂之應門二徹之內八尺參个二丈四尺
彼天子之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陋
狹也。
夾門之堂謂之塾。按只廟門路門東西有塾其他門無之詩自堂徂基基卽門塾之基也又按以匠人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觀之則門堂亦有室。
郭氏曰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

其外塾南鄉案內塾北鄉凡門之內兩塾之間
謂之宁。案聘禮注。大夫揖入省內事。既省俟于
宁。李巡曰。宁。正門內此正門謂廟門兩塾間。江云宁有二齊風俟我于著著卽宁此是有堂之屋以門內兩塾間爲宁鄭注大夫揖入省內事既省俟于宁是也一是門屏之間爲宁此路門外視正朝人君所立處其實近路門而遠屏不正當門屏之中間也又釋宮門屏之間謂之宁惟爲諸侯言之門者路門也屏者雉門內之屏也若天子屏在應門外去宁愈遠矣總之人君宁立之位不論外屏內屏皆在路門外
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
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以入爲

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公羊傳設兩觀天子之禮也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郊特牲臺門大夫之僭禮也疏兩邊起土爲臺

臺上架屋曰臺門按兩觀臺門俱在雉門他門無之

左右則門西爲左。門東爲右。鄉飲酒禮。賓入門
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爲左右則
門東爲左。門西爲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
西面。士虞禮。側亨烹同于廟門之右是也。闑東曰
闑右。亦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門外之制。門謂路門
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江云屏設于正門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孔氏謂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近應門甚誤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路門內不見有屏若天子屏在路門外近應門是內屏矣竊疑覲禮廟門外之屏惟天子有之明堂位所謂疏屏天子之廟飾者也諸侯廟內

亦無屏聘禮賓入廟門內霤不見有屏邦君樹塞門之制在朝不在廟故郊特牲以臺門旅樹連言之○按如孔氏諸侯屏在路門內則治朝人君宁立之位何以在門屏之間耶諸侯
路寢門外則有正朝。治朝也江云古者視朝之儀臣先君入君出路門立于宁偏揖羣臣則朝禮畢于是君退適路寢聽政諸臣至官府治事處治文書王朝有九室諸侯之朝左右亦當有室也如議論政事君有命臣有進言則于內朝太宰所謂王眡治朝則贊聽治者于治事處贊之非謂揖羣臣時也治朝無堂鄭注文王世子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是也○匠人外九室九卿朝焉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治朝亦名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是也又曰內朝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是也蓋對燕朝言則爲外朝對外朝言則爲內朝耳
又大門外則有外朝。江云先鄭小司寇注謂外朝在司

天子治朝在路門內諸侯治朝在雉門內其外朝俱在雉門外燕朝俱在路門內

宗人燕事謂若人冠昏等事

雉門外後鄭朝士注則云外朝在庫門之外與門之內此爲定說又云外朝在雉門外無宮室平時臣民皆得往來朝士職云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謂委于朝十日待來識之者是凡民皆可至外朝矣諸侯之外朝在庫門之外者亦然故晉語云絳之富商韋藩木楗而過于朝是凡民可以車往來也外朝不常御小司寇三詢之事見于經傳者盤庚出矢言登進厥民太王屬耆老而告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也僖十五年晉侯朝國人曰孤雖歸辱社稷其卜二國立君也定八年衛靈公朝國人問叛晉哀元年陳懷公朝國人欲與楚欲與吳詢國危也○九棘嘉石肺石外朝未必有三槐九棘嘉石肺石其燕朝在寢門內之朝君之親之也當有四朝一爲與宗人圖嘉事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鄭云謂以宗族事會是也一爲與群臣燕飲燕禮所言是也一爲群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則治朝既畢復視

內朝鄭燕攝齊升堂是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亦是在內朝也一是群臣以元端服夕見亦是有事謀議也四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賓燕亦在寢又或臣燕見于君士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孔子侍坐侍食皆是燕見時也正朝與外朝之對問政猶備行

制度不見於經蓋不可得而考矣按天子三朝見于周禮太僕司士朝士之所掌朱子此言諸侯者據儀禮之文未及天子也天子惟有朝見于觀禮故但言天子外屏又按大夫無外朝只有治朝內朝魯語有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云云外朝即治朝也

寢之後有下室

士喪禮記注下室如今之內堂賈氏曰下室燕寢也然則士之下室于天子諸侯則爲小寢也

廟寢在廟之北下室在適寢之後正寢也士喪禮記士處適寢

後鄭東巠云廟之小寢四路寢後之小寢五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中央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

上季夏居之按此從月令明堂四時異居之說也案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

下室外又有異宮也按天子九嬪所居日內九室

自門之北皆周以牆

檀弓正義曰毀廟門西邊牆以出柩士喪禮注曰西牆中庭之西特牲饋食注曰西壁堂之西牆下案門之西有牆則牆屬乎門矣西牆在中庭之西則牆周乎庭矣西壁在西堂下則牆周乎堂矣牆者牖壁之總名室中謂之墉昏禮尊于室中北墉下是也房與夾亦謂之墉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聘禮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是也堂上謂之序室房與夾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牆隨所在而異其名爾堂下之壁闈門在焉婦人入廟由闈門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闈郭氏曰謂相通小門也江云士冠禮冠者降適東壁見于母注適

（東壁者出闈門也。則廟之闈門在東北隅）

人君之堂屋爲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士冠禮。洗直東榮。注曰。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燕禮。洗當東霤。注曰。人君爲殿屋也。（江云。經無殿屋之名。但云四阿而已。秦漢後始稱殿。）案。考工記殷四阿重屋。注曰。四阿若今之四注。殷人始爲四注屋。則夏后氏之屋南北兩下而已。周制。天子諸侯得爲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爲夏屋兩下。（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霤。兩下則惟南北有霤。而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霤。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檐之東西起者曰榮。士喪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是屋有四榮也。（東西各有兩榮。）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爲之。燕禮之門內霤。則門屋之北霤也。凡屋檐一名楣。（釋宮。檐謂之楣。）一名梠。（說文。齊謂之檐。楚謂之梠。）又名宇。（士喪禮注。宇。梠也。）皆屋之四垂也。（江云。檀弓。池視重霤。謂喪車以布爲池。視其生時之重霤。重霤者以木爲承霤行水也。天子四面有承霤。諸侯三面。缺其後。大夫南北兩面。士惟南一面。按承霤卽今之水梘。）

此其著于經而可考者也。

案。書顧命。成王崩于路寢。其陳位也。有設斧扆牖間南嚮。則戶牖間也。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嚮。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戺。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箱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宇階上者。階之上。上當宇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案。書多士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匠人。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注。以門爲阿。蓋言其高。宮隅城隅皆謂阿也。雉之飛高不踰丈。五雉七雉九雉。皆以丈數言耳。按多士傳注。謂雉長三丈。本杜注左傳都城百雉。謂方丈曰堵。三堵曰雉而言。不可從。）三分其廣以二爲內。（堂東西序之內也。）五分內以一爲高。（按此謂高一丈二尺。與天子之堂九尺不合。）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有室無房堂

堂謂北堂此傳說房堂及室與經亦不合然必有所據姑存之以備參考

按國中之制盡爲九區亦如井田之形中中一區公宮謂路寢以後之宮室中前一區分作三段中朝外朝治朝左廟右社中後一區市全市共二十肆四面環列其中空十六肆之地爲使次介次之所分肆爲屋二十間亦四面環列中空十六間之地爲二十間屋之公廛即所謂廛也分肆四面皆有坊巷相通爲行車及出入往來之路但此亦後人用開方法求之排出都無實據各三區皆民廛也東西三區之廛爲庶人在官與牽車服賈者所居孟子許行願受一廛爲氓即此廛周禮載師

云凡任地國宅無征是也以其在國中故曰國宅○廛有三一是市廛之廛孟子所謂廛而不征之廛無夫里之布是也一是東西三區之廛此二廛皆無征一是園廛之廛載師園廛二十而一是也園廛即國宅之隙地近郊之民於此種植桑麻故征其二十之一詳井田條

國宅隙地近郊之民於此種柏桑麻所以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也

經學提要卷十

江州蔡孔炘南城編

明堂

宮室中惟明堂之制獨異故別考之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六尺爲步八尺爲尋九尺爲筵堂修二七者南北深十四步也廣四修一廣謂東西之闊四修一者十七步半也五室九階南面三階東西北各二殷人重屋重者深遠之意堂修七尋五丈六尺堂崇三尺堂崇謂階也四阿即四注重屋猶重檐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八丈一尺南

北七筵六丈三尺堂崇一筵九尺五室凡室二筵一丈八尺○按夏殷明堂之名他無可考世室重屋恐是概言夏殷宮室之制耳蓋匠人乃詳言周人宮室城涂量度之法而以夏殷度量之法引起非專論明堂也細審前後文勢便知前人皆言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或未必爾又按黃氏云明堂神農謂之天府黃帝謂之合宮堯謂之衢室舜謂之總章又云黃帝爲一殿堯舜爲五府此等尤屬臆說

楊氏云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周官御案曰明堂蓋取嚮明而治之義亦以四宇無壁戶牖洞然取四匝通明之義夫王者所居非謂王者之常居也疏家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已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按淳于登

謂在國南三里。韓嬰謂在國南七里。此蓋參用之。此言雖未可以爲據。然其制必凜然森嚴肅然清淨。王者朝諸侯出政令之時而後居焉。按朝諸侯出政令，指殷同時言。其禮詳會同條。又玉藻天子元冕聽朔于南門之外。亦是出政令。南門之外即明堂也。月令言十二月異居，其即于聽朔時居之與。而亦可以享帝享親于此地。周人祀上帝于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詳郊祀條。說者乃以明堂爲宗廟。又爲太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大戴記以明堂爲辟雍。又以爲文王廟。又云。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蒿宮。月令注疏云。明堂與大寢同制。蔡邕月令章句云。明堂者天子太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圖水則曰辟雍。名雖異而實同。此數說皆非。惟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禮謂明堂九室。大戴記。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赤綴戶。白綴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往往惑于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必備四隅也。朱子明堂圖謂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東之南即南之東。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元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北之東即東之北。但隨

其地之方位開門耳。古之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朱子所謂明堂。正指五方四隅而言也。然則朱子之說其亦有據乎。曰漢承秦後。禮經無全書。姑以考工記觀之。亦麤可見。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爲八丈一尺。言明堂之廣也。南北七筵爲六丈三尺。言明堂之修也。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爲九室矣。又安得通而爲一。復有九筵之廣七筵之修乎。蓋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修廣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月。挈次以帷幕幄帟爲之。以詔王居以順月令以奉天道耳。按此看居字殊泥。所引朱子明堂圖說。亦有太廟太室每季十八日居之說。今皆删去。月令天子四時之居。竊謂止于聽朔時居之。則其說尚可通。若朝諸侯。施天下之政。仍當居南向正位也。如以爲每月詔王居以順月令云云。則毫無義理。當日亦並無此事。先儒所以謂此陰陽家拘忌之說。非知道者之言也。亦如所謂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也。按以中爲五。而合隅之四。則九室之數彪爲以中爲四。而合偶之八。則十二辰之位

西方總成爲物章明之也故曰總章

陳氏云明堂無重門但有應門耳

講焉故月令以爲十二室也四方之室亦可名堂故月令有明堂元堂之名而陳氏集說于青陽曰東堂于明堂曰南堂于總章曰西堂于元堂曰北堂所謂四堂者是也四方之室可名堂則十二室皆可名堂故大戴記既曰九室又曰十二堂也以其享帝享親于此故月令于青陽明堂總章元堂皆曰太廟而中央則曰太廟太室也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各主一時而總名明堂者王者嚮明而治故以南向爲主名也明堂南面有三階故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諸侯阼階之東諸伯西階之西也明堂四面有門而南門之外有應門故又云諸子之國門東諸男之國門西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也有京師之明堂有方岳之明堂王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岳之明堂齊宣王欲毀者是也王不巡待殷同以施天下之政諸侯盡朝于京師之明堂明堂位所言者是也但大戴記月令明堂位諸書皆未可深信姑據其所言而衷以朱子之論略爲分疏之如此又按月令太皞五帝勾芒五官不過於四時迎氣祀之並未言祀于明堂論者必欲牽合明堂謂五室之中又分青陽明堂大廟總章元堂爲堂木火土金水爲室前青陽後木室祀太皞勾芒云云而鄭氏亦爲祭五人帝其說非是今不取○袁絜齋曰明堂主孟子王者之堂足矣而說經者必爭爲即清廟即靈臺必九室必四室必清陽而王葉問其由來誰是執明堂之所者乎拔此以不解爲解更爲開通

車制

制度甚多而車制獨須頊所部一器而工衆也故特分考之

考工記凡察車自輪始求車以行地者爲輪欲其樸屬堅固貌而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圜甚著地者微耳著地者微則易轉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齊人名疾爲戚又兵車

夏官校人稱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註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五者皆爲良馬駑馬則給宮中之役

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輪之高不同以馬有高下也田車駕田馬高七尺故輪六尺有三寸兵車乘車駕國馬高八尺故輪六尺有六寸國馬者種馬戎馬齊馬道馬也按兵車田車乘車通謂之小車車與輪有異考工記註謂兵車即革路田車即木路乘車即玉路金路象路非也但玉路金路象路革路亦駕國馬輪亦高六尺六寸木路亦駕田馬輪亦高六尺三寸耳又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均致貌幎音覓而下迆斜也也進而眡之謂近視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又牙也者輪之輞爲牙以爲固抱也牙承輻而周迴又六分其輪崇輪崇六尺六寸以其一爲之牙圍六分之一則一尺一寸合牙之內外與其厚而言故曰圍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牙圍一尺一寸又三分之漆其二而餘其一以其一者踐地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假如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不漆者各一寸○又轂也者輪之中中虛而貫軸外以持輻者爲轂以爲利轉也轂中空虛輪乃得行又望其轂欲其眼也眼音引突出貌進而眡之欲其幬幔轂之革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革急則裏木廉隅見急猶緊也又椁同郭週也其漆內而中詘之牙圍踐地一寸不漆以輪崇計之則不漆者二寸除其不漆者于其漆內而週計之則六尺四寸中詘之者謂將此六尺四寸中分之得三尺二寸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轂圍亦三尺二寸其徑則一尺三分寸之二○此依鄭注以徑一圍三而言其實徑一不止圍三圍三不及徑一

以其圍之阞阞三分之一也。圍三尺二寸。三分之一則一尺三分寸之二。捎除也其藪藪。轂空壺中當輻菑之處。轂徑一尺三分寸之二。除其一以爲藪。留其二以定輻。則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〇江愼修云。後人解藪爲輻菑所入之三十孔。非也。三十孔謂之鑿。不名爲藪。又量其藪以黍。量兩轂之壺。如黍量黃鍾之法。以眡其同也。又。五分其轂之長。去二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內之大金穿爲賢。外之小金穿爲軹。轂長三尺二寸。五分去二得六寸五分寸之二。去三得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假令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五分寸之四。〇又輻也者。以爲直指也。輻貫輪而湊轂。又望其輻。欲其揱爾殺小貌。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言上下相配。無所

取之。取諸易直也。又。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轂長三尺二寸。以三分之二在外。是輻外一尺九寸。一在內。是輻內九寸半。餘以置輻。是輻廣三寸半也。又。凡輻量其鑿輻菑所入之三十孔。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抏搖動貌。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又。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同黏也。假令輻入轂之中。其外長三尺。殺其一尺以向牙。是本粗末細。以細者入于泥之中。是以不黏。〇此言長短。三分殺其一。又。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輻近轂稍大者爲股。近牙稍細者爲骹。假令近轂處圍六寸。近牙處則四寸也。〇此言粗細。三分殺其一。又。

眡其綆。綆讀爲所謂輪箄也。解見下。箄音畀。欲其蚤同爪。輻入牙處爲爪。入轂處爲菑之正也。輪雖箄。牙爪必正。〇江愼修云。綆爲輪箄。謂三十輻向外隆起。不使其平。所以必使外箄者何也。輪輻若平。則力均。行時可掉向內亦可掉向外。須令一邊偏重。則不掉向內矣。作綆之法。鑿牙之孔。仍正鑿不偏。但輻入牙處用邊筍。一邊有一邊缺。以缺邊向外。則向外箄。重勢在外矣。綆是活動之字。是輪上有一物名綆。不絫其菑蚤不齵齵不齊貌。則輪雖敝不匡。匡。枉也。匡枉。不平正也。言牙之鑿與轂之鑿正相值。則輪雖敝不枉。又綆參分寸之二。江愼修云。牙孔正鑿。但輻之柄不用正中。使缺一邊。則輻股向外參分寸之二矣。余嘗親驗之。謂之輪之固。此上皆言輪制。〇凡夾車以行地者爲輪。抱輪者謂之牙。居輪之中心者謂之轂。四面湊轂而貫輪者謂之輻。轂中橫貫者謂之軸。轂受軸之處內大而

外小。內之大金穿爲賢。外之小金穿爲軹。其空壺中當輻菑之處爲藪。輻近轂稍大者爲股。近牙稍細者爲骹。凡轂處爲菑。凡牙處爲爪。菑爪所入之三十孔爲鑿。以上皆統于輪者也。輪之中以牙與轂與輻爲綱。而其餘爲凡。又。輿人爲車。車。輿也。車中載物者爲輿。亦曰車箱。輪崇。車廣。輿之廣。衡長。衡長容兩服。〇兩服者服馬也。驂馬別有輈兩引車。故衡惟容服馬。詳見後。參如一。三者俱六尺六寸。又。參分車廣。去一四尺四寸以爲隧。隧。輿前後之深也。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一在前。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者爲式。二在後。深二尺九寸三分寸之一者爲兩輢。輢上左右各一木縱橫之。謂之較。以其廣之半輿廣六尺六寸。半則三尺三寸。爲之式崇。以其隧之

蔽後戶者曰笭第以竹作之

式上有皮覆之謂之幦

輈之出式前曲處名疾大行人侯伯立當前疾

隧之半。半尺二寸。二為之較崇。式高三尺三寸。較又高二尺二寸。凡五尺五寸。○江慎修曰。車輿之制。前與左右皆有板。而缺其後。以升下。其前後之深謂之隧。三分其隧。一在前。深一尺四寸有奇者為式。二在後。深二尺九寸有奇者為兩輢。輢上左右各一木。縱置之。前之較。其輿之形前低而後高。式高三尺三寸。兩輢上之較高五尺五寸。式是揉木作三曲之形。在前可憑。式者固是式左右曲向後接兩輢。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亦是式所以必用曲木者。欲令曲處彎環不觸人手也。若較自是兩直木。置輢上。人長八尺。較高五尺五寸。小俯則憑之。其憑也。立左可憑左手。立右可憑右手。不能兩手俱憑也。○詩猗重較兮。謂兩較在輢上。高于前之式。若兩重然。故曰重較。又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軫。輿後橫木。圍尺一寸。○輿之三面及底皆以板作之。其交接處。牝牡相銜以為固。輿後橫木為軫。以為車之本。輿下三面謂之軓。○輿下惟後有軫。餘三面皆無別材。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軹。輢之植者橫者也。與轂末同名。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參分軹圍。去一以為轛圍。轛。式之植者橫者也。轛者以其鄉人為名。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較式之下各有橫直之小木。為軹為轛。作于板內。縱橫相持。皆所以固板者。又棧車欲弇。無革鞔不堅。而易敗。故欲弇者。上依而下闕。○棧車士所乘者。飾車欲侈。飾車。革鞔輿也。有革鞔雖侈無害。大夫以上革鞔輿。○此上皆有輿制。又輈人為輈。輈謂車轅。輈入輿下者。前既出輿則曲而上至頸。垂而下以持衡。與下四尺四寸。輿前一丈。下文所謂軓前十尺是也。軓前十尺。可容馬而御者之策。及之。輈之曲直最難和。

總敘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

故別有輈人作之。○衡輈前橫木。長六尺六寸。閒一尺三寸有奇。此一尺三寸有奇。大約出頸七寸。頸。謂輈前持衡者。○衡之駕馬領者為軶。服馬有二。一馬有一軶。軶者厄馬領不得出也。軶之下卷為軥。○按論語朱註。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是輗。即衡也。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是軏。即頸也。輈有三度。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謂輈出輿曲而上。其深四尺有七寸也。下倣此。○兵車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則軹高三尺三寸。軹即轂末之軹。加軫與轐。軫輿後橫木。轐即下文所謂伏兔是也。共七寸。又并此輈深四尺七寸。則衡高八尺七寸。國馬高八尺。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閒。○輈深四尺七寸。至頸垂下七寸。以持衡。故云餘七寸為衡頸之閒。田馬之輈。深四尺。田車軹崇三尺一寸半。加軫與轐五寸半。又并此輈深四尺。則衡高七尺七寸。除田馬七尺之高。亦餘七寸為衡頸之閒。○軹輿軫與轐大小之減。皆以寸半為率。

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駑馬之車軹崇三尺。加軫與轐四寸。又并此輈深三尺三寸。則衡高六尺七寸。除駑馬六尺之高。亦餘七寸為衡頸之閒。軸有三理。軸謂轂幹。以軸貫入兩輪。兩端以轄鍵之。加輿于軸上。置兩伏兔于輿底。其長當一尺四寸。有奇。其高加于軸上。稍過于轂。使轂可轉。其銜軸之處。令人作又銜之。古制亦當然也。伏兔謂之轐。又謂之輹。左傳車說其輹。易大畜九四輿說輹。說輹則輿與軸離。不能行矣。小畜九二輿說輻。亦當為輹也。一者以為媺也。無節目。二者以為久也。堅刃。三者以為利也。滑密。軓音范前十尺而策半之。軓前十尺。并入輿下之四尺四寸。輈長共一丈四尺四寸。策御者所執。半之謂五尺也。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圍。任正。謂輈在輿下。即下文十分其輈之長以其

一爲之當兔之圍者也。輈長丈四尺四寸。十分之一。則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謂軸。卽下文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者也。軸長六尺六寸。五分之一。則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同一輿也。以縱言之曰任正。輈任之。以橫言之曰衡任。軸任之。○任正衡任之解本江氏。鄭注則云。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衡任者謂兩輗之間也。江云。輿下三面無材。若有三面材則兩旁之材有礙于轂之轉矣。衡任指軸亦非謂輈前之衡圍也。小于度謂之無任。言小于此度則不勝任。五分其軫間。卽輿廣六尺六寸。○江愼修云。軫本輿後橫木之名。輿人言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言其木之方圍也。軫爲輿下材。則輿亦可謂之軫。總敘言加軫與轐。輈人言五分其軫間。軫之方也。以象地。疏云。據輿方而言。不言輿言軫者。軫是輿之本。故舉以言之也。以其一爲之軸

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輈當伏兔在輿下四尺四寸處。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踵後承軫者。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輈加軸上。其尾入輿後軫木。有鐵附之。固駕馬而輪行遲。卽輈之尾。又輈深則折。操之太深。傷其力。馬倚之則折。淺則負。採之淺。則馬善負之。輈注。操之不淺不深。則利。旋利。準。準平。利準則久。和則安。人馬皆安。輈欲弧。如弧之曲。而無折。經。循木之經。而無絶。進則與馬謀。馬以駕車。進與馬宜。退則與人謀。人以御馬。退與人合。又良輈環灂。灂漆也。環灂。漆之文理如環也。自伏兔不至軓七寸。伏兔至軓。蓋如式深一尺四寸有奇。灂不至軓七寸。則是半有灂也。

摯同輊

軓中有灂謂之國輈。輈有筋膠之被用。力均者則灂遠。又今夫大車。牛車。之轅摯。低也。其登。登上阪也。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低而難上。上則易于覆。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橈曲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言利行平地。及其登阤。音豸。阪也。不伏其轅。必縊其牛。言貴制伏其轅。如不能伏。則車後仰。而牛之吭間束絆者。必若絞縊矣。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倍加倍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不手援以輊其任。必緧音秋。其牛後。任重勢僵。其下若崩。而緧其牛後。緧猶絆也。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此皆借牛車之轅以明駕馬之車轅不可

不曲之意。非謂牛車之轅亦當曲也。○此上皆言輈制。言輿則爲隧爲式爲較爲軫皆統于輿。言輈則爲頸爲踵爲當兔爲衡皆統于輈。又軫之方也。以象地也。不言輿言軫者。軫是輿之本。故舉以言之。蓋之圜也。蓋車上覆。輪人爲之。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蓋弓二十有八。如今之傘骨。以象星也。象二十八宿之星。龍旂九斿。司常。交龍爲旂。國大閱。諸侯建旂。以象大火也。大火蒼龍之宿。其屬有尾。尾九星。故象九斿。鳥旟七斿。鳥隼爲旟。州里建之。以象鶉火也。鶉火朱鳥之宿。其屬有星。星有七。故象七斿。熊旗六斿。熊虎爲旗。師都建之。以象伐也。伐白虎之宿。與參連體。爲六。故象六斿。龜蛇四斿。龜蛇爲旐。縣都

建之以象營室也營室元武之宿與壁連體爲四故象四旂○劉氏曰龍旂因者皆王
者所建其旂與干之長短等于大常若人臣建之則各從其命數而爲之降等焉弧旌枉
矢以象弧也弧星名枉矢妖星之名弧旌者凡旌皆有弧以張之而畫枉矢妖星於其
上故象弧星也
又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南北之道爲經東西之道爲緯經涂
九軌言經緯可容九車也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九軌積七十二尺○城
門容三軌又環涂七軌遶城曰環涂七軌五十六尺野涂五軌郊外曰野
涂五軌四十尺
春官巾車王之五路玉路以玉飾諸末金路象路倣此錫馬眉上飾

刻金爲之樊同鞶馬大帶也纓纓束馬頸者今馬鞅也十有再就樊及纓皆以五
采罽飾之而十有再就就四也○罽音計織毛爲之建大常日月爲常十有二斿
斿是旌旗之末垂者以祀祀郊社宗廟金路鉤婁頷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
爲之○上得兼下玉路有錫則兼有鉤可知樊纓九就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就
建大旂交龍爲旂以賓會賓客同姓以封王子弟出封亦賜之象路
朱無鉤以朱飾馬勒樊纓七就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七就建大赤通帛
之旃以朝以日視朝異姓以封王甥舅出封亦賜之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無
他飾象路以上皆以革輓所謂飾車欲後也但更有他飾故得王金象之名革路無他飾故名爲革
路也龍勒龍駹也龍勒以白黑雜色飾韋爲勒條同條纓五就樊及纓以條絲飾之以

握同幄

而五就不言樊省文耳建大白殷之旗以即戎以封四衛封衛服亦
賜之木路不輓以革漆之而已前音翦樊翦淺黑也以淺黑飾韋爲樊鵠音斛纓
以鵠色飾韋爲纓樊纓不言就數與革路同建大麾黑色之旗夏后氏所建以田
以封蕃國封蕃服亦賜之○儀禮諸侯乘墨車乃朝墨車大夫所乘諸侯而乘墨車所謂
偏駕不入王門也蓋五路本天子所用正也金路以下諸侯亦用之偏也若乘之而入王門嫌與天
子同故不用王后之五路重翟翟雉之羽重翟複其羽也后從王祭祀所乘者
錫面如玉路之錫于面朱總馬勒飾以朱厭翟厭翟相次以厭其本此后從王
享賓所乘者勒面如華路之龍勒繢總馬勒畫以文安車安車無蔽后朝王所
乘者彫面鷖總彫者畫之不龍其章但以青黑如鷖色之繒爲總而已皆有容

蓋容謂幃施于旁者蓋謂車蓋施于上者按施于後者爲蔽翟車翟車不重不厭惟以羽飾
車之側后所乘以親桑者貝面組總貝面謂以貝飾勒之當面其總則不以繒而以條
有握其上有幄而無蓋輦車輦車但漆之而無飾后宮中從容所乘者組挽人以
組挽之而行有翣羽蓋翣六扇所以禦風羽蓋即織所以翳日皆人挽之而旁車以行
以鞔車無帷握故也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夏篆五采刻畫轂約也○約束也以
皮束轂故曰轂約轂之旁出在輪外者爲軧詩曰約軧錯衡卿乘夏縵夏縵但畫五采
而不雕刻大夫乘墨車墨則不畫士乘棧車棧車不革挽而漆之庶人
乘役車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
詩小戎兵車俴淺也收軫也兵車深四尺四寸比之大車爲淺大車深八尺五楘

軾即式

五。五束，謂輈上以皮五處束之也。鞪，歷錄也。歷錄然有文章也。梁輈。梁輈，輈上句衡也。輈從前軓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向下句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游環。游環，靳環也。在兩服馬背上，游移無究，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江慎修云：以其靳制驂馬言之，謂之靳；以其爲環形而游動，謂之游環。左傳云如驂之有靳。脅驅。以皮二條，前繫于衡之兩端，後繫于陰板之上，當兩服馬脅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輿之拚板謂之陰。三面皆有陰，此指前面言之。陰靷鋈續。陰，陰板也。靷，以皮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陰版之上，以引車者。鋈，白金也。續，續靷也。陰板之上有接續其靷之處，以白金沃灌其環以爲飾也。車衡之長惟六尺六寸，止容兩服馬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爲二靷以引車。兩服齊首，兩驂雁行，明驂馬之首不與服馬齊，而當服馬之胷也。○按靷即所謂軥帛引車是也。軥音渠，即軛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轂。暢轂，長轂也。大車轂尺有二寸，兵車轂三尺二寸。駕我騏馵。騏，騏文之馬。左足白曰馵。又四牡兩服兩驂孔阜六轡在手。四馬八轡。其言六轡者，驂馬欲入則偪于脅驅，其內轡不須牽挽，而繫之于軾前，故云六轡在手。騏駵是中。赤馬黑鬣曰騮。中，兩服馬也。騧驪是驂。黃馬黑喙曰騧。驪，黑色馬。驂，兩驂之馬也。龍盾之合。龍畫于盾，合而載之，以爲車上之衛。鋈以觼軜。觼，環之有舌者。軜，驂內轡也。置觼于軾前以繫軜，故謂之觼軜，亦消沃白金以爲飾也。又王錫韓侯淑旂。淑，善也。交龍曰旂。綏章。以染鳥羽或旄牛尾爲之，注于旂竿之首，以爲表章。簟茀。方文竹簟，爲車蔽者。錯衡。衡上畫以錯雜之文。元衮赤舄。赤舄即今朝鞋。鉤膺。鉤在頷，樊纓在膺。鏤鍚。馬眉上飾曰鍚，今當盧也。鏤，謂刻金飾之。鞹鞃。鞹，皮去毛。

鞃，軾中也。鞹鞃者，以去毛之皮施于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淺幭。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覆式之皮又謂之幦，禮羔幦鹿幦是也。鞗革。轡也。金厄。以金爲小環，纏搤轡首。書大輅玉輅在賓階面，綴輅金輅在阼階面，先輅木輅在左塾之前，次輅象輅革輅在右塾之前。五輅陳列，以象成王之生存。周禮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亦如之。是大喪出路也。○按郊特牲：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即顧命所云大輅、先輅、次輅先就數以少爲貴，與周禮巾車不合耳。講家用次輅殷世有此三路，大路祭天所乘之木路，先路用于宗廟，次路雜用云云。然考之於他書而無據，郊祀說也。禮鸞車，有鸞和也。有虞氏之路也。鉤車，有曲輿。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木路。殷路也。乘路，玉路。周路也。

饗謂天子饗其臣

希同絺

熟皮曰韋韎赤黃之色也

皮弁天子日視朝之服若諸侯朝覲天子則袞冕○

經學提要卷十一

江州蔡孔炘南城編

衣服

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裘羔而冕天子冕延上元裏朱有武有紐貫以玉笄朱紐爲紘紞懸玉瑱五采繅繩貫五采玉垂旒于延前旒皆十二玉長尺二寸齊肩大裘冕無旒武冠卷也紐小鼻在武上綴于冕兩旁垂之武兩旁作孔以笄入紐及孔貫纚與髮使其固也笄簪也紘上屬于笄下繞于頤用以固冠也玉瑱充耳之飾也紞冠之垂者所以懸玉瑱繅同藻雜文之名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袞

冕袞冕十二旒十二就用玉一百四十四服九章衣五章龍有升有降山華蟲火宗彝畫虎蜼皆畫以爲繢裳四章藻粉米黼黻皆絺以爲繡註見後文享先公饗射驚冕驚冕九旒九就玉一百八服七章衣華蟲火宗彝裳同袞祀四望山川毳冕毳冕七旒七就玉八十四服五章衣宗彝藻粉米裳黼黻祭社稷五祀希冕希冕五旒五就玉六十服三章衣粉米裳黼黻祭羣小祀元冕元冕三旒三就玉三十六服一章衣無文裳刺黻○天子又以元冕朝日聽朔○凡兵事韋弁服以韎韋爲弁玉飾同下皮弁其服以韎韋爲衣裳○諸侯以下皆用之兵事卿又以韋弁歸饔餼其服則以韎布爲衣而素裳眡朝則皮弁服以白鹿皮爲弁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以象骨爲邸玉笄玉瑱朱紘服則十五升白布爲衣素積爲裳素韋爲韠○公綦飾九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

皮弁綦飾詩所謂其弁伊綦又曰會弁如星是也

布幅二尺二寸十五升一千二百縷

五玉皆三采青紘琇瑩美石爲充耳孤綦飾四三命之卿綦飾三再命之卿綦飾二玉皆二采一命之大夫無結飾士縫中有笄有緇組紘纓衣裳制同皆素韠諸侯服以聽朔又服以相朝又服以接聘賓王朝公卿大夫士皆服以從王眡朝國卿大夫士皆服以從君視朔大夫又服以聘凡甸冠弁服以黑縉爲冠梁廣二寸又以黑縉爲武冠屬于武其畢向內縫之冠梁古用縮縫周用橫縫辟積無數朱組爲纓結于頷下垂其餘爲緌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服則十五升緇布衣積素以爲裳素韋爲韠○諸侯冠制同丹組纓繢緌卿大夫士冠制亦同卿大夫青組纓士綦組纓衣裳制皆同皆素韠諸侯以元冠朝服視朝卽冠弁服弁者冠之通名又諸侯朝服以食又以燕羣臣又刺閔卿大夫士皆朝服以朝卿大夫又以朝服自祭家廟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諸侯冕延笄瑱同天子青組爲紘公繅旒九就長九寸瑨玉三

采九旒用玉八十一袞冕九章但有降龍無升龍侯伯之服自驚冕而下如公之服侯伯冕繅七就長七寸七旒玉四十九驚冕服七章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子男冕繅五就長五寸五旒玉二十五毳冕服五章○諸侯以元冕祭宗廟上公以毳冕祭其先王公袞侯伯驚子男毳以朝天子以元冕親迎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孤卿大夫冕延制同天子諸侯笄瑱紘無考孤繅同就四旒用玉一十六繅冕服三章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卿繅三就三旒玉九再命之大夫繅再就二旒玉四繅玉皆朱綠二采孤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王之三公毳冕有孤之國其孤絺冕卿大夫元冕無孤之國卿絺冕大夫元冕皆以助君祭如君祭服元冕則孤卿大夫皆服元冕王朝公卿大夫皆以元

冕服從王視朔。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注。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皋陶謨五服五章天子之服日月而下十二也侯之服山而下九也伯之服華蟲而下七也子男之服藻而下五也卿大夫之服粉米而下三也）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也。凡冕服皆元衣纁裳。疏。古人必爲日月星辰于衣者取其明也。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雉也）取其文理。衣是陽。書亦輕浮。故衣繢也。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彝蜼彝。因于前代。則虞時有虎彝

蜼彝可知。宗彝者非蟲獸之號。而言宗彝者。以虎蜼畫于宗彝。因號虎蜼爲宗彝也。虎蜼同在于彝。故此亦并爲一章也。虎取其嚴猛。蜼（似獼猴而大）取其有智。藻取其有文。火取其明。粉米共爲一章。取其潔。亦取養人。黼謂白黑爲形則斧文。近刃白。近上黑。取斷割焉。黻黑與青爲形則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之義。裳主陰。刺是深沈之義。故裳刺黼黻登龍于山者。周法皆以蟲獸爲章首。（衮。龍衮也。鷩卽華蟲。毳卽虎蜼。）若不登龍于山。則當以山爲章首。何得猶名衮

龍乎。知登龍于山。取其神也。登火于宗彝者。宗彝則毳也。若不登火于宗彝之上。則毳是六章之首。不得以毳爲五章之首。知登火于宗彝者。取其明也。絺刺粉米。無畫者。粉米不可畫之物也。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絺名。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祭服本是元。今元冕一章。仍以元爲名。明衣上無畫。一章。刺黻于裳而已。凡冕服皆元衣纁裳者。易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天色元。地色黃。但土無正色。託于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卽是

纁色。故以纁爲名也。（衣正色裳間色）注。又云。自公衮冕至卿大夫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于已。疏。諸侯朝天子及助祭在廟。理當禪冕。（卽公衮侯伯鷩子男毳。）若卿大夫聘天子。受之在廟。及助祭。亦用冕服可知。（此上論冕服兼論弁服冠服。○冕服之韍。天子赤韍純朱。畫龍火山。諸侯赤韍黃朱。畫火山。大夫三命再命赤韍。一命緼韍。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畫以山。士以韎韐。無飾。韎韐緼韍也。爵弁士之祭服爲冕服之次。故亦服韎韍。又作芾。祭服謂之韍。朝服謂之韠。皆蔽膝也。冕服之衣皆元色。裳皆纁色。舃皆赤色。詩赤舃几几是也。冕服用舃。皮弁等服用屨。冕服之帶用素。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

辟垂是也。綷緣也。皮弁等服皆緇帶。其笏。天子以球玉。即所謂天子搢珽也。謂之珽者。珽然無所屈也。諸侯以象。所謂諸侯荼前詘後直。讓于天子也。荼讀爲舒。謂笏爲荼者。所畏在前也。大夫以魚須文竹。所謂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士用竹本象其。佩。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士佩瓀玫而縕組綬。純當爲緇。瓀玫石似玉者。組綬所以懸衡而上繫于革帶。衡下組綬有三條。皆以懸玉。石。○革帶所以繫佩與韍鞞。又名鞶帶。在大帶之上。大帶即素帶。緇帶也。

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見上。○士冠禮。爵同雀弁服。纁裳純衣。絲衣也。爵弁爲冕之次。故與冕服皆用絲。餘衣用布。緇帶。衣與帶同色。韎韐。縕色染韋。亦名縕韍。注。爵弁。其色赤而

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以緅色之布覆板。武有笄有纚組紘。有疏

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上元下朱。前後有旒。江愼修云。大戴禮及東方朔答客難。皆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則無後旒可知。鄭謂前後皆有旒誤。爵弁制大同。惟無旒。又爵色爲異。又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一命大夫冕而無旒。亦與爵弁不殊。以其前低一寸餘。故得謂之冕。其尊卑次于冕。爵弁士之祭服。故次于冕。○雜記。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注。弁爵弁也。冠元冠也。祭于公。助君祭也。疏。大夫謂孤

按爵弁士之祭服則弁而親迎疑不爲攝盛

元端即朝服而易其裳韠○緇與元相類故禮以緇

布衣爲元端

冕自天子達於大夫弁自天子達於士冠自天子達於庶人

也。冕。絺冕也。少牢。上大夫自祭用元冠。此與少牢異。故知是孤。按孤與士皆兼王朝與列國。但列國之孤服元冕助祭服絺冕助祭者惟王朝之孤。又。士弁而親迎。注。攝盛服爾。非常也。江愼修云。周禮無爵弁。王之弔服有素爵弁。于弁絰服見之。士之爵弁無等。故弁師不言。司服亦不言爵弁者。疏云。爵弁之服。惟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列天子吉服不言之。今以次轉相加。不得韍于士上加爵弁。故以皮弁服爲首也。公冕有爵弁二。則爵弁又爲諸侯始受命之服。○此上論弁服。

春官司服。凡甸冠弁服。即元冠。見上。○又元端服亦用元冠。緇布衣。天子諸侯朱裳朱韠。大夫素裳素韠。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爵韠。大夫以上衣制用侈袂。士用正幅

不侈袂。天子諸侯以元端服燕居。列國卿大夫士以元端視私朝。列國之士以元端服自祭。又諸侯大夫士夕以深衣。亦服元端。○士冠禮記。始冠緇布冠。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疏。緇布冠。孔子時有緌者。故非時人緌之。緇布冠用布。有纓無緌。元冠用黑繒。則垂緌爲飾。諸侯則得著緌。尊者飾也。冠而敝之。太古冠布。後世之元冠用繒。不用布。故始冠之緇布冠。既冠可敝。據士以上冠訖不復用。若庶人猶著之。天子始冠。用元冠朱組纓。諸侯緇布冠繢緌。大夫無冠禮。不用。士緇布冠別有缺項。青組纓屬于缺。庶人常著。謂之緇撮。○此上論冠服。

江愼修曰。古人服制。衣與冠同色。如緇衣則元冠素衣則皮弁黃

衣則黄冠。欲其上體稱也。屨與裳同色。素裳者素屨。元裳者黑屨。黄裳者纁屨。欲其下體稱也。帶亦象衣。緇帶。素帶。韠韍亦象裳。冕服纁裳赤韍。爵弁服纁裳韎韐。皮弁服素積朝服素裳。皆素韠。元端元裳黄裳雜裳皆爵韠。故裼衣必象上服。祭服朝服通謂之上服。使內外相稱。此條言服色之稱。

聘禮。公側授宰玉。裼降立。受玉時襲。既受。以玉授宰。裼而降立。以待享。注。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禮裼者左。袒出左袖也。疏。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冕服狐青裘。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是也。天子諸侯大夫士皆然。但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劉氏則云。六冕之裘皆黑羔裘

故司服祭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以下冕皆不云裘皆用羔裘也。此與玉藻狐青之說異。元冠用羔裘皮弁用麑裘。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麑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是也。君麑裘還用麑褎。臣則不敢純如君麑裘。故青豻褎絞衣以裼。皇氏云素衣為正。亂言絞耳。黄冠用狐裘。玉藻狐裘黄衣以裼之。是也。襯身有禪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即裼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若春秋二時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凡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云見裼衣者。謂開衿前上服。見裼衣也。開衿方可袒出袖。其

玉藻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實是見左袖裼衣。故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見美者。見裘之美也裘雖在裼衣內。裼衣與裘同色。見裼衣。則知其是某裘。襲者掩之。故云襲充美也。言凡禮裼者左者。吉凶皆袒左是也。是以士喪禮主人左袒。大射亦左袒。若受刑則袒右。覲禮侯袒右受刑是也。江愼修曰。古人有袒袖之禮。行禮時。開出上服前衿。袒出左袖。喪禮插諸面之右。吉禮亦當以左袖插諸前衿之右也。凡經傳單言袒者。袒而無衣。肉袒也。言裼或連言禮裼者。袒而有衣也。喪禮肉袒。祭禮迎牲割牲。養老割牲。皆肉

袒。射禮惟君袒纁襦。餘皆肉袒。而以拾韝左臂。拾以皮為之。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覲禮。侯氏請事右肉袒。與尋常左袒者不同。謂刑宜于右也。左傳。鄭伯肉袒牽羊。謝罪也。古人自是有左袒右袒之法。故至漢初。周勃討呂氏。有為劉氏左袒為呂氏右袒之說。凡與襲對者。皆是袒左袖露裼衣。襲則掩其上服。不袒裼。別無所謂襲也。鄭注玉藻袒而有衣曰裼。合之此注凡裼裼者左。可知禮裼之義矣。知裼則知襲矣。或有以詩禮裼暴虎。孟子袒裼裸裎為

疑。不知古禮與今人情不合者多。倘謂古人不以袒裼行禮。則內則所謂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有敬事不敢袒裼者。又何說乎。裼衣上便是上服。更無襲衣。又曰。裼襲分別文質。質事用襲。文事用裼。質又有三。一是禮盛爲質。如執圭之屬。一是輕略爲質。若平敵以下則亦襲是也。一是父黨無容爲質。如子于父母之所不敢袒裼是也。○文事若入朝若爲擯。若行享覿等皆是。又曰。在父母舅姑之所而有敬事當袒裼。注疏無明文。大抵袒裼襲之儀。惟施于君臣聘享。平時居家處鄉。皆襲而已。喪禮之袒

則異。祭禮亦皆襲。惟君肉袒割牲爲敬之至。餘皆襲。又曰。見美充美。惟據冬月有裘言之。餘三時無裘。亦行裼襲之儀。但取質文相變以爲敬耳。此上論袒裼襲之異。

鄭注喪服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疏。凡服惟深衣長衣之等。六幅破爲十二幅。狹頭向上。謂裳兩旁之衽。不須辟積。其餘要間以外。皆辟積無數。不似喪服三辟積有數也。前爲陽。後爲陰前三後四。象陰陽也。唯深衣之等連衣裳十二幅

純音準飾也。飾者飾冠衣裳之邊廣各寸半表裏共三寸惟袷廣二寸見深衣注

諸侯夕深衣祭牢肉大夫士朝元端夕深衣

以象十二月也。深衣篇鄭氏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疏。祭服謂朝祭之服。上衣下裳不相連。卽論語所謂帷裳。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解見下。若深衣則緣而已。深衣只緣袂不繼揜尺。緣卽上文所謂純采者是也。凡深衣皆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也。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內。有表謂之中衣者此也。但喪服中衣不

得繼揜尺。其吉服中衣亦以采緣。其長衣以素緣

○深衣篇續衽鉤邊。注。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連屬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衽在裳旁。左旁則縫之以合前後。右旁不能縫合。別有鉤邊。鉤邊似漢時曲踞。別用一幅布爲之。上狹下闊。綴于右後內衽。使其鉤曲而前。以掩裳際也。若無鉤邊則行步時露其後衽之裏。故須鉤邊掩之。又制十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注。謂肘下也又。曲袷如矩以應方。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又。負繩及踝以應直。疏。衣之背縫。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正。故曰負繩也。注。踝跟也。又

齊音貲。曲禮兩手摳衣去齊尺。注齊謂裳緝也

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注。齊。緝。又完且弗費。善衣之
次也。注。完且弗費。言可衣而易有也。深衣者用十
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
士以上。深衣為之次。○玉藻。深衣三袪。縫齊倍要。
注。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二尺四
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紩（音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
四尺四寸。又。衽當旁。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也。（玩所字明其惟在裳旁而名衽者交裂其餘幅不交裂也）又。袂可以回肘。注。二尺二
寸之節。又。長中繼揜尺。注。蓋今之褎。疏。以半幅繼

續袂口。揜餘一尺。若長衣揜必用素。中衣揜或布
或素。隨其衣而然。長中制同而名異者。所施異故
也。裏中著之則曰中衣。若露著之則曰長衣。又。袷
二寸。注。曲領也。又。袪尺二寸。注。袂口也。又。緣廣寸
半。注。飾邊也。○江愼修曰。深衣衣用正幅。裳之中
幅亦以正裁。惟衽在裳旁。始用斜裁。布幅二尺二
寸。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為十二幅。其當裳之前襟
後裾正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為八幅。上下皆廣一
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為縫。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

八幅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
裳倍于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為四幅。狹頭二寸。寬
頭二尺。各去一寸為縫。狹頭成角。寬頭一尺八寸。
皆以成角者向上。以廣一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
下廣亦得七尺二寸。合于齊得一丈四尺四寸。此
四幅連屬于裳之兩旁。別名為衽。玉藻衽當旁是
也。深衣裳無辟積。必須兩旁有斜裁倒縫之衽。方
能上狹下廣。所謂非帷裳必殺之者如此。（此上論深衣之制。）

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䞓。三染謂之纁。注。縓
今之紅也。䞓。淺赤。纁。絳也。疏。說文云。縓。黃赤色。喪
服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是也。士冠禮
疏云。從一染至三染。皆謂之淺絳也。（江愼修云。古絳字與紅同音。郎紅也。）又。茹藘茅蒐。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疏。茹藘
一名茅蒐。又。藐。茈草。注。可以染紫。考工記。鍾氏染
羽。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注。染纁者三入
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
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疏。一染為縓

經不言四入六入以法推之朱則四入緅亦四入元則六入

江慎修云紺緅皆赤黑之間色緅又黑于紺

再染爲赬。三染爲纁。纁若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若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緅。此五入爲緅是也。若更以緅入黑汁則爲元。更以元入黑汁則名七入爲緇。緇與元相類。故禮以緇布衣爲元端。此上論染色之法。○玉藻疏。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駵黃也。青是東方正色。綠是東方間色。木尅土。故綠色青黃也。赤是南方正色。紅是南方間色。火尅金。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色。碧是西方間色。金尅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色。紫是北方間色。水尅火。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色。駵黃是中央間色。土尅水。故駵黃之色黃黑也。

江慎修曰。褻服有四。玉藻纊爲繭。縕爲袍。襌爲絅。

按天子諸侯及王后夫人其禮服皆用舄燕服則用屨孤卿大夫

帛爲褶是也。纊謂新綿。縕謂新綿及舊絮。絅有衣裳而無裏。褶有表裏而無著。按繭袍冬月之衣。絅褶春秋之衣。夏則用葛。○此條論褻服。

玉藻。王后褘衣。夫人揄翟。君命屈翟。再命鞠衣。一命襢衣。士褖衣。惟世婦命于奠繭。其他皆從男子。此卽內司服所掌之六服。褘作翬。揄作搖。屈作闕。襢作展。翬翟兩雉名。翬衣元質而畫翬。搖翟青質而畫搖。闕翟赤質刻而不畫。鞠衣黃色。襢衣白色。褖衣黑色。夫人謂三夫人及侯伯之夫人。君命謂子男之夫人。再命一命皆指其妻而言。子男之士不命。其妻則服褖衣。命于奠繭謂獻繭時受命服于王后。○凡此六服。上可兼下。下不可僭上。然褘衣不獨王后服之。疏云。二王之後祭其先王。得

禮服有命舄其妻則有命屨○天子燕服燕方屨諸侯亦方屨大夫素屨

祭周公。其夫人亦服褘衣。○再命以下。就子男之臣而言。故與內司服不同。○褘衣用元舄。搖翟青舄。闕翟赤舄。鞠衣以下皆用屨。鞠衣黃屨。襢衣白屨。褖衣黑屨。複底曰舄。單底曰屨。屨又稱屨古註屨不帶謂之複。○此條論后夫人以下之服。

飲食

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辨三酒之物。事酒昔酒清酒。註。齊者調和之意。米化而漲曰泛。既變成糟曰醴。糟發上溢曰盎。精凝色絳曰緹。清升糟下曰沈。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卽今之醳酒也。冬釀春成。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

縮酒又見禘祫條 泲音姊

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縮泲也。酌斟酌也。謂醴齊濁。泲而後可斟酌。故云縮酌也。用茅者。以茅覆藉而泲之也。事酒其色清明。謂之明酌。言欲泲醴齊。則先用此明酌和之。然後用茅以泲之也。醆酒涚于清。汁獻音莎涚于醆酒。醆酒。盎齊也。涚。泲也。清。清酒也。盎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泲之。故云醆酒涚于清。以其差清。故不用茅也。汁獻謂摩莎秬鬯及鬱金之汁也。秬鬯中有煑鬱。又和以盎齊。摩莎而泲之。謂其香汁。故云汁獻涚于醆酒也。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醳同之酒也。上文所泲三者之酒。皆天子諸侯之禮。作記之時。此禮已廢。人不能知其法。故言此以曉之。曰泲醴齊以明酌。泲醆酒以清酒。泲汁獻以醆酒者。卽如今時明清醆酒泲于舊醳之酒也。猶若也。醳者。和醳醴醆之名。後世謂之醳酒。○內則。飲

已沸者爲清
未沸者爲糟

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注。重。陪也。糟。醇也。清。泲也。致飲有醇者。有清者。陪設之也。○月令。仲冬。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音尖)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注。酒孰(同熟)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秫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腥孰之調也。(以上論酒)

大雅。彼疏斯粺。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疏云。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

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說文以糲米一斛。舂九斗曰鑿。舂八斗曰毇。與此異。)又。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傳。揄。抒臼也。或簸糠者。或蹂黍者。(集傳云。蹂黍。取穀以繼之也。)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疏。抒臼。抒米以出臼也。○曲禮。共食不飽。注。謙也。謂共羹飯之大器也。又。共飯不澤手。注。爲汙手。不絜也。疏。古禮飯不用箸。但用手。既與人共飯。手宜絜淨。不得臨食始挼莎手。恐爲人穢。又。毋摶飯。疏。取飯作摶則易得多。又。毋放飯。(朱子云。大飯也。)又。毋揚飯。疏。揚去熱氣也。又。飯黍毋以箸。(江慎修云。毋以箸。當用手。)○內則。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注。熟穫曰稰。生穫曰穛。疏。諸侯朔食四簋。黍稷稻粱。天子則加麥苽爲六。○爾雅。食饐謂之餲。注。飯穢臭。又。摶者謂之糷(音爛)米者謂之檗(音伯)。注。糷。飯相著。檗。飯中有腥。○江慎修曰。古人禮食。以簋盛飯。尊卑之差。有八簋六簋四簋二簋。儀禮又謂之敦(音對)。所盛者黍稷。加之則稻粱。天子又加麥苽。其非禮食。則盛之于簞。以匕

出之。食飯于豆。其匕又謂之梜朼。管子弟子職篇。左執虛豆。右執梜朼。周旋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齒。鼎謂貳紀。此謂弟子侍長者數人食飯。從旁益飯之禮。匕是盛飯入豆。非載鼎實之匕。(以上論食)

曲禮。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注。皆便食也。殽。骨體也。胾。切肉也。食。飯屬也。居人左右。明其近也。殽在俎。胾在豆。疏。熟肉帶骨而臠曰殽。純骨切之曰胾。骨是陽故在左。肉是陰故在右。食飯燥爲陽故居左。羹濕是陰故居右。皆

醬為食之主執主來則食可知若見芥醬必知魚膾之屬

蓼辛菜也

膷一臐二膮三牛炙四四物為一行醢五牛胾六醢七牛膾八四物為第二行羊炙九羊胾

在殽胾之內又膾炙處外醯醬處內注殽胾之外內也近醯醬者食之主膾炙皆在豆又葱渫(音褻)處末注渫烝葱也處醯醬之左言末者殊加也渫在豆疏儀禮正饌唯有菹醢無葱渫故知葱渫為殊加又酒漿處右注處羮之右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又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注亦便食也屈中曰朐又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注決猶斷也堅宜用手又羮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注梜猶箸也疏有菜者為鉶羮以其有菜

交橫非梜不可無菜者謂太羮湆也直歠之而已其有肉調者犬羮兔羮之屬或當用匕也(江慎修云爾雅肉謂之羮羮為煮肉之通名肉熟為羮定是也但有肉汁而不和鹽菜盛之瓦豆之登者為太羮三牲肉汁和以鹽菜盛之鉶器者為鉶羮列之鼎者為陪鼎皆禮食之羮其常食之羮雞犬兔及脯皆和米屑作之而不用蓼又有菜羮但有鹽菜內則所謂芼羮堇荁葵薇之類皆可作之○荁音讙荁音九)○內則膳膷(音香)臐(音熏)膮(音囂)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注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膷牛臛臐羊臛膮豕臛)又食蝸醢而苽食雉羮麥食脯羮雞羮折稌犬羮兔羮

十醢十一豕炙十二四物為第三行醢十三豕胾十四芥醬十五魚膾十六四物為第四行以上十六豆是下大夫禮雉十七兔十八鶉十九鷃二十四物為第五行是上大夫所加二十豆

和糝不蓼注苽彫胡也稌稻也凡羮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蓼則不(音否)矣(謂宜五味調和米屑為糝不須加蓼也)疏此明人君燕食所用以蝸為醢以苽米為飯以雉為羮三者味相宜以麥為飯折脯為羮又以雞為羮此三者亦味相宜細折稻米為飯以犬兔為羮三者亦味相宜又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音鯤)醬實蓼濡鱉醢醬實蓼注凡濡謂烹煮之以汁和也苦苦荼也以包豚殺其氣卵讀為鯤魚子也疏實蓼謂實于其腹中又縫合之又腶脩

蚳醢注腶脩捶脯施薑桂也蚳蚍蜉子也(蚍蜉蟻也)又脯羮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注自蝸醢至此二十六物似皆人君燕所食也其饌則亂膚切肉也卵鹽大鹽也又凡食齊視春時羮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注飯宜溫羮宜熱醬宜凉飲宜寒又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注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天官疏五行土為尊五味甘為上故甘總調四味滑者通利往來亦所以調和四味)又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又

牛膏薌犬膏臊豕膏腥羊膏羶猶如春時食羔豚則煎之以牛膏故云膳膏薌也餘倣此腒乾雉鱐乾魚麛麑子鮮生魚羽雁也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音渠搜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又牛脩鹿脯田豕脯麇脯麕脯麇鹿田豕麕皆有軒音憲雉兔皆有芼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注脯皆析乾肉也軒謂藿葉切之也芼謂菜釀也蜩蟬也范蜂也蔆芰也椇枳椇也楂梨之不臧者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又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又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蔥膏

家物即三牲

乃背脊也尻苦刀切考平聲脊梁盡處也兔尻有九孔

用韰音械三牲用藙音毅和用醯獸用梅注芥芥醬也脂肥凝者釋者曰膏藙煎茱萸也和用醯畜與家物自相和獸用梅亦野物自相和又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注皆為不利人也魚腸謂之乙見爾雅醜謂鼈竅又肉曰脫之爾雅注肉去其骨曰脫又魚曰作之爾雅作斮爾雅注謂削鱗也又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注皆治擇之名又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

庋音詭謂閣藏食物

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注庮惡臭也毳毛別聚于不解者也赤股股裏無毛也皫色毛變色也沙猶嘶也鬱腐臭也般臂前脛般般然也漏當為螻螻蛄臭也又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音憲注言大切細切異名也又羹食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注無秩膳謂五十始命未甚老也秩常也七十有秩膳也閣以板為之庋食物也達

夾室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天子二五倍諸侯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也疏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庖廚宜稍近庖廚稍近故于房中惟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卑無嫌故亦于夾室而閣三三者豕魚腊也士卑不得作閣但于室中為土坫庋食也。少儀羞濡魚者進尾注擗之由後鯁肉易離也又冬右腴夏右鰭音祈祭膴注冬氣在下腴腹下也夏氣在上鰭脊也膴大臠謂刳魚腹也又

鶩亦醢也醓雅有骨爲鶩無骨爲醢○拍音搏麋音排蚳音池菭音臺臡音泥蠯蜯蝓也蠃蛤也蚔蟻子也蜬蝓音尤俞

内則注醯梅醬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注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醯與葷菜淹之殺肉及腥氣也江慎修云膾以牛羊魚之腥肉細切以醯殺其腥氣食時用芥醬及葱同食之炙上炙之者爲炙○天官亨人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又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注大物肆解乾之謂之乾肉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腶脩腊小

物全乾膴全體胖半體又膳夫凡王之饋醬百用有二十甕注醬謂醯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甕以五齏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七醢醓蠃蠯蚳魚兔鴈醢七菹韭菁茆葵芹菭筍菹三臡麋臡鹿臡麇臡實之醯人共齏菹醯物六十甕○齏菹醬屬江慎修曰醬者醯醢之總名醢之物有七醓醢當是豕肉作之家所常用者也又陸產之物有蚳兔鴈水產之物有蝸蠯魚或間有之未必皆備内則有卵醬亦魚醢之類有芥醬則醯人七菹之芹菹醯而成者也醬物以醯醢爲主或于烹魚肉時以醬和之濡雞濡鼈醢醬濡魚卵醬是也或于食魚肉膾脯時以醬配之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是也凡稱醢醬或單言醢者醢醢也言醯醬者以醯和醬也濡豚不用醬而三牲和用醯曰食豕肉爲多則當設醯也用梅漿作之

内則爲熬捶之去其皽注熬于火上爲之也○皽謂皮肉之上魄膜也

者爲醓醢主酸醢主鹹公食禮凡炙無醬注云已有鹹和是也○大雅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傳以肉曰醓醢箋燔用肉炙用肝以脾函爲嘉疏口上曰臄口下曰函又炰鼈鮮魚箋炰鼈以火熟之也江慎修云肉出于牛羊豕犬雞及鳥獸烹之于鑊盛之于鼎載之于俎與豆又有土包而燒之者爲炰加于火上者爲燔貫而炙之爲炙乾于火上爲熬腥肉細切而以醯醢食之曰膾薄析乾之曰脯加薑桂治之曰脩肉醬曰醢肉汁曰湆○爾雅魚謂之鮨音祁注鮓屬也以上通論饌

凡在天上一度。下視一尺。在天一千四百六里零

左者自東而西。右者自西而東。

西法云。月二十七日三十一刻一周天。日與金水皆三百六十五

經學提要卷十二

江州蔡孔炘南城編

天象

天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徑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凡一度爲百分。分各百杪。四分度之一。卽百分中二十五分。四分度之三。卽百分中七十五分也。地體徑二十四度。厚半之。勢傾東南。其西北之高不過一度。

天有九重。最下第一重爲月輪天。第二重爲水星

天。第三重爲金星天。第四重爲日輪天。第五重爲火星天。第六重爲木星天。第七重爲土星天。第八重爲列宿天。最上第九重爲宗動天。日月爲二曜。水火金木土爲五行。亦曰五緯。日月五星爲七曜。亦曰七政。二十八宿爲經星。二十八宿及列星總曰恒星。亦統稱經星。如歷家之說。則謂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去地近則轉愈速。故月二十七日一周天。日稍緩。一歲一周天。金水下于日。其行時遲時速。約亦一歲一周天。火星又緩。二歲一周天。木星更緩。十二歲一周天。去地愈遠則愈緩。土星二十八歲一周天。

日二十三刻一周天。火星一年三百二十一日九十三刻一周天。木星十一年三百一十三日七十刻一周天。土星二十九年一百五十五日二十五刻一周天

天行指宗動天。而二十八宿亦在其中。蓋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行七十二年移一度。約二萬餘年一周天。張橫渠則云天左旋。日月五星皆左旋。朱子云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于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比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比天爲退十三度有奇。

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歷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又曰。此亦易見。如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吳氏澄曰。古來歷家蓋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算之。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鎭星之行。比天稍遲。積二十八個月

卽天之體其行與天每年只爭差分杪七十二年始差一度也

宗動天轉動有氣無形其行甚速其力甚猛帶下八重天自東而西

則不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遲積十二個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之行比歲星更遲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盤中一日行一周匝無餘無欠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于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于太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天爲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度最多周章成曰七曜之行各分重數愈卑則愈遲愈

高則愈速速者進而左則遲者退而右推而至于第八重二十八宿亦未嘗不右旋其最速者獨第九重之天耳又曰速莫速于宗動天以七政恒星與之較無一非右旋者但右旋之中又分遲速其進速者其退遲至恒星而止其進遲者其退速至月而止南懷仁云七曜恒星之在天自東而西亦自西而東所謂自東而西者隨天左旋也自西而東者後天右縮也此左旋右旋之說也不知者以右旋爲逆行大謬又曰天傾西北北高而南下南

南北爲度東西爲道

黃道之北爲內南爲外

亦以北爲內南爲外

蔡九峰曰北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

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兩極正居南北之中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有奇北極之南五十五度是爲天頂名曰嵩高嵩高之南三十六度謂之赤道當兩極之中間日之所行謂之黃道兩極一南一北赤道雖斜倚于南而其東西兩旁仍居天之中央（赤道斜倚于南就南北距地之數言之在天體則總居其中）黃道無定因日之所行而得名赤道橫黃道斜赤道短黃道長赤道闊黃道狹凡五緯皆隨日由黃道而行月之所行謂之九道與黃道相交半入黃道

內半出黃道外

日月

日體徑一度半所行之道謂之黃道所謂日有中道是也黃道半出赤道外斗二十一度半入赤道內井二十五度東交于角五度西交于奎十四度冬至之日黃道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卽斗二十一度也去北極最遠日出辰日入申故時寒晝短而夜長夏至之日黃道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卽井二十五度也去北極最近日出寅日入戌故時暑晝

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夏至去北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按每年立春日行在子宮雨水後四日入亥宮春分後六日入戌宮穀雨後九日入酉宮小滿後九日入申宮夏至後八日入未宮大暑後七日入午宮處暑後九日入巳宮秋分後十二日入辰宮霜降後十三日入卯宮小雪後十一日入寅宮冬至後八日入丑宮大寒後四日入子宮

朱子云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

長而夜短春分日在奎十四度秋分日在角五度黃道與赤道相交正當兩極之中日出卯日入酉故時和晝夜均焉奎西方宿井南方宿角東方宿斗北方宿故曰日行西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東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月體徑一度半所行之路謂之白道亦曰九道所謂月有九行是也九行者青道二白道二朱道二黑道二合黃道爲九也九道皆因月之所行而得名與黃道相交半出黃道外半入黃道內出入不過六度凡月行所交以黃道內爲陰歷外爲陽歷冬入陰歷夏入陽歷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後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立冬立夏後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東南至所衡之宿亦如之此青道二也冬入陽歷夏入陰歷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立冬立夏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黃道西北至所衡之宿亦如之此白道二也春入陽歷秋入陰歷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立春立秋後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當黃道西南至所衡之宿亦如之此朱道二也春入陰歷秋入陽歷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黃道北立春立秋後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東北至所衡之宿亦如之此黑道二也陽精日者太陽之精猶火陰精月者太陰之精猶水火則有光水則繪影故月光生

望上乃月照也

易月幾望幾望謂十四日也

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不照當日則光明就日則光盡與日同度謂之朔月行遲一日一夜比天爲退十三度有奇二十七日有奇即退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與天會二十九日有奇又逐及于日而與日會謂之合朔日與月會日在上月在下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月衡分天中謂之望謂十五之昏日入西月出東東西相望光滿而魄死也○月行甚遠而與日對相去一百八十二度有奇望在十五日其常或進在十四或退在十六其變也邇一遐三謂之弦分天體爲四分初八日及二十二日月行近日一分謂之邇一遠日三分謂之遐三邇日一分受日光之半故半明半魄如弓張弦上弦昏見故光在西下弦旦見故光在東○上弦月行漸近于日以周天言之近日九十度有奇遠日二百七十四度有奇是近一遠三上弦在八日其常或退在九日其變也下弦月行過中遠日二百七十四度有奇近日九十度有奇亦近一遠三下弦在二十二日其常或進在二十一日或退在二十三日其變也光盡體伏謂之晦謂三十日或二十九日月行近于日光體皆不見也又月朔日曰死魄二日曰旁死魄三日曰哉生明又曰朏朏月出也望後曰生魄十六日曰既望又曰哉生魄十七日曰既生魄朱子云日爲魂月爲魄魄是黯處魄死則明生明生之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卻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且如日在午月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

蜺音業

朓土了切朒女六切

縱爲經度橫爲緯度同度同道是經緯同度對度對道是經緯對度也○朔自是日月同度望自是日月

日月相望則日在西月在東人在中得以望見其光之全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日與月相沓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又曰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爲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上受于月其中昏暗便是地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背向一畔相去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日與月正緊相合月便無光

日月之行有常而時或有變日有暈謫抱背冠珥虹蜺月有朓朒側匿陰氣繞日謂之暈日將食先見黑氣謂之謫氣如半環向日謂之抱反向謂之背氣在日上謂之冠在兩旁謂之珥雄爲虹雌爲蜺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朒側匿卽朒也此皆日月之變也

日月交食

日月之行有度有道由南北而縱分之謂之度由東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日行高而月行卑若合朔之時日與月同度同道被月在下面遮了日而日爲之食若對望時月與日對度對道則月與日抗而月爲之食日與月同度同道下者掩高日之所以食也月與日對度對道月爲日所

對度所以食者全因同道對道之故

衝陰極反亢月之所以食也朱子云望時月食固是陰敢與陽敵然歷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着其中暗處故月食西歷云月之食由地毬障隔之故蓋地在天中其體微渺尋常不能障隔日月惟日月同在一線乃爲地所隔而成食按西歷云云亦卽暗虛之說○日食之說歷家又有內外道之辨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每驗若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食每不驗朱子云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

之南北或差遠于日則不食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食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

張愓菴曰天有九道日行黃道只此一路月行靑赤黑白四道各有表裏每十三日則出入于黃道故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月一日一周天少不及

每二十九日則與日行同會一宮丑月會于元枵子月會于星紀每宮星宿不同總以三十度有奇爲界同會之日謂之合朔合朔之日日在月上月在日下月魄掩日則日當食然而不食者月行有偏斜則從邊而過兩不相當積至一百七十二日有奇月或六八七出或七八六出于黃道則正當日下謂之交交則必食去交十度以外食不可見十度食三分去交五六度則食既矣非月能掩日也人在月下此時見月不見日謂之食少頃月移

度則復圓矣故日食必在朔日月相去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地體隔其中日月相隱避爲光明每月之望日正當地下子位月在天上子位中間地體蔽之則月不能受日光月必應食望日月反明者以行度不相當則正受日光反明于平日也亦以六八七出之數積至百七十二日有奇則日度亦當地心與月相直如一線月爲地所蔽不能受日光矣但日體大地本不能盡蔽其光緣日輪屬火其氣上衝謂之闇虛月値闇虛則食故日食惟有

按春秋僖公五年九月日食乃戊申朔

黑痕月食之處如烟如火此闇虛蔽之也亦以度之相去定食之分數每一百七十二日則必交交則必食唐書傳仁均傳于武德初修歷上推經書日食自周幽王六年辛卯朔日食至魯僖公五年壬子朔日食盡皆符合按日月之食又有羅計爭道之說謂日月雖弱必羅計道強爭道而二曜讓之則食否則亦不食

星辰

周章成曰有中宮星有四宮星有五星有妖星有瑞星有客星所謂中宮星者合三垣大角而言也

歷書云北極不動處去極星一度餘極本非星而云極星者指其近極之星而名之耳

星名在朝象官如三台諸侯九卿騎官羽林之類在野象物如雞狗狼魚鼈之類在人象事如離宮閣「

三垣之名中垣曰紫微上垣曰太微下垣曰天市紫微垣中有五星謂之北極在牽牛之次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第四星主後宮第五星爲天樞自第一星至第四星皆人之精天樞一星是天之精謂之太乙文獻通考北極五星天樞至尊天運無窮三光迭曜惟此極星亘古不移所謂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者也又有北斗七星一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自一至四謂之魁自五至七謂之杓合而言之謂之斗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

道華蓋五車之類。○有名之星千四百六十四。無名之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制四鄉。分陰分陽。故天官之書。首言極星。又以北斗爲諸星之綱也。又有文昌之宮。卽斗魁所戴之六星。所謂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是也。又有三台之星。卽斗魁之下兩兩相比之六星。所謂泰階中階下階是也。太微垣十星。在翼軫北五帝之座。十二諸侯之府也。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亦有帝座及后妃諸星。鄭曉云。三垣皆有帝座。紫微爲天子寢宮。太微爲布政之宮。天市則巡狩之宮也。大角之星在角亢之間。其兩旁各有三

東方七宿角十二度亢十度氐十七度房五度心六度尾十八度箕九度二十五分北方七宿斗二十四度牛六度女十一度虛九度危十六度室十九度壁九度西方七宿奎十八度婁十三度胃十六度昴十一度畢十六度參十度觜

星鼎足勾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也。所謂四宮星者。東宮蒼龍七宿。其屬三十星。合七十七度二十五分。北宮元武七宿。其屬二十五星。合九十四度。西宮白虎七宿。其屬五十星。合八十五度。南宮朱雀七宿。其屬六十星。合一百九度。周天度數。四宮該之。中宮雖別自名宮。其實卽在各宮度內。紫微垣屬北宮。太微垣屬南宮。天市垣及大角屬東宮。此五宮星者。皆經星也。所謂五星者。木曰歲星。亦曰重華。屬東方。十二歲一周天。歲星與天行。十二日差一度。一年差一宮。十二年右旋一周天。○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歲謂太

一度南方七宿井三十一度鬼二度柳十三度星七度張十八度翼二十度軫十八度

宗動天去地九十九萬里零經星天去地八十一萬里零土星天去地七十二萬里零木星天去地六十三萬里零火星天去地五十七萬里零

歲。史記。太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太歲與歲星相應。歲星行于天。十二年一周。太歲行于地。亦十二年一周。歲星可見。太歲不可見。舉歲星則太歲可知。火曰熒惑。屬南方。二歲一周天。火星與天行。二日差一度。二月差一宮。二年右旋一周天。金曰太白。屬西方。水曰辰星。屬北方。並一歲一周天。金水之行時遲時速。遲速相準。則與日同。約一日差天一度。一月差一宮。一年右旋一周天。土曰塡星。屬中央。二十八歲一周天。土星與天行。二十八日差一度。二十八月差一宮。二十八年右旋一周天。此五者皆緯星也。五星同色天下安平。五星逆行。必主災告。所謂妖星。卽五星所變。如彗孛昭明司危蚩尤旗之屬。熒惑之精也。六賊天

日輪天去地三十六萬里零金星天去地二十七萬里零水星天去地一十八萬里零月輪天去地九萬里零

塡同鎮

狗長庚之屬。太白之精也。五殘獄漢燭星之屬。塡星之精也。天棓天槍天衝之屬。歲星之精也。枉矢天欃彗之屬。辰星之精也。此皆變而爲妖也。而又有贏縮圜角。犯守陵歷鬬擊飛流諸異。贏者趨前。縮者退後。角者不圓。自上觸下曰犯。居其宿曰守。經過曰歷。突掩曰陵。所謂瑞星者。考之隋志。蓋有四焉。一曰景星。亦名德星。狀如半月。生于晦朔。助月爲明。二曰周伯。黃色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三曰含譽。光耀似彗。國有喜則含譽射之。四曰格澤。色黃白。見則五穀大熟。所謂客星則有

三一曰老子。二曰國星。三曰温星。老子星見休咎半之國星温星皆主災咎。函史。周伯亦列于客星。又有王蓬絮凡五客星。

凡此者星辰之大概也。

又曰。經傳言星必言辰。辰字與星字相連。不與星字相對。蓋辰卽天之十二次。日月星皆運行乎其閒。所以獨與星連者。以諸星布滿周天辰之所在。卽星之所在。故爲聯屬之辭耳。其實星有象。辰無象。星有環域。辰特虛位。不得劈分爲二也。西歷云十二辰在宗動天。居列宿天之上。列宿東旋有時而移宮。十二辰則亙古不動。又曰。辰亦不

同。大火。卽心星。謂之辰。北極謂之辰。水星謂之辰東南隅有辰。十二次謂之辰。然大火則謂之大辰。北極則謂之北辰。水星則謂之辰星。東南隅則方位之一耳。論辰之正義。必以十二次爲斷。左傳。日月之會爲辰。日月之會。卽天之十二次也。日月所會。每月移一次。正月會亥。辰爲娵訾。卽月令日在營室。二月會戌。辰爲降婁。卽日在奎。三月會酉。辰爲大梁。卽日在胃。四月會申。辰爲實沈。卽日在畢。五月會未。辰爲鶉首。卽日在東井。六月會午。辰爲鶉火。卽日在柳。七月會巳。辰爲鶉尾。卽日在翼。八月會辰。辰爲壽星。卽日在角。九月會卯。辰爲大火。卽日在房。十月會寅。辰爲析木。卽日在尾。十一月會丑。辰爲星紀。卽日在斗。十二月會子。辰爲元枵。卽日在婺女日月所會謂之辰者。類考云。日月行度皆從角起所位在辰。指其所始者以名之。故總稱辰。

分野

周章成曰。九州十二域。或繫之北斗。或繫之五星。或繫之二十八宿。雍主璇。冀主樞。青兗主璣。揚徐主權。荊主衡。梁主開陽。豫主搖光。此繫之北斗者也。歲星主齊吳。熒惑主楚越。塡星主中州。太白主西方。辰星主燕趙代。此繫之五星者也。星紀吳越也。屬揚州元枵齊也。屬青州娵訾衛也。屬并州降婁魯也屬徐州大梁趙也。屬冀州實沈魏也。屬益州鶉首秦也。屬雍

州鶉火周也。屬三江鶉尾楚也。屬荊州壽星鄭也。屬兗州大火宋也。屬豫州析木燕也。屬幽州此繫之二十八宿者也。二十八宿分野。見于周禮左傳。詳于甘石之書。但其閒有不可曉者。吳越南而星紀在丑。齊東而元枵在子。魯東而降婁在戌。秦西而鶉首在未。趙北而大梁在酉。東西南北相反而相屬何也。先儒謂古者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國卽屬焉。蓋本國語伶州鳩之說。而鄭樵非之。以爲此乃主祀之意。非因封國始有分星也。唐一行謂分星有山

河脉絡之兩界雲漢升沈之四維番而識之可以見其相配鄭樵獨取此說。

天漢 亦曰雲漢

天漢者四瀆之精也起于鶉火經西方之宿而過北方至于箕尾而入地下蓋天一所生凝流而成天所以爲東南西北襟帶之限也天下河漢之源蓋出于此周章成曰太史公謂漢者金之散氣其本爲水漢中星多則多水星少則旱故占水旱者必觀雲漢也一行則以爲雲漢升沈之四維與山

河脉絡之兩界相爲配合觀此可以知分野之說故論分野者亦觀雲漢也。

西法云天漢之說古人皆謬解近來窺以遠鏡知是無算小星攢聚一帶故成此形耳。

雲物 附風雨雷露等

周章成曰雲物亦有瑞與妖之辨曰慶雲曰歸邪曰昌光此三者皆瑞也曰虹蜺曰牂雲此二者皆妖也保章氏之五雲以分至觀之眡祲氏十煇專于日旁驗之則是氣而非雲也

按陰陽有雜著者蓋陰陽之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露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搏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疏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霜其露之結也雪其雨之結也霧其地氣不接于天霿其天氣不接于地也雹其陰陽相搏之沴氣虹霓其陰陽相交之淫氣也凡此皆陰陽之雜著也。西京雜記瑞雲曰卿雲亦曰景雲外赤內青曰矞雲雨雲曰油雲雪雲曰同雲妖雲曰牂雲隋志韓雲如布趙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車爾雅南風曰凱風東風曰谷風北風曰涼風西風曰泰風焚輪曰頽扶搖曰焱迴風曰飄日出而風曰暴陰而風曰曀又小雨曰霢霂時雨曰澍雨三日以上曰霖久雨曰淫暴雨曰凍左傳杜註八風東方曰谷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凱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東北曰融風淮南子曰東方曰明庶風南方曰景風東北曰條風餘同杜註

江州蔡孔炘南城編

談天

自古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渾天。渾天之術昉於璣衡（璣衡詳後）謂天包地外。如雞卵以白包黃。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隨氣而立。載水而行。其體渾渾然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兩極。北極出地三

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相去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後世洛下閎鮮于妄人行于西漢。張衡賈逵行于東都。陸績行于晉。王蕃行于吳。李淳風僧一行行于唐。張思訓行于宋。皆祖渾天儀以精其制作。蓋以其眂氣禨察災祥。實有足驗者。一曰蓋天。蓋天之說。卽周髀也。傳者以爲周公之書。後世王仲宗之。而談天者皆言其考驗天狀多所違失。然朱子程子多主其說。

本朝李文貞公諸名儒悉精通其理。性理

御案亦謂古來通乎天道者皆以蓋不如渾。然實未深知其意也。蓋天之說。謂天似蓋笠。地法覆槃。李安溪云。天體至圓。而地亦至圓。非一塊方棋局也。日月緣地體斜行。相隱避爲光明。非一在上一在下也。天體九重。最上第一重是宗動天。此天終古不動。不可思議也。下八重純是剛風層層團結。層層運動。束此地體。西學謂之地毬。佛書謂之須彌山。此毬此山。橫斜俯仰。曲折皆有人物環繞而居。日月只在中間斜對處環繞運行。中國處赤道之下。黃

道之中。在北極出地三十六度上。謂之赤縣神州。風雨所會。陰陽所和。聖賢所生。此是大地中一最勝處。其餘附地而居。不可勝數。日月互爲照臨。各據行道之所及。以爲晝夜長短時令寒暑。中國之所謂晝。正異方之所謂夜。及中國之所謂夜。彼則晝矣。由日月經行遲速使然。亦有日月所不恒照之處。北極之下。春分後皆晝。秋分後皆夜。南極之下。秋分後皆晝。春分後皆夜。骨利幹之北。渡海夜甚短。自昏黑煮羊胛。未熟便已天明。皆是也。性理

按列宿天有時而移宮惟宗動天則終古不動所以爲羣動之宗也

御案曰。地體渾圓。東西南北無一定之中。中土北極現而南極隱。然至海外則有南極現而北極隱者矣。南北之或寒或煥者。近日則煥。遠日則寒也。故雖數百里之間而地氣早晚便異。推而遠之。至於赤道之南。則此之冬至。當為彼之夏至矣。又曰。地是渾圓。日月周迴而行。無適而非精光之所照。佛家所謂日月繞須彌是也。此上皆蓋天之說。一曰宣夜。宣夜之書。無所師法。蓋言天無質。仰而望之。高遠無極。蒼蒼然也。日月星浮於虛空之中。而無所根

繫。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晉咸康中。虞喜因之作安天論。葛洪譏之。謂辰宿苟不繫于天。則天為無用矣。嗣是虞聳作穹天論。吳姚信作昕天論。皆好奇之談。不足以言天。

歷數總論

周章成曰。歷法之立。所以欽天道授人時。事莫重焉。自黃帝迎日推策。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橈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而調歷作。歷法實始於此。少昊之代鳳鳥氏為歷正。分至啟閉。各有其官。顓頊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建孟春以為元。號為歷宗。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命羲和。舜齊七政。此數聖人者。蓋皆以治歷為首務也。然而自古歷法不同。夏商周迭用三統。正朔異而歷亦異。三代以後。漢之歷凡五變。唐之歷凡八變。宋之歷凡十八變。其間最著者。洛下閎太初歷出。而一十七家之歷廢。僧一行大衍歷出。而二十三家之歷廢。此外如何承天劉焯傅仁均輩。皆號稱精密。及元郭守敬授

時歷一出。而前人皆莫有及者。其故何也。蓋日月星辰之運。變動無方。歷法雖精。久則未有不差者。由後可以推前。由前每不能測後。理之自然也。其在于今。授時法又不可行矣。

歷元

周章成曰。自古造歷。必先立元。如黃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凡若此類。蓋一歷自有一元也。乃更有上古之元。孟子謂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而朱子以上古

太初漢武帝年號

歷元爲言。據東漢志。十九年爲章。四章爲蔀。七十六年。二十蔀爲紀。一千五百二十年。三紀爲元。計一元凡四千五百六十年。所謂年月日時皆會甲子者此也。唐大衍歷用之。以甲子歲首之子月子日子時爲歷元。此上古歷元也。十九年七閏而至朔同日謂之章。至朔同日者謂冬至在朔日不必定是甲子。四章而至朔同在甲子日謂之蔀。二十蔀而至朔同在甲子日之甲子時謂之紀。三紀而至朔同在甲子日甲子時又在甲子年則爲一元。年月日時皆值甲子。謂以癸亥歲十一月起算甲子歲之氣候已始于此。故云歲亦甲子。據此則前後共歷七十六甲子而逢歷元。宋中興天文志曰。歷元準于北極。北極位在艮丑。作歷

者逆推而上之必得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于牽牛之次。然後用爲歷元。不知七政之行遲速不同。故其復會爲甚難。世之觀漢史者見其論太初之歷曰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遂以爲七政會于太初之元年。殊不知此乃推而上之至于渾元之初故有是言。在太初實未嘗如合璧連珠也。

置閏

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歲。歲之氣二十有四。而候七十有

按日月一會而日加四十三刻有奇月減四十七刻有奇計一月餘九十一刻有奇四十三刻是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四分二釐四十七刻是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四十一分八釐九十一刻是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五十五分四釐也

二。然則一月之內六候二氣也。二十四氣本一氣也。以一歲言之則一氣耳。以四時言之。則一氣分爲四氣。以十二月言之。則一氣分爲六氣。故六陰六陽爲十二氣。又于六陰六陽之中。每一氣分爲初終。則又裂而爲二十四氣。二十四氣之中。每一氣有三應。故又分而爲三候。是爲七十二候。原其本始。實一氣耳。○朔氣難尋。中氣可按。如立冬爲朔氣。冬至則爲中氣是也。古人候氣。必于中氣候之。候氣之法。即以葭管灰飛爲驗。此即推歷生律之說也。然地氣難憑。不如驗太陽。如太陽一交赤道。便爲春分。若以地氣測春分。則四方處處不同矣。置閏以氣盈朔虛而設。蓋日與天會而二十四氣由之以生。然日之二氣三十日多四十餘刻。積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是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十

二朔由之以生。然月之合朔少四十餘刻。積十二月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是爲朔虛。以氣之盈併朔之虛。每年所餘約十一日。三年所餘約三十三日。因此置閏。三年一閏。則不足以盡餘分。五年再閏。則又太過。至十九年七閏。而後氣朔分齊。所謂一章是也。然此法也。不獨歷數之一定。亦天象之自然。凡斗柄所指。每月各指一辰。值閏月則斗指兩辰之間。乃古今所常驗。故三歲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

按四百九十九以十二數之為五千九百八十八。除六全日是五千六百四十分。內行餘分三百四十八分。合全日三百四十八。通計得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也。日法九百四十分。餘三百四十八分。則少五百九十二分矣。

而歲漸不成矣。此治歷莫要于置閏也。書傳。天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行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率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

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日法計九百四十分。月法計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歲法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歲餘法一萬二百二十七分。三歲一閏。復餘二千九百二十二分。五歲餘五萬一千一百三十五分。再閏少四千三百八十三分。十九年餘十九萬四千三百一十三分。七閏外無餘分。○一日計百刻。每刻九分四釐。百刻九百四十分。新法則每時八刻。一晝夜共九十六刻。按一歲率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十九年共餘一百九十日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分。得全日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前後通置七閏。四小三大。則二百六日盡矣。尚餘六百七十三分。自此以下每章七閏。通前餘分不滿全日。則四小三大。通前餘分已過全日。則三小四大。餘分通而積焉。所謂十九年七閏而氣朔分齊者。不過取其全日得齊而餘分竟不能齊焉。若使朔日子初初刻冬至。則氣朔之餘分齊矣。才差一二刻。則尚有未盡之餘分也。○一月之內。朔氣常在前。中氣常在後。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朔氣有入前月而中氣常在是月。中數周則三百五十四日有竟。朔氣周則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是一歲不必具四時而必具十二月也。二十四氣播于十二月之中。中朔大小不齊。則氣有十六日有十五日七分者。是以三十三月後。中氣在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矣。○閏月本有一定。左氏謂歸餘于終。謬矣。蓋周衰歷法不修。置閏不惟不合其序。更有當閏而不閏者。觀昭二十年之二月冬至。哀十二年之十二月。蓋可見矣。

歲差

周章成曰。歲差之法。起于日躔宿度之不齊。而其歸根則在九重天。所謂九重天者。最上一層之天也。日之比于列宿。一歲退一周。至期必復與原星

會。但列宿比九重天每歲亦微有所退。日雖會于原星。而準以九重天之原點。則星實徐徐退去。以日躔之所遷驗列宿之退數。而歲差出焉。即如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堯時春分日躔昴初。昏鶉鳥在南方之中。夏至日躔星初。昏大火在南方之中。秋分日躔房初。昏虛宿在南方之中。冬至日躔虛初。昏昴宿在南方之中。月令則仲春之月昏時井星在南方之中。仲夏之月昏時亢星在南方之中。仲秋之月昏時牛星在南方之中。仲冬之月昏時壁星在南方之中。此中星之不同也。但堯時以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之日所者之中星而言。月令則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耳。○二十八宿半隱半見。各以其時。故必于南方考中星。月令中星與後世又不同。歲差可見。古歷箇

易。未立差法。至東晉虞喜始立差法。以差法上追往古。每一差進一度。以差法下推將來。每一差退一度。然其法以五十年爲準。則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其數。以百年差一度。又失之不及。隋劉焯皇極歷取二家之中。以七十五年差一度。唐一行大衍歷以八十三年差一度。宋紀元歷以七十八年差一度。元郭守敬授時歷以六十七年差一度。諸說紛紛。迄無定論。所以然者。因諸宿度數。歷家增減不同。而又有黃赤道之分。故莫能歸一。今西洋

新法。詳算列宿。每年東行五十一秒。舊以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度析百分。分析百秒。西法則以三百六十平剖之。度析六十分。分析六十秒。積七十年有奇而差一度。以千一百七十年有奇而差一宮。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年有奇而東旋一周矣。定歲之法。以列宿之退數加于每歲之中而成一歲。總以太陽之行與九重天原點相合爲主。若與列宿天之原宿度。固歲歲稍差也。○考舊歷書。堯甲子冬至。日躔在虛六度。昏時昴宿在南方之中。至秦莊襄王元年。冬至日躔在斗十二度。昏時壁

今冬至在箕一。春分在室九。夏至在參八。秋分在翼八。

宿在南方之中。計二千二十八年差二十八度。漢太初元年丁丑。冬至在斗十度。距秦莊襄元年一百四十五年。差二度。唐開元甲子冬至。在赤道斗中十度。距漢太初丁丑八百二十七年。差十度。宋慶歷甲申冬至。在斗五度。距唐開元甲子三百二十一年。差五度。元授時歷在箕九度。明萬歷丁酉在箕四度。合二至二分而考之。堯時冬至日躔在虛。春分在昴。夏至在星。秋分在房。漢冬至在斗。春分在婁。夏至在井。秋分在角。唐宋時冬至在斗。春分在奎。夏至在井。秋分在軫。元授時以來。冬至在

箕。春分在壁。夏至在井。秋分在翼。此四千年來列宿東旋之大畧也。然列宿雖移。而十二宮不動。日躔更宿不更宮。卽如堯時冬至日在虛。彼時虛在丑宮也。今時冬至日在箕。箕亦跨丑宮也。或疑日躔更宿并更其宮者非也。

里差

周章成曰。古無里差之名。而其端則見于經。堯命羲和。分宅四方。賓日餞日。考驗時候。周禮大司徒

景短謂短于土圭長謂長于土圭東謂表之東西謂表之西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此皆里差之所見端也。古謂日景在地千里而差一寸。測景之法。中央與四方相去各千里。各立八尺之表。夏至午正。用土圭度表景。若其地偏南則景短偏北則景長偏東則景東。偏西則景西。惟景在表北尺有五寸。適與土圭合。是為地之中。所謂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是也。日夕謂如日之將夕。即景東。日朝謂如日之將朝。即景西也。 其地表景以冬至測之則丈有三尺。春秋二分。則七尺三寸。此法可以

辨地中。即可以求節氣。故歷家從來用之。但千里一寸之說。未足深信。而八尺之表。一行亦嘗駁之。元郭守敬所用之表。五倍于古。測景之地凡二十七處。蓋以表長則差數易見。而表多則參驗更詳也。○里差之法。在今為分省節氣。西法云舊時立表測景以求時刻。難為依據。即所測冬夏二至。猶未盡善。今用八線表法。庶稱密近。又不但用表。時用別法以相濟。

又曰古所謂地中。不過就中國言之。非大地之中也。大地之中在赤道下。其地名為煖帶。春秋二分。日中立表無景。過春分則景在南。過秋分則景在北。中國之地名為温帶。居赤道北。故景恒射北。

渾儀

周章成曰。造歷必造觀天之器。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虞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其法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運轉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為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其制為儀三重。在外者曰六合儀。以其上下四旁可考也。次內者曰三辰儀。以其日月星辰可考也。最內者曰四遊儀。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偏也。 秦火以後。器法蕩

然。漢洛下閎始經營之。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魏晉以來。率因之以為法。唐李淳風為三重儀。比舊制益以黃道之法。而猶未盡善。一行與梁令瓚更造銅儀。圖天之象。具列宿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又別立二輪絡于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旋一周。日東退一度。月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視淳風較精。宋時則有張思訓之新渾儀。熙寧之儀。宣和之

儀皆稱精緻。元郭守敬更創爲簡儀、仰儀、懸正坐正諸器，比前人尤精。今西法增置，又有象限儀、紀限儀、地平儀、簡平儀、百游儀、子午儀、黄赤全儀、弩儀、天環、天球等器，而其最奇巧者，莫如遠鏡。用之能詳日食分杪，能見太白有上下弦，能見填星爲撱（音妥，長也）形，能見歲星旁四小星，能見鬼宿中之積尸氣，能見天漢中之無算小星。造器至此，眞超越千古矣。

刻漏

周章成曰：刻漏始于軒轅，宣于夏商之代。周禮挈壺氏掌之。孔壺謂之漏，浮箭謂之刻。蓋一歲二十四氣，晝夜長短參差不齊，先王于是刻箭沃漏以揆之。箭用四十八，每箭百刻，皆分晝夜之數。其大晷則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有乙有丙有丁有戊，凡七日半有奇而易一箭。孔穎達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爲準。賈公彥謂漏水壺內，以沒箭爲度。蓋各述所聞，雖浮沒不同，其實則一。此法足以節時分，定晨昏，考中星，揆晷景，驗葭灰焉。今測時刻，有地平晷、百游晷、通光晷、十字晷等數種。遇陰雨則又有自鳴鐘、沙漏、水漏之製。今之水漏與古異，古以水入壺而時箭浮，今以水出壺而時牌轉。

朱竹垞嘗疑伊訓元祀十

正朔

朱子曰：前輩說多不同。有說三代皆建寅，又說只是建子與寅，無建丑者。劉和夫謂自五帝以來便迭建三正，不止三代。其引證甚詳。案十一月斗指于子，至十二月斗雖指于丑，而日月乃會于子。故商正、周正皆取于此。然以人事言之，終不若夏正之爲善。又曰：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

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又定引商書十二月、漢史冬十月爲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并行，爲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又曰：詩中月數又不曾改，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故其向者疑其并行也。又曰：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而不改月號，以

有二月之文出於古文尙書不可信

按如伊川說則是周改月不改時如以建子月爲歲首而時仍是冬夫子作春秋乃以夏時冠周月見行夏時之意如文定說則是周時月俱不改但以建子之月爲歲首耳夫子欲行夏之時特以建寅之月爲歲首月下所書之事都是周正建子月事所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也此二說皆非惟時月俱改之說確不可易

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正月而不改時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外月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也王陽明曰春王正月世儒以夫子欲行夏

時此以夏時冠周月仲尼有德無位而改周之正朔其得爲從周乎曰子之謂周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則春秋亦必不書曰元年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也又何疑焉曰如此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于子而極于巳午陰生于午而極于亥子陽生而春始盡于寅猶夏之春也陰生而

秋始盡于申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于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于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繫也若夫子夏時之論則以其闗于人事者比之建子爲尤切而非謂其爲不可也孫貽仲曰子丑月亦可爲春者以一日十二時時之夜半子時便屬明日故子可爲春也不若夏時之春者如子時雖爲一日之始然必至寅天方亮也□□曰春王正月朱子斷以建子稱春夫子正謂他不順故改從建寅耳

周聘侯曰左氏春王正月杜預以爲周正月也分明是建子之月夫子加一王字其上見此是周正非夏時也行夏時本意即于王字上見周章成曰周正之說當從孔安國鄭康成時月俱改之言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朱子以爲七八月者五月六月也若非五月六月何云苗槁又言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朱子以爲十一月十二月者九月十月也若非九月十月築作之期已過何得更造橋梁春秋書雩者二十其時皆七八

九月周之七八九月乃夏之五六七月正百穀望雨之時故雩祀以求之此與朱子釋苗槁之說合國語單子過陳篇述夏令曰十月成梁夏之十月乃周之十二月此與朱子釋輿梁之說合明堂位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夫禘在孟夏四月而言季夏六月是以孟夏爲季夏以四月爲六月矣郊特牲言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夫蜡在十月而言十二月是以十月爲十二月矣泰誓言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城言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考律歷志泰誓之春其實是冬此年冬至在戊午之明日是以冬爲春以十一月爲一月矣且春秋書春無冰秋無麥時不改何以冰在春麥在秋孟獻子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月不改何以冬至在正月夏至在七月更考歷法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于降婁之初則夏之二月也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在龍尾則夏之十月也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此

周正建子而豳風月令皆從夏正豳風述后稷公劉之業故仍其舊月令秦王者之政亦非尊以周言也

尤其明白易見者也難者曰詩言維莫之春於皇來牟將受厥明夫莫春而來牟將熟非不改時之證乎又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夫四月而直稱夏六月而暑已徂非時月俱不改之證乎不知此又有說蓋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出汲冢周書周雖改月改時而授時出政仍從夏令周禮或言正歲或言正月言正歲則從周言正月則從夏如仲冬大閱十二月斬冰之類莫非夏令總之以子月起數者周制也以寅月起數者通稱也改月不改時朱子亦疑之以金縢所言秋大熟未穫正合夏令也然以豳風八月其穫觀之則金縢之未穫安知不指申月即如曾子言秋陽以暴夫口莫烈于夏而曾子言秋蓋以午未申之月爲秋耳此亦改時之一證也又曰建正之法自夏以前皆以寅月爲歲首蔡九峰註甘誓以子丑寅爲三正呂東萊解豳風以爲三正通于民俗其來已久此二說者皆非也甘誓所謂三正孔傳本謂天地人之正道絕無子丑寅之說豳風改歲之文繫于十月之後者不過謂時至十月大寒將至故穹窒熏鼠塞向墐戶爲將來卒歲之計耳豈謂一過十月即是來歲乎林氏曰商始有

改正朔事。夏以前未有也。董仲舒謂舜紹堯改正朔，未可信。（羅泌曰。觀舜之分巡四岳。必按四仲。則知其建寅同矣。）

經學提要卷十四

江州蔡孔炘南城編

地輿

書舜典肇十有二州。（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并幽營。○九州之名始創自帝嚳。舜攝位。分冀為冀并幽。分青為青營。共十二州。所謂肇十有二州也。至禹仍合為九州。○按舜分十二州在平水土之後。）封十有二山。（封表也。表十二州之鎮。）濬川。（開濬導也。）

禹貢冀州。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荊及衡陽惟荊州。荊河惟豫

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並詳水道條。）○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在越州。）其澤藪曰具區。（即震澤。）其川三江。（詳水道條。）其浸五湖。（張渤云。五湖即具區。以其水通五道。故曰五湖。史記上姑蘇望五湖。正義云。遊湖莫湖貢湖菱湖胥湖是為五湖。周章成云。五湖既即具區。不應兩句疊見。史記正義說近之。）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三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衡山南嶽。在今衡州。）其澤藪曰雲瞢。（雲在江北。瞢在江南。）其川江漢。（詳水道條。）其浸潁湛。（潁出陽城。湛出汝州。連斗山云。二水宜屬豫州。今在此。疑有誤。）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

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
曰華山華山西嶽其澤藪曰圃田在中牟其川滎在滎陽雒
出洛南其浸波當作嶓溠嶓溠即嶓冢梁溠其利林漆絲枲其
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馬牛羊豕犬雞擾馴也其穀宜五
種黍稷菽麥稻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沂水所出其澤
藪曰望諸即孟諸其川淮出桐柏泗出兗州其浸沂出沂州
沭出東莞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
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即東嶽泰山其
澤藪曰大野在鉅鹿其川河泲泲即濟其浸雷即雷夏雍

即雝水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
宜四種黍稷麥稻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也吳嶽其
澤藪曰弦蒲在汧陽其川涇出涇陽汭出平涼其浸渭出鳥
鼠洛出熊耳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
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在遼東
其澤藪曰貕音兮養在長廣其川河泲其浸菑當作淄出萊蕪
時出般陽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馬牛
羊豕其穀宜三種黍稷稻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
在霍州其澤藪曰楊紆未聞所在其川漳出長子其浸汾出汾

雍之嶽今曰華山豫之華今曰嵩山○虞夏以來只有四嶽至周始有五嶽之名

陽 潞出壺 潞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
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恆山北嶽在上
曲陽其澤藪曰昭餘祁在鄔其川虖池虖音呼池音沱出鹵城嘔
夷出平舒其浸淶出廣昌易音亦出故安其利布帛其民二
男三女其畜宜五擾馬牛羊犬豕其穀宜五種與豫同兗之岱
荊之衡雍之嶽并之恆豫之華五州五鎮各正一方所謂五嶽是也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
山揚之會稽不可以嶽名也則謂之鎮而已總言之四鎮五嶽皆山鎮也○爾雅釋地
九州兩河間曰冀州注自東河至西河河南曰豫州自南河至
漢河西曰雝音雍州自西河至黑水漢南曰荊州自漢南至衡山

之陽江南曰揚州自江南至海濟河間曰兗州自河東至濟濟
東曰徐州自濟東至海燕曰幽州自易水至北狄齊曰營州自岱
東至海此蓋殷制十藪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陓宋
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燕
有昭餘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八陵東陵阤南陵
息慎西陵威夷中陵朱滕北陵西隃雁門是也雁門
山也陵莫大於加陵梁莫大於湨梁湨水名梁隄也墳莫大
於河墳墳大防說湨梁河墳絶大者陵故通謂之八陵九府東方之美者
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

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虎豹之屬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四極東至于泰遠西至于邠國南至于濮鉛北至于祝栗○王制五方之民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寄象狄鞮譯皆通言語之官周禮謂之象胥世俗通謂之譯又周禮鞮鞻氏即狄鞮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地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方三千里分爲九區方千里者九

薛季宣曰禹貢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也職方九州揚荊豫青兗雍冀幽并也爾雅九州冀豫雍幽營揚兗荊徐也郭璞以爾雅所稱爲商制是商制有幽營而無禹貢之梁青周制有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也○戴允蘇曰周九州與禹貢不同者周時都雍地不可不廣梁州多險阻故合梁雍爲一州徐州狹隘故青兼之堯舜都冀地濶民繁

至周亦然故冀州分爲幽并又周官分九州以入方三河爲界禹貢分九州則以山川爲界也又曰九州之序禹貢始于冀次以兗而終于雍職方則始于揚次以荊而終于并者蓋禹貢言治水之序職方言遠近之序也

水道

河濟江淮獨流入海謂之四瀆

禹貢水道脉絡錯綜頗難洞達分明今以北條之河濟淮南條之江漢爲綱領而凡支流餘派以類相從庶幾覩者有條而不紊弱水黑水在九州外于河濟諸水無所附

天窮西北地闕東南西北高多是山東南低多是水故天下之水多發源西北而流注東南

故另言之以北條大河言之河水始于雍雍州云黑水西河惟雍州傳河在雍之東謂之西河者王冀而言也經于冀書傳冀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豫州云荊河惟豫州傳河之北豫州北距大河兗州兗州云濟河惟兗州傳兗州西北距河入海于兗者也其源出于外夷西域崑崙山而多伏至中國雍州積石山乃其見處雍州云浮于積石導河節云導河積石河在積石之間始轉而南流二千五百餘里至龍門山雍州云至于龍門西河導河節云至于龍門龍門之河自高而下南可三百里至華陰導河節云南至于華陰而渭入焉渭水出南谷山涇水出岍頭山汭水出弦蒲澤渭在東南汭在西北涇居其中涇水上受汭水而合渭

會于渭汭水北曰汭謂渭之北也與涇屬渭汭之汭不同

鳥鼠同穴山世傳此山鳥鼠同穴而處故名

孤岐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

渭乃四瀆西之大水洛乃四瀆東之大水故禹貢于導水段又另言之

洛汭之汭亦

汭入渭。漆水出同官東北沮水出子午嶺自華原合流同至朝邑東南入渭。灃水出終南山東至咸陽入渭。渭水合灃涇漆沮東至華陰入河。雍州云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又云會于渭汭。導渭節云渭東會于灃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荊山則漆沮所經岐山則涇汭所經故雍州云荊岐既旅。導山段云導岍及岐至于荊山。終南灃水所出惇物灃水所經鳥鼠太華渭水所經故雍州云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導山段云鳥鼠至于太華。導渭節云導渭自鳥鼠同穴。**自南而東**

凡三百里至冀州底柱冀州壺口山正當龍門南下之衝禹治之以殺河勢。故冀州云既載壺口。雷首山雷水出焉山臨大河故導山段云逾于河壺口雷首。汾水出于太原山經于太岳山東入于河。故冀州云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導山段云至于太岳。呂梁山孤岐山皆河水所經故冀州云治梁及岐。底柱大河中流有石如柱。析城山峯四面如城河水所經故導山段云底柱析城。導河節云東至于底柱。

又東三百餘里至孟津孟地名在冀州津渡處也。河水東向所經之地故導河節云又東至于孟津。覃懷在孟津之東太行之南沁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近河地也故冀州云覃懷底績。漳水出大黽谷為清漳出鹿谷山為濁漳二漳合流而橫入河故又云至于衡漳。

孟津東百里至豫州洛水入焉洛水出雍之冢嶺山東至熊耳以會伊又東北會于澗瀍合流至鞏東北入河。伊水出熊耳山東北入洛。瀍水出河南之北山東入于洛。澗水出白石山東南入洛。豫州云伊洛瀍澗既入于河。導洛節云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熊耳伊水所出外方伊水所經故導山段云熊耳外方。濟水入河而南溢為滎故豫州云滎波既豬。波則水自洛出者也。

又東北三百餘里至大伾山導河節云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遂折而北行五百**

水北曰汭之汭

漯水發源于

簡絜居一爾雅注分為二非

大伾山見水經注裴注論文禹貢漯水自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本地志

餘里。又入冀州。降水起焉。導河節云北過降水。**又北二三百里為大陸。**大陸者因無山阜曠然平地河所經也。冀州云大陸既作。導河節云至于大陸。恒水出恒山北谷衛水出恒山靈壽東北禹導恒水使之入滱水導衛水使之入滹沱終歸道河而同入海。故冀州云恒衛既從。太行恒水所經恒山恒水所出故導山段云太行恒山。**由是而在兗分為九河。合之則為逆河以入于海。**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曰簡絜曰鉤盤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河水乘高而下勢不能不分而為九。一為經流行于中。八為支流行于外。所以分其勢也。逆河以溯水逆潮而得名上行播而為九下復合而為一。所以統其歸也。兗州云九河既道。導河節云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碣石山正當河水入海之處故冀州云夾右碣石入于河。導山段云至于碣石入于海。又漯亦河之支

流。故兗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濟則豫州入河而南溢為滎者。又水自河出為灉兗州云灉沮會同。傳云水自河出為灉自濟出為沮。○**以北條北境之濟水言之。濟出于冀**見下**經流于豫**見下**兗**兗州云濟河惟兗州。傳兗東南據濟。**分流于徐**見下**入海于青**見下**者也。沇水之源不可見。一伏也。自其出于冀州王屋山頂崖下。沇水始見**導山段云至于王屋。**禹自見處導之。自是潛行陸地而又無可見。則更伏矣。及其東出于濟源。分而為二。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二丈。流至溫縣而又合為一。是為濟水**導沇節云導沇水東

水所停曰瀦○龍本作豬

凡山之南爲陽北爲陰

流爲濟。則再見也。自是歷虢公臺而西南入河。而濟又無可見。則再又伏矣。何以知其入河也。濟清而河濁也。及其復洋溢于河南。出豫州而爲滎。則三見也。何以知其爲滎也。濟流而滎瀦也。豫州云滎波既瀦。導沇節云入于河溢爲滎。自是隨出隨入。又無可見。則四伏矣。及其流而之東。又湧出于陶邱地名。邱再成曰陶。之北。導沇節云東出于陶邱北。非四伏而四見乎。自是則不復伏矣。見而之東。則至于菏澤。菏本是澤。特濟水至之耳。故謂之菏。豫州云導菏澤。導沇節云又東至于菏。孟豬在菏澤之南。故豫州又云被孟豬。又見而東北。兗州則

濟出爲沮。兗州云灉沮會同。又兗州之雷夏。亦濟水所鍾。故云雷夏既澤。○濟自陶邱北而下。一東南流爲菏。一東北流爲沮。皆入徐州之大野澤。故徐州云大野既豬。又東原亦濟水所經。故云東原底平。青州則汶水西南入濟。汶水出青州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故青州云浮于汶達于濟。導沇節云又東北會于汶。又淄水出青州原山之陰。東流入濟。故青州云濰淄其道。濰水則出緇山北流入海者也。又見而北東至青之博興入海。導沇節云又北東入于海。○以北係南境之淮言之。淮發源于豫。見下。會于徐。徐州云海岱及淮惟徐州。傳云徐州南至淮。入海于揚。揚州云淮海惟揚州。傳揚州北至淮。者也。其源出于豫州之胎簪山。流至桐柏始大。導淮節云導淮自桐柏。桐柏陪尾二山。皆淮水所經。故導山段云桐

絕河而渡曰亂

汝水出天息山。至滎潁入淮。泗合沂水。南至下邳入淮。故孟子朱註云汝泗入淮

柏至于陪尾。由是而東。則會于徐州之泗沂。泗水出豫之陪尾。沂水出徐之艾山。沂西南入泗。泗入淮。淮合泗沂以入海。故徐州云淮沂其乂。導淮節云東會于泗沂。蒙羽二山。淮水所經。故徐州又云蒙羽其藝。徐州貢賦必浮舟于淮。自淮而挽舟以上于泗。或由泗以達河。或出[illegible]以達淮。而出于河。而東入于泗者也。泗之上[illegible]有流入于河而合于泗者也。是皆通流而泗上達于河也。故云浮于淮泗達于河。由是由揚州淮涌而入海。導淮節云東入于海。○以南係北境之漢水言之。江漢皆發源于梁。見下。合流于荊。荊州云江漢朝宗于海。傳江漢合流于荊。去揚州入海之處尚遠。然水道已安。其勢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入海于揚。見下。者也。漢水有兩源。其西源出梁州嶓冢山。會泉始源爲沔。

始源曰沔。故曰漢沔。經葭萌入漢。其東源發于嶓冢爲漾。導漾節云嶓冢導漾。嶓冢山漢水所出。[illegible]始導于此。而其地已可種藝。故梁州云岷嶓既藝。岷則江水所出也。漾水南流合沔。東流至武都。是爲漢水。導漾節云東流爲漢。○潛水爲漢之別流。西南入江。○梁州云沱潛既道。沱則江之別流。西入大江者也。○西傾山雖在雍州。而山南之地隸于梁州。梁之桓東出焉。故梁之貢道。其北境浮潛沔而入漢矣。其西南境必自西傾依桓水旁地而陸行。至葭萌始浮舟于潛也。潛與沔不通。則[illegible]必由陸道南歷[illegible]北遹。邇以接沔。沔歷漢川。至于褒水。褒水而復斜水通渭。褒斜之間。又絕水百餘里。故自褒而北。由陸道適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屈故武功而西川入于渭。至渭則橫渡于冀之西河。故梁州云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西傾桓水所出。朱圉桓水所經。故導山段云西傾朱圉。由是

而又東流則爲荆州滄浪之水導漾節云又東爲滄浪之水○荆山內方漢水所經故導山段云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又過三澨三澨水名出磨石山漢水所經導漾節云過三澨至大別山爲大別所阻乃折而南入于江與江合流導山段云至于大別導漾節云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此水自漢出爲潛自江出爲沱故荆州云沱潛既道此荆州江漢之別出不與梁州沱潛同漢既入江復東聚而爲揚州彭蠡之澤又東流而爲北江于是同江入海揚州云彭蠡既豬導漾節云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導漾節云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導江節云東迤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海朱子辨之以爲彭蠡當饒信徽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數州之流初非有仰于江漢之匯而成而衆流之積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湖口之東但見其爲一江而不見其分流又惡有所謂中江北江者婁奭仲曰以彭蠡言似無仰于江漢之水而江漢並持東下又不見所謂中江北江者或疑經文之悞矣然匯者迴也乃下流泛濫使水勢不能瀆于是迴旋滂蓄豬而爲澤之謂也春夏之時江漢水漲則彭蠡之水瀦不得流而逆江倒背漭爲鉅浸其匯爲澤如此非謂江漢之水入澤內而爲匯也匯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若截入爲澤則但曰至曰入可也何必變文言匯哉漢水不言會者爲江水所陷與彭蠡不相接也江水不言彭蠡者與漢互見也逮江漢既消則彭蠡之水溢出大江偏南岸而行與二水頡頏趨海第江水最在上流其次則漢水自北岸而入又其次則彭蠡之水自南岸而入三水並持東下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而彭蠡之水入江並流爲南江可知矣曰南曰東與今水道正相符何得疑其爲悞也又曰曰東匯曰東爲謂漢自西東流匯爲彭蠡又東流而爲北江非

李穆堂曰昔人有以北金沙江爲江源者北金沙江發源于西番南行千八百里始名金沙江至敘州府與岷江合自發源至此六千九百餘里

謂在漢之東也曰東迤曰北會者江漢自西而東江在漢南漢在江北至其合處則漢水稍折而南江水稍折而北迤邐相屬故江水北會于漢而同匯于彭蠡亦非謂彭蠡在江之北也周堯佐曰東匯澤爲彭蠡者非江漢之水匯爲彭蠡言漢既入江而其東有與漢合而成澤者乃爲彭蠡也江漢既合爲一而彭蠡又來會焉故下便爲三江吳幼清曰漢水南入于江乃循江北岸東行夫漢既入江與江混爲一水而又曰東爲北江似別爲一水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與江相爲匹配與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也按據此數說則經文水道原自不悞○

以南條南境之江水言之江出梁州岷山梁州云岷嶓既藝導山段云岷山之陽導江節云岷山導江○夏燮仲曰世云江出岷山者由中國所見言也陸氏曰嘗登嶓冢之山有泉涓涓出山間是爲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游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境之西大山廣谷西南走舉箐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尤荒遠難知江河一源皆出吐番河源出于正西轉西北由積石入中國江源亦發于西轉西南入中國至成都諸源既盛遂分爲沱梁州云沱潛既道導江節云東別爲沱○夏燮仲曰江發梁州最高處出峽稍平故蔬其上源爲三十六江所謂江別爲沱也河流泛兗州卑處入海更湧故疏其下流所謂播爲九河也○和水自蠻界東南來經蒙山入岷江戎水自巴郡南流東過夷道北東入于江故梁州云和戎底績蔡蒙二山沐水所經而蒙亦和水所經故云蔡蒙旅平至眉州彭山縣復合于江江南受青衣大度馬湖諸水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黔江出三峽而復東注于荆州之灃灃水名出西歷山導江節云又東至于灃又過九江至于東陵九江沅水漸水

衡山卽南岳在九江之西南江水所經

李穆堂以中江北江九江爲三江以九江爲尋陽之九江而不從洞庭之說謂江本水名中江是也漢水入江以後曰北江彭蠡上流九水相會曰雁而入江以後則曰九江皆因江得名者也

沅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會于洞庭東陵地名卽巴陵在洞庭之東禹導大江之流橫截洞庭之口以至于東陵故荊州云九江孔殷導山段云至于衡山過九江導江節云過九江至于東陵○凡水自江出爲沱故荊州云沱潛既道此與梁州之沱潛不同又雲夢澤跨江南北故又云雲上夢作乂

江漢皆自西而東江在漢南漢在江北至是漢水稍折而南入于江江水稍折而北會于漢而同滙于揚州之彭蠡揚州云彭蠡既豬導江節云東迤北會爲滙敷淺原山名卽江州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導山段云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又東流而爲中江順流入海導江節云東爲中江入于海旻蔡仲云江水最在上流漢水自北岸而入彭蠡水自南岸而入三水並持東下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水爲南江陳氏曰江漢合流至彭蠡湖口三水混一故有三江之名何必三水分流然後得名乎按此據鄭康成以揚州三江爲北江南江中江融洽前後經文爲不可易蔡傳以東江按江松江爲三江本唐仲初吳都賦注非是震澤太湖也江水直注太湖入海故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蘇氏云往時江水直注太湖故記震澤于三江之下自東湖築而江始不入太湖按蔡傳以按江東江松江爲三江則是震澤爲三江上流三江爲震澤下流矣

○以九州外之弱水言之弱水出窮石山弱水去雍州甚遠而雜于雍水中以助其氾濫故治主水先治客水使不復出沒于雍凡水東流弱水獨西禹因其性障而西之故雍州云弱水既西至合黎入流沙合黎山名流沙在合黎之西禹導正派至合黎餘波入流沙故導弱水節云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合黎流沙皆在中國外

以九州外之黑水言之黑水出汾

關山界于雍之西北雍州云黑水西河惟雍州而直出于梁之西南梁州云華陽黑水惟梁州經三危山三危在雍州西南境黑水所經也雍州云三危既宅導黑水節云至于三危而南入于南海水黑而南流色性之變者也導黑水節云入于南海

弗父何已有宋而授厲公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見左傳

家語叔梁公娶施氏有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乃求婚于顏氏○襄公十年叔梁公從諸侯攻偪陽縣門發扶之以出門者襄公十七年齊

經學提要卷十五

江州蔡孔炘南城編

孔子年譜附（據家語史記左傳等書折衷江慎修鄉黨圖考）

成王命微子代殷後。國于宋。微子卒。其弟曰微仲。名衍。嗣微子之後。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湣公共。及煬公熙。共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字也。嘉名也。後世以孔爲氏。此孔氏之所自也。）孔父生木金父。

木金父生皋夷。皋夷生防叔。防叔避華氏之禍奔魯。（魯桓公二年。宋華督弑孔父。其後華氏仍爲強族。至是防叔爲華氏所偪而奔魯。爲防大夫。故名防叔。○魯有東西二防。此當爲東防。）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公爲陬邑大夫。）魯襄公二十年。叔梁公娶聖母顏氏。聖母禱于尼邱山。（以見上家語史記。湣公共生弗父何。從史記。家語作熙生弗父何。誤。煬公熙。亦從史記。家語作襄公熙。誤。方祀。史記作鮒祀。皋夷。從左傳疏引家語文。今家語作睪夷。誤。）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庚子。孔子生于昌平鄉陬邑闕里。（年從公穀二傳。月日從穀梁傳。○闕里誌。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于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聖母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

高厚圍臧紇于防紇至旅松叔梁公帥甲三百夜送之而復齊師去二事俱見左傳

江慎修曰昭公二十五年孫齊史記敘孔子適齊于此年是也謂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則未必然歷聘紀年前此無適齊之

星之精也。）二十三年。三歲。叔梁公卒。殯于五父之衢。（見家語檀弓。）二十六年。六歲。戲陳俎豆。（見史記。）昭公八年。十九歲。娶宋开（音堅。）官氏。（見家語。）九年。二十歲。爲委吏。（見史記。）子鯉生。（見家語。）十年。二十一歲。爲司職吏。（即乘田也。見史記。）十一年。二十二歲。始教闕里。十三年。二十四歲。母顏氏卒。（見歷聘紀年。）啓父墓。合葬于防。（見檀弓。）十五年。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見檀弓。）十七年。二十八歲。郯子朝魯。孔子學官于郯子。（學官。蓋至賓館學之也。見左傳。）二十四年。三十五歲。孟僖

子卒。屬說與何忌學禮。（見左傳。）是年適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宏。入太祖后稷之廟。見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云云。自周反魯。道彌尊。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俱見家語。○家語。孔子學琴于師襄。習其志。得其爲人。其傳曰箕子操。云云。大抵在問官學禮訪樂前後。）二十五年。三十六歲。適齊。在齊聞韶。有不圖爲樂至斯之歎。（見史記。）孔子舍于外館。景公造焉。左右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公問災何王之廟。孔子曰。此必釐（音僖。）王之廟云云。齊有一足鳥。齊侯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

事昭二十年十二月齊侯[illegible]公曰子[illegible]招虞人不至將[illegible]諸[illegible]在魯[illegible]之而家語則孔子在齊非也[illegible]子言孔子未嘗終三年淹在齊不過一年歷聘紀年謂留齊七年非也

定公五年季平子卒桓子立魯語有季桓子穿井獲羊使問仲尼對曰土之怪曰羵羊云云其事當在定公五年以後

定公十二年子路爲季氏

名商羊水祥也將有大水爲災云云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廩邱之邑以爲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君子當功受賞云云（俱見家語世家大抵在昭公二十五六年之間）二十六年三十七歲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悅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沮之曰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云云異日景公云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魯（見史記）定公八年五十一歲陽虎叛（見左傳史記）九年五十二歲陽虎奔齊公山不狃以費叛召孔子卒不往（見左傳史記）是

年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男女別途路不拾遺器不雕僞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則焉（見家語）十年五十三歲爲司空（司空之職）進位司寇（見家語）定公元年葬昭公于墓道南（季孫意如欲溝絕昭公之兆域不使與先君同）至是孔子溝而合諸墓是年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相却萊兵齊人來歸汶陽之田（俱見左傳）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奚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見家語）十二年五十五歲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言之而從）曰

大夫冕服一章此假衮衣言之耳

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墮郈墮費（見公羊傳左傳）是時公慎氏出其妻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魯國大治（見家語）國人誦之曰衮衣章甫爰得我所云云（孔叢子爲司寇國人謗之曰麛裘而䩭投之無戾䩭之麛裘投之無郵既而政化行國人誦之曰衮衣章甫爰得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齊人懼歸魯女樂季桓子勸魯君受之十三年五十六歲春郊膰不至孔子行宿乎屯（近郊地）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云云（俱見史記）去魯作龜山歌猗蘭操（見琴操）遂適衛主顏濁鄒家（顏即讎由）衛靈公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

過匡（魯地）匡人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俱見史記）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見家語）去匡過蒲（衛地）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十四年五十七歲在衛過舊館人之喪脫驂而賻之（見檀弓）靈公夫人南子請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居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過市孔子醜之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云云去衛過曹適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見史記）孔子微服過宋（見孟子）

據史記荷蕢事在此時

適鄭自鄭至陳。主司城貞子家（見史記）。十五年。五十八歲。在陳。哀公元年。五十九歲。在陳（史記。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云云。事在此兩年間）。陳常被寇。去陳過蒲適衛。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嘆曰。苟有用我者云云。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云云。孔子旣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返。作陬操（琴曲名）。以哀之。仍居衛。主蘧伯玉家。二年。六十歲。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云云。明日與孔子語。仰視蜚鴻。孔子遂行。復如陳（俱見史記）。三年。六十一歲。在陳。聞魯火災。曰其桓僖云云（見左傳）。是年季桓子卒。康子召冉求。孔子有歸與之嘆。四年。六十二歲。自陳遷蔡（江愼修曰。是時蔡已遷州來。上蔡故地屬楚。陳蔡之蔡。指上蔡故地言也）。絶糧于陳蔡之間（江云。絶糧蓋道途間資用乏絶。不必有兵圍也）。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爲至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吾未知耶云云。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云云。顏子曰。不容何病。

哀公十一年冉求爲季氏宰清之戰冉求用矛入齊師又論語伐顓臾事亦當在此

不容然後見君子云云（俱見史記）。絶糧七日。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明日免于戹（見家語）。五年。六十三歲。在楚之蔡地。葉公問政。子曰。政在來遠附邇（江云。葉公所治地廣。蔡地亦其所屬。夫子告以近說遠來。其以是與）。去葉反蔡。長沮桀溺耦而耕云云（江云。遇楚狂。丈人亦當在此）。楚昭王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沮之。昭王乃止（俱見史記。○江云。按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人名于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然則此里非延長之里）。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觸王舟。使問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云云（見家語）。秋。昭王卒。孔子自楚返衛。是時世子蒯聵在戚。衛輒欲用孔子。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云云（見史記）。七年。六十五歲。在衛。八年。六十六歲。在衛。九年。六十七歲。在衛。十年。六十八歲。在衛。开官氏卒。十一年。六十九歲。衛孔文子將攻太叔。訪于仲尼。仲尼將行。曰鳥則擇木云云（見左傳）。時冉有爲季氏宰。將師與齊戰有功（清之役）。魯以幣召孔子。孔子歸魯（見左傳史記）。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某不識也云云（見左傳）。

孟氏譜孟子

孟孫族孟孫氏後改曰激公宜毋仍氏

据竹書韓改號鄭入制藝

自是孔子不復求仕。退而序書傳禮。修春秋。贊周易。語魯太師樂云云。見史記。十二年。七十歲。子鯉卒。十三年。七十一歲。顏子卒。十四年。七十二歲。西狩獲麟。春秋絕筆于此。是年陳恒弒簡公。孔子請討。十六年。七十四歲。衛世子蒯聵自戚入衛。劫孔悝。子路死其難。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哀公誄之。俱見春秋經文及左傳。

孟子年譜附。○錄任翼聖孟子考畧

周烈王四年己酉。四月二日。孟子生。孟子之生。一作貞定王時。一作安王時。皆非。

孟氏譜。孟子卒于赧王之二十六年。壽八十四。由後逆溯之。則當生此年。距孔子生一百八十年。距孔子卒。一百八年。與孟子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合。○孔子生于靈王庚戌。至烈王己酉一百八十年。卒于敬王壬戌。至烈王己酉一百八年。據公穀二傳。孔子生于靈王己酉。至孟子生年為一百八十一年。

六年辛亥。梁惠王元年。孟子三歲。

顯王元年癸丑。梁惠王三年。孟子五歲。

三年乙卯。梁惠王五年。孟子七歲。

魏使公子景伐鄭。元年韓改國號曰鄭。及韓明戰于鄭。魏

仍宜用諸本號乃為明晰

師敗。魏侯與鄭共侯會于宅陽。此梁惠王好戰之始。

四年丙辰。梁惠王六年。孟子八歲。

魏徙大梁。改國號曰梁。索隱屬惠王九年。史記屬惠王三十一年。皆誤。

○梁伐宋。取儀臺。

五年丁巳。梁惠王七年。孟子九歲。

趙師梁師鄭師及秦戰于石門。秦大破之。○趙改國號曰邯鄲。

六年戊午。梁惠王八年。孟子十歲。

梁伐邯鄲。取列人。又伐邯鄲。取肥。又敗鄭及邯鄲之師于澮。取皮牢。

七年己未。梁惠王九年。孟子十一歲。

秦敗梁師于少梁。虜公孫痤。既而歸之。是年秦孝公二年。

十一年癸亥。梁惠王十三年。孟子十五歲。

梁執鄭釐侯以伐鄭。圍宅陽。

十四年丙寅。梁惠王十六年。孟子十八歲。

齊師及燕師戰于泃水。齊師遁。是年齊威王二年。燕文公七年。

○梁伐宋。取黃池。宋復取黃池。○梁圍邯鄲。

十五年丁卯。梁惠王十七年。孟子十九歲。
齊田忌救邯鄲伐梁。戰于桂陽史作桂陵。梁師敗史屬十八年非。○秦圍梁襄陵。
十六年戊辰。梁惠王十八年。孟子二十歲。
邯鄲敗梁于桂陵。
十八年庚午。梁惠王二十年。孟子二十二歲。
梁伐齊。入陽關。
二十一年癸酉。梁惠王二十三年。孟子二十五歲。
梁肦臣及邯鄲伐燕。取夏屋。邯鄲伐齊取高唐一作甄。○齊敗梁師于濁澤。

二十二年甲戌。梁惠王二十四年。孟子二十六歲。
梁孫何侵楚。入三戶郛。
二十三年乙亥。梁惠王二十五年。孟子二十七歲。
梁魏章師師及鄭師伐楚。取上蔡。孫何取濾陽。
二十四年丙子。梁惠王二十六年。孟子二十八歲。
梁敗鄭于馬陵。
二十六年戊寅。梁惠王二十八年。孟子三十歲。
梁穰庇師師及鄭戰于梁赫郎南梁。○梁龐涓攻

盼音班

是年齊威王二十四年。

邯鄲。齊田盼攻梁以救邯鄲。梁師還。齊田盼要之馬陵。殺龐涓。虜太子申。覆其軍十萬史屬三十年誤。○此所謂東敗于齊。
二十七年己卯。梁惠王二十九年。孟子三十一歲。
齊田盼及宋人圍梁平陽。梁入朝于齊。○秦衛鞅伐梁。執其將公子卬。梁侯自將攻衛鞅。敗績。
二十九年辛巳。梁惠王三十一年。孟子三十三歲。
邳遷于薛邳亦任姓國。○梁與秦戰于岸門。秦虜其將魏錯。

三十三年乙酉。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三十七歲。
鄭及邯鄲圍梁襄陵。
三十四年丙戌。梁惠王後元年。孟子三十八歲。
齊侯梁侯會諸侯于徐州。同僭號王。
三十六年戊子。梁惠王後三年。孟子四十歲。
邯鄲復國號趙。以蘇秦爲約從長。合六國以擯秦。是年秦惠王七年。○齊伐燕。取十城。既而歸之。是年燕易王元年。○蔡氏清以此爲宣王事。而以沈同二章爲湣王事。謂宣王已薨。故齊人伐燕稱宣王。湣王未亡。故沈同二章止稱王。非也。若宣王止取十城。孟子安得有毀宗廟遷重器及勸

王諸君而大等語。

三十七年己丑。梁惠王後四年。孟子四十一歲。

齊梁共伐趙。趙決河水灌其軍乃去。○蘇秦弃燕。趙王以齊梁之伐咎秦故。從約解。梁以陰晉之地請和秦梁先敗納安秦禍亦梁爲先。

三十八年庚寅。梁惠王後五年。孟子四十二歲。

秦攻梁。梁禦之戰于雕陰。梁敗。秦遂拔曲沃。梁獻河西地于秦。

三十九年辛卯。梁惠王後六年。孟子四十三歲。

梁伐楚。取陘山。是年楚懷王元年。○梁人張儀相秦。秦取梁汾陰皮氏。

四十年壬辰。梁惠王後七年。孟子四十四歲。

秦降梁蒲陽。梁又納上郡十五縣之地于秦。此所謂西喪地於秦七百里。

四十一年癸巳。梁惠王後八年。孟子四十五歲。

秦歸梁曲沃及焦。

四十二年甲午。梁惠王後九年。孟子四十六歲。

九州淪于淵。

犀首魏官名公孫衍嘗爲此官故稱犀首

孟子至梁年五十二故王稱孟子曰叟

四十三年乙未。梁惠王後十年。孟子四十七歲。

秦張儀取梁陝。出其民。

四十四年丙申。梁惠王後十一年。孟子四十八歲。

秦僭王號。

四十五年丁酉。梁惠王後十二年。孟子四十九歲。

楚昭陽敗梁于襄陵。取八城。此所謂南辱於楚。

四十六年戊戌。梁惠王後十三年。孟子五十歲。

齊封其弟嬰于薛。十月齊城薛。郳與薛皆任姓國。前郳遷于薛。則薛已滅矣。其遷郳必使奉奚仲之祀也。今又滅郳而封靖郭君田嬰。○此所謂齊人將築薛

也。據此而推。則孟子少居鄒。有鄒與魯鬨。孟子對穆公語。自鄒如宋。有滕文公過宋見孟子道性善語。自宋歸鄒。有滕文公使然友來問喪語文公禮聘孟子。孟子之滕。有論井地及闢許行並耕語。○梁以張儀爲相。儀爲秦之魏。魏相之。犀首弗利。

四十七年己亥。梁惠王後十四年。孟子五十一歲。

張儀歸于秦。梁以公孫衍爲相。

四十八年庚子。梁惠王後十五年。孟子五十二歲。

梁招天下賢者。孟子至梁。史稱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誤也。史記不知惠王有後元十七年。遂以後元卽屬之襄王。而以襄王在位之年爲哀王。不知梁無哀王。其所稱哀王乃襄字之誤也。

慎靚王元年辛丑。梁惠王後十六年。齊宣王元年。孟子五十三歲

秦樗里疾攻梁，梁公孫衍禦之，戰于岸門。梁敗衍走。秦取梁曲沃。梁請張儀于秦，復以爲相。○燕鄭中山皆僭號王

二年壬寅。梁惠王後十七年卒，子赫立。是爲襄王。齊宣王二年。孟子五十四歲

孟子去梁反于鄒。季任幣交在此時。○宋僭稱王。是年宋王偃九年。○楚王爲從約長，合諸侯及匈奴伐秦。秦敗之，斬首八萬，諸侯之師皆走。○齊置稷下館，

招賢者。孟子至齊見王于崇，退至于平陸。○齊饑，發棠邑以賑民。○王命孟子爲賓師，館于雪宮。○孟子母卒，歸葬于魯，反止于嬴。王使人瞯孟子。及儲子幣交、滕文公卒、孟子出弔於滕，皆在此時。

三年癸卯。齊宣王三年。孟子五十五歲

燕王合楚及三晉攻秦，不勝還。讓國于其相子之。是年燕王噲三年。○梁請成于秦，張儀復自梁歸相秦

六年丙午。齊宣王六年。孟子五十八歲。

張儀自秦適楚，楚絕齊，秦及齊平。

隱王史作赧王。元年丁未。齊宣王七年。魯平公元年。孟子五十九歲

楚伐秦，秦破其軍于丹淅，虜其將屈匄，遂取楚漢中。○趙僭稱王。○燕子之殺太子平，不克。太子平攻子之，亦不克。齊使匡章伐燕，殺子噲，醢子之。有沈同問燕可伐及孟子勸齊勿取等語。

二年戊申。齊宣王八年。孟子六十歲。

梁復國號曰魏。○楚悉兵伐秦，戰于藍田。魏人鄭人襲楚，楚師還。宋牼所云秦楚構兵，疑在此時。○趙召燕公

子職于鄭，立爲燕王，使樂池率師及鄭師納之。燕齊師拒之，弗克納。此所謂諸侯將謀救燕。○秦會魏王于臨晉，復使張儀相魏。

三年己酉。齊宣王九年。孟子六十一歲。

燕人立故太子平爲王。齊王有慙孟子語。○張儀自魏說六國連衡事秦。秦王會魏王于蒲坂關，儀復相秦。○張儀走魏，五月死。公孫衍自魏入秦，秦以衍爲相。是年秦武王元年。○孟子去齊居休。綱目屬元年。○此時有致爲臣五章，及答淳于髡名實未加語。○孟子不受兼金亦在此時。休地屬潁川，當在

宋境。或聞其將行王政。故往觀之。見其行暴。遂去之。由薛反魯也。有答萬章陳臻語。

十二年戊午。齊宣王十八年。魯平公十二年卒。子賈立。是爲文公。○平公止十二年。史記有二十二年誤。孟子七十歲。

魯使樂正克爲政。孟子有喜而不寐。語平公將見孟子。臧倉沮之。有不遇魯侯天也語。其事皆在四年以後。此年以前。魯使愼子爲將軍。亦在此時。○孟子至此知道必不行。作孟子七篇。其外篇四。則門人所記也。

十四年庚申。齊宣王二十年。孟子七十二歲。

史記言孟子去滕二十一年而滕亡。則宋滅滕當在此年。

十九年乙丑。齊宣王二十五年卒。子湣王立。孟子七十七歲。

二十年丙寅。魏襄王卒。子昭王立。○史以惠王之後元爲襄王。因以襄王之年爲哀王。大謬。今據竹書正之。孟子七十八歲。

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孟子卒。壽八十四歲。

孟子在梁三年在齊八年

史記孟子傳疏略殊甚。謂先游齊後至梁。尤謬。通鑑先梁後齊是矣。然謂乙酉至魏。壬寅去魏。在梁凡十八年。亦誤也。今據竹書爲經。以他書參考當時事實先後。則孟子往來出處亦可概見。即以是爲孟子年譜可也。

子思卒于考王之六年。而孔叢子云。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禮敬甚崇。退子上問校。子思曰。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少微鑑云。孟子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其事亦見孔叢子。而文稍異。蔡氏清曰。此殆後人所爲。欲湊成思孟一段授受耳。案孟子如果親授業于子思之門。則當生于貞定王之世。壽當一百四五十歲。此必無之事。

詩絲衣傳。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疏曰。高子。子夏門人。後又學于孟子。嘗著詩傳。其年長于孟子。故孟子曰高叟之爲詩。案子夏生敬王十三年甲辰。孔子卒後。設教西河。魏文侯師之。文侯于考王元年即位。高子師子夏。又師孟子。則孟子當生貞定王時矣。其說與孔叢子合。然必無此事。或門師孟子者。乃著詩傳者之子也。

肆輯 10－196

經學質疑錄二十卷

〔清〕秦篤輝撰

清道光六年墨緣館刻本

道光丙戌鐫

經學質疑錄

墨緣館藏版

古人讀書必置冊子義有異
同說有彼此聞見稍多疑殆滋
起寬以居之記錄右紙兩眼一
心日積月累久而貫通知桶
脫底不爲詭隨毋以有己溫故
知新是之謂矣

嘉慶辛未

愚友陳行題

經學質疑錄序

歲壬辰予視學湖北欲爲兒子擇師走書訪於長沙賀
藕庚方伯方伯覆書曰子不欲得眞師則已子欲得眞
師楚中文士人品之醇經學之確無如秦楡村者予乃
遣使奉幣延楡村幕中使諸子北面受業焉其講解一
根諸理要其立言制行洞中乎規矩爲予閱數郡試卷
評隲悉歸於的當蓋本末交脩之學也秦子長於詩古
文辭集已盈尺於經學尤爲廣大精微至平至允萃漢
宋諸儒之長而去其所蔽著經學質疑錄四十卷先刋
其四書二十卷足以正從來高頭講章腐爛時文之訛
者難更僕數夫世有通經之學有科舉之學通經足以
該科舉科舉不足以該通經者其勢然也
國家興賢育才以科舉收中材奉宋儒一家之說已足至
欲通經學古必包羅典籤折衷眾說而歸於一是秦子
此書通經之學也於科舉正大有禆益存乎人之善用
耳或者以間異朱文公爲疑不知秦子實文公之功臣
也他家駁朱失當者辨析至詳諸說眞精至當可以輔
文公之說者廣載以備參攷善乎張惕菴觀察之言曰
文公以程子爲法於程子之訛文誤義皆加訂正弗稍
曲從此爲眞知篤信彼隨聲附和者乃不明是非不分

黑白之人豈足以窺經學之奧哉秦子之學以慎獨爲主以心得爲要以持平爲歸宗法文公爲功臣不爲佞臣其人品之正直從可知矣我

朝經學極盛

功令頒發諸經注疏俾士子講習

列聖

御纂諸書尤集大成卷帙浩繁人難遍閱秦子此書悉遵

御纂提要鈎元濬通簡約誠翼

聖扶教之至精且允者予恐鄉曲小儒尠見寡聞之士未測津涯視同河漢不能備領其益故錞于巾之使其平心細

論以收夫讀書明理之效云爾

道光十有四年歲次甲午重午日瀹齋吳其濬撰於武昌試院之桐陰書屋

四書質疑錄序

翰樵宋紹珖譔

書不可不讀書正不易讀夫書之難讀不在奧函秘籍也即人人所誦之四書人人所誦之傳註爲難讀之尤者朱子集註四書之大旨也予覩勝朝以來駁斥紫陽諸家或至巳甚誠恐披枝而傷其心四書之理因是而晦也至墨守之徒從而護之如嚴城甘道孔聖諱言鄭服非主張太過偏駁轉滋矣不知朱子發明孔子之道在大旨獨得其正至訓釋文義之間自有無庸深泥者一槪屈經從傳强爲之說又豈善讀四書者哉榆郎

秦子受其令祖漢陛先生之傳沈潛於宋五子之書者三十餘年諸史子集參互考訂乃反而求之六經旁通漢唐注疏下及宋元以來諸儒之說深有以明其得失其於四書朱註不爲離決不爲詭隨一以經文本義爲主於衆人議朱過當者排之而亦兼取古注及他說與朱註各明一義然其采摭雖富而於陽儒陰釋之說則所深屏獨抒心得之處根極理要尤足以窮洛閩之奧溯洙泗之源是大旨仍以朱子爲宗特加務善之孔子之道更增光耀如日月之倍明豈非經學一大快事哉昔人謂著述必人間不可少者此書博而能精眞四書

經學質疑錄序

經有二乎曰無二經學有二乎曰有之漢學宋學其大較矣漢儒去古未遠學有家法蓋自鄭孔出而粲然大備然每涉冗雜宋儒之鉤元提要疏通證明何可少哉何可少哉但古注亦多可采之處要而論之漢學經之四體也宋學經之心也非四體無以證經之全非心無以抉經之奧余不揣固陋惟奉其尤協於經者爲說間出心得一二必實爲與經浹洽之義否則未敢師心滅古也積日累月紙墨遂多編而纂之得四書二十卷諸經二十卷其以四書冠首者爲其爲諸經之鈐轄也我

朝經學號稱極盛

欽定各經日星炳烈盡善盡美小儒何敢置喙此不過就支流剩義辨其同異析其是非爲心得之一助云爾題曰經學質疑錄者不敢自信欲藉質於先生長者也

道光五年歲次乙酉長至日榆郵泰篤輝序於墨緣館

不可少者也予校訂數四謂其可質鬼神而無疑猶以質疑名者蓋其慎也泰子與予爲中表雖兄弟行予實師事之此書乃予慫恿付梓或疑其有礙於科舉予謂觀之益於科舉者十之六七礙於科舉者十之二三知言者可擇而取之且克廣德心以觀其理實皆有益於拜獻之本原也泰子於諸經亦有質疑錄二十卷發明親切者不少此外著書數十餘卷列在墨緣館集書目者無非經術古文深造有得之言惜其無力版行以公諸世人但觀四書一種亦可知所學之概矣其是其非天下後世自有公論

四書例言

是書大旨以朱子爲宗錄古注及他說者因其義本至精確不可廢且經學取資在博非有意駁朱子也後人之駁宋儒猶宋人之駁漢儒平心而論各有得失而宋儒之精微自非漢儒所及宋儒之學以科舉而存眞知而心服者亦少實求讀書窮理當以宋儒爲主而叅取漢儒之說

朱子自述有曰集註葢熹十年前本爲朋友間傳去鄉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有未穩按此則朱子不自以爲是之心較然可見其後雖屢經改正然終不以爲盡善至於易簀之夕猶改誠意章又追悔點爾何如節注未改正是朱子之心至公且虛望後人之考訂者亦可見於意言之外至其註釋得意處亦有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之言至今觀之添減不得處甚多朱子之自信以及後人之信朱子皆非枉也就其全體而論所謂多有未穩及悔追改未盡者亦頗有之是朱子之自信甚明不欺後世亦甚明朱子所以爲賢者端在於此專講宋學者執其添減不得之一說概爲護惜若朱子之心全然自是不容人叅一字末議者無論

於聖經有損卽於朱子虛公無我之眞心其損奚啻千里乎

朱子同時鄭氏汝諧作論語意原與朱子集註多異朱子見之不以爲非而稱其有好處可見朱子之心廣矣鄭氏之孫陶孫嘗論之曰自晦菴先生集註之行於世學者往往不復求自得之學問有取集註以前先儒之說者輒加驚詫以爲叛於考亭眞西山先生亦嘗追序意原矣西山豈叛考亭者哉理本無終窮學者顧可於集註泥而守之謂他說可盡廢乎語具詳朱竹垞經義考

近日講學家惟李安溪頗爲平允一生大體皆宗朱子而所著四書劄記與朱子異議者十之三四大學則全宗古本可謂知所擇矣

自明以朱註取士學者樂於簡便易從此外不復知有他說專講宋學者又中於門戶之私並漢學之精者一概斥之我

朝

列聖相承頒發諸經注疏於學宮俾士子講習

高宗純皇帝廣開四庫取元陳天祥之四書辨疑明高拱之問辨錄

國朝李光地之大學古本說論孟劄記毛奇齡之論語稽求篇閻若璩之四書釋地刋布天下漢學精者乃較然復明於世而朱註之瑕瑜始不相掩學者幸生稽古右文之世正可勉爲通經學古之全材彼孤陋寡聞膠柱鼓瑟者亦可退然返憬然悟矣

是書有依經立義者有附經見義者有用注疏體者有用口義體者有用辨論體者總期於聖賢義理有所發明各隨其宜也先引古注集註及他說附錄管見者以按字別之直引經文自述管見者以愚按別之觸類引伸者則另書之不用按及愚按凡前人之

說管見相同必錄舊說在前或補錄於後以印證之示有宗且避勦襲也前人說同者從其朔書之亦先河後海也惟後說較明暢於前者間從後說所引書皆與原文校對數四一字無訛不敢自欺以誤他人

是書固以義理爲本而於名物度數亦頗致詳蓋舍名物無以求義理也發明經旨貴於析疑而尤貴於闕疑故於說有可通而證據未確者皆以俟考別之未敢冒昧遽下斷案

是書發明古注朱註皆爲時講之所忽者若時講甚確者概不贅述

是書有科舉可用者有科舉不可用者其發明朱註者可用與朱註小有出入共見共聞者亦可用與朱註迥異者不可用夫科舉不可用而猶錄之者爲讀書明理起見易曰寬以居之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是書引古注但明此說所以可採未嘗敢議朱註之非志愼也至引他人成說訂正朱註者則有之而其辨定以明朱註之是者亦多惟大學一種不與今本互相詰難則古義不能明暢究之古本與朱子訂本各明一義於宗朱之大旨無害識者諒之

閻百詩四書釋地最爲精核可與毛西河分道揚鑣而持論平允則過毛氏遠甚但其隨筆箋記次序顚倒閱之令人悶損今予取其精者條敘纂之頗無遺美其誤處亦僭加考訂焉至於毛氏駁朱註過當之處予皆辨正精當者亦取之而不廢也

程拳時四書逸箋其說多本閻百詩釋地而不言本閻氏予皆改歸閻氏以志其原惟臣始至於境一條亦本閻氏而程文義較清故以程氏者錄其有閻氏及他家說本古注而不言古注亦必先標古注後列諸說蓋予性惡掠美亦不欲前人爲之也

凡引王伯厚困學紀聞閻百詩四書釋地之類首一條詳著書名後惟書王伯厚曰閻百詩曰以省緐文先儒字不甚顯稱名者必用氏字間之以昭敬慎

四書本爲諸經之鈐轄故於諸經會通處多爲表出亦必實有融貫之義不敢漫爲掎扯

聖賢言近指遠千古事實渾括無遺故多以史事說經於諸家引證的當處亦每採入昭實用也

黃楚望曰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爲則又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苟有悟輒以爲天開其愚神啟其秘旨哉斯言發人景慕

義必求其有據據必求其至確想當然無取也言必求其可行行必求其可通徒高論不存也

四書之理海涵地負層出不窮雖盡心採擇諸說仍苦於聞見有限其爲知識所蔽確解入目而反失之者當亦不少天加歲月容俟續增

其不標明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名目者不敢自居於解經之正體退處於說部之例而每條首列經文附錄諸說以類相從自具櫽目閱者詳之

孔子曰述而不作此千古讀書之法戒是書皆就能述孔子之述者引而伸之不敢一字妄作識者鑒之

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於宋王應麟困學紀聞條下云應麟博洽多聞在宋代罕其倫比雖淵源亦出朱子然書中辨正朱子語誤考證是非不相阿附不肯如元胡炳文諸人堅持門戶亦不至如明楊慎陳耀文

國朝毛奇齡諸人肆相攻擊蓋學問既深意氣自平能知漢唐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柢未可妄詆以空言又能知洛閩諸儒亦非全無心得未可概視爲弇陋故能兼收並取絕無黨同伐異之私所考率切實可據按此論實足以立稽古之權衡開顓愚之蒙蔽敢述之以

志溯遵之意云爾

經學質疑錄卷一

漢川秦篤輝榆邨述

子曰學王氏肅曰學者以時而誦習之邢氏昺疏誦習其經業按古注以學爲誦習後來或指性體或指心體理皆偏落集註學之爲言效也是學字本義人性皆善是天命源頭覺有先後是人事緣起未嘗不用白虎通學者覺也之說與邢疏合也明善而復其初是學字柱脚明善就知言復初就行言浹洽於中就明善引伸之所學在我就復初引伸之自包括誦習心性之說四書中學字兼知行者多亦有專就知言者有專就行

言者要之言知正所以爲行言行更不能離知語氣偏全輕重固宜隨文釋之亦必識知行一貫之理方確聖門總無空空一知便了之事

而時習之邢疏皇氏謂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康成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又文王世子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鄭康成云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也三日中時學記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是日日所習也集註既學而又時時習之按集註原自渾括但皇氏之說尤見古人爲學次第之實程拳時四書逸箋亦引身中時三說而截去所引禮記云云便不見三說義蘊之核凡引言有必詳舉者此之類也

不亦說乎愚按凡亦之爲言必對別一層道理說下三不亦集註既未及王罕皆匯叅云正欲人自得之辭亦囫圇語耳邢疏云凡外境適心則人心說樂可說可樂

之事其類非一學而時習朋自遠來不亦說乎樂乎君子之行非一此不慍其一行耳故曰亦也顧麟士謂邢疏錯看亦字視本文太輕不可從不知此章乃聖人引初學入德第一層說話正欲令學者將時習之說與別項可說之事較量覺得學有真趣非他說可同方得津津向上所以特言不亦說乎指點全在亦字不然則不說乎儘可亦字贅矣聖人豈有贅言乎如此見邢疏體會之妙未見其錯看而且太輕也王鳴昌拘信顧氏之說反謂執滯虛字轉礙正講不知脫畧虛字更失正講也此皆似是而非之說故詳辨之

子夏有言曰出見富貴而說之入聞先王之義而說之今先王之義勝可悟亦說之旨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又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可悟亦樂之旨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可悟亦君子之旨尚何疑看輕說樂君子之有

其爲人也孝弟一節張惕菴翼註春秋時犯上作亂之事靡國蔑有故有子思導民於孝弟以清其源按陸象山以有子之言爲支離犯上作亂尋常人不爲何必以之論孝弟葛屺瞻又謂有子不過借此形起孝弟爲仁

之本意不必過爲執著皆不得有子立言之意者也張氏之說乃爲得之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何氏晏注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集註務專力也本猶根也言君子凡事皆當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按務本二句就大槩本末說孝弟二句方拍合孝弟爲本所謂言有序也張惕菴駁集註凡事二字即以孝弟解務本仁字解道生謂須一直說下其理固是但與上虛下實語氣終覺未合蓋失之急遽無序矣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何注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集註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言行仁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又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毛西河論語稽求篇呂覽夫孝三王五帝之本務唐明皇孝經序孝爲百行之源漢延篤謂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觀諸說則仁本孝弟矣不知後儒何以又有人性無孝弟之說也張惕菴曰程子謂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信曷嘗有孝弟來好犄齕宋儒者執爲口實言本過當亦不能解免矣天命之謂

性自是孝弟之本但有子之言明云其爲人也是言後天之事不涉先天也阮芸臺論語注疏校勘記攷文引足利本作其仁之本與無爲字按若依足利本無爲字直言其仁之本與則毛張諸說最爲直捷了當於理無害但今本既有爲字明與開端其爲人也爲字一例是實字非虛字也則宋儒謂孝弟爲爲仁之本復於言外推原一層謂仁爲孝弟之本無非從一爲字體會而出至二本字迭說猶孟子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本字原可移步換形豈眞有二本之疑乎至謂性中無孝弟乃程子過爲翻駁以致失言若果性

無孝弟則孝弟皆外鑠後起之數矣不必爲之回護
吾日三省吾身一章愚按他人之省是從有處求無曾
子之省是從無處尋有爲字與字傳字乃吾身切要交
關人者身之推也朋友者身之輔也師傳者身之型也
三者無所不包不必推開說反啓支離
道千乘之國愚按漢司馬法八百家出車一乘正賦六十四井旁加三十六井千乘爲地三百一十六里同十爲封與周禮諸伯之
地同與諸公諸侯異周禮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之者四之一按周禮云云與孟子大不合後儒每紐孟子信周禮又謂實封之數與孟子

合吾終於斯未信與孟子王制所論侯國迴異包氏咸後漢書包咸字子良謂八十家出車一乘則千乘爲地百里與孟子王制
合與周禮異以左傳觀之子產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
國一同是孟子諸侯百里之制確乎不易而包說得矣
漢儒謂武王因殷之制儉以百里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界乃增封如周禮之制如此則子產孟子何以不知且周之幅員一仍殷舊斥大九州尤爲臆說或者調停兩閒謂司馬法亦如
周禮廣封之數連附庸山川閒田在內百里爲實封夫
附庸山川閒田豈可與實封共列井田賦役則八百家
出車一乘之說尤不可得而通矣朱子疑包說一乘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恐非八十家

所能給然此亦行軍之制臨事更迭互換無不給矣豈
有千乘空國而出之理乎從包說不惟與孟子王制左
傳合於封建師旅情事亦符等而下之卿大夫百乘之
家爲地一終三十一里有奇據司馬法爲地一同十乘爲地一成司馬法爲地一終
亦庶無不掉之患若夫春秋并吞強臣跋扈大國多
數圻季氏中分魯豈止如司馬云云乎但孔子所謂千
乘當指始封之大國耳朱子於大學百乘論語千乘皆
畧於孟子萬乘之國註爲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
乘千乘之家註爲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
是於包說蓋始疑之而終取之矣

敬事包氏咸曰舉事必敬慎按包注似淺近實爲敬字
的詁蓋敬即謹慎之意故易謂敬慎不敗大學謂之其
所畏敬中庸言戒懼慎獨皆敬之本義也
使民以時包氏咸曰不妨奪農時邢疏雖不臨寇必於
農隙備其守禦集註將謂農隙之時按邢疏實出左氏
隱公五年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此集註農隙二字所本邢疏又謂若其門戶道橋城郭
牆塹有所損壞隨時修之故僖二十年左傳曰凡啓塞
從時是也此皆農隙之說也又引莊二十九年左傳曰
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

日至而畢則又以九月農畢言之余謂農隙農畢二說必如邢疏兼舉始備閻百詩四書釋地拈定農畢之說駁集註隙字豈謂蒐苗獮狩啓閉從時之類皆非使民乎

弟子一章邢疏男子後生爲弟按邢疏大意已了實無弟子專指童蒙之說集註弟子未註考其語意亦就成人大槪言之卽所引程子爲弟子之職一句亦祇邢疏後生爲弟之意未嘗專屬童蒙也若以弟子必屬童蒙則有事弟子服其勞豈童蒙之所能乎子聞之謂門弟子豈無一成人在內乎史記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

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皆童蒙乎兄在斯爲弟父在斯爲子不知何時相沿爲幼學之說牢不可破惟葛屺瞻會辨其妄因攷古注集註漢宋二說皆無之以夫子文行忠信之教皆括於此實大學之宏規成人之全矩而專以小學言之謬孰有過於此者哉王罕皆著匯叅自謂確守集註得其本義此章鋪陳幼學聯篇累牘不知其本義何在也

兩則字兩而字一則以字皆是急倂語氣孝與弟謹與信汎愛與親仁俱係兩面員成一面拋却則字而字便非全相則以學文何等鄭重言之聖人明訓如此而致長知家猶以讀書爲支離殊不可解

謹而信邢疏謹而信者理兼出入必恭謹而誠信也按邢疏最確并而字亦解出

謹而信猶之敬事而信特此就弟子言彼就道國言耳存疑誤以此章爲小學遂據曲禮幼子常視毋誑釋信字支而又支矣試思成人可以離信乎

則以學文馬氏融曰文者古之遺文邢疏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也集註文謂詩書六藝之文按六藝有二一指詩書禮樂易春秋卽馬注邢疏之說是也一指禮樂射御書數周禮司徒教萬民保氏教國子者是也古

注有易春秋無射御書數似乎未備集註指爲詩書禮樂射御書數其不及易春秋者蓋以古者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夫子亦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易春秋非在所急故也但此處文字自兼該六經而言又不宜獨置易與春秋雖曰傳必其人授之有時總不得謂易與春秋爲非文也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設易與春秋不在文之數又何從習而通之乎或曰易爲夫子加年始學春秋則晚年始修固無由與詩書禮樂同列爲文以教弟子不知夫子所謂學易者亦深言之謂身履其事

耳若夫易之文又豈可不使弟子肄業及之乎至於春秋夫子脩之自加完善而其先昭公二年韓宣子適魯觀易象春秋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教之春秋則夫子於弟子又可屏之使不入目乎蓋文者總括之辭也必合漢宋二說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及射御書數之文庶乎其備之矣

賢賢易色一章愚按看得一易字兩其字眞切看得兩能字充滿看得一有字細密可見誠到十分卽是學到十分

子夏孔氏安國曰弟子卜商也集註子夏孔子弟子姓

卜名商閻百詩曰子夏氏卜子禽氏陳子游氏言子貢氏端木子張氏顓孫子華氏公西皆非姓古男子無稱姓者甚至有明明姓可攷而集註仍以氏作姓總不識姓與氏之別若令尹子文姓不曰芈而曰鬬齊宣王之姓不曰嬀而曰田是也按姓氏之誤史遷已兆其端如孔子世家姓孔氏之類是也要其實論之孔子姓子孔則其氏也至若傳註則孔氏安國巳以子游姓言鄭康成以子貢姓端木趙邠卿以公孫丑姓公孫不勝枚舉固不得獨歸咎於集註矣

賢賢易色顧炎武日知錄賢賢先於事父母故中庸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愚按子夏所言四者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四者原非讀書窮理不能祗緣當時文勝頗以威儀文辭之末爲學而於人倫之大反視若學外之事故就若輩意中癥結而直揭之雖曰未學復以巳意斷之曰吾必謂之學矣與轉迷途同歸正學語原無弊

諸賢之言采入論語者皆萬全無弊當日記者親炙孔子其肯以有弊之言附載孔子乎但孔子之言太和元氣無所不周諸賢如春夏秋冬各執一令而意在切救

時弊如子夏言雖曰未學小德出入可也子張言其可巳矣子游言而止之類皆然至宋吳棫始執其一偏之見妄駁諸賢後人愼勿隨聲附和得罪名教

夫子之求之也二句王伯厚困學紀聞易井之九三王荆公解云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求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禱之全謝山曰安石學術畧具於此所謂以不求求之者卽其初年屢徵不赴之術也以不取取之者卽其不加賦而國用足之說也以不禱禱之者一變遂爲天變不足畏之妄談矣按全氏所論最中安石要害然

經文言求異乎人之求明謂非求而安石謂以不求求之顯與經文相背則詖辭之蔽正不待生心害政而始決之矣嘗讀其上仁宗書敷陳娓娓可聽獨其引書酒誥予其殺而申之曰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曰其殺正爲疑辭安石乃曰忍而不疑卽此商韓行徑全然發露余并書之見託六藝以文姦言者當下卽有破綻所貴知言者察之耳

父在觀其志一章孔氏安國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按在喪哀慕猶若父存二句解釋三年之義極精而孝亦見眞際矣

朱竹垞經義考宋姚雪坡曰六經之傳行於世者多在東漢以後出西漢者獨孔安國書傳耳然安國書傳本出僞託惟論語集解中所引孔氏訓則解經首功矣

禮之用一節集註禮者天理之節文按樂記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此宋儒天理二字所本

有所不行一節愚按知和而和老氏之教已兆其端原壞宗之莊周衍之至東漢末馬融之達生任性斯又甚之流而爲魏晉之猖狂宗廟邱墟神州陸沈方知禮豈

爲吾輩設之禍至於此極也有子亦不可行之言早已見其幾於千載之上矣

信近於義一章集註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按此註最爲精密司馬子微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亦可與之相發蓋慮終卽在謹始也義也禮也有子皆實指之其親果何指乎孔子曰而親仁然則人之處世精義而已矣行禮而已矣親仁而已矣

未若貧而樂孔氏安國曰能貧而樂道阮芸臺校勘記皇本高麗本樂下有道字唐石經道字旁添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文選幽憤詩注引此文並有道字又下二節孔注及皇邢兩疏亦有道字俱足爲古本有道字之證按今道字已不可添但解者亦必如孔注樂道之說方有實義吾最愛君子坦蕩蕩集註君子循理故常舒泰以爲一言而徹聖賢之秘卽數樂字眞實下落循理所謂道也何必更作高妙晃蕩語乎大約發明聖學與其精而失之虛不如粗而得其實也

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阮芸臺校勘記據釋文下句作患不知也人字乃淺人所加經義雜記亦云爾此節皇本有王肅曰但患巳之無能知也是末句正解

按古文與今本各自爲義其爲自勉之意則一兩存之可也

男 本祖香谷 本徵嘉谷 校字

主敬考

程朱之學以敬爲主誠得孔子教人之旨然求其所以爲敬者似與孔子迥然不符或者程朱於孔子之外別有心得或者末學如予才短德薄不足以識孔子之敬因不能識程朱之敬要之是非不可以不進求也付諸闕疑敬實日用之不可闕者也予因取自來所以訓敬及程朱訓敬之旨而通考之鄙見亦直陳其間有能解我之惑使之能致力於程朱主敬之說以幾幸於賢聖之途則所厚望焉

敬說文肅也釋名警也恆自肅警也玉篇恭也愼也大

旨皆與包氏咸論語敬事注舉事必敬愼之旨合則敬之本義實小心畏謹之謂也至就敬之全德言必如中庸謂齊莊中正庶幾盡之朱子論語集註本程子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遂云主一無適之謂敬此畧近於齊之一說祭法謂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其齊也但祭法專就祭祀之齊思祖考之居處笑語所欲所嗜言非論敬之通義也專以齊釋敬舍莊中正反覺偏而不舉且書謂夔夔齊慄言齊必言慄禮謂君子齊戒言齊必言戒中庸謂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言齊必言明與盛服非禮不動終以小心畏謹爲主則敬不可專言主

一無適明矣主一無適誠恐反蹈不中不正不明而且
非禮之失也又可截齊之一字牽合於主一之說乎
程子謂易敬以直內是主一之義玩易本義實謂心能
謹愼則內無邪曲之私而非主一之空談也坤六四象
傳明云括囊无咎愼不害也愼卽敬也豈可改云主一
不害乎
畏亦敬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三畏可云君子有三主一
乎大學言必愼其獨中庸言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
其所不聞可俱改爲主一之云乎蓋學必先以此畏愼
恐懼之心爲主然後事事能省身寡過而爲聖賢顧涇

陽謂孔子無可無不可正孔子小心處卽孔子之敬也
時中對無忌憚言時中卽君子之敬也蓋常存畏懼無
一息之間則一切之成心私意俱化所以無可無不可
而時中與主一無適之意天懸地隔中庸首言戒懼愼
獨敬也至於主一無適卽中庸所謂誠也故其爲物不
貳必就至誠無息言之此又敬之歸宿若不先以戒愼
爲主而遽言主一是以歸宿爲起手工夫脫了戒愼半
截正恐未得其所謂誠徒增一拘執之心浸浸自以爲
是流於意必固我而不覺主一與戒愼之敬已背道而
馳矣蓋由戒愼而主一則明誠交至不由戒愼而主一

則執一同歸北宋以來學術本推程朱爲正如陸象山
之主靜易混於空虛寂滅王陽明之致良知易流於猖
狂放恣而程朱之以主一爲敬又未免於拋荒戒愼之
疑予思之數十年旣不敢以程朱爲非亦不敢遽以爲
是其望人決我之疑者豈淺鮮哉
尹和靖謂收斂此心爲敬仍主一之意至謝上蔡以常
惺惺爲敬則又陷於佛氏明心見性之說總無一肯言
及戒懼愼獨本義者實蒙所萬不可解者也
語類言主一無適爲敬凡三說謹一一論之一曰主一
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無適只是不走作按不以

他念雜之及不走作皆指心之專言以之言誠則可
以言敬則不可敬自獨有一腔謹戒之心臨事畏天畏
人其難其愼如何可以不以他念雜之及不走作混過
一曰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
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身在是則其心
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
之雜又曰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按無一息之
離是專非敬無一念之雜是誠非敬界限總屬抹糊若
謂專誠卽敬則只當言專言誠不必言敬言敬必畢屬
謹愼不可以專誠混之矣至曰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

然精明夫自謂意思好卓然精明其由主一而得者或不少其爲主一意見所蔽誤以不好爲好以不精不明爲精明者正多矣與敬之小心謹愼隨時處中而致意思好且精明者渺不相及至謂秦以來無人識敬字他不具論諸葛忠武侯出處德業實爲孔孟眞傳的脉而其生平要領在謹愼一言子以爲較程子主一無適爲敬之旨妥貼不啻十倍俱歸於不識敬字可乎如程朱之說自堯舜以來皆不識敬字矣烏論秦以後哉

一曰問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爲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按問

此者其心甚有分别使朱子而能虛心擇理舍已從人者未有不改從小心畏謹之說使敬字本義彰明不以已之成見雜之矣乃既屈於小心畏謹之說無可駁斥遂姑就之而仍歸併於主一無適不知臨深履薄不敢輕不敢慢與主一無適決有先後之不同如敬與誠之未可混爲一候顧可一念不敢輕不敢慢一念主一無適交錯而並行乎如謂不敢輕不敢慢即是主一無適無論語意判然不合且何不直言小心畏謹簡切明顯而必迂曲於主一無適之云并小心畏謹不能純全是欲主一而反致不一矣使其註云小心畏謹主一無適之謂敬猶嫌主一無適之爲添設不若小心畏謹之了當況僅言主一無適使小心畏謹之義全然落空如何可哉或曰主一即指謹愼使人思而得之曰如此說設燈謎則可註書則不可

敬爲定名一爲虛位就一之善者爲誠其不善者則執一也今置敬爲戒愼本義不道而空言主一則一字又必另下柱脚始能無弊仍與敬之本義終不貼合凡此皆自豐其蔀也言謹愼則敬若實言主一則敬落空將何從乎或曰主一管攝得謹愼管攝不得主一曰有訪友不尋主人翁尋管攝主人翁者乎

或曰主一無適乃小心畏謹之至熟者以敬之極而言小心畏謹雖敬非其至也曰敬之極莫如文王矣而畢

生只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謂小心畏謹非敬之至而必以主一爲言則文王非敬之至乎況堯之欽舜之愼禹之祗湯之敬聖武之敬勝莫非小心畏謹之謂何從有主一無適爲敬之說至有謂主一爲初學言者尤遁辭也初學先不教之謹愼遽教之主一眞賊夫人之子矣總之無論初學成學敬之本義以小心畏謹爲斷決不可以主二無適代之至使畏謹之心落空流於小人而無忌憚也或曰求放心是敬即是主一曰孟子言仁人心也可見求放心是爲仁先必從敬而入謹愼之敬正求放心下手工夫未可混也且求放心活主一呆求放心實落而眞滿主一執滯而偏枯求放心無弊主一有弊或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是主一曰正謂見大賓承大祭加倍謹愼耳以主一渾之大賓大祭之

取喻空矣

試以初學小兒譬之畏師敬也用心主一也有不先畏師而能用心之小兒乎卽焉有不敬而遽求主一之理乎敬亦是用心但是用其謹愼之心非泛然專用其心卽可謂之敬也由此推程朱之學謂之用心則可謂之主敬則不可實能主敬首當畏師孔子程朱之師也眞能畏師必不肆意解經必不肆意改大學必不肆意詆諸賢矣闕疑者敬之道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不能闕疑烏可言敬

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眞主

一無適者也特不敬耳

黃陶菴敬事四書文曰無逸作所之心見其大矣推此心以敬國家之大事當與處哀在安思危凡以紹帝王之遠圖也非幾冒貢之戒嚴其小矣推此心以敬國家之小事遠害必防微隙必補凡以禁天下之未然也按此詮敬字精堅該洽然實小心謹愼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也推之諸大家皆然卽下而時墨考卷及初拈筆作四書文者從小心謹愼字面則與敬貼合從主一無適字面則與敬不貼合雖文義有淺深亦無不從小心謹愼生意行文者此人心之所同然也不知程朱何見而獨不然

陶菴又以無其難之心則雖斷而敢行或拂天人之意按空言主一無適所謂斷而敢行也以此言敬卽黃氏三言早已駁倒

或曰主一者謂隨事主於一非別有一以爲之主安有執一之慮儼若思靜時一也坐如尸坐時一立如齊立時一也由此推之主一貫乎百爲之間而程朱之旨確矣曰此仍朱子身在是則其心在是如前所指專與誠而非敬之說也吾請申其旨曰身在是則謹愼之心在是而不徒曰心在是方合於敬之本義儼若思靜時謹

愼坐如尸坐時謹愼立如齊立時謹愼由此推之謹愼貫乎百爲之間而主敬之旨確矣安所用一之云乎如百事而共求一誠有執一之嫌如隨事而各求一無謹愼之心以持之則偏倚駁雜之弊轉恐抵隙而生無可窮詰矣以此謂之主敬豈非欲治絲而棼之乎春秋傳謂敬者德之聚也能謹愼自能主一謂其兼有此德則可若單以主一爲敬曷不曰敬者德之一而曰德之聚乎或曰必以謹愼言敬恐愼而無禮則葸也曰葸乃愼之過故必以禮節之若先慮葸而不愼是惡噎而廢食矣

或曰惟主一方能謹慎主一是言敬之所以然指出實在用功處徒言謹慎無益於敬也曰如此則我之惑滋甚凡人用功無先於敬者即無先於謹慎者至於主一則誠誠則功之進步也所以大學言誠意必先慎獨中庸言誠必先戒懼慎獨論語言敬事而信謹而信信即誠也即主一也而敬謹在先信在後君子不重重即敬也主忠信忠信即誠也即主一也而重在先忠信在後則敬與主一界限畫然今反謂主一方能謹慎是誠意方能慎獨誠方能戒懼信方能敬謹忠信方能重凡大學中庸論語之言皆倒置混淆而不可通矣有是理乎

謹慎即敬人能一分謹慎則一分敬十分謹慎則十分敬切實明顯今謂謹慎無益於敬必外增一主一之說騎驢覓驢支離已極況據程朱本文一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一則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語斬釘截鐵無一字及謹慎者又何說乎若云主一之謂敬主於謹慎無適之謂一亦大費斡旋改造矣以程朱一生宗旨又以註論語閑端顧為此影響之說待後人之斡旋改造乎況實非其本指乎

考一之為言肇於虞書惟一之旨然惟精惟一並舉一初不指敬而敬實貫乎惟精惟一之始終敬即堯典之欽也精即明文思也一即安安也故欽為諸德之首無有先之者今以一為敬則欽可不言直言安安可乎

凡五經言敬者皆與謹慎之旨合與主一之旨不合無論其他即梓材至於敬寡一言可云主一無適寡乎

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夫戰兢敬也詩且為知一不知他者諷矣今反謂主一為敬豈詩人之意乎

朱註精者極多但於經文本義間有改造添設之弊即如謹而信邢疏謂出入恭謹而誠信極明極確朱註謂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以行貼謹以言貼

信然庸言之謹言何不可云謹人而無信信亦不單屬言分貼已屬未確且經文未道行謹而言信如何添設況謹訓恭謹則貼合訓有常則隔越訓有常須改經文為恆而信方可然此猶小疵至訓敬以主一易謹慎斯於大道有害以其說出程朱誠恐別有精微非淺見之所及故備考之以質諸精於程朱之學者

經學質疑錄卷二

漢川秦篤輝楡邨述

為政以德愚聞之陳愚谷先生曰此卽孟子徒法不能以自行意孔子之時與孟子不同先王之政未沒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若孟子之時其政已廢所慮尤在徒善不足以為政按此論最確則為政以德不外達德達道以行九經之政而明善誠身尤為德字鍥板柱脚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邢疏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

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集註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張暢菴曰集註本爾雅北辰以北極星釋之最明而或問語類又用邵子無星處曰辰之說遂謂周天皆動惟此極星旁一塊為天之樞紐不動大錯天樞據天文志是北極星名人錯認作樞紐天何用樞紐乎九層運轉遲速不同宗動天之外有常靜天蒼蒼不動故諸天可依此立沈括夢溪筆談已有其說近西洋人始暢言之極星亦動特動於其所人不見之故曰居其所至於星皆名辰辰者時也故曰撫於五辰火星謂之大辰水星謂之辰日月所會謂之辰尚書左傳所載甚明邵子乃有辰為天壤之異說按辰之說有二一就星而言卽撫於五辰譬如北辰之說也一就日月而言卽日月所會謂之辰之說也其本義則時也凡就星與日月言者亦專就時而言之也故與日月星雖為一又別而言之曰辰中庸所以言辰繫焉若邵子謂辰為天壤無星處曰辰則指天之本體而言不得曰繫矣常靜天之說與從來天左旋常動之說不合或曰天行健易象明言之則左旋之說是矣余曰不然繫辭言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靜也專卽常靜天之說也

動也直卽二十八宿之宗動天土星天木星天火星天日天金星天水星天月天之說也日月五星右轉卽天行健之說而有常靜天以主之所謂無靜不生動也樂記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則天之性有常靜天明矣日月五星乃天之感於物而動也李安溪榕邨語錄天必有一層厚殼萬古不毀是亦主常靜天之說也

詩三百一章邢疏詩之為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按邢疏得其大旨夫子所謂思無邪乃就詩三百渾概之且直指之非就讀詩者旁戒之也若謂詩

本有邪讀詩者之思須無邪是建曲表而求直影也其可得乎夫子正慮詩之辭鄰於邪恐人悞會故約其指而直斷如此正孟子謂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者也如此見小序諸說必不可廢矣余旣詳列其說於詩而爲之敷陳大意於此

張惕菴謂若詩皆有正而無邪豈春秋亦有是而無非耶余謂春秋有褒有貶詩有美有刺其揆一也

集註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余亦謂書五十七篇一言以蔽之曰允執厥中

有恥且格愚按集註後一說格正也係宗何注復引書格其非心證之更確似勝前格至也之說夫至之爲言必云至於善方成文若單以格訓至則經文須添設矣且訓正自包至於善意朱子或以大學格物之格既越常解訓至此且格之格亦必訓至始堪一律又覺解說費力不安於心復引古注訓正之說不知格物之格與物字連綴成文儘可訓至從書不格姦及天壽平格之義此格字單行須有實義必須訓正從書格其非心之義竝行而不相背也

王伯厚曰上蔡論語解引王元澤云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本史記商君傳趙良之言

吾十有五一章愚按志字須從小學透出才有根據要緊在一于字于字乃志學融會爲一精神直貫注到從心不踰矩立字從志字透出不惑從立字透出天命從不惑透出耳順從天命透出從心不踰矩雖緊粘耳順來而心字直從志字結胎矩字直從學字結胎須得一路貫通消息六而字方脚踏實地

三十而立王伯厚曰儒行言自立者二言特立者一言特立獨行者一人所以參天地者其要在此

五十而知天命邢疏孔子四十七學易至五十窮理盡性知天命之終始按加我數年章邢疏又云謂四十七時也夫以知天命與學易均言五十證合爲一自無不可但四十七之說兩言之當必有所受今不可考矣不然則穿鑿已甚

孟懿子程拳時曰仲謂之孟者禮疏古者適長謂之伯庶長謂之孟桓公適子莊公爲君而大夫不敢祖諸侯仲孫於三家爲庶長三家所宗謂之孟

父母惟其疾之憂愚按其字宜緊指父母父母二字讀斷言人子之於父母當惟其疾是憂曲禮曰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又曰親有疾

飲藥子先嘗之內則曰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文王世子曰其有不安節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又曰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凡此皆言憂父母疾之事但禮所言憂在已病夫子所言憂在未病必於未病平日常以父母之疾爲憂則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一切順志承顏之道自有不容已者所謂孝也惟平日能憂如此一旦父母小有不和則如樂正子所謂加一飯則脫然愈損一飯則脫然愈加一衣則脫然愈損一衣則

脫然愈者皆可得而致焉蓋人子事親多在父母遲暮之年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五福一曰壽三曰康平惟此望親最切所謂雖加一日愈於已者人子至性多以嗜慾汨沒言及親疾未有不怵然動於心者故夫子以此提撕武伯如此言孝豈不直捷了當而必迂曲於父母憂子之疾爲此對面關動孝字乎

曰無違曰能養曰不敬曰色難皆屬人子則憂自屬人子憂即一則以懼之懼也（袁簡齋已有此論從子本燦爲予言之）

子游問孝一章葛屺瞻曰今之孝者原是通世人論非爲子游而發按此論最確當觀檀弓所載子游在當世屹然爲禮之宗且以學道見許於夫子焉有不敬其親之事

袁簡齋謂聖門問孝問仁問政之類必有一段議論夫子乃爲折衷以答之記者節約其辭書之云爾無突舉一字以問之理所論最確必達此旨乃知聖人之答諸賢有對針病痛者亦有泛論垂教者然泛論者居多若箴規諸賢夫子多明言之未明言者渾說爲是

孔子之謂集大成乃千古第一聖人也雖以伊尹伯夷柳下惠爲之弟子亦必有裁成之言使聚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於一堂未必無相長之事故七十二子以孔子

裁之若者過若者不及若者退若者兼人若者三月不違仁若者日月至仁就一事而言之若者曰非女所及也若者曰知德者鮮矣此皆以孔子之聖裁之也孔子天也諸賢日月星辰也惟天可統日月星辰亦惟天可察日月星辰之失而糾之正之其實日月星辰之失與凡人之失已迥乎不同而又非後人可意指而糾之正之者也不但惟是人望人之過厚則其責人也必周故相戒之辭每溢於相許今使拘其辭而求之禹之論堯曰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執此謂堯不能知人安民可乎禹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敖虐是作執

此謂舜慢遊敖虐可乎必先坐舜以慢遊敖虐之罪禹之言方爲切當乎是明見於語言者猶未可執如是況未見於語言者顧可强探臆索以斷諸賢之罪乎

朱竹垞經義考王氏復禮四書正誤有曰經書之有解自漢儒始馬包孔鄭止詮字義不尚文辭學者尋繹其中淺深皆可自得宋儒動輙譏其厖雜鋭意發明爲功甚鉅然尚有質諸鬼神而可疑俟之聖人而滋惑者惟矯誣聖賢莫大焉論語大學諸篇乃諸子親炙聖人共訂爲書自來相傳有序宋儒輙疑爲錯簡將不勝其疑矣本五十也而易爲卒本親民也而易爲新諸如此類

甚多將不勝其易矣是誣聖也七十餘賢强半有姓名而無事實巳屬可惜其載在魯論者卒皆表表可稱而以不足有爲譏原憲以粗鄙近利毀樊遲以務外斷子張以終不喻定子貢以爲人害天理狹隘近小愚不肖譏子夏夫子明以君子許子産而日聖人之道概乎未聞必不使古有全人而後巳是誣賢也按誣聖誣賢下語未免太厲但聖經必不可擅改諸賢必不可妄非則爲定論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包氏咸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何注又一說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按同一甚言不敬之罪但包說最確後說引喻失倫毛西河曰舊註云今第以養爲能事若論養匪特子能卽犬馬皆能之也彼所不足者獨敬耳此是正解古文云諸橫生盡以養諸縱生橫生指畜縱生指人養者服侍之謂也先仲氏曰養有二義一是飲食一是服侍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此飲食也檀弓事親左右就養此服侍也若耑作飲食豈人臣事君就養亦飲食乎徐仲山曰犬馬能事人故曰能若人養犬馬何能之有幾見有人不能餵畜者乎唐馬周疏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巳無所施李嶠表犬馬含識烏鳥有情俱懷反哺惟

曰能養宋王豐甫表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乃數千年共遵之解也張南士曰古罕譬曲喻皆有倫類儗非其倫君子所禁豈有斥親爲犬馬而可以出口語立文字者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不敬何以辨此正與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同一語氣然則夫子此言巳自註之矣

色難包氏咸曰承順父母顏色爲難按集註後一說本此前說據祭義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攺作人子事親之色爲難最確

吾與回言終日一章愚按與言終日原已信到足發如愚不愚皆故作折跌極形不違足發之妙不違之意即與言之意隱相符者也退省其私之心即與言終日之心遞相引者也上下截雖有層折俱一氣涵蓋在首句中誤會鈍煞便多觸礙

子貢問君子一章愚按子貢此問全副精神俱已收拾向裏蓋欲進言語而爲德行也夫子故以先行後從之理告之若謂子貢挾尚言之意而來便成隔壁聽矣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二句正是行恕有得之言非爾所及乃鼓勵語未可爲行之艱罪案

君子周而不比一章孔氏安國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集註周普徧也比偏黨也按孔注忠信爲周本魯語集註易普徧於周之字義更爲渾切君子小人四字便畫足公私面目而字須縮上看謂周自不比比自不周本原如此也是提起一層說又須折下看謂周矣而却不比不比益見其周比矣而却不周不周益見其比分辨如此也是本面和同驕泰矜爭羣黨皆爲一例

攻乎異端一章何注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邢疏正經是善道也皆以忠孝仁義爲本是有統也四術爲教是殊塗也皆以去邪歸正是同歸也異端之書則或秕糠堯舜戕毀仁義是不同歸也按張鳳翼謂攻擊異端則害可止大非本義斯害也已與未由也已末之也已之已同爲虛字何此處頓作止字解

子張學干祿一章鄭康成曰干求也祿祿位也按大雅旱麓之詩曰干祿豈弟假樂之詩曰干祿百福孔穎達疏皆以求福訓干祿許氏說文祿福也雖祿亦有訓祿位及俸祿者而以干祿連文明有詩辭可據則祿定訓福無疑猶詩言求福不回自求多福云爾子張學干祿當因讀詩有感進問干祿之道如何學即樊遲請學稼

之學語意明白的確因鄭氏悞訓祿位以後說者無不集矢於子張謂其以學求利祿如後世儒生之所爲使其如此夫子乃不明戒之轉以寡尤寡悔祿在其中示之終南捷徑非揚湯而止沸乎其云寡尤寡悔祿在其中者即禹謨惠迪吉洪範嚮用五福意而詩云豈弟君子干祿豈弟正其本旨也以經證經可見廬山眞面矣或曰求福祿之祿與求俸祿之祿同出有意無以遠過終不能爲子張務外解也余曰不然干祿之學即立命之學若泥其說而議之則詩辭如自求多福之類其可刪者多矣且天人響應之理栽培傾覆之機學者豈可

漫不致思而能立定脚跟斯於上達者乎後世儒者好高談以不談禍福自詡其去古人日監在茲之意遠矣

多聞八句集註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愼言行者守之約按此註極精經文語氣三層却是逐層趕下闕字從多字生來愼字從闕字生來寡字從多字闕字愼字生來愼言其餘其餘皆疑之餘而可信者也愼行其餘其餘皆殆之餘而可安者也而猶必加愼焉此一折尤見全副精神則寡尤則寡悔二則字見辭到此僅僅可以云寡若說無尤悔便非語意八句直是全力以赴之層累以積之

舉直錯諸枉四句包氏咸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王伯厚曰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閻百詩曰此尤與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言錯四因引證合按錯加也諸之也若將諸訓衆豈有能廢衆枉之理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以司馬文正爲相則奸宄之蔡京奉法惟謹若擯剔羣枉而盡廢之朝廷轉多事矣此說之必不可行者

書云集註周書君陳篇按君陳鄭康成謂周公之子最確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注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

孝乎惟孝包氏咸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按集註改爲書云孝乎句言書之言孝如此也朱子誠以孝乎惟孝句法似累綴故改今讀爲順適耳然閻百詩引禮云禮乎禮漢語肆乎其肆韓愈文醇乎其醇與此文法正同言孝之至也故曰美大孝之辭毛西河曰白虎通有孝乎惟孝句潘岳閒居賦孝乎惟孝是亦拙者之爲政也夏侯湛昆弟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陶淵明卿大夫孝傳贊張耒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皆有孝乎惟孝句此皆明引論語見於篇章之顯然者

奚其爲爲政愚按上爲字硬指居位既失奚其渾論語氣時講作謂字看亦混只應與下爲字一例猶云如何爲方屬爲政乎正反跌出孝友爲爲政之實破奚不爲三字耳

人而無信一章愚按論理無信卽能行亦不可爲聖人偏放下一步說令人意沮言放於利而行多怨亦是如此聖人言語極其平實人情之至卽是天理

子張問十世一章愚按秦之繼周蕩廢先王之法殆盡可謂世變之極矣然而三綱五常之禮未嘗不因乎周也其變者仍制度之所損益耳聖人之言眞百世不易

也

非其鬼鄭康成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按鄭氏專指祖考集註謂非其所當祭之鬼就大槩鬼神言毛西河據周禮天神人鬼地祇以伸鄭說然以夫子之言斷之鬼神有兼而言之者如而致孝乎鬼神敬鬼神而遠之鬼神之爲德之類則以人鬼天神並擧爲密有專而言之者如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則擧鬼可以該神非其鬼而祭之正擧鬼該神之例

男 本祖香谷 本徵嘉谷 校字

經學質疑錄卷三

漢川秦篤輝榆邨述

孔子謂季氏一章愚按因是可忍也二言記者乃原敘二句在前與三家者以雍徹同一先經起案而文法各別

三家者以雍徹一章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按此亦據明堂位祭統之說云然其實魯僭禮自惠公始與成王伯禽無涉說詳見禘自旣灌而往章

人而不仁一章集註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按葛屺瞻本此爲說不爲無見但聖人之言渾涵不露耳

林放問禮之本一章愚按此本字只當與孝弟爲仁之本本字例看專就本始言與本原意無涉夫子不曰善哉問而曰大哉問自是大其足以維世有謂林放不足當維世之說者大字直沒交割儉戚正是禮之本始言禮又言喪者吉凶錯擧其義始備王罕皆將儉貼本始戚貼本原層遞截講殊屬支離王氏於集註拘守已甚惟此稍異集註而卽形其舛彼蓋不知戚亦就所發言只當與儉字例看

與其易也包氏戚曰易和易也集註易治也按恐無有

居喪和易之理若居喪和易禮之末亦失矣何以對本
而言集註訓治引孟子易其田疇之易爲證最確檀弓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
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哀不足而禮有餘正集註節文
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意於此見易訓治之的當
不如諸夏之亡也邢疏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
雖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不如集註
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按邢
疏以不如作不及解集註以不如作不似解觀前後章
皆言諸夏人臣僭禮之事子又嘗欲居九夷集註於語

意得之
諸夏邢疏此及閔元年左氏傳皆言諸夏襄四年左傳
魏絳云諸夷必叛華夏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
之華
季氏旅於泰山一章愚按聖人之於小人也不惟懲創
之而且哀矜之季氏陷於僭竊之罪王法所必誅天理
所不容救者救其罪非徒救其失也末又言旅之無益
以覺悟之他日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蓋爲季氏言之
也謂見義不爲無勇也蓋爲冉有言之也
季氏旅於泰山馬氏融曰旅祭名也邢疏周禮大宗伯

職國有大故明旅上帝及四望鄭注旅陳也陳其祭事
以祈焉集註旅祭名按邢疏引鄭注最密蓋旅之義爲
陳而其祭則祈也然則季氏之陳祭泰山乃有所祈於
泰山也不惟僭禮而諂瀆鬼神之私亦較然可見何燕
泉餘冬敍錄旅集註訓祭名而旅酬復訓衆二字當考
不知旅於泰山之旅以陳而祈之爲義故曰祭名旅酬
之旅自以衆爲義使何氏見邢疏亦可無疑矣
泰山邢疏泰山在魯封內集註泰山山名在魯地閻百
詩曰汶水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之境以汶分諸汶水
惟此爲大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之境以岱分

東方之山惟岱爲宗集註汶水在齊南魯北境上本邢
疏得之註泰山僅曰在魯地猶失其半按註汶水必言
齊者以閔子欲遠避之齊也註泰山專言魯者以季氏
魯大夫與齊無涉註有詳畧各隨章旨爲權衡非泛作
圖經可比且集註泰山亦本邢疏閻氏於此類駁之稍
覺欠當
必也射乎閻百詩曰必也決辭乎疑辭一句中具有二
義凡此類句法皆然
下而飲郝仲輿曰下字爲句盛庸三曰射禮算獲之法
合三耦及衆射者統計之分左右不分各耦飲不勝者

亦然按分左右則中多者或同飲有分謗之雅中少者
或不飲庶養其廉恥之心中多而飲仍與於祭無或沒
之長中少不飲仍不得與於祭實寓其鼓勵之意
巧笑倩兮三句馬氏融曰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
章其下一句逸也集註此逸詩也按碩人詩四章章各
七句二章何以獨多一句多一句又何以逸歐陽永叔
因有章刪其句之說謂夫子刪之皆臆揣非事理之實
則三句必非碩人之篇另爲一詩而今逸矣集註逕謂
此逸詩也最確
繪事後素鄭康成曰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

其間以成其文按鄭氏混看經文後字語意糢糊不清
又曰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竟將素字
坐實禮字不但迥非語意並下禮後一悟起予一嘆皆
通不去矣此等處集註疏通證明厥功非小
夏禮一章何燕泉曰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
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
足徵也吾得坤乾焉以此而觀則論語當作之杞不足
徵也之宋不足徵也爲句按論語與禮運所記文法不
同則各隨文讀之自得無關義要卽不必有意生新
吾能言之患按呂東萊謂能言其意朱子謂能言其迹

須兼二義始備蓋能言其意尚虛必徵以見其實卽能
言其迹亦尚偏必徵以攬其全
杞不足徵也包氏咸曰徵成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
宋之君不足以成集註徵證也按以徵訓成則中庸謂
雖善無徵乃無成乎徵諸庶民乃成諸庶民乎集註最確
文獻不足故也愚按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十一月杞成
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註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
於卒貶之又僖公二十七年傳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
故曰子是杞之卽夷實自成公始而桓公因之至桓公
再傳方爲文公蓋日卽衰微春秋巳無識矣蔡芳三云

文桓變俗舉國自外於中華訛成爲文大謬應云成桓
變俗方無弊又史記宋世家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
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
終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
公穆公九年病舍子馮而立與夷是爲殤公詳具左隱
三年傳其後華督弒殤公立馮是爲莊公莊公卒子滑
（左傳作閔）公捷立十年爲南宮長萬所弒立莊公子游左莊
十二年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
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蕭叔大心合戴武
宣穆莊之族所謂六族也是宋自殤公以來弒君迭見

禍亂相尋公羊隱三年傳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蓋追原禍始於此宣公以讓始禍穆公以讓繼之卽謂宋之釁生宣穆或無不可然事稽其實殤公以十一戰民不堪命爲華督所弑詳桓二年傳閔公以靳南宮長萬爲其所弑詳莊十一年及十二年傳是皆釁由自作與穆公之讓何涉更與宣公之讓何涉乃蔡芳三云武穆釁生六族相尋於禍亂復舍宣公而坐獄武公詳考史傳武公更無釁之可指據左傳則六族正平宋禍之人而反以相尋於禍亂誣之時文家不考一至於此應云殤閔釁生累世迭經夫禍亂方無弊因作四書文不可不愼辨之

禘愚按禘禮之說致爲糾紛今第就魯禘論之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又曰言廣魯於天下也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幸禮運猶載此言足以正明堂位及祭統之失今按竹書紀年平王四十二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呂氏春秋亦載此事特誤平王作桓王耳是二說者尤足以破成王康王賜魯之誣蓋漢儒未見紀年者鋪張魯事之說則魯之僭禘斷自惠公以後並非由周賜也但就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一言斷之則亦祇用禘之禮樂以祀周公必不如趙伯循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之說蓋魯有周廟見左氏襄十二年傳周廟非文王而何既以周廟祀文王忽迎文王之主於周公廟而禘之有是理乎蓋周之禘嚳者以后稷爲始祖嚳本無廟故於始祖后稷之廟推其所自出之帝而禘嚳也今文王既有廟此禮斷不可通矣襄公十年左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亦用禘禮樂明證非必祭所自出始謂之禘也

周廟著於左傳杜注以爲文王廟的確無疑毛西河謂出王之廟亦本杜注張惕菴概指爲附會之詞豈未觀左傳耶郊禘非禮夫子之言明載禮運張氏乃謂夫子從不言及禘之非禮皆不可解大抵張氏之書頗有可取而失於粗心武斷者極多讀者宜愼擇焉卽以夫子不欲觀之禘指魯禘或問之禘指周禘謂事各不同記者一連記之不可便混爲一正不知張氏何所依據而分別如此

王伯厚曰劉原父春秋意林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公是先生始發此論石林止齋皆因之按今

江愼修輩皆主此說不知劉原父已發之因溯其原如此

自既灌而往者類考王以圭瓚酌虎彝之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之始是為一獻后乃以璋瓚酌蜼彝之鬱鬯以亞獻尸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是為二獻灌以求神謂之二始自後王迎牲入奏昭夏由三獻以至九獻王酌玉爵后酌瑤爵僎饋既殊樂奏亦異按此則既灌斷作二獻常解謂一獻者混

吾不欲觀之矣孔氏安國曰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毛西河曰考夫子仕魯在定公十四年定元年季寤與公山弗狃等因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何得仍以逆祀為說又曰此與禮運所引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正同集註贊以既灌之後誠意懈怠為言是郊禘非禮反屬庖辭矣按毛氏駁孔說極當但耑以禘之非禮為言則自始至終皆為僭禮皆不足觀何待既灌而往集註謂灌地降神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之後浸以懈怠而無足觀揆之情事較合據禮載季氏跛倚祭推之於禘懈怠可知至云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原本禮運之言而由之語更圓意更緊矣

韓詩外傳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既退孔子問焉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按集註失禮之中又失禮與禮中又有禮可以互參

或問禘之說一章孔氏安國曰答以不知為魯諱按集註亦本其意或謂夫子明言魯之郊禘非禮也此胡諱之曰彼為子游私言之也對或人則有所諱矣言知其說者之於天下隱謂有天下方可行禘維禮之意自見於言外或問禘之說說字謂宜深看實所不必至臚陳後人疑禘之典制歸於聖人不知尤鳳㜸語典制當時士大夫知之者多何況聖人或問之意卽為魯禘非禮起見故夫子難於措辭以孔說諱國惡為的解大傳謂不王不禘夫子不以此答之非禮之正以此答之何以處魯乎張惕菴謂或問周禘謬甚

祭如在一章范氏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按記曰郊則天神格是有天神矣廟則人鬼享是有人鬼矣若謂無其誠則無其神是神本無特因我之誠始有也則鬼神之爲德虛矣曷不引書曰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誠則享不誠則不享語員而義確乎二如字固指祭祀之誠言亦是鬼神實有在之理取鬼神之爲德章深體味之自見

與其媚於奧二句孔氏安國曰奧內也以喩近臣竈以喩執政集註喩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顧炎武曰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卽竈之神也時

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集註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

獲罪於天孔氏安國曰天以喩君集註天卽理也按孔註不確集註蓋就天之所以爲天言之但必有主宰此理者須兼形氣言天之爲說始備猶之人本仁以爲生須有人以主宰此仁豈可并人之形氣槪置不論而空指人卽仁乎宋儒謂天卽理謂鬼神爲二氣之良能理是而語皆欠圓嘲之者謂烹牛去祭理盛服來祀能使宋儒聞之當啞然一笑矣管東溟曰獲罪於天二句從媚與媚竈說求天明指上帝爲百神之主爲福善禍淫之宰者也奧竈其能違諸徒以理訓燔柴之饗不亦虛乎宋儒病二氏鬼神之說不經併虞書肆類于上帝周詩在帝左右之類悉幻視之其弊愈恣小人之不知天命而不畏非關疑愼言之道也

周監於二代愚按左氏定四年傳封衛啟以商政封唐啟以夏政亦可見監二代之意

郁郁乎文哉愚按文卽周尚文之文講家必謂有別者皆支離之說

子入大廟一章邢疏孔子父鄹邑大夫左傳稱鄹人紇

故此謂孔子爲鄹人之子也集註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閻百詩曰始仕卽指孔子年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言周禮之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吏卽周禮之牛人羊人顧瑞屏以爲子入廟當是先日宿齋始可每事問者是

射不主皮馬氏融曰射有五善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不主皮者言不但以中皮爲善兼取和容也按此釋不主極爲分曉蓋儀禮謂禮射不主皮專以禮射言之該大射賓射燕射鄉射故以和容爲主而所主乃

不在皮毛西河謂不專主是也此外有主皮之射鄭康成謂獵射是也又有貫革之射鄭謂軍射是也據樂記謂武王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夫貫革雖息主皮之獵射自存蒐苗獮狩在所必用春秋之時以獵射當禮射不習和容專主於皮故夫子歎之常解旣誤以主皮爲貫革又誤會不主爲全不主皮遂以下句爲力不同科別爲一事者指定夫子解禮之意以致不主之義蒙昧不清爲力之言輾轉更失矣毛西河雖明不主大意仍昧爲力不同科之說并有古注焉豁此蒙

射不主皮一句文顯義完何待夫子再加杜脚且不主

之義實欲兼和容與不尚力之意正隔

爲力不同科馬氏融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邢疏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强弱無別而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按此則爲字係平聲讀與射不主皮各爲一義正如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二事兼舉之例明白的確無可疑者常解爲去聲爲力不同科作解釋上句之意移花接木轉啟支離致夫子爲民惜力之旨全然落空豈細故哉蓋射不主皮言造士之古道爲力不同科言用民之古道未可闕一也

王伯厚曰爲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胡五峯亟取此說何屺瞻曰五峯誤矣不主皮句當作何解按胡氏王氏旣表章馬氏之解經文得其旨矣何氏又以巧言亂之可恨不知不主皮自有解亦不煩解也周禮小司徒所載上地中地下地此地不同之三科也均人所載豐年中年無年此年不同之三科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康成曰魯自文公始不視朔集註因之毛西河曰告朔在前視朔在後告朔朝廟視朔聽政截然不同告朔朝廟當有羊視朔聽政不當有羊故曰告朔之餼羊乃不引告朔反引視朔且曰不視朔而猶供此羊則視朔當供羊乎按視字改作告字則

無弊矣

事君盡禮一章愚按時人以盡禮爲諂此王孫賈所以有媚奧媚竈之說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邢疏禮可以安國家定社稷由君不用禮則臣不竭忠按集註後引尹氏說大意本此皆作勉君之辭集註前說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平說更允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按小序謂后妃求淑女佐君子則陰教脩母儀具而家齊矣家齊而國治矣所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所以詩首關雎世

關雎蓋詩人代后妃寫其意中謙巳求助之誠如此乃益見后妃之德之全而爲文王躬化之所致實由文王后妃有不淫不傷之德故其爲樂亦屬正始之聲樂不至淫哀不至傷也此匡衡所謂后妃之德侔於天地之實也但此亦就關雎本原論之此章正意自以正關雎之樂爲主所謂關雎之亂夫子正樂之一端也與師摯之始章實相表裏說詳見彼章從前講此章者惟葛屺瞻專就審其音言得其大旨周子通書故樂聲淡而不淫和而不傷亦專就音言
葛屺瞻曰此所重不在詩只在樂音節不淫不傷優柔和平犂然可聽所謂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者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一節孔氏安國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集註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毛西河曰社有名而義在其中古凡立社樹其土所宜木以爲名非以爲主也如樹松曰松社樹柏曰柏社樹栗曰栗社若後世名櫟社枌榆社之類齊論本叉以問社社字作主字謂問廟木之主其說大謬蓋宰我說本尚書白虎通引尚書逸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宰我原論社與主何涉乎集註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爲主必係錯解周禮田主所致大司徒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謂在野耕藉壇也耕藉祀先農不祀社而亦以社名特社壇社主用石不用木而在野藉壇并石亦無之也與宰我所對之社名無涉

管氏有三歸包氏咸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集註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毛西河曰國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說苑明襲國策之文因上文有宋君奪民時爲臺事遂將兩事謬合爲一而曰管仲築三歸之臺誤家作臺有由來矣遍考他書無管氏築臺之事

然則管仲知禮乎愚按然字一讀若曰焉得儉之言果然

則管仲知禮乎六字爲句是從然字推想之辭蓋委曲爲仲解免也若將然則二字連讀混過神理不出矣

子語魯太師樂孔氏安國曰太師樂官名閻百詩曰鄭康成謂太師樂官之長其說備於孔註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孔氏安國曰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天下按孔氏說最員足尤與木鐸之義相入蓋縱不得位其道必明於今爲萬世振其聾聵則何患於喪乎通前後文義一線穿成且由今觀之夫子得位之言不驗木鐸之說實未嘗不驗也封人之明眼深心蓋直透千古矣集註後一說實用孔註之意俗講反

謂後說不合殊不可解
居上不寬愚按皐陶以九德官人首曰寬而栗不寬則
其餘何足以觀

男 本祖香谷 本徵嘉谷 校字

經學質疑錄卷四

漢川秦篤輝楡邨述

擇不處仁阮芸臺校勘記困學紀聞載張衡思元賦注引論語宅不處仁謂古文本作宅字九經古義釋名曰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按孟子亦作擇不處仁可見論語原文本係擇字惟其擇而不處所以不得爲知

仁者安仁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顧炎武曰此皆莊列之言非吾儒之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子曰回之

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故曰操則存舍則亡不待存而自不亡者何人哉按謝氏所言乃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正安仁之事顧氏所言乃誠之者擇善固執正利仁之事何得執此議彼如所論則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皆可疑爲莊列矣大抵考據家議法制則密論性理則疏往往如此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集註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王罕皆曰必合無私當理而後好惡乃可謂之能實則仁者二字無私當理之能具足第就心理微分體用故必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耳不得以無私貼仁者以

好惡當理貼能按王氏此說頗長但非集註之本意集註實以無私心貼仁者以當於理貼能故著然後好惡四字然世儘有無私心而未當於理者則以無私當理兩層兼詮仁者於理爲密而能字之根乃無滲漏

苟志於仁矣孔氏安國曰苟誠也集註因之按孔說最切實葛屺瞻凡於苟皆訓或然之辭毫無力矣

富與貴一章愚按不處不以道之富貴是順而拒之不去不以道之貧賤是逆而守之不去較難於不處而不去仁之功於斯爲密無終食之違則由不去而熟之也仁有違之可言仁已幾乎醇矣至求其違而不可得於

求其至暫之違而不可得仁果渾然無違而醇乎醇也造次顚沛且必如是更何富貴貧賤足以移其仁也哉通章語意一層緊一層

造次馬氏融曰急遽集註急遽苟且之時按此皆渾解其意字義未暇悉言之也葛屺瞻曰造訓至更衣爲次驟然一過之謂晰其字義但更衣爲次之說不知何本且指定更衣亦狹愚意次猶易言旅次傳言卽次之次謂偶然造夫所居之次亦必如是顚沛馬氏融曰偃仆祇解得顚字集註傾覆流離之際稍淸葛屺瞻曰顚如物之顚沛如水之沛不安極矣大抵沛甚於顚極形境之不安以見仁者之心安於是也

吾未見好仁者一章愚按好仁者無以尚惡不仁者不使加其爲仁之力豈不至足也哉顧人人有至足之力未見人人有至足之仁則存乎力之用不用耳有如一日用其力於仁用之甚斯足之甚用力而不足者未之見實用力者未之見也

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愚按顔曾諸賢正好仁惡不仁者卽夫子亦嘗言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可見此必有爲而發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爲衛靈公言之類凡言吾未見皆如此俗說動以之概及

門謬矣

人之過也一章孔氏安國曰黨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無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矣按孔注仁字從觀字生出說頗直捷

朝聞道夕死可矣邢疏聞世有道夕而死可無恨矣按道字就世言之則可卽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之意仍經世之有道也若就已而言雖以文王之聖猶望道而未之見將畫定何時爲聞道而以夕死爲可耶道無窮盡一日未死則有一日可聞之道故曰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朝聞夕死何其遽也集註解本黃霸見漢書

士志於道一章愚按士之所以爲士者道而已矣求道之始存乎志望道之立存乎恥故恥與志合道無不成恥與志分道無不敗

君子之於天下也一章集註適丁歷反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廣韻適從也本字讀莫無也朱竹垞曰鄭康成注適作敵莫音慕無所貪慕也范氏甯注適莫猶厚薄也按數說皆通集註本左傳較有依據宜從集註

天下二字正見隨時隨地無不皆然下三句虛實相涵中間兩也字拖起末句可見無適無莫正形容義之與

比之妙語氣本係直下講家說成無適莫又要比義便與語意不合緣將無適無莫認作員融活脫遂欲另尋個義來作主要之兩無字卽從義生出原非兩截

君子懷德一章愚按君子常欲勞苦其心故以德爲懷小人常欲逸樂其心故以土爲懷君子常欲檢束其心故以刑爲懷小人常欲酣豢其心故以惠爲懷

放於利而行多怨愚按國語謂利者天地萬物皆將取焉而欲專之其害多矣可與聖言相發

吾道一以貫之一章愚按聖人言語先後固難懸斷亦有可以意會者子貢姿敏又長曾子十五歲據史記子貢少夫子三十一歲曾子少夫子四十六歲聞一貫當在前既聞一貫乃問一言可以終身行夫子以恕告之迨曾子學既有得夫子乃以一貫語之曾子早已聞及於此至是親聞聖訓更深信弗疑故直以忠恕證一貫可見前後脉絡相承語言俱有著落矣使曾子聞在前子貢詎不聞之而於多識一叩猶將信將疑乎既語子貢曾子詎不聞之仍必呼其名而告之者欲其著實體認耳不知此而一切猜謎之說起矣

吾道一以貫之愚按夫子明知曾子忠恕有得故呼而告之使其專一於此習而熟之以求造乎其極但不明

言忠恕而渾以一貫示之者使其由已體認而出更加親切耳又須知文行忠信雖有四教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雖分四科一貫只是忠恕豈必曾子一貫諸子却非一貫曾子忠恕諸子却非忠恕可知告曾子卽所以告衆人迨曾子以忠恕釋之吾道已無餘蘊聖人豈如佛家悄悄付託後儒專以曾子爲得其宗若諸子無與焉者此皆門戶意見之私非通論也

顏子博文約禮卽是一貫卽是忠恕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卽是一貫卽是忠恕推之夫子教諸子者皆然或因一貫忠恕於此處始見遂謂曾子之所獨得是夫

子之教早已紛紜岐出又何以爲一貫哉

門人問曰邢疏門人曾子弟子也按此處繫門人於曾子之下屬曾子之弟子自可至朱竹垞本歐陽永叔之說謂受業者謂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見於四書中凡門人有關於弟子者皆分隸於各人之下且引東漢孔伷碑陰有門生後有弟子爲據夫弟子門人三代後自有分屬孔門未必遽分別如此今就各章上下辭義繹之未見確然門人皆弟子之弟子也卽如門人治任將歸自以孔子之弟子爲允若屬子貢似於情事未合竹垞謂孔子旣沒門人疑所服弟子之於師心喪三

年無可疑也疑所以服者門人之服也然據子貢答辭謂昔夫子喪回如喪子而無服子路亦然今也請若喪父而無服觀其引顏季爲例門人爲孔子之弟子明甚且如朱說門人惑之門人於諸賢皆無所附又有所謂門弟子者作何解乎竊謂如子夏門人之類經文明屬子夏無疑他處無明文者渾舉爲得也家語弟子行篇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亦可見門人弟子從前原無分別矣且門人不敬子路謂夫子之弟子猶可若係子路弟子有不敬其師之理乎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顧炎武曰李延平先生（朱子之師）謂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爲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曾子答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耳豈有二耶若以爲夫子一以貫之之旨甚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若是之支也按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則非聖人不能爾此說甚明集註乃謂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爲下學之事不足以言聖人之道也然則是二之非一之也按集註盡已之謂

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數句極爲明了

夫子言一以貫之雖極渾涵究其實而言之所謂一者舍忠恕別無可指所以子貢問一言夫子卽告之曰其恕乎大學一則曰所藏乎身不恕再則曰必忠信以得之千古聖人相傳以中而中庸謂忠恕違道不遠可見忠恕實該聖凡而一之者也若以淺近而別等一貫柱脚則歧矣

王伯厚曰集註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本詩孔穎達疏曾子謂忠恕而已矣實包古今該聖凡萬全無弊之宗

旨也後儒不患不明但患不能行耳其必自立門戶互相攻擊於道未知何如早已蹈不忠不恕之惡安得起諸儒而告以此言說更詳子貢一貫章

事父母幾諫一章包氏咸曰幾微也集註因之按包說蓋本坊記微諫不倦葛屺瞻曰易云幾者動之微諫於過之微動不待形迹之著也葛說更合覸於無形聽於無聲之理幾諫即敬也又敬不違較幾諫之敬更深一層勞而不怨則又敬不違之極耳

以約失之者鮮矣孔氏安國曰奢則驕佚招禍儉約無憂患集註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按集註蓋駁孔氏之說

男本祖香谷　本微嘉谷　校字

經學質疑錄卷五

漢川秦篤輝榆郵述

公冶長宋鄭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公冶氏出自姬姓季氏之族子曰季冶字公冶爲季氏屬大夫魯襄公二十九年自楚還季武子使公冶問公公賜之冕服子孫榮之以字爲氏故定哀間有公冶長字子長爲孔子弟子即其孫也按論語無直書弟子之名者則公冶長實稱其字也如南容顏淵季路之類

朱竹垞曰范甯論語注公冶長名芝字子長按此尤可見長爲其字乃程夆時四書逸箋引此譌爲名長字子芝眞有魯魚帝虎之誤

南容王氏肅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邢疏家語弟子篇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鄭注檀弓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然則名縚名括又名閱字子容氏南宮集註因之按集註謂孟懿子之兄實弟耳然一人數名終覺不確漢書古今人表南容南宮敬叔爲二人又有南宮邊子則南容與仲孫閱自屬二人且四書於諸弟子皆稱字若果南容名适無直稱南宮适之理而适之果爲敬叔與否亦不可知此皆事之難下斷案者朱竹垞曾辨之未見其確也

子謂子賤一章愚按魯之君子凡生於魯寓於魯者皆
是聖人明許及門諸賢皆君子矣俗說拘於下章集註
子貢雖未至於不器之說謂子貢猶未得爲不器之君
子總由不知言各有當之旨而逞其私見也
賜也何如一章愚按子貢最善以身受教蓋核其眞際
而求擴充耳汪靈川謂子貢高自位置許以器不愜所
望故有何器一問是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瑚璉也包氏咸曰夏曰瑚殷曰璉邢疏明堂位夏后氏
之四璉殷之六瑚而包氏咸鄭康成等注論語賈服杜
等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引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按

集註用包說今人據明堂位駁集註不知古有二說也
焉用佞一節愚按佞則不憎於人亦不可爲而況屢憎
於人直無所用之矣如此講焉用方醒
子使漆雕開仕一章邢疏於斯仕進之道未能信按斯
字緊接仕說明指仕之理邢疏最確王罕皆謂斯字粘
仕講不得離仕講不得夫離仕講不得是矣何復云粘
仕講不得不粘不離竟何講法
此處仕字原淺不過家邑宰之屬斯字宜緊指仕言
聖賢出處之道原無大小然於小者亦必求其可信則
其心愈密更大用之基也所以可說何必將斯字闊看

高談天地民物至與上文仕字如柄鑿不相入乎儲中
子說此章頗爲得之
漆雕開孔氏安國曰弟子漆雕姓開名邢疏史記弟子
傳漆雕開字子開閻百詩曰漢書藝文志孔子弟子漆
雕啓竊意史列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開本啓字避景帝
諱也論語敍事及門人無直稱其名者蓋安國誤以開
爲名而俗本家語又誤以爲字子若也按此一字證據
明確實爲閻氏之精核他人不及也
乘桴浮于海馬氏融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
無所取材鄭康成曰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

故戲之耳按鄭從材本字解其說微妙夫子戲語時復
有之如焉用牛刀之類
可使爲之宰也孔氏安國曰宰家臣集註宰邑長家臣
之通號按先儒疑周禮設官與尚書周官不符余謂不
特此也春秋時所謂宰者的係周禮何官如孔子謂千
室之邑可使爲之宰似不得如孔氏僅以家臣當之誠
有集註所謂邑長之通號者視州長則少一千五百家
視黨正則多五百家且州長中大夫黨正下大夫宰不
過士耳其所轄且倍於下大夫之黨正有是理乎豈至
春秋一更州長黨正以下之制而惟設宰乎抑州長諸

官自若而又別設一宰乎別設非侵則贅如州長諸官自若不應僅見於周禮一書而左傳禮記諸書曾無一言及之也願質諸精於周禮者

亦也束帶立於朝邢疏盛服束帶立於朝廷程拳時曰古人無事則緩帶有事則束帶公西華束帶立朝蓋嘗有事之際倉卒立談可以服强鄰卽折衝樽俎之間意可使與賓客言也程拳時曰周禮註大曰賓小曰客

子謂子貢一章愚按子謂子貢四字乃是夫子心目中覰定子貢工夫漸漸近裏著已故使與回較覸其自知自處何如及其應聲如響不惟歉心畢露亦且較量均

停使非平日澄心內照豈能猝然應付俗講謂子貢素常自負被夫子之問方自屈則一時勉强敷應之辭耳集註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於此可證俗講之訛夫子之與正與其平日策厲檢點之功謂與其後來固屬廓落卽謂與其當下猶只見得一半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邢疏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顏回亞聖故聞始知終毛西河曰無名氏經辨十巳包九二不及三故相遠也如曰卽始見終則只一事之始末也因此識彼則兼兩事之類推也信然賜愈於回遠矣又引塾師訓曰顏淵聞一件知十件子貢聞一件知二件暢快明白按始終字本費解書旨有倩副語反晦者此之類也

知十知二只是形容多少之分原未可以泥看知二身分儘高後儒聞一且不能知一何況於二語類謂將些子火光逐些子照去此代子貢作謙辭則可若謂實是如此輕視子貢毋乃巳甚莫我知章予欲無言章集註一則曰惜乎其猶有未達一則曰惜乎其終不喻是子貢知一猶不能矣夫子又何以與其知二且許其告往而知來乎

宰予晝寢邢疏宰我晝日寢寐也朱竹垞曰韓退之論

語筆解宰予繪畫寢室故夫子嘆不可雕不可朽攷梁武帝解此章巳如是邵博謂程伊川取之趙雲菘曰李濟翁資暇錄謂晝寢爲畫寢則下文朽木糞土之牆似更關合按嘗見一書云古者諸侯畫寢是以宰我爲僭故夫子切責之但忘其何所本存以俟考聖人寬洪以偶然晝寢之小失當不至厲責如此邢疏之說不無可疑而畫寢亦未見確然可信

論語於弟子書字不書名此直言宰予亦如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示貶之意

吾未見剛者一章愚按經文明以慾對剛則集註謂剛

與慾正相反自確蓋慾足以冒剛之似而適得乎剛之反艾千子謂剛全不與慾對乃支離之說也

剛淺而言之如剛毅木訥好剛不好學發强剛毅之剛惟指性之一德而言曰剛者則以剛爲天德純乎大理而無人欲即孟子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之謂

晉甯巖之論陽處父曰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夫處父之剛固異孔子所謂剛者至於華而不實並非剛毅近仁之剛也

夫子之文章一章愚按張橫渠謂聖門學者不以苟知

經學質疑錄　卷五　六

爲得必以了悟爲聞是將聞字深看此章全就學者領悟聖教上說似於子貢悟道之旨更爲切實細繹經文於文章上省說一言字於性與天道上明著一言字蓋謂夫子之文章不必言而反可得而聞夫子之性與天道雖言之反不可得聞此由學者造詣之淺深而不可强也兩之字皆看作與下句反激自覺文從義順依常解須於言性與天道上硬添罕字不聞方著得上性與天道非一貫註腳乎由文章說到性與天道非下學而上達乎夫子不必言者反可聞言者反不可聞非欲無言之微旨乎然則集註於各章謂子貢未喻者子貢已深喻之矣

子路有聞一章金正希曰子路有聞亦日用從容之事也乃其精神則已勃然矣未之能行亦非學力遲鈍之咎也乃其自視則已欿然矣按俗講每云三句一氣讀便多鶻突若將上二句極力一頓坐實有字未字轉到下句唯恐精神加倍醒豁故引金氏之說正之讀經者能於文句斷續之間各得其宜思過半矣

子謂子產一章愚按有合於王不悖於古方爲君子之道根源則在心術學問

子謂子產愚按或謂鄭大夫無謚然子產爲成子晉語

經學質疑錄　卷五　七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昭注成子子產之謚子思爲桓子左傳哀公七年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云云杜註子思子產子國參也桓謚也

晏平仲一章愚按友誼之多變不變於友誼而變於我處友誼之心心之謹者變而之肆友之密者遂變而之疏是直不善與人交而已矣夫子稱晏平仲久而敬之所以風也平仲學雖不純而其交友之敬自是一節可取有就平仲生平說成機權作用者大謬

晏平仲周氏曰齊大夫晏姓平謚名嬰邢疏謚法治而清省曰平程拳時曰史記索隱晏嬰謚平字仲

臧文仲居蔡一章包氏咸曰居蔡僭也邢疏龜長尺二寸此國君之守龜臧氏爲大夫而居之故云僭也山節藻梲包氏咸曰言其奢侈邢疏此是天子廟飾而文仲僭爲之故言其奢侈毛西河曰居蔡與山節藻梲是兩事禮曰國君有守龜又曰家不寶龜故漢食貨志云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文仲居龜便是非禮故家語漆雕平對孔子曰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正指此事若山節藻梲則是天子宗廟之飾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以大夫而僭天子之廟飾此又一事故漢貨殖傳序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

並專指此事言不連居蔡也若禮器又云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雜記亦云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則以管仲當時亦僭此禮故屢及之是明明一天子禮制確確鑿鑿毫無慮假乃不知何見註作媚蔡之室致不學之徒巧爲立說謂龜靜宜山龜潔宜藻眞稚儒笑話閧者掩口矣山節者謂刻柱頭爲斗栱形如山也藻梲者謂畫梁上短柱爲藻文也故刻山爲節是刻山形以爲節非刻山形於節上也集註作刻山於節非是或謂以山藻媚蔡方是不知若僭則不仁非不知矣不知僭生於冒昧故曰僭冒冒卽不知僭成於誣罔故曰僭罔罔亦不知左傳文二年譏文仲不知者三其一曰作虛器註直指居蔡節梲二事言謂有其器而無其位卽是虛器史記褚先生說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室卽櫝也又曰置室西北隅懸之惟室是櫝故可懸掛季氏篇龜玉毀於櫝中卽此後毛氏本古注立說最爲詳備但左傳文公二年作虛器杜元凱注作爲藏龜之室而用山節藻梲之飾有其器無其位故曰虛是集註之說所本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縱逆祀祀爰居皆各指一事而言何獨作虛器分爲二事且作虛器與縱逆

祀祀爰居連舉似皆諂瀆鬼神之事故夫子總謂之不知而作虛器尤甚故夫子詳言之朱註之說亦非無謂且毛氏隱杜說專攻朱註尤屬不公

或問古注杜注二說孰優曰古注以居蔡與山節藻梲爲二事明有禮記諸書可證杜注無他左驗亦未聞天子藏龜之室必山節藻梲且夫子最惡僭故舞佾歌雍備論之居蔡明明是僭焉有置之不論而但論其藏龜之室之理至於作虛器指二事言猶之廢關有六而共爲一事無足疑也蔡與節梲皆器居蔡與山節藻梲皆虛器古注說長

令尹子文一章愚按德性雖同一原而其流正有支分派別之異觀其合亦當觀其分三仁夷齊迹爲忠淸而其心爲仁此所謂合也下如管仲全體雖未純乎仁而一節已合於仁故亦以仁許之至於子文文子其全體之心旣不能卽信爲三仁夷齊之心而其一節之事又專屬忠淸亦不能許之以管仲事功之仁此所謂分也

令尹子文閻百詩曰子文爲令尹凡二十八年故有三仕三已之事傳文不備宜以論語爲信至孫叔敖之爲令尹僅七八年在莊王時以莊王之賢豈肯暫已叔敖意莊子孫叔敖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荀

子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原係子文事傳譌而爲叔敖耳大全剏載一說信莊荀不信論語眞顚倒見矣

陳文子有馬十乘孔氏安國曰四十匹耑閻百詩曰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陳文子采地是也一傳而桓子無宇請得高唐陳氏始大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一章楊升菴經說黃東發曰文子之行小廉而大不忠時人稱其三思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此言微婉蓋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植以肥已矣不得其解者乃云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按歷來講再斯可之理皆未透快或謂思之有未得者須子細思到思而得之方是一思此亦不得已而爲之辭思而得之千思萬思皆不可定如何只算一思且思而得之後又如何可限定只容一思人之性敏鈍相懸自不思而得以至於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者等級不知凡幾聖人顧可以再限之乎再斯可矣實係微文託刺文子之行多謬雖三思與不思等再字不過借以破其三思

之譽非以再定思之準也可者僅可再爲僅可則文子之行有大不可者在此又夫子言外之鈇鉞蓋思曰睿睿作聖凡思以睿爲主文子心術闇昧與思睿正相反故聖人微辭以譏之黃氏所見有功經學鉅矣

或謂再思只論是非三思則計利害亦不可通是非正難以再思限之若文子則初思已在利害又何待三思乎蓋思早已不同無論三與再也聖人此時正不暇論及此而姑破其三思之譽云爾

甯武子一章集註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陸稼書曰春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故武子與其父速同事

文公閻百詩曰蓋文公末年武子巳歷仕大夫値衛無事故曰有道則知成公三年繼父正卿備罹艱險故曰則愚按杜元凱以不答湛露彤弓爲武子愚不可及邪疏引之然與邦無道指本國言語意不合且爲舍其大者論其小者集註所論故爲明確但當以盡心竭力不避艱險爲愚字的詁而程子所謂沈晦免患之說輒放支離不采可也

或曰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忠也非愚也曰愚之一言乃聖人表微之論全在心術上見以儆千古自命爲知而甘於不忠者上而龍逢比干下至明之死難諸臣皆然

若夫保身濟君則武子所不及料不可及正不在此愚亦從旁擬議武子初不知也知有君而巳矣

子在陳曰一章愚按所以裁之如何亦曰中行而巳矣

伯夷叔齊一章愚按夫子言怨是用希又言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又言則遠怨矣又言放於利而行多怨聖人豈避怨者哉蓋人情者即天理之準必無怨方足以自考順事恕施之實然則直情徑行以不避怨自詡者皆見屏於聖人者矣

伯夷叔齊邢疏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王伯厚曰少陽篇未知何書胡明仲寅曰夷齊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爲之謚哉甚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巳按韓非儲說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之下周既以將軍葬之亦可謚之矣

孰謂微生高直一章愚按證父者以直爲直而不得爲直乞鄰者以曲爲直而不得爲直皆有意之私最壞心術故聖人惡之此與好直不好學不同好直者本直特不好學則有絞之蔽耳乃學術之蔽人多混看

孰謂微生高直孔氏安國曰微生姓高名魯人也經典釋文莊子盜跖篇尾生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

高誘以爲魯人按戰國策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事經夫子論定人猶有稱之者

左邱明孔氏安國曰魯大夫集註古之聞人也閻百詩曰左邱氏明名猶春秋之閭邱明不單氏問著左傳者單氏左自別一人張惕菴曰左邱明既非左氏何以別無所見居繼序曰左邱明即著左傳者後人因避孔子諱故稱左氏耳按居氏之說雖屬想當然亦頗有見

顏淵季路侍一章愚按子路求公物顏子欲忘物夫子因物付物皆借外境以形心體然事功即於此見非徒虛願也

子路曰一節愚按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十字爲句願字連與共爲文敝之而無憾又就願之極處言之只是設言公物之志若將願車馬衣輕裘截爲句則謬矣豈有子路而願此物者哉須知此志衣敝緼袍亦不加損也

願車馬衣輕裘阮芸臺校勘記車馬衣裘見管子小匡及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因雍也篇衣輕裘誤加輕字陸氏邢疏皇疏皆作願車馬衣裘其明證也按凡引此類皆無關義要特見古今本各有不同未可執一而論耳

已矣乎一章愚按人多不能容人之過而每能容已之過誠以不能容人之心轉而爲不能容已之心則覺察之者必密而懲創之者必深矣是故天下無所爲明惟自知者明天下無所爲强惟自勝者强

十室之邑一章邢疏衛瓘讀焉爲下句首按邢疏有二說前說焉字屬上句惟作焉不如是怪嘆人不如而望其如之意與何莫由斯道也語氣一例較但言不如者爲優

男 本祖香谷 本徵嘉谷 校字

經學質疑錄卷六

漢川秦篤輝榆邨述

可使南面包氏咸曰言任諸侯治何燕泉曰古者臨民皆南面猶言可使臨民也渾說更妥

居敬而行簡愚按朱子謂敬又要簡是本文而字一折語勢程子謂敬自能簡是對針下文居簡扼重敬字方見語意歸宿兩層俱不可畧

居簡而行簡集註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程拳時曰元詹道傳纂箋伯子事載說苑集註謂家語誤

雍之言然愚按不但忘却論簡單頂居敬是一本糊塗帳即分頂二項而忘可伯子一層已將夫子前後語言畫成兩截矣又有將然字全迸入可使南面者更沒分曉大抵分論敬簡是然字本位綴合可也簡是歸宿綴合可使南面是餘意須一一剖而食之

不遷怒不貳過愚按遷怒者剛惡也顏子以柔克之故不遷貳過者柔惡也顏子以剛克之故不貳所以謂之好學怒如明鏡之照厲子難掩其容而形之於此必不形之於彼也過如日月之差分杪可察其數而方疑爲剎旋即見爲復也

王伯厚曰易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注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好學論性其情之語本此

與之粟九百孔氏安國曰九百九百斗按孔註必有所本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閻百詩曰卽大司徒比使之相保閭使之相受黨使之相救鄉使之相賓義

犁牛之子何注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按何氏是大概言未嘗指定仲弓之父也邢疏仲弓父賤人而行不善始本家語而爲說如此張惕菴曾力辨家語之妄改作論舉賢才與仲弓爲季氏宰一章聯合爲說人其

舍諸與山川其舍諸語氣本合但總不如依何注作大概比喻說義意無不包舉

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邢疏其餘則至仁時或一日或一月而已矣按邢疏最合語意必作或一日至焉或一月至焉始得蓋聖門以求仁爲主顏子幾於無間其餘未免多間而多間之中亦有日月之分耳

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愚按果達藝三者固係平列然就中達之關係尤甚非達則果藝未必盡當於理朝廷得百辦事之人不如得一曉事之人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一章愚按若以不仕大夫爲高顯與夫子出則事公卿相背使果如此夫子不應爲季氏委吏乘田矣又不應容仲弓諸人仕季氏矣豈有不義而夫子爲之又使弟子爲之且公羊傳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心退而致仕是閔子嘗仕於季氏矣其不爲費宰者費不可爲也聖賢之出處惟其時耳豈有預定仕不仕之限者哉蘇子由不知此旨其作閔子廟記有曰諸子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閔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嗚呼是何言與諸子之舟亦不陋也子貢有王佐之才子路

冉有公西華諸人兵農禮樂明見許於夫子吾嘗謂春秋無道之極夫子大聖而不得位猶賴及門高弟散布列國爲良有司隱隱維持俾民生不致憔悴殆盡如子路治蒲子賤治單父子游宰武城之類皆政績章章卓然可放此卽夫子令諸賢仕之微意也今蘇氏之論反以不仕爲高與夫子之心不大相刺謬也哉且蘇氏所謂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此皆後世躐躐儒生矜已卑人之念在聖門虛心取資必無之事是其意欲以益閔子而不知其反損矣凡以上皆關出處大節心術精微故不可以不辨

聖門不仕大夫之家如曾皙原憲漆雕開之類亦甚多以此分諸賢之優劣謬矣至上章論從政此章辭爲宰一係仕於公朝爲大夫一係仕於私家爲邑宰各自爲義大小不同近有卑視三賢高擡閔子者尤爲枉見

自牖執其手包氏咸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毛西河曰古人無北牖喪大記北牖乃北墉之訛而遷於南牖尊君又漢龔勝之事諸禮無其文也

賢哉回也一章孔氏安國曰顏淵樂道雖簞瓢陋巷不改其所樂按孟子曰而樂堯舜之道焉又曰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此實漢儒釋樂字所本詳見未若貧而樂條

下

回也其庶乎章集註謂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是明以顏子爲樂道矣

子謂子夏一章愚按行已有恥使命不辱卽君子儒之大概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卽小人儒之規模也以經注經明白的確蓋子夏不及故夫子以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引而進之須知此章是論君子小人之儒非論君子小人蓋論君子小人多以心之公私誠僞言論君子小人之儒洪以學之大小言言各有當未可比而齊之也腐爛時文於子夏極醜詆其心術殊可

嘆耳余謂後人於諸賢强索臆斷其病刻酷鍜鍊使之含寃百世而不顧者此其一端也

子游爲武城宰一章愚按有謂女得人焉爾乎人字卽隱指澹臺滅明爲問其說亦通

孟之反不伐一章愚按若孟之反者可謂善處功名之際矣使後世功臣知此亦或不至有狗烹之禍

不有祝鮀一章愚按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十二字一氣讀蓋不字貫下兩層而字是進步語

人之生也直邢疏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壽終不橫夭者以其正直故也按邢疏語意最明生指生於世言

與下枉之生生字一例直亦就爲人正直言與下罔字緊對

知之者一章集註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按集註有所得而樂之跟知有此道來明謂樂道就經文直解文從義順

中人以上一章愚按可以語上者爲當其可之謂時不可語上者爲不陵節而施之謂孫

敬鬼神而遠之邢疏恭敬鬼神而疏遠之不褻瀆按此兩截俱解出蓋以鬼神爲虛渺無憑而不敬不可謂知以鬼神可諂瀆求福而不遠亦不可謂知聖言明明兩

義兼舉
知者樂水一章愚按固是動靜爲主然必從樂水樂山
説入者性天之流露最眞也優游爾休動之所以能樂
純嘏爾常靜之所以能壽
知者動仁者靜包氏咸曰日進故動孔氏安國曰無欲
故靜何屺瞻曰周子太極圖說蓋用孔氏之語包氏曰
進故動亦名理也
齊一變一章愚按聖人爲國以道而道亦視其國之人
心風俗以爲難易齊之風俗本不如魯至舉國知有陳
氏不知有公室一搖足卽從之其爲人心可知魯則雖

有季氏之強人心猶未忘公室無與立而有與斃變齊
必先挽回其人心使之亦有與斃之人然後徐議風俗
故齊一變僅可至魯蓋齊之圖治猶後而其救亡爲先
也若魯之風俗本厚於齊王伯厚謂魯政治雖濁風俗
不衰風俗如此人心亦易於爲善故魯一變卽可至道
蓋魯之救政雖難而其因俗甚易也
觚不觚一章愚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齊之
觚不觚也其人亡則其政息魯之觚不觚也春秋一觚
不觚之天下也
井有仁焉孔氏安國曰有仁人墮井按惟仁人墮井則

非常人故只有一從蓋設極難以觀仁者之心也
君子博學於文一章愚按先儒謂此與顏子博約有淺
深之分夏觀川并謂文禮亦異然於經文無據而祇以
弗畔及卓立語意分之夫一念不合道卽畔也必如顏
子之卓立方爲弗畔聖人許人無溢辭猶言回也其庶
乎之類此章與喟然章有分者彼乃顏子縷述聖教自
道甘苦故言博我約我此則聖人摹擬學者用功故言
博學約之一對講一串說爲有殊耳文禮博約無不同
也亦之爲言自對與道爲一而設正顏子未達一間分
位然此原爲泛論若謂必切顏子又痴人說夢矣

子見南子一章孔氏安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弟子
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邢疏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
子路陳天命也王伯厚曰陳自明以子見南子爲南蒯
以傳攷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
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陳說誤矣
中庸之爲德也何注庸常也按鄭康成禮記中庸註庸
用也訓用實優於平常之說詳見中庸篇
如有博施於民一章愚按施濟實仁者之事特博衆則
聖人猶病夫子以立達易施濟以人已易博衆則隨地
隨時可行兩欲字兩而字固在心上說而立達於人已

分上皆有知明處當之實非僅僅一心便了卽能近取譬亦然聖學未有舍事而獨言心者若謂子貢問仁就事上說夫子就心上指出仁之本體硬脫却事一層大謬王罕皆匯參引說約其實到立人達人少不得知明處當四字今人不解遂謂人已之際一欲便了如捏空塑影都無實際此條最可破俗說之訛而王氏之所自按仍與俗說無異總由聖學體用不明蓋夫子言心固密於子貢之心卽言事亦密於子貢之事何也博施濟衆之事有待立達之事具於人已者隨時隨地可行者無所待是子貢在遠處求仁夫子故以能近取譬使其近裏著已以行推已及人之事所謂求仁之方也聖言本實講家必導之使虛可乎

堯舜其猶病諸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易之所以終於未濟也

張惕菴曰欲立欲達有實事在非空抱此心欲之也立達兩項皆兼教養非養則官骸不立非教則性命不立非養則血氣不達非教則智慮不達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愚按孔子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則詩祇三百有餘故舉其成數如此刪詩之說出於史遷未可信也豈有古詩三千以信而好古之夫子至刪其二千七百者乎禮記亦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大小戴去古未遠亦不聞有三千之說矣不然如左傳所引祈招雖有絲麻招我以弓及散見於儀禮戴記汲冢諸書逸句皆極典則夫子何爲刪之或曰非刪奚以逸曰自秦以後典籍之不可攷者多矣其逸於夫子之前逸於夫子之後未可知也韓昌黎石鼓歌云陋儒編詩不收入是亦不信刪詩之說也昌黎豈敢以孔子爲陋儒哉孔氏穎達曰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遷之言甚未可信孔氏蓋得之矣至於刪書史記謂尚書獨載堯以來不

云孔子刪之隋經籍志謂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其善者爲百篇此實想當然之辭然據所云亦祇就虞夏商周之書刪之未言刪虞以前也惟孔安國書序創爲孔子斷自唐虞之說輾轉相沿牢不可破孔氏書序之僞前人已歷言之實不足據且孔子繫易於庖犧至黃帝創制之規模一一謹誌有書可紀而顧刪之哉虞書以左傳斷之皆夏書也蓋唐虞日不暇給至夏方立史官故以曰若稽古冠之設使記於虞史何古之云乎周禮謂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左傳謂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雖若統舉

其辭而堯典以下究必別傳夫子雅言教羣弟子故得永傳於世其他則浸久失傳而非夫子刪之也以秦皇之力焚書之暴不能禁諸經不傳於後謂夫子以一儒生能刪上古之書而使當日天下翕然從之吾不信也

老彭包氏咸曰殷賢大夫邢疏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按夫子本問禮於老聃而禮記曾子問亦言吾聞諸老聃云則兼二人亦無不可邢疏又一說卽老子也則以老彭皆屬之老子合爲一人趙雲菘陔餘叢考遂衍爲陸終第三子自堯以來已有之於商爲彭鏗於周爲老聃且若幻化不測者然則怪矣

何有於我哉鄭康成曰我則有之出則事公卿章邢疏同按以夫子之言斷之爲之不厭誨人不倦一以告公西一以告子貢皆爲自任何忽自謙或者以默而識之爲說然默而識之卽多聞而識予欲無言之類亦未嘗非自任者且就何有語意言之於從政乎何有於答是也何有皆謂不難何獨於此及出則事公卿章顚異若云夫子必謙而又謙則自任爲誨及好古好學皆謬乎或云夫子固言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卽此二章是也不知躬行對文泛言之廣言之故曰未得此就數事專言之約言之故曰何有初不相礙且曰何有於我仍自歉之辭非自足之辭謂於是數者何有於我其他之進乎此者不有於我尚多也此又言外明顯之意仍無害於聖人之謙德也若云夫子一例皆謙毫不自任則所以教子路知之爲知之悉謬言矣

或曰爲誨夫子曾以自任一律訓釋固得之矣至事父事兄事君夫子皆言未能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豈忽以自任乎曰言事君則已委贄爲臣言事公卿則凡周旋應對於公卿皆是語意固不同矣至於父兄分言之所謂事父自指本生之父事兄自指同懷之兄夫子少孤兄孟皮以足疾早逝未能原屬實事父兄合言之

如有父兄在入則事父兄之類凡族屬之尊長皆是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皆入則事父兄之實何不可自任之有推之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唯酒無量不及亂明明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確據以經證經亦可無疑於何有爲自任之說矣

學之不講愚按聖人講學爲躬行之資後儒講學爲爭名之具豈可同年語哉

後世講學但就孔子所言講明而躬行之可矣標宗旨而立門戶何爲也哉王陽明一生大節不愧聖賢但多

講學一事攻之者至比諸異端亦可嘆矣

甚矣吾衰也一章愚按周公可以治世故有待旦之誠孔子亟欲救世故有夢見之誠聖人之心一誠而已矣

志於道一章愚按此章集註最精字字縝密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藝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缺者也先將道德仁藝實際層遞講足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胡

氏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然後將志據依游實際層遞講足其間知此知字爲志字補腦無他岐之惑從志字引起據字有日新之功從據字引起依字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從依字引起游字心亦無所放從游字繳歸志據依又云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是四者有各句實講義有逐句交關義有分看法有合看法一毫凌獵不得缺畧不得此聖功之至密至全者也乃近人或不知道德仁藝爲何物空描志據依游終是一本糊塗帳又有以道字貫者已屬攷造聖言至

於飛提仁字逆提藝字顛倒天吳信手塗抹傷聖人之言孰有甚於此者乎

自行束脩以上邢疏束脩十脡脯也程拳時日鄧后紀云故能束脩不觸網羅註以約束脩整釋之他如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脩其心劉般束脩至行俱如前解此與今集註異者按誨字原泛指不必如弟子之於先師執贄受業者自行束脩以上即夫子所謂人潔己以進也吾未嘗無誨焉即與其潔也以經證經而知訓約束脩整之確也其必自行束脩以上者欲其勉爲受教之誠也

不憤不啓一章愚按啓發之理即在憤悱中三隅之理即在一隅中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一章愚按必如此而後及情非過乎情也聖人無從厚之事

用之則行一章愚按孔子聖之時者也顏淵幾於時者也子路未達乎時者也能於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身體而推廣之自有以窺用行舍藏之理矣

富而可求也一章愚按如不可求小人枉爲小人從吾所好君子贏爲君子語類曾引此說蓋成語之破的者

齊集註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按此處集註就

神饗與不饗說最爲的當可正祭如在章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之訛

子在齊聞韶一章邢疏禮樂志夫樂本性情浹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

夫子爲衛君乎一章愚按聖人如天諸賢如日月星辰當時於衛事議論紛紜夫子亦不便明言賴子貢善問而且善悟夫子不爲一言斷案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

諾集註應聲閻百詩曰字書諾徐應聲方與唯應之速對

飯疏食飲水一章愚按樂字須提起說亦字方著得上

五十以學易何注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

歐陽永叔嘗謂文言大象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爲之韓魏公以爲非而未嘗與辨但對歐終身不言易由今按之大象未知非孔子作至文言繫辭多引易後錯出子曰必非夫子當日手訂或口授門人而著之竹帛者也歐公之疑亦非無謂但必由弟子受夫子之傳所著非後世易師爲之也

子所雅言一章孔氏安國曰雅言正言也鄭康成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集註雅常也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按鄭說似即臨文不諱之意理亦可通但取義狹耳或曰明三者爲正言見修春秋之多隱諱而微言也按此則爲辭外推勘之說亦有曲味又非正義集註理最精當歷觀夫子平生之言本於三者爲多尤確據也或疑雅歷來訓正無訓常者然史記張耳陳餘傳張耳雅游註章昭曰雅素也素即常意又史記淮南王傳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

美雅辭謂常辭也尤雅言訓常言確據若註云雅素常也雅言即史記雅辭之意更典核矣

執禮王伯厚曰葉石林云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一章愚按葉公之問孔子以孔子聖人也實震其所爲也子路之不對葉公亦以孔子聖人也難言其所爲也孔子自視直人焉而已直情樂相循不知老至之人焉而已其所爲何震之有言其所爲何難之有

葉公閻百詩曰葉楚縣名有方城山屈完曰楚國方城

以爲城卽此蓋春秋時楚第一重地宜以沈諸梁鎭撫焉

云爾愚按則可謂云爾已矣邢疏但可謂如此而已矣邢氏明以此訓爾阮芸臺校勘記女得人焉爾乎焉爾者猶於此也此者此武城也若焉爾乎作三字語助則不辭矣此正云爾作如此解之例因悟不知老之將至爲一句是從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貫注到此文氣一住云爾爲一句猶云此也蓋卽此可云豈有他哉何不對之有二字緊與女奚不口神迴氣合若倂作虛字混過神理全失矣

我非生而知之者一章愚按古字最爲緊要有古則必須好好則必敏以求之而生知無可徒恃矣好古敏以求之正我非生而知之確據聖人是實言毫非託辭大抵上古之聖人有生知以開天明道全在於創也中古之聖人雖生知亦必學知以世變功大悉有所因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之本然爾若其當然則散見於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就本然當然說方不將義理與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割成兩件

子不語怪力亂神邢疏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按此條存以俟攷

三人行一章愚按人患不知有我耳我患不知有擇耳擇患善者不能從不善不能改耳師何歉於行更何歉於三人行然則我者師之主也擇者師之範也從與改者師之成也

天生德於予一章愚按以孔子之聖而桓魋欲殺之今人以小善遇小逆者亦何不平之有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愚按此章文字與弟子章確然無異俗講因誤以弟子章爲小學遂謂此章文字與彼處有精粗之分試叩以如何分法未有不結舌噤口者彼

縱强分之亦其揣度影響之辭非聖經本義也說詳見弟子章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一章愚按邢疏以此與上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二句合爲一章余謂明有子曰二字何得謂之衍文此記者因與上文語氣相同故類記之而實各自爲義彼自思聖人君子此自思善人有恆所思愈降所嘆愈深何注謂疾世無明君深得語意觀夫子一則曰善人爲邦百年再則曰善人敎民七年聖人急於救時善人之君乃所深望而善人之政必久乃成當時之君如齊景公之輿發補不足亦得善人之

一節而不能有恆終歸無濟故夫子因善人不可得見乃思有恆有恆亦可以為善人矣講家何舍善人貼身近脉而遠扯隔章之聖人乎緊跟善人則夫子之言明白爽捷遠扯聖人則夫子之言含糊迂闊將何從也

亡而為有謂本未善而為已善虛而為盈謂本空善而為實善約而為泰謂本小善而為大善愈為愈難有恆此無恆所以不得為善人也緊跟上文說的確暢快

弋不射宿邢疏為其欺暗必中且驚衆也

知之次也孔氏安國曰次於生知集註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張惕菴曰集註實字當是蓋

字之誤聞見之知皆實若云此外另有實知是夫子亦以虛渺作事矣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鄭康成曰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求見邢疏琳公云童子難與言非是一鄉皆難與言也按琳說甚長孔子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得舉一鄉而斥之下文人已字明就童子一身而言蓋即闕黨童子之流也本文八字作一句讀便明

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孔氏安國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鄭康成曰往猶去也人虛已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按古注依經文解無不可通且覺離奇指點味更深長

陳司敗孔氏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朱竹垞曰鄭康成論語注陳司敗人名齊大夫

謂之吳孟子孔氏安國曰當稱吳姬諱曰孟子閻百詩曰陳大士云孟子昭公所自為稱也冠吳於孟子之上非昭公所自為稱也後讀孔穎達左傳疏論語謂之吳孟子乃人常言大士蓋本諸此按謂字當解作昭公謂之陳大士解作時人謂之乃微言託刺之意與陳司敗譏昭公語意正合因悟晉之懷嬴秦穆之女也既妻子

圉復媵重耳而重耳亦甘受之獨不思其為姪婦且甥女乎懷嬴之號必懷公被殺議謚之後國人所加不然亦必左氏取而號之重耳顧名思義能不赧然此正謂之吳孟子之類也

子與人歌一章邢疏孔子共人歌彼人歌善合於雅頌者樂其善故使重歌之審其歌意然後自和而答之按合於雅頌是善字柱脚

文莫吾猶人也一章愚按後人不但行非聖人之行即文亦非聖人之文也禮樂射御書數非皆聖人之文乎後人能之否乎無論其躬行也執筆時為之三嘆

若聖與仁一章愚按君子之學學為聖人學為仁人耳顧能為聖人能為仁人者若忘其所以然但共勉夫當然此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之說也學為聖人學為仁人者因效其當然轉覓深慕其所以然此正唯弟子不能學之說也

子疾病一章王伯厚曰太平御覽引莊子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按此或因請禱事附會但所論甚精故存之

奢則不孫一章愚按此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

君子坦蕩蕩一章愚按人生至樂理而已矣人生至苦欲而已矣

子溫而厲一章愚按溫而厲仁義之合德威而不猛剛柔之合德恭而安禮樂之合德

男 本昶香谷 本徵嘉谷 校字

經學質疑錄卷七

漢川秦篤輝榆邨述

泰伯一章愚按王注邢疏引鄭注大意皆主讓周集註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意主讓商僖公五年左傳宮之奇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杜註不從大王翦商之志是集註所本張惕菴曰魯頌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不過言後來翦商之業實始於此耳實始二字文義顯然豈謂大王有其志乎宮之奇言泰伯不從不從大王不許泰伯避位之命耳然大王不許泰伯避位經傳俱無明文實想當然之說硬加

杜註謂大王有翦商之志既覺於義未安則左傳所謂泰伯不從者究竟何指乎惕菴又謂泰伯此時只是讓國夫子因武王纘成業而有天下謂之讓天下惕菴此說實竊之顧炎武然夫子畢竟不言讓國言讓天下豈無的義而待後人作斡旋語乎夫子既未明言渾稱之曰至德中言之曰無得而稱則集註所謂其遜隱微無迹可見渾淪語轉得真詮明下柱脚强索一解恐於當日深心正爾懸絕是為渾沌書眉欲益反損也夫子謂無得而稱後人豈反有得而稱哉說此書者可以思矣

恭而無禮一章愚按禮者求當於理而已矣不學禮則

品節不詳而無成法可守德性不定而爲氣質所牽故有四者之弊勞葸絞皆就已言亂字自屬一例如先軫不顧而唾甯拳以兵諫君豈非勇而無禮則亂張惕巷謂激成禍變非自爲亂不確

君子篤於親一章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按此與上文辭意不屬別爲一章自可但必以爲曾子之言又拘矣

曾子有疾一章愚按此所謂得正而斃也檀弓載子張君子曰終語亦同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愚按辭有鄙倍氣亦有鄙倍人有未出辭而氣已不可耐者無所養故也粗氣鄙而驕氣

倍

有若無實若虛愚按兼就所問看離所問看二意

犯而不校愚按不校卽孟子君子必自反意正顏子克已之實蓋我有以致其犯則自治之不遑何暇於校我無以致其犯則自問可無愧何心於校有謂不校高於自反者坐將自反看輕轉失不校眞詮

佛氏之與吾儒惻隱辭讓羞惡之心大畧相似而迥然不同者在無是非之心所以佛氏以是非爲苦海是以彼之爲教至於無父無君滅性絕嗣而不知其非此其

凡事付之大度亦不見人之爲非已之爲是迹似於顏子之不校而所以不校則如同牀之各夢也吾儒首在辨別是非朗然如黑白之不可易安有祇見已之是非不見人之是非之理安有視已之是爲非視人之非爲是之理卽安有不必得爲在已失爲在人之理然其不校奈何蓋惟恐我有非足以致其犯則我方去非之不遑而彼之犯乃爲允當何容於校卽是果在我非果在人固可以情恕理遣更何容心於校此與異端似乎別以毫釐而實隔以千里矣惟以自反釋不校最眞最確而亦卽不見物我之有間實際也

顏子之心當有所犯固不假於計較而正有省察克治之意此而不字眞際卽從事於斯眞際亦卽克已復禮眞際蓋從事者用功之辭先儒謂而不字在著力不著力之間以從事語意斷之著力分數居多如何可以莊生齊得失之見論之哉

無我者夫子也若以不必得爲在已失爲在人爲無我則夫子於或人之譏其每事問爲不知禮卽不必言是禮矣於荷蕢之譏其鄙哉硜硜卽不必言果哉末之難矣於微生畝譏其栖栖爲佞卽不必言疾固矣且於桓魋之欲殺已正爲不必得爲在已失爲在人之大者何

以言天生德於予桓魋其於予何得失判然如此哉然則孔子爲有我而校者乎孔子所言正爲天地間明得失之理而我無所容心卽爲無我而不校不必言矣豈得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作一渾沌世界方爲無我乎謂顏子惟恐失爲在己可也此克己之說也卽謂顏子視人之失猶己之失可也此成物之說也孟子所論三自反大舜之負罪引慝皆是如此悉可與不校之旨相參斷不可謂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說成孔子作如來佛顏子作觀世音則大謬矣

可以託六尺之孤邢疏鄭注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周

禮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七尺二十六尺十五也

士不可以不宏毅張惕菴曰李安溪云此三章語氣一連昔者吾友懷顏子也君子人與憶子路也士不可以宏毅總承上二章言學者欲希賢希聖當學顏子之宏子路之毅也

興於詩一章愚按志於道章於字是確然指其用功之序此章於字是恍然悟其得力之由

民可使由之一章愚按堯典謂平章百姓百姓昭明百姓者百官也昭明知之也黎民僅曰於變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百姓謂百官說詳孔氏正義書疏

好勇疾貧一章愚按好勇疾貧之亂陳勝吳廣之禍是也疾惡已甚之亂甘露白馬之禍是也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一章愚按王安石不信周公吐哺握髮之事卽其驕吝之根也摧驕謙而已矣破吝恕而已矣

不至於穀孔氏安國曰穀善也集註穀祿也按穀訓善則不至不易得均費解集註解實本孫綽晁朱竹垞經義攷亦與憲問恥章孔注穀字解同文從義順矣至與志古文通用不必疑也

篤信好學二句愚按集註學守渾說時講以篤信好學屬知守死善道屬行固以好學僅指格物致知但夫子言學兼知行者多此處以兼知行爲是善道亦知至行盡耳信學守雖分三項却只是一個道篤信好學守死雖不可缺一却終歸於善其道下二節四道字明跟首節道字則以善道爲主議論方有歸宿

不在其位一章愚按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可與聖言相發

師摯之始鄭康成曰始猶首也按始字不指在官之初猶言正樂之始耳正樂雖在夫子而實賴師摯故云師

摯之始其言始者對正樂之全而言蓋正樂雖兼雅頌實以關雎爲始也若云在官之初則師摯在官始終樂必皆盛何獨言其始耶

關雎之亂鄭康成曰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按鄭注解亂字最明謂關雎之聲雜於鄭衛師摯能理其亂故謂之亂猶之亂臣以治亂爲亂也史記孔子世家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正義曰亂理也文選甘泉賦亂曰注亂理也所以發理辭指總撮所要也亂之訓理合諸解而如一然則鄭注殆不可易

樂記復亂以飭歸復亂以武亂字古皆訓理不訓卒章存疑謂樂自始至終皆盛舉終以該始說約又謂樂至第四節歌關雎始盛條辨宗之謂若非就其條言夫子不應獨舉關雎此皆不得事理之實者也夫子有論樂之全者如語魯大師一章是也有專論雅頌名如吾自衛反魯一章是也此自就師摯能理關雎之亂一事而言語意明顯完全安有如舉終該始及獨舉其盛猜謎影響之說果如此則夫子之說掛漏欠缺必待後人之幹補矣若論樂必舉其全他日何以又獨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乎以經證經而知鄭注確矣

亂自確然訓理非卒章之說若訓卒章則歌關雎葛覃卷耳三章章之卒實在卷耳台召南三章而言卒章更在采蘋如何舍采蘋言關雎若云至關雎始盛當云關雎之際不當云關雎之亂矣若云舉關雎包葛覃五章夫子兩章語言皆須幹補矣其兩言關雎者必關雎獨爲所亂而待理也此正樂之一端也史記關雎之亂亦本論語爲說至鄭康成乃有確解

解書之弊最患添設而轉失本義如始本訓首添設在官之初以爲思師摯則在官初終皆可思矣必初乎亂雖有訓卒章者如韋昭國語註此處却專訓理不訓卒章訓卒章則必添設樂之盛樂之全諸說而聖人專正關雎之樂之旨反晦矣

始訓首自有以次而正雅頌一層在可見鄭注之精訓在官之初此義落空矣

洋洋乎盈耳哉樂記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

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按夫子論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實與洋洋盈耳之旨相發蓋關雎未理之先雜以鄭衛之音流辟邪散志微噍殺皆有之旣理則陽而不散而無流辟邪散之淫陰而不密而無志微噍殺之傷洋洋盈耳所謂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者也觀此可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亦就正樂聲音上論

狂而不直一章蘇氏曰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

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按馬之蹄齧指狂而言善走指直而言不善者指侗與悾悾而言馴指愿信而言蘇氏本屬分配語人多混看蓋狂者高明之病侗與悾悾者沈潛之病本屬不同又蹄齧實馬之病但蹄齧亦有善走者尚可駕馭成材其實蹄齧不善走者儘多如狂而不直一種亦儘多眞棄才耳若論馬之正理則以不蹄齧而善走者爲上所謂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人誤會此語動曰蹄齧者善走將蹄齧善走合而爲一若舍蹄齧之外無善走者於是旣以蹄齧自處復以蹄齧取人見小兒之頑劣者則曰佳子弟也流俗之放恣者則曰大才人也由是人已少長之間一以蕩規滅矩任性猖狂爲善卒之身敗名裂自悞悞人皆由於此實悞解馬之蹄齧者必善走致之也或巧辯之曰亦謂樂得大蹄齧者而駕馭之斯善走耳不知蹄齧而服駕馭者十會不得二三孰如本不蹄齧而駕馭之縱不能如騏驥一日千里猶可無覂駕之憂乎蹄齧本屬馬之病世人反誤爲馬之德顛倒錯亂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故詳言之以爲人心世道之勸

狂而不直與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原屬兩種病痛吾見有以一人而備此三病者尤不知之矣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何注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邢疏汲汲如不及猶恐失之也況怠惰而不汲汲者乎按余前數年卽作如此解猶恐者戒辭非形容語也學如不及四字一頓已將好學者之心狀出下句乃聖人作危辭以怵之蓋謂以如此之好學吾猶恐其一念少疏而或失之也況學之不能如此者乎字字是實境非虛就好學之心而言夫子謂回之爲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可見至難必顏子方能之子夏謂曰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不勝羨慕之至可見子夏亦或忘其所能矣學者

必知此闕最難方可痛加檢點夫子一片汲引婆心乃
得著賓若謂而其心猶悚然惟恐其或失之然學者當
如是也虛摹心境全無氣力且必於猶恐之上添更當
二字語意方員二解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大哉一章愚按其大之體與天同體其大之用與天同
用其大之包涵處則民無能名其大之發露處則成功
文章並著
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張愓菴曰巍巍乎是贊堯
不是贊天按上大哉下蕩蕩乎巍巍乎煥乎俱屬贊堯
此自係一例語有謂必指贊天者謬

舜有臣五人二節愚按此章專論周才孔子於周稱斯
末節言周德可見武王一節記者全爲斯字立案因有
唐虞之際四字乃原敘舜有一節在前雖不可說倒却
須分清賓主得原敘之神下意爲因盛見難才難是定
盤針貪照盛字忘却難字更錯又不可擡高虞周硬將
夏商貶駁亂臣二字緊與末節以服事殷針鋒相直不
能貫注末節便成贅語
有婦人焉孔氏安國曰謂文母劉氏曰子無臣母之義
蓋邑姜也顧炎武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陳師
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而太姒邑姜自在
宮壼之內必不從軍旅之事亦必不并數之以足十臣
之數也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方
且以用婦人爲紂罪矣乃周之功業必藉於婦人乎此
理之不可通者或文字傳寫之誤也
周櫟園書影近人識小編謂古本論語有婦人作有殷
人謂膠鬲也蓋古殷字與婦字相混而誤按櫟園疑殷
亡鬲遯實未臣周而婦亦必非邑姜當闕其疑一日與
吾友宋翰樵論此翰樵曰殷字於義爲可從櫟園知殷
亡鬲遯爲未臣周不知膠鬲舉於魚鹽之中實文王舉
之於殷也人物考云云朱子集註亦同諸書所載盟四內

索玉版期甲子事雖難盡信其舉必由文王可知舉由
文王即謂周之亂臣自無不可然膠鬲實心純乎殷者
也故夫子特以殷人表之即稱殷有三仁之意且作殷
人並下以服事殷消息亦動至殷訛作婦乃古文二字
相近因以致悞不足疑也不然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
君夫人夫子修春秋必謹書夫人顧於開國之母后直
以婦人斥言之乎按如常解既確有可疑所引說雖較
長終有改經之嫌總以闕疑爲是
以服事殷程拳時口義說云禹貢五服之內所封諸侯
朝貢皆有時各依服數以事天子故曰服事按此解最

確服猶弼服五千之服謂土地也蓋以三分有二之土地事殷語頗意足若作心服之服恐與事字犯複而以服事殷句法又覺少欠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孔氏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

而盡力乎溝洫王伯厚曰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險掌之古者內爲田廬外爲溝洫在易之師寓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如入無人之境悲夫閻百詩曰陳龍揚亦言自溝洫廢而長城興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注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令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趙甡菘曰史繩祖學齋佔畢利固聖人所罕言至於命與仁則論語中言仁者五十三條言命者亦不一而足此豈罕言者蓋謂子之所罕言者惟利耳而所與者乃命與仁也猶言許命許仁耳按此條存以俟考

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康成曰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按此全是美並未嘗惜所謂不成一名而已正見其大也

執御乎執射乎王伯厚曰說苑謂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亦正心修身之法

麻冕孔氏安國曰緇布冠也邢疏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程拳時曰論語纂箋冕者天子至大夫之祭服冠者自天子至庶人之常服也冕何可以冠名之按士冠禮陳服緇布冠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緇布冠明有專主以註麻冕殊混

子絕四一章葛屺瞻曰四者不指惡念即好念亦著不得成心未化便是私心惟聖人方能絕之按集註所云是就常人意必固我言俗解誤會謂四件極粗果如所指何待夫子始絕宜以葛說正之

子畏於匡一章愚按道廢在一時而喪在千古故道可廢不可喪夫安於匡人之圍者猶天之陰晴顯晦任其自然而已必不被匡人之害者猶天可陰晴顯晦必不可以顛覆傾頹也逆知匡人之圍已而避之爲不順天不順天非聖人也或慮匡人之害已而少有動於中爲不信天不信天非聖人也

大宰問於子貢孔氏安國曰大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邢疏鄭云是吳大宰嚭也以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又子貢嘗適吳故大宰問之按鄭說爲有根據可信

牢曰邢疏家語弟子篇云琴牢衛人也字子張按論語弟子直書名者二一曰牢一曰憲大抵皆自記之辭此外皆以字書至哀公問於有若爲對君宰予晝寢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爲示貶皆變例也柴也愚四句則夫子之言耳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愚按此即君子以人治人之意兩端即具於所問之中竭之而未嘗益以所知也蓋其兩端非空空之所能損叩而竭之初何假於夫子之知乎不仍無知乎

夫子循循然一節愚按仰鑽瞻時亦非竟離文禮至夫子乃見善誘博即高堅前後察之惟精者也約即高堅前後守之惟一者也

欲罷不能至卓爾愚按此四句正形容善誘之妙惟其善誘所以欲罷不能不曰吾才既竭而曰既竭吾才實善誘者竭之也至如有所立卓爾而誘之能事畢矣下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乃另作轉關語以致與道爲一之思則欲罷不能至卓爾四句皆承上起下筋脉結聚處人多混看欲罷不能固指博約亦兼仰鑽與瞻蓋仰鑽與瞻係顏子用功獨得之處始終皆然時講只項博約忘却仰鑽與瞻首節成贅語矣

連言仰鑽瞻忽亦係語誤應作仰鑽與瞻忽豈可作一項

由之行詐也愚按子路之詐只在見理不明上與他人之詐不同所謂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且亦就夫子責之而然非子路眞行詐也語須善會

沽之哉三句愚按沽之哉沽之哉自是說沽我待賈者也自是說待賈兩兩開說具見聖人用行舍藏妙用時講謂待賈正是沽即市心也焉可以擬聖人

子欲居九夷愚按天地之氣以漸而開九夷本有變動光明之理觀吳楚之通於上國及魏晉以後時亭可見況其風氣淳樸尤爲近古較中國施教更易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孔子嘗嘆之矣欲居九夷復申言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見天地之氣必有所藉以開而不可以終秘此聖人之微意也遼史世表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天地人之初一焉耳矣天動也有恆度地靜也有恆形人動靜無方居止靡常天地流行主蓄泄二氣無往而不達亦惟人之所在而畀付焉庖犧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孫衆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無窮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孫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可以破一孔之見矣

吾自衛反魯一章東陽許氏曰古之樂章既各有體製亦各有音節孔子之時相錯失倫故爲之更定使復其本按以後人之意見解書不如以孔子之本義解書此章本義何在專論樂非論詩也樂正二字乃定盤針雅頌猶言雅之樂頌之樂耳雅頌與樂字決非兩項惟以論樂爲主自專主聲音而言樂記謂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是也所謂正者奈何夫子嘗言之矣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可見當時雅樂爲鄭聲所亂而頌亦如之此不得其所之實夫子正其聲音雅頌之樂皆得其所矣所以語魯大師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

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此雅頌各得其所之實也至於鄭聲則煩手淫聲五降猶彈與翕純皦繹音節迥乎相反故同一雅頌樂章以鄭聲音節亂之則不得所而失其正各還雅頌本音之所即樂正之實也其必待自衛反魯之後者大抵雅頌譜調既失亦由周流四方參互考訂而始全而六十耳順以後聲入心通乃於樂律更精也自來解此章者惟許氏得其大旨其他皆以篇章次第爲得所夫篇章次第此時現有國史小序可據無待於正至於正名分之說尤不可通蓋詩歌有宜當時明知之而故僭之既非因失所之故且如三家以雍徹夫子豈能使之不以必此而後謂之樂正勢有所不能行矣或又據周官儀禮春秋內外傳所載詩歌之用如大學宵雅肄三而燕享用之飲射又用之鐘師奏九歌而肆夏則止於及庭驚夏則僅於公入之類繁稱博引以爲雅頌各得其所之實此以之搬衍腹笥家當則可與夫子立言之本意正隔或曰奚以言之曰如以各適其用爲得所則一司樂之工人足矣奚必夫子

樂正莫確於音節之說亦莫雜於音節之說蓋訂篇章正名分及各適其用諸說皆可憑書傳以意佐證至於音節則古樂已亡得所無可指實但就夫子所論翕純

皦繹之言證以樂記亦可得其彷彿記曰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數語尤爲雅頌得所鐵板柱脚葛屺瞻亦云鄭聲譜調奏之亦是鄭聲孔子所以謂之亂而惡之必起而正之也若夫鄭之詩則史遷所謂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舞雅頌之音如以鄭聲淫即坐之於詩則鄭聲亂雅亦將指雅詩爲淫可乎

或曰正樂不指定名分則太師諸人何以於樂正之後

俱去曰近有謂摯千諸人因齊人歸女樂正樂廢棄不用而去者亦有見惟與孔子正樂年分不合蓋齊人歸女樂在夫子未去魯之時而正樂在夫子自衛反魯之後師摯此時尚在魯必非因歸女樂而去但夫子正樂自以音節爲主而雅鄭不亂樂正則人心一正作樂之人不忍舞佾歌雍之僭而去揆之情事亦合說自兩不相礙

方樸山困學紀聞注雅頌非指詩篇乃指樂音耳閱之實獲我心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愚按此自當依史記爲衛靈

公而言

譬如爲山一章愚按精神固在兩吾字成字亦不可略凡爲者未有不要於成者也吾止者雖虧一簣不得爲成卽不可謂爲吾往者雖覆一簣期於必成何所不可爲

語之而不惰者一章愚按博文約禮卽語之也欲罷不能卽不惰也

子謂顏淵曰一章包氏咸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集註因之按陸象山謂止爲止於至善之止不知止字對進字看進到聖人亦豈有止時

苗而不秀者一章愚按放輕苗秀責重秀實看得而不字淸爾有矣夫自加倍森竦

後生可畏一章集註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程拳時口大戴禮脩身篇曾子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

巽與之言闇百詩曰左囍石謂變法語而巽以與之言乃曲形化導之意最得與字之神按自來解此句者與字多忽此說得之

匹夫邢疏士大夫巳上有妾媵庶人賤但夫婦相匹配

而已故云匹夫

衣敝縕袍孔氏安國曰縕枲著邢疏玉藻纊爲繭縕爲袍鄭元云纊謂新緜縕舊絮也孔云枲著者雜用枲麻以著袍

不忮不求二節愚按嘉子路與進子路始終無二念也夫子稱子路之何用不臧特臧於忮求者耳豈遽足以臧乎故爲終身誦者引而申之而非別益一解也

不忮不求二句王罕皆日前不添詩云後不另找句當年偶爾會心衝口而出嘉予之中正復深情無限但將詩句作意長吟下節兩重早巳對照按王氏所見實超

於呆在句下講說之輩但猶爲籠統語只將忮求坐實抉出不堪情狀剔出二不字身分覺不忮不求者之臧已勝於忮求者之不臧則何用不三字與下何足以三字早一鼻孔出氣而終身誦之之固反詞而出矣

歲寒一章閻百詩曰驥不稱其力章從驥說入勉爲驥者之意居多此章從歲寒然後知說入勉知松柏之意居多按此最爲通論王罕皆謂知字只當見字看專主勉人爲松栢意非不正而非經文本義明係知字如何改作見字吾解書知有經文耳不知其他也

男 本祖香谷 本徽嘉谷 校字

經學質疑錄卷八

漢川秦篤輝榆邨述

孔子於鄉黨二節愚按鄉黨全篇冠以此二節一處一出言貌之不同已爲時字立定兩幹鄉黨宗廟朝廷緊對勘得二項分位懸殊實際恂恂便便具光自出其在二字是緊從於字剖判出來似不能言者正形容恂恂如也謙遜之實唯謹爾正形容便便言中節之妙恂恂如也二句正還得於鄉黨分際一毫非有所減便便言二句正還得其在宗廟朝廷分際一毫非有所加須知此處形容較禮記所載父黨無容及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言語之美穆穆皇皇等語加倍切實凡看鄉黨文字皆當審其與禮書別異所在蓋一則泛記之文一則親炙之美也

愚聞之先父道州府君曰惟其恂恂不能言不足形容聖人故著如字似字凡言如似者皆此類所謂畫月者渲旁天君僅就實字刻劃只成土木相

孔子於鄉黨愚按鄉黨古注未及集註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自宜指魯而言蓋自防叔來奔親族必盡適魯防叔於孔子爲曾祖在魯已四世鄉郎史記孔子世家所謂昌平鄉郰邑論語所謂闕黨此竟與宋何涉孔子

嘗言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又曰其服也鄉蓋謂服隨其鄉耳非以宋爲鄉黨也近有據此謂孔子於魯與宋皆爲鄉黨者騎牆已甚矣

恂恂如也王氏弼曰恂恂温恭之貌集註恂恂信實之貌按後漢書召馴傳德行恂恂召伯春此温恭之說也漢書李廣傳恂恂如鄙人此信實之說也二說兼似不能言之義乃備

朝一節愚按上章便便言之謹卽侃侃誾誾之脈與下大夫言集註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按集註引王制之言甚確孔子在魯實下大夫蓋大國三

卿魯之三家實爲司徒司馬司空是卿卽上大夫三家之外不可增一左傳季氏謂臧孫紇曰子爲司冦孟子曰孔子爲魯司冦是魯只有司冦史記誤加大字家語又踵史記之訛閻百詩辨之甚明孔子爲下大夫的確無疑蓋大字惟天子六卿加之所以異於列國也魯司徒司馬司空尚無所謂大司冦位在司空之下何大之有王制又謂下當其上大夫先儒謂下大夫之上是也非真上大夫蓋上大夫即卿矣左傳國語上大夫同

侃侃如也孔氏安國曰侃侃和樂之貌誾誾如也孔氏安國曰誾誾中正之貌集註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按許氏之說較長

君在馬氏融曰視朝也按視朝自兼治朝燕朝始備蓋視治朝則夫子方拜堂下及升成拜君徧揖之君之在因極其尊嚴及退適路寢聽政而視燕朝則夫子有所復逆其拜堂下乃升成拜如初禮君之在更覺其肅穆其治朝燕朝俱有堂俱得入之說詳見入公門章

踧踖如也二句馬氏融曰踧踖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按中謂踧踖之得其中適謂踧踖之得其適

君召使擯鄭康成曰有賓客使迎之按諸侯相朝爲賓卿大夫聘問爲客下文明言賓鄭渾言賓客誤矣邢疏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賓字最淸而不言係何擯

江愼修鄉黨圖考魯侯國擯宜四使擯者使夫子爲承擯而攝上相事蓋以揖所與立左右手斷之知夫子爲承擯承擯居中故揖必左右也以趨進及復命斷之皆上相事知夫子爲上相周禮秋官司儀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聘禮疏云送賓是上擯則卿爲上擯孔子爲下大夫得爲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擯若定十年夾谷之會令孔子爲相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邢疏諸侯自相爲賓之禮按邢疏最確蓋兩君相見交擯傳辭諸臣來聘旅擯不傳辭經言左右則傳辭可知爲兩君相見明甚江愼修以孔子在

曾無諸侯來朝之事或有他國大夫來行小聘其易旅擯爲交擯由當時不能如禮夫謂當時不能如禮已屬想當然之說且行之者孔子也豈孔子亦隨當時行無禮之事耶據春秋疑論語亦知春秋從三傳錄出非當日之全本耶

趨進邢疏疾趨而進江愼修曰聘禮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擯者進卽趨進之進不言趨者省文耳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故必當趨所謂釋辭也其不記辭辭無常不能記有常不必記也蓋如左傳成三年郤

克趨進之類

必復命邢疏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復鄭注公旣拜賓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江愼修曰當時爲擯者或不復命孔子則必復命也吾友宋翰檻曰凡所引俱屬聘禮諸侯相朝之禮可知不可謂論語所載係聘非朝反於禮文轉多齟齬

入公門愚按明堂位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注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江愼修曰魯庫門擬天子之皐雉門擬天子之應余謂以入之始言公門庫門也適下二節過位升堂言之則兼雉門路門也

立不中門愚按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此爲明堂視朔之禮然推之朝門亦惟君可立於其中矣玉藻又謂賓入不中門入且不中立之不中可知也曲禮爲人子者立不中門夫子之事其君其猶孝子之事其親與

行不履閾邢疏閾門限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集註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曲禮注由闑右臣統於君疏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此大夫

士是臣臣皆當統於君不敢自由賓故出入君門恆從闑東也江愼修曰有謂入以東爲右出以西爲右者未見此注疏耳按此則饒雙峯閻百詩之說俱不可從但朱子語類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右扉之中也閻百詩曰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朔此在國之陽之明堂豈屬平當朝門若朝門未有不洞啟兩扉者按玉藻注左爲陽陽爲正闔非月之正故闔左而由右據此則朝門無常闔左扉之理江氏鄉黨圖考頗稱該博而於此不辨又何疏也竊意士大夫之由入自以曲禮疏專由闑右爲正君之左扉亦常不闔不待賓至

姶啓處於禮文兩得之然此實無確證存以俟考
過位包氏咸曰過君之空位邢疏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注人君視朝所宁立處疏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按此惟治朝有屏有宁過位謂過治朝之位者其說有徵矣江慎修曰晉語絳之富商韋藩木楗而過於朝是凡民可以車往來則外朝在庫門之外亦不常有君位按不常有君位之說亦江氏想當然之辭以伸巳治朝君位之說耳其實既名曰外朝人君亦必有嘗立之位過之者在夫子未必不肅然起敬也禮下公門夫子入公門卽鞠躬而謂儼然過君

外朝之位曾無所槪於心必待治朝門屏之宁始動念乎
攝齊升堂愚按存疑謂燕朝之堂汪武曹曾辨其非甘馭麟力主汪說至江慎修復申存疑之義力謂治朝無堂然於經實無確據按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皆謂路門外之治朝詳東上北上之文使非有堂有階何得以上爲言豈得據後來鄭注文王世子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一語遂并周禮經文而沒之乎且君揖羣臣旣在治朝臣之拜君又屬燕朝設於君退燕朝之後無事見君則臣可始終不向君一拜且安然受君之揖而退有是理乎以情度之每日見君之拜當於治朝之堂下旣升成拜君乃揖之而退則所謂揖經雖未明言答禮其爲答禮可知不然臣未拜君君先揖臣冠履倒置孰甚焉至於特見及燕禮之拜當於燕朝之堂下自可兼用存疑及江氏之說然則過位亦以兼外朝治朝爲備葢過位升堂皆記者撮舉之省文執一以求之必於禮文有不備之處
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康成曰春朝受摯

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郊特牲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廟中當依而立之覲推諸當宁而立之朝則不下堂可知宁在治朝則治朝有堂可知
沒階趨進邢疏下盡階則疾趨而出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阮芸臺校勘記經義雜記云陸氏說謬史記孔子世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自兩漢以至唐初皆作沒階趨進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
復其位孔氏安國曰來時所過位按位字明有來歷猶

言復過其位也不言過者省文也其必言此者始終敬
君也踧踖之容本因君在而然今於虛位亦然見敬君
之一也蓋使其降燕朝之堂而出則復過治朝外朝之
位同一踧踖即僅降治朝之堂而出惟復過外朝之位
無不踧踖江愼修謂復其中庭北面之位皆支辭也
此章入公門兼庫雉路三門過位兼外朝治朝二位升
堂兼治朝內寢二堂復其位亦兼治朝外朝之君位余
嘗十日思而決斷如此惜不令汪武曹江愼修諸公見
也
執圭考工記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疏此

謂上公之臣執以覜聘若兩諸侯自相聘亦執之侯伯
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按圭非命圭前人曾辨
之魯侯國夫子所執之圭宜以六寸
享禮鄭康成曰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按方望
溪周官集註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
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其於諸侯亦用
璧琮耳公侯伯享諸侯亦用璧琮子男享諸侯則用琥
璜聘之圭璋必還享之璧琮則受諸侯使大夫聘而行
享必無用圭之事鄭注鄉黨云既聘而享用圭璧邢疏
引小行人文不能辨正大抵邢疏長於引證短於攻辨

在善讀者擇取之耳
君子不以紺緅飾孔氏安國曰一入曰緅紺者齊服盛
色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邢疏考工記五入爲緅今孔
氏云一入未知出何書爾雅一染謂之縓檀弓練衣黃
裏縓緣孔氏似讀緅爲縓按邢因孔氏一入爲緅之誤
因改經文之緅作縓以就爾雅檀弓之文未見其確也
江愼修曰紺緅皆赤黑之間色不以爲飾者謂非正色
也飾必用正色如深衣篇純以績純以靑純以素是也
不以紺緅爲飾猶之不以紅紫爲褻服耳此解較長若
謂緅當讀縓練服庶合而齊服賓元冠元端未聞用紺

者豈紺亦當讀元耶或疑五入爲緅明載考工不得指
爲間色不知靑黃赤白黑五者之外皆間色也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江愼修曰緇衣羔裘乃
諸侯君臣視朝之通服俗解緇衣取象臣北面君南面
亦緇衣又何以說乎又儀禮士祭元端大夫祭朝服朝
服卽緇衣羔裘兼朝祭義始備諸侯視朔皮弁服皮白鹿皮
聘禮賓皮弁聘君皮弁迎賓於大門內既服皮弁則必
素衣麑裘矣俗解白以昭忠信見精白承休之意陋矣
惟黃衣狐裘象其時草木黃落此說猶可臘祭報士用
黃亦見黃冠野服之風禮君用純物臣下之袖飾異皮

則夫子羔裘等亦當有他皮飾袖論語不言者省文耳按此節集註既畧邢疏繁而反不備因節約江氏之言如此庶幾簡而明也

狐裘之用不同嚴氏粲曰狐裘有白有青有黃狐白所謂錦衣狐裘諸侯朝天子之服狐青臣下之服黃衣狐裘祭服檜風所謂狐裘以朝乃檜君好潔衣服故以朝天子之狐白爲朝臣下之服而所宜朝臣下之服爲羔裘特以之逍遙耳按此則論語之黃衣狐裘專屬臘祭自確而狐貉之厚以居之狐則狐青也不可混而爲一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孔氏安國曰今之被也毛西河曰說文被寢衣名寢衣即被明甚乃狃一衣字而謂著時所寢毫無典據且以身半之衣綿戾足下既不能衣之就寢然寢後又不可衣眞爲强解按江愼修以衣必有袂疑被之說然則被字及衾裯字何以俱作衣旁豈被與衾裯皆有袂乎就被字從衣旁決之則寢衣之即被彰彰然矣或疑必有者特設之辭若被則人之所同何言必有余曰此未詳文義也必有直質長一身有半而言蓋寢衣人之所同長一身有半夫子之所獨此聖人愼疾之意人之生也陽欲宣而陰欲秘人之臥也首欲露而足欲藏寢衣短則足易露故以長一身有半固之此養生之確義也或以必有二字與必有明衣文義相同鄉黨中文義相同者甚多如也一項凡十有九皆將取而聯之乎

尹子孝巳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按衣與枕類舉即被也亦被名寢衣之一證

齊必變食孔氏安國曰改常饌集註不飲酒不茹葷按集註說本莊子六經實無明文且葷指葱韭之類非謂肉食也周禮膳夫王齊日三舉何嘗有不飲酒不食肉之說不飲酒食肉自是後世之所謂齊趙雲菘會詳辨之

食不厭精至祭必齊如也邢疏此一節論齊祭飲食居處之事按邢疏蓋合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通爲一節最確以齊起以必齊如結尤屬天然關目夫子周流列國能不食沽酒市脯乎惟齊則加謹焉以絜清其氣耳

不時不食鄭康成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按鄭說最確即禮運所謂飲食必時也蓋不時即就食言語員意足非必於不時之上添指何物也毛西河曰雖非聖人亦無食生穀啖妖果者

不使勝食氣邢疏氣小食也阮芸臺校勘記說文無餼字氣即餼字

不多食孔氏安國曰不過飽閻百詩曰不撤薑食不多
食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語通章不食俱專指一物
何獨此而忽泛及耶亦不倫矣按閻氏之說爲優
雖疏食菜羹瓜孔氏安國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邢疏
王藻云瓜祭上環按古注最確
問人於他邦邢疏問猶遺也曲禮云凡以弓劒苞苴簞
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鄭康成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
君嘗食者然按鄭氏語極渾洽一若字尤妙蓋非眞嘗
食也邢疏君祭先飯是非客之禮然非客之則有宰夫

嘗食夫子不得先飯矣江愼修駁之極允但謂客之則
已當祭此不言者或是君未有命或是記者畧之亦於
書旨未合程光國鄉黨經傳通解此之侍食疑於似客
非客曲禮敵客先祭降等後祭君祭若以降等之客處
子導之使祭夫子因先飯以辭優禮其不敢當客禮在
此說於禮文頗洽與鄭謂若爲君嘗食者然閻百詩謂
不待君命之祭諸說皆合儀禮士相見禮疏示爲君嘗
食此謂君與臣小小禮食法仍非正禮食正禮食則公
食大夫是也此尤於侍食有分辨蓋公食大夫則純乎
禮食辨擩於豆辨擩於鉶無不祭而先飯之事

疾君視之東首毛西河曰玉藻君子居恆當戶寢恆東
首是平時臥寢無不東首者若君來視疾則論語與儀
禮及喪大記皆云寢東首蓋以室制尊西君苟入室必
在奧與屋漏之閒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
意疾在平時當受生氣曾面君而受生氣乎
居不容孔氏安國曰爲室家之敬難久邢疏不爲容儀
阮芸臺校勘記唐石經容作客經義雜記云居不客言
居家不以客禮自處邢疏云不爲容儀夫君子物各有
儀豈因私居廢乎段玉裁曰寢不尸惡其生之同於死
也居不容嫌其主之類於賓也按此說於義頗長但今

本既係容字只得順容字立說而此義則不可不知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馬氏融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周
氏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邢疏此言孔子審去就也翔
而後集一句以飛鳥喻集註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
飛去迴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
當如此按集註專就鳥說最確蓋此二句乃記者爲有
下節先經起案正如先記唐棣之華一節於未之思也
一節前之例正不必有闕文之疑
子路共之何氏晏注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按董氏
及義府說云共者向也衆星共之子路拱而立皆向之

義拱向原非有心雉遂長鳴而作故引之以爲色舉翔集之證其說最確

男 本祖香谷 本徵嘉谷 校字

經學質疑錄卷九

漢川秦篤輝楡郎述

如用之邢疏言如其用之以爲治按此最是如字神理若非爲治則夫子之於禮樂未嘗斯須去身豈待作商量語俗解不得其說謂如字只作若字若字獨非商量語乎

皆不及門也鄭康成曰皆不及仕進之門集註此時皆不在門按集註爲優

德行一節邢疏鄭氏以合前章皇氏別爲一章按集註從鄭是也或仍據史記年分謂冉有仕季氏未從陳蔡

以申皇氏之說閻百詩又謂家臣員輕故可暫捨師門誼重仍須省侍是仕季氏之時復捨而從陳蔡此皆拘信史記之過爲此遷就曲說使史記年俱可信則顏子眞後伯魚死夫子所謂鯉也死果如王肅所謂假設之辭矣亦焉有此理乎故凡讀史記諸書必以論語爲斷

德行本也言語幹也政事枝也文學華也觀聖門之序四科可以知所先後矣且聖人之教惟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德行之分著者也所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也設舍德行而爲言語政事文學直亂世之事豈孔子之所爲教諸子之所爲學哉後儒因有此四科之分遂

將德行專作一事往往不足於言語以下諸子之所爲亦適見其陋而已矣

史記謂學者多稱七十子譽者或過其實毀者傾損其眞然以子貢大賢遷僅云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辨又復載之貨殖傳其於性天一貫之學猶劍吷也至以鬭止字子我訛爲宰我與田常作亂安見毀之不損其眞哉閻百詩曰宰我作亂之誣小司馬大蘇皆各爲辨正余更愛洪容齋一說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必夫子歿後所談不然師在無各出意見議論之理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見矣此爲尤妙蓋從虛會

出云趙雲崧亦曰東坡明宰予之不黨於田常不知宰予本無被殺之事至韓非子難言篇宓子賤不鬭而死人手宰予不免於田常皆戰國之游談不足憑也續博物志載論語考讖云邑名朝歌顏子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蹷墮車附會更覺可笑然諸賢之遭誣者正不一而足家語孔子北遊於農山云云回志卽與端木仲氏異何至比之薰蕕堯桀子路卽氣象率爾何至抗手而對又何至以升堂之賢如回云云猶不知夫子何選竟與愚憒無異其誣甚矣子貢與原憲問答出莊子讓王篇本屬寓言而韓詩外傳等書衍之其云孔子旣沒此時子貢已聞性與天道何至出此不知之言且富而無驕子貢早年已然豈忽以裘馬紈袴誇耀於狷士之前乎其不足信審矣朱子引謝氏子貢晚年進德極於高遠之語斯爲定論其他異說紛紜難以悉辨姑舉數端庶有識者類推知所去取焉

隋靖節史述回也早夭賜獨長年按顏子早夭人共知之端木長年未知何所本

王伯厚曰夏侯湛贊閔子騫云聖旣擬天賢亦希聖周子前已有此語矣

閻百詩曰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三時子游年十八子

夏年十九卽以文學名按此亦依史記年分爲說然大約亦不相遠可見聖門諸賢皆有天授以孔子比之諸子固所不及而悉皆臯夔稷契之選也唐虞君臣成周父子孔門師弟天地元氣會爲三絕後人訾謷諸賢者切宜愼之

回也非助我者也一章愚按不說可以爲助如樊遲未達告以能使枉直之類說亦可以爲助如子夏起予之類惟無所不說則無所爲助助主於生我之新無所不說新皆其新矣先儒云時雨沾潤欣欣向榮可想見顏子之新助主於益我之故無所不說故皆其故矣語類

云根本有默契處可想見顏子之故

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氏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集註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按如陳說則是人不間於閔子騫非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矣殊與經文不合集註文從義順矣毛西河曰從來間字無作異字解者不知集註無異辭即不非間之意又譏集註佻巧今讀之但覺穩愜不見佻巧如此洵西河之好議論也閻百詩曰湛園未定稿弟子無有以字稱者稱閔子騫是直述時人之辭此解更足員集

註之說毛氏斥其新而又新並爲佻巧夫解書惟其是耳何新之足嫌哉

論語摘輔象子貢山庭斗繞面有異相性至孝大抵聖門皆以孝爲本觀有子之論可見閔子騫獨以孝稱者因所處更難耳宋韓魏公告英宗曰自古聖帝明王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意亦如此

南容三復白圭一章愚按深有意於謹言全副精神須從孔子眼中看出下句不拔自醒

季路問事鬼神一章愚按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則事鬼當如事人矣未知生焉知死則知死當如知生矣中庸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又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事鬼之說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知死之說也體物而不可遺神之格思不可度思鬼神可以爲無乎游魂爲變死可以爲無知乎夫子謂子貢曰吾以死爲有知懼孝子之殺其身以從之也以死爲無知懼不孝子之棄其親而不葬也女死自知之是明

以死爲有知矣特世人之於生常在昏昏醉夢之中則其死也其知更如電光石火不可恃也賈子謂生爲明人沒爲明神庶明孔子知生知死之理矣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精氣形也氣散則形亦亡游魂神也氣散而神不昧死與夢有別夢則神棲於內動中之靜也故所夢多不靈其偶靈者所因所感之不同也死則神離於外靜中之動也故其神宜不昧其多昧者所學所養之無具也若謂死盡無知其他不具論即以吾夫子之靈琴瑟既聞於秦帝絲竹亦感於魯王元史載文宗攜妃子入祀孔廟風雷晝晦俎豆入土三尺明史

戴張監生請以魏忠賢配享孔子大呼子路擊我破頭流血而死此皆昭然見於正史者可謂其一死之後蕩然泯然姑以功祀之乎其他生則與鐵石同頑死則與草木同腐蓋有之矣以此一種槩鬼神死生之說豈不謬哉餘詳中庸鬼神章

閔子侍側一章愚按此章專爲子路而記首節又爲末節而記開首特書閔子侍側誾誾如也爲行行作一反照後書冉有子貢侃侃如也爲行行作一近襯爲其同爲載道之器故樂而有一焉深慮其缺不覺形之於言樂之至不得不憂之深也於上節平列中須畧具款側

之勢才得下節眼目夫子皆不及門之嘆必於顏子子路俱卒之後記者旣詳記顏子之死而子路之死夫子哭之曰天祝予天祝予祝者速其喪也則其愛子路豈在顏子之下記者彙記此於顏淵死之後蓋所以深惜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集註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卽曰字之誤阮芸臺校勘記洪氏說本漢書敘傳幽通賦顏師古注集註漢書下誤脫一注字按樂守依今本義理自長不必疑爲曰字之誤

魯人爲長府閻百詩曰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長府必與季氏家實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之按定哀之間長府實季氏之府矣季欲用田賦不得不爲長府是時魯君憂用不足或樂阬其餘售而隱民取食於季者從而和之書曰魯人衆辭也

由之瑟一章愚按以子路之學已升孔子之堂而其爲瑟獨異於孔子之門氣質有敝之者也此其所以未入於室也門人則望仲尼之門牆而不入其宮者矣誤以不得其門視子路也故不敬也而不知子路固升堂者也特未入於室者也後人妄議子路者其亦門人之見

也與

子貢問師一章愚按以孔子視之則子張爲過子夏爲不及若後儒定未値二子之一哂在

然則師愈與何注愈猶勝也集註因之閻百詩曰女與回也孰愈集註愈勝也此處猶字不必按孰愈句孔氏安國注亦作愈猶勝也集註於彼處去猶字此未及去耳無關義要亦足見百詩讀書細密處杜少陵云讀書難字過如閻氏者庶幾字過矣故詳舉之以爲讀書法禮記仲尼燕居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按舉此爲過不及比例）子貢越席而對

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按此可與論語之言相發并可悟文以禮樂之旨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程拳時曰即用田賦事詳左傳哀公十一年林堯叟曰以邱賦一乘未足又按田百畝家出一人之賦即管子內政迺

參也魯愚按史記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即於孔子卒之年聞一貫亦祇二十七歲而曾子十六歲從學孔子則僅十一年之久其聞道不爲不早而夫子尚謂之魯可見曾子之學直無一隙放過方能如此而學記所謂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亦可驗矣宋景文筆記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不應聞道如

彼其易文學如此其難恐因魯之說而附會也

王伯厚曰顏氏家訓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曾子質非老而學者

屢空何注雖數空匱一曰空猶虛中也集註從前說按何燕泉謂朱子本陶淵明傳屢空猶宴然語是未覩古注者也

賜不受命一節愚按子貢之學蓋兼計然范蠡之長故其能前知同其貨殖亦同蓋以陰符之術用諸廢著鬻財而藉此行其博施濟衆之志猶之范蠡屢散其財而卒爲巨富其與後人之豐財原自不同然自聖人見之其品終遜於樂天知命者故以顏子礪之計然范蠡不得聖人之教以功名終而已而子貢乃至聞性與天道身爲大賢俎豆百世則其所遇有幸不幸也

史通雜記上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有季路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爲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王伯厚曰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太史公列於貨殖傳以論語一言而斷其終身可乎子貢問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貨殖何足以疵之

子張問善人之道一章愚按不踐迹而入室者堯舜性

之也踐迹而入室者湯武反之也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張良謂沛公殆天授馬援謂光武聖天子自有眞而二君卒不能復三代之治未嘗學問也

論篤是與一章愚按惟論篤是與故君子色莊皆未可定兩者乎全使其思而得之以求知人之本若倒在色莊一面便失神理

子路問聞斯行諸二段愚按方文輈因泛衍問同答異無味遂舍淩虛而爲躐實意在理足刦已傷末四句矣將開端子路問冉有問六字認確便見兩問辭同意異眞兼人與退鑿然證據夫子退之進之如孔可吹矣

吾黨一日者見子路有所問矣則聞斯行諸也聞斯行當為子路之所自信自信而必問諸夫子則子路之好學也吾黨又一日見冉有有所問矣仍聞斯行諸也聞斯行當為冉有之所甚疑甚疑而必問於夫子則冉有之好學也

子畏於匡一章愚按子在回夫子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顏子之信天亦如夫子之信天也

可謂具臣矣葛屺瞻曰具臣乃知效一官能辦一職非備臣數之說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愚按此必因閔子旣辭之後使子

羔也

攝乎大國之間至且知方也愚按後世講道學者太平之時高談性命視子路之事若不屑為矣試思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是何危難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是何作用能流慙汗三斗方許為人

如會同鄭康成曰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邢疏周禮鄭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旣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閻百詩曰注鈍翁誤會如字謂會同行於廟中與上文宗廟之事串說大謬又誤以周禮大行人之職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者當之不知上文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乃會同的詁也按閻氏駁汪誤引大行人之文固然矣然謂會同全無與於宗廟亦非也觀鄭注於會云則旣朝覲於同云朝禮旣畢明先行朝覲之禮於廟中而後為壇於國外則汪氏之串說於本文宗廟之事如會同側串語意正合於此見古注之密雖以閻氏之該博而猶或失之也閻氏蓋據陳氏禮書朝覲宗遇之禮行於廟朝會同之禮行於國外之說不知會同實兼朝

覲先行於廟朝而後行於國外也但汪氏亦祇就論語語氣想象而為行於廟中之說非於禮文深加考究而然故并遺行於國外一層而所謂行於廟中者亦無實據也

鼓瑟希孔氏安國曰思所以對故音希按孔注尤與上下文義貫通

鏗爾孔氏安國曰鏗者投瑟之聲

異乎三子者之撰孔氏安國曰撰具也為政之具按此足見曾晳意中已擬開為政矣

浴乎沂包氏咸曰浴乎沂水之上集註浴盥濯也今上

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
或然也閻百詩曰集註盥濯義最確大全辯謂如後世
上巳日迎流盥手非祼浴也莫春蓋夏正建辰之月沈
約引蔡邕月令章句論語莫春浴沂古有斯禮今三月
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於此亦以浴爲祓濯但溫泉在曲
阜縣南七里流入於沂非沂水有溫泉也朱子足未親
至附會爲一且盥手何須溫泉必曰有溫泉焉仍泥入
祼浴一說矣

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周氏曰善點獨知時袁簡齋
曰若果夫子嘉與曾點則當莞爾笑不當喟然嘆矣吾

與點也猶惟我與爾之與蓋聞點之言觸其道不行之
思故發此嘆謂吾與點如此而已是嘆非贊按此解頗
傷即顏淵喟然嘆亦爲末由也已而設皆有慨於中之
意至禮運載仲尼喟然而歎尤與此同何忽作贊辭哉
且夫子前明云如或知爾則何以後明許三子之爲邦
此忽贊一風浴咏歸之點矛盾已甚明眼人當虛心辨
取毋爲成說印定耳目也楊升庵曰後世談虛好高之
習勝不原夫子喟嘆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
摭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爲道妙但欲推之
過高而不知陷於談禪其失豈小哉此說最可破五里
霧

張惕菴曰朱子周易本義與程子牴牾者十有三四蔡
仲默註書經與朱子亦多不同此方爲眞知篤信若一
概違心强附其說則朱註徒取信於不分黑白面牆而
立之人亦不足貴矣曾點所言與則何以句大不相蒙
不得謂其優於三子獨蒙許可也

又曰與字分際後人不知三子早已知之不然三子必
請曰夫子何與點也不置一辭而出是自信得過又信
夫子得過三子高於朱儒多矣

男　本祖　香谷
木徵　嘉仝　校字

經學質疑錄卷十

漢川秦篤輝榆邨述

克己復禮爲仁王罕皆曰下文四勿只言克己而復禮自在其中則條辨主語類克己便復禮之說最合顔子紅爐點雪境地按是則然矣但須知此語在博文約禮之後禮卽約之以禮之禮惟其旣嘗博文則已禮界限已極明了旣嘗約禮故克己卽可以直言復禮約禮之後猶必言克己者此己字極細但一毫私意卽是正非顔子至明至健之力未可言克徒知克己卽復禮不知跟博文約禮說終不見眞實下落

爲仁由己愚按己無定名妨乎仁者有己之私也全乎仁者爲己之公也故害禮之己不可有復禮之己不可無

仲弓問仁一章愚按見賓承祭不欲勿施邦家無怨皆從日用實事求仁而心德之全於此可見近人忘却實事專就心上空揣非聖經之本義也

內省不疚愚按人自其外而觀之皆可泰然而無所疚也蓋不知有內省卽求其疚而不可得矣從此叅入方知內省不疚之難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二句愚按上句語氣斷重頓是極形敬恭感人之效何患乎無兄弟也另提起自家兄弟責牛之盡己毫無語病

子夏曉司馬牛者天理人情之至胡氏以哭子喪明轉斥之是與前賢相詬矣庸知哭子喪明之說出於檀弓甚不足信乎

子張問明一章張惕菴曰譖愬所以行者其蔽有六曰貪財曰好色曰好諛曰好察曰任性曰拂人之性去此六者良知自現眼醫七十二科只有去翳方無生明方按張氏論不明之蔽可謂詳矣謂去此六者卽可不行則實有其本焉終不外乎居敬窮理也蓋能居敬窮理

則得其公正公生明正更致明六者之蔽自去矣卽生明方也眼疾陽不足者宜補其陽陰不足者宜補其陰至於外翳審其標症兼治之此復明之要法不知此而徒務去翳今日去此明日生彼輾轉於去翳之中而目則瞽矣人心求明之法亦然天下未有不得其本而可以防末之弊者也張氏所論不盡愜人意往往如此

荀子不苟篇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愼之按此論醇確可與聖言相發

膚受之愬馬氏融曰皮膚外語非其內實邪疏愬亦譖

也變其文耳按張衡東京賦若客所謂末學膚受注謂皮膚之不經心胸是亦作無實解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愬明卽譖則浸潤之譖言讒之以漸膚受之愬言讒之無實語意自淸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愚按經文明指在民之食與兵蓋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八字囫圇成文民字上貫足食足兵四字謂足民之食足民之兵民斯信之矣語意逕完且密不待一毫幹補伸明也試思民之食如何足民之兵又如何足非有道德齊禮之實而明其政刑者不能兩足字王道本末具見而謂如此民猶不信之必待足食

足兵之後然後教化行而民始信乎或曰如此夫子何以告冉有富之而復曰教之余曰此所謂言各有當也使子貢問曰旣信矣又何加焉夫子亦必有以答之當亦不出教之之旨蓋告子貢者乃夫子三年有成之事若夫王者必世後仁之事又别爲進步非謂民信之後卽無所用教也總之教之申明於民信之後則可有所不足於足食足兵幹補於中後援民信致使經文語岐而理亦晦則斷不可

或曰古者家不藏甲民豈有兵足兵自指國之兵曰國之兵爲兵而足卽足民之兵也如國豈無食爲民而足卽足民之食也

閻百詩曰四書中兵皆指器言無指人言者但或謂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之類見於太史公之書然孫子曰兵家孰强蘇秦曰五家之兵章子將五都之兵荀子曰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豈得謂不指執兵之人言耶奚待秦漢下耶要謂五經中無此語則合

必不得已而去二節愚按子貢言必不得已夫子言自古有死固就勢窮力竭亦必須信而言但以古今時事論之武王僅革車三百兩而紂旅如林以前徒倒戈取

勝此去兵之驗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去食之驗也秦始皇銷天下之兵而陳吳之徒斬木揭竿而起唐高祖起兵無食懼欲退兵太宗哭諫卒以刈麥於野因敵之糧取勝可見患民不信耳信則後世之英雄猶可不藉兵食成事況聖賢之經濟乎必知此義乃知兩問兩答非僅徒手受斃之謀

張巡許遠因絶食城潰而死自世人見之祇一信耳而唐室之天下再造實賴其遮蔽江淮之力韓昌黎論之甚明可見聖人去食存信實絶大之經濟也願爲迂疏儒效者錞于中之

古今成敗只論人心耳信者人心也未有人心不失而亡國之理所以信爲立政者徹始徹終之要道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鄭康成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閻百詩曰張惟適謂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九字作一句讀君子卽上文君子說字卽指上二句謂其論君子專主質不合文質不可相無之理總是惜其失言下句駟不及舌申明上句無兩層意按閻氏知引張說不知出於康成頗有數典忘祖之失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愚按此二句卽夫子文質彬彬之

意立說萬全無獘子成而已矣何以爲語氣竟將從來至當之文一例抹倒大約係老莊之流子貢故以文質不可相無至中至正之理告之何暇及於本末輕重張惕菴亦曾辨駁以申子貢之說

皮去毛虎豹與犬羊同歸無用耳質舍文豈能獨立乎君子毫不用文與屠販同坐畢竟不同夫其不同者正君子質中有自然之文所以不同使並自然之文去之亦一屠販耳尚何不同之有

盡徹乎鄭康成曰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毛西河曰集計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如此則漫無區別矣孟子謂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私者八家所獨公者八家所同除公田何曾合作均收又謂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穀梁傳謂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皆不可得而行矣蓋朱子實無所本一時想當如此

二孔氏安國曰謂什二而稅邢疏引杜預說同集註因之張惕菴曰二非什取其二乃謂取公田之爲廬舍二十畝復徵之故曰二也按穀梁傳初稅畝者非公之去

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蓋謂將公田百畝之數攤勻於私田八百畝之中已多收二十畝矣所謂去公田而履畝也張說頗長詳翼註公田廬舍辨詳孟子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鄭康成曰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按如此則夫子豈欲子張之行足以致富乎蓋此節取詩意引證惑字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若以富而然雖爲俗情猶非惑之極者今並不以富祇以情之好異所致豈非大惑也哉語意本極明了不必疑爲齊景公有馬千駟章錯簡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愚按此自對針齊景公而言然語

意洵然祇論理當如此近日為墨卷者代聖人口氣此條指景公不君不臣不父不子之事而詳數之作者謂之該博識者謂之切當而聖人成一騃人矣非騃人有面斥人不堪之事悉數之者乎而況對君乎凡於聖人箴人過失者一例指實舉世恬不為怪亦聖人之不幸也

子路無宿諾程夲時曰謹戶錄宰我無宿問可與無宿諾事例觀

聽訟愚按周禮大司寇之職禁人束矢鈞金之說迂闊不情且開後來賄獄之漸此周禮之必不可信者也

子張問政一章愚按事何忠忠以莫須有斷人罪案子張問政誠不知當日如何設問聖人為之折衷如此所可知者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兩言耳此自千古為政良法子張可行千古之人可行倦而不忠者可以懲卽無倦以忠者亦可以勉此所以貴聖人之經而後人之必讀聖人之經者全在於此至於箴子張之失與否誠不可知而聖人之言初不以是為加損覘聖人之言者初不以是為進退且必係於箴子張之失其義反狹而非萬世之公理莫若祇論其理反而自問我果無倦以忠與否為切實有益也必因此言坐子張以無誠心愛民之罪子張無誠心愛民是何史冊所載不過因子游譏其未仁而並坐之夫子游譏其未仁今亦不知其為何事顧可以無誠心愛民懸斷之乎在子游之言為朋友箴規之道謂其未仁望其仁也觀子張問忠信篤敬而書紳言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後來之仁可知顧可以一時箴規之言據為定論而事事以未仁坐之乎是徒見其深文刻薄無故訐前人之失而已或曰必謂對症下藥方見聖人因材施教之切當曰只論無倦以忠之理因材施教之旨自在何可冘探其暗昧不明之罪以槧其人之生平乎

以此章為對針子張坐之以無誠心愛民五美四惡章亦答子張問政何從悉數子張不美且惡之事一一對針乎此對針者為切當彼不對針者聖人之言不切不當乎

家語載夫子稱子張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家語雖不可盡信弟子行篇必有所據顧於稱諸賢之短者則信家語稱子張之長者則反其說曰無誠心愛民可乎

君子成人之美一章愚按君子恥獨為君子小人恥獨為小人

季康子三章愚按此自針對康子之失而言以各章子字知之且患盜好殺明有爰書可證也無明證者請從與其殺不辜姑失不經之例

子張問士一章愚按子張誤以聞爲達故夫子辨之其箴子張者顯然見於言辭然謂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亦極言聞之弊若必坐實子張如此則又枉矣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馬氏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閻百詩曰讀書偶記在邦必達矣何以又云在家必達其實在家難達甚於在邦此卽齊家難於治國之說按閻氏所論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語意亦然至馬氏引易

注兩必達故自的確

居之不疑馬氏融曰安居其僞而不自疑

先事後得一節愚按人至粗鄙近利品斯下矣此蓋憪會其請學稼圃之意而然有粗鄙近利之人而能問崇德修慝辨惑者乎且粗鄙近利與夫子所論亦渺不相屬

一朝之忿三句王伯厚曰在醜夷不爭唐沈季詮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爲怯季詮曰吾怯乎爲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按此若可與聖言相發

張暘菴曰粗鄙近利乃朱子臆度之言古賢不可輕詆庚午學中鄉試凡詆樊遲粗鄙近利者皆不錄學者不可不知

子夏曰富哉言乎二節按此可見子夏悟道之妙迥非後儒之所能及也漢儒謂章句發明始於子夏豈後世之所謂章句者與

子貢問友一章愚按不可則止毋自辱焉正爲將來忠告善道之地

君子以文會友一章愚按文者君子之所學也必卽友以會之則文益精矣仁者君子之所爲也必卽會文之友以輔之則仁益至矣

先之勞之孔氏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按此極明了先之重讀勞之輕讀卽子夏信而後勞其民之意勞字定指勞民蓋政無不勞民而成之理若上爲民而勞已該於先之內矣

仲弓爲季氏宰一章愚按季氏魯之强臣夫子容仲弓事之而且告以爲政之道如此豈非助强臣之僭乎蓋季氏於魯其勢已不可無而欲專國政於此能補救之未必於民無益故於其干名犯義之事輒正之而亦使弟子之賢者坐鎭其間此聖人之微意也

必也正名乎愚按正名之說紛紛以陳明卿爲斷陳氏曰正名只是正之無立他人之理但念輙既爲君而蒯聵未正父之名則聵將名爲臣乎帥師圍之則聵將名爲賊乎孔子果用衛只可令輙迎而養之則父子之名正矣此理與勢兩得之胡氏之論乃膠柱之見也

夫所貴乎聖人之經者謂處極難之事權衡至當理勢咸宜也使其漫不審時度勢執一偏之理徒爲高論而不可行則聖經乃誤世之尤者矣試即正名請討二章胡氏之說論之一則曰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一則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夫以君方待

我而爲政我即易君以正名以退老就閒之司寇欲不告於君而發魯國之兵以討陳恆此必不可行而徒陷其身於滔逆專擅之罪而無所逃矣執此以爲天下事其迂固決裂亦安可窮詰哉

樊遲請學稼那疏學播種之法欲以教民也焉用稼那疏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化民何用學稼以教民乎按邢疏義最分曉蓋樊遲欲教民而不得其方拘於稼圃之小道夫子故以爲上禮義信之大道示之若欲以稼圃自養則夫子忽告以上好禮云云是不倫矣小人哉師硜硜然小人哉一例語言其所學之小也

不能專對何注專猶獨也閻百詩曰專擅也即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之專大全辯載一說曰適義理識時務不拘君命不執成規正得其解至訓作獨說者遂謂使有正有介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果爾遣聘只正使一人足矣蓋應對正使固多介亦非噤無語者聘禮一篇可見

其身正一章邢疏此章言爲政者當以身先也

魯衛之政兄弟也愚按盛而之衰不異衰可返盛亦同自兼二意

子謂衛公子荆一章愚按義府將始有曰苟合矣讀斷最確余爲之申其說曰公子荆於始有其心已足矣少有富有皆其望外也故始終以苟而止也

衛公子荆四書經傳集證公南楚杜註不言是公子荆而林堯叟於公子荆下註云字南楚或疑是二人附會爲一按古人因名取字荆楚通文南楚公子荆定爲一人毛西河亦謂公子荆字南楚但論語於大夫皆稱字無稱名者如子文史魚伯玉之類是也疑南楚爲名荆其字也

子適衛一章愚按富之教之語最活有無窮因時制宜

之法
期月而已可也孔氏安國曰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邢
疏期月周月也謂周一年之十二月也按孔注期月渾
涵孔氏穎達中庸期月疏謂匝一月朱註因之堯典期
三百有六旬又六日及論語期已久矣期已可矣中庸
期之喪孟子爲朞之喪凡舉一歲皆直言期無言期月
者以月爲言自當以孔氏匝一月之解爲斷或曰如是
夫子之言可不已速乎曰安國謂可以行其政教最確
豈以立道綏動之夫子一旦不能行其政教之理且三
月而魯大治乃其實事何獨疑於一月已可之說乎

善人爲邦百年二章愚按秦漢以後之治有善人而無
王者夫子一則曰誠哉一則曰如有後世之氣運蓋已
若燭照而數計之矣
苟正其身矣一章愚按夫子爲爲政者苟正其身之意
蓋屢言之而小變其文夫子爲爲學者不患莫已知之
意亦屢言之而小變其文然則爲政爲學者一言以蔽
之曰求諸已而已矣
冉子退朝周氏曰謂罷朝於魯君邢疏鄭康成以冉有
臣於季氏故以朝爲季氏之朝其事也馬氏融曰事者
凡行常事邢疏昭二十五年左傳爲政事庸力行務以

從四時杜預曰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按魯語自卿以下
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昭注外朝內朝皆謂
私家陳用之據此謂卿以下有二朝良允而國政亦可
議於私家明矣魯語又云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
即此義也閻百詩以大夫之私朝與君之公朝分內外
殊與國語不合毛西河本陳用之立說得之夫子謂如
有政雖不吾以吾必與聞之特以譏季氏之專政內有
之黨惡非謂其不應議政於私朝也（如今衙門即私朝之類可不議政乎）
人之言曰二節愚按爲君難爲臣不易人言本係兩言
平舉如知爲君之難也始就此一言側重君身界畫未

可預奪
葉公問政一章愚按葉公當日必有所問之言而夫子
爲之折衷如此今已不可復考但就近說遠來之意繹
之自見爲政次第之實感被之漸其箴葉公與非箴葉
公固不可得而懸斷也知此章之說則知答諸子問政
各有不同之說矣
子夏爲莒父宰一章鄭康成曰舊說莒父魯下邑閻百
詩曰春秋定公十四年秋城莒父及霄杜註公懼而城
二邑者以叛晉助范氏故明明見於春秋鄭氏何但云
舊說按子夏爲莒父宰必在城莒父之後則莒父係魯

備晉之要地而以子夏文學爲之實欲藉其經術安內服外但新造之邑宜務其遠者大者以爲久安長治之謀而不可圖一時之近功小利故以無欲速見小告之時文不審乎此徒强坐子夏之短不達時務而妄詆先賢可乎哉

武城莒父皆用武之地而以子游子夏爲之甚矣魯之尚文教也是故孔子曰魯一變至於道

吾黨有直躬者孔氏安國曰直躬直身而行阮芸臺校勘記釋文直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呂氏春秋當務篇引孔子云異哉直躬之爲信也淮南氾論訓直躬其

父攘羊而子證高誘注直躬楚葉縣人也蓋字雖作躬亦但不解爲直身按莊子直躬證父亦作人名則論語本文斷之作人名爲優觀下文夫子但曰吾黨之直者可見

樊遲問仁一章愚按居處恭執事敬即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與人忠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即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也其答子張問行語意畧同答子路問君子則謂修己以敬答子貢問一言則謂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見聖人教人大旨不外敬恕兩言實能致力去病在此希聖亦在

此各就所問之辭爲折其衷故或兼言敬恕或專言敬或專言恕面目不同指歸自一故曾子直以忠恕該夫子之道若謂皆因其病而藥之則仲弓樊遲子張各得其病之全子路子貢各得其病之半有是理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一章愚按集註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豈子貢之高明而欲爲今之從政者乎伊川又謂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更以私心窺測大賢也吾友宋翰樵曰開端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已注定今之從政者蓋其意大不滿不便突舉以問故泛以士問之至夫子答以行已有

恥使命不辱非今之從政者所能及也因問其次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又非今之從政者所能及也更問其次言信行果硜硜小人亦非今之從政者所能及也不得不明詰之曰今之從政者何如或者聖人取其一節猶未絕於士之途也而子乃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則今之從政者洵不可以言士也如此解骨節通靈神理俱足祗於舍衛事問夷齊一比照方知此解之確

不得中行而與之一章葛屺瞻曰或問顏子自是中行狂如琴張曾晳牧皮狷如原思曾不見夫子與之而一貫獨寄之篤實之參穎悟之賜何也曰曾子本質原是

狷子貢本質原是狂其後造就深乃進於中行所以聞一貫琴張原思輩其本質雖爲狂狷造就終淺所以不能進於中行愚聞之陳愚谷先生曰狂狷亦可就一人看如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無憾卽子路之狂者進取弑父與君不從卽子路之狷有不爲推之諸賢皆然按此二說各明一義皆足以推廣孟子之說與孔子之言相發狂狷就兩人看就一人看皆可總不可悞會孟子之言專以琴張曾晳牧皮爲狂而謂諸賢無狂者也孟子舉此三人乃就狂之獨著者言大抵因其過高所以終不能進於中行而諸賢之由狂狷進於中行者後來亦不僅曾子子貢二人此又當通觀之也

南人有言曰一章葛屺瞻曰引方言及易辭以見徹上徹下俱必貴於有恆按葛氏說此章大意直捷了當但記者記此語勢參差斷續劇有神情說者隨其方員不加紐造爲妙中間一子曰與開首子曰遙應眞點睛之筆

君子和而不同一章愚按而字縮上看又折下看與周而不比章同

子貢曰鄉人皆好之一章愚按子貢知鄉人之有善不善審矣而見一人爲鄉人之皆好者又見一人爲鄉人之皆惡者兩有所不安於心而交質之夫子果皆曰未可也果申之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也而子貢乃得所問以去矣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愚聞之先祖壺關府君曰既言易事而難說卽接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明明見得公先於恕未有心不公而能恕者

君子泰而不驕一章愚按而字縮上看又須折下看與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兩章同

剛毅木訥近仁王氏肅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集註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按程子之說實本王氏

子路問曰一章馬氏融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按經文本以切切偲偲爲一項又以怡怡二字爲一項觀下言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分作二項可見馬氏以相切責之貌渾釋切切偲偲最得語意胡氏誤以切切爲一項釋爲懇到以偲偲爲一項釋爲詳勉是有三項矣已與下文切切偲偲渾舉不合且必謂相切責所以專宜屬之朋友不宜混於兄弟夫子始分析言之若懇到詳勉雖施之兄弟亦無害於怡怡夫子

何必如此分析乎細審方知古注之確當

善人教民七年集註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小國七年之類按孟子七年之內趙氏岐注天以七紀實本昭十年左傳蓋天數之紀在七傳雖指月年數亦然故爲政者以此考其成功

以不教民戰一章愚按此與上章意實相蒙

男 本涵香谷 本徵嘉谷 校字

經學質疑錄卷十一

漢川秦篤輝榆邨述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孔氏安國曰邦有道當食祿若邦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按邦有道穀爲一句邦無道穀恥也爲一句孔氏作兩截解最淸蓋邦有道穀原無可恥邦無道穀恥也乃正答問恥之意集註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從邦有道穀添出不能有爲幾於裁贓定罪矣不知邦有道穀卽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之意所謂天下有道則見也邦無道穀恥也與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語一例所謂無道則隱也以經證經不待辨說自明今反謂邦有道穀爲恥豈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之說非乎集註又謂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是邦無道穀之恥爲憲所已能邦有道穀之恥爲憲所未至胡先勉所未至後許所已能而繚戾攪擾於一句之中聖人之言不順理不成章至於如此乎果如註意何不直告之曰邦有道穀恥也之爲明了而必并言之乎并言之邦有道穀爲廣其志邦無道穀之恥旣憲所已

知又何廣志之有語病百出推究其原總因先有原憲不足有爲之意橫據胸中孔子曰狷者有所不爲未嘗言狷者不足有爲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則適見憲之可以有爲而未見其不足有爲也史記謂受業身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憲必居七十二人之一矣有身通六藝異能之士不足有爲者乎朱子卑視諸賢而解書適如繭自縛也何如古注兩兩開說其廣原憲與非廣原憲之念且置上句邦有道穀自足爲千古進身之準下句邦無道穀恥也自足爲萬世名義之防樹義明白正大毫無疑意之爲得乎予爲此書本

各明一義不欲駁朱註但此類不明言其理不暢知我罪我又何計焉

解經有二要曰句法曰字義如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爲句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九字爲句學如不及爲一句猶恐失之爲一句邦有道穀爲一句邦無道穀恥也爲一句之類但讀淸經文不待解說而自明此句法也訓釋義理必經字確有憑據如經字無據雖有精妙之理强附益之與經文總無交涉如邦有道穀四字總尋不出不足有爲之意此字義也若句法每於當連處反斷當斷處反連字義則好節外生枝以附益之豈說經之正理哉宋儒解說精當者極多而此二獘亦間有之三家村學究高頭講章外不知更有何書兢兢以墨守註意爲能而不知其汨沒矣

克伐怨欲一章愚按難在不行未得爲仁正在不行此與强恕亦有别恕則猶欲去之不行則未能去之但制使不行耳故不曰可以爲恕惟曰可以爲難

士而懷居何注士當志道而懷其居非士也按居即居無求安之居懷安其居他不足以有爲可知

危言危行包氏咸曰危厲也按厲即嚴正之意

有德者必有言一章愚按必有不必有緊從四個者字

判出

奡盪舟孔氏安國曰奡多力能陸地行舟邢疏澆即奡也聲轉字異顧炎武曰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謂此也蓋陷堅突衆敵因而敗者曰跳盪盪舟實兼此義漢時竹書未出故孔安國注爲陸地行舟王逸注天問謂滅斟鄩氏奄若覆舟亦以不見竹書而强爲之說按顧說最確趙雲菘曰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奡蓋古字少傲奡通用宋人吳斗南因悟罔水行舟即盪舟之奡與丹朱爲兩人按此終嫌憑空撰

出一人若謂澆奡但音相近不如傲奡之音相同然究屬兩字不如澆奡一人猶爲舊說且盪之義從跳盪覆舟爲允罔水行舟仍無以勝陸地行舟之說也

禹稷躬稼馬氏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集註禹平水土暨稷播種按集註本書益稷暨稷播解躬稼最確昧者猶有禹未躬稼之疑

夫子不答馬氏融曰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程犖時曰謙字最平實省許多議論按集註以禹稷比孔子故孔子不答是即馬氏之意但何不直引馬說爲明了乎高頭俗說乃有忘言默契之云

君子而不仁者一章愚按君子心乎天理未必無一念人欲以間之小人心乎人欲縱有一念之天理亦必梏亡而後已

愛之能勿勞乎一章孔氏安國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勸勞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語類凡人之愛多失於姑息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便自合令他歸去却爲他涉千里之遠難爲使他徒來徒去便不欲却他此便是某姑息處乃非所以爲愛也葛屺瞻曰此章是泛論不必貼愛子忠君張暘菴曰經文無父子君臣字面不可將君與子一例相連尊卑失體渾說爲得按以上諸說皆泛論忠愛之理觀朱子語類之意亦是泛論惟集註引蘇氏禽犢之愛似乎就父之於子言婦寺之忠似乎就臣之於君言然古人詞語原多借用猶之輔氏論此章觀慈父之於子忠臣之於君可見矣是借此二項指證非鑿定在此二項語意甚明蓋自有高頭講章以來方鑿指二項不可移易矣與弟子章指爲幼學之誤相同經文本無父子君臣字樣奈何强附益之泛論自無所不該父之於子臣之於君特愛忠之一端耳又可掛一而漏其萬乎

王伯厚曰君之於民亦曰忠季梁云上思利民忠也按

曹劌亦謂小大之獄必以情忠之屬也王氏又曰子之於親亦曰慈內則曰慈以旨甘按此皆可爲讀書拘泥者進一解

蘇氏禽犢之愛自本後漢書楊彪老牛舐犢之愛語而易舐爲禽禽犢二字實見荀子勸學篇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與愛意無涉必係語誤

行人子羽脩飾之愚按爲命以行人與脩飾最善宋富鄭公使遼議歲幣命受口傳之辭於政府既行謂副使曰吾爲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辭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啟視果不同使鄭公得與脩飾之數豈至於此而當國之

呂夷簡貽悞大事其愧於子產何如哉

東里子產馬氏融曰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邢疏東里鄭城中里名程夆時曰列子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

問子西馬氏融曰鄭大夫何注或曰楚令尹子西毛西河曰盧東元謂或人以子西與子產連問且與上爲命節連記必鄭子西即子駟之子公孫夏者可知先仲氏亦曰或人方物當不出齊晉鄭衞之邢制楚職遠焉得連類況其人皆在定哀以前可加論隲楚子西後大子而死安得及之因考左傳襄公十年鄭盜五族殺子西子產之父於西宮子西不儆而出先臨尸而後追盜臣

妾多逃器物盡喪子產置門庀司藏守備倉卒成列然後臨尸追盜渠魁授首賊衆死亡當時原以此定二子之優劣其後二子先後聽政如襄公二十五年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即子西也子產獻捷於晉晉詰之賴子產詞命得解其年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鄭入陳非文詞不爲功美子產也襄二十九年裨諶曰政將歸子產子西即世將焉避之次年子產遂相鄭是子西子產本係兄弟又往往以同事見優劣或人故連問如此

按聖人不輕絕物必如鄭子西之毫無足取方以彼哉斥之若楚子西雖有召白公之失事在夫子身後安得逆料而彼之若其先讓國定亂事有高出於子文者不能革僭王之號又子文之所同夫子固於子文則稱其忠而於子西則連斥之如此乎斷爲鄭子西無疑

奪伯氏駢邑三百孔氏安國曰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邢疏管仲奪之使貧按此即周禮奪以馭其貧之義必伯氏有罪管仲執法奪之輸於公家使爲閒田非必據爲巳有伯氏之沒齒無怨足見管仲秉法之公能使仇家不怨猶李嚴之不怨諸葛武侯也若謂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經文何以祇言奪伯氏駢邑三百若假桓公之權奪之與巳陰爲受之致使受其奪者疏

食沒齒而不顧此喪心薄德之尤者夫子反以此稱管仲乎荀子多不可憑而所謂與之書社三百又恐別係一事也

葛屺瞻曰奪伯氏駢邑三百不是奪以與仲乃伯氏有罪而仲奪之夫子他皆不論而獨言此蓋處置服人之心最難管仲能使受其罰者不怨則生平可知矣豈徒假仁仗義巳哉按葛氏之論最確

駢邑孔氏安國曰地名程夆時曰論語類考云書其邑之人名使相駢聯易於稽察故謂之駢邑非有定地也史記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駢邑三百

謂三百里也乃七千五百家按此說亦與孔注三百迺異於義較長

集註於聖人之學概乎其未有聞也程夅時曰孔子好言人之長而短處自見宋儒好言人之短而長處反隱

貧而無怨難一章愚按貧而怨者常人也富而驕者小人也貧處逆境而無怨非自得者不能故曰難富處順境而無驕知自好者可免故曰易

孟公綽一章愚按此所謂使人也器之

若臧武仲之知五句邢疏既有知廉勇藝復以禮樂文成之按若者乃分舉之辭非合舉之辭邢疏本大概語

誤會以爲必兼四子之長則人之成也難矣夫以四子之得於天者各有絶人之資求一已不可多況兼之乎就四者而言不欲可以勉强而致然出於勉强已非公綽自然不欲可比況知勇與藝實有人力不可强齊者哉如必兼四子之長始可文之以禮樂否則僅僅分有四子之長雖文之以禮樂猶不可以爲成人如此則聖王之禮樂爲無用之具且懸以待四德兼備之人如孔門之四教四科直爲不成人之教不成人之科矣有是理乎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子之言求備如此乎夫孔子之意亦曰若臧武仲之知文之以禮樂則作順施恕而其知亦足以成人矣若公綽之不欲文之以禮樂則有守有爲而其不欲亦足以成人矣若卞莊子之勇文之以禮樂則理義自强而其勇亦足以成人矣若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則發見當可而其藝亦足以成人矣然皆非其至者故曰亦可以世俗有全德備而猶曰非其至者亦適以見其徒爲高論而非事理之實又豈聖人因材而篤之本意哉吾不知聖人之盡人道舍村全德備更何以加也自來說此章者惟葛屺瞻得其大意具詳湖南講中

須知所重者尤在文之以禮樂以四子未經文以禮樂

其天資猶足以極乎當時士大夫之選而況經聖人飭之以禮和之以樂豈猶不足以成人乎而必待兼四子之長乎或曰夫子何以言君子不器曰亦可以爲成人與君子不器語意各別且以四子文以禮樂亦可大受不可小知矣以求不器亦文以禮樂之極致而已耳又豈待兼四子之長而始可求不器也哉

人之才品雖多其所長大約不出知廉勇藝四種故夫子舉此概之

禮記禮器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孔子曰立於禮成於樂是文以禮樂卽可成人鐵板柱脚乃

不此之思而漫謂必兼四子之長可謂知禮樂者哉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愚按此作夫子之言爲長須將見利思義三句身分認眞見此造詣實難方知許爲成人之確聖人道大而持論公允故又言此至謂今之成人則救切時弊之意更自顯然所謂言各有當也如胡氏者挾旁觀之論懷刻覈之思而卑視子路諸賢又宋儒之惡習故必坐以子路之言而譏其終身誦之之固徒見其責人無已妄誣先賢耳

高蘇生謂上節重成字此節重人字爲時文敲文嚼字挑剔之用則可豈聖人渾成語意乎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愚按言之要於久者利與危叢集之大端也此其所以易忘以見利則趨而不暇踐其言見危則避而不敢踐其言故必言能久而不忘乃爲思義授命之極

公叔文子集註衛大夫公孫枝也閻百詩曰何屺瞻云公孫拔王伯厚謂集註誤寫作枝明初人不加正今毛氏所刊十三經中并孔注反改爲枝毛西河曰文子傳稱公叔發禮註引世本拔一名發蓋拔卽發之誤按毛氏謂拔亦誤恐公孫拔字發非誤也

臧武仲愚按臧紇冒犯門斬關之罪而易名爲武其殆謚法所謂夸志多窮曰武乎然春秋君有惡謚臣無惡謚足見當日君弱臣强黨惡者衆足以覘世變矣

男本祖香谷 本徵嘉谷 校字

經學質疑錄卷十二

漢川秦篤輝榆邨述

晉文公一章楊升菴曰宋張九成云桓文之事莫大於會盟會盟之事莫大於葵邱踐土然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葵邱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公閻百詩曰史記載重耳奔狄年四十三又云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然遷多妄說不若左傳國語生十七年而亡之可信按閻氏既知遷多妄說何他處俱篤信史記年數若彼耶

桓公殺公子糾集註桓公兄也子糾弟也毛西河曰史記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左傳杜注小白僖公庶子公子糾小白庶兄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齊桓殺弟以返國蓋因漢文是兄淮南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韋昭註甚明夏觀川曰荀卿在薄昭前而曰桓公殺兄莊子越絕書亦同則論管仲不當以白兄糾弟爲斷當以左傳入之先後爲斷小白返國在先既成爲君國亂無君之時先入者宜爲主召之者又天子之二守高國也小白當立明矣管仲不幸奉子糾死之可也然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又安可以失節之罪罪之哉按夏氏所論亦非以常理論之無論子糾爲兄與弟管仲既奉之矣如何可以不死但管仲實有救時之功可以爲仁正未得以不死之罪而遂掩其仁故子路子貢之所論者經也夫子之所論者權也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管子大匡篇載管仲未奉糾出奔之前告鮑叔曰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禍加殃於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又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按信斯言也宜舍糾而奉小白矣何其後又奉子糾奔魯且射小白中鉤哉可見前言皆誇管仲之功者預爲仲不死出脫故從而爲之辭

桓公九合諸侯邢疏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注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邱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按左傳莊公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是年宋人背北杏之會蓋以始會諸侯未服故邢疏於九合不取此僖公三年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林註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蓋以

謀伐楚故此外莊十四年會鄄宋服故也十五年會鄄齊始霸也十六年會幽鄭成也二十七年會幽陳鄭服也僖元年會檉謀救鄭也二年會貫服江黃也五年會首止謀王室也七年會甯毋謀鄭也九年會葵邱尋盟且修好也是皆衣裳之會尤盛者故爲九合可見邢疏去取之當雖其間救鄭謀鄭謀王室之類亦以兵車卒之寢兵脩好仍爲不以兵車故國語管子皆云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究其實而攻之皆衣裳之會也九合之不以兵車明白的確如此左氏僖二十年傳桓公糾合諸侯然左自云糾合論語自云九合各自爲義

如其仁如其仁愚按管仲生平多逸行似不應以仁人許之然語其全體不以仁人許之可語其不以兵車之一節不以仁人許之則不可蓋雖未得爲全體之仁而其利澤及人一節之仁莫如之矣大約聖人論仁之辭有三曰焉得仁是不許其一節之仁也曰不知其仁是不許其全體之仁也曰如其仁如其仁是許其一節之仁也顏子而外諸賢皆夫子謂不知其仁者也然曰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當其日月至之時不謂之仁人可乎綜其生平又不謂之仁人可乎譬之富有上富有中富有下富然下富欲不謂之富人不可得也此仁人之說也必知此義則夫子所謂不知其仁者其品乃不在如其仁如其仁之下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愚按夫子此言八面員到蓋謂管仲守小信不如成大功然死之信所以爲小亦以異日一匡天下之功較之而然此實爲管仲一身權變之言非萬世之常經也而管氏功名從出之處未免有憾亦卽於損此匹夫匹婦之諒可見此聖人言外之微意也故未直言管仲可以不死聖人何嘗謂其無罪管仲又烏得無罪但異日之功大則覺當日之罪小耳此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之說也凡人自度非管仲之時

仍請從匹夫匹婦之諒猶爲無罪人也

匹夫匹婦之諒是一義此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之說也古今所同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又一義此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一匡天下民受其賜之說也管仲所獨也

子路子貢只稱其罪不稱其功是罪者二子之所明功者二子之所忽故夫子稱其功而許其仁其罪則以微辭及之如此見聖人之權如此見聖人之允

顧炎武曰子糾於齊未成君於仲與忽則成爲君臣矣其不死遂謂之無罪非也

君子進以禮退以義謂難進而易退也王珪魏徵受唐祖之命輔太子太子至於為弟所殺珪與徵縱不必死其義顧不可以退乎而復靦顏以事太宗其後雖於時事小補救之管仲一匡九合救生民於塗炭者迥不侔矣然則其罪與管仲同而其功實萬不及仲者也是謂罪大而功小其品又在匹夫匹婦為諒之下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孔氏安國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並為大夫同升在公朝按如此解則經文當云公叔文子之臣僎與文子並為大夫同升諸公矣何以橫梗大夫二字於僎字之上

近有巧為之說者作一呼一應讀謂公叔文子之臣何以為大夫僎乎以其與文子同升諸公也終覺費力且古人書法質樸無此佻巧之文閻百詩曰陪臣至春秋時亦稱大夫大夫僎者家臣之稱也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家大夫即宰是衛本有此稱又趙簡子每聽朝不悅諸大夫請罪簡子曰不聞有臣如周舍之鄂鄂者是諸大夫即簡子之臣也按如此則甚直捷論語本有此從俗書法如葉公之類蓋以紀實亦著世變也存以俟考

可以為文矣愚按檀弓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亂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孔子就薦僎一事斷其可以為文是舉其重者而表章之但就其辭文子祇謚文亦可想見不知檀弓何兼有貞惠之說毛西河據左傳以死衛衛君乃華寅公子南楚事北宮喜謚貞文子亦無謚貞事然無確據闕疑可也

仲叔圉一節愚按衛靈公若短於好德長於用才者也才出於君子則正而難近才出於小人則狎而可親以其正推而遠之雖有才而不知以其狎引而近之則知

才而且盡千古君子多不見用用亦多不能盡其才而持世者每出有才之小人而純王之治遂不可再見也又何獨一衛靈公然哉

其言之不怍一章馬氏融曰怍慚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慚積其實者為之難邢疏此章疾時人內無其實而辭多慚怍集註大言不慚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按如古注之說不應云為之也難矣集註最為直捷了當閻百詩謂宋儒說理實有勝前人處說者必欲盡舉而歸之漢非公論也大抵漢宋諸儒各抒心得惟在後之學者以聖經語意擇而

取之夫何偏袒之有
請討之楊升菴曰胡氏謂此舉先發後聞可也見春秋隱公四年傳蓋指宋陳三國之君移兵以討州吁爲言而非謂孔子也孔子沐浴而請討於義盡矣集註改爲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若所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且孔子時已致仕家無藏甲身非兵主何所爲發必欲先發是非司寇而擅殺也聚衆則逋逃主也獨往則刺客靡也二者無一可焉

勿欺也而犯之愚按子路忠信豈有欺君之事泛論事

君之道無疑

尤展成艮齋雜說謂問一講孝經者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有爭臣五人大夫有爭臣三人凡爲臣者皆可爭也何限於七與五與三其人無以應按此謂至少必有七有五有三云爾猶之古者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亦言其極不過三十二十也任輕者爭之數故少殺因說犯之義附載於此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何注本爲上末爲下邢疏本爲上謂德義也末爲下謂財利也集註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汚下楊升菴曰君子上達公卿大夫明明求仁義者也小人下達農工商賈明明求財利者也君子小人位有不同上下相須故皆曰達若凶人爲不善不敗則亂烏能達乎按達字本好字眼觀子張問達一章可見但古今美惡不嫌同辭集註之理自正

古之學者爲己一章愚按爲人者爲名焉耳近日學者却爲己蓋不爲名而爲利也聖人見之能無慨江河日下也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王伯厚曰張敞集朱登爲東海相遺敞餽報書曰蘧伯玉受孔子之賜必以及鄉人按敞

語不知何本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集註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毛西河曰伯玉見於春秋在襄十四年衛孫林父將逐君問於蘧伯玉伯玉不對從近關出此時已爲大夫且爲逆臣敬憚如此必在强仕之年可知後九年夫子始生又六十餘年當定公十四年夫子去魯之後再三適衛始主伯玉家此時伯玉已生百餘年矣以百年兢業未能寡過之身而引六十而化以爲證荒唐之言何足據也且化亦非寡過也卽化亦

河易也蔡邕釋誨云蘧瑗保生此長年之證按孔子生
於襄公二十一年去襄十四年爲七年非九年也春秋
時大夫年亦不定於四十曰强而仕之說然縱小伯玉
長夫子總不下二三十年其指此問必在定公十四年
夫子再至衛主伯玉之後遂斷夫子生已六十餘年證
成伯玉百有餘年之說亦拘信史記年分以助其奇談
耳以理揆之伯玉此時已不下七八十歲集註引六十
而化亦不過證其老而不倦非指定此時僅六十也至
於化之說亦就寡過之效大概言之蓋能欲寡其過則
必能寡過能寡過必能化矣且卽化在欲寡其過者仍

自覜未能寡過也若看煞未能二字遂謂伯玉此時眞
未能寡過因謂化非寡過且未易言拘矣莊子之言荒
唐固多謂遂無可節取槩不足據亦非通論也西河如
此類之駁集註未免吹毛求疵其他當理者甚多在明
眼人分別觀之耳沈確士謂西河著書多駁朱子所以
不得爲醇儒夫亦觀其所駁之是非耳謂駁朱子遂非
醇儒豈非矮人觀場之見哉
閻百詩曰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係淮南
子集註訛爲莊周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愚
按邢疏解此通爲一章蓋曾子引艮卦象辭以釋夫子
之言猶牢曰引子云吾不試故藝以證少賤多能之說
其義甚長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邢疏此章勉人使言行相副也
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君子所恥阮芸臺校勘記
皇本高麗本而作之行下有也字潛夫論交際篇孔子
疾夫言之過其行者亦作之字今注疏本乃後人依朱
文公本校改按作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則不煩解說
而自明卽更作而字亦當從邢疏恥言過其行解明白
了當卽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意

仁者不憂三句愚按此與上論三句實無二理但此爲
我無能焉言之耳
夫我則不暇愚按可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一例看
患其不能也愚按不能者其不能也我之不能豈不可
患
不逆詐一章集註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
斯亦不足觀也按逆億而覺者誠不足不逆不億而不
先覺者明不足惟不逆不億抑亦先覺者乃可爲賢抑
亦字必就兩層折跌語意方醒王罕皆謂亦字卽對逆
億而言猶自露了半截故節引集註正之

微生畝一章愚按佞者心術之賊也固者學術之賊也故聖人交惡之

驥一章家語孔子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焉士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按此可與論驥之言相發

以德報怨一章愚按或所述乃老子之言而孔子辨之如此孔老之學決不可同較然可見而其是非亦較然可見或者猶欲援老而入孔未之思耳

下學而上達孔氏安國曰下學人事上達天命按孔說於下學上達柱脚極其實落集註蓋凡下學人事即是

上達天理於而字精義透徹實本孔說而中之也此說出程子朱子置之圈外講此章者或竟忽之只空談反已自脩循序漸進之說試問學何在達何在竟爾茫如又或塗去人字天字謬云下學是事上達是理試問事爲何事理爲何理仍爾茫如何如天理仍從孔說天命使學者知尋常人事皆赫赫有天命在猶可悚然動其恭敬向學畏己慎獨之心乎

公伯寮馬氏融曰魯人弟子也集註魯人按馬氏本史記指爲弟子但以愬子路事斷之其得罪名教已甚集註削之良允朱竹垞猶爲之辨謂宜列從祀眞可不必

賢者辟世至作者七人矣愚按古注通爲一章而包氏咸以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爲七人論語所載夫子同時隱士無出此七人之外者意七人皆當時名賢與夫子聲氣相通其往還之語雖有意見之不同實非無故相遭者可比細玩各章語意自明此章則七人之總論而夫子惋惜之意較然可見包氏之說甚確不必疑其爲鑿也

子路宿於石門一章邢疏石門地名閻百詩曰蔡邕傳石門守晨注引鄭康成論語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按晨門深知夫子者記此及荷蕢一章於賢者辟世章之後

包氏即以晨門荷蕢等指實七人固自有據

張惕菴曰石門係鄭伯與齊侯盟之地齊地也按張說無他左驗不如依鄭說有據

高宗諒陰孔氏安國曰諒信也陰默也邢疏言武丁居父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按此解最明即從本字本音與下文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正合不必如鄭康成讀作梁闇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愚按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三句是舉其全此是舉其要自兼有義以爲質信以成之二意

子路問君子愚按子路之問乃欲觀君子之全量故下
有兩如斯而已乎之說
脩己以敬愚按此全主反己自脩言故子路少之時文
動扯天地萬物莫非己大話子路又何少之之有脩己
必兼博文約禮敬則博約之總匯耳說詳大學誠意章
闕黨愚按荀子儒效篇孔子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
必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閻百詩謂闕里里名
闕黨黨名五百家爲黨猶遂巷以黨名也居者暫居所
謂所過者化至於闕里之名始於魯恭王孔子時並無
闕里此分闕黨闕里爲二頗確蓋闕里者後人追名孔

子而名之也

男本祖香谷
本徵嘉谷　校字

經學質疑錄卷十三

漢川秦篤輝榆邨述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愚按孔子嘗言我戰則克冉有之
於軍旅亦曰學之仲尼夫子豈未學軍旅者特靈公則
宜治國之不暇其所當問者甚多而顧及於軍旅不惟
其志已荒亦決不能用孔子矣故對以未學而遂行
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一章愚按以爲云者蓋直
以爲非也而不遽言也而子貢果信矣信者學識之克
勤也果疑矣疑者學識之善變也曰非也猶言非徒學
識耳曰予一以貫之猶言予一以貫學識耳一果何指

哉朱子或問以爲理也理可以貫而非貫之實也李厚
菴張惕菴以爲心也心可以貫而非貫之實也余則曰
此夫子引而不發之辭也蓋欲使其思而自得之也子
貢思之若將有得也從容起而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
身行之者乎夫子乃有以告之矣曰其恕乎是即所謂
一以貫之者也多學學此也多識識此也此知行合一
之總匯也他日曾子尚一貫之傳釋之曰夫子之道忠
恕而已矣雖兼言忠不啻專言恕而恕之一言實非曾
子意度也蓋夫子爲子貢言之也夫子[illegible]恕而曾子兼
言忠一者此曾子悟道之妙也然則夫子言予一以貫之

又言吾道一以貫之直可一言以蔽之曰忠恕而已矣豈待空談理與心哉夫子言一以貫之若增一理與心之云則於忠恕之外有一貫矣是二之非一之也倘移有一言而終身行之一章於此章之後移參乎語道一以貫之一章於一言章之後則脉清理晰其旨不待辨說而自明矣說有未盡者詳曾子一貫章

余說此章悟性與天道非他即忠恕之極致也蓋自下學言之曰忠恕以上達言之曰性與天道其實非有二也吾嘗曰性與天道即子貢證一貫實即以忠恕證一貫也

葛屺瞻曰知行何可分若分此章爲知曾子一貫爲行則知行先不能貫矣何一貫之有按此論最爲破的

盧理學備考載一說謂曾子爲寸鋏殺人子貢爲載滿車兵器彼蓋借用佛語以鄙子貢爲不中用也夫子貢聞一貫問一言及終聞性與天道合觀其生平言行眞所謂寸鋏殺人者彼徒知其多學而識而爲此滿車兵器之譏直未讀論語者矣近世無知妄談之徒頗有稱此說者其害道更甚於楊墨故詳辨之

豈惟子貢哉凡身通六藝各有異能之七十二子皆寸鋏殺人者也孝弟即有子閔子之寸鋏也居敬即仲弓之寸鋏也學道即子游之寸鋏也特難爲拘儒道耳

王伯厚曰曾子問於變禮無不講天圓篇言天地萬物之理曾子之學博而約者也按此可見曾子之一貫亦不離多學而識子貢問一言亦歸於守約而顏子之博文約禮即一貫之實子夏之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亦一貫之實可見諸子之學皆一貫聖人之教無二理而紛紛猜謎之見皆未得其旨矣（家語亦云曾子博無不學）

王氏又曰尹和靖述程伊川之言曰前輩不言人短毋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呂成公與朱文公書曰孟子論孟施舍北宮黝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

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按呂成公小心謹愼持論最允

由知德者鮮矣王氏肅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按此自就慍見一事而言若以一事槩其生平則子路爲不知德而且行詐者何以爲子路吾於此種蓋屢言之非力爲諸賢辨冤學者知人論世必觀其通而不可拘於一隅也拘最爲窮理處事之大害

無爲而治者一章愚按集註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三句是推原一層原非本經

正文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四句方解本位或依饒雙峯說碩分兩截於口氣中添出羣聖無爲而治一層便與其舜也與語氣矛盾此舍經從傳者之自豐其蔀也

子張書諸紳愚按觀此則子張實能忠信篤敬可知

直哉史魚孔氏安國曰衛大夫史鰌集註史官名閻百詩曰史氏也非官名

則可卷而懷之集註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閻百詩曰無關甯殖按左氏襄公十四年傳蘧伯玉者爲孫文子無甯殖且逐獻公者孫文子實主其謀

甯殖雖怒公不釋皮冠而逐君則無明文註當云如於孫林父逐君之謀從近關出則得矣

可與言一章愚按失人失言平舉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平繳上文亦字乃連及之辭非歸重之辭亦非急併之辭有謂宜重不失言者有謂宜重不失人者皆偏

志士葛屺瞻曰有志於爲仁者

子貢問爲仁一章愚按家語子貢悅不若已但家語係王肅僞撰多不可信今以賜也何敢望回之語觀之子貢決無悅不若已之事信家語不如信論語也

樂則韶舞何注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閻百詩曰陳氏禮書學者之事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皐舞吳公子觀樂以歌始以舞終卽舞亦以文武始以韶箾終

放鄭聲一節愚按後儒於孔子答諸賢之問必强坐諸賢之病謂之對症下藥而告顏子以此豈顏子固樂鄭聲而近佞人者耶抑諸賢皆對症於顏子姑投以不對症之藥耶絫觀之知泛論垂教之說的確無疑

人無遠慮一章愚按不慮所以成憂忽遠所以爲近

已矣乎一章愚按此亦必有爲而發今不可攷矣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一章愚按欒武子曰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趙衰曰聽其言而棄其身晉國之憂也竊位之臧文仲獨不解此

躬自厚一章愚按常人之情無不厚於已而薄於人獨於所責備之事不難已從乎薄人從乎厚我躬不閱徒見其責人無已也不知天下惟恐我之負我無慮世之負我恐我負我責我者不得不重以周無慮世負我責世者不得不輕以約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愚按此語寫盡愚人妄人兩種面目

羣居終日一章愚按君子時教必有正業退習必有居學卽以文會友敬業樂羣皆有限制之節使無故而羣居終日鮮有不害事者言不及義不止放辟邪侈卽晉人之淸談亦是好行小慧不止行險僥倖卽測度猜謎凡小巧無益之術皆是如此則正學不荒而自荒心術不壞而自壞豈不難哉此章懲妄飽食終日章覺愚學者能於此二章熟思而深警之思過半矣

世衰道微假以文會友之名爲言不及義好行小慧之資此仲舒之學必成於下帷而仇覽所以高揖而謝符融也與顧炎武謂近日南方之學者羣居終日言不及

義好行小慧是也北方之學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也其論似刻而實發人猛省

君子義以爲質一章愚按義爲事之所當爲者正恐有過不及故必禮以節其過文其不及斯義無陂矣孫爲節文之自然者斯義無忤矣信爲節文之朏然者斯義無虧矣

君子病無能焉一章愚按此章言君子爲巳之心精神在一病字

君子疾沒世一章愚按此章言君子務實之心精神在一疾字

君子矜而不爭一章愚按而字須縮上看又須折下看矜羣皆美德與和泰一例汪武曹謂矜卽民有三疾之矜非是集註於此章曰莊以持巳於三疾章曰持守太嚴最得移步換形之義蓋此對爭言與羣一例彼與狂思一例經文各別羣者敬業樂羣之羣與易渙其羣之羣亦不同凡字義有兩訓者只宜隨文解之如泰而不驕之泰爲安舒拜下之泰爲侈肆又可比而同之乎

道本公也而或者私之道本宏也而或者隘之道本善也而或者惡之許巳任不許人任私也許同巳之一二人任不許異巳之千百世任隘也爭持門戶至於比黨

交攻流毒君國而不顧惡也有志於道者當切戒之因說矜而不爭章附識於此

君子不以言舉人一章愚按不以言舉人者核實之法不以人廢言者兼聽之明

有一言一章說詳見多識章

葛屺瞻曰今人將恕字錯解只說寬恕不知如心之謂恕豈自家貪汚縱人貪汚自家闒茸縱人闒茸之謂若此乃同流合汚豈恕之謂哉甚矣仁義之爲桀跖嚆矢也按葛氏之說最可以破俗論須知恕不能離立達巳所不欲卽不立不達之事不可以成巳自不可以成物

故勿施於人非便已狗人之說也
斯民也一節愚按之所二字槩指民以直道而行五字一氣讀語意便直捷明顯將所以二字連讀支蔓叢生矣集註舊本作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最妥金仁山閻百詩皆取之蓋以直道而行與上文誰毁誰譽是一例語斯民卽上文人字言三代者見吾之誰毁誰譽三代皆然也不必將民生本直一層拗入句中致語意蒙昧不清三代緊貼民旣非語意卽專指君不惟文義添設且非吾字比例自渾就三代之在民上有世道之責者言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一章包氏咸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按古注必有所本同爲不穿鑿之義故二事連舉

巧言亂德一章愚按巧言者心術之害所以亂德小不忍者事理之害所以亂大謀能誠則無巧言之患矣能明則無小不忍之患矣

巧言亂德王伯厚曰傅奕排釋氏謂中國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宋景文作李蔚傳贊亦云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按朱子謂闢佛者惟景文捉得正賊按借儒譯佛者正巧言亂德也充其類而論之老子以德報怨一語已是巧言亂德何論其他欲爲知言之學尚於夫子之言加之意哉

衆惡之一章愚聞之先祖壺關府君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是因人以衡其好惡此章是用已以衡其好惡

凡言好惡俱先好後惡此章獨先惡後好蓋聖人惡惡短而善善長其人至於衆惡則棄材矣聖人尤重視之誠恐以求全之毀輕棄一人故先必察焉至於衆好合乎人心之公似乎可信而亦恐其有阿黨之私故亦必

察而視察衆惡則稍緩矣余思得此說雖非兩平正旨而於觀人之法足明一義姑存之

語類今之人才說道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才說道人員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按朱子所言衆惡衆好之必察可見其概嗚呼世道人心聖賢知之稔矣亦嘆之深矣

人能宏道一章愚按待其人而後行人能宏道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非道宏人也

過而不改一章愚謂是謂字先緩讀謂不改才謂之過以見能改之功後急讀謂不改直謂之過以見不改之

害

吾嘗終日不食一章愚按通章作一氣讀思無益不如學皆從終日終夜較量而出以身示人若從無益讀住另轉不如學以夫子之聖豈有誤思一日一夜而始知其無益方轉頭從事於學者乎余謂書首重讀法此其一端也

說命謂恭默思道必要之曰念終始典于學可見思不如學之旨

思不如學自兼頓不如漸虛不如實兩義方完俗講恐混入思而不學則殆意專主頓不如漸不知不兼殆意

終屬偏落

君子謀道不謀食一章愚按首句極力一頓耕也二句一開末句極力一合憂卽謀之深切處也

祿在其中矣愚按此處祿字跟食對餒言自主俸祿之祿與子張學干祿同詩意就福言者自別不可因此章遂以干祿之祿亦作俸言福固兼廩祿如五福二曰富是也然所該者廣四書中字義一律者多微別者亦有須各隨文義從其清切者言之

知及之一章包氏咸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邢疏此章論居官臨民之法也得位由知守位在仁若人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居官臨民之道必將失之然治及其官仁能守位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李充云知及以明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莅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知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顏特進按余蕭客古經解鉤沈謂卽顏延年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按常解將首節四之字懸空指理次節知及之仁能守之二之字指理不莊以莅之一之字忽然指民三節知及之仁能守之二

之字指理莊以莅之一之字又截斷指民動之不以禮之字又指民通章十一之字一口氣說話忽指理忽指民參差轉換如攪亂絲有如此說經法乎古注通章俱就臨民說文從義順邢疏守位在仁實本易何以守位曰仁以經注經夫何疑義李厚菴亦主古注說

古語云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今之專宗宋學者以漢注爲愚者矣愚者豈無一得謂可一筆勾之乎知者豈無一失謂可一律守之乎設漢注有一得未取則一章之經受枉忍聽經之枉而謂我必宗宋學至理屈辭窮亦必强爲之說此果爲明道計乎抑

全出門戶意見之私乎

男本祖香谷
本徵嘉谷 校字

經學質疑錄卷十四

淡川秦篤輝榆郎述

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邢疏蒙山在東故曰東蒙

邦分崩離析孔氏安國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

陪臣馬氏融曰陪重也按必如馬注陪之字義乃出蓋大夫已爲臣家臣重爲大夫之臣故曰陪也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鄭康成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爲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孔氏安國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集註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毛西河曰孔注多悼而少桓集註知有桓仍多悼而少文兩皆失之悼子先武子卒未嘗爲卿則政不逮矣政逮斷自文始當以文武平桓爲四世按文子一生之行似忠實詐逮政自爲首惡張惕菴謂文子無擅國之事遂除脫文子連康子數之爲四世轉因文子并除脫成公夫宣公政已逮矣成公何由復得政特懸此一代而以哀公足五世之數直是不成議論吾前謂張氏粗心武斷大約類此祿字集註未及俗講指賦稅不入公門張氏駁之極當改爲祿去者班

祿之褂言爵賞不自公出也說費力而仍未清何如鄭
康成爵祿不從君出六字之明了乎詳此爲細心讀古
注之勸並爲不師心自用之勸
生而知之者上也愚按孔子之性生而知者也故幼而
嬉戲陳俎豆不習无不利也孟子之性學而知者也故
三徙舍學宮乃陳俎豆因所習而移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程拳時曰晏子春秋齊景公好馬
其斯之謂與王氏弼曰此所謂以德爲稱按斯字隱括
德字引而不發令人思而得之自無煩他言粹補
邦君之妻一章孔氏安國曰當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

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
可謂仁乎曰不可邢疏曰不可者此孔子遜辭閻百詩
曰兩曰不可皆陽貨之辭猶之史記晉侯世家七曰未
能也皆晉侯語一例文法按此說最確令人行文設爲
問答用此種句法者尚多何獨至論語而忽之設兩曰
字皆夫子答辭則下文諾吾將仕矣何必重加孔子曰
三字以別之乎此尤本文鋏板柱脚
公山弗擾以費畔孔氏安國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
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邢疏定五年按此最確是時孔
子猶未仕故欲往何燕泉謂家語誤載十二年良允趙

雲菘又據左傳定十二年不狃率費人襲魯孔子爲魯
司寇方率國人伐之豈肯往應其召遂疑論語之誤夫
信左傳疑論語眞閻百詩所謂顚倒見者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何注言匏瓜得繫一處
者不食故也按此蓋謂匏苦不可食也喻人不材不足
爲用故易亦以井渫不食取象即夫子焉能繫而不食
之意若以植物而責其能飲食直可發一笑矣
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程拳時曰逸周書南氏有二臣功
鈞勢敵分爲二南之國韓詩外傳其地在南郡南陽之
間據此則南本國名厥後南氏廢二公化行其間遂爲

周南召南也按此解南之義頗確而周南向來皆主周
公實於義未安也鄭康成謂文王分岐邦周召之地爲
周公召公采邑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六州得二
公之德教尤純武王錄詩屬之太師分而國之蓋謂分
繫周召之義如此黃實夫又謂分陝在武王既得天下
之後二南之繫在二公既分陝之後夫周召分地食采
鄭氏屬之文王當必有據分陝時世自以實夫爲正然
所以名周南者初不盡因乎此蘇子由引召旻昔先王
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爲召公治外之證召南又
有甘棠之詩鵲巢以下皆繫之召其旨自明獨周南繫

周公於經文無可攷蘇氏謂周公在內近於文王故其詩不作亦屬附會據本篇首五詩皆言后妃推及文王已屬歸本之論又復增一周公殊覺無著矧周公勳在王室於武王成王之時尤多文王時雖已佐治豈有置穆考於空虛無用之地舉國而繫於公旦之理竊意周專指周國之周如周頌之例蓋推本周之先德所以及於南者歷歷如此而召南或以地之稍遠時之稍後召伯先後皆理外政又有頌伯之詩因別之以召也孔叢子載孔子讀詩自周南至正雅喟然歎曰周道成矣專號之周可見其不繫於周公而始名周南也至鄭夾漈

本樂記三成而南釋南之義然二南實以文王化行南國而言與武王滅商南旋之指又未可渾而一之矣

古之狂也肆一節愚按蕩雖謝安石不免忿戾雖富鄭公不免詐則殷浩之流耳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愚按利口或相其君之所長而投之如王安石之於神宗是也或眛其君之所短而制之如盧杞之於德宗是也或以大義諷之如許敬宗之以漢文殺薄昭說高宗是也或以微辭動之如王欽若謂寇準以陛下為孤注是也

天何言哉一節愚按天何言哉戛然竟住神味蒼茫子貢心領神會更何容以語言贊嘆至言性與天道章方才指出而曰不可得聞仍子欲無言之微旨也夫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使子貢終不喻夫子為失言矣

吾友朱翰樵曰集註謂子貢終不喻終者終身之謂也既謂其終身不喻何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章集註又云子貢自是始得聞之而嘆其美夫聞而嘆其美非喻乎又曰子貢最善問即宋儒亦稱其直窮到底焉有聞天何言哉之語甘於終身不喻而無一言進質之理

飽食終日一章王伯厚曰文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

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聞道聞見深矣可以發明無所用心之戒按經文猶賢乎已是甚言無所用心之害非以博奕為賢也文子之論又足以引伸夫子不言之意而為今人之切戒

王氏又曰江總詩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元城劉公歲晚閑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脩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何屺瞻曰總詩是詩人常語元城則聖門事也程子亦謂人不學則老而衰程易田曰晉書祖納好奕棋王隱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納對曰亦忘憂隱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俱取散愁此可兼濟

何必圍棋前半教以惜陰卽元城不可遣之意後半教
以讀史散愁卽江總著書遣日之意按度日之法有三
圍棋遣日下焉者也著書遣日中焉者也進德脩業惟
日不足上焉者也此可與聖言相發
箕子爲之奴王伯厚曰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
史記正義謂尸子云
長沮桀溺鄭康成曰長沮桀溺隱者也按或謂當時津
且不告何從得其姓名李岱雲因謂合上章觀之迎車
者之名從車近水者之名從水皆記者以意名之夫接
輿之名見於莊子諸書豈以迎車而名之至謂不告以

津無從得沮溺之名不知夫子終渡此津乎亦終未渡
此津乎當必終渡此津矣既得人而告以津獨不可告
以二人之名乎使終未得其名記者亦渾而書之如晨
門丈人之例可耳當不替人改號爲之摹其狀於長與
桀會其意於沮與溺作此兒戲伎倆也
耦而耕王伯厚曰人耦牛耦鄭氏注合耦井言之疏謂
周時未有牛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爲之令攷山海經后
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云冉耕字伯牛賈誼書
新序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
耕早晚何待趙過按月令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

送寒氣註云土能制水故作土牛與牛耕無涉益公誤
引惟尸子載夷逸語曰吾譬則牛也甘服軛以耕於野
尸佼戰國時人亦古以牛耕之證總之必不始於趙過
也趙特教彼一方之民牛耕耳豈可據爲牛耕之始哉
以杖荷蓧包氏咸曰蓧竹器程拳時曰蓧說文作莜芸
田器也字書無竹器解按芸田器從下文芸字會出最
確器或以竹爲之今芸田無用竹器者古今異宜未可
知也程友菊四書辨以杖荷蓧四字當各爲義以用也
謂用杖以行而所荷則蓧也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邢疏丈人責子路按或

謂三句乃丈人自謙之辭言我於四體尚不能勤五穀
尚不能分知孰爲夫子乎如此方見隱者之德量所以
致子路拱立之敬而丈人雞黍留歡更爲投洽也不然
無端怒責失路之人不情已甚子路縱賢亦不校而去
耳何必拱立致敬且既不情如彼又肯殺雞爲黍見其
二子乎此說頗長
子路曰不仕無義鄭康成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按
此註最爲精密蓋見其二子焉已爲長幼之節伏案此
明對二子之語其不記告二子者古文省筆法也於此
可見論語記事之妙趙雲菘曰吳青壇謂見其二子焉

句當在至則行矣之後不然旣無人矣與誰言哉使趙氏見鄭注悟出論語書法必不爲錯簡之疑矣

逸民愚按唐荆川謂脫然於聲利華寵之外而一無所緇故爲逸民是固然矣然祇對聲利華寵言之則亦有所未盡也姚承菴謂雖爲世所遺然不無自遺逸之意則與石隱之流何別而必書之爲逸民聖人且與之較同異乎或又謂聖人不願爲逸不忍爲逸異於數子夫其不願爲逸不忍爲逸之心卽所以異於荷蕢楚狂沮溺丈人之輩又何必復於數子較其同異而始見其不願不忍之心耶竊嘗論之大抵數子生平皆在半仕半

隱之間而又其人皆有可行之道如夷齊雖遜國而亦就養文王武王伐紂叩馬而諫其非無意經世可知柳下惠三黜不去亦欲行道惟虞仲少連夷逸朱張無以考其爲仕與否然旣與夷齊諸人并列而聖人復稱其中倫中慮中淸中權則必無自遺逸之意同於石隱之流可知合而觀之蓋數子皆有意行道而道終不可得而行者也此列之於仕者不可列之於隱者又不可故變其例曰逸民此蓋聖賢之一變局而夫子晚年道終不行正與相合惟其相合故可例論然夷齊諸人雖曰道不得行而終有可與不可成見未化視孔子仕止久

速一因乎時而我無所與之胸早已懸絕則其異不在逸與不逸不在忍與不忍願與不願而在處此逸之心聖人正以其同爲逸民而判斷各人面目又自道其心之所安原非矜已抑人而自開心見赤也夫天欲逸聖人聖人安得不逸此不忍不願之心爲贅且果爲不忍不願是仍有可有不可矣蓋夫子之周流列國亦因時勢可以周流而道自應如是固非爲不忍爲逸不願爲逸而然也其列此於齊景諸章之後蓋以其道終不行入於逸民之列入於逸民之列處之者仍一無可無不可之心不但異於石隱自甘遺逸之流而并異於不爲

石隱行道不果之輩此所以爲時中之聖而不可企及也

虞仲古注未及集註虞仲卽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按顧炎武汪堯峯閻百詩皆疑其說毛西河斷爲仲雍曾孫周章之弟蓋武王克殷封周章弟虞仲於虞西河論之旣詳且確然余以論語斷之周章弟旣封於虞已成爲君矣有已成爲君仍以逸民目之者乎隱居放言豈君之事乎西河又謂指克商以前武王未封之時而言如此則伊尹之莘野太公之磻溪皆可謂之逸民矣然則卽仲雍乎又非也仲雍實繼大伯爲句吳長者也焉

得謂之逸民乎竊謂古今遠矣斯人衆矣同名者多矣祇應還一論語中隱居放言之逸民虞仲萬全無失若必牽合一人竊恐李戴張冠令地下人拍手笑煞安得起諸考據家一獻此愚也

張惕菴曰虞仲確係仲雍蓋未成爲諸侯卽是逸民且有短髮文身羸以爲飾可爲廢中權確據按其如爲勾吳長何哉爲長卽未廢矣

朱張邢疏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按古今豈有兩孔子王弼之言妄甚其不論者或偶不及或及之而遺其說皆未可知且與

夷齊諸人類載則亦諸人之流亞耳豈待穿鑿別爲一解哉何燕泉曰惟朱張不言其行是其隱也但聞其名耳眞名通之見

放言包氏咸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王伯厚曰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可見包注有味按放置允與下文廢字貼合若如常解謂放縱其言孔子豈以廢中權稱之乎

大師摯一章邢疏此章記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也集註本之爲說按毛西河據他書載紂時樂官抱器奔散事斷摯干等皆殷人且謂摯卽大師疵陽卽少師彊夫以明明論語所載師摯之始與此大師摯合爲一人者則必析爲二人明明疵摯彊陽各爲一名不可合爲一人者則必强爲一人西河好怪一至於此又云天子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此有四飯非魯侯可知不知此有一說謂天子有初飯魯無之所以異於天子且魯僭天子制見於左傳禮記者不勝數何獨拘拘於此而疑之哉毛氏通儒此又適形其不達也

擊磬襄集註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按集註實本家語蓋襄雖以擊磬爲職而所長在琴也閻百詩曰孔子在

衛五十九時學鼓琴於師襄子與論語曰襄者自別一人且魯伶官日以擊磬爲職守未入海時豈容抽身至衛教孔子琴註本家語非夫以師襄子多一子字遂謂與襄別爲一人已屬拘泥又泥史記已甚遂謂聖人年至五十九始學琴於衛又斷襄必不能往衛教琴是夫子於魯必不可學琴矣不知家語固難盡可爲據史記亦難盡據也此自以家語之說爲長余甚服考據家之博又不能不笑其拘也

周有八士包氏咸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爲顯士故記之爾邢疏鄭康成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

時集註本此董仲舒春秋繁露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
俊此天之所以興周也按或以八士卽文王所詢之八
虞則爲文王時人也又謂卽逸周書所載武王克商乃
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南宮伯适遷九鼎三巫之南宮
則爲武王時人矣程夅時曰逸周書和寤解王註謂武王乃
厲翼於尹氏八士惟固元讓又武寤解尹氏八士大師三
公咸作有績神無不饗據此則八士乃武王時人也
子夏之門人一章包氏咸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
子張按其不可者拒之卽夫子無友不如已者之說也
於人何所不容卽夫子汎愛衆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

與之說也此子夏子張所以各有聖人之一體也
聽其言也厲鄭康成曰厲嚴正也集註厲者辭之確閻
百詩曰必訓嚴正始爲溫之變若訓確豈子溫而確乎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
弊張惕菴曰子夏篤信好學年高而益進克勤小物卽
其人也豈肯脫畧小節者此章爲觀人者言吳氏所論
未得其解楊氏瓚曰寬於論小正所以嚴其大也按楊
氏之說最精蓋此語正爲從世張禹孔光胡廣馮道一
輩痛下針砭以不踰閑祇其闇奸之魄以出入可也抑
其瑣屑之行使彼之小廉曲謹所恃以欺世而盜名者

直掃一空而其傷義滅倫之罪乃不可逃於天地之間
不然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現存尚書豈子夏末之都而
畱爲吳棫輩訾議地耶
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
間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士不中道
相見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
人淸揚婉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
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說苑
尊賢篇同按二書所引大德二語實夫子之言由此推
之不但救切時弊聖人時中之道亦是如此雖違衆吾

從下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卽孔子之大德不踰閑也
今也純吾從衆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卽孔子之小德
出入可也特難爲拘儒道耳
學而優則仕王伯厚曰韓非解老篇周公曰冬日之閉
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按此可悟學優始
仕之理
夫子之牆數仞包氏咸曰七尺曰仞按趙岐孟子注八
尺曰仞未知孰是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朱竹垞曰晁公武謂王逢原解此
二句曰四海不困窮天祿不永終矣王安石新義取之

按此就書語反勘最確國之亡與不亡實可於此決之千古萬年百不失一其可畏也哉然安石知取此義卒以困窮四海亡宋眞枉讀一生書矣

予小子履孔氏安國曰履殷湯名集註履蓋湯名閻百詩曰朱子易殷爲蓋不過以成湯名天乙既見史記而此復名履故作疑辭耳大抵以生日名子者殷之質問錫嘉名者又殷之文如商辛又名受之類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何注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帝心故按帝既指天則帝臣當指人君且此皆伐桀告天之文自專以伐罪爲說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何注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集註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善人也按何注亦通但武成明有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之文則集註更有依據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氏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集註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仁人按集註所引即安國書傳之文何以解論語迥異今以泰誓本文按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旣言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復言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語意犯複且予有亂臣以下俱就周言而忽及商又覺參錯失倫則以何氏所引孔注之說爲長安國書傳係僞託此亦一破綻也或曰此時管蔡之事未見何遽及之曰泛論其理以後證前固自無礙或曰周道親親當不如所論曰此亦極言尊賢之篤耳大學謂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豈不亦與周道親親相遊乎且五叔無官十亂同德尤親不如仁之確據也

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即據孔氏此條論語注證孔氏

書傳之僞最爲確見

審法度邢疏度者分寸尺丈引也集註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閻百詩曰邢疏最確度卽同律度量衡之度法度者易謂制而用之謂之法是也史記始皇紀秦初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其證也按史記言法度明在丈尺之外大禹謨曰罔失法度盤庚曰正法度豈專指丈尺言乎閻氏旣不信大禹謨又謂盤庚當作別解皆謬也宜以集註爲正制度自兼丈尺在內

所重民食喪祭孔氏安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程拳時曰古注可

取者此類甚多集註槩未採入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孔氏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集註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毛西河曰知命即易傳樂天知命夫子知天命之命吉凶禍福則聽之而已何必知之陳晦伯引韓詩外傳云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董仲舒策云天令之謂命人受命於天故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

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此眞漢儒有師承之言按命本有二說一曰氣數一曰義理先儒謂專言命者主氣數言天命者主義理亦拘大抵理氣原不相離天命之謂性以理言氣數即在其中得之不得曰有命以數言義理因之可見此處知命與孔子知天命固是一理亦豈無淺深精粗之別曰爲君子自是爲學第一步事尚粗尚淺若知天命則知天地之化育矣豈可責之初欲爲君子者如執一而論孔子年五十始堪爲君子乎但漢宋二註於此處命字專主氣數亦欠當兼二說始備蓋知氣數之命則禍福已定無容趨避之工即漢宋二註之說也知義理之命則惠迪有權正可脩身以俟即毛氏所引之說也或疑氣數之命與義理之命往往相違余曰不然天命善不命惡善則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此氣數義理合一之正唐虞三代皆是如此惟比干夷齊之事及孔子以大聖不得位終遭困窮以死顏子早夭伯牛惡疾此似乎氣數與義理相違然一時之變終無以易千古之常且天下君王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而比干夷齊馨香永著孔子顏冉俎豆常新氣數雖絀於一時而義理仍伸於千古義理既伸氣數即與之俱伸而究未

嘗絀也有何相違之疑哉凡人營營只爭現在終身甘與草木同腐甚則遺臭萬年此由不知命而長爲小人之溷濁也豈不哀哉禍福利害似不足以縈君子之心然求爲君子正必先識破此關方可立定脚跟求上達而無疑毛氏謂不必知亦顢頇之見也

男 本祖香谷 本徵嘉谷 校字

經學質疑錄卷十五

漢川秦篤輝楡邨述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

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

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

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今本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

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

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

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

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　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右所錄爲古本大學自戴氏聖采列禮記鄭康成注孔穎達疏迄於北宋相傳不二實爲此本雖有賈逵本節目稍異終屬別傳而此係正經數千年無能與之爭烈迨北宋河南程氏出始疑有錯簡而改定之及朱子大

事更張訂爲今本以後學者專奉今本雖古本儼然在禮記注疏中曾不知其章句若何訓義若何矣此亦數典忘祖之一大闕陷也我

朝經學極盛迥出元明兩朝之上特奉

詔旨頒列注疏於學宮以俾士子講習豈非欲其沿今討古探旨窮源而一化其專已守殘之陋哉鄭孔注疏雖若於經義精微曲折之全未能詮發條暢但其依文衍義使後人於訓詁之間思而得之正解經之善道也至於朱註除改字分章違於經義外其優於古注者不少在善讀者擇取之耳或以其勇於改經棄置不顧或以其印定耳目屈首依從皆一偏之見也他若因程朱改本未確從而更改自元明以來有數十本之多或詭託石經以行其妄更無忌憚之尤者比諸自鄶又何譏焉

欽定禮記義疏一依大學古本原文全載鄭孔注疏朱子章句祗從附錄爲主爲客先後之間其宗古本之意較然可見誠以朱子改本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明以來科舉取士因仍不廢而求通經之全則必以古本爲斷伏讀

欽定案語有曰朱子更改經文別爲次序原未嘗以自出之新裁削相沿之舊籍也今之學者執朱子之簡編而竟忘朱子之本意夫豈朱子之所待於將來者哉茲當釐定三禮

於中庸大學之斷節分章解經釋詁悉從古本而朱子集註次於其後俾學者有以溯其源流徵其同異不特註疏羽翼之功得垂於不朽即朱子當日涵泳聖言參伍衆說其折衷之虛懷百世而下猶將見焉又曰小戴記之有中庸大學也自朱子章句出而陳澔集說四十九篇中遂祗列其目而不載其文夫漢儒長於數其學得聖人之博宋儒邃於理其學得聖人之精二者得兼乃見聖人之全經自宋儒之說盛行遂庋注疏於高閣君子未嘗不深惜之抑將置鄭注孔疏於存疑存異則歷千餘年名儒輩出何以至今不刊也第各存其原文俟夫好學深思者參伍之

以備考焉可乎仰見我
朝
聖天子議禮考文至大至公之意或據今本一偏之見於古本之脉理確有可據者任意妄詆不但稽古之學太疏即遵王之道亦有所未盡矣見拘於今本祗講今本可也古經者天地之心詆古本則傷天地之心學者愼之

近有作大學古本考辨者其所立說詖淫邪遁如攪亂絲不勝其駁就其中大謬者附辨數條以袪學者之惑而扶古經之正一云古本原文亦無可考按鄭本即原文必於原文之外更考原文則十三經之原文俱何考

乎一云今本大學自元明以來設科取士垂爲令甲按意中大憑據祇此眞矮人觀塲之見一云毛西河推本陽明深惑於良知之見李厚菴理學名儒亦謂考鄭本爲逐經意竊疑舊貫之仍文從理得因作大學古本說一書厚菴乃亦如此謂之何哉按毛西河專主漢學偏於駁朱則有之若謂其講良知之學并未夢見西河至李厚菴先生本宗朱子而大學仍依古本乃其讀書至允至公之意所以不愧理學名儒而反爲譏乎一云淇澳詩無一字與誠意相涉按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即朱子亦據以釋誠意謂自脩之首以爲無一字與誠意相涉可乎一云明德新民止至善槪以誠意之事當之則明新止特誠意之緒餘按明親止非誠意之緒餘而愼獨實明親止之骨子所以於誠意章槪之此理非一言可盡說詳誠意章至其以聽訟一章爲釋格物致知之義駁而可笑五尺童子知之不足辯矣

自明永樂以前今本大學雖行古本仍家有其書初未嘗廢迨胡廣諸人奉勅作四書大全惟取倪氏輯釋稍加竄易聊草應詔廣性最諂諛以朱子係明朝國姓專宗朱子大學訂本而古本從此式微顧炎武謂胡廣上欺朝廷下誑士子蓋因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

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祿利經學之廢實自此始顧氏可謂探本之論矣天未喪文道不終墜望於後之君子豈淺鮮哉

大學之道鄭康成注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朱註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按朱註較爲精括

王伯厚曰蔡邕明堂論王居明堂之禮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朱子大學章句序王宮有學蓋謂此

在明明德鄭注明明德謂顯明其至德也孔穎達疏言

大學之道在於章明已之光明之德謂身有明德而更章顯之朱註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按鄭孔注疏只是大槪必如朱註經文字字著實近有好異已見者并此議之且謂第二明字無關緊要豈經文亦有閒字乎凡朱註精密如此類者甚多實有功聖門不小舉此以見一臠後不遍說也

在親民孔疏言大學之道在於親愛於民按孔疏最確

不應如程子改作新字在程朱之意不過因下文引康誥作新民欲并盤銘四節作此句之傳遂改親作新以從之耳夫改經從傳已爲截足適屨况作新民亦謂振作其自新之民其義重作不重新康誥新字屬民程朱所改經文新字屬治民者語勢懸絕豈可因有新之一字不顧語脉之岐强比而同之乎自此字一改大學身無完膚矣或曰子謂新字不可比而同之是則然矣至親愛於民之說大學全文於義安在曰試讀治國章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能不謂之親愛於民乎試讀平天下章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更能不謂之親愛於民乎且凡言齊家治國平天下皆親民之義正不在一枝一節牽合字面也書金縢惟朕小子其新迎蔡沈集傳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按孔氏安國書傳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孔氏穎達疏亦同順文解義無不可通蔡說本鄭康成蓋從下文王出郊會出改作親迎或可但以此并爲大學新誤作親之證則武斷已極李戴張冠遂可決張之必戴李冠乎

在止於至善孔疏言大學之道在止處於至善之行朱

註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張太岳曰大學所謂至善中庸所謂中皆事理當然恰好處事理無常當隨時處中朱註謂必至於是則可謂不遷則不可不遷則滯矣若易遷字爲過字則得止字之義按張說固如實未達朱註不遷之意渠意蓋謂不失也世固有擇乎中庸不能期月守者所以顔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若易不遷作不失旨更明矣

知止而后有定二節愚按知止而后有定一節言知之貴於致也物有本末一節言物之貴於格也緊接止於至善透出致知格物兩層乃著實闡發一致字而格物

之理實亦不出於本末終始知所先後之外然此却只
言知之當致物之當格至下文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
知至乃聯貫言之又恐人泛求格致之理不得其要故
章末指出脩身為本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
也物格知至之理明切如此豈猶待後儒之補傳乎
然止之知卽致知之知知必緊從止於至善止字指出
此大學最細密處蓋天下之知亦多矣非知止於至善
不可謂知可見非專致良知矣所以然者孝弟固良知
食色亦良知此知就止言是謂當然之知微乖工夫卽
論語志於學學記離經辨志之旨此知雖正而淺必有

待於定靜安慮之功以致之至於得則知至矣定靜安
慮得俱就知言透發致知之理眞精於此時解誤指知
止在物格知至之後則必補格物致知之說於在止於
至善句下始明不惟傳文須補經文早須補矣有是理
乎何如依經文解則知止明與定靜安慮得有淺深之
分知止猶人子事父母知當止於孝定靜安慮得則由此
知而致之以深得乎止於孝之理知止是知其當然能
得是知其所以然慮字尤與致字關合知至則可不思
而得豈待慮乎能得卽論語知天命學記知類通達之
旨若謂定靜安慮得皆在物格知至之後則於知至而

后意誠界內懸空添出許多節次於八條目之中又增
五條目其理甚費探索須句句有釋文始得何以八條
目顯而易見者皆有釋文此隱而難明者轉不用釋文
有是理乎得就知至言極確葛屺瞻謂擇乎中庸得一
善思之弗得弗措也是此得字鐵板桂脚卽史記淮陰
侯傳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得亦就知言管子君臣上篇
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可見慮與知緊相比附總
之定靜安慮得屬於致知之中則精實了當屬於知至
之後則影響支離敢獻其疑於此
定謂知之專切靜謂知之深固安謂知之恬適慮謂知

之精詳凡人讀書觀理皆有此數層境候專就致知言
確然無疑各人反巳體驗自湍特為講家支離之說所
蒙以致理障重重認不出眞面目耳或疑致知離格物
說嫌於落空曰經文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未言格物
便言先致其知不患落空乎可見致知之理正須交割
分明至致知在格物自有下文何須急搶
物有本末之物卽格物之物此實就物泛言下文從天
下逆推到國家身心意才將物指實而脩身為本又將
物揭要言之初不出物有本末之外事有終始又就物
有本末引伸之蓋指本體言謂之物由體而達之用謂

之事由本體之物言則有本有末由達用之事言則有終有始然事之終始即在物之本末之內故下文祇言物而不及事祇言本末而不及終始此大學特爲格物標舉規模朱註謂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將大學格物全旨冒昧混過宜其欲另作補傳也何如不糾纏上文全爲格物起本之爲確乎且知所先後先後乃用功實義謂格物之先後也如知身之爲本而先之知家國天下之爲末而後之則格物實有次第所以能近於大學之道也

設使則近道矣下直接物格而后知至一節上二節爲

釋致知格物之理不待辨而已明大學偏從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逆推到致知在格物然後順敘蓋必一逆一順於義始完大學文法之高在此其使人迷離亦在此

或曰以知止節爲釋致知物有本末節爲釋格物豈不將知物劃成兩截且定靜安慮釋致字太詳知所先後釋格字太畧曰知物二者原分不開所以下文言致知在格物但致知格物却是兩項名目如何不先析言之而遽籠統說乎即如明德親民止至善何嘗是截然三事先就綱領攤開說後就條目總起說亦猶先分言致知格物後合言致知在格物之理所謂言有序也至於語言詳畧各隨其宜非定靜安慮四層形容不出致知之妙知所先後是格字大張本用功之詳則在誠意章如切如磋者道學也一句必如此旁見側出義始密理始完說詳誠意章

或曰定靜安慮之謂致知所先後之謂格可明犯乎曰亦虛言其理如此知物二字雖露致格名目却倒點在下大學之文明暗互用順逆相參讀破時却井井條條一絲不走

知所先後釋格字雖畧而理實精核無所不包正朱子

補傳之所未詳也

物有本末節朱註謂結上文兩節之意夫結者不復再措一辭之謂何以下文又提起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句而詳舉八條目乎八條目豈在三綱領之外乎且云結兩節則明新知得并重勢不相下何以三綱領用如許釋文而定靜安慮得五句不置一辭乎結法則二節并重釋法則一畧一詳有是理乎爲之說者必曰知止節重在知得定靜安慮四層祇作過文故不用釋夫以大學明道之書安有如許閒言僅作過文且以本末既爲結文矣猶復脚下生脚用聽訟一章作釋文明

明結文與明新並重之知止能得一節正文全無一字齒及結文有釋正文無釋有是理乎或曰知得暗藏八條目中所以不用釋曰三綱領正暗藏於條目者何以用釋豈非自亂其例乎吾得而決之曰條目卽釋綱領

知止二節緊爲致知格物起本所以皆不另釋

朱竹垞引宋黎氏立武之言曰格卽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卽致其知所先後之知按講古本者多據此爲說予則曰致卽致其知止之知格卽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蓋知所先後知字乃格字引綫不可當致知知字反使語言蒙混他家將知止二節渾言格致予謂知止節言

致知物有本末節言格物此爲理其緒而分之致知在格物一句方比其類而合之似覺明晳從前惟魏文靖有曰格之有序卽爲知先與鄙見相同

或曰旣知止矣何須更致曰惟其知止所以可致若不知止則知已先錯愈致愈錯矣知止猶言識路知至猶言路熟知止只當得志於學一層不惑知天命皆從此致之方是知至所謂得也若將知止認作知至是以離經辨志爲知類通達矣豈不混紊

亦有知物有本末節非結上是起下者然以爲起八條目猶籠統之見必謂專爲格物起本方確物字卽格物之物實亦包舉天下國家身心意名項此又可通之義但必專就格物一項說本節廣眼始淸

知止節爲致知起本以有知字可據物有本末節爲格物起本以有物字可據經文本明講家必蔽之使晦奈之何哉

物有本末一節時解謂之知序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二節謂之知要是於格物致知外又添知序知要兩層夫孔子之道一以貫之知之爲說果如是紛紜岐出而不一乎求知序知要於格物致知之外何如求知序知要於格物致知之中格物致知含序與要不知何以爲格

何以爲致也願偏袒今本大學者明以教我

朱子攺訂大學後宗古本以知止二節爲釋格物致知者凡數十家他不具論卽董氏槐學於慶源輔氏王氏柏學於勉齋黃氏皆朱子再傳之門人俱謂格物致知之義未亡以此二節當之雖其爲說各有不同具見格致釋文之未亡而不必另補則確無可疑者但諸家必欲移此二節於聽訟節之後爲格物傳者仍屬在見不如依經文次序明白了當（王弇洲曰晦翁補格致傳膚而陋甚矣人自量之難也）

致知在格物鄭注格來也物猶事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朱註格

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按
鄭註抹糊朱註精確易言雜物撰德禮言方物出謀皆
與朱子訓格物之義相通王陽明謂格如格其非心之
之格物謂物欲不但與誠意正心犯複且上文物有本
末豈欲有本末乎一字二解亦不可得而通矣
顧炎武曰以格物爲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末矣知
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按物卽指意心身家國與天
下之事而言豈如陽明之格庭前竹子七日致病哉然
格庭前竹子亦朱子卽凡天下之物其說太泛誤之也
徐仲山駁朱註窮至二字杜撰但朱子實本易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語
物格而后知至一節愚按物格至身脩是釋明明德家
齊至天下平是釋親民止於至善卽條貫格至誠正脩
齊治平之中此豈容再贅一字更作釋文蓋八條目卽
釋三綱領也綱領何待另釋旣釋目復於目前釋綱豈
非疊床架屋凡釋皆以所謂標出康誥曰克明德諸節
不言所謂且無三句正文決知非釋也另列諸章以釋
綱領則爲贅文條貫諸章以釋誠意則爲要義固不能
舍要義就贅文也說詳誠意章
家齊而后國治二句管子牧民篇以家爲鄉鄉不可爲

也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
按觀管子之言可知家國天下分之殊觀大學之言可
知家國天下理之一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孔疏言已以厚
施人人亦厚以報已也若已輕薄施人人亦輕薄報已
言事厚之與薄皆以身爲本也朱註所厚謂家也按此
二節存反覆推明脩身爲本之意則厚薄自應照孔疏
就身之施報言方與上文一例渾言身之施報自該家
國天下之理單指所厚謂家轉覺添設矣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孔疏本謂身也旣以身爲本

若能自知其身是知本也是知之至極也按孔疏最確
身卽物也知身之爲本卽格物也物於是格卽知於是
至矣明白了當所以下文緊接所謂誠其意者因此謂
知本二句祇渾收物格知至大意而格物工夫未明言
之因申述於誠意章內謂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則格物
之全功了然矣豈果有缺文待後人之補哉其必見於
誠意章內者以明誠緊相貫注不可畫作兩截而又必
以愼獨之敬爲格致之本故也詳見後章程朱誤將此
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移於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此謂知本之後覺二此謂知本疊在一處不便遂謂此

句為衍文其實決非衍文也
家語入官篇孔子曰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為本者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同按此質為格物以脩身為本鐵板柱脚欲改古本大學者將并家語大戴禮孔子之言改之然後可
或曰格物單指修身則只一脩身便了家國天下之物可不必格矣曰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能格家國天下之物豈能脩身大學誠恐格物者泛而無統故揭出脩身為本作格物致知定盤針博而有要莫切於此即此已賅泛言天下之物十倍矣

高忠憲曰千變萬化有一不起化於身者乎千病萬痛有一不起痛於身者乎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至
魏文靖曰格之有序即為知先格之有要即為知本
吳觀我曰首章之末特結以知至之一言正以明夫全章之旨皆歸格致而不必更為之釋也
葛屺瞻曰古本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首章末末之有也之下文理極為相屬如何可更
言知所先後言脩身為本乃格致真實主腦泛言天下之物則格致漫無主腦
有疑知所先後為非格物者予詰之曰讀書為格物之一端乎曰然曰予讀書順書之序讀乎抑顛倒而讀之乎曰必順書之序曰然則格物必知所先後矣有疑脩身為本為不足以該格物必如補傳即凡天下之物者詰之曰予讀書擇其要者讀之乎抑不擇其要即凡天下之書一齊讀之乎曰必擇其要曰然則格物必以脩身為本矣
或曰予應舉敢不宗今本乎曰是則然矣科舉之外實有學問孔門之作大學非為應舉設也古義真精予豈焉能忍而不講乎
所謂誠其意者一章愚按格致大旨已於首章發透故

以所謂誠其意者緊接釋之且脩身為本而脩身之要實無過於誠意故誠意在條目上連致知下連正心特專釋之者以其總貫三綱兼包七目為大學要之又要者也所謂誠其意者乃大學特筆試思他章有此單行文法否誠意所以為要實由慎獨為誠意骨子必於誠意項下指出而非慎獨不但意不能誠即物亦不能格知亦不能致而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皆虛矣即所謂明德親民止至善皆不可得而言矣故君子必誠其意以上四節人知發明慎獨以誠其意亦不知瞻彼淇澳至此謂知本推廣誠意即是推廣慎獨尤為

親切蓋如切如磋者道學也乃慎獨之係於格物致知者如琢如磨者自脩也乃慎獨之係於誠意者此爲誠意正文自脩自字緊與毋自欺謂自謙貫注瑟兮僩兮者恂慄也乃慎獨之係於正心者赫兮喧兮者威儀也乃慎獨之係於脩身者亦即就上心廣體胖而引伸之也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鄭注謂以其意誠而德著是也明慎獨之爲盛德至善也所以平天下章直謂先慎乎德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則言慎獨以誠其意之極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此以沒世不忘孔疏謂由前王意能精誠垂於後世

故君子小人皆所羨念是也康誥曰克明德至皆自明也孔疏謂廣明意誠是也猶言慎獨以誠其意則能明明德也克明德克謂誠能之也天之明命必於獨中始見顧諟則慎之謂也慎獨以顧諟明命則誠能明夫峻德矣自明自字又與毋自欺自謙自脩緊相貫注人能取四自字詳味而會通之亦可知此四節爲釋慎獨之能明明德而非單釋明明德矣解書本不須糾纏字面但此四自字天然關應豈可決而裂之乎湯之盤銘曰至無所不用其極孔疏謂廣明誠意之事是也猶言慎獨以誠其意則能親民也苟之爲言誠也日新又新雖

若兼正心脩身而慎獨以誠其意尤爲切要工夫至作新民之作又慎獨以誠其意之作用也其命惟新能慎獨則一誠可格天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猶言無所不用慎獨以誠其意之極耳是故與上故君子必慎其獨故君子必誠其意相應尤章法之顯然者若言皆當止於至善早侵下句界限矣或謂此四節明有五新字首章在親民親字不更作新字終不融貫曰試思作新民非誠有親愛於民之意能然乎至其命惟新則文王視民如傷怙冒西土尤親民之極豈待改作新字始堪比附乎且親民之義首章齊家治國平天下已詳釋

之此四節爲釋慎獨之能親民故從日新又新起本非單釋親民尤爲明顯不然釋新民而忽言日新不亦雜乎若謂新民必本於日新將置明明德於何地頭上安頭更不可得而通矣或曰日新正於明德新民兩界中接縫極其精密何爲頭上安頭曰此如今作搭題聯貫之法則可非聖經之本義也安可執其一說而破其全體乎詩云邦畿千里至止于信孔疏謂誠意在於所止是也猶言慎獨以誠其意則能止於至善也於緝熙敬止依今本作釋止至善解總覺敬止爲添設無來歷從古本作釋誠意解乃知敬之一字緊跟兩必慎其獨來

爲誠意切要關目亦卽爲八條目三綱領切要關目至舉仁敬孝慈而推極止於信愼獨以誠其意之旨尤彰明較著矣此予前所謂兼包七目而總貫三綱者也子曰聽訟至大畏民志鄭注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蓋就意誠之效而極言之天下之不誠至無情之訟辭已極我之意誠使彼之辭自不敢盡語意尤與愼獨以誠其意緊相針對尚何疑惑而從別解之有此謂知本鄭注本謂誠其意也最確經不明言誠意而以知本二字微文點逗與開章所謂誠其意者神回氣合使人思而得之此大學文法高絕處或曰前此謂知本旣指

身此復指誠意非二本乎曰前對家國天下言故以身爲本此對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言故以誠意爲本所謂言各有當也通而論之誠意爲脩身之要誠意爲本卽脩身爲本奚有二本之慮乎以上照古本解明白洞達毫無隔礙奚假於倒之顚之衍之補之一番勞攘乎且從必誠其意截作誠意章聽彼淇澳以下各自爲義是使天德有誠意王道無誠意誠意有誠意格致正脩治平無誠意庶人有誠意天子以下無誠意豈非一大缺陷乎治國章言心誠求之平天下章言不可以不愼言先愼乎德言必忠信以得之何以節節繳歸誠意且并繳歸愼獨乎卽宋儒亦言王道本於誠意何以見之於經確有明文者轉不之信截之割之務使沒其義於經而後快乎大抵古本牽枝附葉隱爲灌輸義似疏而實密宋儒縷析條分轉致隔礙義似密而實疏願偏袒者平心思之

或曰綱可以包目今謂誠意總貫三綱兼包七目是以目包綱且以目包目不舛乎曰綱包目者示人以學之全目包綱者示人以學之要原不相礙且壹是以脩身爲本明以一目包綱目之全矣從脩身爲本指出誠意之愼獨則爲要之又要大學開示學者徹始徹終之義至明且切又何舛之疑乎

或曰故君子必誠其意已將上文收完後面不應又有許多說話曰治國章故治國在齊其家亦將上文收完後面何以又有許多說話以彼例此亦可無疑矣且大學自有顯然章法蓋每章住脚必有此謂首章此謂知之至也誠意章此謂知本脩身章此謂脩身在正其心齊家章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治國章此謂治國在齊其家平天下章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各章皆就本經或正結或反結惟誠意平天下二章文法小變整齊中稍寓參差之致可見章法一毫不亂凡

無此謂佳脚者如何可另爲分章古本大學章法小心謹愼如此明白的確如此亦若深慮後之變更者然無如顚倒衣裳者何也

首章提綱擧目卽帶釋格致以此謂結後六章釋誠意以下條目皆以所謂起以此謂結乃章法之確無可議者

所謂誠其意者一節愚按此節朱註予亦可宗之但予宗之之意與歷來宗之之意恐各不同予不敢謬託宗朱路自欺之實竊道學之名而不質言之也予之宗此註者以爲訓釋文義可宗而其切要之旨未必合也朱

註謂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雖於專釋誠意之旨未能闡發却與經文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爲釋誠意脗合以自脩之全而論本兼正心脩身但旣有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恰好分配正心脩身則如琢如磨之自脩專主誠意自之爲言卽愼獨之獨也之首二字似乎混雜至曰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一知字只當得經文致知一知字就當然之知而言蓋言意必不能離知所以知字可用若如講家坐實知至則大不然造到聖人亦不過知之至耳豈有知至之人自欺之理而且效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之理若如此必經文爲知至必誠其意方可令經文祇爲所謂誠其意者須知此三字是頂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誠其意三字來非頂知至而后意誠意誠二字來是用功語非成功語如何可强捺知至二字在內知至而后意誠而后字雖若有工夫巳自不大段費力豈至自欺爲不善無所不至如此之甚可見專釋誠意無一字與知至相蒙毋自欺謂自謙兩層一反一正總發明意之當誠緊跌起必愼其獨一句爲下兼包七目總貫三綱起本與首章知至而后意誠連串語氣絶然不類所以然者知意相關切要之理巳於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及知至而后

意誠反覆抉透釋文不必重衍又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旣格物致知又必誠其意之理下文實詮更無餘蘊首節不可預侵讀者且將諸家講義暫置一空成見專就所謂誠其意者一節經文語氣義理涵泳百遍自有悟入專就意說不纏知字一語更確

或曰好惡須就知上說曰好惡正是意之所發若云知好知惡則生來便有此意豈待物格知至正恐此意有差所以必從愼獨下手爲如切如磋格物致知之功若將好惡先坐入知至世之未格物致知者豈全無好善惡惡之良心乎其說不可得而通矣可見毋自欺也如

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是就意之本體推其誠之至極而言專是誠意一項正文毫不與知至相蒙方使所謂誠其意者一句語氣義理瑩淨貼合毫無隔礙至於格致又必誠意候提起愼獨要領然後申說所謂言有序也

或曰小人之掩著明是知好善惡惡者如何不蒙知至說曰掩著凡小人皆然所謂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也此正意之發動不可掩處即以知論亦是當然之理如此豈必從物格知至來若謂此小人必曾物格知至否則不知掩著今小人之掩著雖不識字者皆然豈皆知至

者乎大學所以必如此說正謂其掩著之意誠不可掩使知獨之當愼耳何必捺入知至夾裏使經文切近語意蒙昧不淸乎

或曰如子言則凡格物致知者即無有不誠之意乎曰不然知至與致知身分相懸予謂知至之不誠其意必不若爲不善無所不至之甚耳豈方去格物致知遂能保無此等事哉但此處經文實專就誠意一項反覆推勘未嘗及格物致知即宜就經文語意釋之不必添出反啓支離預侵下文如切如磋者道學也二句申說之理若能將經文界段讀淸並無絲毫之翳其奈滿腹講章横據胸中而不肯求經文本義者何哉

自欺固是欺其知在本文緊頂誠其意實指欺其意知字畢竟添設至於自謙專就意上說更爲明顯凡經文所無講家憑空添設諸說實不敢從

所謂誠其意者愚按據朱子格致補傳所謂致知在格物者是連串說則第二傳亦應連串說所謂誠意在致其知者如何經文祇爲所謂　誠其意者據補傳而論仍須補誠意在致其知一傳又補正心在誠其意一傳方爲鬪笱合縫矣試思經文無此二傳惟就誠意單釋並與脩身在正其心各傳連串文義不符果何以故宋

儒顢頇聽之而不知適形其傳不必補傳不勝補之破綻也使於此而致思焉可得格致已發明於首章故單釋誠意之旨矣亦可得愼獨爲格致諸目之本故單釋誠意之旨矣使後人果能讀書精密一無滲漏於此可毫不致疑而專以朱子訂本爲宗乎

依朱子訂本補格致傳之例則須補誠意在致其知正心在誠其意二傳方爲完善依另以聽訟一節爲釋本末之例則首章句句當釋仍缺知止而后有定五傳依古本讀則一傳不必補而加倍完善

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愚按經文雖自誠意說入其語意

實首重必愼其獨二節凡兩言之愼獨不外主敬故並
末引於緝熙敬止爲愼獨塡實君子必誠其意下聯彼
淇澳節說道學自脩恂慄威儀實節節貫入愼獨而格
致誠正脩身始終一愼獨而已矣格物致知亦非愼獨
之敬無從下手此章重愼獨與首章重格致各明一義
以相足古人之微意道破時顯然甚明亦確然不易朱
子補格致傳於首章則爲贅衍於此章以愼獨之敬爲
格致入手功夫反致漏落是欲密而轉疏也何如依經
文各明一義毫無滲漏乎朱子文集有悔補傳之言其
答胡氏書云聖學惟用敬耳向謂先致知而後用敬殊

不其然是必於小學中灑埽應對之時涵養用敬以先
於格致而後大學可言焉是朱子明知聖學以敬爲先
因拘於綱領之序誤補格致傳不得不以格致爲先誠
意章又截從故君子必誠其意而止誤以於緝熙敬止
二節另作釋止於至善之文遂滿篇尋不出以敬爲格
致之本柱脚又覺不安於心欲另以小學用敬補之於
大學之外使其如此大學眞有缺文遺義矣不知古本
節次顯然敬乃大學徹始徹終之道非惟小學爲然余
縷析言之不獨明聖經之全亦成朱子之美也
或曰如子之說則誠意在格致前矣豈不顯與首章知

至而后意誠次序相背且既以知止二節及脩身爲本
爲釋格致結之以知之至也又以如切如磋者道學也
一句錯出於誠意章者爲釋格致將以何者爲格致了
義豈於首章姑作不了語而復申補於誠意章乎抑首
章既了而復衍之於誠意章乎首章不了則疎首章既
了則贅此意云何曰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所
謂誠其意者與知至而后意誠語氣確是各明一義欲
取釋文與首章比而同之卽此二句亦決不可同矣此
姑就語氣言之已可知彼此並行不背之大概至以本
原而論則知與意各有先後蓋以後天工夫言所謂不

明乎善不誠乎身則知在意先故格物致知先於誠意
卽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庸言明則誠之旨也以
先天體段言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
之欲也格致卽物方見愼獨由靜之動須臾皆不可離
則意在知先故必愼獨始能格物致知卽易言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中庸言誠則明又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之
旨也大學爲言學之書當就後天工夫說入故以格物
致知誠意順舉條目而先天機要必於誠意章揭出徹
上徹下一線貫通此大學精義入神之理也至於首章
發明格致大旨原極了當誠意章緊跟愼獨補出格致

細密之功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何疎且贅之有以用功次序言八條目固有先後若隨事論之則此事知未至便當格物以致其知彼事意未誠則當誠其意自有各自爲用之實斷無限定知至後方誠意之理初何疑於單釋誠意遂爲沒頭學問乎然八條目雖各自爲用而原始要終總不外一愼獨此又專重愼獨之理明白的確無可疑者

論誠意之全體在物格知至之後所以首章謂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而格物致知大旨亦於首章發之卽誠意章如切如磋者道學也發明格致全功處亦在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發明誠意全功處之前此重格物致知之一說也論誠意中愼獨之一節則在格物致知之前所以兩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後始言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而愼獨又條貫乎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全因愼獨與誠意尤爲切近故誠意一項必須單釋似重誠意其實重愼獨此格物致知必先從愼獨下手之一說也大學精密處在此而脉絡參互難讀處亦在此

程子論王德天道其要只在愼獨可謂一言而徹聖經之秘此語實從古本大學誠意章會出後人知取此語而不知宗古本大學眞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也

顧炎武謂朱子之學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按朱子宗旨勝於陸子靜諸人發明孔子之教實在於此而古本大學誠意章早已定其規模故君子必愼其獨也非主敬涵養以立其本乎如切如磋者道學也非讀書窮理以致其知乎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威儀也非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乎宗旨原爲極是攺大學特一時之誤後人不遵其生平宗旨之大綱而反護其一

時攺經之誤說可謂知宗朱子者乎

中庸首章卽言戒懼愼獨後言明行後言明善誠身以爲天下國家卽大學必由愼獨始能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以及齊治平之理以經證經復何古本大學之疑

或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大學首章明謂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朱子本此補格致傳實於聖經脗合今反宗古本毋亦好怪乎曰朱子訂本如所指誠合矣但孔子之言非一端可執其一說而不觀於其通

乎如謂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此一義也謂君子脩已以敬又一義也同一君子何頓作二說乎二說果相持不相通乎細心思之可見脩已原不離博文約禮約禮以敬矣博文豈可不以敬乎然則敬者誠博文約禮徹始徹終之要道如待既博文而始用敬先不能博文矣所以古本大學條目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下手工夫必以愼獨之敬爲先今姑置他語祗將兩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於緝熙敬止七句書理順文涵泳先愼獨而后格物致知所以謂之如

切如磋知至而后意誠所以謂之如琢如磨意誠而后心正所以謂之瑟兮僩兮心正而后身脩所以謂之赫兮喧兮而總歸之於敬止何等縝密完全若依朱子訂本雖合博文約禮之旨早脫離入手脩已以敬要緊工夫若謂小學用敬大學入手卽不必言敬且候誠意始言愼獨且候止於至善始言敬止決無此理決無此理孔子之言因時而發似有不同而理實一貫大學則融會孔子生平教人之旨而言之故大學尤爲細密至其行文奧衍或煩言之而不爲多或約言之而不爲寡或參差言之而不爲顚倒錯亂古本筆法高絕而理之精

密卽因是而具後人或疑其先透格致大旨於首章後補格致工夫於誠意章語意不倫又疑如切如磋一句釋格致工夫太簡釋正心脩身二章太煩此皆以後世行文平鋪直敍銖兩停勻之法律古人豈不枉殺且以二本一不改經而理更足一改經而理反虧將何從乎朱子或問語類所論格物致知之義大約皆爲補傳而設而有二三條實足發明古本愼獨以格致之旨者其一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其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條實與古本誠意章相合至語類謂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是明以居敬在

窮理之先又云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密亦與古本首章先格致而后誠正次章先愼獨而后言如切如磋者道學也互相發明之旨脗合但既改經文則凡言居敬皆申補於格致之先經文之外不知順古本讀顯具於經文之中故予之宗古本與朱子似異而實同也恨不生當其時執贄於考亭之間傾心質證耳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愚按上文是人之見已誠於中形於外乃謂我有見於人之實語勢一來一往人多混看誠形本美德此就爲不善言之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孔疏此經明君子修身外人所視不可不誠其意十目十手言所視指者衆也按孔疏明確朱註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大意亦就人視人指言之最惡高頭講章白撰一說謂十目十手只是人不知而已獨知之已知之則與十目十手之指視無異顯背經文將千古第一戒條特特放鬆不知小人畏人知乎畏已知乎若曰已知卽當人知彼正樂於無所不至矣何嚴之有哉撰此說者卽小人無忌憚之尤者也（諺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已不爲是此節鐵板柱脚）上節明言人之視已此言十目十手謂人之視指者甚多以見其嚴而可戒平天下章引民具爾瞻卽此意

曾子曰愚按據此三字實作大學者引曾子之言大學非曾子自作明矣朱子大學序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此語已甚難爲顏子）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是指爲曾子自作與經文不合及其首章總註又謂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是指爲門人所作復與其序不合至其分經一章爲孔子之言更泚無依據朱子直以意斷之既欲指爲曾子之言又不欲專爲曾子之言割一章爲孔子之言幾以大學爲分裂私餉之物夫說經不以經還經以意斷經支離割裂而不顧其安豈說經之道乎以經還經則可不必妄分經傳可不必妄分孰爲孔子之言孰爲曾子之言決然知此爲孔門之遺書決然知此爲孔門相傳之正道但使就其文明其義可以身體可以力行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我一人可行推之千萬人無不可行我一世可行推之上千古下萬年無不可行如是足矣

賈逵謂子思懼家學失傳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其說頗爲可信但不知何所本總不如程伯淳先生渾指爲孔氏之遺書顚撲不破

體胖鄭注胖大也朱註胖安舒也閻百詩曰胖卽睟面盎背意安舒非的詁也

詩云瞻彼淇澳一節愚按此節朱子訂本移於與國人交止於信之後爲釋明德之止於至善古本在故君子必誠其意之後正發愼獨兼包格致誠正脩身之實爲一部大學切要之旨如何可廢自此一節移綴誠意章爲一本糊塗帳矣至若明德之止於至善大學開端已提唱明切何用釋文古人引詩斷章原不必與上文相接而亦有天然脉絡聯貫處又豈可使之分崩離析乎如上文言嚴言心廣體胖此卽引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從而引伸嚴與心廣體胖之意豈

非天然脈絡夫於古本確有可疑者猶　舊附識其
疑以示矜愼之心況以義理而論則愼獨兼包八目之
旨至精至密以文法而論則上下二節淺深相涵脈縷
相入并面目相符而忍自我決之裂之乎
或曰道盛德至善明有至善二字則今本謂釋明德之
止於至善確有依據曰若以字面爲據謂誠意必不可
言盛德至善富潤屋節言德言身言心皆若泛及於誠
意之外者又何以云乎可見此盛德至善亦就愼獨以
誠其意極功言之不言明德渾言盛德大學早已自補
罅漏平天下章謂君子先愼乎德實於此處探原而愼

獨之爲盛德確不可易矣若以此爲釋明德止於至善
前王不忘節爲釋新民止於至善是截然兩義何以此
節不專就明德截住而以民之不能忘也預奪新民之
界乎必以字面爲據前王不忘節新民至善字面又何
在乎
淇澳節意脈緊承故君子必誠其意上文來確有可據
猶言試卽嚴與心廣體胖而繹愼獨以誠其意之全功
誦淇澳之詩而知之矣有斐君子明就兩故君子必愼
其獨一故君子必誠其意引伸之如切如磋者道學也
學字卽大學之道學字明愼獨以格物致知大學之首

務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自字卽毋自欺謂自謙自字
明愼獨以誠其意則戒欺求謙必琢磨以自脩也瑟兮
僩兮者恂慄也恂慄緊跟嚴字謂獨之宜愼如此其嚴
則正心不可不致瑟僩之功以盡恂慄之實也赫兮喧
兮者威儀也謂能愼獨以誠其意心廣而體自胖脩身
乃有赫喧之威儀矣脈淸縷析毫非牽强忍而割之何
可哉何可哉朱註以講習討論釋如切如磋最
確格致有外於講習討論者乎
瞻彼淇澳鄭注澳隈崖也孔疏澳隈也朱註因之按澳
之爲隈從乙六反音郁至水名之澳從於到反音奥此
下文爲菉竹猗猗則必生於淇水之隈可知有謂澳亦

水名無論音義難通豈菉竹不必傍隈而生漫長於二
水之中者乎
菉竹猗猗孔疏菉王芻也竹萹竹也按爾雅釋草菉王
芻註菉蓐也今呼鴟脚莎疏卽鹿蓐也屈原離騷薋菉
葹以盈室兮謝朓詩霜剪江南菉詩小雅終朝采綠疏
同菉又爾雅釋草竹萹蓄註布地而生節間白華葉細
綠人謂之萹竹確是二物朱註未及而詩集傳綠色也
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旣狃作一物又誤以萹竹之草爲
竹閻百詩號稱博洽又好議朱註而亦附會其說何況
其他

如切如磋者至民之不能忘也孔疏記者引爾雅而釋之按今全文亦見爾雅釋訓以理揆之爾雅當在前要之各自爲義不必牽合爾雅反生觸礙

或疑將三綱領皆歸併誠意則只一誠意便了何必言正心脩身不知誠意實緊要關頭故以三綱領特地坐實誠意至正心脩身祇由誠意而推廣之朱子所謂不大段費力是也經文詳畧已將工夫節要指點瞭然

詩云於戲一節愚按賢親樂利皆前王慎獨以誠其意推廣於齊治均平之實上節爲脩巳以敬此節爲脩巳以安人脩巳以安百姓論語即此二節鐵板註腳人謂

慎獨貫注不到親賢樂利者試取論語讀之

康誥愚按書序作成王封康叔考之書辭多不可通宋儒改爲武王艮允朱子謂封武庚與康叔想是同時商畿千里紂之地亦甚大所封必不止三兩國此亦想當然之辭據竹書紀年成王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於衛是衛之立國實在殺武庚前尤爲武王封衛確證序者徒見以殷民遷衛在成王時遂并始封康誥之篇亦移置於成王而不顧其文之牴牾也惟左氏定四年傳子魚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下文於康叔乃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則似康誥爲成王所命是誠可疑然傳聞異辭固不得據左傳而强解尚書也故凡大學孔疏謂成王及周公誥康叔之說概不敢取

閻百詩曰孔安國書傳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最確鄭康成作謚號解非是按康之爲義閻氏得之但康誥之書實爲徙封於衛所作故有在玆東土之文張惕菴誤會康之一言謂武王封叔封於康作書誥之尤與書辭不合

湯之盤銘孔疏盤沐浴之盤閻百詩曰鄭康成內則註槃承盥水者韋昭吳語注槃承盥器也最確孔疏誤

苟日新孔疏苟誠也朱註因之即此一字尤見與誠意相入

周雖舊邦閻百詩曰左傳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此舊邦之一證

邦畿千里閻百詩曰殷都河南者三都河北者四

緡蠻黃鳥愚按孔疏言緡蠻然微小之黃鳥則緡蠻小鳥貌詩毛傳同朱註緡蠻鳥聲本於長樂劉氏解當以古注爲正閻百詩曾辨之

止于丘隅孔疏鳥止在於岑蔚丘隅之處朱註丘隅岑蔚之處按孔疏語本混同朱註從孔而誤者也丘隅實

無岑蔚意閤白詩程夆時皆辨之
於止知其所止愚按誠意章縮定知其所止足見古本義理之密明誠之非兩截確可見矣而格致之必本於愼獨亦確可見矣此知其所止正從當然淺近處喚醒人故以鳥喻至下文緝熙方是知止之所以然卽首章慮而后能得也界畫一絲不走以此例彼可見首章知止決宜淺看而得必就知之至言亦確矣緝熙卽知之至也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愚按此句似正似喻全在淺處教人反其本心之明以求當然之知猶云鳥猶知當止之

處人可不知當止之處乎至充當止之知而知所以當止則必緝熙以知之至方能之此語意確然之序若將此節知字深看毋乃視鳥太高而與夫子喚醒迷人神吻全然不類矣
詩云穆穆文王一節愚按穆穆者敬之容也不可將穆穆另作一意轉啟支離於緝熙敬止緝熙者謂知止之所以然卽知至也惟知止之所以然方能敬以止之卽意誠也可見緝熙敬止四字直將愼獨以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作一總滙確然爲誠意包綱貫目結穴故下文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五項釋之脩齊治平大綱實無

出此五項之外者時解專截緝熙作明德引證僅言明德忽及君臣父子與國人交豈不夾雜至若朱註專以此爲釋止於至善則憑空添出敬字上文毫無來歷依古本作愼獨以止於至善則著實引出敬字上文確有來歷以起手言爲愼獨以歸宿言爲敬止況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尤文王愼獨之敬鐵板柱脚又何疑乎從仁敬孝慈一路推到與國人交止於信似最後一步却是最難一步實非愼獨以誠其意者不能明將脩齊治平總收入誠意夾裹而信字又與下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水乳交融依古本讀不但理足文法文氣融貫十倍若

依朱註將聽訟一節截作釋本末突然引子曰聽訟於上文又無來歷大學安得如許七斷八落之文乎
或曰前謂愼獨方能格致是敬在格致前矣此云緝熙爲知至方能敬止則敬又在知至後豈不相拘曰以初學之敬言則在格致前以成學之敬言則在知至後此敬所以爲大學徹始徹終之要道亦爲千聖百王徹始徹終之要道也問者洒然而去
子曰聽訟一節愚按此實因上文與國人交止於信連類而引聖言顧炎武謂聽訟乃與國人交之要務也最確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切定誠意

言本末則直提了當拋却誠意泛釋本末則掛漏迂回
解者亦知聽訟一事難以概括遂爲末不一末本只一
本之說夫末不一末於經文更無著之允者憑空結撰
毫無了義有如此之解經法乎且本末之意首章已反
覆透快何必更釋乃以反覆透快之經文轉釋以掛漏
迂回之傳文有是理乎君以首章爲經須句句釋之則
知止而后有定一節正須釋矣朱子又何從一一補之
乎況以首尾一筆書而分䟽爲經䟽爲傳實捕風捉影
之說也八條目既釋三綱領矣又用康誥曰諸節釋之
豈非頭上安頭物有本末據朱註既謂結上文矣又用

聽訟節釋之豈非脚下生脚程拳時曰古本大學辭或
不屬而意實可通要於立言之旨無害雖由之不易可
也程氏湖北名宿見地極高特牽於朱子爲此婉言耳
事稽其實必如古本辭始可屬意始可通此理安可亡
於天地間哉

古本舒昭曠之識而其理愈密今本守拘攣之見而其
理轉疎信哉古今人不相及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愚按情即誠
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即民之誠其意也畏即慎也志
即獨也大畏民志即民之慎獨也此上能慎獨以誠其
意之極效也所謂本也所謂知本也緻合誠意慎獨明
白的確毫無牽强若謂明德爲本則本文落空須憑空
用註幹補而從大學之道讀起並無明德爲本四字可
頂此節明爲誠意章結局無疑張惕菴欲申朱子訂本
泛釋本末之說遂謂無使民誠意之理顯與經文相背
嘗試論之格致上與民之所異所謂不可使知之也誠
意上與民之所同所謂可使由之也此理明白易曉若
謂民不可使誠意則舉親民止於至善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理皆虛矣且上能慎獨以誠其意之極民意即誠
乃自然感孚之驗非上能使民誠其意也中孚可以格

豚魚曾謂民不若豚魚乎張氏只圖紬此伸彼而不顧
語言謬戾如此且張氏又曰本末一句有傳亦可無傳
亦可夫大學千古明道之書一字之成固如金湯顧留
此可有可無之文乎是又自供其牴牾之案惟知言者
察之

或以誠意爲本之說出於漢儒遂畔之不知周子通書
開端即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
矣豈非誠意爲本鐵板柱脚又曰身端心誠之謂也豈
非誠意爲本即脩身爲本鐵板柱脚漢儒可非周子亦
可非乎大學可改通書亦可改乎

范允大讀書錄大學誠意中庸誠身誠意在愼獨誠身亦在愼獨千聖一理

陳石菴會語支言大學之書元子冑子庶人之子一也其書頭緒雖多只須理會脩身爲本四字所謂脩身爲本亦只須理會誠意二字迨夫意已誠矣身則脩矣而後平日所格天下國家之物與所致齊治均平之知乃得左右逢原舉而措諸皆爲實際若單講致空虛之良知與博通事物之名數其於大學之道相隔千里吾黨何取焉

汝南陳氏耀文問辨錄注疏前句此謂知本云本謂身也

後句此謂知本云本謂誠意也此正相應本末終始原非條件因本字遂謂釋本末然則又以何者釋終始耶康誥以後皆與誠意引伸而朱註曰釋明新止善夫格致誠正脩明德之事也齊治平親民之事也止至善實無出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外者既備言之矣又釋之何居

張氏怵曰只一誠意而明親止善之理俱備焉則誠意要哉

張惕菴曉曉申今本黜古本意不過欲圖科舉之士祟信以行其書耳其實只如諸家照今本衍義已足遂其欲矣何必并古本斥之轉見笑大方乎乃斥古本至共說不通處則曰縱傳者未爲朱子爲之奚不可誠如所言凡聖經皆可任意武斷爲之矣舉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淵源不已斬盡乎至於宗朱一說不過依傍門戶以售其私耳李文貞楊文定皆張氏所亟者何以二公於大學全宗古本二公之服朱子豈不若張氏乎蓋明道之公心不可沒也

或曰朱子於大學無功乎曰以格致爲窮理之說非程子不明非朱子不暢即此功莫大焉李楊諸先生講古本實本朱子之義而益精之耳豈眞有二理哉

明道惟其是而已或以朱子大儒一字不敢議將使孔子之道淹沒不章轉可安於心哉且朱子誠賢未有不舍己而受人之善言者也若執己見聞人之善言而輒怒甘蔽孔子而必矜己又何以爲朱子哉吾嘗與一祖朱者辯曰子服朱子固不如我服朱子也朱子而在必許我不許子矣凡言此者所以化膠柱之心也

朱子訂本專重格物致知大旨自正王陽明宗古本則欲自暢其良知宗旨迥非大學本義矣予今宗古本一以鄭孔注疏爲據而參會程朱之旨不敢少雜陽明之說其重愼獨爲格致之主因以貫徹誠正脩齊治平之

全與朱子似異而實同竊敢自信焉
或曰道德止推朱子耳鄭康成何足算而子必援之以爲說乎曰子殆僅讀高頭講章知有朱子耳朱子誠賢康成亦何可非也子亦知有後漢書乎九章算法馬融積算不合康成一算便決是其才不可及也居鄉感化無窮致使黃巾羅拜其門是其德不可及也三代後幾於王者惟漢昭烈康成實教之見昭烈自敘語是爲王者師也且十三經皆賴康成故當時以經神奉之非康成宋儒何經之可明乎試置高頭講章將諸說一一考之再與言

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八句孔疏言身因怒而違於正也下數句同按身字宜照經文不應改作心字蓋上文爲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是身心連串說若單接說心不正一項便與上文語氣不相應二節皆是發明身心相因之故文法爲一逆一順藉端指點謂身當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時則被其牽引而不得平日履蹈之正身字一頓有所忿懥各上截已暗包心不正則不得其正各下截已暗包身不脩心不在焉一節又就身心相關最切者言之則欲脩身之不可不正其心明甚所以末節通承上二節而直結之此下如所謂齊家在脩其身者下即接說親愛五項是就身家相關處說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皆就家國天下相關處說比類以觀可見經文身字無疑改作心字必經文首句單爲所謂正其心者與所謂誠其意者一例方可
宋儒誤將不得其正正字認作正心正字遂改身作心以就之不知孔子屢言正身正字屬身何不可通之有
此條李厚菴亦從經文身字解
伏讀
庫全書目錄有曰宋劉炎謂學二程而不至者不能無

偏明崔銑謂講理至宋人而精然而滋蔓講學至宋人而切然而多訛皆爭門戶者所斷不肯言者也其謂黃震學朱子一如朱子之學程子雖篤信謹守而補缺訂誤亦未嘗字字附和與宋末之依草附木者區以別矣按所論允足爲讀宋儒書者權衡之準郝楚望曰孔孟之有程朱猶三王之有五霸斯言吾不敢謂然但宜擇而取之耳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句程拳時曰鄭注辟言譬猶喻也謂於親愛賤惡等皆以心度之而反以喻已則身脩與否可自知也其說自通但與下好而知其惡三句文義不屬依朱註辟讀爲僻則字順義從矣按辟字明與

平天下章辟則爲天下僇矣之辟一例且語勢係反說就身不脩而言與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等語一例此朱註易古注之最確者自此以下朱註明切者頗多

人莫知其子之惡二句朱註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按二語解書明切可作箴銘

莫知其苗之碩王伯厚曰化書云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按此爲奢儉而言余轉一語曰貪者富不足廉者貧有餘貪者心常貧廉者心常富可與大學之旨相發

孝者所以事君也王伯厚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

經緯之言也見東漢韋彪傳注

心誠求之二句愚按引康誥曰如保赤子卽接云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明係釋書如保之意就保民者言見慈以使衆大旨末句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方就慈不待强指點根源講家誤以心誠求之二語遂就慈毋說脫却如字一層以致上下文脉不相應其誤自金仁山始至李厚菴乃正其謬

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二句孔疏謂於已有仁讓而后可求於人之仁讓也無貪戾之事於已而後非責於人也按有無卽跟上文仁讓貪戾亦見緊切

是故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荀子不苟篇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又曰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按所論卽絜矩之義而文繁不殺反欠該洽可識經子優劣矣

詩云樂只君子一節愚按好惡直從誠意章探源此人之共見共聞者然則經文明明可據何不以此證彼而致疑於愼獨以誠其意不能包綱貫目直注到平天下乎而謬從故君子必誠其意截作一章乎

節彼南山閻百詩曰南山謂終南山

有國者不可以不愼愚按愼字緊跟誠意章愼獨愼字來卽謂愼獨也天然關應爲大學者精細而傳之讀大學者鹵莽而忽之可乎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愚按德字緊跟道盛德至善德字愼乎德者猶言先愼乎獨中之德緊對下入字上下針線本極細密其奈粗心讀之別生枝節者何哉或曰恐無舍本章絜矩遠頂愼獨之理曰遠頂愼獨則愼字德字有來歷近頂絜矩則愼字德字爲添設況平天下章層層繳應誠意章乃全書之精脉可置之不顧乎

德者本也愚按德為本即慎獨以誠其意之本亦即脩
身為本之本大學無二本也
道善則得之愚按善即慎獨以誠其意之盛德至善
字
楚書曰一節孔疏案楚語云楚昭王使王孫圉聘於晉
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
猶在乎其為寶幾何矣王孫圉對曰未嘗為寶楚之所
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
為口實又新序云秦欲伐楚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招
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寶器在賢臣王遂使昭奚恤應之

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
南面之壇四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
請就上居東面之壇令尹子西南面大宗子牧次之葉
公子高次之司馬子發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
曰客欲觀楚之寶器乎楚之所寶者即賢臣也唯大國
之所觀秦使無以對也使歸告秦王曰楚多賢臣無可
以圖之又戰國義云楚王築壇昭奚恤等立於壇上楚
王指之謂秦使曰此寡人之寶又史記云理百姓實府
庫使黎甿得所者有令尹子西而能也執法令奉圭璋
使諸侯不怨兵車不起者有大宗子牧能也守封疆固

城郭使鄰國不侵亦不侵鄰國者有葉公子高也整
師旅治兵戈使蹈白刃赴湯蹈火萬死不顧一生者有
司馬子發能也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懷霸王
之業撥理亂之風有大夫昭奚恤能也是皆為寶也按
此惟國語可據新序及史記諸說皆多附會但凡所載
亦足以廣見聞
秦誓閻百詩曰秦誓篇史繫於封殽尸為發喪哭之以
左傳考之誓當作於僖三十三年夏秦伯素服郊次鄉
師而哭之日封殽尸霸西戎其志業遂矣豈復作悔痛
之辭哉

是故君子有大道一節愚按大道謂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大道必忠信以得之謂能慎獨以誠其意所為
忠信而大道得矣驕泰以失之謂不能慎獨以誠其意
斯為驕泰而大道失矣大學全部精神脉絡結聚於此
誠意章為天德王道之全功確無可疑古本大學之章
法亦確無可疑矣舍古本大學好為異說者他處猶可
武斷成文至此節手忙脚亂聚訟紛紛而迄無定義依
古本講則堂堂正正本本原原堅確晶明包涵了當如
撥雲霧之睹青天如驅羣流之歸溟海真欲明經者可
不於此致思而求古本之全理猶甘纒繞於今本亂緜

之中而不思除脱乎

生財有大道一節愚按大學若無生財有大道等語中庸若無財用足等語論語若無節用而愛人等語孟子若無不違農時等語便是一部空殼子乃知王衍輩之清談未有不遺誤家國者矣

孟獻子一節愚按孟獻子謂畜馬乘不察於雞豚可以審時宜董江都謂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可以微天道

大學宗古本者余曾閱數家未見愜心至秦子此書吾無間然矣朱子補格致傳疑之者多秦子宗古本

表章慎獨發明格致切實下手要領尤爲朱子功臣是其迹似違朱而其理實宗朱所謂君子和而不同也人讀朱子訂本知格致之爲要讀古本知慎獨之爲要且重慎獨正重格致非輕格致也此理爲諸講古本大學者未發之蘊即或有言及者亦無如此書之眞精至當也且他人講古本分門別戸則鄭孔程朱爲二秦子講古本去短取長則鄭孔程朱爲一善讀書者不當如是耶翰樵宋紹珖跋

男 本瀰香谷 本徵嘉谷 校字

經學質疑錄卷十六

漢川秦篤輝榆郵述

中庸鄭注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按凡書篇名末字必有實義落脚即禮記除檀弓人名之外莫不皆然從鄭庸作用語意乃有着落中庸謂至中之用猶大學爲大人之學也若作平常則未落脚且以經文用其中於民斷之庸之爲用更確

顧炎武謂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亦是借用釋氏之言不無可酌按佛家心法虛無之心儒家心法誠實之心虛無之心不可有誠實之心

不可無心法正自同牀各夢顧氏因恐墮入禪寂并此二字議之豈但矯枉而過正幾於惡噎而廢食矣借用語句行文勢所不免孔子曰不以人廢言不但程朱引用注釋之語即大學引舅犯是不廢雜霸矣孟子引陽貨是不廢惡人矣顧氏乃搜洗於一字之間至謂眞字六經所無（其說本於孫季昭亦不載出孫氏蓋顧氏議前明著書勦襲之弊往往躬自蹈之讀日知錄者不可不詳考也）出於老莊斷不可用并議周子無極之眞語不知諸子百家語意精粹者原可引用比諸斷章取義之例且眞積力久則入語出荀子荀與莊同時可見眞與假對自係古義而莊子眞者精誠之至一語爲眞字

確詁六書正譌人受氣以生目最先神之所聚無非質也故从目从匕匕化也从丌氣之兆也按丌音姬
說文下基也薦物之具象形眞之从丌亦基址踐實之義不必因司馬子鍊形爲氣
名曰眞人懼其墮入異端而斥之也若必六經所有之
字其奈皆有殘缺何哉眞心爲愼愼字見於經者不一
而足若眞不作誠實解不與僞妄對而僅爲異端之說
則愼何取於从眞小乎且不獨此也顧氏日知錄凡遇
論心之言輒相謗議斥爲佛氏之說夫心如轡事如車
無心事焉行無轡車安適哉或舍事論心使心墮空虛
此佛氏之謬闢之是矣至吾儒之所謂心本與事俱自
郝仲輿之徒出鑒佛氏空虛之心舉吾儒論心之言而

槩屏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竟敢斥爲僞書此何可哉
程子謂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亦
想當然之說非有確據也孔叢子固載子思見孟孺子
事必屬附會且亦未言以中庸授孟子也孟子曰予私
淑諸人若果親受業於子思豈作爾語乎史記謂受業
於子思之門人庶幾近之以孟子實能行中庸之道而
獲於上有道一章載於本書者又與中庸同卽謂能得
子思之傳也可然亦孟子能自得之初非子思授以中
庸也余所以必辨者解經總無取想當然之說也

天命之謂性鄭注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
則信土神則知孔疏皇氏云東方春春主施生仁亦主
施生秋爲金金主嚴殺義亦果敢斷決夏爲火火主照
物而有分別禮亦主分別冬主閉藏充實不虛水有內
明不欺於物信亦不虛詐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
含義者多知亦所含者衆按水流動知亦流動則水應
主知而屬冬水歸冬旺也土充實信亦充實土應主信
而屬中央土寄旺於四時也此皆確然之理注疏費解
王伯厚曰易乾鑿度水爲信土爲知服氏注左傳土爲
信朱文公謂信猶五行之土服說是也按鄭注或本乾
鑿度而誤

孔疏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
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含生之類皆感五行而生唯人
獨稟秀氣故禮運云人者五行之秀氣被色而生樂記
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可離非道也孔疏若荒梗塞澀之處是可離棄以非道
路之所由猶如凶惡邪僻之行是可離棄以亦非善道
之行按此解非道二字最淸

君子中庸鄭注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按鄭既以庸訓
用矣此又訓常二字何頓作二解以經文君子而時中
斷之則言中可不言庸葢訓中之用實一義也若庸必

訓常則與中爲二義豈果經文尚有欠缺必待今之講書幹補庸字乎然則何如庸祇訓用不兼訓常於時中之義直捷了當乎且自堯舜禹湯文武相傳祇是一中孔子述而不作豈有於中字外復贅常字之說之理況常即經也變即權也執中者常亦中變亦中若拘拘於常則反失中矣此又添設常字爲害理之尤者不僅作而且贅之累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言中之體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言中之用中庸兼體用言之即中和也庸之訓用的確無疑若方言和而遂變言平常亦抵牾而不可通矣而道中庸朱註處事則不使有過

不及之謬專就中解最確何此處必添設平常義耶

小人之中庸也二句鄭注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爲中庸也按小人自以爲中庸正見無忌憚之甚所以爲反中庸不添反字義更緊密

舜其大知也與一章管子君臣上篇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又九守篇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按管子之言可與中庸大知之旨相發

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愚按此語似正似喻粗而言之酒色財氣精而言之一念之私皆是有友云不中庸即屬罟擭陷阱更自斬然

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鄭注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傃之傃傃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詭譎以作後世之名也孔疏攻城攻其所傃司馬法文按素祇當如素其位而行之素隱謂隱居猶言見在隱居如此解不但無改素爲索之嫌亦與下文遯世不悔意針鋒緊對大抵高士傳中半屬此種人物莊列其尤著者也以嚴子陵之高風後人謂一著羊裘便有心能免行怪之譏與

君子之道費而隱鄭注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佹也道不費則仕按釋文費本又作拂謂拂逆也費拂二字古文通用鄭氏解此節爲屬上蓋承遯世不見知二句意申言之隱指隱居與素隱之隱一例於經文有據或曰君子之道既屬上文則知能何屬乎曰古人之文有順挈有逆繳下文君子之道一節乃逆繳法也君子之道費而隱繳素隱章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繳夫婦之愚章君子之道四一節繳道不遠人章皆以君子之道逆繳比類而觀的確無疑

則無怨鄭注人無怨之者也 按鄭說最確俗解謂君子

無怨顯與下文不怨不尤犯復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一節王伯厚曰大戴禮及家語俱
載孔子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國家無道其默足以
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曾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
俟命不興險以僥倖中庸之言本此按諸書語句相同
者甚多必指爲某本於某亦拘
樂爾妻帑孔疏於人則妻子爲帑於鳥則鳥尾爲帑左
傳云以害鳥帑是也
鬼神之爲德一章孔疏此雖說陰陽鬼神人之鬼神亦
附陰陽之鬼神故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按孔疏最確

通而論之鬼神卽中庸開端天字爲德卽命字以統體
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鬼神以接人言謂之命以司
命言謂之德視不見聽不聞卽天命之性體物不遺卽
率性之道使天下之人二節是就人與鬼神交際處確
實指出以爲體物不遺之驗由此觀之天命之性視不
見聽不聞甚微而率性之道體物不遺則甚顯然天命
之性卽率性之道不見不聞卽體物不遺是微卽顯也
微是眞微顯是眞顯其理昭著於人之心而誠不可揜
如此此字通指體物不遺祭祀來格而言此章因上章
自邇自卑勉人下學恐人將上達看虛故將天命率性

之理從鬼神虛渺一步坐實揭出誠字爲下達道達德
明善誠身起本人能知鬼神眞實天下之理無有不實
者矣朱註以陰陽二氣往來屈伸之理釋鬼神是就天
地人物流形變化大概之理而言其實冥冥中必有主
此流形變化者譬如衙門之政令司政令者
豈得無人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未有有
道而無器者中庸以祭祀驗鬼神實指之曰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固是確有形狀凡所謂天神地祇人鬼皆
確有其人而非徒指一陰陽合散之理明矣此孔疏人
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其說固自渾切矣葛屺瞻曰

鬼神指上帝記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謂之靈者
以其精爽不昧而能主張造化糾察人寰所謂上帝臨
汝者也首章天命謂性卽體物之鬼神至此方爲道破
究竟天地鬼神實不外人爲之詩稱文王陟降在帝左
右月令太皞爲春帝炎帝爲夏帝少皞爲秋帝顓頊爲
冬帝黃帝爲中央帝古帝王死後卽爲四時天神此可
證之六經者體物而不可遺有體貼之義亦有體察之
義鬼神爲物之終始緊隨人身而亦覺察其隱微蓋惟
體貼故能體察但不見不聞人自不能知耳愚謂以朱
註陰陽二氣之理抉鬼神之所以然以葛氏之說詮鬼

神正位方得孔疏之旨於經文語意更完全切實
生爲明人沒爲明神此貫生之說也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爲此蘇子之說也如謂神已蕩然泯然姑以功祀之所云帝者皆無主宰之人姑就其理名之亦安有此理哉家語五帝篇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爲明王者死配五行是以太皡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皡配金顓頊配水夫孔子之言明確如此後儒反不之信抑獨何哉或戒祭祀曰必誠不誠則無鬼神吾戒祭祀曰必誠不誠則不足以饗鬼神故書曰鬼神無常饗饗于克誠也誠

則有不誠則無敗類之人何樂鬼神之有而必誠哉鬼神不果無哉

黃陶菴曰人不敢以天地爲無有則安得以鬼神爲無有乎人不敢以祖宗爲無有則安得以鬼神爲無有乎
按此論可以破千古之蒙

子孫保之孔疏師說云舜禪與禹何言保之此子孫承保祭祀故云保按此於保字最確俗解子孫保其業泯甚

故天之生物一節鄭注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因其本而爲之按鄭注最切實夫天何容心哉栽者自培也傾者自覆也故曰自作孽不可逭又曰自求多福佛氏竊其說曰因果與因材而篤栽培傾覆同以木喻蓋佛氏皆借儒者之旨加以荒幻之辭儒者不信其荒幻是矣乃并栽培傾覆之正理亦忽若忘之此何可哉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鄭注纘繼也緒業也顧炎武曰周禮稽其功緒已成者謂之功未竟者謂之緒按此移註中庸緒字更確於纘字緊相貫注

壹戎衣而有天下鄭注衣讀如殷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孔疏鄭必以衣爲殷者以十一年觀兵於孟津十三

年滅紂是再著戎服不得稱一戎衣故以衣爲殷朱註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按中庸之文明即武城一戎衣天下大定之旨

身不失天下之顯名閻百詩潛邱劄記蘇子贍云武王非聖人人以此議子贍但孔子實未嘗謂武王爲聖人也觀中庸於舜稱德爲聖人於武王僅云身不失天下

之顯名語意顯然按此閻氏讀書細密處但蘇氏斥武王非聖人是幷武王心術看壞則大不可矣

武王末受命閻百詩曰武王之年當以史記六十有天下又七年而崩爲可信文王世子九十三之說殊不足據無論文王之年不可與子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其前已有伯邑考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又生唐叔虞人情事理所必不然者金仁山辯之是也

方望溪曰金縢王與諸大夫盡弁則成王此時已冠豈有如襁褓及不能踐阼之說

其達孝矣乎顧炎武曰達孝者達於上下達於幽明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至者也與達道達德之達同義按顧說與通章意脉尤爲相入

追王大王王季鄭注追王者改葬之

陳其宗器鄭注宗器祭器也朱註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按朱子蓋據顧命釋經又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可見朱註之確

燕毛程夆時日周禮司儀職王燕則諸侯毛鄭康成注毛老也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謂之毛鄭氏中庸註燕以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朱註從鄭氏以毛爲毛髮仍是老者在上意閻百詩反據周禮駁之未當

布在方策鄭注方版也策簡也按儀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春秋正義單執一札謂之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牘乃方版版廣於簡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宋鄭樵曰有簡有方有策方本大於簡而簡連編爲策轉大於方所以儀禮謂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後人因鄭注策簡也多混爲方大策小注應作方版也即牘也策連編之簡也則明矣

蒲盧也鄭注蒲盧蜾蠃謂土蜂也朱註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按蒲盧係二草詩揚之水不流束蒲陸璣疏蒲柳詩八月萑葦說文大葭也廣韻葦未秀者曰蘆然此亦姑從沈氏之說云爾以家語斷之殊不其然家語曰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以成其云待化以成則蒲盧爲蜾蠃無疑蓋以蜾蠃之化成喻爲政之化成詩所謂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政之化民實有相似之理中庸雖截去天道敏生及待化而成二句理實無二故楊升庵毛

西河皆從鄭說最得眞解張惕菴駁之云巳無子而育他蟲正不速化矣漢儒解經鈍窒如此夫以殊形異族不可窮詰之八民而上以政化之此與蜾蠃之祝螟蛉似我而卒無不似其理確然相類如此見漢儒體物之工觀理之妙解經之確反謂其鈍窒乎若以爲蒲葦轉不見待化以成之旨矣且蒲盧之盧從虍蘆葦之蘆從蘆本係二字又決不可强通者也

大抵朱子於漢人之說凡有新解者必舍漢說從新解其易而當者固多未當者正復不少善讀書者宜平心靜氣且宜參觀博考而始見去取之當否也

所以行之者一也鄭注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孔疏言百王以來行此五道三德其義一也按鄭孔詁疏明確之至何必添設誠字果係誠字當直云所以行之者誠也乃不直言而爲此猜謎之隱語乎使凡言一必指一事以實之則及其知之一及其成功一又將何指乎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鄭注一謂當豫也按祇當如孔疏解前所以行之者一也謂其義一也最合語意試思自脩身以至懷諸侯豈有二理乎正孔子所謂一以貫之也上文明云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卽行之者一之理也指豫指誠均屬影響且一例語句更不當作二解

必有禎祥孔疏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允云國本有雀今有赤雀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鳳是祥也

動乎四體鄭注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朱註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類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間按鄭註與龜字犯複朱註爲優

今夫天語類諸家謂經星左旋日月五星右轉橫渠謂天左旋日月五星亦左旋橫渠說是譬如大輪轉急小

輪轉慢都是左轉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五星似右轉矣按從大輪小輪取喻斷爲經星日月五星俱左轉最確惟天左旋之說須善會其所謂天實指二十八宿之恆星天耳天有九重此居第二重爲動之始所謂宗動天乃一氣運行羣動之宗也天左旋指此大輪轉急卽指此三重爲土星天四重爲木星天五重爲火星天六重爲太陽天卽日天七重爲金星天八重爲水星天九重爲太陰天卽月天自三重至九重其轉各有遲速而皆遲於二十八宿之恆星天所以皆左旋因恆星天之速反覺其右旋所謂小輪轉慢者此也至恆星天之外有

常靜天萬古不動使其旋則世界傾覆無可持載之處矣或誤析宗動天與恆星天爲二因謂宗動天爲第一重亦動此大誤也說更詳論語北辰章及張惕菴翼註

日月王伯厚曰詰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楊公簡謂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歷家謂日月薄蝕可以術推者衰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一皆中一行歸之君德頗與孔子之言合一行之術精矣而有此論則誠不可委之數按詩明云此日而食如何其臧可見王安石天變不足畏眞亂人之言

辰愚按分而言之曰日月星就日月所會及星能定時者統而言之曰辰所以皆謂繫焉斷不可如邵子無星處曰辰及辰爲天壤之說於繫字拘戾而不可通說詳見譬如北辰條下

載華嶽而不重閻百詩曰周禮豫州山鎭曰華雍州山鎭曰嶽爾雅釋山河南曰華河西曰嶽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愚聞之徐白山先生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是總括下四句致廣大而盡精微仁也極高明而道中庸義也溫故而知新智也敦厚以崇禮禮也按此解斬截剔透攧撲不破惟天下至聖節亦是因德分配以彼證此可無疑矣

朱註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解致廣大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解盡精微就理言卽仁也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解極高明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解道中庸就事言卽義也涵泳乎其所已知解溫故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解知新就知言卽智也敦篤乎其所已能解敦厚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解以崇禮就節文言卽禮也且經文明有禮字以四德配更使朱註界段分明

反古之道鄭注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

有宋存焉孔疏論語云宋不足徵也此云杞不足徵卽宋亦不足徵此云有宋存則杞亦存互文見義閻百詩曰其易宋不足徵爲有宋存焉乃子思言孫之意蓋子思居宋作中庸故也按孔疏說甚費力閻氏最有見地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鄭注三重三王之禮孔疏謂夏殷周三王之禮其事尊重若能行之寡少於過矣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按鄭注以三重指三王之禮於本章無據泛而不切呂氏謂議禮制度考文合本章而從上章亦未見其確也余嘗取經文讀之

百遍而恍然循三重於本章確有明文蓋即指下文動行言三句也因三句倒點在下漢宋諸儒俱忽而不覺因别等柱脚爲彼紛紛之説至於寡過自以孔疏寡少於過爲斷謂王天下者自寡其過耳若如呂氏謂人得寡過不惟於本句經文殊覺添設即通章亦無此意蓋下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正申言寡過之實而引詩庶幾夙夜以證之寡過斷屬王天下而非如人得寡過之説决矣經以解明亦以解勝可勝浩歎

王天下有三重焉二句總冒下文上焉者下焉者兩層陪醒王天下意故君子之道二節透發三重寡過之理

本諸身謂以動行言三者盡諸身也徵諸庶民謂以三者徵諸民考考三者也建建三者也質質三者也俟俟三者也不謬不悖無疑不惑以至知天知人之盡則寡過矣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一節乃申言三重寡過之實此古文以逆得順也是故君子遙接首節也通論其理則動而世爲天下道即議禮也行而世爲天下法即制度也言而世爲天下則即考文也上章言議禮制度考文對天下言也此章言動行言以本身言也義固相通言各有當此三重必指動行言清切明順遠有望近不厭王天下者之過始可言寡矣末引詩以證之而以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反收全文有譽屬君子寡過亦屬君子彰彰然矣

質諸鬼神而無疑宋翰樵曰質字有十數義曲禮疑事毋質之質諸解紛錯大抵謂成言謂强辯謂執定皆可通中庸質諸鬼神之質則證也問也定也猶曰證諸人問諸人定諸人耳楊子雲作太元自謂意辭有未精美存以質諸天下後世即質諸鬼神之質李穆堂闢張武承王學質疑據疑事毋質譏其書名未妥是穆堂忘却中庸矣

而時出之愚按君子而時中故時措之宜也而時出之

三時字前後關鎖中庸時而已矣

見而民莫不敬朱註見音現閻百詩曰見顯也露也與相見之見音義俱别人多誤看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一節愚聞之先祖壺關府君曰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以上之及下言舟車所至至莫不尊親以下之報上言朱註極言二字最分明全與上文聲名不相干涉若説舟車人力之所至所通聲名亦至之通之不成文理矣

唯天下至誠一章愚按此章爲通篇小結束衣錦尚絅一章乃大結束

唯天下至誠一節愚按中庸開端言天命之謂性三句至唯天下至誠節乃倒捲言之坐實至誠身上以見修德凝道待人而行之實蓋謂脩道之謂教而唯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以爲教之則也率性之謂道而唯至誠爲能立天下之大本以盡道之全也天命之謂性而唯至誠爲能知天地之化育而探性之原也其至誠者其至中者也夫焉有所倚於一偏者哉焉有所倚正緻中庸卽所謂不偏不倚也

男 本祖香谷
　 本徵嘉谷 校字

經學質疑錄卷十七

漢川 奈篤輝 撰述

孟子一書汪洋奧衍不惟理足而文亦至不得於其文而求其理終無以盡精微曲折之全余向有孟子讀一書主於文義拔郤導窾自謂頗有發明茲篇所載畧陳大意而於常解之缺誤者補之正之不詳說也

孟子斷非自作古人爲一書有通論道體者如大學中庸之類是也有專講名物者如爾雅月令之類是也其他典禮皆然至記一生言行出處必出他人之手如論語之類是也焉有孟子妄自尊大若後世自作年譜者

乎蓋孟子之徒如樂正公孫萬章等皆命世大儒不可因孟子裁成之言而屏之也書定出諸子之手自以韓昌黎非孟子自作之說爲正歐陽永叔亦曰孟子皇皇不暇著書

王伯厚曰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亦稱子輿皆孟子字

後漢書趙岐傳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嘗遇疾甚誡其子曰吾死之後置一圓石安墓前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岐有志無時後疾瘳仕至大僕卿嘗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焉又曰岐避難北海時在孫賓夾柱中

注孟子按岐生平貞孟子所謂生於憂患者也
孟子見梁惠王趙氏岐注孟子去齊老而之魏顧炎武日據竹書紀年周愼靚王之二年魏惠王卒其明年爲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其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爲赧王之元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與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按齊人伐燕史記作湣王當以孟子宣王時事爲正是時梁惠王先宣王卒數年矣則孟子先梁後齊本書次第確有可憑趙氏宗史記先齊後梁之說甚誤
麋鹿許氏說文大曰麋小曰鹿按許氏以其形相似言

循曰大曰鵝小曰鴨耳集註麋鹿之大者乃誤會許氏之說果如此亦可云鵝鴨之大者乎麋澤獸屬陰故月令謂冬至麋角解鹿山獸屬陽故月令謂夏至鹿角解實一種也閻百詩曾辨之
或曰此類無關義要曰集註所謂字字等稱過來者也引古獨不等稱可乎孔子引古有誤者乎聖人口無擇言有無關義要任其誤者乎且朱子補格致傳云卽凡天下之物麋鹿匏瓜之類不可謂非物也勃敕有誤可云格物乎識萍實商羊雖非孔子聖之所重亦卽聖之一端萍實商羊不識可也匏瓜麋鹿不識與不辨菽麥奚異乎以匏瓜而責其不能飮食冬瓜西瓜南瓜能飮食乎蔡聞之謂觀朱子一生行事著作何等精細可見聖賢心細如髮夫朱子行事予不敢議至謂其著作心細如髮則亦不敢謂然若謂誤出朱子雖非亦是議之有罪是祇容佞臣不容忠臣也或曰獨不當爲賢者諱乎曰朱子行事表表亦無可諱說經公義文法小疵何諱之有
最可笑者有一祖朱者曰集註精當摭拾小故議之不宜此姑無論其大者集註亦有小故可摭拾乎書曰克勤小物又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註經明道關係匪輕

君子一言更差不知集註小故如何可以不檢後之讀集註者又如何可以不檢予嘗謂世之護朱如此類者與厲王禁謗無異夫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則潰傷人必多予誠恐集註受小故之累千百世後並其精當者掃而空之也故善宗朱者莫若取其醇者遵之疵者辨之判若黑白而集註之傳愈萬古不磨矣拭瑕非惡璧正愛璧也穿曲非棄珠正寶珠也知此可曉然予作此書之意矣
昔人謂畫鬼神易工畫狗馬難工以鬼神可意造狗馬人皆見之似與不似舉目卽知耳予謂學問亦然談無

極太極河圖洛書卦畫方位天地陰陽鬼神理氣皆可
以意爲之以其無可指實質證其是非也質證之猶可
强非爲是以必伸其說也至於麋鹿匏瓜之類人人共
見是非毫無所逃故曰狗馬難也夫以人人共見者尚
誤況人人難見者乎姑識此爲盡信書者進一解焉曰
然則如何曰信其可信闕其可疑專求下學幾言上達
聖人之善教也 繫辭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至矣無極之說何其支離吾信易不能信無極矣
經始靈臺程奔時曰五經異義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
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
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管子云武王有靈

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文王服事何得僭天子制或孟子
託以諷梁也按靈臺自是始於文王後武王有天下遂
以爲天子之制如臯門應門造舟之類不知此義至疑
爲孟子之託辭拘矣
白鳥鶴鶴趙注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集註鶴鶴潔白
貌閻百詩曰毛傳翯翯肥澤也雖朱子前有九臣文選
註皠皠白貌終當從毛傳不得以偶有一說而廢歷來
相傳之訓詁也
塡然鼓之趙注兵以鼓進以金退閻百詩曰東陽許氏
據周禮大司馬乃鼓退之文辨正不知孔穎達疏謂周
禮是教戰法其臨敵之時欲戰則先擊鼓以動之欲退
則先擊金以靜之
塡然趙注塡鼓音也孫氏奭疏塡塞也又滿也言鼓音
之充塞洋洋而盈滿也
五畝之宅趙雲菘曰孟子五畝之宅集註二畝半在田
二畝半在邑之說起於趙岐岐又本漢食貨志謂公田
內以二十畝爲廬舍而食貨志蓋又因穀梁傳古者三
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公田居一公田爲廬
井竈葱韭皆在焉遂意公田既授民爲廬則邑中不宜
尚有五畝當是田與邑各半故謂公田二十畝八家分

之得二畝半爲廬舍而城邑之居亦二畝半也然孟子
一則曰五畝之宅再則曰五畝之宅周禮宅田注亦曰
五畝之宅並未有言二畝半之宅者明是五畝爲一宅
矣若邑中之宅僅二畝半何不直言二畝半之宅乎田
中不得有木旣以二畝半爲廬舍則樹桑不過邑中之
二畝半又何以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乎然則五畝之
宅俱在邑中所爲廬舍者蓋不過苫茅於壟間爲憩息
地而非於公田中占其二畝半也在穀梁傳之說亦未
嘗無本蓋據信南山詩中田有廬謂公田在井之正中
而有廬在其內明是以公田爲廬舍不知中田猶云田

中耳古人原有此倒用文法非必田之正中也自田而言田中則爲田內自邑而言田中并不過如田間云爾非必在田之中也其下卽云疆埸有瓜見此廬之近於疆埸也曰廬則非宅可知也曰有瓜則不樹桑可知也孟子謂商助周徹其實皆什一若公田中分去二十畝更何以云什一乎將注所謂又輕於什一者果可信乎否乎以此數者參證益知五畝之宅之在邑而廬舍無二畝半之說矣按趙說精核足正從前之訛七月詩亟其乘屋亦指近田之屋又云入此室處蓋指在邑之宅所謂春則畢出冬則畢入者理固有之但近田之屋決

不如二畝半之廣耳然二畝半在城邑之說前人已多疑之謂以六鄉居民之多非城邑所能容若謂五畝之宅盡在城邑更不能容矣集解云邑祇如村落如十室之邑千室之邑之類不必定是城邑其說最員此又趙說所未及者兼采之更無遺議

穀梁傳宣公十五年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按爲居是大概言之非指定廬舍也且使二十畝盡爲廬舍竈猶可言井與葱韭將何賴乎卽此可破田中宅有二畝半之訛不必如趙氏并二十畝之說疑之也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趙注壯者代老心各安之程拳時曰一安字最形容得王民皥皥氣象出前漢地理志周公封魯瀕洙泗之水其民涉渡少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旣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至斷斷如可與趙注參看

黎民趙注未及集註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程拳時曰四書辨疑云黎本訓衆又訓黑所用各不同詩書稱黎民者先儒皆解爲衆民近世始有黑髮黔首之說夫黎民與黔首不同黔有首字相配語意自員黎民中間本無髮字訓黎爲黑是爲黑民朱子詩傳東萊讀詩記解民靡有黎亦皆訓黑是民靡有黑不知

黑爲何物黎字仍當訓衆明矣

野有餓莩趙注餓死者曰莩詩莩有梅莩零落也按程拳時謂餓死者零落於道路是也野字莩字皆解出

晉國天下莫彊焉閻百詩曰齊桓始伯天下莫彊焉齊衰而晉彊晉衰而楚彊楚衰而吳彊此邵文莊之言春秋形勢括於此王澤之斬自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分晉而力不足以禦秦始此尹起莘之言發明通鑑綱目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者戰國形勢由于此金仁山曰春秋之所憂在楚史記之所憂在秦二者居天下之大勢矣眞皆天下名言也又蘇子曰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也余亦曰魏之失計未有如都大梁之甚者也去河山之險而就平野西達之地棄文侯武侯兩代之覇迹而爲新造之邦當是時使蚤聘孟子必爲王定不遷之計有如後世所謂天子守邊者君誠守於邊則一國之人心繫於此一國之甲兵財賦聚於此秦雖彊烏能一舉而呑安邑哉惟安邑旣去後五十四年遂獻安邑於秦未幾而秦兵至大梁矣又未幾而秦伐我圍大梁矣蔿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不信乎蓋始也不過偷且夕之安卒不振以至於亡我故於魏號爲梁之時卽謂畢萬之後已滅不待徵諸河

水灌王假降之日也按閻氏論梁致爲精核然喬太幽谷實存乎子孫之賢否周之先不以屢遷興哉此又探本之論也

南辱於楚集註謂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按史記楚世家懷王六年戊戌使柱國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 集註訛八作七 卽魏世家襄王十二年楚敗我襄陵事閻百詩曰襄王事豈容出自惠王口或謂通鑑綱目並以襄之年倂於惠之下爲其後所改年然孟子適梁與王問答的在乙酉王豈容預及十三年後事集註謬至於此顧炎武曰竹書紀年惠王三十一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其明年爲魏襄王之元年孟子適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卽行故孟子載梁事不多通鑑綱目謂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至梁者悞據史記以惠王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故也按此於孟子至梁年分最確若據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至梁越周愼靚王二年壬寅魏君嗇卒孟子去魏適齊是孟子在梁十有七年孟子處梁不合更甚於齊豈能鬱鬱居十七年之久乎必如顧氏之說孟子適梁在惠王之末年總計實爲五十二年辛丑至壬寅而去梁在梁不過一二年惟孟子在梁之年

分定則確知史記魏世家所書之襄王十二年楚伐我襄陵事實爲惠王後十二年事所謂南辱確如集註之所指矣此一事定孟子先梁後齊皆可以考而合之矣閻氏博洽尚暗於此

今王施仁政於民一節王伯厚曰杜佑通典商鞅富强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敵於外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焉得誘之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者無敵何屺瞻曰所謂仁義未嘗不利也

可使制梃二句愚按秦二世時陳勝吳廣之徒斬木揭

竿而起孟子制梃之說亦驗云

易耨趙注芸苗令簡易也閻百詩曰趙注即朱虛侯劉章立苗欲疏之意與上深耕字相對

七八月之閒旱趙注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閻百詩曰春秋時晉用夏正僖五年卜偃謂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杜註夏之九月十月也以星驗推之而然襄三十年絳縣人語杜註亦謂夏正戰國魏分自晉故亦用夏正著見竹書紀年乃孟子對襄王仍以周正蓋於時周之天命未改孟子又未臣梁故也按孟子又言七八月之閒雨集必指五六月大雨時行而言以彼證此通爲周

正可知即引秋陽以暴之亦謂周之五六月也趙雲崧據魏用夏正解七八月亦指夏正非是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愚按仲尼之徒孟子明統指七十二子而言曰傳曰聞亦明以聞諸七十二子之徒自任

王伯厚曰胡致堂謂楊朱墨翟俱在前或以爲楊墨出於子張子夏考之不詳甚矣朱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氏韓昌黎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按昌黎之說實本史記儒林傳序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然史記多誣何足爲據今不能廢十三經即不能廢諸子矣蓋諸賢皆有聖人之一體欲宗聖人而先廢其一體可乎（或曰曾子非傳道者乎曰吾言諸子不可廢未言曾子非傳道者也孟惡夫舉一而廢百也）昌黎又謂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氏之傳得其宗按羣弟子之書即孟子外之十二經也論語亦在內此外別無所謂書也將獨取孟子謂十二經皆不得其宗者乎是欲尊孟子而不知其辭有未達也

荀卿非十二子所指者它囂魏牟陳仲史鰌墨翟宋鈃

愼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子夫它囂諸子非之是矣史鰌見稱於孔子巳不當非至子思孟子何可妄議且其所謂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云云亦全與子思孟子不類甚矣荀子之謬也

荀子又曰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又曰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子弓或以爲朱張朱子謂即仲弓良允蓋學子游者以仲尼子游並稱學仲弓者以仲尼子弓並稱各尊其師與聖人並也

荀子又曰（按荀子）是子張氏之賤儒是子夏氏之賤儒是子游氏之賤儒首開儒術門戶相攻之禍孟子載公孫丑之

言則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至平至允斯爲定論荀子傳李斯大亂天下賓刻覈之私啟之也後儒之好分門戶者將宗孟子與宗荀子與
昌黎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愚謂無論其他諸葛孔明眞得孟子之傳者也必欲掃却一千餘年人物可乎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況經孔孟發明道更昭著於人心而謂不得其傳吾不信也昌黎此語不過欲以巳直接孟子耳而後之論道統者仍不與之門戶之見亦何益哉

將以釁鐘趙注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郄因以祭之曰釁集註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也程拳時曰釁祭名鄭康成周禮注血祭曰釁集註畧去祭之一層失訓按孫疏釁鐘之釁謂之釁亦治亂謂之亂之類於字義亦得之矣

是乃仁術也趙注是乃王爲仁之道也程拳時曰說文術邑中之道余楚金說文通釋術方術也謂一方之道纂箋云此爲得制字之本意集註術謂法之巧者與古義別按後儒講王道動云無所貴術是將術字看壞然孟子謂仁術又云德慧術知史亦譏霍光不學無術術竟何可少哉無術是無路矣惟必仁耳德耳不由仁與德則機械變詐而流於小人豈術之弊哉是故孟子曰擇術不可不愼未嘗言不用術也

論語可謂仁之方也巳孔氏安國曰方道也邢疏方猶道也張惕菴曰東西南北謂之四方可謂仁之方言此取譬一念乃爲仁之入路也按張說最得孔邢之意集註方術也註孟子則曰術謂法之巧者是方亦法之巧者矣其理果可逼乎閻百詩謂訓詁之學至宋而亡殆不爲過

術字認眞則漢儒謂反經合道因有權術權變之說深

合於孔孟之旨權術猶言權道也易謂巽以行權又曰化而裁之謂之變卽漢儒之所本也宋儒哆口謂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孔孟亦不識權字乎不愼所以爲術并術去之是猶惡荆棘而廢道塗也

挾泰山以超北海閻百詩曰禹貢海岱惟青州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北有渤海左傳君處北海禮記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可知挾泰山以超北海皆取齊境內之地設譬耳

爲長者折枝趙注按摩折手節觧罷枝也集註折草木之枝程拳時曰趙說費力集註說本陸善經與爲長意

殊不屬陸筠云枝肢古通用謂磬折腰肢揖也按程氏實本朱竹垞

刑于寡妻趙注寡少也詩毛傳寡妻嫡妻也孔疏嫡妻惟一故言寡按此解最確集註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此直可發一笑寡小君對人稱小君宜作謙辭以詩人述文王之妻可作謙辭乎今人稱已妻曰敝內曰拙室稱他人妻可曰敝內曰拙室乎

莊暴見孟子曰一章閻百詩曰朱陳善謂此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爲禮樂之樂誤矣惟鼓樂當爲禮樂之樂其他前後樂字皆音洛不然專言禮樂之樂而又及

田獵無乃夾雜乎赫氏孟子解亦與陳說同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明卽此章古之樂確證詩書無口寃直難明良可嘆也按此解確甚詩云好樂無荒并好樂二字亦有確證也

今王鼓樂於此趙注鼓樂者樂以鼓爲節也

蹙頞孫疏頞鼻頸也蹙其鼻頸而愁悶也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閻百詩曰王伯厚謂卽靈囿余謂正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酆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者文王當日弛以與民恣其芻獵以往但有物以蕃界遂名之曰囿耳此實作邑于豐時事按是說於七十里最爲宛合吉日詩云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毛傳言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蓋指後日之囿而言文王當日之囿亦可想見矣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集註禮入國而問禁程拳時曰禮入國問俗入境問禁集註國字疑是境字之誤

臣聞郊關之內集註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按白虎通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此集註所本閻百詩謂集註郊外宜作郊上然集註乃對郊關之內言故曰郊外閻氏此等處未免太泥

以遏徂莒孫疏春秋魯隱公二年書莒子盟于密則莒者密之近地詩以遏徂旅言密之衆孟子言密之地其旨同也集註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按孫氏從莒本字解其旨甚明蓋莒屬密地言莒卽言密也蓋謂以遏徂共之莒耳不得執毛詩一家之說以改孟子也蓋詩有齊魯韓三家字毋不同但有文義可通者隨文解之爲是昔有士人入場從莒本字訓義至今相傳爲笑不知其爲古義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趙注雪宮離宮之名也王自多有此樂孫疏言宣王在雪宮之中而見孟子集註雪宮

離宮名按漢宋二註俱不言宣王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紹聞編乃有此說蓋無稽之談殊不足據閻百詩曰元和郡縣圖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即齊故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今晏子春秋無此語孟子言與民樂忽詳及晏子對景公事或亦以此地曾爲先齊君臣共遊觀以近事爲鑒則言易入與按見音現與論語從者見之音義同俗解讀作見本音遂訛爲就見耳

吾欲觀於轉附朝儛程拳時曰轉附必海旁之山言其宛轉依附於海也朝儛金仁山云海旁之山潮至如儛儛與舞通孟子雜記朝如朝夕之朝衛有朝歌齊有朝

儛皆以俗好嬉遊故名其地又另一說也景公傳云轉附乃太公之墓朝儛乃桓公之墓欲觀已隱有法二公意

昔者公劉好貨閻百詩曰胡仁仲大紀以公劉篇爲當夏代作升諸首金仁山併附以七月篇謂皆豳之遺詩按此說甚新而頗有見地細讀本詩自見存以俟考

于橐于囊孫疏小曰橐大曰囊集註無底曰橐有底曰囊

爰方啟行孫疏毛注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

雖萬鎰趙注二十兩爲鎰孫疏國語云二十四兩爲鎰禮云朝一鎰米註亦二十四兩今註誤爲二十兩按近又有樹義謂注是而疏非者并欲改趙氏兼金一百註一鎰是爲二十四兩之說作二十兩以合巨室章夫自古既有兩說難分得失改此就彼徒滋煩擾不如兩存爲是

齊人將築薛趙注齊人并得薛築其城以偪於滕按趙注較明蓋并薛在前是時乃議城之故曰將築閻百詩亦云齊取薛已久而不知引趙注仍疎大抵齊取薛是孟子在薛後事或謂當在薛已屬齊之封邑則餽五十鎰轉不在薛而在齊矣陳臻何與齊餽類舉而問乎

從之者如歸市程拳時曰鄭漁仲通志古公率其私屬去豳舉國扶老攜幼從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其說與如歸市合

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趙注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程拳時曰儀禮鼎數圖一鼎特豚無配三鼎特豚而以魚腊配之五鼎皆用羊豕而以魚腊配之張晏五鼎注牛羊豕魚麋饒雙峯謂爲羊豕魚腊膚皆誤蓋禮以鼎之三五爲隆殺不以實鼎之物計三五也

公孫丑趙注丑有政事之才

曾西趙注曾子之孫王伯厚曰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

曾子之子楚門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子夏以詩傳曾申左卯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考

吾先子之所畏也趙注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按子路以布衣而邾子重其一言使其得國行權謀一匡九合之功不足道矣且攝乎大國師旅饑饉而能使民有勇知方其事更非管仲可及謂其範我馳驅終朝不獲一特未盡其馳驅耳未見其不獲一也

楊氏之說毋乃以管窺天而爲迂疏儒效者設淫辭而助之攻也哉且曾西明謂子路優於管仲而楊氏云云知仍不出齊人上矣

黃陶菴曰齊桓稱盟約之長而諸侯叛其晚節季路爲布衣之雄而邾子重其一言非季路之勢大於齊桓也信而已矣按黃氏之說足正楊時之謬

張惕菴曰蔡虛齋有云子路勇於義不可以勢利拘又負大有爲之才結纓一節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弗爲之心所立如此曾子服之非議辭虛齋此說實優於集註楊氏之言

賢聖之君六七作趙注六七作若太甲太戊盤庚等是也孫疏若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等是也集註從孫疏而少等字楊升庵曰祖甲著於無逸注不及之何哉按趙注孫疏乃就由湯至於武丁中間賢聖之君言之其曰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等明舉四君以該六七集註刪却等字則於六七語意未合其疵實在此處至於不言祖甲非其疵也蓋祖甲在武丁之後無逸明云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則數高宗以前之賢聖六七作自不應及祖甲矣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集註自武丁至紂凡七世閻百詩

曰殷本紀自武丁至紂實九世

微仲程夆時曰微仲乃微子之次子名衍見孔安國傳按檀弓明云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

王子比干程夆時曰孟子雜記王子干封於比故曰比干

德之流行一節王伯厚曰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大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

速於置郵而傳命集註置驛也郵馹也閻百詩曰字書

馬遞曰置步遞曰郵集註驛與馹音義同皆傳遞馬稍混

孟賁程拳時曰許愼淮南子注孟賁衛人也通攷云齊之力士當以許注爲正通鑑秦武王好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說卽賁也

孟施舍趙注孟姓舍名施發音也閻百詩曰在中語助辭多用之字未聞以施者且孔子時魯有少施氏安知孟施非少施一例乎

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集註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王伯厚曰曾子於變禮無所不講天

圓篇言天地萬物之理曾子之學博而約者也按博而約足爲集註反身循理補其來歷不從博來則守亦無從約也後儒多誤會此語直以曾子一生之守惟約於是謝氏謂曾子專用心於內明儒謂曾子寸鐵殺人皆說落一半中庸明謂合外內之道也而寸鐵殺人正從大冶鼓鑄來所以孔子之教必博文約禮孟子亦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惟到說約時只見其守之約不見其博耳若竟抹煞博則約眞沒頭學問矣又聖門諸賢皆爲博而約孟子特於曾子舉其概耳說更詳論語多學而識章

無若宋人然閻百詩曰宋多愚人莊列每言之一則曰宋有蘭子再則曰宋有蘭子蘭妄也寓言正非無因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至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趙注言人各有能我於辭言教命則不能如二子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集註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按趙注誤以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以上作孟子語

解釋拗戾而不可通集註通作公孫丑之問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屬丑述孔子語文從義順上下脈絡無不貫通矣

麒麟程拳時曰麒麟二獸名郭璞云麒似麟無角詩疏麟黃色一角角端有肉作一獸誤

廛而不征趙注廛市宅也程拳時曰說文市物邸舍曰廛鄭康成王制註本之蓋廛爲貯貨之所乃市宅之取利者因其利而賦之亦抑末之意但賦其廛則市宅有不賦者矣

廛無夫里之布趙注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按周禮閭師職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布謂口率出錢）載師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此禁世祿之家廢田畝爲汚池故十倍其罰）是有夫布有里布至於廛則非無職不毛可比所以二布皆無之趙氏失引閭師夫布之文又未截去載師無職者出夫家之征一句集註遂誤以夫家之征當夫布矣夫家之征謂游惰之民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税一家力役之征較口率出泉百二十者重輕迴別

巫匠亦然閭百詩曰漢書刑法志引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卽孟子巫匠亦然意又云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是豈術驅之乎抑法使之然嗟乎奈何治天下而用此等法哉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集註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閻百詩曰何注孟異乎註論按新安陳氏曰孔子本言擇里孟子引證擇術微有不同故集註因之稍異愚謂此正集註善於移步換形各還語氣處閻氏殆未達其旨

柳下惠趙注柳下是其號也集註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閻百詩曰集註於論語柳下旣曰食邑於此何忽用莊子注居柳下之說按論語邢疏柳下是其所食之邑自當以邢疏爲正

男　本祖香谷　本徵嘉谷　校字

經學質疑錄卷十八

漢川秦篤輝榆邨述

三里之城閻百詩曰尚書大傳古者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

孟仲子趙注孟子之從昆弟從學於孟子者也顧炎武曰譜云孟仲子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陸璣詩疏亦同此說程拳時曰孟仲子名睪孟子之子見譜按程氏之說俟考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趙注具以語景丑氏按趙注致爲精密不但下文問答俱有根據卽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之故亦有著落矣程拳時謂漢書藝文志載景子三篇列儒家者流其言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本儒家言疑卽漢志所載景子大抵景丑氏在齊臣猶可與言故藉以達意於齊王耳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何燕泉曰曾子何激而必云然孟子說大人則藐之之言論者以爲少露諠孔顏而下其皆不免是矣按曾子爲慕勢忘巳者痛切下砭我之爲言代人樹立之辭非自誇其仁義也孔顏尚矣世風日下人心日汚救切時弊者曾孟之言尤爲急務而反爲譏乎安得智如轉圜者與之讀書論世哉說更詳說大人章

王餽兼金一百趙注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爲一金鎰是爲二十四兩也按此與雖萬鎰作二十兩爲鎰之說異說詳彼章

當在薛也一節程拳時曰風俗通窮通篇云孟子絕糧於鄒薛困始甚疑絕糧於薛卽此在薛時曰聞戒曰兵餽與孔子陳蔡之厄相似

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趙注持戟戰士也去之殺之也閻百詩曰持戟蓋爲邊邑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孟子卽所見以爲喻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亦指守衛者言按金仁山已作此解的確無疑

王之爲都者趙注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閻百詩曰此語實本左氏莊公二十八年傳毛傳下邑曰都通用亦可

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趙注王驩齊之諂人按此一字評也通章皆有根據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愚按閻百詩辨爲三年喪畢反齊之時不但止嬴句爲贅卽曰齊葬於魯書法亦覺迂遠何不直言喪畢而以葬魯爲言乎郝京山

謂葬畢反齊止嬴向國爲壇望謝齊君閻氏據士喪禮不拜棺中之賜祇拜君命乃不出齊都城之事嬴去齊都三百里又焉有拜君賜於三百里外之理總之止嬴當別有故今不可考矣祇宜隨文解之强求其故恐無益於經而反害之也

中古棺七寸趙注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程拳時曰喪大記君之棺八寸上大夫棺八寸下大夫棺六寸士棺六寸註云皆周制孟子之言或別有本

勸齊伐燕程拳時曰孟子詳辨如此而史記仍載孟子勸齊伐燕遷之附會多如此類

惟天吏則可以伐之王伯厚曰董公未說漢王之前以强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縞素之後則爲天吏矣仁義之言齊梁以爲迂闊董公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仁義豈迂闊哉按此借證仁義之非迂闊則可若漢王猶假仁義之名耳天吏必如湯武乃盡其實

管叔以殷畔愚按周公誅管叔嘗疑不必加之刀鋸或事急自裁耳曾著其說於詩經質疑錄後閱逸周書作雒解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亦一證也

國語載觀射父之言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皆悖親而不恭也則有扈乃啓之兄弟而爲管蔡作偏者

辭十萬而受萬趙注我往者饗十萬鍾之祿閻百詩曰鍾受六斛四斗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石矣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此蓋孟子通計在齊所辭之數非一歲有也按陳戴蓋祿萬鍾以大國之卿祿四大夫揆之每歲當四萬鍾此亦懸度之說誠不知齊卿之祿數果何如當不至十萬之侈耳閻氏總計之說誠爲有見存以俟考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趙注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集註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按朱子註孟多依趙氏惟此解迥異

宿於晝趙注晝齊西南近邑也集註因之按集註又或曰當作畫音獲乃從史記說也然字義諸書互異正不必改孟子從史記也閻百詩專主後說頗泥阮芸臺校勘記廣韻四十九宥晝字下云又姓晝邑大夫之後因氏焉出風俗通孟子晝字不當改爲畫字此更晝應作如字確據

坐而言三節趙注坐而言者客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請勿復敢見矣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坐孟子使

其且坐也趙雲菘曰古人之坐與跪皆是以膝着地但
分尻着蹠與不着蹠耳伸脚而坐謂之箕踞佛家盤膝
而坐謂之趺坐皆非古人常坐之法按趙注遂起退欲去
請絕也極精蓋上蒙坐而言下爲坐我明語子張本一
註而上下脉俱貫矣

申詳閻百詩曰子張之子子游之壻

王庶幾改之集註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閻百詩曰改之卽前章過則改之之改當卽指燕人事
郝仲輿亦曰孟子去齊在宣王伐燕後湣王之禍實兆
於此湣王死齊遂不振孟子之見幾早矣閻氏又曰燕

昭當時卑禮招賢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樂毅自魏
往孟子不一至燕者蓋燕志在復讎復讎則於齊矣孟
子不忘在齊之義故也

繼而有師命趙注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孫疏齊王續
以賓師之命而禮貌之按孫說最長使孟子在齊諸章
義意皆有根據可見孟子爲賓師如不朝王等事方可
行之

將之楚過宋愚按滕文公言滕間於齊楚則滕地實與
楚鄰過宋爲迂道可知正不必紛紛他引地理

成覸謂齊景公趙注成覸勇果者也按許氏說文齊景
公之勇臣有成覸者卽成覸孟子論道每以勇士爲喻
如孟賁子襄北宮黝孟施舍烏獲皆引之此復舉成覸
之言誠以道非勇不入也

公明儀趙注賢者也禮記正義公明儀子張弟子又爲
曾子弟子

吾宗國趙注滕魯同姓但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
之後敬聖人故宗魯也集註爲長兄弟宗之閻百詩曰
獨不記周公弟也之文耶祝鮀謂先王尚德不尚年趙
說爲正

吾有所受之也趙注言我轉有所受之不可於已身獨

改更也一說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集註從趙前說
閻百詩曰父兄百官兩引古後截然而止尤有餘味正
與左傳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一例吾有所受之也與
下謂然友曰吾宇正一人語

滕文公問爲國愚按文公之賢不但戰國諸君所無卽
春秋亦所無也設有齊梁之勢孟子之道必可行矣乃
以壤地褊小不足有爲豈非天哉

亟其乘屋趙注及爾閒暇亟乘蓋野外之屋程拳時曰
趙注最當蓋爲田事計宜豫完其在田之宅若邑居之
屋巳入而處之矣

夏后氏趙注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程復心曰言后所以別於帝言人所以別於禹按趙注較程說更有義意

莫不善於貢閻百詩曰龍子所謂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后氏之貢法

序者射也趙注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按達物導氣訓射義特別

使畢戰問井地趙注問古井田之法閻百詩曰趙順孫疏井地言始以地而畫井耳下文所以從經界說到分田

此其大畧也趙注畧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集註史遷所謂史家者流也閻百詩曰註訛班固爲史遷

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集註厲病也閻百詩曰論語未信以爲厲巳註厲猶病也許行章猶字不可省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集註此四句皆古語閻百詩曰應作六句

舜使益掌火集註益舜臣名閻百詩曰益爲皐陶之子見孔穎達疏陸德明音義邢昺論語疏張守節秦本紀注並同不獨曹大家高誘鄭康成而已而集註書集傳反闕舜五臣功皆高德皆盛禹讓於稷契暨皋陶而不及益實以益爲皐陶之子也不然禹他年尚薦益於天豈此日不堪宅百揆乎

禹疏九河至注之江集註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江記者之誤也按此爲定論偶誤原無損於孟子不必曲爲之說閻百詩曰朱子可以正孟子而讀集註者不許其正朱子此何說也

后稷教民稼穡程拳時曰說文種曰稼斂曰穡二字各爲義

放勳趙注堯號也按自古本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號不信此說俱改爲史臣贊辭者始於蘇子瞻不知孟子具有明文一則曰放勳曰再則曰放勳乃徂落豈有代堯取號之理屈原亦屢以重華稱舜豈原亦代舜取號乎宋儒疑所不當疑而信所不當信往往有不可解者皐陶謨曰允迪厥德乃記言之體又爲一例蘇氏據允迪不可爲號遂疑放勳等拘甚

秋陽以暴之趙注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朱竹垞曰李善注文選引綦毋邃孟子注秋陽以暴之曰周之秋於夏爲盛陽也

戎狄是膺閻百詩曰左傳僖十六年秋王以戎難告於

齊齊徵諸侯而戍周齊桓舉義兵僖公蓋無役不從詩必指此事

雖使五尺之童適市集註五尺之童㓜小無知也閻百詩曰五尺之童謂年十歲

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集註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閻百詩曰此當引墨子本書節葬篇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不當引莊子薄葬與生不歌何涉

姑集註語助辭或曰螻蛄也阮芸臺校勘記隋王劭說

方言螻蛄字作姑見列子釋文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趙雲菘曰左傳杜註郵無恤王良也國語韋昭注伯樂郵良之字漢書王褒傳張晏注亦同乃顏師古知郵無恤郵無正郵良王良爲一人又以伯樂另爲一人何哉

往送之門郝仲輿曰往字爲句按下文明云往之女家則往字卽謂女子之往嫁也送之門方爲母必須讀斷其義始明不然必如俗說母往送女於壻家之門矣

閻百詩曰儀禮士昏禮父在阼階上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大抵孟子言禮多主大綱耳門卽父母家之門俗謂壻家門大謬

周霄趙注魏人按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據戰國策魏文子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犀首公孫衍也是周霄亦與衍互相傾軋之徒史稱三晉多權變之士信然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趙注言惟詘祿之士無圭田不祭

按此註最確

與葛爲鄰趙注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按趙注當必有據

葛伯仇餉趙注尚書逸篇集註書商書仲虺之誥按趙氏未見古文尚書故云逸書

莊嶽之間趙注莊嶽齊街里名也閻百詩曰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卽此莊也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反陳于嶽卽此嶽也蓋皆齊城內街里之名

按顧炎武說已如此

段干木呂氏春秋尊賢篇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魏文侯十八年受經於子夏過段干木之廬常式路史段干氏初邑段後邑干因邑爲氏凡言段姓干木名皆誤程夆時曰姓源老聃子名宗字尊祖爲衞將軍封於段又封干因以爲氏

脅肩趙注竦體也閻百詩曰漢書吳王濞傳脅肩累足

郯陽傳脅肩低首顏師古注并云脅翕也謂斂之也楊
雄傳則作翕肩蓋斂其兩肩爲卑縮之狀所以爲諂豈
竦體之謂乎

藏盈之孫疏卽戴不勝字

今茲未能趙注今年未能盡去閻百詩曰左傳僖公十
六年杜注今茲此歲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

上者爲營窟趙注鑿岸而營度之以爲窟穴而處之程
夅時曰營窟二字各一義營者營累其土於地上窟者
窟穴於地中見禮運註按趙注尤長

楊朱墨翟之言呂氏春秋注墨子名翟魯人程夅時曰

墨子姓翟毋夢烏而生因名烏以墨爲道墨非姓按墨
子書自稱皆曰翟則翟之爲名決矣程氏姓翟之說誤
甚

是禽獸也閻百詩曰或問墨子人方儗之以孔子至孟
子比之於禽獸得毋甚與余曰莊子稱其教曰死無服
葢以服則傷生而害事曰相率强不食而爲饑不衣而
爲寒使面目陷陬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强
不可用也又曰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
六府辟草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
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脩車舟爲器皿使婦
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是何言之悖也
竊以大鳥獸苟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
其故鄉鳴號蹢躅然後乃能去之至於燕雀猶有啁噍
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今墨子教若此是禽獸之弗若矣
吾故以孟子猶寬言之也按大鳥獸以下文多本荀子
禮論禮論又與禮記三年問互相出入

孔孟之論人也公而恕後儒之論人也私而刻異端之
說始於孔子誠不知何所指有謂指老子者然孔子嘗
云竊比於我老彭又云吾聞諸老聃未必遽斥老子爲
異端也大約指原壤一流學老子而誤至於不孫無述

毋死登歌則於本原大虧仁孝斷絕其非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之道而別爲一端可知至於孟子闢楊墨罪案
在無父無君至今以不拔一毛親死無服觀之孟子所
斷誠不爲過楊墨之爲異端無可逃者至於佛氏滅性
絕嗣雖未見正於孔孟其爲異端亦可顯斷凡因其悖
倫傷化故聖賢屏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若宋之陸子靜
考其生平言行出處實忠孝篤行君子也非有楊墨無
父無君之罪非有佛氏滅性絕嗣之愆并非有原壤夷
俟登歌之失使孔孟見之未有不愛之重之而反斥爲
異端者也徒以講學宗旨不合於朱子遂得異端之名

今考其講學以主靜爲宗此非有楊墨佛壞之大慝也靜之一說易言之禮言之孔子亦謂仁者靜卽程朱所奉之周子正以主靜爲宗者奈何至陸子遂爲異端哉今觀其所斥爲泯心思滅見聞取足於心無事外求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皆深文周內與陸子所論讀書浸灌培養之說判然不合卽使朱子果正陸子果偏不過如張夏論交曾言議禮各有短長均不失爲孔子之徒何至有一遽至楊墨佛壞之甚而遂加以異端之惡名哉陸子固朱子所深服者也平日策勵門人以不如子靜之徒躬行實踐則不惟非異端而且爲正教明矣奈

之何子靜死遂哭之曰可惜死了告子夫告子何哭之有此副急淚恐不由中矣至其作鄂州稽古閣記直以異端斥之此聲一唱後之依草附木者并爲一談訾訾謷謷至今未歇生則許爲實踐死則詆爲異端古之篤友誼者有如是哉抑果如阿諛者所謂衞道之嚴而無一毫爭名客氣存於其中哉然朱子道德誠高誠厚攻之猶有說也若後世依草附木者其自立曾不逮子靜之萬一而哆口攻擊直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以流弊論何人之教無之而獨責子靜乎且宗子靜者近而慈湖楊氏簡遠而陽明王氏守仁皆絕代人豪又何以說

儒者生孔孟之後道已大明惟當依孔孟所論全旨不言而躬行不當獨標宗旨創立法門聚徒而號招之誠爲好名誠爲多事以此責子靜亦復何辭然此實宋儒共蹈之習分謗者多多矣以敬爲主一無適宗旨尤程朱之獨標而創立者也豈得以後死居勝遂詆前者之爲異端以遂一切依門傍戶之欲哉至於陽明立身與子靜同講學同被謗亦同山木寇膏火煎夫皆其自取也矣不講學何有異端之誣哉然誣爲異端者又未必非小人也孔孟之辨異端非種之去也公恕而已矣後儒之辨異端同室之戈也私刻而已矣聖賢以無父無

君爲異端後儒以忠孝之人爲異端豈不悖哉吾非宗陸王之學者但以其身爲君子而被惡名知人論世所當明辨故詳書之附孟子中然秉公道者見之喜爭門戶者見之悲矣必轉加予以異端之名心苟無慾亦何恤乎人言也哉

方望溪重建陽明祠堂記鄙儒膚學或勦程朱之緒言漫詆陽明以釣聲名而逐勢利亦知陽明氏揭良知以爲教之本指乎蓋天順至正德以來士大夫務進取者漸失其羞惡是非之本心而輕自陷於不仁不義陽明氏目擊而心傷以爲人苟失其本心則聰明入於機變

學問助其文深不若固守其良知尚不至梏亡而近於禽獸又曰若口誦程朱而私取所求乃孟子所謂失其本心與穿窬爲類者陽明氏之徒且羞與爲伍其作鹿忠節公名善祠堂記又曰陽明先生所自別於程朱者特從入之徑塗耳至忠孝之大原與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苟者則豈有二哉又曰果以學之講爲自事其身心卽由陽明氏以入不害爲聖賢之徒若夫用程朱之緒言以取名致科而行則背之其大敗程朱之學視相詆訾者而有甚也按人於陽明不詎爲聖人卽斥爲異端惟此所論至爲平允然則陽明雖非孔子之正傳實伯

夷柳下惠之流亦可爲百世之師矣方氏之學本宗程朱而持論如此其勝依草附木門戶之見遠矣哉故弁載之

周公兼夷狄孫疏鄭康成云奄國在淮夷之北王守溪曰夷狄卽指上奄飛廉

居於陵閻百詩曰唐張說石泉驛詩目下自註於陵仲子宅在今淄州長山縣南詩云長白臨江上於陵入濟東我行弔遺跡感嘆石泉空石泉非孟子所謂井者耶計離母所居之蓋幾二百里矣按此說確甚程拳時引陳心叔說謂於陵楚地蓋避地於楚者謬

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爲趙注巨擘大指也按何燕泉謂巨擘爲蚓之大者謬

下飲黃泉集註黃泉濁水也閻百詩曰不如杜氏左傳注地中之泉故曰黃泉

兄戴蓋祿萬鍾閻百詩曰王驩爲蓋大夫此云戴蓋祿萬鍾王伯厚謂蓋一地愚意蓋以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以半爲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如春秋趙衰爲原大夫先軫亦稱原軫孔穎達謂分原邑而食之類按此亦想當然之說存以俟攷

男本祖香谷 本徵嘉谷 校字

經學質疑錄卷十九

漢川秦篤煇榆邨述

離婁之明程拳時曰名疑云離婁一黃帝時人一殷人孟子蓋指黃帝時人莊子所云索元珠者也

公輸子之巧趙注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按檀弓季康子之母死般請以機封公肩假曰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嘗巧者乎是班與康子同時或爲昭公之少子又墨子魯問篇公輸子爲飛鵲三日不下墨子謂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呂氏春秋愛類篇墨子設

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是與墨同時而墨屢詘其巧然則般與墨之生均在孔子之時與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趙注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按爲高二句亦見禮記蓋古語也莊子天地篇用力甚寡而見功多趙氏注所本集註又因趙氏

無然泄泄程拳時曰六書正譌云泄水名借爲舒散之意下文沓字亦從水泄泄沓沓有隨波逐流意

不得罪於巨室趙注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按必就賢卿大夫言所以言不得罪而下文德教亦有根據矣趙注殆未可易集註引麥邱人語本劉向新序

溢乎四海閻百詩曰四海之義有二放乎四海禹以四海爲壑之類以水言者也溢乎四海四海遏密八音定四海之民之類以地言者也猶言四方也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繫釋地不繫釋水胡朏明云

涕出而女於吳程拳時曰吳越春秋齊女質吳吳爲太子聘之解者謂孟子所云即此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晉平公嫁女於吳齊侯以女爲媵此又一事

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趙注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按毛傳濯所以救熱也杜

子美夏夜嘆詩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質用作處熱而濯似得毛義正韻執持也又處也禮樂記請誦其所聞吾子自執焉謂自處也執熱猶言處熱濯即沐浴也處熱惟洗濯可以救之若訓執爲持今試以水沃手果可以持熱物乎竊謂毛義最確而趙注鄭箋皆失之

滄浪之水閻百詩曰葉夢得謂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若滄浪之水是也程拳時曰蓋滄浪本地名因水流經此故名滄浪之水

獸之走壙也趙注獸樂廣野程拳時曰吳氏程謂壙穴也獸之所居

太公辟紂集註太公姜姓呂氏名尚閻百詩曰集註分
析姓氏莫確於此條
七年之內趙注天以七紀故云七年程拳時曰趙本昭
公十年左傳
連諸侯者次之三句閻百詩曰連諸侯封建之將盡也
辟草萊任土地井田之將盡也有此二蠹戰國烏能久
存哉故孟子卒未百年而天下并於秦
昔者趙注往也謂數日之間也閻百詩曰昔者昨日也
按昔者辭以疾趙注昨日也不當釋作二義閻氏解確
瞽瞍底豫趙注底至也豫樂也閻百詩曰不格姦與允

若殊有淺深次第之不同蓋前僅不至於姦觀孟子言
爲不順於父母而不足以解憂此章又云不得乎親皆
在天下大悅之後則不告而娶娶後復欲殺之萬章斷
非傳聞史遷斷非無據大抵親但不至於姦惡其格淺
能諭之於道其格深也
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集註羅仲素謂天下無不是父
母按輔氏廣仲之曰凡父母之不是皆已之不是也義
更曲盡
遷於負夏趙注負海也阮芸臺校勘記古本負下重負
字蓋謂負負海也按程拳時不得其說直謂趙氏以海

訓負蓋閻見不多遂未免斷鼂之誤書之難讀如此
生於岐周趙注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
曰西夷之人也閻百詩曰史記顏師古注畎夷卽昆夷
蓋卽文王之所事者
若合符節趙注節玉節也閻百詩曰符節本二不盡以
玉爲之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程拳時曰梁蕭綺拾遺錄引孟子
逸句千里一聖謂之連步鮑照河淸頌引孟子逸句千
載一聖猶旦暮也疑二書皆撮此章大意爲言
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集註乘去聲又云以其所乘之

車載而渡之閻百詩曰集註旣音乘去聲又解乘輿爲
所乘之車音義俱相反何與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趙注周十月夏九月
可以成涉渡之功周十一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集
註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
月成梁阮芸臺校勘記爾雅釋宮注引孟子曰歲十一
月徒杠成邢疏云郭注作十月推求文義趙注本作周
十月夏八月周十一月夏九月而經文本作歲十月徒
杠成十一月輿梁成也周禮之例凡夏正皆曰歲凡曰
歲終曰正歲曰歲十有二月皆謂夏時也凡言正月之

吉不曰歲謂周正也說詳戴震文集孟子言歲十月十一月謂夏正兩言七八月之閒則謂周正正與周禮同例趙注未辨其例今本則經注又皆舛誤矣夏令曰十月成梁孟子與國語合按此所辨正殊爲有據但經文既爲十一月十二月有不可復改之勢集註一例以周正釋之復有夏令可據亦自文從義順兩存其說可也

徒杠成孫疏說文云石杠石橋也俗作杠集註杠方橋也閻百詩曰方字宜衍按朱竹垞經義考杠爲方橋之說實出張氏鎰孟子音義當卽朱子所本然平心論之方字終以衍爲是橋亦何必方乎或方字卽石字之誤

則臣視君如寇讎愚按書云虐我則讎卽孟子意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愚按檀弓子思云毋爲戎首不亦善乎而何舊君反服之有亦卽孟子意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趙注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讎是也孫疏此蓋史傳之文而云然按楊用修致爲博洽亦云莫得此二事之出典阮芸臺校勘記孫志祖曰長讀長幼之長長字句絕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陳質事當同此

博學而詳說之一章愚按孔孟所謂學知行一貫者也

漢以後除小道異端外約分八家黃叔度憲管幼安一流爲隱德家范孟博滂李元禮膺下逮楊漣左光斗史可法黃道周一流是爲節義家蕭鄭侯何諸葛孔明亮下逮于謙王守仁一流是爲功業家孔氏安國下逮鄭元王弼孔穎達邢昺一流是爲注疏家王文中通下逮周程張朱一流是爲講學家賈長沙誼下逮韓柳歐蘇一流是爲文章家司馬相如下逮李白杜甫白居易陸游一流是爲詩賦家劉子政向下逮顧絳閻若璩毛奇齡朱彝尊一流是爲考據家其閒各有高下醇疵要皆孔門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流亞也考據家似較諸

家爲易然非兼有諸家之實學而深明其得失者不能正孟子所謂博學詳說者也但恐其徒知博不能切已反約則亦只爲誇多鬥靡耳然考訂之實功不可沒也或曰講學家正博學詳說以反約者曰講學家於博有所不足徑趨於約徵引輒謬解義多差考據正救講學之失也若能身體力行以反於約則舉考據講學兼之眞無愧於孔孟之學矣惜乎其有所不逮也學者安可不洞悉諸家源流高下而審所以自處徒爲一偏之論所拘也哉或曰考據何以首子政曰校書天祿閣非考據之權輿耶或曰前盛推諸葛此首黃管何也曰表見

不同也其德則均也曰范李不已甚乎曰學之恐有弊而節義則首也

湯執中立賢無方趙注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按趙注最確蓋執中即於立賢無方見之實一事也餘可類推蓋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合來見其用心之正湯執中立賢無方合來見其用心之公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合來見其用心之虛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合來見其用心之密皆是各舉一事而言故下文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集註四事上四條之事最確俗解各舉一二事以見其心若有二事則奚

止四事乎書多士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又立政亦越成湯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皆所謂立賢無方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趙注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按趙注固欠的當至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之說尤誤范甯謂孔子降黍離於國風而季札觀樂曾已為之歌王故先儒斥范說之妄蘇子由以為風及其境內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故列之於風意仍謂編詩者降之獨鄭夾漈謂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而不曰黍離降國風蓋平王雖弱名號猶存豈得以意而降之列為風者其體然也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是追歎之辭兩無正曰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俱係東遷以後詩明甚故先儒謂平王時作則東遷無雅之說殊未足信然謂無雅猶可謂無雅其詩乃降而為風則不可風與雅各為一道黍離之作不關雅之有無倘以風之名即指為降何彼襛矣咏王姬七月鴟鴞戒成王豈亦降之云乎東周時勢如黍離諸篇所刺境內已不可為何論天下然聖人錄詩之意亦所謂直書其事而是非自見者非并其詩之體而貶之也蓋王朝不

必無風有風應列於國只宜就風論盛衰不可牽風雅言升降孟子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明兼風雅在內呂東萊謂通乎陳靈以後變風之亡言之最確蓋王者不巡狩太史不陳風是為詩亡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趙注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名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為名朱竹垞曰丁氏公著孟子手音晉名春秋為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楚謂春秋為檮杌者在紀惡而興善也按丁氏之說較明

君子之澤四句趙注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

世自高祖至元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閻百詩曰新鄭高氏謂端毅王公云澤色澤也猶禮謂手澤口澤也五世以外見其人者皆歿故云五世而斬孔子之道萬世如一日何流風餘韻可斬小人直遺臭耳又何流風餘韻之有按此說最優但趙注深足勸善而懲惡不可不知

逄蒙一章趙注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養凶獲患是故子濯濟難夷羿以殘可以鑒也

逄蒙阮芸臺校勘記逄從夆俗本作逢非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衞一節愚按左傳襄公十四年尹

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卽庾公之斯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衞孫文子作亂使佗與差逐獻公公孫丁爲獻公御子魚卽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他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此與孟子所載子濯孺子易公孫丁而尹公他正欲以夫子之道害夫子者又反被丁所射庾公之斯所追據孟子爲鄭人據此爲君據孟子斯學射於他此則他學射於斯皆倒置也

西子孫疏史記云毎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朱竹垞曰史記實無此事疏誤

公行子一章趙注循理而動不合時人何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公行子有子之喪孫疏公行子喪其子故有子之喪顧炎武曰禮父爲長子斬衰三年故公行子有子之喪而諸人往弔集解有子之喪有子職之喪也按有子之喪字與子字連綴成文明是喪其子集解謂有子職之喪穿鑿不通而俗皆從之何耶

右師孫疏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

其待我以橫逆閻百詩曰爲人如顏曾方說得橫逆

大賢以下無橫逆按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是道其常橫逆是言其變蓋以不愛不敬之極施於愛人敬人之人所以謂之橫逆而君子猶必自反乃是加一倍工夫若我先未盡愛人敬人之道則不愛不敬合當自受直而且順何以謂之橫逆乎

章子閻百詩曰顧麟士謂匡章字章子非也戰國策齊宣王與羣臣皆稱爲章子蓋於人名下繫以子字當時多有此稱田盼人稱盼子田嬰人稱嬰子田文人稱文子秦魏冉亦稱冉子皆此類

曾子居武城閻百詩曰武城卽仲尼弟子列傳之南武

城曾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
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按閻氏此說最確恰爲下文有
越冠張本
沈猶行朱竹垞曰魯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沈直深切
不當從上聲見廣韻注
儲子集註齊人也閻百詩曰當依後註齊相
其妻歸告其妾老友萬草廬謂孑曰告其妾三字爲句
蓋已將以上往瞯之詳告其妾矣曰良人者所仰望而
終身也另提起說今若此此字卽指上文所告之辭按
此最得書旨具見記者敘事之妙不然則此字無著而

妾訕無因
帝使其子九男趙注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程拳時曰
世紀云堯有十子娶散宜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
子九人是事舜之九男皆庶子也
知好色則慕少艾趙注艾美好也按離騷少司命竦長
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爲民正幼艾注多作少女解心
竊疑之謂少司命爲民正當不媟褻若此後閱高素蟠
注幼少艾老也謂欲其除邪惡而護持長幼恰合十年
曰幼五十曰艾之旨孟子少艾趙氏亦解作美好然古
注有一說艾衰也謂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衰也少

作上聲卽嗜慾深而天機淺之意如此方不與下慕妻
子犯複且與下終身而慕緊相針對至國語國君好艾
大夫殆好內適子殆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今爲天下
之工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指男色自別一說不可
比而合之也古語相同者甚多如西方美人將指文王
爲女色乎閻百詩將少艾作男色解又堪噴飯之尤者
也少艾訓作少衰之說實聞諸族子玉章忘其書名存
以俟考
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趙注書曰舜生三十徵
庸三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阮芸臺校勘記

考文古本作二十在位段玉裁曰古文尚書舜生三十
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馬融王肅姚方興本之爲舜年
百十二歲之說今文尚書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
十載大戴禮五帝德史記五帝本紀皇甫氏帝王世紀
皆本之爲舜年百歲之說王充趙岐皆從今文者也論
衡氣壽篇曰舜生三十徵用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
死適百歲矣趙注此章五十而慕云書曰舜生三十徵
庸二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合三十二十正
是五十乃爲五十而慕之證今本作三十在位何可通
耶今本論衡亦改二十在位作三十在位使下文適百

歲之語不可援皆由不知今文古文之異也鄭康成注古文而用今文正古文正義曰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徵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一節閻百詩曰朱子或問林氏謂司馬公以爲是時堯將以天下禪舜瞽象雖愚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爲天子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堯必誅巳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爲舜之側微巳能使瞽象之不格姦矣豈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誤惟程子以爲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誤而

孟子有不暇辯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爲甚頑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爲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若家語所謂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卽此焚廩揜井之事也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辯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辯者哉余謂世誣舜以瞽瞍朝巳孟子則辯其必無誣舜以放象則辯其未嘗有凡於傳譌之迹未有不辯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者豈有知其不然而故設言其理若金氏謂只在發明聖人處變之

心苟得其心則事迹有無都不必辯殆幾於戲矣人固習而不察耳

捐階趙注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卽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巳下故焚廩也按趙後說捐階二字與下出字正對舜之不死於焚廩無待補敘矣若如前說捐階者爲瞽瞍於舜一面然少下落蓋捐階卽史記舜以兩笠自捍而下之說謂不由階梯而下耳

程拳時曰舜有弟象娶堯二女娥皇女英世所習聞陳心叔引大戴禮帝繫篇帝娶帝堯之女謂之女匽註者

以娥皇女英女匽爲三妃漢地理志陳倉有舜妻育冢祠則舜有四妻矣山海經舜娶癸（一作登）比氏生宵明燭光則舜又有一妻矣列子舜弟妹之所不親也父母之所不安也綱目注舜妹名敤手列女傳瞽瞍欲殺舜女弟繫憐之則舜有二妹矣越絕書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尸子舜事親養兄爲天下法則舜又有兄矣事或出於附會然亦可資博聞

封之也或曰放焉愚按淮南子舜殺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孟子論象事極明淮南猶以殺弟著錄諸子之誣如此

封之有庳集註或曰今道州鼻亭卽有庳之地未知是否閻百詩曰有庳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爾

欲常常而見之四句趙注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

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趙注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按趙注極確如下文所謂瞽瞍亦北面而朝卽父不敢子也孟子以其誤解此語故未云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俗解乃謂德雖過於君父君不得而屈之爲臣父不得而屈之爲子悞甚縱非盛德亦豈有屈父爲子之理

百姓閻百詩曰百姓有二義四書中惟百姓如喪考妣

三年指百官

夔夔齊栗趙注敬愼戰懼貌閻百詩曰講四書隨筆夔一足之物也人有所畏兩足竝有若一足之物故曰夔夔史記使天下之人重足而立是也酷吏義縱傳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語尤顯白

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趙注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程拳時曰趙注南夷與中國對故言然後之中國上下文義貫通此古注之最有意者又曰後漢書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此舜居堯喪之實事今文家泛作景慕語非

天與子則與子愚按書召誥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可與孟子天與子之言相發

陽城箕山之陰趙注皆嵩山下深谷之中閻百詩曰陽城山名去嵩山幾三十里箕山一名許由山去陽城十三里皆與嵩山無涉

集註此語孟子必有所受蓋不可考矣閻百詩曰史記夏本紀明載舜薦禹禹薦益事如何云不可考按史記必因孟子之文而增潤之豈得爲孟語所受之由此閻氏讀史拘泥處

丹朱閻百詩曰漢律歷志引帝系曰陶唐氏讓天下於

舜使子朱處於丹淵蓋名朱而封丹故有丹朱之號

舜之子程拳時曰皇甫謐云商均女英生次子季釐封於緡後爲桀所滅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趙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按趙注確甚或曰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是大甲居喪而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也迨大甲不惠於阿衡徂桐居憂三祀終喪復歸於亳據書辭似大甲嗣湯明甚余謂居憂書無明文安見非居仲壬之憂書言伊尹祠於先王蓋統外丙仲壬言之也嗣王祗見厥祖則又告卽位之禮如受終于文祖

之類不必見於殯宮也金仁山據此遂爲外丙仲壬未立之證終屬臆說集註引趙說列程子前而語類或問中皆不然程說亦可見矣

伊尹放之於桐閻百詩曰鄭康成書序註桐有王離宮初不指爲湯葬地湯冢在汾陰孔安國書傳謂桐爲湯墓所在誤

於衛主顏讎由趙注顏讎由衛賢大夫孫疏史記云孔子自魯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是則顏讎由即濁鄒也史記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史

記正義濁音卓鄒音聚呂氏春秋尊師篇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左傳哀公二十三年知伯親禽顏庚春秋經傳集解顏庚齊大夫顏涿聚按顏讎由衛大夫顏涿聚齊大夫說者指爲一人可疑而左氏被禽與呂氏壽終之說又不合大抵紀載傳聞異辭必欲聯貫勢轉難通如以顏讎由一人又爲濁鄒又爲涿聚又爲庚果可信耶

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趙注司城貞子宋卿也是時孔子遭厄難主貞子爲陳侯周臣也孫疏司城貞子爲陳國之卿非宋卿也孔子主於司城是爲湣公之臣矣陳侯周即湣也按孫疏以司城屬陳官以爲陳侯周臣屬孔子本直捷了當而閻百詩力駁之但即宗時解亦當作貞子後爲宋大夫今則爲陳侯周臣如王罕皆所謂倒裝書法者方畧通閻氏謂貞子本爲宋卿今爲陳臣則岐而又岐矣若係先爲宋司城則宋何得生前謚之乎又閻氏拘信史記年月謂孔子世家是太史公親見古文家語出其家子孫之手故能年經月緯云云夫閻氏生千百年後何從知史遷親見古文家語而篤信如此耶此附會而流於白撰者也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是直以司

城貞子爲陳之官矣又左傳哀公十五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陳愍谷四書人名考公孫貞子疑即司城貞子合而觀之孫疏謂貞子爲陳國之卿確甚至爲陳侯周臣如孫疏屬孔子可通蓋爲臣乃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之類不必仕於陳也即如常解以爲陳侯周臣則并其地與時詳舉之見其人之可重異於癰疽瘠環耳若以司城屬宋官而以貞子歸之宋則爲陳侯周臣終屬費解

百里奚閻百詩曰奚之去虞當於僖公二年宮之奇諫不聽之日不待僖公五年宮之奇復諫以其族行之日

故曰先去安得有如史記奚爲晉虜以媵於秦之說朱子謂媵秦穆姬者乃虞大夫井伯非百里奚是也據秦本紀蓋其由虞之秦不知又何故亡秦而走宛宛屬楚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繆公釋其囚授之國政故有五羖大夫之號其云媵臣託辭以誑楚也按此即自鬻之誣所自

與屈産之乘趙注屈産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程秦時曰寰宇記屈産泉名馬飲此水者良

假道於虞以伐虢閻百詩曰裴駰引賈逵史記註虞在晉南虢在虞南

其詳不可得聞也愚按周禮正義謂周禮遭秦滅學藏於山巖屋壁以故不亡據此則秦以前周禮自在人間孟子何以未見漢武帝時有李氏獲之以上時儒以爲非是不行至劉歆獨識其書嗚呼武帝時之儒者頑不如歆也哉然方望溪於其解未安者輒歸諸劉歆所竄亦係武斷

鄭樵通志引孫處之言曰周公居攝六年之後周禮書成歸豐實未嘗行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預爲之以待他日之用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城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按人於周禮一書非尊之過高即抑之已甚惟孫氏之言差爲近理果出於周公與否雖未可知實未嘗行一言乃不移之鐵案也（朱子語類周禮亦如唐六典雖成書原不曾用又曰禁治蝦蟇已專設一官豈不酷耶）

而皆去其籍趙注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按去籍所該者廣趙氏以司祿一職當之則孟子所論封建井田與今周禮現存者皆不合又何說以通之耶集註削去不采實爲卓見

附庸王伯厚曰鄭康成王制注小城曰附庸蓋庸即古文墉字謂城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節愚按王制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是指三公視公侯之地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是指卿視伯之地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是指大夫視子男之地故繼之曰天子之元士不與是其受地有三公無元士正與孟子不合處或即以作孟子受地之證未免牽强大抵班祿章典故惟宜渾擧大意必與王制周禮句櫛而字比之適自豐其蔀矣

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王伯厚曰封禪七十二家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孟獻子友五人孟子所忘者三記誦之

學勿强其所不知

費惠公趙注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集註惠公費邑之君也閻百詩曰集註邑字誤按王伯厚顧炎武閻百詩皆以費惠公爲季氏子孫之僭稱然孔子明言三桓之子孫微矣使其後爲諸侯則孔子之說不驗疑别有故而失其考者也

抱關擊柝趙注柝行夜所擊木也集註柝夜行所擊木也閻百詩曰何屺瞻謂集註行夜作夜行誤倒一字

稽首再拜而不受閻百詩曰孟子後言再拜稽首而受此言稽首再拜而不受次第不同蓋周禮吉拜是拜而

后稽顙故受斯用之凶拜是稽顙而后拜故不受用之按孟子二語亦偶變文子思縱不受何至以凶拜詬其君乎考據家好爲穿鑿不顧義理之安如此

蓋自是臺無餽也趙注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僕臣臺從是之後臺不持餽來繆公愠也按下文言又不能養也明是繆公愠而不餽無愧悟意從趙注語脉較合

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程夆時曰二句本儀禮古者因市爲井故曰市井

以皮冠一節閻百詩曰孟子與左傳不合當以孟子爲正

虞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趙注旃通帛也因章曰旃旂旌有鈴者旌注旄首者集註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閻百詩曰集註當云析羽爲五采繫之於旌之上爾雅所謂注旄於干首也蓋有羽又有旄孟子云羽旄之美即指旌言集註混用旂字又脫旄字

男本祖香谷 本徵嘉谷 校字

經學質疑錄卷二十

漢川秦篤煇榆郇述

告子趙注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孫疏盡心篇有浩生不害疑爲告子姓告名不害以浩生爲字趙注又云浩生姓名不害又爲二人按趙氏本意實以告子與浩生不害爲二人故各注之告子名偶同浩生耳其疑爲一人乃孫氏之見也閻百詩反以趙氏爲誤然趙氏謂告子名不害必有所本又王伯厚云文選陳孔璋爲曹洪書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二三子復

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跂以爲長偃以爲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即孟子所謂告子與按墨子與孔子同時告子與孟子同時世數遠不相及則告子勝必别爲一人王氏牽而合之悮矣

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趙注杞柳柜柳也一曰杞木名也桮棬桮素也孫疏說文杞枸杞柳少楊也桮匬也棬屈木盂也所謂器似升屈木作是也按孫疏分析較明

性猶湍水也趙注湍水圜也謂湍水湍縈水也阮芸臺校勘記考文古本作湍者圜也謂湍湍縈水也孫疏說文湍急瀨水按集註湍波流瀠洄之貌實本趙注大抵即今水中漩渦旋轉無定其性急而形圜趙注湍者圜也最精并其形而繪之惟其圜轉無定故決東東流決西西流上下文義貫通閻百詩不得其解僅以疾水訓之夫疾水亦何必決東東流決西西流乎蓋只得其性未得其形反以集註爲未安也不知集註瀠洄實兼有疾意

白羽之白也四句趙注孟子以爲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程拳時曰趙注數語馬總意林引

作孟子朱竹垞經義考亦採入孟子逸句失撿按趙注最確得孟子詰問之意

然則犬之性四句孫疏犬之性金畜也故其性守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順夫人受天地之中萬物俱備於我者也是其稟陰與陽之氣所生故其性能柔能剛是爲不同告子但知其麤者也

異於白馬之白也二句集註上異於二字疑衍按上句異字謂詫異下句異字謂殊異各自成文不必以衍疑之

冬日則飲湯三句趙注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温者中心

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按趙注最明析

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趙注紂爲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二子爲不仁是亦各有性也矣集註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閻百詩曰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啓比干並舉乃古人文章連類而及之常孟子曷嘗誤按閻氏最爲妙會然顧炎武已如此說趙氏以兄弟之親渾注之極員極妥蓋舉單見雙最古文妙處後世之文一一條敘周到無怪

日趨於平衍繁贅耳

易牙程夆時曰名巫牙其字也見孔穎達左傳疏

謂理也義也孫疏理出於性命天之所爲也義出於道德人之所爲也

有放心而不知求王伯厚曰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孟子求放心之說也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之說也

今夫奕之爲數一節孫疏傳記有云奕秋通國之善奕也有歒者止而聽之則奕敗笙汨之也又云隸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鴻鵠過彎弧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是亦孟子之言與程夆[illegible]曰二事見子華子大意畧同文氣散緩不類孫氏所[illegible]疑別有所謂傳記按此亦點化孟子之意云然孫氏謂是亦孟子之言則況矣

熊掌趙注熊蹯也閻百詩曰爾雅疏引說文蹯掌也又爾雅疏掌亦足也其義相通

養其樲棘趙注樲棘小棘所謂酸棗也集註樲棘小棗阮芸臺校勘記樲棘古書皆作樲棗趙注小棘尤爲不通當是小棗之誤

此天之所與我者趙注比方天所與情性集註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

而註亦作此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阮芸臺校勘記上文官有二故比方之而先立其大者文意甚明漢書賈誼傳比物此志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今多譌此物公羊傳注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今本比亦譌此

趙孟之所貴趙注趙孟晉卿之貴者也程夆時曰左傳晉未可媮有趙孟以爲大夫蓋晉趙氏世呼趙孟猶智氏呼智伯云爾張存中四書通證云趙孟乃襄子至烈侯之通稱

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趙注膏粱細粱如膏者也

孫疏公食大夫稻粱爲加膳則膏粱味之至珍者也集
註膏肥肉粱美穀程拳時曰如膏之粱有文之繡令善
之聞廣遠之譽毋兩字皆一虛一實自爲對仗今集註
膏訓肥肉則兩字皆實與文繡字不相屬對矣
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王伯厚曰子路未熟之五穀
管仲已熟之荑稗楊墨五穀之螟螣按此說有獘五穀
不熟無所用之矣有升堂之子路無所用之者乎
明日之鄒閻百詩曰任大皞之後風姓去鄒城僅百二
三十里故明日即可往問
曹交趙注曹君之弟王伯厚曰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

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閻百詩曰鄒
亡復有鄒薛亡復有薛中山亡復有中山安知曹亡不
復有曹觀曹交所言儼然滕更挾貴之風趙氏以爲曹
君之弟非無謂也按閻氏此說頗爲有見乃後又云曹
以國爲氏非君弟何自相矛盾耶
萬蔚亭困學紀聞注曹後復封終無確證王說審
子服堯之服王伯厚曰孝經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服
在言行之先中庸脩身亦先以齊明盛服可與孟子參
觀
小弁趙注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王伯厚

曰論衡亦云伯奇流離首髮早白詩云維憂用老孫疏
伯奇宜臼也按伯奇諸書皆謂尹吉甫子吉甫信後妻
之讒逐伯奇伯奇之孝愈篤趙氏主此說小弁實傷於
小序主宜臼夫宜臼致幽王之弒乃不孝之極者安得
爲孝子乎至孫氏則以伯奇爲宜臼更謬
全謝山困學紀聞注趙說本韓詩按韓詩久不可考今
韓詩外傳亦無此說不知全氏何以知趙注所本存以
俟考
固哉一節任翼聖曰上著有人於此下曰越人射之其
兄射之是射即射此人其兄即此人之兄蓋人射我可

以情遣理喻不則趨辟已耳若兄射我則骨肉大變號
泣而道至誠惻怛以感動之以兄弟大變喻父子大變
也舊說觀越人與其兄射人非是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孔疏母遂不嫁閻百詩曰徒有欲
嫁之志故云小過
不可磯趙注磯激也孫疏譬如石之激水集註磯水激
石也閻百詩曰集註語係誤倒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趙注宋牼宋人名牼學士
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孫疏石丘宋地閻百詩
曰漢藝文志尹文子一篇注云劉向曰與宋牼俱遊稷

下蓋朱犍爲稷下學士之數孟子固與有雅故者
公儀子閻百詩曰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史記循吏列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博士名官始見於此漢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温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後漢朱浮建武七年上書亦曰尋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何其重也
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趙注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篇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篇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
華周杞梁之妻孫疏或云杞梁之妻孟姜按杞梁妻事見左傳華周妻事無考人每據左傳疑孟子又或謂華周乃連類而及然左傳所載與孟子不合者多矣只宜依孟子解之不必別生枝節
孔子爲魯司寇集註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閻百詩曰司寇魯官名在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爲之三卿下侯國本無大稱史記世家作大司寇非也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季孫謂臧孫紇曰子爲司寇及後二年出奔邾書於經以爲卿故若孔子雖與聞國政實止大夫

而非卿故經沒而不見按此亦可疑魯國只三卿臧孫似仍大夫非卿也其書於經亦未必以卿故若必卿始書於經又何以書孔某卒耶史記攝行相事江愼修謂指夾谷相禮一事恐非史遷本意蓋亦以聖人之故而侈言之直指相魯不足信也
不稅冕而行孫疏未及脫祭祀之冕而適他國程拳時曰程友菊四書辨稅當作輸苪切收也斂也謂甫脫去冕不暇收拾即行也不然冕何等物而可作常冠戴之以行乎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趙注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按趙注以從祭之禮不備爲微罪是微罪屬己所謂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常解則微罪屬國且謂以燔肉行仍不出以爲爲肉以爲爲無禮兩層窠臼矣閻百詩謂微罪即在不稅冕而行上蓋去父母之國太速即微罪也所見較趙注更直捷
五霸者趙注五霸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集註兼引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按集註列趙注在前則以趙爲是矣閻百詩謂孟子蓋就東周以後時勢論之故以趙說爲正
慶以地閻百詩曰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其餘以爲附

兼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慶以地即取諸此

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趙注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集註春秋傳僖公九年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程拳時曰集註所引乃穀梁傳之文閻百詩據左傳士莊子爲載書之說駁集註未當按閻氏謂載書二字皆實不可以載訓加但以孟子本文參之以載訓加正合語氣奚必拘左傳之文耶

無曲防閻百詩曰曲防公羊傳作障谷穀梁傳作壅泉皆不若孟子曲防爲確漢賈讓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

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大抵葵邱既會申明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爲所以詩序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無有封而不告趙注言不得私自封賞而不告於天子也按郝仲輿創作異解封爲封窆之封謂有葬必告不可從

遂有南陽趙注山陽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閻百詩曰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地之深入魯界中者公羊傳齊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南陽近魯可知當時齊强魯弱此必於燕下齊七十二城之時乘釁以取南陽也然齊不旋踵復國徵孟子魯事殆矣

此則滑釐所不識也趙注滑釐愼子名集註因之按孫疏亦宗趙氏之說後復引墨子禽滑釐事程拳時謂滑釐乃墨之弟子即墨子書所載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者滑釐蓋善用兵愼子魯師之特舉以對愼子名到即太史公所謂愼到此固不爲無見第以本文斷之如弟子之惑滋甚有則兇必識之皆其自道焉有舍其名而借一善其事

者之名以爲對乎此必姓同愼到名同滑釐而別爲一人朱子之從趙注終泥見也莊子載愼到之道在棄知去己則非好用兵者愼子別係一人更可知矣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閻百詩曰孟子之言甚明魯頌革車千乘亦適百里之數明堂位乃有魯地七百里之說其誣甚矣

白圭趙注周人也集註因之復引林氏之說謂即魏文侯時之白圭閻百詩曰魏文侯時與孟子之世相去懸絕蓋彼名圭此名丹字白圭係二人按閻氏亦爲有見但史記之年分多不可憑而韓非子一則曰白圭相魏

一則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似卽自詡治水之白圭
推之於善治生欲薄賦前後通一人行徑耳
將輕千里而來集註輕易也閻百詩曰民之從之也
輕集註輕猶易也此註猶字不可省
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閻百詩曰閱四書日錄其在巳
身也初好面諛久之性習驕恣好諂矣又久之蒙蔽昏
昧好讒矣其在一人也初投我以面諛我安其諛而彼
更進其諂矣我安其諂彼更進其讒矣其在衆人也初
面諛者得售聞風而諂者來矣諂者得售聞風而讒者
來矣此皆人巳必至之勢故君子愼其端焉不言面諛

諂讒而曰讒諂面諛其猶恆言天下國家乎
禮貌衰則去之集註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
於囿公仰視蜚雁而後去之閻百詩曰史記世家及家
語均無與公遊於囿語
飢餓程夆時曰韓子家有常業雖飢不餓淮南子甘一
日飢毋一旬餓以二說推之餓甚於飢
百里奚舉於市趙注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穆公
舉之於市而以爲相也按趙說必自其初入秦言之亡
秦走宛後方以五羊皮贖之也
予不屑之教誨也者趙注屑潔也楊升庵曰屑勞也謂

不勞力之教也若解爲潔則不屑不潔又何解按字書
屑本訓潔又訓勞此訓勞爲優不屑不潔猶言不勞力
於不潔也若依注謂不潔於不潔則解不通矣
盡其心者一章孫疏仁義禮智根於心是性本固有而
爲天所賦也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則知仁義禮
智之性知吾性固有此者則知天實賦之者也如存此
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是所
以事天者也性卽天也故存心養性爲事天矣人之於
命雖有或妖或壽但操存其心而不二旣妖壽不二而
脩其身以待其在天者如何所以立命之本也按孫疏

訓盡心極平實了當書旅獒罔以盡人心康誥往盡乃
心韓昌黎毛穎傳臣所謂盡心者無不就行上說卽梁
惠王謂盡心焉耳矣孟子謂盡心力而爲之俱就行上
說邵子亦謂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蓋盡其心者謂
行之實知其性者謂知之實截然兩意歸併一層盡一
分心卽知一分性盡十分心卽知十分性而知天隨之
矣盡其心三句就動而察識言使之卽心驗性存其心
三句就靜而存養言使之卽心保性妖壽三句則察識
存養之極功也
孟子千言萬語只是勉人爲善而其大旨則曰性善誠

恐人不知性故切而指之曰爾果能盡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便已知仁義禮智之性而知仁義禮智之性卽知此性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性不誠善乎與前論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四項歸本於仁義禮智非由外鑠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確然無貳若將盡心截作知至一項解釋支離已甚矣

或曰盡其心不就知上說則知太畧曰知性知天豈猶畧乎此章就行驗知以識性善之本體與他處知行並重不同解書可不各隨文義求之專以已見爲說乎吾知有經文耳不知其他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孫疏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求之有道者也苟子君子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是得之有命者也

無他達之天下也趙注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也孫疏言人之爲善者無更於他求也但通達此親親敬長之良能良知施之於天下耳按趙注孫疏最確葛屺瞻謂達字卽擴充之義與達之於其所爲達之於其所忍同意此與通節語意較合若以爲無不同之說已在上節兩無不知之中末句不成贅語乎且原以坐實仁義更於擴充義爲允孟子言端必兼擴充此何獨不然但所以擴而充之仍不離學慮亦不許專倡良知家藉口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一節趙注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閻百詩曰馬貴與言古人養老之禮有養於鄉者有養於國者余謂孟子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云云是西伯養老於鄉若伯夷大公往歸自養於國學按閻氏所論似於孟子爲添設而理極周匝非善讀書者不知

易其田疇趙注易治也疇一井也孫疏疇說文耕治之田也不知一井何據阮芸臺校勘記文選登樓賦注及

唐釋元應衆經音義卷一皆引賈逵說一井爲疇邠卿所本也按趙氏於前易耨注云芸苗令簡易也此云易治也蓋各隨文釋之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二句趙注所覽者大意大觀小者志小也孫疏言孔子登魯國之東山而所覽者大故小魯國登泰山所覽尤大故小天下集註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按孫疏語意極明李安溪謂孔子嘗登東山而小魯矣嘗登泰山而小天下矣所處益高視下益小實宗孫氏之解卽集註大意亦與孫疏同蓋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自是實境非比語也

從實境會意自可見所處益高視下益小俗解不知此義作比語解之拗戾而不可通王罕皆曉曉以申俗說亦陋矣

登東山集註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閻百詩曰蓋疑辭朱子生平足跡未至曲阜故作此言其實曲阜縣東二十里有防山絕不高惟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按詩明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論語亦曰東蒙蒙爲東山無疑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集註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閻伯詩曰所引與楊子何涉當

引下文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一段方合

士何事愚按顧炎武日知錄一書兼疏通知遠屬辭比事之長惟論孟子士何事甚謬其言曰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穀梁成公元年傳亦云）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書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羣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爲鄉之法哉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爲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爲輕重文者爲儒武者爲俠嗚呼游士興而先王之法壞矣彭更之言王子墊之問其猶近古之意與按此所謂設淫辭而助之攻者也如所論則孔孟之門皆不容於先王之世矣甫田之詩曰烝我髦士載芟之詩曰有依其士亦豈有職之人乎論士之實必孟子居仁由義及所謂無恆產而有恆心者始足以當之使有職而放僻邪侈猶陽爲士而陰爲不肖之民也論士之名則列鄉序者亦可共之非移郊移遂屏遠不齒無由奪其爲士也矣以職爲

哉彼蓋懲處士橫議之禍而不知投鼠忌器之思使有如秦皇之君執而用之焚坑之慘將有不可勝言而國亦隨之矣豈非顧氏一言喪邦哉夫立言不可不愼也顧氏之學雖以正人心厚風俗爲說而亦頗雜商鞅韓非李斯之術又不能權衡本末斟酌時宜蓋得失亦參半焉

皋陶爲士閻百詩曰士爲刑官之長士師乃屬官耳人多混看

執之而已矣趙注皋陶執之耳孫疏但當執而不縱也集註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已按趙注孫疏直捷了當

本文之字緊指瞽瞍執之謂執瞽瞍集註知有法而已亦是解執之之意如此乃王罕皆匯參載集解一說執之是執法不必云執瞽瞍去經文語意奚啻千里原其故蓋誤會知有法之意遂云執法使果云執法之字將何指乎俗解咸宗集解之說經本明也而屈之使晦殊不可解

猶棄敝蹝也趙注蹝草履也閻百詩曰蹝只是履草履則蹻也又屝亦草履

遵海濱而處閻百詩曰濱水涯也古者海之濱便爲政令所不及

孟子自范之齊趙注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按趙注必有所本必用王庶子所封食一句下望見齊王之子方有根閻百詩又謂望見齊王之子或出質他國者尤屬臆說

呼於垤澤之門趙注君自發聲按趙氏謂君自發聲呼當作平聲若非君自發聲則與上移氣移體何關下文又何云何其聲之似我君乎當從趙注無疑閻百詩曰垤澤即左傳襄公十七年築者謳曰之澤門杜氏注宋東城南門是也

猶愈於已乎集註已猶止也閻百詩曰宰我短喪章注巳止也此猶字不必

王子有其母死者趙注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集註因之閻百詩曰喪服記權爲制縓冠麻衣縓緣既葬而除之服此厭於父在本無服故爲此無厭於嫡母之說其誤自趙岐始沿於孔疏而闌入集註嘗欲請於[illegible]朝爲早加刊正者此類是也

於民也仁之而弗親愚按大學謂在親民孟子之言豈相背乎蓋大學民猶言人也該家國天下言兼親在內孟子民對親言故曰仁之弗親言各有當也或曰如此則大學統言親民愛無差等矣曰齊家治國平天下非差

等乎隨文解之皆有了義不可牽混孟子之言謂大學親民必作新民也

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孫疏牧誓言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孔安國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三萬一千人虎賁皆百夫長也按孔疏極明俗解不知此義直謂此外無兵僅虎賁三千人而已有是理乎

二女果若固有之趙注果侍也以堯二女自侍如固自當有之也孫疏以堯帝二女事之實若固自當有之也許愼謂女侍曰婐趙釋果爲侍謂二女之侍舜是有惑

於許慎之說而誤與蓋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
也按趙注果字屬二女孫疏二女二字爲句果若固有
之五字爲句不必改果爲倮而義自明存以俟考
得乎邱民趙注邱十六井也按孫疏釋十六井殊欠明
確漢刑法志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趙注本
此蓋古者計民以邱取便於核數之意猶之計車以甸
也
則變置社稷趙注則毁社稷而更置之孫疏先王立五
土之神祀以爲社立五穀之神祀以爲稷自顓帝以來
用句龍爲社柱爲稷及湯之旱以棄易柱所謂變置也

按孫疏優於趙注自朱子以來皆疑孫疏係僞作今觀
其說陋者甚多而說之善者亦有數條拔而出之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集註詩邶風柏舟本言衛之
仁人見怒於羣小按朱子所引從小序說詩集傳則作
婦人不得於其夫之詩蓋作詩集傳在前作孟子集註
在後改從序說則亦覺集傳不安於心而朱子舍已從
人改過不吝之意亦可見矣後人不察於朱子說未安
者一概護之豈朱子之本意哉嘗謂朱子本公也而後
人私之甘背孔孟而必從其誤說殊可嘆也
以追蠡趙注追鐘鈕也蠡欲絶之貌程夅畤曰趙希鵠

謂追揰也蠡剝蝕也蓋高子以禹樂用之者多故凡揰
擊之處摧殘如蠡齧木之形也按希鵠之說確甚趙注
解誤豐氏旋蟲之說尤與追義渺不相涉
兩馬之力與趙注春秋外傳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
稱賦是兩馬也集註兩馬一車所駕也閻百詩曰古之
駕車通以四馬大夫以上皆然惟士則駕二陳氏禮書
儀禮公䞋士以馬兩左傳哀公十七年衛良夫乘衷甸
兩牡哀公二十七年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顔涿聚之
子史記魯君以一乘車兩馬與孔子蓋大夫大事駕四
小事駕二余謂是說當矣但孟子所云兩馬亦偶舉之

猶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云爾按趙
注不確當以集註爲正而閻氏能暢其旨
則之野趙注之於野外集註之適也按趙氏以則之野
爲句集註因之周草窗楊升庵郝仲輿皆以士則之爲
句野有衆搏虎爲句謂則之與下文笑之相應近多有
宗其說者閻百詩曰古人文字敘事未有無根者則之
野乃下文望見馮婦之根也若讀作士則之則望見馮
婦豈非突如其來至或疑則之野句法周書則至於豐
即其例也按閻氏之說名通之至
鼻之於臭也趙注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

按俗解誤兼指香臭閻百詩曾詳辨之蓋臭字有二義一指香一指惡氣一兼否臭未可混也

旣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趙注苙欄也招罥也程拳時曰宋王勉夫云苙香草白芷之類豚之所甘旣放之得所又從而招之非善治邪說者也如此則苙字招字皆從本義本音而與書旨正合按楊子方言苙圂也郭注謂蘭圂也與趙注正合必作欄圂解方與上文放字針對若僅以豚所甘香草言之則與追放之義無關且招必作招縶解方見過嚴之意勉夫之說殆不可從

寶珠玉者趙注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氏之珠與

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閻百詩曰此謂以珠玉作耳目之玩者耳若楚語王孫圉曰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蓋一以祀神一以禳災方獲福矣何殃之有物一也顧所用之何如耳

盆成括趙注盆成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未達而去按朱竹垞徒以晏子春秋載有盆成适事遂謂适與景公同時不知古今人同姓名者甚多傳聞異辭者又甚多必欲牽合為一而信為與景公同時獨不思又何以與孟子同時乎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趙注上宮樓也

夫子之設科也趙注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阮芸臺校勘記宋本岳本廖本韓本孔本子作予盍字形相涉而誤按夫予之設科也以下皆孟子之言與孔子不保其往同意疑廖之或人豈解語此

說大人一章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巳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按勿視明爲戒辭乃對當日震於勢利者言數我字代之扶豎志氣猶詩經代人言我之例楊氏坐實孟子自謂亦固哉其讀書矣如我字必自指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豈亦自我乎

曾晳嗜羊棗二句程拳時曰孝子傳曾參嗜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參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遂終身不食生魚按此足爲下文食膾炙幹補一層蓋羊棗旣以專嗜而不食膾炙轉以未嗜而有所不食孝子之心固無在或忘其親也

國語載屈到嗜芰有疾屬其宗老曰祭我必以芰屈建命去之其言曰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按芰註謂菱也周禮加籩之實其首爲菱屈建之言曰籩豆脯醢上下共之是籩實有芰不欲於外增設耳栁子厚蘇子瞻反覆辨之皆未及此因說嗜羊棗章附識之

如琴張曾晳牧皮者集註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閻百詩曰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子路甫八歲曾晳更少於子路烏得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檀弓多誣石室陳普極其辯駁猶未及此特爲補之按孔氏穎達禮記疏已駁倚門事

由堯舜至於湯一章愚按言若禹皐陶五臣諸人俱在其中矣言若伊尹萊朱汝鳩汝方諸人俱在其中矣言若大公望散宜生十亂諸人俱在其中矣若者明舉以爲例之辭後儒呆看若字耑以屬之禹皐諸人不惟渾失孟子語意將何以處益稷周公輩乎

經學質疑錄　卷二十　三三

散宜生集註散氏宜生名王伯厚曰散宜爲古二字之氏非名宜生按集註實本孔氏安國書傳而誤

近聖人之居二句程拳時曰左傳哀公七年傳公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又云曾孽柝聞於邾鄒本邾子之國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愚按孔子一生言行常若不自足者孟子雖若以道自任亦惟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聞既聖之譽則曰惡是何言也及其篇終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其亂然不足之[illegible]

心口之間此主敬之實而聖賢之眞種子也

男本衡 本涵香谷 孫徵嘉 [illegible]校字

〔清〕成本璞撰

九經今義二十八卷

清末長沙刻本

九經今義

雷飛鵬題

著雍中夏
刻於長沙

九經今義目錄

卷一

周易

卷二

周易

卷三

今文尚書

卷四

今文尚書

卷五

毛詩

卷六

毛詩

卷七

周禮

卷八

周禮

卷九

周禮

卷十

周禮

卷十一

周禮

卷十二

周禮

卷十三

周禮

卷十四

儀禮

卷十五

小戴記

卷十六

小戴記

卷十七

公羊春秋

卷十八

公羊春秋

卷十九

公羊春秋

卷二十

公羊春秋
卷二十一
穀梁春秋
卷二十二
論語
卷二十三
論語
卷二十四
論語
卷二十五
論語
卷二十六
通論
卷二十七
通論
卷二十八
自敘

九經今義卷一

通雅齋叢書

周易上

長沙湘鄉成本璞琢如著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帝王之興法天之道轉弱爲强永保洪祚如乾之健而不息也乾元統天君之德也以自强之德立維新之政乾始以美利利天下也俄之大彼得英之維多利亞美之華盛頓德之威廉第一倭之睦仁皆能奮發自强上合天德雖三代盛王不是過也

履霜堅冰至聖人垂戒至嚴矣由愼之不早愼也惟明者能弭禍於無形見危於未亂變以漸而始成禍相尋而彌厲自五口互市海禁頓解侯官林公獲譴遣戍喟然謂其友曰英法諸國不足患也終爲中國患者其俄乎德相俾斯麥亦曰三十年後日本其與中國其弱乎信乎賢哲之見爲不虛矣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屯難也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而君子之經綸出焉當屯難之時能變法以濟世則可去險而即安轉亂而爲治其道大亨利在守正也

屯利建侯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屯難之時宜廣立藩輔有所親比爲深固不搖之基封建本三代盛

王之法時移勢變論者譁起然周雖微弱崇其虛號猶至八百秦廢其法二世而亡效章章矣漢氏產祿之變國祚幾危賴有親藩以拯其難其後國分勢弱新莽覬覦不出堂陛晏然而移九鼎推原禍始孝武聽主父一言啟之也唐以藩鎮遂行纂弒然中更大難皆引外藩入衛並起勤王危而復存者數矣卜年四百比周氏之半亦已美矣後世踵亡秦之謬制破聖皇之懿矩至宋明之季外夷暴侵大盜驟起所向摧破曾無藩籬之阻寶祚易傾皆在於此崑山顧氏命世巨儒其言寓封建於郡縣之法備矣至云聖王

復起必從吾言其論明且篤矣今日本崇世爵而廢封建之制然日耳曼列邦合志協力遂破强法奉德意志以帝號位統於一權散於眾此與中土古法不隱隱相符乎儻能博攷古制參酌時宜分命天潢懿親治兵於外各據險隘以為重鎮略參顧崑山之說假郡縣以權利以為復鄉職之起點則國勢驟振西人必畏之矣

蒙以養正聖功也中國蒙學之不講久矣村塾學究轇轕鮮通流毒里閭坐是人材凋替國以不競以四萬萬秀淑之民而不識字者殆半焉其識字而能通解文史者又寥寥焉其溺苦於訓詁詞章而能通解時務者則幾無焉皆蒙學失敎之咎也西人凡生子七八歲即令入小學有不學者罪其父母農兵工商莫不有學學校遍地人思自奮其能立國驟强非偶然也故今日中國言自强之計必以廣設學校為第一義學校之中尤以講求蒙學為始

師出以律否臧凶行軍首以紀律為先西人用兵靜如嶽峙動如電發朝夕訓討如對大敵其能雄跨一時者非徒恃槍礮之利也中國綠兵久不可用湘淮各軍亦成暮氣且為之將者徒以侵扣浮冒為事一

旦有警倉皇召募市兒乞丐取以充數不待交鋒而勝負之數已可前知矣兵制之弊遂至於此國安得不弱乎

師或輿尸凶輿尸之凶損國脈而張敵燄也中國治軍者皆缺額大半而侵冒國帑取以肥己戈登有言此等營官統領皆應斬首乃貪利無恥上下相蒙其致輿尸之凶宜矣有國者不急以練兵為事是日蹈危亡之域而不知也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以小人而柄政國未有不亂者也無朋黨之說門戶之見則小人窮矣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謀國者愼所自託而已國不求自强之討而欲依人以爲重未有不窮者也五洲紛擾縱横之事復起於今邦交權利操之執政羣説蜩螗莫衷一是有以聯俄拒英之説進者是忘波蘭之被虜也有以聯英拒俄之説進者是忘印度之爲奴也能精交涉之學則無比匪之憂矣

履虎尾咥人凶以陰居陽以柔乘剛故有凶也武人爲於大君志剛也志剛者必凶無君德也昔拿破崙第一用兵如神威震宇內號爲霸王慨然有混一歐洲之志諸國畏其鋒不敢與抗而用師不戢屢耀其武卒之軍喪身辱囚流荒島爲天下笑以志剛之武人而妄據大君之位宜其履虎而咥人也

天地交而成泰天地不交而成否否閉也天地閉賢人隱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故上下隔絶之國未有不危且亂也中國君太尊民太卑君民之分隔絶太遠如人之有病胸患痞積腰足復痿痺不仁一身不能自舉也救之之法有二設議院以申民情廣學校以開民智

合天下之衆統於羣治天下之道無他羣而已矣能羣天下者無敵於天下者也同人於野亨利君子貞君子之貞惟君子爲能類族辯物通天下之志也是羣之義也

朋盍簪盍合也簪疾也以誠動羣羣合而疾來故至博也西人廣立學會聚衆講學宣揚德音感格頑懦盍簪之意也羣學旣明可與之言大同之治矣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甲爲辛改過自新也後甲爲丁丁甯告戒也漢氏諸儒並同鄭説余謂甲爲創制改法著之令甲先後三日者當博求衆議詢謀僉同行之無弊方可宣布也今西人每有軍國大事必開院會議數日

臨至於八月有凶陽長陰消憂盛危明聖人戒懼之情可覩矣自古無終强之國亦無終弱之邦在謀國者一轉移而已强弱之幾貴於變制故春秋進退三世以爲萬世之法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此聖人救世之微權也今耶穌天主各教皆設爲天堂地獄福田利益之説聳動愚氓使之改過遷善尊賢愛人以發明性中之公理與釋氏意同而派異過之遠矣其立教之本旨亦不悖於聖人也乃世必極口詆之横生謗語激成禍亂其亦未熟察彼教

之宗旨也
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此泰古之隆軌也古之王者無不躬親民事故能博知閭閻之疾苦我朝如
聖祖
高宗屢舉省方之典當是時天下治平萬民樂化文物之盛比隆三代煌哉尙已曩者俄皇大彼得微服潛游英法諸國學習格致製造諸學歸而興教改法率通國之臣民而淬厲之遂成霸業至今盛强而近歲暹羅國王游歷歐洲通好厲學遂能以微圖存以弱圖强泰西諸邦聳而異之游歷之效也後世中材

之主高拱深宮所與處者宦寺宮妾耳所得見者樞臣數輩耳安能通曉天下之利害周知環球之情狀而勃然奮興哉

噬嗑利用獄先王以明罰敕法西人最精法律之學兩造具獄皆令律師辯論聽獄者愼擇其中而折之民無遁情國無寃獄蔚彼懿矩實邁近古今中國之人不曉西律故交涉案件多受詘辱

七日來復陽氣自剝盡至來復凡七日西人七日一禮拜當房虛星昴之日休沐出游上下歡舞隱合古誼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言君之德也湯誥言日新又新詩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皆此誼也繫詞又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言君人者之當自新也至矣哉新之義博矣今中國君相苟能日日圖新立革舊俗之陋以廣維新之政則天下不足平也日本維新不三十年遂能雄視東方可明覩也

大過棟橈以菲材而荷重任本末俱弱宜有傾覆之憂也中國政府多循資格遷升故所用皆謹愿闒茸之徒而無學兼中西深識治體之士此新政之所以難行而國事之所以日壞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當險難之時猶不失信則民心未去猶可圖存故孔子論兵食可去而無信不立也西人性雖狡鷙然不敢廢信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國而無險何以自立自輪舟火車縱横交鶩遂能絕東西之大洋遍歷地球而無所隔閡於是向之所謂險者悉不足恃矣中國海疆諸險盡爲敵據門戶洞開藩籬盡撤殆哉岌岌未有如今日之可憂者也然苟能力振海軍與之戰於海上則勝負之數猶可相當也

離麗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離文明之象也聖王以文明之德化天下也故君人者能敦教化則野蠻之國可進於文明若萬事頹廢則雖以數千年文明之國亦黜而退之與野蠻等天地之氣不可終閟泰西以兵力通歐亞非美之郵是天殆將大啟文明之運於地球之上自古首禍者必受厚禍彼西人將承其敝必成強弩之末百世而後將有命世雄桀起而成大一統之局可逆覩已

九經今義卷二

周易下

長沙湘鄉成本璞琢如著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帝王之興興制定法規模宏遠當時未覩其利行之數百年昭然誕著歌詠益滋固不汲汲求旦夕之效也凡舉動躁率而汲汲求旦夕之效者必不能以無敝也一有不效議者交起而詆其後矣宋之王介甫是已且夫介甫以不世之才値不世之遇此亦可大展所學以表襮於天下矣然卒以成宋室之亂者由其感激恩遇而欲求急效以自見立法固未盡善所用者又皆小人借以行其奸利浸失介甫之本意徒使後世守舊之徒以介甫爲詬病以變法爲厲禁豈不悲哉彼未深察其本然也介甫所創之法後世多襲用之陰用其法而陽詆其人何哉介甫所祖者周官耳今西人亦祖周官故吾竊謂介甫爲奇傑之士近代所未有其用法不效者未得易久道化成之誼也西人以沈鷙堅忍之才創一新法製一新器必令專利故父詔其子師勉其弟人人好深湛之思常沈思數十年而得其法既得其法益求其精或不數十年而屢變其製輪舟鐵路皆不意

急求目前之利而利乃無窮當其創始之時疑而詆之者豈少哉藐茲中土百務椎輪敬貢斯諷或不爲識時之君子所訶也

明夷利艱貞利於艱難以守正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著文明之化外表柔順之德國安有不興者乎殷憂所以啟聖多難乃以興邦寶祚未改天命式憑人君當危急存亡之秋莫如師文王

地球之運自邃古遞推至今政當興盛之際故宜變前聖之制定後王之法以爲萬世之紀大壯未交亂

運未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南雷待訪之錄亦改制託古之義其詞危苦錯綜今古後之王者倘能參用其意則大同之盛可復見也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謂也三代下能當之者其諸葛亮乎意之嘉富洱差似之

致命遂志捨生取義殺身成仁之謂也三代下能當之者其文天祥乎英之戈登差似之

損損下益上也益損上益下也損下以益上則損矣損上以益下則益矣故損益者盛衰之原也中國旣無自定稅則之權曾小國之不若值百抽五內地僅

加半稅於進口貨則輕徵之釐卡遍地百端盤剝於出口貨則苛求之本末倒置乖舛已甚無益於上大損於下萃天下之利以歸中飽而國脉蹙矣洋債子母百年不能償歲入旣有贏絀不以之興學厲兵爲有益之務又窮搜中土之脂膏竭盡無餘而悉貢諸敵國而民氣沮矣故言利之徒進國未有不敗者也

萃之詁羣也渙之詁散也散之不能敵羣也昭昭矣萃亨利貞能合羣而愛力生焉渙亨利貞慮有土崩瓦解之釁急宜守正故利於貞也

井改邑不改井井田之象也廢井田開阡陌乃勢之

不能不變也商君之開阡陌者欲以盡地利鼓民力以求國之富也今農學不講惰氓滿野江淮之間荒土未墾者多矣誠能設農學專科仿漢人孝弟力田之科及賜民爵級之例能務農多墾著有成績者有司上聞以虛銜封典獎之驅游勇於隙地使之開墾不責升科設官監之略用屯田之制則國增歲入邑少伏莽矣是保富之良策也

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舊求新能信於民日啟文明之運民咸說之說則愛力生焉故大亨也易之垂訓可云至矣虎變豹變文明之象能力革舊

法則可由野蠻而進爲文明之國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言在上者能倡議革舊則庸妄之徒不敢終執舊說以阻新政也炳蔚之觀革之效也齊有管子秦有商君殆其人也

正位凝命配天德也鼎折覆餗貽國憂也棟折榱崩誰則能免災必及身世之踐秩台鼎者可不懼哉蓋政府不得其人則國不可得而治矣

陰陽相摩燥溼互激而生電氣氣運於太空之中鬱之既久觸之即動爆然生響命之曰雷雷者電之有聲者也或以有物憑之從中擊人以爲禍福賞罰皆

淺人之妄說耳電氣下墜人觸之而殞物遇之而燋故西人有避雷之法禁雷之術也震來虩虩狀電光之掣也電一掣即逝而後有聲隨之也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百里諸侯之國也匕鬯主祀也有國者當危疑震撼之秋恐懼修省遂能致福所以答天變也變法自强宗祊乃保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日月行天之軌度皆可推測以符積算也虞仲翔云日月爲易日月行天之躔次固與易象相準也

治歷明時歷法者敬天勤民王者之大端也古今譚

歷法者無慮數十百家大率古疏而今密中疏而西密明氏之末此法廢絶而湯若望利瑪竇乘隙以入中國而後推步始有定率我朝仍用其徒而夷禍實自此萌芽矣宣城梅氏固爲專門絶學攷定借根方即天元著書如林通貫中西自後算家迭出皆能即成法而推演之以立新式近日西算益密代數微積尤爲精詣幽思所契可役神鬼習算之士乃不得不捨中從西矣疇人子弟散在四夷宜自恧焉

折獄明刑威照並行國勢積弱宜大申誅罰以震動天下勿爲羣邪所蔽使之久稽顯戮也故不誅失律

之將無以謝天下而衆將解體不誅貪酷之吏無以杜中飽而國且益困刑者王者威天下之大柄不可不慎也紀綱不立國乃滅亡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與先甲後甲同詁先庚丁也丁甯也後庚癸也揆度也古之王者行政如此其慎也西人行政必開院會議或相持互爭至數十日不決議定始行執政之去留視乎議院令行民從而怨讟之聲不作朝無權奸之竊柄野無亂民之謀變法至美也中國君民隔閡相去萬里下之情不能上達上之情下無由共喻而不速謀變計豈不殆哉宜改都

察院爲總議院而於各行省郡縣遍立議事會妥定章程愼加選舉參西人之制酌中土之宜此今日之急宜開辦也

兌說也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此西人所謂愛力也此極讚愛力之效也以愛力轉國運愛力之漲率愈大則國之勢愈强愛力之速率愈疾則國之勢驟振凡國之盛衰視乎愛力之盈縮也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蓋古之君子莫不講學氣類冥感聞者景從如兩漢經師弟子著錄者至數千

百人宋之諸儒聚衆講學傾聽者至千萬人明之東林諸君子以節義傾動士類終明之世忠義之士之盛近古未有也將非講學之效耶然宋明之季奸人柄政指爲僞學目爲朋黨禁錮誅戮之慘至不忍聞元氣既傷國脉亦蹙是自速其亡也西人立國在上者惟悉力以推拓學校爲事通國遍立學會聚衆講學實事求是猶有中國先儒之風故學會愈多則其國愈强矣

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上有致寇之道而寇始至謀國者不必憂寇之至而思所以拒之去其致寇之道而已去之之道柰何先肅其內政而國本立矣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財賦者國家之血脉也血脉既竭元氣隨之故財賦匱而國危矣理財之政先立制度則商不窮於榷算民不困於追呼而利權可徐挽也

中孚利涉大川信及豚魚也今之持節出使及游歷者航海數萬里之遙能中孚則可感異族也豚魚可格況人之同具公理乎西人最重信義持傾詐之智襲六國時游士之術以游於彼土未有不窮者也中

孚是天之公理凡有血氣莫不同之漢儒謂卦氣起於中孚其義博矣

旣濟未濟水火順逆之象也水火蒸變是生汽力汽力漲滿乃運機簧遂足奪造化之奇創古今所未有西人格致製造之藝賅於此矣故曰曳其輪謂以汽力鼓其輪機也凡火車輪船及一切新式機器皆藉水火之漲力以行水火無靈而乾坤或幾乎熄矣西人之水學火學電學汽學力學重學皆出於易也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外夷無終盛之理盛極必衰中國能奮發自强必能克敵受賞以至弱而

破至强普之於法是已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推演河洛之積算也說者繫矣然中西布算之法皆胚胎於此易之廣大何所不包

遂古聖皇觀於卦象制爲諸器以利民用首出神靈天亶莫測而萬世格致製造之學皆出於此古者奇技淫巧有禁一民志也故其術不傳中國失學散在四夷研精其術遂收奇績而中土瞠視反相怪駭以爲彼所獨擅而不知其原皆出於我也

陰陽相摩電氣生焉水火相激汽力出焉雷風相盪

電質藏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腦氣筋之奇用也西人所得之新理所創之新藝易皆言之矣聖人作易何其神乎

天地定位則談天之編括地之畧不可不讀也山澤通氣則採礦之法航海之術不可不精也雷風相薄則養電之池風性之表不可不熟演也水火相射則化煉之質蒸汽之率不可不細測也西學之出於易殆無疑義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與器相附麗者也道卽西人所謂公法家性理家及敎主脩士宣講福音而已至於器者專講格致製造之學及聲化光電重汽測算各有專門取效宏遠雖有上下之別急待化裁之變變舊式而爲新式故其道百出而不窮易之一書專言變者也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制器尚象利用厚生有道而後器有所用有器而後道有所寄能日造新器日創新法振興新學廣拓工藝國之興也可立而待也

易之一書爲後王變法作也其言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云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人又云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

盡神通變之謂事擬議以成其變化言變之文屢見聖人作易賅天下萬世之至變也參伍錯綜盈虛消息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所以設法垂象示變法之極則也後有王者可取爲式精義奧旨幽契鬼神新學新藝別有專家大哉易乎漢溺於術數宋惑於卦圖而易之道日小易之義日湮矣元和惠氏稍拾古說然於天地陰陽之奇水火雷風之變則猶未盡覩也

九經今義卷三　　　　通雅齋叢書

今文尚書　　　長沙湘鄉成本璞琢如著

古之王者莫不有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孔子修政書有二曰書曰春秋所以垂示後王有所法戒五帝三王治不相襲立法因時各收宏效史臣所紀胥存實錄善則必彰惡則弗隱後世史法不講詞雜義穢不可殫詳至於司馬子長班孟堅陳承祚范蔚宗歐陽永叔之流文辭之美跨絕一時然攷其義法究其體例亦往往多所牴牾而司馬君實遂能搜數千年之史編年紀事自成一書可云

偉矣荀子曰欲觀先王之迹則於其燦然者矣韓子曰利不十不變法後之王者苟能深究數千年成敗利鈍之迹廢興沿革之由可以奮然興矣

梅孔之僞沈淪至數千年閻惠辨之皭然昭著功亦偉矣西河盛氣强辯如秦楚之眾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武進莊氏世傳古文之學心知其僞而不敢廢意取篤慎匪云左袒其甥宋于廷復傳其學遂欲揚西河之波與閻惠爲難豈不異哉

堯有天下禪之於舜舜有天下禪之於禹禹有天下禪之於益三聖重光萬民樂化誠泰古之絕躅也無言而化不動而成視棄天下如棄敝屣三季以降斯風邈絕徒使權奸之臣假禪讓以行篡弑人心澆薄愈趨愈下去古遠矣今法蘭西自爲普人所破君喪國亡幾不復振乃廢君主而爲民主上下協力遂復盛强美之華盛頓以一洲爲合眾之國遂能力抗强英自啟邦祚效亦奇矣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所得據爲私有也自後世自私自利之見過盛始以天下爲一家之私物於是破壞古制務爲嚴法峻防錮民之智散民之權而民之害深矣西人民主之法除民之害也其法由通國公舉及上下議院議定始

以踐位期滿則退無所私焉此與堯舜之禪讓有以異乎中土效之則立成篡弑之禍西人效之則長享治平之福其相越豈不遠哉蓋西人沈厚篤樸猶有古意也昔湘陰郭侍郎嘗謂人曰西人之教廣於孔子西人之道侔於堯舜人咸駭託至交詆之由今思之非虛語也蓋上古之世卽野番之國自堯舜出始啟文明之化耳嗚呼堯舜既邈而欲成大同之治豈可得哉

王者之典首重授時地球繞日而行爲日之吸力日與恆星相距之分則有歲差乃測中星以定之恆星

在午人視之爲天之中測恆星亦卽測日也潘氏用地平儀測之陳氏旁通所言則用渾天儀日行黃道與赤道斜交與地平上下之度相等故晝夜適均所謂日中宵中也人居有南北則北極出地有高下測日者隨地不同北則朦景之刻分多南則朦景之刻分少日躔與中星每日皆移一度按中星以均節候驗寒暑定昏旦其用甚博其說至繁歲差之數各家不同細驗晷景得七十年有餘而差一度每年差五十一杪古爲冬至西移之度今爲恆星東移之度又午中直景所得者日輪上邊之度也倒景所得者日

輪下邊之度也若日在卯酉時令日輪與三表相參直其所得者乃日輪中心之度然冬至亦非不講但非專以冬至之景爲主也二至之晝夜長短隨方不同分至之進退增減亦復不等耳

嵎夷東表之地今朝鮮也南交南荒之地今交趾也惟西極之地夙傳歷法唐虞之時聲教四訖和仲奉命測驗遠至西極遠人慕德景從相從求學或有得其一言之指授一事之流傳亦卽有以開其知覺之路啟其腦筋之靈而彼中穎出之士相與擬議之以成其變化固宜有之太史公云幽厲之時周室衰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或在諸夏或在裔夷則西法卽不必果本羲和有自來矣唐開元中有九執歷宋太祖時沮渠茂虔獻方物並周髀一卷而西歷五帝之說全同周髀元世祖時有札馬魯丁測器又有西域萬年歷明洪武初譯回回歷皆西域人也西人之通天算舊矣不待利瑪竇湯若望諸人之入中國也而漢祕史又云元狩三年帝遣使詣西域回紇之國昔人謂黃帝封姬姓者七十國蚩尤之亂姬姓亦奔於回紇其觀象者從之故回紇今有知天象者在焉乃取之以校玉衡五星十一曜

之經緯校其推算氣候躔度與漢無異此足爲中法入西域之據回紇之地當今之印度由西域以流入大西洋使彼法推測益精製器屬械雄視宇內而吾中土復爲之魚肉猶相顧逡巡不肯厲學悲夫

授時置閏按之氣盈朔虛以合積算也古法皆有歷元謂是逆推上古冬至又年月日時皆甲子也然作歷者莫不各據近測因測驗不同則積算亦不同耳天官書云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一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與歷法似一而實二後漢志有三統法劉歆曰元歲之閏陰陽災但歲實

與朔實各有不同皆視日月行天之度以爲定日月同度謂之合朔日已復於原宿度分月又離其故處必再歴二日有奇始逐及於日而與之同度但日有本行之遲疾而月躔於本行遲疾之外復有離日之遲疾故每年之日月合十二朔餘十九三七爲閏積十九年而得七閏今西人但有閏日而無閏月則節氣中候不無舛誤西人歴法超越近古獨置閏一端不及中土遂古神聖所定智周萬代西人竊其緒餘未足究其宏旨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璣爲運轉衡爲横簫運璣始動於下而以衡望之故鄭謂卽渾天儀也測天家有推步占候二種今西人惟精推步而中土古法多言占候雖以彰往察來然或竟無事應天道遠何可盡知也日月木火土金水皆恆星之一耳從天右旋土木二星常居日上火金水三星或居日上或居日下故七者之運猶人君之有政事也中土喜言分野附會讖緯誕妄而不經西人則言恆星皆有分地地球亦一行星也今之五大洲離月軌最近爲月之分地如潮汐之漲縮視乎月之盈虛是潮爲月之吸力也是月之去地近也地動爲日之吸力月行又爲地之吸力故地體渾圓運而不息也餘星之分地相距極遠爲人之足跡所不到天地之氣以漸開闢故必待之十二萬年之後極之二十萬里之遥始可推測其地此較中土分野之說尤爲怪妄矣要之談天祗憑實測宣夜周髀既無師說所可憑者渾天耳紀天之度不離乎黄赤二道之經緯察日之南北則節氣之早晚可以辨察日之出入則晝夜之長短可以分察月之周天與會日則晦朔弦望之分可以候察五星之會日衝日則合伏退望之分可以晰察五星之近日遠日則順逆遲留之差可以判又察天與日月五星之互相掩映而交食淩犯之變俱可前知矣在者察也洛下閎張衡賈逵僧一行郭守敬之製及宋氏六合三辰四遊之號。亦已備矣明季始招西人開局製法未及施用逮本朝

聖祖聰明天亶所著數理精蘊歴象考成二書中西體用無所不包遂命南懷仁造六儀曰赤道經緯儀曰黄道經緯儀曰天體儀曰紀限儀曰地平經儀曰地平緯儀絶學復顯如日中天近者西人又製象限儀度限儀二種推測尤密居今日而言天算用力較古人爲易程功較古人爲捷誠能精研測算博攷儀

器便可破數千年來數千百輩陋儒之說矣自古天算之盛未有盛於日也

巡視五岳望秩山川勤身以勞民也後世巡幸之役則責民之供給鋪張而民不勝其困矣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使之敷陳治道授之職以試之考其功能以爲黜陟後世選士之法但責以文藝所學非所習所習非所用一旦加民舉錯乖謬將不勝其擾矣詢岳咨牧明目達聰所以廣求天下之豪俊日與之論議治天下之道以決天下之壅蔽也後世選舉之典廢而不舉君民隔絕言官結舌民生之疾苦國勢之窮

蹙胥無以上達而國將危且亂矣終之以柔遠能邇蠻夷率服言內政既清則可禦外侮也聖人之意何其深也

禹作司空講政學也棄播百穀振農學也契敷五教立師範也皋陶作士究法律也垂作共工精製造也益作虞衡滋種植也至於治定功成制禮作樂惟夷與夔實分典之龍作納言帝命惟允考其職位即漢之尚書魏晉以來之中書門下今之軍機處總理衙門西人之上下議院外部內部大臣及首相皆有此權利樞機所筦綸綍所頒可不慎哉讒說震驚聖世猶戒叔末澆訛理宜痛絕不使守舊之黨騰播口說以撓新政也緬彼有虞宏綱斯舉建官分職俯鏡來葉西來之法闇符古經其致盛强有由然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此今之大計京察所昉也但古多責實之政今則騖其虛名視爲故事耳古今相去何其遠也

撫於五辰庶績其凝五行即五星之行度也以成四時以生萬物順天出政不外乎是禮運亦言播五行於四時推日月之運循五行之序分時而布其事設器以觀其象乃與政法相濟而治績始成

懋遷有無化居懋遷者貿易遷徙也懋貿俱叚音字化即古貨字晉語叔向曰假貨居賄史記呂不韋傳云此奇貨可居居貯也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也史記讀爲著食貨志云子贛廢著鬻財於齊魯之閒貨殖之事古已重之爲後世商學之權輿此言水土既平稼穡既播急宜廣求商務以廣招徠而給國用也今地球各國均用商戰政府以兵力保護商人商人心計最精懋遷益廣既逐厚利悉力以供國家官商通氣上下合德蓋今日之國勢非商無以立國也西人自幼即講商學又有小商會總商會互相聯絡尊

設商務大臣掌之近者如英之克印度竟以商戰墟其國論功以商會爲首蓋先吸其財賦血脉使之無以自立而後可徐肆其毒也計亦狡矣哉中國生計日薄商務益衰耽耽諸國鷹揚虎視可不懼哉

禹貢之義最爲難曉自胡氏朏明出而後大顯於世辨識精鑿固不可磨山川悠謬古今沿革故非無外近寶應成芙卿據班志以申其說最爲精卓談方輿者以禹貢爲祖而三代上之疆域廣狹可見桑酈之書畧仿此體諸儒聚訟匪可武斷要以究形勝險塞之由窮郡國利病之迹取裨實用無事空談圖繪之

學中土衰歇西人獨精其業皆以山川爲紀開方計里上準之黃赤經緯度分爲可依据考嶺谷以志其礦產察原野以播其農植利用無窮有國者地學不可不講也

治河無善策古今異勢昔賢所言多不可行本朝屢有河患耗國帑至數千萬萬之多卒無善法以治其後補苴一時久更爲患章奏塵積言人人殊倘能毅然復禹時九河之故道分其流以殺其勢順其性以入於海則河永無患矣茲事體大匪易取辦西人治河或用機器刷其泥沙或築隄如方罫之形皆著成績宜參用之禹之治水也行所無事也治水者能師禹則得之矣漢書平當以能讀禹貢使之治河然則治河者不可不讀禹貢也

土有青赤黑黃白之別田賦有上中下之差所以廣拓地利熟測土性周知種植之宜乃定賦役之志使民敦力務農率作興事也博攷物產非精化學者不知也力增田課非講農學者不能也國之大計在乎農故欲愼辨土宜廣求植物之學

任土作貢非以爲玩好也蓋欲聚天下之貨賄於一庭始知天下之財力有盈耗也如漆絲絺紵皮服卉

服織貝織文纖纊織縞以及浮磬蠙珠孤桐怪石齒革羽毛璆鐵瑻玕等物非侈也陳之內府知所觀感也今泰西多設博物院使民得縱觀覽至羅列貨賄考驗物產則設爲萬國賽奇之會擇年而舉遍告列邦各攜所產而來互相比較互相仿造亟通銷路亟挽利權較進出口之贏絀以爲商務之盛衰其立法之意至美也中國出口向以絲茶爲大宗近年日形衰耗蓋有印度錫蘭日本之茶用機器製造易以亂眞又有長崎橫濱意大利之絲値廉銷廣故利益盡爲所奪況蘇杭通商准以機器製造土貨通行內地

工商之生計俱盡矣緬哲王之宏謨獨貢賦之是程蓋欲後之王者經營天下之物產以逐天下之利勿使國之利權外溢久成漏卮使外人得操其壟斷而國且不可支也

要服荒服其義羈縻不絕而已王者務德不勤遠略所以大中外之防嚴武事之備東漸西被聲教四訖視王者之德耳自漢唐以來馭夷無得其法者故禍變日深一日至南宋而事益急矣一二賢哲獨爲放言高論傾動流俗謬種流傳至今守之以爲清議可爲憫笑彼皆未熟籌乎應接之方與交涉之道也

九經今義卷四

通雅齋叢書

今文尚書

長沙湘鄉成本璞琢如著

甘誓以君伐臣三代下用兵之始湯誓以臣伐君三代下以兵得天下之始皆以至有道伐至無道安有不克者乎然師出以律士必用命孥戮之罰罔有攸赦先後誓師若合符節故治軍者以賞罰爲先號令嚴明眾不敢犯史策所紀弗可殫詳逮於叔季綱紀先頹內無石畫之臣外無死節之士至於喪師辱國大惡昭著猶徘徊不忍誅宛轉丐其生命疆場之士習而生玩且以爲兒戲薄海臣庶心氣沮喪而國事有不忍言者矣

甚哉變法之難也商君曰愚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斯言驗矣中國言變法三十年而卒無一效者惑於眾多之論不能自堅其說而未嘗奮然改圖出萬死不顧之計以與天下更新也倘能毅然一變其精神志意已足聳動歐洲諸國而深入薄海人之心矣昔者盤庚蓋商之賢主也舊都既圮於水當議遷都然安土重遷人之情也小民蚩蚩罔識大計率籲眾戚胥動浮言盤庚故逆知之而勢不可以緩也屢進其民而詔之述先后之懿規揚動斎之舊烈用 集嘉績

永大命於新邑陳義敷辭亦已勞矣中國當積弱之後求自强之策乃眷西顧作彼上京土厚水深沃野千里九泥百二建瓴之勢今日大計無急於此昔庚申之役已有人告者胡曾二公聞而韙之甲午之歲論者紛起卒不果行竊謂有事之時卻宜鎮靜不動隱繫天下之望幸寇氛暫息便當奮獨斷之見袪盈廷之議飈舉電發指顧西邁立萬年不拔之基示天下以振作之氣天方多難喪亂靡諶昔明莊烈帝黜李邦華之忠謨信光時亨之邪說遂貽無窮之悔覆轍猶存殆可戒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此振興新學之端也器愈舊則愈敝能創新法以製新器利賴無窮育學厲兵蔚然崛起是新學之效也

祖伊之奔告父師之贈言皆知國之將亡而無可如何誠痛心腐齒之論也猖狂行遯志足悲矣昔者俄入波蘭既虜其君而併其地宗室貴族子弟悉爲奴隸老幼稚子駢死車闐呼號之慘誅殺之酷至不忍聞蓋三代下失國之術愈奇斯喪國之禍愈酷矣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是啟篡竊之禍也由在上者慎之不早慎也慎持其柄勿以下移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嗚呼自三代以下篡弑之禍何其多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此西人議院之法所由昉也西人每有大事必謀之卿士庶人開院會議順民情之向背察衆論之異同始敢出而行之政行而民無怨譊事無不舉國以大和順民之欲也漢置議郎博士諸員有事必令會議博求古義譏切近事魏晉搶攘遂廢其職人君恣雎於上言官結舌於下而天下之事乃敗壞不可勝言矣

管叔流言周公居東古之聖人罔恤謗言先正其身

以正萬民束身而退徐待自悟乃心憂國痌瘝不忘後之君子貪戀權位忘霍氏驂乘之禍昧老氏知足之義一旦蹉跌遂赤三族非不幸也故非材所據中外側目主少國疑大難方起乃以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自啟負乘之災或有橈撓之懼可不戒哉

誕鄰胥伐於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之不易强鄰四逼各以拓地爲計漸思蠶食枝葉以窺內地若能刻厲振興整齊庶政訓士勸農通商惠工庶可報仇雪恥禁暴止亂嗚呼天命難恃人心易亂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自古敵國並起無日不蒐討其軍實而申儆之

我軍積弱必無以自立矣

康誥一書專言治刑非務峻厲惟取持平天畀棐誠民情可見聖人之言其利遠矣嚴酷之風盛於兩漢六代五季皆造奇刑干天地之和滋民生之毒明之璫寺設爲廠衛廷杖私比取斃始快積寃沈結慘無天日我朝之法惟務寛大二百年來吏民歌詠

世宗

高宗數戮大臣以示炯戒天下聳動咸知畏法

文宗之朝四方多難凡失城之吏敗軍之將皆立正典刑乾斷有定士氣大奮遂戡大難以啟中興國之

將亂綱紀先頹人情泄沓非大申誅罰之政不足以起其敝所謂元惡大憝刑兹無赦也今法網日密黠吏舞文出入輕重動援成例上不敢詰下無所愬而巨蠹神奸往往逍遥法外貧懦愚氓一陷入獄寃無從白雖有平反者寡矣西人之律輕而不擾嚴而有制簡而易知故無酷吏無寃民

酒誥一書專申酒禁酒之亂德人皆知之顧至今日以爲細事人胥忘之矣古之聖王勤勤教民反覆曉譬懸爲厲禁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又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又曰勿蠲乃事時同於殺今日視之幾疑其立罰之過蓋古之時民氣純樸別無害民之事其害民者惟酒而已又承殷之敝習人人耽於沈湎故不得不嚴爲之制冀以永絕其患用意爲已深矣漢時亦申酒禁既不可行則議重榷酒稅以禁錮之自後或禁或弛遂不可止本朝雍乾間亦嚴燒鍋之禁後以孫文定之言遂寢其事亦以酒雖耽之亂性然祀祖禮賓典不可廢也而害民之事甚於酒者多矣成本璞曰今害民之事亦孰有過於鴉片者乎使古聖見之不知若何痛憾也顧其初入立法最嚴吸之者罪大辟職官士紳加等數遣吏

卒邏察之持之苟久彼將自沮可以救民可以馭夷自侯官林公獲罪去粵而事不可爲矣售煙之禁既解吸煙之律亦弛外夷之禍日深一日遂令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傭工乞丐敷天之下至於海澨山陬莫不吸之不吸者才十之一二耳誠數千百年來未有之浩劫也論者徒太息於賠一兵費至數千萬萬之多而不知自道光以來鴉片之漏卮蓋不知爲億兆垓京不可思議矣論者徒咨嗟於商務利權悉爲敵攬輦中土之金幣奪工農之生計而不知彼以毒藥啖我使之沈淪頹廢生入地獄各喪本業困窮爲盗

將舉國之人皆成無用之廢物其害乃不可勝言矣論者徒歆動於中國四萬萬人之眾可以圖强而不知女學不興去其半矣學校之教不善工藝之學不講又去其大半矣又有鴉片以吸之雖在賢俊或不能免則謂四萬萬人無一人可也國家之危可勝言哉英之公法家亦病其以毒藥害我議止售鴉片曾於議院宣言之然大利所在彼安肯棄陽爲斯言以示德耳雖然我不言而彼言之亦足恥也往者左文襄議增洋藥進口稅意以重徵禁錮之仿漢增酒稅之意賴曾惠敏舌敝筆禿始獲所請而不知禁煙之

令不申多取之彼即多取於民無損於彼而適以害民不然彼安肯增稅哉彼孰知我嗜煙成癖增稅乃可增價又從而把持之反得廣銷路而擴厚利左公之失計甚矣議者又思令內地多種土藥以籌抵制而不知廢沃土之膏腴不以講農務而以植毒卉勢不至率舉國老幼童稚悉吸鴉片不止也其害尤甚矣今中國土藥之出眾矣凡出土藥之地男女無不吸者可明證也今宜仿酒誥之罰畧予變通先行布告天下挨查戶口凡吸食者另編爲煙籍勒限一年戒斷逾限必罰未戒者悉拘入獄嚴行監禁更仿西例罰作苦工延師教之各有職役仍令嚴戒限之三年三年以後仍不能戒悉殺無赦此令一行可期永絕寬而不厲簡而易行無逾於此今西人有禁煙禁酒等會立法殊善故居今日而變法圖治轉弱爲强必以禁絕吸鴉片爲先務何內外臣工之無一人言及此也後有王者起必從吾言矣

梓材論治得其本矣初喻以稽田敷菑言農學之不可不講也繼喻以樸斲丹雘言工藝之學急宜推拓也布種護苗宜用電氣制器利用悉資汽力農工者國之大本不可忽也在上者當極力振興獎勸之則

歲計日富國基自立矣

多士多方徧告殷頑感其忠義不忍誅也天命有定歷數有歸宅邑田土安堵如故盛德事也今中國土著之民流入西南洋島者無慮數千百萬既未設領事以轄束之又不興學校以教育之久且長爲異域之人矣徒使各國以爲奴隸以爲苦工百端虐待或議阻禁之中國亦不過問嗟乎古於勝國頑民猶爲籌其生計今於黃種舊裔聽其淪於異類何誖戾之甚耶西之公法家禁販黑奴英之富而好義者多以巨金贖之而美以是啟南北之爭苦戰彌年始定中

國視之多愧色矣是黃種又爲黑奴之續也
遂則促生勤則致壽自然之理也古之時元氣渾厚嗜欲不生民之生也多壽世愈降則氣愈薄故生而柔脆攻伐既深遂多夭札西人有保人險公司皆欺人以罔利耳知稼穡之艱難戒譸張之爲幻周公可謂知治本矣

國家之興由人才也周公之告君奭歷舉殷之伊尹伊陟巫咸巫賢諸臣於周則舉虢叔閎夭散宜諸賢所以欣動召公也而一時人才之盛可以見矣余觀泰西之盛皆有奇才異能之士以主其政故其勢勃

興而不可遏普之俾斯麥毛奇逢瓏日本之伊藤博文井上馨美之林肯加利生英之貝根馬爾伯羅惠靈吞洗馬耳克法之戈勒貝爹亞麥馬韓俄之美伊秀吉爾斯德連騰羅卜顆爾皆卓卓然著稱一時垂美史策也

周公之告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康王新卽位召公亦告之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二公豈好談兵哉國家承平既久民不知兵文恬武嬉習以爲常一旦外夷內盜相尋發難何以待之陵夷之漸自此始矣故宜修武事之備揚前王之烈奮發自強隱毖後患有國者不亟修軍政未有不危且亂也況敵國並立之世乎禍至無日矣

呂刑詳紀明刑其辭哀矜惻怛後之王者可取以爲式五刑之屬三千以今律較之則古密而今疏矣以西律較之則中密而西疏矣入鍰贖罪西人亦有此法中土必禁止之何哉然較之納粟鬻官其害猶輕也今吏役之需索往返之拘訊其費已百倍於納鍰之數矣誠能罷捐納之例開贖罪之條所得自足相抵名器不濫仕途一清爲益宏多前代已有行之者

非創舉也

錄文侯之命傷周室之不復興也錄費誓傷宗邦之已衰也錄秦誓知天下之將爲秦也其地險塞可以爭天下其民皆周先王所遺也敦恥而尙義又能屢敗而不挫其氣再北而不黜其帥戒日月之逾邁知彥聖之能容詢於黃髮登其良士皆有合於先王治天下之道故其興可必也後之席積弱之勢者覩於秦之治道可以慨然興矣有中邦靈淑之地有先王教養之民其勿以屢敗而挫其志哉

九經今義卷五

毛詩　長沙湘鄉成本璞琢如著

關雎后妃之德也鵲巢夫人之德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后夫人之行不侔於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莫不由此此女學之權輿也至哉稚圭之言婦德之化可不重哉余觀周南之詩皆言后妃之美化及於江漢汝墳而有麟趾之瑞召南言夫人大夫妻之德女能貞信自守妾媵勤勞無怨皆化之美也至騶虞之詠作而王

道成矣葛覃師氏之告女師也靜女彤管之煒女師之遺史義爲女史也此西人女學堂所由昉也周之興也豈非女學興盛之故乎今中國號爲四萬萬人而女子居其半不汲汲隆保姆之訓習內則之儀方以纏足敝俗梏罰而虐逼之雖國初曾奉旨厲禁至今弗能止也坐令二萬萬之女子沈溺於水深火熱伶仃囚禁之中莫之能救豈不痛哉且西人重女而賤男女有平等之例有自主之權男女皆令入學各有專門議院報館亦參一席或且調充兵額以供戰伐中國之女皆頹廢無用之人耳不知何辜乃使煢煢弱質罹此酷罰血骨狼藉陷爲僇民今海上好義君子倡議立不纏足會設女學堂意良美矣然鄉愚無知難以理喻痼習久成何由偏曉宜令言官請之於朝仍申順治之禁布告天下有纏足者罪其父母壻家不納者罪其舅姑已纏者編爲賤籍雖貴不許請封典爲命婦所生子女不許與貴族名門聯姻仍令郡邑之間多建女學堂女生八歲入學十四出學各習專門學既有成獎厲有加歸以其學教授鄉里流布易廣雅化大成胎教之原育材之本蓋可忽乎哉振千年之積敝復三代之盛美是殆關雎鵲巢之

遺意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謂之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故變風之作發乎情止乎禮義蓋詩者所以濟政之窮也古之時君民之分相隔未甚遠也三代之直猶在人心也上之政善民則歌之不善民亦歌之采風者錄民之詩可以覘國勢之盛衰民心之向背迄乎政教衰敗禮義陵遲綱紀傾頹上下怨思而風雅道喪矣憂時嫉俗之士意

不自聊宣之於詩忠君愛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周室既衰諸侯惡其諷刺詩遂不作流爲騷賦播爲樂府魏晉以後流派滋紛引其緒爲五七言各體倚其聲爲長短句各調作者彌繁鮮當風人之旨暴秦奸位燒夷六藝凡偶語腹誹者悉誅天下洶懼二世而亡可以戒矣泰西各國務通民情事無大小必咨於民民之不欲弗敢强也報館林立實持淸議朝刊一紙夕布國內君相動容樂聞己過從諫如流見賢若渴舉國熙熙無所謂幽憂謗誹也嗚呼泰西今日之治何減三代之盛哉

兎罝之武夫可以干城簡兮之伶官皆爲賢者何地無才古今同慨盛衰之故可以思矣古者學校與選舉合而人才盛今者學校與選舉分而人才衰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文公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以殷富焉喪亂之餘復整故業以致富强功同再造文公之力也昔普爲法所破遇事把持限其兵制寖以微滅得俾斯麥毛奇逢壠佐之遂翩然不可制以貧瘠之區生聚教訓舉國皆兵師丹一戰遂虜法王進破其都法受普創師熸君喪割地數千方里賠兵費至五千兆一蹶不振矣乃爹亞麥馬韓諸人奮袂而起改爲民主生養休息勵精庶政十年之後財溢兵練國之廢興豈不以人哉得人則興失人則廢自然之理也夫普法困阨之時百倍於今日之中國也修政改法效遂至此中國今日可不憤厲哉遠師衛文近效普法則變法之事得其本矣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宮室宗廟盡爲禾黍憫周室之顚覆徬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余讀其詩爲之嗚咽其詞曲其情哀遇物感事而悲不絕於心紆迴軫結而不自明其隱詩人之情何

其厚也嗚呼國之廢興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周之東也棄崤函之險依京洛之安而形勢弱矣王室既衰强吞弱大侵小滅國亡家之事無年無之神明之胄降爲輿隸可重歎也中國頻年棄琉球喪緬甸亡安南失朝鮮割臺灣租膠澳戍威海借旅順藩屏既撤險阻盡失既無保護屬國之權利又無自保其屬地之權力羽翼盡翦將及腹心瓜分之約昌言無忌及是時爲保種之急謀求興教之大計六國迦矣勿使後人而重哀後人也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子衿刺

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世之亂也小人乘時以罔利君子遯世而無悶學校既廢六藝之術將墜於地若能振學育才君子道長則救時之策也

十畝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今中國之削小甚矣小民有懼心矣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今中國之在位者皆貪鄙無功之人故國日壞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今中國之賦役煩苛虐取於民以償洋債所謂貪而畏人也嗚呼詩人之志正矣國既削弱不務修德反令重斂小

民嗟怨言利之徒進而君子退無功受祿是干天罰違道取利多藏厚亡奸蠹盈朝俊哲棄野國之不危豈有幸哉故中國今日之計有二汰冗員去苛政冗員汰而賢才進矣苛政去而小民悅矣賢才進則熱力生小民悅則愛力生熱力與愛力交激則世界或有震動之日也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周以稼穡開基詩中所紀皆用夏正蓋植物學農學不可不講也今西人以電氣代耕一人可耕數十百畝一畝所收較尋常常贏數十倍歲入之富以此爲巨宗中國地近温帶其中皆膏腴沃產較外域地力過之遠甚惜未用電法故未能盡地力耳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言遠而有光華也古之時亦嘗重出使之典矣列國分爭尤重其選至於戰國遊士縱橫挾其險詐傾陷之術以取快於世罔利行私罔知所極今中國與外洋交涉日以繁密其情畧與戰國相似然各國政教修明按兵不動合而伺我智深勇沈殆非可以詐術馭也亦務其自强之大端而

已我能自强彼自不敢侮也使臣當用忠義敦樸深通經術之士勿取猥薄詐僞粗諳西譯之人諏謀詢度古之人何其愼乎故曰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使臣以忠信爲本忠信固不可缺也

天保治內采薇治外始於憂勤終於安逸王者之化也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言能宏育英材丕振新學治內治外不憂無人羣生樂化感慕君子之德也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四夷益盛中國浸衰小雅之義弗講則無以明治道而天保采薇之旨晦矣夷狄橫行中國

微弱亦聖道之憂也內諸夏而外夷狄孔子春秋之義也詩亡而後春秋作豈不信哉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鄭箋以爲周之十月卽夏之八月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故甚惡也君臣失道災害將起然今西人布算日月食可以預測而得不差分秒乃日躔月軌度分之常並非災異此亦可破儒生之說然王者仰觀天象敬畏靡甯豈以推算之有定遂可廢伐鼓用幣之典哉

楚茨魚藻陳古以刺今也信南山甫田傷今而思古

也喪亂之世危行言孫君子不敢明斥其非也農學不講稼穡不力享祀弗歆則無以徼先王之福也

漸之石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久病於外苕之華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也何草不黃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昔文武之時以天保治內采薇治外內外咸治天下太平自變雅漸作小雅盡廢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夷狄暴侵師旅撓敗中國微弱不絕如縷數萬萬里之沃地將淪爲異域數萬萬神明之裔秀淑之民將辱爲奴隸遭其拘虜天方艱難蹙蹙靡騁傷今弔古惻怛淚下詩人之情見乎辭矣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受天之命克有天下三分之二稱王改元載啟新命舊之陋邦勃然興起仰膺天眷戡定宇內垂祚無窮新之效也故王者宜布維新之化以立自强之基則天命長存國運驟興矣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奉璋峩峩髦士攸宜蓋得人之盛未有如周室者也古之時學校與選舉合而爲一故得人稱盛唐宋以來以詩賦經義取士而選舉之法邈焉久絕今則專以時文試

帖小楷取士而責其治天下膺民社不亦誖乎徒改科舉不廢時文不足振天下之氣宜專倣西例令天下之人才皆入學堂闢登進之途廣招徠之路分途講學各有專門使天下之人才皆出於學校而學校之人才卽出而任天下之事授以顯職歷試諸艱使天下之官皆出於學校非自學校出者不得爲官將今日取士設官之法一切改變掃地更新合仕學爲一途聯君民爲一氣坐而言者起而行如是則下無廢學上無廢政政學同源上下合德天下熙熙向學人思自奮羣策羣力並起乘時必有新法異技駕泰

西人之上者而得人之盛可逆覩也

九經今義卷六

毛詩

長沙湘鄉成本璞琢如著

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周之三代皆有賢配國所以興也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文王之聖德自生知動應規矩性與天合宣化萬民選士擇賢俊乂希風芳澤彌肩內有賢妃以佐其政外有髦士以布其德起一隅而受天命謝徽侯而居九五聖化所積斷可識矣今西人之國往往有用女主治民者民咸悅之其君主之國凡君主出必與后同輦坐則並席引見臣下及各國使臣並君后同出無所避忌裁決庶政及邦交權利后咸與聞蓋西法男女平等又多重女賤男也然播厥陰德宣其懿化實與三代賢后無異至於興學育才之法至美且備尤足挽末俗之頹廢復三代之懿矩興也勃然非偶然已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蓋天子之有靈臺所以觀氛祲望雲氣察妖祥也靈囿靈沼所以爲游觀之樂與民同樂觀其麀鹿魚鳥以見萬物之仁也終論辟廱之制虡業鼓鐘矇瞍奏節蓋王者之盛化格於天地浹於幽明及

於上下草木鳥獸而庶士傾風萬流仰鏡人才之盛至不可勝用醲澤宏矩弗可越已今西人之國咸建大花園大戲院大博物院珍奇怪偉不可殫詳費至數千百萬佛郎之多民無怨讟固由君民同樂貴賤同體政法之善遠契西岐蓋西人之所以爲此者藉以暢宣其湮鬱之氣使民志和樂則上下一心諸務自無不畢舉好樂無荒息焉游焉義有取爾中土之主罔窺此旨惟以土木之工務取自悅窮奇盡麗弗恤財力諫臣之章不省野老之怨弗恤至於上下騷然中外鼎沸尙復馳騁苑囿之內取旦夕之佚忘世

運之艱識者歎其不能大有爲矣如燕巢幕如雀處堂縱心蕩志畢世不悟是又重可歎也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蓋生民之初未知謀食茹毛飲血同於禽獸與今之野番無異天誕后稷始知種植之學徧教兆民播厥百穀東作西成萬邦粒食功高百世德及無外實爲中西言農學者之祖農學旣明始能興學傳教布典制法以馭其國使我中土蔚外先覺爲數千年文明首出之國祭必先河后稷之德也天眷其德載膺靈祚蟬嫣卅世篤生文武恭承大寶追揚祖烈配天之祀永永無極嗚呼懿哉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公劉居邰當夏政之始衰爲所迫逐遂平西戎遷居豳邑以辟中國之難百姓咸悅歸之如市度地居民疆場靡驚設徹法定軍制井然有條犂然可觀周有天下遂因其制布之天下至今守之若公劉者可謂雄豪之主矣創業因時變法圖治豈不賴有人哉俄屢徙都而後定居於彼得羅堡法屢徙都而後定居於巴黎英俄日本於繁盛之埠皆立行宮其主每歲必出遊接見臣民慰悅有

加君民之情皆通上下之意不隔詢問民間之疾苦利弊而更張之凡一切興利除弊改制創法等事皆易就緖所以勤習民事也國有勤民事之主未有不興者也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當成王之時天下太平幾至刑措賢才並進萬邦向化蓋周之極盛時也召康公必勤勤戒之者誠以國之盛衰在乎賢士用賢者興不用賢者廢賢者之係於國也加此其重也可不愼哉成王有鳳皇之瑞蓋用賢所致也召公陳以戒之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於

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於庶人賢者登進上助天子之治下廣庶人之化上下交獲其益而國祚永康矣西人興賢育士之法可謂詳且密矣其在官者皆一時之民望也而其舉議員舉伯理璽天德之法皆令通國之人投匭舉薦以舉薦之人之多寡定取舍由議院議定無所私焉與民同情大公至正較之中土銓選枚卜之法過之遠矣

民勞板蕩之詩傷周室之大壞刺厲王之無道其詞直而不隱忠而不怨敬上帝之疾威諫寇虐之式遏後王三復可爲殷鑒蓋古之無道之主必先禁絕言路惡聞己過忠憤之士既患天下喪亂之情不能上達於是感激爲之詩歌以諷戒之冀上之人聞而一寤焉亦不得已而有作也今泰西各國報館林立各持清議凡國政之是非君德之美惡執政之忠佞邦交之利鈍各著爲論說直言不諱上之人覩之可以瞿然改悟不敢自蹈於非上下之情易通中外之勢瞭如指掌曾無壅塞否隔之憂故古之時所以重輶軒採詩之典者欲以通民情而覘民志也而今有報館取效彌捷收益彌廣所以開民智而振民氣也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此之謂也

宣王中興一時交頌蓋周之先王其德澤入民深矣承厲王之烈有撥亂之志側身修行王政復行建國親侯任賢使能興衰除暴有常德以立武事天下大定蔚啟中興有仲山尹吉申伯方叔召虎之徒爲之臣左右輔弼以竟大功使文武之緒光顯於世喪亂之後復覩治平王業之盛可謂偉矣後之王者當積弱之世法周宣之志行周宣之政用申甫召虎之佐毅然奮發不主故常變法改制布告天下與之更始博開民智慎守邦交廣招賢俊與之論治嚴修軍政遣之習戰宏綱既舉成效可期中興之業可計日以待也

頌者皆樂府也入廟之樂紀其先世之功德協諸歌舞以詔後世也漢以後之郊祀樂章詞雖擬古而義則乖經周之雅頌皆出一時賢聖之手樹義立辭卓絕弗可越已今西人亦有樂府洋洋盈耳又有跳舞之戲俯仰殊觀然異俗侏僑終乖雅則吾中土爲文明首出之國雖政教淪替浸失古意而制禮作樂歌詠成功考古準今遠有師授非西人所可及也

無封靡於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新王繼序講求戎事卽四國咸服也傳訓戎爲大用

爾雅之文爾雅雖專爲釋詩而作然義有通借當求確詁此訓戎功爲兵事較合理埶詁爾戎兵方行海表尚書所詔已有前規非敢與毛鄭立異也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太王避狄棄邠遷岐修政行仁撫有兆姓王業始基翦商志晦迄於文王受命改元國無小大修德者昌後之王者有以避敵遷都爲非策者盍觀於太王之事邪而坐困敵中不思變計一有兵事彼以一二戰船游弋海上即能肆其要挾多所詰難誅求無厭應接皆窮遂令海內震動宵旰焦勞亦失計之甚矣乃眷西顧增其

式廓乘輿電邁天下大定居今日而深求國計盍莫急於此矣

思文后稷有大功德故以配天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而戒以農事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載芟春祈良耜秋報重農務也周以農事爲受命之原立國之本故詩人屢詠之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未堪家多難予又集於蓼成王沖年踐祚值羣叔流言殷頑叛亂天下岌岌夙夜聳懼故求懲艾毖後之計蜂螫蓼苦之喻懼身之重遭禍亂也後之王者當多難之時倘能懲戒悔艾毖其後患則禍亂潛息矣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王者之師不敢輕動步伐止齊訓諸平日有勇知方期以三年故王師一出而天下無敵威加四夷罔不率服後世兵制不講積弊叢起隸籍者幾盈百萬一旦有事不能收一兵之用反以召募爲故事兵將既弱國威日頹遂令四夷交侵宰割宇內茫茫神州淪異域有識之士所爲痛心結舌也

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以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魯頌之作專美僖

公以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守周公之訓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善事畜牧興學育士親涖泮宮皆有合於君人之德至於公車千乘公徒三萬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此則詩人侈大而望之之辭非其事實魯爲積弱之邦世守文德不競武功常受侵伐之禍後之居積弱之邦者其以振興武事爲急哉

商之先祖能設教勸民功德懋著誕受天命史臣作頌多古字故訓今誦其詞駿發嚴厲其國之政教然也孔子商人敘詩終之者思舊之旨不忘本也撻彼

殷武奮伐荆楚自彼氐羌來享來王洵盛軌也聲靈赫濯式於九圍益王者內政既修武功是振勝敵受俘威聲聳動則四夷服矣

孔子錄四代之詩以示後王使知所鑒戒畏天勤民改法變制奮發自强永享天祚善惡既明貞淫並錄並無删詩之事朱秀水已明辨之治詩者宜以毛鄭爲專宗三家之詩説久微矣宋儒攻小序廢古韻妄作聰明乖戾害理國朝治毛詩者特多詁訓大明矣音韻之學顧江開山世並通曉聚訟滋繁亦以漢人説經之書至今僅存者獨毛詩傳箋及公羊解詁耳後之欲求治經之學者當從毛詩公羊始

九經今義卷七

周禮

長沙湘鄉成本璞琢如著

昔周公居攝七年治定功成天下泰平退而著周禮一書王者之迹備矣所以爲後王之法也宏綱巨制燦然具備漢河間獻王始上其書得之山巖屋壁多古文奇字於諸經之中其出最晚人疑其僞至詆爲六國陰謀之書聚訟剌促然王者之巨典三代之上儀咸皆鉤稽不紊可以立見設施故非贋作者所能僞爲但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孟子合時移勢變有所修改雖非盡出原文間亦羼入依託後之王者以爲準式則庶績咸理大化遐播可坐而致也昔新莽作僞塗飾耳目妄竊天位終致禍敗非聖無法天罰難逭宇文搶攘之餘疆宇亦狹建官分職咸用周典育材厲兵小大咸勸遂破强齊終夷其社國勢盛强殆將混一宇內但本原之地未之深求不能簡賢依德以固維城之基而委命權奸遂啟篡弒之禍傳曰有睢麟之精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豈不信哉宋之介甫以不世之奇才值不世之奇遇而奉行不善任用失人緣爲奸利浸失立法之意然其毅然變法之意不顧流俗可謂偉哉惜乎

功緒未竟橫生災變遂使後之論者以周禮為詬病
非周禮之咎也不善用周禮之咎也秦漢以來設官
立制與周禮多所違戾及其後也弊端叢起莫之能
救國朝因歷代之陋制略予變通意取便民而已未
能大有損益今泰西各國體國經野悉倣周禮巨細
畢舉精粗咸究政化大行國富兵强遂能雄跨五洲
薦食上國中土微弱不敢相抗事變之乘殆難逆計
然深揆變法之原博攷古聖之典改絃更張擇善而
從庶少有當焉旁甄二鄭之說多言漢制漢律蓋以
當時之事釋之也今通攷西法比附經訓犁然有當

怡然可行後之君子倘有取焉

周禮建官三百六十象周天之度也中國設官不盈
一萬而捐例大開候補之員輒至十數萬人銓法日
壞冗劣不澄皆思毒民以取盈腰橐耳西人設官以
大統小以內控外據其報冊建官約二十萬人可謂
繁矣然百務舉舉羣邪悉袪立制之善上契周禮矣
六官之設仰法天地四時也太宰謂之天官以其有
總御百官之權代天統理萬物也建邦六典後世因
之分為六部但周之六官分統天下而今之各部堂
官但委例案於吏胥之手漫不省察滋生奸蠹耳故

今之天下患在例案之太多防弊之計太深使吏胥
反得援例案以作弊上雖心知之熟視之不敢駁詰
也西人立國建官治民皆合周禮曰內部總理庶政
兼攝羣司職同中國之首輔本國事件咸聽裁決即
周禮之天官中國之吏部但其權較中國吏部為重
耳曰戶部專司出納國中一切財賦稅餉皆其主持
即周禮之地官曰商部專掌通商事務曰民部專掌
民間一切種植周禮皆以地官兼攝之蓋西人以商
務立國以兵力闢通商埠專恃商戰商以全力徵逐
於外而國以全力保護之故商務之權力愈盛則國

勢愈强今中國僅有南北洋通商大臣令直督江督
兼攝以與西人講交涉之件耳散商氣沮生計日薄
宜倣西法專設商部大臣保護在華在洋諸商振興
絲茶百貨之利令華洋各大埠皆設華商總商會以
聯絡之則國計之富可俟司農無仰屋之歎矣人徒
詫西人商務之盛雄視地球不知其講求農學動物
學植物學最為精密以是為富國之本雖地瘠人稀
不逮中國而農款歲入實為大宗較中國之錢漕收
數反旺中國荒土不墾惰垠滿野無所得食反有人
滿之患宜專設農部大臣督率之令以西法電氣耕

種又令精於化鍊之學者講求種植驅游民以墾荒土農學既振國自富矣今滬上已設農學會農學報而鄂督南皮尙書遂聘西人爲農學教習遍教鄂民以耕植之法數年之後當收奇效可謂知本之治矣竊意今天下郡縣宜多立農學學堂令鄉氓之秀穎咸來就學學成之後歸以遍告其鄉之人不及十年鄉僻愚氓皆知西人耕植之法各致力於南畝所獲倍屣而利莫大焉故商務農學二者爲中國急宜講求之端西人設有專官中土反同漠視何相背而馳之甚哉曰禮部掌一切禮儀卽周禮之春官也曰文

部專掌學校西人驟與於制禮作樂之事瞠乎莫解惟知以興學育材爲急耳曰兵部主治軍旅凡調遣一切皆其主政卽周禮之夏官曰刑部主持律例兼理教案卽周禮之秋官曰工部凡軍械子藥修治建築及格致製造之事皆其經理卽周禮之冬官曰海部修戰船治海戰卽中國之海軍衙門曰藩部管理各處屬地卽中國之理藩院曰外部專司各國交涉之件卽中國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又有創例院籌議軍餉增改律法又特設上下議院規畫庶政以上皆以勛爵大員爲之國有大政國主與此數人謀之

而法蘭西遂於同治十一年立國會別設軍機一職由上下議院公舉二十人伯理璽天德亦簡派十五人凡下詔諭上箋奏皆此四十三人掌之此則參用中國軍機處之制矣蓋官不必求備惟其賢也建官以治民民則陰蒙其福設官而毒民民則顯受其禍西人之官制可謂盡善矣大小相維內外咸理其在官者皆民之望也卽貴至執政大臣亦以民心之可否爲去留而無中土因循蒙蔽委靡顢頇之弊各勤國職各愼乃事一有不合而報館之議譚議院之紛呶已起而隨其後矣上下惴惴人思自奮良法深規

與前聖若合符契豈中土所可及哉

以八則治其都鄙邦畿之內王化所始也一曰祭祀以馭其神西人亦重祭祀數日之先沐浴齋戒但專重耶蘇天主則百神之祀皆闕如矣二曰灋則以馭其官西人最講法律之學凡爲官者半由律師出身故明罰敕法爲無弊也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吏之廢置西人以民論爲準今中國之吏世祿爲奸事皆取辦於其手故各部堂官雖有變易而部之書吏終無所易子孫守之世以爲業奸蠹之弊無有發而誅之者四曰祿位以馭其士西人官無虛設事不兼攝俸

祿豐盈食浮於人中國之官養廉俸薪所獲無幾而有陋規私款巧立名目剝蝕於民況捐例大開市井無賴之徒擲數千萬金而來幸而得缺得差如商賈之操成本而出先求够本次求厚利而小民之被毒國帑之受損深矣建官之道以市道操之其弊可勝言哉今宜全仿西制大增祿俸較常三倍之而一切陋規私款悉數充公永杜侵冒乾沒剋扣之弊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建賦作貢國有常供西人善理國計鉤稽精密歲入常贏數千百萬以中國之大而歲入僅七千餘萬才足敵日本耳工藝不興地利不拓農

商並困利源外溢故也六曰禮俗以馭其民禮以型俗先王重之中國秀淑之氣所鍾居於溫帶堯舜孔子以來聖賢所陶育故禮教之懿風俗之美獨冠諸邦西人遊歷者亦嘖嘖誦之特以積弊太深人材凋替不思振奮刷恥遂日形微弱耳西人創法立制專用霸術政事修明國家强富至於世變風移蒸蒸善俗反瞠乎未之有及也七曰刑賞以馭其威中國之律重而密民且詆而輕相試西人之律輕而疏民亦憚而不敢犯中國賞太濫而刑易出入西人刑必嚴而賞有等差刑賞皆忠厚之至而政之大體立矣八

曰田役以馭其眾中國蒐苗獮狩之典久且視為具文西人賽馬跳舞會獵之舉歲有常期君民同樂上下交懽田役屢舉而民不罷病馭之有其道也八者余竊一一比例之雖古今異宜中西異政然西人所得皆古人之精意中國則拾古人之陳迹而又未至也盛衰之故略可睹矣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親親之誼中西並篤然西人於帝胄懿親待之極優任之極專無事則主持政府有事則統兵前驅無猜忌牽制之心也二曰敬故西人最重信誼情意特厚交誼之深久而逾篤

或邀赴茶會或延集大餐及儀物贈答往來優渥故西人於五倫之中惟朋友一倫甚得古意三曰進賢中國科舉弊政人盡知之西人育材之法淺深次第咸有定規令通國之人才皆由學堂肄業通國之官吏皆由學堂出身擇其賢者而進之野無棄材國無尸位四曰使人西人用人必視其才能舉職識足幹事中國講求洋務已三十年不睹其利反以蔽奸蠹洋務要差皆為鑽營奔競之人巧為關說從中漁利而英奇卓犖之士反循循然無所試若輩以洋務為宦途捷徑罔識大計而大局遂敗壞不可收拾矣五

曰保庸西人於立功最著之人必以恩禮相終始如普之俾斯麥普皇錫以金二百五十萬而國民又醵金五十萬以贖其宅雖功成身退仍食半俸國有大事必以咨之鑄像通衢尸祝勿絕中國於功高震主之人多所猜忌漢明開國誅戮功臣尤爲誖天害理六曰尊貴西人凡遇貴者必免冠致敬行則讓路達尊之義也七曰達吏西人選吏必令律師充之明定黜陟中國之吏緣例爲奸宜極力清釐案牘嚴定吏胥刑罰之例以肅綱紀八曰禮賓西人迎賓餞使情禮隆洽而中國之愚民遇西人之遊歷傳教入內地

者必戲侮窘辱之匪徒乘隙遂有刧殺燒搶之案浸成大釁經一次之釁變受一次之虧損上官之保護間有未周亂黨之譁譟罪盡可誅不知王者之世懷柔遠人賓至如歸實盛軌也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講農學也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講植物學也四曰藪牧養蕃鳥獸資遊牧也五曰百工飭化百材拓製造也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拓商務也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勤紡織以籌抵制也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修女敎以惠貧室也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率遊惰以勤工作也各得所養則無人滿之患賊盜之憂也

此西人立法之善者其原皆本於周禮也

周禮

長沙湘鄉成本璞琢如著

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九均節之又以九貢致邦國之用理財之法可謂詳矣西人設官各有專司有總理度支者有專司出納者有権稅餉者有理戶婚者媒氏掌萬民之判即西人理戶婚之職其権征稅餉具有常度涓滴必歸公家不得朘民為生其所謂庫臣者綜厥大綱而已所謂理財者司出納掌簿錄而已至於乾沒侵尅浮冒之弊則絕無之貢賦之入有定程理財之用有常式則猾胥蠹吏無所容其奸也

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儀徵阮氏為國史儒林敘傳贊演其說以為漢宋涂轍實分於此其言允矣然中國之學門徑太雜義理攷据詞章各有專門雖以上智之姿皓首矻矻專攻一藝尚慮不能卓然名家要皆無用之物耳入主出奴互相攻辯而經世之畧興國之策知之者蓋寡論者謂宋明之亡為諸儒聚徒講學之過而長沙孫芝房謂我朝道咸後天下大亂皆由乾嘉以來漢學諸公盛談訓詁攷訂金石文字相與為無用之學遂釀粵賊之變雖言之過激亦可謂知本之論矣西人興學造士汲汲視為急務各國學校之規咸稱美備而論歐洲文學實推法蘭西為巨擘其最先創建之院名柔呢滑塞特又特立總理書院事務衙門選大臣十人總司厥事就中舉一人為首而餘為之輔此外復擇九十二人贊襄其間依次巡閱糾察各院規模宏遠章程嚴密院中教授學業分為五典一技藝二經史三教理四律令五識藥性遠近來學者負笈齎糧惟恐或後學成而去名譽翔起院中設藏書庫所藏各國之書至一百九十萬種縱民入觀又設大博物院備各種儀器可以測驗及各種珍奇怪異目所未覩之物咸備於院拓聞

廣學人知奮厲巴黎最著名之書院十八所其中學小學遍地林立不可殫舉此外更有藝文會緐衍院又設文學總會於巴黎會中辦事者約四百七十餘人會分五類曰亞格得尼專習詞令曰亞格得尼別列列達專習文辭兼攻考據曰亞格得尼得賽恩士專習技藝其中又另分十二門如醫學數學格致學機器學之類是也曰亞格得尼特布邉士專習工匠丹漆雕鏤製作音樂必窮極幼眇微窅之境曰亞格得尼得賽恩士摩拉黎士抑波黎特講求經濟攷察律令以通制度典章之要至於外會亦歸總會經理

如攷求遺聞往事則有安特爪里恩之會講明格物致知則有拿查辣耳希式多黎之會詳究地理輿圖則有依珂格拉飛格爾之會審察各國風土民情山川人物則有式達特士特爾之會攻治百工材藝則有飛羅德取匿之會專講亞細亞洲事會繁變之數則有亞細亞特之會崇尙博學廣問則有飛羅麻狄之會專講剖驗人物（西例凡人物有中毒患病死者准醫會中剖割驗視以知受病之由著之於書）則有亞拿多迷格爾之會辨別播種耕植則有亞細黎格之會會中考驗妍媸其優者例得奬賞載之新聞紙通國咸知下至豢牛賽馬養犬亦莫不

有會會例最嚴其益無量皆師儒之力也昔湘陰相國之言曰中國之睿智運於虛西人之聰明翔於實虛實之辨其中西之學術所由分乎今列國商家多用英文以英人通商最早且最廣也公牘來往皆用法文以法之儒者最稱博雅也崇尙師儒以周禮爲起點何西人之善於立敎乎

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濩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上世之政嚴而不擾簡而易知後世條例太多案牘山積雖以上哲之姿或不能遍曉愚氓蚩蚩懵然罔識今西人每有大政皆由議院會議議定之後載諸典記宣諸報章著爲論說遍諭通國與民共之卽懸濩象魏之意也

小宰之職鄭云若今御史中丞按漢之御史中丞卽今之都察院然今之察院第掌箋奏糾彈庶政而已無掌王宮政令之權以六官之副比例之考其秩分應爲今之吏部侍郞然今之吏部侍郞亦不糾禁王宮前代有黃門侍郞其秩甚卑古今異制匪可强合也古者王宮禁令使外朝大臣掌之者所以防婦寺之竊柄也後世不愼而禍亂相尋矣

吏部有銓選人才之權故以六屬舉邦治六賦辨邦

治其秩足以兼轄羣曹也中國銓法日壞吏治不淸仕途擁擠賢才屈抑而部書坐食其利莫之敢詰西人設官各有專司其理地方民情及一切案件者謂之刑訟衙門卽聽政役以比居聽師田以簡稽聽閭里以版圖聽祿位以禮命也其追理商民公私逋負者謂之錢債衙門凡鄕民因索逋涉訟者其數在一千五百福蘭以下由府縣判決若在一千五百福蘭以上則控於錢債衙門爲之追比卽聽稱責以傅別聽取予以書契聽賣買以質劑聽出入以要會也其官由府縣百姓公舉三年一任期滿更舉皆以著

名之律師爲之其上另有專斷之官職分頗崇畧同中國之藩臬各設官署一所凡有冤抑聽其赴愬每年四期每三月一集開堂會鞫許被控者選律師及秉公者老十二人届時質證剖理毋得徇私偏袒然後鞫者詳聽兩造之辭以辨枉直舍寡從衆有不服者再集覆訊期無誣屈以昭懲戒故西國無冤獄也

三年大計六計上廉國有廉吏民之福也廉爲六事之本居位尙廉則用人行政悉劑其平矣西人之政厚其祿俸黽勉從公而無獻賄受賂耗冒國帑之事中國之弊雖位極人臣往往簠簋不飾苞苴公行裁奪庶政高下從心至於下吏專工弁利獵取小民之脂膏以飽私橐贓私纍纍無能舉發比及三年內有京察外有大計徒弋虛譽視爲具文聊疏劾一二罷老者充數而已貪酷之吏反逃文網廉吏可爲而不可爲皆賢已歎之矣

膳夫庖人烹人內饔外饔掌王之食飲膳羞恐有不潔之品食之致疾西人每進御之膳必令醫師及精化學者在旁考驗物性之有毒與否始敢獻之也

獸人獻人鼈人腊人皆取山澤之物以供王膳西人善畜牧喜漁獵獲利殊厚歲時貢獻及山澤稅則各有定章不苟取於民也

醫師掌醫之政令其下有食醫疾醫瘍醫獸醫十全爲上失一次之失二次之失三次之失四爲下於醫學視之甚重人命至重何可忽也泰西醫術始於希布可拉第司當中國周貞定王時著書六十餘種說理甚精邇來精研化學測驗藥性推闡益精考核甚密爲醫者授於師掌於官出於學堂考居高等者授以文憑始許出醫器必求全藥皆自製惟用藥多金石猛烈之品氣血稍弱之軀懼不能堪耳又西人病死多剖視之以考其致病之由於全體脈絡攷驗最詳精粗咸備取驗如神醫學之精跨越中土中國醫學導源於神農黃帝岐伯及扁鵲之難經張機之傷寒論高論邃旨罕窺其奥惟古人治病湯劑特其一端其鍼灸外治諸方失傳已久故中國醫術之精遜於西人今庸醫遍地殺人如麻莫可究詰誠可傷痛中國生齒蕃庶甲於五洲上下漠然不甚愛惜遂使於水火刀兵癘疫之外復闢此浩劫醫學不講僞藥盈市病者不及擇死者不可稽一切諉諸天命無有引庸醫殺人之律縛庸醫以投於官而按律懲治者嗚呼以民命爲草芥可痛哉可痛哉中國既設太醫

院矣宜精究西學詳加考驗畧仿西制優給俸稍精邃世醫考校充補各省郡縣分設醫官於鄉閭廣設醫學會令聰穎讀書子弟入會講習之治驗定方歲稽得失書之於冊校其高下專門之學綜貫中西又須設醫學報館凡得新理新法治一奇病皆入報章傳播中外使人知之毋許庸妄之流濫竽充數其養生衛生之法或加搜采彙爲一書本末兼賅壽世葆生無量功德匪云小補盖西人視醫學爲身心性命之學專門講授在上者復激厲而褒揚之中國輕視醫學等之雜流方技故精其業者鮮矣況謬種流傳

歧而又歧舊書如林多生疑沮以西醫較之眞不値一哂也中國宜廣開醫院普濟羣生又設醫學專科以之取士由上考驗優等給予文憑始許出醫則醫學日精矣

酒漿籩豆醯醢皆有專掌頗疑上世立官之瑣然品求精潔綜核名實洪纖畢舉備小大效職亦可見立法之善矣西人於服御食物必精美絶倫各設一吏掌之以化學家考驗之必無毒乃食

鹽人掌鹽之政令今中國之大利在鹽榷稅殆至二千萬曾設鹽政大臣專掌之後始併歸江督兼轄然弊端百出不可究詰屢更其制率鮮善法盖利之歸中飽者十之六七其奉上者才十之三四耳軍興以來私販充斥引岸廢滯商綱日形減色及此而不亟求良法後將難以爲繼中國度支奇窘竟日憂貧誠能得嚴明剛正之大臣若昔之陶文毅之流舉鹽務中之積弊而悉釐剔之歲可增課千萬今任事者皆貪婪營私罔憂國計嗚呼桑孔之徒取快一時雖助歲計終損國脈今安得劉晏其人而使之榷鹽政也利源所在不思整頓而國債與民債並增公私掃地君民交困豈不異哉

周禮　　長沙湘鄉成本璞琢如著

大府玉府內府泉府皆掌財用貨賄也司會司書掌邦國都鄙財用之稅歛會計也職內職歲職幣專掌官府都鄙財用之貳令逆會與錄也古之理財之法如是其周也蓋財賦者國家之大本財賦竭匱危亂洊至是可憂也後之王者既無上世之儉德宮中奢縻之費常數十百萬歲入之數有絀無贏商務不拓工藝不興小民之生計將盡大吏之追呼已窮竭蹷之情將不可終日乃使强鄰獨操利權以坐制其命安受其敝是將爲印度之續也嗚呼後世將有以商戰覆人之國者古之聖王其逆知之矣故於理財之法綜核微至條理精密三致意焉欲使後世知所儆畏也

漢唐之季權移婦寺至操生殺廢立之柄賊害忠良紊亂綱紀慘無人理國隨以亡嘗讀史至其際未嘗不惻怛傷心也夫宮禁之內王化之本崇若塵積替若駭機立法垂訓嚴爲之範猶懼其縱恣詭道以逾大閑也况中材庸主狎暱比匪馴至威福下移積重難返雖有忠臣義士發憤扼腕而無如何亦足唏矣周禮有宮正宮伯掌王宮之糾禁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九嬪內小臣掌王之陰事陰令閽人寺人內豎掌王內之禁令專其禁於小宰統其屬於天官防之如此其周也九嬪世婦備員而已女御女祝女史供職而已典婦功典絲典枲振女學廣陰教率以婦功無即慆淫教之又如此其至也古之哲王明燭萬古知後世必有以婦寺傾其國者故垂戒至嚴也興廢之機古今一轍可不慎哉

古之教士掌於司徒非若今世之專屬禮部也鄉舉里選其法善矣西人頗倣其制中土行之則不能以

無弊人多詐僞士習浮華積弊相仍可爲累歎漢舉賢良方正孝廉茂材異等孝弟力田頗號得人後始創爲停年之格銓選之法然選士之權猶操之州郡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劉毅已譏之矣六代紛爭爭流品矜門第寒族下士雖有異才不能自達至唐而始變爲科舉然門族之習猶相矜尚宋明因科舉之陋制迄不能改詩賦策論經義其弊維均至有所謂八比文者舉聖賢之懿語以文其姦錮天下才士之聰明智力銷鑠而歸於無用其禍烈矣後有哲王起而更張之上有實政下有實學務其實而不務其

文必將令選舉與學校合而爲一使天下之人才皆出於學校酌周禮之宏規參西人之成法力去數千年來矯誣之謬制則人才勃興國未有不强者也

古者眾建諸侯王畿千里比閭族黨皆以司徒統之故教士之法選士之制皆其專司後世易爲郡縣合天下以統於一外有督撫司道內有翰詹九卿於是司徒之職專轄財賦而已他不敢問與周禮立官之意相戾矣

以天下九州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以土會之法辨五

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土之名物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敎其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之等制天下之地征蓋地學之不可不講也其義博矣西人於地學設有專科昕夕測繪精鑿不磨又令精於化學者四出遊歷考驗土宜物產著之報章故種植蕃滋工藝繇興地利旣盡國計自饒可坐而俟也

土圭測日景求地中此後世里差之法所昉也測太陽之緯度定北極之出地而得里差有地半徑差之加有蒙氣差之減夏至日景尺有五寸張衡鄭康成王蕃陸績皆謂影千里差一寸其說已舛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影差二寸有餘相距三十度差一時相距九十度差三時相距一百八十度則晝夜時刻俱反對矣如巴黎之午正當中國北京之酉正一刻美京之戌初三刻九分俄京之未正三刻十三分英京之午正十一分西貢之酉正三刻十分馬賽之午正十一分羅馬之午正二刻十一分巴黎去赤道遠夏至日行南陸晷影特長故日長幾及八時有奇而俄京已晝長十一時矣地球橢圓天靜地動西人測量之精遠過中土用土圭測黃赤道其法甚

密郭守敬立四丈之表用影符測之豎表測日體之上邊橫表測日體之下邊表端架橫梁以測其中心其說可據自西法旣入儀器益精推闡日密向之所得皆成芻狗矣

夏至樹八尺之臬得日影尺有五寸爲地中以西法八綫表算之八尺爲股股爲一率尺有五寸爲句爲二率半徑爲股爲三率求得四率正切一八六七五爲句檢表得十度三十四分加黃赤大距二十三度零約得赤道距天頂三十四度卽北極出地度分今河南開封等府及東之徐州西之秦州皆是考之外國

朝鮮之南海日本之南部對馬島印度之以拉部屬花旗之西路皆合影千里差一寸以今算法推之約差一度有零凡二百五十里有奇竊謂千里差一寸者乃方千里差一寸也古者八寸爲尺千里當今八百里開方得六百四十里即周尺方千里之數亦即今二百五十里開方得六百二十五里爲一度之差之數周禮原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知千里亦指方里言也

救荒無善策國家偶有水旱偏災議蠲議賑動費數十百萬而有司之中飽吏胥之耗蠹半焉深仁厚澤

無微不周而或未逮於下至於轉徙流離赤地千里盜賊因之以起可不懼哉至哉周禮之言十二荒政倘能仿行之盛澤流播爲無弊也

古者上之於民相隔未甚遠也爲之謀其生計課其興作保聚而蕃息之其勤勤於民也至矣有慈幼養老振窮恤貧寬疾安富之典有媺宮室族墳墓聯兄弟聯師儒聯朋友同衣服之訓又以孝友婣睦任恤之行遍曉衆民蓋郅治之世王化流行仁心仁政翔洽鼓盪故天下歸之文王治岐於鰥寡孤獨必先加澤即此誼也後世上下隔絕上之於民漠然不關休

戚不加存恤困苦顛連無所號訴乖戾之氣薄於陰陽降爲災祲甚非培國脈收人心之誼也彼泰西各國好行善舉乃隱合古義矣其於貧窮乏絕聾瞽廢疾癡騃瘻躄之民待食於人不能自給者必設法存活之善堂林立規制精詳通國無乞丐無廢人中國所亟宜仿行者有六一曰施醫院院中男女異室衣衾飲食藥餌皆備更設圖書器以娛樂之病愈始聽其歸堂中羅列證治諸方備學醫者之攷察一曰育嬰堂男女自初生至七八歲皆可留養衣食起居無不精潔及四五歲即使識字讀書教以技能由粗而

精漸開智慮量材授事不待壯而藝術遂成即富室嬰孩亦多託堂中教養者一曰義學貧民子弟自五歲以上皆令入塾讀書並習工商之事棄而不學者罪其父母一曰養老院分處男女之窮苦者衣履飲饌皆極完美或能工作縫紉售價半畀於本人半充院費一曰老儒會國有寒士宿儒慮以就食爲恥地方官吏繼粟繼肉致諸其居一曰養廢疾院聚聾瞽啞癱跛瘃及各種廢疾之人於院中教以讀書兼習工藝所得工資存備本人之用教聾教啞等會遍於國中各善堂之經費半提官款半捐諸紳富設員監

之國君或常親行臨視以昭鄭重今民之生於西國者自以為極樂世界也富者既能經商逐利出仕治民貧者競於工作各習技藝西國之工價極貴足以自給而有餘貧富相通疾病相恤而愁苦怨歎之聲不作非周禮之精意猶有存焉者乎中國之民窮而無告者多矣轉徙流亡戶口日減今宜下明詔令天下郡邑皆設此六種善堂規制章程悉倣西國其款官給其半民自樂捐另設員役糾察之州縣督之以為專政定其攷成則奉行必力無廢墜侵蝕之虞民心歡忭殊方頌德此王政之大端仁民之實效也

頒職事十有二於都鄙使以登萬民稼穡樹藝作材阜蕃飭材通材化材斂材生材學藝世事服事是也周先王立國之道教民之方本末兼賅昭示萬禩其效可明覩矣後世浸失其制上之人既無振興鼓舞之方下遂鮮踴躍奮厲之效日趨貧弱亦其宜矣西人規制悶合周禮農學植物學動物學商學工藝之學孜孜講求不倦舉國化之詘伸榮辱靡不由之即司徒所頒之十二職事也一一循赴之督責之人思自奮國無游惰利源日拓物產日蕃富强之效豈倖致哉故西人於生利分利之盈絀必定其差率也

比閭族黨州鄉之制伍兩卒旅師軍之法軍旅田役追胥貢賦靡不出此立法甚詳盡美盡善蘊沒千年此典便廢管子作內政寄軍令參國伍鄙援周禮而變通之齊遂以霸俾斯麥相普陰竊其術參酌定制國中遍設武備院率通國之民而兵之遂克以弱破強立握霸權繼而法效之義奧效之俄日諸國皆效之聖人立制用之立效利賴于古有明徵矣今中國積弱已極若不速變兵制將無以立於五洲之上矣唐之府兵畧仿其制奉行不善久遂廢罷保甲團練亦其遺法而或為世詬病者用之未得其人也近者

曾文正諸公率鄉兵以平大難立法因時得人則舉豈不信哉船山先生詆府兵之非制斥保甲團練為無用又嗤忠義之旅為不足恃皆憤激之談意有所指不足為典要蓋先生揮霍古今取快己說而不能逆料今日之情勢也

周禮　　長沙湘鄉成本璞琢如著

國之盛衰視吏治之清濁而已察吏之責操於有司一有不愼而民之困苦無所訴者多矣周公制治由小及大法制相維政教易行洪纖畢舉君民合德故能擇賢任能禁暴興利兆民和樂天下泰平豈不誠善始善終哉立官頗繁周愼詳至民無遁情吏無廢職如鄉師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各掌其政令與賢禮賓師田行役相保相受以施其刑罰慶賞閭師縣師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

各掌其財賦政事治訟趨稼徵財役事相糾相恤以辨其老幼廢疾量材授職程功微密法亦美矣漢世治猶近古令長而下有三老嗇夫丞尉主簿功曹亭長等職以佐縣郡之治故兩漢循吏史不絕書久道化成豈徒然哉後世不察以爲煩促猥雜殊傷治體乃芟省之僅置丞尉尤雜無用其權悉操之守令第奉行文書畫諾署行而已他不敢問於是貪酷之吏始敢魚肉愚氓肆行無忌上之人或不盡察嗚呼吏治敗壞國本先失天下不可得而治矣今之大吏宜專以課吏爲事察其迹之賢否心之邪正明定黜陟不以私意爲愛憎則下吏承望風旨忽焉丕變矣不瞻徇情面以移署調補爲調劑之計吏不視郡邑爲傳舍民不視守令爲逆旅立考成之法嚴督責之術則上智自奮其材中材皆勉爲善矣使天下之守令皆得廉幹之士足以收已去之人心張式微之國勢此治其本也雖弱必強矣

寓兵於農古聖王治國之要道也自兵農歧而爲二而天下洶洶多故矣唐之府兵差得其意而泰西各邦獨毅然倡復古制可謂偉哉近世保甲團勇皆仿周禮得公正紳富督率之立有成效而最善者莫如

練團練族之法倘有司實力奉行則姦宄屏迹良善樂業民氣日舒治績益懋矣周之盛也卿士大夫論治於上而比閭族黨卒職於下師田力役匪頒貢賦各有定式農入伍而爲兵兵釋胄而爲農立法之懿衣被萬代矣後世破壞其制而國勢浸以不振今中國吏治不清伏莽遍地民氣囂然而不靖上之政令亦將扞格而不行一日有外夷乘之大盜驅之無業之游勇游民相從而鼓譟之所憂方大不知何以爲計今之大吏盍於此加之意哉

圜廛漆林遠郊近郊及甸稍縣都貢賦之制輕重之

閭有微權焉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古之取於民者簡而有制崇本抑末重農貴穀不忍朘削肌膏以傷元氣也西人賦斂之制實仿周禮而變通之有田稅百貨稅身稅地稅招牌稅房屋稅諸名取之甚廉不以擾民其掌度支者涓滴歸公綜核精密無侵蝕剋扣之弊過中土遠矣我朝輕徭薄賦錢漕關權取諸民者幾於二十而一視古十一之制相去遠甚

聖祖垂訓永不加賦大哉王言爲歷古哲王所未有深仁闓澤兆民沾戴二百年矣軍興以來度支奇匱

東南糜爛汲汲以籌餉徵兵爲事始議抽商貨之釐以饋餓軍約以兵罷卽撤卒賴其力以奏戡定之功乃事會所迫有增無減商情困苦市井蕭條且增立比較之法網羅四布違額取盈設卡遍地委員數千僱役數萬猛如虎貪如狼磨牙吮血擇肥而噬小民椎心飲泣膏血已枯徒以供員役之中飽而已大府以之調劑屬吏受事一二年無不獲巨富以去國家所得才十之一二耳洋貨入口僅納內地半稅通行無阻黠商乃賃其牌號倚爲護符莫之敢詰洋貨日賤土貨日貴百物滯銷生計日困利權外握商情沮喪然則抽釐之禍烈於加賦遠矣今宜立卽罷撤以符當日之原議增設印稅鈔票二項以相抵制必有贏無絀再簡使臣向各國反覆辯論增改稅則則民困頓蘇商情懽舞出口之貨日多漸足與進口相抵商務既盛國計日富所得較釐金當倍蓰焉今區區日本尚有自定稅則之權堂堂中國竟擯諸公法之外不以平等相視良足恥矣合肥相國求加稅則與英相沙侯之論不合而英之商會報館中人則曰中國若罷釐金方可議加稅則盍灼知我之萬不能罷也中國至今日非講求商務無以爲立國之本欲商

務之盛則裁撤釐卡其首端也貪小利而忘巨禍上下交困國將不支是飲酖以止渴也抑土貨而廣洋銷商民裹足利盡外溢是爲叢而敺爵也有深明國計者舉以入告一旦沛然奮獨斷下明詔紓商力而救民困增國款而塞漏卮在此舉矣

井邑邱甸縣鄙之制小司徒掌之廛里場圃甸稍之制載師掌之徑溝畛洫涂澮之制遂人掌之古聖體國經野制爲井田貧富既均小大咸勸以是養民而施其教校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以比閭族黨糾察之總其事於大司徒瞭然於賢不肖之分以明定其

黜陟激揚而鼓厲之則人才之盛不可勝用矣養民教士事殊轍合王道之行莫隆於此三代以下豪強兼併阡陌廼作事勢遞變匪可強革王莽楊堅篡竊之徒高議復古卒致禍亂南宋朱子守漳州上言封田經界之法朝旨許之其言詳密周至宜若可行試行未久扞格齟齬廢然而返爲天下笑其後賈似道復理其說天下騷動國遂以亡此與章惇蔡京假介甫之說以亂宋何異古制之不可復也久矣君子泥古而不達小人樂藉其說以濟姦不可不慎也

理財之術周禮實備詳之矣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八者規畫之詳綜核之密盛王之政也泰西各國實倣此制昕夕講求而督責之故富強之效冠絕一時今中國農嬉於野圃嬉於藪地力未拓物產凋耗是種植之學不講也工多鈍拙窳薄之徒而不精格致製造之技商習傾擠險詐之術而不顧通力合作之義工藝不興商務不盛國是以貧也西北之地多牲獸宜遊牧善遊牧者足以通貨賄備戰守東南之地多蠶桑宜

紡織勸紡織者足以銷土貨挽利權山虞澤虞林衡川衡周禮已有專官掌其政令行其誅罰誅其滋殖爲之厲禁所以培利源養地脈也西人謂種樹可以求泉可以得雨每歲漁獵所獲及山澤所出之貨產益國帑數百萬中國弛山澤之禁漫不省察大利所在聽其廢墜卒至山童澤枯財用匱竭欲求山人足魚澤人足木之效豈可得哉後之謀國者欲求致富之術其於八者加之意哉

師氏詔王媺保氏諫王惡師保之職古聖重之教以三德三行終之以六藝由本以及末循源以赴流道之大端賅於此矣中國號爲教化最先之國然士皆務爲空疏無用之學終爲外人所恥笑弊在棄躬行而重文藝沈溺而不返於古聖教人之法取士之方相背遠甚故人材凋乏日趨微弱泰西之教各邦不同然皆實事求是以性理爲教中本旨今英國有比邏斯尼教以躬行實踐爲宗此亦中國之理學家也日本有修身學泰西各廠署執事有品行憑單西人豈專講新學而不以躬行爲重乎

六書九數古人以爲小學今人以爲絕詣近且讓西人以獨擅矣解字以形聲義三者爲主叔重成編說

者百家二徐以下得戴段桂王嚴鈕諸人而道大昌然碎義支辭罔關宏旨亦無用之學也天地之間有聲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義故許書之中諧聲幾居大半結繩以後書契代興佉盧左行誼同蒼頡西人依聲以製字雖各國之字母不同皆本諧聲之旨先演拉丁之文猶太希臘最講文字西國各種書籍皆其譯解紀載獨詳西人多游學其地蓋彼中鄒魯絃誦之區也中國宜速講譯學於西書深窺其奧以之治國敎士具有本末不使市儈傖父粗解語言文字者得以緣爲奸利至九章之術遠本商高曩哲鑽求

代創新法宣城梅氏精研其術遂爲國朝之冠近代如李壬叔華若汀諸人皆能兼貫中西蔚然名家考驗數理大率古疏而今密中疏而西密然西人述其歷法本於周宣謂周髀宣夜也又借根方即天元西人謂之東來法幾何學則出於聖門之冉有流傳獨遠蓋西人布算竊中土之緒餘而贊演之精思銳力推陳創新固中土所不及也

司諫糾萬民之過司救救萬民之惡調人司萬民之難古聖王設官之意豈不善哉世之衰也反顏勃谿詐虞鬭爭諸亂作矣言官攻擊於上庶士橫議於下不幸而黨錮之禍成善士無噍類矣西人救之之法有二曰議院曰報館

司市掌市之政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其立法至周且密矣後世莫能外焉又有賈師肆長以掌之司虣司稽以察之嗚呼古聖之於商務也其經營不遺餘力矣蓋財賦者國之血脈也財賦旣竭國何以支猶人之血脈將絕而相隨以盡也今泰西各

國專以商戰覆人之國而後以兵隨之夫以兵戰亡人之國者國雖亡而民存以商戰亡人之國者國未亡而民先亡矣天下紛亂競爲逐利非商無以立國中國惟不講商學歲輸數千萬於外洋互市以來數十年矣所輸已億兆垓京不可思議矣菁華易竭膏脂將盡出口物產不足相抵散商衰歇僅解傾擠爭先不知互相聯絡以顧公義坐以利權授之外人且西人之經商於外者君相以全力保護之弛出口之征苛入口之稅設獎勸之條嚴督責之術縱其所至無不如意中土貨產之盛甲於五洲久爲西人所涎

視苟能極力振興商務可坐以致富也宜設商務大臣專掌之廣集公司多建商學學堂華洋各埠皆立商會商社官商聯爲一氣孜孜講求必有起色及今而不急爲之謀後雖欲爲之亦無方矣是坐視其微弱而莫之救也悲哉

九經今義卷十一

周禮

長沙湘鄉成本璞琢如著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古之王者必周知天下郡國之利病熟覽直省之志乘攷其山川扼塞風土人情以爲布政發令之本至於瀛寰之表大荒之土皆遣員遊歷測繪成圖詳記其政教之異同物產之豐博以贊長駕遠馭之猷蓋必博通中外之情狀深求古今之事變而後於應接交付之方不至謬妄以乖宜躁率以召禍今西人最重測繪之學然欲精究測繪必先遍游地球朝廷給

其貲斧賞以寶星從優獎厲破格擢用則人知奮勉爭自濯磨而測繪之學必不減西人矣

丱人掌金玉石錫之地而爲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古聖之於丱政也視之如此其重也中國礦政之不脩久矣五金三品之產天地之精英所以濟生民之用中國礦苗之旺甲於五洲自黃帝采首山之銅以鑄幣歷代所採略具史牒明之中葉權在宦豎以開礦爲名四出搜括天下騷然羣盜滿山遂爲病民之政至今議者以爲詬病近年西國礦師周歷各行省著爲論說謂中國

之礦寶藏最富一省之藏可抵一洲積數千年來無有發之者貨棄於地極口言貧不其傎歟倘尸子所稱家有千金之璧而不自知耶今開平漠河已著成效滇南專設大臣經營屢年略有端倪宜遍諭商民多集公司延西人之精於礦學者悉心測驗官爲督之俟其開辦有成酌加稅則不必苛勒並嚴飭小民不得藉詞風水輒行撓阻又須立礦務學堂擇聰穎子弟授學其中精研化學庶能自行化煉官任保護之權商逐子母之利事必有成若歸官辦終無實濟一壞於員役之苛擾易激民變再壞於有司之中飽

多耗國帑黃金虛牝成效茫然無惑乎守舊之徒得以起而議其後也蓋中國之事非歸商人承辦未有能成者也觀於輪船招商電線公司皆行之無弊獲利倍蓰可以睹商人之權利矣一歸官辦則事事掣肘弊端百出有不可勝言者今度支奇匱司農仰屋非急興礦務何以濟貧宜創設總理礦務大臣秩比尚侍巡行直省專掌其事廣集商本實力保護精究西法博訪名師振興奬勸昭示大信人情詎不趨利有不欣欣勃起者哉大開利源即所以自保利權以遏爲塞以迎爲距固非淺人所能曉也

倉人掌粟入之藏天庾之供廣儲之以備不時之需也今中國之縻費最甚者莫如漕運定制運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外設漕運總督掌之內設倉場總督左右侍郎掌之初由內河運行水道淤塞勞民傷財守風阻沙艱苦萬狀後改由海運便捷如飛每歲所省費以數千百萬計安化陶公之功不可誣矣然一旦有風鶴之警兵輪封海曠月經年而京師有坐困之憂今宜急脩蘆漢一路之鐵軌以便轉輸而令東南諸省悉以折成實銀上庫遣員於產米之區購之以輪船載至津門則漕督倉督以下一切冗員蠹役雜

費陋規悉行撤去每歲省費又當以數十百萬計而小民得以去苛派抑勒之累頌功德於無量矣此一舉兩得萬世永賴之策也

禮備於周可云盛矣傳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及其衰世或淫侈僭奢不中軌度而以文貌相飾綱紀凌替王室日卑不能復振蘇氏所謂取天下之至剛而柔之也卜世之永遂及八百後世無及之者禮維之也余觀其朝覲會盟之節聘享燕射之儀宗伯所掌各有等威所以正天下之分定天下之志也今萬國來王車書交會聘享通問之使不絕於道

是天將啟大一統之局於全球之上而三代之盛將復見於今日孔子不云乎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本禮讓之旨究文勝之弊其亦可無惡於天下也夫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古之教士之法備矣一道德齊風俗率天下之人材皆出於學校家塾黨庠遍地林立統之以成均而課其成於大司樂鄉大夫禮賓諸侯貢士於是有論秀書升之法上有循名核實之政下鮮空疏無用之學西人立學迺與周制暗合鄉有小學堂師範學

堂郡邑有三等學堂二等學堂而國都設大學堂即成均之掌也或考取優等而拔之或投匭公舉而用之即鄉舉里選之法也朝無秕政野無棄材而彼所謂禮律兵農名物象數種植工商之學皆推演中國之古典而深究其全用也中國於學校視為具文漠不加意人才乏絕寖失古制之意遂讓西人以獨擅不亦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哉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樂之教盛矣聲音之道通於性命其感人也深其入人也易使人優游漸漬而自幾於至善之域不其懿歟自樂經殘闕古律失傳俗樂繁興淫哇日甚人心乃蕩而不知返顧古今悠邈語多乖舛中外異音方言雜出後學歧惑不知所從居今日而能深究音韻之學依字以審切音執音以訂字母內以通顧江段苗諸儒之書外以廣歐美非澳各邦之譯體用並舉中外大同亦絕世之學矣昔顧崑山言欲舉今日天下之言悉返諸三代以上之古音言雖迂夸其志不尤足壯哉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者禮之最隆也宗伯所掌鉅制煌煌弗可越已今西人惟知敬天而闕山川百神

之祀天造草昧典章故未備也中國淫祀之興徧於天下附會依託謬妄無理焚香膜拜舉國若狂傷風敗俗伏禍無形久為西人所恥笑今宜一切罷之改立孔子廟建於各鄉以時祀之旁設學會擇鄉老耆儒宣講聖經聚一里之秀髦而敬聽之則聖道復光邪說不作矣昔唐之狄梁公我朝之湯文正毅然毀淫祠罷淫祀大賢所見曠世同符何其卓哉

江都汪容甫曰古者左史記事動則書之謂之春秋曰鬼神曰災祥曰卜筮曰夢咸備於史史之職也余攷之周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皆屬春官蓋[illegible]

相氏保章氏眡祲司天者也大祝器祝甸祝司巫宗人司鬼神者也大卜卜師龜人菙人筮人司卜筮者也占夢司夢者也與五史同官周之東遷官失其守而列國又不備官則史皆得而治之其見於典籍者曰祝史曰瞽史曰史巫曰宗祝巫史曰祝宗卜史明乎其爲職事也故國語史獻書又臨事有瞽史之道又楚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禮運王前巫而後史又博聞强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志常立於後是史佚也後世史失其職遂流於巫而陰陽技術九流百家紛然並作惑世蠱民人心之陷溺甚矣是王者所必黜也

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外史掌之讀三皇五帝之書達書名於四方甚盛典也古之王者宅中圖治四夷率伏惠澤浹夫寰區威稜憺乎無外故宜廣置舌人以宣同文之化周知四國之事熟籌彼我之形以爲交涉應付之端閉關絕市非盛德事也後世不察惟務尊己卑人守舊嗤新張皇潰裂遂釀數千年未有之變蓋未通知異域之情狀而欲以空言狂論自附清流也今宜講求譯學博訪通人廣譯西書播之士林以開民智民智既開輿論大和固非口舌所能爭也

軍師旅卒兩伍之制善矣鼓鐸鐲鐃旗物之用備矣出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順矣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徵調有常訓練有素將能攻心士皆用命故王師一出而天下無敵焉自兵農既分而古意遂湮雄桀代出皆儌一時之功以圖天下之利未有能深維古制立萬世之規也余觀三代以下兵制之善未有如唐之府兵也以二府統十二軍以十二軍聯十道六百三十四府中外相制上下相維勢如臂指由斯道也雖長治久安可也自府兵廢而禁軍增方鎮連縱橫之勢宦官操廢立之柄唐遂以亡後世不深察府兵之善而以兵農既分不可復合謂古制爲迂闊不適於用迺設額兵悉冗弱無用有事則倉皇召募是驅市人而與之戰也及撤伍歸田則又桀驁橫暴流爲盜賊兵制之敝至今日極矣今泰西各國人盡爲兵爭以武職爲榮非隱合周制乎誠能立復古制仿周禮之規參管子之說選之以醫士教之以學堂破尋常之資格用不測之恩威號召豪俊激厲忠義奮其武怒洒彼恥辱庶有豸乎

班孟堅曰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

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朴蓋兵者王者威天下之大刑也非可以加之無罪也大司馬所掌九伐之法是已凌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申其罪而正其罰王者之用兵也有征無戰仲虺之誥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陰符之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又曰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患氣之積有自來矣末世不務修德而以爭戰為事虐無辜之民而使之血膏鋒鏑屍塡草野

元氣既殘國亦隨之今西人立萬國公法不得滅人之國惟其國亂而虐用其民者則共滅之以為救民水火也是亦司馬九法之意也中國之微弱甚矣西人詆為半教嗤為野蠻而不速修政教是將終處於刀砧而任其魚肉也竊恐數年以後雖無賊賢害民之事必有野荒民散之變可不懼哉

司馬脩戰法為之表陳車徒如戰之陳不用命者斬之古之習戰如此其亟也慮患至深而先為之備也不忘玩而啟戎心不驕矜而開邊釁慎之至也中國卒嬉於伍將嬉於壘惟以侵剋浮冒為事歲糜巨帑以養無用之兵國安得不弱乎西人之兵申明紀律嚴而不犯朝夕申警如臨大敵步伐止齊屹立不動信賞必罰猛厲無前素所教使然也強弱無定形禍福無常理視其自致而已矣

馬質掌質馬校人掌馬政牧師圉師隸馬馬政之行久矣漢唐復馬之令既不可行趙宋保馬之法徒以厲民畜產凋耗軍威不振亦國之憂也今宜弛一切馬禁以復監牧之良法設專官掌之課其孳生分配諸軍西人於馬政視為要圖滋育蕃息善遊牧逐水草歲有賽馬之戲養馬之會非以為玩好也不敢忘

武備也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司險周知山林川澤之阻有國者憑險負固依以圖存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是也若棄險予敵大事去矣中國海疆要口悉為敵據可為寒心不能扼險相拒而欲以野戰求勝恐無裨於危局也況勝負之數固不可知哉

周禮　長沙湘鄉成本璞琢如著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乃辨九服之邦制其封域

測繪之學由來尚矣晉裴秀制圖條陳六體曰準望曰高下固賴乎測曰方邪曰迂直復需夫繪曰道里曰分率尤藉乎算蓋精於測繪者當先研算學洞曉天文悉心測量方可依据今西人最重此學設爲專科日事攷究精益求精或測經線緯線之弧或測全洲以準各國各土之疆域以明各山各水之形勝或

測一國以定各省各府之界線以定各城各鎮之位置或因經畫而專指一方或因武事而專詳一處或因造鐵路而取平直以開山或因開井礦而度形勢以鑿洞或因航海以誌行程或因游歷以指定向繪事既繁需人愈衆中國於輿地之學講求者絕少如顧景范顧亭林閻百詩胡朏明顧棟高洪北江李申耆及益陽胡文忠公各有成書攷求古今之沿革異同天下之形勝扼塞而已尚多疏舛其於五洲之疆域異國之廣輪概乎其未之有聞也今宜於省會設地學學堂而令郡邑徧設地學會延好學深思者共講求之精究西法多購儀器中國測繪之器不過規矩準繩羅盤日晷而已然皆不精大有毫釐千里之誤西人製器甚精如測天度則有經緯儀紀限儀測地面則有測平儀羅盤儀測時刻則有子午儀日晷儀綴以顯微鏡窺遠鏡仰測天經星宿布列日月躔度可知也俯測地理山水位置道路遠近可得也平測原野土田高下地面低斜可見也中國測地之法率以勾股爲主西人則以三角爲用蓋勾股之法必知二事始能推知一事三角則已知三事可推未知三事且度量三角之一邊較度量勾股之二邊爲功

更省而測一邊之二邊爲事不煩故西人測地皆專用三角法夫測繪之事不厭精詳須有專業之人用精良之器熟於天算之用逐細詳測西人每測地常費數年之久而英國兵部海部之輿圖局自開辦至今二百餘年未嘗或輟本國已臻絕詣又推及於屬地故印度意大利亞等處皆有精詳之圖近且經營及於緬甸矣他國亦仿之汲汲以爲先務唐賈耽曰地理之學百聞不如一見十說不如一圖支那英使之才久爲各國所歎羨誠皆講明此學酌周禮之成規參泰西之新製使環球之形勝瞭如指掌釐訂數

千年來之舛訛通解九萬里外之情狀倘亦用世者所有事乎

職方所紀之九州與禹貢不同山鎮澤藪川浸經生家辨之詳矣顧必詳紀其利其民其畜其穀抑豈無微恉哉天之生民也必生物以養之爲之君者休養而保持之使各獲其所則天下治矣至乃怠於政事虐用其民坐視其敗壞而不爲之所馴至財力耗屈海內騷動雖欲求一日之治安不可得矣況强鄰環峙之世乎今天下之物產未有如中國之豐盛者也金錫竹箭丹銀齒革林漆絲枲玉石魚鹽布帛之屬

充牣其中取之不竭誠能力振工藝廣拓商務六通四闢地不愛寶將環球之利權必操之支那矣今天下生齒之繁未有如中國之甚者也約核其數曰四萬萬人而其流徙於南洋各埠傭工於歐美諸邦者又數千萬人其人秉溫帶清淑之氣美秀而文質直而好義天姿之敏慧殆過白種今出洋學生在彼大學堂中習受專門考居高等爲彼所嘖嘖稱善者不乏其人學成而歸無所用之桀黠之徒或甘爲漢奸患亦大矣彼遷徙傭工者亦未聞設領事以管轄之飭使臣以保護之聽其淩虐萬狀而不敢與之較是自棄其民也誠能廣設學校變通科舉量材授學破格用人孜孜講求敦行不怠以衛教之心爲保種之謀鼓舞羣倫振興新學通商惠工練兵籌餉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何人滿之足患哉六畜九穀之數未有如中國之多者也六擾五擾四擾孳息盛矣五種四種三種倉庫盈矣而國課不加增民計且日蹙洋債日增切切憂貧者未習遊牧之利未講種植之學且未設專官以課之也夫泰西各國以區區數島之地竭力經營遂致富强而以中國土地之富人民之眾物產之盛反爲之詬辱喋口懾氣而莫可誰何不亦

重可恥哉蓋治之未得其道而施之未合其序也

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形方氏即今日邦交之權輿也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通其財利壹其數器除其怨惡同其好善道四方之政事論四方之傳道究其上下之志使小國事大國大國事小國古之聖王其善講交涉之學乎乃知閉關絕使非盛世之事也中國之主持清議者皆爲南宋以來諸人之論所誤未嘗通籌五洲之形勝也今宜內脩國政外固邦交或能於交涉之端稍保權利乎

山師掌山林之名川師掌川澤之名原師掌四方之

地名辨其丘陵墳衍原隰之名古聖王之於地學何其重哉今中國環四面皆敵俄雄於北日伺於東英窺於西法踞於南藩國屬地悉爲敵有合以謀我疆宇日狹可不懼哉曩者俄人來索舊地而黑龍江以南烏蘇里河以西劃地一誤蹙境數千里甚至脅我屬國移我界碑而不覺西人恥笑以爲口實皆當事諸臣不明地學之故也誠得精於地學者細心測繪則勘界之事不至爲彼所愚弄而玩之於股掌也事變日亟詐僞繁興沿邊界務豈容屢誤在政府加之意耳

申韓之術禍天下至深矣後儒皆知詆之余觀申韓之書言言務實可以起積衰而成盛强行之立效非迂闊無實之言者比也其明刑弼教皆本先王禮典之遺漢志曰名祖禮官法祖理官其極慘礉少恩末流之弊然也較之黃老之術高談清淨綱紀墮壞萬事頽廢致成禍亂不可收拾者不猶愈乎昔人推本禍始謂名法家言原於道德之遺史遷作史老子所以與韓非同傳也余則謂承黃老之後政當以申韓濟之庶足挽頽風而行實政申法紀以正澆俗事相反乃以相成也孔子謂張而不弛弛而不張皆文武

所不爲蓋立國者須有整齊嚴肅之規而無粉飾顢頇之象自空談盛而實學衰禍不延於學術而中於家國昔魏晉以來清談元理遂啟南北紛爭之禍天下糜爛迄數百年而後定宋明之末諸儒高言性命遂使神州淪於異域帝后幽刼慘不忍聞爲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夫清談元理與高言性命雖各不同其爲無濟實用同也率天下之人而胥遁於無用天下安得而不亂況講學之與談元宗旨亦略相仿皆務爲倡狂恣謬之說使人惶惑不知所從而於經世之學匡時之策未有能悉心講求者也國家之壞由於人心人心之壞由於學術學術之壞其端先見於一二士大夫之高論敢爲異學末士欣然聳動靡然成俗雖有深識之士苦口危言莫之能挽於是奸蠹潛滋政敎敗壞而戎狄生心遂得乘隙以入肆其毒螫元元何辜坐受其禍誰生厲階將有職其咎者矣國朝道咸以來蓋多故矣長沙孫芝房論其事謂漢學家實有以召之通人韙之近者如印度西藏尊釋迦回部尊漠罕默德其初本以慈悲解脫消西方殺伐之氣後則日以微弱爲異國所奴隸羅馬敎皇氣燄最盛統轄歐洲爲之共主幾成一統之規其後徒知

守舊不知變法而英法諸國勃然興起遂削其權裂其土殘其國都近則衰憊已甚不絕如縷僅如衰周之守府而已英法諸國之驟强者以能研精新法講求實學其政教號令頗與申韓相近俾斯麥之相普則專用申韓之法效可覩矣所貴乎善學者貴能通識古今深達治體與時消息而不宜徇俗儒之說蹈常守故隨聲坿會以誤後世周禮司寇所掌之刑較今律加密矣中國所定之律較西人加密矣今中國欲求自强非大申誅罰之政不可余故究中西之度考申韓之術發憤言之後世之持異論者可以戒焉

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今之天下皆亂國也非用重典其何以濟三代下惟諸葛孔明號爲通曉治體然其治蜀法尙嚴峻法孝直詰之則應以承二劉怠玩之後人心懈忽非大申誅罰之政不足以爲治故斬馬謖廢李嚴嚴而不殘殁而民思之比於古之遺愛今五洲交閧比三國並峙時尤難矣而不急脩法律振肅綱紀上慢下暴文恬武嬉是啟敵國之心矣採管商之舊規振申韓之遺緒則庶乎其有濟也

梭倫定律西政所由出也西人設立公法律例專科律法之權不在君相而在律師公法家言多西人布衣下士憑空談以立性法其後執政漸因用之荷蘭之果魯西士賓克舍日耳曼之雷部逆此烏拉富海富達英之吐利庚德惠頓美之費利摩羅巴德其最名家者也今中國所宜與西人商訂者有二一宜訂定中西法律歸於畫一凡華洋案件皆有通行之訊法通行之罪名庶無畸輕畸重之虞一宜急入萬國公法會凡交涉事件皆執公法與之理論庶無弱肉强食之懼而其最要者宜創設法律專科能研精律例公法者考授律師使之代人白事又設一中西條

例館使人入而學之漢制明律得試爲吏宋亦有明法之科法律之學自古重之矣能深明法律則於交涉之事不致齟齬也

以圜土聚教罷民以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或朞役或九月役或七月五月三月役西人實倣此法凡有罪者錮諸獄中罰作苦工罪尤甚者監禁終身而令教士宣揚福音誥誡勸諭其能感悔首罪者則釋之往往有身入獄中而所習工藝之技益精中

國之獄湫隘汙濊非人所居一入其中或罹疾疫以死怨聲沸耳其視西人相去何遠哉

以肺石遠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西人實倣此法設匭受民之訟牒凡有司之聽訟未允者必聞於上而再聽之故民無冤抑不訴之情中國之訟於官者票籤之拘拏書差之勒索拖累萬端立破中人之產訟或不直而力已不能再聞於上矣是冤抑之情終不得白也宜令有司衙門之外各設銅匭凡有訟牒令自投入內有司自佩其鑰日

一啟視立喚集訊不假於吏胥之手則案無留牘姦黠無所施其技矣

九經今義卷十三

通雅齋叢書

周禮

長沙湘鄉成本璞琢如著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國危謂有兵寇之難也國遷謂徙都改邑也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也古者國之大事無不與民議之後世則一二庸臣柄政於上令出惟已深謀異略民莫能窺偶有不善而天下解體矣以天下之事與天下共理之視天下人心之向背以為屈伸而民莫不悅服此王者之微權也西人實倣此法是設上下議院

以五聲聽之以三刺斷之督之以五禁五戒申之以八議治獄之法詳矣司寇弊獄士師受中三槐九棘濟濟盈朝州長眾庶咸在其後蓋刑者民之命也可不慎哉抑余考曲臺記有大士之職注曰殷制左氏春秋載坐獄之法亦有大士之文與今西人會審必延律師之制合周禮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咸掌聽獄要罪職聽於朝之政即西人設律師之所昉也日本維新於太學中設文科研究律例考授律師榜其門以自旌遇西人交涉之案即能援西例以與之爭遂能收管轄租界商民之權而復自主之全權

今中國欲收已失之權尙以考求法律爲急哉美之總統由律師起家者十居五六律師顧不重哉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司盟掌盟載之灋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盟約之事古聖視之至重也今中國與外國訂約者四十餘國條例繁多外吏或不盡曉宜令有司廣集檔案勒成各國條約全書頒示天下使天下之賢士大夫深究其利病有不便者錄爲劄記隨時上聞每屆換約之期據之以與辨論商訂必改定而後已於大局或有裨益或各國有

議另訂密約專條關繫利害尤重者宜付朝臣熟議之不可聽其危言要挾遽行允許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矯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謂滌除道上之狠扈而使之潔淸也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謂其職作脩閭當脩理門閭也又有合方氏以達天下之道以巡其道脩路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於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則舟車所至人力所通無不蕩蕩平平矣蓋王者之政大無弗包細無不周禮樂刑政其大者也小之至於川梁道路亦王政所當謹也單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晉文之霸也司空以時平易道路陳靈之亡也道路若塞川無舟梁又古人於官道之旁必皆種樹以記里數以蔭行旅故南國之棠召伯所茇道周之杜君子來遊子路治蒲樹木甚茂子産相鄭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見於詩篇自政廢法弛王路幽仄塗潦徧於郊闕汚穢鍾於輦轂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豈斯

之謂邪休咎之占可以前知盛衰之故可以永歎矣不圖西人乃倣周制脩馬路設巡捕潔無纖塵平如明鏡沿途兩旁皆蔭以樹車水馬龍絡繹於道其有盜賊游民會匪之徒則巡捕按戶嚴查無從匿跡其有喧譟爭鬬橫暴之事則巡捕聞聲趨赴立可彈壓故入其都而其國之盛可知也良規懿矩異地同符茲事雖小可以喻大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司儀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行人達旌節環人掌迎送象胥傳王之言以倫悅蠻夷閩貉戎狄

之國掌客餼賓於館掌訝逆賓於疆掌交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古之於交涉之學講之熟矣周之盛也懷諸侯則天下畏之迄乎春秋之世列國交爭尤重朝聘之儀妙簡行人之選子產有辭諸侯賴之孔子崇言語之科子貢一出遂能存魯亂齊强晉破吳霸越而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為士以使於四方不能專對為未誦詩使才之難自古重之自海禁既開萬國鱗集中國微弱不絕如縷急宜激揚才智之士講求交涉之務專設使才館造就出使之才教之以公法律例條約語言文字及朝章典故中外政治利病出使之選郎擢其中令編檢郎署以下皆入受學以王大臣督之考其優劣定其黜陟則人才奮厲必有能踵曾惠敏郭侍郎薛庸庵諸人之武者而交涉之事庶不至積受詬侮也

六官之職獨闕司空考工之補其萬世工藝之學所祖乎記三十六工之事可以賅百工矣三代以上不重工藝之學故奇技淫巧有禁重遭秦火六籍灰飛漢興稍收遺經而周官之出最晚既已殘闕又羼以劉歆所私竄人多疑詆而考工之記僅出於老師耆

儒掇拾舊聞搜輯墜典記之以備掌故蓋亦千百之什一也然則工藝之術其歸於煨燼剝蝕湮沒者不已多乎今西人製器之術極精矣夫製器之精由於格致格致之法出於中土竊中土之緒餘精思力索旁通曲暢經緯萬端機械百出雲電震盪神鬼出入遂能通九萬里之郵而開數千年未有之奇考工一書其椎輪也近代休甯戴氏精於少廣旁要方程之術所為圖考精鑿絕倫後儒無以尙已顧經生家但能說古制耳不若彼之能推究之以見於實用也有國者當强鄰環伺之時非商旅無以立國非工藝無以通商政之大原端在於此盍亦深思而熟計之哉今天下之謀治者必自振興工藝始矣顧振興之方將持何道而後可乎一在設藝學專科也設專科以取士比於正途則英俊之士皆將鉤賾索隱角其才智矣一在廣設民廠也中國僅設官廠歲糜巨帑茫無成效宜廣諭紳商集資設廠官為督之所製之械官為承買如能另創新法自製新器者獻上考驗給予獎牌許其專利則羣情鼓舞爭自奮厲矣西人之製造最精者皆在民廠英之多爾克福特法華士德之克虜伯是也蓋官廠則掣肘滋多承辦者藉以漁

利民廠則精心考求爭思廣售獲利一切弊端不待禁而自絕此計之善者也一在多遣學生出洋也選聰穎之子弟出洋授學於各國大廠派幹員督課之飭使臣保護之目睹其器躬親其役學成而歸優加奬擢或擢之爲各廠執事或拔之爲學堂教習破格録用鼓舞羣倫則震旦之創製必有駕歐洲而上者一在多建工藝學堂也設學堂於都會博訪名師聚高材生而教之陳百產之貨以觀其比較採五金之礦以資其化鍊譯西書以開其智購儀器以究其法曲藝之末重於王公一技之長可以世家則人人心

通其意身習其藝不致詫爲神奇付諸膜視矣數者舉行則中國之製造必日有進步矣此强國之本爲政之先也工藝之學顧可忽乎哉

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五器知者創之巧者述之爲工藝之學者其知之矣是故鑠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化鍊之學也化學之原輕淡二養出於六十四原質然不外凝流二質石有時以泐凝質也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流質也規之以眂其圜萬之以眂其匡鼓其馬力終日馳騁求重心以製其器重學之端也倨句圜矩圜長廣狹分杪尺寸非精於和較正負之算不知也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聲學之端也窗聲傳聲諸器所由昉也煎金錫不耗權之準之量之礦學也凡言礦學必精於化鍊乃可也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元與黃相次也光學也匠人建國水地以縣地學也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天學也經涂九軌環涂九軌野涂九軌平道路也西人所由修馬路也溝洫澮川必因地勢與水利也西人所由講農學也陽也者積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是電學之萌芽也嘗爲

之參觀比例通考義類而知輪人輿人爲滊機之權輿西人之輪船鐵路實倣此矣函人弓人爲制敵之利器西人之快槍巨礮實倣此矣然則考工之書非徒爲工藝之祖而一切西學所由出也

輪船之興不數十年西人已屢變其製每變愈精昔拿破崙出遊見輪船翔於湖濱歎曰天下大勢自此合矣蓋水火蒸變是生滊力滊力漲滿乃運機簧遂足狎風濤鞭雲雷縱横海上通五洲之郵而無所隔閡殆世運之變氣機所鼓有不可遏抑者歟以之通商則百貨雲集以之用兵則環球雷震近者速率加

疾漲力加大每分鐘可行二十餘海里抵馬力數千匹容積數萬噸各國日競其奇而推英爲最英之水師鐵甲船已百餘號商船無慮千餘亦極一時之盛哉中國設船政局脩船塢開辦數十年未睹其利反以蔽奸歲糜巨帑而不惜南熸於馬江北辱於威海而鐵甲盡矣滬設輪船招商專以商人經紀其事獲利無算賴以稍補尾閭然各國方思環起以爭其利未可久恃也宜極力推廣多集公司出游外洋各埠多造小輪遍通內河各岸庶利權可以稍挽乎至於規復海軍尤爲今日當務之急海氛日惡捨此何以

立國倘能復設南北洋之海軍則國勢立振矣然責在選將得人操練得法耳選將不善終於傾覆可不懼哉夫輪船者大之繫環球之利害小之亦足覘一國之盛衰宋史載楊太據洞庭作輪舟以輪激水其行如飛由是觀之則輪舟亦中土之舊製特西人製之益精耳

西人之初設鐵路也羣疑眾謗甚於中國行之未久遂睹其利紛紛效之爲益無量今各國之鐵軌如蛛網之四布通商運客利已大矣一有兵警不數日而國中數十萬之兵悉壓於境兵勢之速如此故養兵十數萬而可抵數百萬兵之用中國議脩鐵路數十年矣遲之又久而至今尚未開辦者則以阻於庸眾之議論而財力耗屈不足號召巨商集成資本也然我不開辦彼將闌入其中代爲謀之近者俄由西北利亞經東三省以與山海關之路相接又將另設支路以達旅順矣法由越南達龍州道出廣西以下湖南且旁瞰滇黔矣德由膠澳造路直達濟甯攘其礦產而據中原之腰膂矣勢之岌岌未有如今日之可危也而中國蘆漢一路久延不成湘粵一路羣議煩興山陝甘涼一路則無人議之者築室道謀未有能

有成者也欲求國勢之強安可得哉故今日之急務必以創脩鐵路爲大端然事歸官辦流弊滋多是以久而無成惟一以商人任之使之鳩集巨資假以利權官爲保護勿預其事獎掖勸諭許以專利則事必可成惜乎當事未之深計耳

周官一書爲聖王致治之迹萬世守之可以無敝後世立制略相規倣或有違戾禍敗立至揚榷古今如鏡得影興替之故固可前知西人處於數萬里之外起於數千年之後設官行政暗合周制遂致盛強無與倫比效可睹矣政學工藝咸備此書論者動思講

來西法鮮言疏證周禮逐末而失其本數典而忘其
祖不亦惑耶然則欲倣西法必先自學周禮始矣余
故備論之使後之王者知所鑒戒焉

九經今義卷十四　　　　通雅齋叢書

儀禮　　長沙湘鄉戴本珖琢如著

所貴乎禮者順天之性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也動於不自覺發於不容已以是爲自治治人之具是以古之聖人動容周旋莫不中禮周公之所以治孔子之所以教舍禮甯有他道焉戰國去籍暴秦滅學宏綱細目不可考者多矣漢之中葉始搜遺經而士禮十七篇又晚出老師大儒或不能盡通其讀鄭君宏博實亟其旨周文郁郁燦然可覩魏晉以來崇清談而棄禮法趙宋以後言性命而薄考据遂令古制故訓蘊没千載名物典章掃地俱盡政壞俗媮誰之咎與抑觀其進退揖讓之文俯仰升降之節可以戢暴慢之氣消貪競之心矣說禮者當以儀禮爲本經周禮乃其儀文度數也大小戴之記則其義疏也聖人制禮非沾沾然爲一世之規也亦將使萬世下治國者循其道以致泰平而今殊方異族深阻不通之區一旦悉進於文明蔚然從化以昭一道同風之盛今五洲道通往來雜沓豈聖王之禮將大顯於世耶禮俗之興政教之本舍此蔑由雖百世可知也

孔子作春秋制律法以治亂世也春秋固亂世也周

公作周禮儀禮制禮典以治泰平也成周所以泰平也故論者謂王者治定功成百年之久乃可制禮作樂然則禮之不宜於亂世也明矣然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世瘉亂則禮瘉不可廢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也今泰西各邦起僻陋之地雜戎狄之俗以商賈逐利爲本以干戈爭奪爲事意其於禮教殆闕如也而入其國都肅然有象秩然有序登其闕廷鞠躬免冠之敬握手送迎之歡俯仰進退溫然有文敬而不謟婉而成章無繁文縟節之勞有儼恪篤恭之實此亦有合聖人制禮之本意矣中國號爲禮教最先之國

然古制之不可復者殆千百也雖或有朝儀會典之編家禮書儀之作亦未必盡與古合況積之久而亦視爲具文羣相背戾也異時倘有能成大一統者頒周公之禮於五洲使之家喻人曉絃誦服習衣冠尊俎雍容揖讓以幾三代之盛黜中土之浮侈飾西人之樸陋而釐然有當於元公之舊典豈不懿哉

冠者成人之始也禮莫隆焉古者天子諸侯皆有冠禮其儀雖不可盡考然以士之冠禮觀之筮日戒賓諸節敬慎如此則天子諸侯之禮可想矣左傳載魯侯之冠假金石之樂重其典也中土冠禮之廢久矣迄無行其禮者世或以爲駭笑是不以成人之道待其子也今泰西各國國君之立必行加冕禮受爵而冠之義也舉行慶典羣國畢賀必加冕始成乎其爲君也禮莫隆乎加冕典莫重乎加冠冠而後成爲人子也西人之加冕禮卽中國之冠禮也

冠加於首敬冠者敬首也西人見賓免冠致敬禮之隆者也中國君臣相見必免冠叩頭左傳衞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其不敬亦此義也中西之禮同也

或以西人無拜禮非也考周禮九拜之文云空首者

頭至手所謂拜手也云振動者以兩手相擊也云肅拜者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推手曰揖引手曰撎西人見賓或鞠躬者再或拱手者數四卽空首振動肅拜之禮也稽首頓首乃九拜中之最重者西人惟用之於天主言此外不足當此禮也今中國以拜跪爲酬應之常節褻禮甚矣宜下令此後惟陛見釋菜祀祖用拜跪之禮此外槪行禁用庶乎其有當也

冠者奠觶取脯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母子相拜後儒駭之鄭君以爲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也蓋父母之於子天性之慈以恩相屬鰓鰓計夫尊卑則

其愛薄而情亦淺矣西法父毆子坐獄三月子毆父亦三月子過二十父分授以產即不相聞問愛無差等墨氏之教也

古者之冠多用皮弁以爲朝服至敬也今西人亦用皮冠古之爲冠或緇或玄取深黑色今西人之冠亦尙黑色古之爲屨夏用葛冬皮屨絇繶純均以深黑色爲飾今西人專用皮屨均用黑色是冠履之制中西同也

昏禮納采納吉問名納徵愼其始也今西人必令男女自相擇配兩情歡暢則其後無勃谿詬誶之憂怨

黷乖離之釁也請期親迎壻御婦車婦乘以几布席設筵說服於房親說婦纓親之至也今西人成婚男女攜手共車先至敎堂禮拜天主敎士爲之焚香誦經禮讚誥戒宣揚福音著之於籍始聯步而去同遊異國繁盛之埠二三月乃回始爲成禮與中國禮異而意同皆於親暱之中寓愼重之義且凡爲婚者皆爲著籍使其後無乖異之變法尤善也婦見舅姑棗栗服脩婦饋舅姑以特豚舅姑饗婦以一獻脩婦道也今西人之成夫婦必設盛饌以饗舅姑其後或二三月一饗歲時致敬禮無或闕即其禮也故昏禮雖中西稍異而其實同也

昏禮父醮子命之以辭父送女命之以辭母施衿結帨庶母及門內施鞶皆命以辭何其愼也合二姓之親承萬世之祀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可不敬歟今西人男女徵逐自相婚配亦任情瀆禮矣周禮媒氏以仲春之月會男女奔者不禁謂不備禮也是西人之昏禮所昉也

士見於大夫及大夫相見臣見於君其禮重矣今西人之禮賓主相見必先訂期均以儀物相贈答執贄之義也握手免冠並坐縱談或令譯者侍側轉述其

語安而後傳言之義也與君言言使臣與大夫言言事君與衆人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今西人進言之法正同其義西人尤以忠信爲重慈祥者基督救世之本旨也是中西相見之禮亦畧同也

鄉飲之禮獻酬交錯賓介揖讓其儀繁矣升歌笙奏間歌合樂其典隆矣故孔子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今西人尊賢士敬耆舊肅然罔懈置酒禮賓以樂侑之揖讓盡禮國中之老儒貧不能自存者有司以時存問致酒肉於其家中國使臣在彼者每赴大餐必奏樂以侑食飲畢乃止洋洋盈耳是中西飲

酒之禮亦畧同也
古者重射故有鄉射之禮大射之儀蓋古之戰事恃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故燕飲之間不忘武備且射者必志正體直發而皆中可以觀德是以聖王重之惜乎斯禮久廢不舉遂令郡國材俊之士日趨文弱溺於書史不復以武備爲急挽强命中甘讓於赳赳之徒與先王制禮之意相誖矣今事勢既變火器日盛血肉橫飛猛烈無前槍礮興而弓矢廢矣則今之學者安得不以考求槍礮爲急務乎今西人凡入學堂者每日必習體操進止有法屈伸有度如大帥之督陣也每日演放快槍精究槍之準頭每發必中不中者有罰演放巨礮測量遠近高下用拋物綫算之不失累黍故西人之學於放槍演礮盡人知之其講求已不遺餘力矣中國則大帥裨將尚有未盡通曉者何論其他近者武科改試槍礮滿蒙綠營事同一律亦當棄弓矢而改習槍礮晝夜精鍊必有進步一旦臨陣不致張皇失措矣宜令直省各學堂各書院之學生每日功課之餘必習體操一次必演放快槍數響鼓舞羣倫孜孜不倦於藏修游息之暇寓發揚蹈厲之意率天下之文士以講武備其於整軍經武之

事或非小補也
燕禮燕卿士大夫也公食大夫禮食小聘大夫之禮也君臣相親也上下之情通尊卑之位正則庶政允諧百僚競勸矣酒醴笙簧通其好也升降酬酢聯其歡也戒四方之賓舉無算之樂和鄰睦遠之道也今中國君太尊臣太卑君臣之情隔閡不通堂廉高遠相去萬里久廢此禮矣或偶一爲之亦虛演故事耳其情不親也君未嘗親降其尊以與羣臣周旋酬酢也今西人君臣同席宴飲或並坐觀劇或同車出遊歡洽臣鄰情好日密上下聯爲一體君臣之誼等於友朋宜其同心同德政無不舉也其欵遇各國使臣致敬盡禮或邀赴茶會餉以酒果或宮門賜宴張樂侑食忘夫爾汝互相獻酬禮貌既隆誠欵允孚是中西君臣燕飲之禮亦畧同也
今中西所重者莫如聘禮今之聘禮與古畧異矣而大畧實相同也請參酌古今詳言以明之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猶今有使事上必詢於政府妙簡其選以爲出使大臣或加頭等全權字樣視其事之緩急輕重以爲權衡也既圖事戒上介猶今之頭等參贊也宰命司馬戒眾介猶今之二三等參贊及隨員也

宰書幣官陳幣史讀書展幣猶今之賚呈國書及致送儀物也賈人取圭宰執圭使者受圭以圭將事昭其誠敬猶今西人之佩帶寶星也過邦假道猶今之經過列國必用照會也賓至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卿朝服用束帛勞大夫帥至於館卿致館宰夫朝服設餐猶今之奉使至西國者彼國必先遣火車迎於境貴爵大臣迎勞於郊及設館授餐皆與古禮同也訝賓於館入行聘享之禮聘於夫人如初禮西人畧同此禮皆先遣朝士或大臣以御乘車迎賓於館入殿將事鞠躬呈遞國書君后並出答之以禮乃命卿

相及世爵命婦設宴以禮之是也今中國之后深居不出是廢小君覲見之儀矣西國君后並出御殿不猶合古禮乎禮賓與私覿其儀特繁猶今之使事畢使臣或見國君有所陳說也問卿面卿問下大夫猶今之使臣或進謁其國外部政府各大臣以禮相接之意也夫人歸禮賓介今西人之俗實同此禮使臣行則其國后必有贈賚也歸饔餼於賓介還玉報享賓行則主國贈送今西人之待使臣贈賚優厚欵待豐隆皆於古禮有合也惟將行告禰與行未入竟豫習威儀使畢反命陳幣於朝君勞之釋奠告於禰諸節與今不合古禮獨敬慎周至今則趨於簡陋遂閼其禮耳又今之命使亦有二端有專使駐使駐使常駐其都三年一更主刺探機密講求交涉而已專使或賀唁慶弔及關係重大之事議訂專約則命之非常例也命使之端既異宜其於古禮稍有出入也是中西之聘禮畧同也

覲禮諸侯見於天子也禮之最鉅者也三代上之盛儀可覩矣秦漢以來斯禮廢矣今五洲紛爭小役大弱役强孱弱之邦或降爲附庸或收爲屬地亡國破家相隨屬也良足懼矣然吾聞暹羅瑞典哪威諸國

或入朝於俄法之邦皆待以殊禮盛設供張優加奬讚意皆有權術詐謀陰寓其中其於古之覲禮殆有合也異時有神武之主撻伐列服混一寓合然後坐明堂以朝四夷復舉古之朝覲之禮令太常演其儀博士議其制四海萬國羣奉爲式豈非千載一時哉

喪致乎哀而止衰絰疏麻之制號泣哭踊之節先王因人情之不能忍而强爲之制以求合乎禮之中以成其孝也禮至喪而窮矣是天理本然之具人心自然之應也故喪禮者禮之最重者也自西河說經喪服作傳士喪既夕士虞諸篇鄭賈釋之詳矣流至今

日古禮不明俗說滋繁乖謬戾理不可殫究乃有瀆禮忘哀者甚矣其不講於禮也今西人持喪之禮畧與古禮相戾其薄葬短喪實出於墨家之說然號泣以送哭踊無時人人能自致其哀則發於天性之流露實天下之公理是得禮之意而不飾其文也

特牲饋食禮諸侯之士祭祖禰也少牢饋食禮有司徹諸侯之卿大夫祭祖禰也祭之義廣矣然至今日浸失古意古者祭必有尸而今但設主倘有爲尸者其子儼然坐於上而其父拜跪之必相怪詫矣古者祭必有主婦詩所謂在宮雍雍在廟肅肅也自陽侯

殺繆侯而取其夫人而大饗廢夫人之禮主婦之禮遂廢與采蘩采蘋諸詩之旨相背矣古者祭必有宗子敬宗合族之義也今則宗法久廢各設私祭與大宗小宗之法相戾矣以今之祭禮較之古禮無一而有合也禮教凌遲爲日久矣古禮不能驟復說經家但能詳考遺制未有能見諸施行者也今西人之祭必先齊戒彬彬有禮將其誠敬中土蘉禮之徒以虛文相市耳甯不媿於西人乎

中土之禮喪於浮侈西人之禮失之樸陋樸陋者或存眞意浮侈者盡爲虛文孔子所爲棄後進之君子而從先進之野人也禮之起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儀文之末非禮也議禮者當得制禮之意推之於人事變通盡利期於可行而已今之異於古者宮室之制耳衣冠之制耳尊俎彝器之制耳古今悠謬相去懸絕此勢之不能不變而不可强合也此禮之末節也說經家詳考古制斷斷爭辨而於禮之大端未有能熟計之者也今環瀛震盪兵事未息而高議復古人必以爲迂夸顧君臣上下之辨政刑賞罰之原舍禮奚從國家鉅細諸端有一不本於禮者乎禮者一日不可廢者也倘有深識之士酌文質之中矯中西之

失訂升降拜跪之儀立朝聘祭享之典勒爲成書通行萬國奉爲法式無相拂戾則禮教復興矣今中土尚沿訛襲謬何論西人乎不此之務鰓鰓焉執末節而議之無惑乎道家者流以爲禮特起於皇王道德之衰欲從而滅棄之也

禮記

長沙湘鄉成本璞琢如著

漢河間獻王獻古禮經傳記百數十篇戴德戴聖各以己意刪定之於是禮有大小戴之學逮小戴孤行而大戴微矣其書乃仲尼弟子七十子之徒及後學者所記各尊師說不必盡同如大學中庸表記坊記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禮運子游作樂記子貢作王制則出於漢文時博士之手月令則取之呂氏春秋學記毛生作經解馬融作則出於秦漢之後矣大抵雜出眾手純駁互異以其皆釋禮之書故彙輯爲一編亦儒家者流之流裔也後世彙刻經解之書及輯刻叢書皆自此開其例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此殷制也六官之職周實備之周以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屬宗伯司士屬司馬耳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革司器司貨典司六職此專治財賦之事也精地學者可以司土精水學者可以司水精植物學可以司木司草精工程學者可以司器精商學者可以司貨六者各率其職則財賦溢於外庫矣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專治工藝之役也土工以農學爲本而地質地理之學次之金工石工卽金石學而以礦化之學爲主木工草工獸工出於格致學而研其精於植物學動物學大備於博物院賽珍會六者各究其用則工藝盡其能事矣考工之書備詳其略矣古之爲國者莫不以治財賦拓工藝爲急務蓋國勢之盛衰視乎財賦財之贏絀視乎工藝要在先定官制以督課之次設學堂以講求之庶乎其有濟也

孔子有兩楹之夢而知哲人之將萎且曰明王不興

天下孰能宗予後世崇祀孔子之典可謂至矣然道之難明教之難傳孔子固逆知而歎之矣火於秦黃老於漢魏晉以下彌以大亂而佛氏乘之其惑彌甚雖通儒昌言排之弗能絕也宋之儒者號爲得垂絕之傳然皆陰竊釋氏之言而陽附於儒耳入主出奴攻訐不休窮按之則支離恍惚墮於狂禪孔子之教甯若是邪國朝鉅儒輩出攷究訓故名物務爲實學稍救其失然所刺刺聚訟者乃在文字形聲之末孔子之教恐不若是小也然則孔子之教固未嘗一日明於天下也今基督救世之書天主耶蘇之祀遍於

五洲挾其兵力誘內地之莠民從之如市一有不愼浸成大釁而吾孔敎僅行於亞洲之一隅微乎殆哉不絕如縷重以帖括辭章之卑陋時務新學之夸誕末學嗜奇趨之若鶩更數十年後將無一人知有孔敎者此眞晦盲否塞道器淪喪之會乃孔敎之奇災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有識之士所爲流涕拊膺也今宜令郡邑多建孔子廟聯學中秀士爲學會講明性理之學以庚子日拜經更令使臣領事等於外洋各大埠設孔子教堂給國帑以保護之使數千萬流寓之華民皆入受學能勸諭西人入教者酌其名數

之多寡爲給奬之輕重特設道學一科拔教堂中之尤者而取之優加擢用比於正途庶人人以道學爲本孔教可稍足自存乎今桂林有聖學會其權輿也不此之圖而令異族異教之人陽爲尊奉孔教以爲收拾人心之計而陰濟其奸謀是以孔教愚弄中國之人也豈不悲哉

孔子過泰山側見婦人哭於墓而有苛政猛於虎之歎苛政者賦役繁重政令煩苛徵調不時誅求無厭也國之多難政之多辟上以掊克爭攘爲事下有怨歎愁思之苦苛政之禍亦烈矣哉中國以積弱之後上下奮然爭言變法顧法則是也而所以行之者非也西人行之則爲救時之良策中國效之則爲病民之苛政有司之奉行不善大吏之錮蔽已深貧瘠之國悉索敝賦尚不足以應命小民愚儒脂膏將盡何以堪之今之求自强之策布維新之政者當施之有序持之以漸取足濟世不以厲民勿貽苟且躁率之誚而有鹵莽滅裂之悔不然苛政並作民心將去而事不可爲矣

王制一篇詳言治國之制及井田封建學校三大政衷諸古典咸足依据所以爲後王法也其分田制祿

建國設官之制雖與周禮孟子稍有異同去聖久遠書缺有間弗可詳考然三代上之規模不猶可想見乎日本封九十餘國而統於天皇日耳曼列三十餘國而統於普魯士然則夏之萬國周之千七百國非誣矣誰謂封建不可行乎制農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或六七人最下亦食五人講求農學課其植產古之勤於民事者莫不兢兢於農學也援尺起步計步起畝按畝爲里但尺步之制古今不同非精於商乘廉隅股弦弧角點綫面體諸法不能知也雖丈量之法中西異宜而溝洫之制曠代同符今

北方之棄地多矣蹊水客譚略詳其說誰謂井田不
可行乎升於司徒者曰選士升於學者曰俊士造士
升於司馬者曰進士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
齒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
後祿之此學堂中出身之途也後世則另設科舉矣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小胥大胥小樂正各司其職王
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
選皆造焉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王親視學此
學堂中之章程功課也後世內有祭酒司業外有教
諭訓導皆嗤爲冷官視爲末務而視學臨雍之典久

廢矣古之學校之規何其隆哉天下之人才皆取之
學校而有餘矣自選舉離於學校而人材不逮於古
自科舉雜以帖括而所得皆空疏浮華之士今之建
學取士之制與古制相詩遠矣惟西人學堂之制取
士之法最與古合然則學校之制固急宜舍中而從
西矯今而復古也

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通上下之情也西人自君相
至於小民咸閱報紙報館林立使下之情不壅於上
聞陳詩之意也近馮氏敬亭有復陳詩之議亦此義
也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究商學之利弊也西人
以經商爲本設商務大臣以掌之設商學學堂以學
之設賽珍會以觀其比較討其贏絀命市納賈之義
也君相有保護商務之權也

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國無九年
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
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
食此詳言理財之法也古之治財者鉤稽精密國未
有患貧者也其立法至善也今西人以一歲之計制
其贏縮而用有餘饒其法已不及古之密以中國之
大曾無一年之蓄公私掃地國債纍纍司農仰屋無

以爲計是尙得爲國耶惰農遍野種植之學不講曾
無一年之食卒有水旱非常之災則道殍相望赤地
千里其可憂孰大焉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今則於額徵地丁南漕之外官
吏復巧立名目多方抑勒矣市廛而不稅今則於關
稅釐金之外復議加房屋稅招牌稅矣關譏而不征
今則海關稅務悉延西人利權委之外族而異言異
服之人不能復行譏禁矣

南方曰象北方曰譯東方曰寄西方曰棘講譯學也
能精譯學則可通曉彼我之情矣是譯學古已重之

也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講游歷之學也能廣游歷則可深識其風土人情政教利病矣是游歷之學古已重之也

述四代養老之禮重其典也孤獨鰥寡皆有常餼仁之至也中國養老之禮廢已久矣西人善堂林立規制大備有養老恤貧諸院供給豐備是隱合古禮足以媿中國也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此言起力役之征也西人通國爲兵凡在此例皆不入伍此又西人之合於古典也

月令出於呂覽雜舉周秦之制不可爲典要然順時布令王者所先馭六氣之和以弭災沴調八方之風以宣大順可以制治矣洪範五行災異之傳洛書九宮占驗之法故非鑿空之談但知之者鮮無由敷厥宏旨耳堯典言中星月令言昏旦則加詳矣中星在天頂東西適中之位而稍偏南在地正午上至天頂之位非即在地平之午位也其離天頂偏南度有多寡則隨北極出地高下及節氣遷移也中星出入赤道南北循天周行即日所行之道離日躔約九十度以天頂至西地平得周天四分之一也日躔每日不及天約一度積三月而行九十度中星之度之移亦與之同然考仲春弧中仲夏亢中仲秋牛中仲冬壁中較堯典所紀約差三十餘度蓋周末距堯近二千年歲差所由生也西人謂有恆星數十繞日而行而無均輪本輪之說可破近儒之惑矣後之儒者倘能將月令小正參互考證酌中西之術審古今之變爲中西通歷一書使疇人子弟知所遵守而治歷之官不必借重西人矣

長沙湘鄉成本璞琢如著

禮記

成王幼周公踐祚抗世子法於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立大傅少傅以養之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古之教世子之法詳愼如此所以養國本也天下至重也委之不得其人是自棄也是故世子之教不可不豫也漢之賈生言之詳矣後世既闕其典苟且之政多而邪佞之人進必相率至於不肖而後已繼體之賢殆罕覯矣安得

長治久安若三代之盛乎明世以爭議建儲遂成大獄本朝鑒其失遂不建儲僅設東宮官屬以備詞曹遷轉而已雖防弊之念深然於古禮則未有合也今西人凡皇子太子必入學堂隨眾受學然後身入軍中當兵數年或入海部戰艦充礮兵二副之役躬親勞苦藉以遊歷五洲練習風濤研究政法歸而考其材質高下量授一官與眾民一律未有挾貴驕人者故西國之君皆通達治體好謀善斷從無闇弱昏昧之徒立教之善實與周禮闇合宜其立國盛強堅不可拔也中國季世之主生長深宮養於阿保之手狎於奄寺之輩豈能通萬方之略宰羣生之命哉遂令大權傍落粃政並興良足歎也

孔子慕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慨想而未之見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謂之大同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城郭爲固禮義爲紀謂之小康今西人之制治立教具有本原已具大同之公理中國則縱欲敗度廢禮棄義求爲小康而不可得亦足唏矣欲救其弊在養君德而通民情黜私見而伸公理民情之通小之在立報館大之在立議院公理之伸粗之在立公司精之在立學會民情既通公理既伸

而大同之治可以復覩矣是春秋三世之義也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古之教士首重幼學六書九數之學古之童蒙皆能通曉今則耆儒皓首有不能知者矣西人生子五歲必令入學先授以拉丁之文以次徐習各國語言文字先授以幾何學以次徐習各種格致專門學循循善誘督課甚嚴不待壯而學已成今中國蒙學不講師範不立聰俊之士咸誤於村塾學究之手是以人才凋喪日甚一日也

聲音之道微矣哉樂記所稱極廣大精微之致矣顧

古律失傳後人考之不詳西人之律亦是隔八相生今唐以來之樂器尚存於日本可取之以資攷證宜參中西之變以製韶濩之音此聲學之初桄也

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謂士當以道德爲本而旁通工藝之學也工當以規矩尺寸之制爲準而游思於規矩法式之文書及鴻殺之意所宜也今西人之爲士者必先究心於性理公法之書而後博及於格致諸學爲工者必先精習於點綫面體之法而後敢另創新法另製新器爲學必有序也

古之爲學者必有時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七年小成九年大成此學之成固有時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此爲學之時也西人立學課士之方倣此凡入學堂者以年計之課其優劣以日計之課其勤惰每日爲學不過三時節其勞也七日休沐聽其嬉遊宣其氣也甚矣西人之善教也

治術之隆汚公私之界而已中西之强弱公私之判而已孔子之教子夏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故三王之德參於天地西人於是言羣學羣則以愛力轉之熱力運之獨則不能勝夫壓力拒力之猛吸力攝力之疾淪胥以盡將不可救中國士私其學工私其技農私其力商私其財一命之吏至於卿相各私其智術以相角逐滔滔天下皆自私之人也而國事不可問矣是宜設議院以公於朝設報館以公於野設學會以公其士大夫設公司以公其工商公理既明羣邪悉祛庶乎可以言治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卽本然之公理也天之所命也道卽通行之公法也人之所定也修道創教聖賢之徒所爲也教雖不同至於勸人爲善改過則無不同子思述其祖德首舉此爲言意以天所命之公理莫備於孔子孔子之教亘萬世而

莫能易固非外教所能奪也今孔教日微宜修其公理公法使大著於天下孔子之公理莫備於論語孔子之公法莫著於春秋

國之能自立者强而已矣南方北方其强不同風土之異也中國之强近於寬柔西人之强所謂衽金革死而不厭也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則無變詐之事朋黨之釁也有道不變無道不變忘身殉國激於義烈也今日本多大俠俠風愈熾國事愈振士之哆口殞脰以報國者比比也其斯之謂强哉矯乎中國之弱患在無俠士耳史遷所以創游俠之傳而長言永歎

也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古之爲治者莫不以得人爲急矣荀子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今海內紛紛競言西法然任之不得其人適足病民生而蹙國命耳惡覩其利乎
來百工則財用足欲醫國貧必自振興工藝始矣夫鍊金凝土行水行陸之用與夫天時地氣材美功巧之數備詳於冬官矣而夏官稾人之職曰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事所謂日省月試餼稟稱事也能廣拓工作勤加製造日新月異鉤心

鬬角積之久乃能與西人抗矣然非在上者有獎勸之方有責實之政則仿造西藝適糜巨帑無裨於實用也工藝之學古已重之胡今日而忽之也
柔遠人懷諸侯古之聖王於交涉之學講之精矣後代每有敵國外患者政以未講交涉之學鮮解懷柔之義耳
居一隅而能控制八表之遥飛行絕迹如臂使指者鐵路而已矣泰西各國鐵路四布支幹既分如蛛之網富强之基實始於此顧各國之路各不相通其相銜接之處譏禁甚嚴倘異時有不世之主奄宅區宇

必將使五洲之鐵路聯爲一軌謂之大同之世所謂車同軌也中有倉雅之訓西有拉丁之文尋形叩聲似不相謀然中課音以求義西緣聲以拼字保氏六書之旨與佉盧左行之文匪異義也倘異時有稽古右文之主參篆籀以定其體訂字母以窮其變必將製一通行之文字使各國遵用之所謂書同文也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言孔子修春秋之盛德也變法改制以爲萬世之紀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言其德之盛也德盛道行孔教將大顯於五洲之上也萬物並育而

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言聖教之大足以兼容幷包而異教之不足以相害也是以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孔子之德與天地參矣政不必徇七日造天生人生物怪誕之說也
惟天下聰明睿知之聖足以臨乎天下見而民莫不敬莊以涖之也言而民莫不信誠以動之也行而民莫不說由熱力以生愛力也輪舟火車駛於下氣球電線運於上人力所通極乎無外故至聖一出而中外大同天之所覆可推步之地之所載可測繪之日月所照以儀器測之霜露所墜以節氣中候定之凡

有血氣莫不尊親是將畢二十周之運而成大一統之盛也是孔教將於地球萬國成一大教統也

中庸孔伋述聖祖之德卽孔子之行狀也大學孔伋述大學堂中之章程也皆釋禮之書也宋儒以心得之禪理附入之始取出與論語孟子相配謂之四書數百年來著之甲令利祿之途一開而人益懵然忘其本始矣朱子在宋儒中最爲醕篤然於大學則毅然割裂古本妄作補傳不懼非聖無法之律吳楚僭王之咎乎

格致之學解者七十二家朱子所稱卽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又云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此卽賅括泰西之學術矣顧宋儒所謂格致者虛揣其理西人所謂格致者實事求是耳西人格致始於希臘之阿盧力士託德耳著書一百四十六種至英人貝根出盡變前說其學始精逮達文施本思二家出益究其緒其書大行凡天學地學動物學植物學金學石學水學火學電學化學流學熱學天氣學光學聲學醫學算學幾何學全體學重學莫不加密求精切於日用今之製造新奇日闢富强之基悉本於此然希臘古時亦有談理

學者分爲三種一曰格致理學明天地萬物形質之理一曰性理學明人一身備有倫常之理一曰論辨理學明人言別是非之理此西人之理學也格致之學爲齊治均平之本古之大學堂中其致力下手之處必以格致爲始是宜酌中西之異同而切實講求也

湯盤言日新又新康誥言新民周詩言新命能新其民卽能新命古之王者莫不講新學以求自强也能啟維新之政以法舊邦之陋則國祚忽焉丕振矣

絜矩之道西人所謂公理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

惡惡之西人所以君民同治也順民之欲事無不舉拂民之性敗可立待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此公理之昭然天壤也西人以民心之向背覘君主之賢否以君主之賢否覘國運之盛衰卽此道也

大學之終專言理財有國者可不務乎哉財聚民散財散民聚天之道也人之情也甯不懼乎今西人之財散於下中國之財聚於上竭於下而耗於中飽率此不更將有土崩瓦解之釁矣秦隋之季是也生之者眾通商惠工也食之者寡汰冗節糜也爲之者疾開源節流也用之者舒量入爲出也此生財之大道

也行此四者財必恆足愼勿使言利之小人進而操理財之柄橫興苛政以蹙民生也居今日而求理財之術盍於古經加之意乎西人所以重生利分利之別也能精理財之術則國可自立矣

九經今義卷十七

通雅齋叢書

春秋公羊

長沙湘鄉成本璞琢如著

昔周孔子躬備至德干七十餘國而不用退而老於尼山受端門之命知天命之在己乃遣使求百二十國之寶書以作春秋九月經立撥亂反正改法變制上錯天人之紀下齊君民之權及門之士概乎其未有聞也西河卜子口授微言卻觀無窮避秦灰之厄五傳而至公羊壽始著竹帛述其師說以釋經義後儒有解經之書其例本此有所褒譏義例不可顯曉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

與俗人道也末世曲學橫生異義倍經反傳是今非古殆所謂守文持論敗績失據耶良足悲矣任城既興獨規絕學密若禽墨之守禦義勝桓文之節制延董胡之墜緒踵莊顏之逸軌自後孤家轉授浸微浸滅國朝昌明儒術絕業重光遂有曲阜孔氏蘭陵劉氏句容陳氏江都凌氏諸人扇其芳塵攷其逸禮而聖人之志事皭然昭著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不亦信夫若其經宜權變損益制作是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之所爲也仰觀四代俯鏡萬葉律意輕重推運終始經世大旨莫

備於斯余故詳著其說使後世之言公法律例之學
者可考見焉
莊子有言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蓋春秋者孔子經世
之書也崑山顧氏曰孔子删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
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
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
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得也孔子際衰周
之運列國交爭天下大亂知火德之將興受命制作
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難据周史立新經深文周內

近於申韓刻深之術故或謂之刑書而漢時以之斷
獄有春秋決事比諸書此法律之學所昉也今荷蘭
之果魯西亞士等創爲公法學萬國遵之頗有稱天
而治之意百年來之恃爲調人扶危定傾弭兵息禍
者無慮數十百事猶春秋之以空文致泰平也然西
人所定者萬國之公法而孔子所定者萬世之公法
也
自古有聖人之德者必有帝王之位或爲帝王之輔
孔子以至聖之德而無帝王之應迺作春秋以立新
王以天子之制自處稱天以治諸侯創素王之黑統

空王也素王之德參天地立受天之命爲萬世法也
今與孔教並立者曰老子曰釋迦曰謨罕默德曰耶
穌老子有□元皇帝之稱釋迦有覺王之稱謨罕默
德及身而王耶穌數傳之後遂立羅馬教皇之位權
力之盛雄視歐洲各國立君行政皆稟命而行近浸
衰弱矣是知有聖德者皆可受命而王況孔子以水
精之子黑帝之裔符瑞顯著復何疑乎今俎豆之報
隆於帝王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含識知歸望塵弗
及以素王之位定新王之制時至今日是孔教大顯
於五洲之會也

春秋託始亂世稍進爲昇平世終乃致泰平故云所
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傳聞之世起於衰亂
內其國而外諸夏所聞之世治進昇平內諸夏而外
夷狄所見之世著治泰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
大小若一無所復譏崇仁義譏二名用心深而詳聖
人之盛軌也六經皆以制治春秋獨以撥亂六經皆
考定禮制衷諸時王春秋獨自創律法衡諸萬古所
謂世彌亂而文彌治也地球之始皆亂世也據亂世
以力勝故力爭不息今且進爲昇平之世講修條約
憚於發難後將有聖人出而成泰平之世奄壹區夏

制為法律以定一尊與天比隆永永無極葢孔子之作春秋預為萬世下之改法變制而設以終十九周之運而成地球大一統之盛知幾其神明燭萬禩矣後儒謂孔子知漢將代周預為之制作是淺之乎測聖人也是未覩孔教之大也

夏統忠殷統質周統文周末文勝其弊極矣孔子憂之受命以奉天地乃損文以用忠變文以從質採夏時之義以觀夏道述坤乾之義以存殷道三王之道若循環五德之運相終始五始既建三科咸列始元終麟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人事浹王道備矣故曰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誠傷之之也文王雖受命稱王而及身終於徧侯故繫易以見憂患孔子亦受命而王而及身終於匹夫故作春秋以明變法文王繫易由陰陽消息以窮天地萬物之變而統其位於乾元孔子作春秋推見至隱包舉內外極譏貶誅絕之文以求窮理盡性之歸而推其本於元始是故春秋者素王之微權也今中國文勝之弊畧同周末泰西各邦立體垂制大類質家興替之故端在於此欲求自强必黜文家之言以興忠質之統孔子逆覩周末奢泆後必承其敝而不能返百世以後非質家不能振其敝故以尚質立例以微文為後世法至矣哉聖人之見何其遠哉

春秋有內外之例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外大惡書內大惡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大一統也後世不知內外之例妄生夷狄之辨舉措張皇終致潰裂是未解春秋之義也今中國倘能脩明政教保守疆圉是內其國也再進而撫馭藩封整軍威遠克緬甸奪越南封琉球復朝鮮取臺灣膠澳之棄土收香港澳門之商埠返烏里雅蘇河以南伊犂以西帕米爾

之侵地是內諸夏也由是散英日之縱解俄法德之橫膊意奧制美西混一車書萬國咸同是夷夏大同天下泰平之世也此王者極盛之治而孔子改制之心所惓惓不釋也其在數千年後之事乎

孔子上律天時本於人事而整齊之故有時日月之例詳志之以辨嫌疑別著之以立新義以微言相感動其言彌隱其旨彌顯至於推其度次位數以知其薄蝕圜亡之故朔閏長厯之賾棄子而建寅屬辭而比事能精春秋學者必精天學也

子路問政子曰正名春秋正名之書也名不正則事

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名之例嚴矣哉春秋之制署同文王官人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官制定則僭妄之端消矣西人亦最重名凡立國必入萬國公法會始認爲自主之國否則目之爲海盜凡士農人等各有執業必由學堂考驗給與憑單否則目之爲游民名者聖人所以鼓天下之微權也不可奪也

小雅既廢四夷交侵迺作春秋以紀王事故曰詩亡而後春秋作董子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非唯禁暴討賊而已又云悖亂之徵細惡不絕之所致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正內以率外由近以及遠是

以春秋有譏例譏會杞伯姬於洮譏夫人姜氏之入而婚禮正矣譏吉禘作僖公主而喪禮正矣譏躋僖公譏獻六羽譏丹楹刻桷譏世室屋壞而祭禮正矣譏取郜取防譏受叛臣邑譏初稅畝作田賦作丘甲作三軍而軍禮正矣譏不歸賑不言葬譏襄久於楚昭終於乾侯而賓禮正矣五禮既正可以通萬方之畧矣

有孔父仇牧荀息之烈可以處亂世而不懼矣有祭仲紀季季友之忠可以居危邦而能定矣有蔡季吳札衞叔武曹喜時邾叔術之高節可以激末世之貪競矣有公弟叔肸之耿介可以追上古之逸民矣是春秋所褒也春秋善善從長惡惡從短惡者止其身善者及其子孫或以春秋有貶無褒非也春秋豈謗書乎後世謗史之作豈春秋作之俑乎

九經今義卷十八　　通雅齋叢書

春秋公羊　　長沙湘鄉成本璞琢如著

貶絕之例誥奸慝誅亂賊也自周室衰弱諸侯力政彊大兼并臣子放弒中國微滅吳楚爭長亡國滅君之禍無歲不有而三代之典章禮樂掃地盡矣孔子以春秋之制上誅平王而下及庶人內誅魯公而外及吳楚冒一世之不韙以立萬世之極故有知我罪我之歎今天下鼎沸中國守府大似衰周歐亞二洲之小邦奔走不得保其宗社者不可勝數危機已搆未知所終安得有孔子其人者口誅筆伐闡泰平之

公理立弭兵之盛會以進退吳楚之義進退英俄諸邦則孔子之公法亦必爲萬國所遵守也

有君史有民史尙書載君臣相接之言爲史臣所紀此君史也春秋因衰世之宜立新王之典進退予奪不主故常此民史也左邱明司馬遷之徒長於敘事詳其廢興治亂之迹創體垂範以成一家之言此亦民史也孟堅以下始襲遷例謂之官書咸奉敕所撰成於眾手情事多謬其舊褒譏或溢其量此又君史也涑水變紀傳爲編年取以資治意良美矣而其制亦君史也至於稗史外史雖皆民史然多悠謬之談未可盡据甚矣史學之難言也泰西之史皆出民間凡國家有新政新學及戰爭會盟之事直紀其端得失自見其褒譏貶絕之例卽寓其中使人一讀卽悟亦春秋之意也春秋爲民史之祖得善讀春秋者珥筆爲史則褒譏貶絕之旨庶不謬於聖人也

畸輕畸重刑之難平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輕重之間有微權焉故有律意輕重之例今中國之律兩罪俱發從其重者西人則務從輕夫輕則縱惡重則戾民非至聖其能權衡至當乎故非深通春秋者不能講刑律之學也

春秋制新王之法以俟後聖託王於魯因以治之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受命於王者故有王魯之例猶泰西各邦之受命於羅馬教皇也亦以空言託王也

建始之例慎其始也受命改元必大赦縱有罪之囚出眾定之讖甚非古誼漢來歆之表光武諸葛之告昭烈皆以愼赦爲言得治體矣今西人亦無赦令

孔子內秉魯史外採寶書以立新經筆之削之存什一於千百故有不書之例顯經隱權之義游夏莫贊豈啖趙所能知乎後世史家鮮解此義故文益煩而

事益亂泰西之史特爲簡奥而今涉繁冗者譯者之筆耳

春秋有諱例諱者亦刺也諱深則刺益深內大惡諱爲尊者諱爲二伯諱爲中國諱爲賢者諱隆恩遮害垂示至深也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忠厚之至也西人之史據事直書罔識避諱亦古之遺直也

春秋列國之交爭甚於今日泰西各國孔子以禮治之故有朝聘會盟之例有崩薨卒葬之例有侵伐戰圍入滅取邑之例納之軌物正其善惡而諸侯服矣

今西人有朝會條約之事有慶弔唁賀之節有戰勝攻取之役署同古禮然春秋所紀乃一王之大法究十四諸侯之終始定秦吳楚之進黜斯聖人憂患之心見矣雖百世不可易也非若西人之公法强者可悍然不顧侵暴弱小而弱者不能執義正辭以抗强大也

春秋惟魯號爲秉禮之國然亦有篡弒之事有隱之讓以成桓之篡有莊之外淫以成子般閔公之弒有仲遂殺嫡立庶以成宣之篡有昭之被逐於臣以成定之篡魯之十二公未有能正始正終也孔子傷之微文以譏不敢以尊親之諱辭天討之柄故春秋有公終始之例誡懼夫亂賊之禍亟也泰西各國所有匪黨刺殺君主之事又時有民黨變亂劫制君相之事雖議用民主或其黨稍盛者必陰置耳目於議院中互相倡和以成篡奪之事是未申君臣之大義於天下也春秋之義君弒賊未討不書葬其例嚴矣倘泰西能深明春秋之例意則君臣之分嚴家國之基固矣

天道扶陽而抑陰人道貴陽而賤陰春秋執天之道以馭人陰陽之著莫如男女西人賤男而貴女非春

秋之義也春秋有娶婦終始之例譏文姜之孫齊哀姜之孫邾而西婦淫佚放誕之風可恥矣譏昭公之娶同姓而西人七世以下互通婚姻之制可改矣褒紀叔姬宋共姬之有賢行明女子當從一而終而西婦之棄男再嫁者可絕矣不明春秋之義則男女之倫不得其正而夫婦之道始苦

致公之例危之也亦喜之也有宜致而不致者有不宜致而致者觀踐土之盟不致而知喜中國之有霸黃池之會致而知恥夷狄之主盟有得意不得意可知之例今五洲泯棼爭雄角立交涉之事繁矣西邦

君主常有游歷會晤之舉以操邦交之權利危喜之機關若無端倘亦致人而不致於人乎

三代之禮天子之卿世祿不世爵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賢者進之以漸尹氏之卒春秋譏之譏世卿也魯自三桓爲政祿去公室而禮樂刑政大壞矣聖如柳下而薦士之典不及罪如隱如而諸侯之討不聞上無禮下無學孔子傷周道之衰故於內大夫卒外大夫卒葬起例以正之殷道尊尊周道親親西人兼殷周之道篤親尚賢程功舉職不假世族以柄不授巨室以權故往往立國數百年而無奸臣竊命之事

有地例有不地例因地以爲譏也至於考其疆域究其沿革賴夫承學之士精於地學也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郊禘皆譏也惟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可干大禮以取戾乎禮之不明僭妄之萌生亂賊之禍起矣今西人廢郊天之典而崇天主之祀意以天之上有主之者耳鄭君引緯本有五天帝之名而以北辰大帝耀魄寶爲最貴尚書禋於六宗指此精意以享謂之禋然則西人天主之祀於古有徵非誕妄無稽之說也

春秋有闕疑之例有主書之例闕疑者聖人之慎也主書者聖人之卓也孔子嘗曰多聞闕疑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孔子以天縱之聖受命制作而其詳慎不苟如此後世治經之士於名物訓詁之末嘵嘵聚訟皆不知闕疑之例故也董生有云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例蓋春秋成文數萬其旨數千離根散葉周貫布濩義無變遷意有專主深察之士判若黑白故漢以公羊斷天下之疑讞專門之學各守師說宗主所在斷可識矣西人之治學也精究其已知者而未經考驗者不言也闕疑也西人之讞獄也推問其主謀者而

其從者不問也主書之意也

災異之例春秋重之君子觀於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精微眇以喻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國之將亡必有妖孽聖人遇災而懼震動脩省可以致福董生劉子政皆明於陰陽五行災變之術論之詳矣動靜順逆之幾言行樞機之應萌於下而見於上何其微哉自末世曲學阿上取榮諱其事應之著昧於陰陽之理故危亂臻至而不悟西人格致之說興乃謂災異不足信以日食星變爲躔度差舛之常可預測算而得以地震山崩水陷爲地氣所不足之故且地球

橢圓逐日轉運以應天度偶失其常耳以雷電霜雨木冰無冰爲天氣之偶變節候之愆序南北之地不同上應乎黄赤道故雪冰以時降也至於人疴牛禍疾疫蟲禽鳥獸之異皆可以格致之學考驗而得殊無足異其說甚精然如大旱大水螟螽可謂之非災乎災者人主之所感召天之譴告使之改過遷善也後之有國者愼勿徇西人格致之新理而廢先儒經世之舊說也

春秋公羊　長沙湘鄉成本璞琢如著

元者天地之始也王者文王也繫王於春新王也王正月者頒正朔也王者受命必改正朔以大一統也中國帝王踐位必有改元頒歷之典改元者與天地更始也西人歷法與中土畧異然紀元必繫於耶蘇殆近二千年矣明其尊無二上敎成一統也此正足與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之義相發明竊謂素王誕興道隆三古吾中土之服習孔敎者亦當以孔子紀元也庶孔敎成大一統也

子以母貴是母爲夫人則子當立也母以子貴是子得立則母爲夫人也親親之至也文家法地故尊尊質家法天故親親有隱之讓以成桓之弒病桓也西人立君必擇親貴衆共戴之始安其位倘有篡弒之徒則民怨臣叛惘然不能一日居也至於擇姻配婦必論貴族所出微賤咸厭薄之此中國六朝時矜門族之舊習亦春秋之意也

春秋書邾婁書於越語聲也中國方言各不同故公羊多齊言因其語聲書之策猶今之稱英吉利法蘭西俄羅斯而但舉首一字英法俄爲言删其餘聲省

文也
公會戎於潛何云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
又云王者不治夷狄來者勿拒去者勿追葢王者之馭夷狄務得其道而已虛內務而恃外好失之大者也政敎不修武備不講是先啟戎心矣而欲倚强鄰以求援引虎狼以自衞豈有幸乎
無駭帥師入極去氏以貶之疾始滅也故卒亦不書氏託王之始所必誅也今萬國公法不得滅人之國不絕其祀也但削其土地執其政權而已惟其國暴虐大亂者則滅之以爲救民水火觀於非墨二洲之宰割紅黑兩種之奴隸可以聳然懼矣
紀履綸來逆女譏始不親迎也親迎之禮人道之始也此春秋正夫婦之始也中國親迎之禮或廢不舉西人成婚夫婦攜手同車禮拜敎主猶髣髴其遺意耳
尹氏卒譏世卿世卿非禮也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必奪君之威權此田氏所以代齊三家所以分晉也春秋制禮以馭世案勞以行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按惡以行誅則衆譏不能退無罪予奪之

間何其愼邪春秋之世皆用世卿柄政賢才在下屛不得用雖以孔子之聖栖皇終老無所成功故天下終亂而不可治孔子逆知其故而深痛之乃於尹氏深貶之意以世卿之制不革則篡弒之禍踵起矣魏晉以下皆以世卿柄國終奪其祚唐宋以下漸革其弊今泰西各國所用之柄政大臣皆由通國士民公舉賢能以次升用無所私焉惟俄常以世爵大臣掌政而希利尼之黨人橫撓不休民亦有怨讟之者終非立國久遠之道也故日本黜大將軍而國驟强
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以讓而開爭端也兄終弟及商之法也矯情以拂性君子不爲也宋明之臣以議大禮幾成大獄君子譏其不達於禮矣今西人立君多循商人兄終弟及之例亦有父死子繼者有立其女與姪女孫女者有立其近支貴裔者有國無主而求主於日耳曼貴族者君立而人不敢爭服其公也是大居正也
衞人立晉不宜立也衆立之之辭也衆之所欲立也古之得國者必順乎衆心也法之舉伯理璽天德美之舉總統皆由通國之士民公同投匭舉薦以其舉者之多寡定去取也無所私也石碏因民之欲立而

立晉近乎專矣春秋責之所以防篡亂之萌也
鄭人來輸平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今中國日與强鄰相接其於締好輸平之間尙愼之哉國之所賴爲固者視乎邦交之利鈍也昔有俾斯麥善縱橫離合之術近聯意奧遠結英俄遂握東方之霸權故交涉之學不可不講也
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於楚邱以歸大之也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蓋春秋之義於夷狄中國之分

辨之至嚴者以有禮義無禮義爲斷中國而無禮義雖中國亦夷狄也夷狄而有禮義雖夷狄亦中國也故諸夏之國用夷禮則夷之用中禮則中國之然則中國夷狄無定名也此於傳聞世大之以撥亂至所見世著治泰平則夷狄進而與中國爲一以成大同之世無夷夏之別矣
翬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世去氏以絕之內大惡諱故隱公之弒隱之凡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春秋之通例也西人常有匪黨行刺君主之事僅科以繯首之罪家屬不連坐失之輕矣輕則民易犯

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是孔父之忠也殤公賴之以存孔父死而殤公不能免矣國之有大臣安危之所繫也欲傾其國必先傾其國之大臣俄之將滅波蘭也大出金帛以賂其左右大臣使得有正色立朝如孔父者安得及其禍乎納鼎以成其亂負其賂也故春秋甚惡之
州公如曹實來化我也曷言乎化我過我而慢之也諸侯相遇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今西國之君主每出游歷若過異邦之

地必先用照會假道彼國亦盛設供張郊迎贈賄禮之有加至於入朝會盟之事聯好固交各有深意西人尤嘖嘖述之以爲盛舉此西禮之於春秋有合也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古者兵農相合出於一途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役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也魯以積弱之國爲大國所役桓既無文德又無武備故尤危之之以積弱之邦介乎强大之間者其以振興武備爲急哉西人之練兵也簡卒以醫士厲器以製造練膽習藝常在學堂結隊列陣如臨大敵所

夕淬厲上將督之歲時操演君親校之而士無不用命矣古之所以重大閱之典者所以激厲士氣宣揚威靈也惜乎軍禮既殘闕不完司馬法又畧而不詳而古之起卒出賦之法步伐擊刺之律遂不可盡覩於今日也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無後者施於所奔國獨妻得配夫託衣食於公家子孫當受田而耕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也今西人每滅人之國必將其君主遷於善地歲給數十百萬金以供其用甚

者或以兵禁錮之而供給無缺英之待五印度之主待緬甸之主法之待越南之主俄之待波蘭之主皆用此例

仍叔之子來聘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皆譏其父老子代從政懼其開專政之漸且重不孝之罪故西人既無世卿之專又無內禪之舉絕禍亂之萌也

祭仲逐君存國春秋賢其知權權者何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祭仲罪不足而功有餘故賢之猶伊尹之放太甲於桐三年復辟是也此非常之異義也後人不知權之義而託行權以欺世飾古義以文其姦亂臣賊子接踵於世矣今西國亦有亂人結黨布列議院陰肆脅持逐君代立或逐首相而代柄其政此惡俗也西人亦心憂之然則行權之義不可不深察也

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賢之九世猶可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春秋重復讎之義者所以存天理於既滅扶人紀於不敝也今中國之弱甚矣初發難於英繼大衄於四國合從之師都門不守園殿灰飛再喪師於法而禍莫深於朝日搆難之役割地

數千里償款二百兆於是四鄰生心中外解體而環而伺我者陰謀狡計羣起而未已是當申復讎之義求雪恥之計而上下泄沓無急起振作者是豈不恥乎已不恥而人恥之矣吾願朝野之士時以庚申甲午之變懸於目前引爲深恥德受普創繪其敗軍之狀懸於通衢民覩其逐殺奔亡之狀憤然恥矣恥軍之奔潰則急選廉勇之將恥卒之疲怯則急簡敢死之士恥餉之不繼則急籌致富之方恥才之難得則急謀育士之法恥其所恥而先君之恥可伸今君之恥可洒而復讎之義可著於天下

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古之謀國者未有不戰者也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兵連禍結春秋危之故王者兵則辟之不敢敵之義也國之存亡視兵之强弱而已今泰西各國曩年戰爭不息逮各國皆精於兵事訓練至勤遂各相持不敢動憚於發難兵禍反少於往年有備無患古之訓也然嚴立兵備則人自不敢攻之也西士有倡為弭兵會者其意至善然此乃泰平世之事非可以責之亂世也中國之在今日要以練兵第一義

荊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春秋制七等之義以進退列國假行事以見王法聖人為文辭孫順降楚言荊以垂後世之戒此王者治夷狄之道也楚為夷狄然疆而近中國卒暴責之則恐為害深故進之以漸不言蔡侯之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中國為禮義之邦而為夷狄橫見侵暴春秋所甚不許也小夷避大夷大夷避中國中國避天子上下不踰等貴賤不踰位正辭辨物之義也漢書匈奴傳曰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善乎班孟堅之言使道咸間當事者善為撫馭豈有今日之變乎交涉之學不精而海疆乃洶洶多故矣

春秋公羊　　長沙湘鄉成本璞琢如著

仇牧手劍以叱宋萬碎首而不悔猶乳犬之攫虎伏雞之搏貍也春秋褒其不畏彊禦重死節之臣也忠義之士出於道學明自東林講學傾動海內故國亡而士爭死繼往愈烈一二士君子有以倡導之也昔五代之季廉恥道喪清議廢詘故天下雲擾篡弒相踵匿君若奕歐陽纂史僅得死事三人名敎之裂極矣葢士之氣節在人主有以養之上當崇名教重清議與賢勸學則人爭濯磨凜然於名義之不可犯矣

倘以急功近利爲招以險詐輭媚相尚天下亦化之而欲求一不畏彊禦者將不可復得昔蘇文忠於介甫議行新政之日上書以存人心厚風俗正綱紀爲言所見遠矣豈淺儒所可識哉

齊桓爲曹子所劫而返汶陽之田曹子誠俠矣哉故亟予之今中國俠風絕於天下而西國往往有大俠輕身一擲蹈白刃而不顧民氣之悍鷙然也桓公返田而信著霸基立矣昔俄英諸邦共起抑法大會於維也納以返諸邦之侵地信義彰著西人至今稱之

鄭瞻自齊逃來甚惡之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國有佞人則禍敗隨之矣繫瞻於鄭明行當本於鄉里也古之取士絕重鄉評今棄鄉評之灼然可據者而以無足重輕之文藝較一日之長短此賢才之所以淪棄也宜廢科舉之制而行鄉舉里選之法則邪佞無由倖進也

公追戎於濟西大之也大其爲中國追也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中國之於夷狄宜乘其未至而豫禦之則可絕其患

曹羈出奔陳賢也賢而諱之也三諫曹伯不從遂去之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

順諫三曰直諫四曰爭諫五曰戇諫後之進諫者可以法矣明氏之季諫垣與政府交惡始成門戶繼爲朋黨嘵嘵爭訟而國事日壞未解五諫之義也聞曹羈之風亦可以愧矣今中國微弱薦罹艱禍議院既未能立諸弊又未盡革宜下詔求直言敢諫之士仿宋制設科取之更令給諫諸臣犯顏進諫日上封事詳陳民生之疾苦新政之利病立考績之科不言者罰之仿古謗刑之意然後以虛心受之擇其言之可否見諸施行則上下之情通而政無不舉上有以作諫臣之氣而人始爭於進諫上有納諫之美名而天

下始欣然想望治平此自然之符也
臧孫辰告霸於齊譏也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蓄雖遇凶災而民不饑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蓄危亡切近故諱以臧孫之私行也儲蓄者國之至重也中國農學不精府庫匱絕各省之常平倉亦多名存實亡卒有偏災束手待斃必候發內帑以賑之而吏胥之耗蠹過半矣然倉儲不可不富農務不可不講竊恐一旦海疆告警漕艘不至而京師坐困也
齊桓繼魯遷邢封衛存杞而成霸功春秋美之大其

存中國拒夷狄也拿破崙恃其兵威殘破諸國號爲霸王功烈於齊桓矣而卒以羣起相攻貽敗虜之恥夫拿破崙之才力過於齊桓遠甚而成功異者用心之仁詐不同也
虞郭唇齒也而虞不悟晉之狡謀者貪也故春秋惡之惡其自取滅也今中國之與日本脣齒也日本不願公義使中國蹶不能振强敵生心日亦岌岌自危者貪也貪中國之土地歲幣而朝鮮之保護遼東之返地均爲俄人握其權利坐使强俄日增其進步中國若亡日豈能獨存哉日本之貪政日本之愚也今宜捐棄舊嫌聯爲與亞會日本宜悉力助中國更張其政事教練其兵士則中國之强可俟而虞郭之誚不起於今也後之人有行之者如宋之助金滅遼助元滅金是虞郭之續也未可徇小忿而忘大計也
春秋之楚其即今日之俄乎齊桓能合諸侯以服楚召陵之盟春秋深美之以爲王者之事也今中國誠能結好諸國悉力拒俄使英出印度以攻其西法聯德奥之師攻其東而中國率日本之師攻其北三道並舉俄必不支俄服而霸業定矣此齊桓服楚之誼也然必有管子之徒治其國孫吳之徒制其兵儀秦

之徒使約於諸侯而後事可成也
滅者亡國之善辭也上下之同力也有王者起義當存滅春秋之義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故春秋曲文以爲之諱至於晉執虞公梁之書亡以其有自取滅之道也虞好貪賄梁不恤民也今西人亦不輕滅人之國惟其國大亂無禮教者則共撫之實合春秋之義
宋襄志行仁義欲以圖霸軍敗身辱爲天下笑春秋顧褒之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惜其有王德而

無王佐未能純粹而守其禮蓋春秋以微文爲萬世法不執成敗以論事苟能躬行仁義大彰文德雖受挫衂亦當奬之以風世也中國當喪敗之後雖以宣布新政爲急亦當守中土數千年之禮教而勿失也

城濮之戰取威定霸大事定矣春秋深惡夷狄之侵陵諸夏又惡强大之兼幷弱小故於楚屢抑絶之政如俄之欲滅土耳其而英法諸邦合力拒之大戰數年遂訂兵輪不出黑海之約英之功偉於晉文矣地球五十六國已成强弱幷吞之勢安得有桓文其人者出而主持保護抑强扶弱釐法定紀使弱小可賴以圖存乎此人之本性之公理也

踐土之盟河陽之狩春秋深惡之故諱之悼王室之日卑而堂簾之無辨也王室之卑諸夏之憂也中國之卑亦亞洲諸國之憂也

秦伯使遂來聘春秋褒之賢繆公之善變也夫繆公能痛悔前失更新庶政轉敗爲功遂成霸業善用人也後之欲自强者其在知人善任之主乎化賢勿貳豁達大度帝王之器小

晉郤缺納接蓄於邾春秋稱人以貶之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正名定分如此其嚴也今天下洶洶人多思亂奸民蠢然欲動而民主之說乃爲匪徒所藉口粵之匪目孫文藉以脅惑其衆事發始逃之外洋逍遥莫獲故春秋以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其慮天下之禍遠矣

趙盾返未討賊獨蒙弑君之名而不敢辭豈不恭而有禮哉顧晉靈之虐乖戾絶理矣泰西各邦之主倘有晉靈之虐將通國之臣民相率變亂羣起攻之矣不待趙穿一人之私起謀變也

楚莊討陳夏氏之罪受鄭君之降破强晉之師春秋許之以其夷狄而能習於仁義有合先王之禮教也夷狄而習禮義是中國所亟欲進而效法者不必斷斷爭夷夏之辨也嗚呼中國先世之禮教豈可廢乎

宋人及楚人平君子大其平乎已華元子反之誠信亶不可及乃楚莊屈己以從子反亦傑主也卓然偉舉非復近世所可及西人城守最堅師丹之圍累年不解至水草俱絶乃克破之而西軍之入中國所向必克直指無前無有畫城守之策者遑問易子析骸之事乎亶足恥矣今宜申明軍律凡失城者立誅無赦庶望風之潰可以少止也

履畝而稅中國謂之地丁南漕西人謂之農稅又有

地埶山林等稅中國則無之實不及古什一之制然中國之錢漕一經官吏之手則浮冒耗折或數倍於原徵之數弊竇百出莫可究詰反視西人所取之數加贏焉西人於農稅最輕其取稅之最苛重者待外來之商民以為抑勒抵制之計耳

溴梁之會書大夫盟信在大夫也徧刺天下之大夫也君若贅旒然齊晉之篡基於此矣君弱臣强政出私門禍不旋踵矣昔日本政權在大將軍專制朝命威福擅作攻爭不已近始削奪其權國勢乃振國有權臣非國之福也西國所以設議院者慮政府之擅

權縱橫恣肆將不可制故以清議維持之也中國雖有察院掌糾彈姦慝之事然其勢力不足與政府相抗甚或有政府陰布私人於察院互相聯絡發縱指示巧取中旨熒惑主聽者非兼設議院不足以通下情而固民志也

晉楚之爭兵常加於鄭以鄭據中原之要衝為用兵之要地形勢所必爭也今地球各國兵力之强首數英俄度德量力可推二霸勢均力敵相持不下殆如春秋之晉楚未易軒輊一旦有戰事陸師必取徑於土耳其水師必交鋒於地中海殆可逆計也

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定哀多微詞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此孔子之畏時避害也孔子以匹夫制作改法變紀譏刺當世當時之諸侯所深不便懼其見害微文以隱之故後之修史者倡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之說誠懼之也今之倡言變法者於積習波靡之餘忽創新論固自知必罹時忌或蹈殺身之禍以陷黨錮之禁然嘵嘵不能已者誠悲憫乎天時人事之窮而欲發明先聖之微言以拯救於萬一亦孔子改制託古之深心也由經義以

通治事因行事而加王心嗚呼存華悕矣

衛輒拒父曼姑圍戚春秋許之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尊君統也此非常異義也雋不疑引此斷衛太子之獄而大將軍光始知重經術之士矣經術者足以已亂於未然救危於將絕故能通公羊則天下之疑獄皆可以斷而刑律之學必精

黃池之會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以諸夏冠帶之倫背天子事夷狄孔子所深恥也春秋之義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於越入吳由海道用舟師以入其都實為後世海戰之祖觀於中國夷狄之互

相消長而孔子之志事可覩矣
西狩獲麟春秋之瑞也素王之符也制作大備治道告成撥亂世反之正而樂堯舜之道貫於百王而不滅名與日月並行而不息天道備人事浹矣孔子爲萬世立經世改制之書本天然之公理以成萬世之公法采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著治泰平以待後聖世無孔子其道固不絕於天下也陽豫之占虹玉之祥非孔子孰能受天命而王乎知孔子者其公羊子乎孔子爲萬世之素王孔子即亞洲一統之教主也

九經今義卷二十一

春秋穀梁

長沙湘鄉成本璞琢如著

穀梁之學同出子夏而師說久微矣漢儒之說可見者惟尹更始劉向二家餘皆不傳國朝談經之家極盛而穀梁獨成絕學近丹徒柳氏始傳其學嘉善鍾氏續有所述發皇經論皭然著矣今謹詳釋其旨畧以公法相比例使後之讀春秋者可以考見毋徒斤斤於三傳之長短以相攻訐云

邦國之交際有通例以理之人民之權利有通例以衞之人性皆同無不以仁義爲本故一千八百一十八年歐洲五大國在艾克司會議公約乃先立恪遵公法之條凡彼此交涉或與他國往來皆以此爲準又奧布俄三國之君會議立約名曰聖盟務遵聖教訓戒蓋以耶穌之教爲公法之本也孔子之教廣大精微無所不備春秋一書爲當時諸國制一通行之律法耳公羊之例繁矣穀梁則以日月等名例定之凡君權有限之國與民政之國皆公舉大臣會議國政是謂國會君位雖尊而權勢往往操之國會凡君權無限之國亦設議政院其大臣皆由國君簡派故公法所轄無論國之大小法律之異同莫不相交以

道相接以體其應得之權利仍恃公法以保護之穀梁曰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此之謂也

國有自立自主之權不聽命於他國然多爲公法所限制若衰弱之國仰賴强鄰保護而不至滅亡者謂之半主之國弱國歸附於强國者即與屬部同列公法有均勢之理保全大局或諸邦合從以抵禦强國歐洲諸國會議足顯明萬國應遵之通例若東西兩半球諸大國能公同會議則公法之例益廣矣春秋列國交爭略與今之時局相似如魯衛宋鄭諸邦有自主之權也滕薛杞鄫諸邦無自主之權爲大國所

役半主之國也偪陽顓臾諸邦歸附强國所謂屬部也至於齊晉楚各邦主盟中夏權勢侔夫英法俄矣然會盟戰伐要以公法爲本隱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於瓦屋穀梁以爲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是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經世軌訓本於仁義公法之旨也

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聲學也聲浪之有遲疾也故西人有留聲傳聲之器望遠形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光學也光電之有顯晦也故西人有凸鏡凹鏡窺遠顯微諸鏡人徒詫其製器之精可奪天工而不知其考驗之學至密也

此國與彼國執兵相爭以護其權利者謂之戰交戰之故大抵因公法之疑端而起揆以公法而師出有名者謂之義戰若違背公法即謂之不義之戰不得專爲圖利而興戰春秋之戰繁矣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穀梁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即此義也西人宣戰興師必遵公法之例也善戰者不死雖死猶生即西人之所謂留名於大禮拜堂是也

凡秉國政者外邦即以代國行權視之雖篡竊而行

霸者本國既服之則外邦與之通好立約可也一千六百四十六年英國權臣格龍威弒君篡位二十餘年各國皆與通好故春秋於桓宣之弒篡內大惡則諱之至列邦之篡弒仍不廢會盟之事穀梁曰桓元年有王所以治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

國君暨代國行權者遊歷外邦總以保守其自主之權爲要有優免地方管轄之例公使隨從人等亦免管轄惟不得妨礙國體擅議國政侵犯國權及一切激怒威嚇挾制之舉此尊而不可犯之義若不遵此

例是顯背公法而獲罪於萬國也春秋朝聘之事至繁款接以禮畧同今例故衞伐凡伯則書以戎是也天子之使有至尊無上之義也

自主之國有轄地之權或人民已立爲私產而由國秉上權以轄或人民未立爲私產而邦國以爲公產遇荒地不屬邦國管轄者無論何國皆得據爲己有春秋有地例於失國之君則名之重失地也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是也

有此國割地讓於彼國者有彼國不俟割讓卽占踞此國之地者有征服他國之地而歸併者有將土地

售賣更易抵押者至强占他國之地守既久而民服之公法卽認爲屬地幷立盟約以保持之土地爲國之命脈不可不慎守也春秋於棄邑取邑必謹書之故有取郜取防之譏穀梁以爲乘敗人而深爲利貪利不仁故惡之是也

鄭棄其師惡其長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將離散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也後之情於武事者懈弛既久不知選兵練將之方不求徵餉籌械之務倉皇告警驅以搏敵有望風先逃耳非自棄其師乎

梁亡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春秋志之垂後世戒也公法有云如邦國之例俗不近天理人情或於教化大旨相背者卽應廢之又云邦國時內亂而尚有復興之望者不得謂之滅亡立意之善與春秋相表裏以是知國之滅亡者實自有取滅亡之道也故書滅者亡國之嘉號也

宋公茲父卒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不教而戰是棄其師爲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此一戰

也公羊美之而穀梁譏之何鄭交訟公法有云古時敵人無權利之說爲今之公法所深恥蓋與天理人情有所不合也又云古人謂遇戰而籌救制敵之策無不可爲之事此說亦爲有化之國所恥蓋邦國雖暫失和仍不失其爲人也故非例之戰爲公法所嚴禁是公法之義與公羊合然穀梁之義亦足爲棄國喪師者戒義各有當也

自主之國議立條約以理交涉事務則公法之義卽爲條約所限制議約之人必須操代國之權無此權則其約並無必遵之責春秋列國交聘講信脩睦讀

晉加性質諸明神或令卿大夫銜命專使以與會盟之役皆得保自享之權利故常有遵約廢約之事訂盟大會之舉政同今日泰西之制

公法之興起於教化隆盛之國若傷犯國體滅絕主權四鄰皆危各國應代被屈之邦理論以免禍亂而持公法所以重仁而循理故有干預他國內政之例有調處公案之例有未戰而勢逼之例交涉之際尚愼之哉各國啟釁皆因違背公法春秋善以大字小以強懷弱排難解紛釋怨崇德以企王者之盛軌故春秋大齊桓晉文賢而爲之諱二伯不興而諸夏之

戰禍日亟教化大亂矣

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此明簡卒入伍之法西人通國皆兵遠循周法然力役之征不及專門習業之人簡而不苛民故安之范武子釋其義於士曰學習道藝者於商曰通四方之貨者於農曰播植耕稼者於工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者然則四民之職自古重之矣國無四民何以自立四民之業必求專精管子曰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商之子恆爲商工之子恆爲工重夫專門世業也齊之霸基實創於此今中國士嬉於學而巧習帖括小楷之技以求利祿之途束經傳於高閣況能通中西之學故乎商困於市而備嘗釐稅關榷之虐以競錐刀之末棄資本而蕩盡況能挽華洋之利權乎農疲於野工拙於器操鈍窳之耒耜試樸陋之斧斤而不知求格致之新理創製造之捷法以電機代耕而農力紓以汽力助工而藝學盛勸農惠工其治國之本乎四民合力以生其財而國猶患貧寡乎富强之基立則取威定霸可以凌跨五洲矣

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昔人謂自古救荒無善策然周官所稱之十二策已備舉其要矣西人遇國有災必乞糴於鄰國產穀之區鄰國亦不得遏糴居奇必互相接濟乃合公誼此教化隆盛之國必顧仁義行之既久即成公法

會於澶淵宋災故救災恤鄰古之善政也西人亦最重此典公法之例預防瘟疫傳染爲之嚴禁亦救災

之意也

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宋向戌平晉楚之怨而成盛會合天然之公誼爲仁義之極軌左氏載成末免死之邑而子罕非之夫棄兵固危國之本而弭兵實盛德之事今公法家亦最厭言兵凡生開戰之釁者皆因保本國之權利出於不得已倘公法之例皆已畫一遵行則各國皆可仗義執言而戰爭之禍自少矣西士之賢者嘗設弭兵大會意美法良造福無涯今雖未盡遵守然西人至今以爲美談

鄆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昭既出奔不能改德脩行居鄆小邑復使潰亂德之不建如此之甚也公法有云邦國以疆土人民爲重二者尙存雖形消滅亦不得謂爲亡國之據又云欲認新立之國須視其民心是否合一兵力足否勝敵國祚能否鞏固是謀國者雖當危急存亡之秋必力保疆土收拾人心方不失自主之權否則危亡踵至矣故春秋於鄆潰深譏之

夷狄漸進同於中國故於吳柏舉之戰黃池之會曲文以示褒公穀同義夷狄能深明禮義則可漸進而與中夏之國同以平等之例待之

晉趙鞅淸君側之惡而書以叛春秋稱名之愼也於晉趙盾見忠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之至正名定分別嫌明微爲萬世慮也西律於篡弑匪黨及叛黨之人亦重治其罪不許潛逃各國故公法有交出逃犯之例

西狩獲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中國者蓋禮義之鄉聖賢之宅軌儀表於遐荒道風扇於不朽斯麟之來歸於王德矣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孔子制作之本旨也春

秋之義廣大悉備文成致麟素王之瑞也公法創萬萬國之通例春秋立萬世之大經公法之例嚴而不苛春秋之例繁而有制公法有惠氏吳氏惠倫氏之殊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家之異要皆出於天性之自然以理義爲準繩公法實隱本於春秋也春秋之作開萬世名法家之鼻祖立萬國性理家之極詣煌煌乎素王之盛業弗可及已

論語　長沙湘鄉[illegible]琢如著

論語者素王之微言六藝之[illegible]天道事絕思議泰平經世咸備此牒自漢以來諸家之說時合時離不能畫一有宋諸子其說篤矣顧於聖道之廣大未盡窺也輒不自量融漢宋之旨參中外之制引申而光大之

論語論學之書也故首言立學堂之義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時習即瞽宗上庠教士之法也學必有時春秋禮樂冬夏詩書及小成大成之期藏脩游息之

序是也今西人課學必有定程每日爲學不過三小時學畢則習體操以舒其筋骸法至善也有朋自遠方來朋謂弟子至自遠方來從受業共爲黨類在師門也即秦漢博士弟子相傳之法也漢之說經宋之講學其魁桀者自立門戶號召生徒數十百人亦其驗也今西人學堂中肄業者或至千萬人朋來之證也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觀摩益善敬業樂羣則學益進矣下學上達不怨不尤知我者其天乎春秋時列國君臣不知有孔子而天知有孔子故使之受命素王復何所慍可以言君子矣先王既沒明堂之政不脩太學之典亦廢孝弟忠信之義湮絕孔子乃述堯舜三王之法垂戒萬世學謂删定六經也春秋時異端萌芽矣孔子嚴拒之示後世以爲學本於六經也今經術之壞亂極矣士皆務爲空疏虛誕之學而無濟於實用而天下益亂宜脩先王太學庠序之墜典廣立學堂變通舊學引述新義廣延同學合志之友聯爲學會敦敏勤篤以求經世之畧而闡發古經之微言使不盡沒於訓詁考据之中庶孔子之教尚可保也

仁者天然之公理也惟教化隆盛之國能推其本性

之公理以立公法之律例也本立道生謂始元終麟仁道備也堯舜之行始於孝弟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屬參春秋屬商二書實相表裏春秋制之於已亂之後其功鉅孝經治之於未事之前其事逸今西人於孝弟之倫缺焉未備故常有犯上作亂之事匪黨叛民遇事蜂起然自公法既立發明公理以感動人心而犯上作亂之事日少矣蓋春秋之書即推廣孝弟之旨也

傳不習乎魯讀爲專宋翔鳳謂曾子專守孝經以名其家師資之法無絕即孔子時習之旨也包慎言謂

專習者卽所專之業引呂氏春秋曰古之學者說義必稱師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所專之業不習則隳棄師說與叛同科宋包義同而包義差廣卽傳述六經之微言大義也今西人爲學必有承師如聲化光電重汽等學各守專門精造其極專習之誼也或以專爲六寸簿比於書笏持手版之義則鑿矣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治國之大經也中土數千年來遵之則治違之則亂西人舉事必祀天主定謀必開議院敬事而信之誼也度支掌於內部善堂偏於都邑節用愛人之誼也兵農出於一途

散則課其農學聚則訓其武備師徒不頻怨讟不興使民以時之誼也西國之興豈偶然哉

則以學文文字也誦法六經先正聲音文字謂小學也弟子宜以字學爲急故保氏有六書之教西人幼童七歲以下咸入學堂從事孝弟謹信汎愛親仁之教而以演習各國之語言文字爲急其希臘拉丁之文猶太之文爲西人文字之祖猶中土之古篆籀文也先求演熟方能通各種字也

必聞其政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究六經之教以觀人國而知其政教得失窮神觀化默識心通卽小戴禮經解一篇所稱是也今列洲道通使命往來或得有溫良恭儉讓之人以充其選察其國勢民俗攬其政學利病則交涉之端可以自保權利矣宜創立遊歷公會選閎博之儒遊歷列邦則所獲利益必不少也

自古談天者必測北極測繪家必以北極出地之高下爲準爾雅北極謂之北辰而鄭君則以北辰大帝耀魄寶爲最貴卽尚書之璇璣玉衡春秋說之中宮大帝也地球橢圜繞日心而轉恆星數十繞日而行爲日之吸力天靜不動南北二點謂之子午交綫北

辰卽不動處王者象之居於明堂南面以聽天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此爲一統至尊之義西人精於天算之學雖多創新義然其大者多與中土之古法相合

古之爲詩者主於諷諭勸諫後之爲詩者則陶寫性靈而已公羊何休說曰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男年六十四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移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古之時所以無壅蔽之患也無邪一言足蔽之矣夫壅蔽者國之大患也先王惡之務

以恢張聖德大開言路通上下之情聯臣民之氣以絕其邪僻之念西人仿其意而設報館譏刺朝政無所避諱無勞輶軒之採常有鞀鐸之警亦陳詩之例也

政刑治之末也名法家之學之所祖也德禮治之本也儒家言也自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世而皆謹於禮末世之主無忠厚之意競苟且之治巧詐熟而廉耻亡邪僻之事並作矣政刑據亂世以至昇平世之事也西人立治頗似管商執法頗似申韓已近昇平之世矣雖盛致富强而未臻美善若至教化隆盛之世以性理爲準繩以仁義相維持發天然之公理爲道齊之極軌矣是泰平之治也

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故故訓也故與古詁相通段詩言古訓是式謂詁訓也通其詁訓然後知其微言大義漢初經師是也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述其新義以講新學通故訓之微旨以斟酌後世之制作改法變紀以振千年之積敝吾師乎吾師乎倘先聖地下之靈所默牖而不可終閟乎故今日欲與世局在育賢才欲育賢才在立學堂欲立學堂在得良師欲得良師必先立師範學堂能通羣經之古訓而後可通泰西之新學也能通新學斯能啟維新之政矣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此朋黨之判也氣類所感水深火燥故君子小人各相爲黨朋黨之論興而國事敗壞不可收拾矣中國如漢唐宋明之季皆有黨禍章奏鬨於朝檄揭訐於野及禍既成則清流士類無得免者西人結黨其勢更盛爭於議院訟於報館詰難於廷陛或遂各聚徒黨治兵相攻盛衰倚伏遞相消長西史所紀常有匪黨變亂之事故美有主金主銀之黨俄有希利尼之黨日有守舊維新之黨法有君政民政之黨英有紅白玫瑰之黨及意奥普日諸邦亦各有黨然則黨禍之烈無古今中外一也今之設學會以講新學者其亦守周而不比之義以毋蹈黨錮之禍哉

學而不思則罔漢學家之徒之流弊也思而不學則殆宋學家之徒之流弊也西國教主教會空談性理其虛誕無實大似宋學家而其格致諸家研精造微實事求是亦即漢學家之學派使西國專以崇奉彼教爲事而不力拓格致其國豈有富强之功哉此羅馬教皇之所以衰弱也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爲學必立宗主而後不惑於外

道今歐亞並峙民智大開人爭論著異說厖興要當以理義之學爲本格致之學爲輔西人論學先後之序如是至於教中之異同無足深論何必角其筆舌興水火之爭乎孔教中之異端亦多矣然皆出於聖經之支流餘裔西國所奉數教雖各不相通未聞抑彼揚此如印度之九十六外道希臘之七賢皆魁傑之士未可盡斥也

春秋微言與論語通素王受命之事子張殆逆知之故疑改制述作可行之十世以後乎不知春秋當新王而通三統張三世損益質文三代之禮以成新經

之例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易聖王之道何其大哉𢦏緯圖讖實肇其符今世變日亟素王改制之心將顯於世矣是宜宣揚春秋之義熟究公法之例變法自強以答天庥

見義不爲無勇也勇以成義孔父仇牧荀息之徒義形於色軍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國步阽危之會尤宜激揚忠義倡導俠烈其有冒一世之不韙蹈死如歸倡言新法者亦俠士也日本之俠風尤熾故其國驟興如壯獅搘踞不可控制苟率其國皆委靡闒茸之人國將不國也已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春秋之義諸夏無禮義則夷狄之衞劫天子之使則書戎伐之類是也夷狄有禮義則諸夏之潞子嬰兒進爵書子之類是也未可拘夷夏之見以論天下之大勢也今泰西有君主之國有民主之國有君民共主之國有自主之國有半主之國即遊牧部落亦有酋長以定於一尊名不可假也中國往往有僭亂悖逆之事反無上下之分急宜正名定分申大義於天下未可執民主之說以惑天下使奸徒有所藉口也

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此言治化之美起於州

里而推及於郡國周所以重比閭族黨之職漢亦有三老嗇夫游徼之設勸政令美風俗也今欲致治之美其必設鄉職乎近馮林一宮詹亦有復鄉職之議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相人偶也以人意相存問也好惡之間因之爲舉錯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西人之好惡出於報章發乎人心自然之公播於朝野之口國之黜陟隨之是以在位者莫不兢兢業業不敢自蹈於惡

觀過斯知仁矣此言用人之法也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故君子不以一眚掩大德不以一瑕棄衆美

放於利而行多怨凡言利之徒皆小人也悖入悖出天之道也今西人競言利矣然彼所謀之利皆取之他國以盈其國未嘗苛取於民也故其利愈廣則其民愈富而其國益固此西人所以汲汲經營商務以開利源也中國於本有之利權既不能保國之貧弱日甚民之脂膏且竭乃復襲西法之皮毛多立名目巧取於民日逞其掊克攘奪之技民力區區何以堪之上之所獲無幾而怨聲滿天下矣民怨既盈將生他變不可不急求變計也故有國者務以悅勸其民而不取怨於民居今日而求富國之策必以振興商務爲始商利既盛則國自富西人每有大事商會商社常足爲國家籌數十百萬之費用苟上下爭利則衆心解體商情沮喪國債日增是驅利以與西人也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列國並立禮讓爲先會盟朝聘之事不絕於書能遜讓盡禮則可以長保國家矣今歐美諸邦常有使命往來皆以禮讓爲本公法於侵犯公使之權利懸爲厲禁至干犯國體同沾利益則讓不讓自有權衡也交涉之利鈍視公使之優劣耳

九經今義卷二十三

通雅齋叢書
長沙湘鄉成本璞琢如著

論語

吾道一以貫之一元也春秋變一爲元乾元統天之義也惟初太極道立於一易有太極是生萬物大衍之數虛一不用一達之謂道也說文始一終亥文從一者一在上爲天一在下爲地不從一猶天也至從一猶地也古文上丅皆從一从丨者上下通也一貫三爲王推十合一爲士孔子之詁字如此故泰一者天之尊稱也一貫之旨尊天也史記封禪書八神一曰天主然則西人之尊事天主殆未可深議邪其所謂造天造地造人物之說亦與老子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甯萬物得一以生之旨合老子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正詮此義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利之辨其君子小人之界乎昔象山會朱子於鹿洞宣講此章聽者至感激流涕象山專以本性示人故感動至速也今天下紛紛皆趨利之徒耳其外託公義譁衆取寵者卽工於牟利之術也無所爲而爲之之爲義有所爲而爲之之爲利此心祇堪自喻然西人皆崇奉性理服習仁義絕無違義取利之事故服官者無贓吏在野者多

羼士然則中西之强弱異勢者匪惟政學之術有工拙抑亦士君子之處心積慮有邪正之别公私之殊也

德不孤必有鄰漢書董仲舒傳引此以爲積善累德之效師古注鄰近也脩德者不獨空爲之而已必有近助也今中國脩行仁義必有近鄰以爲己助宜急近聯日本釋怨修好復舉與亞之會勿師遠交近攻之策而棄輔車相依之義庶足與强鄰相抗而不至孤立無助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古之出仕者如此其不苟也蓋非道之具於己而可出而治其人默有以自信者不敢試也故古之道德純備之士多循循無所試以韋布終其身其意量深遠矣今中國以科舉試士取之旣不以道銓選之法悉循資格察計之典徒託虛文賢豪坐困其才而庸下轉匿其過而仕途大壞矣捐例大開益趨惡濫駔儈之徒盈庭取閙取天下之國計民生付之若輩之手其敗壞可勝言哉西人出仕悉由學堂考其功績以次遷升無所私焉不以銓法之柄授部書不以需次之員混流品才俊蔚起名展材力故政無不舉功無不成也欲天下之治宜先於仕途加之意也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海天地之尾閭也環天地之際皆海劃其中以分五大洲之土風土異宜剛柔變性隨俗利導皆足致治漢書地理志云東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謂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顏注欲浮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謂今之朝鮮也聖人之道包於海外受命素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海外之國或有行聖人之道者皆足成泰平之治孔子殆逆知後世之海國必有崛興而盛强者欲使聖教大顯於彼國化

其異俗之侏儒澤以中土之禮義庶幾胡越一家中外大同洵盛事哉今西洋各國其政教學藝具有本末非復中土所及昔之乘桴以浮者今且代以輪機鼓以汽力履萬里如戶庭矣雖今昔萬變不可思議海客談瀛多悠謬之談然孔子之言至今已驗咫聞尺見之士不採海國之奇疇知地球之廣游歷之學測繪之技不可不急講也否則若井蛙至海望洋而歎也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謂詩書六藝禮樂之文學者所恂恂

服習也性與天道微言也微言莫備於易春秋易以之幽眘映以之顯極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極天下之至神而不可測也此難與中智下材言也今格致製造工藝之學西人之學之粗者耳中土大詫歎之至其性理公法律例之學則中土末之加意也是棄本而務其末也葢人性有自然之理與天道合也即聖教最精之詣也

雍也可使南面而仲弓有居敬行簡之論行簡者道家者流之說也黃老之書最惑後學使人放蕩懈弛而不能自止而萬事悉隳敗於冥冥之中居簡行簡

致亂之術也不見釋教天方教專以慈悲清淨爲宗旨以之治世教人而疆宇終淪於異族乎積弱既久將教亦不能保矣居敬行簡者上有忠厚寬大之意下有震動恪恭之誠悉刪則例之繁冗使吏無所容其奸詳定刑律之輕重使民無從受其枉庶有當於簡之義乎

由也果果剛決也由有治賦之才可以言兵學也賜也達達明敏也賜在言語之科可以儲使才也求也藝多材多藝也求於理財固有專長又能拓與工藝也得三子以從政則國勢驟振矣故習武備之學者必有剛明勇敢之才方勝選兵習戰之任充公使之職者必先通識列國之風土人情方可擅操縱離合之柄與工藝之學者必先博通新譯西藝之書方可搆異思而出新製攘洋銷而廣華利三者皆今之急務也顧安所得果達藝之才哉

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葢人之學問全恃乎力聰明材智咸出於此即各種之格致新理亦皆出乎力力之用無窮力出於氣氣之所鼓也故西人言力學氣與氣相感有吸力氣與氣相距有拒力此氣爲彼氣所引有攝力彼氣爲

此氣所壓有壓力力之動靜異用故有動力有靜力力之空實殊勢故有空力有實力力有重心爲重學重學出於幾何學幾何冉子之所傳也至以大力貫於眾力之內者爲熱力熱力者盈天地之間而無不之也極人物之倫而無不備也熱爲摩盪而生熱極爲電又有乾電溼電之別故熱學又通於電學也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孔子酌文質之中承三統之運春秋爲萬世改制乃變文以從質故論林放奢儉易戚之旨答棘子成虎豹犬羊之喻及麻冕拜下之言皆質家之言新王之法也

孔子言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周末文勝急宜返質故有先進野人後進君子之慨當世之習俗然也今中國之敝畧同周末西人之質大似上古故圖治者急宜變文從質舍中從西西政固出於質家也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此聖人自言變法之效也自古處積弱之勢而求自强之策者必先以變法為首法者久而必敝賴後人之補救以底於成雖聖哲立政殫思極議亦不能定一萬世不變之法故孔子損益前聖制作通經達權託王於魯以作春秋

齊以功利夸詐之習中於人心管子以王佐之才成一匡之霸然歿不數年而國中大亂者未得致治之本也今泰西各國以戰爭功利相尙畧與齊之遈霸功相似然遲之又久將自悔悟必起而奉中國之禮教仁義無疑也特中國亦宜自籌變法之計耳

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仁聖之極功也甚矣施濟之難言也西人善堂林立規制大備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也途無乞丐宵無盜賊夜戶不閉道不拾遺是謂大同雖未能博濟於環球而即其一邦言之亦可謂盛世之治矣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作維新也信好守舊也孔子好古知後世一切新法皆本於古經故預述其義以為之法維新之政即述古之義也學者生古書大備之後雖作亦述也西人政學之新奇皆出於中土之書非創作也

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聖人亦以士不講學則不能脩德徙義遷善改過也故今日急宜開學會課講義為迷途之鄉導適人之木鐸也

游於藝藝學之重聖先知之以之陶情通志研智鍊

識也中國宜於學堂書院之外設一游藝學堂延攬英俊之士考求工藝之學益工藝之學為西人富國强兵之本急宜規仿孔子論道德仁之後而繼以藝其重視藝學何如乎宋儒高談性命以為此外無學即稍能多讀古書之人亦詆為玩物喪志何其悖於孔子之義邪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此言習算之士也習算者遇繁難奥衍之數必沈思積久憤悱交切乃能通也舉一反三即西人三角之法知一角兩邊得所求三角邊也不知三角則不能求

點線面體之積算而一切之法俱不能通矣
子之所慎在戰又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又曰我戰則克戰者民之命國之祚所託也胡可輕言也故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漢志言兵者有陰陽技巧權謀形勢四家其書今多不傳獨尊孫武之書號爲武經以之取士夫武之言可謂得用兵之要矣抑中國之用兵則未有合也西人選兵練將之法既過中土而其深謀偉畫審愼周詳勝無驕進敗無驟退令出如山士爭效死亦可謂得古用兵之法矣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言愚民之難悟也變法之初驚世駭俗大肆嗤詆眾喙爭張賴有獨斷之主不惑浮議毅然舉行行之十數年而效漸見至數十百年之後而利賴無窮向之爭詆之者今且爭頌之矣商君所謂愚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也英法義普諸邦變法之初亦多沮之者近日本改制維新則忌撓者尤力人情安其所習毀其所不見中外一也
孔子有聖人之德知天命之在己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受命素王之義也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世之衰亂王者之不作也道大德備天縱多能中國不能用故欲居九夷以行其化君子

居之何陋之有言外夷之國習聖人之教行聖人之道卽可致聖人之治一旦政變風移化行俗美可以上比中夏泰古之盛陋者夷之舊俗耳有君子之禮教仁義聲名文物潤色之陋俗忽焉丕變矣故聖人損益四代規制萬世通權達變不主故常權者反乎經以合道也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非聖人之明不能知也春秋褒祭仲爲知權今之講新學以造士脩新政以立國者必自知權始矣能知權則能自保其應享之權利矣是孔子春秋之旨也
鄉黨記聖人之容貌儀節其詳見於儀禮終之曰時哉時哉言聖人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實隨時爲變通也聖人之道莫大乎隨時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時之義廣矣今之執攘夷之舊說而昧衛教之本旨者是未識時中之聖之大也

論語　　長沙湘鄉成本璞琢如著

春秋之時蓋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孔子備聖王之德從遊之士皆三代之英命世之才乃不及受一命之榮操尺寸之柄巖壑終老坐視世之滔滔莫之能救故孔子爲諸賢深惜其才而又爲當世之民嗟其罹厄運而不能脫也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謂不及仕進之門也今中國誠能廣設取士之科以招集衆賢敦崇實學一洗唐宋以來之陋制參酌中西相通之政法行不次之賞擢以獎英奇屏附和之陳論以核名實則薄海希風人才之盛將埒於古何論駕軼乎泰西也

四科之設示萬世取士之準也德行之科儲公輔之才也言語之科儲使才也政事之科儲吏才也文學之科儲侍從之才也夫以淵騫之懿德耕雍之高行道亞生知照隣殆庶用以宣揚聖教激厲頑懦庶足存孔教之眞派開百代之覺路乎子我子貢各挾其聰明材辯遨遊列邦抵掌萬乘並世而有斯人不誠可保交涉之權利杜豪强之覬覦乎國之所急莫如練兵籌餉餉裕兵精微者賴之以存弱者得之以强冉有長於理財季路善於治兵犖犖乎政事之才也聖人之道備於遺經及門之子各有授受通於六藝之謂文匯夫九流之謂學游夏之徒通乎微言開經師之先聲啟專門之學派末流之敝道裂文喪抑亦賢聖地下之靈所隱恫也聖門備四科之才素王崛興受命以王制自處諸子皆在疏附後先奔走禦侮之列也昔孔子有才難之歎而以唐虞之際於周爲盛蓋人才極盛之時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洙泗之上斷斷如也生才之盛上比唐虞矣夫堯舜文武爲一世之帝王而已孔子乃萬世之素王爲教之

宗主故天生衆賢聚其一門以張大其教

西人之爲國也設科以取士建學以育才率與中土之古制闇合其大學中有性理科或稱爲道德科發明性理公法之旨宣揚教中之大義以保教傳教爲己任又有使才館專儲出使之才教以各國語言文字及公法律例等書公使卽出其中故西使皆能專對又有政學科文學科其中子目甚多各守專門西人立學畧與孔教之分四科相似今中國欲變科舉以實求經世之才不必多設名目使人惶惑而無所從也卽以孔氏之四科取士可矣曰德行科凡精習

漢宋學術能通聖賢微言大義品行端方矜式鄉里者由州縣選舉以達於撫部撫部察核其賢否以登於朝立賜召見優禮垂詢量材授官以試其能或令爲各學堂教習以爲士類之表率曰言語科凡精曉各國方言有便給之辯才者由各督撫保奏交部記名拔擢錄用不拘資格以限英奇不惜資斧以窮游歷或另設一館專教使才今北洋擬設達成館卽此意也曰政事科凡精於內政外交理財經武之學者隸之曰文學科凡精於格致考工之學者隸之先由州縣選舉或由學堂教習書院山長保送由撫部扃

試之以達於禮部再試之以其才之高下授職甯缺無濫所以塞僥倖之門開賢才之路也倘能四者並舉意美法良風厲天下人爭自奮於經世有用之學而賢才不可勝用矣要在上之廣攬而愼擇之耳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聚會也斂收也料量戶口按畝升科刻剝之嚴民何以堪冉子本負會計之才心計最巧故所入驟溢於舊夫子惡之惡其朘民生以弱公室也後世言利之小人競進虐用其民以媚其上而天下始亂今天下競言西法矣所行之政皆弁利之計耳顧或利未獲而先喪其貨或巧立名目多取於民效西人朘削華民虐勒客商之法以自擾其國欣欣然自詡爲拓利之計豈計之得哉西人之言利也以開通商埠爲主皆取利於他國以富其國未聞竭其民之利以聚於上而以爲富也嗚呼世之言利之徒其禍國家豈少也哉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史遷作貨殖傳首列子貢此後世商學之祖也貨殖居貨財以生殖也億意度也意度貨價之貴賤屢中不爽故能驟致富饒管子乘馬篇曰賈知賈之貴賤是也陶朱白圭之徒所由起也呂氏春秋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

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周禮所紀質劑掌於官度量純制掌於官貨殖之璽節掌於官蓋商賈之人莫不受命於官也子貢則不受列國驕君之命而自以其財市賤鬻貴又善居積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富也以聖門之高賢其勤勤於商學如此蓋操縱離合之間固有道也今中國貧弱已甚而不急求振興商務甚非策也中國之商屢受折閱大有江河日下之勢卒不能與西人相抗綜言其故約有數端一由資本之不充也是宜廣集公司多招股分聯絡散商合爲一氣以捄之一由學問之不精也是宜廣立商務學

堂以講求其理大開賽珍比較之會以摹倣其式使之見聞廣博研鍊精熟庶足挾之一由於心志之不一也是宜設商會而嚴定其體例或創商社而公受其贏絀勿效傾擠排陷之術以顧通力合作之義一由於保護之不力也是宜設商部大臣以專掌其成派兵輪保衞商船遊於西國各大埠使得平等交易由駐使領事等隨處保護商訂稅則勿任其抑勒苛派弛內地之釐征輕出口之關稅則商力日紓獲利自易一由於製造之不精也是宜究工藝之新術創製造之巧技多設紡織之廠以籌抵制嚴剔絲茶之

弊以廣行銷以機器造土貨以洋匠教華工始以仿造繼能自製終且與之爭勝日本是也能行此五者則商權稍握商務自旺商務旣旺國計自富矣嘗稽海關商務冊英歲贏中國銀幾至數千萬他國合計亦畧與之埒中國而不急求變計久且將坐困矣商學之良窳爲國運之消長也故能操一洲之商權者卽能握一洲之霸權也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路之意葢有以見夫拘文牽義之士不足以爲治故過激其詞耳孔子斥其佞慮其開後世之流弊遂爾廢學黜儒是秦火之禍將起矣然其言實萬世之龜鑑也今天下泯棼禍變將作而時文試帖小楷聲律比偶之學方盛於世錮天下人之材力聰明沈溺於其中其高才之士又或騖於考据心性之學殫精疲神畢世不能定其說皆無用之學也不求聖賢之微言大義以旁通於西人之新藝新政而舉世沈悶務爲無用之學宜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誚也

子路之有勇知方冉有之可使足民皆以三年奏績何其神也二子殆可謂天下之才也夫國之大患在貧弱耳弱則無兵可戰貧則無餉可籌兵之不能戰

患在訓練之不精餉之無可籌患在綜核之不密善訓練者先練將次練士善綜核者先足民後足國今安得有子路其人而與之言武備有冉有其人而與之言度支也

信者人之本也不可棄也故孔子與子貢論政則以兵食可去無信不立信之誼西人所最重也古者兵農出於一途井之所賦車馬芻糧備焉故食足而兵無不足足食足兵此全盛之國今英俄諸大國是也有兵無食便將譁潰有食無兵仍可召募兵食交足守亦自固今美利堅叛英自立之後下令罷戰僅留

額兵一萬國益富饒民加親樂西邦强國莫之敢攖至於無兵無食此極危之幾然苟有信以固結於民心終不忍叛也昔荷蘭秘魯之叛西班牙比利時之叛法希臘之叛土耳其皆賴一二雄豪之士構兵苦戰以弱摧强恢復國祚不失舊物信之效也春秋書滅者亡國之善辭也上下之同力者也有王者起當興滅繼廢以獎忠信也無信不立梁亡沈潰是也信之義大矣哉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君與百姓同爲一體此千古富國之策也世之竭百姓之財以

奉君者必言利之小人矣西人之富聚於百姓國有大事與下議院之紳富諸人議定咄嗟而千萬之款可集故西人有民債而無國債以國債則歲耗巨息坐困不支而民債則君民同志利不外溢故民債愈多則國勢愈固也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示千古行政之要則也凡創行新政者必無近功急效羣疑衆謗物議紛起易以動人故不可有厭倦之心且變法之始人多緣爲奸利尤貴以誠篤之志持公正之義倘得有沈毅剛果之士不計夫功不誘夫利歷久不渝百折不變事必有成所謂有實心以行實政也介甫行新法之時苟任用得人守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之訓安能啟靖康之禍貽後世以口實耶非介甫之新法誤國而用其新法者之誤國也世之居大位行新政者可不慎哉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學會不可不立也學會者所以輔學堂之不逮也聯天下之士爲一羣此羣學也文六藝之文也仁本性之公理也以文字之交聚四方之朋相與究各國之語言文字政事學術以發明本性之公理也

樊遲請學稼學圃子告以不如老農老圃遲之志非陋也遲葢有務本之意而欲致力於農圃之學也西人以種植之學爲專門重民命也子教以禮義信者以遲當求經國之大猷不必躬課農學也禮義信者本性之公理西人所最重也上世井田之制未盡廢故農學人皆知之自阡陌既開無復溝洫畇畛之迹而農學廢絕久矣

詩之爲教通夫治道故漢儒有以詩三百篇當諫書者攬其興觀羣怨之旨可悟矣誦詩出使則能專對者古者詩之所採皆輶軒得之列國者故誦列國之

詩則周知其風土人情與其政俗利病季札使魯歌列國之風則知其治亂存亡是也今使槎所至達乎海外非讀近譯之西史西志及近人出使遊歷諸家之日記不能有得也中國宜鳩集巨資設一遊歷公會選通博魁壘之士給貲遊於外洋俾口誦其說者得目覩其事拓聞廣見討論測驗受益必速所成更大較之遣幼童出洋就學者學業未成而習氣已深心術已壞殊無足用此前者之出洋學生所以卒鮮表見無所成就也故游歷之士貴乎通材也

子適衞而有庶矣哉之歎民之庶未足恃也既庶而

必求所以富之既富而必求所以教之此相因之勢自然之序治體之大備矣今中國號爲四萬萬人民數之多冠於地球西洋諸國聳而畏之顧民數雖多而其貧瘠無以自存者殆十之五六也其椎魯樸悍而未嘗學問者又十之八九也稍知向學者非溺於帖括詞章即困於考据心性能通經世之大畧者蓋寥寥若晨星矣即間有英奇之士又或困於科舉限於資格而無以自達故以中國之大人數之多直謂之無一人可也遂聽西人之騎挾割噬喋不敢聲不其悕矣今中國欲求自强之策豈有他道哉亦富教之而已內開五金之古礦外振百產之商務儉以厲已惠以養民此富之之道也變科舉之制令出於學校發政學之蘊比附於古經破格以用奇才嚴試以杜僥倖此教之之道也

天地温厚之氣鍾於東南殺伐之運盛於西北歐羅巴洲位居正西獨秉金行肅殺之氣故國其土者咸好勇喜戰鋒不可當雖代有盛衰而武功最盛火器既興猛烈震迅一日之戰常殺人至數十百萬嘻酷矣殆古所云天發殺機耶孔子有言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蓋

殺機之難遏也春秋由亂世升平世以進於泰平世必至泰平之世始能消殘暴之燄解戰爭之禍也今泰西各國兵學日精相持不下憚於發難漸有持盈保泰之意此已近昇平之世然東方之時局未定兵事猶未已也數千百年之後性理公法之學大明於世必有創爲萬國弭兵之大會者各國共奉於一尊庶幾春秋泰平之義也

論語　　長沙湘鄉成本璞琢如著

近悅遠來極隆之治也能整齊庶政興利除弊則近者悅矣能振興商務講求交涉則遠者來矣

無欲速無見小利此講新政者之藥言也泰西之始講新政也疑謗蜂起阻難百端行之既久其利乃著其效漸顯始沛然共相推闡而光大之如輪船鐵路製造紡織諸端收效皆在十數年之後至於改官制興學校練新軍保商權興工作各大政則收效必在數十年之後而當其創始畧舉一端已非數十萬磅

不能辦合力並舉則非數千百兆鎊不能四五年之間又成效茫然必須廣集成本博攷新製竭力籌維不惑於眾論之阻撓不憚於股貲之耗紬運以精心貞以毅力始克底於成功古之人所以必具堅苦卓絕之行始能成不世之奇功創非常之偉舉也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斯言允矣故善謀國者通籌大局規畫遠大氣象恢宏有包舉一世囊括五洲之概而不汲汲求旦夕之利其意計之高深豈常人所能測哉或者不察沾沾焉執而議之是所謂少見多怪也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此天性之公理也恭敬者人之盛節也忠者人之至性也夷狄之士皆將感而化之世之出使及游歷之士可以書紳矣西人最重禮義之士最惡險詐之徒公理者人所共秉於天能事事循夫公理者則為教化隆盛之國其悖於公理者則以未嘗受教化之益也

行己有恥使於四方可謂士矣今天下急求使才矣然所號為使才者不過畧通西文西語耳其能深通西人之公法律例者已鮮況深明經世之大畧保國之要道乎子貢在言語之科故孔子告以使才夫使

才之難不在徒逞夫雄材博辯也要在行己有恥而已所謂恥者恥己之所不能而彼之能也恥之於人大矣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矣今誠能得能恥之士使於歐洲則於其政教異同得失之故軍國強弱利病之源必有推究極微而變通盡利者歸而獻於君國以變其數千年之錮習而啟自強之新機豈不厚幸中國與泰西通使數十年僅有曾惠敏之爭還伊犂薛庸庵之爭設領事而已餘皆碌碌無聲杜門不問歲縻巨帑三年回國坐待保舉以為遷擢之捷徑而已而西人卒不以平等之例待我不以自主之國

待我辱亦甚矣夫奉使非其人適足啟西人之輕侮一旦有交涉之事不能執條約公法以力爭於國無秋毫之益而有邱山之損適足遂西人要挾把持之計嗚呼國之微弱以人才之日下也人才之日下以恥之公義不明也恥之公義不明滔滔天下皆無恥之徒充塞朝野而國事尚可問哉昔意之嘉富洱出使之臣也恥意之不振一返國而遂聯意大利諸邦爲一統破羅馬之教皇而踞其都普之俾斯麥出使之臣也恥普之不振一返國而卽合日耳曼諸邦爲一國西破奧都東擒法皇兵威震於五洲二子者倘

所謂行己有恥之士歟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同之辨晏嬰詳之矣西人之上議院下議院每有大政互相詰難斷斷爭訟持不相下至有激成仇隙治兵相攻者亦和而不同之意也

鄉人皆好之鄉人皆惡之皆未以爲可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也此言鄉舉里選之利弊也西漢選舉之權操之守令猶有周禮之遺意東漢之士激揚清議褒貶人物差得此意而一時清流之士多遭奇禍居季世而行古道益其難哉近馮宮詹有復鄉職之議亦正俗清源之要道化民育士之先務也其議若行天下不足平也昔者法民與君相世爵相爭屢成大變亦以當人人有擅舉官之權利遂成民主之局矣英亦准人人有舉議員之權各國皆效之惟普則未許後乃酌其賦稅以定舉額然使小民人人有舉官之權則小民同沾利益可以改制立法此與古制相合卽與鄉人同好惡之義堯舜之詢岳咨衆是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卽戎之事必沐浴於善人之教乃可也善人之教民也先有惻怛慈

祥之意而後有有勇知方之教先正其步伐止齊之節後作其親上死長之義故以戰則克無征不服古者民卽爲兵各思保其井里身家兵退爲民但守其蒐苗獮狩法制盡善教戰之道得也西人兵制畧同於古而戰伐之禍烈矣挐破崙第一之善用兵也構兵連年法之壯丁幾盡至墨斯科之役沒而不返者六十餘萬軍喪身辱豈非佳兵不戢之報乎戰事何可易言也法之破於綏丹也其機起於得賚賜英之挫於美洲也其衅開於華盛頓南北花旗之混一也其事始於加利生禍機一發血肉橫飛百折不撓卒

底於成殆義憤所激屈極必伸邪各國之中惟英能發明公理保全大局故法之躪西班牙葡萄亞也則聯俄普之師以挫之而拏破崙成擒矣俄之破土耳其也則聯法師以拒之而尼古喇士坐困矣其能爲歐洲之盟主也宜哉發公法本然之理使顯明於世抑强扶弱征亂定暴以仁義爲準繩是善人之教也善人者誰美之華盛頓差足當之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春秋所以書鄭棄其師也西人之練兵也皆教之於武備學堂其於兵學講之極精各

國水師之强莫如英陸師之强莫如德放槍演礮之精熟布陣成列之嚴整亦往古所未有其雄視一時也有以哉德之軍士幾無不識字者英法之軍士不識字者才十之一二俄軍雖强而不識字者多是以各國輕之中國則於軍政素不講求一旦有警倉皇召募是驅市人而與之戰也是所謂棄不教之民也國之安危視於兵兵之强弱視乎將故選將不可不愼也若夫鼐利孫惠靈吞毛奇喇格蘭之流雖古之名將何以加焉

危行言孫孔子作春秋之義也士之處亂世者可以

法矣西人之報館指陳國政昌言無忌士之著書談國政者皆思改制求新黜權勢而伸公理其言悚切動聽通國和之西人亦不之禁也而政府之褊忮者亦思禁之以自逞其私或重徵其稅或封閉其館然往往激成民變故西人之以禁報館而民怨叛以攻其君者屢見史牒夫報館所言誠蹈處士横議之咎以違危行言孫之戒然民心所繫何可輕也西人之報爲君民相通之郵不若中國之開報館者僅以鼓弄筆舌爲市賈弁利之計也

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

里子產潤色之此言使命之善也鄭以弱小之國介於兩大之閒賴詞命之善以存故籌外交之利害者必以詞命爲要今西人亦最重詞命凡與各國交涉之事應對周旋多由政府之首相主持廣集衆議員於上下議院議之而外部實司其成

有臧武仲之知運籌料敵可以居帷幄矣有公綽之不欲持籌握算可以核度支矣有卞莊子之勇可以言兵學有冉求之藝可以開藝學而國之富强可立待也文之以禮樂則治定化成郅隆之世之事也

孔子論管仲畧匹夫之小節而重雜霸之偉功以民

之受賜至深且圖大者畧小也俾斯麥之相普其治國治軍之法畧與管子相似而功烈過之遠矣中國之管仲西國之俾斯麥皆所謂天下才也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之道大徹上徹下無所不包六經所言備矣上達者達於道義即性理法律之學君子之事也下達者達於工藝即格致製造之學小人之事也器根於道道麗於器上下無異致也君子小人交奏其功而國乃治矣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天下之大凡有血

氣必具公理即有自保其身之權利忠信篤敬乃西邦所最重者持此以遊即能自保其權利而不爲異族所欺壓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言欲精工藝必以機器製造爲始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言欲振商務必以工藝興盛爲始能究聲化光電之學迺能盡水火汽力之妙用耳近者工作之興莫盛於美商務之盛莫過於英其富遂甲全球欲籌富國之策必先讀攷工之書也

顏子以王佐之才問爲邦之道孔子乃斟酌四代之制以定萬世之規即作春秋之意也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素王之制新周之旨也隱示萬世下之治國者必通變損益裁成萬彙不必拘守故常耳蓋守常法者祇能治平世之天下而不能治亂世之天下況今日之變爲四千餘年未有之創局哉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民之直道即本性之公理也西邦之君始以權勢淩辱其民迨民智大開始知人人當有舉官之權起而與世爵君族爲難亦人性之公理也公理既伸則民氣平矣國以民爲本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民同等國無不治古之誼

也

季氏謀取顓臾而孔子非之威德不足以服人而貪虐肆暴强取他國以爲己屬終致怨叛如墨西哥之叛西班牙比利時之叛法美利堅之叛英是也貧寡者國之大患也而孔子以爲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者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也均者通君民上下之郵以合均平之道安者輯民和衆以愛力激其熱力則無傾覆顚沛之患內政既清外交自固乃克整軍經武奮其威怒以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也均安者大同之運泰平之誼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泰西往年世爵王族多專執朝命以權勢壓民馴致民亂故權貴盛則國祚危必應削黜其權更革其弊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泰西議院宏開報館林立似處不諱之朝然事機激迫或有囚逐議員禁售報紙封閉報館之事其危言訕訐人多不堪故處士橫議皆衰世之事也然撥亂反正亦自清議倡之故孔作春秋託始据亂若夫福祿特爾羅索之流通達治體著書名世其處士之雄乎

畏聖人之言聖人之言代天爲言布諸天下播之萬

世永永無極非異端外道所能奪也羣言淆亂必衷諸聖聖道之不明聖緒之不昌賴夫豪傑之士通博之儒推闡其微言大義力拒夫詖辭淫說以揚洪烈於五洲迴一髮於千鈞耳至乃拾曲學之新義棄經師之古訓是狐不首邱葉不歸本也非聖無法所謂無忌憚之小人也要在今日必以保教爲急務

論語一書備元聖之微言爲萬世之定衡通古今之變達天人之紀其道大備矣古之聖人莫不有帝王之位以大布其德於生民堯舜禹湯文武其選也論語篇終述之者意以唐虞夏商周之後統緒不絕將繫之於素王也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是蓋定一代之大制爲萬國之公法振君民上下之紀定齊治均平之道黜詐力而伸仁義揆性理以定公法以成隆盛之治而躋泰平之世斯上古郅隆之化也惠而不費開礦產也勞而不怨振工作也欲而不貪勸種植也泰而不驕通民情也威而不猛保國權也此其說莫備於春秋乃制作之本旨也不教而殺謂之虐不先明律例之學以教人也不戒視成謂之暴不先以新學開民智而遽行新政也慢令致期謂之賊

不能奉簿書以守期會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不能破貲格以獎英奇也斯中國之所以敝而西人反之乃聖門爲政所痛戒也嗚呼世變既深禍敗日亟而孔子之道未顯著於五洲竊恐泯泯棼棼之小民罹於水深火熱之酷毒且久而未已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此聖人覺世牖民之盛意也後世倘有知命之君子恭己守禮將有以經緯萬類裁成庶物者非知言之士其孰能知之大哉孔子之微言非爲萬世開泰平乎惜乎世之知之者之鮮也

通論　　長沙湘鄉成本璞琢如著

左氏春秋乃紀事之史非解經之書也劉申受諸人已詳言之然其紀二百餘年之事蹟使後世有所考鏡固讀春秋者所不可廢也後世史家其例本此司馬子長班孟堅以下史之義法益以蕪穢矣

治左氏者謂因魯史策書赴告舊文刊而正之以合周公之典禮然則春秋亦整齊故事耳此一史官之職足以當之豈素王受命改制之心哉宜王介甫之嗤爲斷爛朝報而欲廢之於學官也治春秋者宜先

通公羊傳通其微言大義以合其本經之說於穀梁則觀其會通然義理之所出入截然不可混也至左傳則第取其所紀之事以證吾說耳

國語與左氏春秋或稱爲春秋內外傳實皆周秦時之古史耳猶後之脩史者或先成長編或另纂紀事本末之類是也

左氏紀事惑於禨祥文雖富豔然或失之淫夸顧於朝聘會盟之事侵伐戰圍之役紀之綦詳攬其事迹興廢如存占彼民情困舒在目後之處紛爭之世者啟卷熟誦之則於成敗得失之故夷險廢興之狀可惕然省矣

中國之與夷狄互爲消長者也中國盛則夷狄慴伏而不敢動及其政教偶衰上下懈怠則乘隙肆變狡焉思逞遂翩然不可制春秋之時楚最爲中國患齊晉代興力以擯楚爲事卒未能大創之也迄於定哀之末晉楚並衰而吳越勃興盛強無敵至進而爲中夏之主盟蠻夷僻陋之地忽啟文明豈不異哉然不旋踵卽夷滅者則以植根未固而政教未得其本也秦處戎翟之域脩耕戰之具自繆公破晉以後蓄威匿銳兵不加於中夏者百餘年然卒滅六國者秦也

豈非以踞崤函之險地挾豐鎬之遺民居高建瓴固足控制天下耶當是時可以制秦者晉也晉分爲三而秦不可敵矣六國不能幷力保魏以塞秦之衝而方務縱橫劫奪之謀以自促其祚蘇子由之論篤矣今天下紛爭兵事不息略與春秋戰國相似合從連橫之謀攻城奪地之役竭力相搏迭相雄長莫不內脩政教之要外籌和戰之端以徐待機之可乘始歎割地言和之非策也英法德猶齊晉楚也俄其今日之秦乎中國旣失其政至使夷狄取而代之此忠臣義士所爲慷慨發憤也蓋天心仁愛視環球爲一體

不忍斯民之久罹於塗炭故其德足以仁天下者卽可以取天下固無中外畛域之分也

爾雅上世解字之書也凡讀書宜略識字非識字不能通經小學者解經之初徑也自漢以後聲音文字之學莫盛於本朝本朝經術昌明治定化成非唐宋所敢望言字學者必以爾雅說文爲本爾雅多假借之字專主義說文多諧聲之字專主聲治說文者段桂諸家可謂精矣至於爾雅一書非博聞強記之士殆不能盡知也苟豹鼠之能辨無蟛蜞之誤食矣邵二雲郝蘭皋之書辨識精鑿穿穴旁通爲字學之大

宗字學者羣學之基也凡爲學者卽宜從事於此西人爲各種學亦先從字學起也西人之字雖有各體之不同然本於諧聲通其叚借亦與中國六書之旨同也

爾雅毛詩所載之草木禽獸今多不能盡曉倘入西人之博物院詳攷之可以盡識其物卽山海經所紀迂怪之說亦可一一刊正之無俟箋疏家之譁訟矣

孝經與春秋相表裏孝者先王治天下之至德要道也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莫不有孝能孝其親則能治其國而天下平矣天經地義民是則之春秋之作皆以正倫紀厚風俗以止邪慝於未興拯禍暴於既作也西人政教遠循中土之舊型惟於孝弟之義未之深求因陋就簡率其眞性眞性固未泯也

戰國之時儒術大壞矣班氏所紀九家之略紛然雜出各以著書號召徒黨天下之士惶惑不知所從而先聖之道喪矣孟子既出乃毅然以道自任宗孔氏黜百家崇仁義賤功利所言治國救世之道甚具信乎命世之英傑也歷觀往代凡喪亂紛歧之世則天之生才多偏駁乖戾之士各逞詭譎之臆說學術遂因之而敗壞賴夫豪傑之士篤信謹守不惑於流俗

之嘵嘵以自背其師說耳羣喙爭鳴大亂彌眞世之亂也猶可拯學之亂將誰拯哉孟子爲孔子三傳之弟子在私淑之列不憚苦口危辭闢異端而崇正學亦猶漢儒之守其家法兢兢不敢稍渝尺寸也而世變日亟大道絰廢衞教之責非讀書稽古之士將誰屬哉古之善保衞孔教者莫孟子若矣然孔教在今日尤有累卵之危較之戰國時尤甚戰國時之攻孔子者僅楊墨諸家耳今之攻孔教者其道百出而不窮至基督希臘諸教傳布之廣幾遍寰宇挾兵力以相威持貨利以相誘直奪孔教之權利而孔教中之

人又或自分門戶各立黨援泯泯棼棼爭論日亟外侮已深而內鬨不已何其傎邪顧安得有孟子其人巍然爲當世之宗主會友聚徒宣揚聖經之大義遍示於天下以力保此微弱之孔教邪故保護孔教乃今日之急務也

孟子開篇即明利與仁義之辨此治道之大原也利者義之和也舍仁義而謀利未有不敗者也仁義乃本性之公理也夫謀國者豈棄利而不圖哉貧弱亦無以立國然行政之初專以利爲宗旨則晝夜之孜孜者皆罔利之術而弒奪之禍將起斯大謬矣惟以

仁義爲定點之所在畢力向之能於仁義之中求其利益即大易所謂乾始以美利利天下也蓋公極則私存利極則義存自然之理也西人最工心計善於牟利然事事悉以性理公法爲本言稱仁義身守法律不敢妄干憲典以取咎戾西人之遵守仁義如此仁義者放之四海而皆準中外所以大同也

天下惡乎定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戰國時天下兵爭之禍極矣愚氓蚩蚩轉徙流亡無所逃死企頸內向祝眞主之速出得以休息倘有能合天下爲一統者息兵罷戰則天下悅服矣三代以下漢唐宋明皆能一天下者不嗜殺人也殺人既多傷天地之和叢下民之怨岌岌有不可終日之勢孟子此言隱示數千年廢興存亡之局何其偉哉今五洲雲擾環球大亂禍益烈矣必將有命世之主囊括席卷合而成大一統方足弭戰爭之禍昔羅馬教皇亦合歐洲爲一統然不數百年而即解散者亦以好戰不已殺人過多也俄皇大彼得酷嗜殺人至謂愈殺得多愈服得久此殘忍之主之所爲終不足以定天下秦晉及隋短祚甓世寇難繁興皆以嗜殺人而強合天下也天下至大神器至重不可以

力征經營也

孟子論靈臺靈囿靈沼及齊王之樂文王之囿皆以推廣及人與民同樂爲王道之本所以聯君民之歡通上下之情也西人凡設戲院花園博物院賽奇會之類皆君民同遊有如儕輩忻舞歡慶熙熙如登春臺政此義也君民同樂王者之世也

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仁者樂天足保天下智者畏天足保一國千古邦交之策數言盡之矣惻怛慈祥包含徧覆故謂之仁制節謹

度敬愼周詳故謂之智仁者秉天性之公理而不計夫大小强弱之私智者察天下之大勢而深明夫廢興存亡之機天命靡諶甯不懼哉今環球諸國方以侵伐戰鬭爲事弱小之邦或不能保其社稷故以小事大者有之矣而以大事小者未之見也能以大事小者其中國乎

九經今義卷二十七

通雅齋叢書

通論

長沙湘鄉成本璞琢如著

孟子之論治可謂知大體矣其言曰五十七十衣帛食肉數口之家無饑此謂振農殖之學廣蠶桑之務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此謂崇建學教士之法也又曰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此言養教之法也法律務持其平稅則務從其約課農勸士脩仁行義王道之易行也如此惜乎齊梁之君之不悟也耕者九一西人必制民恆產也仕者世祿西人必優禮世族也關市譏而不征西人輕出口而重進口譏禁甚嚴也澤梁無禁西人取澤梁之稅甚薄不與民爭利也罪人不孥不以妻子入官爲奴也西人之禁販黑奴亦厚之至也鰥寡孤獨皆有所養西人所以徧設善堂也此孟子所舉文王之仁政而西人一一與之闇合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又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此治亂之幾也嘗誦春秋三世之義矣据亂世尚力升平世尚智太平世尚仁以力假仁者據亂世王昇平世之事也故小役大弱役强無道之至也今歐

洲之世局是也以德行仁者泰平世之事也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有道之盛也惜乎大德大賢之人未出不能布德施仁以維世運而安宙合也歐洲百年以前戰爭之禍最烈今漸以脩好結和爲事然一有不當輒以兵威相恫喝恃其强大也公法以仁義爲本然强大之邦多悖而不遵弱小者無如何也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天下之有道無道皆天之所爲也西人舉事凡有成敗亦歸之天也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開仕途以贊庶政也廢科舉之陋制行選舉之

古法野無遺賢朝無倖位國安有不興者乎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其說莫詳於周禮所以廣商務也市面既旺商情日奮國未有不富者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上之稅則既薄則商之成本日輕商權盛則商利旺矣今中國宜改海關稅則進口則酌量議增出口則概爲豁免並嚴密稽查毋許偷漏於內地釐征概罷之而謂商之漲力不日增者未之有也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今昔異勢孟子已歎之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薄其農稅課其農學以電學助其地力以汽機代其人工深求種殖之宜博攷土質之性民之所收必倍上之所入自富數年後必無曠土無游民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謂無夫家之布力役之征也即今西人之房屋稅招牌稅地基稅之類是也能寡取於民民自悅矣民悅則四方歸之戶口日增國勢日盛何致華民流入異域受其淩虐者至數千百萬人之多哉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

父母矣此孟子所言之王政至今日而猶鑿鑿可行者也西人陰與之合故國日以强中土顯與之違故國日以弱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用兵之法也天時陰陽家也術數之士半係贋託不足依据也地利輿地家也究其形勝阨塞扼險相拒間道出奇兵家之最要也然地險未可深恃恃險而不脩德覆亡之衆也人和者本於仁德激於義憤發揚公理王者之師天下順之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貴於德也德盛則

民氣大和也挐破崙之敗於木司冠也違天時也尼古喇士之困於斯巴斯土撥也違地利也英之困於華盛頓也違人和也國無大小兵無强弱要之以人和爲本

孟子告滕文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凡立國既久舊法不足爲治必創行新法迺能自强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舊邦行新政斯能受新命也彼得變法之奇明治維新之盛是其事也

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法令既具奸蠹生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荀子所謂有治人無治法

也今中國之言西政者三十年矣設施之效可睹也此徒襲西法之皮毛而任事之人無西人之沈毅篤實也又變法宜全變宜舉其大經大法如官制兵制科舉學校之類而先變之而次及於細目末節圖治有本末收效有遲速也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此孟子昌言以排百家不使之亂儒術也當是時戰禍方亟爭殺相尋政如歐洲大亂之世構兵苦戰挐破崙出而戕其本國與他國之民凡數千百萬其罪擢髮不足以數其肉可勝食乎故宋牼將說罷秦楚之兵孟子大其志而詆其言利言利則戰爭無已時必以仁義說之者發天然之性理也禁攻寢兵救世之戰卽公法家弭兵之說也連諸侯者縱橫家之說也交涉學也辟草萊者盡地力之說也地質學也任土地者開阡陌之說也農學也皆泰西人之所優爲也而孟子輕之者以國君當本仁義以行公法爲致治之本也宋牼者墨家之流也

言性之說諸家聚訟宋儒之學派所由分也孟子言

人性本善最與西教之宗旨相合西人言性中本有之理謂之天然之理卽人人所具之公理公理者仁義也仁義既行乃成教化以之治人以之救世乃立公法乃立法律皆繇於仁義之遺意使天然之公理不絕於人心也卽孟子言性善言仁義之意也今耶蘇立教亦專以勸人爲善爲事也

經之義博矣哉高材通識之士篤守一經窮鑽極研畢世不能究也故西漢經師授受最尚專門之學其治經之士先通章句次求詁訓通其微言大義旁及圖讖忠緯綜括其辭敷佐其說兢兢焉守一先生之

說不敢稍背何其篤也傳布既廣流說滋繁彼此出入不能相通互相嗤點以為名高甚或揚氣忿爭危言攻訐劉子駿所云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是也是故學術之敝始於門戶門戶之分始於辭辯萌芽於兩漢訖於宋明之末別標異派空疏弇鄙之士乃專以詆毀前賢為事至國朝而爭猶未已豈不甚哉聖人之道莫大於經後之學者誦其經以求其道期有合於聖人而已何必強為之辨哉是故學術之不正國之憂也學派之不一爭辨之蜂起抑士之恥也不可不急起而與之辨也

漢之經師盛矣班氏敘錄甄其學術宗旨攷其源流派別瞭如也乃著於篇而誚之曰利祿之途使然也然則當時之士之畢力治經者適為求利祿計耶東漢桓榮受明帝之恩禮適召其生徒陳其所賜示之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世或以此鄙之嗚呼班氏之言驗矣三代以下士習於利其能安貧樂道泊然無所營者無幾人矣稍有知慧即不能無冀於利祿以償其勞而慰其意其晝夜伊唔孜孜不倦者意固有所在也是故利祿者君相所以鼓舞天下之微權也士之所以為學視上之意之所向而已風動草偃其應如響故唐以詩賦取士而士競於聲律矣宋以新義取士而士熟於王氏之書矣明以八比文取士而士惟守高頭講章矣立制一有不善其敝至於喪學術壞人才率天下聰俊之才以為學究千年而不能改禍亦酷矣故上之取士之法為天下耳目之所屬不可不善持其後也

學術之壞莫甚於門戶之爭今日門戶之爭有二一曰漢宋之辨也一曰中西之辨也學派異同隨乎風會漢宋之辨迄數千百年而未明不知漢宋殊塗同歸於道漢學家誠卓絕矣乃宋之程朱諸人亦自有

過人之識也其可議者末流之弊承學之過也善學者當取其所長而不必揭其所短中西之辨尤人所齗齗持之者也不知西學悉出於中土但西人益致其精中土久失其傳耳善學者當博甄西人之書以補吾所短何可徇流俗之議從而排斥之也故善學者無漢宋之辨中西之辨也

治道之壞莫甚於朋黨之爭今日朋黨之爭有二一曰新舊之黨也一曰公私之界也舊法之敝甚矣非變新法不足圖治而守舊之黨譁起相爭者勢也是宜講新學以闊其智振新藝以拓其識老氏貴私孔

氏貴公公之義湮矣私之弊叢矣論者謂今之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賓則吏執例以牟利耳私而已矣私之害中於人心病於國事事無可爲者以公理之不明也公理既明合力同作爭端熄而恔怨泯矣蓋新舊黨之互相爭由於各挾私見不顧公義故公私之辨不可不明也善謀治者無新舊之黨公私之界也

九經今義卷二十八

通雅齋叢書

自敘

長沙湘鄉成本璞孫如著

夫天生蒸民克甄三才民有秉彝曰攸好德是以篤生聖哲寔寄黃屋招選師儒隆禮章甫固以體天宏道垂茲罔極故堯舜禪讓效大順也湯武放弑執大象也周公制禮定樂立大經也用能康濟鄹屯枕被宙合順兆民之欲垂萬祀之範雖原泉遂往而風流實繁周衰政微禮樂崩壞小雅廢而四夷侵王迹熄而詩不作戎狄橫暴王室日卑諸夏爭伯陪臣干政於是有戰爭之師會盟之役神靈之胄冠帶之倫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丁壯冒刃老弱轉饟流徙坑虜以死者蓋萬萬計降災云何伊其酷矣天亦厭亂誕鍾素王受端門之命膺黑帝之符屬厄運之方張迺天縱之將聖周流天下轉益多師齊魯之士從之如雲既乃知道之不行身之將老三歎傍徨願言述造遂贊易象序書詩定禮樂洪業聿就哲人忽萎及門之士咸傳其學德行之徒首乎顏閔六藝之學源於游夏迨其末季眞僞交爭九流蠭起百氏波駭聚彼徒黨著之書牒非聖無法大亂彌眞賴夫孟軻荀卿闢之於前董生揚雄申之於後六經之旨

如日中天閭里之祀隆於堯舜殆道之顯晦教之絕續固有時邪抑所以繼述而光大之者存乎人也自暴秦滅學六籍煨燼崇執斯之邪術墮姬姒之懿矩抑民而媚主棄儒而習吏內外解體神人憤怨亡也忽焉謚爲至愚漢氏受命天造草昧蕭曹刀筆之吏絳灌介胄之士不思稽四代之逸禮搜三古之懿訓顧襲亡秦之戾俗循苟且以圖治遂令古制舊規湮絕弗傳瞢昧一時慨歎百代不其惜乎中葉以後始訪遺經老師授夫章句博士守其師說於是易有九師詩有四家春秋有五傳書有古今文禮有大小戴較其授受家法依託通其訓詁微言可繹至於汝南許長高密鄭君巍焉若泰華之並峙浩乎若河海之兼容斯則證往聖而同符曠百代而共尊也魏晉以後縱樂衛之元言談老釋之名理棄曩聖之宏旨獵曲士之浮藻遂使胡羯交橫中原淪喪垂三百年其亂未已非夫道喪文敝政亂俗媮與唐一天下雅尚文治始詔詞臣爲之義疏棄諸儒之閎義守專門之陋習遞蔽相仿棄取戾理碎義逃難析言破律而經之古訓日湮後之臆說競起矣迄於有宋程朱崛起自謂得垂絕之傳爲不祧之祀而門戶既分學派遂

歧惟精惟一雜以道藏之言太極无極各騁縱橫之辯棄故籍若弁髦談心性如泡電竊釋迦之緒論干儒學之厲禁象山分塗姚江殊轍操門內之戈興聚訟之獄學案等於禪宗語錄倂夫偶言抱高頭之講章嗤六經爲註腳戎首朋興末流益敝滔滔天下漫漫長夜儒術之裂極矣

國朝治尚右文運鍾上聖恢皇綱以羅奇彥開石室以窺中秘碩儒雲屯古編間出亭林百詩振清源於前婺源休甯揚芳塵於後咸以讀書宜先識字致用本於通經天下之士希風旁騖空疏之習忽焉丕變沈思下江都之帷抗議奪侍中之席編鄭志之逸文拓鄦書之殘字若夫惠氏之易閻氏之書陳氏之詩劉氏之春秋金氏之禮孤家絕業卓絕不磨至其文字音韻之祕金石校讎之異說爾雅之義殆數十家解稽古之文累三萬言豈綴學之識小實考古之先河斯皆彪煒瓌碩代有其人元和惠氏三世傳經著書加林由訓詁以定形聲因考据以求義理拔孔提以遐紹證漢聖以高翔纂先哲之洪緒集諸儒之大成然則經術之盛前莫隆於兩漢後莫崇於

聖清兩漢大師輩出誼莫高於康成

聖清巨儒縏會學莫大於定宇此儒林之公言俟百
世而可知也且夫廢興者運也盛衰者治也一陰一
陽之謂道形上形下之謂象通天地人之謂儒貫古
今中外之謂學是以世治之隆汙繫乎儒術之興替
謂學先博物則蟲魚草木敂考索之精神謂道貴元
悟則陰陽性命視經籍若糟粕瘖儒術之難明諒世
治之多歧觀於兩漢之末多節義之士宋明之季皆
虛僞之儒得失之林固可自鏡休咎之徵抑有前符
國朝致治泰古比隆三代惠澤㤀夫寰區威稜憺夫
無外西極流沙東臨滄海南至炎洲北距元漠皆稽

首奉朔重譯來王幅員之廣亦前代所未有也
列聖繼體奕葉重光稽諸憲則播在典章因時制治
援古爲鑑有司奉循無所過失立法之善又前代所
不及也
聖威既張征伐四克內夷叛藩外破狡虜定準部拓
回疆殄川楚之猾匪捕桂粤之巨寇武功之盛尤前
代所絕無也海波沸山寰宇烽駭溟渤無杯水之阻
亭壘無藩籬之固閉關絕使構兵累年交聘要盟重
增恥辱伊川有披髮之謠神州有陸沈之懼夫賓主
異宜而成敗謬勢者何耶何昔之盛而今之衰也歐

洲諸國越在海表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封豕長蛇薦
食上國尋其本末匪有殊科核其名實遂收宏效雖
制禮作樂多慚往聖而立體垂制闇合古經駸致盛
强無與倫比懿彼洪規諒符舊制藐茲中土瞠乎莫
逮傳曰禮失而求諸野又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不
亦信耶昔者尼山教士政事與文學殊科蘇湖授徒
經義偕治事分列是知六經所載皆一代之政書諸
子所言啟西人之藝學西漢經師咸通時政公羊讞
獄肇法家之言禹貢治河開地輿之祖鄭君註禮多
述漢制公彥作疏亦稽唐律撥亂反正之道扶危定

傾之謨莫備於經居積弱之世求王佐之才以韋布
之身負匡時之略其必由經生乎本璞楚之鄙人也
材質駑下行能無算十三誦諸經章句畢十四學爲
古今體詩十五補縣學生爲聲律比偶之學十六始
沈潛於諸子百家之書學爲古文辭十七通毛詩十
八通公羊春秋十九餼於庠三試於鄉額溢失解悼
天步之日艱憫皇綱之絕紐慨然而思喟然而歎始
有志於經世之學博觀近譯西人之書迺知其政教
工藝之學咸出於古經遂以暇日爲之疏證排比鉤
稽略具次第既而稱曰道貴實用學必賴夫游

愿今東西發難國勢岌岌矣微乎殆哉孔子之教之不絕於天下也覽夫非墨二洲之宰割紅黑兩種之奴隸可聳然懼矣要在今日其急有二曰衛教曰保種所謂一介之士綏佩之徒與有責焉者也放舟出遊至於海上徧觀廠市旁究儀器與西士之都雅者議論往復恍若有得以歸乃曰大哉聖人之經通中西之郵窮古今之紀繹其大義爲經國之遠謨竭其精思創格致之巧技綜厥睿矩播諸往牒越在哲王式遵前軌損益消息乃開造化之奇參互旁通遂究神明之用乃敢發篋檢次舊稾有所論述紹惠氏之

舊式存素王之微言爲九經今義二十八卷都十餘萬言斯實論事之文敢比說經之體嗚呼世變日亟大道終晦人習拉丁之文戶誦基督之教素絲易染岐路含悲更數十百年恐無知有孔教者遑問許鄭之孤誼程朱之哲訓乎僕誠痛之故聊述西人之事以古經相比附冀以拒詖說於未興迴狂瀾於既倒匪云用夷以變夏良思挈今以返古蓋變法爲識時之俊改制乃至聖之事無閎達之識而襲拘牽之論是若夏蟲語冰詫視莫應也無宏毅之貲而肩重遠之任是若邯鄲學步匍匐而歸也維彼聖經衣被萬古

靈裔衍於支那慧光耀於震旦或能震其腦筋葆其靈魂乎世之君子有知我者庶幾諒我愚而恕我狂也

庖犧垂象幽契穹昊明陰洞陽載保元道事更四聖時歷三古憂患發憤疇敢予侮鈎河摘洛括乾流坤縱橫圖說顚倒聖文王韓之罪浮於桀紂惠氏之學是謂不朽變化消息與時偕通神明利用以究聖功

述易今義弟一

秦灰既飛壁經晚出詞鑠金石義炳星日梅孔作僞霧霾千世聖道開張洒逢閻惠詰屈渾噩例開百史

仰酌洪模俯尋哲軌帝王之道曠世同符廢興代嬗育此令圖

述今文尚書今義弟二

性靈翕闢其機在詩球鍾博鏞舞詠益滋導揚湮鬱宣暢元風四始聿判六藝攸崇齊魯與韓厥學湮滅卓爾鄭君光闡毛說箋字殊塗詁誼合轍風雅道喪驁才駭世騰躍英彥傾潄芳藝孰云刪詩乃存鄭衛

述毛詩今義弟三

懿彼姬聖規時定制職備六官道鏡萬世禮邕樂宣述賢作聖紹天闡繹順時布政仰式古經永膺寶命

述周禮今義弟四

五禮之興隆於成周鴻文誕宣牽履無尤古今異制中外殊俗制爲通典儀序惟穆述儀禮今義弟五

經緯幽明莫隆於禮俯仰退讓温恭慈悌儀節有秩等威咸敘諸子記言纂斯退緒述禮記今義弟六

端門有命寶書是求素王膺籙迺作春秋及門莫贊墨守孤城改制變紀爲萬世程述公羊春秋今義弟七

穀梁之學同出西河精疏異會通閡殊科誼既星羅例亦日密師説久微誰起廢疾述穀梁春秋今義弟八

論語一書六藝總龜外王內聖百世是師述論語今義弟九

經説之郛如山如淵考信六藝孳乳後賢徵文定獻稽古同天秉經酌治大道攸傳述通論弟十

江都對策比附古誼長沙陳書譏刺近事經世之略綴學之志旁甄嘉謨誕章郅治憂時若酲視天如夢遠想霄浮憤氣雲涌百家雜興黨邪醜正惟聖折衷憲天立政仰式前範俛貽後則屈已從善棄險馮德激揚古今通貫天人下走勒書敢告秉鈞述自敘弟十一

〔清〕李元音撰

十三經西學通義十四卷

清光緒刻本

十三經西學通義敘　[illegible]撰

新舊之法雖殊而其爲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今日中國非新舊二學枘鑿之患患在僞守舊與僞維新者之兩途自中外互市以來中國錮蔽之士墨守一家經義之說自矜爲衣冠之冑神明之裔禮教信義之邦而於它族則以彝狄目之異端眎之愚民樂其說之正也相與率而從焉極其深閉固拒之弊則謂邇年各省仇外之謠傳不虞之暴動皆繇此僞守舊者階之厲也可此其爲害於中國者一自歐美學說騰入中國而二三少年浮妄之流爹然以西學相楬櫫謂古帝王之治爲愚其民謂六經之訓緐難無用謂今日而猶守孔子之法是孔子害之也又其設想注意必欲使古先載籍一切彌棄而後已又憸譎不軌之夫謂春秋爲素王改制之書動言春秋太平世及禮運大同之世於論語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語爲孔子訟冤於孟子民爲貴等語著爲微言拾聖經賢傳之片辭偏詛以佐其平等自由民權革命之袤說方其鼓雄誕之說而牽之也游學之士和之學堂之生染之風會所趨當之者靡橫流之禍曷其有極彼浮妄者既欲

蔑經以趨於樂利之派而憸譎者又必坿經以助其奇袤之說雖淺深雅俗之不同而其僞託維新無異也此其爲害於中國者二夫國家當積弱之候又值人心思亂之秋其暴動由內地起者如彼其風潮由外域來者如此僞舊僞新交相爲害然則如之何曰歸本於經足以勝之西人稱地球文明之祖國有五而中國居首是新莫新於中國矣抑西國之政學紕繆者何一非吾五帝三王孔孟所屏拒者乎其完備者何一非吾五帝三王孔孟所已有者乎是中國之新又莫新於羣經矣粵稽書有宅西及西戎即敘西被流沙之語傳稱仲尼引古語有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之文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又職方氏賈疏云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中庸言舟車所至人力所通意五帝三王之世中國之學說政說凡經籍精意必有流傳西土者豈待疇人分散老子西行而後然哉夫以西人得經籍之緒餘師其意勿失競智爭能而富彊遂雄眎乎五洲矧中國固有之經人人常讀之書苟掫捃一切破碎支離之訓辭與夫陳腐迂闊之理語擇其適於世務者致諸實用其收效豈淺尠哉而在今日則尤要焉方今

天子銳意天下事近日
明詔又宣布立憲矣以積弱之候創為立憲之說竊恐錮蔽守舊者色然以驚謂非中國所宜而橫生阻力又慮謬託維新者久灌於詖邪之說而衝決籓籬惟正其學術宗旨使知憲政之善者皆吾經義所固有而又不能軼其範圍也夫何阻抑衝決之患哉然則以經義發明西學將西學準諸經義通中外融古今開風氣正人心莫善於此南皮宮保勸學篇會通一門早已見及矣　奏定學堂章程於大學堂研究經學法謂求經之有用貴乎通務當將經義推之實用務當於今日實在事理有關係處加意考究又　京師大學堂經學科講義有通變篇皆南皮言會通之意也元音不揣菲陋竊師此意著為十三經西學通義十四卷非敢言撰述蓋時事日棘為國民者具有忠愛之忱不能已於言焉意在使偽舊之流推廣智識不以錮蔽而壞和平之局也又欲使偽新之輩折衷聖言不以詖邪而貽世道之憂也區區之意如是若夫剽竊之譏弇俗之誚誠不能免識者諒焉光緒三十二年十月日平江李元音自敘

十三經西學通義

平江李元音著

[seal]

周易

古今言理數之書中國莫精於易西國莫精於幾何原本今西國入學之始即教以幾何畫形之學人人習之蓋彼中凡百學問皆從圖畫入也王伯厚言伏羲之易當以圖觀林艾軒言易不書無悟入處李舜臣隆山易本傳自序曰易起於畫捨畫無以見易然則中國之易學與西國之幾何學皆當以圖畫為基礎

西人之攷求電學匪伊朝夕矣而其理則中國古籍先言之諸子緯書無論矣今請徵諸易易言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各從其類也正義曰造化之性陶甄之器非唯同類相感亦有異類相感者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之類案琥珀拾芥即西人乾電所由起也磁石引針即西人溼電所由起也

易之為書可以攷種類蕃變之迹可以究民生日用之理動植物二學寓乎其中也如乾卦言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正義引周禮大宗伯之天產地產大司徒之動物植物謂本受氣於天者是動物含靈之屬本受氣於地者是植物无識之屬朱子語類云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下據此知易於動物植物原分為二類也今西人於動物學植物學皆立為專科即易言各從其類之意

易言雲從龍風從虎正義曰此二句明有識之物感无識夫物之

有識與无識至異矣而相感者即化學家所謂物質相異者愛力大之謂

乾之文言曰義者利之和也（程傳利者和合於義也）此可知權利義務原不分爲二事也文言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程傳乾始之道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無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之大）此可知爲治者當知舉國上下公共之利益也吾中國人以嗜利聞天下心計之工自營之巧非東西各國所能及宜其富力甲天下財競雄五洲而困窮若此毋亦不明學理不知利字之界說有應得之權利而先自放棄其義務乎見頃刻錙銖之小利乃不惜捐棄此後應享無窮之大利乎一人如是人人如是吁中國國力之薄弱皆坐是而已

地圓之說於易有徵乎曰易雖不言地圓而有地圓之理坤之大象曰地勢坤夫地何勢因天之勢以爲勢天勢圜則地勢亦圜矣周易姚氏學引董子陰德尙形而露情陽道无端而貴神之言謂坤順也地位天中其形勢順天爲高下也案仲虞所言是也彖辭言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文言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玩彖辭及文言順承天之文與大象地勢坤之文合而觀之可知地爲球體矣（說卦傳言乾爲天爲圜而於下僅曰坤爲地不曰爲方經蓋以地順承天言天圜而地圜從可知矣）昔西人哥白尼言地動天靜彼中繼起天學名家亦有疑之者迨侯失勒法一出而哥氏之學復振中國自譯談天一書疇人家莫不以地動天靜爲定本愚謂地動之說確不可易易言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王弼注曰動之方直不爲邪也柔而又滑消之道也其德至靜德必方也正義曰體雖至柔而運動也剛據此可知地之體本圜而動矣其言靜言方者特以地之德耳知此而何疑西人地與五星繞日而行之說

坤之文言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孔氏穎達謂苟或從王事不敢爲主先成之也據此知妻道臣道不敢擅權自主此中國聖人扶陽抑陰之大義也乃今不軌之徒摭拾西說謂人人有自主之權極其弊則臣可以主君之權妻可以主夫之權不至廢人倫壞國是不止豈知西國固無此政教無此法律乎張南皮宮保勸學篇言西人愛敬其妻雖有過當而於其國家政事議院軍旅商之公司工之廠局未嘗以婦人預之謂西國固有夫婦之倫此可見西國有妻道雖陰

之爲美而不以之從王事也曾惠敏改訂俄約辦事艱難情形疏曰西洋公法凡奉派之公使無論頭等二等雖皆稱全權字樣至於遇事請旨不敢擅專則無論何等莫不皆然此可見西國有臣道以之從王事而弗敢成也

乾坤既位次之以屯屯之彖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其大象曰君子以經綸是屯難即經綸之日也觀於屯卦之後次之以蒙曰蒙以養正知經綸以學校爲始夫國家當衰困之時教育振興而後挽回有自耳西國十九世紀德爲拿破侖所破謂欲再造德國非使國民知教育不可教育既興遂復法仇而法與德國戰敗後日懷報仇之心凡政治法律工業等皆欲凌駕德國而於教育尤注意此歐洲因屯難而興學校之已事也曩時日本制沿封建政逮諸

侯國內大亂王維新時治權統一始頒全國學校之制廢家塾及寺子等屋悉變爲黌序此亞東因屯難而興學校之已事也美國昔聽命於英不忍英之陵虐遂起兵而拒之以華盛頓之雄烈屢蹶屢振血戰八年遂與英盟而爲敵國至今黌舍之盛不減於英法德倭諸國此美洲因屯難而興學校之已事也今中國外患日逼可謂屯難之時矣而二三君子有世道之責者以爲欲捄時艱在培人才欲培人才在興學校其得經綸之要乎

古之爲治者即君即師困學紀聞曰乾坤既位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養正作之師胡炳文本義通釋曰有天地即有君師乾坤之後繼以屯王震之一陽而曰利建侯君道也又繼以蒙王坎之一陽而曰童蒙求我師道也案此謂君爲民之師也歐美

日本各大國學校之興皆國家主之君相任之蓋必合君師爲一而後教育之範圍始大

英儒斯賓塞爾謂教育者所以求進於文明也而小學規模當從未文明著想而施以適宜之教育德儒奇羅謂小兒之心意發達與人類之發達相應人類發達由野蠻而文明㬎案斯賓氏與奇氏之言即周易蒙亨二字之義也蒙卦以蒙亨冠首孔仲達言蒙者微昧闇弱之名物皆蒙昧唯願亨通故云蒙亨又程子曰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觀仲達及程子之言豈非教育求進文明而小學當從未文明著想乎豈非小兒之心意發達由野蠻而文明乎誠知此義則今日中國求進於文明其教育規模當先注重於小學蒙學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正義曰能以蒙昧隱默自養正道乃成至聖之功可知古者初等小學堂以養正道尊聖教爲根柢也近者

奏定學堂章程言初等高等小學堂以養成國民忠國家尊聖教之心爲主各科學均以漢文講授一概毋庸另習洋文以免拋荒中學根柢此與易義蒙以養正合而與東西洋小學校之制亦符德國小學校直譯爲國民學校因全國人民皆須就學務養爲德國之民也大抵英美德法日本小學校之制雖略有不同而其宗旨以教成國民忠君愛國爲主不甚相違也

蒙之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周易姚氏學曰利用刑人者用發蒙之道以正法教人故象曰以正教人則人皆化善而不離於刑桎梏可不用矣其自注曰正法教人亦謂之刑詩曰刑于寡

妻不謂刑戮也經言用說桎梏則非刑罰明矣道德齊禮聖人所以禁民庠序學校聖人所以禁士殘酷爲政古所未聞也案仲虞訓刑爲法是也仲虞之意蓋謂學校之中以正法教人則人化而爲善可以不用刑罰也斯義也今日本學校得之日本波多野貞之助教育原理曰西國學校皆有體罰德用鞭英用手棒日本小學校令教員雖有懲戒學生之權而不可撲撻故至今無體罰如波多君言英國有體罰而日本無體罰也夫日本之無體罰者所以重士人衛生之學養生徒廉恥之心耳其教育之法較西人尤爲完善

張皋文虞氏易事曰蒙養之道外則師傅內則后妃納婦吉子克家謂毋教也此以二上五爲父伏巽出則二爲母初發震爲子則

母子之象案舉文以納婦吉子克家爲母教其說是也西國教育雖以學校教育爲重然以家庭教育爲始彼中分教學堂之事爲百課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亦可想其家庭教育之善矣英儒陸克氏亦主家庭教育瑞士裴司塔氏亦謂兒童之受教必自母始若初生時則體育尤爲重要易言包蒙德旌姚仲虞言互坎爲血卦坤爲母震爲子包蒙謂胎教也其自注引說文包象人裹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之文又引大戴記保傅篇胎教之文又引虞仲翔坤爲包之文謂胎教之善由於母故包蒙吉案姚氏言是也中國古時本重胎教自後世廢而不講此人格所由卑劣耳泰西教育家以胎教爲先固不待言近日京師大學堂所編經學講義言泰西教育家以胎教爲先此外公理家攷求人物之遞進亦以胎教爲重西國公理家攷求物種人種遞嬗遞進之理謂凡有官之物一體之中有其死者有其不死者如一

草木根荄支幹果實花葉其死者也而常有不死者離母而附於其子綿綿延延相續不斷是曰傳種爲人亦然醫學家研究生育之病亦謂胎教非虛西國醫學家謂胎教之說非虛法蘭西當革命之際人心多恐懼所生子多腦病又謂醉時所生子多好飲惟西人重視胎教此種族所以自强學業所以有本也今中國如欲使婦女講求胎教必先使婦女皆受教育蓋婦女嫻乎學問明乎法度則未有不善於治教者耳

各國學校之制皆注重小學堂其所踐之課程皆足發其雄武忠義之氣昔德皇維廉第二世曾演說於柏靈小學校曰凡吾德國臣民皆宜注重體育苟體育不振則男子不能負當兵之義務以捍衛國家又日本小學校讀本多含愛國尊皇之義而於中日海陸戰爭事蹟尤詳蓋國民忠君愛國之忱與夫犯上作亂之漸均於小學堂胎之易蒙之上九言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蓋當童蒙之時無忠愛之心而有寇盜之行則不利孰甚焉若擊去其童蒙心懷忠愛爲國禦寇則上下之願皆順也利不利之故視小學堂教育善不善耳往時曾國學校之善甲於歐洲大將毛奇嘗指小學校生徒而言曰師丹之役非我等能勝法人也而此輩之能勝法人也至哉此言經言利禦寇而本於擊蒙即是此意

訟之初六言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忍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經意蓋謂訟當辨釋不可拖累耳華英定讞章程曰西國問官之聽訟也設以陪審之官參以見證之言細考各證人有無疑竇是否符合一一斟酌盡善然後以有罪無罪二語分別申覆問官若以爲有罪也問官定其罪名若以爲無罪也問官即立與省釋此深合經言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之義旅之大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經意蓋謂獄宜訊

問毋徒監禁耳華英定讞章程曰凡人縱被人告案斷無有濫行監禁不即開堂訊問之理苟或事出無奈暫行羈管亦必從速秉公庭鞫此深合經言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之義中孚之大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王弼注曰信發於中雖過可亮經意蓋謂罪非故犯則宜輕緩耳華英定讞章程曰英國刑律之緊要關鍵在於分別故誤兩途是以殺人之案必徹究其有心與否罪名即緣之而定苟或無心罪即從輕此深合經言議獄緩死之義

訟大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王弼注云无訟在於謀始謀始在於作制契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正義曰凡鬭訟之起只由初時契要之過謂作契要不分明據此可知契要分明爲止訟第一義也西國之制凡租地租屋租物購貨運貨合股保險

各事無不立爲契約其條例嚴密而分明此不獨爲徵稅計也而
藉以息訟西人眞善於作事謀始乎
困學紀聞言古者君臣之際分嚴而情通上天下澤履其分嚴也
山上有澤咸其情通也不嚴則爲未濟之三陽失位不通則爲否
之天下無邦據此知中國古昔盛● 君臣之際情分相兼也宋樓氏鑰攻媿集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然天不以高爲貴而以下澤爲光明又曰古之君子分甚嚴而道則同勢甚尊而情則通又宋何坦西疇常言曰分嚴則尊卑貴賤不逆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案樓何二君於君臣之際亦兼情分二字言之 自秦漢以
來古禮淩夷堂廉隔閡臣之見君拜跪之節益繁分嚴而情不通
矣今之言新學者動訾議中國君臣之分過嚴以爲不如西國情
通之爲愈竊謂西國君握臣手臣嗅君之手此不免簡陋然西臣
見君亦有免冠行屈一膝之禮固非盡主於簡陋也今中國有志

立憲矣往時天澤之分太嚴者宜酌中外古今之制量予變通近
江蘇學使唐景崇奏立憲政策豫籌大要指言下情不可不通而
體統不可不肅善哉此言得古者君臣之際情分相兼之意矣
泰爲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爲天地不交而
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泰與否之分在於民氣之
通不通耳今之士夫動訾議中國之上下隔閡而心醉歐美之風
竊謂歐美上下一心百姓亦可見君國有大事及政治不便者百
姓向議院而言固法良意美矣然法之議院民權過重美則叫囂
之氣滋甚凡國有上議院者類皆世族盤據豈盡上下志同乎若
夫中國上下之志固未能同矣然此後世之失而在古昔盛時不
如是也易泰卦之上下交而其志同固爲通民氣之證此外如屯

初九之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隨之大象曰君子以省方觀民
設教臨之大象曰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井之大象曰君
子以勞民勸相兌之彖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
死此其上下志同民氣之通豈歐美所能及耶近日中國講求新
政頗知前此上下隔閡之弊竊謂略等級之分則屯之以貴下賤
之說可師也廣學校之制則隨之觀民設教臨之教思无窮之說
可師也興農田之利則井之勞民勸相之說可師也作忠義之氣
則兌之說以犯難之說可師也遠師經籍之意近參英日之治人
人有愛國之精神人人知公德之利益上下一心而國勢固矣
對外之界說苟明則羣學不可以不講也雖然難言矣自小人之
有才無德者倡爲合羣之說而幾幾乎禍天下於是士夫相戒不

敢言合羣夫處此爭競之世我國民全體之羣固宜亟亟焉以聯
之考此其責任在有德有位之君子曷不觀易同人之義乎夫同
人卽合羣也經言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朱子本義言必其同合於君子之道乃爲利也彖辭言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蓋合羣之道貴乎以天
下爲重出於大公而通其志此君子之事也若小人者於一羣之
內暱其所親私其所愛不論其人之賢否善惡雜沓以收之一有
偏私則其羣必敗經言同人于野亨于門无咎于宗吝蓋明明言
羣之宜大公而不可涉於偏私耳朱子訓同人于宗之宗爲黨是
羣學宜講而黨禍亦可畏也然則非君子不可以言合羣
泰西人於種族之界辨之最明西國蠟人院分地球人種爲四分族爲十有五其於種族之辨固已精矣至見鳳儀而知爲蒙古種見李鳳苞而知爲老子後異哉西人種類之學研精至此眞匪夷所思矣 持之最嚴同族

則相吸集異族則相反撥若德意志若意大利皆以同民族而建新邦若匍牙利以與民族分離於奧大利其最著者也今中國於彼族固不可持之過嚴擠異端而召禍亂也然而種族之辨亦不可不明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朱子本義曰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程傳曰各以其族類辨物之同異也誠知此義何至有不顧國家而輸情於外域者乎又何至有欲保富貴而求庇於他人者乎

泰西小學校之普通教育無論貧富皆須入學皆授以智識智識日開則工業日進謀生有術富者裒聚其所有而愈富貧者益進其所無而亦富也日本山路一遊講義論小學校之本旨有化貧富之懸隔一條言富者皆由智識得來貧者不知而生忌心因忌心而有劫盜爭鬭之事於國家治安大有妨礙故必設普通教育以減少貧富之懸隔其減少之法非使富者漸降而爲貧乃授貧者以智識使漸進於富易謙之象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其

恃有普通教育乎宋儒馮氏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俾小大長短多得其平非君子謙德之象乃君子治一世使謙之象也又朱子語類問裒多益寡其損高就低是教恰好如馮氏君子治一世使謙與朱子是教恰好之說可見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功效必須由普通教育而來

日本嘉納治五郎自中國遊歷歸演說中國教育事謂中國人向有自尊自大之習今日風氣頗開頗以不如人爲恨漸趨於謙虛一派因謂謙虛與尊大當並用之一味尊大則不知取他人之長以圖進步一意謙虛則震於外人物質之文明不知己國有致强之道必至心灰氣沮不能自振案謙虛與尊大當並用之即易言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之義也誠知此義則謙虛亦致强之道耳

謙之六五言利用侵伐上六言利用行師蓋謙以不如人爲恨欲意氣振精神戒虛憍崇篤實自强之道即寓乎其中也

英美二國智育德育體育三者並列德國則體育與智育德育不並列日本教育初仿德國近亦仿英美教育三者並列然日本山路一遊講義曰智育德育體育三者似不宜並列因製爲表以德標首而係教育於下教育又分爲智識道德國民三事其言曰分教育體育爲二教育屬心意體育屬身體合而言之爲陶冶品性即造成一箇德也案山路君之表以德標首是以德育爲重也周易蒙之大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蠱之大象曰君子以振民育德所謂育德者即德育之義也蓋人當蒙昧之時非德育無以爲文明之本事當蠱壞之候非德育無以立建樹之基

西人言地球初亦有光惟體小而熱力漸縮遂凝爲地中之質猶時有火山噴出愚案易曰山下有火賁正義曰取山含火之光明象君子內含文明以理庶政夫經取火山之象有其象必實有其質矣是西人言地球初亦有光之說信然地中火質有時發洩則爲地震亦有裂爲火山火井者地既外冷而內熱則入土百尺即加熱若干度深至十里則金石皆鎔矣

中法紀日以甲子六十日而週西法紀日以七曜凡七日而週此中西歷不同之一端也然西法七日而週其義即本於周易之七日來復週則復初故曰來復凡易言七日者俱是來復之義震之六二曰七日得朱子本義曰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又既濟之六二曰七日得程傳曰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案朱子言七乃更始程子言七則變即西人以七日爲一週之義西人七日禮拜凡工藝商賈皆休息國不聽政是即復卦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之義攷工記曰通四方之珍異以資

之謂之商旅鄭注商旅販賣之客也引易曰至日商旅不行賈疏易曰者復卦象辭文也一日之中商旅不行餘日即行玩賈疏之意可爲西商七日一休息之證

西人七日一休業不知者以爲是日舉國上下燕息偷閒之候其知者以爲是日舉國上下省身克己之時蓋西人於禮拜日反省一週事也日本波多野貞之助教育原理於訓練之目的一條言當教誨時但令其於己之所爲未行者觀察之既行者反省之足矣原注云反省須有暇時泰西禮拜以此英國禮拜日一體休業德惟旅店照常又各國最重生日禮拜反省一週事生日反省一年事也據此知西人禮拜日非燕息偷閒之候乃省身克己之時也夫七日反省一己之行爲豈西人創例哉易復卦言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於己之出入與己之朋類之來能審其无疾而无咎者由於七日反省之功耳震之六二曰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程傳曰震懼之來雖量勢巽避當守其中正无自失也既濟之六二曰婦喪其茀勿

逐七日得程傳曰逐者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也程子之意蓋謂喪特失其在外者逐則失其在我者矣是當戒之戒即反省之意夫陽氣至七而來天之道也卦位至七而變易之道也聖人著此理於經而後人不知其理而不能用而西人七日反省一週事竟與天道易道相符合斯亦奇矣乃中國貴洋賤華之徒於西國政學之源懵然無知而徒襲其飲食服玩與夫星期禮拜甚至文學聚會之事亦以七日禮拜爲節目貿貿然效西人之習俗而不知其用意之所在而又不知爲中國古義誠知七日爲反省之日也能毋愧耶

今日世界競爭劇烈非剛毅其精神健全其身體其人必不能生存於國中其國必不能立於地球之上歐美之人未有不講求衛

生之學者也而尤以日本爲最吾觀日本人著書論衛生之理往往有合於周易之旨隨之大象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經意蓋謂晝以作事夜以安身貴得隨時之宜耳日本川戶測生理衛生學曰世之少年往往耗費其精神疲乏其身體或數夜不眠使腦無片時之息或黃昏伏案使眼爲暗中之摸索實由不講衛生之故也案此與易言嚮晦入宴息之義同頤之大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經意蓋謂禍從口出病從口入均非頤養之福耳日本石川利之著萬國龜鑑一書其衛生一門引宋張南軒之言曰少言以養氣是攝生之大要也又引日本中神右內及石川文山及山鹿素行及奧田川角節飲食之言案此與易言慎言語節飲食之義同損之大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經意蓋謂和說則無忿知止

則無慾損爲脩德之要耳日本石川利之萬國龜鑑其衛生一門引英吉利學士葡爾哈弗之言曰人欲身體康健則莫若心氣和平情欲節適此與易言懲忿窒慾之義同

日本波多野貞之助曰英人領地最多因其女子皆有學問能以遠大之志趣教其子使有冒險進取之心又以諺語爲戒故英人尚信其教育使然非一朝一夕所能致也又日本中谷延治曰英國航海術最盛以漕船爲國戲即鬪艇因其國四面皆海故學校中習之以長其冒險進取之精神愚案易坎彖曰行險而不失其信坎之大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是古人於行險之際必以信爲重而其事又必於學校教之習之也坎在八卦之數其七卦皆一字獨坎加習字者蓋以此卦上下皆險是爲重險之際君子必當預習之然後可以濟其險而進取也彼英人航海

業之盛非得之於教育安能至是哉

曾子天圓篇火日外景金水內景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困學紀聞引此謂其說本於易之坎離坎內陽外陰故爲水爲月離內陰外陽故爲火爲日愚案此即張子正蒙參兩篇所謂火日外光能直而旋金水內光能闢而受是也其直而旋者即回光鏡之理其闢而受者即透光鏡之理

立法行政分權之事泰西早已行之及法儒孟德斯鳩爲闡明其理確定其範圍各國政治乃益進化焉孟德斯鳩曰苟欲得善良政治者必政府中之各部不越其職然後可然居其職者往往越其職此亦人之常情而古今之通弊也故設官分職各同其事必當使互相牽制不至互相侵越愚案立法行政分權之說雖始於

西人而其理周易有之睽之大象曰睽君子以同而異王弼曰同於通理異於職事孔疏曰佐王治民其意則同各有司存職掌則異此即孟德氏言設官分職各同其事互相牽制不互相侵越之理也又艮之大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王弼曰各止其所不侵官也即孟德氏言政府中之各部不越其職之理也

日本波多野貞之助曰西國婦女亦能營業不拘於裁縫一事也不營業者則在家主中饋故以割烹爲重又曰日本高等女子學校亦教割烹事宜據此歐洲及日本之婦人亦以中饋割烹爲職也夫日本舊俗輕女婦人司中饋固其常也至西國愛敬其婦或疑於中饋之職有虧而烏知其不然哉然則家人卦言无攸遂在中饋貞中外一理也

西人於夫婦之倫最爲重要此與中國之五倫君臣父子爲重原有不合之處然細思之亦有說焉夫人之能立於競爭之世者以其能羣也故言羣者必託始於家族言家族者必託始於婚姻婚姻者夫婦之謂也是夫婦實羣治之第一位其理中國古聖人固已示之矣如周易一書皆含有陰陽二字之義又如上經始乾坤下經始咸恆又如序卦言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經意蓋隱隱以男女夫婦爲羣治之第一位也夫倫紀之理以君父爲重合羣之事以夫婦爲先二義原並行不背然則謂西人重夫婦不無過當之處則可謂其顯違聖教則不可

今日欲教育普及以爲立憲之基礎僉謂當由地方自治始而吾謂欲實行地方自治之制則尤當自一身一家始周易言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程傳家人之道各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夫以父母而稱爲君長者以其有自治之權也自古至今凡民一家之中聽其父兄自治之天理耳自然之勢耳國法之所許耳故古語稱父曰家君而今律名父兄曰家長今之譚維新者動謂國者大團體也家者小團體也凡大團體必積無數之小團體而後能成竊謂大小團體之說其名詞雖不雅馴而意則未可非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林希元曰正家而天下定猶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案林君引孟子之言以釋易誼即小團體推之以至大團體之意

泰西財賦之用每歲定額多寡率由議院酌納視國家緩急爲輕重儻軍興度支不足則借國債於民間而按年償其息有時國債之項積歲累增爲數益多則當節用減費設法變通其庫用出納甚有節制若歲入有餘則以償國債之存本而輕其息有事時或更增貸論者以爲國債之舉上下交受其利國債愈多而國脈愈固其故何哉蓋百姓損其有餘以補上之不足王令朝頒軍需夕至閭閻之富無殊國帑之充易所謂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者也每歲所徵之稅即以所贏爲每歲所償之息而仍復歸輸不匱易所謂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者也

萃之大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鄭康成云除去也蜀才云除去戎器修行文德也鄭蜀所言直書生之見耳豈

經意也哉惟孔疏謂除者治也人既聚會不可無防備程傳謂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此二說得之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今泰西各國類皆有水陸精兵若干萬而猶今日添戰艦明日築礮臺今日製槍礮明日籌軍餉不知者以爲將窮兵黷武而無極也顧何以近年來練兵愈多器械愈精而戰事愈少乎蓋各國以除治戎器戒不虞而已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王弼注曰民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爲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也孚然後乃得元亨利貞悔亡也管子法法篇曰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是故仁者智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商君書更法篇亦有此說且謂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案管商之言即輔嗣所本以釋革義也

此義也吾於東西洋之已事見之曩時日本變法之更服制也當時西人亦竊笑之迨後工藝日精製造日善西人又從而稱道焉又日本曩年開院集議有擲石噪擾傷及議員者其初設電綫愚民起而爲難有斫柱斷線者至於今則舉國皆知西法之善矣英之初開鐵路也國人相與疑阻以倫敦蘇士阿摩登海口往來車運用馬三萬餘匹若用汽車慮妨小民生計耳迨車路開通用馬乃至六七萬匹蓋道途便利貿易日繁火輪車祇行幹路其枝路歧出相距百里內外就火車者用馬益多迨今鐵路六通四闢而車馬之生意益旺人始知汽車馬車互相爲用即歐美各國皆然豈非民難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乎

革之爲卦內離外兌離爲文明兌爲和說故必其人具有文明才

德出以和平手段而始可以言變革經曰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象曰已日乃革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蓋改制變法爲最重大之事不可輕遽躁妄未當其時則民必疑已日者已可革之日也元儒李氏簡曰已日者已可革之時也又必文明以說文明則事理無不察說則人心無不應以此而行則所革皆當其悔乃亡也夫中國本數千年文明之國也雖法積日敝變法者因其所固有而損益之本中國之特長參以外國之新政以和平出之即日進於文明之域矣此即革卦內離外兌之義也乃今之妄人輕言變法以爲變法必用衝突主義彼蓋欲破壞國家也非有心於變法耳

革者即改制變法之謂也聖人歸其事於二五兩爻而初與三皆

未之許蓋改制變法必有其位有其才有其時而後可此天子及大臣之事耳初九居下無位剛而不中上無正應祇宜固守不可變革故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九三過剛不中在下而躁於變革故曰征凶貞厲也惟六二和平中正以臣道上輔陽剛之君同德相應所革必善故曰貞吉无咎程子曰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惟九五陽剛中正身居尊位爲革之主足以損益百王創制立法煥然一新故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朱子曰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爲革之主故有此象夫居九五之位者謂天子也居六二之位者謂大臣也聖人於改制變法之事望上之人主張不欲下之人干涉蓋出自下者其事烈出自上者其道順然上之人於法制之弊可變革而不變革則下之人將起而變之矣且慮外人執其權補我之變矣夫至外人代而變革則自主之權失而其事何堪設想則何如己之速爲變革矣是所望於居九五六二之位者

易曰革先王以治歷明時歷之貴隨時改訂也明矣攷西人前此歷書所述本多祿某之法至哥白尼而有所改訂可謂善矣然哥白尼之後至第谷而大有變更至於第谷法益備矣然爵默遠鏡之製又出其後則其爲累測益精得於革卦之義也日三月成時月三日成霸霸之義從月亦從革說文革更也故術家因之隨時修改求合於天行乃明人不知此義自成化以後歷法紕繆而臺官墨守舊聞朝廷亦憚於改作建議者俱格而不行遂使外洋歷法得以乘其徹而起然則事之當改作而不改作吾恐外人乘其徹遍之不能不改作且代爲改作焉

化學家言同類之物不能顯愛力大約物質相異者愛力大相似者愛力小又謂顯愛力而化合之後物之形性全改此深合易革卦之義革之彖曰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王弼注曰凡不合然後乃變生變之所生生於不合者也孔疏火本乾燥澤本潤溼乾溼殊性不可共處若其共處必相侵剋其變乃生變生則本性改矣水熱而成湯火滅而氣冷是謂革也二女同居此就人事明革也案王注及疏所言俱以化學釋經而不外乎愛攝力之理

變法之事在主之於上而不宜動之於下然法之可變者亦當稽之衆論而順從與情也易革之九三曰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程子解革言三就有孚謂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爲也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不疑程子解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謂稽之衆論至於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程子之言真得經意可爲變法之正軌夫變法之事有出自下者有出自上者出自下者必挾制乎上其禍烈矣如法國是也經所謂征凶貞厲也程子解征凶貞厲謂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出自上者必順從乎下其事當矣如日本是也經所謂革言三就有孚是也南皮宮保勸學篇之變法篇曰法之變與不變操於國家之權而實成於士民之心志議論南皮所言即謂變法當稽之衆論耳

易言鼎元吉亨王弼曰革去故鼎取新取新而當其人易故而法制齊明吉然後乃亨又曰革既變矣則制器立法以成之焉變而无制亂可待也法制應時然後乃吉賢愚有別尊卑有序然後乃亨彖曰鼎象也王弼曰法象也蓋

改去故舊銳意維新在乎立法度法度齊明然後可以言新也節之彖辭曰節以制度不傷財象曰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張氏浚曰數度之制因乎人德行之議自於己引記曰君子議道自己置法以民謂己之所不能行與其所不可行而强於人誰其從之一言蔽之道中而已中必自身始也蓋立法爲民而議道自己由上之人始君與民皆受治於法律也繫辭言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朱子本義曰法者聖人脩道之所爲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又朱子語類云聖人脩明以立教則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蓋百姓服從法律而不知所出來其自由者由於法律之中也今東西洋各國無事不有法律之立無人不在法律之中實際合中國經義乃近日少年狂妄之流襲外國半面之名詞舍法律不言而顓自主自由以是而求新不大謬歟

唐開元初禮部侍郎張廷珪上疏曰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啟

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銳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爲福困學紀聞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死咎震以恐致福此可知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將亡而存皆處憂患而有危懼之心耳雖然豈獨中國古人爲然乎今歐洲各國之强盛皆由是而來也勸學篇言歐洲各國開闢也晚鬱積勃發鬭力競巧各自磨厲求免滅亡積懼成奮積奮成强余因宮保之言徵之東西列國之已事如普爲法所滅而遂興法爲普所敗而復存美爲英所制而獨立日本因內憂外患而致維新之治凡此皆有合於多難興王及以惕死咎以恐致福之義奈何中國士夫於喪師失地賠款之後而仍泄泄沓沓屢鑿不悛無危懼之心哉

朱子語錄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雖程傳有所不及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案老蘇所言深得經意而朱子更申足其義二公皆善言羣學者也夫當競爭劇烈之世國界既明不能不內我國而外他國則羣學由此起焉夫人非有患愛之仁則羣必不能合然合羣者必有一定之規則而使一羣之內有裁判有服從而其羣始固蓋羣貴合而合之中尤貴能分所謂渙其羣也儻漫言羣學而不渙其羣則必人人言自由平等而不知羣學之中有界限有秩序勢必至人人對抗而不肯服從此其羣安得而不敗耶

羣者對乎敵而名之也既有國內之羣則必有國外之敵大凡禦

敵者固不可無固結之體以防禦乎敵然不可有暴忽之動以挑釁於敵我觀蒙卦上九之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孔氏穎達曰所宜利爲物禦寇者由上下順從故也言此爻既能發去衆蒙以合上下之願又能爲之禦寇故上下彌更順從也夫上下順從以禦寇即合羣以對敵之意也然屬之蒙者經意蓋謂禦寇當去其闇昧之行爲而以文明出之我觀漸九三之象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王氏弼曰異體合好順而相保物莫能間故利禦寇正義曰四以陰乘陽嫌其非順然好合相得和比相安故順相保也夫和順相保以禦寇亦合羣以對敵之意也然屬之漸者經意蓋謂禦寇當戒其暴速之舉動而徐圖進之今外患亟矣舉國上下宜人人有愛國之精神有合羣之思想而不宜倡言抵拒啟外國之猜疑恭讀光緒丙午年二月初一日　上諭有曰團體原宜固結而斷不可有仇視外洋之心權利固當保全而斷不可有

違背條約之舉善哉　聖言其郎上下順從和順相保之怡乎

泰西諸國競言製造製造之用專恃機器機器於易有徵乎曰易無機器之名而有機器之理水在火上爲既濟其初九曰曳其輪濡其尾无咎火在水上爲未濟其九二曰曳其輪貞吉夫輪者凡百機器所自出也阮文達著疇人傳於西人鄧玉函傳後論曰奇器之作專恃諸輪蓋輪爲圓體惟圓故動數輪相觸故能自行西人以機巧相尚殫精畢慮於此故所爲自行諸器千奇萬狀迥非西域諸國所能及玩阮氏言是西人所爲自行諸器專恃乎輪也而其理周易早已啟之

變法固爲今日之急務然有可變者有不可變者法制器械可變者也綱常倫紀不可變者也請徵之易如繫辭云通其變使民不倦又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此法制器械之可變者也如繫辭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又云列貴賤者存乎位此綱常倫紀之不可變者也

易簡二字粗觀之似極平淡其實爲致治不易之定理近日　京師大學堂所編經學講義引易繫辭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之文謂上世之法簡後世之法繁上世之法在興利後世之法在防弊法簡則民易從法繁則民思遁故上世之法雖疏而實無不行後世之法雖密而實無一行者愚案此言誠當矣然謂後世之法繁第就中國言之可也而不能以概外國請更進一言曰外國之法簡中國之法繁外國之法在興利中國之法在防弊法簡則民易從法繁則民思遁故外國之法雖疏而實無不行中國之法雖密而實無一行者京師大學堂經學講義曰堂廉遠隔禮文繁縟下情不達真意無存故宜盡刪芟縛束之具繁重之儀順乎人情切乎時勢化裁變通別爲條格使民公認庶乎易知易從而法無不行矣竊謂今日所宜刪裁而變通之者不獨繁縟之禮文也他如文字之重複條例之繁瑣法律之嚴密官制之種疊衣服之煩冗均宜量爲裁減順人情而切時勢以求合易知易從之理

幾何原本徐光啟記此書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實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實至簡故能以其簡簡他物之至繁似至難實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難易生於簡簡生於明綜其妙在明而已如徐君所記是幾何原本之妙用不外繫辭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之理夫天學初函諸書以幾何原本爲最其書論三角形論綫論圜論圜內外形論比例論綫面之比例論有比例

無比例之理論體卷中每題有法有解有論有系法言題用解述題意論則發明其所以然之理系則又有旁通者也非熟精度數之理者不能作此造微之論而其理則易簡二字括之可見中國聖人之易道無中外皆受其範圍也

鍾天緯西學古今辨曰氣學分兩種有空氣有蒸氣空氣者合養氣淡氣而言之環地球外皆有空氣包羅即天地絪縕之氣所以生育萬物者也人物皆處空氣之中如魚之游泳於水中人物四圍受空氣所壓故骨肉停勻若一離空氣則百脈僨張氣喘欲死云云案鍾君所言西學也亦易理也繫辭言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孔疏曰精氣爲物者謂陰陽精靈之氤氳積聚而爲萬物也游魂爲變者物既積聚極則分散將散之時浮遊精魂去離物形而

爲改變則生變爲死成變爲敗案仲遠言陰陽精靈之氣氤氳積聚而爲萬物即鍾君言天地氤氳之氣所以生育萬物也仲遠言將散之時浮遊精魂去離物形而爲改變則生變爲死成變爲敗即鍾君言一離空氣則百脈僨張氣喘欲死也然則易言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即氣學家言空氣之理

昌黎韓氏言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韓氏言道有君子小人者即易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韓氏言德有凶有吉者即易言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之類是道德者非一成而不可變者也今之士夫談維新者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彼固以爲道德者天經地義無可增減先聖昔賢揭旨以詔後人後人率由之而已安有所謂新焉者然

獨不觀易大畜之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乎又不觀易繫辭言日新之謂盛德乎此古聖賢言新道德之證夫道德之爲物由於天然者半由於人事者半有發達有進步前哲不生於今日安能制定悉合今日之道德乎今者中西之學並用新舊之見未融吾中國先聖精微之誼或湮沒而不彰而流俗相傳道德之糟粕勢不足以範圍今後之人心況少年誕妄之流襲外國名詞倡爲道德革命之說恐一倡百和將有厭先聖昔賢之道德爲陳腐而吐棄之者吐棄陳腐猶可也若並道德而亦吐棄之不至無禮義廢人倫不止二三大吏愁然憂之勤勤焉於存古其振興學校多注意於修身立品此其意亦良厚雖然恐緩不濟急也爲今之計惟有斟酌古今損益中外取易輝光日新其德以及日新之謂盛德之意發明今日之道德而提倡之庶足以維持人心於不敝不然恐後日泰西物質文明盡輸入中國智育愈甚則德育愈衰是不可不慮及之也

西洋各國有一種阿剌伯數目字如中國號碼字之類各國以其適用也通用之不過九字然自小數至於億萬數祇用此九字而無窮案此即易卦畫之例（困學紀聞引易緯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爲古文天地風山水火雷澤等字又楊誠齋易傳曰三三古之天地字曷由知之由坎離知之僊之爲三三立之爲水火若雷風山澤之字亦然故漢書坤字作巛八字立而聲畫不可勝窮矣豈待鳥跡哉後代草書天字作互卽三也又項安世家說說經篇曰說文益字從水從皿以水注皿故謂之益以此推之坎卦三卽水字也初作八卦之時乾坤坎離震兌艮巽必皆以三畫爲字今巛尚爲坤川尚爲水餘可知矣據易緯及楊項二君之說可知八卦之畫卽字也）夫以八卦之畫演之爲六十四卦爲三百八十

四爻爲萬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萬事萬物莫不統之其妙義環生豈阿剌伯字所能及哉

繫辭云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正義曰聖人治理其財用之有節正定號令之辭出之以理禁約其民爲非僻之事勿使行惡是謂之義義宜也案此即商法民法之謂也西國法律有商法民法如定銀行社會航海開鑛等謂之商法如定長幼尊卑婚娶喪葬承繼分產等謂之民法斯二者教化之本原人民之生命是西人無人不在法中何以云自由蓋彼之自由者法律所與之自由也法律一立則人人當服從法律彼此不相侵害之謂豈毫無限制人人爲其心之所欲爲哉

先儒以易爲卜筮之書（文獻通考曰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而今之說者以爲以卜筮言易是輕視易也豈知以卜筮言易古聖人其有微意存乎

夫卜筮之道精而言之即天道也古聖人慮後世人君之專制也而使之受治於天道之下然天遠而無憑故假諸卜筮此古聖人之微意也記曰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又史記言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今書所載洪範九疇而稽疑居其一其有大疑於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之外則曰謀及卜筮此可知古之人君有事於卜筮因對於天道而不敢自專也夫古中國所謂天道猶今各國所謂憲法耳古中國之君對於天道而不敢自專猶今各國之君對於憲法而不敢自專是古中國雖無立憲之名而有立憲之意雖天道遠而難知不若憲法近而可據然今東西國之憲法亦必本於天然之理則又未嘗不同也今中國預備立憲乎請參酌中外古今之制本於天理而切於人事

易非空言哲理也蓋在在以人事爲貴以制器爲尙耳阮逸云易著人事皆舉商周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子之明夷商事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亨于岐山周事也朱子發云明夷存乎文王箕子復存乎顏氏之子故曰存乎其人此可知周易以人事爲貴也繫辭所載如舟楫取渙服牛取隨重門取豫臼杵取小過凡十三卦皆取象制器至於爾雅言小罍謂之坎彝首謂之筆康謂之蠱大琴謂之離則又器因卦名此可知周易以制器爲尙也今歐美國民所由興其最先者由於有實業之思想實業之思想何自起則由於政學以人事爲貴以制器爲尙

繫辭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古聖垂教原有此兩種科學也今西國亦然前德國博士那特硜政治學曰政治學者屬於形而上學一部之科學也故欲知政治學之意義必先知形而上學之意義欲知形而上學之意義亦當先知政治學之定義焉以主觀之定義觀之通於有形無形之現象知識也以客觀之定義觀之則事實及理論之湊合也其門徑惟在真理智識其性質可大別之爲二部一曰形而上學一曰形而下學形而上學之研究方法在於自顧內界之事實智識形而下學之研究方法在於就五官知覺之外界事實兩者研究之基礎既異此其結果亦不得不異據此是西學亦有形而上形而下兩種科學也其曰自顧內界之事實智識即道之謂也其曰五官知覺之外界事實即器之謂也而或疑西國之學偏於器中國之學偏於道是又不然

西人利瑪竇明萬歷中航海至中國爲西法入中國之始凡所著

書皆華字華語不煩譯釋彼所著乾坤體義二卷 四庫全書目錄云是書以水火土氣爲四大元行與佛經同愚案西人用四大元行不第與佛經同其與易四象亦無殊繫辭言兩儀生四象正義曰四象者謂金木水火 御纂周易折衷於啟蒙附論有後天卦以天地水火爲體用圖言造化所以爲造化者天地水火而已易卦雖有八而實惟四何則風即天氣之吹噓而下交於地者也山即地形之隆起而上交於天者也雷即火之鬱於地中而搏擊奮發者也澤即水之聚於地上而布散滋潤者也道家言天地日月釋氏言地水火風西人言水火土氣可見造物不離乎四物也據此知西人以水火土氣爲四行本於易理也推原其故蓋西人竊取釋氏地水火風之說而釋氏則陰託周易四象之旨張

牧瀛海論曰西人言理莫精於氣土水火之說即釋氏地水火風之旨而其源實出於周易四象 愚嘗謂中國歷法之流入西土釋氏爲之樞紐也以此推之則周易四行之自東而西者其機紐亦是釋氏爲之

筆算之便與籌算同然籌仍資乎筆而筆無藉於籌是筆算之用尤便也夫筆算惟西人獨擅其能然不必西人始有筆算也明有九執歷不用布算惟以筆紀今西人筆算固其遺意梅氏叢書曰明九執歷不用布算惟以筆紀史謂其繁重其法不傳今西儒筆算或其遺意與 然筆算不始於此也梅氏叢書謂自圖書啟而文字興參兩倚數畢天下之能事六書九數皆原於易非二事也又謂觀九章中盈朒方程必立副位厥用仍資筆札其源流不可想見與故謂筆算爲西人獨智者非也玩梅氏之言蓋以筆算原於易理也六書九數皆原於易則九章之盈朒

方程亦易理也筆算由九章中盈朒方程而來此豈西人之法乎世以筆算爲西人獨智故梅氏駁其非也

日本平田芳太郎曰日俗婚娶最早維新後男女求學之心切且國家有徵兵之令於是婚嫁之期校遲於昔然較歐人年逾三十始娶者猶爲不及案歐人年逾三十始娶者合於易義也繫辭云參天兩地而倚數蓋參者三十兩者二十也周禮媒氏男三十女二十鄭康成曰天地相承覆之數也引易參天兩地而倚數焉白虎通云男三十筋骨堅强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任大衍之數生萬物也 今中國嫁娶之事聽民間自爲之甚有未成人而爲婚者廢學問荒實業戕生命莫甚於此是宜參之古禮及今西例定爲男女嫁娶之年限而官爲掌之夫國者人之所積也人人之身體强則人人之智識强矣自强之道未必不由於此

繫辭言刳木爲舟剡木爲楫弦木爲弧剡木爲矢此皆黃帝之臣爲之世本言黃帝臣共鼓貨狄刳木爲舟說文矢弓弩矢也古者夷牟初作矢宋衷曰黃帝臣也 至伏羲之爲網罟神農之爲耒耜易固言之矣他如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則始於軒轅氏古史考云黃帝作車少皞時駕牛禹時奚仲駕馬輿車之制度釋名云黃帝造車故號爲軒轅氏也 穴居野處易以宮室則始於有巢氏古史考云有巢氏構木爲巢及其久也木處而顛方編槿而廬緝藋而扉 此則工藝之事雖天子亦爲之若夫神農日中爲市則又以天子而關商賈之業聖不自聖貴不自貴故能開物成務爲萬世法三代聖王猶存此意降及後世薄工商爲賤業不獨君相大臣不爲即士大夫亦鮮過問者器用苦窳商旅殫困職此之繇今泰西各國工商之事皆君相領之國家助之至有萬乘之尊世子之貴躬勤操作者不可謂非古義也

古之所謂聖人者非空言哲理浩浩蕩蕩虛懸無薄之謂謂其於人生日用所需諸器有所制作也夫古之包犧神農堯舜非赫然聖哲爲後世英君誼辟所不能及者哉然攷其所謂聖哲不過於網罟耒耜舟楫弧矢杵臼衣服棺槨宮室書契有所創製而已夫網罟耒耜諸物皆後世所斥爲工藝之事也而古人以其開物成務尊爲聖人以此見作者之謂聖耳中國數千年來於網罟耒耜舟楫弧矢諸事仍墨守古來之舊樣此所以包犧之後再無包犧神農之後再無神農堯舜之後再無堯舜也當今之世若能有所制作駕乎古人之上則奉以聖人之美名也亦宜

薛叔耘海外文編曰中國上古之世繼天立極之聖人應運迭興造卦畫造市易造網罟造耒耜造弧矢造衣裳造書契能使鴻荒

氣象一變爲宇宙之文明蓋新莫新於此矣其法由東而西至今西學有東來之法是能新中國並能新及遐方殊俗者莫中國之聖人若也薛君之意蓋謂西學源本於中國古聖人以新中國因及外域也然則今日師西國之良法以自新者實則復中國數千年之舊而已

吳斯德侯因茶壺煮水壺蓋頂起悟得蒸氣之力塞法利因飲酒時水由壺嘴逆流而上悟得汽機之理瓦特以器煮水洞察牛氏汽機弊病製雙行汽機之式奈端因蘋果墜地悟地有引力而究知凡物趨重心之義富蘭克令常放紙鳶以驗電氣之學凡西人制作皆由悟而入也易言包犧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如結繩而爲網罟作舟楫以濟不通作弧矢以威天下作宮室以待風雨當其創製之始亦皆有所觀悟關尹子三極篇言聖人師蜘蛛立網罟淮南子言古人見竅木浮而爲舟見飛蓬轉而爲車以此類推知弦矢宮室亦必有所見而爲之

中國工商業不能振興者由於工不知商情商不與工謀不能收相觀而善之益而在西國不如是也薛叔耘言泰西以工商立國大較恃工爲體商爲用南皮宮保勸學篇言外國工爲體商爲用此易知者也其精於商務者則商先謀之工後作之商爲主工爲使此罕知者也有二者相益如環無端之說南皮之言其義較薛君更精而其言西國工商相需爲用則一也雖然豈第西國爲然乎易義實如是也說卦傳曰巽爲工曰爲近利市三倍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曰爲近利市三倍故爲工子夏曰工居肆此肆字當作市肆之肆解不當作官府造作之處余於論語百工居肆句另有說案仲翔引子夏之言以釋易義深得古者工商相需而成之理宋君育仁言西國工廠主與大商同爲富人則所居在市場盛處可見西國亦工居市肆

佐治芻言曰古人交易無所謂錢也止能以貨物互相調換如牧牛羊者欲用他物則以牛羊易之厥後文教漸開始創錢法以爲通行之物其初尚無金類之錢止用小蛤殼類如貝以代錢後因貝不甚便始以金類鑄造近來東方各國猶有相沿用貝者愚案易言神農氏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以貨物互相調換也然以物易物呆拙孰甚不若以貨幣爲交易之媒介爲善也自神農以後貨幣多以貝爲之觀貨財賄賂等字皆從貝旁可知古之錢幣用貝也至周而有泉然亦不廢貝至秦則廢貝而專用泉矣說文貝海介蟲也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秦廢貝行泉凡貝之屬皆从貝據許君言是中國自秦廢貝不用矣乃今南洋土人猶以貝爲貨

幣佐治芻言謂東方各國即指南洋土人此蓋沿古中國之舊制

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鄭注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周禮司市鄭注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又質人鄭注質劑者爲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牛馬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案鄭言兩書一札而別之及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與易注各持其一後以相攷合其說一也案書契即券約及俗言合同也古之書契蓋官作之凡民間田宅泉貨貿易往來均有書契止鬬鬩之爭訟定闕市之稅章皆恃乎此西國凡租地租屋租物購貨運貨合股保險皆立約而印花稅之法由是而起其法令民間買國家所製之印花粘貼各項契券之上以爲納稅之證法始創於荷蘭盛行於英國今則通行各洲爲歲入之大宗

繫辭言上古結繩而治正義曰結繩者鄭康成注云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義或然也竊謂結繩之治當如西洋教習之法將繩結成字母各國於養濟院中恆有教習之法亦或另設習目書院法用小繩一條作各種節每種節一為字母一將節結成猶之字母拼合儻習者致信於人人或致信於習者即將繩拼成語意習者摩繩便知非僅如康成所謂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也宋君育仁言中國開闢最先有結繩傳音又曰結繩之治當略如外國字母以數形轉移相結傳音案宋君言是也中國自有書契以來不用結繩之治而其法流入彼中亦理之所宜有也

西人言地球之形為圓體在兩極處稍平扁面積約一億九千七百萬方里其運動有二種由本體中心軸線迴旋運動二十四時而一週以分晝夜是為自轉由太陽周圍之軌道循環往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一週以定四時成歲是為公轉愚案西人謂地球自轉以分晝夜者即繫辭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是也西人謂地球公轉以定四時成歲者即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也倉頡言地日行一度風輪扶之此與地球自轉之說合尚書考靈曜言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復三萬里春秋分則中此與地球公轉之說合案緯書及諸子言地球轉動者甚多今不悉數

近人陳次亮言人身之電力必與空中之電力輕重相等故起居坐作得以自由近人鍾天緯言萬物日在電氣之中而已覺電氣伏於萬物之內而無形人心亦有電氣道家謂之三昧火而西人謂之腦氣筋司一身之知覺運動全賴腦氣筋為之覺察也近時西國醫士麥克勞根言吾人所以生存於世界者實藉電力是電

也靜則伏藏於兩腎命門之間動則敷布於臟腑經絡之際愚案三說皆是也其義略同也夫人身有電其說雖始於西人而其理則中國古聖人早已知之易說卦傳言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而又有乾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火為日為電艮為山兌為澤之言蓋人身一小天地也經雖以電屬於離其實不僅離為電也電與天地雷風山澤相感召亦如人身之首腹足股耳目手口之呼吸相通淮南精神訓言膽為雲肺為氣肝為風腎為雨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高誘解腎為雨謂腎水也因水成雨雨或作電腎水也水為光故為電據此則人身有電淮南子知之矣可與易義互相發明

風雲雷雨等中國以為天文西人以為地文蓋風雲雷雨實地面上之物耳西人講求地學約分三類曰地質學如雷俠兒所撰地學淺釋之類曰地志學如慕維廉所撰地理全志之類曰地文學如金楷理所譯測候叢談之類夫乾為天坤為地易之道也易說卦於坤為地為母之下曰為文所謂文者即地文也地文原不僅指風雲雷雨等言之而風雲雷雨等固地文中之物矣

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无妄程傳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大畜以次无妄也愚案英人尚信自幼即以誑語為戒其經營商務者皆以信實為第一義其商業之利亦甲於五洲日本中谷延治講義曰他國為官吏者有學問英則為商者亦多學問講信實重然諾他國不及日本波多野貞之助講義曰信實者亦公德之要素商賈若無信實即不能發達其業務曾游歷歐洲各國所遇商店其品物有一定之價值無一狡詐以欺人者此非在學校訓練之曷克臻此案中谷君言英人為商者尚信實波多君則謂歐洲各國為商者皆然蓋一則舉其最著者一則普言之也此即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之理

序卦言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韓康伯注革去故鼎取新既以去故則宜制器立法以取新也鼎所以和齊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案西國自數百年來討究聲光化電之學研精闡微而通之於製造故新法日出而不窮其新法日出者即舊法日去也泰西新史攬要曰歐洲大勢當西歷一千七百九十三年至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前後四十餘年爲革故求新之樞紐夫所謂樞紐者即易革次以鼎之義也

西人格物之學雖不必本於周易而往往與易義相表裏西人丁韙良爲格物入門一書李合肥爲之叙曰世之說易者以理爲主宰以氣爲流行以數爲對待泰西之學則以默達費西加說理費西加說氣瑪得瑪第加說數利氏東來中國始有名理探幾何原本二書蓋其一說理其一說數皆託始於界說者也愚謂天下之萬事萬物不外乎理氣數三者而已彼西人說理說氣說數者時與易義暗合蓋易義無所不包無中外古今不能出其範圍者也

格致入門云西國百年之前其人專攻金丹之術相傳爲秘訣大英國志云一千六百年前攻化學者祇用紅藥作煉丹之用案紅藥謂鉛汞也化學出於煉丹西人亦自謂之矣然化學出於煉丹而煉丹多託於周易葛洪神仙傳稱魏伯陽作參同契其說似周易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此煉丹託於周易之證也夫中國古者煉丹術士鎔冶金石煆煉藥物或冀得長生不死之丹（如史記言黃帝采首山銅鑄鼎鼎成龍下迎黃帝之類）或貪求黃白致富之術（如漢書楚元王傳言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之類）洎乎西人推攷日深事理愈明始有功於民生利用蓋化學一道爲利甚溥以之養身可壯筋骨以之製藥可療病源其理由長生不死之說得之以之種土可暢生物以之鍊礦可得精金其理由黃白致富之說得之但中土丹家所圖鄙小而語屬子虛西人化學所求廣大而見諸實用其源雖同出於易而其利則不同也

伏羲之畫卦也陰陽互變剛柔相推六十四卦立而化學家六十四原質與之相符蓋化學原出丹家而丹家又周易之支流此六十四原質之目所以與卦數相同

英國公論報（光緒丙午譯）言西士習聞格致之藝以易理爲虛無渺茫竊謂中國古聖興物以備民用曰形曰象曰數曰器曰物而先之以圖畫是易皆徵諸實事非虛測其理也自後世言易者泥於讖緯術數而易學病其支離而矯其弊者則又雜以老莊之談禪悅之旨而易學更流於虛渺（朱子謂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宏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朱子所譏爲易學者實不免此二弊）是華人喜言易而與易日遠也彼西人之學何嘗埘會易理哉然吾觀其格致諸事不外乎形象數器物而以圖畫爲基礎是西人不言易而往往與易理合也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易講解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彼西人可謂能用易者矣

英國公論報（光緒丙申譯）言泰西字母二十六順逆相併可得十餘萬言非氣先音後即氣後音先不外乎音氣二字中國易理自太極兩儀分至四象八卦以次爲三百八十四爻千變萬化非陽中藏陰即陰中藏陽不外乎陰陽二字竊謂西字併法與易之陰陽二

字相通不過易理之一端耳夫聖人易理之精微廣大可以配天地豈音氣二字所能擬乎惟西人視中國聖道之淺也所以至中國學語者未必能讀中國之書而華人之習西字西語者十日半月即能知其字音一年半載即能讀其書盍通經之士以之學西字西語讀西書根柢既正則功效易見矣

河圖爲加減之原洛書爲乘除之原朱子言之詳矣夫加減乘除似僅爲算法入門之方也而其實算法之全體具焉 御製數理精蘊曰算法以加減乘除爲入門然究其終雖千變萬化總不出乎此又曰古稱九章自方田以至句股數有繁簡理有顯晦法有淺深算有難易然何一不從加減乘除而得故淺言之則算法之入門究言之實算法之全體也至哉 聖言通中西之

異同闡天人之微奧自隸首以來未窺斯秘也夫以古今算術不能出乎加減乘除之外而加減乘除其原即本於河圖洛書此可見古中國律歷之精微豈西國所能駕而上哉

江氏永羣經補義曰伏羲始畫八卦以造化之八類象之乾坤爲天地坎離爲水火震巽爲雷風艮兌爲山澤不言五行而五行在其中天與澤金之氣也地與山土之氣也雷與風木之象也後世言易者始以八卦入五行實不易之理案江氏之言非也易主四象幷無五行之說何得謂不言五行而五行在其中乎至謂後世言易者始以八卦入五行此乃後世坿會穿鑿之談何反稱爲不易乎近日侯官嚴幾道云古今言理通病有二一曰天地對舉二曰分配五行天地對舉尙爲中西古人所同至五行分配則中國所獨至所發明一無所據惟周易於前二者皆無所犯嚴氏所言如此盍知周易不分配五行也可與言易理可與言西學

新民叢報言讀易至泰否同人大有四卦聖人於今日世變由君權而政黨由政黨而民主不啻先知也又曰大有一卦當與比對看坤下坎上爲比剛得尊位五陰從之君權極盛時也而其卦不過曰比乾下離上爲大有柔得尊位而上下應之自天祐之繫辭曰履信思順尙賢非民主而何此民權極盛時其卦乃爲大有且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由坎之險陷來大有之上六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由離之文明來聖人之情見乎辭矣又曰所尤奇者繫辭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此非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說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此非猴爲人祖之說乎又曰

上天下澤之言扶陽抑陰之義乃爲專制帝王假借孔子依託孔子者藉口以行其壓制之術吁此種紕繆之詞無非主張民權革命也侮聖人之言快一時之論而不顧其理之不安邪說詖行誣聖蔑經莫甚於此

尚書

平江李元音子韶甫著

古帝王授受之心法不外一中後儒解經鮮有能明中字之義者惟楊龜山之言得之龜山曰書存者五十九篇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又曰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宜徇名失實烏足與論聖人之中道哉案楊氏以時措之宜爲中可謂通達古今治體之言矣夫堯舜有堯舜之時禹有禹之時湯武有湯武之時使不明時措之義而以執一爲執中則古帝王祇一中也何以虞夏商周之局屢有異同哉且不獨虞夏商周累朝之有異同也而一

朝之中先後又自有異同惟其有異同所以爲時中耳恭讀光緒六年十二月初十日　上諭有曰　列祖　列宗因時立制屢有異同入關以後已殊瀋陽之時嘉慶道光以來豈盡雍正乾隆之舊大抵法積則敝法敝則更要歸於强國利民而已美哉　聖訓其得古帝王時中之要矣誠知此義則今時勢既異公理日明凡學校軍旅選舉官制法律交涉財政商務器械服色及一切制度皆當斟酌古今因時變通逐漸改良日進於文明之域蓋時中之義當如是也

歐洲語言文字合而爲一習之可省思力目力夫言文一致者中國經義皆然也如閭巷婦孺歌謠編爲詩章固矣即以尚書論之亦言文一致也漢書藝文志曰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栝蒼葉夢得曰尚書文雖奇澀非作文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也據此知尚書文之奇澀而在當時祇爲言語是古人言文不相離之證

自揚雄蔡邕諸人主渾天排蓋天蓋天之說遂詘習者既希殘缺不詳讀周髀者亦祇與山海經穆天子傳十洲記諸書同類竝觀耳自西法入中國與周髀蓋天之說合而人始知蓋天之法精夫蓋天與渾天原號爲兩家西法既與蓋天合或遂疑與渾天異而不知無異也梅文穆言蓋天即渾天天體渾圓故惟渾天儀惟能爲肖然欲詳求其測算之事必算記於平面是爲蓋天故渾天如塑像蓋天如繪像總一天也總一周天之度也又謂知蓋天與渾

天原非兩家則知西歷與中歷同出一源據梅氏言是蓋天與渾天無異西法與蓋天合即與渾天合也而溯渾天之所自則始於帝堯之時晉書天文志引春秋文耀鉤謂帝堯時羲和立渾儀又宋書天文志徐爰曰王蕃云渾儀羲和氏之舊器據此是渾儀堯時已然也

中國古今歷法略具於唐虞之際至　聖清而大備盛百二著尚書釋天六卷解堯典舜典允征洪範諸解之有關於歷象者博采諸書而詳疏之其大要以西法爲宗彼其謂羲和之法遭秦火而不傳六天沸騰莫之所從自太初以後踵事增修者七十餘家至此時　御製律秝淵源之書出如披雲見日使千古術士詭秘之說至今日而無遁其形始知大經大法略具於虞書數

語之中雖有古今中外之殊而其理莫能外盛君此言破古今之界域中西之鄙知異域之淵源有自謂　本朝爲完備無遺眞善於歷法者

阮氏疇人傳論曰敬天授時帝王之首務故聖人重其事居郁夷居南交居西土居北方四方測驗之故事也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夜中星虛日短星昴中星刻漏之權輿也案阮氏謂四方測驗與中星刻漏皆指西法言之曰故事曰權輿明明言西法之所本史冊所載歷法莫精於西土元西域萬年歷史闕其法可無論矣以唐九執歷言之與西洋歷同者甚多（九執之十二相即西法之十二宮九執之中日中月即西法之太陽太陰平行度九執之日藏月藏即西法之引數九執之定日定月即西法之實行此例甚多今不悉舉）以明回回歷言之與西洋歷同者尤多（回回歷亦有七政之最高以爲加減之根又皆以小輪心爲平行其命度也亦起春分其命日也亦起午正其算太陰亦有第一加減第二加減算交食三差亦有九十度限亦有影徑分之大小亦有閏日無閏月亦以七曜紀日而不用干支是種種者皆與西法同難以枚舉）而溯其由來其術本於佛家再溯而上之則皆出自中國梅氏歷學疑問曰和仲宅西曰昧谷但言西而不限以地當是時唐虞之聲教四訖和仲既奉帝命測驗可以西則更西遠人慕德景從或有得其一言之指授一事之留傳亦即有以開其知覺之路而彼中穎出之人從而擬議之以成其變化固宜有之案梅君謂和仲之西而更西者雖屬懸揣之詞然古今歷法獨精於西土而東南北諸國未之聞也則中國之歷法傳入西國之由其理亦當如是

西書言上帝見世人罪惡貫盈用洪水壞此世界惟命亞當九代孫挪亞備方舟載家屬牲畜以免（萬國史記古教彙參及各西史皆有此說未爲無因）回教

書云阿丹爲治世之祖傳二千年洪水氾濫有大聖努海受命治水（神禹努海遞相輝映亦一奇也）說者謂由亞伯拉罕上溯洪水約五百年兩教所言同時較可徵信即爲堯時洪水無疑竊謂洪水年代荒遠且地阻重洋未可以彼書言洪水者即爲堯時之洪水然彼中政治其先皆由教務而出今觀其政治之善者或得中國堯舜三代之意豈彼中所能有此乎其自中土流傳無可疑以是推之彼教書之言洪水未必非指堯時而言

泰西之用一人設一官也大抵由衆公舉以得舉多者爲合選頗合三代鄉舉里選之制然三代鄉舉里選之制其淵源實始於唐虞虞書言明明揚側陋師錫對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孔傳訓師爲衆訓錫爲與可見當日堯之於舜雖知其在側陋之中必俟衆人舉之而後可得而用之蓋用人行政之間出於一二人之見者或涉於私出於千百人之見者必出於公也

王氏炎曰爲治有定法天下無定時時異則法異雖堯舜禹相授一道法亦不能無損益分劃九州堯之制也然舜則析爲十二州分命羲和堯之制也至夏則羲和合爲一官聖人順人情觀世變立法經治雖不可變古亦不可泥古案王晦叔所言誠通達古今治體者也夫以堯舜禹相授數十年之閒其法猶不能無變況有國家者襲祖宗之成法或百年或數百年法積久而敝而可以拘守而毫無變易乎今中國時局月異而歲不同往時一切弊政外人既迫我以不能不改之勢而我順人情觀世變亦當因時制宜也

婚姻必稟命父母此古今之通義也以舜之不告而娶尙啟後人擬議虞書言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正義曰二女之中當有貴賤長幼劉向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既升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然則初適舜時卽娥皇爲妻鄭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又注禮記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據此知舜之不告而娶後人論之尙有不序其正之說也誰謂人可以自由結婚乎彼西人男女自爲擇配固不如中國藉媒妁爲有禮然亦須稟之父母而待其命則謂西人自由結婚者眞囈言耳

虞書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孔傳曰度百事總百官納舜於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敘案唐虞百揆卽後代宰相一人之意也堯納舜于百揆而舜舉八凱是宰相得自舉官屬也（禹宅百揆而有同寅協恭之雅亦是自舉官屬）英國凡新任宰相視事之始必自擇其平日同志之人升諸朝廷蓋必如此而後議事和衷無棘手之虞耳此猶有古意（但英國宰相一人隨黨而更亦皆其黨之魁相辭退則並其黨易之此則不如中國古制之善）

西人七政異天之說王曉菴謂其原本中學但未碻指其所本何書（王曉菴曰天問日圜則九重孰營度之則七政異天之說古必有之近代既無其書西說遂爲創論云云）傳雲龍七政高下說謂日月五星行天而有高下其說不始於西人歷舉楚辭天問圜則九重後漢崔駰傳九乾注謂天有九重晉陶侃傳天門九重廣雅九天諸說以爲日月五星行天而有高下之證愚謂傳君所舉之書非七政高下之說所始也今請以虞書證之如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傳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夫經曰齊者蓋以七政高下不齊舜察天文所以齊不齊也傳曰各異政者蓋

以七政高下之各異也彼西人謂日月五星各麗一天而有高下其理則虞書已有之特經文簡略未鬯其說耳

數人共一事則才絀而事敗一人治數事則才絀而事亦敗欲救其失莫若議政行政分任其人西國各部長以一人其有興革議院集議其得失然後下之各部令其推行故其慮周而事易集也西人之法如此吾觀於虞廷之制以爲頗有合也彼闢門之典非議政之意乎宅揆之使非行政之事乎詢謀則以僉同爲僉揆度則以總理爲宜既不患其攬權復不憂其掣肘西人得此意矣故自百年以來百廢具舉也

泰西設官無文武內外之別而亦無清濁之殊凡農圃山林工藝商賈之事或立爲專部或設以重官不徒軍營學校法律諸大端爲要也馬貴與文獻通考職官考序曰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皐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歷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飭材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夫以飭材辨器之事而公卿爲之聖賢爲之豈非清濁無殊乎彼泰西政治雖善安能與虞夏同年而語乎而其設官之意則頗似之

棄作后稷精於植物學者也益作朕虞精於動物學者也皐陶作士精於律學者也后夔典樂精於聲學者也垂作共工精於重學者也授時之羲和精於天算者也治水之伯禹精於地學而兼測量者也何嘗強皐陶治水易伯禹明刑哉而後世乃舉兵農禮樂工虞水火胥責望於一身有朝入刑曹夕爲工政者席不暇煖去而之他豈識力逾越古人乎夫亦不察之甚矣泰西以一部之人

必熟練一部之事如出使一途由隨員而領事而參贊而公使游升為全權公使或外部大臣數十年不改其術焉軍政一途亡百總而千總而都司而副將洊升為水陸軍提督或兵部大臣亦數十年不改其術焉他如或嫻工程或精會計或諳法律或究牧礦皆倚厥專長各盡其用所由官無冗濫事無廢弛也今雖不能高慕隆古則請近師敵國

外國如希臘羅馬時學校用罰極嚴蓋古者人民知識較遲其學童無家庭教育者誠非體罰不足以施教近來各國教育家創說教育之旨宜令人自然發達不可用重罰故英德學校之體罰至減極輕然猶有體罰也而日本竟至不用體罰夫學校之輕減體罰已可謂明於教育之理矣至於不用體罰則尤為進化虞書言朴作教刑而禹之告皋陶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此可知虞夏當日學校中雖有體罰必不用之也即用矣亦必至減極輕中國往時蒙學視學生如囚徒對塾師若酷吏摧抑獨立之性質沮塞活潑之天機害於智育體育而國民安得不流於愚弱乎近年學校大興教育之理漸明彼體罰嚴酷之惡習庶幾免之

泰西諸國量度齊一絕無差異其所通行咸推法國歐美諸國如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希臘瑞士巴西秘魯智利乃全用法制者如奧斯馬加比利時德意志瑞典則用法制而略有異同蓋拿破命分地面之天度為四千萬分以其一為度度定即以其立方之容積為量亦即以其量之重為權衡而權其立方體積之重又與度適相合參互檢校永無差異案此古制也虞書言同律度量衡蓋黃鐘為萬事根本而量度衡均受法於律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三代盛時莫不皆然至漢猶存此意漢書律歷志言古度量權衡皆出於黃鐘秬黍故法數全一無或羸朒故曰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漢志所言即古制遺然今所傳漢量及元始元延銅尺較之周制已有羨溢至魏晉以後官民假權度以行其私則增侈彌甚耳

舜命益作朕虞虞為掌山澤之官以益為之任重而職專矣周禮分為虞衡有山虞林衡川衡澤虞等官共職不若虞廷之專重然山林川澤皆有官以司之不可謂不周密矣惟虞廷視虞官之重所以奏庶鮮食民食充也他如九州之貢如兗州之漆青州之松徐州之嶧陽孤桐以及淮夷蠙珠暨魚揚州之篠簜以及齒革羽毛惟木荊州之羽毛齒革杶幹栝柏皆足以備國家之用供製造之資當日迺平天成禹之功固大而益之功豈小哉今西國官制樹林設為專部亦如虞之立為專官也彼中農業之盛工藝之多器物之精非偶然也

泰西鍊鋼之工最擅聲譽者則有若馬丁若別色麻若陪爾那若冋特活德製槍之工則有若林明敦若嗌者士得若毛瑟若亨利馬梯尼製礮之工則有若魯克伯若阿模士莊若荷乞開司若那登飛其他造船造鋼甲之工則有德之伏爾鏗英之雅羅法之科魯蘇造魚雷造火藥之工則有奧之懷台脫德之刷次考甫德之杜屯考甫泰西以人姓為人名自鍊鋼以下大抵以人名為廠名即以廠名為物名者居多蓋凡百工匠欲建一廠製一器必先稟明國家及其物之成也國家賞以金牌給以憑單許其專利若干年而又登諸報紙俾遐邇皆知故物成而人名亦著即以人名為廠名為物名也尚書言舜命垂為共工垂讓于殳斨暨伯與蔡傳

殳斨伯與三臣名也殳以積竹爲兵建兵車者斨方銎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爲名殳斨豈能爲二器者歟據此知物名爲人名者我中國古例也今使以此例行之如有能建一廠製一器見諸實用者卽以其人名名之俾之稱譽不朽此亦勸工之道也

各國地球新錄曰奥克司芬城六書院課程分別天文地理格致文藝秝學化學醫學軍政生徒願習何門專學一門逐日督課有丟德分期講解有樸非色生徒入院定制大考三次初入院考一次察其深淺也中閒不限年月以專習之門再考一次觀其進境也將出院考一次定其優劣也案此大考三次以察其淺深觀其進境定其優劣爲義與虞書言三考黜陟幽明事頗相同夫一二考能否幽明或未盡知至三考則分矣由是而黜退其幽者升進

其明者則至明而至公矣

虞書教胄子正蒙與學莫大於是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鄭注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道多才藝者也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據鄭義是周之教國子與虞之教胄子其法一也後世宗潢雖亦有師保之教然往往從事於文字之末儀文之閒尟有究心於道藝者夫以帝室懿親而俾擠才華習容儀究何補於世艱哉今西國之制自王子及公卿大臣之子弟無不入學堂至有王世子而爲偏裨隷兵輪學習海戰者日本倣西制亦有學習院以教貴族子弟其法甚詳備是當倣而行之也

今中國政治所以不能如西國之進於文明臻於上理者蓋西國政治事事有秩叙有法度有規制有裁節今中國不能如是也此中之所以不西若也雖然此中國後世之失而不能以是歸咎古先帝王夫古先帝王之政治莫備於尙書如大禹謨言罔失法度皋陶謨言天秩天叙胤征言臣人克有常憲盤庚言正法度仲虺之誥言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周官言制治于未亂君陳言寬而有制召誥言節性惟日其邁凡此之類可見虞夏商周之政治莫不有秩叙有法度有規制有裁節也世之妄人心醉歐美見彼中之政治釐然秩然遂詆中國之政治事事不如夫謂今日中國之政治不如西國可也謂中國古先帝王之政治不如西國不可也

歐洲古代之神權以君主爲天帝之化身中國古代之神權以君

主爲天帝之使命故警常神權之國君主一言一動視之與天帝自言自動等中國不然天也者統君民而並治之也虞書言天秩天叙天討夏書言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商書言茲率厥典奉若天命言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周書言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據此知虞夏商周雖爲專制政體而君民同受治於天之下則不盡專制也夫中國古代所謂天道猶歐洲今世所謂憲法耳雖憲法切實而天道廣遠不盡相同然西國之法律亦必本於天然之理（白分道弗著書論天然之律法與各國之律法其發明天然律法不獨人俱應守即各國亦應守也烏拉富言律法有四其一爲天理當然烏拉西將公法內包括分所當得分所當行之事其一爲天然之理虎哥言人性自具天理故遇事即能辨其善惡而知其爲天所禁與否凡此皆西國法律本於天然之理之證）蓋法律也而天道寓乎其中也今者 朝廷預備立憲固宜采東西各國之長而用之然亦不可純

效外法也宜師虞夏商周憲政之意而因時制宜

議院於書有徵乎曰法先王者法其意而已書雖無議院之名而舜典言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大禹謨言詢謀僉同洪範言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所謂詢謀者即謀議之謂也言四岳言卿士如西國上議院人也言庶人如西國下議院人也言四目四聰言僉同則兼上下議院言之然唐虞三代之時雖無議院之名而有其意也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又慎子曰湯有總街之廷以觀民非也此皆五帝三王議院之意攷西國政治莫良於議院所以能實行憲政今中國欲立憲矣然則議院其先務哉

歐美各國減省刑罰罰鍰監禁以外至重不過繯首而已然雖無酷刑而犯罪之人定讞後必登其名於新聞紙俾通國皆知案西

國登罪名於新聞紙中國古義也虞書於庶頑讒說既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矣而又曰書用識哉孔傳曰書識其非欲使改悔蔡傳曰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識于冊此與西國登罪名於新聞相似揆其用意蓋欲使犯罪者因而愧悔并欲使人見之有所懲警也

生計之學莫善於虞書懋遷有無化居一語孔傳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孔疏徙有之無者徙我所有往彼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案傳所謂勉勸者深合歐美獎厲商業之道也疏謂從我所有往彼無鄉者如美國以機器耕田五穀豐饒往往輸入歐洲以奪其利英之布疋哈喇呢等物每年與煤鐵諸物及各種機器陸續運售各國之類是也疏謂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者如美國於書籍進口則免稅以得藉他國之書而學術愈精近來吾華及日本運去之茶亦免稅以美國地不宜茶茶商積年虧耗甚鉅且為服食所必需之類是也王肅謂當滿而去當滿而來者如中國之牛羊駱橐等毛西人以賤值收往彼國以機器製為毡毯諸物仍運載來華以得重利美國土產運去歐洲銷售得銀則運歐貨而回循環獲利之類是也

懋遷有無化居余既以西人商業例之矣而猶有未盡者如孔傳云化易也正義曰變化是改易之義案仲遠謂變化者即西人以機器變化土物之義也百年來商業莫盛於英攷英之進口貨册穀麥運自美俄德木棉運自美五印度埃及及巴西羊毛運自澳

大利亞五印度舖運自巴西五印度及西印度蔴運自德和茶運自中國五印度絲運自中國法意埃及五印度除煤鐵之外殆多仰給於他國者恃其機器變化土物為佳品仍售之各國此虞書所謂化也由變化土物而懋遷有無也

昔東坡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二語困學紀聞謂蘇氏雖以意言之考之書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臯陶所執之法也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舜所操之權也又引劉頌君臣之分各有所司之文又引王制王三又然後制刑之文謂蘇氏之言亦有所本案伯厚分臯陶所執之法與舜所操之權為二事固足以申明蘇說而與今西國立法司法二者分權之意尤相符也泰西各國國必有政政必有法其法法官掌之雖君主不能

撓其司法權此外國法律之行所以無侵越牵制之處耳中國向來於立法司法二者權限未明今　國家改定刑律以爲立憲基礎則夫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之理所宜講求而宣佈之也

地球各國若英吉利若法蘭西皆有全國總名獨中國無之西北各藩稱曰漢東南諸島稱曰唐日本亦曰唐或曰南京南京謂明此沿襲一代之稱印度人稱曰震旦或曰支那日本亦稱曰支那英人稱曰差那法人稱曰差能此又他國重譯之音弃非我國本有之名也近人黃公度爲日本國志其鄰交志以華夏名篇其自注曰我國古來一統故無國名國名者對鄰國之言也然徵之經籍凡對他族則曰華夏傳曰夷不亂華又曰諸夏親暱我之禹域九州寔以華夏之稱爲最古印度日本英法所稱雖爲華爲夏不

可知要其音近此二字故今以華夏名篇云云案黃君言禹域九州實以華夏之稱爲最古其說是也夫洪水之災下民昏墊爲進化一大阻力禹抑洪水乘四載徧九州經驗益廣交通益繁當日東漸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帝國主義由是成立故中華建國實始夏后古代稱黃族爲華夏爲諸夏皆紀念禹之功德而用其名以表章之也其時政治思想哲學思想皆漸發生如禹貢之制度洪範之理想（洪範雖箕子所述其傳稱自神禹必非盡誣）從前之文明程度實不能如是之高

宋張九成禹貢論曰此書所紀事亦眾矣而謂之禹貢其間言賦亦詳矣乃不略及之何哉此史官名書之深意也其意以謂昔者洪水茫茫九州未辨民昔昏墊今一旦平定四海使民安居樂土自然懷報上之心以其土地所有獻於上若人子具甘旨溫凊之奉於親焉此民喜悅之心也名篇之意其在茲乎故不及賦以言名雖曰賦亦非强爲科率使民不聊生也其喜悅願輸亦若貢物然此所以統名之曰貢也愚讀此論以爲張氏之言碻不可易蓋當日之民於納稅之事喜悅願輸若貢物然實有此情景而史官據實取以名篇故不曰賦而曰貢吁舜禹時之民可謂深知納稅之義務者也夫天下有義務而後有權利欲得其權利必當先盡其義務君有君之義務民亦有民之義務民之義務維何當兵之外莫如納稅西國賦稅民共任之蓋彼中之民皆知稅者國之用國之事皆民之事民自盡其義務而後能得其權利也豈若今中國之民先自放棄其義務乎今丁口既無稅而田土仍多逋賦至

房捐印花等稅一旦暫行强者抗拒弱者逋漏是民不知有納稅之義務也試取禹貢讀之能毋慙乎

言地輿者必精測算禹貢爲地輿書之祖雖不言測算而測算在其中矣周髀算經趙嬰注謂禹治水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勢爲因勾股之數據此知禹之治水精於測算者也（元郭守敬陳凡水利治河之事亦以海面較京師至汴京定其高下之差又自孟門而東循黃河故道縱橫數百里各爲測量地平將以分殺河勢此亦治河須精測量之證）夫大川經流數千里非節次測量烏能得其形勢哉況川瀆之深廣容積之數與水流之高下遲速之平皆非測量不能知也今西國治水有與吾中國舊法同者有異者而大要以測量爲本

禹貢爲地理學之祖而礦務見焉如青州之鉛與怪石徐州之磬石揚州之金銀銅三品荊州之金三品及礪砥砮丹豫州之磬錯

梁州之璆鐵銀鏤砮磬雍州之璆琳琅玕皆礦產也知當日必官司其事垂開礦之法特書鈌有閒未由詳攷耳或曰禹貢礦產第見於青徐揚荆豫梁雍諸州而冀兗二州則未及也豈冀兗獨無礦產乎是又不然左傳言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知當日九州之地皆有五金之礦也夫禹貢九州之地皆有礦產而今所獲寥寥者豈今昔有異乎蓋地中之寶數千年用之不竭特患人不能知知之而未得開辦之法耳

兗州桑土既蠶而又有漆絲織文之語青州壓絲作貢而又有絲枲歷絲之文以及徐州之篚纖縞揚州之篚織貝荆州之篚元纁豫州之貢絺紵而篚纖纊其言絲蠶之利者九州而有其六焉至今日而僅存江浙則昔多今少可知矣今者意大利法蘭西西班牙日本各國皆知養蠶之法矣而法國之里昂城爲絲蠶薈聚之區紡織機杼無慮十萬家中國若不及時推廣其地整飭其規吾恐十數年後中國絲蠶之利盡爲外人所奪矣

禹貢惟金三品孔傳謂金銀銅也案虞夏之世雖以金銀銅爲三品均不爲圜法也周之圜法亦第以銅爲之漢書食貨志雖有周時以黃金爲中幣之說而景王所鑄寶貨今世間有存者皆鑄銅爲之恭攷欽定錢錄載三代七國古幣亦皆銅鑄未有以金銀爲之者漢志武帝造白金三品始以銀爲幣也然歲餘終廢不行至今西國錢幣則金銀銅三者咸稱中國自與各國通商受洋錢之虧累匪尠也近年各省既仿西例自鑄銀錢以收回利權而湖北尤著成效說者遂謂宜仿西例自鑄金錢英吉利鑄金錢名之曰磅美法德奧日意及日本諸國皆仿而爲之庶幾洋債商務諸事不至受外人欺挾愚謂金錢不必鑄也但整頓銀圜可耳夫古者金銀銅雖爲三品其實以珠玉爲上幣而黃金則中幣刀布則下幣也古之以黃金爲中幣者何恐上幣太貴下幣太賤惟高下其中幣以制上下之用故曰黃金者用之量也今中國既不以珠玉爲幣矣則黃金爲上而銀爲中惟其銀爲中也得高下其中幣以制上下之用若不探古今中外之宜而徒執惟金三品之成說欲造金幣以與銀銅二幣互相爲用吾恐金幣鑄而東西洋別有所牽制又將何以禦之哉且不徒外人之牽制也而中國亦將自爲牽制獨不觀美國之主金主銀二黨乎今中國幸而未鑄金幣也金幣成而黨亦成矣

禹貢崑崙王氏夫之尚書稗疏曰蔡氏以爲臨羌此定論也臨羌於漢屬金城郡在今金縣之西河州之東與積石相近竊謂以崑崙在臨羌不始於蔡氏也蔡氏蓋本馬融王肅之說也釋文馬云崑崙在臨羌西正義引王肅說亦云在臨羌西然蔡氏云崑崙在臨羌而上句言即河源所出是蔡氏以河源所出爲主義而云在臨羌者又一說也夫禹貢崑崙古今聚訟然據蔡傳河源所出之說則禹時版圖雖未及此而亦嘗經營及之耳山海經言禹殺相柳爲眾帝之台在昆侖之北又曰海內昆侖之虛又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名曰朝鮮天毒是爲古中國經營印度昆侖之證夫印度爲五洲之中原昆侖寔地脈之發祖往古聖神必多經營擘畫於其間者不獨古中國爲然即古西國亦然也希臘志略曰往古裏海東葱嶺西有一原族實爲希族意族並歐洲他族以及北印度人生生之本源據此知西人隱隱以各種之源推亞細亞大洲焉竊意當日印度昆侖以

西埃及希臘以東浸淫聖澤沾丐餘波漸有種族遷徙以爲製作萌芽不然何以彼中政學往往與古中國相合耶

吳汝綸之敘原富也言禹於九州田賦既等而次之至其貢篚則皆所鮮所多相通易之物凡畋之所獵漁之所獲虞之所出工之所作卝人之所職舉財之出於天地之間者無不財取爲用夫是故勸商其每州之終必紀諸水貫輸則皆商旅所以通之路也竊謂禹貢每州之終但紀諸水貫輸而吳君讀書得間以爲皆商旅所以通之路其言碻不可易卽以今事驗之薛叔耘海關徵稅敘略言稅可贏者數端而尤視大水之經緯脈絡以定羣商之輻湊與否上海扼長江之要故稅最多廣州扼粵江之要故次之漢口扼漢江之要福州扼閩江之要故又次之北方之水溜急沙淤不便舟行故雖以黃河之大且長獨無榷稅極盛之關又德國博士那特硜政治學言經濟之理由有四其二爲水運便利之地如大河之口港灣之旁水運便利崛起而成市都甚易倫敦東京上海等以及世界有名之都會無不近大河港灣之地薛君及那特君所言如此而其理具於禹貢然則禹貢爲地志之祖亦商學之祖也

前此山西巡撫胡聘之奏設山西商務局摺片言羽毛齒革載在禹貢本與金錫同珍今之皮毛諸貨產自口外者通行海內晉省腹地亦間有之但工劣質粗行銷尚滯若能招商設局延訂專門講求機器舉口內外毛貨加工精造自可廣銷路而擴利源愚案西人收中國駱虆牛羊等毛運儎回國用機器製成氈毯等物仍

銷之於中國獲利無算今中國頗整頓工商之業則夫羽夫齒革昔所視爲無足輕重者凡西北各省亟宜由官設局勸辦不獨山西爲然也

禹貢于導山導水之後繼之曰錫土姓若是乎土地之與姓氏相關係也周禮職方氏于揚州曰其民二男五女荊州曰其民一男二女云云班氏地理志以州領郡以郡領縣與戶口此皆師禹貢之意然不詳其氏族則與錫土姓之文猶有閒也近章實齋簒湖北通志鄒叔績簒寶慶通志皆立族望表氏族表其識過乎前哲葢巨室者編氓之望也士族者齊民之表也故觀于巨室士族之貞淫興廢而地方之治可知矣今中國注意立憲矣則地方自治之基全賴鄉官鄉紳之得人然則土地姓氏豈容離而爲二哉

山海經一書或稱夏禹撰或稱伯益撰雖未足爲據然所言有與禹貢相發明者如云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三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步南極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邱北疇人傳論曰陽湖孫觀察曰所謂指青邱北者當如後世輿地圖之類指而算其相距之里差耳西洋人以地球經緯求里差謂中法之所未有豈知我三古時已有其術哉愚謂山海經此言不獨里差之術與西法合且並與地球橢圓之說合如東極盡於西垂則二億三萬三千三百里七十一步而南極盡於北垂則多二百四十步者其意葢謂地爲扁球二極徑與赤道徑略有不同耳

中外政治彙編曰西國治河之術首以德法和蘭三國爲至善近

則美人之治其米西西比河也其河道之曲折者數處皆深通掘其底使歸於直兩岸夾築堅堤俾束河身使窄河流自疾以較前此治河諸法尤善是以其國人咸謂以此法治河實爲得要然英人前此治大奴比河口亦以此法竊謂西人此法禹貢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二語盡之也孔傳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夫滌除泉源無壅塞者卽西人深通掘其底使歸於直之法也陂障無決溢者卽西人兩岸夾築堅堤俾束河身使窄之法也

禹貢五服蔡傳言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幷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

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閒舊爲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爲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一時槩也案蔡君謂古今土地盛衰不同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是也然所以盛衰興廢不同則由於保種治種者之政教轉移何如耳此則蔡君未言也余因思中土上世以來若粵若閩若滇黔若蜀若楚極南其種族榛狉當與南洋巫來由同有神聖起披榛剔莽通以倫紀漸以政教以種爭種卽以種平種以種智種也吾見深山大澤人跡罕到則陰霾瘴厲觸之者病甚至風雲雷電作惡劇傷人迄人居之宅田其中天乃萬物昭蘇日月風雨和會彌舊惡焉然則吾種族之逐漸推擴及黃白二種之徙居南洋各國各島者何以異是如果種之强弱判於地則滇粵諸省何以土人處之而野蠻神明之裔徙之而進化又何以南洋巫來由種終於野番閩廣人之衣食其地長子孫者聰强不改其本性又何以印度三千年前文物教化爲歐洲祖後乃黑陋粗惡竟爲英所滅是同一地也可前愚而後智可前智而後愚惟在保種治種者之政教轉移何如耳

西人言南北極皆有冰洋此爲中國經書所未言也然經無南北冰洋之說而有其理禹貢言朔南曁盧氏龍城札記曰曁以旣爲聲說文云日頗見也頗卽易无平不頗之頗書無偏無頗之頗頗者偏側也因此得朔南曁之解蓋此朔南卽黃帝素問立於子而面午立於午而面子之處也此地日不當人頂僅見其偏側耳曁

字止從月旣望之旣下從旦日初出地平也緣太陽祇行赤道南北二十三度其外則不到也（西人地理淺說曰日行北直時南極地方一年之中六箇月不見日故結冰如山日行南直時北極地方一年之中六箇月不見日故結冰如山案此說與盧氏言南北二十三度外日所不到同一理也）又曰堯舜誕敷文德民之被其光者東極於浩渺之海西阻於崔嵬之山至朔與南則以日頗見爲界由兩極之下寒冽異常居人鮮少故以朔南曁爲聲教訖于四海之證驗也案盧氏此說可謂確切之至經於東漸西被曰海曰流沙而朔南獨言曁者蓋以朔南爲冰海所阻不能實指其地耳夫西人於南北冰洋測深探險前者仆後者進至冰船餓死而不能窮乎兩極（地理淺說曰西人去北冰洋取物專候日行北直多歷時日大冰一結多有餓死者至南冰洋恆少因廣闊無停船處也）而禹貢於朔南曁一語早已具其理而啟其機以此見經義之無所不包也

日知錄曰禹貢言海有二東漸于海實言之海也聲教訖于四海槩言之海也五經無西海北海之文而所謂四海者槩蠻國以言之耳爾雅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周禮校人凡將有事於四海山川注四海猶四方也則海非真水之名禮記鄉飲酒義曰祖天地之左海也則又以見右之無海矣愚案顧氏之言非也經明明言聲教訖于四海旣謂之海則必有水安得以四方及西裔所處當之乎此蓋五洲未通海禁未開囿於身所未至初不知英吉利西班牙之臨大西洋海俄羅斯瑞典之臨北冰海也今輪舟四達駛行如飛地如球形四海皆出以此見經籍中言四海者古人不我欺也夫古者中國九州之地原未嘗盡抵於四海其言四海者不過極言其廣遠耳然古時版圖雖未及四海而聲名教化

則已及之所以禹貢言聲教訖于四海也據聲教訖于四海之文則知當日濱臨西北海諸國必有稍稍被其聲教者矣不然何以彼中今日之政學往往與吾中國古制合耶

禹貢爲地輿之祖當日必列爲圖但年代久遠不知圖亡於何時晉司空裴秀爲禹貢地域圖十八篇亦復散佚惟晉書本傳具載其序言制圖之體有六一分率二準望三道里四高下五方邪六迂直以西人測繪之理揆之秀傳所論而知西人之度分比例卽秀所謂分率也西人之準測角點線面卽秀所謂準望也西人之依里定數卽秀所謂道里也西人之變高下爲平距乃亂形等邊之殊阻礙參直之異卽秀所謂高下方邪迂直之校也

禹貢西戎卽序王肅云西戎西域也案肅所謂西域者必指兩漢西域言之漢書西域傳贊引書西戎卽序謂禹旣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據此虞夏之聲教已及於漢時西域之地班書言西域以孝武始通此第言威之所及耳其實西域禹旣就而序之也不俟武帝始通也今泰西各國政學往往合乎虞夏商周之意此必是自中國展轉流入蓋泰西各國其先皆本於羅馬羅馬卽古之大秦也東漢時安息天竺屢遣使貢獻范書言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師子符拔十三年安息王滿屈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和帝時天竺遣使貢獻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漢亦常遣使至安息條支天竺范書言和帝永和九年都護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闕安息西界船人之言而止又言明帝遣使天竺問佛道法而大秦與安息天竺則交通尤便范書言大秦與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又曰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又曰天竺西與大秦通至大秦之於漢其貢獻雖不多然亦曾遣使一通焉范書言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據此知中國政教由安息天竺直接間

接以入於歐洲者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今之德奧英法等國其先皆臣屬於羅馬羅馬卽古之大秦後漢書西域傳載或云大秦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夫曰或云本非確詞然漢去古未遠或說非無因也史記大宛傳言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案此亦是疑詞然當日長老傳聞亦必有所因虞書和仲宅西曰昧谷孔傳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所謂日入於谷者豈非幾於日所入乎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又曰弱水旣西所謂旣西者豈非入于西海乎雖唐虞之版圖未必及於日所入處盡有弱水流沙等地然和仲之於昧谷神禹之於弱水足跡固已及之也然則安息大秦等國豈俟漢始通哉

泰西選將練兵皆由學校武備一院加意講求歷練旣久文武相

資而武賁於文說者謂卽周制軍將皆命卿之遺意竊謂文武不分不獨周制爲然夏商二代亦如是也今卽以夏言之書甘誓言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孔傳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正義曰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爲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引鄭元云夏亦然謂三王同也又蔡傳云六卿六鄉之卿也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也意夏制亦如此據注疏及蔡傳所言知夏代之軍將亦以卿爲之也夫泰西之軍制頗有合於周制人人能言之矣豈知文武相資古三王皆如是乎然則今日中國各省之訓練士卒重在學校與夫　朝廷簡拔人才文武並用

雖採取西法也實不出三代範圍之外

大禹謨罰弗及嗣孔傳言父子罪不相及甘誓予則孥戮汝孔傳言辱及汝子案二事相反豈禹之刑政至啟而有所改變曰肆其威虐乎於是有謂甘誓予則孥戮汝之孥爲奴者困學紀聞曰甘誓予則孥戮汝王莽傳作奴顏注謂戮之以爲奴也有謂甘誓予則孥戮汝句爲脫簡爲重出者元吳氏澄書纂言曰予則孥戮汝與上文辭意不屬或有脫簡或是下篇湯誓之文重出在此其說皆非也甘誓予則孥戮汝與湯誓予則孥戮汝其詞一也其義當從同湯誓孔傳言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勿使犯愚案孔傳此言是也真得經意然則甘誓與湯誓雖言孥戮其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今西國刑律有犯法者罪止及身父子兄弟從不相及卽至元惡大憝亦人但加顯戮而已妻孥不問也親戚鄰里絕無株連波及之累犯罪者沒則已焉無所謂身後之刑此猶有中國三代之遺風

書關石和鈞一語有開礦之義亦有重學之義也何謂開礦之義孔傳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正義曰鄭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據此豈非開礦之義乎何謂重學之義林氏尚書全解曰五權之法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鈞與石又五權之最重也蔡傳亦如此云據此豈非重學之義乎攷西國礦學從無所謂禁障西國重學亦是始於權衡可見西法之善者我中國經義早已具之特古籍簡略未嘗發其理耳

覘國之强弱則於其通塞而已上下不通安有宣德達情之效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或問報館於尚書有徵乎曰書所載皆古帝王政治之要欲政治之臻於上理非上下情通不足以語此是故書雖無報館之事而有其意允征言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報館之義也西國之分報也有一事卽有一報有一學卽有一報而允征於官師工藝分別言之其卽分報之意歟

政治學說苟宜於今世無妨自我始之也夫堯舜禹湯文武代各有政亦代各有學並不主乎沿襲也蓋天下之事惟不相沿襲者然後有所始耳困學紀聞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據此知古

先哲王類皆因時立制不襲前人窠臼由商而上溯虞夏下及周朝於政治學說皆各有制作王氏深寗特舉商書四始以例其餘耳

商書言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孔傳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言正義愚案傳言正義者猶言公例也中國古史所載滅人之國爲公例者厯代不然即以歐洲言之爭教爭權動糜爛數十萬眾蔓延千百餘年虜掠陵暴異種殊族皆以愚弱被吞食蓋天道無知惟佑强者勢使然也夫物競天擇之義英儒達爾文之物種探原發明無餘蘊矣而吾中國數千年之聖賢早已明其理弱者必爲强者所兼昧者必爲智者所攻亂者必爲治者所取亡者必爲存者所侮此即西儒言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天演

之公例也然則有國家者惟有務爲强者智者治者存者而已若以彼中公法爲可信弭兵會爲可據則蹈波斯等國之覆轍耳

仲虺之誥曰九族乃離正義曰戴禮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元孫凡九族據此說九族有兼異姓者有不兼異姓者原有二義也英吉利之俗視男女之遠近不論姓氏而分血脈之相連與否此即九族兼異姓之義

商書言有夏昏德周書言紂之穢德彰聞言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是德有凶有吉（商書言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即韓昌黎吉德有凶有吉所本也）非一成而不可變者也今之士夫凡事皆攻言維新獨無有言新其德者彼固謂德也者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與天地相終

始不增不減先聖賢垂其訓後人率循之可也安有所謂新舊焉者乎然予觀仲虺之誥湯王曰德日新伊尹之陳戒于太甲曰日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古人之於德亦隨時損益也今者中外交通外國之學說宗教紛至沓來日輸於中國而少年狂妄之徒襲外國名詞動言道德革命以聳動人心竊恐此說一倡古先帝王聖賢之道德日漸澌滅橫流之禍曷其有極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是在二三大吏有政學之責者亟亟以新德爲務新德者將世俗相傳陳腐道學理學之說而去之采中西之長合古今之宜定爲新道德以正人心而開風氣此誠今日當務之急也

盤庚器非求舊惟新斯言也何其類西國之制器者乎西國自數百年來討究聲光化電之學研精闡微而通之於製造故新法日

出而不窮夫彼之器日趨於新者亦有勸勵之道也自法蘭西王泰理曼擬立一令國中士民有能擬一新法得一新理制一新器便民而利用者准其送官攷驗得實則給以憑單獎以金牌許其專利若干年他人不得倣效於是通國士民見智巧者之得利也爭積精竭思求索新法而法國器械之精遂甲於天下英美德奧諸國迭相仿效其制器各趨於新聞之近年歐美各國呈獻新法新器給與文憑者者美國每年多至二萬人英法二國每年各六七千人此與器非求舊惟新之旨實相符合

泰西君民之分最略國有大政君必諮詢於民而民亦可見君案此古人有行之者盤庚曰王命眾悉至于庭又曰盤庚乃登進厥民呂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此皆君諮於民民可見君之證然必王

命必登進必清問然後民得而見君則略分也而分仍嚴

西國罪人罰為工作其有業者執舊業無業者令學習一業所獲工資半給罪人私用半給獄中公用且留其有餘於罰滿釋放時發給俾得謀生蓋西人最重生利於罪人而使之工作仍生利而非分利也說者謂頗合周制罪人役諸司空之意愚謂罪人而罰為工作不始於周也殷之制已如是書言說築傅巖之野孔傳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據此是殷時有犯輕刑者罰為工作也傅說代胥靡以築即代罰為工作之人以築也（墨翟書云傅說衣褐帶索傭所謂傭者即孔傳言代胥靡之代也）然則罪人役諸司空施以職事並不始於周今　國家改訂刑律不用刑訊凡人民之犯輕罪者則罰鍰

其貧而不能罰鍰者則罰為工作令學習一業此非徒效法泰西也實師殷周之舊制而因時制宜

泰西君臣於民間之情形民事之底蘊莫不瞭若觀火雖以一國之主皆得與齊民相晤談初無赫聲濯靈難於一見所由民事知之甚悉也古者商王武丁諒陰不言夢賚良弼求傅說於版築之間而舉之相位說者謂其求賢之誠感格蒼昊而不知由高宗遯荒之時詳悉民隱耳聞目見早知傅說之賢特恐來自田間舉登於位朝臣或有所疑故託為應夢旁求耳

唐虞之百揆孔傳言度百事總百官可知百揆之官以一人為之也至商而有相之名高宗立傅說為相置諸左右又曰惟說命總百官亦是以一人為之周之官雖多於商而一相處乎內無以易也（公羊傳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古之相任如此其重後世則移為司徒司馬司空而相有三矣移為中書尚書而三公具官矣移為同三品平章事而三省虛設矣移為同平章事參知機務參知政事而他官兼攝宰相且存銜勅尾矣今則大學士四人加以協辦而樞密之事悉隸軍機內閣之設皆為散秩官制因而蕪敝矣攷英國官制宰相一人德國亦掌樞一人法美亦然是即吾中國虞夏商周之舊制也今誠倣而為之師西法亦復古制

日本中谷延治德法英美教育制度曰小學校之教員分四等一見習生二教生三助教四正教員其見習生教學相兼生徒之上級生為之以所學者轉教下級生名為互教式通例十三歲至十

六歲者為上級生每日時間以二分之一自學以二分之一教下級生此法為別兒蘭加司他二人在印度設學時所創因初設學校教習甚少故創為此法謂之西斯得姆今英國仍盛行之愚案此法曰教學相兼曰互教式即說命所言斅學半也（禮記學記言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引兌命曰學學半此可知學學半即教學相長之謂）夫斅學半本中國古誼而在英國當日則為創法抑可見外國學校制度之善皆不出中國三代之範圍

自政教之分為二也於是吏自吏儒自儒為吏者不知教育為儒者不知政治其弊由於君師之不能合一泰誓言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正義曰師謂君與民為師非謂別置師也據此知古者即君即師也歐洲自紀元千七八百年間各國注意學校其振興

教育之責自國家擔任於是教育之範圍始大而大要以教成國民爲宗旨此卽君與民爲師之遺意夫古者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今中國廣興學校二三大吏皆以教育爲己任於學堂之教習以員視之不以師視之深得君師合一之義　奏定學堂章程言京外大小文武各學堂均應欽遵　諭旨以端正趨向此尤係君至尊也之義誠知此義則凡諸侯卿大夫有教育之責者皆當受範於天子也

議院有使有不便軍國重事存亡呼吸閉則衆擎易舉是其所長平時黨人旅進旅退動卽紛呶是其所短中國遲遲而不敢開議院者誠恐有議院必有黨耳而吾謂有議院必有黨固也與其隱而諱之不若明而許之歐美各國明許以黨黨亦明張其幟明異

其途以待權衡於黨之多少而可否之而事無弗舉中國自漢迄明諱私諱黨諱而甚甚而軋軋而兩敗以孤其國蓋西人之以黨植國者黨國者也中國之畏黨若螯者黨黨者也昔歐陽永叔朋黨論謂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又引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謂紂之億萬人各異心不爲朋而紂以亡國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永叔此論大抵謂小人無黨君子有黨也愚請進一說曰小人黨黨君子黨國黨國者若唐虞時之二十二人若周臣之三千人黨黨者若堯時之四凶若紂臣之億萬人今日者欲袪黨黨之弊宏黨國之規當師虞廷之更相稱美效周臣之同心同德參以西國議院之制

古中國所謂天道猶今歐洲所謂憲法也歐洲今世君民同受治於法之下中國古代君民同受治於天之下夫天不能言其達之者厥惟下民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古帝王之對乎民猶之對乎天也誰謂其專制哉既不專制卽憲政也今中國宜布立憲不知者以爲純效西法爲千古之創舉其知者以爲參酌古義爲三代之善政

湯之伐夏武王之伐殷史皆錄其誓師之言蓋以安民心而作軍氣也西俗國家凡有兵禍或匪人謀叛或敵國來攻朝廷志在安民興師戢暴必令官兵誓衆以安民心此與中國之出師誓衆無

異（至西國官民謀逆則令彼此地方官民皆對天立誓其內作者立時可覘見於顏色案此法可行於西國而不能行於中國蓋西國多敬畏帝天故不敢欺矯其誓而中國之桀驁不馴者所在皆是縱有奸謀亦復當衆同誓故曰中國不能行也）牧誓於御事司徒司馬之下曰司空孔傳司空主土指誓戰者正義曰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是指誓戰者案仲遠言司空治壘壁以營軍其說是也蓋牧誓之司空卽工程隊之官（淮南子兵略訓曰司空之官亦卽工程隊之官）空工古今字也南皮宮保勸學篇言緣火器猛烈或大隊相持或偵探扼守必須掘地營開濠塹頃刻立就若過溪河泥沙必須應時可渡故立工隊據此知以西法練兵工隊不可少者也然如牧誓言司空之官是當日武王伐紂已有工隊也夫工隊豈第西法爲然哉

沈文肅覆奏洋務事宜疏曰以西洋鎗礮之猛烈實有無所用其

力養潛無所施其巧及觀其練兵也鎗隊則步伐止齊之節縱橫徐疾之序礮隊則旋轉進退前卻修整之法測量炸彈遠近遲速之方斷斷講求若忘其利器之可恃也者又薛叔耘選將練兵論言西洋各國營伍無不步伐整齊操練精熟多有一定步驟非可尺寸踰越愚案牧誓言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彼西人之步伐整齊卽本古義但古人軍器用干戈西人軍器用槍礮爲不同耳然軍器雖異而步伐止齊之節其理不甚相遠也傅雲龍言火器興而兵異古藝雖然兵器異而出於練同兵練之藝異而練兵之藝之理同案傅君言是也

洪範言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五行之氣味發見者也卽五行氣味而鍊治之則化學之功用淮南墜形訓云鍊甘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案此因五行氣味而鍊治之也夫五味化合之後形性雖改原質仍存權其化後之重必與未化時等蓋原質未嘗毀滅也所以墜形訓言反甘也

泰西各國公舉之法視應得公舉者數人卽備具此數人姓名各千萬紙任民憑所信服而取其名紙投諸公所鐵櫃中俟其投畢啟櫃視其公舉之數多者而定之議院定可否之法亦然案洪範言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又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亦是據人數之多寡以爲事之可否也西例實與之符

清蒙氣差西人第谷始發其義謂地中游氣上騰能升卑爲高映小爲大而蒙氣之厚薄升像之高下又隨地不同作爲蒙氣差表厥後噶西尼又反覆推求謂蒙氣繞乎地球之周日月星照乎蒙氣之外人在地面爲蒙氣所映必能視之使高而日月星之光線入乎蒙氣之中必反映之使下案西人言蒙氣之蒙卽洪範曰蒙之蒙也王肅釋洪範蒙字言霧天氣下地不應闇蒙也與西人蒙氣差之說合

洪範五福而富在第二知有國家者富國之策所宜講也六極而弱居其終知有國家者積弱之勢所宜振也英國大儒斯賓塞曰凡人羣不外兩種一曰尚武之羣二曰殖產之羣之兩種者皆所以爲羣之具無論何羣中皆同時並存不可偏廢者也案斯賓氏言殖產者卽富字之實際斯賓氏言尚武者卽弱字之反對夫東西洋各國之所以雄峙地球者不外殖產尚武兩主義而不知我中國聖人早於洪範言之也

黃氏日鈔曰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其貴所謂祿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爲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愚謂泰西之制亦富貴不相離也彼之設官緐密事不兼攝而又給祿豐盈是貴者未有不富也彼之官吏由於公舉而公舉必視其家產之殷實卽如議院之員必歲入租利在若干磅以上始得入選是富者未有不貴也然此猶官吏之富貴不相離耳以工藝言之西國凡百工藝有能剏一新法製一新器實便民而利用者國家給以憑單許其專利若干年甚至獎以金錢錫以世爵此豈非工藝者富貴不相離乎以商賈言之西國視商務爲國家之命脈商務盛者則國必富兵必彊土地必廣蓋彼中之於商人國家教育之任用之保護之寵榮之此豈非商賈者富貴不相離乎

富國策言好此無益者耗費也作此無益者亦耗費也夫曰作此無益爲耗費卽旅獒言不作無益害有益之義曰好此無益爲耗費卽旅獒言不貴異物賤用物之義富國策又言譬以千金製一服百金設一筵食盡則空衣敝則棄用者售者均派費耳假移此千金百金者出而就農工商各業則朝夕孳生之財產什伯倍蓰而不可勝窮此卽旅獒言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之義

西國公法家言人生而具天然之理好善惡惡之情人與人交際則有分所當爲分所當得之事故國內相關必有治民律法以定其程是爲一國之公法公法之根原生於天然之理與行慣之規例是故有天律有人律公義公正公便公理謂之天律國家所用之律例歷代相承之律法是謂人律然則定律之權非一人之所

筐篋而守之者也必因民義以定之緣人情而用之民義所不便則聚衆論以更之凡歐美文教之邦其律令以民義定之往往以保護斯民維持工藝商務一切便民之事爲主康誥言陳時臬事義刑義殺推本之曰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今西國公法頗得此意

殺人而奪其貨中國古律最嚴也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孟子引此以爲不待教而誅者也愚謂殺人而奪其貨非獨中律爲嚴卽西律亦然也查英舊律若有黑夜入人園囿偷獵禽獸者罪論死今則改爲生罪矣然行竊時塗面異裝冀避人耳目者案法仍處決夫行竊時塗面異裝是奪貨而尙未殺人也而其刑已嚴如此況殺人而奪其貨乎西律凡謀反叛逆海盜謀殺人命諸重犯皆論絞夫視海盜如謀反叛逆以海盜殺人而奪其貨者也萬國公法曰海船或中途遇盜卽告所在地方官拏辦此係干犯公法之事無論何國不得推諉所謂無論何國不得推諉者卽罔弗憝之義世謂中西刑律不同西律寬而中律嚴而豈知西律不盡主於寬哉

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呂刑曰上刑適輕下服下服適重上服此皆分別故誤兩途也華英定議章程言英國刑律之要緊關鍵在於分別故誤兩途是以殺人之案必澈究其有心與否罪名則緣之而定使殺人而十分有心也者罪名卽十分加重苟或無心

罪卽從輕猶有中國古帝王制刑遺意

東萊呂氏曰周公作酒誥其刑之重恐人沈湎浸漬傷德敗性至於周官之禁酒皆此意及漢文帝爲酒酺景帝以歲旱禁民酤酒蓋恐耗靡米穀民食不足此猶有重本抑末之意及宏羊建榷酒之利設心大不同不過私家不敢擅利公家却自專其利耳古者惟恐人飲酒至後來惟恐人不飲酒玩東萊之意蓋以榷酒之利爲非也愚謂禁酒甚難且恐胥吏騷擾不如以榷爲禁不禁之禁也西國人於煙酒之稅最重（卽以英言呂宋煙捲每重一磅征五錫林酒每加倫約中國五斤征十錫林酒之美者征至十六錫林）自其外觀之似漢榷酒酤欲公家自專其利耳其實恐人沈湎浸漬傷德敗性寓酒誥之意於其間也

大英國志言格拉斯敦去位坐嚴酒律失商民歡後的士拉當國

立下鋪耳酒埠頭酒肆既增犯飲過者倍之英人咸以人多酒失
追咎戒律之寬而追思格相以此見酒律之寬民犯飲過者益多
酒律一嚴則犯飲罪者必少古人知之矣所以酒誥一篇禁令甚
嚴也酒誥歷舉般獻臣以及侯甸男衛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圻
父農父宏父繼之曰矧汝剛制于酒蓋謂禁酒當自官始也下文
厥或誥曰羣飲蓋由官以及商民也夫官爲商民之表率未有官
不自禁而能禁商民者今中國誠知此意則夫鴉片煙之禁必從
官入手確然無可疑也
酒誥言肇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僞孔傳曰載其所有求易
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夫自一人言之遠行
牟利以養其家之人自人人言之遠行牟利則以養其國之人也

近人鍾天緯曰西洋軍餉全出於商稅商人經商萬里涉歷重洋
牟境外之利以養其本國之民故國曰富而兵亦日强竊謂鍾君
言西商牟境外之利以養其國之人蓋舉國而言之也夫國者家
之積耳人人牟境外之利以養其父母即謂養其國之人可也乃
今之華商徒知販鬻於本國而不能遠行買賣此何異家人父子
兄弟之爭利哉日本石川利之萬國龜鑑於勤商一門引用[illegible]廉典之言曰凡商人欲得多少之利者須于[illegible]港場與外國貿易不然亦須身親抵外國購甲品以鬻乙買丙物以賣丁則其利雖些少其所得真利益也若夫不然于自國與自國人貿易則與一家兄弟互相爭利何異哉而何養之有
畢命言旌別淑慝又曰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蔡傳曰其
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案今東西
國之治民亦知此意也日本波多野虎之助曰學生氣習極劣者

留之校中恐其引誘同學壞全校之規程則勒令退學又曰泰西
文明各國別設有感化院專收未成年之退校學生此外國學校
之能別慝有殊厥井疆之意也中外政治彙編曰英之制刑雖寬
而令嚴輕者不與重者混處其濡染也倫敦輕犯之獄五美亞及
議員主之重犯之獄二冢部主之此外國監獄之能別慝有殊厥
井疆之意也大抵列國之對乎外交則必使人民之心志合而其
對乎內治則必使人民之善惡分今中國振興學務改良監獄是
宜師畢命旌別淑慝之意而參以東西國之學制刑制
近日之讚美西學甘心媚外者自視中國學術政治弊竇百出自
視其高曾祖父可鄙孰甚甚至歸咎於數千年帝王之愚其民吁
此大謬也昔秦政之愚其民誠有之矣何關於五帝三王及各代

帝王哉至我朝　列聖殷殷然以覺世牖民爲念南皮勸學
篇歷舉　列聖教天算西學教地輿西學教經史百家之學
教譯教械教船諸事以爲　朝廷欲破民之愚望士之智皇皇然
如恐不及特不學者負　朝廷耳愚謂誠知不學者之負　朝廷
則夫鄙薄之意與夫怨懟之聲當消歸於何有也昔周公作無逸
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
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然則小人不知君子之心
豈第今日爲然哉爲今日計惟在君子所其無逸而已至小人之
不知必有知之日也而不必沾沾焉計之也
虞書言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
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蓋古之天子非終其身

況居衡出也彼歐洲各國之君躬歷他國（英德美與諸國之皇時常往來見於日報者不一而足）不憚風濤險惡既以聯與國之歡而因以攷察政治庶幾近之說命載高宗之言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蓋古者世子必入學校也今東西各國學校之制雖以王世子之貴及歲必入學且多學習武備（如法前王擎破侖第三之子在英國烏里支武肄院考居上第又日本王叔居德遊學數年講求武備之類）庶幾近之無逸言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其在祖甲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蓋商之賢君未即位以前與小人雜作習爲勤勞也歐洲有爲之君大抵自躬親勞苦而來（如前英主之子丁保羅初充測量地船水手繼擢蘇布坦船船主俄前王彼得以俄國水師未强變名入歐洲充兵船水手數年乃歸遂以霸國之類）庶幾近之今中國　天子一日萬幾誠有不暇遊歷者竊謂宜常遣親王遊歷各國以代　時巡藉以攷察各國

政治其宗室子弟亦宜多設學堂以廣教育

君陳言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案有所廢與與衆共虞度之（蔡傳有所廢有所興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即西國議院之意也衆論僉同由國君審之而後行（蔡傳衆論既同則君紬繹之深思之而後行也）即國君可散議院之意也君陳言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數語每召後人之訾議（蔡傳引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言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其咎困學紀聞亦謂順之一字其弊爲諛）不知君陳此六語引于坊記蓋即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意夫善則稱君者即憲法所謂君主神聖也過則稱己者即憲法所謂責任在大臣也君陳又曰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此即西國憲法其法法官掌之雖君主之尊不以犯有司法權之意

政治之道徒學古者非徒師今者亦非困學紀聞言學古入官然後能議事以制伯夷以禮折民漢儒以經決獄又曰荀卿始爲法後王之說李斯師之謂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伯厚之意蓋以學古爲是師今爲非竊謂荀李既偏於師今而伯厚又偏於學古二者皆非也今之歐美各國其學術政治彼此互相仿效由於師今而其遠有淵源則本之於羅馬再溯而上之則本之於希臘埃及此又由於學古是東西各國之盛强類皆斟酌古今而後有此進步耳我中國今日　朝野力主維新而二三大吏復諄諄然於存古愚謂學古師今不可偏一也而尤須師最今之今學最古之古

尚書周官一篇所言三公三孤既爲周禮所不載又六年五服一朝亦與周禮不合其爲僞書無疑雖然亦有周公制作之意存也

如曰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夫至撫萬邦治諸侯馭四夷安兆民使其泰承周德非得周公改制立法之意安能如是之握要以圖乎益官介乎國與民之間先治官而後國事治民事亦治今泰東西立憲君主國之政體皆得此意也比者　朝廷宣布立憲　明詔有云明定責成必從官制入手此誠權古今之變參中外之宜舉立憲之要而提其綱其與周之盛時董正治官先後同揆矣

書周官言學古入官此西國仕學院之意（西國凡生徒由實學院考起者亦不得遽然出仕若其爲學意在干祿者必須從仕學院學習方能出膺民社）周官言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即西儒孟德斯鳩言設官分職各同其事必當使互相牽制不至互相侵越之意周官言舉能其官惟爾之能即西國凡各署

官長皆得自舉其屬之意今中國各省多設有仕學院宜加意整頓毋蹈前此作而復輟之弊至分職互相牽制不互相侵越與夫官長皆得自舉其屬今當改定官制之始尤宜斟酌盡善毋蹈朝令夕改之弊

書周官曰議事以制孔傳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正義曰凡欲制斷當今之事必以古之義理議論量度其終始合於古義然後行之案此謂引古義以斷今事也今西國公法雖未能事事合於義理然尚知引古義以爲證公法便覽曰公法雖事簡略然其要節每引實案以證之一以史乘發明公法一以公法燭照史乘夫所謂實案及史乘者蓋攷求古之義理也

書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孔傳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

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案泰西各國改羅馬之重刑而從輕亦是暗合夏制說者謂泰西政教多本墨子夫墨子一書固多言夏制者也

古羅馬之刑酷今西國之刑寬然西國之刑雖寬而令則嚴小有忿爭或動止稍不如法則巡捕弋獲之致諸長而詰禁故設獄特多蓋各國重刑減而輕刑多也案周禮司刑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作呂刑雖多五百章而輕刑增重刑減呂刑正義曰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雖有五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刑數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夫呂刑之輕刑增而重刑減者雖未合乎法律之中然究寓以慈祥之意今西國刑罰亦如是也

西人刑律本於羅馬其先刑律之制往往較中國爲重自律學家逐加刪改始得平允至罰鍰一條猶是虞書之贖刑及呂刑之五罰虞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朴之刑而情可原者許以黃金贖罪如是而刑得其平矣呂刑百鍰之罰六百鍰之罰極而至千鍰之罰誠以五刑之疑固有五罰而赦之但罪有輕重則罰有多寡罰不可概論也西國罰鍰之制亦有輕重二例其輕罰者罪人逮繫責令薄出訟費充公傳人有在票費到官有二呈其費其費有一定限制不能增損絲毫訟費有一元五角者有二元五角者有三元者猶有存款如二十五元五六百元以至二千五百元者票費先繳由訟曲者償還此皆輕罪之罰也其重罰者到案即罰有罰至數千磅者不罰當治他罪西人人命之律凡誤殺過失殺責償養贍銀兩或五年或二十年如被殺者生前入款之數官爲存收使親族按期支領至鬬毆傷人則罰使人贖而已是皆重罪之罰也夫愚民之愛財甚於性命始也以財肇訟終反以訟傷財豈猶有輕蹈法網欺壓良善者

乎是西律罰鍰實止訟之道也今中國改訂刑律如改笞杖爲罰鍰此非徒劑中西刑罰之平也揆之虞書贖刑呂刑五罰實相吻合

西律以保護良民爲重其設立陪審人員之初意因恐原問官一人以愛憎爲是非徇情則故出人罪報怨則故入人罪也故視陪審一事爲決獄第一關頭案此即呂刑師聽五辭也周禮秋官賈疏曰鄉士云刑者在者所謂呂刑云師聽五辭一也恐專有濫故眾獄官共聽之案賈君以呂刑之文釋周官之義其說確切又西律之最善者在於設立證人兩造是非必待證人以決之又必眾議僉同案情至於萬無可疑然後定讞案此即呂刑簡孚有眾維貌有稽也南皮宮保勸學篇引維貌有稽言貌說文作緢細也愚案薛季宣書古文亦訓作緢

古者羅馬刑法極嚴後經各國修改減而從輕是刑罰可隨時改

易也呂刑曰刑罰世輕世重孔傳言刑罰隨世輕重引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之文今之歐洲各國皆肇基於羅馬衰微之世立國未久其刑罰因羅馬而改從輕者猶合於刑新國用輕典之意近日中國改訂刑律大半減重就輕蓋中外交涉事繁刑律亦要端也當定一適中之律亦是隨時世而爲之

泰西無論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國必有政政必有法凡官兵工商皆有律法著在簡編日本葛岡信虎曰法典所以統一天下之具無古今中外凡有國必有法典中國呂刑初定律法泰西遠自羅馬皇帝修斯金尼安已編法典二種羅馬衰亡其書遂佚拿破崙第一世又作法蘭西法典爲諸國創云云葛岡之意蓋以古今中

外有國者皆有法典言中國呂刑初定律法者以中況西也夫中國之法律散見於經籍者原不始於呂刑而編爲一書則自呂刑始故葛岡君云然

費誓言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祗復之又曰無敢寇攘此嚴部伍之事也而即寓公法之意夫萬國公法一書乃西洋儒者所撰各國君長奉爲經典者也如曰交戰時敵國貨物人民在境內者槩不略取又曰兩國交戰非充當兵勇者槩不得妄殺及掠取貨物如亂民乘機殺掠即照海盜之例治罪又曰兵船及領牌民船擄囬同事友邦貨物者自當立時送還又曰停兵之後有擄掠敵貨者即將其人治罪原物登時送還夫曰貨物即馬牛之屬也曰人民即臣妾之屬也曰立時送還登時送還即祗復之之義也曰擅擄敵貨者即將其人治罪即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之義也夫西國公法特彼中布衣之士持空言以救世其政府不能事事實行之也然猶賴有公法故彼中用兵頗有節制往往合乎中國經籍之意

詩經

平江[illegible]著

唱歌一科西洋小學校最重日本亦然如日本之國歌以及古人之善行如忠臣義士孝子烈婦之事蹟編爲歌詞使學徒歌之（湖北游學日本師範生參觀筆記曰觀高師範等學校附屬小學校摑僑先生爲釋教授之法先觀唱歌科男女學生分兩班列坐唱偉人二宮尊之歌忠相菅公之歌日本男兒之歌明治維新王治復古之歌元寇之歌據此知日本之國歌以及古人忠義孝烈之事編爲歌詞我中國之游學日本者多能言之）以動其忠君愛國之心亦國民教育之一助也夫古人歌詩以合樂學校之有唱歌音樂一門本詩教之古義自雅樂失傳而爲詩者專事解說而詩與樂分矣今中國學堂興辦未久唱歌音樂科雖難遽照外國之例然不可不師其意也伏念　國家　聖聖相承武功文學政術之盛遠邁前古而忠臣義士孝子烈婦之事又皆前代所不及今之有教育之責者茍仿外國之意擇其要事編爲歌詞令學徒歌之忠愛之心不油油然生歟

歐美文字語言一致而中國則離而爲二其相離之爲害起於秦漢以後而在古時則不然也卽以風詩論大都閭巷之間勞人思婦之作隨意咏歌自寫情性在當日不過語言而已而後人以爲極文字之美烏在其相離乎（詩春秋論語孝經齊儒魯儒各以其音讀之亦如英法俄德各以其土音翻切西經又烏在其相離也）後之人棄今言不屑用一宗於古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爲五洲之冠然顓門之士或乃窮老氣盡不能通小學而山海僻壤百室之族知書者往往而絕也以視歐美各國婦孺皆能操筆札車夫可以讀新聞不大相懸絕乎蓋歐美文字衍聲而中國文字衍形衍形者言文必相離衍聲者言文必相合今中國如欲學業進化之速讀書種子之多則夫文字一途當速爲改良以求復乎古昔言文一致之舊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據此知聘問歌詠本中國古義也特春秋之後不行於列國耳然中國失其義而泰西各國得之試觀中國使臣之至俄德法英等國於進見其國主之時類皆仿西禮致詞晉頌彼之國主謝而後受又製詞以答頌此與班

志所言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其義一也大抵西人以交際交涉判爲兩途交涉則權利所在絲毫不肯讓人交際則揖讓之時文詞不嫌其美妙我中國使臣之在外洋者顧可以無經術者充之乎

荷馬者希臘古代之詩人也（古代事跡不可考荷馬詩所載者史家稱爲荷馬時代）雖以斯巴達之尚武猶視文學而於荷馬詩固常諷誦者（此外復有侑神樂歌軍中鐃歌日夕高吟以爲娛樂）今歐洲各國文學祖希臘武事祖斯巴達故其學校及軍營所唱之歌皆有古意蓋彼中詩教之淵源甚遠也日本昔尚漢學其詩教本乎中國自維新後一切音樂皆橅法泰西而唱歌則爲學校功課之一其軍歌軍樂有愛國尚武之意固也然卽非軍歌軍樂亦然而復有吟咏古詩或舞劍以繪其忼慨激昂之情

者盍彼漢學家多主持保全詩議焉夫以東西各國尙重詩教曰本且欲保全詩議奈何中國自有之詩而不力爲保全乎

觀國者不必觀於士大夫也當觀於婦人孺子詩之國風亦當時里巷歌謠耳如周召被文王之化豳風陳王化之源秦之勇悍魏之儉勤唐之憂深思遠齊之泱泱大風觀者以是券焉自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史作歷史者所以敘述人羣進化之事迹者也而秦以後之史書則但爲一姓譜牒於民俗之升降民智之通塞蓋闕如也觀國者乃亦不由其婦孺而由其士夫夫一朝有二三偉大人物豈能代表全國之羣類也乎此二千餘年來民氣之所以閉塞也今者　國家預備立憲有識者咸謂欲實行憲政當先教育普及尤在行地方自治之制雖然吾國中下社會之人閉塞日

久其程度安能遽及此乎然則今日不可不亟亟開通民智也開通民智之方雖不一端莫要於設立演說會及白話報蓋此二事雖婦人孺子亦得而知之也

鄭氏詩譜序曰欲知源流淸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案譜卽表也史記有世表年表月表諸自殷以前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又曰讀春秋秝譜牒又曰譜十二諸侯是譜即表之證劉知幾史通引梁沓謂太史公世表體本周譜明周時有譜諜即表也譜傍行而觀之與西人表學無異夫泰西之圖學冠絕古今不待言矣至於表學不徒秝鈐算草代系年編與中土古學略同卽如穀數戶版官成兵籍賦稅之要會關市之比較藝器之良楛政刑之等級靡不傍行邪上列表以明之義例詳審差分精析故凡百隱匿影射飛灑苛駁之弊皆無所試西國富強雄視五洲未始非得力於此

王制言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漢書食貨志曰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公羊宣十年傳何休注曰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案此皆報館之義也西國之報有官報有民報官報宣國是民報達民情中國古時如大師所陳行人所采男女所求之詩非以達民情歟曰聞于天子則知古者天子亦閱報也曰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則知古者隨地各有報也

動植物學西人各有專家學校中列爲功課自爲一科蓋此二學

推其本原可以攷種類蕃變之迹究其致用可以爲農家畜牧之資乃格致中最切近者也夫格物之學今莫盛於西國古莫備於詩經困學紀聞曰格物之學莫近於詩因舉關關之雎言摯有別也以至采葛采苓言懼讒也凡詩中鳥獸草木舉其大者要者而總括之曰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孔子詔小子學詩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亦是謂學詩有益於格物也鄭仲輿曰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漢儒言詩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吾請益一言曰自後儒言詩徒然論聲徒然論興而鳥獸草木之學廢矣夫鳥獸草木之學廢此動植物學廢所由來也

改制變法之事貴以和平出之如詩主和平人人得而知也然和平者非因循舊制漫無所改變之謂謂其有所改變而出之以和平也曷不觀詩有四始乎始之一字卽由改制變法而來司馬氏

還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所謂始者豈非有所改變而不相襲乎王氏安石曰風也二雅也頌也雖相因而成而其序不相襲故謂之四始所謂關雎鹿鳴文王清廟爲四始者豈非改變之事出自上乎孔氏穎達曰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是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出自上者其道順出自下者其事逆其事逆者用衝突主義其道順者用和平主義古聖人於改制變法用和平主義不用衝突主義所以四始而列之於詩

婦女不可以無學問不可不受教育固也然亦當與男子有別奏定學堂章程言少年女子斷不宜令其結隊入學遊行街市且不宜多讀西書誤學外國習俗致開自行擇配之漸長蔑視父母夫壻之風故女子只可於家庭教之或受母教或受保姆之教愚

案詩葛覃云言告師氏毛傳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又采蘋序云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毛傳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案毛傳據儀禮及禮記之文以釋詩義也曰女師則非用男教習也曰公宮曰宗室則女子不與男子同學堂也曰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則學科不與男同也此皆婦女重在家庭教育之證

英國小學校高等科課目女兒有家政學及料理法而又有洗濯術見日本中谷延治所著德法英美教育制度據此是洗濯之術西國女兒所有事也且於學校習之而受教於其師也詩葛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甯父母毛傳言我也師女師也又曰污煩也私燕服也又曰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孔疏申毛義謂毛以上下二我其身中我我其師后妃言我身本見教告於師氏我師氏告我以歸嫁人之道欲令我躬儉節用不務鮮華故今日薄欲煩撋我之私服薄欲澣濯我之褻衣然我之衣服有公有私議量而言我之衣服何者當見澣乎私服宜澣之何者當不澣乎公服宜否既以受師教誨澣衣節儉復以時歸甯父母此古者女人未適人之時凡澣濯之事當受師教誨也今外國小學校女兒之有洗濯術亦猶行古之道耳世之妄人動稱西國貴重婦女且謂婦女可以自主自由似乎西國婦女多出乎禮法之外也而豈知其不然乎觀於家政學料理法洗濯術諸事固勤勤焉率循婦道也

兎罝一詩一則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再則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三則曰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夫以兎罝之野人不過赳赳然威武之夫而必重之爲公侯之干城腹心好仇之選此古者軍人之名譽爲最重也夫名譽心者無形之軍紀也可以戒惡可以獎善惟軍人有名譽心而國乃有威今東西洋各國其視軍人至貴極重然有敗而逃者或僨軍者則父母不以爲子妻不以爲夫親族遠之朋友恥之幾無以立於天壤之間此其重軍人之名譽爲何如乎須賓華曰以防禦祖國爲己之任務率其勇氣豪膽守之以一死一旦宣誓於軍旅之下縱令地落天崩山裂海倒不肯退一寸立處卽死所也卽墳墓也是爲軍人之名譽法物伯命琴曰名譽者樹偉業之機軸也之動機也軍人生之精神也吁膺扞禦之

大任得干城之美譽有死之榮無生之辱誰不欲得此光榮爲國捐軀也哉

三代之時道與器合文與武合選舉與學校合故人人有干城腹心之寄雖兔罝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漢唐而降選舉離於學校上下市以虛文必待士之卓然樹立於千萬人中數百年內者於是始有宋韓范明王文成　本朝曾左諸公能使人不訝文章經濟爲兩途餘則恍惚渺冥俱在可知不可知之數於是反讓西人建學育才諸法俱有本源而曰吾華不及此豈自古而然哉試與讀兔罝之詩當恍然於今之不古若也

桃夭序言婚姻以時摽有梅序言男女及時也所謂時者非謂婚姻必於桃夭梅實之時耳謂其女年二十男年三十之時也（桃夭鄭箋云興者喻時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也正義曰言年盛時謂以年盛二十之時非時月之時摽有梅毛傳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據此知序言婚姻以時男女及時皆指女年二十男年三十之時特假桃夭梅實以起興耳）夫男子三十而有室本古聖王之定制違斯制者其國民無不蕃盛反斯制者其國民無不劣弱周召之地被文王之化婚姻以時男女及時可想見其國民之蕃盛矣若夫有狐序言衞之男女失時綢繆序言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野有蔓草序言男女失時東門之揚序言婚姻失時凡此皆謂失女年二十男年三十之時耳綜十五國之風論之其盛衰之故雖不止一端而男女婚姻之及時與否亦盛衰之所關係也自來國之文明者其婚姻遲男年必及乎三十之時也國之野蠻者其婚姻早男年不及乎三十之時也此豈獨古中國爲然乎今環球各國之盛衰皆可於此覘之（印度人婚姻最早十五而生子者以爲常而其衰落亦特速歐人結婚最遲三十未娶者以爲常而其民族强健老而彌壯此野蠻之國婚姻早文明之國婚姻遲之實據也）夫泰西各國人民及歲必入學及其成人而又有當兵之義務因體育德育智育三事甚重則婚姻不得不遲今中國於婚姻之事聽民間自爲之大抵失之太早荒學業損志氣戕生命國民之資格安得而不薄弱乎

泰西日本之國民皆知當兵之義務即婦女之腦質中亦莫不深受此義此猶有中國古誼詩汝墳言王室如燬序言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殷其靁言莫敢遑息序言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夫以婦人而思其君子者情之常也而能勉之以正勸之以義是當日周南召南之婦人皆有尊君親上之意急公赴義之心也然猶曰周召之地被文王之化者若夫衞俗可謂淫亂矣或疑其有淫靡之習而無雄武之氣而伯兮一詩則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是衞地婦女尚能勉其夫以王事爲重若夫秦俗可謂驍武矣或疑其有征戰之苦而生怨曠之思而小戎一詩則曰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是秦地婦女尚能慰其夫以從軍爲樂此可見當日國民皆受普通教育其婦女亦有學問柰何陵夷至今士大夫於軍國之事尚不盡其義務遑問婦女今欲達此義務於全國之中是所望於有教育之責者

愛國心所由發其原因不止一端而感觸必始於國內名山大川及各勝蹟（日本山路一遊日發愛國思想者何凡人民身家所託惟國是依欲愛身家必先愛國愛國心之感觸必始於國內名山大川及各勝蹟）夫古之人因山川勝蹟而發愛國思想者經籍中莫備於詩如遵彼汝墳而有王室如燬之憂陟彼北山而興王事靡

鹽之嘆汚彼流水朝宗于海具戴主之欵忱悲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歸之思想望淇水泉源而興懷毋國見寒泉下流而念及周京節彼南山刺周王之用尹氏瞻彼洛矣祝君子之保家邦凡此皆古人愛國之心由地理而發者也夫地理之要旨以關於地球之表面及人類生活之狀態使得智識開通而尤必理會本國國勢大要爲養成愛國心之資今中國所立之小學堂當於本國地理加意講求蓋此爲國民愛國心所由感觸者耳

理科亦有關於國民教育如植物中之櫻花爲日本所獨有擧國詠之呼爲武士魂或呼爲日本魂和魂故敎櫻花而並敎以歌詞卽以興起愛國心也（以上節錄日本山路一遊講義語）蓋人之有愛國心者必愛其國之土地愛其國之土地則幷土地上之草木而亦愛之矣夫

植物之學莫備於詩如棠甘思召伯之政治瓜苦慰士卒之勤勞覩榛苓而興西方美人之感（朱子集傳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見條枚而有君子至止之詞誕葛則望救於鄰邦采蝱則傷心乎祖國行野而芃芃其麥欲控告於大邦行役而離離彼黍憫顛覆兮周室鴇羽集于苞栩而有王事靡盬之憂下泉浸彼稂蕭而有念彼京周之嘆凡此皆因植物而興起愛國之心者也今日中國預備立憲全在教育普及人人有愛國之思想而物理科之有關於國民教育烏可以不研究歟

中外互市以來國民不攘夷卽媚外近人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生金賈張軼歐輯中外故事讀本一書取中外故事相類者兩兩相比如温公水甕瓦森流雲之類共五十課既標其目復詳其事其於詩則取召公甘棠以與威窩老栅相比例足見人有善政及民後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者無古今中外一也誠知彼我情形初無大異偉人奇事無世無之無國無之則不至自傲亦不至自薄

兎罝言椓之丁丁言施于中逵施于中林野人而已何以知其爲賢才可以扞衛國家乎則以赳赳武夫也簡兮言公庭萬舞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賤役而已何以知其爲賢人可以承事王者乎（詩序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則以其有力如虎也聖人之錄此二詩蓋重其尙武之精神夫國民而有尙武之精神則必愛國愛國必忠君彼英美德法日本之浡然興者其原因雖不止一端而由於其國民尙武而具忠愛之忱其最要者也

西人愛祖國之心甚長其所由來者久矣昔日耳曼民族封建並立無所統一大政家士達因大文家盎等倡之俾士麥承之專發揮祖國之義自今觀之泰西各國無不重祖國之義也雖然豈第西國爲然乎吾中國古時臣民皆知重祖國之義也卽婦女亦知此義詩序言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旄邱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載馳許穆夫人也閔其宗周顛覆自傷不能救也此豈非吾中國人愛祖國心之證乎奈何今人之不古若也薄中國爲無用去祖國而如遺甘心媚外爲奴隸而不知恥吁

綠衣言綠兮絲兮女所治兮定之方中言降觀于桑又曰說于桑

氓詩言抱布貿絲又曰桑之未落桑之落矣是當日邶鄘衛之地宜蠶桑也將仲子言無折我樹桑是當日鄭地宜蠶桑也汾沮洳言言采其桑十畝之間言桑者閑閑泄泄是當日魏地宜蠶桑也鴇羽言肅肅鴇行集于苞桑是當日晉地宜蠶桑也車鄰言阪有桑黃鳥言止于桑是當日秦地宜蠶桑也鳲鳩言鳲鳩在桑是當日曹地宜蠶桑也七月言蠶月條桑鴟鴞言徹彼桑土東山言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是當日豳地宜蠶桑也夫以十五國之地言桑土者居其大半今日之中國其地廣於當日數倍而蠶桑之利僅存江浙則昔多今少昔廣今狹可知矣然意大利種桑養蠶垂百餘年而其絲之柔靱潔白終遜中國西人攷求始知中國蠶絲冠於各國誠於蠶桑一事推廣其地研究新法豈非中國固有之利源哉

中國後生年少於服飾之間往往有誇勝之習日本則不然日本矢津昌永原著日本政治地理曰我國製衣服者亦以表面用棉布之質素裏面却用絹布此所謂貴地位之極世之稱爲粹人者反陷於奇癖也愚謂製衣表面用棉布之質素裏面用絹即衛碩人及鄭丰詩衣錦褧衣之意中庸引詩衣錦褧衣作衣錦尚絅謂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夫闇然日章者即矢津昌永言貴地位之極也

定之方中曰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毛傳揆度也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正義曰此度日出日入謂度其影也故公劉傳曰考於日影是也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縣

置槷以縣視以影爲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晝參諸日中之影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云云仲遠蓋謂毛傳即本攷工記匠人之義也（陳氏奐毛詩傳疏亦謂毛傳本匠人）愚案徐光啟曰臬表者即周禮匠人置槷之法識日出入之影參之日中之景以正方位今法置小表於地平午正然後累測日景以求相等之兩長景即爲東西因得中間最短之景即爲眞子午也夫光啟深於西學者也其言臬槷即匠人置槷之法可見中西測日景之法同也

氓詩云抱布貿絲毛傳布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貿買物也胡承珙毛詩後箋曰古人即以幣爲錢可以貿易不必定用錢刀然亦非僅以布粟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先鄭又云言布參印書者舊時說也其說正與毛同然則詩所謂布必非布帛之通稱案胡君之說足以發明毛義蓋毛所謂幣者即鈔票也夫鈔始於周在當日固有利而無弊耳而自漢唐以迄元明鈔法或行或罷核其所行利不掩弊顧何以泰西行之有利而無弊乎蓋泰西之發行鈔票也悉由政府主其權每歲銀行存本之多寡與鈔票出入之數皆足以相抵無絲毫扣折欺詐之弊行之久遠職此之由今中國復行鈔引不必遠慕前代即近仿西例可也

今智計之士覩時勢日棘慨政學未興往往狂言醜詆其訾議政府之腐敗猶可說也甚至歸咎古帝王之愚其民謂孔孟之教迂滯不通謂經籍之訓緐難無用此其言未免過激夫中國爲數千年禮義教化之邦固東西各國所同認也特以法積久而敝而列强驟興適當其時遂覺外國政治勝於中國耳然謂勝於今日中

國則可謂勝於古時中國則不可以今日中國論之誠非亟亟變法不足以圖自強雖然列國之新法可採而中國之特長尤宜保也然則志士與其借外詆中不如陳古風今與其惡罵令人難容不如婉諷所言易入曷不觀詩義乎如序言大車陳古義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鄭之羔裘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女曰雞鳴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盧令刺荒陳古以風匪風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凡此皆借古人嘉言懿行以比其時之不如有忠愛之心無悖逆之詞所謂言者無罪聽者足戒也夫人之愛國思想必自本國之歷史始爲有名其本國歷史之美事心醉他國而可謂之忠義者哉試觀德國小學校所教歷史大半述威廉王用俾士馬克及毛奇破法國建聯邦之事日本學校之國

歌大半取古人善行如忠臣孝子烈婦之事蹟編而成之此可知今日中國國民教育正宜陳古以風今不在借外而詆中

中國兵事之不振其原於政學風俗之弊者不止一端而音樂亦其一也太史公曰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又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禀於六律六律者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故曰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據此知音樂之感人大矣而軍人之於音樂尤爲關切深鉅中國自雅樂云亡自秦漢以至今日大抵皆鄭衛之音也丹鉛總錄曰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一也非謂鄭詩皆淫也則所云放鄭聲者主聲而不主詩子夏對文侯所謂宋鄭衛齊四音皆淫於色而宋本無詩或曰凡樂非雅者皆謂之鄭聲故漢志云鄭聲施於朝廷也案楊氏愼之言是也朱子於鄭詩悉指爲淫詩不如楊氏言鄭聲主聲而不主詩之說爲是靡靡者彌漫國內安得有剛毅沈雄之國民哉曩時中國軍中惟有拉叭金鼓以爲指揮號令之具而無所謂軍樂兵卒之所歌唱不過俚曲淫詞而無所謂軍歌今各省仿西法稍稍整頓武備而湖北自製爲軍樂軍歌則尤得古意而合西法也夫歐美日本之軍樂軍歌其足以激發人忠義固也然卽非軍樂軍歌莫不含有愛國尚武之意聽聞之餘自可奮發其精神若是乎音樂之感人大矣哉

西國學校之制在合全班學徒授以一律之學科因年分班因班定課無稍參異非有萬不得已之事學徒不得告假曠功其因事告假者當如期來校教習當於暇時補教之從未有或留或去而漫無稽查者也鄭風子衿序言刺學校廢也所謂廢者非廢學校也謂其規制廢弛耳觀其詩曰子甯不嗣音曰子甯不來曰一日

不見如三月兮正義曰學者分散或去或留陳其留者恨責去者之辭夫使因過退學則去而不來可也而此又非退學者也名列庠序身在城闕則是有學校如無學校耳吾讀詩至此益歎西人學制爲不可及矣

小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案序言朝廷者蓋舉國君相官吏大抵皆然也詩人刺之者蓋欲匡救其失使之節興居時號令也夫興居之時號令之節在今日莫如泰西泰西通例凡來復日必休息每日八點鐘始治事十二點而小憩一點復治事四五點而畢憩舉國上自君相官吏下至販夫屠卒莫不皆然作則舉國皆作息則舉國皆息使以中國人之日用起居相比其一理一亂相去何如矣於文經緯

整列曰理條段錯綦曰亂毋曰薄物細故夫豈知今日泰西其能整然秩然舉立憲之美政皆自日用起居之有法律來乎

小序言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吾讀詩至此以爲其時之國人有國家思想也夫國家者對外之名詞也使世界而僅有一國則國家之名不能成立故家與家相接而有我家國與國相接而有我國循物競天擇之公例則家與家不能不衝突國與國不能不衝突國家之名立之以應他羣者也故愛國者必不肯以絲毫權利讓於他族必不願服從於他族主權之下猶之一家未有願他人入我室者也詩人慮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以他人是愉他

人是保他人入室相儆惕其對於外族而知有國家可謂忠愛之至矣今者地球各國鷹瞵虎視以中國之政荒民散彼四鄰者豈無謀取其國家者乎所恃者國民有國家思想

困學紀聞曰觀葛生之詩堯之遺風變爲北方之強矣觀駟鐵小戎之詩文武好善之民變爲山西之勇猛矣深甯之意蓋以晉秦之變爲強猛其於唐堯周文武之流風善政因此而失而吾謂惟堯與文武之教澤深入人心故其歷年雖久而舊都之地能變而自強蓋軍事之發達其原於敎育者遠也（蘇氏轍曰晉詩而謂之唐以爲此堯之舊而非晉德之所及也朱子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秦人用之而一變其俗焉）歐西軍國民主義其淵源由希臘學術而來然道德究不足也何如我 朝 列聖深仁厚澤跨唐轢周今雖國勢稍弱矣使能振興敎育則富強亦易易耳

邵康節謂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爲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而郝仲輿謂邵氏之說亦自有理因引申康節之說謂孔子知周之亡諸侯必折而入秦故定書特取秦誓又謂秦已有招八州畢六王之氣象故於詩錄秦風而不刪此固涉於讖緯非孔子定書刪詩之意也至仲輿言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秦與吳楚等也而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淫昏有日趨於亡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案郝氏此言則是孔子錄秦風之意也夫於舉世流蕩淫昏之日而有一國以尚武之精神發爲詩歌而奮厲猛起雖曰非中國之詩安能舍之而不錄乎此孔子所以不錄吳楚而錄秦也今之歐美各國大抵祖

述斯巴達尚武之風也各國體育既盛其體魄雄大足以氣吞五洲力壓他族而其學校之軍樂軍歌皆有一種雄毅剛烈之氣此與秦詩之奮厲猛起何以異乎以孔子錄西戎秦之詩例之則歐美各國之軍樂軍歌雖聖人復起亦必寶而取之而不能恝置也

西國軍國民主義昔濫觴於希臘之斯巴達汪洋於近世諸大強國歐西人士郎婦孺之腦質中莫不深受此義蓋其國家以此爲全國國民之普通教育國民以奉此主義爲終身莫大之義務惟其知此義務也故國民皆以從軍爲樂而其軍民之婦人皆以忠義勖其夫獨怪中國詞人莫不摸寫從軍之苦與戰爭之慘鮮有謂從軍樂者莫不摸寫從軍之婦人室居怨曠之情鮮有敘及恩義者蓋詞人多處亂世因亂世而後有詞章之材悲神泣鬼動魄

驚心使讀者蒼涼悲惻雖烈士壯夫瀏覽及之亦將垂頭喪氣黯然魂銷若是則國民之氣安得不餒且潰耶雖然此後世之文章如是若夫經籍所載則不然卽以詩秦風言之序言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毛傳矜夸大也國人夸大其車甲之盛有樂之意也婦人閔其君子恩義之至也作者敘外內之志所以美君政教之功據此是軍民忘其征戰之苦也婦人無怨曠之思而以忠義勖其君子也而皆由於其君政教之功然則今之有國家者欲宏此軍國民主義其政治教育烏可以不求其完全乎

兵事之强不强其原於教育政治國勢體魄不一端而關於風俗亦其一也十五國之風詩惟秦最爲雄大剛毅讀車鄰駟驖小戎無衣諸篇可以知其槪矣朱子言秦俗强悍樂於戰鬬又曰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槪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者如此據此知秦人尚武蓋由於風俗如是耳瀛環志略曰歐羅巴用武之國以佛郎西爲最爭先處强不居人下偶有凌侮必思報復其民俗慷慨喜戰有小戎駟驖之風案徐氏以法國比秦者亦由法之民俗慷慨喜戰耳然則風俗之關乎兵事無中外一也中國之風俗重文輕武諺曰好漢不當兵好鐵不打釘此語也雖窮鄉僻處之人皆常道之而長者每持此以爲警勵後生之格言吁天下之可尊可貴者孰有如當兵者哉絕利欲捐死生亡一己之私濟一國之公仁之至義之盡也以仁至義盡者而目之爲賤惡之夫甚矣習俗移人竟至此極近者中國一二大吏深有鑒於從前風俗之失

而思有以捄正之頗重視乎當兵者然較歐美日本之敬禮軍人則不及也

美國公務報言陸軍用犬自古皆有黎第亞王戰阿米尼亞人首用犬隊盡餵以肉使之勇猛曌格尼夏人出師每分三隊曰兵隊奴隊犬隊也布斯王名賽伯勒司者畜羣犬用之戰時古時希臘交戰亦恃犬力云云又歷舉德法俄諸國練犬之法或戰爭或偵探或寄信或尋受傷兵丁之用夫以畜類練之而收其大效斯亦奇矣而無奇也獨不觀秦風言猶車鸞鑣載獫歇驕乎夫詩人之言載獫歇驕第爲田獵言之矣然田獵卽所以教戰詩雖不言戰用犬隊然駟驖言田獵之事而小戎卽備兵甲以討西方又安知當日無犬隊乎

困學紀聞言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一條原注鳩摩羅什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案歐洲禮俗多由天竺輸入今西國之禮凡君燕臣臣合座起立持杯祝君王壽頌以好詞一飲而盡亦是天竺臣贊君德之意雖然非第天竺爲然也蓋舉觴稱壽乃古人飲酒之常禮萬壽無疆乃古人頌君之常詞卽以豳詩論之如云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鄭箋云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又曰飲酒旣樂欲大壽無竟是謂豳頌正義曰躋彼公堂是升君之堂萬壽無疆是慶君之辭據此知君饗臣臣持杯祝君王壽頌以好詞本中國古禮也彼西人之禮與此暗合或得之於天竺而天竺得之於中國均未可知也

豳風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曰殺羔羊躋彼公堂毛傳公堂學校也鄭箋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正義曰箋以下云躋彼公堂是升君之堂愚謂毛訓公堂爲學校鄭訓公堂爲君之堂義各有當上條言臣祝君壽從鄭義此條言士農不分從毛義　甫田云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夫以公堂之躋卽前日穫稻之夫髦士之烝卽平日耘耔之子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分而士農亦不分也所以爲王政歟自井田廢於是士不知耕農不講學而古意失矣泰西之例農與士工商賈均須由學校而出丁韙良西學攷略云德國農圃各術俱爲實學館蒙館之別課其設專館以敎之亦至百五十處均置莊田以備試驗自咸豐二年始開農課而肄業者已有一萬八千人法國農學館有上中下三等下者均置有莊田數十頃設提調敎習等官今日本亦設農學館　此猶有古時士農不分之遺意

豈予尙同西人師其意也竊以爲君臣父子尊卑貴賤之分固不可槪以尙同之說施之益專尙同則平等平權極其弊必至無禮義無法律不止至於軍事則同字實爲第一要義也夫優勝劣敗之理由於君民上下之心力同不同耳而同者優勝如秦風言與子同袍與子同仇與子同澤與子同裳惟秦之百姓有同仇敵愾之心所以秦能富强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也如車攻云我馬旣同射夫旣同惟宣王於車馬器械整齊畫一所以內修外攘能復文武之境土也皇矣云詢爾仇方同爾兄弟惟文王能協同己族志齊心一以禦仇方所以能增式廓而大王業也如豳風云二之日其同鄭箋云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惟周之開基君臣及民皆能習兵所以創業垂統至長極久也今中國外患棘矣正宜遠師成周之盛軌近采列强之新法舉國上下同心

同德人人有合羣之思想人人有尙武之精神國事庶可爲乎歐美日本全國臣民皆以軍事爲終身莫大之義務也雖然豈第各國爲然乎我中國古時皆知此義者也而莫備於詩如東山言滔滔不歸零雨其濛采薇言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出車言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杕杜言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凡此皆以軍事爲莫大之義務也然猶曰上之人勞將率勞士卒之詞也代爲言之耳至破斧缺斨之作再三言我是軍民自言其義務之無旁貸也然猶曰周公之敎化說以使民民忘其死未可責之凡爲軍民者也若夫鴇羽及伯兮序俱言刺時也而其詩曰王事靡盬曰爲王前驅豈以時勢之衰而稍損其勇義之氣乎又如北山序言刺幽王役使不均而其詩曰偕偕士子朝夕從事豈以使役之偏而偶弛其勤勞之責乎由是言之三百篇中雖風有盛衰雅有正變而其臣民皆負軍事之義務以捍衛國家者也

鹿鳴燕羣臣詩也而曰我有嘉賓鼓瑟鼓琴和樂且耽湛露天子燕諸侯詩也而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詩也而曰我有嘉賓中心好之伐木燕朋友故舊詩也而曰旣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旣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小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德歸厚矣據此知古者君之於臣待以朋友之誼大雅旣醉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鄭箋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也假樂云之綱之紀燕及朋友毛傳朋友羣臣也抑之篇云惠于朋友鄭箋王又當施順道於諸侯正義曰武王謂諸侯云我友邦冢君是朋友謂諸侯亦可以兼羣臣公卿也　其情意之懇摯如此自秦漢以來古禮陵夷拜跪日繁堂廉

日隔君臣之分益嚴而情益疏求其從容論諫直言無諱蓋亦難矣西國君臣之間儀文簡略其尊嚴君上不若中國而情誼之通則過之其猶有鹿鳴湛露彤弓伐木之遺意乎今中國當此時局君臣上下之氣不可以不通也其情不可以不懇摯也是宜略改朝儀凡升降拜跪之末節務從其簡此非效顰西禮也實得我中國雅頌之制

日本山路一遊小學校制度曰唱歌必使合樂西洋音樂家名爲樂師愚案孔子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合樂也自齊魯韓毛諸家各爲訓解漢代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而聲歌之音日晦然當漢之初去古未遠雖儒者能說詩義而不能歌其詞然樂師瞽史之徒往往有能歌之者夫義理之說勝而聲歌之學日益

消歇是後杜夔所能歌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唯鹿鳴一篇至晉室而鹿鳴一篇又失傳矣夫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知詩入樂之理矣自孔子編詩至今此節錄通志語西國唱歌必使合樂是西國尚存古意而中國亡之也當此中國雅樂失傳則學校中音樂一科斷難從緩今日如欲立音樂科也吾以爲仍當求之於西國

皇皇者華言周爰咨諏周爰咨謀周爰咨度周爰咨詢毛傳咨事爲諏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所宜爲度親戚之謀爲詢可知古來膺使臣之職凡有關於使學者所宜博采而詳稽也近來五洲變通開千古未有之局使命益難使才益重豈閱歷未深學問識陋者所能勝其任哉丁韙良譯通使總論如謂凡膺使臣之職者皆宜詳考往事謂使臣每藉閱歷之資深以補考證之不足謂處事固貴乎閱歷而欲泛應曲當須精熟通使之學欲精熟通使之學須先涉獵諸學而博採之更當以此事爲專課而力求之因舉使學之尤要者如須知天然公法須知各國通例須知諸大國律例須知各國歷代史記須知各國大勢須知富國策內載貨物須知各國風土人情及戶口水陸兵額地丁租稅須知各項公文程式之類案此與詩人之咨事咨事之難易咨禮義所宜咨親戚之謀博采詳稽實相似也雖古今之情狀有異中外之時勢不同未可以詩人所咏比諸五洲之局然諏度謀詢諸大端今之膺使臣之職所宜師其意而擴充之且因時制宜也

棠棣言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鄭箋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侮也余

讀詩至此以爲古之人對外之界說未有不分明者也內其家而外他家內其國而外他國既認有家外之公敵則必不認有家內之私敵矣既認有國外之公敵則必不認有國內之私敵矣昔希臘列邦干戈相尋一遇波斯來襲則忽釋甲而相與插血焉外禦其務之心使然也昔英國保守自由兩黨傾軋衝突曾無甯歲及格里迷亞戰爭起雖反對黨亦以全力助政府焉外禦其務之心使然也誠知歐美各國對外之界甚明則我國之人豈可不自愛其國乎既以愛國也則凡環伺我箝制我憑陵我者皆外侮也國仇公敵當急籌所以禦之之方

詩序蓼蕭澤及四海也正義曰作蓼蕭詩者謂時王者恩澤被及四海之國也使四海無侵伐之憂得風雨之節書傳稱越裳之譯

曰吾受命吾國黃老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遠往朝之是澤及四海之事案仲遠以越裳朝周爲澤及四海蓋蓼蕭言澤及四海雖不僅指越裳言之而越裳其一也夫越裳來朝周公作指南車以送是中國指南鍼之製流入越裳也而展轉流傳遂由越裳而入歐洲歐洲又從而變化之以指南鍼施之於行船及遊覽及測量及開地洞爲不可少之器自中外交通以來西人航海來華而指南鍼之製復還之中國

日本三大節時教習生徒齊集講堂行禮異常嚴肅生徒千餘人或數百人分班遞進行禮時同唱國歌奏樂和之其國歌二十八字古來短歌也祝萬歲久長之意君國大事多奏之蓋日本君國一體一唱此歌愛國忠君之心卽油然以生無論小學校及何種

學校皆一律通行及陸軍公會及國皇行幸處民皆歌此以爲慶他如軍艦駛至大洋商民貿遷異地一唱此歌人人感觸均有不忘君國之念而國體因之固結（以上節錄日本山路一遊講義）愚案日本學校軍營各處皆唱國歌祝君王壽眞有合於中國詩義如豳風云躋彼公堂（毛傳公堂謂學校也）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棫樸云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此學校中唱國歌祝萬歲久長之意也江漢美宣王之平淮夷而曰天子萬年天子萬壽此海陸軍唱國歌祝萬歲久長之意也蓼蕭美澤及四海而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至大洋抵異地唱國歌祝萬歲久長之意也泮水言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此公會及學校及國君行幸處唱國歌祝萬歲久長之意也至於天保言萬壽無疆南山有臺言萬壽無期此則臣子頌君

之常詞耳我　朝　列祖　列宗深仁厚澤固結人心久矣今當此積弱之候竊謂宜製爲　國歌令學校軍營商會及旅居外國者以時歌之庶幾忠愛之心油油然生乎

張宮保勸學篇言西國學堂之書多陳述本國先君之德政其公私樂章多贊揚本國之强盛示愛國也愚案中國載籍陳述本國先君之德政與夫贊揚本國之强盛其義莫備於詩如二南紀文王后妃之德化豳風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以及周頌之清廟祀文王也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天作祀先王先公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執競祀武王也思文后稷配天也之類是陳述本國先君德政之義也如六月采芑車攻江漢常武以及維清奏象舞也武奏大武也酌告成大武也桓武類禡也桓武志也之類是

贊揚本國强盛之義也自非當日子孫臣民均有愛國之心則其見於風雅發爲頌詞安能如是乎我　朝　列聖德政之廣遠武功之赫彪遠邁周室今當國勢積弱之餘欲得臣民愛國之心則夫學堂課本及樂章正宜遠師詩意陳述而贊揚之也

徐幹中論藝紀引詩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之文謂美育羣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備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夫以工藝而幹必歷引菁序之事極之於清廟王公幹蓋知工藝本於學校也今泰西亦猶行古之道耳德人花之安著西國學校一書凡船政農務通商丹青樂律格物等事罔不設有學堂工藝其一也夫工藝而立爲學堂則菁莪之詠與士人無異也又西例有能造一器爲國

家所需者必寵之以爵祿雖君相亦與之抗禮豈非登於淸廟羞於王公乎

葉叔耘言泰西諸國選將練兵皆由學校其武備一院加意講求歷練既久文武相資人人精嫻韜略案此非獨西國爲然也我中國三代皆如是耳詩三百篇中如六月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崧高云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此固文武相資之明證他如采芑云方叔涖止（毛傳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也）常武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鄭箋云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命其以南仲爲太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又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毛傳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凡此俱軍將皆命卿之證自後世右文輕武於是爲將帥者皆係麤材爲卿士者類皆文弱積習相沿至於今日今　國家維新於用人之際稍破舊例文武通用不知者以爲趨步西法也其知者以爲吻合古制

孔子詔小子學詩言詩可以羣未明言可羣之實今卽三百篇尋繹之恍然於詩人之眞明羣學也凡羣之成必以對待苟對外之界說不明則羣何所著故有我見而自私者非必羣之害耳內我家而外他家內我族而外他族內我友而外他友內我國而外他國此皆知有我羣者特羣有小大耳葛藟言謂他人父亦莫我顧謂他人母亦莫我有杕杜言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常棣言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黃鳥言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我行其野言婚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此內我家而外他家內我族而外他族也匏有苦葉言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此內我友而外他友也羔裘一詩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而其民依戀舊國猶曰豈無他人維子之故豈無他人維子之好無衣一詩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而民篤於忠義猶曰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修我矛戟與我偕作此內我國而外他國也凡此皆詩人之知羣學於對外之界說辨之最明之證近日中國士夫講求新學汲汲言合羣夫合羣誠是也試問愛國愛家之心果能無媿乎如非眞愛國家也則私德多慚遑言公益恐日日言合羣而適足以害羣

疇人傳閻若璩傳後論曰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在幽王六年其積算班班可攷故可以近法推之若胤征辰弗集于房一節出于昭十七年左傳引夏書其積年不可審知又安所求其日食與否

耶案阮氏之意蓋謂閻氏據算術駁胤征辰弗集于房一節未可定爲日食與否惟十月之交朔食辛卯則可以近法推之所謂近法者西法也

詩言女子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此中國婦職之法也似不可得之西國婦女而豈知不然泰西新史攬要曰蘇煙爲善於烹調之女庖丁於英兵受困時亦奉命前往教各兵煮食之法盛世危言曰泰西平民婦女不必如男子之博雅淹通亦必能通書文明理道守規矩達事情參以書數繪畫紡織烹調之事而女工中饋樹之乃能佐子相夫爲賢內助據此知西國婦女亦以酒食是議爲分內事也乃今庸妄之徒不言西國婦女中饋烹調之職競曰男女平權自由結婚及社會重女輕男諸事此其人於西國之政俗

未之深攷耳徒爲謬妄之論欲壞中國之禮敎而已
今之妄人每言西國父子異居父子同刑及免喪薄葬諸事其意葢欲援此以壞中國父子之倫豈知中國有父子之倫西國亦有之乎中國爲子者當盡孝於父母西國亦如是乎日本石川利之采中外各國嘉言懿行著萬國龜鑑一書以嚴父慈母孝子冠篇之首其孝子一門如魯斯亞之巴練幼時喪母其父娶後妻生一子憎巴練逐之巴練不忍去號泣乞哀如英吉利之額禮其父性苛刻額禮奉之不逆又它斯禮父性强悍其遇家人常以疏暴它斯禮能事之常敬愛其父母而不怠凡此皆西國爲子者處家庭之變而不失爲孝者也昔者周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小弁一詩孟子言小弁之怨親親也朱子言小弁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觀孟子及朱子之言葢以小弁爲善處人倫之變不失爲孝子也彼巴練額禮諸人固不能及此純孝之誼然亦小弁之亞耳世之人苟知西國亦有孝子則一切無人倫之衺說可以息

詩大東跂彼織女終日七襄毛傳跂隅貌襄反也箋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莫七辰七移因謂之七襄案此地球日轉一周之理也地動而恆星不動自人視之覺從旦至莫七辰一移而更其肆

詩啟明長庚朱子集傳曰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而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葢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爲言也案朱子謂金水二星附日而行又金大水小與西人之說合談天曰水星昭如球體光如月有盈虧因最近日而小不能細測其質實徑約九千二百里視徑五秒至十二秒金星亦有盈虧其實徑二萬二千六百里視徑最小六十一秒大如他行星據談天所言是金水二星近日也是金大水小也而其理朱子先言之

兔罝言赳赳武夫伯兮言伯兮朅兮江漢言武夫洸洸毛傳於赳赳朅兮洸洸俱訓爲武貌北山言偕偕士子毛傳訓偕偕爲强壯貌所謂武貌强壯貌者卽尚武之精神也試問今中國人有如是之精神乎無有也西人謂中國人爲遠東病夫新民報謂中國人鬼脈陰陰病勢奄奄女性纖纖暮色沉沉雖未免詆諆過甚其實似此者人數多也然則今中國德育智育固重而體育尤爲急務

泰西新史攬要言英主之子丁保羅初充測蘭地船水手繼擢蘇布坦船船主法前王拿坡侖第三之子在英國烏里支武肆院考居上第俄史輯譯言俄世子阿立克愭士先遊中國後復汎海習操舟之業可知外國世子類皆學爲實業不深居簡出也夫工農皆實業也詩甫田言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鄭箋曾孫成王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後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據此是中國古聖王之於世子亦使知實業之艱難耳今中國時事日棘矣親王貝勒宜師此意亟亟出洋學習所習者尤以實業爲要

西人言天河非眞河也以鏡測之乃無數小恆星密聚眾光相併狀若薄雲細測之又非排聚成堆祇是星外有星層層相照如數十里遠望樹木雖相閒而植望之如在一處愚案詩大東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毛傳漢天河也有光無所明正義引漢楊泉物理論

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玩物理論之意可知天河爲小星所聚也與西人之說合

泰西日本銀行之法於三百篇有意義相通者乎曰有甫田言歲取十千而又曰我取其陳孔氏穎達曰上言古之稅法一成而歲取十千故知此言我取取於官是倉廩有餘貸取而食之也以官有畜積恐其久而腐敗所以糴出官粟之畜積久滯者待秋收然後取民新穀以納官也於官則積而不腐亦是使民愛重存留此新穀也案地官旅師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注云困時施之饒時收之此卽義取其陳也案詩言我取其陳不獨合於旅師春頒秋收之義其與泉府之制亦得通也但旅師主粟言之而泉府

主貨言之耳周禮司市云以泉府同貨而斂賒鄭注同共也同者謂民貨有不售者則爲斂而買之民無貨則賒貰而予之案泉府之斂卽旅師秋斂之意泉府之賒卽旅師春頒之意夫泰西日本銀行之法說者謂卽周禮泉府之遺銀行既與泉府義同則亦與詩言我取其陳之法相合也漢書食貨志贊言周有泉府之官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宏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案孟子言斂發卽詩言我取其陳之義也班氏以孟子言斂發與泉府之官並舉則知二者無以異也

甫田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毛傳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鄭箋云此四蟲者恒害我田中之穉禾明君正己而去之竊謂蟲患既生豈因人君正己而遂去乎意當日農學家必有去之之法特詩文簡略未詳其法耳今殺蟲之法莫善於外國紐約農人報曰種植各物蟲害極深須得猛藥殺之凡細嫩之苗宜用巴黎綠或煙葉粉最嫩之苗宜用煙葉煮水淋之若粗樹根爲蟲相侵掘地三尺深埋炭硫二於其下卽可殺其蟲李樹葉遇蟲患宜以火木油開覘水治之桃樹遇蟲患宜以鉛養鉀養治之益此物不傷其葉也據此知歐美各國之治田土講求去蟲之法矣今中國各省多有設農務學堂者是宜以此法使之研究

詩之正變其說始於詩序皆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其說非是孔疏曰王者政教有小大詩人述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詩體既異樂音亦殊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衰變雅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案仲遠

以樂音言正變其說得之夫中國之古樂久已失傳其於音之正變不如西人體驗之精也英國公論報曰成聲之法有三曰正音曰變音曰雅音正變二音用處最多雜音次之乃各音字之綱領各聲字之模範也變音與正音相比正法與變法相較以正就變以變就正分音別氣辨韻成聲而仍以正音爲主明乎此則加聲變化可以類推據公論報正變二音用處最多之說知西國成聲之法雖有三而不外乎正變二音也

古之一姓受命剏法立制數葉以後其子孫之所奉行必有異於其祖父矣而君民上下猶瞷焉以爲吾今日之法吾祖前此以之治天下而治苶然守之因循不察漸移漸變百事廢弛苟其子孫達於此義自審而自變之斯勃然興矣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言治舊國必用新法也其事甚順其義至明有可爲之機有可取之法有不得不行之勢有不容少緩之故

棫樸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而又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周文王時兵戎出於學校之證泮水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敎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而又曰旣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此魯僖公時兵戎出於學校之證

西律向來不能審問他國之王如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布侖司囘哥公在英國控哈那伐國之王審問堂不肯審問然兩國果有相爭之事不能決可另擇他國之精於律學者從中評理案兩國相爭請他國評理如詩云虞芮質厥成之類是也夫質厥成者非審

斷之謂乃成其和平之謂成者鄰國結好之稱（毛傳質成也成平也疏云質成平釋詁文三字義同言二國詣文王得成其平和也陳氏啟源毛詩稽古篇曰成乃鄰國結好之稱左傳求成請成行成董成皆此義質厥成猶云成其成爾）此雖虞芮相讓而退然由文王感化則是文王成其和平也成其和平是以鄰國之詛處虞芮也

中國無宗敎此就學術發達以後之大體言之也而其初亦有宗敎思想但常倚於切實故迷信之力不甚强而受益受敝皆少夫中國古代思想敬天畏天其第一著也經籍言敬天畏天之事甚多而三百篇所載如天生烝民則以爲天者生人生物萬有之本原也如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又天監在下有命旣集又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則以爲天者有全權有活力臨察下土者也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又昊天有成命則以爲天者有

自然之法則凡人事之規範道德之基本皆由於天也其言天也與今日西敎言造化主者頗近但其語圓通不似彼之拘墟迹象易滋人惑耳蓋中國古先聖哲之言天者不在天國而在人事不在未來而在現在此所以與他國之宗敎不同也

斯密亞丹西國計學家之祖也其原富一書首論分功之效及分功交易相因爲用及分功交易相爲廣狹以此見工商諸業其分功爲第一義也日本人所著之經濟大意曰人各就其所長以專其所業則其技藝之精巧可期貨美價廉亦可必矣如建築房屋瓦必製於陶人木必斲於工師石必砌於石匠牆必塗於圬人其他一切襄助之事又必賴之於衆勞力者合此百工之力經之營之乃能不日成之據經濟大意之言可知文王當日之爲靈臺如

詩云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亦是分功之效也不然文王雖與百姓同樂其靈臺之成安能如是之速哉

中國專制最甚之時自秦漢始然其在三代則專制而有不盡專制者蓋三代雖無立憲之名而有立憲之意也以周之盛時言之如卷阿之詩曰媚于天子又曰媚于庶人使當日而盡爲專制政體也則曰媚于天子可矣不必曰媚于庶人合二句觀之則知成王當日頗有立憲之意謝氏枋得曰媚于天子愛君也媚于庶人爲王愛其民也王氏志長曰媚于庶人所以爲媚于天子舍安民而外甯復有所謂熙帝載者乎謝王二君之言蓋謂媚庶人卽是媚天子其說是也而愚更進一說以爲詩曰媚庶人而必先言媚天子蓋謂人民爲國家而生人民皆當以忠君愛國爲義務於立

憲政體之中而主權在天子耳日本前爲君主政體維新後改爲立憲而主權在君國體仍然未改其憲法一條有云大日本帝國者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案日本憲法與中國最宜今中國有意立憲乎請遠師成周近法日本中國人動言文德從未有言武德者益狃於兵凶戰危之說以爲此天下至不德之事耳故不敢言武德雖然此後世右文輕武之見而在古者文武並用則文爲德武亦爲德也詩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玩序有常德以立武事之言倘知非德不能爲武請以外國言之如古之斯巴達今之英德法美及日本其軍人皆有學問嫻韜略盡一己之義務知公共之利益重名譽之必要具愛國之思想益習也而幾乎性矣非武德而何

常武美宣王之師言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益山苞以喻固守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往戰不可禦止也今泰西用兵長技實不外此

二喻張自牧瀛海論曰自古治兵首重嚴整書牧誓詩常武周禮大司馬及管子孫子所言綦詳泰西練兵適與古合如張君言是西國練兵合乎尚書周禮及管子孫子而詩常武亦其一也至瀛海論言泰西練兵極精步伐整齊有山苞水流之勢此則專以常武言之竊謂西人曩時練兵既適合中國之古法而中國現在練兵又當合西國之今法習其器矣曉其法矣而又參以中國之情勢不拘成迹鼓以愛國之忠義不離宗旨謂必不能與西人戰戰必不勝其然豈其然乎

西國前人以爲天賦人權人生而皆有自然應得之權利及達爾文之進化論出然後知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非圖自彊則決不足以自立案競者競爭之謂也亦自彊之謂也競彊之義西國自達爾文發之而在中國則詩早已言之如大雅抑之篇云無競維人毛傳無競競也鄭箋競彊也人君爲政無競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國家彊矣周頌云無競維人傳云競彊箋云無競乎維得賢人也又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傳云無競競也箋云競彊也能治彊道者維有武王耳不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又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據此競彊之義我中國三千年前卽已言之特後世尠有能發明此義者故種族日流於弱劣若夫西國自達爾文發明此義於是人人不敢不自勉爲彊者以爲必如是然後可以立於物競天擇之界

戴氏埴鼠璞曰觀菁菁者莪序謂樂育人才而詩序敎養之盛中阿中陵孰不知爲育才之地惟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則克敵之功言淮夷攸服既克淮夷淮夷卒獲則頌淮夷之服借曰

受成於學獻馘獻囚可也於此受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之畢集何也或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此在泮之士然不言敎養之功而繼以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不過從邁之多賢也何也合序與詩初無養才之說案戴君之意以爲敎養之功養才之說必從事於諷誦詩書與夫執經問難講論同異安有征伐之事克敵之功而關於學校哉吁此眞俗儒之見末世之學也豈知古者文武不分軍事與學校聯而爲一乎夫軍事學校聯而爲一不獨古者爲然也今歐美日本各國莫不皆然一學堂其規模卽一軍隊也一軍民其敎育卽一學生也誠知此義而何疑於泮水之詩

古者兵營出於學校而刑律亦出於學校也魯頌曰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孔氏穎達曰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其辭而

斷其罪故使善聽訟如皋陶者獻之夫曰察獄之吏受其辭而斷其罪豈非司法者所有事乎而當日即在泮宮受之斷之是古者刑律出於學校之明證日本葛岡信虎曰古者國未開化其所謂法律實甚秘密絕不使人民知之近國家進步民智日啟知欲民不犯法必先使民知法故漸倡明此學不惟議定法典使主法者有所攷執法者有所守且駸駸列入學校教科使臣民皆習知焉如葛岡君言是外國以法律列入學校教科在近日國家進步時候近日日本留學生姚明德上滬道瑞觀察書曰日本有六大學學科盡以法律爲主中學有法制科目小學以法律爲主中學有法制科目小學以法律編入課本中故國民之行爲不出於法律之範圍又曰國民普通教育上設法學通論之學科近世文明諸國所同認也其在法國則加常用法規一科於普通學其在諸國大都於普通學中列法律概要一科而在古時國未開化實不如是也而烏知法律列入學校之中我中國二千年

前如魯僖者久已行之乎此其開化之早豈今東西國所能及乎柰何至今而讓外國法學之獨步也

泮水一詩言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宋儒李氏樗曰教人而至於有所怒是非所謂樂育人材也惟其匪怒伊教此其所以爲普育人材歟以國人從公于邁其喜觀之如此信公至泮水又且和顏悅色其樂教人又如此上下各盡其樂則泮水之中風化之盛可知矣愚讀詩至此以爲魯僖深明於教育學之理矣今西國教育家皆明此理教人而不至於有所怒也法儒毛塔尼氏曰以鞭笞威嚇兒童損天然之美壞生來之質吾甚憫焉常入學校中聞教師怒聲與兒童泣謝聲以此惡貌嚴刑臨柔弱之兒童而欲使其改過其效果安在乎案毛塔尼氏所言實合匪怒伊教之旨此所謂樂育人材耳吾中國往年蒙學視學生如囚徒對執師若酷吏摧抑獨立之性質沮塞活潑之天機害於智育體育

而國民日流於愚弱至學校之中往往教員用壓力學生用抵力而不知以愛力相交此皆昧乎教育學之原理也近年各省學堂教法逐漸改良彼往年以怒爲教之惡習庶幾免乎

泮水言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宋儒李氏樗曰國人無長無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漢明帝開辟廱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葢億萬計今僖公修泮宮而從之者宜多矣案無小無大皆從僖公而往頗類法國之公開講義日本中谷延治講義曰法國大學校之規則亦有與他國異者他國大學開講僅大學生聽之法則縱人旁聽謂之公開講義教習演說時大學生在前筆記旁聽者在後或立或坐或在樓上如劇場聽演戲然此與魯僖公之泮宮凡國人大小皆得從而往者何以異雖然新修

學校初開講義任國人皆得觀聽偶一爲之可也若夫平日學堂之中究以嚴重爲主非其人不得觀聽也中谷延治講義又曰法國又有非公開講義則異常嚴重不許旁聽準斯以談知詩云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者特偶然公開講義耳

泰西學校最重遊戲各國皆然而英爲甚英國教員以善與生徒遊戲者爲上不善遊戲甚至免職可知外國學校中遊戲一事爲至重矣中國古時學校無教人遊戲者余讀泮水一詩以爲頗得遊戲之意矣夫遊戲本爲活潑精神之用苟過於干涉過於嚴正則有礙生徒之樂趣而阻其思想力詩人知之矣一則曰思樂再則曰思樂而又有載色載笑之語此其心意之活動爲何如乎抑又聞之有人羣即有競爭合眾遊戲所以振起其爭勝之精神而

養成公德詩言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此豈非合衆遊戲之意乎且
遊戲以運用耳目爲事須多用玩具詩言其旂茷茷鸞聲噦噦其
馬蹻蹻其音昭昭當時目之所見耳之所聞有此感官遊戲之具
戴氏鼠璞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公之設教然不言教化及於羣才而先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宴遊之和樂初無養才之說愚謂戴氏之言非也宴遊和樂亦是養才之一端
或曰魯頌於禮樂之事其名分不免僭越況十五國之詩皆列於
風而何以獨尊魯頌余曰孔子魯人也魯國之禮義教化於駉及
閟宮諸篇可略見焉安得而不錄乎此聖人愛國之心也或曰商
頌於殘缺之餘其疑義難以強通況三百篇之詩皆屬於周而何
以復取商頌余曰孔子商後也商朝之流風善政於那及殷武諸
篇可略見焉安得而不錄乎此聖人愛祖國之心也

猶太創世記有上帝六日造亞當之說有識者莫不訝其荒誕然
古之神聖上帝感生不敢謂其必無也即如商頌云天命元鳥降
而生商鄭箋云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
之而生契又生民之什云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鄭箋云時則有
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
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夫吞卵履拇之事中國儒生所聚
訟者也然其事見諸經又康成大儒其訓釋豈無憑歟以是推之
六日造亞當之說夫亦曰上帝感生而已儒者勿以詞害意可耳
論語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禮記言誦
詩三百不能專對不足以一獻此皆拘儒墨守經說不能見之行
事者也夫所貴乎治經者貴其有用耳吾觀漢儒之爲詩者如轅
固申公其最卓卓者也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
耳武公迎申公問治亂之事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又如王式爲昌邑王師以三百五篇諫如此類者洵無媿於治詩
矣我　朝經學之盛遠邁漢唐究之攷據雖工而實用頗少所以
無補於時艱也　奏定學堂章程於大學堂章程言研究經學者
宜將經義推之於實用又謂務當於今日實在事理有關係處加
意攷究吁此豈僅爲治經之要哉其亦救時之策也

平江李元音子韶甫著

周禮上

黃氏日抄引孫處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惟其未行故建邦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城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此皆預爲之而未嘗行也竊謂此說是也蓋官禮爲周公理想之書書成未久周公卽沒當日未能實行民間固未普及民智亦未大開所以成康而後國卽不振近者西國國勢之强文明之度能達其極者蓋彼中制度不第與周禮一二暗合而已眞能事事見諸實行民間又普及之也故其民智之發達歷久而國愈振

法非一成而不可變者也周禮爲周公立制之書以範圍天下後世之人心似所立之法有一定之規則而不得稍爲權變而不知周公無此心亦無此法也朱子曰周禮一書聖人作爲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法處須別有權變之道焉賈與曰周官之法委曲繁密皆聖人忠於利民之心因時體物而無微不達也管荊吾治齊一變爲簡節疏目而有識者以爲得周官之遺意世儒不通時變乃務舉瑣細之法以議周官皆所謂道聽塗說耳據此知周禮一書有千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也後之學周禮者誠知此意不摹擬其形式而務得其精神則雖日事紛法而不至以官禮誤蒼生

王氏應電曰周官有必不可復者如后妃夫人與尸賓獻酢天子與羣侯迎送揖讓之類王宮府爲一體后世子動有式法寓兵於農賓賢能於鄉制馭宦寺選用府史胥徒鎭撫諸侯四夷後世舍此無以爲法案王氏所舉數端皆中國後世失之者也今此禮皆存於西國如西國婦女燕會賓客雖王后命婦亦然此后妃夫人與尸賓獻酢之義西國君之於臣起立握手爲禮頌答雍容此天子與羣侯迎送揖讓之義西國王宮服用竝有常額而皆司於宰相此宮府一體之義西國講求憲政雖王后世子皆在法律之中此后世子動有式法之義西國兵制由募兵而復爲徵兵此寓兵於農之義西國用人由於公舉以地方之人治地方之事此賓賢能於鄉之義西國王宮不用奄寺（惟土耳其波斯回教諸國尚有沿舊制用之者）其衙役謂之差官屬行政部此制馭宦寺選用府史胥徒之義西國撫馭

屬國必使與母國永不相離又彼此國界持之最嚴此鎭撫諸侯四夷之義

鄭氏樵曰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唐曰周禮推本而言則稱周官者是朱氏升曰周公六典本以紀官而非以志禮其間所載之禮乃職掌之所及者爾據此知周禮乃周公釐定官制之書也夫官介乎國與民之間官制定而後國計民義因之而定耳夫以周禮經緯萬端爲千古治天下者之大經大法而原其改制立法之所自始則始於定官制此周禮所以爲憲政之祖也比者　國家預備立憲矣　明詔有云明定責成必從官制入手善哉聖訓舉憲法而提其要蓋得禮經之意符元聖之心矣豈第權東西之變參中外之宜而已哉

周禮本周公致太平之書自後世解說多誤而新莽王安石之流又復假周禮以售其欺而周禮遂爲世詬病雖以馬貴與之通達尙有三代而後非直王莽之矯詐安石之執愎不可行雖賢哲亦不能行之說乃自西法入中國其用人行政紀綱法度極之至纖至悉往往與周禮相符合而後知周禮之可行也雖然行周禮於今日不在乎形質而在乎精神不在乎泥古而在乎通今陳氏傅良曰會稽進士夏休著井田譜紹興時表上之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協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爲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尙多三代經理遺跡顧以解說者謬訾試者復大繆遂以爲終不可用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林勛所著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可通者則周制可得而攷三代之治亦庶幾可復矣竊謂今日欲行周禮亦

當與時務合不爲空言也亦當致各家之說取其可通者也而尤當參以西國之法

西儒孟德斯鳩曰苟欲得善良政治者必政府中之各部不越其職然後可然居其職者往往越其職此亦人之常情而古今之通弊也故設官分職各同其事必當使互相牽制不至互相侵越孟氏此論實得立政之本吾中國之官制亦最講牽制防弊之法然皆同其職而掣肘之非能釐其職而均平之如一部而有七堂官一省而有督有撫有兩司有諸道皆以防侵越相牽制也而不知徒相掣肘相推諉一事不舉而弊亦卒不能防雖然此自後世之失而在三代盛時不如是也周禮敘官一則曰設官分職再則曰設官分職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所職而百事舉案經言設官分職與孟德氏言設官分職其文同其義亦同也先鄭言六官各有職卽孟德氏言政府中之各部不越其職之意

周禮無社會公司之名而有其義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八曰友以任得民鄭康成解友以任得民引孟子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之文此說得之此西國社會之義也九曰藪以富得民鄭注藪亦有虞掌其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民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富謂藪中材物案鄭此說非也經於九兩繫民曰牧曰長曰師曰儒曰宗曰主曰吏曰友此八者皆據人而言不應此一者不據人而言藪中材物且如鄭說是民以藪得富非藪以富得民也夫所謂藪以富得民者非澤藪中有材物之謂乃謂人之有財貨者其涵宏若澤藪耳惟其財貨涵宏故以富得民此西國公司之義也宋君育仁曰周禮九兩繫民八曰友以任得民原引誤作以賢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最爲難解今至西國推求其所謂社會公司始悟繫民之義案宋君以周禮友藪二義比西國之社會公司所言奇而確矣

今中國無有張大之社會固結之公司而外人合無數之社會爲社會合無數之公司爲公司以謀我也而可無抵制之方哉

周禮六官三百六十職各有職掌鄭康成所謂各有所職而百事舉也見天官敘官注故有冗食無冗官冗食者無常職而以更直食於公者也稾人掌共內外朝冗食者之食鄭注冗食者留治文書若今尙書之屬諸直上者後世設官猥多而事之舉者轉少故冗官之弊興我 朝設官於古不爲多而大官之多爲漢以來所未有 國家全盛之時物力豐盈無形之弊人所不覺數十年來其弊見矣故譚時事者往往以裁汰冗員爲詞近者 朝廷舉行新政內外不急之冗官亦旣略有裁併矣竊謂今日 國家欲立憲則必行地方自治之制行地方自治之制則州縣必設分曹分事必立鄉官似此則小官必增多也夫旣增多

小官則宜裁併大官庶幾層級少而情易通而事易舉
西國通例凡各署官長皆得自舉其屬可自卑秩擢至首領首領之賢者內部得舉以爲刑政官之長其外屬疆吏者藩部得舉以爲疆吏之長屬使職者外部得舉爲榷稅之長及公使他部亦然此古制也周禮大宰以八統詔王馭羣臣其七曰達吏鄭注察舉勤勞之小吏也漢三公開閤辟士皆妙簡英賢州郡牧守多以孝廉茂異爲掾吏唐宋參佐幕僚亦多徵辟名士唐節度觀察等使亦得辟置判官以下猶有成周達吏之遺意此與西國官長皆得自舉其屬正同

泰西計學家分生利之人爲二種有直接以生利者有閒接以生利者直接以生利者若農若工之類也閒接以生利者若商人若軍人若政治家若教育家之類也大宰九職之中如三農生九穀

園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澤之材藪牧養蕃鳥獸百工飭化八材嬪婦化治絲枲臣妾聚斂疏材此皆直接以生利者也若商賈阜通貨賄則閒接以生利者也至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先鄭謂爲人執事若今之傭賃愚案西國計學家謂工師廠主出財雇傭其財無損過時而復且有贏利是轉移執事者亦生利之人而非分利之人矣

今海內之士抵掌談洋務者莫不曰勸商夫勸商固今日之急圖也然吾聞萬國商務贏絀之率則恆視出口貨之多寡爲差是欲講商務先宜興工藝也吾又聞萬國出口貨多寡之率則恆視土產之盛衰爲差是欲興工藝先宜毖土產也請徵之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此其次第井然言生九穀言毓草木言作山澤之材言養蕃鳥獸毖土產也言飭化八材興工藝也言阜通貨賄講商務也

泰西各國皆有丁稅而輕重不同英國人稅每歲四百餘萬磅俄國無論男女老幼每年一人各納五盧布稅異邦人之僑寓本國者則每人一年納三盧布八十六攷具蓋泰西之法各國皆至十年即合計民數多寡登册近年各國戶口蕃盛而丁稅較前日多案丁稅本周制也周禮大宰以九職斂財賄鄭注財泉穀也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人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又引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又引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依鄭義則周時田賦之外又有口泉其數注疏無明文惟賈

疏言鄭君引漢法民年二十五以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算然此漢法未知於周制何如耳我 朝定鼎之初因明制亦有丁賦每丁歲納銀二錢爲中數至雍正初以丁賦攤入地糧始并地丁爲一雖有孳生永不加徵 聖恩浩大不獨非泰西所能望且非周代所能及矣

大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其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其七曰嬪婦化治絲枲案飭化化治皆化學之義也第經文簡略未明言化學之功用耳先鄭謂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後鄭無訓知八材從先鄭義也而二鄭俱不言飭化之功用又後鄭謂嬪婦人之美稱也而於化治絲枲無訓賈疏謂百種巧作之工所爲事業變化八材爲器物飭之而已飭勤也勤力以化八材又曰嬪婦國中婦人有德行者治理變化絲枲以爲布帛之等也案賈君兩言變化蓋知八材之化與絲枲之化皆化學也第八材及絲枲之化學甚廣故未詳其功用南皮宮保勸學篇於會通一門

言周禮化治絲枲飭化八材是化學之義此可見化學一途古者百工及婦人多有能之者自後世學術廢弛實業不興沿及今日遂讓西國以化學獨擅其長對此能毋媿耶

漁業爲今日要務內足以聯合羣情外足以表明海界實與本國領海主權有密切之關係不第征稅所入有益於財貨而已近日奉直東江浙閩粵七省漁業公司參酌各國辦法已次第施行矣竊謂此舉旣有關於新政復深合乎古制攷周禮𩵋人凡𩵋者掌其政令凡𩵋者入于玉府鄭注𩵋征漁者之租稅漁人主收入于玉府據此是周時漁業之事國家設官以掌之也今外洋漁務之利以美爲最（美係新闢之洲元氣未洩故水利甚富）查東海一帶數百里皆有魚（各國漁人之往取者亦不禁焉）其尤富者五一坎拿大地方次則鈕芬蘭島彼英法瑞

威等國雖不及美而每歲入銀無慮千萬日本維新後水產之額日益增加近來全國之水產物價額達於九千萬圓以上蓋東西洋各國以漁務一項爲天地自然之利而恃海疆爲生計者實繁有徒誠財貨之大宗也中國地大物博水畜利洪往年聽漁戶自爲之旣有通匪之虞又失利權之主今何幸商部能見及此乎不禁拭目而觀其成效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鄭注齊多少之量案水火多少之量惟西人節火機爲最妙（節火機者有管通於蒸釜之上以滑車鐵練懸錘垂於管之上口彼頭以練懸鐵板通於爐之火道如火大氣稠釜水由管上升將錘浮起而鐵板下垂火道藏住若火小氣微釜水由管下退錘亦低落而鐵板提起火道復通如此節制火無盛衰之慮亦無升降之虞矣）西人之節火機其理卽由鼎鑊水火之齊悟出

今中國於工藝之事頗爲講求竊謂當稽工人之勤惰定月俸之多寡以爲勸懲周禮醫師言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又稾人職言乘其事攷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古者國家於技藝之人計其功之優劣以爲食之上下也蓋非如此不足以彰勸懲耳近日湖北遊學日本師範生編輯師範講義其附錄參觀筆記於觀巢鴨監獄署之事言炊室有獄官一爲記食量加減表飯則麥米相雜情者減其食以懲之案此與周制醫師稽其事以制其食稾人乘其事以上下其食之法一也夫日本步武西法者也人第知記食量加減表必是仿西法而爲之而豈知其隱合周制哉

西國醫理醫法與今中國雖不同而與古中國實相合也歐美各

國醫學皆設專科攷周禮有食醫疾醫瘍醫獸醫（泰西醫院有人醫獸醫之分周禮之食醫疾醫瘍醫所以醫人也獸醫所以醫獸也而醫師爲之長是獸醫之有專科不始於西國）而醫師統爲之長言凡邦之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使非各有專科何以云分而治之乎此西醫與古合者一西國無論湯丸膏散皆屬醫生自配較今中國買自藥舖品味攙雜炮製不精者功用固殊矣然余攷周禮云聚毒藥以共醫事是古者湯丸膏散醫生自配也此西醫與古合者二西國醫者授於師掌於官器必求全藥必求精偶有不治必攷其所以致死之由其與周禮醫師所謂十全爲上失一次之失二次之失三次之失四爲下疾醫所謂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殆無以異此西醫與古合者三西醫事事徵實有顯微鏡能測目力難見之處持機器於腕中以辨

聲音之虛實觸寒暑表於口內以察臟腑之寒溫愚攷周禮云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雖未明言用顯微鏡儀器寒暑表之物而其理無殊也此西醫與古合者四今中國醫生曰木尅土治脾臟者先平肝火尅金治肺者先瀉心水尅火治心者先降腎或曰三焦皆空虛之處或曰六經有起止之方西醫則何處之病即用何處之方愚攷周禮云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鄭注以類相養也所謂以類相養者豈非何處之病即用何處之方乎此西醫與古合者五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瘍以五毒攻之

案腫瘍即西醫所謂發炎生毒及內外大瘍也潰瘍即西醫所謂

毒瘤疽毒也金瘍即西醫所謂刀傷及各傷也折瘍即西醫所謂跌打損傷折骨斷骨也劀殺之齊劀即西醫之割殺即西醫辟毒各法也經言五毒鄭注謂醫人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堥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此即西人以化學製藥之法

英國戶部大臣名法斯忒勞得惡夫提突里色立宰相任之副之者爲度支大臣英名禪喜羅惡夫提愛格司雀快其次則有總管二人凡賦稅郵政之所入兵餉力役官祿囚糧之所出皆宰相攷其成出納之事則總管掌之度支大臣則綜其歲入之數與歲出之數以告議院以今歲之所入量來歲之所出以損益其賦稅之弊案英戶部大臣以宰相任之者即古者冢宰制國用之意也周禮一書如大府玉府內府司會司書職歲職幣等皆屬於天官冢宰益冢宰輔佐人主上得以約王后世子之過取總覈百官下得以制有司職事之擅供周禮講華曰大府以下諸職皆出納會計有司故隷於冢宰以制國用也惟冢宰以道佐人主上得以約王后世子之過取下得以制有司之擅供凡事皆有定式但稟成式而頒之則侈心盜志不戒自抑所以常有三十年之通而民無凶荒水旱之患也先王設官之精意如是不謂英國竟與之合也此英國之財富所以冠絕五洲歟

古者取人國以兵至周而一變其局史記貨殖傳言太公封於營邱地潟鹵人民寡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國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甚矣商之取人國於不覺也齊之商戰始於太公而成於管子夫太公

能以商戰使海岱之國歛袂而朝齊者特有九府圜法之立耳漢書食貨志言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師古曰周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據此是齊國商戰之謀即具於周禮蓋周禮一書雖無商戰之名而有商戰之意也後之爲國者於理財之道不務爲均通而務爲抑塞夫利而抑塞之特恐不出於一孔者必決於數途不聚於中國者必輸於四裔也彼泰西列強以商務兼并人之國者何可勝道當此商戰劇烈之時而可不於財政加之意哉

困學紀聞曰王之膳服雖不會而九式有羞服之式冢宰所均節也待王之膳服不過以關市之賦則其用簡矣案德皇之左藏大半自徵收關稅中來納稅者惟普人爲最多此與周禮天官大府

閹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其制略同

周之宮政掌於大宰小宰自內宮奄官及宿衞士庶子咸隸焉王之財用則掌於大府司會司書等官而衣服膳羞則掌於膳夫玉府內司服等官皆天官之屬也蓋大宰總司六典以佐王治故宮寢眾職無不賅舉後世如諸葛武侯所謂宮中府中爲一體者猶存此意聞之西國王宮服用並有常額皆司於宰相及計部法美等民主之國則由議院公議 國主不以自私此與周禮天官冢宰之制實相暗合我 朝監明代奄璫之禍裁宦官設內務府一時臣工大法小廉各知自愛故能舉前代賄賂之窟穴洗滌無餘迄今二百餘年沿襲日久踵事增加而內務府又爲百弊之藪故西人每聞中國內務府費用之鉅詫爲未聞今當度支窘乏之秋又值新政舉行之日伏願 朝廷昭示儉德澄敘官方庶幾薄海可翹首而望太平

矣

鄭康成注禮之功甚鉅而其謬誤亦時時有之如謂王及后世子之膳服不會爲優尊者既背周家之制度又啟後王之淫侈不可以不辨也 欽定周官義疏之卷首總辨曰自康成以王后世子不會爲優尊者安石倡之而蔡京童貫王黼恣焉以速北宋之亡因謂王后之膳服不會飲酒不會膳禽不會以具於大宰蓋服之式者品數有常無所用其會耳非縱其欲而不爲之限度也至於世子服不敢備則服會飲無常期則服會膳無加獻則禽會以其有無多少疏數惟王所命而無常式故也其與王后同者惟朝夕恆膳品味有常故無所用其會耳案義疏總辨所言是也足以糾高密之失然亦見周制於王及后世子飲食衣服之用度皆有決算既有決算則有限度也今地球大國據光緒二十四年西報以俄帝后歲俸共三百零五萬磅爲最奢以美總統歲俸一萬磅爲最廉每磅時價合華銀約八兩一萬磅爲八萬兩三百零五萬磅則爲二千四百四十萬兩此可見今列強之宮中用度皆有決算耳惟美爲最廉故美近日之國勢愈興惟俄爲最奢故俄近日之內亂頗甚蓋主德之奢儉政治之隆污繫焉

泰西理財之法豫計一歲歲入賦稅之數歲出經用之數普告於眾名曰豫算其既用之也又總計其入出之都數較其贏絀亦普告於眾名曰決算所謂豫算者即周禮職內掌邦之賦入之事也所謂決算者即職歲掌邦之賦出之事也而大宰大府九式之灋

司會司書會計之事畢賅其中矣其出入有常程其支銷有實數貪吏猾胥無所行其隱匿侵蝕而官成國計一一布之議院登之報館於民一無所隱猶合於縣書讀灋之義

古者諸侯之夫人助君饗賓而天子之后亦助王饗燕賓也故周禮言后祼獻之事如內宰云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是也鄭注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祼之禮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引坊記曰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案鄭引大饗廢夫人之禮者可知大饗於后之禮亦廢也然當周之盛時則后與夫人固皆有助其君饗賓之禮今泰西各國自后及夫人與凡婦女無不燕會賓客此與今中國禮俗雖異然與古中國之禮實合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是古婦女有學有
教也泰西各國皆有女學堂日本亦仿之往年謁日本裕朗西星
使以日本華族女學校規則寄湖南學政按其目分十六科曰修
身曰教育曰家事曰體操則婦德婦容之事也曰國語曰漢文曰
西文西語曰史學曰地理曰算學曰物名曰格致曰習字曰繪畫
曰裁縫曰音樂則婦言婦功之事也近年日本女學堂之規則日
益完密然究不出德言容功之外
九嬪云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鄭注凡羣妃御見之法月
與后妃其象也又曰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疏云孔子
云以下者孝經援神契文但彼是孔子所言故云孔子云也云日
者天之明者本合在天云月者地之理者本合在地愚案西人謂

恆星天與日俱不動是以日屬天矣與孔子言日者天之明合西
人謂月繞地而行是以月屬地矣與孔子言月者地之理合
日本荻岡信虎矢作榮藏經濟大意曰世界大通競爭日熾知識益增學術
技藝日進一日即如染物料一端日本中國皆自天然植物取出
成本頗重今德人取之燒盡石炭之苛爾蓬中日本名爲副生物
成本較前輕十分之九以應各國之需案德人取染料於燒盡石
炭中是以灰染物也其理見於周禮攷天官染人云春暴練鄭注
暴練練其素而暴之又地官掌炭云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
之鄭注灰給澣練炭之所共多據此知灰爲練素之物染人所必
需也且經掌染草後即繼以掌炭知二物本交相爲用也德人益
與經義暗合耳

外國之強迫教育雖定自朝廷而其種種經費多由各地方負擔
此東西立憲國之所同也雖然豈第東西各國爲然乎我中國周
制實如是也　欽定周官義疏曰成均所教秀民而已土地
人民皆隸於地官而親民之吏屬焉必地官掌教乃能盡天下而
無一人之不教教之大旨無非作其忠敬之心親遜之誼而其所
以教者即散著於祭祀喪紀昏冠飲酒與夫頒職事起軍旅作田
役比追胥令貢賦之內故詳攷州長至比長職事乃知地官所長
無一事之非教所以能盡天下之人而教之也案地官所掌無一
事之非教無一人之不教蓋由地方自治也使非地方自治人民
知負擔學費之義務則當日周家安得如此之財力以興學乎今
中國如欲實行強迫教育當先行地方自治之制蓋小學校爲地

方自治之一端如設置就學籌費等事必先有地方制度而後人
民知負擔學費之必要此以經濟上言之則實行強迫教育非立
憲不爲功矣
讀史宜讀志固也然予讀歷代史食貨諸志於戶口之編審田畝
之丈量賦稅之徵收府庫之出納錢法之鑄造祇言其大槪於國
家全盛則曰家給人足於國家末造則曰比戶虛耗而其所以給
足所以虛耗此中盛衰興廢之理則歷史之所不及近人黃公度
作日本國志其食貨志一門謂西人治國非必師古而大率出於
周禮管子其於理財之道尤兢兢致意極之至纖至悉莫不有冊
籍以徵其實數其權衡上下以酌盈劑虛莫不有法因舉審戶口
覈租稅籌國計攷國債權貨幣稽商務六事以實之夫黃君之志

食貨其於西人理財不曰出於中國歷史而曰出於周禮管子以此見中國理財之道自周禮管子而後法制漸失則精意無存也彼歷代食貨志不過舉其皮毛耳雖然管子一書亦師周禮之意而為之然則謂西人理財其源出於周禮可也

今欲立憲則必行地方自治之制欲行地方自治之制則必復鄉官如復鄉官則里正黨正非役也官也夫泰西各國固行地方自治之制者也而皆有鄉官即以英論之英軺私記曰英國鄉城大小各設看司勒百數十員奧德門數員或十數員以美亞一人統之看司勒猶中國所謂里正也奧德門猶中國所謂黨正也美亞猶中國大夫也愚案周禮地官有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而統之於鄉大夫又有里宰每里下士二人而統之於遂大夫今英國之制實相符也周之黨正里宰以官為之英之看司勒奧德門亦以官為之夫官與役較然不同者耳自後世之於黨正里宰不以為官而以為役馬氏端臨曰鄉長里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為鄉長里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日重上之議戶役者其制日詳於是曰差曰雇曰義紛紜雜襲而法出姦生莫能禁止成周之里宰黨長皆有祿秩之命官兩漢之三老嗇夫皆有譽望之名士蓋後世之任戶役者也曷嘗凌暴之至此極乎觀馬氏之言可知里宰黨長之降為役自唐宋而已然矣於是鄉官之制蕩然無存夫以今之甲長保正不第非官而其流品卑下且不齒於齊民而望其清戶口審訟獄安閭閻豈可得哉然則今欲行地方自治之制必自復鄉官始

大司徒之職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三曰邱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其植物宜叢物案司徒主教故於動植之物辨之至精西人之動物學植物學各有專科即導源於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鄭注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所謂之屬者舉一以概其餘也案鄭君以動物釋天產以植物釋地產可知鄭於此學亦精矣

地球上之人分為五種一高加索人白種屬歐羅巴亞及美利加西南洲人二蒙古人黃種屬亞西亞及歐羅巴洲東北部人三亞美利加人紅種屬南北亞美利加土人四馬來人褐種屬馬來半島及南洋諸島之人五阿非利加人黑種屬阿利加洲人案人民分為五種其說不始於西人周禮地官言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澤之民黑而津邱陵之民專而長墳衍之民皙而瘠原隰之民豐肉而庳疏云此五地人物之等皆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及民之所生皆因地氣不同故使形類有異據此古中國亦有人民五種之說但古中國之人少今環球之人多古五種之人專言亞洲今五種之人兼及各洲

近儒地志凡各州縣必注其在赤道北若干度偏中線東西若干度案其說碻有可憑也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測土深即定南北也正日景即定東西也是古人雖無經緯度之名何嘗無經緯度之理蓋地體渾圓與天體合測量地面以知鄉村山川等類在城之何方向若干里而城之在何處則不能知也故必藉天度以定之西人之航海也汪洋浩淼無高山可為標識無畔岸可以遵循惟藉天度以認地面之經緯度書則

測日夜則測月知舟行現在何處上當經緯何度分欲往何處應從何度何分轉輪雖駛重洋如履階闥有裨實用良用淺鮮

大宰止九職大司徒廣之為十二職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鄭氏衆曰學藝謂學道藝經世事敎能不同先鄭引彼訓此非是案義疏說是也）十有一曰世事（欽定周官義疏曰世事巫醫卜筮之屬與前）十有二曰服事（賈疏曰若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其前九者卽大宰之九職皆生利之人至習道藝之學士守世事之醫巫卜筮服公事之府史胥徒則有生利不生利之別英儒斯密亞丹斥官吏師儒醫巫皆不生利而致貧其言頗為後儒所聚訟謂斯密氏徒尚有形之利而不數無形之利知民力之生財而不察民德民智之有關於生財尤鉅不知此不可一概論也蓋保民

之官吏覺民之師儒衛生之醫士雖非直接生利之人實為間接生利之人此大司徒所以列學藝世事服事之職也若擾民之官吏愚民之師儒誤民之醫巫不第分利而且有害於生利此斯密氏所以斥官吏師儒醫巫之流也今哲理既明游士冗官胥吏庸醫以及僧道巫卜星相日者堪輿此輩皆為分利之蠹宜一切淘汰令其改業此亦懲惰之法也

地官言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是地有上中下三等也（漢書食貨志曰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西國以穀蔬分年更種使地質不耗而所穫倍增較之古人一易再易之法為尤善故其穫之豐如每一英里為中士三里而可養一萬六千人種善則一粒可收一萬八千粒千粒可供人一歲之食皆中國所未嘗聞也

或曰昔先王最重生利之人而惡分利之人何以大司徒有慈幼養老振窮恤貧之典乎曰幼者未及生利之年老者已過生利之年幼者宜寶貴之以為他日生利之資老者自食前此所生之利皆不得謂之分利也至所振之窮鄭注以為矜孤寡獨賈疏引王制云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是孤者未及生利之年矜寡與獨皆已過生利之年雖有所振不得嫌其分利也若所恤之貧鄭注貧無財業稟貸之賈疏引旅師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是恤貧第賒貸以粟仍當收斂之也在國家仍為生利而非分利然則大司徒之慈幼養老振窮恤貧均非周濟游惰之民也西儒孟德斯鳩謂撫

恤鰥寡孤獨廢疾者若但給以衣食雖曰仁慈非政策也政府當務之急在使一國之人各得其所孟德氏所言亦是重生利而惡分利之意中國在年徒知設棲流所養濟院振恤愈殷而游惰愈衆强者為盜弱者為乞民窮國困貽害良多近各省大吏深知此分利之弊以為給貧民以衣食不如教之以工藝善哉新政遠符經義近合西法

西國男女及年而不入學校者罪其父母夫以子之故而罪其父母似非中國所有也然無其事而有其例周禮地官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鄭注慈幼謂愛幼少也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疏曰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皆是越語范蠡欲報吳為此權禮使國民衆多故令國人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

女子十七不嫁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亦罪其父母據此古人慈幼有罪其父母之例也但古人用之於嫁娶欲其人民之蕃庶今西國用之於學校欲其人民之開化其事不必盡同其例則一也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鄭注書六書之品正義曰六書者先鄭云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據此諧聲者但六書之一也然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五者有窮而諧聲無窮則諧聲之學尚矣鄭夾漈六書略三曰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泰西各國文字其字母有二十六者有二十五者原不盡同然大旨皆主乎諧聲也夾漈六書略五曰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該一字梵則一字或貫

數音案夾漈言梵音與今西洋文合推原其故蓋西文起於印度宋育仁泰西采風記曰西文起於印度傳及波斯波斯字右行分為阿剌伯希臘羅馬再分為今西洋各國而印度得之中國困學紀聞言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玩深甯學在四夷之說蓋以西域文字本於中國今之習洋文者誠知中外文字其流雖分而源實合其有裨於六書之功豈淺尠哉

周以稼穡開基其重農固也然周以士待農不以農待農也六鄉六遂之民皆受田之農也鄉大夫三年大比之賓興遂大夫三歲大比之興甿皆於鄉遂中得之耕則為井邑之農學則游州黨之序居則聯夫家之數出則預閭族之書故教之以稼穡者所以勸農也教之以游藝者所以教士也始也民數穀數之登必拜而受之藏於天府所以重農也繼也賢書能書之登亦拜而受之藏於天府所以重士也豈非士藏於農其待農亦待士乎今泰西各國之制亦士農不分有農學院有農學會益農務新法日出非讀書明理之人不能為之此與周制頗合

古者治教出於一自大司徒以至鄉大夫下至閭胥莫非職掌學務者大司徒掌邦教是總掌一國之學務也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是序掌於鄉大夫也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是州序掌於州長也黨正各掌其黨之教治是黨序掌於黨正也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是塾掌於閭胥也蓋古者吏即師耳非有德行道藝者不能為吏其為吏者必其足為人師者及至後世治教分而儒吏判掌錢穀刑獄之等名之曰吏掌學校教授之任名之曰儒吏自吏儒自儒二者不相謀而互相訾謷而學校遂無關於政治泰西學校之事皆國家任之猶有周禮之遺意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又

保氏掌教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藝其二曰六樂鄭注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據此古大學之教音樂本立為一科自後伶人失職樂經廢佚而學校中無復有音樂矣今泰西各國於學校中多有音樂一科此與周之遺制合

舞師主教野人之舞亦是教官之類故入地官至樂師之教舞則以國子學樂必須合於禮故入春官是古者人無貴賤皆有舞國家且以此為教也今中國於舞之一事廢而不講矣惟西人猶重焉夫彼中之跳舞雖未必如古中國之舞之合樂也然如燕會茶會之後自君后以及各大臣命婦及各國公使賓客及巨紳富商冠履交錯環佩鏗鏘濟濟師師隨意為舞不可謂非盛事也

鄉大夫三年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又曰此謂使

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鄭注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敎以德行道藝於外也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也案此鄉官之制也古之時大官少而小官多其小官類以鄉人爲之顧亭林之言曰三代以下朝野內外大官過多小官過少丞倅簿尉人微祿薄多一官卽多一蠹也於是有設鄉官之議韙哉言乎非惟符於古制而並合乎西例矣泰西地方官非土人不用非土人不舉者恐其不能盡知風土人情利弊凡屬身家清白有產業者均許保舉入材國家攷察錄用此與古中國鄉舉里選之例無異愚謂今州縣官職雖卑而責任甚重固未宜以土人爲之至於丞倅簿尉固不必有迴避本省之例以土人爲之可也蓋彼熟悉其風土人情

利弊可時告之州縣而州縣因達之於大吏庶幾情易通而事易舉

英軺私記曰西人喜種樹言種樹有數利一氣清令人少病二陰多地不乾燥三落其實四取其材倫敦最繁鬧處二三里卽有園林案種植樹林本古政治之要周禮冢宰以九職任萬民言園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澤之材又甸師共野果蓏之屬此種樹見於天官者也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凡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言植物各有所宜其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也則曰以毓草木其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也則曰以敎稼穡樹藝賈疏以樹其木以藝其黍稷也其建王國而制其畿方千里也則曰封樹之其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也則曰樹藝曰作材

以此教民民烏有不以種樹爲重者乎而猶有不然則載師罰之凡宅不毛者有里布之罰凡民不樹者有無槨之罰是也且樹木在九貢之中如閭師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不可不預爲蓄之也而又不僅爲貢賦也其有關於溝洫旱潦者亦匪淺試觀遂人之職鄰里酇鄙縣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之灋當日者山林之政令山虞掌之林麓之政令林衡掌之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場人掌之何其鄭重也此種樹見於地官者也至於樹木之係乎軍政者如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豈非軍政所當經營者哉此種樹見於夏官者也彼西人言種樹之利大率不外乎此

西人脩路不僅鐵路而已有土路石路鐵末路黑膏路碎石路皆可便轉輸較中國之沙泥汙喘深轍搖蕩相去天淵夫脩路之政國家所宜經營者也周禮言脩路者屢矣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小司徒云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遺人云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候館此脩路見於地官者也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此脩路見於夏官者也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凡國之六事比脩除道路者此脩路見於秋官者也自幾而郊自鄉而遂或因賓客軍旅而脩或不因賓客軍旅而脩蓋周盛時則然耳自後列國紛爭王政廢弛草萊不闢泥塗與嗟積習相沿至於今日

歐美各國人民之日智地利之日出學校之日盛技械之日精宮室橋梁道路之日脩警察保衛之日安賦稅之日多醫病恤貧之日仁鐵路銀行之日廣山林漁澤之日闢因以整其兵備精其航船以橫於大地此非徒恃政府及疆吏令長而能至是也乃由於舉國之公民各竭其力盡其智自治其鄉邑深固其國本故也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亦行地方自治而驟強此非今各國之新制也我中國三代實行之周禮鄉遂之制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而有大夫二千五百家爲州而有長五百家爲黨而有正百家爲族而有族師二十五家爲閭而有閭師五家爲比而有比長設官若此之多而職事若此之少此非朝廷所命也蓋亦民自舉而官許之耳以其自治故能登其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少廢疾辨其弛

舍及其六畜車輦以令貢賦聽訟移民治其祭祀喪紀冠昏飲酒師田行役相保相受刑罰慶賞之事歲時讀法興賢舉能書其孝友睦婣有學敬敏任恤其間簡兵器教稼穡正地域引溝樹行其下剤樂昏土宜以利民其纖悉若此而皆能舉之者由於地方自治之密也過於今東西各國矣漢人十里爲亭則有長十亭爲鄉有三老嗇夫游徼以掌教化訟獄盜賊之事猶有周禮遺意故政雖疏而不失至隋盡收小吏之權歸尉皆命於天子由是鄉政盡隳鄉官不舉矣近者

朝廷宣布立憲識者咸謂欲憲政之實行必由地方自治之制始諒哉斯言

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其六曰安富鄭注安富平其繇役不專取

案鄭君此注第言安富之當然而未言安富之所以然也今請以西法申其義焉生計學家言財之所自有三一曰土地二曰資本三曰勞力夫土地多資本大而又能收用勞力之人孰有如富者乎西國法律所以保護富民者爲其爲一國積母財積之愈久則其數愈鉅斥母財以興業人己交利而國殖歲進此世家大族所以可貴也若中國則貧有世襲而富無世襲諺曰富不過三代此雖由紈袴子弟驕奢淫佚有分利而無生利所致抑地方官不能保護之過耳夫官吏之不能保富者不過繇役不平而已而豈知專取於富而富亦貧則國無積財之人卽無興利之人乎夫至無興利之人則富者貧而貧者萬萬不能富也

黃氏日抄陳君舉曰地官掌教難曉所謂教官者師氏保氏司諫調人司救鼓人不過六七而已其他則整頓田疇分擘郊里征歛財賦掌管山澤紀綱市井管鑰門關而已當時謂之教典何也案

陳氏眞不知古之教與者也彼第知師氏保氏等所掌之爲教而不知古者教育之範圍甚大凡有關於田疇郊里財賦山澤市井門關諸事無往而非教也以地官言之自鄉遂大夫至比長鄰長治民之官卽皆掌教之官也遂師甸封人至充人掌疆場畜牧之官自載師至均人掌財賦征役之官自司市至泉府自司門至掌節掌商旅交通之官自旅師草人稻人虞衡以至掌染草炭茶蠶極於場人囿人不外山林川澤田疇之官掌其事卽掌其教也泰西各國凡財政農田商賈林麓漁業諸事皆由於學皆設有學堂此與地官之制正合

古者國必有版圖以稽戶口土地之數周禮小司徒總其校比之法而鄉師鄉大夫族師閭胥閭師縣師以及遂人遂師遂大夫鄙

師鄭長里宰等分掌稽攷而登之每歲孟冬司寇獻其書王親拜受而藏之天府其重如是良以戶口之息耗與政治相關而興役定賦諸大端咸寄於其中宜其分職之周詳也今西國最重戶口李鳳苞巴黎答友人書曰西國設鄉六夫里正等官以安閭閻以審獄訟用民治民自無紛擾而復實查戶版生死婚嫁靡弗詳記俾一夫無不得所觀李君所言可知西國戶版之重矣

歐美商局君民一氣以商養兵以兵衛商國家以商務爲命脈之所在故竭力擴充極力保護其經營之道在先探商情各國教士深入內地不但傳教實爲商人耳目卽游歷各員亦無非探訪人情物產稟報國家以便製備各貨合於所宜斯義也皆於地官司徒見之夫大司徒主教者也而小司徒之職則有會萬民之卒伍

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云云其市官如司市質人廛人之類皆屬於地官其掌節則曰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云云而亦屬於地官以此見古者兵與商相維繫也教務爲商人之先導也游歷爲商務之臂助也地官司徒一以貫之特後人讀其書而不知耳

權利義務不分爲二也然欲得其權利者必先盡其義務君有君之義務民亦有民之義務夫民之義務不一端而莫先於納稅莫大於當兵周制田賦之外丁口有稅民宅有稅大宰所謂以九賦斂財賄鄭注賦口率出泉是丁口稅也載師所謂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注廛民居之區域是民宅稅也廛人所斂之絘布先鄭謂列肆之稅布是市肆稅也其廛布鄭注物貯諸貨邸舍之稅案若今之市房棧房是市宅稅也此非古者民有納稅之義務乎周制寓兵於農卒伍之衆出於夫家大司徒所謂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所謂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注大事謂戎事大故謂災寇此非民有當兵之義務乎自後世教化不興百姓無愛國之心思而納稅當兵之義務因之放棄如田賦房捐等稅强者抗拒弱者逋漏是不知納稅之義務也如邊境不甯一有徵調則軍民之怨聲交作是不知當兵之義務也夫稅者國之用兵者國之衞國之事皆民之事民當共任之而不得專委之於君誠知此義則上下一心人人有愛國之精神人人有公德之利益吾故曰權利義務不分爲二也

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

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而調發則不厭其簡以上節錄文獻通攷兵攷序此與今歐美之兵制殆無以異夫中國三千年前之制度尙如是之精善吾於是益歎古先聖王爲不可及矣漢代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歲爲正一歲爲衞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御射騎馳戰陣至六十五乃得庶民歸田北齊軍制別爲內外二曹外步兵曹內騎兵曹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此與斯巴達之國制頗相彷彿唐宋以降始專用募兵而國民皆兵之制蕩然泯滅民既不負捍衞國家之義務亦是外

廣內寇之禍熾矣可慨也哉

泰西兵制由募兵而復為徵兵日本步武西法亦有常備豫備後備兵之目其常備兵猶周六鄉之正卒其豫備兵猶六遂之副卒與都鄙之士徒其後備兵猶羨卒餘子也其按戶籍以為征調略同於古校比夫家之法其徵調也僅徵其力役而其衣糧器械皆官別徵於民以給之則與周之鄉遂出兵不出車官給車馬甲兵糗糧略同

游惰之民實不能勸者惟罰足以懲之載師言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案先王最重生利之人而惡分利之人故宅必使之樹桑田必使之耕民必使之有執事或使之收畜使之蠶績皆以生利也其有宅不毛者罰以二十五家之泉田不耕者罰以三家之稅粟無職事者罰以百畝之夫稅士徒車輦之家稅皆從鄭注而使之有所畏閭師又為之減其喪祭之禮衣服之制而使之有所愧則游惰者庶知警惕皆務為生利之人而恥為分利矣今游民無罰徒手坐食得以自便是宜仿周官之法嚴為之罰重為禁令此又警惰之一法也

九章算術九卷不著撰人名氏蓋周禮保氏之遺法也今泰西之代數學其淵源實由於此蓋泰西之代數學即所謂借根方法也呵喇伯語謂之阿爾熱巴喇其學亦閱千百年愈研愈精始臻此詣非一時一人之智力所能為康熙時其法始入中國梅文穆公一見即悟為古立天元一之法夫立天元一者九章算術中加少廣章借一算以為隅方程章別正負以為用實已為之嚆矢焉至宋秦九部著數學九章始列立天元一之法於大衍術中厥後元郭守敬朱世傑皆屢述之欒城李氏著測圓海鏡始合少廣方程為一舉立法意而暢言之其加減乘除之例為正負相消之理足以盡奇偶和較之變凡諸法所不能御者皆能御之是中國立天元一之法秦氏肇其端李氏暢其旨西人借根方法適與相合梅氏所著赤水遺珍中已詳解之並謂阿爾熱巴喇者譯言東來法也案西人言東來法是明明不忘其本耳要而言之西人代數學本於立天元一之法而立天元一自九章算術中而變易之而九章算術即周禮保氏之遺法其淵源歷歷可攷也

前此書院山長抗顏以賓師自居其品詣端學術正猶可也若夫品劣學陋不明教育之理地方官不便以其功過而進退之於學校規制實多滯礙　奏定學堂章程言外國學堂教習皆係職官日本即稱為教授訓導亦稱教官此後京外各學堂教習均應列作職官名為教員案此章程甚善也既合外洋學校之制而於中國古義亦合夫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有土地者皆曰君則為之師者天子諸侯卿大夫而已然大夫上承於諸侯而諸侯上承於天子是天子為天下之師也彼師氏保氏有教人之責者職官耳教官耳周禮地官敘官言師氏中大夫保氏下大夫鄭注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保氏司諫司救官之長賈疏曰師氏在此者以其教國子有道藝故使中大夫尊官為之也又曰保氏在此者以其佐師氏教國者亦是教官夫以師氏保氏之尊尚列為職官名曰教官況今學堂教習而可以師自居乎可

知教習列作職官名爲教員其理不可易也英美二國智育德育體育三者並列德國則體育與智育德育不並列日本教育初仿德國近亦仿英美教育三者並列案此三者皆不出周禮保氏師氏之遺法也保氏之三德三行即德育師氏之五禮六書九數即智育五射五馭即體育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其六曰九數鄭注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也賈疏云九數者方田已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今有重差夕桀勾股者此漢法增之據此知鄭釋經九數即依九章算術而言也九章爲算術之祖而西術即由九章而出 四庫全書總目云同文算指通編八卷明李之藻演西人利瑪竇所譯之書也其書以西術

論九章卷一曰三率準測即古異乘同除曰變測即古同乘異除曰重測即古同乘同除卷二卷三曰合類差分曰和較三率曰借衰互徵即古差分又謂之衰分卷四曰疊借互徵即古盈朒卷五曰雜和較乘即古方程卷六曰測量三率即古勾股曰開平方曰奇零開平方即古少廣卷七曰積較和開平方卷八曰帶縱諸變開平方曰開立方曰廣諸乘方曰奇零諸乘方皆即古少廣據此知西術與九章同也李之藻同文算指序略曰西儒利瑪竇先生精言天道旁及算指其術不假操觚第資毛穎又曰舊輯所聞釐爲三種前編舉要則思已過半通編稍演其例以通俚俗閒取九章補綴而卒不出原書之範圍案李君自言取九章補綴不出原書範圍此西術與九章同無可疑者也

泰西各國設商部以興市政立公司以廣漁業立林麓部以興山林之利益關市山澤之政關係甚重耳此深合中國古制

欽定周官義疏之卷首總辨曰周官詳於關市山澤之政周公運用天理以開富教之源以正人心而厚風俗蓋以是爲根柢也自市政廢而貨之無當於民用者十四三其作之也以時力是奪民功也其成之也以百材是暴天物也其用之也滋淫侈是敗民德也自山澤不掌於官然後愚民非時妄取不俟其成而竭用之然後盜賊公行有司置而不問由是山彌望而皆童陂塘少遠於宅舍即任其淤墊耗者多而物生之源益隘案此言市政廢及山澤不掌於官之弊從前中國財用之匱之實坐是也今日中國深知此弊於關市山澤之政稍稍講求竊謂宜採周官之法取其合於今日之事勢者並攷西國之政取其合於中國之情形者庶幾富教之源可開正人心而厚風俗未始不由於此

環球之上國愈文明者男女之婚姻愈遲國愈野蠻者男女之婚姻愈早如英人男年三十女年廿五以上始娶以爲常印度男女年十四五生子者以爲常是其例也古人知此理矣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是周制於民間婚姻官爲掌之禁止早婚其年限著爲法律也後世於婚姻一事聽民間自爲之遲早無一定之年限大抵過於早者居於多數人將安得而不卑下國勢安得而不衰弱乎近日大阪每日新報言北京電云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以中國國民之情弱由於不重體育欲重體育須從禁止早婚入手故現擬訂定禁止早婚法律專條竊謂此舉爲新政之要領蓋早婚不第有傷於體育縱情慾於婚第誤修學之程途而並有礙於德育智育然則禁止早婚訂定律法不可不亟亟以

圖之也

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敎政刑度量禁令其所屬自質人以至泉府皆市官也而司市爲之統凡平價息爭悉市官任之（漢唐以下鹽鐵茶馬皆有專官明太祖洪武中立管市司是商務之事累代統之於官）泰西風氣質直猶近中國古制如英有掌本國商賈事者有掌印度公司事者歐美各國大抵皆有商部之官統馭商政商務所以興也中國往年商務大臣以南北洋大臣兼之非有專官也近年專立商務部矣此乃以今師古頗合周官司市之意

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賒鄭注同共也同者謂民貨有不售者則爲斂而買之民無貨則賒貰而予之（漢書食貨志曰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讐與欲得師古曰讐讀曰售言賣不售者官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案此卽泰西中央銀行之制也曰

本（葛綱信虎矢作榮藏）經濟大意曰收存民之金錢而輕價以利借貸人以金錢而厚收其息作此間之媒介業銀行者是也

西人經商資本皆鉅其大者數千萬其次數百萬最少亦不下數千萬此豈一人一家所能有哉蓋亦股分爲之也中國官長深知股分之利曩年凡開鑛等務無不許人糾股措辦顧任其事者鮮實心實力之人或任意浮銷或隱行吞沒而　國恩寬厚未聞嚴懲一人以儆效尤是不啻民有向股之心而止之民有入股之念而拒之也愚以爲中國欲興商務非廣集股分不可欲集股分非定詐僞吞沒之罪不可周禮司市言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去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誠本此義以集股分有質劑券書則民不至失信而有所違負矣賈民知物之情僞與人詐賣去其虛詐之人則不至有壞商務矣至此而猶有吞沒等弊則照騙竊搶刼例嚴懲其罪所謂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也

或謂泰西各國於商務最重流通乃異產入口必儲關棧雖爲偷漏而設而於財則滯矣敢問徵諸周禮有合者乎曰泰西之於商務雖人人能自任之而統執其法者必歸之於國未嘗以之自私也攷之周禮司市之政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其於市也賈師定其價然後令市夫必定價然後令市則其不能私售也明矣然則關棧之設未嘗非古制

今中國之商但知飾僞茶葉染以綠礬大黃必有蟲蛀棉花灌以熱水（光緒初美國棉花歉收英人乃販棉於印度日本中國三國棉花大盛獨中國之棉花灌水行經赤道變爲朽腐折本于

萬其後印度日本棉花皆運販於英獨中國寂然惟日本尚購棉於中國近日亦因灌水之故設公所以驗之有水者罰錢焚貨）每爲外國所禁貿甚至於焚棄商業之衰由此來也是宜倣周禮司市禁靡物胥師掌平貨賄察詐僞之意而大爲整頓也泰西市物如醋酒滲礬肉質灌水瘟豬上市禽獸非時金銀器皿合銅不中程式之類皆有禁例（泰西市物皆有攷校之官凡食物皆經官驗然後許賣違者有罰以顯微鏡照其內質若豬牛之瘟者並不許賣其結蟲繭者則貨於膠廠熬膠以作用物禽獸魚鼈皆有禁止漁獵之期期內不得售賣違者亦有罰金銀質輭作器必須合銅然合金合銀皆有定式成數亦有官以水驗之不合式者充公不稍寬宥）與周禮禁靡察僞之旨合

周官詳於市政其足以消游惰阜百物備天災厚民俗者莫善於司市之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西語南皮宮保勸學篇以此爲商學之義亦卽出口貨無稅進口貨有稅及進口

稅隨時輕重之義愚謂廣其義曰如美國於吾華及日本運去之茶則免稅以美地不宜茶此亡者使有之類也如美國於書籍進口則免稅以得藉他國之書使學術開通此利者使阜之類也如英律人民有吸食鴉片者則用槍擊斃此害者使亡之類也如英國之稅於金銀器尤重又煙酒則加征此靡者使微之類也近年中國鑒前此之失頗研究商務竊謂微阜有亡之權宜操之在上庶小民不得任情好惡矣夫民之所好惡風俗之得失政治之隆污繫焉烏可以不正哉正民之所好則起其價以微之正民之所惡則抑其價以郤之

勸工之法中國古時有之雖無博覽之名而已行其意周禮司市上旌于思次以令市鄭注上旌者以爲衆望也見旌則知當市矣

思次若今之市亭是古時市政本有止旌之典並有止旌之地亦有主旌獎之人特未合五洲而權衡之耳又賈師凡國之賣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又司市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價之事孔穎達謂不帥胥師者不知物賈令泰西雖無師役設市之例而因慶賀設會卽會同之意凡赴會者必特簡博士簡派大臣以臨之品其高下而賸之金牌亦與上旌之典相合其必選精商務之人亦與遣賈師之政無異自泰西博覽會之開我中國赴會者數次卒未聞得一二新法以振興本國商務者蓋付之西人付之使館更付之不知格致之商賈其無益也宜然

當此度支維艱之日欲求歲籌鉅欵確有把握不病商不擾民莫如印花稅之善查印花稅創自荷蘭盛於英吉利今則徧行各洲無國無之謂之印稅者蓋令民間買國家所製之印花粘於各項契券帳單字據之上以爲納稅之證也近中國亦倣而行之此非襲西法也實復中國古制周禮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注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價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鄭注質劑者爲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牛馬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又廛人掌斂布紋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鄭注布泉也質布質人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據此古之質劑書契蓋官作之其上楊以印璽而量取其錢以爲稅卽

今西國印稅之法也西國印稅之法民間各項貿易凡有帳單者皆須計其錢照貼花稅其稅至輕其罰至重（設有人入肆買布一疋其值三元則布店必開一張單與買主其單上應貼印花數釐或至一分如不貼被發布店應受罰六元他皆倣此）此與質人言犯禁者舉而罰之及廛人鄭注犯質劑者之泉其義同又西國行印花之意爲納稅計亦爲止訟計一切契券租約無印紙者皆爲漏私除應罰外遇有詞訟官不爲理則人皆不肯吝小費以貽後患此與司市言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其義同

十三經西學通義　　平江□□□著

周禮下

英國稅課無物不征而金銀器尤重凡中所造銀器重三十兩金器不及二兩其稅皆兩磅六息零銀器過三十兩金器過二兩其稅皆五磅十五息零零買者銀器每一兩稅二息零金器每一兩稅十七息零歲課如之汰金器之爐匠另有征額其來自他國携往他國者稅倍加　案此古者珍異稅之義也周禮質人掌成市之貨賄凡賣儥者質劑焉於人民牛馬兵器之外則曰珍異是古之珍異有稅也近人鄭覲應論稅則曰如中國各種烟酒珠玉古玩等物本非日用所必需雖加數倍亦不爲過鄭君所言是也今中國於烟酒之稅較前略爲加重竊謂珠玉古玩以及參桂鹿茸等物可做西例加征數倍戒奢靡而裕餉源直一舉而兩得矣

歐美釋奴之令禁奴之會雖以中國周之盛時尚不及此文明周禮秋官司厲言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是周之奴以罪人入之也然地官質人言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鄭注人民奴婢也竊意古者盜賊之子女隸舂槀之外或以賜羣臣故士大夫之家閒亦有之而士大夫家亦有以所畜奴婢相鬻者歟是周時雖不以良民爲奴婢而買賣奴婢之事則猶有之吾故曰周時之文明尚不及歐美今日也夫周時第以罪人爲奴耳其轉而相鬻者即此等也此固無傷乎天理無礙乎人種乃秦漢以後變而加厲其爲奴婢者不必罪人大抵皆貧賤之子女也其販賣奴婢者與財物同論不以人類視之舉動不得自由生殺悉惟主命豕交獸畜視爲固然積習相沿以至今日近者江督周制軍有奏請禁革買賣人口之摺其言至爲痛切此非僅仁民而已也而更寓救時之意蓋外人之於中國人每賤視之其故皆由中國自賤其種類而外人見慣以爲中國種類之賤本如是也假使中國人念黃種最貴而自貴其種吾知人格由此而高文明因之而進彼外人安能蔑視之乎

英輅曰記言英吉利稅課無人不征無物不征無事不征有準票之稅有蓋印之稅富室所蓄車馬二車納五磅二馬納三磅一犬納一磅郭雲仙上合肥相國書亦言洋人畜犬以上有稅　夫車馬畜犬而亦稅之或疑經籍無此稅法也而不知正與經意相符周禮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所謂

質劑者即今印花稅之類也此古者牛馬有稅之證賈疏言人民牛馬之屬用長券所謂之屬者則牛馬之類如犬羊諸物亦必有稅矣曲禮言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此雖未言稅法以質人牛馬有稅例之必是計士之車馬庶人之牲畜以爲稅也歲出車馬牲畜之稅若干即可以知其富矣　然亦見古人於民間牛馬等物皆有數可稽豈若今漫無稽察哉

廛人掌斂布緫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鄭注緫讀如租稯之稯緫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據此古之斗斛銓衡有稅也攷工記㮚而不稅鄭注令百姓得以量而不租稅賈疏曰鄭志趙商問㮚氏爲量㮚而不稅廛人職有稅何答曰官量不稅若然此官量鎮在市司所以勘當諸廛之量器以取平非是尋常所用故不稅彼廛人所稅在肆常用者也據此市肆常用之斗斛銓衡有稅惟官量不稅　日本做行西法有度量稅每照五元與周制合今中國宜做而行之由部校定斗斛銓衡之式頒之各布政司司頒之各州

府縣使市肆向官領照依式製造酌收其稅此非徒稅入可給公費也並可使度量齊一誠一舉而兩得矣

司市質人廛人等之屬於地官先王其有微權乎夫商之能奪人命也亦如教之能服人心人心所向國亦隨之故王者欲廣土必務施教欲施敎必務通商周公合之於司徒以農守土以士施教以商得財兼三者而用之周之王也有自來矣今泰西諸國通商之外設立教堂采入其阻以煽惑人心凡租界隙地無不租購設立懇地公司以為得寸進寸之計蓋兼三者而用之矣故前之收其租稅稱為地主者今反而耕其土地居其城廓納其租稅焉蓋昔之強鄰惟務克敵今之強鄰惟務滅種滅教中國如欲保種保教以固其土地商其首務也為國者可不勉哉

或曰泰西化學盛行入其都者鋼製之鑽石樟腦之象牙蘇菅之羅錦魚鱗之明珠充塞於市炫燿而不可逼視入手而不知所擇則是司市不禁靡而胥師不察偽也而謂能行周禮其可信乎曰此正泰西能行周禮也夫民食於富者因其財也富之能役貧者利有并也故周公為司市之法以平之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所以調劑之使各人皆無良楛通塞之病也而貨財均矣然而豪商大賈或異斗別衡變輕為重化大為小而數不可稽則司市不能制而奸蠹得持良賈之短長如是則不平故為質人以稽之所以平權衡定輕重歸於一而不可亂也然奸蠹之民以偽為真則是詐取民財而肆其兼并也故為胥師之法制之夫胥師所禁者謂其以偽亂真詐取民財也使偽物自偽物真物自真物直區分其名實則偽物亦無害於市政也而何必禁之周禮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謂分別其物之善惡也今泰西所作偽物皆察其與原質相同以人工補天工者乃得取牌售賣此卽肆長之法分別其相爾相遠而直揭其名未嘗以為真物而亂之也夫富者爭於靡麗而貧者得佩其服飾則是偽者易求而眞者不貴也均財之道於是乎見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四時之珍異亦如之案此卽日本所謂勸工場也當日本之維新也貨物苦其輸入乃分遣藩士專勵工商回國之後於橫須賀地設立勸工場凡新物為日本所造者悉陳列其中延請博士為之評隲定其價值品其高下許以賣權禁人倣造雖至微之玩物無不從而獎給之商人購貨精粗善惡一望了然人情好尚不能蒙蔽其貨之難銷者工固不造商亦不買故工無費力而商不靡財期年之間國人大化民勵於工而新物盛出商無廢貨而轉運不窮其後東京長崎相繼競起工業日盛一日故泰西稱為東方英國也我中國近亦整頓商務矣竊以為宜於通商各口岸設立勸工場遠倣周禮賈師之意近法各國保業之規凡土產之貨製造之物分品羅列使工商一望而知入市無所欺朦製貨各爭新樣各國商人因此爭相購買則商務盛行而國可富強矣

司關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司市云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是周時關市有征也其無征者乃凶年之政矣而孟子曰關

市譏而不征孟子所言與周禮不相侔文王武王之政其異如此果何故歟蓋以國用言之則周禮關市有征是其常也文王治岐關市無征特一時之權宜耳(僞孫疏言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觀今日西國實兼二義而有之彼中關市之征輕重不同有值百抽六十者有值百抽百者抽二百者可謂重矣然竟有全免者大抵懼金銀洩入他國則進口貨稅極重此關市有征也凡民間仰給外來之貨則概不征稅此關市無征也

泰西各國之稅有值百取二十者有值百取四十六十者甚至有值百取百者然竟有全行免稅者大抵有益於己國之物則從輕稅有害於己國之物則從重稅隨地隨時爲輕重不拘一定之法此猶有周官之遺意

欽定周官義疏之卷首總辨曰十二者三代之中正也周官九職貢物之外別無所取於民而載師職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征之出於市者惟廛布罰布耳其總布則民間賒貸之所入也而廛人職絘布質布別增其二案經所載其征取於民者亦隨地隨時爲輕重與今西國之稅法雖不必事事皆同而其精意在乎利國便民則無以異

或疑司禮舉市廛門關山林川澤所有鳥獸魚鼈草木玉石一切貨賄之屬莫不設爲厲禁而盡征之入市有稅入門有稅入關有稅避而不入即沒入之地所從產又官守而以時入之是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物不稅無人不稅賦斂之重如此厲民實甚何以號爲周公致太平之書乎余曰泰西各國稅課之重莫不皆然

而其政治蒸蒸日上者蓋舉一國之財治一國之事仍散之一國之民故上無壅財國無廢政民無游手而國治矣知此而何疑於周禮乎

欽定周官義疏曰列職於關市者雖纖悉不遺然皆以利民用禁詐僞止爭訟詰盜賊警游惰懲鬬囂虣亂而未嘗利其財也市之征惟廛布關亦然司門既征其貨則關市無貨征矣所以既征其貨復征其廛者恐商賈過羸而民爭逐末耳且市之征布以斂不售貨而買者各從其抵則上無所利之矣門關之財以養死政者之老與其孤而不以之給它用則其義益彰徹矣恭讀義疏而知周制舉一國之財治一國之事仍散之一國之民也豈似後世稅課苛重上無益於國下有害於民徒飽官吏之橐肥胥役之身家耶

郭雲仙侍郎上合肥相國書言西洋通商專務富民所稅茶酒及烟數者而已餘皆無稅歲計商賈羸餘而估其所獲約八十分取一案羸餘之稅亦古義也馬端臨言周禮貨財則盈而斂之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夫所謂盈而斂者即羸餘稅之義也大抵西人商業之大者必須禀明國家商人之資本若干獲利若干國家知之甚悉且商人皆有信實皆明納稅之義務所獲之利斷無隱匿所以國家能歲計商賈羸餘估其所獲而取之也若中國經商者國家漫無稽察兼之商人欺詐其所獲之利不能知其情實所以羸餘之稅不能實行於中國也如欲倣西法而爲之則當宏其教育使商人皆有學問定其法律使商人知所服從

或疑官銀行借貸人以金錢而征其息恐富民不貸官錢而貧民

受征息之苦也曰否周禮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國服爲之息則在當時已取息矣未聞貧民受其苦也夫府庫之財非人君之私產乃民間之公積也取衆人之公積以授之人而不取息焉則是民納其財而官市其惠矣官市其惠則民之仰求者多於是虧耗者無所償而後來者難以應矣故量取其息非獨使其無濫借而有孳生也葢亦使知府庫乃民間公積以民間之公積仍散之民間而官稽其出入通其有無則是民間一總會計之司耳如此則官吏不敢自私而國家可無妄費

栽樹以防水災論言埃及地勢長而窄昔皆不毛惟於尼羅河引水灌田廣植林木近處之地皆成肥潤又都拉地方昔時林木最多故成肥地後將林木斬伐即成沙漠雖駱駝最耐飢渴亦難養

生又如法國之近阿平山數省前因河水爲災法君那波倫見此情形仿布君治河之法設種樹公廨廣爲培植樹株歷七十年之久阿平山斜坡一帶林園茂盛禾稼亦繁愚案周禮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夫溝上而樹之者所以正經界旱則引雨澤潦則防水患也西人能見及此所以收種樹之利

司會言版圖司書大司徒遂人皆言土地之圖土訓言地圖司險言九州之圖職方氏言天下之圖此古人之圖學以輿地爲重也今西人入學之始即教以幾何畫形之學童而習之凡百學問皆藉圖以明而輿圖之用尤廣故西人地學皆有圖如風雲雨露謂之地文之學則有測候叢談等書礦石物迹謂之地質之學則有地學淺釋地學指略等書五洲萬國形勢沿革謂之地志之學則有地理全志繪地法原測地繪圖等書航海之學則有航海簡法海道圖說御風要術行海要術等書葢地非圖不明圖非測不確言輿地者以通測繪爲實用之學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外史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于四方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擯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凡所以宣上德通下情者非徒紀述兼有職掌此報館之義也夫國勢與民志相通錮蔽而阻抑之則民愚而國必弱西國自南宋時英王約翰與民立約名馬格那吒達譯言大典廣立

民報而定直言不諱之律故民志伸而民智亦開近來泰西各國之報議院之言論紀焉國用之會計紀焉人數之生死紀焉地理之險要紀焉民業之盈絀紀焉學業之程課紀焉物産之品目紀焉鄰國之舉動紀焉兵力之增減紀焉法律之改變紀焉格致之新理紀焉器藝之製造紀焉此與土訓誦訓外史等所道九州四方古今上下之事何以異

農人新法紀略曰新法維何先擇籽種昔曾有嘎力者數年之間所擇之種有一粒可收成一萬八百四十粒於是擇種七八百粒試播其地勃然而生至於日至成熟竟敷一人一年之用是其效也次則相土脈如地旁有碎石若干設法碾碎雜於土中亦可化爲沃壤若糞尤田地之不可缺然貧家無力買糞則有化學所造

之糞在製造藥料可以當有水之糞盎藥內所生之小蟲臭爛可壯土脈也案此皆周禮草人之遺法草人言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此卽擇籽種相地脈也草人言土化之灋及凡糞種云云此卽化學造糞也近者各省立農業學堂則夫擇籽種相地脈化學造糞諸法所當亟亟講求者

農學新法曰考土之原質大半係捶碎之石粉小半係積爛之花草又曰農學所講之化學其原質大都不過十四種舉凡可耕之土所茁之花草與夫萬種物類皆此十四種原質化合案土之原質半係花草化合西人以爲新法而吾以爲古義也周禮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夫土化之灋而係之草人古人蓋知農家化學矣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𪊲用蕡輕爂用犬鄭注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煎取汁也鄭司農云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蕡麻也案此以化學爲糞也皆取之於燐燐於原質中爲最有用之物除作自來火外農家取以肥禾稼尤宜（化學家別燐爲原質每每取燐於動物骨中及植物之內其取於動物骨中也卽經言用羊用牛之類其取於植物中也卽經言用蕡之類）

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取之鄭注卝之言鑛也又曰物也占其形色知鹹淡也案鄭君所謂鹹淡者今惟西人考驗甚精化學家有淡氣及極淡及鹻土金之目謂萬物中最多之氣質有數種而淡氣與焉空氣之

內淡氣居五分之四其他若淡輕若煙煤若硝若別種雜質淡氣爲最多鹻土金有四曰鋇曰鍶曰鈣曰鎂因與養氣化合之質其狀如土而性如鹻鹻從古斬切訓鹹也然則化學家言鹻淡與鄭君言鹹淡其義一也

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以時取之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周禮言開鑛之法爲後世所仿而行者查鑛之有引猶泉之有脈引之初見者謂之子引漸而得正引乃可進山獲鑛鑛形成片者謂之刷硐礦寬廣者謂之堂由成刷而成堂始爲旺廠若土石夾雜者謂之鬆塃旋開旋廢或下開上壓者謂之蓋被凡此之等認勘者必須詳細先審山形豐厚地脈堅結草皮旺盛引露卽沿脈尋苗有苗卽力求獲鑛有鑛卽務使成堂周禮所謂物其地圖是也金爲水母五金所產之硐皆須戽水而後取鑛故向來辦銅例有水洩之費銀鑛亦然冬春水涸似易爲力夏秋硐礦多水宣洩倍難往往停歇若水過多而無處可洩則美鑛被淹亦成廢硐今用泰西精良機器或無慮此周禮所謂以時取之是也開採人多須有彈治之法又須多派員役巡以杜禁偷匿漏課等弊向來廠中之人殷實良善者少而獷悍詭譎者多且昔年廠中極興燒香結盟之習始而恃衆欺民繼而抗官藐法是在官紳先爲防範也更有一種詐僞之徒以哄騙爲能事於鑛砂堆中擇其極好淨塊（如俗所謂墨籽及硃砂蕎麵之類）作爲樣鑛示人陷以重利慫恿出貲承攬既多身先逃避黠者詐財愚者受害致良民不敢開採此向來積弊也今欲興利必先除弊非嚴不可周禮所謂巡其禁令是也

歐陽永叔謂周公設官太多王畿之內計十四萬有奇攻周官者多據此以爲不可易夫五官之屬其數具在本自無多永叔所計者乃鄉遂小吏閭胥鄰長之類耳不知周之致治全特比閭族黨州鄉之法爲之樞紐永叔所病於設官之多不過謂無祿以給之是未察於古之田祿與後世異而鄉遂羣士之爵與祿又與王朝之士異葢古有不命之士有無田之士閭胥比長皆耦耕之民也以其材力稍優故進其爵等以率其曹伍雖曰中士下士不過如秦漢以還之民爵耳必至族師以上然後倍授之田俾任餘夫傭間民以代耕惟州長遂大夫然後取於公田之入以祿之耳誠知古者閭胥比長之屬皆自治其地方不受俸祿則無疑於周之設官太多雖然此不獨周制如是也今西國亦然德國那特硜政治

學曰英國地方自治之發達凡關於地方之司法警察及不重大之懲創皆係選擇於該地方豪族中有名譽者司之彼等不受俸給但自治其地方而已案英國鄉官不受俸給正與周制相合黃公度著日本國志其職官志云泰西官無清濁之分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其分職施治有條不紊極之至纖至悉無所不到竟一一同於周禮乃至丱人之司金錫林衡之司材木匡人撢人之違法則誦王志爲秦漢以下所無之官而亦與周禮符合何其奇也竊謂西人政治之善者多與中國三代相同而與周制同者尤多至與秦漢之制則同者漸少自魏晉以後則鮮有同者意中國古聖王之學術政教當日必有流入彼中者不待疇人分散老子西行而已然矣若以爲暗合中制則何以秦漢而後其暗合者獨少哉

馬貴與言與百姓交涉之事後世惟以簡易濶略爲宜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愚謂馬說第指後世中國言之則可而不可以概今日之西國夫泰西各國與百姓交涉之事固委曲繁密極矣而不主乎簡易濶略如一戶一口必稽查焉一事一業必干涉焉一絲一粟必征稅焉子弟當入學之年則用強迫人民及當兵之歲不准代替刑罰雖寬然動止稍不如法則警察致諸其長而詰之似此可謂煩重矣然政雖煩而民不擾賦雖重而民不怨且因此而閭閻安謐政簡刑清也其故何哉葢西國政治實與周禮暗合其治不出於州黨族閭掌地治者卽其鄉之民用民治民而無官吏誅求胥役騷擾之害耳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先鄭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尺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王氏聘貞周禮學曰漢書食貨志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爲皮幣直四十萬此亦有因於古與如先鄭云則古用布而漢用皮古之布參印書直同後世之鈔法案王氏以先鄭布參印書之說爲後世之鈔法換之先鄭之意實如是也但周之鈔法未由詳其制度耳至漢之皮幣不久卽廢他如唐之飛錢宋之交子會子金元明皆行鈔法然其做也持虛幣以索實金或無所得而其法窮　國初時以用不足嘗一造鈔歲造十二萬貫咸豐間亦嘗有之皆不久卽罷由是觀之自來中國之行鈔利少而弊多顧何以泰西各國行之有利無弊乎葢西國昭示大信又存本充裕也查西

國鈔法惟英國製鈔與存本相抵若法國則存本爲百之七五製鈔增羨之數爲百之二五西班牙乃二等國其存本爲百之二五製鈔增羨之數至百之七五今中國已設官銀行矣其鈔法宜去中國歷代之弊采泰西各國之長因時製宜推廣行之庶足以富國而裕民

英國挪佛一島昔爲荒地嗣審其土宜廣植蘿蔔居民以之牧羊而獲利特厚撒里司白釐之平原土本磽薄自肥以鳥糞而百穀滋生此草人掌土化之灋之遺意伊里島田向苦卑濕後用機器竭其水而土脈特肥此稻人掌稼下地之遺意

太史公言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云故曰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案太史公所言與周禮春官大師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鄭注大師大起軍師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强角則軍擾多變士失心

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其義一也若是乎音樂之於軍人勝負吉凶豈不關係甚鉅哉自後世雅樂失傳而鄭聲流播則音樂遂無關於軍事今泰西各國皆有軍樂隊以作士氣日本自維新以來一切音樂皆撫法泰西其軍歌軍樂皆含有愛國尚武之意聽之可奮發其精神矣泰西各國之軍樂與周禮言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者其用意雖不盡同然如鄭注所言商則戰勝軍士强宮則軍和士卒同心今各國之軍樂實不外此二義

春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欽定周官義疏曰韎師掌東夷之舞此云四夷則又廣且遠矣引隋史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一均之內間有七聲因而問之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符契鄭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謂此可見聲音之理出於自然不以中外遠近有間古人並存夷樂良有以也案義疏言聲音出於自然不以中外遠近有間其言確不可易格物入門曰中國七音宮商角徵羽五音加之半徵半羽共成七音正如西國大音小音亦是五音合之二半音亦成七音據此知中外七聲之理同不獨隋時爲然即今中西尙猶如此也

泰西不立史館甚報館即其史館也凡遇開議院時君主臨焉王公大臣暨各議院臨焉無論事之大小各伸其說以剖判是非報館即書之以傳諸一國布諸五洲此即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于四方之遺意（曲禮言史載筆亦是此意）故語毋忌諱言多實錄視中國之史書爲尤足信況其推廣新聞紙之多雖至酒樓茶肆往往而有是史館爲一國公有之權史學乃四民與知之業且凡民數

地數比較多寡火車鐵路電綫推算方里貨殖出入噸數以及官制教會學校國計兵數靡不鐵記賅覈與中史各表志例同

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盡同文教之事自近而遠也西國博士多攷求埃及古文埃及古文爲西國文字之祖宋君育仁言泰西文字推法國法文本於羅馬羅馬本於希拉希拉本於埃及埃及即麥西分爲猶太寶西方文教祖國過波斯賈埃及古文石刻審其文以形相合體甚繁重西文主音埃及文主形西文旁行埃及文直行據宋君所見是埃及古文主形直行與中國文字同也而泰西文字又遠祖乎埃及疑古聖王達書名于四方實至乎埃及之地其後又由埃及而希拉而羅馬展轉變換遂成爲今泰西英法各國文字

或曰西國崇信基督惟入堂禮拜有跪禮此外子見親臣見君亦無拜跪與中國古禮大異而不知非也查西禮雖簡略而臣見君仍有行屈一膝之跪禮豈第君握臣手臣嗅君之手而已哉周禮春官大祝辨九𢷬其七曰奇𢷬杜子春讀奇爲奇偶之奇鄭君從之謂先屈一膝雅拜是也然則西臣見君行屈一膝禮卽漢之雅拜周之奇𢷬也誰謂西國君臣之際盡行脫略乎中國往年臣之見君其禮文過爲繁縟拜跪煩勞情誼隔閡或謂宜採西國行屈一膝禮定爲今日 朝儀愚謂 君父之尊臣下禮文不宜過略惟屬吏之見長官則可略焉近粤督岑浙撫張牌示屬吏不准請安但揖而已案揖卽撎大祝辨九𢷬其九曰肅𢷬卽謂此也（鄭注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今大官員大小相見用揖至臣見 君仍舊禮而稍爲變通體制既異而儀文俱簡更何患上下情誼之隔閡乎

書吏弄弊爲行政一大阻力近日各部堂官各省大吏時有裁汰書吏之舉竊謂裁汰而不力則書吏仍盤踞其間也裁汰而不得其法則前書吏去而後書吏來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當師周禮之意府史胥徒以士人爲之（大宰職言陳其殷置其輔鄭注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又天官序官賈疏曰王制云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足以代耕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祿其官並亞士故號庶人在官者也）則流品清矣近日滬報言鄂督有裁汰書吏之議不日將實行淘汰並於日前先將招繕寫員以舉貢生員及候選候補佐雜教職等充之竊謂各省苟皆如此革書吏之弊收士人之效豈不遠符周制哉雖然未已也大宰總六典而所屬府史不過十六人司徒諸官並同則其數甚少苟師其意以士人易書吏而簡少

爲貴則不至有朋比爲姦之患矣天官序官鄭注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苟師其意以士人易書吏而官自辟除則不至有胥吏封建之誚矣地官鄉遂之官員數逾萬竟全無府史胥徒則其不得與地方政治可知苟師其意以士人易書吏不准干預政治則不至有招搖誆騙之虞矣夏官序官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八徒百人賈疏此非掌也有軍則置之無則已苟師其意以士人易書吏無其事則不必置則不至有糜費冗食之慮矣

近日 京師有貴族學堂之設可謂得教治之要領周禮地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使有道有德者使教焉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又曰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太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案師氏保氏大司樂所謂國子者蓋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若諸子所掌者則其衆子爲國子之副貳者故曰國子之倅也此可見古者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及衆子皆有學堂以教之也夫諸子雖不掌適子然其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太子則適庶咸在焉（黄氏度曰諸子不掌適子此則適庶咸在蓋太子守則監國故諸子盡帥國子而致之）以是推之兵甲之事授之車甲合其卒伍亦是適庶咸往可見古者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及衆子皆有當兵之義務也泰西各國自王世子以及公卿大夫之子弟及歲皆須入學德國之制雖以太子之貴亦必當兵三年此與周制實相符合

西國古時戰攻田獵亦藉弧矢爲利器其槍礮起於元明之際瀛環志略曰火礮之法創於中國元末有日耳曼人蘇爾的斯始仿爲之猶未得運用之法明洪武年間元駙馬帖木兒王撒馬兒罕威行西域歐羅巴人有投部下爲兵弁者攜火藥礮位以歸諸國講求練習盡得其妙如徐君言是西國槍礮仿中土而爲之稱謂

中國火槍火礮始於宋（宋虞允文采石之戰發霹靂礮敗敵此火礮之始然但以紙爲之實以石灰硫磺而已未嘗用鐵灌鑄也）盛於金元之際（元兵攻汴梁金守城之具有火礮名震天雷者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礮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之外又飛火礮注藥以火發之輒十餘步人不敢近元兵惟畏此二物詳金史赤盞合喜傳）而火箭則自周時已有之周禮司弓矢言枉矢絜矢利火射是其證也（孫子火攻有五其火隊之法杜佑謂以藁藴火著箭頭頸強弩射敵營中是火箭之制周時已有之）宋金元之火槍火礮即本火射而增益之夫以中國之火器西人竊取仿造變而愈精遂致後來居上世人不察以爲西國火器猛烈無比開數千年未有之奇而豈知其遺制自中國傳入乎

法國志略曰法國軍制其兵額多寡承平之時與軍興之際不同蓋國中隸兵籍者有三等無事則用其一有警則用其二所以多寡之數遂相懸殊也案法國兵額多寡相殊者即馬貴與言周之兵制教練則不厭其多調發則不厭其簡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之意也蓋教練士卒必在承平之時調發戎馬即是軍興之際惟法之軍制能暗合古義所以其國之人民伉慨好鬬成爲風俗其國勢既蹶而復興

挈壺氏懸壺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注漏箭共百刻案此自鳴鐘式所自出也說文漏以銅盛水刻節晝夜百刻小學紺珠薛季宣云晷漏有四曰銅壺曰香篆曰圭表曰輥彈阮文達疇人傳曰輥彈即自鳴鐘之製宋以前有之據此知自鳴鐘即輥彈輥彈爲晷漏之一也阮文達言宋以前有之是其製不始於西洋

挈壺氏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鄭注冬水凍漏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賈疏謂沸水稍熱澆沃壺中使下也案此即蒸汽機之理（歐洲前無汽機自英人瓦忒因茶壺騰氣衝蓋有聲始悟水得熱而化氣漲力百倍遂擬汽機之製用之運煤起重後人引申其法遂爲輪船以行海）夫水不熱而化爲氣謂之水氣極熱而化爲氣謂之蒸汽水氣自然而蒸氣藉乎造作以火力運動氣機初非二氣也惟因冷熱不同耳

職方氏言九州賈疏云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玩疏意蓋謂

神農以上君臨大九州者皆吾中國聖人自黃帝以來則不然也此其言大九州之事與鄒衍所說大略相同儒者或疑之乃自泰西諸國通乎中夏則海外五大洲固皆舟車所至人力所通矣以是推之神農以上有大九州可信也夫泰西諸國學術政治往往與吾中國古制默相印合安知上古之世君臨大九州者非皆吾中國聖人乎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九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據此知周時九州及夷狄之地皆繪爲圖也大司徒所掌者中國之圖也職方氏所掌者中外之圖也職方氏掌中外之圖而屬於夏官蓋以大司馬有征伐之事耳然則征伐之事當先悉中外

地圖此古今不易之理也今東西各國知之矣日本海陸軍人咸誦習內務省所頒之 清國兵要地理志一書吾地情形彼軍人講之有素又當日普兵破法自統帥偏裨以迄隊長人人夾袋中皆有法國地圖一冊以為指南可見外國人於他國有戰事必先悉其地圖也（今東西洋各國於中國之地測繪不遺餘力而我於彼國之地縱不能深入測繪而凡邊境毗連之處則斷不容疏舛從前庫頁島展轉隱沒政府不知帕米爾劃之卡倫之外俄人遂藉以要索終成割棄此皆由圖學不講懲前毖後豈可復有所疏舛俾外人得以藉口耶）

訓方氏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鄭注四方於新物出則觀之以知民之所好惡案新物者謂物產珍異器械便利觀之者所以資民用而勸藝事也西國數百年來討究聲光化電諸學而通之於製造故新法日出而不窮凡都會之地皆有博物院比校場

聚中外之物產器用於一院以供眾覽而相與校其巧拙優劣凡製一奇器得一異物亦令送入院揭其姓名以示表異而廣銷路又有博物大會每當舉行之歲五洲之人紛至沓來凡此皆觀新物之義

西國政治有所興革必先演說曉諭斯民使之知所率循此與周禮訓方氏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其意略同近日朱汝珍太史上徐尚書請置訓方員書曰周制訓方一官隸於司馬日本保安警察有豫戒令皆先事訓告使人民曉然共同之秩序不至自入於危險今吾國采行警制求其最適宜於現在且起與捕詰權相表裏者莫如廣設訓方官實行豫戒之令矣擬請於京師及各省會建訓方講習所云愚謂訓方氏所道所誦者原不僅警察一事而警察固在其中矣今朱君欲仿周制設訓方官員誠為當務之急何也我國最足為新政之阻力者大半在下等社會之人此輩多不識字以文詞告之懵然無知也所貴仿訓方氏之意以官員分巡各府州縣用白話演說庶足以開民智不至有野蠻之舉動

鄭君觀應論行軍以間諜為先因舉德法一役德之所以取勝者多恃間諜之功又謂西人於本國如見此等間諜私行入境或測路徑或繪礮臺一經窺破立即處以重刑即使本國為敵人所誘私以國中機密陰告敵人者處分亦重或立時處死或永遠監禁案西人於間諜私行入境一經窺破即處以重刑即周禮環人巡邦國搏諜賊之義（鄭注諜賊反間為國賊）西人於本國為敵所誘私以國中

機密告敵其處分亦重者即環人察軍慝之義（鄭注慝陰姦也覘軍中有為慝者則執之）往時東西各國以間諜探我軍情者屢矣我既不能巡邦國而搏之而又不早防之至間諜之來必有漢奸為之引導又不能察軍慝而執之豈非一誤再誤乎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眾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鄭注政謂賦稅也學修德學道宋鄭剛中曰所以會其車甲財賦者政也所以教其士庶子修德學道者學也王與之曰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加教入而宿衞王宮宮伯按其在版者而教之出而守禦都司馬掌其政學而教之案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加教入而宿衞有教出而守禦有教今西國猶有此制也泰西列國子弟及年無人不學雖以王世子之貴亦必入學且

必當兵三年實與周制默相吻合此彼中教育之所以廣軍國民
資格之所以優也反是以思而我之貴族學堂顧可緩乎哉
夏官撢人鄭注撢人主撢序王意以語天下案鄭言撢序未明何
義釋文撢與探同恐非鄭意惟近人俞蔭甫之說得之羣經平議
曰據撢人職云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
曰誦曰道曰語皆言語之義疑撢字當讀爲譚說文言部談語也
無譚字蓋古或假撢爲談因又變其字作譚耳案俞君之言雖創
解然揆之說文同聲假借之例復按之撢人職曰誦曰道曰語之
義則撢字當讀爲譚確不可易夫立一法行一政曉之於大夫士
人當先諭及婦人孺子語以古事不如語以今事文言之而民難
知俗言之而民易感泰西各國凡大興革皆以演說爲行政之機

關日本維新亦全國盛開演說會嗟乎吾邦人諸友其亦知演說
之大有造於社會否耶然則今日欲大維新之業定立憲之基正
宜師周禮撢人之意將舉行新政之事巡行邦國而道之語之庶
幾民智易開而無阻力之患

周禮一書內外大小官各有職士農工商民各有業此第見其羣
之分不見其合也豈知羣必能分而後能合乎蓋羣學不在形式
而在精神也知此義則知周禮之善爲合羣夫合卽聯之謂也小
宰之職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
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
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
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又族師言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
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案小宰職言聯者聯邦治也
大司徒及族師言聯者聯民情也上自官府下至比閭皆有聯合
之事此其合羣之範圍不亦大乎抑合有同義司市言以泉府同
貨而斂賒朝士言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合方氏掌達天
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器數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職方氏辨
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案貨財同則商情無渙散之虞軍旅同則將
士有和協之喜至分別九州之國使同其事利則意在使全國之
民皆有公德之利益此其合羣之思想不亦正乎且羣卽衆之謂
大宗伯職言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
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用衆卽用羣恤衆卽恤羣
簡衆卽簡羣任衆卽任羣合衆卽合羣國家之治教政刑無非爲

衆卽無非爲羣而原當日之羣所以能固者則由於事事有法律

兩國毗連之地界務明則爭端息謂宜於不正者正之而已周禮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鄭注華讀
爲瓜哨之瓜正之使不瓜邪離絕賈疏地有瓜邪離絕相侵入故
令正之　欽定周官義疏曰華析也離麗也地勢應屬此而
披於它國則在此爲華在彼爲離而統攝難爭端起矣故正之據
此知古人於兩國之界務未有使它國侵入者也亦未有以此國
之地而披於它國者也其故由於當日之官明乎界務而能正之
也江建霞經濟實學考謂交涉必明界務尤周禮職方之遺乃曩
者俄人來索舊地而黑龍江以南烏蘇里河以東勘地一誤蹙境
數千里甚至脅我屬國移我界碑而不覺豈古人仕學相關之理

而忍若此江君之言益責備當日與俄勘地定界之人不能正其封疆而貽誤匪淺也然則懲前毖後此後之交涉人材可不亟亟儲之乎

德國軍制述要曰改求天下輿圖訪察各國物產預籌他日軍臨某國某地何者可以就地采購以作兵食又曰每年派員分投國內四境察看籌畫攻守之策并赴鄰國偵探軍情籌備攻禦等事又曰派員測繪本國輿地圖並編輯地理志又曰派員專辦鐵路俾利軍行案此皆見於周禮夏官大司馬掌邦之軍政者也其屬官如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此非

改求天下輿圖訪察各國物產等事乎環人言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訟敵國此非國內察看幷偵探敵情等事乎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此非測繪輿地編輯為志之謂乎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鄭注津梁相奏不得陷絕此非修路以利軍行之謂乎

先王最重生利之人而惡分利之人雖以犯罪者之本屬分利而亦使之生利也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又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又司圜職云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案罷民即游惰之民也載師所謂不毛不耕者荒其本業之惰民尚不害於州里者故僅加之重罰此則游惰無賴且擾害於州里者故禁之於圜土而使執工役以勞其體又書其罪惡去其冠飾以愧其心使知有所奮厲而知改夫游惰無賴本屬分利者也令役之以事責之使改則成生利之人矣且古之罪人各有職事其役諸司空執百工之事者無論矣即如掌戮職云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雖非直接生利亦斷非不勞力而分利也今東西各國之罪人令為工作其有業者執舊業無業者令學習一業所獲工貲半給罪人私用半給獄中公用且留其有餘於罰滿釋放時發給俾得謀生比諸周官之制不尤為精密乎往年中國之游民為害鄉

里官吏漫無禁制迄其犯罪縶諸縲絏淩虐百端出囚無日監禁十年則分利者十年監禁百人則分利者百人仰食官府既損公家之財拖累親友復為羣學之蠹近年 國家深鑒此弊改訂法律如犯笞杖等罪則罰金無金可罰者則罰作工役此誠法良意美雖然以上海繁盛之地扼要之區近日來見諸奏牘文移者於罰金作工之事尚多滯礙而不能實力奉行則他處可知矣此可見中國之事雖有良法而絕少行法之人可嘅也夫

東西洋各國皆於制定法律之後必以之頒布於國中令人民皆知之外國既頒布法律矣而又載之官報而各書店亦廣刻之以最賤之價售於全國中令婦孺貴賤皆得閱之則人民服從之義務生而犯法者少案頒布法律於國中本中國古義也周禮天官冢宰言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

之瀍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而地官大司徒夏官大司馬秋官大司寇乃各以其時縣教象政象刑象之灋于象魏此與外國頒布法律何以異乎自周以後商鞅懸法于市頗得古意漢高帝與民立法三章旣曰與民則必使民知之想亦頒布也而自唐宋以來其法甚秘於官吏之外無知之者我　朝仍守此主義民以讀法為禁官役之外舍司刑獄者亦罕知之試問我國人民有幾人曾讀　大清律例者乎毋怪蹈於法網而不自知也今者　國家改良法律竊謂宜仿周制縣灋象魏之意使萬民覩之並宜仿地官之州長黨正族師屬民讀邦灋之意令各府州縣設讀法所夫如是庶幾人人知有法律也人人知有法律則人人能盡服從法律之義務

秋官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明儒王志長曰先王平時旣布刑禁矣又懼遐陬僻壤未能徧曉故特設布憲一官執旌節以宣布四方外達四海愚謂今日　國家立憲亦當師此意也　明詔旣宣布立憲矣然懼遐陬僻壤未能徧曉是宜仿周禮設布憲之官日前考查政治大臣戴少懷侍郎星遞封奏略謂中國立憲首宜通飭各該地方官在於通衢地方設立宣講政治所選派熟習政治之員逐日宣布各國立憲法權及中國改行立憲之宗旨以期開通民智而免隔閡戴君所言卽周禮設布憲官之意也

泰西政治之優於中國者其原因不止一端而立法之事實為政治上第一關鍵覘國勢之盛衰强弱者皆於此焉雖其立法權之所屬及其範圍之廣狹各國不同而要之上自君相下至國民皆知此爲立國之本原則一也中國立國數千年以來於立法一事尠有留意者惟周禮一書頗有立法之意歲正縣法象魏使民讀之尙知法也者當與民同之之義但周禮爲周公理想之書書成未久周公卽沒其所立之法當日未能實行其後世無有能繼其事而發明之者若夫泰西自希臘羅馬以來卽有所謂長者議會元老院講求立法之事其後逐漸進化而十八世紀而後各國互相仿效愈臻完密此泰西政治之所以優於中國也

近日　兩宮明詔煌煌表示立憲雖實行之期限尙寬而識者睹　綸音特降謂其適合外國宣布憲政之意日本於明治十四年

宣布憲政至二十二年始開國會此可知外國立憲必先時宣布也雖然宣布憲政我中國古義也周禮一書言憲者屢矣如天官小宰以宮刑憲禁于王宮鄭注憲謂表縣之若今新有灋令者地官鄉大夫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賈疏憲者表縣之也司市市刑小刑憲罰先鄭云憲罰播其肆也賈疏云憲是以文書表示於肆若布憲之類也胥師憲刑禁焉鄭注憲表縣之秋官序官布憲鄭注憲表也賈疏曰知憲不為法而為表憲者其職云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明憲為表縣以示人也小司寇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鄭注憲徧也憲表也謂縣之也凡此言憲者皆是將法令表縣而宣布之義說文云懸法示人曰憲从害省从心从目觀於法象使人曉然知不善之害接於目怵於心慄乎不可犯也據此知懸法示人乃憲字本義其訓為法者特引申義耳

中外政治彙編曰英國律法有二一載在刑書一傳爲故事刑書衆議士所議定故事先代相傳之法引爲成例二者皆可依以爲斷其中又有二法一斯達丟的前所定律後若删改則行法時宜參用後律一以主的因時制宜勿免勿濫凡此艮法美意悉遵成憲非人主所得任意高下者案英律法之悉遵成憲者蓋法律未定之時固當隨時議之而法律既定之後則當舉國遵之此豈第西國爲然乎周時制度亦如是也周禮大司寇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所謂邦典邦灋邦成者無非載在刑書及傳爲故事者而已鄭注邦典六典也邦灋八法也邦成八成也鄭司農云謂若決事比也賈疏云此八者皆是舊法成事品式若今律其有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引比例以決之

西國訟案有票費及裁判堂費自三百元至五六百元多者或二千五百元其來訟則使原告輸堂費存之刑官之署訊鞫之後得直則被告如其存之數罰償之不直則沒原告之存以爲罰蓋必如是而後撟誣者有所懲而不敢輕訟此即周禮入束矢鈞金之意也大司寇言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淮南子氾論篇云齊桓公令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矢有輕罪者贖以金分國語管子均有此文蓋齊桓即本周禮之制而爲之也經意蓋以金矢爲獄訟者取信之資亦兼爲贖刑之意所以治不直者使其傷財而不敢輕訟獄也近日直省袁宫保有訟費章程上戶限交制錢八串中戶六串下戶四串和息之案十串奉省較爲困苦其訟費一節趙留守量爲核定照直省原章各遞減二成和息之案各交半費至爭訟之案既經官判則責令理曲者交納善哉奉直新政既合西國票費堂費之制又符周禮入矢入金之法官吏既無枉取之私閭閻亦無輕訟之舉竊願各省仿而行之

歐美各國減省刑罰罰錢監禁外至重不過繯首而已然雖無酷刑而犯罪之人定讞後必登其名於新聞紙俾通國皆知咸置之不齒之列彼其書列罪名也與周制同周禮大司寇之職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鄭注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於背又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賈疏明刑者以版牘書其罪狀與姓名著於背表示於人案古者無紙惟用版牘古人之書罪狀於版牘與西人之登罪名於新聞紙無以異也古人之書罪狀於版牘使表示

於人與西人之登罪名於新聞紙俾通國皆知無以異也今中國改訂刑律竊謂犯罪之人定讞後必須登諸報章此不第使罪人愧悔並使人見之有所懲儆且令讞員畏公論不敢上下其手也彼西國用刑雖輕而犯罪者少其得諸新聞紙之力匪淺矣

大司寇之職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賈疏云盟辭而藏之者擬相勘當也所謂擬相勘當者蓋欲據爲實案爲他日勘當之地也西國之公法便覽曰公法雖事節略然其要節每引實案以證之一以史乘發明公法一以公法燭照史乘也此與周禮所言無二理

西國聽訟之制有證據則拿解到官將訊先於齊民中選派有聲望者六人又令犯罪者自選六人會同訊問辨其曲直然後聞之

於官官乃審訊而行法焉案西官聽訟於庶民選派六人問訊者卽周禮小司寇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之意其令犯罪者自選六人卽周禮朝士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後鄭云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爲證者來乃受其辭而治之意秋官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先鄭云四方諸侯之獄訟告曉以麗罪及制刑之本意案周之訝士掌迎訝諸侯之賓客而兼掌侯國獄訟之事凡麗罪制刑必有公理通例彼此昭信而後可通行於天下彼以武周開創之盛撫馭屬國其周愼猶如此我　朝綏輯藩部率用中律然理藩院刑律於蒙古諸盟有改徒流笞杖爲圈禁罰鍰之條則吾待藩屬亦不盡依常法也今以歐美各國平敵友邦已不能俛首就我範圍加以宗教殊别姓情言

語不同而我刑律之繁碎例案之緐穠隱互中國官吏尙不能盡曉彼西人安能諭哉故從前中西獄訟中人則疑西律之輕西人又疑中律之重彼此相疑遂至我執華律止能治華人彼治洋人則仍守洋法彼則奪我治外法權而我守重法以自困其失計甚矣近日　國家有鑒於此酌中西之法而改訂刑律其用意所在蓋欲便於交涉案件毋失我自主之法權耳嘗觀日本之變法也使大學堂文科諸生研求西國律法學成者俾充代言事務人由是與西人交涉案件每能援東西律例持平而與彼爭卒得伸其自主之法權此研究西律之明效也今中國之於刑律苟隨時改良益加完善又安見東西各國不能就我法律之範圍哉泰西各國與巴巴里等國所立新約與土國條約大旨相同如云

地方法堂有對質案件領事毋庸親自到案可遣本署繙譯官代其前往案領事不親自到案此條約之合於古禮者也小司寇職云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鄭注爲治獄吏褻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左僖二十八年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杜注引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之文又引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據此命夫不躬坐獄訟不第周之盛時爲然春秋時亦如是也案經言命夫者大夫也大夫尙以躬坐獄訟爲褻尊況今日各國之領事豈可使治獄吏褻之乎其遣各署繙譯官代其前往者卽鄭康成言使其屬也吾故曰此條約之合於古禮者也

西國君民一體國有非常大事百姓得見君而與聞之此非西國創舉也我中國古時有行之者周禮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鄭注謂有兵寇之難二曰詢國遷鄭注謂徙都改邑也三曰詢君立鄭注謂無冢適選於庶也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據此周制國有大事民人亦得與聞也夫用兵遷都立君三者皆國之非常大事與民有密切之關係也善則民受其福不善則民受其禍故必與民集議況人君專欲難成當捨己稽衆以百姓之心爲心周禮言以衆輔志而弊謀今西國之制實爲隱合不可謂非文明之憲法

小司寇職云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鄭注刺殺也宥寬也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據此周時訟獄民亦得與議也今西

國凡改訂法律議院得有協贊權至判決訟獄則屬於司法裁判所蓋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議院有協贊立法之權而無干涉司法之權惟裁判官外更有陪審官英制凡有疑獄官為延公正人十二作為陪審官或商或民皆可充選共決可否以定其獄陪審官以為有罪則罪之以為無罪則釋之此即周禮三訊之意

西國警察或屬行政或屬司法其道路則屬工部是警察之與平道路者不同部也近人所著之周禮政要言平道路嚴禁令詰姦暴清盜賊皆巡察之事也其評點者糾之曰平道路事西國屬工部不屬警察警察對於道路之職掌有毀壞道路及折傷路旁樹林者得禁止之無平道路之權也愚謂警察無平道路之權而有對於道路之職掌猶之平道路者無警察之權而有對於警察之

職掌蓋警察之於道路亦有密切之關係也周禮野廬氏掌達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則誅之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敘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掌凡道禁邦之大事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案野廬氏固以平道路為事者也而有對於警察之職掌然則警察之與平道路者職雖分而其事仍聯也彼西人可謂善學周禮矣

近人評點周禮政要謂案照西政蔬果森林可與播穀同屬農部而道路之樹木西人謂之配景樹以備游觀非以求利益應屬工部與蔬果森林不同門類不合並舉案所評足以識周禮政要之失蓋原書於西國蔬果森林與道路之樹木未能分辨之也夫蔬果森林屬農部道路之樹木屬工部此非僅西政為然也愚嘗攷之周禮其分類亦如此場人言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此言蔬果也山虞言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林衡言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於山虞此言森林也而皆屬於地官與西國蔬果森林與播穀同屬農部其義正合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此言道路之樹木也曰宿息則游觀憩息之所曰野廬氏則工部官屬之意與西國道路之樹木以備游觀屬工部其義正合

泰西諸國商會公司規模最大此即周禮朝士言民同貨財鄭注

云合錢共賈之義也夫民同貨財非藉國家之力安能及於遠哉此朝士言民同貨財必繼之曰以國法行之明時葡萄牙之通澳門荷蘭之收南洋英人乾隆時之取印度道光時之犯廣州此雖公司之力抑政府之權力助之蓋民力既厚而國家又助之可以致富可以闢地商會所關夫豈小哉

西國自法人盧梭倡為民約之說其意以為一國之權惟國民獨掌之君由民約而定人人有平等自由之權此論一倡西國既大受其影響亂靡有定矣近者歐美學說由西而東而中國少年誕妄之流於盧梭之說又從而表章之甚至謂周禮亦有民約以坿會盧說此眞政學之阻力而世道人心之隱憂不可以不辨也夫盧梭民約之說與周禮民約字雖同而其義逈異也秋官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次之鄭注治者理

其相抵冒上下之差也民約謂征稅遷移仇讎既和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在魯衛皆是也夫經曰掌曰治則民由君約而其權國家掌之也注曰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則上下不得平等也曰征稅遷移等事則人民當服從法律而尤以納稅之義務爲首此與盧梭之議論不大相徑庭乎日本葛岡信虎曰百四五十年前法人盧梭首倡自由平等之說不知此當路易專橫之世則可若既有國則不能不立法則人當守法至哉此言可謂維新之正軌矣夫以日本之變法於他國邪說方且遏抑之不憐奈何中國言新學者以平等自由爲口頭禪耶

中國商情渙散往往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各謀其私而甘受洋人以壟斷之利數十年來前後一轍遂爲洋人窺見癥結得以左之

右之操縱在手而商務遂一敗而不可救華商之受病在此洋商之得利在此今中國欲救其失惟在鑒商情之渙散有以聯合之周禮朝士言民同貨財鄭注合錢共賈之義也又司市言以泉府同貨而斂賒鄭注同共也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爲斂而買之賈疏云司市之官以泉府所藏之布物與民同行其貨案司市言同貨者是國家與商民同之也朝士言民同貨財者是商民與商民同之也今中國如知此義夫何患商情之渙散哉

近人籀廎居士所著之周禮政要歷舉司虣司稽司隸脩閭氏候人禁殺戮禁暴氏野廬氏諸職以爲巡察之先聲近人朱振留所著之日本警察部攷畧言今將一政而有與周禮司救司市司虣暨匡人擯人禁暴氏野廬氏脩閭氏諸職兼備者其惟泰西之警部愚謂今東西各國之警部兼有周禮司虣司稽諸職之長而司虣司稽諸職實不能盡今東西各國警部之善也蓋國有警部則朝廷出一政布一令可以奉命而行人民犯一法觸一禁可以躡蹤而得地方有闕失風俗有敗壞有警察吏可以指摘其失匡捄其惡而整理之此皆警部之設有以致之也近日中國稍知警務之爲急矣樞臣議之疆吏和之　朝廷韙之其在京師設巡警部矣裁撤步軍統領衙門及酌改五城兵馬司章程切實整頓中央警務矣其在外者易保甲團練而立巡警局設專校或咨送出洋以儲警才矣然而奸宄之竊發也閭閻之不靖也如故得毋章程尙有未善奉行容有不力者歟

柞氏言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鄭注化猶生也謂時以種

穀也變其水火者乃所火則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又薙氏言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鄭注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此化學耕種之理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水於月鄭注夫遂陽遂也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此西人光學之義夫古所謂陽燧者鑄金爲鏡也西洋鐵鏡即陽燧也其玻璃爲鏡亦與陽燧同一理夢溪筆談云陽燧照物迫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則倒中間有礙故也如人搖艣臬爲之礙本末相格算家謂之格術又云陽燧面窪向日照之則光聚向內離鏡一二寸聚爲一點著物火發筆談之說如此皆格術之根源也其推術爲算術宋時益有其書後世失其傳

今日世界競爭劇烈國民舍剛毅其精神健全其身體其人必不能生存於國中其國必不能存立於世界然則衞生之事不可以

不講求也而公衆衛生則尤急夫公衆衛生之事不一端而蠲絜井水除滌街道則尤爲要也周禮宮人言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鄭注井漏井所以受水潦蠲猶絜也鄭司農云匽路厠也元謂匽豬謂霤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又秋官有條狼氏鄭注杜子春云條爲滌器之滌元謂滌除也狼狼扈道上賈疏狼狼扈道者謂不蠲之物在道猶今言狼藉也又秋官蜡氏令州里除不蠲鄭注蠲讀如吉圭惟饎之圭圭猶絜也此可見古人上自宮闈下至州里凡井匽道路必圭除不絜此固政治上之事而亦衛生理之要也往日中國不明衛生之理井水臭惡街道污穢每貽外人之姍笑（日本嘉納治五郎曰衛生一事亦當講究中國街道污穢細菌麕集傳染病由此而生又井水弗潔其上無蓋細菌入其中亦易受害中國各省瘟疫盛行未始非衛生不講所致也案嘉納君所識中國實不免此弊）近者中國行

新政凡城市熱鬧之處多設巡警其街道固不如從前之污穢矣至井水不潔則生細菌亦致疫之由人民多有不知者所賴上之人爲之勸導也

西器之古無有如十字架者彼中以十字爲天方交綫景教碑言判十字以定四方萬國史記言西教爭異同屢興十字軍是十字架原古制耶穌被釘適用此物（昔之羅馬刑罰極嚴其臣民常有釘死於十字架者）非十字架始於耶穌也推原其制必始於中國周禮秋官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鄭注五貫當爲午貫賈疏曰以橭爲榦穿孔以象牙從横貫之爲十字沈之水中則其神死此周時有十字架之證但周時用以殺神而後世不用此法展轉流入西土因以殺神者殺人（張自牧瀛海論引周禮壺涿氏掌攻水蟲欲殺其神之說又引漢書方術傳禁架之說以爲古之巫醫皆有是器耶穌殆得其遺法嘗操十字以行其術而湯若望龍華民輩乃詭爲受刑之具愚謂湯龍二君以西人說西事較爲可據況皇皇教祖彼尤必攷之至熟）

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者七歲屬象胥協辭命九歲諭瞽史諭書名聽聲音鄭注屬猶聚也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案聚於天子之宮而教習之者是譯學館之義曰諭言語協辭命是辦交涉之義曰諭書名是編纂文典之義曰聽聲音是外國文字以諧聲爲主之義

法人晃西士探路記英人蘭士路得俄屬游記等書讀之可知彼中遊歷之例夫西人遊歷各地也多學會所派或地學會或商會或教會其國家專派者亦有之彼所派者大抵學成之人所至測

驗氣候量繪阨塞詳記俗尙勸爲各書歸報國家與中國古義相合周禮小行人之職言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此古行人使適四方所采政治得失風俗善惡之事各各條錄以報上與今西人游歷之例無異今中國人之游歷彼土者畧知語言文字之末即自詡爲通材毋怪西人姍笑也

外人不能行中國禮自古然也周禮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鄭注謂蕃國之臣來頫聘者賈疏以中國頫聘況之其賓蕃國之臣無頫聘法）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鄭注以時入賓謂其君以世一

見賈疏夷狄之君不能行中國禮及其行朝聘亦當以禮和合之據此知古蕃服於中國其臣無煩聘法其君不能行中國禮但以禮和協之而已夫蕃服尚不能以中國禮繩之況友邦乎而以中國拜跪禮繩之耶嘉慶中英使來華覲頗於　覲見儀叅禮臣未與明言禮節之故頗於天津條約多所要求靳虛禮而受實損是失計也自同治十三年駐京使臣始行　覲見禮廢去拜跪行鞠躬禮二次爲光緒十七年因之自拳亂後所更定之禮節較前更優自華人視之以爲異數也其實彼中禮實之恆儀皆如是耳

日本初用法人孟德斯鳩立法行政司法三權鼎立法美國首行此法令并司法權於行政用兩權分立法德奧意用此法凡行政事宜先由九省大臣詳提一法案上之國君國君下國議會即貴族院眾議院之總稱議決復

上之國君是爲立法國君許可而後告各省各省執法施行是爲行政案立法行政之分權今東西各國莫不皆然也中國自古至今於立法行政之事不免混而無別此所以動多牽制侵越之弊耳惟考工記言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此二語則明立法行政兩權之界限

李丹崖巴黎答友人書言西國政治規制既合周官八法八柄九兩九職以至邦交之合行人製器之合考工無不纖析條分整齊畫一制法者既公而無私奉法者卽久而無弊此官禮之道也案西國政治規制之合於周禮者原不僅八法八枋九兩九職行人考工諸事丹崖特舉此以概其餘也至丹崖言制法者既公而無私奉法者卽久而無弊此卽西國立法行政分權之理夫立法行政分爲二事泰西早已行之及法儒孟德斯鳩益闡明其理定其範圍各國政治乃益進化焉近今之言西學者以爲立法行政分權爲西國所創也而豈知固吾官禮之道哉

往年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於下議院言曰王國諸官職無不關係於貿易者外務部殖民部以發見新市場保護舊市場爲要務海軍部陸軍部以防禦市場且保護貿易爲要務農務部商務部以謀二大實業之進步爲要務案官職皆與貿易相關豈惟英國今列強皆然也又豈惟今列強吾中國周制亦具此意夫周禮固嘗言設官分職耳然職雖分而於貿易則六官皆有密切之關係如太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其六曰商賈阜通財賄以九賦斂財賄其七曰關市之賦又大府玉府內府外府諸職先儒謂九府圜

法所自來亦商業所有事也此天官關係貿易也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其六曰通財先鄭云通財謂商賈阜通財賄又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及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肆長泉府司門司關諸職大抵皆因商務而設此地官關係貿易也宗伯掌邦禮古之禮猶今之法律有民律商律卽有民約商約春官大史職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是周時民約商約皆大史掌之此春官關係貿易也職方氏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如揚州之金錫竹箭荊州之丹銀齒革之屬無不辨之使公其利益又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鄭注懋遷其有無此夏官關係貿易也大司寇之職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又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又掌交凡諭九稅之利言九稅而商賈

貨賄之稅亦其一也此秋官關係貿易也司空職亡前世以考工記備其數雖不同周禮體例而爲秦以前之書則有周制存也記言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斯言也尤得工農商三業相因而成之要旨此冬官關係貿易也

宋元儒者如俞廷椿王次點邱吉甫諸人皆以冬官未亡夫彼示措割裂五官以備冬官之數者非眞有所據也特以考工一書所言皆工藝之事不足以補經耳故此俗儒卑視工藝之見也宜陳氏蘭浦非之曰考工記實可補經何必割裂五官且所記皆有用之物不可卑視惟其卑視工事一任賤工爲之以致中國之物不如外國案陳氏可謂片言居要矣夫以中國儒者之卑視工藝致

工事爲外人獨擅其能然則挽回之術必自儒者始無可疑也

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皆言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惟司空之官亡度其詞亦當如是耳古之設官者重在分職既分爲六官矣而六官之屬分之又分也大抵周之制度有一事即有一官所職不嫌其分極之凡百技藝莫不以分業爲貴如醫師言使醫分而治之考工記言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是其例也西人富國策一書言理財之術貴在分業以琢針爲喻自鎔鐵抽絲以至磨尖穿鼻如一人兼爲之則一人不能成數十針以十人分業爲之則一日約可成萬針故西人每事皆分業而治工業如此推之設官行政亦然蓋工業與官事皆是一理也

古之時道與藝合工藝之事非有道德者不能入焉亦非有文章者不能出焉考工記一書其文章之淵懿道德之深厚固人人所同認也困學紀聞曰嘉量銘極文章之妙而梓人筍虡之制文章奇古有飛動之狀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謂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與藝俱化豈物物刻雕之哉深寧之言蓋知古者道與藝合得考工記之旨矣（欽定周官義疏曰記言秦鄭是東周語淮北濟汶皆齊魯間地終古戚速椑茭注以爲齊語其周末齊魯間饒工事而工文辭者爲之與案義疏所言亦是謂考工記文章之妙道與藝合之意）今泰西各國凡百工藝皆由學堂皆以士人爲之其格致精微之詣至於究天人參造化此豈非極文章之妙道與藝俱化乎

考工記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賈疏謂君統臣功皆聖人統攝之是工藝而領於君相也考工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

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是工藝得與王公士大夫爲類也降及後世君相恥爲工藝而爲工藝者類皆庸賤之夫終身不登於仕版工藝所由衰歟泰西之工藝皆國家統攝之雖王公大臣之子弟亦入院肄業學成受之以職如有能製一奇器不難立躋顯秩此與經義合

西人由學堂出身以學名者往往子紹父業此深合古義周禮地官司徒頒職十有二于邦國都鄙先鄭云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又考工記曰世謂之工鄭注父子世以相教此古者農工商以學名者子紹父業之證且古之子紹父業者不第世其業而往往世其氏世其官也如周禮敘官馮相氏（鄭注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保章氏（鄭注世守天文之變）挈壺氏（鄭注世主挈壺水以爲漏）節服氏（鄭注世爲王節所衣服）之類豈非

因世業而遂世氏世官賦馮林一校邠廬抗議自序曰術業以不專而疏心思以不用而錮覩於今日器用苦窳借資夷裔而始知聖人梓匠名官倉庾世氏之法之善也案馮君言是也使今日於農工商諸實業有能建一廠立一業製一器真利國而便民者國家許以顯利父子世業他人不得仿效並令以廠名器名卽爲其人之名氏或錫以世爵如此激勸而實業不蒸蒸日上者吾不信也

西人重學之器七其二卽爲輪軸輪軸之制作一圓柱形體二端有樞樞靠於枕可以轉動圓柱是謂之軸軸上有交連之桿爲輻輻周廓聯爲輪輪與軸合爲一體而自能圜轉不窮實考工記輪轂之遺義又有齒輪者以此輪之齒與彼輪之齒凹凸相間而自能轉動卽考工記所謂牙也惟古之輪轂僅施之車西人之輪轂無施不宜古之輪轂多用木西人之輪轂多用鐵或亦用木此特時代所趨耳而源流則一也

考工記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據此試驗器具自古爲重管子七法篇曰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又幼官篇曰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成器角試否是管子亦重試驗器具也今惟西人爲最精彼中製造皆有試器之器大要船則試以駛行槍礮試以演放機器試以旋動雖鍋爐不許試燒而以水代火試之可也薛叔耘出使四國日記詳舉西人試船試槍礮試火藥試鍋爐試子彈試機器之法茲不贅述

考工記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案六齊之說以金錫相和爲器此化合以利用也其法莫精於西國以彼鑄銀錢論之於加銅外或以鋁鈷鎳三種賤於銀而貴於銅之金攙和鑄成故工本輕而用之不滯又有鋼鐵學堂專門研攷究極微眇近新得以矽鋁錳鎳等原質參和銅鐵以增其粘韌及屈伸之力此與古者參和金錫之法雖異而意則同

考工記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鄭注消湅之精不復減也案此化分以鍊純也記所論止及銅錫其實鍊冶五金消湅之精皆不復減如以電氣於銀中提取金或銅中提取金銀而成色仍無減於舊往歲日本購中國制錢提取金銀及西人買銀提金皆獲利無算彼蓋知五金改煎不耗之理也而中人不通化學電學明知之而不能分其利

考工記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賈疏曰候煙氣以知生熟之節案此鍛鍊之法也西人鍛鍊金質全視火候將各物質試驗定爲鎔度鐵之鎔爲三千七百八十六度銀之鎔爲一千七百七十三度金之鎔爲二千零十六度銅之鎔爲一千九百九十六度錫之鎔爲四百四十二度此亦候煙氣以知生熟之節

天頃有周髀算經圖注沈大成爲之序言西法昉自周髀周髀者

蓋天也又謂蓋天者渾天之半渾天者蓋天之全蓋天者自內而視之渾天者自外而觀之然觀天必先於察地以太陽之晷景在地也樹一表而句股之數可得句股之數得而高深廣遠無遁形矣是周髀之術也考工輪人之爲蓋弓也冶氏之爲戟也磬氏之爲磬也匠人之置槷也有不出於是者哉余謂古之工人無不通算術者蓋工藝即學問中之事也今西國工藝實符此制而中國則失其傳也久矣

說文經織從絲也緯織橫絲也此經緯二字本義若引申之義則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周禮天官冢宰言體國經野賈疏云南北之道謂之經東西之道謂之緯春官龜人注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象經也西龜北龜長左右在陰象緯也賈疏凡天地之間南北爲經東西爲緯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賈疏九經九緯者南北之道爲經東西之道爲緯凡此言經緯者皆見於周禮注疏者也傅雲龍作地圖經緯說歷引以上諸說又引大戴記家語呂覽淮南高注周髀算經注揚子諸書之言經緯者謂均同也又謂今中外圖法適符古誼傅君此言蓋謂中國及外洋地圖皆以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也其法實本於古籍

徐光啟曰臬表者即周禮匠人置槷之法識日出入之景參之日中之景以正方位今法置小表於地平午正然後累測日景以求相等之兩長景即爲東西因得中間最短之景即爲真子午也案徐君甄明西學精於幾何自利瑪竇東來得其天文算學之傳者徐君爲最深其言臬表即周禮匠人置槷之遺可見中西測日景

之法同也

考工記曰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出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案水地即西人之用水準亦名酒準縣垂線也極星如西人之測句陳大星也以歲差考之古蓋測帝星此言定午線也

中國之畫以渲遠爲妙此後世如是其在古時則畫不貴虛而貴實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案此言畫繢得諸實地者多西人亦猶是也如旗幟或作十字架或作鳥獸形有純色有雜色何縈爛也美國之旗紅白相間右角另一小方藍色故曰花旗即鉛礦所施之漆皆五色畢備又如油畫創鋒丈尺寸之圖務分淺深遠近陰陽凹凸不爽分秋初覺層層淩虛數千步外望之第見爲真山水真人物真樓閣真樹木真天日雲霞之彩彼中丹青院之設可顧名而思其義耳夫畫不過美術之一也而猶西國貴實中國貴虛古之中國貴實今之中國貴虛可見人心風俗日趨於簡便非一朝一夕之故

李提摩太時事新論圖說有荷蘭治河今法圖其言曰古法以河岸爲堤岸有沖決則水四散不可遏止雖中國今法旁有數堤以防水患然一被沖決則凡堤內數千百里皆被湮沒故不若荷蘭今法以其不但有橫堤亦有直堤蓋橫堤不使其外流直堤不使其遠流雖有沖決庶無大患案此即古井田法溝洫縱橫之理也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賈疏曰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又引遂人云夫間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也

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自餘洫澮川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案此與荷蘭治河之法橫堤之外又有直堤縱橫相倚爲用其意適合（近人所著之周禮政要曰西人治大川善決者多築遙堤彼此相距數里多者至四重兩堤之間又築橫堤以屬之中成方罫平時可稼穡如今治江之圩田偶有潰決水止能侵灌十方罫卽令更決而進亦不過兩三方罫受其害而內外左右節節有堤亦易於摟塞不至浩蕩橫流一決千里意古人洫澮稱互溝防亦相倚爲用其意正同案此言西人治河之法卽荷蘭之法橫堤之外有直堤也至謂與古人洫澮稱互溝防正同則亦知西人治河之法本於古井田溝洫縱橫之理）

阮文達疇人傳鄧玉函傳後論曰奇器之作專恃諸輪蓋輪爲圜體惟圜故動數輪相觸則能自行西人以機巧相尚殫精畢慮于此故所爲自行諸器千奇萬狀迥非西域諸國所能及據此知西人製器以輪爲最先最重者也雖然此理不始於西國考工記言

百工之職詳矣而始以輪人然則奇器之作專恃乎輪古人先得其奧窔矣陳氏東塾記言考工記實可補經一條其自注曰記以輪爲首有旨哉古人以輪行地今外國竟以輪行水且西洋人奇器圖說所載諸器多以輪爲用算法之割圜亦輪之象也其理微矣案陳氏因記首輪人遂稱西洋奇器多以輪爲用蓋謂西國黙符經義也夫以考工記爲中國固有之書中國人讀其書而不能明其理卽明矣而未必能製器而西國工人之學問竟駕吾中國古人而上之卽如以輪行水較之古人以輪行地者其理豈不更進歟

泰西諸國小學校中講求工藝先於圖畫立其基礎我中國言工藝學者莫精於考工記一書而無圖畫豈不大可惜歟雖然考工記注疏本舊原有圖也（鳧氏爲鍾鄭注先言閉者亦爲從篆以介之賈疏云卽所圖是也注鼓外二鉦外二疏云所圖鼓外有鉦間又記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云云疏云此圖畫舉一於一角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引遂人云夫間有遂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據此知注疏本舊有圖也）不知佚於何時戴東原復爲之圖有草創之功阮文達程易疇治之益精則我朝諸鉅儒亦研究工藝之圖畫也但東原文達易疇諸儒不多見此工藝之圖畫所以不能普及耳近日中國風氣頗開亦知工藝之事非有學問者不能爲之稱謂欲興工藝當著重圖畫欲重圖畫當先造就圖畫之教員

鄭康成注三禮以漢制況周制賈氏公彥多用鄭注之法以唐制況周制又有鄭君已舉漢制況周制而賈君復以唐制況漢制者東塾讀書記曰讀周禮者知漢晉唐儒者舉今曉古之法則當遵

循之讀周禮畢當讀大清會典舉國朝之制以況周禮則周禮更顯而易見而今制之遠有本原亦因之而見矣且國朝有會典後有歷代職官表凡今有而古無古有而今無與名同而實異實同而名異者詳爲考證讀周禮者讀此更瞭如指掌矣案陳氏之言是也愚請申其義曰今時勢又異矣國家講求新政如學校選舉軍旅刑律以及工商諸事逐漸改良往往合乎古意且外國之政治學術說者謂多本於周禮然則今日之治欲貫通古今調和中外不第舉國朝之制以況周禮而遂已也更宜卽現今之政學以況西制而因況古制

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在歐美日本既成陳言婦孺盡知矣吾中國立國數千年來惟周禮一書於此等政學原理頗有所發明

而自秦漢以來則法非其法矣夫旣立法之未善而安論行法司法者哉三代以下惟王荆公創設制置條例三司能別立法於行政自爲一部實爲吾中國法權影現一瞥之時夫荆公能見及立法行政分權之理者其意實仿諸周禮自後世譏荆公以官禮誤蒼生於是立法之業無人留意者豈知荆公之失不在於學周禮而在所用之人皆宵小之輩而當時號稱正人者不免頑固守舊羣焉而掣肘故荆公所爲無成而又有害也豈不寃哉

十三經西學通義

平江李元音子韶甫著

儀禮

古人語言文字合爲一致如風詩爲閭巷婦孺歌謠書爲古之號令號令必須立具皆言文一致余旣言之矣至儀禮之詰詘聱牙讀者每苦其難豈古人有意爲如此之文哉蓋主賓酬錯及將命應對之言語而已夫主賓之辭應對之事不能預爲擬也而又不可弇俗也古人學爲言卽學爲文故言文一致儀禮所載詞令如是（左傳所載之詞令亦然）後世兩事旣分斯義不講而魏文帝劉彥和始有論文之作然率爲工文者說法非爲學文者問津故後世恆有讀書萬卷而下筆冗沓弇俗不堪者至於半塗輟學之工商多有毫

聞不能達一字者此言文分之弊也西人識字以後卽有文法專書若何聯數字而成句若何綴數句而成章淺深先後條理秩然能言卽能字能字卽能文一以貫之矣猶有中國古意

外國學堂最重保全國粹竊謂中國今日學堂亦當知此義也夫中國之國粹莫如經諸經之中惟儀禮更詰曲聱牙而不適於今日之用雖然國粹所存烏可以不保之乎韓氏愈曰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用攷之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度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奥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案韓氏所言卽保全國粹之謂（朱子曰禮之趨翔登降皆須習漢時如大射等禮雖不行卻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

是立科令人習得朱子所言亦重在保全國粹

中國文字尙形西國文字尙音此其較然不同者耳然尙形者非古義尙音者乃古義也明儒郝氏敬曰今人用字尙象古人用字尙音尙象者辨其點畫尙音者切其音響如角柶之柶爲匙也賓厭介之厭爲壓也孝子圭爲之圭爲鐲也苴刈茅之苴爲藉也一溢米之溢爲搤也栗階之栗爲歷也閭中之閭爲驢也錫衣之錫爲緆也交錯以辯之辯爲徧也綏祭之綏爲壓也面枋之枋爲柄也若此類響切而意合故古人隨宜用之案仲輿言古人用字尙音尙音者切其意響及響切而意合故古人隨宜用之正與今西人用字尙音之法合今之學者有能於中西文字而合通者乎則可以讀西書亦可以讀古書

歐洲各國大臣之見君亦握手爲禮其侍君宴坐亦極從容不過稍示敬恭耳乃中國屬員之見堂官不能比歐洲臣見君之禮何以聯上下之情哉雖然此後世之失而在三代盛時不如是也儀禮一書其堂階皆分東西雖公與大夫父之於子猶分階而行無往而不存賓主之禮夫以君臣父子之間尙如此何況堂屬偶然之遭乃倣倨卑下如此乎竊以爲平等之說施之中國原有不宜之處至於官制等級之懸絕則不可不急爲改良也

朱子曰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食之禮又曰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禮來增加爲之河間獻王所得五十六篇卻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類以爲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存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愚謂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天子諸侯禮者蓋古時天子諸侯之禮不如後世之繁重較之士大夫無甚加增也故儀禮止以士大夫禮爲準自後世將士大夫禮重增累加以爲諸侯天子之禮於是升降拜跪揖讓伏興之末節遂覺繁縟極矣（推原其故蓋由於秦時之尊君抑臣而其後叔孫通雜采秦制起朝儀以阿人主故朱子謂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禮來增加爲之也）夫天澤之分古今不異尊卑之分雖嚴而上下之情宜通苟一德交孚原不藉區區拜跪爲恭泰西各國君臣之際其威嚴雖不若中國而情誼過之無他儀文少耳今 朝廷圖治於從前一切弊政頗逐漸改良竊謂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凡有司之事禮之末節皆宜極力删汰蓋因時制宜應如是也

古禮之宜於今世者可從古禮之不宜於今世者不可從斯義也吾得之於程朱

欽定儀禮義疏之綱領引朱子家禮序曰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又引楊氏復之言曰朱先生所定家鄉邦國王朝禮專以儀禮爲經及自述家禮則又通以古今之宜故冠禮則多取司馬氏昏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禮本之司馬氏後又以高氏之書爲最善及論祔遷則取橫渠遺命治喪則以書儀疏略而用儀禮祭祀則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爲法據此是朱子並不以古禮爲盡可從也

欽定儀禮義疏之綱領引朱子曰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

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隨時更斟酌而損益之耳據此是程子竝不以古禮爲盡可從也世之迂儒墨守古法高樹一幟曰宋學以爲朱程如是也豈知朱程不盡從古禮而因時立制者乎

賈氏公彥曰儀禮不言周者欲見兼有異代之法案賈氏此言非也　欽定儀禮義疏曰周監二代則周人所行容有夏殷之禮存焉然已經周公損益則只爲周之禮矣至哉　聖言不第可訂賈疏之失而亦古今中外改制立法者之通義即以今之歐洲各國言之其政學皆出自羅馬再溯而上之則出自希臘今歐人所行尚有希羅之法存然已經各國損益則遂爲英法德意之制度矣又以日本言之維新以前政治學業多倣效中國維新

以後政治學業多倣效歐美今日本所行多有中國及歐美之法存然已經日人損益則遂爲君之制度矣今中國主張新學者黜稱外國政治學術風俗事事可法而詆諆中國則不遺餘力彼守舊者則自矜中國爲四千年來禮義文敎之邦而於外人則以夷狄目之竊謂二者皆失也中國古禮之宜於今者復之可也其不宜於今者改之亦可也外國政學之宜於我者師之可也其不宜於我者卻之亦可也斟酌損益則亦爲我之制度耳夫何新舊之有

法非一成而不可變者也　欽定儀禮義疏卷首引呂氏祖謙曰周公制禮立於一時而萬世不易自非聖人議禮則未有久而不變故貞觀之禮不可行於顯慶而顯慶之禮不可行於開元

東萊之說蓋謂古先聖王治世之大經大法不可變易而其餘制度不妨隨時改易也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行在內閣抄奉　上諭曰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大哉　聖訓其即東萊所言之意也乎今日立憲若守此宗旨則雖日事變法而不至於悖理亦不至於忘本

士冠禮鄭目錄云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恆爲士賈疏曰四人世事士之子恆爲士者是齊語文彼云桓公謂管仲曰成人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人勿雜處也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就閒燕也處工就官府也處商就市井也處農就田野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是四人世事士之子恆爲士也引之者謂此士身年二十加冠法案士之子恆爲士今西國之制尚如是

也宋君育仁言西人由書院出身以學名家者往往子紹父業如律法醫工藝皆以學名者案宋君言由書院出身即士之謂也言子紹父業者即世事之謂也夫西人之習一藝作一事也往往祖孫父子積數世之財力精神而爲之所以事無不成業無不精至於中國則四民無常業或父子異業或一人之身前後異業甚至一歲之中而業屢遷此實業所以不如西國也

儀禮一書雖不言立憲而有立憲之意賈疏曰儀禮之次賤者爲先故以士冠爲先無大夫冠禮諸侯冠次之天子冠又次之其昏禮亦士爲先大夫次之諸侯次之天子爲後諸侯鄉飲酒爲先天子鄉飲酒次之鄉射燕禮以下皆然如賈君言是古者尊卑貴賤皆受治於禮制之下也而卑賤爲先蓋卑賤者皆當明於禮制也

夫古中國所謂禮制猶今歐洲所謂憲法也古中國無人不受治於禮制之下猶今歐洲無人不受治於憲法之下然歐洲雖尊卑貴賤皆受治於憲法而憲法自卑賤者始東西各國立憲皆在下者先有公民之資格故勢順而易導豈似中國立憲號令於上而其民毫無資格哉

歐洲各國之通例人民之成年者皆有當盡之義務即有應享之權利若未成年者義務未盡則不能盡享權利日本葛岡信虎法制大意曰法律於人之權利亦有限制如未成年者殘廢者不能盡享權利之類原注日本以二十歲爲成年者英國二十一案英日以二十歲爲成年英以二十一爲成年猶之二十也蓋二十歲之足數即二十一即中國古者二十而冠之義也士冠禮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又曰兄弟具在以成厥德又士冠記曰醮於客位加有成也再三言成者蓋以二

十而冠爲成年之時耳夫人當成年之時將責以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之禮則有當盡之義務也我對於人爲義務人對於我爲權利然則人至二十之時有當盡之義務即有應享之權利今英日各國之法律實暗合古中國之禮意柰何今中國之人民其成年者皆放棄其義務乎夫對於國家而不能盡其義務又何怪國家不以權利及之也

西國人最重成人之資格凡爲人子者有成人之資格則父母不過於干涉不以爲一己之附庸而以爲國民之分子此西國人格所由高也若中國父母之於子也當子未成人父母既不盡己教育之義務及子既成人父母又不與子自立之權利國民資格由此而卑雖然此後世之失而在古時實不如是士冠禮言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鄭康成曰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朱子曰古人坐即是跪低手祇揖便是肅拜故禮注云肅俯手也母拜其子當如是又曰凡婦人見男子每先一拜男拜則答子冠見母亦如之重成人也敖氏繼公曰不見父以難爲禮也據此古者人子當成人之時雖其父母猶敬之重之也其所以敬重者蓋以此爲國家之公民耳夫人人具國民之資格人人敬重國民則國勢未有不強者也

內則云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似名僅受於父而不受於母也而不然也士冠記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鄭注名者質所受於父母成人益文故敬之也賈疏內則云子生三月父名之不言母今之受於父母者夫婦一體受父即是受於母故兼言也如鄭賈所

言是古者生子其名兼受於父母也今西國亦然中外政治彙編曰西國子生數日或彌月父母命以名名既定至老不得更此與中國生子命名之意同

士冠記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鄭注元子世子也無生而貴皆由下升又禮記郊特牲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鄭注儲君副主猶云士也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鄭氏所說義各有當今西國之制實兼之西國之海防武職無論世子及王公之子其初任必從水手起由漸而升其爲提督總領者皆由水手而起此由下而貴之義也西國鄉官及議院之員皆由公舉即民主國之統領亦然凡得舉多者皆由於名譽故名譽之權最重此賢行著德乃得貴之義也

儀禮一書如朝覲聘問燕享飮射喪服皆禮之大者也而獨以冠禮昏禮居其首而冠又先於昏古聖人制禮豈無意歟一關於敎育泰西各國通例大率小學七八年中學五六年大學三四年故欲受完全敎育者其所歷必在十五六年以上常人大抵七八歲始就傅則其學業之成就當俟諸二十三四歲以外前此皆修學年齡也苟當修學年齡之時忽移諸男女居室之域雖智敏者亦無暇從事於高等事業國民資格安得而不卑下乎古人慮之矣此昏禮後於冠禮之一義也一關於養生夫少年男女血氣未定也而使之居室妄斲喪其精神害莫大焉若年旣長者智力旣足經驗頗深不至以一時之情欲而忘終身廢疾之苦今我國民無活潑之氣象無動盪之血脉無尚武之精神其原因雖不止一端

而早婚之弊固其一也古人之於國民皆欲其有沈雄强毅之體魄此昏禮後於冠禮之又一義也一關於羣學夫合羣之義以國民全體之大羣爲極然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言羣者必託始於一家一身言一家一身者必託始於婚姻婚姻實羣治之第一位也中國婚姻之弊俗不一端而最有碍人羣之進化者厥爲早婚古聖人憖然憂之而定爲婚姻之年限此昏禮後於冠禮之又一義也一關於理財西國計學家公理必生利者多分利者少而後國乃富足夫人當二十以前智力未能充實安能語於治生哉故必待修學年齡旣畢確執一生活之實業不至累人亦不至累己夫然後可議於婚姻之事此昏禮後於冠禮之又一義也

中表之親姑舅之子可以爲婚乎曰不可然則古人何以不爲之制士昏禮何以不一言及之乎曰古人以此不可爲婚無可疑也故不爲之制士昏禮以昏禮二字冠首　欽定儀禮義疏於昏禮下引袁準之言曰同姓不相娶遠別也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古人以爲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昏此不知禮者也案袁氏言中外之親卽中表也以袁氏之言推之可見中表爲昏昧於禮者也古人所不許也（欽定儀禮義疏於昏禮下又引朱子語類堯卿問姑舅之子爲昏曰據律中不許然自仁宗之女嫁李瑋家乃是姑舅之子故歐陽氏曰公私皆已通行又如魯初間與宋世爲昏又與齊世爲昏其間皆有姑舅之子從古已然只怕無不是案朱子言只怕無不是蓋因仁宗之故婉言諷之也然曰據律中不許仍是言其非禮）夫中國自命爲禮義之邦而於中表之親姑舅之子爲昏者比比皆然反不如西國爲有禮蓋西國於姑舅之子中表之親無爲昏者（南皮宮保勸學篇言西國議婚有限父族母族之親凡在七等以內者皆不爲婚原注七等謂自父祖曾高以上推

至七代母族亦然故姑舅姨之子女凡中表之親無爲婚者）以此見西國固有夫婦之倫也

航海述奇曰泰西男女婚嫁皆自主之未娶未嫁之時往來如友投契後再以各人一年所入之財討之相等則告之父母偕往官署報明官予一紙書某人娶某氏爲妻某氏嫁某男爲夫男不許再娶女不許再嫁婚日夫妻先至禮拜堂告諸敎師祝於天主敎師予金戒指一枚戴於女之四指所以別處女也愚謂西國男女自主結婚先朋友後夫婦此則無禮者耳至男不許再娶女不許再嫁卽士昏禮請期用雁親迎奠雁之意蓋雁順陰陽往來不再偶也戴金戒指所以別處女卽士昏禮主人入親說婦纓之義蓋婦人有纓示繫屬也其說之者所以別處女

西國時事彙編曰德皇旣浴豫於恩斯遂如牙亨坎行宮賀俄公

主婚禮此可知西國亦重婚禮西國近事彙編曰奧皇於十月朔俄皇於彼得羅堡報聘也此可知西國亦重聘禮初使泰西記曰布魯斯君主約燕會設半環案君與后居中主席左右皆親屬大臣等內向坐男女相間對君與后爲客席三三使者坐左右爲協理學生等均外向坐此可知西國亦重燕禮星軺指掌曰日斯巴尼亞等三四國使臣覲見君后有以吻親君后之手爲禮者此可知西國亦重覲禮

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三年英俄婚姻之約列欵甚繁如云俄王贈嫁錢二百萬烏虜伯歲以半息歸女俄王復每年例送七萬五千烏虜伯其女復有私產六千萬烏虜伯隨帶至英飲食日用悉仰夫家如女貸財於外則自償之若恩波爾無祿英歲給女俸六千

磅居止聽便若先恩波爾公卒其產與歲息均歸子女若無子女暫歸恩波爾公公沒後仍歸諸俄異哉英俄之約以婚姻吉慶而必言及夫妻之卒何其吉凶之不倫乎或謂外人坦率尟有忌諱而吾以爲頗有古義士昏記曰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鄭注虞度也不億度謂卒有死喪此三族者己及子皆爲服期期服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據此知古人昏禮不妨預計其死喪也夫今人必不肯言之事而古人不嫌預言之彼英俄之約亦猶是耳

泰西國有大事百姓亦得見君案此古義也儀禮士相見曰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鄭注曰容謂趨翔庶人之贄鶩賈疏曰庶人是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是也案鄭賈之言皆非也經明言庶人見於君不爲容何爲用贄鶩乎且此庶人當指凡庶民言之不得僅云府史胥徒也敖氏繼公曰不爲容則又甚於彌蹙者矣進退走亦見其不爲容也下奠贄之儀主於大夫士則庶人見於君其不用贄與王氏昭禹曰庶人非特府史胥徒而已凡民在焉敖氏駁鄭注之說王氏駁賈疏之說其義較鄭賈爲長夫詩有詢于芻蕘之文洪範有謀及庶人之事周官有大詢之禮是古者平民皆得見君也何必用贄何必府史胥徒

人臣無外交此中國之古禮西人則尤嚴也大英國志曰格蘭偉兒官外部當波王去英之時餽以御容一四周嵌金剛石格蘭偉兒受容返石以人臣不得有私交案格蘭偉兒可謂知禮者也士相見禮曰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賈疏

曰君所不臣禮無受他臣摯法又曰凡人臣無境外之交卽格蘭偉兒以爲人臣不得有私交之謂也夫且摯於他國之君君尙還其摯不有其外臣也況以外臣而可受他國君之重餽哉吾故曰格蘭偉兒可謂知禮者也

泰西各國於國界辨之最明持之最嚴其合羣之旨大抵內己族而外他族內己國而外他國也此豈第泰西各國爲然哉吾中國先王制禮其國界亦持之甚嚴儀禮士相見曰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壹拜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夫君於本國士大夫則受其摯於他邦之人則還其摯內外之界說何其分明也

欽定儀禮義疏曰還摯亦當於門外舊臣於大夫之還摯

三辭乃受此則曾不一辭者所以內己國而外他國故自稱曰外臣非獨不敢抗禮而已至哉　聖訓內己國而外他國以古事言之可以解經以時事言之可以保國使今之時尚守此意而弗失則愛國之精神不由是而生歟

詩鹿鳴朱子集傳曰序以爲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卽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豈本爲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案鹿鳴本燕羣臣之詩也羣臣而以嘉賓之禮待之故燕禮及鄉飲酒用樂皆可用之葢以賓之一字通乎上下者耳惟古者君以臣爲賓所以上下之情得通自秦漢而後古禮陵夷君臣之分愈嚴堂廉遠隔情誼不通而

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此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所以廢而燕禮鄉飲酒禮所以亡也今西國君臣之際其威嚴雖不若中國而恩誼洽協則過之彼中臣之見君握手爲禮凡燕饗之會臣起立持杯祝君王壽此猶有古者羣臣嘉賓之意

儀禮有鄉飲酒鄭康成曰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儀禮有鄉射鄭康成曰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案儀禮所紀冠昏喪祭皆士以上乃得行之而飲射之禮達於庶民而皆係之以鄉三年大比獻其賢能此選舉本之於鄉也春秋會民射於州序此學校基之於鄉也今泰西於選舉學校二事猶有古意存焉泰西地方官非鄉人不用非鄉人不舉者恐其不能盡知風土人情利弊凡屬身家清白有產業者均許保舉人才國家攷察錄用此豈非選舉本於鄉乎泰西小學校之教歷史地理理科必自鄉土始葢以鄉土者直觀之基礎無基礎不能有想像也故彼中小學校之教愛國心專就其愛鄉土心以推至國家此豈非學校基於鄉乎

西國最重茶會國中每年必舉行二三次自各國公使人員暨其國勳戚爵紳文武官弁以迄富商殷戶皆得與焉（婦女之赴會則西國常例）每會男女多至二三千人冠履交錯環珮鏗鏘誠盛舉也一切禮節如燕會式惟君后出時御前大臣撫掌爲號衆聞掌聲各卽肅立而隨同到跳舞廳君后先爲之倡各公使暨其國大臣命婦繼之不能者則旁立以觀君與后跳舞畢或攜手開行而賓客仍隨

意跳舞案此亦中國古義儀禮燕禮曰與四方之賓燕曰與鄉燕曰與大夫燕是西洋各國公使人員暨其國勳戚爵紳皆入燕之義燕禮又曰若舞則勺賈疏曰言若者或爲之舞或不爲之舞在於君意是西人隨意跳舞之義

儀禮有大射儀鄭康成曰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陳氏汲曰大射者王將有郊廟之事於射宮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士可以與於祭者司裘職言虎侯熊侯豹侯麋侯射人職言三侯梓人記言皮侯者皆大射也又儀禮有鄉射禮鄭康成曰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據此古之大射自天子諸侯以及羣臣與邦國所貢士皆從事於斯也古之鄉射自鄉大夫

州長以及庶民皆從事於斯也夫射者所以平正心體動盪血脈於習禮之中寓尚武之意舉國之人無論尊卑貴賤皆有尚武之精神人格安得而不成國勢安得而不强乎夫射必志正體直在今日則爲體操也射爲弧矢之利在今日則爲槍礮也試問今之體操槍礮人人能爲否此尚武之精神所以不能振起也

泰西諸國小學校中講求工藝先於圖畫立其基礎此不獨西國爲然也實中國古義儀禮鄉射言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又大射儀云若丹若墨度尺而午鄭注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也射正莅之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案射者本古人六藝之一鄉射大射皆有畫物此工藝基於圖畫之證夫西國圖畫有自在畫有用器

畫自在畫用毛筆鉛筆用器畫卽機器畫而用器畫之功用最大凡機器房屋彼毛筆鉛筆不能畫出平剖立剖面者故必需用器畫然則用器畫不但有益於手眼並有益於工藝卽有益於實業也若鄉射禮及大射儀之言畫者揆之西式蓋用器畫之類耳

射之有比耦蓋於尚武之中而寓合羣之意使上下貴賤尚協同知公德也如大射儀云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卽位而後告以至命眾耦如命三耦之辭諸公卿皆未降此比耦之事也又鄉射禮云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于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此比三耦之事也又曰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適阼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賓爲耦以至司射乃比眾耦辯此比眾耦之事也夫古中國之重射猶今日之重體操也學校之教以普通體操及兵式體操者蓋使生徒身體各部發育均齊而增進於强健並使有機敏之動作快活剛毅之精神而尤在養成尚協同知公德之習慣昔陳氏祥道言人之好惡趨舍常見於行同能偶之際故射比之以偶而觀其類愚謂今之公眾體操其取義亦然

西器之古無有如十字架者張自牧瀛海論曰周官壺涿氏掌攻水蟲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沉之午貫者十字也張君蓋謂周禮午貫卽十字架之遺意而吾謂十字架猶見於儀禮案大射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閒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鄭注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也賈疏曰一從一橫曰

午謂畫物也者則上文横與距隨是也但未知從者橫者若爲用丹若爲用墨或科用其一云午十字謂之先以左足履物右足隨而並立也據此知十字架之制古中國工人梓人能正方圓者有用之者耳蓋十字者奇偶相交之形周之成規折之成矩疈之成角剖之成弧制器之用備矣惟其具天地之數兼水火之用故亦能沉殺祇神之有害於世者

大射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案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何鄭重也而工人士與梓人亦得從容升降於北階此可見古人工藝之徒朝廷所重視也至以工人士三字連稱猶足見古者卽工卽士

儀禮聘禮第八鄭康成引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

世相朝也案鄭引周禮曰大行人文鄭彼注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公死子立而世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據此知新君卽位大國朝而小國聘本中國古禮也星軺指掌曰凡遇他國國君登極有遣使前往慶賀者如一千七百四十一年日耳曼皇登極各邦皆遣使致賀西國時事彙編曰英主撥鐵甲兵艘數船前赴挪威以瑞典王將行加冕禮於挪都使往賀也夫曰登極曰加冕曰遣使往賀卽古諸侯世相朝之意

聘禮曰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鄭注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爲家不敢直徑也據此是古者使臣過他邦之境必假道也丁韙良譯論使臣在路過之國所享各項權利言凡使臣之行李等件若不隨身不得因借道他國遂有免

稅之想此雖未明假道之儀然云不得因借道他國遂有免稅之想可知使臣在路過之國必須假道耳

丁韙良譯論使臣在路過之國所享各項權利一條言昔有法國使臣道出義大利被殺旋查係該國職官主使法國請該國治罪未允於是興兵討之可知使臣安然過境慎勿輕爲陷害也夫曰使臣安然過境慎勿輕爲陷害則知使臣過它邦之境若不安靜有違禁犯禮等事致使它邦防範之凌辱之陷害之是自取其咎也夫按照公法使臣過它邦之境它邦固不可有凌辱錮禁之舉而使臣亦不得有犯禮暴掠之事今西國之公法猶古中國所謂禮也聘禮於使臣過它邦之竟言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鄭注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賓南面專威信也史讀書以敕告士衆爲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據此知古者使臣過它邦之竟必敕告士衆如有犯禮暴掠則以軍法行之誠如是也使臣安然過境何至有陷害之辱哉

古者諸侯使卿聘於他國他國之君亦使卿行郊勞若主君於朝君則親行郊勞也雖然豈第中國古禮爲然乎西國亦如是也西國近事彙編曰郊迎乃西國通行之禮如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德王適奧道經排宴排宴王出郊迎送同行火輪車路三十里是年波王如土土王以巨艦迎之於白凌氏西旣溥土都土王復盛陳儀衞率羣臣行郊迎禮英法俄奧意諸兵船之寄泊於土都者咸升旂聲礮以迓之意王由土靈靈城啟蹕赴奧奧王率廷臣宮眷迎之於路旁扈從約六十員意王至德德王暨世子迎於輪路之

側布國諸世子暨物郎爾毛特克曼泰甫三統帥亦預焉七十五年瑞典王入俄都俄王率貴賤諸臣迎迓如禮並閱兵演礮延見各國使臣凡此皆西國郊迎之禮大抵西人以交際與交涉判爲兩途交涉截然不稍通融至交際則禮貌隆洽極矣蓋各國通行之禮如是彼郊迎其一端也

西國政治法律工藝商務諸事勝於中國惟親族之際每召世人之訾議以爲大異於中國之禮也而豈知不盡然哉日本葛岡信虎著法制大意一書其中言親族權多引西國之禮竊以爲與中國古禮不甚相異也儀禮喪服言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而西國亦重大宗法制大意曰長子之子先於次子長子無出則次子之子仍先於三子其自注曰卽大宗不絕之

意各國通例（各國通例者謂泰西各國之通例）據此知中西大宗之義不甚相異也喪服言既嫁從夫夫者妻之天也而西國亦知從夫法制大意曰妻有隨夫同居之義務夫妻有互相扶助之義務妻之身分隨夫之身分而定妻之法律行爲必經夫許其權利義務盡沒於夫之權利義務中此各國之通例據此知中西夫婦之別不甚相異也喪服言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而西國亦嚴嫡庶法制大意曰英國嫡庶之界最嚴必結婚後所生者方爲嫡子據此知中西嫡庶之辨不甚相遠也喪服上下十有一章從斬至緦麻布有精粗哀有深淺大抵以世數而定遠近親疏之等而西國亦有親等法制大意曰親疏連續之期必有限制故有親等親等各國不同大

約以世數而定自本身起算上至幾何世下至幾何世卽以定遠近親疏之等據此知中西親疏之等不甚相異也乃貴洋賤華之流於西國政治學術風俗之善者茫然不知獨援其秕政敝俗如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以及男女平權先配後祖之類欲盡棄吾教吾政以從之其弊不至廢禮義無人倫不止豈知西國無此政教乎徒自蹈於喪心病狂而已

或謂今中國欲立憲必使人民有參政之權竊謂人民之於政治不可有權勢而不可無思想蓋人民有政治之權勢則蹈盧梭民約論之失也人民有政治之思想則得伯倫知理國家學之意也且西國人民參政亦有權限蓋西例惟上等社會能有參政之資格中等次之至下等則不許參與政治（那特硜政治學曰自由發達如英國尚因財產之限制不許下等社會參與政治）今中國欲立憲必當使人民尊君愛國欲其尊君愛國必當使有政治思想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義疏引朱子一條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儀禮以爲上下通用之樂不知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用之曰鄉飲酒亦用大學始教宵雅肄三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它知有君臣之義（患案）知君臣之義卽是政治思想然必鄉飲所禮之賓大學所教之士始有此可以參政之資格

儀禮有鄉飲酒禮鄭氏康成曰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愚讀鄉飲酒一篇未嘗不歎古者鄉舉里選之公明地方自治之發達也夫三年大比使民興賢使民興能賢能之興皆出於民而卽以所興之人還以長之還以

治之蓋鄉舉里選之時已爲地方自治之計此其意惟今歐洲各國得之那特硜政治學曰英國凡關於地方之司法警察及不重大之懲罰皆係選擇於該地方豪族中有名譽者司之彼等不受俸給但自治其地方而已案此與周制實相吻合今中國宣布立憲矣竊謂憲政不一端而要必由地方自治之制始然欲行地方自治之制必自多設鄉官始

西人父母之於子也育之使長成必教以學業令其足以自營活及能自營活矣則析而居之夫父子析居原非盛德之事而爲父母者使其子絕倚賴根性不敢藉前人餘蔭以自偷惰則亦有深意存焉或曰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西人所師者秦法耳而吾謂古之聖人曲體人情原未嘗强一家之人不可析居也禮記內則

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儀禮喪服傳曰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賈疏曰使昆弟之子各自私其父故須分若兄弟同在一宮子不得私其父則不成爲子之禮也內則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據此知古之命之士父子同宮縱同宮亦有隔別爲四方之宮也人亦有父子兄弟異居者但古之父子異宮爲崇敬其父古之兄弟異宮爲辟子之私古之父子兄弟雖異宮而財則同西人原未足以語此然西人分析其子使自營活則亦辟子之私也且西人父子雖別居異財而臨終分析財產男子女子皆同兼及親友非不分其子也則猶有異宮同財之意誰謂西人無父子之倫哉

西國亦有喪服英人爲父母持服大抵以一年者居多其服純黑不及一年而赴宴聽樂嫁娶者眾必譏之是西人亦重父母之喪

也又英人爲祖父母持服九個月爲兄弟姊妹持服六個月爲伯叔伯叔母持服三個月爲叔伯祖父母持服六十日爲堂叔伯姑舅姨父母持服四十二日爲姪男女亦六十日爲堂表兄弟姊妹及他遠親二十一日妻爲夫家及夫爲妻家之祖父母父母伯叔伯叔母兄姊妹姪甥男女姑舅姨丈及他戚友持服日期彼此皆與自己者爲一律是西人於喪服亦有隆殺之等級也彼謂西人免喪謂西人愛無差等者其說不盡然

人之有愛鄉土心乃天性使然非有所誘掖之也平時旅居它國與鄉人遇談及鄉事尚不勝故鄉之感況兄弟朋友同客它鄉當一生一死之際言念鄉土其悲慘能毋較甚歟儀禮喪服記言兄弟皆在它邦加一等鄭康成曰皆在它邦謂出仕行遊若辟讎者朋友皆在它鄉袒免歸則已賈氏公彥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或共遊學皆在它國而死者此由愛鄉土之心使然也因愛鄉土則客死於它邦者尤可哀憐古人以其情之發乎正也而許之故於喪服記之今夫歐美之人其愛國心所由發實自愛鄉土始也彼之旅居它國者遇其國有吉凶事賀弔憂樂視如切身抑不忘其本耳今中國人有能在海外不忘內地對它族不忘己羣者是之謂愛鄉土是之謂愛國家

陳氏東塾讀書記曰通典曰禮經章句名數尤繁方今不行之典於寫無用之儀空事鑽研競爲封執與夫從宜之旨不亦異乎王西莊謂唐中葉經學已亂故杜佑通典多狥俗然讀儀禮者亦宜知此意十七篇冠昏喪祭諸篇爲要益古今固有之禮倍宜鑽研陳氏原注今祭禮則與特牲少牢二篇不同今所不行者但攝其大要可矣若專治此

經則不在此論也竊謂陳氏此說可爲治儀禮者之法而在今日則尤救世之論蓋自歐美學說攙入中國中國之離經畔道者因詆中學爲緐難無用至儀禮之詰曲聱牙尤欲盡爲廢棄而後快而揆之今日世局使學者於儀禮等書終年研究實有所不暇欲定一救時之方惟有如陳氏所言古今固有之禮倍宜鑽研今所不行者但攝其大要而已南皮宮保勸學篇之守約篇謂今欲存中學必自守約始又謂義主救世以致用當務爲貴不以殫見洽聞爲賢南皮所說卽是陳氏之意但陳氏就儀禮言之南皮則統經史諸子而言之也然近日世變愈急矣欲存中學皆當以守約爲主

儀禮之滯礙難讀者圖畫亡佚之過也陳氏東塾讀書記曰儀禮

難讀昔人讀之之法略有數端一曰分節二曰繪畫三曰釋例陳氏又謂鄭賈作注作疏時皆必先繪圖今讀注疏觸處皆見其蹤跡引士冠禮燕禮大射儀鄉飲酒鄉射禮之注疏諸條以證之謂皆確不可易案陳氏謂儀禮注疏舊時有圖眞讀書得閒矣愚因陳氏之言知古人於冠昏喪祭朝聘燕享飲射以及宮室衣服器用莫不皆繪爲圖也泰西凡百學問皆以圖畫爲基礎蓋彼中有一學問卽有一圖畫以視古人於朝野上下之閒如冠昏喪祭諸事皆繪有圖殆無以異惜乎中國固有之圖書後人不如彼愛惜而亡之而外國圖學則日新月異此中之所以不西若[illegible]

禮記上

平江[illegible]著

曲禮積而能散鄭注謂己有蓄積見貧窮者則當能散以賙救之愚謂康成所言未足以盡積而能散之義也夫國家之財無非取之於民然厚取於民而民不怨以其還用之於民也知此義者其惟今泰西各國乎薛叔耘曰天地生財欲其川流不息苟有擧之而勿流者造物惡之如隋文帝之積粟於倉明神宗之積金於庫將有從而思攘之者矣若西洋諸國之爲民理財雖有重斂之實而無厲民之迹者無他以其能聚亦能散也案薛君言能聚亦能散者深合曲禮積而能散之義

中國人保守西國人進取中國人務內西國人務外中國人好靜西國人好動曲禮言安安而能遷鄭注謂己今安此之安圖後有害則當能遷晉告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近之愚謂重耳安齊其行也非其本意不足以當安安能遷之名譽請卽鄭注而更進一說曰謂己今安此之安圖後有害則當能遷歐人慮其本洲人滿而謀殖民之地近之

曲禮言使從俗正義曰皇氏云上禮從宜與此使從俗互而相通皆是以禮而使竊謂從宜從俗而亦爲禮可見中國使臣之在他邦於彼中成爲風俗之事凡有盛擧亦當勿恤靡費勿辭瑣屑與之周旋也蔡鈞出洋瑣記曰茶會之設各國使署皆來而中國獨否今則凡有聚會讌集之處中國使署亦與焉且特設茶會兩次

到者無不讚歎稱羨由是各報紛然獎飾逾恆咸謂中國使館較之往日不啻天淵夫以茶會之小節而與不與至爲西人所輕重則所以通其隔膜愜其衷曲者正由於從宜從俗也

西禮序云是書爲英國名人所著略論英俗之得失民儀之是非等語愚案西禮一書惟貴婦女太甚與中國禮俗迥殊至於論結交宴客拜客談敘及飲食宜戒衣飾宜戒言辭宜戒諸事往往合於曲禮之旨今略舉數端以明中外古今之禮不甚相殊也西禮云設立交接禮貌使其不越範圍以保身家此與曲禮言禮不踰節人有禮則安其意頗合西禮云凡在客房坐時有客進門務須起立不可在胡牀或大椅內任意欹斜側坐坐時不可搭交二股不可累疊雙足雖此爲男人常態然不合禮非見客所宜坐於椅上不可欹背令椅前足翹起此與曲禮言立毋跛坐毋箕其意頗合西禮云不可常訾詆人物短處不可妄褒他人之善妄褒易取人嫌妄貶尤足惹人怨恨明事者自辨人之好壞涇渭具於寸心好處固應知而言之不過重壞處亦宜知而言之不過輕又曰如衆內有不識事而粗俗者不可妄加嗤笑凡聞謠傳或謗人短處或毀人名聲等語不可傳與人知又不過笑別人或令別人哂笑凡遇人爲他人所笑者須代爲被笑者地以掩其耳目此與曲禮言不妄說人不辭費不苟訾不苟笑其意頗合西禮云如主人特請食一種菜而心不願吃者不可云怕入口或怕難消化等語此與曲禮言毋咤食鄭注嫌薄之其意頗合西禮云凡飲食者不可將湯菜或饅頭等物食之罄盡恐人視爲貪食也此與曲禮言毋嘬炙鄭注爲其貪食甚也嘬謂一舉盡臠其意頗合西禮云食物不可快嚼不可急吞此與曲禮言毋流歠鄭注大歠欲疾毋嚃羹鄭注亦嫌欲疾也其意頗合西禮云餐時嚼食不可有聲此即曲禮言毋齧骨之意西禮云食時不可頻用牙籤此即曲禮言毋刺齒之意

平等之說於經有徵乎曰曲禮曰在醜夷不爭鄭注醜衆也夷猶儕也四皓曰陛下之等夷是醜夷者即平等之謂也然曰醜夷不爭則非醜夷不能無爭矣經固未嘗言人人皆平等也夫自天演以來即有競爭有競爭則有優劣有優劣則有勝敗然則競爭之心人之所以自立國之所以自存也人與人相接國與國相接安能皆以平等待之乎世之妄人動稱西國之平等豈知西國平等之說對不平等而言之乎蓋西國政治原有平權強權二派平權派盧梭之徒爲民約論者強權派斯賓塞之徒爲進化論者平權派之言曰人權者出於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權人人皆平等強權派之言曰天下無天授之權利惟有強者之權利而已故衆生有天然之不平等此兩派之說相反而西國皆行之大抵兩平等相遇無所謂權力道理即權力也兩不平等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即道理也今我中國之人不知列國以不平等待我務爲自強而徒襲其半面之詞曰平等竊恐此風一倡對外國而競爭之心日益澌滅對本國而狂謬之舉日益劇烈其弊不至無法無律無君無父甘爲外人之奴隸不止

自由二字爲今日侈言新學者之口頭禪此蓋襲外國半面之名詞以取便私圖而隱欲破壞中國之政治而不顧其義之不安也夫西國之自由對乎法律而言之耳法律者何猶中國所謂禮也

曲禮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所謂安危者以有禮無禮而別猶西人有法律則自由無法律則不自由也曲禮又曰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所謂不侵不狎者以禮節爲準猶西人之自由以人人皆守法律不得以尊陵卑以貴欺賤也世之人苟能不踰乎禮法之外庶幾可以言自由

富貴不與驕淫期而流於驕淫者習使然也欲救其失莫如好禮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論語子貢曰富而無驕何如孔子以爲未若富而好禮泰不驕者或不好禮而好禮者自然不驕此中國古聖人以禮防民之深意也自泰西與中國互市以來中國日貧而西國日富富者尤以英爲最多夫以工藝之人忽焉而席豐履厚驕淫之念或未忘也此英人西禮一書所以不能已於作也西禮曰英尚通商民多製造常有人自下等升至上等者如先開小店漸成巨

商或先習工匠工師後竟自立作廠以至席豐履厚居然富家而其顯榮誇耀之態形之於顏色且也房垣必求其廣大器用必求其繁華其他金銀珠寶之飾文雅玩好之具從前所未曾有者今竟備置滿前然用之未慣不免華而近俗足見學習禮貌不若多財善賈之易且速也故家道雖已富有而禮貌尚欠通融據此知西禮一書其著作本意在乎化民成俗使之好禮

孟德斯鳩曰法律者無終食之間可離也凡人類文野之別以其有法律無法律爲差於一國亦然於一身亦然愚案西國無事不有法律無人不在法律之中益西人之視法律如中國古人之視禮樂也曲禮曰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又曰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又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樂記曰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是吾儒無終食之間可離禮樂如西儒無終食之間可離法律也吾儒以有禮樂無禮樂爲人禽之別如西儒以有法律無法律爲文野之別也吾儒之禮樂於一國亦然於一身亦然如西儒之法律於一國亦然於一身亦然也

今之中國人婚期太早有礙於學堂之業將來有礙於徵兵之令也日本平田芳太郎講義注曰女子適人後家事累身不能久居校內欲研究高深之學者必在未字以前也日俗婚娶最早維新後男女求學之心切且國家有徵兵之令於是婚嫁之期校遲於昔然較歐人年逾三十始娶者猶爲不及總之國家文明之程度愈高國家婚嫁之期愈遲也案歐人年逾三十始娶與曲禮所謂三十曰壯有室其制相同今何不仿而行之而定爲制度乎

父母有權利即有義務西人於人子成立之時必與以業使之各

謀生活此盡父母之義務也中國游民太多皆由於所習無業之故論者每責備爲人子者不務正業而豈知其父母亦不能辭其責哉曲禮於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之下則曰所習必有業鄭注緣親之意欲知之夫曰緣親之意欲知之則親之意欲固欲子之所習必有業也是鄭君之意不專責備爲人子者而兼責備爲人父母者也

世俗之撫幼兒或懼之以雷霆或恐之以鬼神是啟其幻想也是教之不信也最有害於學業夫幼兒適有知而可以欺之乎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孔疏小兒恆習效長者長者常示以正事不宜示以欺誑恐即學之故曾子兒啼妻云兒莫啼吾當與汝殺豕兒聞輒止妻後向曾子說之曾子曰勿教兒欺即殺豕食兒是不誑

也愚案列女傳載孟母買肉事與曾子殺豕食兒其意實同近人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生金匱張軼歐中外故事讀本以孟母不欺與華父喜直華盛頓爲嬰兒時獲一小斧大悅徘徊屋後欲試其利有櫻樹乃斫而摧之其父歸見之大怒呼僕責問華盛頓時在窗外聞叱責大急乃趨前謝曰大人幸勿罪兒實親斫櫻樹父聞之和顏色而抱之曰甯馨兒能直言余甚喜櫻樹何惜焉兩兩相比可見偉人奇事無世無之無國無之抑可見賢父母之教子以不欺爲本無中外古今一也

鄒弢風俗考言土耳其人席地趺坐又曰入室必脫履於戶外室內幾人視履數可悉飲食以手撈取不用箸乂刀匙案此雖土國陋俗却與中國古禮相符卽以曲禮徵之如曰毋踖席正義曰席旣地鋪當有上下此非席地趺坐乎曲禮又曰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此非脫履於戶外室內幾人視履數可悉乎

曲禮又曰共飯不澤手鄭注禮飯以手正義曰古之禮飯不用箸但用手此非飲食以手撈取乎凡此之事皆今人所不爲者而古人行之不謂此禮尙存於土國夫土介在亞歐之間則此禮自亞洲傳入必然無疑

西國近事彙編曰西國舊制凡男女配合皆教人主持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布國各部長郡論於王更定婚制並設官專統婚嫁生死之事其新章云儻有不告官而聯婚姻於教堂者視同野合生子不得承祖基奉宗祀又意大里自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巳改婚制歸禮部統之其例略與布同愚案婚姻之事設官統之本吾中國古義曲禮於男女行媒受幣之下曰故日月以告君鄭注言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此也此與德意婚姻新章殆相符合今中國婚姻無有報明官署者不謂古禮尙存於西國

西人飲食用刀匕不用箸案曲禮云共飯不澤手正義云古之禮飯不用箸但用手又曰飯黍毋以箸是箸不常用也惟言羹之有菜者用梜鄭注梜猶箸也然曰猶箸究與箸略有不同檀弓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此可見古人飲食宰夫所常共者惟刀匕而已

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鄭注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案今中外風俗旣異禮節多有不同各行其常可也西使累次入覲通用西禮是其例也且西人之旅居中華者動稱彼國人物山水之美無他不忘本也曩者曾襲侯

常言中國公使挈眷屬祇可間與西國女賓往來不必與男賓通拜尤不肯與男賓同宴卽偶有公使至好朋友可使妻女出見者亦不過遙立一揖不肯行握手之禮香港總督亨乃西深然之可見行禮不求變俗西人益敬我之重本耳容觀察華官洋服洋人亦恥之其明驗也乃近日之出洋遊歷遊學者輒斷髮以效彼飾甚至一顰一笑皆摹擬外人是先自棄其本也此其人推其成就之所至能任象鞮之事斯爲上矣其次者或爲洋行買辦罔必達之用而止烏能卓然有所成就哉

曲禮言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此爲君子言也未可以必之於小民爲大夫士言也未可以必之於工商雖然小民亦可爲君子之事也工商亦有大夫

士之行也近時海外華民伏臘婚喪仍遵 國制入彼籍者寥寥無人偶見漢官威儀拍手歡迎爭先恐後前此畿東水患前後數百萬金各省派員遠道勸捐爭得頭銜以相誇耀民情如此而謂其食毛踐土已忘本朝焉敢其信之此可見我朝 列聖之深仁厚澤其淪浹入於人人之心也非一朝一夕之故耳

西人得殖民地於他洲慮其同化必亟亟焉維持僑民使與毋國永不相離故有在他國積財產長子孫聚族而居百年者而猶不出毋國主權範圍之外昔日耳曼民族封建並立無所統一大政家士達因大文家益特等倡之俾士麥承之專發揮祖國之義自今觀之泰西各國無不重祖國之義也此猶有中國古義曲禮言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

故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又曰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檀弓云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凡此皆古人愛祖國心之特長以視今之西人有過之無不及也奈何凌夷至今竟有鄙中國爲無能棄祖國而如遺甘心媚外合西夥入西籍爲西奴而不以爲恥者乎何不即西人愛國之心反而自思乎

周禮有丱人說者謂爲鑛務設官之始然鑛務掌於官不自周始也曲禮言天子之六府於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之外又曰司貨鄭注司貨丱人也孔疏曰司貨六也於周爲丱人據此殷時鑛務已設官也（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大以至司器司貨典司六典鄭康成皆訓爲殷制）在周爲丱人在殷爲司貨官名不必同而所司則一也夫禮記一書言鑛學者屢矣如禮運言地不愛寶又曰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鄭注用金謂丱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中庸言寶藏興焉皆是開鑛之義而或以開鑛爲效法西政也則亦不學之甚者耳

西國官制樹林立爲專部掌守林木之政申其禁令選守林木之人以時定其斬伐種植之事案此古制也尙書舜命益作虞周禮有山虞此皆樹林設專官之證雖然不獨唐虞及周有此官也殷時亦有之曲禮言天子之六府（鄭注府主藏六物之稅者此亦殷時制也）於司土之下則曰司木鄭注司木山虞也正義虞度也主量度山之大小所生之物據此殷時亦有虞官可見古帝王於山林之政無代而不重也今世於山林之事聽民自爲之國家無有過而問之者此農業

工藝之所以衰器物之所以苦窳也何不仿古制參西法於樹林設爲專官量其出之大小教民以樹植之事定其斬伐申其禁令而酌收其稅乎亦此理財之一端也

宋君育仁言西人由書院出身以學名家者往往子紹父業原注如律法醫工藝皆以學名者案西人醫學父子相承以爲業本古義也曲禮言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鄭注愼物齊也正義曰擇其父子相承至三世也是愼物調齊也據此知古人於醫學往往有子紹父業者與西制略同今中國亦自知醫學之做矣各省多設醫學堂擇青年子弟學之竊謂醫學名家之後猶當使其子紹父業

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是古者諸侯朝覲於天子天子立而受

之也至明堂位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鄭注天子周公也此則柔亂難信檀弓言朝不坐燕不與鄭注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是古者臣侍於君自大夫以上皆坐也自後世禮意寖失君有坐受而無立臣有拜跪而無坐堂廉隔閡情誼不通而求其從容論諫直言無隱蓋亦難矣夫君臣之間名分固嚴也而情意亦宜洽欲得其宜當師古禮而參以西制彼西人君臣握手及臣嗅君之手此誠簡陋而不可學者也然西臣見君亦有免冠屈一膝之禮誠取此意於中國拜跪量爲裁減豈不分嚴而情亦洽耶是所望於議禮之君子

富國策言資本者蓄積之謂也而非金銀錢幣之謂凡預儲於平日以爲生財之具者皆是也執農人而問曰爾有資本若干則以

若干金對非必皆金銀也綜其田產器物之屬都爲此數耳案斯密氏謂資本非金銀錢幣之謂凡預儲於平日以爲生財之具則爲資本是說也吾得之於曲禮曲禮言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正義曰云富者非問其多金帛正是問最所優饒者也據此知古者言富非多金帛也而最所優饒也富即資本之謂優饒即蓄積之謂與斯密氏所言無二理

環游地球錄言繪畫石刻院英國有大幅繪其太子娶俄公主結褵禮拜堂事太子禮服公主衣全白袒肩臂及胸隨從王大臣朝服佩刀命婦衣雜色亦袒肩臂及胸可數百人案西人以白色爲吉服乃中國殷制檀弓言殷人尚白是也袒者太古禮至周時猶然江愼修羣經補義曰周禮雖極文然猶有俗沿太古近於夷而不能革者歷舉祭祀用尸諸事又舉偏袒肉袒之事謂皆今人所不宜者而古人安之竊謂古人質樸所以今人不宜之禮而古人安之即如偏袒肉袒原係古禮江氏謂古禮近於夷余謂夷人尚存古禮

西儒孟德斯鳩言撫恤鰥寡孤獨廢疾者若但給以衣食雖曰仁慈非政策也政府當務之急在使一國之人各得其所衣必煖食必飽而無飢寒疾病之患此正爲政府者之所當有事也若夫姑息之計不過好施者之所爲知政者所不取也案孟氏言姑息之計知政者所不取即曾子言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之義夫姑息爲細人之事與君子愛人以德相反對不可以

施之於政策也明矣誠使愛人以德使人人各能自立不亦善乎若曰吾將舉天下人而仁愛之毋乃薄待斯民歟歐西百年前以施濟貧民爲政府責任而貧民日多後悟此理釐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蓋孟氏仁慈非政策之說西國實能行之也

禮貴因時制宜非一成而不可變者也如禮器云禮時爲大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樂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此古帝王揖讓征誅禮樂刑政皆以時爲貴也然猶曰朝代不同制度因之而異耳若夫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如庭燎始於齊婦髽始於魯廟有二主始於齊桓朝服以縞始於季康帷殯以哭始於敬姜慈母有服始於魯昭以至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同爲一代而異制如此亦時爲之也然猶曰當日

之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爲之非出於聖人之門耳而有出於聖人之門而傳之各異者如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小斂之奠曾子曰於東方子游曰於西方異父之服子游曰爲之大功子夏曰爲之齊衰以至速貧之言曾子與有子異聞同師於孔子而異說如此蓋異其人異其地則學說亦不必同也夫孔子聖之時者也使孔子生於秦漢後其學說必一變使生今日其學說又必一變

檀弓言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又稱工尹商陽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蓋戰陣之際不殺人不忠王事多殺人則戕天律今泰西各國尚知此義從前西國於戰時生禽之人禽則殺之或賣其人爲奴隸今皆設律禁止矣其抹民之律五一戰後受傷兵丁宜入醫房療治二方醫治時雖派兵丁看守仍待之如局外國之人三醫治後送至敵國交界處令其本國贖回即將贖回之銀賞與禽獲之人四與之言定毋再攜兵來敵五救護傷害兵丁之人給有紅十字架旗號兩軍俱視爲局外國之人夫泰西格致日精而機械日甚戰爭日多而槍礮泪烈非有抹民之律持之人類幾何而不盡乎幸彼中之宅心仁學者於戕賊天律中設一抹民迂策公法家亦援爲例法而因用之

檀弓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正義曰介夫匹庶之賤人而子罕是國之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心皆喜悅與上共同死生若有人伐民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夫上之人忘其尊以哭賤下之人感其誠以赴難此軍國民主義死生與共之公德也昔拿破侖謂作戰有形無形二要素所謂有形之要素器械是也無形之要素精神是也彼晉人之覘宋者謂其殆不可伐蓋知宋軍國民之精神矣故孔子稱其善哉覘國而鄭注以爲善其知微所謂微者卽無形之精神也

春秋戰國之際官制頗壞然周禮逵吏之意猶有存者檀弓言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鄭注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爲大夫士也今泰西通例凡各署官長皆得自舉其屬其卽管庫之士可舉之於君以爲大夫士之意乎此古制存於西國之一端也

周官司祿文佚無可考王制孟子猶存其略以禮記疏稱大國卿祿食二百八十八人計之大國君祿食一千八百八十人三萬二千畝之入也次國君祿食二千四百六十人二萬四千畝之入也

小國君祿食一千四百四十人一萬六千畝之入也今之州縣古小侯也小侯之祿殆不啻萬金何厚如之後世制祿之法代各不同大較古豐今殺而元爲最薄 國初沿明代俸鈔折領之弊官俸殊薄雍正間耗羨歸公加給養廉乾隆間增京官恩俸雖已倍益尚不及古遠甚近年度支缺乏京官有減折外官有攤扣所餘亦既無幾加以公事支用往往格於部例不准報銷賠累益甚夫卿貳督撫體制崇重州縣正吏政務紛繁以飾輿馬供賓客尚慮不足而欲責其簠簋之飭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攷歐美各國俸糈至厚將相大臣多者數千磅下至末秩小吏亦必量其身家食用之需務使充裕政法脩明實由於此日本變法略仿西制雖不甚豐而十等官月給尚四十五圓較中國佐雜之俸猶爲過之

西國聽訟之事派以陪審而肆威作福之弊祛列以見證而妄指誣陷之弊絶王制言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又曰疑獄汜與衆聽之昔聞其語今則實有其事也

西國報館林立有官報有民報官報宣國是民報達民情王制言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此民報之義也夫閭閻風俗之美惡天子必命太師陳詩以觀之百姓好惡之邪正天子必命典市納賈以觀之可知古者天子閱報而報亦必進陳

王制於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之下有曰制度衣服正之正義曰制度衣服各有等差當正之使正案東西洋各國衣服皆有等差今卽以法國論之勳貴重臣國有大事必衣官服其飾外襲

無袖朱衣長可曳地有五等爵者横縫白羔皮狹長如版於其臂之左右公横四幅侯横三幅伯横二幅子男均一幅各如其等至律師教士皆服青袍長亦曳地所有出使外國公使之朝服皆係青氈褂前則齊胯後垂二燕翅作兀字形長約二尺胸前滿繡金花領袖及二燕翅邊亦繡金花寛約二寸青氈褲由胯至足立金線一道廣可二寸許有寶星者垂於胸右多寡各如所賜有腰圍金帶者文佩劒武佩刀或右肩斜垂綢條一縷抵左胯旁結之寛約四寸其色紅黄緑紫各如所賞武職有以金版飾肩形如甲字而圓其首綴以金穗下垂如組圜頭周約尺半廣寸餘穗長二寸蓋上下貴賤等威之辨固係於此也夫外國衣服之制與中國迥殊卽彼中各國亦略有不同然上下貴賤之辨則皆有之也第自中國人視之多有不能辨之者

古者軍政學校相爲表裏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鄭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桀此出則謀於學校而後行反則禮諸先師以告克也其與魯僖淮夷叛逆則謀之於泮宮旣伐淮夷而又在泮宮其事相同今西國卽兵卽士文武不分其派赴水陸各軍者皆先養之於學堂者也深得古誼

英國戶部大臣名法斯武勞得惡夫提哭里色立法斯武者猶言第一也勞得者有爵者之尊稱惡夫者語助詞提者猶言斯也哭里色立其官名也宰相任之副之者爲度支大臣英名稱喜羅惡夫提愛格司隹快其次則有總管三人凡賦稅郵政之所入兵餉

力役官祿囚糧之所出皆宰相總其成蓋英之戶部爲宰相專職此與王制冢宰制國用其義一也

薛叔耘言西洋諸國關税有值百取四十取六十者甚有值百取百取二百者征斂若此民必不堪命矣而民不甚以爲病者何也以其取之於民而仍用之於民古者中國制民之經每量出以爲入其入焉者無不旋出者也其出焉者無不旋入焉者也案薛君言古者中國制用之經每量出以爲入卽王制言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之義也鄭注出謂所當給爲正義曰給謂給百官賓客及民人也爲謂爲造國家器物也案給爲二字實足以包出字之義今西國用之於民者祇是有所給有所爲而已如水陸兵費學堂之費文武官俸及致仕半俸之費使命往來朝聘會盟之費待老濟貧郵傳之費如此等類是給百官賓客及民人也如開礦務立工廠興製造以及輪船

火車電綫槍礮等類是爲造國家器物也

近人麥孟華論中國宜尊君權抑民權歷舉戶口學校幣制鈔引道塗醫生郵遞商務山林權量謂西國國家有權中國國家無權而又曰西國凡新搆房屋必官爲查驗核其工料之良窳以妨塌傷其歷年已久之房屋必隨時查勘令其折修中國則任意築擴雖有破綻國家莫得而督責也竊謂百姓房屋任意築擴國家莫得而督責此乃秦漢以來至今之事若夫三代盛時不如是也王制言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據此是古者庶民新搆房屋官得而度量之也凡居民而四時寒煖山川燥溼邑井遠近事事必經國家查驗此與西制何以異

王制言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

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今俄於所征服之地其馭之最有方厚遇其酋長授以官位結其歡心寬待其士民多興工業使食其利俄人蓋知性之不可推移也於政教整齊之而已不易其性不易其宜務使之知俄族之可親以生其內向之心故當其侵略之始則用猛烈之力使其畏威迄其既得之後則用羈縻之術使其懷德彼之雄長西北者豈無故哉

生利之人多分利之人少此西國計學家扼要之論也夫分利之人不一其途有勞力而分利者有不勞力而分利者而不勞力之分利尤甚夫天下之不勞力而分利者孰有如游民哉王制曰無曠土無游民知古先哲王於游惰之民未有不力懲之者也

日本波多野貞之助教育原理曰學生氣習極劣者留之校中恐其引誘同學壞全校之規程則勒令退學然非萬不得已不用此罰蓋一經退校則他學校亦不得入此人遂終身無講學之望矣案此即王制移郊移遂之義也　奏定學堂章程言各學堂斥退學生不準投考他學堂卽是此義敎育原理曰泰西文明各國別設有感化院專收未成年之退校學生使亦得略受教育案此卽王制言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之義也　奏定學堂章程言查其眞能改悔取具保人本人各甘結仍可另行考選收入本省學堂以觀自新之效卽是此義

近者科舉學額毅然停止以後人才均歸學堂考取合選舉學校爲一探西國之長得禮經之意矣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

國有學州長黨正遂師鄉大夫皆其地之敎師也王制所記有秀士選士俊士進士之號當其爲秀士也家塾術鄉教之當其爲選士也司徒敎之當其爲俊士也大樂正教之故升秀士於司徒者鄉大夫也升選士於學者司徒也升俊士於司馬而告於王者大樂正也居處相邇耳目相習當平居之時於羣士之德行道藝高下程度早已熟而深知及大比之日舉其賢者能者其取舍至明而至公也此古者選舉出於學校之大略也自後世學校廢弛而科舉之弊遂相沿至今幸 國家力圖自強振興學務使唐宋以來之積弊一旦廓而清之豈非一大快事歟

英國武可轉文而文不能攝武武可轉文者雖身披甲冑而胸有韜略也至文不能攝武者以其未明兵書難徵諸實用耳 蓋人民及歲必令讀書乃天文地理算學格致也學

之有成願就文者各以所長赴考中則授職既入某署則終身不改故某署無不深悉某署之律例也至於願就武者必於學成後就學館講求水陸兵法戰策技藝學之有年乃赴考擇其尤者置諸行陳以歷練之然後授之是武貴於文其學深於文其得官難於文也此其義吾得之於王制王制言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而又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據此是升於司馬者較之升於司徒者其學業更上矣升於司徒者未必皆可升於司馬至升於司馬者則由升於司徒來也豈非武可轉文而文不能攝武乎

列國歲記政要曰布國武學院與實學院相仿但多武藝兵法御馬諸務拔取則充弁員職任旗長侯精嫻後乃升千總才識超羣則調詣京師大院再習上乘兵法案此與王制論秀書升相合其拔充弁員也如入鄉學其升千總也如升之司徒其調詣京師大院也如升之學明明有此三等

泰西緣事黜革之官永不錄用亦不使有謀事之他途即以英論量材授官既入一途則終身不改其因病年老予告者皆按年約給俸祿贍其終身然以貪墨敗者則奪俸不齒於人既爲廢員永不敘用此與王制所謂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其例相合

王制曰有發則命大司徒敎士以車甲孔疏曰有發謂國有軍旅以發士卒則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敎此士卒以車甲之事謂敎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敎故與司馬相參也此文武不分途之證也自漢及唐風會雖殊古意猶存宋元以來右文輕武自是文人鄙夷武事而習武者皆係麤材積弱不振職此之由泰西諸國選將練兵皆由學校其武備一院加意講求歷練既久文武相資人人精嫻韜略此國之所以浡然興乎

古者士農不分而士工亦不分蓋工有工之士工有學問則可貴也王制言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又曰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凡此皆無學問之工不足貴者也何以知此爲無學問之工觀正義言此既無道藝惟論力以事上又曰亦爲技藝賤薄不是道德之事故不許之據仲遠所言

可知執技之人若有道藝道德則工之人必不使之贏股肱矣必使之與士齒矣夫欲工以道藝道德之兼全果操何術哉惟在於設工藝學堂均以士人學之

王制於圭璧金璋命服命車宗廟之器及犧牲皆曰不粥於市而又曰戎器不粥於市鄭注尊物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正義曰言圭璧金璋及犧牲戎器皆是尊貴所合蓄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僞也軍器防民之賊亂也案鄭以戎器與圭璧金璋諸事皆尊物非民所宜有正義并言軍器防民之賊亂余謂古人戎器不粥於市實兼此二義今奏定學堂章程言凡民間私設學堂非經奏准不得敎授兵式體操其准習兵操者亦止准用木槍不得用眞槍以示限制所謂限制者即鄭康成言尊物非民所宜有孔

仲遠言防民賊亂之意

天下之事未有一勞而永逸者耳其有不便於國家無益於民生者雖歲歲更改之可也王制曰天子齊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正義曰以其歲終舊來所施之事或有不便須有改易百官以此上諫於王又曰以其歲終受質故知諫王當所改爲謂改其舊事更爲新事據此知古者政治之事或有不便百官得於歲終諫於王而改舊更新也曰司會曰冢宰則計學及凡國用之制可以更新矣曰大樂正曰大司寇曰市則音樂法律商務可以更新矣曰大司徒曰大司馬曰大司空則學務武備工藝可以更新矣

王制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德人師其意其制不爲兵之例有五一孤子不爲兵二兄弟二人者免其一一獨子不爲兵一瞽者之長子一親年逾七十者一寡婦之長孫此海部之定例地方官須具結者也案德謂孤子者即記所謂父母之喪也幼而無父曰孤是也德謂年逾七十者即記所謂八十九十者也年逾七十即八十九十也德謂兄弟二人及獨子者獨子即記所謂一子也一子不從可知兄弟二人一則從一則免也德謂瞽及寡婦者即記所謂廢疾也寡婦爲無告之民亦廢疾也寡婦之子亦孤子也二世皆無告故長孫不爲兵也

王制云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疏引晉語云文公問八疾胥臣對云戚施植鎛注云使擊鐘蘧除蒙璆注云璆玉磬使擊之侏儒扶廬注云扶持也廬戟柄也矇瞍循聲注云歌詠琴瑟聾聵司火注云使主然火其童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宜於掌土是各以器食之案此法今中國無有行之者惟泰西最善泰西之教聾也則口含一物遞其聲可以由齦入腦而聾者聞其教瞽也以字母製成凸字俾手捫而知其數或用小繩每種節爲字母俾瞽者將繩拚成語意其教啞也以手勢面色令其會意院中嚴部勒絜居室厚米糈因其性質所近教以淺近技藝雖瘋狂之夫必教之以平其性囹圄之罪必課之使精其藝此又以賑恤具教化之規善堂寓學校之意也說者謂西國無廢疾之人豈眞無廢疾哉特不以廢疾爲廢疾耳

內則言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王制言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今東西洋各國道路整潔人從左右往來中利車行實有此景象（中外政治彙編曰英吉利街道左右砌石便人行走中舖泥沙以利車行日本山路一遊講義曰日本從前可袒裼游行於市或衣服不整者無禁今則不然即流船火車上食飯時身體不潔衣服不整者不得入座又乘火車滿座之時若有女子後至則男子必起而讓之直與西俗無異街正中爲車馬行路人由左右往來不得由中案街衢修整歐美各大國皆然不獨英日也今舉英日以例其餘）

今日立憲動機發自　朝廷設局編制已奉　明詔凡內外騈枝複葉之官均宜裁汰其最不可恕者莫如宦官之制宦官爲地球文明各國所絕無（土耳其波斯回敎等國尙有沿舊制用宦官者）爲唐虞夏商所未有爲漢唐宋明所受禍曲禮曰刑人不在君側王制曰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屛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

其垂戒可謂深切矣而乃留此惡點使君主日與刀鋸熏椓之人相處曾是立憲國而可有此乎近澤公有請廢宦官揩能否實行未可預必然當此改定官制之時不可不力持其議而急爲廢之也

五經之中罕明算術惟王制論里畝及之而又孔疏與鄭注異陳澔與鄭孔又異蓋古今尺步不同又記文簡略不無錯誤安能以今之西術求王制之里畝算術哉然亦有可以西術比例之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經義叢鈔曰王制此條郎古異除同乘之法同文算指謂之變測西人謂之三率互視其法以先習之兩率相乘

以一率除之得四率近人所謂以同實成其比例者也（源注說見詳角學要）

南皮宮保勸學篇言工學之要在教工師又曰欲教工師或遣人赴洋廠學習或設工藝學堂均以士人學之名曰工學生將來學成後名曰工學人員使之轉教匠首案南皮此言既合乎今務而亦符乎古義也月令於季春之月言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鄭注工師司空之屬官也夫司空屬官非工學人員之謂乎月令又言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於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鄭注於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則監之日號令之戒之以此三事也夫工師監工而日號令非工學人員轉教匠首之謂乎

西國古代治生物學者雖多然皆以爲物種不變其有種類之始皆由上帝創造而來至近世始有人疑上帝造人物之說不確而學說一變如拉馬克著書謂一切物類及人皆爲別種物之苗裔又謂有生機之物類皆由無生機之物類徐徐變來特倫格著論謂凡任一物類皆源出於他物類聖以累爾著書謂物種雖各各定類乎實乃常變其形式漸至不同最易見者禽獸之變而未過其類界者也凡此諸說與月令言鷹化爲鳩腐草爲螢爵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殆無以異但此俱物類變遷之迹耳中國自秦至今二千年矣號稱生物學者仍守月令舊說毫無進步而西國自拉馬克以至今日（拉氏於一千八百有一年始行所著動物學一千八百十五年始行所著動物學史）纔及百年矣而物類變遷進化之所以然其理闡發無餘蓋西國自達爾文源種論出而諸說廢矣達氏以爲生物變遷之原因皆

由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公例而來此論一倡無論政治界學術界宗教界思想界人事界皆生一絕大之變遷試問中國有此進化乎夫今日競爭之禍烈矣吾願吾國民知近世思想變遷之根由并知此種學術不得但睹爲博物之資其所謂天然淘汰優勝劣敗之理將實行於一切邦國種族學術人事之中可不戰兢惕厲亟亟焉以圖自强歟

泰西各國講求市政如醖酒滲礬肉質灌水瘟猪上市禽獸非時金銀器皿合銅不中程式之類皆有禁例（西國市物皆有考較之官凡食物皆經官驗然後許賣違者有罰以顯微鏡照其肉質若猪牛之瘟者並不許賣其結蟲繭者則貨於膠廠熬膠以作用物禽獸魚鼈皆有禁止漁獵之期期內不得售賣違者亦有罰金銀質輒作器必須合銅然合金合銀皆有定式成數亦有官以水驗之不合式者充公）豈若中國之商但知飾僞國家漫無稽察乎雖然此後世之失而在

古時不如是也王制言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以及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姦色亂正色錦文珠玉成器衣服飲食五穀不時果實未孰木不中伐禽獸魚鱉不中殺皆不得粥於市其所以防僭妄戒奢靡禁欺偽者何其詳盡歟以視泰西之商律有過之無不及也

競爭劇烈之世國民舍剛毅其精神健全其氣體必不能自存於天演之界然則衛生學不可以不講求也愚讀月令一篇而知古人研究乎公眾衛生個人衛生之理如孟春言掩骼埋胔季春言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夏言毋用火南方仲冬言工事毋

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眾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此公眾衛生學之理也如仲夏言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仲冬言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此個人衛生學之理也夫月令一書秦呂不韋集羣儒所記而成篇也推其時以衛生為重此秦俗強悍所以樂於戰鬭也乎

泰西諸國度量齊一絕無差異其所通行咸推法國昔拿破侖分地面之天度為四千萬分以其一為度度定即以其立方之容積為量亦即以其量之重為權衡而權其立方體積之重又與度適相合參互撿校永無差異竊謂度量權衡準之於天度本中國古法與令於仲春之月言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於仲秋之月言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夫權度鈞石諸物而必於日夜分之時同之鈞之正之者蓋取其時之分析分之至無可分者即取其時之平而平之無有不平也彼拿破侖不過推究愈精耳而其理不外乎此

月令於春言其味酸其臭羶鄭注木之臭味也凡酸羶者皆屬焉於夏言其味苦其臭焦鄭注火之臭味凡苦焦者皆屬焉於中央言其味甘其臭香鄭注土之臭味也凡甘香者皆屬之於秋言其味辛其臭腥鄭注金之臭味也凡辛腥者皆屬焉於冬言其味鹹其臭朽鄭注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案此與洪範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同為五行之氣味也

今化學大旨多配合五行推氣味為之始其理中國載籍已言之

文王世子言釋奠者必有合也（鄭注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有國故則否（鄭注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案日本之崇事孔子（日本宗教雜揉難定昔有佛教神道教近有耶教而要以孔教為主）歐美各國之崇事其教祖（耶蘇天主之教雖有不同濶一教祖也）多是與鄰國合者惟吾中國三千年以來崇事孔子然則國故者莫如孔子也今者時勢既異學堂中之科學不妨中西參用至於釋奠之禮豈容別有所合乎所謂有國故則否也

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者（鄭注語論說於郊學）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有一焉乃進其等正義曰德最為上故進之宜先也雖無德而解世事或吏治之屬亦舉用之也雖無德無事而能言語應對堪為使命亦舉用之曲

藝謂小技術若醫卜之屬也據此知古者選舉出於學校也其選舉以道德爲先其有能解世事及吏治或言語應對堪爲使命者皆於學校舉之其技術醫卜之屬亦於學校習之但必於德事言三者之中而有其一乃能進其等於大衆輩中耳夫道德者卽今科學之修身及人倫道德也世事及吏治者卽今科學之歷史地理理財商政各國語文之屬也言語應對堪爲使命者卽今科學之法學交涉學之屬也曲藝者卽今科學之工藝及醫學之屬也夫古之論說於郊學者必取賢斂才蓋有可必者在也今之學堂其果有賢才出其中乎吾願有教育之責者求爲可必之道

泰西諸國國必有政政必有法其法法官掌之雖以君主之尊不能爲其執法權（如英國當古士第司時舊有愛爾蘭人殺死罪之公判者王欲自行特權命愛爾蘭總督赦之首相羅斯爾不從謂非經責任大臣之手不能行此權其事遂止）案此本中國古義也文王世子言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於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其下文又言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據此是公欲枉法宥一公族而有所不能也夫欲枉法宥之而不能則知欲枉法殺之而亦不能此豈非有司執法君亦不得違其法之意乎

日本中谷延治講義曰法國大學校之規則亦有與他國異者他國大學開講僅大學生聽之法則縱人旁聽謂之公開講義又有非公開講義則異常嚴重不許旁聽愚案禮記文王世子云世子齒於學國公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孔疏曰國人謂不知禮者疑而發問據此知古者大學公開講義國人得而觀之也（後漢書儒林傳序言明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亦是公開講義）然必公開講義偶一爲之國人聽之可也若平日學校開講究以嚴重爲主若任人旁聽恐紛擾之弊滋而學校之規制壞矣

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祭義曰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據此知古人學校之制不分貴賤雖以太子世子之貴而與國人齒也查西國之制雖世子亦入學且必當兵三年其入兵輪學習者必從水手而起善哉學制古意猶存

昔希臘人柏拉圖嘗著一書虛搆一大同理想之國家以爲大同之世人不得有私財一國所有當爲一國之公產其尤可驚者柏氏不徒倡共產而已乃欲並妻子而共之謂人不獨妻其妻不獨子其子貨不藏己力不爲己則姦淫不興盜賊不作而世乃太平柏氏此論有謂與禮運大同之說相類者夫禮記一書半出漢儒之手非盡聖賢言論也故其書純疵互見而禮運則疵之甚者耳（黃氏日抄曰禮運雖思太古而悲後世其主意微近於老子困學紀聞曰呂成公謂蜡賓之歎前輩疑之以爲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爲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論案先儒謂禮運爲老墨之論其說是也）柏氏襲禮運而誤之甚也亞里士多德者柏拉圖之弟子也嘗著論駁柏氏共產之說謂凡人類皆有利己之性爲萬行宰財產歸公則減殺其自利心而人道將有所大害故無論爲一人計爲一國計皆當以保護私有權爲重況共產主義推行而紛爭之跡終不可絕也亞氏糾

柏氏之失可謂深切著明矣雖弟子不能爲其師諱也乃今之世竟猶有承柏氏謬說牽合禮運欲以破中外之界此其人在中國爲亂民在外國亦爲敗類

宗教家之論言天國言一切衆生此其博愛主義世界主義亦如禮運言大同之世也第就其言而觀之豈不至德而深仁也哉雖然此等主義其脫離理想而徵諸實事果可期乎此其事雖待至萬數千年後而不可必竊嘗疑禮運所述孔子之言必有依託且卽爲孔子之言然其言大道之行有志未逮不過有此大同之理想而已夫以孔子所希望而不敢必者今日將安取之夫國與國相接而有競爭競爭者文明之母也若曰並國界而破之無論其事之不可成卽成矣而競爭絕毋乃文明亦與之俱絕乎況人之

性非能終無競爭者也然則大同以後不轉瞬而必復以他事起競爭恐彼時返爲部民之競爭而非復國民之競爭是率天下人而復歸於野蠻也今之言新學者動曰團體團體二字雖襲外國名詞而不免粗俗然意義未可厚非今卽以團體言之宜以國界爲團體而不可以世界爲團體苟對於世界而知有國則團體正矣

今人可以作禮樂乎曰可禮運曰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據此是古禮之不宜於今者可不必盡從今禮之爲古者所無者可以義起耳今時會既異外患日逼一切舊制弊竇叢生外人迫我以不得不改之勢而我之廢科舉立學堂改刑律整武備以及農工商醫各業亦既略有變通矣

而官制之兼倣禮文之繁重條例之瑣冗器械之苦窳文字之複雜皆當逐漸改良以進於文明之域此記所謂以義起者也

五倫之中兄弟朋友固爲平等至君臣父子夫婦豈可以平等之說施之哉然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夫之於婦亦有當盡之義務禮運言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蓋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君臣各有當盡之義務也（昭二十六年左傳云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與禮運所言義同又隱三年左傳云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義亦同但傳之二文皆以國家之事言之故先君臣後夫婦禮運所言從親者始以漸至疏故長幼君臣在後）夫天下之事有義務而後有權利禮運於十者謂之人義之下卽曰講信修睦謂之人利蓋明明謂欲得其權利者當先盡其義務耳

種類之學微矣以西人之極深研幾凡事必求其根柢而後已至

於種類之學則亦不能碻詳其所由來蓋遙遙千萬年以前中國未有伏羲神農西國未有挪亞摩西其時狉狉榛榛（萬國史記言有伯剌斯日向的士列里熱斯諸族皆野蠻居洞中以攻獵爲業食生肉野草服獸皮祭祀以人爲牲等語）如禮運所稱汙尊抔飲蕢桴土鼓營窟橧巢茹毛飲血食草衣皮之俗蓋徧地球皆然（今非美南洋等土人猶恍惚見之）自中國神聖叠生西國亦生賢智此心同此理同然後洗野蠻土番陋習而後有所謂衣冠之族神明之裔

聖門師弟類皆有尚武之精神以禮記言之如禮器載孔子之言曰我戰則克是孔子固文通武達者也然猶曰聖人也非大賢以下所能跂若中庸載子路問强而子先詰以南方之强北方之强又曰抑而强與鄭注而之言女又下文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云云鄭注此抑女之强也夫所謂女者蓋指子路言之是子路有

尙武之精神也然猶曰子路好勇其素性使然未可以責之聖門諸賢至如子夏固謹守之士也而於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辟也者嘗懸懸致問見曾子問又如曾子固誠篤之士也而嘗謂戰陣無勇非孝也强者强此者也見祭義據此知子夏曾子俱有尙武之精神孟子言孟施舍似曾子伯宮黝似子夏是二賢之養勇孟子亦許之夫以子夏曾子爲聖門最謹守最誠篤之士而猶有一種雄毅剛勇之氣則其餘可類推矣自後世儒者不知武備以優柔爲德以文弱相尙而儒者遂爲世詬病反以是歸咎於聖門不大誤歟

凡立憲君主國之憲法皆特著一條曰君主無責任君主神聖不可侵犯二者名異而實同也惟其不可侵犯所以不可有責任斯義也禮運言之矣禮運曰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

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夫君立於無過之地者因天地自然之利委教養之事於人而君無責任所以不至見過禮運又曰君者所明也鄭康成訓明爲尊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夫惟君爲人所明所養所事故無有過不足失位之弊使君而明人養人事人則必有責任不盡其責則必見過此君不可以有責任也經義如此其與今立憲君主國之憲法殆無以異

禮運言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鄭注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爲梁用火謂司爟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用金謂卝人以時取金玉錫石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齊視春時云云其解合男女三句謂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司士稽士任進退其爵祿也案此皆今日新政之必要也誠知以時漁爲梁之義則漁業公司當實力開辦矣知變國火救時疾之義則各省瘟疫盛行當設法以防之矣知卝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之義則各礦產不可棄之於地使外人垂涎矣知山虞以時斬木之義則山林之政當立林麓專部以統之矣知飲食視四時之義則生理衞生學不可以不研究矣知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之義則人民之昏姻宜遲當制爲年限矣知進退其爵祿之義則冗員可裁官制可變而俸祿不可過薄矣

天下之隱患莫患於游惰之民及不帥教之人太多而國家漫無所懲儆也玉藻言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鄭注惰游罷民也縞冠

素紕凶服之象也垂長緌明非旣祥玉藻言元冠縞武不齒之服也鄭注所放不帥教者此可知古人於游民及退校之士另爲一種衣服以恥之使之不列於齊民今中國法律太疏於惰游及不帥教者勢難以古人垂緌五寸元冠縞武之例繩之然於此輩縱不能凶服恥之而斷不宜令其冒爲雅服也近來各省游手之人退校之生往往冒充軍人及學生其衣服與營中及學堂所製者無從分別此輩在外肆行無忌其有壞於軍人及各學堂之名譽良非淺鮮有政學之責者其亦聞之否耶

禮記下

平江李元音子韶甫著

大英國志曰格蘭偉兒官外部當波王去英之時餽以御容一四周嵌金剛石格蘭偉兒受容返石以人臣不得有私交案格蘭偉兒所處卽郊特牲言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之義夫人臣之不敢貳君者由於尊君尊君者必愛國愛國者則國界必持之甚嚴國界旣嚴所以無外交彼外國人尙明斯義柰何中國之爲人臣者竟有私交外國而輸情於外者乎

郵政不始於泰西葢中國古制也古者井田之制行而郵政隨之郊特牲云郵表畷阮氏揅經室集曰郵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郵

從邑從垂垂遠邊也垂從土從𠂹𠂹草木華葉垂象形也古者邊垂疆界其始必正其四至焉四至之邊必交木爲表𠂹綴物于上以準遠近之望而分疆界此垂之所以從𠂹郵之所以從垂也垂之遠近者必分程途里數故鄭康成注周禮掌節云若今郵行有程矣阮氏又曰郊特牲所謂郵表畷者郵乃爲井田上道里可以傳書之舍也表乃井田間分界之木也畷乃田兩陌間之道也案阮氏引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之說又引周禮鄭注郵行有程之說又自謂郵乃井田上道里可以傳書之舍是以郵表綴之郵爲傳書之地矣此可見古者井田之時郵政盛行自後世井田廢而郵政亦廢

日本葛岡信虎法制大意曰妻則後見人之責在其夫後見卽羅馬阿利脫之意羅馬舊法女子幼從父嫁從夫夫死聽命於家長頗近中國三從之義傳之今日妻隨夫居其法律行爲仍必由夫監督泰西男女平權在法律上亦未盡然葢女子終身有後見人也愚案郊特牲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此中國三從之義羅馬舊法女子亦有三從與中國同惟夫死聽命於家長與中國夫死從子頗異然夫死從子究無防閑不如夫死聽命於家長其義爲長

今之言新學者動稱西國男女平權似彼中妻欲有所作爲其夫不能制之而豈知不然日本葛岡信虎法制大意曰妻有隨夫之義務夫妻有互相扶助之義務妻之身分隨夫之身分而定妻之法律行爲必經夫許其權利義務盡沒於夫之權利義務中此各

國之通例也案葛岡君言各國通例者葢謂妻之隨夫而制於夫係泰西各國之通例耳而吾謂妻之於夫其禮法無中外古今不甚相遠也郊特牲言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又曰婦人無爵坐以夫之齒雜記曰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此非妻有隨夫之義務乎非夫妻互相扶助乎非妻之身分隨夫之身分而定乎

曲禮言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郊特牲言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此可知古者人人當能射也其有不能者惟有疾之人而後可免耳夫古之射卽今之體操也今之槍礮也以古者人人當能射之義繩之則今人人宜熟體操人人宜精槍礮然試問能此者幾人乎以古者不能射

則辭以疾之義繩之則中國四百兆人大半皆有負薪之憂者也
何怪西人目爲遠東疾夫哉
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鄭注夫遂陽遂也此可知光
學之陽遂古之人設官掌之矣夫司烜氏之夫遂卽禮記內則之
金燧也內則云小觿金遂鄭注金燧可取火於日凡爲人子者所必佩也降及後世古
意寖失國家於夫遂無復官守矣而人子事父母凡應佩者皆闕
然遑論金燧此皆由於光學之不講也竟以玻璃鏡取火讓西人
擅光學之盛名何其不學之甚耶
乘槎筆記曰埃及婦女出門以長帕蓋面惟露兩眸案此古義也
內則云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此與埃及之長帕蓋面無異攷西
國政教近則本於羅馬遠則祖乎埃及埃及之地介乎歐亞之間

彼之流風善政有疑其自中國流入者理或然也
內則云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
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之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他人
無事不往案古者自大夫以上子生三月之內卽置師保傅三母
士庶之家則妻自教養其子蓋古人最重家庭教育凡身體之發
達知識之開通德性之純固莫不於此基之故英儒陸克氏專主
家庭教育瑞士裴司塔若藉氏亦謂兒童之受教必自母始若初
生時則體育尤爲重要故垤氏實踐教育學於幼兒之榮養論之
特詳其言乳母須擇壯健明敏誠實溫良者正與內則之言相符
合
西國凡幼童入學教以淺易算數及明易之地圖所以開其智也

而其法實始於中國內則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教之數日
十年學書計案數者一至十也方名謂五方也數日者六甲也書
計者六書九數也計者數之詳也漢書食貨志云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與內則所
言相同惟漢志六甲五方書計皆以八歲學之與內則異此非教以淺易算數及明易地圖之
證乎自後世以科第取士父之於子師之於弟其入塾卽課以五
經四書彼學童烏知大學之道與夫乾元亨利貞爲何物哉此性
靈所以汨腦力所以傷也不謂西人教育猶存古法
日本波多野貞之助曰全球各國就學之年惟瑞典挪威地處寒
帶腦力發達較遲故以八歲爲學齡其餘凡處溫帶之國均約以
六歲爲適中案童子六歲就學亦古法也內則云六年教之數與
方名此古人六歲受教之證

內則云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鄭注諒信也請習信謂應對之言
也此西人最重然諾自幼卽以誑語爲戒其信實由於教育之義
內則云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鄭注先學勺
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此西國官員武貴於文學業武深於文之義
內則云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此西國人民年三十始爲成人則
使之結婚之義內則於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之下言博學無方
鄭注方猶常也至此學無常在志所好也此西國人民年未滿三
十者學堂功課有限有程其不爲之限程必年在三十以外之義
西人學堂皆立體操定課每日以一二小時爲之此中國古義也
內則云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聘義云勇敢強有力所以行
禮南皮宮保勸學篇引此以爲體操之義今卽南皮之意而廣之

如月令於孟春之月言命樂正入學習舞於仲春之月言又命樂正入學習舞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以及投壺射義皆所以活潑其性靈堅壯其體魄寓體操之義於其中也

國家人民無論男女皆當受教育固也第男與女或合教或分教以及年限教科各國不同美主合教自小學中學以及大學其年限教科無一或異而社會重女輕男之風特甚英則修業年限同而教科異重女輕男之風稍次於美德則教科不同年限亦較少而男女視爲平等至日本貴男賤女自昔相傳與歐美恰成反對而自維新後極力振興女學又以男女各有特長義主分教（尋常小學校第一第二兩學年男女生徒合爲一級至第三學年除單級學校外可分教者必分教之高等小學校以上則未有不分者也）愚謂日本女學主分教者是也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

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又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注婦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成之者女師也夫曰十年不出是受教之時不與男同也曰執麻枲等曰德言容功是立教之科不與男同也曰姆曰女師是設教之人不與男同也本經文之義以定東西洋女學之是非惟日本義主分教爲宜

長沙日報言泰西各國皆有鄉官如我國古代閭胥比長之制專司查察地方戶口民間始生之子女必告之鄉官即在吾國租界之中亦往往仿行其法歲一會計案始生子女必告之鄉官不第西國爲然也內則云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是生子告諸官府本吾中國古制也今者 國家志在立憲矣竊以爲憲政所及必參以地方自治之制然欲地方自治之井井有條必先清查戶口既清查戶口則此後民間始生子女必告之官

朱子語錄曰內則必古昔學校教民之書此可知古學校中之教科書必須選輯不用前人硬本子 奏定學堂章程言教科書應須發目錄令京外官局私家合力編輯書成後編定詳細節目講授正與經意相符又明儒張氏怡曰此篇專主教家者言故名內則然非在人上者命官垂訓下民何能知而由之故首冠以后王命冢宰降德（張氏怡之說見義疏之通論） 如張氏言是古者教育宗旨必由君

相宜示近年管學大臣及鄂督遵 旨重訂學堂章程正與經意相符

昔斯巴達之雄霸希臘羅馬之峙立歐洲日耳曼蠻族之戰退羅馬人種非有絕倫之智慧也不過體魄強壯而已蓋有堅壯之體魄而後有不屈之精神而後能有莫測之智勇近世英法德美俄日本各國水陸之師勇悍而各不相下者推原其故蓋各國於體育一端莫不視爲飲食衣服之切要而體育尤得力於小學校惟其植之有素所以能負重荷遠而開拓世界也中國軍民之不如外國者原因不止一端而以體育不講爲最雖然此後世始如是也而在古時則不然玉藻言戎容暨暨以至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此其軍國民之精神何如是之振厲發揚乎

識者謂原於體育之有本（鄭康成於盛氣顛實揚休謂盛身中之氣使之闐滿其息若揚氣之體物也正義曰此一節明戎容之體鄭孔皆言體可知戎容暨暨云云皆原於體育）排斥變法者固爲泥古之迂儒然事事效法西人甚至舉中國之名教綱常聖經賢傳而亦棄之則其弊更不可勝言善哉南皮宮保勸學篇之言曰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斯言也爲千古變法者不易之定理大傳曰立權度量攷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夫大傳所謂權量文章諸事即南皮所謂法制器械工藝也大傳所謂親親尊尊諸事即南皮所謂倫紀聖道心術也誠知可變不可變之由則雖日事變法而不悖於道

大傳於權量文章諸事則曰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於親親尊尊諸事則曰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夫變法者朝廷之事也而必曰與民者何哉蓋法制之弊俗習相沿已久積非勝是之譚萬口一詞牢不可破自非上之人有卓識定力未有不爲庶民之議論心志所轉移者也夫民情不可拂而亦不可狃也法度文章可隨時損益也民以爲不便無妨與民更新綱常倫紀斯古今定義也民知所率循不得與民改革

中國古禮以世數而定遠近親疏之等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中庸曰親親之殺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皆是此例）西國於親疏之間雖不如中國上殺下殺旁殺之嚴密然其世數遠近親疏亦有等殺也日本葛岡信虎法制大意曰親族連續之期必有限制故有親等親等各國不同大約以世數而定自本身起算上至幾何世下至幾何世即以定遠近親疏之等案葛岡君謂各國者蓋謂泰西各國也謂各國皆以世數而定遠近親疏之等也

中國古者最重宗法即以禮記言之如喪服小記及大傳皆言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而大傳所載大宗小宗之分尤詳此禮雖不能純之西國而西國亦有其意也日本葛岡信虎法制大意曰長子之子先於次子長子無出則次子之子仍先於三子（原注即大宗不絶之意）各國通例案葛岡君謂各國通例者蓋謂泰西各國皆然也此可知西國亦有宗法

少儀言士依於德游於藝正義釋游於藝謂敖游於六藝是士人亦當知工藝之事也少儀言工依於法游於說正義釋游於說謂游息於規矩法式之文書是工人亦當知讀書之事也至兩言游者蓋游戲游息皆是學問

學校之制惟吾三代爲最備而莫詳於禮記一書學記言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立學之等也內則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學書記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學禮受學之序也學記言比年入學中年攷校以離經辨志爲始事以知類通達爲大成課學之程也大學一篇言大學堂之事也曲禮少儀二篇言小學堂之事也內則一篇言女學而重在家庭教育之事也學記一篇言師範學堂之事也文王世

子一篇言人無貴賤皆當入學雖王世子而與國人齒也樂記一
篇係於學記之後卽學校中有音樂科及唱歌之事也夫西國學
校之制何以能完備若此哉蓋自中國展轉流入也是義者中國失
其義而外域得之今又以還之中國
學記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孔疏建國謂建立其國君
民謂君長其民內則設師保外則設庠序以教之故云教學爲先
據此學校與國民相關古有明徵也德國小學校直譯爲國民學
校卽是此意（英美法及日本學校情形雖有不同而大要以教成國民爲主）由是言之則我國今
日學校宗旨惟在養成中國之民而已
國欲自强非大興教育不可學記言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
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今東西洋各國之能

自强者皆由知此義而來曩時德爲拿破侖所破謂欲再造德國
非使國民知教育不可教育既興遂復法仇而法與德國戰敗後
日懷報仇之心凡政治法律工業等皆欲凌駕德國而於教育尤
注意焉此歐洲知困然後能自强之證曩時日本制沿封建政逮
諸侯國內大亂至維新時治權統一始須全國學校之制廢家塾
及寺子等屋悉變爲黌序三十年來國勢蒸蒸日上此亞東知困
然後能自强之證
日本中谷延治德法英美教育制度曰德國大學校分四科一神
學科二法學科三醫科四哲學科合此四科搆成一大學修業年
限無定大約三四年不等然必入學三年始受考試三年者乃受
考試之期非卒業之期也案三年考試乃中國古制學記言比年
入學中年考校鄭注中猶間也鄉遂大夫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
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此卽入學三年始受考試之義
學記云退息必有居鄭注有常居也孔疏退息必有常居之處各
與其友同居得相諮決不可雜濫也此西國學校寄宿舍之義也
寄宿舍辦法泰西各國略有不同而莫善於英日本波多野貞之
助曰寄宿舍於品行學術皆有關係英國所以造成士紳與訓練
軍隊皆重在寄宿舍教育愚以爲今各省學堂大興如寄宿舍之
類所當規畫盡善也
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
年視論學取友正義曰一年視離經辨志者謂學者初入學一年
鄉遂大夫於年終之時攷視其業案記所謂視者卽各國學校視

學官之謂亦卽監督之謂日本中谷延治講義曰美國學校監督
除政府長官爲第一監督外其次又有三種一州視學官猶日本
之府縣視學官二市視學官三郡視學官猶日本之郡視學官也
美國教育家謂監督爲學校制度最不可缺學校如無監督必不
能生善良之結果近來諸市有最良之學校必經敏捷監督視察
始達於高位故凡學校之組織與改良教授法及紀律監督之功
爲最多案中谷君謂學校之達於高位監督之功爲最多其說是
也今湖北學堂爲各省取法者吾以爲監督之功多
學記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鄭注息謂作勞休止之
爲息遊謂閒暇無事之爲遊是息遊亦學校不可少者也西國學
校之制每言若干分鐘一小憩及禮拜日休沐此卽作勞休止爲

息之義也西人最重遊戲其遊戲之具不一端此卽閒暇無事爲遊之義也葢西人最重衞生常言學業過勞則傷腦力而於幼童尤甚大抵彼中學校息遊時刻各地不同各學不同然多寡久暫之數皆經體驗而來斟酌盡善者也而其理則學記已啟之

英軺私記曰英人工賈之役皆力作半日游衍半日官紳則治事半年休沐半年每歲自春初開會堂至六月底卽各散歸謂之散會堂其人或反鄉國或之他國或攜其眷屬逍遥海濱假息蘇愛兩島案此亦學記息焉游焉之義葢西人最重游息其游息有定時不似中國官紳學校工賈等無游息之定時而無往非游息也

西國學校最重游戲游戲之種類必按生徒性情學業之層級而定其活動手足之游戲如競走競跳暗捉繩飛鞦韆以竹作輪圈

推轉而逐之類所以熟練四體有動作之便葢也其活動心意之游戲如計算猜謎揆形及仿肖動物及摹擬人爲之類所以練其心意導之於靈敏縝密也其團體游戲如綱引擬戰以杖擊球以足蹋球隔綱擊球之類所以提振其爭勝之精神而節制之而保護之也西國學校之重游戲如此或曰古者學校無教人游戲之事余曰不然少儀言游於藝游於法學記言息焉遊焉俱有游戲之義含乎其中也學記言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鄭康成訓興爲歆南皮宮保勸學篇謂卽西人學堂兼有玩物適情諸器具之義然則學校之有游戲亦古人之成例非獨西人爲然也

日本波多野貞之助曰美國有小校生徒初入校時習國語算術諸學不能領受後教以手工始領會而有興味此卽學記不歆其藝不能樂學之義（歆字從鄭義）今西國小學校皆有手工此雖爲後日實業生活之地其實小校生徒非此不足以助其興味使之樂學也

教科必隨學者之程度依教科之次序由初級而進級由單純而錯綜由普通而專門漸次發達未有紛然雜投而能收其功效者也西儒廓美紐司氏曰教育須逐漸進步譬如盛水於狹小之瓶苟非滴滴流進而欲傾瀉注入之其捍格也必矣故授業不可過於繁重時刻亦不可過長案此所以防强權教授之弊也其理非西人始發之學記曰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記所言如此

與廓美紐司氏之說何以異乎以此見西國教育之良規我中國古人早已言之

湖北遊學日本師範生參觀筆記於觀高師範等學校附屬小學校一條言繼觀理科係講發音之强弱及傳音之速度棚橋先生謂此教習所教甚善然惜其事事皆先言之近於獨斷的不能舉隅以待學生之反如教習所講音一秒二百間到耳此語不宜說出當先問學生汝等見放礮乎如云見之也則問先見光乎抑先聞聲乎云云案學記言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鄭注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啟發也）又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正義曰聽語謂聽其問者之語旣不可記問遂說教人之時必待學者之問聽受其所問之語然後依問爲說之也若受業者才力苟不能見問待憤憤悱悱之間則師然後乃示語之矣）此卽棚橋君言教習不當事事先

言近於獨斷當先問學生之理

學記言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此蓋言以學名家者子紹父業也宋君育仁言西人由書院出身以學名家者往往子紹父業有箕裘之意（原注如律法醫工藝皆以學名者）惟商與粗工及尤術署公人若司計若工兵爲各色經手若租房若雇傭諸等則各不相顧爲多如宋君言可知西人以學名家者父子多同業不以學名家者父子多異業也

西法有軍樂隊以作戰士之氣今中國無之吾意中國雅樂未亡之時亦必有所謂軍樂隊者史記律書言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太史公所言與西人軍樂隊

之意頗合然猶曰史也請徵諸經如樂記言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琴瑟之臣則思志義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此雖未必定指軍樂隊然西人軍樂以作士氣不過欲爲武臣封疆之臣志義之臣將帥之臣而已且可徵中國古樂足以動盪血脈振厲精神感發志氣也自鄭衞之聲日熾而古樂亡而軍樂亦亡降及後世軍中所用者不過拉叭金鼓以爲號令指揮之具而無所謂軍樂兵卒之所歌唱不過俚曲淫詞而無所謂軍歌感發激厲之無由何怪軍氣之不揚哉

樂記載孔子語賓牟賈曰樂者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又曰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案發揚蹈厲與駟伐盛威今歐美各國與日本之軍樂軍歌恍惚有此氣象夫中國今日軍事之不如列强其原因非一端而音樂之敝亦其一也慨自雅樂云亡由秦漢以至今日大抵皆靡靡耳靡靡之音哀怨之氣彌滿國內適足以柔人之體弱人之國而有餘誠能師各國之軍樂軍歌以堅其獨立之性質壯其尚武之精神安知古樂不能興乎又安知軍事不能振乎

中國之勝於外國者人數之衆多而已此外農工商諸業無一不瞠乎後矣李提摩泰時事圖說於各國人數圖則以中國居首（約計三百八十兆）至各國金產數目圖中國在美國澳洲俄國之後各國出口貨價目圖中國在英德美法印度俄比意之後然猶列等也至各國識字人數圖鐵路圖各國銀產數目圖列國出煤圖鐵鑛圖竟無中國字樣而又於各國存煤圖中國第一以此見中國人數

之多爲最而貨棄於地者亦爲最也禮記雜記言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正義曰彼之與己民衆寡均等而他人功績倍多於己由不能勸課督率故君子恥之夫以衆寡均而功績不如者君子尚引以爲恥況我衆於彼數倍而功績不如彼者不可以道里計是由於不能勸課督率也豈非莫大之恥乎

欲求技藝之精惟特上之人有以勸勵之耳坊記云尙技而賤車則民興藝鄭康成謂賤車爲賜車服據此知古人技藝優長者朝廷因而寵錫之也後世輕視技藝車服之錫無聞而其事獨著於泰西如英人瓦忒因茶壺騰氣衝蓋有聲始悟水得熱而化氣漲力百倍遂擬汽機之用英主錫以世爵阿克來造機器以火力代紡廠功告成試之靈巧聞於英主錫爵勞之克德來因火輪紡既

作思變通其器定能代織迨十餘年機器始成而家業已消乏矣旋鬪於英主乃嘉獎之酬金三萬德國鉚工克虜伯製後膛十子連珠來福鎗礮德王予以文憑錫以子爵凡此之類其與坊記所言尚技而賤車者何以異乎此泰西民之工藝所以日新月盛也

萬國公法曰公法之說創於荷蘭儒者虎哥各國公師互相辨論其大旨有二一曰性法本人心之同然以定是非卽所謂率性之道也一曰義法本人心之是非以定各國交接和戰之準卽所謂修道之教也而推其所出仍本於天人心所同是卽天之所嘉卽萬國所當共守人心所同非卽天之所棄萬國所當共戒卽所謂天命之性也愚謂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本吾中國聖賢至精至粹之言豈彼中公法家所能體會哉然彼

中布衣之士持空言以救世尚能取法乎上竊取中庸之意雖不免坿會支離之弊然其言究多合於理也特彼政府未能悉依公法行之耳

曾惠敏西學略序引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因謂天下事業文章學問術藝未有不積小以高大由淺近而臻深遠者泰西之學學成而精至者大抵攄風霆而揭日月奪造化而疑鬼神方其授學伊始往往舉孩提之童所能言能知匹夫愚婦所不屑道者筆之爲塾鈔編之爲日課耆彥師姆諄復道之不以淺近爲恥翻以躐進爲戒因舉泰西光色及寒熱之學由淺近以至乎通神明而參造化者以明之襲侯之意蓋謂西國光色寒熱諸學變化無垠窮高極遠而原其始不過至邇至卑之理愚謂世之人誠知西學之精粹者不外乎中庸之道則一切奇衺之術詭僻之談可以祛

中庸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格致之義也西人格致之學其精微之極至於通神明贊化育可謂天下莫能載也然格致家謂萬物皆若干阿屯所成阿屯者其小無內之稱也加造屋係積累若干磚所砌爲文係積若干字聯絡而成化學則積六十餘質所作然原質又係何物格致家則謂若干阿屯也若用極好之顯微鏡窺之能將一分之質視爲三百丈之長此則雖至小之物可加三十萬倍然猶未能見質中之阿屯也格物家謂將阿屯一分寸分爲五千萬分可得阿屯之大小焉其阿屯之最相近者爲實質光不能透入此豈非天下莫能破乎

安那薩哥拉古時雅典學派之鼻祖也其學術分物質爲無量數而同時有與之反對之一學派稱曰阿屯派倡自德謨頡利圖成於伊壁鳩魯皆言物質之數有限而可得剖分剖分至極微以不剖爲限命之曰阿屯案分物質爲無量者卽中庸語大天下莫能載焉之義命物質爲阿屯者卽中庸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之義

英美二國智育德育體育三者竝列德國則體育與智育德育不竝列日本教育初仿德國近亦仿英美教育三者竝列然日本山路一遊講義又謂三者似不宜竝因製爲表以德標首竊謂三者竝列是也近日　京師大學堂所編輯之經學講義言智育德育體育三者精爲言之卽中庸所謂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云云夫以智育德育體育三大端今東西各國視爲金科玉律者而

其義早見於中庸可見中國聖道之大也

中庸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竊謂中庸所言天擇之義也攷十八世紀英儒達爾文之物種探原即發明物競天擇之義蓋物競者物爭自存也天擇者天擇其宜存者也自民物竝生於世爭思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其繼也羣與羣爭卒之愚弱者敗而强智者勝其尤强尤智者尤勝故其自存而遺種者必其極强而智合於天然之界非是者不足以自存不數傳而其種漸歸消滅若天之有所擇於其間故謂之物競天擇

中庸言天因材而篤即所謂天擇也栽者其宜存者也故培之傾者其不宜存者也故覆之由動植物之蕃耗推之於種族之盛衰治化之進退莫不宜然然則人毋徒任天也惟在勉爲强智以自

存而已

中庸九經首曰修身此學校中修身科爲最要之義也泰西各國盛行耶教皆以宗教代修身惟法國不立宗教而定修身一門然其修身究不脫乎宗教夫西國崇尚耶教中國崇尚孔教此截然不同者再觀西國學校修身科不離乎宗教之恉則知中國學校修身科不可離乎孔教之恉（日本昔有佛教神道教近有耶教然中國傳入之孔教正大無窮崇尚已久現彼各學校所教之修身雖不題爲孔教而實皆本之由是觀之則今中國學校之修身科斷不宜出乎孔教之外也）

人第知西人以商務爲國家命脈不知西國商務之發達由於工業之漲進薛叔耘曰西人之謀富强也以工商爲先然論西人致富之術非工不足以開商之源則工又爲基而商爲用案薛君所言即斯密氏原富之餘論也夫斯密亞丹爲重商主義者也此學

派之論其視工商業尤重於農業而工又重於商以奬厲工藝故外國工人來移住者最歡迎之夫工人之來而歡迎者益招徠遠氓廣製造而增出品百貨流通財用斯裕中庸言來百工則財用足即是此義斯密氏能見及此所以爲西國計學之祖歟

中庸言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今歐洲各國度支往往出多入寡皆因設官繁冗事不兼攝之故而又給祿豐盈食浮於人以致經費常患不足然彼秩雖充而事克舉各司其事不越其位不懈厥職也彼祿雖厚而法尙廉凡權征稅餉具有常度涓滴歸公不得朘民爲生也

湖北遊學日本師範生參觀筆記於觀巢鴨監獄署之事有曰爲工者所獲之值半充經費而存其半俟出獄時給之此外造飯汲

水種菜灑掃運物皆犯人爲之炊室有獄官一爲記食量加減表飯則麥米相雜惰者減其食以懲之愚謂記食量加減及惰者減其食以懲即中庸言既廩稱事鄭注引周禮稾人職曰乘其事攷其弓弩以上下其食之義也

中庸言日月星辰繫焉而西人言七政各有一天似西人之言與中庸相背而非背也梅氏厤學疑問曰問傳言日月星辰繫焉而今謂七政各有一天何據曰屈子天問圜則九重孰營度之則古有其語矣七政運行各麗一天此其說不自西人始也但古以天如碁局而不動而七政錯行如碁子之推移西人之說則謂日月五星各麗一天而有高下其天動故日月五星動非七政之自動也又曰既各麗一天則皆天也雖有高下而總一渾灝之體於中

庸所謂繫焉者初無牴牾如梅氏言是西人言七政各麗一天仍不背於中庸日月星辰繫焉之旨

中庸知仁勇三達德此中國道德教育之大端也而豈第中國爲然乎日本道德教育卽本三達德也而豈第日本爲然乎古之希臘其教育之旨亦有此知仁勇三大端日本山路一遊講義曰日本道德教育大概本之中國玆就世界上道德教育比較言之中國孔子所謂智仁勇三達德者歐洲古時希臘哲學家普羅拖分爲四綱曰明知（原注訓明知爲深慮）勇氣節制正義（原注訓正義爲克己）是也明智卽知正義卽仁勇氣節制卽勇比類以觀仍屬一轍但希臘所謂智慮者以實事求是爲主與東亞之蹈於空虛者略有不同玩山路君之言蓋謂中國之言智者蹈於空虛不如古希臘之實事求是

也竊謂中國後世之自矜爲智慮者誠不免於空虛而在孔子所言好學近乎知好學者正實事求是也夫以哀公之惰魯國之弱孔子進之以知仁勇而又曰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自非實事求是烏能至於此誼哉

日本矢津昌永地理學曰地球爲太空中運行之一遊星與他諸遊星共成一統系是爲太陽系此系中重要遊星凡八各有定行軌道太陽居中水星在外金星又在外地球又在外有月繞之又依次而外爲火星爲木星爲土星爲天王星爲海王星火星木星之間尙有小遊星案此所謂系者卽中庸日月星辰繫焉之義蓋系繫二字音義皆同（說文系繫也廣雅系相連繫也後漢書張衡傳系曰注系繫也）

中庸言地之廣大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此重學之義也重學彙編傅蘭雅曰地球全體較地面各物之體大至無比所以地之攝力能勝諸物彼此自相攝之力案謂地球全體者卽經言地之廣大也謂地面上各物者卽經言華嶽河海萬物也謂地之攝力能勝諸物彼此自相攝之力者卽經言載言振及不重不洩也

中庸言書同文行同倫今中國之與西洋似乎書不同文行不同倫矣然不同之中有同之理存何以言之五洲之內凡國之文字同者則法律同政俗同好惡同蓋書同文則行同倫其事相因必然之勢也今中外之文字主形主音旣極不同矣而原其初則固同者也泰西文字咸推法國法文本於羅馬羅馬本於希臘希臘本於埃及而埃及古文以形相合其字直行是古之埃及與中國

同文也西方文教遠祖埃及則古中西文字本相同耳惟古之文字同所以西人政學往往合乎三代之治蓋書同文亦行同倫耳

近人論西國格致皆以大學致知格物之說牽合之（拘儒無論矣其號稱西學者如江建霞格致源流說謂大學一書所云致知在格物直抉千古之奧薛叔耘四國日記謂格致之學在中國爲治平之始基在西國爲富强之先導李合肥格物入門敘謂大學格物之說必兼二義自古迄今解格物者七十二家大旨不外窮至扞禦）卽西人略讀中國書者其論格致亦以大學爲辭（李提摩太中國宜求格致之學論曰三代以來風俗敦龐學校之士無不講求實學故大學之首章言治國平天下之道卽以致知格物爲本）豈知大學格致與西國格致截然不同乎惟張宮保勸學篇曰至誠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是西國格致之義也斯言也可謂确不可易矣（曾惠敏西學略述序引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之文又謂泰西之學學成而精至者大抵奪造化而疑鬼神其授學伊始往往孩提之童所能知言匹夫愚婦所不屑道云云惠敏蓋知西學格致合乎中庸之旨與南皮所言無二理也）

中庸言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鄭注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案經明言生乎今之世下文又曰今天下車同軌云云又曰今用之吾從周是孔子固從今王之新政也而特慮愚賤之夫不知今王新政可從反而從古故曉而儆戒之然則鄭君所言正得經意乃近人俞蔭甫謂古之道卽先王之道引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之文謂反古之道而裁及其身義殊可疑又引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孔子對哀公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之文謂卽此而言足知鄭義之非愚謂俞君可謂守舊之極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先王之道如綱常倫紀性法心傳無所謂新舊萬古不可變者也若禮樂制度文章則當因時立制經言非天子不議

禮不制度不考文則惟天子可以隨時議禮制度考文矣夫以當時天子所議所制所考之新政而愚賤不知服從必反而從古安得不裁及其身乎雖然新政可從而舊法亦宜保守二者相反而適以相成今　國家講求新政而二三大吏慮歐化主義大興不足以範圍今後之人心而亟亟焉謀所以尊經存古豈無見哉

中庸言尊德性而道問學此二事朱陸之學所由分也朱子答項平父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論問學上多今之學者決無與孔孟直接之人則必由程朱陸王以間接矣夫科舉之弊昔人以爲祿利之路陸子靜白鹿洞講義專指科舉之士切中隱微深錮之病朱子亦謂科舉不廢人才不出近今所以廢科舉而立學堂者以科舉不勝其弊也然吾見今之學堂諸生大抵皆爲利祿來耳泰西學說頗趨於樂利一派使學者專務爲此恐益少而害多然則今日欲存孔孟之學則當自存程朱陸王之學始近日貴州朱學使請定全國學生爲國家學派摺言擬請各學堂皆以朱子白鹿洞學規爲宗旨並取陸九淵喻義喻利章講義及王守仁劄宗周學案中辨析義利之精者揭示於堂俾諸生有以植根本而端趨嚮朱學使之言甚有見地日本神武紀元二千三百年間訖今二百餘年漢學最盛稱朱子派德川氏興崇儒重道朱子之學益張此外講王學者以中江藤樹熊澤蕃山爲著今之伊藤博文亦爲王學者也人第知日本之富強而烏知其學術遠有淵源哉

或曰下之不服從其上是謂犯上其罪曰叛逆而稽之古人之公理上亦有犯下之罪乎曰有禮記坊記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鄭氏康成曰酌猶取也

取衆民之言以爲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受之如天矣陸氏佃曰酌之於民還以治民我無爲也順民而已豈有犯哉方氏慤曰不酌民言則事或妄行故曰犯據此知古之爲人上者必酌取民言以爲政教無有專制之弊故其法律宣布而人民無不服從今東西各國凡立憲君主政體皆是酌民言以爲政教而不犯下而人民對於國家無不盡服從之義正與坊記所言相符近者　國家欲立憲矣夫憲政之事雖多端而酌民言以爲政教則爲第一要義

詩大雅板之篇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鄭箋云古之賢者有言有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匹夫匹婦或知及之而禮記坊記引詩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之文鄭注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言古之人君將

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案箋注所言非有異也詩承我言維服勿以爲笑之下故鄭謂匹夫匹婦或知及之記引詩承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之下故鄭謂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蓋必兼此二說而後詩義乃全此可見中國古時國民之智識甚開雖以薪采之人匹夫匹婦而得與知乎政事抑可見中國古時君主無專制之弊凡立一政設一教必采之輿論體之眾情而後公布焉迄至後世國民之程度日低人君之威福日肆君既不謀之於民民亦不能參預政事蓋自暴秦以來而已然矣

曲禮言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雜記言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云云是古者卿大夫士凡在位君子皆有責任也惟其有責任而不盡其責故引爲莫大

之恥辱曲禮言凡爲人臣者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檀弓言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蓋凡有責任者不盡其責則去甚至不盡其責則死然此爲有祿位者言之耳其實古者貴賤皆有責任表記曰子言之貴賤皆有事於天下既曰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則貴賤對於天下而皆有責任矣

我對於人爲義務人對於我爲權利猶之我對於人而引爲過人對於我而見爲善也坊記載孔子曰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此可見箇人之於社會臣下之於國家人子之於父母各有當盡之責任也使其無責任何以引過於一己乎

法律者所以範圍人民之權利義務也泰西諸國民之權利思想甚富者則以人人皆知法律也夫人民亦眾矣而何以皆在法律之中則以國家制法之初必視其人民所能知能行豈似中國之法律至繁至秘人民無從而知乎雖然此後世愚民之術而在古時不如是也表記曰君子議道自己置法以民又曰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此可知古者立法與人民有密切之關係所以盡人知之柰何今之不古若乎

表記言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鄭注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鄭於尊命未釋正義曰夏道尊命言夏之爲政之道尊重四時政教之命使人勸事樂功也案此皆與西國政教相似西國獎厲農工商各業是尊重四時之命使人勸事樂功也西人崇奉教主一切鬼神

皆遠之是外宗廟也西人皆愛其國是內朝廷也是忠也西人仕則俸厚罪則刑輕是祿賞先而威罰後也唯其如此故彼臣民之於國主威嚴不足而親愛獨之夫西國政教近乎墨子者也而墨子政教又襲乎夏禹者也此所以夏道尊命一節與今西國政教頗有不約而同者

處此爭競之勢不能禁外族之不吞噬我也而我當籌所以禦之禦之方不一端莫急於自愛其類禮記三年問言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竊謂小鳥獸之見吞噬於大鳥

獸大鳥獸之見吞噬於人者因鳥獸不知類而不能羣也然如記所言大鳥獸過其故鄉猶有翔回鳴號蹢躅踟躕之意小鳥獸猶有啁噍之頃是鳥獸猶能愛其類也況人含血氣之最靈者乎而可不愛其類哉泰西人於種族辨之最明持之最嚴大抵同族則相吸集異族則相反撥反是以思我中國四萬萬人不可不知愛其類也

深衣言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又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案古之深衣謂燕私之服取其簡便（呂氏大臨曰古者衣裳殊制所以別上下也惟深衣之制衣連裳而不殊蓋私燕之服尚簡便也）簡便則可文可武可擯相可軍旅今中國衣服之制亦極繁重矣竊謂朝祭之服可依舊制而不必有所更改至於燕私

之服宜仿古者可文可武可擯相可軍旅之意以助其尚武之精神夫深衣者諸侯卿大夫士以至庶人亦略同也（呂氏大臨曰諸侯大夫士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上下同也）夫自諸侯卿大夫士以至庶人人人之燕服簡便人人有尚武之精神亦未必非自强之一助耳

湖北游學日本師範生參觀筆記言觀高等師範學校時爲小學校運動會其競走之式與高等師範略同而其異者有數事曰球送競走曰負事競爭曰球入競爭曰二人三脚競走曰綴字競走曰片脚競走其於球入競爭也言兩邊各懸一籃分班擲球投之以多投入者爲勝有古投壺之意愚案古人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於習武之中因以爲娛樂今西人競走之式如球入競爭者蓋於遊戲之中寓體育之義兼習武事也其禮不必與投壺盡同而意則無異

老氏墨子之學當孔子時頗發見於世如中庸言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此老學非儒學中庸言袵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此墨學非儒學若中庸所謂君子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此孔門之所謂儒學觀此則知孔門之儒學並不主乎柔也禮器載孔子曰我戰則克此豈柔者所能乎儒行言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辱又曰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又曰身可危而志不可奪又曰患難相死又曰强毅以與人此豈柔者所能乎後世柔弱之儒以優容爲德以謙退爲尚蓋陰用老學之實而强襲儒家之名所謂能弱人國而無益於用者也今之妄人動謂孔

教爲無用謂國民之弱皆由儒術所致豈通論哉

儒足以柔人之體弱人之國此後世之儒非孔門所謂儒也禮記儒行言自立言特立言剛毅諸條此何有柔弱之弊哉鄭康成於儒行一則曰蓋聖人之儒也再則曰孔子自謂也三則曰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鄭君蓋知儒行所言非孔門之儒不足以當之而宋儒程子胡氏則以儒行爲非孔子之言（困學紀聞言程子謂儒行係游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篇中言儒十七條程子以爲非孔子之言胡氏謂游夏門人所作其文詞殆與荀卿相類）豈知言之選哉夫後世之儒以優柔爲德謙退爲尚者固由老教階之厲而宋儒亦不能辭其咎也

大學言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是君臣父子各有當盡之義務也大學言與國人交止於信

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民氣宜通上下之壅蔽宜祛也大學言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聖人論政不主乎民權也然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聖人論政並不主乎專制夫民權與專制均非治國之正軌也欲救其失莫如憲法大學言平天下在治其國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夫矩卽法之謂也絜矩卽執法之謂也（鄭注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當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案鄭君以絜矩爲挈法深得經義）絜矩而必合上與民言之蓋君民均受治於憲法也此可知聖人言治平之要重在立憲君主政體

自近日少年誕妄之流主張新民之說始而言平權自由繼而言革命排滿或著爲新民報或稱爲新民子於是新民二字爲老成

謀國者所不樂聞雖然大學三綱領在明明德之下卽曰親民（章句親當作新困學紀聞大學之親民當爲新）又湯盤銘之後引康誥之言曰作新民是新民二字見諸聖經賢傳豈因僞新之輩妄談新民而於新民之實際遂可以忽乎哉況今日時局外交內治新民實爲第一要義夫東西各國挾民族帝國主義傾注於我邦而我非合吾民族全體之能力必無從抵制也然非國民之智識開程度高鮮有不爲暴動之舉者此外交必自新民始也今中國欲立憲矣立憲則必行地方自治之制然欲行地方自治之制則必國民之資格優人人有忠愛之心而後可此內治必自新民始也

中國譯出各西書半皆彼中二十年前三四十年前之著作雖有善本至今亦率爲彼所吐棄矣何也西人格致之學與政治之學

日出日新新者出而舊者廢矣又新者出而新者廢矣大學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蓋以沐浴之事比學業政治之日新也彼西人之學業政治固深得大學日新又新之理也

宋君育仁謂中國言理財主開源節流外國言理財主開源暢流假如工作精良而買用不售則百物壅滯工之利日漸衰而器亦漸楛窳故其俗尙奢靡舉修治街衢道路飾車馬爲之鐵路電輪修園林修博物油畫蠟人諸院綜戲踏歌馬戲蹴鞠鞦韆等場茶會講會舞會樂會等局修治宮室等事因謂器物之陳愈多而消用亦愈廣又謂開源暢流其注意收效者一言以蔽興工勸工而已愚以宋君所言徵之西國之事如法國侈奢而工藝精瑞典儉約而工藝拙知開源暢流實理財之要義卽以大學徵之如生之

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言開源也用之者舒言暢流也然則開源暢流亦中國理財古義

斯密亞丹嘗言吾英今日之民勤於昔者緣今日國財斥之爲母以贍勞民者多於三百年前也三百年前之民勞而無獲乃多游惰其言曰與其作苦而無獲不若嬉戲而無餘大抵工商業廣之區其民皆母財所贍雇故其用力恆勤而酣戲飲博自以日銷設其地爲都會養民者不在母財而在支費則皆呰窳媮生（嚴譯原富部乙篇三）如斯密氏言則國之興衰一視其總資本勞力之有所復無所復而已有所復者資母孳子大學謂之生之者生計學家名之曰生利無所復者蝕母亡子大學謂之食之者生計學家名之曰分利

大學言生之者眾食之者寡卽西人富國策生利之人宜多分利之人宜少之義歐美諸大國皆守此主義者也近英人李提摩泰著生利分利之別二卷是書專言生利分利之別大旨主於用力以生財教人以新法保人之性命者皆爲生財故兵丁文武官醫生皆在生財之列惟玩好倡道乃列分利李提君之意蓋謂有職業之人有功益之事皆係生財者也無職業之人無功益之事皆係分財者也

近日　國家宣布立憲薄海臣民多製爲頌詞而日本東京兵警商學界祝立憲說多引大學之言如曰大學治平一章大都言公德言義務絜矩之道是矣老老長長老所當老長所當長此國之義務也好義不倍爲疾生眾此民之義務也一媢嫉二驕泰三聚斂四拂人性皆大違公德在所放流迸退大學之言公德義務不其然乎故有德此有人者謂有公德乃有人格有人格乃有國土便有義務各散其財而舒其用不聚斂於一人以能保我子孫黎民永奠神州國位於天壤之間尙何不利云云此可知大學一書所言多公德義務之事爲我中國古時最善之憲政而留學日本諸生尙能稱述之然則今日中國立憲宗旨固宜采列國之長而尤貴合乎大學中庸之理

富國之道重在以工生財今以機器爲之則奪民食矣而泰西因此富强何哉曰大學所謂爲之者疾用之者舒也夫以一人之機器而抵數十人之力則似乎奪民食矣而以一人之力可養數十人則機器之力也況夫一人爲之而千人効之而萬人法之則是

以萬人而養數十萬人也且以數十萬人之中亦未必皆束手而坐觀也有挖煤者有運煤者有包捆者有肩負者是一捷而依此以爲食者無不與之俱捷也夫民之所以貧者亦非盡由游惰也一日爲之而但得一日之食則爲之十年亦但得十年之食而已子女養育出其中賓客出其中而遂爲一身之累焉今以機器生之則一年之食十日得之而有餘則是一年之力可供數十年之用作工十年可成富翁衣食美好等於世家遂出其餘力以供長上故重征而民不怨國富而兵益强

西人利瑪竇著乾坤體義三卷其言人居寒煖爲五帶　四庫全書目錄謂其與周髀七衡說略同愚謂此義禮記言之矣鄉飲酒義云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夫記言温厚之氣盛於東南者卽利氏謂一在晝長晝短二圈之間其地甚熱則謂熱帶近日輪故也記言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者卽利氏謂二在北極圈之內三在南極圈之內此二處地俱甚冷則謂寒帶遠日輪故也記言嚴凝之氣始於西南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者卽利氏謂四在北極晝長二圈之間五在南極晝短二圈之間此二地皆謂之正帶不甚冷熱不遠不近故也

或謂禮主謙退然過於謙退則損獨立之性質抑尙武之精神中國之弱其弱於人之好禮乎余曰不然中國不弱於人之有禮而弱於人之無禮也夫禮者敬也表記曰君子莊敬自强安肆日偸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禮運曰禮也者所以固人

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玉藻曰足容重手容恭頭容直氣容肅色容莊是禮也者關於德育而又有益於體育也誠使今之人以禮自强何至外人有遠東病夫之誚乎何至報館有鬼脈陰陰病勢奄奄女性纖纖暮色沉沉之譏乎夫往者中國之與外人開釁相見於疆場每不戰而潰溯其由來蓋由國民德育體育之薄而即由於禮義之未植其基也聘義曰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誠知用之於戰勝由於國民之有禮則今日正宜以禮爲自强之基而柰何有蕩檢踰閑襲自由平等之謬說而揚其波以爲新學乎極其弊不至使天下之人無禮無義不止吁

今西國之法猶古中國之禮今西國君民同受治於法猶古中國

君民同受治於禮禮記一書如玉藻言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大學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王制言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此皆古者君民同受治於禮之證夫古之言禮者必本於天古中國所謂天道猶今歐洲所謂憲法也今歐洲之君受治於憲法之下猶古中國之君受治於天道之下祭義言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據此知古之人君對於天道而不敢自專也祭統言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案嚴父莫大於配天其對於太廟而不敢自專猶對於天道而不敢自專也蓋古者雖無立憲之名而有立憲之意但天道遠而人事近不若西國憲政較爲切實耳

制作之宜於今世者不必事事橅仿前人自我作古可也杜氏炳四書圖攷於典籍一門有禮以義起一條曰五絃之琴舜曰制樂賞諸侯䕫曰諸侯冠禮夏末曰誓商人曰會周人曰郊日以至周曰養老三王曰作牢用陶匏三王曰百世不昏同姓周曰合葬周公曰郊日以辛魯曰大蜡伊耆曰徙市魯繆曰七月禘孟獻子曰佩象環孔子曰鄉禓朝服孔子曰脫驂舊館孔子曰哭友賜氏孔子曰舍孫立子公儀仲子曰除喪深衣受弔文氏子曰擯喪由左子游曰祔葬而離衛人曰同母異父昆弟齊衰狄儀曰布幕衛曰縿幕魯曰爲王姬大功魯莊曰練而旅酬魯昭曰帷殯敬姜曰士之有誄團人曰棺斂下殤史佚案杜氏所引皆見於禮記一書自

虞夏商周以至春秋戰國之際時代各殊卽禮制各異而一代之中一人之身其制作先後又自不同今之變法者誠知此意則禮之宜於今世者何妨以義起乎

聘義言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又曰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據此勇敢强有力雖爲美德抑貴乎善用之耳用之於禮義戰勝則治用之於爭鬬則亂吾中國受外人之欺侮國事岌乎殆矣有識者咸歸咎國民之無志無氣苶然不能自强所致近年來國民積媿生奮先睡後醒時時言尚武言團體言合羣言抵制言收回利權此不可謂非愛國思想也雖然

團體宜固而不可有排外之行爲利權宜保而不可有暴躁之舉動卽如上海公堂之案其始本發於公義也而何以亂民乘機而有罷市焚掠之事乎南昌江令之案其咎本在法敎士也而何以愚民暴動恣意焚殺不辨其爲法人爲英人乎凡此之類雖勇敢强有力然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非亂民而何

合羣之義今舉國稍有知識者皆知此爲第一要義雖然羣不可以無別夫羣別二字世人罕聞之而其義見於三年問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一語自孔疏讀因以飾羣四字爲句而經旨失矣惟陳雲莊集說以羣別二字連讀得之然雲莊讀因以飾羣別爲句親疏貴賤之節爲句不如近人俞蔭甫羣經平議言當以十一字爲句之精當也俞氏謂記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當以十一字爲句謂荀子禮論篇文與此同引楊

倞注曰羣別謂羣而有別也據此知俞氏之言亦有所本余因思古人言羣者往往含有別字之義經籍所載不一而足卽以禮記言之如曲禮言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檀弓言羣居則絰出則否樂記言物以羣分此雖未言別字而有別義在其中也我中國今日言羣學者誠知羣別二字之理則羣以外之界說不可不分明也羣以內之規則不可不正大也界說旣明規則又正何至如前此之倡言合羣者轉自蹈於無法無律之域不獨其羣潰散而幷不能自免於刑戮乎

地圜之說見於中國古籍如周髀及黃帝內經等書周髀言天象蓋笠地法覆槃又曰極下者其地高人所居六萬里滂沲四隤而下案槃卽喩地圜之體也四隤卽無四角謂也黃帝內經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大虛之中也案地在大虛之中可以知其圜體矣而或疑儒者罕言之曷不觀大戴記乎記言單居離問於曾子天圜而地方誠有之乎如誠天圜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圜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圜曰明注道曰方圜曰形也據此地圜之說孔聖發之聖門述之特誦讀者未卽道方之說而深思之耳而遂誤以爲地方斯亦不察之甚矣

大戴保傅篇古者胎敎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縕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以上引青史氏之記又曰周后妃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敎之謂劉向列女傳言太任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言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案泰西敎育家以胎敎爲先其醫

學家亦謂胎敎之說非虛法蘭西當革命之際人心多恐懼所生子每多腦病蓋孕時其母印入腦中者必遺傳於子女故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是以古人兢兢於胎敎也

春秋三傳上　　平江[illegible]著

三傳得失先儒屢言之矣而公羊家後世經師之說更多荒誕之論（如新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之類）適爲亂臣賊子所藉口欲救其失惟在兼習三傳毋顓公羊一家之說　奏定學堂章程云講公羊春秋者必須三傳兼講始免藉經術以禍天下之害此豈僅爲遏亂萌計哉實經義當如是也恭讀日講春秋解義是編爲　聖祖仁皇帝講筵舊本　世宗憲皇帝重加考訂排纂成書每條皆先徵事實次明義例然後酌三傳之平論斷其得失又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康熙三十八年奉）敕撰以胡傳自元延以來久列學官故仍與三傳並載至其中繳繞苛刻之說其實與經旨違戾者皆隨事駁正此二書者皆三傳兼講使筆削微旨炳若日星可爲天下後世治春秋者之法

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公羊疏引閔因叙云）大哉聖人之道雖遐荒絕域之書亦必搜求以資聞見我朝　聖祖仁皇帝御纂數理精蘊潤色西算弁諸首卷　高宗純皇帝欽定四庫總目凡譯出西書悉爲著錄先聖後聖其事不同其揆一也嗚呼大矣美哉誠知此義則近出之西書有關於政學而不背乎理者皆　朝廷所宜選輯成編使海內之士開風氣而端趨向

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八年英法俄美四國與中國立約言嗣後不得視中國在公法之外玩其詞意重視中國乎抑輕視中國乎親待中國乎抑疏待中國乎不俟智者而決也然吾謂歐美各國無公法惟中國有公法夫春秋一書實我中國萬世之公法也其筆削予奪一字之間足以褫亂臣賊子之魄而立千秋世道之防試問西國公法能如是乎我觀泰西今日之局小國援公法未必能却強鄰大國藉公法轉足以制小國所謂萬國公法者不過大侵小強侵弱藉手之資而已豈眞有公是公非之議論哉蓋彼之所謂公法者在吾春秋大公法之外也

程子言春秋諸侯不稟命天王擅相侵伐聖人直書其事而常責夫被侵伐者兵加於己則引咎自責或辨論之以禮又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上告之天子訴之方伯近赴於鄰國必有所直矣

竊謂兵加於己近赴於鄰國必有所直今西國猶有此事萬國公法言兩國失和有他國居間調處者若非邀請及從前立有調處之約者或受或辭均聽兩國之便其有道之士熟習古典明晰是非者雖無調處之責亦無將相之權皆可主持公論又曰各國或有爭端必憑公法分剖弱而有理者仗以自護強而有力者亦不得不爲理屈執法公議即可不至用兵案彼中公法多出入之辭又兩國俱強則有公法本不足爲經典然彼中每有爭端藉鄰國及有道之士調處者頗多則公法家之息兵會亦與有力焉

古者諸侯亦各有史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鄭注謂如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也夫周志鄭書之屬所紀不出本邦之事字以周鄭可也若夫春秋一經於二百四十二年凡列國之

大事如禮樂征伐朝聘會盟之類皆書之而齊桓晉文之事尤詳是春秋非僅魯一國之書也而何以主魯曰聖人愛國之精神也夫孔子魯人也春秋魯史也以魯人而修魯史則其主魯也固宜且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此夫子修春秋主魯之意也夫人有愛國之心者於本國之特長未有棄之而不用者耳乃今之言新學者薄聖教爲無用棄本國而外求彼固謂學西法也不知西法可學而吾國之特長亦不可棄

春秋本無例自後世爲春秋學者求之覺有例之可尋也然春秋之例非一成而不變者耳杜氏預春秋左傳序曰其發凡以言例又曰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

發大義謂之變例此可知聖人因時制宜於新舊之例變動不居也可謂千古維新之正軌誰謂孔子爲守舊哉

萬國史記曰亞洲內人分三類諸國學俗優絀不同昔時文物制度卓絕五洲今則瞠然在歐羅巴之後吾觀岡本監輔之言其眞能不是己而非人美己而惡人者哉中土之談風俗者於同洲各國率鄙之曰四夷曰四裔曰異域侈然以華夏自居小者以藩屬待之大者以夷狄視之懵然不知春秋之義夷狄不以地而以人風俗不善無禮無義迺曰夷狄是故中國而類乎夷狄則降而夷狄之夷狄而合乎中國則進而中國之斯義苟明則於己國風俗之陋劣者必不揜蓋且力圖振作以祛其弊也於他國風俗之良善者必不嫉忌且思仿效以集其長也惟岡本君能知亞洲文物制度瞠乎在歐羅巴後所以日本能效法歐洲而國勢驟臻强盛乎然則中日同屬亞洲今中國文物制度更瞠乎在日本後是不可不自知者也

法積久而敝處子孫之朝於祖宗之成法未有沿用之而不可變者也試觀春秋十二公之時代各不同朱子嘗謂十二公各不同隱桓時王室新遷號令不行天下皆無主莊僖時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時楚莊强盛主盟中夏成公時晉悼公出楚始退襄繼而吳楚又爭伯定哀時政自大夫出終春秋之世無如之何黃氏日抄引朱子此言以爲十二公之時世變也而孔子卽因其不同而代各異辭丹鉛總錄引穀梁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又引董仲舒之言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昭定哀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因謂聖人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其屈伸之志詳略之文先儒言其皆應之以此見孔子作春秋益深知萬古有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

法也夫孔子於十二公之時其學說隨時勢而異使孔子生秦漢後其學說必一變使生今日其學說又必一變彼日報言居今日而猶泥守孔子之板法所以國日孱弱吁孔子何嘗有板法哉

春秋最嚴夷夏自來注家皆失其旨愚謂夷夏之辨以禮義爲限不以地界而分傳言降于夷則夷之進乎中國則中國之儻如舊說分以地域則降於夷者必從而之夷旣無是事進乎中國者必進而據地進而據地滅人之國方討之不暇反視同中國又無是理且杞降爲夷未聞遷地狄入成周不聞進之就此以談不通明矣又若楚之先爲帝師初見春秋乃稱荆吳爲泰伯之後初見春秋僅稱人其後俱進而稱子許以爲霸論其初則俗類未改論其後則國地未遷而進退迴殊夷夏相返明是因其政教不由禮義

則爲之降於夷政教改從禮義則爲之進乎中國明乎此理則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之義一以貫之往年法國議和條約一欵云以後凡中國自行一切公牘自不得以夷相稱此豈外國之好名恃强而請哉以各國今日之文明揆以春秋之義固不得以夷相稱也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實萬國之公法即萬世之公法如會盟朝聘侵伐平亂行成存亡繼絕國等無事不備無義不精此類皆西國公法家斷斷聚訟訖無定論者丁韙良略讀中國書知公法起於春秋剌取左傳爲中國古時公法一卷但引傳而未嘗知經又以西人談中國古事不過一知半解而已宋君育仁取春秋三傳之有合於公法者著公法駁正因中日戰事其書未成今所見者寥

寥數篇不能知其義例也雖然西國公法本雜取羅馬舊例純疵互見然其言多不背於理使其政府實能行之亦可以弭兵禍而保太平無如各國未能行也若如宋君所駁正者即其書果成其能必各國政府行之乎是亦徒託空言而已

歐洲各國縱橫之局頗似戰國然會盟朝聘使命往來往往與春秋相似馮林一校邠廬抗議有重專對一條其言曰今海外諸夷一春秋時之列國也不特形勢同即風氣亦相近焉居今日而言經濟應對之才又曷可少哉因言應請 特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有口辨膽氣機牙肆應之人時賜召對以驗之量予差遣以試之用備他日通商大臣之選案馮君之言非也夫口辯膽氣機牙肆應之人豈足以盡使才乎是宜於學堂養之西國大學校有法科蓋使才即出其中也宜取以爲法

書錄解題謂公羊訓詁傳其書多引讖緯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爲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愚謂表章公羊之學者莫甚於何休其背叛公羊之學者亦莫甚於何休昔蘇東坡及呂大圭言何休公羊之罪人此定論也然近世爲公羊之學者則又何休之罪人乾嘉諸儒嗜古好難力闢公羊之學其風固已肆矣汔至近日末學愉人變本加厲演其餘波騰爲繆說謂春秋爲素王改制之書謂公法即春秋之義誣聖蔑經莫甚於此

宋章冲有左氏傳事類始末五卷其書以左傳所載事迹排比年月各以類從使節目相承首尾完具與袁樞通鑑紀事本末體例

相同冲與樞同時未知孰剏孰因也夫中國史書有紀事本末一類可謂鴻篇鉅製也西書亦有之如德國合盟本末普法戰紀祕智海戰記俄土用雷記皆足觀遵義黎氏譯華盛頓傳實則美國開剏記也六十年來歐美三大戰一曰南北美之役防海新論詳之二曰普法之役臨陣管見詳之三曰俄土之役東方交涉記詳之然則此三書者亦可作紀事本末讀也至近印之中東戰紀則不足觀矣

漢儒以春秋決事如雋不疑引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匄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之類雖未合於經旨然尚不失制事之宜至嚴助以春秋對乃引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其紕繆甚矣又董仲舒撰春秋

決事比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其書與張湯相授受湯之決獄以慘酷爲忠仲舒不免以經術坿會大抵漢儒以春秋決事斷獄其顯主公羊不能會通三傳是其所短然當時儒者皆能以經義推之於實用是其所長今欲取漢儒之長而去其短果何道以致斯乎竊謂當遵　奏定學堂章程研究經學法將經義推之於實用於今日實在事理有關係處加意研究而又兼講三傳不墨守公羊一家之說庶幾通經致用不至以經術禍天下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眾傳晁公武謂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黃氏震言杜預注左氏獨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王厚齋言杜預屈經以申傳何休引緯以汨經唯甯之

學最善案諸儒稱甯學之善者蓋以甯不顯主公羊不偏袒何休而兼論三傳之得失也夫三傳有得有失而顯爲公羊家學者則其患深近來憸詖之徒即是依託後世公羊家衰說以逞其不規則之謀所以　奏定學堂章程於大學堂研究經學法謂講公羊春秋者必須三傳兼講始免藉經術以禍天下之害誠哉是言既足以救時局而與范甯徵聖經詁眾傳之成法尤爲吻合

杜氏集解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引公羊穀梁適足以自亂孔氏正義序云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眾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粱古今言左氏春秋兼采公穀正說經之善法而杜氏乃目爲自亂沖遠又曰爲雖取不自知其非矣東塾讀書記引元凱沖遠之說謂此諸儒言左氏春秋而皆取公羊穀梁誠以三傳各有得失不可偏執一家盡以爲是而其餘盡非案蘭浦之言足以糾杜孔之失蓋講左氏者宜兼講公穀猶之講公羊者宜兼講左穀也夫三傳兼講不獨爲古來治經之成法而並爲今日救世之良謨宋君育仁曰春秋三傳各有義例合之乃成完備如自治境內義在穀梁交際禮儀例在左傳駕馭進退權在公羊修明此經以爲公法是至當不易如宋君言益見今日世局爲春秋學者尤宜三傳兼講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也周子言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邵子言春秋爲君弱臣彊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鄒氏元錫言春秋治諸侯大夫子其尊王者奪其不尊王者而後王統尊據此春秋尊王之義古今無異說也乃近日之學者心醉歐美襲其謬說變本加厲倡爲民權革命排滿之說彼固自坿

維新之流也不知眞維新者首在尊王曷不觀日本乎日本維新之初學校宗旨議論紛紜莫衷一是自明治皇以敎忠敎孝宣示人人以尊王爲主於是國家學之標準乃定試觀日本學校軍營商民所唱國歌無不含有尊王之義所以上下一心與之縣也夫日本尊王之說雖出自明治皇而溯其淵源由於崇孔敎得力於春秋之義然則今日中國維新之宗旨必自尊王始矣

春秋之誼攘夷狄固也然今日中國於泰西各邦隱師其意義則可顯著爲論說則不可往年曾惠敏在巴黎復陳儁臣中丞書曰彼諸邦者咸自命爲禮義敎化之國平心而論亦誠與島夷社番苗猺獠猓情勢判然又安可因其禮義敎化之不同而遽援攘夷之陳言以鄙之耶竊謂惠敏深於西情者也在當日之西國尚不

可以攘夷之陳言鄙之況今日西國益文明益富强而中國益衰弱乎使今日而倡言攘夷恐小民無知以排外而貽君父之憂外人多疑因形似而壞和平之局是不可不慮及之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人人有愛國之精神人人有合羣之理想是卽拒外之意也而何必襲春秋家攘夷之陳言著爲論說騰諸文報乎

神禹大功既成塗山一會執玉帛者萬國酋長之盛可謂極矣至周初孟津之會爲國八百其未會及新封者數當盈千較之禹時少七八千也降及春秋見於紀載者百六十三國（其中同姓者三十八異姓者三十六姓異而爵不明者二十四爵明而姓不具者八姓爵俱不明者二十六戎狄諸種三十一）春秋二百四十年被滅之國六十有五曾幾何時及戰國之末而僅餘七雄矣此中國古昔之已事也吾因之有感矣夫自世界初有人類以迄今日

國於環球上者何啻千萬問其巍然今存能在五大洲地圖占一顏色者幾何乎曰百十而已矣此百十國中其能屹然强立有左右世界之力將來可以戰勝於天演界者幾何乎曰四五而已矣夫同是日月同是山川同是國家同是君王而若者以弱若者以强若者以亡若者以存此豈天時地利之不如乎蓋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非圖自强則決不足以自立古今如是中外如是然則有國家者苟不務爲富强未有不爲人所幷吞者耳

泰西之史愈近世則紀載愈詳中國不然非鼎革之後則一朝之史不能出現又不惟正史而已卽各體莫不皆然以溫公之學識其作通鑑亦起戰國而終五代果如是也使其朝自今以往永不易姓則史豈不中絕乎使如日本之數千年一系豈不並史而無之乎此其弊由於後世史家知有陳迹而不知有今務也實有背於春秋之旨夫春秋爲千古史學之祖其紀述不始於伯禽而始於隱公豈不以近世之事爲可據乎（羣經補義曰春秋當始伯禽何爲始隱公蓋當時魯春秋惠公以上魯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義也）又春秋之筆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而止豈非愈近世則紀載愈詳乎（太史公作史記直至今上本紀且其記述不少隱諱焉史家之天職然也頗得春秋之意）據此則知泰西之史詳於近世尚與春秋義例不相違背

近之說公羊者多以泰西公法比春秋此眞誣聖蔑經之尤者也然謂公法所言合於春秋之經義則不可謂公法所言頗合於春秋之時事則可近人陳次亮言自王跡既微聖人不作喜則玉帛怒則干戈天下泯泯棼棼日趨於亂五霸乃始假託仁義挾天子

以令諸侯仗義執言四海亦陰受其福此泰西公法之所由濫觴也案次亮不以公法比春秋而以五霸之假託仁義仗義執言爲公法之濫觴此言得之

經義叢鈔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列國交兵其行軍用師屢矣春秋以前爲湯武之仁義春秋中葉爲桓文之節制逮其季年吳越用兵則蠻夷輕生狎死之習遂後世出奇無方之智而鄭宋交取師爲戰國長平之阬所自始世運遷流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愚案泰西律例未冠卽入軍伍國帑所入利盡錙銖軍需耗竭動逾萬萬礮廠林立殺氣騰踊血肉何軀輕於螻蟻又況格致之學祇助其暴不裨其仁以視吳越用兵以蠻夷輕生狎死之習遂後世出奇無方之智殆有甚焉幸彼中之宅心仁學者於戕賊天律中設

捄民迂策公法家亦援爲例法而各國亦頗用之故今日西律之嚴雖不能爲湯武仁義之師而頗有似乎桓文之節制

古之太史所職在察天文記時政茲合占候紀載之事而司以一人故每借天變以儆人事春秋本舊史而紀日食後世史志因之因有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之說乃前代好諛之主有當食不食及食不及分諷宰相上表率百寮拜賀者可謂謬妄之極夫古之聖主賢君豈不知日月薄蝕纏度有定可推算而得者乎然亦不廢救護之儀省惕之說者誠以敬天勤民實君人者之職而遇災修省之意尤屬於事有益故姑仍舊而不廢舉行耳世之人不察古人之意謂西法日食有定不關乎災祥以爲西法密而中法疏也豈知古人因天變而厲修省者其中有深意存乎

近日之士詆廿四史爲二十四家之譜牒謂本紀列傳一篇一篇不過合無數之墓志銘而成此雖言之過甚而按諸漢以來之史書實不能免此弊也若夫春秋爲中國史書之祖安有如或人所譏者哉董氏仲舒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又曰春秋長於治人又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汪氏克寬曰春秋紀事大而天地日星人倫邦國小而宮室器幣草木禽蟲凡天下萬物之理無不具焉能通是經則理無不窮者如董子及汪氏言是一切學術政治之至大至正者無不備具於春秋也豈二家之譜牒哉

處競爭劇烈之世排外之說仇外之見不可有而內外之界說則不可不分明也夫羣之成必有對待之人與之人交涉內吾身而外他人一族與一族交涉內吾族而外他族此人之恆情耳推是心以及國則內吾國而外他國故夫合羣之全體必以國爲界國界明而後忠愛之心有所著焉春秋一書雖列國之事並紀不顯於魯而聖人愛國之心無在而不內魯也三傳說經雖各有短長而能知聖人內魯國而外他國之心者則莫如穀梁（如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眛傳曰及者何內爲志焉爾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淸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曰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桓十三年公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傳曰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日戰者由外言之也如此之類內外之界說甚明）今吾國之人誠知此義則不至爲西奴以媚外作漢奸而通外

日本棚橋源太郎曰講歷史必按感情教之如講個人傳記全在表揚忠孝此可知日本之教歷史以忠孝爲莫大之事也（日本維新之初

學校宗旨議論紛紜自明治皇以教忠教孝宣示而宗旨定）夫日本近雖主張歐化然夙昔崇尚孔教深入人心故彼中學校所教之歷史首在表揚忠孝此蓋得之中國經傳之旨也夫春秋表揚忠孝固矣三傳中能明此義者莫如左氏東塾讀書記曰左傳開卷記潁考叔石碏二人最詳此大有意也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君子曰石碏純臣也賈逵云左氏義深於君父其此之謂乎案陳君可謂善讀左傳者矣左氏記潁考叔石碏二人是講個人傳記也一許爲純孝一許爲純臣是表揚忠孝也遠攷中國經傳之訓近覽日本學校之規皆以忠孝爲首務然則今中國國民教育豈能離乎忠孝之外哉

曩時美國獨立建新政體置上下議院以任立法置國務大臣以任行政置獨立法院以任司法其後列國仿效於是三權鼎立之

制殆徧於環球今所稱文明國者其立國之樞機雖有異同然皆不離三權範圍之意彼之內政既清而外禍自息故兩君相見會盟之事無有隱患也如外國新聞紙屢載法俄英奧各國君主輕車簡從時相往還是其明驗也苟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峙之理素未講求則兩君相見會盟之事豈可輕爲嘗試哉隱二年公會戎于潛穀梁傳曰知者慮范注察安審危義者行注臨事能斷仁者守注衆之所歸守必堅固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又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傳曰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會矣案傳言知者慮卽立法之意也義者行卽行政之意也仁者守卽司法之意也此可知立法行政司法三大端穀梁子早已言之特後世無有闡明其理而實行之者耳

凌氏曙公羊問答曰問隱元年注何以云原心定罪也曰桓寬曰春秋治獄原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愚案華英定讞章程曰英國刑律之緊要關鍵在於分別故誤兩途是以殺人之案必澈究其有心與否罪名卽緣之而定假使殺人而十分有心也罪名卽十分加重苟或無心罪卽從輕夫殺人而十分有心罪名加重卽志惡而合於法者誅之謂也苟或無心罪卽從輕卽志善而違於法者免之謂也是英律亦能原心定罪暹羅舊制王者獨尊百姓偏袒跣足屏營負罪上下否隔秕政叢生而暹王感激毅然變法遣其世子遊英國學水師暹王亦自通西語西學常遊歷瀛寰謁教皇而融異族水火之心親瑞士而拳拳公法弭兵之旨於是歐洲人士謂乃追蹤彼得邁跡睦仁各國報館皆贊之不容口夫國無弱小惟在自强而已昔邾儀父以附庸之君能自通於上國於盟蔑隱元年盟趡桓十年春秋書字以貴之彼暹羅亦能自通於上國者也故歐洲各國稱之

春秋隱二年伯姬歸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是中國婦女已嫁未嫁者其稱謂有異也丙申上海譯字林西報曰西俗婦女已嫁者稱密西思未嫁者曰密思此與中國之稱女稱婦何以異乎夫西俗貴重婦女誠不無過□之處而其稱謂則依然不紊也

穀梁隱二年傳曰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案傳所言卽禮記郊特牲婦人三從之謂也日本葛岡信虎法制大意曰羅馬舊法女子幼從父嫁從夫夫死聽命於家長頗近中國三從之義傳之今日妻隨夫居其法律行爲仍必由夫監督泰西男女平權在法律上亦未盡然蓋女子終身有後見人也如葛岡君言是泰西婦人三從之義與中國無甚異也彼之夫死聽命於家長較中國夫死從子者其法律尤嚴奈何妄人動稱西人男女平權欲以此破中國男女之界乎

泰西凡民主之國常有因衆之所欲而立主者其宰相大臣常有因衆所不願而遂去位者是皆春秋所譏也隱四年衛人立晉公羊傳曰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衆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穀梁傳曰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據此知立君爲衆然因衆皆欲立而遂立之則春秋之

諠所不與也知此諠則知歐美凡民主國之大弊

周禮有山虞林衡川衡澤虞等官此周盛時之制也降及春秋官制雖多無徹然山林川澤猶設官以司之左傳言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是魯國山林川澤之實春秋時尚爲官司所守也又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是齊國之山林澤藪春秋時各設官以守之也今泰西各國專設樹林部掌守林木之政申其禁令以時定其斬伐種植之事此與周制實相符合

孔子最惡貴族政治者也故其作春秋也於尹氏卒（隱三年）齊崔氏出奔衛（宣十年）皆著譏世卿之義焉於仍叔之子來聘（隱五年）曹世子射姑來朝（隱九年）皆著譏父老子代從政之義焉春秋於大夫主權

之舉無不貶絕溴梁之會（襄十六年）信在大夫而春秋偏刺之蓋孔子深見夫當時貴族政治之極弊故救時之策以此爲第一義夫歐美日本往時皆貴族政治也於近世最近世始絕跡焉而吾中國孔子乃於二千年前卽深惡之而著爲義例故中國貴族政治絕跡最早以此見彼中逐漸改良之政治善中國經義早已有之

孫寶穀言英都無城其肇若城闕者火車所經之橋梁也當以不立城郭之故問英人據云百餘年前固有之自火礮盛行城不足衛閉關以守傷人愈多故毀去而增固海口礮臺較可得力卽不幸被敵闖進猶可出兵各路以驅逐之外洋之無城郭不獨英也竊謂城不足衛之說不始於西人卽春秋穀梁傳義亦如是也春秋書城者屢矣左氏以爲書時書不時也（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城諸及防傳曰書時也）公羊以爲以重書也（隱七年夏城中邱傳曰城中邱何以書以重書也）惟穀梁傳謂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見隱公七年傳）玩穀梁之意蓋謂城不足以保民耳與今西洋各國所見相同但穀梁重在保民以德今西國重在保民以力此則略有不同耳余因穀梁之義擬之今日時局若有戰爭槍礮如雨則磚石之城不如土城土城不如無城

星軺指掌曰古無各國會議之事卽無論定坐位次序而教中大會因各使次序每起爭端或以開國先後及朝代多寡或以奉教先後或分君主民主之國及屬國多寡等語以爲爭先地步且各國次序往往請教皇列定案此曩時歐洲情事也（彼時教皇强盛故各國聽其指示今則教皇微甚各國使臣會議不復請其列定矣）昔春秋時滕薛朝魯爭長一以先封爲

詞一以姬姓爲詞此與當年西國爭次序何異今西國無復滕薛爭長之嫌也自奧京大會議定章程而八大國又在法京立約互相遵照之後此等爭執方盡銷除蓋照新章不惟定以等級且於同等使臣之內按其呈遞文憑之期判其位之先後

經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公羊傳曰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何注二國會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道不同不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自三國以上言會者重其少從多也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尙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蓋取諸此案會議從其多者今西國議院之制亦如是也

公法家賓客舍云公法之原有二理與例也論戰時局外之權不可助此害彼理也各國君長平時立約戰時申法律定局外之往

來例也案此言理例二字詞相矛盾不足爲公法不過私約而已夫私約春秋所惡故於公會一二國特盟皆書日以譏不信於公會詐偽始書時以示信而特褒胥命于蒲爲近正明衆約始可爲信也今議者或以中國向無私約之國約章類纂雖有彼此相助之目卻非私約密約故臨變周章無與爲伍不知中國不求富强之學而但立私約爲護符益滋忌耳豈可恃哉

南皮宮保勸學篇言西國議婚有限父族母族之親凡在七等以內者皆不爲婚原注七等謂自父祖曾高以上推至七代母族亦然故姑舅姨之子女凡中表之親無爲婚者愚案桓六年左傳親其九族杜注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並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據此舅姑姨之子女凡中表皆有服者也西國於此

不爲婚猶存古誼

天下有義務而後有權利欲得其權利者必先盡其義務臣子之於君父人民之於國家當先盡其義務固也而君父之於臣子國家之於人民亦各有當盡之義務左傳言君義臣行父慈子孝隱三年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昭二十六年是君臣父子各有當盡之義務非徒責之爲臣爲子者也左傳載季良之言曰上思利民忠也桓六年又載曹劌之言曰忠之屬也莊十年夫君之於民亦曰忠可知古人言忠不顓於臣之事君謂國家之於人民亦有當盡之義務耳困學紀聞曰君之於民亦曰忠季良曰上思利民忠也子之於親亦曰慈內則云慈以旨甘聖賢言忠不顓於事君爲人謀必忠於朋友必忠告事親必忠養以善教人以利及民無適非忠也又眞西山劉氏傳忠錄後序言聖賢之言忠不顓於事君云云與深寧之言詞意大同蓋謂國家之於人民人民之於國家人民之於人民各有當盡之義務

中國立約之初有視若尋常而貽患無窮者莫如一國獲利各國均霑也西人始來不過一二國中國不知其牽率而至者如是其衆也既因有此約一國所得諸國安坐而享之一國所求各國羣起而助之是不啻驅西洋諸國使之協以謀我也夫諸國之在其本國也亦復彼此相忌相奪見利不顧其友邦耳獨來中國則一國獲利必使各國均霑此左傳所謂協以謀我故難間也

萬國公法言西國兵入敵境民間房屋村莊田禾樹木斷不可妄加燒燬其實攔阻要路妨礙攻取者萬不得已爲之亦當宣示其故免至後來報復效尤各國受害萬國公法言往時英美兩國交戰英國曾有此事其水師提督行文宣示謂美國攻我屬部加拏大時曾行不義故我以此報之美國答書云我攻加拏大時偶有燒燬實出萬不得已非敢背行不義得罪於萬國也然非英國先教紅苗攻我燒我海口市鎮破我京都我斷不出此云云據此知燒燬城邑

爲得罪萬國之事各國皆以此爲例禁也夫泰西火攻之器日精一日非有救民之律人類將盡耳春秋書焚咸邱公羊傳曰疾始以火攻也今西國尚知疾火攻之義

史稱關壯繆好左氏諷誦略皆上口而岳忠武尤好左氏春秋嘗曰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二公佐漢宋中興而生平經略靡不由於左傳甚哉經術之足以戡亂也近日妄人乃謂中國經學爲陳腐不必講習此眞紕繆極矣彼之鄙夷經學豈不侈然自命維新志士哉夫新莫新於今東西列强試問彼中將士有一不知學問深諳韜略者乎蓋爲將帥者學問愈深則忠義之氣愈生也

前敵須知一書英兵官克利賴著全書宗旨盡主偵探故首言偵

探之法盡計謀戰法俱從此出其戰法雖多端大抵不出於畢士麻克所論謂兩軍相戰彼此均伺側旁一得間隙立刻乘之無不獲勝愚案戰法之主偵探不第西國爲然中國亦如是也左傳一書言戰法者屢矣如桓十二年楚師伐絞涉彭羅人使伯嘉諜之杜注諜伺也疏謂詐爲敵國之人入其軍中伺候間隙以反報其主兵書謂之反間又宣八年晉人獲秦諜注諜往來間諜者今謂之細作又成十六年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凡此之類與前敵須知重在偵探之法其用意無以異也

萬國公法曰自主之國雖小弱皆得與諸國並列或大國無禮侵凌諸國當共救之又曰或其國無德恃力侵暴貿於小國有礙者則當公議阻扼扶弱抑强案此義見於春秋如閔元年齊人救邢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是其例也萬國公法曰其國內臣民作亂或君民相爭鄰國亦得往平其難案此義亦見於春秋如桓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莊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左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是其例也夫萬國公法一書其中理之處原有時合乎經義特詞多出入又各國不能實行之徒藉此爲欺人之具耳蓋彼中扶弱抑強之舉磊落光明者雖亦有之然日夜幾幸他國有亂而藉詞往平其難而隱以取利者則所在皆是世有以彼中公法爲可信者則大誤矣

西人言地球動恆星天常靜不動在今日已成定論而當其說初入中國時或有疑其動靜倒置者而豈知其理見於春秋經乎莊七年經書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左氏無傳杜注恆常也公羊傳恆星者何列星也何注恆常也常以時列見穀梁傳恆星者經星也楊疏經常也謂常列宿案傳注皆訓恆爲常非以恆星天常靜而不動乎然則謂恆星天常靜不動其說不始於西人

春秋左氏傳一書多言兵事曹劌言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此魯之所以勝齊也司馬子魚宋之知戰者也其禦楚也先欲乘其半濟而擊之繼欲乘其未成列而攻之所謂先發以制人也孫叔敖爲楚令尹也其言曰寧我薄人毋人薄我軍志曰先聲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此楚之所以勝晉也無他乘其銳氣而用之而已中國之與泰西各國及日本搆釁也事事落人之後彼以先發制我而我昧

昧焉所以不能與各國戰然則左傳言戰事者中國人讀其書而不能用豈不可惜哉

拿破侖曰兵家勝敗在最後之十五分鐘而已斯言也即曹劌言彼竭我盈故克之之義也蓋我困之時人亦困之時也我疲之時人亦疲之時也際人之困疲而我一鼓勇氣以繼之則勝利固不得不在我以拿破侖之雄略當其盛時其用兵幾乎所向無敵而所以制勝之道即在最後十五分鐘之秘機而烏知其理曹劌早已言之乎以此見中國未嘗無制勝之兵法也特有之而不能用耳

公羊有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之語（見莊十年傳）何注以爲七等謂爵最尊據此知春秋之義以

稱爵爲尊也今西國亦然如德國風俗最重禮貌凡男女稱謂須帶官階英人稱式爾巳爲尊敬德人稱邁音罕爾未爲尊敬稱婦人曰馬代姆女曰馬代馬賽亦未爲尊敬必査其職守稱之方不爲簡慢如稱男人必稱官職稱女人之有爵者曰某夫人有官者曰某夫人及學士夫人敎習夫人之類或自尙書夫人以下乃稱西弗老爾爾其女則槪稱福來林凡男女大半加一芬字則世爵相連之字猶法國之特也德之世爵嫡派支派世及罔替男女無異故幾無人非爵卽無人不芬矣益外國亦稱爵爲尊耳

經義叢鈔言沈存中筆談載衞樸精於算術春秋日食樸得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三月日食古今算皆不入食限南雷集以西法推之在夏二月於周爲四月謂是年二月有閏故樸算不合今以西

法覆之當在夏三月於周爲五月黃氏蓋偶誤其月而算數不誤以授時較之入限亦在夏三月云云愚案困學紀聞亦言春秋日食衞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算不入食法潛邱閻氏曰春秋三十六日食有誤五爲三者莊公十八年僖公十二年是據閻氏誤五爲三之說與經義叢鈔言以西法覆之當在夏三月於周爲五月之說合此可見西法所推者精也

經言鄭瞻自齊逃來（莊十七年）公羊傳曰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何注繫鄭明行當本於鄉里也引論語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云云今泰西之鄉紳鄉官皆以士人爲之皆由士人舉之其小學校所敎之歷史地理理科皆自鄉土始此亦是明行當本於鄉里曰本棚橋源太郎曰鄉土之盛衰視爲一己榮辱之關余以鄭瞻之事觀之則請益一言曰人品之賢否視爲一鄉榮辱之關

鄧曼論盈虛之理明乎天道者也穆姜解元亨之義通乎易學者也敬姜之徹饗衣杞妻之辭郊勞習乎喪禮者也至於漕邑阿邱許夫人思歸之作朝入夕死秦穆姬登臺之盟則尤有愛祖國之精神又如嫠婦不恤其緯而獨憫乎宗周齊女因師旣敗而先詢及君父以及楚文夫人以未亡人而不忘讎讐則尤有憂國家之思想觀於春秋二百四十年間當日婦人女子通知文學嫻習典禮者頗爲不乏是女學本中國所固有也自後世女學頹靡閒有一二婦女嫻工吟咏求其以國家爲己憂知君父之大義者則如鳳毛麟角不多覯矣近者歐美學風輸入中國維新志士皆以立

女學爲言竊謂女學可立也但敎習當以婦女爲之科學當與男子有異師外國之意而不背乎中國之禮義是亦足矣

泰西各國之例使臣之最重者有特派全權字樣似此等使臣可以徑行直遂不必稟命朝廷而不然也曾襲侯攺訂俄約辦事艱難情形疏曰西洋公法凡奉派之公使無論頭等二等雖皆稱全權字樣至於遇事請旨不敢擅專則無論何等莫不皆然前大臣崇厚誤以師心自用違旨擅行爲便宜行事之權益考之中國之憲章各國之成例無一而合者也案曾侯言是也而世之師心自用敢於擅專者動藉口於公羊傳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之說不知傳意重在安社稷利國家耳非謂不安於社稷不利於國家而可專也曾侯言臣於未經

請旨之條既不敢許之過驟然既奉轉圜之旨又不敢執之過堅此則合乎傳意而又符乎西例也

左氏傳言僖之元年齊桓公封衞于楚邱衞國忘亡衞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夫布衣帛冠節財用也務材講求樹林之事也訓農通商惠工研究農工商實業也敬教勸學興學堂宏教育也授方事事皆有法律秩序也任能委用得人也革車致求武備也凡此諸大端皆今日行新政者所宜從事者耳夫衞爲狄所滅以視德爲拿破侖所破無大異也德經法人蹂躪之後舉國上下汲汲興學校整軍旅講求農工商諸實業而遂復法仇建新邦爲環球上强國以此見新政之有益於人國無古今一也

西國工藝器械之日趨於新者有勸勵百工之道焉國中士民有能創一新法製一新器實便民而利用者准其送官考驗得實則給以憑單許其專利若干年甚至大加恩惠錫以世爵左傳言衞文公通商惠工杜注加惠於百工賞其利器用此與西國之賞勸百工無異衞國之興其以此乎

春秋之義伐而書次其次爲善救而書次其次爲貶僖元年經書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穀梁傳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據此大國權力應救護無故受害之各國也西國法師法的利論無故受害之國雖未經立約亦必護衞竊謂西國政府其保護他國雖未必盡如公法家所言然如助土拒俄之役不可謂不善也

中國士大夫死猶好名益棺而後輒有一篇諛墓之文以致世道人心日趨於僞曾不如阿剌伯處置死者之法不能斥責於生前尙且受辱於身後（萬國近政考略曰阿剌伯本土風俗凡遇喪事將死者殮舁至墓上墓前十餘步預鑿一河上駕飛橋死者至橋前建設喪棚有律師三十二人預宿棚中柩卽停棚內其時諸戚友均來送喪如死者生前有曖昧欺心之行任人向律師控訴如三日無控訴者則謂德望已孚方可舁至墓中安葬倘有控告則聽律師判斷果其素行有虧停葬若干日任人向柩辱罵再行安葬）猶足使人有使警懲也春秋僖公元年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然則曷爲不於弒焉貶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何注邢人于市與眾棄之故必於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彼阿剌伯辱罵死者之法其卽貶之於喪至之意乎

萬國公法曰兵船及領牌民船奪同事友邦貨物者自當立時送還又曰停兵之後有擄掠敵貨者卽將其人治罪原物登時送還又曰戰者追捕敵兵敵貨不得擅入局外之境違者卽爲干犯公法所得之物概行交還又曰戰者經過局外境內當盡力保護或敵人違法捕擄人財卽由局外之國討取交還不得推諉竊謂今日西律之嚴雖不能爲湯武仁義之師然頗似桓文節制左傳元年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杜注皆撰具還之無所私取正義曰善齊桓委任得人用兵嚴整也今西國其庶幾乎

春秋時子產賢才也其相鄭以辭命爲功管仲奇才也而平戎之役文辭彬雅爲周天子所賓敬是古者使臣與將相並重也近今英法俄德美數大國各挾勝勢以相陵相伺彼與我通商定界立

約應之稍有不審往往貽患無窮而使臣之責乃益重試觀西洋各國或以宰相及外部大臣出爲全權公使或以大將軍及兵部大臣出爲全權公使其視將相與使臣無纖毫軒輊焉薛叔耘海外文編言使臣宜與將相並重誠通達中外古今之治體者也雖然外國將相類皆諳悉外交故其出爲使臣宣國威覘敵勢卹民瘼與廟堂謀議翕然相通也若中國之相大抵由資格厯轉而來中國之將大抵由行伍遞升而得相多守舊將多無文兵不能勝使臣任也明矣顧今日安得子產管仲其人哉

泰西以商務立國故以通商爲國家之命脈視彼此人民來往營生爲天壤閒應有之義設有以一國閉關不許互市即爲犯天下之不韙不啻制他國之死命不難群起而攻此理在華人觀之深

以爲奇蓋今中國地大物博百貨由積事事可仰給本國無藉外來也若夫泰西各邦境地甚小土產不多必藉鄰境通其有無嘗謂歐洲之局頗似春秋之世曷不觀葵邱之會其禁令言毋訖糴乎（穀梁僖九年傳）又不觀亳城之盟其載書言毋蘊年毋壅利乎（左襄十一年傳）可知列國並通之世不得以一國閉關而犯大忌也

自古國家之敗半由於女禍其女禍由於干涉國政穀梁僖九年傳葵邱之會有毋使婦人與國事之文又左傳二十二年傳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有戎事不邇女器之文此可知婦人與政春秋時懸爲禁令也今西人愛敬其妻誠有過當之處或疑其干涉國政也而豈知不然乎南皮宮保勸學篇言西人國家政事議院軍旅商之公司工之廠局未嘗以婦人預之據此知西人男女內外亦有辨也彼庸妄之徒動曰西人男女平權欲借此以破中國男女之界是不獨悖中國之禮教亦昧於西國之情形也

歐西之局頗有類於戰國七雄並峙然如兩君相見會盟之事則不類戰國而頗有似於春秋時代攷四裔編年表載歐洲列國會盟之事不一而足又外洋新聞紙屢載德俄英各國君主時相往還輕車簡從盡泯嫌猜儼有歐洲全局關係要事不難商斷此皆由於推誠相與真意相孚也豈戰國諸君所能及乎李提摩太時事新論有兩君相見論以德俄英各國君主時相往還比春秋之初齊桓衣裳之會者九愚謂李君非自譽其國也彼中列辟會盟之誠信相與較之齊桓之時有過之無不及也

薛叔耘言昔者齊桓公合諸侯致江黃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楚伐江滅黃君子閔之厥後衛人滅邢莒人滅鄫雖以齊晉之強大不能過問此無他形勢使然也因舉中國朝貢之邦六如朝鮮琉球越南緬甸暹羅南掌謂救琉球之患宜待其變去越南之患宜審其機防朝鮮之患宜變其習夫薛君之爲此言也其時越南尚未全失也朝鮮無恙也今則越南淪於法矣朝鮮屬於日矣當年朝貢之邦六迄今無一存者留心時事者能不搤腕而歎哉夫以中國之大而不能保此弱小朝貢之邦此固由於政教之衰耳然亦如江黃之遠齊而近楚形勢使然也

泰西人於種族辨之最明持之最嚴同族則相吸集異族則相反

擬苟爲他族所箝制壓抑者雖粉身碎骨以圖恢復亦所不辭若德意志若意大利皆以同民族而建新邦若匈牙利以異民族而分離於奧大利皆其最著者也左傳曰無滋他族實偪處此又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又曰民不祀非族益謂非族則相忌忌則圖圖則吞噬耳今昏昧之人不知種族之義於國家漠然無所關心而徒欲媚外甘爲外人奴隸以保富貴豈非大愚不靈哉

天學啟蒙曰流星常發亮光迅駛如飛一二秒時始沒有時落地謂之隕石極大者如木星隕地之星有金類質有石類質英國博物院存儲不少約有三等重愚案春秋僖十六年隕石于宋五此與天學啟蒙所言流星落地謂之隕石無異也但春秋隕石與鷁退並以爲災而英國博物院則將隕石存儲未聞以爲災也此則

中西之情不同耳抑可見中國動言災異拘牽禁忌也

張自牧瀛海論言西國火器殺人如草窮極兇殘而獲囚未殊者從而療治之宋襄公之仁義也竊謂宋襄之仁義亦未可厚非公羊傳言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蓋美其戰時猶有救民之心也知宋襄之不失爲仁義則知西國戰時救民之律亦仁人君子所許者耳西國戰時救民之律五一戰後受傷兵丁宜入醫房療治二方醫時雖派兵丁看守宜待之如局外國之人三醫治後送至敵國交界處令其本國贖回卽將贈回之銀賞與禽獲之人四與之言定毋再攜兵來敵五救護傷害兵丁之人給有紅十架旗號兩國兩軍俱視爲局外國之人

左傳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又曰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案此理殆推諸各種事物而皆同者也生理學家言凡兩性相合者其所得結果必加良化學家言同類之物不能顯變力大約物質相異者變力大皆緣此理種植家常以棃接杏以李接桃牧畜家常以亞美利加之牡馬交歐亞之牝駒皆利用此例也

西國近事彙編曰英王爲世子耳丁堡羅公聘俄皇長公主馬利亞爲妃或謂英俄復爲姻婭之國求我新特恩我舊姻而抑知西國例載王子不得納民女爲妻率皆論婚於各國除敎王士王而外諸友邦皆姻戚行也案西國論婚於各國深得春秋之義春秋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公羊傳曰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何注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據此內娶者春秋所譏也禮記坊記曰諸侯不下漁色鄭注謂不內娶於國中也內娶國中爲下漁色白虎通王者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爲一體恭承宗廟欲得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又譏宋三世內娶於國中謂無臣也又嫁娶篇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

傳曰宋世無大夫惡其內娶也案此並用公羊之說內娶於大夫之女尙非之況民女乎夫今日之世子王子卽他日一國之主也於國內皆民無娶道不謂英俄各國尙知此義

西人愛國於國界持之甚嚴未有自夷其國者也夏燮中西紀事載天津新議續議中國照會公文不准用夷字案孟子言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說文夷从大从弓太人持弓也是夷本非鄙夷之稱而西人忌用此字者見愛國之心長不自夷其國也日本愛國之心尤甚於國民之性質尤不肯失曩時日本荻生徂徠嘗題孔子畫像署曰東夷物茂卿拜首稽首敬題其時山崎闇齋講程朱學於國界持之甚嚴心非徂徠之所爲近日本山路一遊謂徂徠以篤信漢學之故乃至自夷其國改易其固有姓名失國民之性質豈足爲訓觀山崎及山路之詆徂徠知日本不自夷其國也余觀春秋左傳所載如被髮祭野莘有知其爲戎朝禮用夷杞桓降而稱子言語效夷衞侯因而不免又如樂大心之卑宋叔孫婼歎其必亡叔孫輒之謀魯公山讓其無禮以爲

春秋雖亂世而各國國界持之倘嚴如有鄙夷本國詆本國之
臣謀本國之士逃者有識者未嘗不深爲貶絶以此見聖賢義禮
之教深入人心也乃今世庸妄之徒薄聖教爲無用謂中國不能
振甘心媚外入而輸情於人爲之奴隸局不返而自思乎

晉文在外十九年歸而霸國益由險阻艱難民之情僞備嘗而知
足見親貴之遊歷遊學他國者其功效鉅且速也夫今日歐美各
國亦春秋之局也彼中之君及世子親王常躬歷他國不慮風濤
險惡既以聯與國卽藉以考製造軍旅之法以取則焉如英德美
與諸君時常往來見於日報者不一而足而俄羅斯之興更藉彼
先君彼得之遊歷無法不仿歸而變法故國勢蒸蒸日上也至日
本之信西法纔三十餘年耳已儼與西方比隆溯其所以致此則

嘗遣宗室大臣躬履西境攷其政治之要又遣聰穎子弟詣彼讀
書盡得其奧歸而仿行也我中國今日宗室勳戚以及王公之子
弟暨內外職官其有能游學外國者此誠當務之急矣

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舉郤穀謂其說禮樂而敦詩書又引夏書
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之文謂君其試之愚案西國武官
無不由學堂而來且必屢經考試以次遞轉而後得爲將帥其爲
將帥者類皆說禮樂而敦詩書之選然則郤穀其人者中國不多
見西國則往往有之

兵貴愛國愛國必須有國家思想凡君臣之義見用之信與夫長
幼貴賤之禮當於小學校先授以普通之智識也晉侯入而教其
民用子犯言於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於伐原以示之信於大蒐
以示之禮夫以義信禮教民而民豈有不知愛國者乎傳稱一戰
而霸文之教也蓋當日充兵之人先授之以教育

方今海內學校大興各省之武備學堂將弁學堂水陸師各學堂
紛然林立　國家所以造就軍人者固已不遺餘力客歲河間大
操外人之寓目者嘖嘖焉深爲嘆服以爲紀律嚴肅步伐整齊也
雖然此猶練兵之常法耳形式之強非精神之強也所謂精神之
強者何哉昔普之勝法也其帝后自製愛國之歌教國人誦之日
本之勝俄也其軍士多係學堂出身所謂武士道大和魂者盡人
皆知此義此西國強兵之道教爲先練次之也左傳所載如晉文
公入國之始卽欲加兵於楚子犯止之謂民猶未知禮義文公乃
教民五年而後興師楚莊王自克庸以後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

其後乃敗晉服鄭霸於諸侯衛文公敬教勸學而以革車三十乘
興衛越句踐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滅吳兵必教而後可用自
古爲然蓋古人所謂教者必納之於學校之中導以孝弟忠信使
之尊君親上以養成軍國民資格非如後世僅從事於孫吳韜略
而已也

經言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公羊傳曰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
人何與使聽之也何注宋稱人者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眾共之
夫曰聽訟必師斷與其師眾共之今西國聽訟設以陪審之官參
以見證之言卽是此法

春秋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又成十五年晉侯執
曹伯歸于京師此蓋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使天子治之也

西律向來不能審問他國之君如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布倫司回哥公在英國控哈那佽國之主審問堂不肯審問此卽諸侯不得相治之義春秋列國上有天子凡諸侯爭訟使天子治之禮也至秦西各國未有天子統一也兩國果有相爭之事不能決可另擇他國之精於律學者從中評理

左傳言衛侯元咺訟寗武子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杜注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是以使鍼莊子爲主又使衞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孔疏曰士榮亦輔莊子舉其官名以其主獄事故亦使輔之與晉之獄官對理質正元咺也案此與今西人審判堂頗合可見古時雖無延請律師之文而坐獄之法尙有大士亦是延請律師之意

昔子產對韓起曰先君與商人世有盟誓是鄭之國家大計商賈

亦得與也惟鄭視商人之重所以收效亦鉅如謀出荀罃之賈人自言無其功不敢有其實既已磊落光明矣至於弦高搞師綏靖大難既其智識之閎遠豈尋常逐什一之利者所可齊年而語哉英國於地球各國所以能高掌遠蹠者其得力商會中人匪淺尟也

西歷有閏日而無閏月與中歷不同而其理卽寓乎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之內因學紀聞曰素問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謂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可以發明左氏正時之義何義門云回回歷有閏日而無閏月似本之此愚案西歷原本於回回歷故有閏日無閏月與回回歷同

勸學篇言西人雖無祠廟木主而室內案上必供奉其祖父母兄弟之照像謂西國固有父子之倫愚案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傳練主用栗何注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容貌而事之今西人供其祖父母父兄弟照像亦是想見其容貌而事之義

左文六年傳言趙宣子始爲國政有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之文而又繼之曰由質要杜注由用也質要券契也案傳謂質要者卽周禮所謂質劑也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價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質劑者卽今之買賣田宅契券借貸銀錢票據之屬是也蓋民間田宅錢貨買賣往來無不有契券票單亦無不有稅卽今西國印花稅之法

阮文達續疇人傳序曰張平子有地動儀其器不傳舊說以爲能知地震非也元以爲此地動天不動之儀也蔣友仁之謂地動或本於此或爲暗合未可知也阮氏之意蓋謂平子之儀爲知地動非知地震之謂也愚謂古人不知地動惟知地震故平子地動儀舊說以爲能知地震也夫地動與地震不同地動動於不覺也地震則戰而可覺耳春秋文九年地震春秋書地震者五始見於此年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引黃仲炎之言曰或謂震者戰而非動如漢天鳳三年詔云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震與動異也愚案或說是也其謂震與動異最爲分曉或人蓋知地本動者耳

士會之歸知罃之贖鍾儀之請春秋列國於其本國之臣寓於他國者類皆贖而歸之蓋其臣旣入他國則外交益悉不忘本國則

忠愛甚嘉斯亦採時之選也今者 朝廷百度振興需材孔亟如必借材異域竊恐操縱爲難又慮以彼中下之駟糜我國帑也若夫學堂人材則在五年十年之後緩不濟急然則今日欲求人才之應急需當於中國之流寓外洋通曉政學如容閎其人者請而歸之也又中國築路開礦諸事其所需工程師與其延聘外人動多齟齬不如求之於出洋留學生近日長沙日報言吾國從前之官派美國留學生在大學堂卒業後淹留美國今有爲某大機器廠總辦者有爲工程師者國家貲遣學生學成反以供外人之用殊屬可惜爲今之計宜先由學部調查出洋留學之學生其卒業而爲工程師者有若干人更由外部調查僑寓南洋各華商其執業於外洋工廠而能勝工程師之任者又有若干人請查確實嗣後爲有路礦諸要工先擇其工學孰習聲望素著者招令回華使膺其任案報所言誠今日之要務也

報聘二字見於左氏傳者不一而足如宣十年傳國武子來報聘哀二十四年傳越諸鞅來聘

報叔青也此他國來報魯聘之類如成十三年傳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襄四年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此魯往他國報聘之類蓋春秋列國聘問往來藉以結鄰好而達禮意耳今泰西各國亦有報聘之禮西國近事彙編曰奧皇於十月朝俄皇於彼得羅堡報聘也據彙編所言知報聘之禮西國亦如春秋時代也

左傳言壘者屢矣今不必備舉請言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之役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正義曰壘壁也軍營所處築土自衛謂之爲壘深者高也高其壘以爲軍之阻固案此土壘之法西國亦有之營城揭要曰營壘掘築之法肇自太古但不知何國何人所剏如北亞美利加有圓壘遺址並繁形壘遺址不能考其世代而今時此處之土人遇有爭鬭之事量己不若人者卽在地面掘成圓凹將泥四面擲開藏躲其中至事終而止又如阿爾蘭之壘古蹟尚存英國亦有羅馬壘之古蹟也據此西人掘築土壘由來已久說者謂羅馬并吞各國專恃掘地之技非虛言也營壘圖說曰自古治兵者必擇易於被攻難於固守之處預築濠溝土壘誠爲不易之法昔羅馬橫行時能速成土壘故論者謂羅馬之兼吞各國僅恃掘地之技而已夫古者戰事不過弓矢戈矛而已尚以築壘爲要法況今戰鬭之場槍雷礮雨則深壘固軍之策尤爲要務願以告中國有軍事之責者鄭氏觀應謂防務之尤要者在乎多築土壘土壘者防邊之急務也斯言得之

傳言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據此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禹時皆有五金之礦也何以今日礦產寥寥乎豈今昔地質有異哉而無異也中國五金煤鐵之富甲於五洲有見諸西人稱述者癸酉年西報稱德人遊歷中國曾遍直隸山東湖南湖北等省探悉礦產極富煤礦尤多復聞山東山西雲南亦然比利時議院謂中華土厚人稀金銀鐵錫四金之礦所在多有通國煤產十倍於英李提摩太時事新論謂山西礦產曾經德

人遊歷稱該省煤鐵之礦品居上上多至十三萬餘英方里此礦產見諸西人稱述之類有見諸臣工章奏者前兩江總督沈葆楨覆陳洋務事宜疏謂福建古田等處產鐵甚旺洋人用之皆以爲鐵質勝於西洋前福建巡撫丁日昌海防條議稱磁縣平陸大同太原米脂等處皆煤多而佳濰縣萊蕪等處皆有煤而塊亦大鎮江之東南山煤鐵五金似皆可採浙江之金華福建之平定則有煤井各省產鐵尤多廣東之芝蔴墩尤有堅力此礦產見諸臣工章奏之類其礦產之盛或在禹時九州之內或在禹時九州之外特以未能開採故仍蘊藏於地耳

英美德法俄日本諸國何以能並於環球之上以維持和局乎蓋各國君臣於他國之學術政治風俗無不參觀互察表裏洞見知己知彼所以相視而不敢先發能保全百年太平之局也夫今日列國之局亦春秋之局也今日各強國又晉楚之局也昔呂成公左傳說曰楚子囊歷數晉國之德政自任賢使能至於工賈皂隸

政事本末無不備知如親立於晉朝晉士會范武子雖晉之臣而能歷數楚國之德刑政事卒乘軍旅之事如親立楚之朝晉楚兩強國所以兩立百有餘年者蓋其國各有腹心之臣互觀兩國之政表裏洞見不敢輕略困學紀聞曰古之謀國者知彼知己如良醫察脈如善奕觀棋德刑政事典禮不易楚自克庸以來此晉臣之知楚也晉君類能而使之此楚臣之知晉也皆以紀綱風俗知之案深寧此條與呂成公之說雖詞有詳略而義一也觀於春秋晉楚之互相知悉所以立國則知今英美德法諸國所以並峙之故也今外域於我國學術政治風俗之弊無不知之甚悉故敢欺陵我也柰何我國之知彼者其人不數數覯耶

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鄭注哀謂救患分裁疏引左傳凡侯伯救患分裁討罪禮也之文以釋鄭義又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鄭注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襚疏引春秋王使榮叔歸含且

賵之文以釋鄭義又大宗伯下云諸侯薨令去樂鄭引左傳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之文夫天子於諸侯邦國之凶喪尚有哀之之禮則諸侯於友邦有哀之禮不待言矣今泰西友邦有大喪國君爲之素服輟樂英軺日記泰西友邦有太喪國君爲之素服輟樂三禮拜歐游隨筆曰德意志定例他國君后之喪俱有服制或七日十四日二十八日惟禮官之報單是從此與春秋傳義合亦與周禮之旨合

左宣十二年傳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穆正義引管子之言處士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謂彼四民爲士農工商此數亦四無士而有賈者此武子意言舉兵動衆四者不敗其業發兵則以士從征不容復就閒燕故不云士而分商賈爲二如孔疏所言是古者發兵以士從征也今泰西各國文武不分士人皆當兵三年亦是以士從征之遺意

楚莊王之箴其民曰民生在勤夫楚當春秋魯文宣之際土地方闢國勢富强而猶以勤箴誡其國人可見力作爲生人之定分耳斯密亞丹原富一書爲西人計學家之祖其部甲上篇一曰天下之常言曰民生在勤然則力作者將斯人所定於天之分而無可逃者歟案斯密氏著作傳者十餘種而惟原富最善德人最重汗德心學謂生民未有必求其配無已其原富乎夫原富一書見重於時如此而其開章第一言卽曰民生在勤此可見楚莊之霸非偶然也

西國凡大興革皆以演說爲行政之機關而軍旅之役尤甚法之挫於德也勢幾不國一演說而醵數百萬金錢且呼起國人復仇洒恥之心而國卒得以立至今地圖上猶有法蘭西之顏色者皆

此一夕演說爲之美人攘菲律賓也與德人交相惡德人日觝詈之謂以美人軍政之脆弱如與德遇猶驅羊於餓虎也美總統盧斯福憤焉大聲疾呼日以推擴海軍爲務隨在演說至今乃隱然握太平洋面之制海權蓋言語之感人也文言不如俗言之尤易明曉語以古事不如語以今事之尤易感動語以他國之陳迹不如語以本國之近禍之尤易儆惕昔楚莊圖霸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彼泰東西演說會者亦斯意爾今中國外患棘矣上等社會之人固知之中等則知不知半至下等則懵然也吁今日而欲開通下等社會之人顧可不爲之演說哉

晉欒武子言楚莊王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又曰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又滅庸之役楚帥叔曰姑又與之遇以驕

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楚鬬瓦城郢沈尹戌曰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文武上不過同愼其四境猶不城郢案楚莊深知國民教育必先之以本國歷史故其訓國人以若敖蚡冒之事而其時臣民於若敖蚡冒皆歷歷能言之也日本山路一遊曰歷史關於智識教育道德教育而於國民教育關係尤重何也歷史所載之事皆尊本國之體而最足發達國民特性故可謂之國體記錄亦可謂之國民特性記錄愚案泰東西各國教歷史均先述其國建造體制及其君相功業之美也故彼中國民之發達若是其猛且速耳

十三經西學通義

平江李元音子韶甫著

春秋三傳下

吳劍華查視秘魯華工記言接豬仔稟詞輒數百紙據其所述苦情及寮主苛虐之狀受者喪膽聞者酸鼻又曰或用火燒死或置於水牢之中炮爛而死有一寮主尤凶狠異常殺華工以千百計積其髑骨砌花臺儼示京觀之意余謂秘魯寮主可謂窮凶極惡者矣昔潘黨說楚子築武軍收晉尸以爲京觀而楚子不可夫以戰陣所傷積尸封土其上以章武功有人心者尙不忍爲之況殺戮無辜以爲京觀乎華工受秘魯之害如此計近來遭虐物故者益多矣然則如之何哉曰既往者不能追咎將來者猶可挽回如此後南北美各處再招致華工中國當力拒之或改良其約是亦捄護華工之方也

宣十五年公羊傳注曰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夫不出牖戶而知天下不下堂而知四方孰有如今日中西各報哉外國有官報有民報官報宣國是民報達民情彼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者蓋民報之義也

古者無人不學其有專務他業不能就學者猶有補習之法如公羊宣十五年注所謂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是也案事訖教於

校室卽今東西各國學校有補習科之義夫各國補習科之設原爲尋常畢業卽謀生活而又有志求學者起見故補習科之時間或於一年中分季教授如習農業者秋收之後卽有暇時或於一週間酌定時刻如日曜日或土曜日下午或每日之夜間總之按各地方情形并視兒童謀生閒暇之時以施教授

兩國戰爭可接收敵國使臣乎曰可左氏傳言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成九年固明明言其可矣又楚子圍宋左傳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宣十五年夫以宋被圍至困極危之時而華元爲使尚能入楚軍未聞有阻撓錮禁之事然則敵國使臣雖戰爭之候何不可接收之有西例兩國既有戰爭公使自不能駐其境內但遣使議和或評論曲直則可擇一地與議公事或另請他國發

一照會保其公使至本國商議亦可案此於保護使臣之中而又有防範之意而又不背於古者兵交使在其閒之義

萬國公法曰各國交涉之事必推强大有德者爲盟主凡事聽其處斷其因有事會盟立約者則專以主持此事之國爲盟主案此頗近春秋列國之例春秋成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衞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杜注先晉後衞晉霸主慮謂衞雖侯爵然國弱故先晉後衞彼公法家言各國交涉之事必推强大有德者爲盟主頗與此同春秋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衞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杜注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愚謂弭兵之會因宋向戍而起故宋爲主人彼公法家言因有事會盟立約者專以主持此事之國爲盟主頗與此同

日本尾崎行雄於甲午之歲著支那處分案中有一段言清兵之戰也莫不攜有旌旗兩具鑼鼓提燈等件驟見之實堪駭異苟知戰者其不攜此無用之長物必矣又曰管注釋支那之所謂戰字謂爲旗鼓競爭會支那文人叙兩軍對峙之形勢每曰旗鼓相當可知支那之所謂勝敗不過曰旌旗多而鼓聲壯則勝否則敗而已尾崎爲此言也雖爲鼓舞其國民之敵愾心而發而按之中國往時戰事實不能免此譏也夫春秋列國竝峙固戰爭至劇之時也而所謂戰爭者亦重在旗鼓試觀曹劌論戰曰一鼓作氣曰望其旗靡故逐之又鞌之戰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張侯

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蓋古者戰事旗鼓最要雖以天子諸侯自將兵者亦親執旗鼓以令衆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左成二年傳曰齊侯親鼓是天子諸侯自將者親執旗鼓況臣下之爲軍將者乎尾崎謂中國戰爲旗鼓競爭會洵不誣也然近日中國之武備逐漸改良尾崎所譏庶幾免矣

昔晉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衆而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以爲不可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而武子以爲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竟從三卿之議見左成七年傳案三卿晉之賢人也欒武子舍衆而從善杜注謂傳善欒書得從衆之義蓋善爲衆主從善卽從衆也豈衆議而皆可從乎西國議院之制固以多寡爲從違然議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未聞以爲衆

議而事事必從也夫西國議院之員皆由學校而出而其議論僉同尚有不可從者况今中國學校未盛乎然則今日若開議院其議論亦當以賢否爲從違而不必盡從多數之人

中國三代凡工藝皆以官爲之而官又世其業降及春秋猶存此意左傳載周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又晉侯稅鍾儀於囚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問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夫以籍談之忘其祖而取誚於時鍾儀之守其本而見稱於世知春秋之時尚以世守其業爲貴也（史通書志後論曰能言吾祖郯子見師不識其先籍談取誚劉氏言之亦是以世守其業爲貴）泰西父子多異財而不異業當其興一藝製一器不獨一人終身任之往往祖孫父子世以相及此猶有中國古意

人之有愛國思想者必自愛鄉土始（日本棚橋源太郎曰人之有愛鄉土心天性使然非有所誘掖也又曰無論何時旅居何地不能忘焉推其心以及國家亦猶是矣）歐美日本人皆知此義誰謂中國人獨不然乎昔晉侯稅鍾儀於囚詢其爲伶人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夫以樂操土風而即信其爲君子豈不以人能愛鄉土即能愛國家乎居憂患而不忘舊則安樂可知矣在他國而不忘舊則本邦可知矣今中國學校漸興其教育之宗旨原望其人人愛國也而吾謂教愛國心當專就其愛鄉土心而推之

春秋襄公元年衛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左氏傳曰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

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案西國新君即位他國亦遣使聘賀西國時事彙編曰英王擐鐵甲兵艘數舶前赴挪威以瑞典王將行加冕禮於挪都使往賀也星軺指掌曰凡遇他國國君登極有遣使前往慶賀者如一千七百四十一年日耳曼皇登位各邦皆遣使致賀夫曰加冕曰登極曰遣使致賀此與春秋列邦諸侯即位小國聘大國朝無以異也是繼好結信謀事補闕西人亦知此禮也

左傳稱祁奚之能舉善也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又稱魏獻子之舉以爲義也近不失親遠不失舉蓋古者任官各舉所知也後世慮選人之請託銓部之徇私於是定爲年勞資格之法定爲掣籤之法防之誠密矣然而奇才不能進庸下不能退則考績廢不爲人擇地不爲地擇人則吏治隳也泰西各部之長皆得自舉其僚屬猶有古誼

穀梁襄五年傳曰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昭元年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公羊傳曰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案穀梁傳義多與公羊相同此其一也）昭五年傳曰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案此皆譯學之義泰西入中國僅三百年而譯音已屢參差譯音之法宜即其名物地名實義之可據者以中國字母爲主就西字二十六母或二十五母參合𢭃證以反切之法通合音之未備

昔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公羊傳曰脅魯使歸之曷爲使魯歸之鞍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

食肉晉侯聞之曰奈何使人之君不飲酒食肉請返其所取侵地正義曰善晉之義齊據此歸返侵地本爲春秋義舉今泰西各國大侵小强陵弱惟力是視如俄法奥之分波蘭最爲公法家訾議然如柏靈大會返各國侵地不可謂非義也

丁韙良所譯通使總論言凡膺使臣之職者皆宜詳考往事又曰使臣若謂胸有邱壑而師心自用實爲謬妄又曰欲精熟通使之學須先涉獵諸學而博採之因舉諸學之尤要者如須知天然公法須知各國通例須知西洋諸大國律例須知各國歷代史記須知各國大勢以及各國風土人情以及戸口水陸兵額地丁租稅等項愚案列國竝峙交涉事緣使學甚重今五洲之局猶春秋之局春秋時如行人子羽能知四國之爲所謂四國之爲豈非各國

通例歷史大勢風土人情諸事乎又如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拜鹿鳴之三言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夫事之難易與夫禮義所宜卽當時通例歷史大勢風土人情諸事也而必咨而詢度諏謀此則使臣不私心自用而詳考往事涉獵而博採之也

萬國公法言既有國卽不能無使公使往來自當互相保護卽或疑其勾通他國不利我邦儘可明白阻止豈可妄加殺害人命至重鄰國平民過境尙須加意保護況貴重之公使乎凡滅禮戕使臣者爲萬國所共惡公法所不容愚案春秋之例凡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非使人之罪而陵辱傾陷之則罪有所歸矣如襄十年經書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左傳書曰行人言使人也又昭八年經書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左傳罪不在行人也又昭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左傳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孔氏穎達曰釋例曰行人有六而發傳有三者因良霄以總其稱行人因干徵師以示其非罪因晉叔孫婼以同外內大夫則餘三人皆隨例而爲義也據此知凡執殺行人皆春秋所譏也彼萬國公法言戕使臣者爲萬國所共惡公法所不容尙不背於春秋之誼

襄十一年諸侯同盟于亳左傳歷舉其載書有毋保姦之文此可見春秋列國盟約不得藏匿他國罪犯也惟其不得藏匿所以此國罪人逃至彼國可向之索取如宋人請猛獲于衛亦請南宮萬于陳是其例也從前羅馬法律有正論二一各國不可藏匿別國逃民罪犯二查問前來之人知其罪而逃亡者則必送歸其本國審問讞哉言乎其深契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意乎乃近來

交涉書中恆以別國不能送還罪人爲詞似此藪逋澤垢法何以公此豈羅馬之舊律耶然其公法家言爲平允者一索回罪人必爲犯事地方之國二其人所犯之罪必兩國皆以爲罪又云如但在別國議論國家是非並未爲害則不將其人送去但不將其人送去斷不許其在此國謀害本國此西國通例也一千八百年以來英俄法美訂送還罪人之約以數十次然則犯罪之送還與否仍視有約無約耳

瀛海論載英議員烈奢得之言曰一千八百十四年英美定約於干特以爭財致衅至三十三年各遣使公議其事遂息二十五年法土失和就正於德國而解六十三年英與巴西不睦而比國解之六十八年土希爭屬地而德國解之皆不煩一兵得使臣會議

片言而釋夫以兵連禍結之時徒以使臣一言而解此誠環瀛之奇局然而無奇也左襄十一年傳曰書行人使人也正義引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勳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續通鑑長編日熙甯八年四月蕭禧之來上賜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手詔問以待遇之要禦備之方弼言臣歷觀春秋洎戰國時諸侯兩兵已合飛矢在上走使在下其間辨說解釋遂各交綏而退卻復盟好者比比皆是案長編飛矢在上走使在下二語即本杜氏釋例之言此可知春秋時諸侯兵交得使臣會議片言而釋與秦西各國無異也

東西洋各國之浡然興者由於政治學術之善而政學則人才爲之也夫處此競爭劇烈之世非國有人焉烏足以立國乎說者謂今日列強亦春秋之局也試觀春秋列國並峙其或盛或衰或存

或亡類皆有人才無人才之故臧孫於魯曰國有人焉襄二十三年師慧於宋曰必無人焉襄十五年襄仲於秦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文十二年有士五人晉文所以霸也昭十三年有太叔儀有母弟鱄衛獻所以入也襄十四年有趙孟有伯瑕有史趙師曠有叔向女齊晉所以未可媮也襄三十年曰子無謂秦無人文十三年曰無善人則國從之襄二十六年凡春秋列國盛衰存亡之理未有不由於人才之消長也今中國外患亟矣際茲時局而欲禦外侮張國威誠非人才不能

西人之分報也言政務者可閱官報言地理者可閱地學報言兵學者可閱水陸軍報言農政者可閱農學報言商政者可閱商會報言醫學者可閱醫報言工務者可閱工程報言格致者可閱各種天算聲光電專門名家之報有一學即有一報其某學得一新義即某報多一新聞朝登一紙夕布萬邦是故任事者無閡隔蒙昧之憂言學者得觀善濯磨之益案左傳言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此即有一學即有一報之義

西國自達爾文發明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爲天演之公例此論一倡於是各自務爲强者優者一人如是一國亦然苟能自立於優强則雖剪滅劣者弱者而不爲無理蓋天演之公例則然也雖然此理不始於西人也左傳載齊仲孫湫之言曰親有禮因重固閒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晉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晉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夫攜貳則閒之昏亂則覆之弱則兼之昧則攻之亡則侮之亂則取之豈非至不仁之事哉然當日以爲霸王之器也武之善經

也國之道也夫亦曰此天演之公例耳然則有國家者可不求爲優者强者乎

西國弭兵會雖不足恃然究非不論禮不論文而輕言爭戰者故彼中每有爭端藉鄰邦及有道之士調處者究復不少則弭兵會之功也左氏稱趙文子之言曰君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此可知威儀文辭之閒亦消兵患於無形者也

古者官無清濁之分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飭材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夏商周三代官制雖有不同然工藝可以致卿士之位技能可以得封爵之榮此則三代不異者耳左傳言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此非以工藝致卿士之位乎又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先王賴其利器用而封諸陳此非以技能而得

封爵之榮乎泰西之例有能創一新法製一新器實便民而利用者國家常錫以世爵葢彼中官制無清濁之分實有合於中國三代之制

馮林一校邠廬抗議曰成周三代世家草澤俱仕於其國維楚有材晉實用之變也非常也馮氏之意以爲晉用楚材乃變例耳不可以爲常也中國之行新政也用西人者其事多成不用西人者其事多敗詢其故則曰西人明達華人固陋西人奉法華人營私也然吾聞之日本變法之始亦多客卿乃十年以後按年裁減至今一切省署局廠皆日本人自任其事彼歐洲之人百不一存矣今中國變法亦既數十年矣奈何猶有借材異域者

昔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而行人子朱以爲黜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亦拂衣從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節錄襄二十六年左傳）　愚案當日秦晉不和已久而晉又弱於秦鍼來脩成其事之集不集晉國榮辱盛衰之所關也乃子朱叔向不競於內心而事氣力之爭不務爲公德而爭行爲之善此師曠歎其私欲已侈而懼公室之卑也余因思今日中國時局艱難與東西各國通商立約正宜開誠布公以保太平之局舉國大小臣工以及士庶團體宜固而不可有排外之心利權宜保而不可有暴動之舉葢心競爲忠務爲公德人人具有愛國之精神則國事可爲也若夫逞私憤違法制非所爭而爭也吾恐叫囂一鬨之氣終必渙敗而不可復振耳

宋向戌弭兵之舉當日合諸侯之師爲會於宋而楚人衷甲其氣甚惡葢以信召諸侯而以僭濟之當爲會之時而已然矣宜子罕譏其以誣道蔽諸侯而目爲大罪也夫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子罕之言信而有徵矣乃今世之士慨兵禍之不息欲入西國弭兵會以保東方太平之局而抑知彼中弭兵會之不可恃甚於楚氣乎此張宮保勸學篇所以非弭兵也

西人以交際與交涉判爲兩途交際則使命往來類皆言詞雍容禮貌隆洽交涉則利權所在據理力爭截然不稍通融夫孔子當春秋之世固深知交際交涉之判爲兩途而能各展其才者也加傳言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左襄二十七年）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惠氏棟九經古義曰司儀注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王伯厚曰此亦見說苑鄭氏所述葢古禮也賈疏云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棟謂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此書漢時猶存故鄭引之或說非無據也愚案定宇深於經者也其引周禮司儀之注又據王伯厚說及或說以爲即孔子聘辭惠氏之言亦有據證也）據此知孔子於交際之事如聘問之類其言辭雍容可爲後世法也又夾谷之會孔子相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公孔子以義叱之以兵威之將盟使茲無還責齊歸汶陽之田拒齊之享（詳見定公十年左傳）據此知孔子於交涉之事本國利權所在無不據理力爭屈彊國正典儀也誰謂儒術爲無用哉

穀梁傳言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楊疏云一會之怒三軍自降若非孔子必以白刃喪其膽核矣敢直視齊

侯行法殺戮故傳於頰谷之會見之矣後世之慕其風規欽其意氣者毛遂之亢楚王藺子之務秦王案有文事必有武備可見孔子文武相資至直視齊侯行法殺戮尤見孔子富於權利思想德儒伊那陵權利競爭論云權利之目的在乎和而達此目的之方法則不離戰鬭有相侵者則必相拒侵者無已時故拒者亦無盡期吾觀孔子頰谷之會得權利競爭之意矣新民報論權利思想引藺相如叱秦王事以爲所論權利也而豈知藺子固欽慕孔子之風規意氣者哉

萬國公法曰各國會盟自主之國皆可與友邦聚會立約屬國及半主之國則必有所依之國爲主不得擅自立約案此春秋之例也襄二十七年宋之會左傳言齊人請邾宋人請滕蓋邾滕私屬二國故經不書邾滕又襄五年戚之會傳言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聽命于會惟鄫不屬於魯而與會故經書鄫人然則爲人私

屬則不列於會不爲人私屬則列於會成二年經書盟于蜀左傳曰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案蔡許本非楚之屬國也徒以乘楚車有類於屬國及半主之國遂不列於盟會有國者可不自主哉彼公法言屬國及半主之國不得擅自立約其義例與之合

應劭漢官曰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困學紀聞言漢世祖罷郡國都尉晉武帝去州郡武備其害皆見於後唐穆宗之銷兵則不崇朝而變生焉故曰誰能去兵案應氏及厚齋言誰能去兵即述左傳子罕之詞也可見向戌弭兵之舉後代猶以爲非也雖然向戌固知兵不可弭不過藉此爲名耳彼西國弭兵會亦是名而已其實歐洲各國因欲維持和局而練兵愈多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東京日日報曰歐洲諸國因欲維持和局故多養兵計每年養兵之費凡一億四千萬磅即十二億六千餘萬元而逐年猶有增加之勢今中國如欲保全和局則夫陸軍海艦軍械火藥礮臺鐵路諸事不可不亟亟講求也幸毋慕弭兵之虛名而召外侮之實禍

或曰賒貸之法周官泉府明言之何以王安石行之而擾民乎曰此非賒貸之法之不善也行之者非其人也夫周官泉府賒貸之法安石以前固有行之者左氏傳言鄭饑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官之於民固有賒貸之事而未嘗見其有熙豐之弊何也蓋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

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徇時之徒也自左氏傳言鄭饑至此本馬端臨議論似此賒貸之法何不可行之有惟視行之者何如耳泰西中央銀行之制類皆借貸人以金錢而厚收其息不惟無煩擾之弊而轉得流通之益以此見泉府賒貸之法今日可以行之也

泰西文明發生有上世中世近世之不同上世則腓尼西亞以商業周航於地中海之東西兩岸運安息埃及之文明以入歐洲也中世則十字軍東征亘二百年阿剌伯人西漸威懾歐陸由直接閒接以輸入巴比倫猶太之舊文明與隋唐之新文明也近世則列國並立輪舟鐵路大通報章電信甚行政治學術彼此觀感相摩而善也由是觀之安有不藉交通之力者乎吾觀春秋列國之

時侵伐會盟聘問之事無歲無之要之通而不塞皆有益於文明耳自其戰爭紛擾言之軍隊所及濡染他國政教風俗之一二歸而調和於其本邦征伐愈多而文明新思想由是而生如楚初見於春秋稱荆吳初見於春秋稱人其後俱進而稱子是其例也自其使命往來言之聘享交際之道常爲國家休戚所關凡膺交際之任者既學優之士及其游於他國自能吸取其精英齎之歸以爲用如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吳季札歷聘知十五國風是其例也

傳稱吳公子札聘魯請觀於周樂工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案季札之贊齊曰泱泱大風曰表東海曰國未可量蓋謂齊國掌握海權其民富於海國思想故其國之富强雄飛於一世而不可限量雖然近海之國其能力思想之發達甚速而國家之進步亦速豈第齊國爲然乎此理殆推諸五洲萬國而皆然也德國那特硜政治學有水利之分配一條言歐洲古來成大業而名威於天下後世者多是海國或沿海國之國民如希臘如羅馬著名於古代如西班牙如葡萄牙雄飛於中世如和蘭如英吉利掌握海權於近世其昭昭者也觀那氏所言而後知海之關係於國家者無中外古今一也

優勝劣敗固天演之公例也其有敗而復興危而復安者大抵其國之君臣上下咸有知恥悔過創深痛鉅之意公羊傳言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食肉齊侯聞之請返其所取侵地左傳言闔廬之死也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他如秦穆因崤之敗三帥之囚也而有素服郊次嚮師而哭自引爲罪過之舉又如楚莊之訓其國人儆其軍實也而有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紂之百克而卒無後之言凡此皆知其禍而福自至知其亡而存可圖也曷不觀歐洲各國乎彼中鬨鬬也既而又强鄰逼處鬬力角智不勝即敗而危亡隨之於是爭自摩厲求免滅亡積懼成奮積奮成强以有今日豈若我中國士夫庶民頑固偷惰於喪師割地請和諸恥辱冥然罔覺屢鑒不悛哉

左傳言巫臣使于吳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嗟乎降使叛將何代蔑有何國蔑有以巫臣之事推之則西國古時之干矢戈矛漢書西域傳言自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絲漆不知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案天竺安息諸國與大秦栢通久矣則彼古時鑄作之槍礮藥火瀛環志畧曰火兵器自中土流入無可疑也礮之法創於中國元末有日耳曼人蘇爾的斯始仿爲之猶未得運用之法明洪武開元駙馬帖木兒王撒馬兒罕威行西域歐羅巴人有投部下爲兵弁者攜火藥礮位以歸諸國講求練習盡得其妙據此是西國槍礮藥火仿中土而爲之安知無中國人教之乎特西人心思縝密愈出愈精遂覺中國軍器事事不如耳

今中國遲遲而不敢開議院者得毋以有議院必有黨乎夫有議院必有黨固也傳言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又鄖之會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請束錦以行見吳太宰嚭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此皆有議院必有黨之意雖然有國家者與其深忌

其黨而黨必不能免何如明許以黨而黨平劑於平曷不覩英國有公黨保黨乎美國有金黨銀黨乎大抵泰東西有議院者莫不有黨蓋各國明許以黨黨亦明張其幟明異其途以待權衡於黨之多少而可否之而事無弗舉今中國欲立憲則不可以不開議院誠使議院之員皆黨國而不黨黨也亦何必以黨爲諱哉

權利義務不分爲二事也春秋時之賢士大夫猶有能言之者如晏子謂陳桓子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强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左昭十一年傳又子籥謂公孫成曰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左哀十五年傳案晏子之意蓋謂競爭劇烈之世不可無權利思想然人人有應得之權利不可以已之欲專其權利而侵人之權利故權利必以義務爲衡焉子

籥之意蓋謂欲得其權利必先盡其義務此身既饗無窮之大利而不利於國家是自放棄其義務也而何權利之有焉

宋君育仁曰今日之西戎有制度文章聘盟朝會俘人之君必加禮滅人之國必復封與水草游牧蠻夷無道者迥殊但可視爲春秋之吳越不能待以春秋之潞狄國富兵强人和政理亟宜進之以禮不能威之以兵案宋君以今日之西國比春秋之吳越其情事頗合至謂宜進之以禮不宜威之以兵尤足爲仇外者戒使國人盡知此義何至有暴動之事哉雖然仇外之見宜泯而保國之心宜長進吳越可也通吳越則不可困學紀聞言列國之變極於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原注成七年巫臣之爲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原注事詳國語春秋以是終焉嗟呼今之人誠鑒於春秋之終由於通吳越則夫輸情於外人以謀中國倚勢於外人以弱中國爲西奴作漢奸而不知恥者其亦憬然自悟與

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吳季札歷聘知十五國風詩吸取他國之精英莫如書籍夫他國書籍彼之政治學術風俗所從出也吾吸取之相觀而善可以知敵情可以開民智事孰有便於此哉西學通攷言理各雅特英人至中華謁孔陵譯五經四書以歸儒連法人才極淵博終日鉛槧不離于手能譯中國書籍法人之深究中國文字者自此始爲法國翰林院掌院學士院中所藏中國典籍數十萬皆儒連爲之經理此可見彼中於我國之事洞若觀火者早已將中國書籍繙譯而研究也又如美國進口稅甚重然他國之書籍進口則免稅蓋以書籍有益於其國耳由是言之則我

國於東西各國書籍苟無礙於政教者所宜廣爲繙譯開風氣講實學未有不由乎此也

孔子作春秋有取於百二十國寶書聖人博古通今綜上下縱橫以爲學覺乎尚矣他如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子產能舉晉國實沈臺駘之故典夏代黃熊羽淵之舊事古之賢人亦無不嫻輿地通方言識時務也咸豐時馮林一作校邠廬抗議其采西學一議歷舉倚相公孫揮子產諸人以爲春秋列國尚有其人可以中華大一統之邦而無之乎乃迄今數十年而中國人才寥寥前此猶曰科舉之未變也近者科舉停矣學堂興矣此時而不能振興人才又將待諸何日

子產聽鄭國之政其所施爲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

井有伍之類此俱周官之法也而亦符乎憲政近人嚴幾道曰春秋之賢最當於今世思想莫若鄭之子產其於憲政皆所論及然一年而輿人誦之三年而後誦之鄭國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以子產之賢智其精神必足以知情僞究得失決不至如後世庸臣俗吏苟且從事也且周制之在當時亦未盡驟也然稍爲更張則未能遽當於人心必俟摩以日月然後謗讟者轉而謳歌耳以此見民智未開之時動生阻力必俟教育及程度高而後憲政施之裕如也今中國　明詔煌煌預備立憲其期限寬以十年豈無見歟

薛叔耘曰西人以交際與交涉判爲兩途中國使臣之在外洋彼皆禮貌隆洽及談公事則截然不稍通融中國之於各使亦宜以此法治之案薛君言是也而或疑中國之於各使以彼交涉之法

治之奈中國弱何然不觀春秋時鄭國之弱乎子產善爲詞命於列國卿大夫投縞獻紵交際之間禮貌隆洽矣然如韓宣子求玉楚公子圍以兵入逆婦晉士文伯讓其壞館垣諸事子產皆義正詞嚴截然不稍通融而當日強鄰不敢加害於鄭且重視鄭也誠知此意今日中國之於各使何不可治之有侯官嚴幾道謂春秋之賢最當於今世思想莫若鄭之子產其於辦理外交所以保護主權抵制強大崇其詞旨雖在今日亦爲極倫嚴氏之意蓋謂子產辦理外交之法可以施之於今日也

今之言新學者動引左傳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以比西國之下議院余曰非也夫西國之政治有不便者百姓固得言於下院然第言之於下院未嘗言之於學校耳夫學校豈妄生議論之地哉泰西新史攬要言愛烈珊德皇在位時各報館恒言民不識字謀生之計因之而拙有識者皆以爲然於是民間始有書塾乃行之未久因議執政之短長遂申立塾之禁案俄國當日因書塾之人論執政短長遂申立塾之禁卽鄭然明欲毀鄉校之意也此可見士人議論執政中外皆著爲禁令者耳　奏定學堂章程言學生不准妄干國政抗改堂規如有犯此者各學堂應卽照章懲辦其禁令可謂深切著明矣乃近日各省學生竟猶有干涉挾制等弊吁此風若長學堂之風潮將不可思議所當預爲防之而嚴加懲儆也

近人閱洋報者見其詆諆中國不遺餘力比諸醉人斥爲腐敗屏於公法之外目爲遠東之病夫至與土爾其並列議瓜分講保護類無不拂然怒者而吾謂何足怒哉道吾惡者是吾師也昔鄭人

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欲毀鄉校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誠知此意則夫洋報之詆諆吾政治者正吾求之而不可得者也而又何怒哉

中國政學不能臻於完備者二　一則銳於求治求學遂至過勞生厭一則廢弛其精神不足以振之二者皆有碍於衛生之學古人知之矣左傳載子產之言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孔氏穎達曰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神久用則竭形大勞則敝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用則痿不可以久逸也固當勞逸更遞以宣散其氣案今西人深明此理也泰西通例舉國上自君相下至販夫屠卒凡來復日

必休息每日八點鐘始治事十二點而小憩一點復治事四五點而畢憩其治事與憩息鐘點相間者蓋勞逸更遞以節宣其氣耳又東西各國學堂遥例各科學相閒講授每日此門數刻他門又數刻一日內講習至五六種看似繁難其實具有深意蓋以功課難易相配不至過勞生厭此亦是節宣之義

泰西無論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國必有政政必有法凡官兵工商皆有律法著在簡編日本葛岡信虎曰法典所以統一天下之具無古今中外凡有國必有法典中國呂刑初定律法泰西遠自羅馬皇帝修斯金尼安已編法典二種羅馬衰亡其書遂佚拿破侖第一世又作法蘭西法典爲諸國創案葛岡君於西國之法典遠溯羅馬近及拿破侖第一世而於中國自呂刑後不再言之竊謂

春秋時猶近古如楚文王作僕區之法(見左昭七年傳杜注僕區刑書名)鄭子產鑄刑書(左昭六年傳)趙鞅荀寅鑄刑鼎(左昭二十九年傳)鄧析竹刑書於竹簡(左定九年傳)類皆繼呂刑之後而著爲刑書法典者也(困學紀聞曰子產鑄刑書趙鞅荀寅鑄刑鼎至鄧析竹刑則書於竹簡矣然甫刑云明啟刑書其來已久坑伯厚之言固以子產趙鞅荀寅鄧析所鑄所書者爲繼甫刑而作)

丁韙良譯論使臣在路過之國所享各項權利言行旌蒞止道出他邦若竟視爲尋常旅客不顧使臣職守則亦誤矣又曰使臣安然過境愼勿輕爲陷害據此可知西國通例使臣過他邦之境必須顧使臣職守安然過境不得有犯禮暴掠等事也傳稱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宣子過鄭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見左昭六年傳)如楚公子棄疾者可謂顧使臣之職守者矣苟凡膺使臣之職者過他邦之境皆能如是他邦方且敬恭款洽之不暇夫何至有陷害之事哉

雲笈七籤曰周穆王駕飛軿之輪風馳電逝三千里此不過形容穆王好遊其車馬之速耳未必眞有飛軿而風馳電逝也然信雜說不如信傳記左傳言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則夫飛軿之輪又未必無之而在今日確有是事泰西各國近於火車鐵路之外創行電車僅於通都大邑辦之(俄羅斯十數年前於北海一帶修築電車鐵路一條長約一千五百里中分數節每節安屯電機器核費每里約三千金是經費之多少與行地之遲速火車電車略相等也而淨潔穩稱莫如電車)吾恐數十年後各國之鐵路火車又將悉改爲電車矣

張自牧瀛海論言拏破侖第一肆其雄心滅荷蘭廢西班牙取葡

萄牙兼併意大里亞瑞士日耳曼割普魯士之半奪奧地利亞藩屬圍嚏都燒俄羅斯舊都橫絕四海蓋楚靈王吳夫差之流亞自墨斯科敗後亦近於乾谿甬東之辱愚謂拏破侖窮兵黷武爲歐洲第一暴主而雄才大略亦爲歐洲第一英主彼所立安民養民諸法歐洲各國中凡能講求者國勢日臻強盛此豈楚靈王吳夫差所能及哉然其衰敗之時身死國辱爲天下笑則與乾谿甬東亦相似也

左傳稱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杜注宣子謂棄疾親特子干共同好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案宣子同惡相求二語特借市賈之情以比棄疾子干耳然亦見市賈同利相求則無難爲之事今泰西諸國士農工藝皆有合羣之會而國之

商會公司則規模爲尤大益一業也其資本鉅而端緒繁者一人不能獨舉則合羣力而爲公司通力合資相輔而成自二人以上聚而至於百人千人萬人則商業無不能舉之事

左傳稱子產曰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杜注不競爭則爲人所侵不成爲國案此卽西人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義前此西人以爲天賦人權人生而皆有自然應得之權利自達爾文出然後知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非圖自强則決不足以自立此義一明於是人人不敢不自勉爲强者爲優者

左傳韓子買玉於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所謂必告君大夫者卽西國商人欲與一業必稟明國家之理傳言子產對韓子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世有盟誓曰爾無我叛我無强賈

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所謂盟誓者卽西國商約之理

西人以商務傾覆人之國也屢矣敢問其術於古有徵乎曰左傳載子產對晉韓子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孔氏穎達曰世本云鄭桓公封棫林卽漢之京兆鄭縣是也本在周之西都畿內也鄭語稱史伯爲桓公謀使桓公寄帑與賄於虢鄶之國桓公從之其子武公遂滅虢鄶而國之當桓公東遷帑賄之時幷與商人俱來也愚案史伯之爲鄭桓公謀也其計毒矣欲謀虢鄶之地而先寄帑賄於此幷與商人俱來蓋寄存貲本而操其財政之權卽利用商賈而行其幷吞之術卒賴商人之力滅兼城而國之彼西人之得殖民地於他邦皆用此術耳如英國以一公司之經營而墟印度割香港其最著者也今商戰益趨而東矣中國當此時局果何以戰勝於商界乎吾願中國於築路開礦諸事毋輕用外人毋輕借外債也

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齹賦野有蔓草子產賦鄭之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暱燕好也杜注暱親也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好案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好者皆愛國思想也夫人民身家所託惟國是依欲愛身家必先愛國愛國心之感觸必始於國內古人嘉言懿行及忠臣孝子烈婦之事以及名山大川各勝蹟德國小學校所教歷史大半述威廉大王用俾士馬克宰相及毛奇將軍破法國建聯邦之事日本小學校教

歷史亦多述明治維新之事此國民教育之助也惟其教育既久所以愛國之心愈切日本士人乘汽車往東海道過富士山下無不生愛國感情歐洲各國教士商民旅居他國者動稱本國山水美麗遇其國有吉凶事賀弔憂樂視如切身益愛國心長隨在流露而出也近驗環瀛之邦遠觀春秋之鄭以弱國介乎强大之間而勃然興者皆恃朝野上下有愛國之心而已

西國學術政治之善者大都濫觴於中國中國政學之流入彼中大都在虞夏商周之世不第老子西行疇人分散而後然也左傳載孔子問官於郯子述孔子之言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夫曰吾聞之則在孔子以前有此古語可見中國之政學流入四夷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且郯非夷也徒以郯少皞之遠裔而

國小魯周公之後而國大而魯不如郯故孔子援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之古說以歎之孔疏曰王肅云郯中國也吳伐郯季文子歎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吾亡無日矣孔子稱學在四夷疾時學廢也郯少皞之後以其後則遠以其國則小矣魯周公之後以其世則近以其國則大矣然其禮不如郯故孔子發此言也然即此二語而推之可見古中國之學術政治流入外域者何可勝道哉今觀歐美日本之政學源本中國吾又將以孔子歎魯者而歎中國也

周原伯魯不說學而閔子馬歎曰周其亂乎且極不學之弊至於下陵上替見左傳十八年案閔子馬之言確不可易也曷不觀周時亞洲之巴比倫非洲之埃及周末漢初歐洲之希臘元明間之非尼士當日富強皆由於格致學之盛乎又不觀近日之英法德美日本諸大國之強盛皆由於學校之興乎又不觀印度波斯土耳其之或亡或危皆由於學校之衰乎綜觀外國古今盛衰之理未有不由於說學則治不說學則亂也準斯以談則閔子馬之言信而有徵矣王伯厚曰周之替也自原伯魯之不說學秦之亡也自子楚之不習誦翁元圻曰隋高祖素不說學亦二世而亡然則說學則治不說學則亂且亡中外一理古今一理也今中國外患疊乘可謂弱矣而二三有識之大吏以為振興之策首在立學堂宏教育此誠探源之論也

西國男女及年而不入學校者罪其父母夫以子之不入學校而罪其父母或疑其為西人創例而不知古人有行之者穀梁昭十九年傳曰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范氏甯曰成童八歲以上案古人八歲入小學今西例以六歲入學蓋今人知識早開又讀書倍難於古故入學不得不早據此知古人子弟及年而不入學歸其罪於父母也左傳言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正義曰服虔云令少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少婦女十七不嫁男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也此則越王句踐權宜之政於嫁娶之事亦有罪其父母之令今中國如欲使人民子弟及歲者各各入學非行強迫教育不能然欲行強迫教育非先清查戶口不可欲清查戶口則當師立憲君主國之意設立鄉官

公使初抵任所即當報明該國總理大臣預請朝覲日期或公朝或私朝當按兩國向章而行其公朝儀節由帶見大臣率領六馬宮車前往使臣公署請正使先升帶見大臣同坐使臣自備之車隨後其隨使人員皆自備車輛相從至宮門有武弁人等執叉擊鼓列隊迎接進正門升正階御前大臣出迎帶見大臣前引行至殿內國君或坐或立旁列王公大臣正使與隨使人員進行三鞠躬禮國君立命正使坐正使坐誦陳詞詞畢參贊捧過國書正使呈遞國君國君受之國君復誦答詞正使仍三鞠躬退案此進退有禮彬彬雍雍雖春秋使命往來賦詩陳詞亦不過是

左昭二十年傳言聲亦如味於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之後則曰七音正義引賈逵注周語云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五音以外更加變宮變徵為七音也案七音者中外同一理也格物入門曰第八音即第一之重音故仍與七音等中國七音宮商角徵羽五音加之半徵半羽共成七音正如西國大音小音亦是五音合之二半音亦成七音祇多一重音耳據此是中國七音與西國八音合也困學紀聞曰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

玩深宵之意蓋謂中國七音流入西域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也而
吾謂七音由西域天竺等國而轉入歐洲
今歐洲之法律猶古中國所謂禮也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夫禮者所以整民也凡此言禮者皆統君民而言之耳可知古者君民同此禮法也抑又聞之古之言禮者必本於天晏子對齊景公曰禮之所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又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子大叔對趙簡子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尙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凡此言禮者皆本於天蓋古中國君民同此禮法而受治於天道之下猶今歐洲君民同此法律而受治於立憲之下也若晉師曠言天之愛民

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斯言也尤合歐洲憲法之意
泰西商務設商部統之卽周禮司市之遺意攷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其屬官自質人以下至泉府而司市爲之長又有胥師賈師司虣司稽等則司市所自辟除也此周盛時之制耳降及春秋列辟紛爭市政壞矣然周禮遺意猶有存者左昭二年傳鄭公孫黑請以印爲褚師杜注褚師市官二十五年傳曰臧會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杜注賈正掌貨物使有常賈若市吏正義曰賈正如周禮之賈師也據此是周禮市官之政教至春秋時未盡蕩然泯滅也司市之制大抵廢於戰國及秦漢之際
西國論彗之行與繞日諸星同理均有法也且譏中國古人以彗爲災異案公羊於春秋書孛皆曰記異所謂異者乃同異之異非災異之異也春秋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孛之爲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傳蓋謂孛不爲異異在入于北斗耳又春秋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公羊傳曰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無傳）傳蓋謂孛不爲異異在見于旦耳又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傳蓋謂孛不爲異異在于大辰耳凡公羊於孛星言記異者其意謂慧有常行之軌道與西人論彗並不相違
或曰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左傳載周內史叔服之

言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亂死此豈非孛星爲災異乎不知史服之言荒誕無據杜注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固非末學所得詳言是史服之失杜氏已譏之矣或又曰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左傳所載如申須梓愼皆以爲將有火災裨竈且請用瓘斝玉瓚以禳而子產弗與其後宋衛陳鄭皆火似須愼諸人之言驗矣豈知竈言鄭又將火子產不禳而亦不復火子產譏竈多言或信蓋知彗不爲災特竈多言倖中耳或又曰昭二十六年左傳齊有彗齊侯請禳使彗不爲災齊侯何以請禳余曰爲不觀晏子之言乎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所謂誣者謂彗本不爲災不可以此誣天耳西人談天一書譏中國古人以彗爲災異雖智者不免竊謂史服裨竈之流誠如西人所譏若子產晏子之識加

人一等者又何譏焉

英制男子二十一歲女子一十八歲爲成人有犯必科罪其未至成人者則輕減焉春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何休注曰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尹氏貶王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此卽未成人者則輕減之義

西國燕會賓客女亦爲主此中國古禮也左昭二十七年傳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是古有夫人與燕饗之禮特以流弊故後世廢之耳（禮記坊記曰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是廢此禮之證）當中國未廢此禮之先其禮已流入西土故今西國仍有此禮今中國人動詆西婦之燕會賓客以爲不合於禮然謂不合於中國今禮則可謂不合於中國古禮則不可夫以中

國固有之禮而行之不能無弊而遂廢而自西人行之則安然無恙蓋西國男女之防閑雖不如中國之嚴然淫亂之人通國不齒所以婦人燕會賓客無有流弊也是西國固有男女之界

昔者吉利士人常出刼掠他人貨物船隻或割據土地當時以爲功又挪爾曼人派船於海中尋覓新地與他國爭據以立新國此海中遇客船必行刼奪以爲分所當爲之事今之律法則盜賊之矣蓋西律海中遇盜無論何地何教何律法可以輒行科罪凡審問盜賊之法隨各國自定大抵科以死罪（公法各條多出入詞獨於海盜不少假借）春秋書齊豹盜書三叛人名蓋天下古今之惡一也

古人字書之字急讀爲一音緩讀則爲二三音如經書於越入吳杜注於發聲也夫於越實止越字自魯人效其音乃覺越有於字發聲猶之句吳實止吳字自魯人效其音乃覺吳有句字發聲邾婁實止邾字自魯人聽邾音乃覺邾有婁字收聲中國聽洋音亦然如肥譯爲甫意之音盲譯爲尤何之音猶中國聽蕭字得西壓烏三音也

丁韙良譯論通使之例曰史載昔有婦人身膺公使出使他邦之事但事涉罕異現在各國之政治風俗難以復施於今日愚案定公六年傳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杜注强使正卿往報晉夫人之幣正義曰傳言報夫人之幣則晉之夫人嘗有聘魯者矣禮法夫人不別遣使則晉之夫人聘者亦爲晉君來聘也經無其事蓋遣大夫來聘名氏不合見經故略之也仲遠之意蓋謂晉夫人遣使聘魯耳非必自爲使臣也然言名氏不合見經則知婦

人遣使亦春秋所斥也況身膺公使乎西國婦女之防閑雖不如中國然如丁氏所譯論婦人爲公使者昔偶見之今政治風俗旣進各國不復有此事矣以此見中外禮教不甚相殊也

春秋列國之君一舉大事必訪於民如晉惠之囚秦陳靈之與楚衞靈之叛晉類皆朝國人而問之但晉惠諸人張皇於事及急時謀之於民泰西各國諮議於事前暇時謀之於民也夫張皇於事及者而或無濟於事矣惟諮議於事前者所以鮮有敗事耳

薛叔耘言諸葛亮之以蜀抗魏也知吳之可結爲援也故曰釋怨以聯和伍員之爲吳謀越也以其同壤而世爲仇讎也故曰去疾莫如盡今與中國同處一洲之內而國勢稍足自立者莫如日本論外侮之交侵不能不樹援以自固也宜有吳蜀相親之勢然日

本人桀黠蔑視中國彼將以遠交近攻之術施之鄰邦也實有吳越相圖之心愚案甲午以前之日本則有吳越相圖之心近年來實見中國之弱非日本之福未嘗不悔從前所爲故以相圖者轉而相親我中國見日本之眞誠也亦因而親之耳

左哀元年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案此與西國議院之法相似以英議院言之如議論相錯而得失不能決則分左右袒以人多者爲勝凡下議院生攻國之宰相大臣及官之黨皆居司批克之右其與官異黨者則居左其有不黨者名之曰音敵盆等則居前横坐

越王句踐其維廉第一之亞乎始而喪師滅地同繼而隱忍圖成亦同近日長沙日報言昔句踐禦吳力足以沼吳而吳不知維廉謀法力足以屠法而法不知此固由吳人法人恃其強大蔑祝弱

國顧亦見句踐維廉之霸業其國民儲積全力以恢復其國家之勢力必務在內力之膨脹而不爭形勢之張皇也因謂近日中國新政銳行我國民氣翻然一變漸知合羣漸知愛國團體所結人盡一心或爭主權或保地利地方公益莫不亟亟以圖之然自強自立之日卽招敵受敵之日圖深遠者方切望其歛意氣戒虛憍崇實力黜浮誇云云旨哉言乎其爲今日自強之要義矣夫我之所謂爭回主權者在彼卽失其權也我之所謂保全地利者在彼卽損其利也我以爲合羣彼卽以爲排外我以爲保教彼卽以爲攻異持之不愼後事愈危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自強自立之道在心志不在意氣在力內不在形式遠師句踐近效維廉

德國定例凡爲男子皆須從軍故太子亦編入軍籍當兵三年畢謂男子皆須從軍本中國古制也春秋時猶及見之左哀二年傳趙簡子誓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夫簡子成師以出爲衆設賞自上大夫以至庶人工商隸圉豈非男子皆從軍之證乎

日本葛岡信虎法制大意曰羅馬以前民智未開用遺言者爲法律所禁至中世後始許以遺言爲憑又曰法律上所定遺言有三類一普通遺言二秘密遺言三緊急遺言愚案此三類其例左傳皆已有之如孟懿子將死召其大夫屬二子事仲尼而學禮此普通遺言之類也如季孫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此秘密遺言之類也如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

死謂子庚必城郢此緊急遺言之類也夫以西國幾經法律家討論逐漸改良然後定爲遺言三類而其理皆不出吾中國傳義之外此可見中國民智之開最早非他國所能及也柰何今之中國人竟有自鄙其國者

江建霞經濟實學考曰既入籍他國有事不得與舊國爲仇不得充兵籍與舊國爭戰自是性法所宜然案此不僅合乎性法也而亦符乎古義左傳載公山不狃之言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又曰不以所惡廢鄉善哉此言卽西律不與舊國爲讎不充兵籍與舊國爭戰之意

自歐美民權革命平權自由等說騰入中國世道人心爲之一壞其感慨時事具忠愛之忱者固不乏人而庸妄之子陰險之夫論

情外人爲虎之倀日夜冀倖天下有變以爲中國雖亡富貴自在豈知歐美之於屬國固有天然之不平等不自由者乎奴隸而已牛馬而已柰何不此之鑒竟猶有棄宗國而如遺引異類爲同調者左傳載公山不狃之言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所託也則隱王伯厚稱其言有聞於君子矣因謂背君父以覆宗國者不狃之罪人也全氏祖望謂王氏之言爲呂文煥劉整范文虎諸人言之愚謂豈第爲呂劉輩言哉以余觀於今日之合西夥入西籍爲西人奴隸者皆不狃之罪人也

黃氏日抄言昭公伐季氏不克如齊如晉皆莫之救卒死乾侯定公用孔子會夾谷用子路墮三都盟伐皆親之差強人意惜其事不克終觀黃氏所言蓋謂儒術之有益於人國也夫魯以積弱之

國至昭公制於強臣之手出奔他國卒死於外爲天下笑魯國之不亡也如縷迄定公用孔子用子路而遂有會夾谷墮三都之舉國勢因之一振使孔子與子路得久於其任魯必日躋於富強爲晉秦吳楚所不能及何至哀公之時魯又事吳哉以此見儒術之有益於人國也乃今妄人見中國之弱以爲崇孔教之故嗟乎中國之於孔教襲其貌似而遺其精神也如衛孔教之精神則中國其有豸乎

西人國界持之甚嚴舉國上下以及婦孺皆有愛國之精神其能人人具此精神者皆原於教育夫忠君愛國之忱由教育而生此古今之通義也竊古以來教育之理莫盛於孔門愛國之心亦莫長於孔門左哀十五年傳載子贛見公孫成曰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杜注曰傳言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困學紀聞引杜注此言又引史記載夫子之言曰夫魯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以爲此夫子之訓也案深寧以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爲本夫子之訓其說是也此可見忠愛之心由教育而生耳今者列強環峙外患亟矣所恃者國民人人有愛國之精神然欲得此精神非教育昌明不可欲求教育昌明仍當以夫子之教爲歸

左傳載顏高之弓六鈞王厚齋疑此顏高卽史記仲尼弟子之顏高因謂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遲爲右有若與微虎之宵攻則顏高以挽強名無足怪也竊謂厚齋以左傳史記兩顏高爲一人其說非是全氏經史問答曰厚齋考古最覈獨此條稍未審孔門之顏高少孔子五十歲見於家語然則生於定公

之八年陽州之役蓋別是一顏高也史記家語之年多不可信惟是不問其生之年但以其死定公八年斃陽州而何以十四年尙能御孔子以過匡案全氏之說足以訂深寧之誤至引冉有樊遲有若之用矛爲右宵攻等事以爲古者文武同方之證此誠不易之論也近今之士號稱維新見西國武備出於學校文武不分以爲此獨一無二之良法也彼其心醉歐美遂詆聖教爲無用薄孔門爲無能訾儒道爲太柔豈知聖門之徒類皆文通武達乎此固非西儒所能跂及也

中國學術之盛莫盛於春秋戰國之時孔子爲正學之宗集羣聖之大成固也而老莊楊墨以及九流百家之說亦先後竝起雖然豈但中國此時爲然哉卽西國亦如是也攷歐洲之學遠祖希臘而希臘之學類皆濫觴於春秋戰國之時希臘七賢之中德黎稱首生魯僖二十四年亞諾芝曼德倡無極說者也生魯文十七年畢達哥拉天算鼻祖以律呂言天運者也生魯宣間芝諾芬尼創名學者也生魯文七年

巴爾匿智倡有宗者也生魯昭六年額拉吉來圖首言物性而天演學之遠祖也生魯定十三年安那薩哥拉討論原質之學者也生魯定十年德謨頡利圖倡阿屯論者也生周定王九年梭格拉底言性理道德西人以比孔子者也生周定王八年柏拉圖倫理政術之淵源也生周考王十四年亞里士多德古代學派之大宗也生周安王十八年此外則安得臣生周元間芝諾生周顯三年伊壁鳩魯生周顯廿七年至阿克西拉倡懷疑學派實惟希臘思想一結束阿氏生周赧初年卒始皇六年是時正值中國焚坑之禍而希臘學術亦自此中衰矣此前後三四百年間東西學風遙遙相對實爲全球上有生之盛運亦爲全球上有生之奇局夫中西學術之旁魄發洩既同時也柰何至今而中不若西乎蓋以西國後世之學者於希臘之學愈闡而愈精中國後世之學者於孔孟之學愈離而愈遠也

平江[illegible]著

論語

論語一書程子謂曾子有子弟子所論撰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其說是也日本山路一遊講義曰泰西之學術發源於希臘梭格拉底言倫理之原理實爲希臘哲學之祖其立教時少所著作大率傳自門弟子與孔子相似其時亦與孔子相近云云竊謂梭格拉底何能與孔子相比然彼之著作傳自門弟子則相似也又同時東西學風遙遙相對不可謂不奇耳

論語開章言學而時習之邢疏言皇氏以爲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如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二年中時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三日中時如學記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案學有三時今德法英美日本各國皆然也日本波多野貞之助講義有各國普通教授時間表一曰學齡二曰每日時間三曰一週時間所謂學齡者即皇氏言身中時也所謂每日時間者即皇氏言日中時也惟一週時間西人以七日一週言之與皇氏言年中時異然積一週時間而成歲仍是年中時也夫各國學校教授時間疊經審驗而後盡善而其理孔子一言盡之東塾讀書記歷引古傳記之書及後世之書以爲時習之證又曰讀書有一定之時刻有一定之功課案時刻功課均有一定正與西國學制相符

孔子言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此可爲地圓之證凡諸曜顯似繞地運行或成大圓或成小圓不等惟北辰居其所似乎屹然不

[library seal]

動蓋地體圓而自動運行不息而南北不改其向故覺諸曜循環而北辰不動也江氏羣經補義釋論語北辰引爾雅北極謂之北辰之文引漢志北極五星之文又引朱子集注及沈括之說而斷之以西法言明末西人測之謂樞星離極三度也北辰不動非不運動也謂不移動耳其實是與南極晝夜旋轉如輪轂之心旋轉不停此正如人君之無爲而治非眞無所爲也朱子或問謂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此天文家舊說其實地非平面渾圓如球云案江氏言是也江氏明乎中西歷術之同故知地爲球形至謂北辰與南極晝夜旋轉如輪轂尤與西人地動之說合

自由者對乎法律而名之也中國刑罰重而法律疏西國刑罰輕而法律齊刑罰重而法律疏者政府雖不許民自由而統治之力薄弱人民常得意外無限之自由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也刑罰輕而法律齊者政府雖予民以自由而統治之權甚大人民各尊其自由而不敢踰乎法律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也今中國欲維新乎所貴乎省刑罰明法律

論語言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孔子之意謂知古知今（劉楚楨論語正義引漢書成帝紀詔曰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百官表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孔仲達禮記敘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南皮宮保勸學篇變法小注引此謂漢唐舊說皆以溫故知新爲知古知今其說是也）方合教員之性格日本波多野貞之助講義曰有形科學日日進步變化發明漸增新理若僅就昔之所知津津稱述是謂不勝教育之任人事上學問之進步雖不及有形科學之速後人之發明

雖或不外前人所包括然昔略今詳昔疏今密亦或間有不同之處在所當知云云玩波多君所言益謂爲教員者知古知今方勝教育之任此即溫故知新可以爲師之意

孔子言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何晏集解及朱子集注俱訓攻爲治竊謂不當爲攻治之攻當爲攻擊之攻也（說文攻擊也此攻字本義）夫諸子百家之書雖不能無疵然精理名言時時有之亦儒者所宜研究而擇取之者也何謂攻治即爲害也孔子之意蓋以異己者爲異端（漢書范升傳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升曰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是以異端爲異乎己者乃漢儒舊義）謂攻擊異端即受其害耳（四書釋地三續引孫氏示兒編曰攻如攻人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止案此釋攻字是而釋已字非）誠知攻擊異端之爲害則今世之焚燬教堂與夫著爲論說以詆諆西教者皆亂民也夫顯背孔聖之訓而藉端擾奪上貽君父之憂下召寇陵之禍非亂民而何此南皮宮保勸學篇所以非攻教也

論語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朱子集注引之而又敷暢其義此可知綱常倫紀不可變者也法制器械可變者也今者時事日棘外患日逼舍變法別無良規乃詭險不軌之徒倡爲一切平權自由革命流血之論則是法未變而先率天下無父無君禍孰有大於是哉誠知三綱五常不可變之意則民權及革命之說不行而君臣之綱正矣父子異居父子同罪免喪薄葬廢祀之說不行而父子之綱正矣貴女賤男及男女平權之說不行而夫婦之綱正矣

孔子最富於海國思想者也如浮海之嘆居九夷之欲可知孔子當日知地爲球形中國之外尚有東西列國欲遠遊而廣閱歷耳魏丙堯作歐羅巴通史序曰孔子網羅百二十國寶書猶以聞見未周存浮海居夷之想設令生於斯世車轍馬迹必有不止於中土者愚謂春秋海禁未開孔子尚欲遠涉重洋況今日五洲大通乎然則錮閉不知中外之情者可斷言之曰非聖人之徒也

孔門一貫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聖學之精微豈西人所能窺其奧哉然道無古今中外一也西人雖不能造其精而未嘗不師其意日本山路一雲講義曰近日世界交通不僅囿於一家一國必研究世界道德方足盡道德之量而適於用孔子言忠恕爲社會之標準竊謂日本崇尚西法而亦不棄孔教山路君言忠恕爲社會

標準理固然也其實西國用人行政皆有孔門忠恕之道李鳳苞巴黎答友人書曰西國制治之要約有五端歷舉通民氣保民生牖民衷養民耻阜民財諸事又謂五端之所以上下相孚永久不渝者尤本於四道則孔孟之忠恕宮禮之精詳黃老之堅定佛氏之澈悟也如李君言西國制治本於四道而孔孟之忠恕固其第一端也

鄭觀應言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可爲今日主典禮者當頭之棒喝也愚謂中國今日之粉飾虛華誠非居敬行簡不足以救其弊而欲救其弊遠之當法古先聖王之治近之當師泰西各國之爲夫泰西今日之富强豈在船堅礮利以及工商之盛乎蓋亦有本原焉鄭觀應典禮上曰泰西臣下之見君上不過三鞠躬而已免冠握手而已上下皆立見無所謂一坐一跪也至其僚屬相見朋友相晤長幼官民之相接皆不過一免冠一握手而已說者謂中煩而西簡中禮難學而西禮易爲是亦不然夫西禮雖脫略乎形迹有類乎倨放然去乎虛文之僞則必流露其眞誠案鄭君言西禮脫略形迹此簡之謂也言去乎虛文之僞必流露其眞誠則非敬不能也此西人居敬而行簡之一說也鄭觀應典禮下曰泰西之官亦有品位之不同大都任事者權重位高者望重此亦與中國不相殊異惟其出入起居一切規模往往喬野無文簡樸不飾旁人見之不知其爲官也迨各事其事各在其位則出一令也無不應之如響創一舉也無不從之如流案鄭君言西人一切規模喬野簡樸即簡之謂也言各事其事各在其位出一令而

無不應創一舉而無不從則非敬不能也此西人居敬而行簡之又一說也

孔子論從政之選以果達藝分爲三科　奏定學堂章程於進士館即本此意以定學科言史學地理法律教育理財東文西文諸門達之屬也兵政體操果之屬也格致算學工學商學藝之屬也新進士爲從政之初階自宜講求致用之實以資報　國之具案此章程之立其時科舉遞減而已未遽廢也故有進士館之設今科舉廢矣各省大吏宜注重仕學院蓋仕學院之制取年富初通仕籍者入焉是亦從政初階也此時若不講求致用之實他日何所藉以報國乎吾願立仕學院者毋蹈前此之徒有其名也

日本佐佐木吉三郎小學校教授法有修身科言修身關於道德

上之方面一智識一情操一意志其言情操即感情也引孔子曰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養成道德上感情至於
好且樂則甚善矣案日本昔有佛教神道教後又有耶教幸中國
傳入之孔教正大無偏崇尚已久現各學校所教之修身雖不題
爲孔教而實皆本之故佐佐木吉三郎於修身科引孔子之言也
夫日本學校之修身向以孔子爲法可以中國而違之邪
孔子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兩舉中人
者以中材定其程度也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曰過猶不及亦是以中材定程度英法德美日本
學校之制雖有不同然教科不過速不過遲則各國相似也其所以
不速不遲者以學生一班之中資性各不相侔宜酌全級學生之
中材定其程度令上者俯而就下者仰而企不至有參差不齊之弊

論語言藝者屢矣如游於藝吾不試故藝冉求之藝求也藝俱言
藝也古者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假令後世猶知禮樂之精意則不
至禮失而求諸野矣不至樂亡而無專科矣假令後世猶識射御
之微意則守而勿失文武不至分途矣變而盡善槍礮必能擅長
矣假令後世猶知書數之常法則人皆識字同文之教易宏也學
必由算格致之功易精也柰何後世於小學悉皆屛棄即躐等而
言大學乎此學術所以雜而無成也
孔子言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所謂束脩以上則少至束脩而
止當日固有厚於束脩者矣夫孔子施教豈圖此束脩哉蓋以學
堂經費籌措頗難非令學生貼補學費則不足以持久遠而廣教
育也查東西洋各學校制度有令生徒不出授業料者有令生徒

出授業料者情形各有不同大抵小學校則不出學費此外各學
校則多有出學費者近來中國注意學堂而常以經費爲慮 奏
定學堂章程言除初等小學堂及優級初級師範學堂均不收學
費外此外各項學堂若不令學生貼補學費則學堂經費必難籌
措斷無多設之望此蓋因各省公欵支絀之故參以東西各國之
制而擇其宜者也而與古人束脩之意亦合
日本波多野貞之助曰泰西十八世紀以降心理學日漸發明故
教授方法悉按生徒之發達以爲階級至今奉爲通則引孔子云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謂其教法已
注意於生徒之心意顯分階級特後人失其法耳案波多野君此說
蓋謂孔子之教法中國失傳泰西人之奉爲通則者即孔子教授
之法也

南皮宮保勸學篇於變法一門言三人必有我師擇善而從論語
義也竊謂論語此章未嘗明言變法而南皮引爲變法之證者蓋
以敵體比敵國耳邢昺疏曰此章言學無常師也言我三人行本
無賢愚相懸但敵體耳然彼二人言行必有一人善一人不善我
則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據邢疏敵體之義推之至於
敵國今東西列國並峙彼之政學兩兩相比必有一國善一國不
善我則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惟善是從而已豈有常
師乎吿以祕法外人爲保守孔教則不知經義者也
古者學校與兵營相維繫論語言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斯義也今東西洋各強國皆如是也蓋彼中教育爲旋幹全國國

民之樞紐而教育機關之要在學校故兒童達期不入校者罰其父兄既入學也其所踐之課程皆能養成其忠君愛國之忱發揚其雄武剛毅之氣如美國者世界稱爲太平共和固守們羅主義之國也然其小學學童所歌之詞皆激烈雄大軍歌也日本小學讀本全籍多蓄愛國尊皇之義而於中日海陸戰爭之事蹟尤詳其用意所在蓋欲養成其軍人性質於不知不覺之中耳往年德國大將毛奇嘗指小學校而言曰師丹之役非我等能勝法人而此輩之能勝法人也綜觀各國武備皆由學校而出則知孔子言教民七年可以即戎之說信而有徵

孔子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孔安國曰欲各專一於其職邢疏曰此章戒人侵官也案專一其職而不侵官今惟泰西各國制度爲

最善即以英國論之官制各自爲一途不相攙越其外差者繙譯官仕至總領事而止前此威妥瑪由繙譯升公使係屬破格參贊隨員仕至公使而止撤歸後唯給半俸終身閒屆有他國使命或重遣之斷不予內地各職蓋彼中官制內外不相攙越夫彼之所以不相攙越者由於人皆量材授官既入一途則終身不改鮮有一人兼攝別署者人稱其職事無少廢其以此歟

日本石川利之氏著萬國龜鑑一書其節儉一門言沙立曼帝躬親節儉率下與臣下會食好食炙獸肉他味止四碟其衣服皇后親裁常將麻布裹足襯布亦用麻布外套用洋皮而接見外國使臣特著美服公會及大祭日戴金冠以鑽石嵌之案沙立曼帝於自奉飲食衣服則儉約而於接見外臣及公會及大祭則服飾華美此夏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之意也夫西人之政教大抵多同乎墨子墨子實遵法夏禹故西國政治亦有與夏道合者即如彼中之賢主良臣其始皆由手胼足胝而來日用雖事簡樸而於公會大祭諸事無不務爲華侈其猶有夏法之遺歟

古之所謂聖人非空談哲理也蓋作者之謂聖也自後世奉聖人爲神明不測之號而無有求之實業製造諸事者此中國學術所以空虛無用耳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者也然孔子之所以聖即在技能工藝之多且精論語記大宰之言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此知聖者也孔子所以有大宰知我之歎而自認爲少賤多能記達巷黨人之言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此知聖者也

孔子所以於一門師弟之間而急商乎射御所執使今日尚知多能爲聖之義則夫造作器物創興工藝皆學者所有事也使今日尚知射御商執之義則夫精嫻槍礮研究鐵路皆學者不能辭也使孔子生於今日吾知於苦窳之器物必然改造又知於槍礮火車之製必然講求蓋孔子聖之時者也未有不因時制宜者耳

論語可與立未可與權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善哉程子之言也使今日知權只是經則一切民權及男女平權之論邪說詖行所宜絕矣使今日知權只是經則誤以全權大臣爲可擅專之類庸臣賣國所宜誅矣

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義和魯匡言百祀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

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勿食據漢志所言是古者酒酤官爲之也至孔子時其制壞耳市民釀酒薄惡難飲故邢疏言酒不自作未必精潔朱子言恐不精潔或傷人也泰西市政於醋酒滲礬皆有例禁今中國整頓商務宜仿周禮萍氏幾酒之法參以泰西重征酒稅之例一以裕餉源一以察市酤

泰西市物皆有考校之官凡食物皆經官驗然後出賣違者有罰以顯微鏡照其內質若猪牛之瘟者並不許賣蓋市政也而衛生之學寓乎其中矣中國古時原有市官稽察詐僞如禽獸魚鼈不中殺者尙不粥於市況禽獸之有瘟病者而可粥乎降至春秋列强兼并市官之政壞矣聽民自買自賣國家漫無稽察即以市脯論能保其無詐僞乎此邢疏所以言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也

論語記子之所愼於齊戰之外則爲疾又曰不爲酒困而鄉黨一篇歷記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徹薑食不多食食不語寢不言此其事粗觀之似至瑣極屑而不知聖人一生之德業萬古之精神皆由此而來若是乎生理不可不明衛生學不可以不講也今東西各國種族之優强體魄之雄毅以其結果言之似關乎國勢而其原因則由於人人講求衛生之學也彼

中以格致之理推求養生所應得之事近譯如衛生要旨化學衛生論居宅衛生論生理衛生學等書其精微之處固至於學參造化然其功用不外飲食之有度動作不失常而已今日世界競爭愈烈矣吾人舍剛毅其精神健全其身體其人必不能生存於國中其國即不能存立於世界毋曰飲食起居薄物細故而漫無制裁庸詎知東西萬能皆自此中得耶

孔門設教分爲四科東塾讀書記引朱子名臣言行錄黃氏日鈔所載胡安定在太學有好經術好談兵好文藝好節義者各以類羣居講習謂猶有四科遺意又引元史吳澄傳所載教法四條經學行實文藝治事謂尤合四科之意又舉世說新語之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門隋崔頤之八代四科志謂自古以來可傳之人無出四科之外又引范文正之書曰聖者求人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司馬文正之書曰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故孔門以四科論士謂二公之論人才皆以四科可見四科者王者所以治天下也陳氏之意蓋謂孔門四科爲古今教人取士之準而吾尤謂中外不能出其範圍今外國學制以德爲最善大學校之教亦分四科其神學科如德行其法學科如政事其哲學科如言語文學惟多一醫科不同夫德雖文明豈能上比聖門哉然大學分科爲四不可謂非聖門遺意也

西人所謂宗教者專指迷信崇仰而言奉教之人莫要於起信莫急於伏魔起信者禁人之懷疑窒其思想也伏魔者持門戶之見以排外教也是宗教者非使人開化之具耳其始或有功而其繼

則大弊若孔子者則不然蓋孔教專在天下國家之事倫理道德之原無迷信無禮拜不禁懷疑不仇外道所以特異於羣教也然則孔子者可稱爲千古之哲學家經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西人常以孔子與梭格拉底竝稱而不以釋迦耶穌摩訶末竝稱西人固知孔子非宗教家也且孔子何嘗自爲宗教哉論語所載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是孔子立教之本原迥與西方教主異也不偏不倚中正和平無他教之勢力而亦無他教之流弊

孔子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此聖人因人施教之良法也日本波多野貞之助曰生徒之特性必有所決擇與世界之範圍相合者始使之發達否則遏抑之孔子進求退由之義卽因

人而施也據此知日本學校雖參用西制而其實不外中國聖教之範圍波多君言孔子進求退由之義固明明不忘所自矣柰何中國於孔子固有之教法竟有時而背之耶

有教育之責者必須明於心理學攷察學者之性質就其偏而爲之補助論語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此明於二人之性質也（記曰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此教育者必須明於心理學之證）西人佛羅卜爾氏言教法因人而異十人有十種教法是西國教育亦因人而施也夫學校之中一堂百數十人同一教科書未免有一爐而鑄之弊此則須細爲攷察於分班之時貴得其宜耳

處列國競爭劇烈之時豈一孔之士膚腐迂闊之見足以圖自存於世界乎陳氏東塾讀書記曰論語有絕奇處師旅因以饑饉而子路能爲之哀公什一不足而有若勸以盍徹足食足兵民信子貢問三者去一二者去一讀之皆使人瞿然而驚以此知聖門諸賢才識謀慮超越尋常萬萬也余讀陳氏書至此亦瞿然而驚也夫今日亦春秋之局耳使有如子路其人雖外患迭乘而行寓兵於農之政則軍人之教育必豫愛國之精神必振矣使有如有若其人雖國帑空虛而行藏富於民之策則實官之捐輸可停困商之釐金可裁矣使有如子貢其人雖變故疊生而爲思患豫防之計則國家之械餉雖乏而人羣之團體自固矣奈何庸妄鉅子心醉歐美竟有鄙薄聖門爲無用者

論語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何晏集解曰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

朱注命謂天命案何氏朱子說皆非也以子貢之賢何至不受教命至天命尤虛渺而無憑惟近人俞蔭甫之說得之羣經平議曰不受命而貨殖自是一事古者商賈皆官主之引呂氏春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之說又引周禮質劑掌於官諸事又謂春秋之世晉則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通於朝鄭則商人一環必告君大夫猶皆受命於官若不受命於官而自以其財市賤鬻貴逐什一之利是不受命而貨殖云云愚案春秋之季列國輕視商務而商官漸廢此子貢所以不受命而貨殖也今泰西商務國家設官主之凡商人欲興某業欲立某會欲往某地未有不稟明國家者此與中國古者商賈皆官主之其制正同

史記貨殖傳列入子貢後世譏史遷之失不知史記貨殖二字卽

本論語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之義孔子以子貢爲貨殖與柴參師由及回也相提並論是聖門未嘗薄視商務也韋斯以談史記貨殖傳列入子貢正馬遷特識遷言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今西國之爲商業者其始皆由於學即是此義遷言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今西國使命往來兼以維持商務即是此義遷言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贛先後之也今西國商業繁盛之地必張大其教務即是此義

子路酬知言有勇知方有勇者尚武之謂也知方者尊君愛國之謂也英德日本之强皆不外乎此而莫善於日本日本自距今三十餘年前爲封建之國者殆八百年故有所謂武士道者日人自稱爲大和魂即尚武之精神也又日本帝統自開國以來一綫相承未嘗易姓故其人以尊君愛國爲重也夫尚武而尊君愛國實日本教育之大原揆其由來因與我同洲而又崇事孔教（近雖仿行西法而不離孔教宗旨）故有勇知方深合乎聖門之誼也

聖門酬知夫子獨與曾點者何哉吾嘗反覆思之以爲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合乎師徒遊戲之義也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合乎泳水運動而又擅唱歌之美也夫古者學校於藏修之暇有息遊二義近今西國學校最重遊戲其遊戲也教員從而臨視之獎勵之而英國任用之教員至以善與生徒遊戲者爲上（日本波多野貞之助曰英國教員以善與生徒遊戲者爲上不善遊戲者甚至免職）觀於此則知曾點善與生徒遊戲宜其見賞於夫子也

子夏言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朱子謂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謂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愚案泰西新史攬要言耶穌視天下之人皆兄弟也此與子夏四海兄弟之言相似觀朱子胡氏謂子夏之言則知耶教不能無弊也

論語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邢疏曰百姓既足上命有求則供案此與西例合也泰西財賦之用每歲定額多寡率由議院酌納無使過羸此藏富於民之良法故國庫素無藏鏹然而物産充溢民皆殷富遇國有大徭役議院一籌畫則數十百萬應期而集或由衆商捐集鉅欵或借國債於民間閭閻之富無殊國帑之充往年中國昭信股票頗得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意惜乎辦之未善創而即廢耳

吾中國所以首出萬邦者綱常名教之嚴耳然徒執綱常名教以驕外人謂彼於君臣父子之道有虧則試問數十年來逞忿教堂之舉層見疊出其中固會匪煽之而士人騰爲蜚說而搆釁成羞者亦往往而然孔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以此言之君父安在綱常名教安在善夫日本人所著海防臆測曰近世泰西吞噬鄰邦大都以兵不以教蓋國俗之極蠢愚者已爲彼所併其存者智思鬬兵備嚴非可以異教熒惑而取也誠知此意然則今之君子與其鳴孤憤奮空拳貽君父羞何如講求交涉應付之宜折衝樽俎使君父享無窮之益乎

周禮有達吏之文漢三公開閤辟士皆妙簡英賢州郡牧守多以

孝廉茂異爲掾吏唐宋參佐幕僚亦多徵辟名士唐節度觀察等使亦得辟置判官以下今世督撫以至州縣均自聘幕友而不爲自職何不仿成周達吏漢唐徵辟曹掾之法令京外各官皆得徵辟屬官而改丞倅尹尉爲幕職由守令自行辟置乎論語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孔子告以舉賢才朱注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此可知孔子之時凡爲邑宰者得自舉屬官也

子路問衛君待子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馬曰正百事之名見集解鄭曰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以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見皇疏竊謂鄭君言是也以衛國之亂設用孔子爲政而曰必正文字此子路所以目爲迂也然文字不正則是野蠻之人此夫子所以有野哉之歎即如言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亦與文字相關合夫古者語言文字合爲一致如婦孺語詠編爲詩章國家號令垂爲誓誥士夫問答著爲辭令經書所載後人以爲極文字之美而不知皆當時語言也此夫子所謂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自後世語言文字離而爲二文字愈多而愈謬語言愈雜而愈殊列國自爲風氣遇事動多隔閡號令而民不知教訓而民不識學校不昌良非無故此夫子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而刑罰不中也余聞歐美各國殆無不識字之人雖曰學校修明之故亦由語言文字一致學語言即學文字能文字即能語言非若今日中國言文相離也　奏定學堂章

程以官音統一天下之語言善哉學制其得孔子正名爲先之意乎

衛君待子爲政子以正文字爲先子路笑其迂迄今思之而知夫子之正文字以救衛誠爲自強之至計請以歐亞之已事徵之一歐洲列國之強當羅馬失道歐洲散爲列國列國所以強有羅馬之切音字也蓋人易於讀書則易於明理理明而利弊分晰上下一心因而講求富強耳二美洲之強由歐人遷居其地大都讀書種子今格致家與歐洲並駕齊驅者一切音字爲之蓋語言文字一致則彼此衷曲易達上下無隔膜也三俄國日本之強俄皇彼得幼肄習歐洲歸而登位新政隆然日本維新以後奮然興者勇於師也兩國之自強其勢由藉本國切音字繙譯泰西富強書令民誦讀者也凡此三者皆以文字爲富強之源以是徵之夫子正名爲先之論豈迂也哉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是當時農圃有學也遲問孔子孔子必知農圃之學者也後世農圃之學惟漢志所載農家者流尚存梗概自是以後農圃聽民自爲之士夫無有過問者西學攷略曰德國農圃各術恒爲實學館蒙館之別課其設專館以教之者亦至百五十處均附置莊田以備試驗自咸豐二年始開農課而肄業者已有一萬八千人法國農學館有上中下三等之分下者均置有莊田數十頃設提調一員教習三四人或五六人不等今日本亦設農學館據此可知各國農業所以興也近中國各省有設農務學堂者愚謂此非仿效西法也

農學二字聖門早已啟其端李提摩太論學格致必先富國引孔子適衛車中商榷由庶而富而教之說謂國欲廣教非有富庶之基不能也歷引歐亞非三洲古昔之事以爲證如成周時亞洲之巴比倫非洲之埃及周末漢初歐洲之希臘元明間歐洲之非尼士以及近今之英國溯其格致之盛類皆由務農通商所致案李君西人頗讀中國書籍故知孔子之道無所不包證以亞歐非三洲已事歷歷皆驗也若彼日報所載謂居今日而猶泥守孔子之板法國日孱弱是不啻孔子害之也此大誤耳

孔子之告樊遲也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其告子張也言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此可爲出洋遊

學及出使外洋者之圭臬查往年出洋遊學者多少年浮動之輩未嘗讀書明理故不免行爲乖張言詞荒謬有囂然不靖之弊誠鑒於此擇其志識遠到謹言慎行者使之出洋遊學必然有益而無弊若夫出使外洋者固宜學識兼優而尤當以忠信篤敬爲要蓋西人以交際交涉判爲兩途中國使臣之在外洋彼皆禮貌隆洽誠信相與惟公事則截然不稍通融中國使臣苟師其意交際之間眞意相孚則中外之見融而隔閡泯矣至於交涉彼即偶肆要求中國使臣宜擇其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不妨直指利弊告以必不能行之故彼亦服我之忠告而徐就範圍也蓋人性皆善誠能交道接禮相見以心雖絕域遐荒之人無不流灌者耳

凡立憲君主國之憲法皆特著一條曰君主無責任君主神聖不可侵犯二者名異而實同也惟其無責任故不可以侵犯惟其不可侵犯故不可以有責任夫以一國之元首而無責任皆由責任在大臣耳論語言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何晏曰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邢疏曰舜典命禹宅百揆棄后稷契作司徒臯陶作士垂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夔典樂教冑子龍作納言并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皆得其人故舜無爲而治也案舜無爲而治由於任官得人與今東西憲政之國君主無責任而責任在大臣其義略同

世界上萬事之現象不外兩大主義一曰進取一曰保守進取者即孔子言狂者進取之意保守者即孔子言狷者有所不爲之意孔子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非於二者偏取其一也蓋

欲於狂狷兩者並存而調和之耳夫地球萬國於進取保守偏主其一者未有能立者也善調和者斯爲偉大國民今之德法俄美固皆能於進取保守調和之者也而以英日爲最效英國有公黨有保黨公黨者因時變通猶狂者進取也保黨者守舊勿壞猶狷者有所不爲也二黨一出一入循環無窮而國事乃劑於平則中行矣日本自維新後有歐化國粹二派歐化者輸入西學之謂猶狂者進取也國粹者保全漢學之謂猶狷者有所不爲也二派國家並用之互相調和而國事乃劑於平則中行矣今者中國時局新舊之見未融恐此後或有衝突之患是宜師狂者進取之意力行新政師狷者勿爲之意保全國粹庶幾進乎中行之選耳

論語言冉求之藝此聖人稱許之也家語子貢曰好學博藝冉求之行也是冉子之藝聖人稱

許之外尤見推於同學藝指六藝以禮樂射御書數爲斷但下言文之以禮樂則此篇藝字當舍禮樂而言伐齊之役冉有用矛于適衞冉有僕孔訂六經躬侍贊修則能射御書可知但古人訓詁有以小名代大名者冉子所長僅舉九數言即其例也國語魯語貪欲無藝此藝字專指算言無藝猶言無算也曾子問地圜孟子知日至聖門多通算學得冉子而三矣世言西洋幾何之術本於冉子此雖未可據爲定論而亦有因也藝林餘話曰西洋有算書名幾何冉求所造中國無之猶楞嚴經乃番僧語今在中國而西域無之梁遠記十六曰幾何一書原本西洋人歐几里得作其學傳出自冉有後中國喪失流傳泰西彼土智士得而專精用以推步使俄京曰法博物院有先賢冉有夫子神位不知何以獨列此間閱其紀

載蓋一千八百年前於中國一廟中得之者世傳幾何爲冉子作者其事非盡無憑也愚謂西人之書當以幾何原本爲最自非熟精度數之理不能作此造微之論其書本於中國無疑雖非冉子所作其亦冉子之亞歟

孔子言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必先言行己有恥蓋使才當以義理之學植其基也又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必先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蓋使才當於政治之要觀其通也由是言之聖門所謂使才蓋必學術政治兼優有體有用者耳盛杏蓀言中國遣使交鄰時逾廿載同文之館培植不爲不殷隨使之員閱歷不爲不廣而猶有乏才之歎者毋亦孔孟義理之學未植其本中外政治之故未通其大歟盛君此言可謂得使學之要矣今日欲得人以備使才則夫孔孟義理之學中外政治之要不可不先爲研究也

孔子最長於政治者也如子夏爲莒父宰問政而子告以無欲速無見小利蓋謂政治貴有秩序當知公共之利益也仲弓爲季氏宰問政而子告以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蓋謂爲政者當分曹而理減省刑罰自舉官屬也子路問政而子告以先之勞之蓋謂爲政者當身先士卒躬親勞苦也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武城小邑而子游以大道治之蓋治一村一市如治一邑治一邑如治一國也子游爲武城宰而子以得人爲問蓋謂地方公正紳士凡有興革當使之參贊政治也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蓋仕必由學學問未深不得遽然出仕有仕學院之意也他如惠而不費則地方自治之

意欲而不貪則取財於民還以用之於民之意敏則有功則行宜錢路工官機器之意

西國憲政之源厥惟英國英人有恒言曰君主不能爲惡斯言也自其外觀之似極無理矣夫人性而可使爲不善也豈爲人君者而有異乎然細思之其中亦有至理夫所謂君主之惡者莫甚於用不争民望之大臣以病民也若西國則君主無責任而責任在大臣既責任在大臣矣則政治之闕失惟大臣當其衝負其咎而君主則常立於不能爲惡之地位昔者衞靈公可謂無道之君矣徒以任用得人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而衞靈雖無道而不喪夫衞靈固非知憲政者也第以委其權於國民所信用之大臣偶與憲政相符而國祚遂因之不亡況天子乎況

有道之天子乎然則力行憲政必能河山鞏固永永萬年也

中國人頑鈍而不能自振者老教階之厲也老教之功見於西漢而害貽於二千年之後而溯其初則在孔子之時其教頗發賴孔子遏抑之如原壤者老氏之流也孔子責其不孫無述而不死可謂深切矣他如或人之言以德報怨是亦老氏大巧若拙知榮守辱以賤爲本柔弱者生之徒等語之意也（論語言犯而不校與或人以德報怨之言有別蓋不校者第渾忘其怨耳非以德報之也夫怨猶以德報之天下之頑鈍無恥孰過於是）幸孔子折之其說不行於當日而末俗承風遂藉以文其怠惰恇怯之劣性而誤盡天下中國數千來誤用此解使智勇銷磨而柔怯者反有所藉口習非勝是對一人如是對衆人亦然對本國如是對外國亦然當各國爭雄之日欲持此以竝立於世其何能哉

西國議院美法不能無疵莫艮於英德即以英論其會議之日每起於正月朔訖於六月底恒以半年爲期至歇院之日王親詣上下院院中首座將所議諸務逐條面陳王爲可否其間可者發行否者俟下次開院重議論語言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即國君可散議院之義也誠知此義則西國操縱議院之權仍在君也世之人不察此義謂泰西諸政權在議院而國君無權豈通論哉

孔子言有教無類馬氏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大哉孔教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夫中國數千年來以孔教爲王者也然中國汪汪若千頃之波諸子百家九流之說以及佛教回教近日之耶教無不納之豈孔教之漫無區別哉蓋孔孟相傳大中至正之聖教炳然如日月之中天天理之純人倫之正中外無異議也彼佛回各教之入中國亦如天地之大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豈若他教之相攻君與民爭新與舊爭此國與彼國爭相殺數十年而末有止哉然則今日中國修明政治即是孔子之道也不必高樹一幟曰保教其故何也蓋中國當積弱之時又值外人利用教會之際而國民又夙有仇教之心使上之人昌言保教恐愚民誤會其意揚孔教則抑他教而因有妨於外交是不可不慮及也今日者使天下士民皆知孔子有教無類之意則各行其教相安無事何至有民教不和之禍哉

百姓固當服從法律而國家之於人民亦不可徒恃壓力蓋君民各有當盡之義務也余觀論語一書孔子所言於國家與人民之

交涉必是言各盡其義務如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曰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曰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惠則足以使人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凡此之類皆謂上與民當各盡其義務也使後世爲政者能如孔子之言豈非憲法君民一體哉夫專制與民權均非爲政之極則也而民權之害尤甚欲捄其失惟立憲君主政體則國家之於人民人民之於國家各有當盡之義務

今欲開議院乎上議院固不可有世族盤踞之弊下議院尤不可有庶人議政之失昔孔子言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可見庶人議

政非有道之時也或曰西國善政莫良於議院而其重要則在下議院此固庶人議政也獨非有道之時乎余曰西國下議院之員雖由民公舉然既入議院則是官也紳也其議政也官議之紳議之而已非盡庶人而可議政況彼庶人能舉議員者亦必家貲在若干磅以上非盡庶人而可舉議院之員德國那特硜政治學曰德意志諸國議院制度全學倣英法二國之議院制度然其上院成於多數有土貴族與少數官吏故無十分勢力下院則成於諸階級選出之代議士誠知西國下議院之員由階級選舉而來則知不是庶人議政

困學紀聞言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引夫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謂不及士其指微矣案深甯之言非也何義門曰方爲秀民而以言責自任是侵官矣此漢宋太學諸生析理不精過乎中而不自知案何氏譏深甯之失其說誠是夫士而議政不獨中國三代無此行爲即外國今日亦無此學制如德法英美日本凡官

立公立私立之學堂其學生無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夫選舉被選之權猶且無之安有議政之權乎又如俄國其學制固不如英德諸國也然當日書塾之人譏執政之短長政府亦懸爲厲禁泰西新史攬要言愛烈珊德皇在位時各報館恒言民不識字謀生之計因之而拙有識者皆以爲然於是民間始有書塾方行之未久因譏執政之短長遂申立塾之禁此可見東西各國之士人無議政權也中國近時讀書之士往往妄干國政此等惡劣風潮萬不可長　奏定學堂章程言學生不准妄干國政抗改學規如有犯此者應即照章懲儆案此章程甚善也宜實行之庶學生有所懲儆耳

孔子詔小子言學詩可以羣所謂可以者蓋必法律所許可而不背於理者也泰西各國一切舉動首重合羣王詠霓自強篇曰錫彭塞者英產也闡人倫之理顏其學曰羣學羣學者何荀卿子有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能羣也凡民之相生相養易事通功推以至於兵刑禮樂之事皆自能羣之性以生故錫彭塞氏取以名其學焉玩詠霓之說蓋謂西人取荀子之言以爲羣學愚謂其理暗合而已不必言取乎荀子凡作一事必合之公德私德兩無妨害而爲國家法律所許可果如是則可以羣也乃今言新學者動曰合羣夫合羣誠是也試問揆之公德果無愧乎按之法律果無礙乎

火之發生不外化合一事蓋物質化合有能自生火者有必加以熱而後生火者如燐燐置諸空氣中卽漸與空氣內養氣化合而自燃暗中可見其光亮若以熱鐵灼之立見生火如煤炭煤炭一堆不燃則與養氣毫不化合加以火熱則化合甚速火亦猛烈直至煤炭燒盡而火始熄是也或曰鑽燧木能自燃此豈有待於化合耶不知鑽燧者其火乃鑽與木相磨所生之熱令木屑與空中養氣化合而燃此取火之法雖賴鑽之熱然非養氣則不能燃擊石取火亦同此理擊石者其火乃鋼與石相磨所以生之熱遇鋼鑢磨下之屑與空中養氣化合而燃何得謂非化合論語言鑽燧改火馬注曰周

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鄭康成云行猶用也鄭司農說以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與此文正同誠知鑽燧改火之理由於物質化合是化學之事聖門已言之矣

人之生也內有日用之需求非獨力所能給外有種族之戰爭非獨力所能捍不得不相引相倚結而爲羣蓋獨則弱弱則劣而敗羣則強強則優而勝明乎優勝劣敗之理此羣道所由立也論語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荀子王制篇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是孔子之重合羣也桀溺存厭世主義故重辟世孔子存救世主義故重合羣夫聖人以救世爲心視天下爲

一家中國爲一人固造羣道之極耳論語曰君子羣而不黨蓋君子之羣本大公之道非以私意相聯合豈若今世詭險之徒幟爲羣學流於黨禍而不自知哉

今外國中小學堂師範學堂均設有唱歌音樂一門並另設專門音樂學堂深合古意而中國古樂雅音失傳已久蓋流入於外域也梅氏歷學疑問曰歐邏巴數萬里外古歷法何以得流通至彼曰太史公言幽厲之時疇人弟子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翟蓋避亂逃咎不憚遠涉殊方固有挾其書器而長征者矣其自注曰如魯論載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故外域亦有律呂音樂之傳歷官遐逃而歷術遠傳亦如此耳愚謂陽襄方叔武之入海入河入漢未必即音樂流入外域之證然樂

官分散雅音失傳其漸以流傳西土者誠有之矣今中國京內外大小學堂本之古制參以西法而於音樂一門亦不可缺嘗謂禮失求野今日如欲增補音樂科則仍當求之於西國

外國工商兩業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後商有販運是工爲體商爲用也其精於商務者商先謀之工後作之則商爲主而工爲使二者相益如環無端以上節錄勸學篇語此其法莫善於論語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一語羣經平議曰肆者市中陳物之處故周禮有肆長以肆爲官府造作之處於古未聞正義說非也易說卦傳巽爲工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曰爲近利市三倍故爲工子夏曰工居肆然則此肆字即市肆之肆市中百物俱集工居於此則物之良苦民之好惡無不知之故能成其事案俞氏言是也其謂市中百物俱集工居於此物之良苦民之好惡盡知不第遠符經義而并近合西制

子夏言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繼之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自來注釋者皆謂舉百工以喻君子之學也愚玩子夏之意蓋以百工居肆與君子學道並重也趙氏佑温故錄云此學以地言乃學校之學對居肆省一居字即國語稱士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者也學記大學之教也退息必有居學案趙氏以此學爲學校之學與居肆對稱其說是也今西國百工之事君相統之士人爲之凡百工藝設有學堂是百工居肆與君子居學其事並重也往年中國輕視工藝士大夫恥爲之恥言之器械苦窳職此之由近各省大吏通曉時務者廣興學校而於工藝亦極力

振興非二者缺一不可哉

古之教弟子者先教以實事後教以哲理先教以小事後教以大道論語言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據此知古之立教者其先後之序不稍紊也今外國中小學堂於各科學均有教授詳細節目詳細節目者謂某門某科用某書教授此書或一年講畢或幾月幾日講畢一星期講若干自何處起至何處止何者居先何者在後大抵視學堂之程度以爲教科書之淺深又視學堂之年限以爲教科書之多少異類區別次第井然蓋隱隱與吾中國孔門教育法合也

微子一篇反覆尋繹可以見聖人愛祖國之心救世之心以及愛鄉土愛國尊王之心夫孔子殷之後也其以微子名篇開首紀殷之三仁而贊美之此聖人愛祖國之心也其記楚狂長沮桀溺丈人以及逸民諸人之事蹟蓋楚狂輩爲厭世主義者故孔子殷殷然曉以出處之道君臣之義此聖人救世之心也如齊景公待孔子有季孟閒之說而孔子行季桓子受女樂而不朝而孔子行吾意孔子在魯之行必與在齊之行有不同者（孟子言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魯遲遲吾行去父母國之道也孟子蓋深知孔子之心者）彼柳下惠三黜而不去言何必去父母之邦記者爲孔子言耳此聖人愛鄉土之心也太師摯適齊一章傷魯之衰周公謂魯公曰一章望魯之治此聖人愛國之心也周有八士一章望魯之治尤必望周之治此聖人尊王之心也

世儒謂楚爲夷謂孔子攘楚不知孔子并不以楚爲夷并不攘楚生平所欲有爲者正惟楚攷魯定公十二年孔子罷司寇去魯至哀公十一年返魯在外十有四年而居陳蔡者强半陳蔡小國耳晉楚吳交爭之其君臣流離朝不及夕孔子奚取焉蓋二國屬楚往來頻數意常在楚也今觀論語記孔子遇狂接輿沮溺丈人皆由楚往來陳蔡閒事聖人之事千古如見（以上節錄杜炳四書圖攷語）夫孔子未嘗以楚爲夷而攘之而柰何近日頑固之流竟有襲攘夷之謬論以施諸歐美各邦者乎總之國界不可不明而不宜有排外之議論國體不可不固而不宜有暴動之行爲誠知此意則聖人之徒也

孔子嘗言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吾舍魯何適矣似孔子舍周魯之外凡古來學術政治之善者別無所從矣不知孔子尊君愛國其心在周魯固也然處子孫之世其去開國時已數百年法積久而大敝豈猶是祖宗之法哉以孔子時中之聖學務政務未有不因時制宜者也昭代法之善者孔子固從之前代法之善者孔子亦從之即如言夏禮殷禮吾能言之是孔子於二代之制常研究也而或疑其能言而未必用曷不觀顏淵問爲邦而子告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乎此集古今帝王之長而欲見之實用也記者知此意矣所以堯曰章備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聖人之道蓋千古有不易之綱常無一成不變之治法惟孔子時聖能損益百王也

天下之事則理與勢而已理者是非之謂也勢者利害之謂也事

固有是非利害難於兼顧之時此於知識行爲上發出絕大問題儒家舊說曰論理不論勢今日時論亦謂但顧是非不顧利害審如是也則任事者但憑吾意所謂是者直情徑行逞孤力以求伸雖九死而不悔吾甚憫焉夫以國家公益之理論之凡不惜身命而爲之者何一非欲爲國家增進幸福則是利之所在即是害之所在即非也孔子言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亦以國家權衡而決定之世固有舍生即以成仁者（如見危致命朝聞道夕死可矣）之類有舍生並不足以成仁者（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與匹夫溝瀆之事皆是）亦有不舍生而始足以成仁者（如孔子以管仲爲仁之類）凡此舍利害無所謂是非況所謂利害者又必以成敗斷定之以拿破崙華盛頓之法施之印度波蘭之國則亦終爲俘囚奴隸耳安見其成大業享榮名乎即

如排外攘夷以是非論似正也以利害及成敗論而是非之說乃大不足憑此條本京師大學堂倫理學講義而略爲增損

新民叢報有孔子訟寃一篇如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謂當於兩可字斷句民之程度已可者則使之自由其未可者則先使之開其智以進於自由也如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謂當於人字斷句號稱事君盡禮之人大率以爲諂諛之具耳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謂下字當訓不恥下問之下指國民也孔子以爲崇拜國民禮也今乃崇拜君主則驕泰矣故孔子從國民也如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謂當太平之時則彰明較著以組織政黨也當朝政棼亂之時則堅忍愼密組織秘密社會以圖匡救也如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謂不顯不丕亦作丕顯丕丕者大也天下有道則庶人大開議會耳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謂夷狄者即野蠻之別號諸夏者即文明之別號野蠻專制國之有君不如文明立憲國之無君耳吁舉聖人之經以佐其平等自由民權革命之說誣聖蔑經莫甚於此邪說詖行亦莫甚於此是不可不急爲辨之也

十三經西學通義

平江李元音子韶甫著

孝經

日本維新之初學校修身一門有主宗孔教者有主宗佛教者有主宗耶教者議論紛紛莫衷一是自明治皇以教忠教孝宣示忠孝之說雖出自明治皇而仍取法於孔教人人以尊王爲主藉解爭執於是道德標準乃定夫日本固事事效法歐美者也而於學校修身一門則取法孔子而以教忠教孝爲主然則今日中國學校之宗旨豈能外忠孝二字哉忠孝之恉散見於羣經者不一而足而孝經實爲教孝之專書然忠孝非有二事孝經爲教孝之書即教忠之書也如言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以孝事君則忠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凡此皆忠孝無二事孝經教孝即所以教忠而馬融不察其理以爲孝既有經忠則有闕因自作忠經此不獨僭妄之甚也實爲贅疣然則孝經爲學校修身科不可不研究而身體力行之者耳

今之主張新學者動議中國專制不如西國立憲其君民同受治於法律之下也豈知中國雖專制而有不專制之道乎非立憲而有立憲之意乎即以孝經言之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以孝爲本其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故明明謂君民同受治於孝耳夫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與春秋相表裏而春秋爲千古至精至嚴之法律然則謂中國君民同受治於孝即同治於法律也可

或曰西人於血統之連續法律上即予以一定之効力謂之親族

權是西國家人父子間以法律爲重與中國以恩愛爲重者不同而吾謂二者缺一不可有法律而恩愛益明孝經注疏序曰孔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襃貶諸侯之志在春秋人倫之行在孝經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爲表矣據孝經與春秋爲表之說則知古者家人父子之間皆有法律也孟德斯鳩言法律於一國亦然於一身亦然言國言身則家庭在其間矣世之人競以西人父子異居父子同罪免喪廢祀爲無父子之倫而豈知不盡然哉日本石川利之博採各國之嘉言善行著萬國龜鑑一書其目錄以嚴父慈母孝子列首於孝子一門言中國之

事見於經者於引虞舜周文王武王事之外則引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云云又引諸侯卿大夫天子士庶人各章又引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云云言外國之事於羅馬則舉散丟不及馬理亞於希臘則舉索克拉的於魯斯亞則舉巴練及女人加佗隣於英吉利則舉托馬斯摩爾及類禮及勞爾德亞斯金及潤孫及維爾敵及乞斯禮及女人馬加列羅巴與摩亞利斯於佛蘭西則舉拿破崙第三世及女人伊利撒別斯於日耳曼則舉孫弗理兒於米利堅則舉克李爾之女凡諸人盡孝於父母之事或致其誠敬或將以和順或號泣以感親之心或委曲以全親之名或倉皇以救親之急此其孝行純全以視中國古人豈有異乎彼妄人動援外國之粃政敝俗欲吾中國盡棄其學而學之其意欲中國不至廢禮義無人倫不止豈知人性皆善倫常之理中外不甚相異也

萬國龜鑑言希臘索克拉的曰夫人則皆其父母之遺體也故一言一行一動一靜盡行正道而不敢辱其身者爲孝子案索克君言人皆父母之遺體與孝經所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其義略同索克君言一言一行一動一靜盡行正道而不敢辱其身者爲孝與孝經所謂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然後能守其宗廟其義略同夫希臘爲歐州文教之祖國不獨格致政治法律諸事多由希臘輸入卽嘉言懿行亦多本之希臘然則西人之孝行有自來矣誰謂其無父子之倫哉

孝經言孝莫大於嚴父又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敎敬益爲子者當嚴敬其父而爲父者當嚴教其子嚴字本兼二義也日本石川利之著萬國龜鑑一書以嚴父爲第一門於西國之事歷引托馬斯摩爾及勞爾德巴禮及斯格的及軋古斯敦諸人敎誡其子之語可見西國人之卓然能自成立者多由其父敎之嚴也

孝經言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唐元宗注父母生子傳體相續案此卽西人言種族學之義也西國公理家攷物種人種遞嬗遞進之理謂凡有官之物一體之中有其死者有其不死者如一草木根荄支幹果實花葉其死者也而常有其不死者離母而附於其子綿綿延延相續不斷是曰傳種惟人亦然夫曰相續不斷豈非續

莫大焉之謂乎葢中國古時本重胎敎又重衞生之學此人種所由强盛自後世廢而不講此人種所由衰弱耳今者欲强人種則胎敎及衞生之學不可不研究也

天下之事有義務而後有權利欲得其權利必先盡其義務君父雖尊然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亦有各盡之義務孝經言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據經義是聖人並不曲恕其君其父也後世以君以父爲帝天臣子不得而擬議以臣以子爲奴隸君父得肆其陵辱豈經義也哉

摩西十戒其五曰敬爾父母彼敎原書並有詳細條例如云打父母者殺罵父母者殺姦後母者爲辱父姦母之姊妹者爲辱母姦姊妹者爲辱父母姦父之姊妹爲辱父皆殺之愚案孝經言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西人尙知此義若夫海濱洋界公然創廢綱常倫紀之說者其意欲以誣西人者而禍中國豈知西人無此政亦無此敎乎徒以悖亂而自外於人類而已

祭祀者孝之終也孝經於卿大夫章言守其宗廟於士章言守其祭祀於孝治章言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於聖治章言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於紀孝行章言祭則致其嚴於感應章言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於喪親章言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祭祀者人子於父母之終所有事也彼西人雖不能以此禮繩之然於父母之終亦有祭祀也萬

國龜鑑言英人潤孫雖逢大困難而貧苦日廹而孝養其母撫慰具至母歿後著書以鬻之得其金以充其祭祀據此是西人於父母歿之後有祭祀也或謂西人惟祀天主耶穌雖以父母之親歿則已爲無所謂身後之祭祀此眞讆言耳不可以誣西人

或謂西敎於人倫之道不免缺憾而敎士勸人以相愛爲宗孝經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西人豈能免此譏乎余曰不然西敎於人倫之道雖不若中國之完全然究非薄待其親也卽如敎士亦喜言孝友葢游歷中國日久沾濡中國之政敎爲不少耳宋君育仁曰西敎廢人倫而敎士亦喜言孝友葢人性自然亦由敎士多遊中國耳目濡染良知不昧則恥不若人且旣以勸人相愛爲宗卽不能自忘所愛故以其敎論宜若爲敎士者視其親較平人薄而反視平人厚案宋君謂西敎廢人倫則不盡然至謂敎士喜言孝友由於遊中國耳目濡染則確不可易因此益歎古先聖王以孝治天下其敎化所被由古及今不第中國人被之卽遐荒絕域之人亦隱隱受其範圍此聖敎之所以大也

東塾讀書記言孝經大義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保其天下國家其祖宗基緒不絕其子孫爵祿不替庶人謹身節用爲下不亂如此則天下世世太平安樂又謂其友桂星垣與論此云論語言孝弟則不犯上作亂卽孝經所謂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據此知欲保天下國家總不離乎道德而出之以順也今世界上以保守爲主義莫如英吉利而其所以保守者卽在上下一心事事有紀律有秩序不肯爲無謀之躁妄舉動豈似我中國之人往往倡爲保國保種保敎之說而不免暴動之舉悖逆之迹乎誠能遠師孝經至德要道之訓近效英國紀律秩序之方以保守國家斯爲善矣

近日貴州朱學使請定全國學生爲國家學派摺言每見有斤斤自守之士其於家庭亦無違悖一至東洋游學數年遂習爲放言高論於其父兄妻子若泛泛相値與前日循循弟子之職判若兩人風潮所趨當之者靡因引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之文謂子弟必有父兄孝悌可以實驗由此一理推之則事君必忠事上必順近世家庭教育於此多有欠缺對於社會以上卽不能盡其義務此倫理之學所當申明者案朱君此言可爲近日游學生及學校諸生之當頭棒喝也葢自歐化主義中於人心尠有留心於倫理之學者夫君父一也家國一也世未有薄於父母薄於家庭而能厚於君國者耳然則倫理之學有虧者縱侈譚新學果何所用乎

平江李元音子韶甫著

孟子

孔子言仁孟子兼言義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其所重者常在人也義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許人之害我其所重者常在我也孔孟豈有異乎孔子見其大孟子見其精今五洲之局亦戰國七雄並峙之局也則夫義也者誠救時之要務哉

今日歐美各國之興也正以諸國鼎峙各不相讓智識以相逼而生武備以相競而强工藝以相校而善物產以有無相通得以盡地利而奪人巧余因思中國瓜分豆剖干戈雲擾莫甚於戰國而其時德行若孟荀從衡若蘇張道家若莊列刑名若申韓異端若楊墨農若李悝工若公輸醫若扁鵲兵法若穰苴尉繚辯說若衍龍文詞若屈宋人材之盛均爲後來專家之祖一統貴守成列國務進取守成貴自保進取務自强說者謂今日泰西各國亦戰國之局其以此乎雖然學術之盛莫如戰國而學術之雜亦莫如戰國誠知其所得所失則吾之仿行西法者取其長而捨其短可也今日泰西各國之局如中國戰國之局固也而泰西古時早有一戰國時代日本岡本監輔曰上古歐羅巴人游獵爲生食肉寢皮希臘各國首被東方之化耕田造器百物乃興繼希臘者爲羅馬創業垂統疆土四闢始成混一歐土之勢後衰亂爲戰國四分五裂無所統一而文運智識大開如岡本君所言是當日歐洲衰亂各國分裂亦如中國之戰國也而文運智識大開亦相似也東亞

西歐迺迺相對有此奇局但中國戰國有孟子而學術漸歸於一一則後世謹守其法泰西戰國無孟子而學術終歸於雜雜則後世各造其能

今之言西法者動曰利權曰權利曰利益夫西人政治學術雖各有本原而揆其致富之術實不外生利之人多分利之人寡而已然則利也者固西人所至重者也中國載籍如易言美利書言利用周禮爲理財之書大學重生財之道是中國古帝王亦不諱言利也何以孟子答梁惠王之問而曰何必曰利哉不知孟子之意謂梁惠王不當開口即言利也其謂仁義而已何必曰利蓋當先仁義而後利也其謂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蓋斥其君臣上下祇知

有一己之利不知有一國之利祇知有自私之利不知有公益之利夫所謂一國之利公益之利者斷不能外乎仁義耳余以孟子所言參觀西人富强之術以爲並不相違背也蓋西人雖孳孳爲利然欲得其權利者必先盡其義務猶之孟子所言先仁義而後利也

梁惠王有移民之舉而孟子進之以王道特勉之而已未嘗以爲非也英國之雄峙五洲全恃移民之策先是英國識微見遠之士以土滿爲憂由是遍歷五洲設立藩屬計自二百餘年以來所得五洲之地約英程八百六十萬方里大於本國三島七十倍得地既多遷徙不絶曰罪遣〔俄國徙希利尼黨於西伯利部亦罪遣〕曰認耕〔美之斋士必失河東南各省巴西全國其始亦是認耕〕曰商晉〔荷蘭於南洋諸島亦商晉者也〕譬予以謀生之路徃者既享安居樂業之休而減其日用之需留者亦無食少人多之慮所以爲百姓計者至深遠也今中國西北諸省土曠人稀東三省新疆疏曠益甚人跡既少地利益以不開早謀遷徙可以闢地源可以實邊防非止養貧民而已今我民窮散爲美人傭奴且猶見逐澳洲南洋各島致之數百萬之衆失業來歸何以安置不及早圖或爲盜賊或爲間諜不可收拾現鐵路未成遷民未易若鐵路成後專派大臣以任此事抑安民業而實邊境之要圖也

孟子言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污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所謂不違不入不以時入者皆國家爲之禁令也泰西農政則有農部掌之漁政則設司稽之山林則有樹林部掌之是亦國家爲之禁令也豈似今中國於

耕稼取魚種樹諸事聽民間自爲之國家漫無稽察哉是宜近仿泰西之法遠師孟子之意官爲之主也

漢書食貨志贊曰周有泉府之官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宏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案孟子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今本作檢班志作斂者稿不可易〔陳止齋與王德修書曰今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秘書且以爲權道不知常平乃古法周官司稼所謂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糶斂則增價糴是非常平乎孟子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作斂是也困學紀聞亦載止齋之言謂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乎又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三引陳止齋之言謂由此言之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據此先儒多以班志作斂字者爲是〕班氏蓋以孟子言斂發即周官泉府之法亦即後代平糶均輸常平所從徠也

悉嘗謂泰西銀行之法即周官泉府之意〔日本人所著經濟大意曰收存人之金錢而輕〕

債以利借貸人以金錢而厚收其息作此間之媒介業銀行者是也案此與周禮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其意一也孟子言斂發既與泉府之法合則亦與泰西銀行之法合也然則今中國戶部銀行之設仍是復中國古制

泰西新史攬要言英國自得新法後衣食既足廉恥自生違法犯條者亦絕無僅有又西儒亞里士多德曰人必自養其欲自給其求然後高尚之思想事業乃起焉愚謂此古今中外之定理也孟子言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又曰富歲子弟多賴此豈非衣食既足廉恥自生之謂乎又豈非養欲給求則高尚之思想事業乃起乎然則有國家者於養民諸新法不可不亟亟以求之也

孟子言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竊謂文王未必有七十里之囿然與民同之是固然也自文王以來園囿與民同者中國無之而西國竟有與文王情事同者澳帝淑瑟弗第二爲太子時榜於普多拉園曰此園與民共之先是園祇容貴族耳以故貴族嫉之議曰開園而容民庶徒傷其壯麗使我貴族不足爲樂王曰若將斥民庶於斯園乎朕遜位避香火院與民庶偕居矣朕愛民庶民亦人也人豈有種也哉以貴賤殊愛憎朕之所不欲誠意篤行者朕敬之閥閱何足論哉及即位行仁政世稱王爲日耳曼直答直答者羅馬仁君之名猶中國言堯舜也近人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生金匱張軼歐輯中外故事讀本引文王及淑瑟弗與民同囿之事互相比例可曉然中外古今仁至之情初無大異也

今日之中國如圖書館博物院植物園公遊園皆宜設之者也其各市鎮亦宜隨力募辦泰西各國凡有萬人之邑此等館院無不有之至都會大城市鎮二三里必有小囿以爲游人偃息之所孟子言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此公園之義也夫公園豈第爲游戲觀覽之所哉通君民之情收羣學之益活潑精神之地研究動植之學我中國先王早已見及此矣今不可不行者也

新加坡風土記曰西人所謂花園與中國異並無樓臺廊榭惟擴地一區多植樹木其中多列名花奇卉豢養珍禽異獸竊謂西國花園有花木禽獸而無樓臺廊榭與今中國異而與古中國同也

孟子言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是不過擴地一區植以花卉豢以禽獸而已即齊宣王四十里之囿孟子言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是亦舉囿中禽獸言之耳此可知文王及齊宣之囿並無所謂樓臺廊榭

西人李佳白上中國政府書其論和睦有序也則曰鄰封者輔車相依取鑒於脣亡齒寒之義也鄰封不睦則孤立獨行無事不能得觀摩之益有事不能收相濟相助之效釁端既開貽誤大局生民塗炭矣故樂天畏天孟子特著交鄰之道凡所以朝聘會同送往迎來者無非使之講信修睦也佳白之意蓋以孟子所言交鄰之道以比今之時局愚謂歐美諸邦以小事大之畏天似也至於大字小者特懼滅人之國爲公法所不容故以欺僞之術字之非

真樂天者也然猶賴有公法小國得倖存其間耳

孟子言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又有春省耕秋省斂之文又引夏諺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之文由是觀之古之天子諸侯皆非終其身深居簡出也蓋必躬歷於外而後洞然於閭閻稼穡之依官吏良莠之故所由國無弊政民無弊俗耳歐西諸國之君皆常躬歷各國不慮風濤險惡而藉以聯與國之歡即藉以考其製造軍伍之法以取則焉如英德美奧之皇時常來往見於日報者不一而足而俄羅斯之興更專藉其先君彼得之游歷無法不仿日本亦然故其國勢蒸蒸日上也今中國時事日棘交涉日繁竊願　朝廷常遣親王游歷各國以代時巡目覩其政治取其善者奮然爲之國事庶有濟乎

德國那特硜政治學曰古代國家發令於家族家長任之以傳之族人族人與其家族之全體各有連坐之條近代國家則反是發命令於個人令其一人任受不連坐家族據那君言知歐洲近代刑罰纔是一人任受而在古代則連坐其家族也彼歐人豈不自矜近代法律之善哉而不知我中國三代盛時早已臻此美備矣

孟子言文王治岐罪人不孥趙注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此與歐洲近代刑律何異可見中國文明最早非西國所敢望耳

孟子言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即西國公舉議員之意也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即西國陪審議判之意也夫以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議賢議殺而其察而用之察而殺之者則君上也今泰西除民主國之外凡立憲君主國其黜陟刑賞之大端皆議之者自下施之者在上未有不待其君之察而用之殺之者而日本憲法則尤合我中國經義（查日本憲法大綱其第五條云天皇以帝國議會之協贊行立法權第六條云天皇裁可法律以命令公布執行是提議法案裁可法案公布法令之主權屬君上也第七條云議會之召集開會閉會停會及衆議院之解散皆以天皇之命是議會之主權屬君上也第十條云天皇定行政各部官制及文武官之俸給且任免文武官是任官免官之主權屬君上也此與孟子所言察而後用之去之殺之其義正同）今中國欲立憲矣竊以爲憲法宜遠師經籍之意近採列國之治而取其長

各國交通之時郵政誠爲要務夫今日東西列國竝峙亦春秋之局也吾意春秋當日各國往還函牘亦必是以郵爲之孟子述孔子之言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是郵政之行孔子猶及見之不然何以能形容之耶（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困學紀聞引此謂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愚謂不獨可證孟子引孔子之言也且可知郵政之行孔子常稱道之）夫古者置郵本自分爲二事馬傳曰置步傳曰郵自後世改郵爲置而郵政廢矣中國近來講求新政於郵政一事亦仿西例各處設局爲之雖然此非效西法也實復中國古制

中國積弱之故由於學術之不振然以歸咎於孔門則非也聖門弟子子路好勇固已如曾子子夏皆純篤自守之士而孟子則謂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且述曾子聞大勇於夫子之言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冉有用矛樊遲爲右有若與微虎之宵攻見左氏傳漆雕開以未信而不仕亦謹守之士而韓非則謂其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見韓非子顯學篇案漆雕開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與北宮黝之養勇不膚撓不

目逃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大畧相同北宮黝似子夏則亦似漆雕開也是孔門之學並不主於柔也孟子浩然之氣配義與道是亦本孔子之教耳後世之儒以優柔爲德以謙退爲尚蓋陰用老學之實而强襲儒家之名所謂能弱人國而無益於用者蓋此類也

湯蟄仙論不變法之害引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泰西各國磨牙吮血伺於吾旁者固屬有人其顧惜商務不欲發難者亦未始無之徒以我晦盲太甚厲階孔繁用啟戎心亟思染指及今早圖示萬國以更新之端作十年保太平之約亡羊補牢未爲遲也案蟄仙謂中國及今圖之示萬國以更新之端尚有可爲旨哉言乎夫各國如欲瓜分中國固易易耳然而各國强弱未分

互相牽制是以不欲發難於中國也且不獨不欲發難而並願中國及時自强者此孟子所謂閒暇之時耳然則政刑諸大端可不及時明之哉

達爾文論勝取之機有天然淘汰有人事淘汰天然淘汰出於天擇人事淘汰在於人爲能自强則人定勝天赫胥黎以天行人治同歸天演而歸重於人治案達氏赫氏之意蓋謂自强之道不任天而任己不與人争而與己争也此其意孟子已發明之孟子言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又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引詩自求多福之文又引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之文孟子所言皆歸重於自强我願有國家者不必怨他人之相陵還當問我之自强否我苟能自强而後約章可得而守公法可得而言太平之局可得而保否則雖繁徵博引據公法之成案喋喋争之其如彼族掩耳而走何也

孟子言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趙注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趙注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太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征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之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趙注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氓矣案周禮舉市廛門關山林川澤所有鳥獸魚鼈草木玉石一切貨賄之屬

莫不設之厲禁而盡征之入市有稅入門有稅入關有稅避而不入即沒入之地所從產又官守而以時入之其賦斂之重如此今泰西各國其賦斂之重往往與周禮相合說者疑泰西賦斂既與周禮合則與孟子所言相違背而吾謂泰西賦斂之法於周禮及孟子所言皆有之也蓋西國之稅隨時輕重亦有全行免稅者不拘一法總期有益於己國而後已

西國之學見諸事物中國之學偏於性理西國之學徵諸實中國之學蹈於虛中國學術之壞蓋出於老聃韓非釋氏之徒而或者不察以是歸咎於孔孟不大繆歟阮氏揅經室集曰一介之士仁具於心然具心者仁之端也必擴而充之著於行事始可言仁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是充此心始以事親保四海也孟子論良

能良知良知即心之端也良能實事也舍實事而專言心非孟子本指也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實亦未嘗舉心性而空之迷惑後人也然而君治天下之仁有韓非之徒亂之士充本心之仁有釋氏之徒亂之韓非之說其繆顯釋氏之說其迷深尋其源皆出於老聃之說如阮氏言是孔孟之學皆徵諸實事也世之妄人薄孔孟之學爲無用彼固侈然自命爲維新之徒以爲效法西人也豈知西國政學無他奇不過實事求是而已今中國誠能於學務政治諸大端事事見諸實行是即維新也是眞孔孟之徒也

孟子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朱注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案孟子所謂天時者即漢志兵家之陰陽也南皮宮保勸學篇言漢藝文志兵家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類西人

兵學惟陰陽不用餘皆兼之愚謂西人兵學不用陰陽即孟子言兵不重天時之義

東西各國憲法必著君主無責任一條夫君主所以無責任者正以責任在大臣耳此非君主讓其權於大臣乃大臣對於議院負責任也苟國家政務有一二事未愜民心惟大臣擔其咎當其衝議院可以詰責大臣彈劾大臣蓋凡有責任者不盡其責則去此天地之通義也孟子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與今列國憲法責任在大臣之義頗合

周禮有司市自質人以下至泉府司市與之爲長也此即西國立商部之義雖然市官不始於周也孟子言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有司者治之耳趙注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征稅也又曰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征也據此是市官不始於周禮但古者市官之制無所攷孟子言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與歐洲古世之市政合此可見中西古世皆以貨易貨至後代始以錢幣爲媒介也

日本（葛岡信虎　矢作榮藏）經濟大意曰業屬專家往往居奇壟斷其利有外國貿易則自外販之以補其缺令專業者不得專其利保持物價於一般美國託那斯託法中即含此意案業屬專家往往居奇壟斷其利者即孟子言賤丈夫壟斷而登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之謂也夫古之貿易專在中國故以重征矯壟斷之弊今之貿易兼及異域故以外販矯壟斷之弊事不必盡同而保持物價於一般則無異也

獎厲工商在於頒給牙帖（西語謂之丕登）如士人考得新法工商創成技藝獻諸國家由商部考驗給以文憑准其專利若干年以杜他工商勦襲仿照（國家欲仿其新法亦必與本人商購償以重貲）蓋工商之專利本西國所許也而孟子何以目壟斷者爲賤哉夫壟斷即專利之謂孟子之賤壟斷者正道也西人之庇專利者權宜也然因商人專利國家即以爲征稅之地西人即師從而征之之意也鍾天緯曰西洋政治事事必順人情惟商務則一切操以壟斷彼國家非特不禁反從而庇之俾其獲利此無他西國以商稅爲歲入之大宗故視工商爲國家之命脈鍾君所言蓋謂西國之庇專利者即爲征商地也世故有反其道而行而即爲妙法如孟子賤壟斷者而西人從而獎勵之此例是也

孟子言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朱注守望防寇盜也英國古時糾察之事民自任之人人而司糾察則責不專而法易弛乃於一爬雷師選一人以司之以四人佐之有警則闔邑之人相助鄰邑之人亦至有守望相助遺意後乃易民舉爲官選選而不廢充者罰之則巡捕所由來也

孟子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朱注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孟子言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朱注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據此知井田變爲阡陌我中土自戰國時而已然矣而西國土地變更亦是先井田而後阡陌日本人所著之經濟大意曰泰西近日以整頓土地爲生產要務古時各國

土地非個人所占有爲一村落或一部落或一國所共有者也分佃多少依其戶口之衆寡而定如成周之井田後因征戰功勳錫予土地易公爲私此制寖廢於是國民有占有土地之權焉子復生孫孫又生子展轉分給遞互買賣自是國民共有之公田盡變而爲億兆地主之私田矣劃割奇零犬牙相錯遷流至此國家復欲大興耕作不終難舉耶泰西近日大計畫家所以大加其整頓也濬溝洫清道路以期於大耕作之便周人阡陌庶幾近之據此歐西土地由井田而變爲阡陌與中國畧同夫井田之制三代聖王治世之公理也自商鞅廢井田而爲阡陌而强豪兼幷之患熾矣今泰西土地近於周人阡陌不知者以爲利之溥也其知者以爲兼幷之患即寓其中

孟子言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案即漢志所謂農家者流也朱注曰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金仁山曰太史公六家同異無農家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農家者流集註偶誤未及改案金氏言是也今西國設官有農部國家立農業學堂夫農立爲專部非即漢志言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之意乎設爲學堂非即漢志以農家者流列之藝文自爲一門之意乎大抵六國時人言農事者多託之神農漢志農家者流有神農二十篇班氏自注曰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自孟子闢許行之說而其學術遂微其學術不行於中國而展轉流傳以入西國西人心思縝密遂加以格致之功化電之學故至今農業獨精於西國

許行之學流傳甚微非惟學說不見於他書即其名除孟子外未有稱述之者大抵因見斥於孟子後世遂無有傳其學說者耳玩

許行所持之理論頗與希臘柏拉圖之共產主義及近世歐洲之社會主義相類蓋許行南方之雄反對北人階級等殺之學說矯枉而過其正者也夫學術有南北之分自戰國時而已然矣孟子言陳良楚產也北學於中國是曰學術有南北之分北方學派多推崇孔子南方學派多推崇老子彼許行學術蓋淵源於老氏而爲放任主義者也故孟子斥之

各國可禁止外人之來即許其來可定一寄居此地之法如英律外國旣到英國界內則必遵英律出界則不復過問案此古今中外之通例也許行自楚之滕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夫曰受廛曰與之處是在滕界內也曰爲氓是遵滕律也乃今外人之寄居中國者不爲中國之氓不遵中國之律此與公法實不相符

可見權力相等則有公法强弱不侔法於何有
歐洲中世宗教之氣燄極盛生計制度一切皆妨其進益彼其時雖以農工之通工易事爲當得之利益至於懋遷服賈則以爲詐僞之業而賤之故常論售主持貨入市所定價格只許從眞值不許從市價無論供求消長之率如何不可緣以爲漲落案此與許行市價不貳國中無僞者同一謬妄也（漢書食貨志載王莽令諸司市爲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爲其市平亦許行之謬見）孟子闢許行之道言物之不齊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即原富部甲上論物有眞值與市價異論經價時價之不同等篇之義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此孟子教陳相之言也亦即斯密亞丹論分功之義原富部甲

上曰功分而爲之者疾爲之者疾而百工之生物蕃一人之所出皆仟佰其所自需人人有餘而交易之事起矣農以粟易械器陶冶以械器易布帛轉相爲易至於各養其欲各給其求而後止然此猶是爲未有圜法泉幣者言也泉幣興則其易益神而財益進玩斯密氏以粟易械器陶冶以械器易布帛之說與孟子之言無異特孟子據未有圜法泉幣者言也斯密氏則兼言泉幣興以後分功之益

英儒斯密亞丹論人有生利不生利之別於執政官軍人教士法官皆屏之於不生利之列以爲是皆厲民而自養者其言頗爲後儒所聚訟謂斯密氏徒尚有形之利而不數無形之利知民力之生財而不察民德民智之有關於生財者光鉅案許行並耕之論以滕有倉廩府庫爲厲民自養是亦以官吏爲分利者也斯密氏之言頗與之同誠哉其於論理有所未圓矣雖然不可一概論也蓋保民之官吏覺民之師儒衛民之軍人救民之法官雖非直接生利之人實爲間接生利之人若擾民之官吏愚民之師儒害民之軍人殺民之法官不第分利而且有害於生利今則利於民者十之一二害於民者十之四五餘則無利無害而徒爲分利之人而已然則斯密之言蓋仁人君子慨世憂時致爲矯枉過直流於許行之僻論而不自知耳

中國上古之世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孟子譏其以大人小人之事并而爲一蓋鴻荒樸略之時文明尚未啟也厥後耕織陶冶之事不能不分分之愈多術乃愈精是以舜使益掌火禹疏

九河后稷教民稼穡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夫禹益稷契諸人固終身不改其官者也孟子言耕稼陶冶之分業而又言禹益稷契之分職蓋謂事無大小分功而事愈精耳（今以西法明之如化電聲光及一切格致之學一學之中往往分爲數十百種累世而莫殫其業此孟子言耕織陶冶分功之義也如出使一途由隨員而領事而參贊而公使亦升爲全權公使或外部大臣如軍政一途由百總而千總而都司而副將游升爲水陸軍提督或兵部大臣皆數十年不改其用焉他如或嫻工程或精會計或諳法律或究牧礦皆倚厥專長各盡其用不相撓不相撓也此孟子舉禹益稷契以明分功之義也）

日本波多野貞之助教育原理曰職業之種類雖多約其理而言可分二主義一爲勞動身體一爲勞動精神勞動身體者但須粗知大意及身而行如工之手藝農之力田所謂勞力者是也勞動精神者推求農工商之理新日求新闡隱顯微以爲知慧中之提倡或經理會場之事務所謂勞心者是也恩案此說與孟子或勞

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之謂

孟子言后稷教民稼穡夫上以此教即下以此學是農務學堂之義也周禮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即祖后稷之法戰國以後農政雖不修而尚有農家者流爲專門名家之學漢則搜粟都尉趙過教民牛耕議郎汜勝之以治農家言使敎田三輔則上猶以此爲教下猶以此爲學也魏晉以後農學益衰陵夷至今而農不識字儒者不辨黍稷拘常守故稼鹵莽而器楛拙而地力之荒多矣泰西諸國之務農也立以農部教以農學學堂士民亦有農學會農學報以枚其優劣究其利病日求新理新法其農事之精遠符前古

孟子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

是乎人之不可爲境遇所陷溺也吾見今日號稱識時務爲俊杰者輙曰中國之衰氣數使然無可挽回其所以自處者非貧賤而移即富貴而淫其矯矯者遇威武而亦屈也一事之挫折一時之屯塞而前此權奇倜儻不可一世之概不知銷歸於何有吁身世之間一爲境遇所陷溺果何事而可爲乎而又何事不可爲乎夫人以一身立於競爭劇烈之世凡境遇之縈繞吾旁者皆日夜與吾相戰而未嘗息者也故不戰境遇而爲所壓者則亡能戰境遇而能自勝者則立於一身亦然於一國亦然曷不觀美利堅獨立之戰匈牙利自治之師日耳曼意大利脫虎狼奧之患乎此謀國者不可狃於境遇之類也曷不觀賤族之的士禮立竟成挫俄之偉勛蛋兒之林肯竟立放奴之大業乎此謀身者不可狃於境遇之類也

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案程子謂孟子有功於聖門其說是也夫孔子言仁孟子兼言義余既言之矣今請即孟子言養氣而伸論之夫孟子處戰國之時其爭競更甚於春秋列國凡學術政治諸大端非有志無氣者所能勝任也國民非有志無氣者所能圖存也彼歐洲民族所以優強於中國者其原因不止一端而富於進取冒險之精神殆其尤要者夫進取冒險之性質何物乎頗有似於孟子所謂氣也孟子釋浩然之氣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故此性質者人有之則生無之則死國有之則存無之則亡今我國

之弱四萬萬人大抵氣息奄奄然則有政學之責者於氣之一字可不亟亟養成之乎

孟子稱孔子爲聖之時自言乃所願則學孔子是孟子亦以時爲貴也惟其以時爲貴則時勢既異學說亦不必盡同如孔子言仁孟子兼言義孔子言志孟子兼言氣孔子褒諸侯尊周室孟子勉齊梁行王道（程子曰孔子之時諸侯甚强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滅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王至孟子之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澤竭矣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而已矣）皆學說不盡同之證也夫孟子生孔子之後百有餘年而其學說稍變使孔孟生秦漢之後其學說必又一變也使孔孟生於今日其學說必又一變也其變也惟其時而已矣

朱子曰後有聖賢出必須別有規模不用前人硬本子此可謂通

達古今之言

孟子言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此中國結婚之大坊也夫西人結婚誠不如中國之嚴謹然亦有禮法也日本葛岡信虎法制大意曰男女心願法律許可又有父母之命曾經禀報官長始得謂之結婚成立至媒妁之有無裁判官不問也斷以法律而已又曰婚姻者同心之義非同處之義也各國皆遵之其不法同居謂之空可排依引即私娶縱欲之意也據此知西人之結婚亦須父母之命也其不法同居如鑽穴踰牆之類亦西人所耻也但中國必待媒妁之言西國於媒妁之有無不問此則不如中國之有禮耳然西人結婚皆禀報官長中國結婚鮮有禀報官長者此又中國之不如西者矣今世

譎僻之流動曰西人自由結婚是不獨悖中國之禮義也亦不知西國之法律

孟子告彭更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案孟子所言即斯密亞丹論分功之效也斯密氏言大製造非一廛之肆所能辦也往往取輪於甲求輿於乙衡軫蓋橑各異其地擴而聚之而後成車又曰文明之國格致之學與百工同入專一途而易事通功有相得之用故民智愈高學之分功愈細業亦益精此專家之學所以眾也夫斯密氏爲泰西計學家之祖也其原富部甲上篇一即論分功之效而其理即本孟子通功易事之說此可見彼中富强之術不出吾中國經籍之外耳

出洋遊歷不如遊學爲愈也孟子言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也不可得矣夫曰楚大夫之子是貴戚子弟當遊學之義也曰齊語是遊學者宜專業之義也曰數年是遊學者年限宜久之義也蓋歲月較久則見聞愈廣勞費較多則精神愈厲此豈僅遊歷者所能企乎吾故曰出洋遊歷不如遊學爲愈也而其理孟子先言之

有治法尤貴有治人古今之通義也孟子言徒法不能以自行僞孫疏謂雖有規矩六律之法然而人不能因而用之是徒法不能以自行也竊謂孟子徒法不能以自行一語自來中國積習實坐斯弊請以近事徵之往年中法和議既成之後中國爲亡羊補牢之計創設海軍日本聞而大懼乃開議院集衆諮其時元老院

中大員名副島種臣者佝僂而起排衆談笑而道曰諸君謂中國海軍之可慮實不足以知中國也因謂中國之積習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絕無行法之人吁副島斯言即孟子言徒法不能以自行之意夫中國相沿之積弊外人知之最深而中國人不知即知之而不能改能不爲之撫膺三歎哉

今之主張新學者動稱西國平等平權豈知彼中有天然之不平等不平權乎西國自達爾文發明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爲天演之公例此論一倡於是全球之人各務自爲强者自爲優者一人如是一國亦然苟能自强自優則雖翦滅劣者弱者而不得謂之無理無他天演之公例則然也夫以弱肉强食之暴舉而稱爲天理人情之公德似非仁人君子所忍聞然揆之古今中外有國家者

之情事實不外此孟子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又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然則以強大役弱小乃天然之理孟子早已言之矣彼達爾文言優勝劣敗爲天演之公例卽是此義總之尙力不尙德兩強相遇則爲平等則爲平權強弱不侔何平等平權之有世有篤信公法及弭兵會爲可恃者眞大愚不靈耳夫亦曰勉爲強者優者而已

家庭教育爲學校教育之基是父有教育子之責任也孟子言父子之間不責善所謂不責善者謂不責善太過耳日本波多野貞之助教育原理曰子弟不受教於父兄而克受教於師長者未之有也世乃有家庭失教希入學校約束者此實大謬命令之行不得不施強迫手段但強迫不可太急若父子之間責善太過則有

害天性之恩師弟亦然總以寬嚴得中爲要案波多君言父子之間責善太過則有害天性之恩卽本孟子之言而引伸其義也斯眞善爲說經者

爲政者固宜惠愛百姓然徒惠愛不足以言政夫出吾仁以惠人者固自盡其義務然惠人者多則待惠於人者亦必多其弊將頹屑卑下而無已時昔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爲政若是乎徒言惠愛者非政體之至焉者也斯義也西國人知之斯賓塞爾言西國舊日養貧民之害謂將使國之勤民日耗惰民日蕃課其終效使人芒背孟德斯鳩謂撫恤鰥寡孤獨廢疾者若但給以衣食雖曰仁慈非政策也政府當務之急在使一國之人各得其所案斯賓塞爾言勸民日耗惰民日蕃卽孟子言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之意也孟德斯鳩言政府當使一國之人各得其所卽孟子言君子平其政之意也今中國人惟日望惠於爲政者無論爲政者不能以惠及之也卽及矣吾恐惠愈多而游惰貧窮之民亦愈多欲求人格之不卑弱得乎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凡民之無業者與之末知所業者教之而已

西國強迫教育卽義務教育自國家言之爲強迫自人民言之爲義務義務者父兄於未就學子弟皆須令就學也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孟子所言蓋深知義務教育者故於子弟就學責備父兄

孟子言禹惡旨酒趙注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

酒此古聖王存心之一端也日本嘉納治五郎曰東亞作酒始於禹時儀狄禹以爲亡國之物印度作酒在釋迦未生前而釋迦波羅門俱有戒酒之說在古時已知其害矣案釋氏之教雖與中國五帝三王孔孟之道大異然存心養性則有可取者故酒戒與禹頗同而嘉納君亦並稱之夫酒戒之嚴自一身言之則可以存心養性自一國言之則可以富國強兵（嘉納君又曰凡人精神俱病皆因酒後而生國多醉人必無強壯之兵嘗至土耳其見其兵強健乃由於奉回同教不食酒所致那威禁酒甚嚴途上有醉人則執而殺之故其地富）蓋人人保其心性則人人固其精神人人有尙武之精神人人有愛國之精神則富強之業基於此矣今　國家欲圖自強則夫酒戒一事顧可以爲後圖而忽乎哉

俞蔭甫治說下引古之學謳於秦青學射於甘蠅二事以爲學於

人者未有能盡其人之技者也而望以勝其人乎又曰羿之盡其技以授逄蒙也不知其將殺己也今明告之曰吾將以爾為羿而求其盡術以予我必不可得之數也是故學人以求勝人大惑之道也竊謂俞君之言非也夫欲求勝於人者惟在學於人也獨不觀俄羅斯之興日本之盛全在學於人以勝於人乎我中國亦嘗奉外人為師以求變法矣其工藝製造學校武備諸事雖未能盡得彼中之奧窔然學業開通固非昔日不學之比也使由是而精進不已從此各學堂局廠不用外人豈不更勝乎日本維新皆藉外人為先導近來皆自為之無復用客卿者此則學於人勝於人而不藉乎人也

庚公之斯之追子濯孺子也時子濯孺子疾作不可以執弓庚公

之斯謂曰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竊謂庚公之斯於師友之情則得矣而於君臣之義猶未盡也夫中國與日本同奉孔孟之道者也日本山路一遊國家教育學曰山崎闇齋者私淑藤原肅講程朱學而於國界持之甚嚴一日問其門弟子曰吾輩所講者孔孟之學然設使孔子為大將孟子副之興師伐我日本何以待之門弟子弗能答闇齋曰必率我同志戮力與戰方為無負孔孟之道吁日本人愛國之心如此所以上下一心興之驟也我國人學外國語言文字及與外國交涉而輒思媚外者蓋不返而自思乎是庚公之斯猶不足學也金匱張軼歐中外交爭讀本引孟子言庚公之斯事又引日本小學讀本中設疑問曰使中國以孔子為大將率子路冉有等來伐我我將何以待之答曰竭我國民之力與之力爭生擒孔子子

路冉有等以歸此即孔子之道也張君引此二事兩兩相比而以衛將小義日人大道標題張君蓋譏庚公之斯於君臣之義未盡李壬叔謂古今談天者莫善於子輿氏苟求其故之一語歷舉西人之善求其故者如歌白尼知地球與五星皆繞日諸法刻白爾知五星與月之道皆為橢圜諸法奈端參以重學之法皆因求其故也案壬叔自謂於天算學用心極深不讓西人彼所謂莫善於子輿氏苟求其故之一語蓋謂西人歌白尼刻白爾輩諸法皆不出子輿氏之範圍也枚乘七發曰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漢人此言亦必有所本

孟子最惡戰曰民賊曰殃民曰糜爛其民曰大罪曰罪不容於死曰服上刑曰戰勝然且不可曰焉用戰然如何而可以不戰乎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

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以上東萊讀書記說是孟子惡戰而有可以不戰之具豈若近世之士覩時事日棘慨戰守無具創議入西國弭兵會欲以空言保東方太平之局乎夫處競爭劇烈之世兵之不能弭也明矣苟欲弭兵莫如師孟子之意急圖自強及是時則間不容髮以暇日則時不再來中國今日而無自強之一轉機此後更何望乎

歐洲各國所以發達由於舉國上下視如同胞以謀公益而禦他族蓋處列國競爭之世彼國以民族之勢相侵相逼而來者非合吾民族全體之能力必無從抵制也然欲合吾民族全體之能力非平日團結之必不能得其愛國之心也孟子當七雄並峙之時其與梁惠齊宣言政必告以與民同好惡與民同憂樂其謂得天

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亦是為當時諸侯言之欲其得民心耳今歐洲各國挾民族帝國主義之風潮以傾注於東方而我禦之之方舍舉國之人上下一心別無方術然則孟子之救世主義在今日用之大宜

福澤諭吉之訓學者標提獨立自尊一語以為德育最大綱領夫自尊何以謂之德哉即以孟子一書言之如曰仁義禮智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又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凡若此者即不自尊也如曰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凡若此者可謂自尊矣夫國者

人民之所積也欲求國之自尊必先自國民人人自尊始伊尹顏淵孟子即不易為然使國民人人有此自尊之志念即可維持國家於不敝

中國五等之爵略見於周禮而孟子及王制言之尤悉王制為漢儒所作不若孟子之可據也西人世襲之爵亦有五等譯者即以公侯伯子男稱之惟俄德等國有君主之全權者五等之上又有王爵王有二等無異親王郡王之分

校邠廬抗議曰後世流品莫賤於吏至今日而等於奴隸後世權勢又莫貴於吏至今日而駕於公卿謂宜改例則案牘減其大半外官可幷其事於幕職略仿唐制與以入仕之途不得以游閒之人為之愚案周禮六官皆有府史胥徒如太宰言陳其殷置其輔鄭注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是輔非甚賤之名周時與士同列也孟子言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亦是府史與士同列之證王制言爵祿之制與周禮及孟子畧有不同蓋王制兼用夏商之制也然王制言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亦與孟子同惟古者不視吏胥為賤役則吏胥亦自愛惜不至舞文竊柄錢竹汀曰元時士人皆樂為吏而亦知自重自士大夫之於吏以奴隸使之盜賊待之而吏遂無所用如錢氏言是中國輕視吏胥自前明始也攷西國衙役謂之差官屬行政部此與周制頗同誠能本周禮及孟子之意參以泰西之法又何吏胥之足患乎近年各省新政於向來胥吏所辦之事有改用佐雜職官者有改用士人者此為得之

各國交涉日本名為交際日本矢津昌永原著日本政治地理曰外交者對外國之交際也自古已與支那朝鮮交通然於四十四年中方眞入世界之交際場案日本與中國交通最早又其國以孔教為宗旨彼以交涉為交際即孟子交際何心之義

英輯私記言倫敦人最喜行善老幼孤窮廢疾異方難民皆建大房院居之優給其養有所謂老儒會者投餐於讀書寒士慮其以就食為恥則繼粟繼肉遣人致諸其居云云案此言繼粟繼肉即本孟子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說但孟子言養君子而此言養老儒彼西人養老儒如此而君子之養可知矣

立憲基礎在地方自治夫人而知之矣而吾謂欲實行地方自治之制尤在個人之自治孟子一書多含有個人自治之意如曰自

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曰仁義禮智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曰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其自視欿然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凡此言自者皆個人自治之明文他如言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亦是歸重個人自治蓋國與天下者一家一身之所積耳自一人以推至人人則盡乎國與天下之人矣又孟子言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此個人自治不倚賴政府之意孟子言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此個人自治責分明權限之意

日本根岸福彌著有理化概要一書其物理學言水之壓力分三種一下壓力二側壓力三上壓力案古之言水學者莫善於孟子如曰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此上壓力之理也曰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此側壓力之理也曰水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此下壓力之理也

孟子言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近人俞蔭甫說治下引其言以為天下之物未有同類而相制者因舉漢高祖及項羽諸葛武侯及司馬懿之事謂以柔可制剛以鈍可制利而不必學人之巧以求勝人之巧案俞君之言似是而非也夫西國之富強豈僅在槍礮之利船隻之堅工藝之巧製造之精乎使彼立國而僅在乎此則我以柔制剛以鈍制利未嘗不可而無如彼中富強之原不在乎此而在乎學務政治秩然可觀往往與吾三代制作之意相合烏得鄙其異域而不從而學之乎

孟子載淳于髡之言曰夫子在三卿之中是孟子在齊受上大夫之爵祿矣又孟子載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是齊宣王亦褒儒尊學矣鹽鐵論云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夫曰不任職而論國事與西國議員之制相同（漢官解詁云議郎不屬署不直事國有大政大獄大禮則與中二千石博士會議此與孟子不任職而論國事同與西國議員之職亦同）

日本之變政也芟除冗官以知縣直隸國王而親王之尊出為知縣弛其監制使可自達尊其權位使可任事上與君近下與民親故情通事舉不二十年而國遂強此古制也孟子言文王以百里又曰周公之封於魯也為方百里也太公之封於齊也為方百里

也是古者以百里侯直隸於天子矣漢以郡守領令下逮小民於周制畧為變通今以縣親民矣而控以本府控以監司控以督撫君與臣隔絕官與民隔絕大臣小臣又隔絕下情何自達乎竊謂今壤地遼廓縣令繁多縱不能遠師成周如日本之直隸亦宜畧仿漢代之意於司道府等官量為裁併庶幾層級少而情易通而事易舉

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孟子譏其為貉道雖然白圭之為此也亦必有所見也史記貨殖傳稱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又稱其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至以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變法比其治生產之術是其人固計學家之祖也彼其欲二十而取一豈苟焉而

已哉余觀白圭之治生產與今西人酷相似也西洋各國稅額大較以值百取二十取四十爲衡多則有值百取六十者有值百取百者有值百取二百者又有通行免稅者蓋於隨時輕重之中各寓自私之計必如何而後有利於己其審之熟也彼白圭欲二十而取一蓋亦因時之可輕而輕耳人取我與以爲他日取之之地今西人得其秘訣矣

孟子論古之聖賢帝王將相歷艱難成事業其要歸不過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已曰生於憂患而已南皮宮保勸學篇以爲受侮而不恥變國而不懼是不動也冥然罔覺悍然不顧以效法人爲恥是不忍也習常蹈故一唱百和憚於改作官無一知士無一長工無一技外不遠遊內不立學是不增益所不能也無心

無性無能是將死於憂患矣南皮蓋借古以勉今慨乎言之也愚請廣其義曰今者俄眈於北英瞵於西法覗於南日本伺於東古之敵國外患未有盛於今時者也然緬甸越南琉球朝鮮之失香港膠州旅順臺灣之割外患日逼疊經懲創此又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之時也則夫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其在此時乎

中國近二千年來其所謂敵國外患不過區區野蠻種族沓然侵入未幾皆爲天演力所敗中國遂侈然名爲臣奴億兆席捲區宇居然大一統之世由此之故而國民之憂患心與爭競心遂因循不振而國事幾不可爲此孟子所謂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也然吾聞物理學者曰凡物之無自動性始則難使其動既動則難[illegible]

其靜中國國情殆類乎茲自茲以往其或感歐風美雨之相逼而來知生存之維艱睹滅亡之可畏戰戰兢兢而思有以團結之捍衛之一切政治猛勇改良則中國之前途庶有豸乎

日本波多野貞之助教育原理曰學生氣習極劣者屛之校中恐其引誘同學壞全校之規程則勒令退學其自注曰泰西文明各國別設有感化院專收未成年之退校學生使亦得署授教育案學生退校則恥孰甚焉由恥生悔由悔生奮此泰西所以有感化院之設也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亦是謂退學之後其入感化西人能見及此所以學術之盛無人不受教育歟

世有以師法西人爲恥者此眞謬說也夫西法之精者大抵皆本

於中國特西人性情縝密遂能推陳出新耳夫法惟其是而已無論爲中爲西也今中國之政治技藝既不若西國矣正宜學之師之柰何以取法於人爲恥哉曩時恭邸奏請開設同文館疏言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又曰今不以不如人爲恥而獨以學其人爲恥將安於不如而終不學遂可雪其恥乎恭邸之言卽孟子言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之義也近日南皮宮保勸學篇於會通一門亦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之義也南皮與恭邸俱借孟子之言以醒世之恥學西瀛者

昔人多以儒墨並稱自孟子闢墨後人遂以墨子爲異端而不知儒墨本同源耳攷墨子一書多載禽滑釐之言其備梯篇稱禽滑釐事子墨子三年是滑釐固墨氏之徒也（呂氏春秋曰禽滑釐學於墨子）然據漢

書儒林傳叙言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則滑釐亦儒者之徒此豈滑釐一人或儒或墨哉蓋儒墨本同源也淮南要畧訓曰墨子學儒者之事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理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據此墨翟本學孔子之術者耳孫淵如墨子後序言司馬遷班固皆不知墨學所自出而淮南王知之因謂淮南識過於遷固泰西政教多本墨子而亦時與孔教相同可以知其所由來矣

西人似墨如張自牧瀛海論薛叔耘四國日記黃公度日本國志多能言之余謂西人不必盡同於墨子西國取決於議院異墨子尚子所謂國君所是必皆是也國君所非必皆非之也西國最嚴種教之辨異乎墨子所謂攻異國以利己國天下之亂物具此也西國理財半出権算與墨子大取之說異西國好會必設樂音與墨子非樂之說異西律無大辟與墨子所謂聖王制五刑請以治其民異而有與墨子同者如西人謂人人有自主權利則墨子之尚同也其謂愛汝

鄰如己則墨子之兼愛也其謂獨尊上帝保汝靈魂則墨子之尊天也至於設學堂則近於親士立公司則近於貴義機器之精攻守之能則墨子魯問公輸備城備突諸篇之緒餘而格致光重等學無不引其端於墨子經上下篇或問周秦間儒者動曰孔墨以昌黎大儒推尊孟子謂不在禹下而亦有孔必用墨墨必用孔之言是墨子之說必大有可取者何以孟子辭而闢之哉不知孟子特闢其宗教也闢其宗教之尚同兼愛因而薄葬也至於格致光重等學攻守諸事孟子何嘗闢哉夫西人之政治其始雖由宗教而出而其後實分宗教與政治爲二然則中國於西人效其政治之善而已於宗教則非所宜也知此義可以效西法可以讀墨子

世之人競謂西人政教多本於墨子而不知亦有與楊朱同者楊朱曰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此即孟子言楊子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者不爲之謂也夫人而至損一毫而利天下不爲豈非聖賢之罪人乎然細思之亦有所見焉其謂人人不利天下固蟊賊之尤也至謂人人不損一毫是即保其權利之義也薛叔耘曰西人以交際與交涉判爲兩途中國使臣之在外洋彼皆禮貌隆洽及談公事則截然不稍通融夫截然不稍通融即不損一毫之義也德儒伊耶陵曰英國人之游歷歐洲大陸者或偶遇旅館輿夫有無理之需索輒毅然斥之斥之不聽或爭讓不決者往往甯延遲行期數日數旬所耗旅費視所爭之數增至十倍亦所不恤焉無識者莫不笑其大愚而豈知此人所爭之數喜林英國貨幣名一喜林約當墨銀半圓實所以使堂堂英吉利國屹然獨立於世界

之要具也夫毅然爭此數喜林者亦不損一毫之義也或曰西人不損一毫而稱爲郅治楊朱不損一毫而流爲蟊賊其故何哉余曰楊朱不損一毫無心於君國也西人不損一毫有心於君國也西人得其全楊朱得其偏

泰西政教不盡同於墨子而有與墨子同者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其流弊固甚然原其宗旨實遠法夏禹列子楊朱篇禽子曰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湛注禹翟之教亡己而濟物也此可爲墨子禹教之證莊子稱禹親自操槖耜而襍天下之川腓無拔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黧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云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不入及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同惟禹亡己濟物墨子宗之變本加厲所以有兼愛之說耳西人政教半宗墨子而遂有合乎夏道者彼之君相及王子親貴躬親勞苦者指不勝出如前英王之子丁保羅初充測

蘭地船水手繼擢蘇布坦船主法前王拿破侖第三之子在英國烏里支武肄院學業之類他國學泰西之法者皆自能勞苦始如俄前王名彼得者以俄國水師未強變名入歐洲充兵船水手數年乃歸又日本王叔居德游學數年講求武備之類儻以中國親貴而欲其出洋學爲技藝未有不畏其勞者耳豈知禹以司空治水手足胼胝此中國之法乎以西國爲墨子之教人猶有訕之者以西國爲夏禹之法夫何恥而不爲也西國法律之權不在君相而在律師於古有徵乎曰孟子載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執之而已即權在律師之意也夫孟子答桃應之問特爲受法者設耳非眞有是事也路史發揮曰孟子答桃應問以爲受法者設也而劉敞五臣范葉夢得輩以爲瞽瞍眞殺人而皐陶眞執之舜眞竊負而逃之失之遠矣而不謂西國法律竟隱隱與孟子之言相符斯亦奇矣然亦見西國無事不有法律之立無人不在法律之中君尙受治於法律而臣下可知矣而民庶可知

十三經西學通義 孟子 三十二

矣誰謂西國人人可以自由乎[illegible]西人啟蒙之書專用問答其餘一切書每篇之末亦多附習問如近譯之筆算數學代數備旨幼童衛生篇格物入門聖會史記等書皆有之此著書之良規也亦設教之古法孟子言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而答問居其一正義曰有答問者以其在於答問之間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是爲有答問之教也案正義引孔子不憤不啟數語以釋孟子答問之說是孔孟設教皆重答問也他如傳記之體代其問而自答之如易之文言傳春秋公羊穀梁傳莫不皆然

孟子易其田疇趙氏朱子俱訓易爲治近人俞蔭甫羣經平議曰易者所以休地力也周官大司徒職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厚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畮是地有一易再易之分易其田疇謂此也竊謂俞氏謂易其田疇即一易再易其說誠是然周禮言一易再易益謂地土宜每年換種一物或一歲易之或再歲易之非如先鄭所謂休一歲休二歲也南皮宮保勸學篇曰西法植物學謂土地每年宜換種一物案換即易之謂也然則易其田疇及一易再易之易皆當以西法例之作每年換種一物解

愛國心何自發乎曰發於自然之天性而非出於人爲也孟子言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去魯遲遲吾行去父母國之道也此聖人愛國之心夫吾儒讀孔孟之書則當以孔孟之心

十三經西學通義 孟子 三十三

爲心何以今之人愛國之心獨短乎夫中國今日處此爭競之世正宜遠師孔孟近法列強人人具有愛國之心曷不觀西人之得新地輒命以母國地名乎又不觀東西各國教小兒歷史地理理科必自鄉土始凡小學校之教愛國心專就其愛鄉土心擴充之至於國家乎又不觀日本士人乘汽車往東海道過富士山下無不生愛國感情乎又不觀歐洲各國教士商民旅居他國者動稱本國山水美麗遇其國有吉凶事賀弔憂樂視如切身乎凡此皆外人愛國心長隨在流露而出也異地參觀則我中國人不可不激發其愛國之天良

吳廷棟公法論綱曰國家之資格曰疆域曰人民曰政府曰公法之資格有一不備即不得與各國並享應有之權又曰一國之中

有疆域有人民有政府而公法中之資格不備公法中猶不得認之爲國愚謂各國公法即於疆域人民政府之內見之舍疆域人民政府無所謂公法也吳氏所舉四端不過三者而已孟子言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夫此三寶即西國以爲國家之資格者也

今之妄人動援孟子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說以爲民權之義此大誤也孟子言民爲貴者謂天子諸侯當愛斯民而重視之非謂民貴乎社稷君也孟子言君爲輕者爲當日諸侯言之欲其以貴下賤非謂民可輕視君也且孟子言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其可以變置諸侯者惟天子然則仍是君爲貴耳柰何陰險不軌之徒襲外國民約之唾餘以傅會經義乎夫盧梭民約之論特當路

易專橫之時舉國憤怨激而爲此遂召歐洲前此之大亂今各國無有不悔其禍者矣替自伯倫知理之國家學說出於是國家主義乃大興於世前之所謂國家爲人民而生者今則轉而云人民爲國家而生使國民皆以愛國爲第一義務而盛强之國乃立自今以往此義愈益爲各國之原力今不采彼盛强之政治爲法而動援彼前此之謬說秕政欲以移禍中國非亂民而何

十三經西學通義

平江李元音子韶甫著

爾雅

揅經室集曰古人字從音出喉舌之間音之所通者簡天下之大言之所異者繁爾雅者近正也正者虞夏商周建都之地之正言近正者各國近於王都之正言也正言者猶今官話也近正者各省土音近於官話也據此知爾雅一書集古今天下之異言以近於正言而正言以王都爲主此著書之正則也而吾謂亦學校之良規今日中國民間土音嘔啞啁哲蓋哤雜極矣　奏定學堂章程言各國言語皆歸一致其情易洽實由小學堂教字母拼音始中國民間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語辦事動多扞格

擬以官音統一天下之言語善哉學制不第與各國言語一致之例合而與爾雅之旨尤相符矣

釋詁自宏廓以至業席皆曰大也郭注引尸子曰此皆十有餘字而同一實邢疏引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弇於私也天帝后皇辟公宏廓閎博介忳夏幠冢賾（宏廓閎博介忳夏幠冢賾昄困學紀聞引作宏廓宏溥介純夏憮冢晊昄）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也則無相非也案尸子之意蓋謂墨子皇子等之相非以其弇於私也私則非公公則非大耳惟孔子貴公如天帝后皇辟公之公其義爲大若墨子皇子等所貴之兼衷均虛別一實爲大何至數世相非哉余思墨子皇子列子等之學大抵

偏一途劃一滿亦如佛教回教耶教以至古今各種之教立一我教之界限者也豈若孔子之教專在世界國家之事倫理道德之原無迷信無禮拜不禁懷疑不仇外道大矣哉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乎

釋天邢疏云天形狀之殊凡有六等其六曰安天是晉時虞喜所論引鄭注攷靈曜云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璿璣玉衡以度其象因謂如鄭此言則天是太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爲天耳愚案虞喜安天之論（隋書天文志云晉成帝咸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爲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云云）與康成言天者純陽清明無形即西人地動天靜之謂也昔西人哥白尼言地動天靜彼中繼起天學名家如陽瑪諾羅雅谷湯若望熊三拔南懷仁均未之信逮

侯失勒法一出而哥氏之學復振中國自譯談天一書疇人家莫不以地動天靜爲定本（近人吳善述著論七十條以辨地動天靜之誣疇人家無應之者）夫天靜非常安之謂乎非清明無形之謂乎然則西人天靜之說其理我中國古人言之矣

釋天邢疏引鄭注攷靈曜云天旁日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蓋極地厚也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云云案攷靈曜地有四遊之說即西人言太陽高卑之理湯若望以四十二事矜新法之異其九曰盈縮真限言日有最高最卑二點上古在二至前今世在二至後六度有奇乃真盈縮之限授時從二至起算如此歲實安得齊也今用授時消分爲平歲更以最高最卑差加減之爲定歲阮氏疇人傳謂其太陽高卑與攷靈曜地有四遊之說合抑可見新法諸事亦集合古今之長而爲之彼太陽高卑其一端耳泰西利瑪竇陽瑪諾湯若望等人中國地周九萬里厚二萬八千六百餘里之說以定（說本天學初函若美國地理淺說則云七萬四千六百四十里東西對徑二萬三千七百六十里）雖然此非利瑪竇諸人創論也爾雅釋天邢昺疏引鄭注攷靈曜云地蓋厚三萬里鄭第言地之厚而已未言地之周然疏率徑一圍三則地九萬里而周亦鄭意所賅不得儱爲西人獨獲而或有所疑駭也

利瑪竇以天爲九重明史天文志言之詳矣與楚詞圜則九重之說合自侯失勒談天一書出其術以恆星天與日俱不動且以天爲空習新學者俱宗之而利氏之說舊矣余謂西人以天爲空合

乎古宣夜家之說也隋書天文志云宣夜之書絕無師法惟漢秘書郎郗萌記先師相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眾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也據此是宣夜家以天爲虛空矣以天爲蒼蒼然矣爾雅釋天云穹蒼蒼天也郭注天形穹隆其色蒼蒼因名此與宣夜家言天高遠無極蒼蒼然也之說合與西人天空之說亦合夫古之言天者三家曰蓋天曰渾天曰宣夜西人地圜之說既與渾天蓋天合而天空之說又與宣夜合然則三家之學俱得見於西國

西人言月爲地球衛星其光受之太陽而反射者此非西人創論

也爾雅釋天邢疏曰月是陰精日爲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爲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爲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據邢氏所引各說可知月無光受日之光以爲光與西人言月之光受之太陽而反射者其理正同

日本矢津昌永地理學曰地理不徒在知本國事情而尤當攷察外國形勢中國之屢敗坐於不明外國形勢之故日本四五十年前國人並不知有萬國地理之說自新井白石釆蘭巽言一書出世始知世界强盛之國甚多若者文明若者野蠻云云愚案爾雅釋地言九州十藪八陵九府及野則詳於本國事情也言五方四極則兼攷察外國形勢也言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邢疏言聲教不及無禮義文章是四方昏荒之國也言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則知若者文明若者野蠻也蓋昏荒者野蠻國之類仁智信武者文明國之類

萬國地理志萬國通志第六編曰地理學者講究土地洋海之位置形勢氣候之異同人類禽獸蟲魚鑛物等之散佈及地球表面關於人生種種狀態之科學也愚觀此書於五大洲大抵詳其位置境界地勢河湖都市平原物産氣候人種政體諸事此例爾雅釋地已起之矣釋地自兩河間曰冀州至齊曰營州自東至於泰遠及西至日所入爲大蒙此詳於土地洋海之位置及境界也自魯有大野至墳莫大於河墳凡十藪八陵此詳於形勢及河湖也自東方

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至九府此詳於鑛産物産也自東方有比目魚焉至此四方中國之異氣也此詳於氣候以及禽獸蟲魚也自邑外謂之郊至三歲曰畬此詳於平原也若夫言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則詳於種類而氣候見焉而政體亦見焉

釋地言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邢疏曰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注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徧檢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齊先儒舊解此爾雅上文殷制明堂位及職方並爾雅下文皆爲周制義或當然此在四荒之內九州之外於王者世一見愚案殷周四荒之內九州之外今不能確指爲何地然足見殷周政教所及之遠也彼其王者世一見則中國政教在殷周時有流入外國者矣即如釋地言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夫仁智信武中國政教之大端也彼四極之人而有此豈非得之於中國乎今者泰西各國之人於仁智信武四端俱有之此豈徒地氣使然哉其所由來者遠

釋地言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出爲大蒙郭注即蒙汜也邢疏即者即淮南子云日出扶桑入於蒙汜是也據此日出日入東西相對則知地爲球形矣使地非球形而塊然大陸則日何自出何自入乎以是知地圜之說雖發自西人而其理則中國經籍先已言之

釋水言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李巡云四方皆有水中央獨可居但大小異其名耳案洲有大小經第言小洲曰渚不曰大洲

蓋當日海禁未開五大洲之地未出作經者知天下有大洲而不能名之故第言小洲曰渚言小洲而大洲從可知矣李巡亦知天下有大洲而不能名之且知天下之大洲不一故第言大小異其名耳自歐人探地疊冒艱險哥布侖開闢新陸以來麥士倫周航全球以後而後亞美利加澳大利亞阿非利加三洲之地次第發見合之亞歐二洲而五大洲之名以定

中國文字下行西國文字右行迥不相侔而其以二字三字切一音至四五字不等實卽中國於越句吳邾婁之理余旣已言之矣今請徵之爾雅如蝃蝀爲虹大祭爲禘不律爲筆蒺藜爲茨蘱蕪爲須勃茢爲茢牛藾爲藾鶬鴰爲鶬鳩鶻鵃爲嚳狻麑爲獅之類此皆古人二聲合爲一字之證顧氏音學五書音論曰反切之語自

漢以上卽已有之愚以爾雅推之是反語不始於漢矣今之精於譯學者苟能以反切標射之法通拚法則事半而功倍

爾雅爲古小學之書而與泰西小學校之課程有相符者如釋詁釋言釋訓是文字先教以實事之義也四時歲陽歲名月名風雨星名是學塾備儀器爲日月五星運行軌道之義也釋地釋邱釋山釋水是五洲輿地圖之義也釋樂是唱歌之義也釋宮釋器是工藝之義也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是植物動物學之義也西人無學不有圖疑爾雅舊皆有圖而時久散佚不傳於世

釋草云艾冰臺陸佃埤雅引博物志言削冰令圓舉而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案陸氏之言是也西人以玻鏡取火其理卽本於此夫古人未有透光玻璃故削冰爲鏡（玻璃爲透光之物而冰亦透光以冰製成大式凸鏡可以取火其冰不化者以日光由此面透至彼面始熱極而炙火生火知玻鏡取火而玻不熱卽知冰鏡取火而冰不化也）以太陽之火爲宜炙病之草以艾爲宜今之玻璃火鏡或草或紙無不可灼但不主乎治病故不用艾

郭璞爾雅序言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而又曰摠絕代之離詞邢疏釋摠絕代之離詞有今古語異夷夏詞殊此書能摠聚而釋之使人知也之說據此是爾雅一書不盡華夏之詞亦有夷詞也惟經能摠聚而釋之耳又璞序云璞綴集異聞會稡舊說攷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邢疏云攷方國之語者攷成也四方之國言語不同有所通釋則援引攷成之注引方言是也據此是璞亦通乎夷詞者也故能攷四方之國之言語以此見古

人於各國語言文字未有不留心研究者也作經者摠聚之注經者攷成之然則今之人欲通外國語言文字當以經學爲根抵

西國之易於進化者文字簡而識字者多也中國之難於進化者文字繁而識字者少也　京師大學堂經學科講義言羣經之字不過二千有奇漢初所并之倉頡篇亦僅三千三百字尚未繁也至子雲所續則五千三百四十字孟堅又續之則六千一百八十字賈魴又續之則七千三百八十矣許君說文至九千三百五十三又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至玉篇廣韻則益繁矣且中國文字主形不主聲識字尤難其實說文九千餘字中已多冷僻不適於用者莫如取今日通行急用之字仿三蒼之例四字爲句編爲韻語或仿爾雅方言之例別爲一書使通其訓而知其名物則簡而

ZW 21101000820160

易識亦有益於進化之術也竊謂四字澀且爲韻所拘不如仿爾雅方言之例爲之然方言即仿爾雅之體而變通者也今日者如取通行急用之字別爲一書則專仿爾雅之例爲宜